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道光己亥

晉略

江開題

光緒二年丙子六月味雋齋重刊

序

晉畧六十六篇都爲十冊吾友荆溪周濟保緒之所作也荀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晉之得天下可謂不仁矣是故其得也至易至奇而

分崩蕩析亦至速至慘中宗東奔居讎地用讎民乃享國奕世大亂屢作宗祀卒延豈不以吳皓暴虐平吳之役善反其政依於誅君弔民之遺至於敗亡逃死又能卒定大計使南土智勇不失其職始事

有經濟變得權所以致此固非倖矣然則無功叨竊雖得羣小比周之力而薶狐者抇不旋踵以當塗孤立爲監而大旣卽發宗藩防患其可極乎德在黎庶雖微弱無可比數卒食其報此可以明天道之

不變而長世者誠不可任狙詐以自獲罪也唐初儒臣集十八家之說纂爲晉書事蹟頗具而此旨不明無以昭勸戒衆世法保緒深達治源取晉畧而斟酌之歷廿餘載至道光癸巳寫出清本走使相質

旣得余復又解散成書五閱寒暑乃成今本而余赴章門保緒赴淮陰轉客成皋相距較遠保緒繼以己亥秋物故旅次及余還轅保緒嗣孫煒以刻本來將遺命乞序余披閱再過見其分散故籍事歸一

綫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技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貶惡而不沒善諱賢而不藏慝大之創業承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尚微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敗善後而已匪典午之要删實千秋之金鑑至於郡縣紛錯詳覈爲難展卷豁然庶無遺憾雖峻潔稍遜承祚而視永叔之原委不具君紀情勢不了臣傳者亦已遠矣此子爲不朽來哲難誣必有以余爲知言者保緒穎慧絶人遷善不勸

嘉慶甲子訪余於白門一見之頃問難竟日歸則取詩文舊藁盈尺者付之火持燼見示以請極言勇浚精進宜其所就能至此也余壯年落殖近且七十一事無成追憶昔遊愧恨何已

道光二十有三年歲在癸卯四月
朔安吳包世臣書

跋

昔唐太宗取何法盛等十八家之書命房喬等重加撰次分類纂輯以成晉書藉功衆手指歸不一紀載複雜詞旨浮靡且多取沈約誣誕之說並雜採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諸書竊博而失所歸其不足為信史而昭法戒前人論之詳矣吾　師止菴先生撰晉略一書舉晉書中之繁蕪浮誕及義所未安言之不順者悉汰之事以類附例以義起為本紀六表五列傳三

十六國傳十一彙傳七序目一計六十六篇而晉之始末釐然秩然其文約其旨賅也自序一篇原晉所以得天下與所以致於淪喪之故洋洋三千餘言形勢利病瞭如指掌尤亟以昭勸戒而示將來書刊於道光戊戌越歲　先生歸道山流布未廣旋遭寇亂版亦燬焉喆嗣奭堂將重付梨棗郵函乞序深維作史必兼三長而三長非專為作史之用以　先生之才學識倘淂志而大用於世出其所蓄必

有卓然異於人而上維國計下澤民生者奚僅以史筆傳也即不然備職史館濡染大筆揚朝廷之謨烈當不在司馬子長班孟堅下復奚僅以私居著作見也先生往矣而　先生之才學識讀是書者猶可約略覘之昔胡五峯著叙古蒙求其子為之刊行前之人萃畢生精力手著一篇賴後之人成之　先生之著是書也以數十年攷据之功窮歲月嘔心血甫成而遭亂亦已付之煨燼矣奭堂

讀父書出入烽火之中奔走江湖之上抱守缺殘重謀付梓視彼刊遺稿而成先志其賢何多讓焉先生平詩古文辭及他著述蔵稿甚富雖經兵燹散佚大江南北當猶有存者他日奭堂搜得重刊之與此一篇並傳世而行遠於以塞海內文人之望豈惟及門私淑諸人同深忻幸者歟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仲冬月下澣門人鮑源深謹書於山右節署之再思軒

荆溪周止菴先生以名進士改官淮安敎授學問淹博著作宏富而晉畧六十六篇尤名顯一時書成於道光丁酉明年前兩湖總督　周文忠公刻於楚北之夏口庚戌夏五　樹辰客游邗上偶於坊間見是書讀其自序目始知　先生於兩晉百五十餘年間其家國之興亡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風俗之醕漓瞭如指掌歷數十寒暑成一家言非尋常譔述比也亟購以歸置案頭暇輒展讀旋以避寇流離書遂散失同治戊辰需次吳門會　丁雨生撫軍　奏請開設江蘇書局命樹辰提調局務搜訪古今書籍得包氏慎伯與　先生論晉畧書反覆詳盡洋洋千餘言其序文一首爲癸卯年所譔原書未及刊入一再讀之益知　先生之著是書半生心血盡

萃於此而遍求卒不復得用以為憾辛未四月樹辰奉檄宰荆溪下車之始詢悉先生世居城東均下鄉之湯渡其季子爽堂司馬衡泌徜徉足不履城市頗有高曠之致丹文參佐名煒其孫也適因公來謁問其書則原板已燬於庚申之亂出其家藏遺本見示披誦迴環恍如舊識因謂先生是書洵足千古盍謀重鋟以廣其傳

丹文曰此意蓄之有年矣徒以卷帙浩繁需費過鉅力不足而中道止非所以重先澤故遲遲未果辱承諄諭敢不力圖歸告其叔爽堂司馬遂定議焉時山西巡撫鮑花潭中丞與 先生有私淑誼最者習學吳中每遇校官為 先生同里者輒拳拳於是書爽堂司馬因有重刻之舉郵書乞序 中丞忻然手答許之並分廉泉為

倡樹辰亦勉竭俸餘以為之助光緒紀元六月調署金山邑篆瀕行丹文遠道走送述知晉畧鐫貲近已集有成數鳩工庀役開雕將有日矣越歲丙子十月還任丹文以久病未得見十二月 中丞跋語由驛遞至今年四月書成而丹文遽於五月歸道山嗚呼 先生之書將以印本無多未獲風行海內繼以粵逆之變大江南北被禍久

且烈故家遺族凡圖書彝鼎及一切希世之珍歛於焚劫殆盡而書之投於煨燼者尤酷爽堂竹林抱殘守缺出入烽火兵刃中事平十餘年卒得重梓行世以竟先人之志是必有默為呵護者工既竣而丹文歿又若有陰為鑒佑者丹文之志亦可慰矣其哲嗣鏗甫農部奉遺命屬弁言簡端固辭不獲因將丹文重刻晉畧顛末聊綴

數行附諸書後至是書學識之精取裁之正　中丞題跋與包氏原序已詳言之矣不復贅一詞云時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夏六月既望歸安潘樹辰書於臨津公廨之求是齋

跋

從古修史多出一人之手成一家之言故世稱班馬最良而歷代亦相沿無異獨唐修晉史則兼策羣力約計十有八家雖其時各盡所長然意見多有紛歧隸事亦有詳略加之半出詞臣言多駢儷不合體裁以故歷代之書惟晉史極為蕪冗此讀史者往往浩歎而不能贊一辭也荊溪

周保緒師門以名進士請改教授淮安資學兼優經經緯史而且才嫻韜略猿臂稱奇凡天文地理諸子百家無不通曉固一代之奇才而千秋之絕詣也課士之次以晉書繁雜竭數十年心力箸

成晉略一書煥於道光丙申丁酉遊幕淮陰執贄門下曾手鈔槀本故得悉其詳嗣以軍書旁午投筆從戎江省肅清適以同治乙丑攝荆溪篆務 保緒師門之孫丹文世兄因公來見談及先世始悉晉略早經發刊以遭兵燹鐫板蕩然出其家所留惠貺全部受而讀之見

其芟繁袪冗文質相稱本末兼賅直是合才識學三長而登班馬之堂高出晉史而上寢饋者久之光緒丁丑春煥以俸滿引
見三莅崇明展丹文世兄寓書已將晉略重加刊印以廣流傳并屬為題跋是能紹前徽而承祖志也煥以親炙 師門有年受知亦久茲雖風塵奔走簡畢就荒快覩大集洸洸垂諸來禩附名驥尾何幸如之謹跋數言續於編末時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夏五月朔日受業

太湖曹文煥謹識

晉略

荆溪周　濟保緒氏譔　姪重庚原板校勘

男佐臣　孫　焯重刊

門人江甯馮元燿

後學儀徵謝　增

同邑潘祖榮

朱　黻

任期旻

徐泰臣

任德鄰

從　孫　應辰

恭壽

曾　孫　振庸同校

目錄第一冊

本紀一　武帝

本紀二　孝惠帝孝懷帝孝愍帝

本紀三　元帝明帝成帝

本紀四　康帝穆帝哀帝帝奕簡文帝

本紀五　孝武帝

本紀六　安帝恭帝

表一　甲子

第二冊

表二　州郡

第三冊

表三　割據

表四　執政

表五　方鎮

第四冊

列傳一　安平王孚王祥

列傳二　賈充石苞裴秀荀勖

列傳三　羊祜杜預王濬陶璜

列傳四　扶風王駿馬隆周處

列傳五　齊王攸王渾衛瓘和嶠

列傳六　二傅（元咸）二劉（毅暾）劉頌段灼

列傳七　山濤魏舒劉寔庾峻

第五冊

列傳八　楊駿汝南王亮楚王瑋愍懷太子遹

列傳九　張華裴頠

列傳十　八王（趙王倫梁王肜淮南王允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長沙王乂東海王越）盧志

列傳十一　劉宏

列傳十二　劉琨王浚苟晞

列傳十三　閻鼎賈疋索綝麴允

列傳十四　八張（軌寔茂駿重華曜靈元靚天錫）

第六冊

列傳十五　祖逖劉遐李矩郭默劉允魏浚魏該

列傳十六　周玘顧榮紀瞻賀循熊遠

列傳十七　王導劉隗刁協

列傳十八　周訪陶侃應詹

列傳十九　溫嶠郗鑒毛寶王舒虞潭顧衆張闓

列傳二十　王敦蘇峻
列傳二十一　郭璞譙王承周顗戴淵卞壼羊曼劉超鍾雅桓彝
第七冊
列傳二十二　華恆二陸（曄玩）褚翜二孔（愉坦）丁潭陶回
列傳二十三　三庾（亮冰翼）何充褚裒殷浩
列傳二十四　蔡謨王羲之孫綽
列傳二十五　桓溫
列傳二十六　王述王彪之
列傳二十七　二謝（安元）桓沖
列傳二十八　會稽王道子王珣車（允）郗恢
列傳二十九　范甯徐邈

列傳三十　王恭劉牢之
列傳三十一　桓（元）
列傳三十二　孫恩盧循
列傳三十三　毛璩何無忌
列傳三十四　劉毅司馬休之
列傳三十五　劉穆之王鎮惡二沈（田子林子）二朱（齡石超石）
列傳三十六　仇池楊氏
第八冊
國傳一　成漢李氏
國傳二　漢趙劉氏
國傳三　後趙石氏
國傳四　燕慕容氏

國傳五　秦苻氏
第九冊
國傳六　後秦姚氏
國傳七　後燕慕容氏南燕慕容氏北燕馮氏
國傳八　西秦乞伏氏
國傳九　夏赫連氏
國傳十　涼呂氏南涼禿髮氏北涼沮渠氏西涼李氏
國傳十一　代魏拓跋氏
第十冊
彙傳一　宗室
彙傳二　篤行
彙傳三　清談

彙傳四　任達
彙傳五　良吏
彙傳六　文學
彙傳七　隱逸
序目

晉畧本紀一

荆溪周濟撰

武帝

帝諱炎字安世氏曰司馬楚漢時卬爲殷王都河內其後因居溫云八世至漢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防子八人其第二子曰懿懿子九人長曰師次曰昭（懿妻張氏河內平皋人生三子師昭幹張有權畧魏武初辟懿懿辭以風痺天暴雨不覺自起收書家惟一婢見之張恐事泄手殺婢遂自執爨及懿寵柏夫人不禮張張嘗覗懿疾懿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張恚不食諸子亦不食懿乃謝之旣而告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年五十九卒武帝受禪追尊曰宣穆皇后）帝昭長子也懿字仲達漢末爲魏國太子中庶子魏武察其雄豪欲除之賴太子丕以免文帝末以撫軍將軍錄尚書與曹眞陳羣並受顧命明帝卽位封舞陽侯遷驃騎將軍太和元年都督荆豫二州鎭宛平孟達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眞伐蜀青龍四年遼東叛徵詣京師景初二年平遼東還至薊使者迎勞增封詔便道復鎭

關中至汲又詔赴都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疑京師有變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日夜而至明帝已大漸引升御牀執懿手目齊王芳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幼主遷侍中都督中外錄尚書與爽對掌朝政爽忌之徙爲太傅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爲殊禮）正始二年出拒吳遂留屯五年還朝八年佯疾不視事陰圖爽爽亦疑懿使其黨李勝候懿懿詐疾篤爽等信之不設備嘉平元年正月爽從魏帝謁陵弟羲訓與禁旅並委營以出懿立起奏太后廢爽兄弟奪其兵勒以迎帝誣爽反并其黨皆夷三族詔拜懿丞相奏事不名朝會不拜加九錫懿讓九錫佯疾不復朝每有大事天子就訪焉三年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謀討懿不克死之事連楚王彪懿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鄴命有司監察不得與外人交通詔拜相國封郡公又讓不受六月疾作王淩爲祟八月卒年七十三葬河陰諡曰文宣晉受禪追尊曰宣皇帝廟號高祖墓曰高原陵師字子元以撫軍大將軍代懿輔政嘉平四年遷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正光元年魏帝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元)代師師皆殺之遂廢帝而立高貴鄉公髦詔進師相國不受明年鎭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討師師自將攻殺儉欽奔吳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臨當引去以驍騎十餘陷陣所向皆披靡遂至師戲下師方割目上疣創未合驚而目出卒于許昌諡曰忠武晉受禪追尊曰景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平師無子以昭子攸爲子（師初娶夏侯尚女其母魏公主也青龍二年爲師所鴆殺更娶吳質女又黜之更娶羊衜女武帝受禪尊爲弘訓太后羊以夏侯氏爲言泰始二年尊夏侯氏爲景懷皇后咸寧四年弘訓太后崩諡景獻）故昭遂代師輔政昭字子上儉欽之役以中領軍留鎭洛陽師疾篤昭往省拜衛將軍師卒魏帝詔

尚書傅嘏率六軍還京師而留昭鎭許昭不奉詔自率軍還進大將軍甘露元年加大都督封高都公加殊禮九錫不受二年五月鎭東大將軍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挾天子并奉太后圍壽春三年取之斬誕夷三族五月封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不受景元元年魏帝忿昭耑恣自率僮使六百人討之昭黨逆戰弒天子更立常道鄉公璜（後更名曰奐）更申前命不受四年大舉伐蜀捷書至乃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蜀降總百揆咸熙元年三月進爵爲王七月王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以中撫軍炎爲世子二年五月魏帝命王用天子禮樂妃曰后世子曰太子晉國置丞相以下官八月王薨諡曰文晉受禪追尊曰文皇帝廟號太祖墓曰崇陽陵晉王炎旣嗣位十一月魏帝使使奉冊禪位王讓羣臣固請閏十二

月十七日丙寅受禪偁皇帝大赦改元泰始

論曰史偁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至高貴鄉公之事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烏乎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封建既壞帝王皆崛起積德絫仁蕃靡得而稽焉唯夫平天下之大難拯黔黎于沈溺則天意人事翕然響臻其或遭時迫勢道出逆取飾以壇坫威以弧矢苟其所存者厚所樹者大則亦足以保世異哉司馬氏之有天下也無功窺竊三世相繼幸遂其欲適足以賈禍耳是以三綱淪斁九服摧頹朝靡十稔之安野空百室之聚專制僭逆之臣魚貫而乘勢扳附擁戴之徒茹連而俟時下至緇流妖誕幺麼細瑣之輩苟其籍喙螫尾足以有所毒害莫不呀張翹舉恃而思逞豈悖逆之性固然哉氣類感而服習深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故删取舊文冠之武紀以著晉之禍敗所由熾焉

泰始元年閏十二月（舊史改元之年卽于歲首偁元年今皆以改元之月爲斷）尊魏帝爲陳留王追尊宣景文三王皆爲皇帝懲魏孤立大封同姓親屬王者二十七人佐命諸臣皆封公侯餘封賞各有差並置八公驃騎王沈車騎賈充中軍羊祜尚書令裴秀中書監荀勖侍中任愷常侍傅元⃝皆爲腹心充勖尤親幸用事改景初歷爲泰始歷臘以酉社以丑除魏王公禁錮聽將吏終三年喪罷質任開言路

泰始二年正月有司議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卽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幷景文凡七室實六世二月郊祀宣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始除五帝坐三月吳主孫皓使來弔祭有司奏爲畣詔帝欲以謙和柔遠命書畣焉當是時北邊遼東西皆鮮卑句注之外河汾之閒則匈奴北地上郡隴西則胡鮮卑氐羌皆保塞褋居南邊廣陵淮南弋陽江夏襄陽巴蜀交州皆與吳接壤吳使還言晉新造易伐鄰好遂絕帝欲復三年喪羊祜謂傅元⃝曰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制不亦善乎元⃝不可與諸臣固爭乃從漢魏權制既葬除服然帝猶深衣素冠降席徹膳終喪乃復吉五月王沈卒七月營太廟九月傅元⃝皇甫陶上言汰冗食重農事有司奏寢之帝下詔切讓有司令元⃝等更作條目主者八坐廣共精研十一月幷圜丘方丘于南北郊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太廟成

泰始三年正月立子衷爲皇太子三月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司隸李憙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等各占官田詔考竟友濤等勿問憙又劾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田詔但推尚遷憙爲太子太傅十月詔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

泰始四年正月以尚書令裴秀爲司空車騎將軍尚書僕射賈充爲尚書令充等所修律令成始耕藉下詔班新律大赦二月罷中軍將軍官置北軍中候官中軍將軍羊祜遷尚書左僕射三月皇太后崩（文明皇后王氏東海郯人父肅魏中領軍后年八歲誦詩論語尤善喪服歸文帝生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十月吳寇江夏襄陽交阯十一月寇合肥十二月始臨聽訟觀錄囚親平決焉

泰始五年二月置秦州以尚書左僕射羊祜爲荊州都督右僕射東莞王伷爲徐州都督始謀吳也濟陰太守蜀人文立上言故蜀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從之擢立散騎常侍六月奚官督郭廙上言五事擢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上書言涉妖謗有司奏棄市詔原之七月延羣公詢讜言十月汲守王宏政績著聞賜穀千斛十二月詔州郡舉

勇猛秀異之才

泰始六年正月吳寇渦口四月吳陸抗鎭荆州六月秦州刺史胡烈擊畔虜敗死萬斛堆詔撰泰始以來大事祕書寫副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禮十二月吳孫秀來降拜驃騎將軍封會稽公

泰始七年正月匈奴中部帥劉猛畔出并州塞二月吳主趣壽春遇雪還三月裴秀卒四月吳攻九眞殺太守凉州刺史牽宏討畔胡敗死青山六月詔公卿各舉將帥一人帝憂關中甚七月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請以賈充爲秦凉二州都督從之充不欲行其冬荀勖勸聘充女爲皇太子妃充遂留吳陷交州八月置寧州是歲安樂思公劉禪卒

泰始八年正月并州監軍何楨購斬劉猛二月納皇太子妃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爭言不遜常侍鄭徽請罪之帝曰人主所患者阿媚豈患爭臣哉徽坐妄奏免七月以尚書令賈充爲司空充與任愷有隙庭臣正直者多與愷帝召充愷宴式乾殿和解之愷竟得罪九月吳步闡以西陵來附十二月吳陸抗復取之

泰始九年三月吳進抗荆州牧七月吳寇弋陽詔聘公卿以下女備六宮采擇未竟權斷婚嫁得胡奮女左思妹皆爲貴嬪胡貴嬪有寵皇后有疾（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父文宗魏通事郎母趙氏生后而卒后長于舅家舅妻乳之文宗又娶于段文宗卒又隨後母依趙氏文帝欲爲世子求阮籍女籍不樂婚權貴沈醉六十日不醒文帝聞后相極貴遂聘焉生毘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武帝受禪立爲后懷舅氏恩官趙俊至中護軍納俊兄女粲于後宮爲夫人帝嫌惠太子暗弱不堪奉大統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也太子遂定賈充妻郭氏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聘衛瓘女后盛稱充女德色荀顗荀勖馮紞又力贊之卒婚賈氏帝選六宮與后共擇之后性妬卞藩女有美色帝視扇謂后卞氏女佳后曰卞氏三世后族豈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及胡貴嬪有寵恐身沒之後且立爲后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允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胡貴嬪名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多內寵平吳後又納吳宮人掖庭且萬人然芳最幸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摴蒱爭矢傷帝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左貴嬪名芬好學善屬文帝聞其名而納之初拜修儀後爲貴嬪皃陋無寵以才德見禮常居薄室帝每游華林園廻輦過之談詠文義而已）

泰始十年閏正月詔曰近世以來多以內寵登后妃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正嫡二月置平州七月皇后崩九月吳陸抗卒邵陵厲公曹芳卒

咸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凡即位及改元皆有赦是爲常赦後不錄）二月賜故鄴令夏謖穀百斛六月吳寇江夏初置太子詹事官八月定功臣十二人銘功太常亾者配食清廟（已故鄭沖荀顗石苞裴秀王沈安平王孚在者何曾賈充陳騫荀勖羊祜齊王攸）十二月上宣景文三帝廟號大疫帝有疾

咸寧二年正月以疫癈朝二月帝瘳五月立國子學大雩六月薦荔枝于太廟吳孫楷來降拜車騎將軍封丹楊侯八月以司空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十月羊祜上疏請伐吳立元后從妹楊氏爲皇后（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允父駿有傳后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永嘉元年追謚曰悼）大赦十二月封皇后父駿爲臨晉侯賜平州刺史傅詢帛二百匹前廣平守孟桓帛百匹

咸寧三年正月以扶風王亮爲宗師詔宗戚所施行皆咨宗師七月以王渾爲揚州都督八月徙封諸王以胡奮爲江北都督（羊祜初鎭荆州罷至是復置）十二月吳寇汝南江夏

咸寧四年六月鮮卑寇凉州刺史楊欣敗死七月羊祜入朝十一月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焚之祜卒于京師以尚書杜預代之

咸寧五年三月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十一月伐吳初帝有滅吳之志故簡親賢爲邊吳州鎭吳方委任陸抗未有釁也抗卒荆州羊祜益州王濬連疏請大舉廷臣方以秦凉爲憂莫然祜計祜入朝帝遣中書令張華訪焉華獨贊成之帝遂拜華度支尚書委以兵食籌策祜薦杜預自代預至鎭請師期報待明年預又表曰自秋以來兵形頗露若皓懼而改圖明年之期恐無所及表至帝方與華圍碁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吳主暴虐當今討之不勞而

定時不可失也于是浚策徐州瑯邪王伷出滁中揚州王渾出橫江豫州王戎出武昌荆州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益州王濬梁州唐彬下巴蜀東西並舉凡二十餘萬以賈充爲大都督冠軍楊濟副之總統諸軍駐襄陽十二月涼州平

咸寧六年正月王渾克尋陽二月王濬唐彬克丹陽西陵夷道樂鄉杜預克江陵胡奮克江安吳督將多死鎮戍相次降詔進濬都督梁益二州所過諸將預奮戎等旣會濬彬共克定所分地卽分兵益濬彬直下移大都督充屯項濬進破夏口武昌乘勝所向莫敢枝梧而王渾周浚亦以三月破斬吳丞相張悌等于滁口板橋吳主孫皓窮蹙送璽綬詣伷約降事未浚濬舟師至石頭遂降于濬濬杖節受之送皓京師收其圖籍凡得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卒二十三萬牧守以下因用之除其苛政初充之爲大都督也慮無功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兵致討懼非其時及濬至武昌充又表吳未可悉定宜召諸軍以爲後圖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雖要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荀勖請從之帝不納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使及轘轅而皓降四月賜皓爵歸命侯改元太康

太康元年（卽咸寧六年）五月皓至引見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郎中擢用才望從吳戰亾將士家屬于壽春將吏度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二十年卒六十以上罷歸家濬預戎彬皆封侯充伷以下增封邑祜前卒遣使冊告其廟無子封其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侯（通鑑作君非是）九月羣臣請封禪弗許是歲以司隸爲司州凡州十九郡國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六萬帝以吳平天下無事詔罷州郡兵侍中僕射山濤爭之侍御史郭欽請因兵威徙諸胡出塞募民實其地皆

弗從

太康二年三月賜王公以下吳生口各有差選孫皓伎妾五千人納諸宮中掖庭僅將萬人帝常乘羊車游讌后父楊駿及駿弟珧濟並通請謁天下謂之三楊羊琇王愷皆外戚何劭石崇功臣子競爲奢僭傅咸上書言侈汰之害甚于天災請加禁詰帝弗能用帝嘗南郊禮畢問司隸劉毅曰卿方朕漢何帝也對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常侍鄒湛進曰世以陛下比漢文昔馮唐對文帝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接之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于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蠭蠆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于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順逆向毅發言臣等莫不失色陛下降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是歲揚州徙治秣陵

太康三年正月罷秦州出張華爲幽州都督四月賈充卒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反殺建鄴令圍揚州刺史周浚于秣陵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十二月以司空齊王攸爲大司馬出鎭青州帝之未爲世子也文帝愛攸欲立之咸寧初帝遘疾中外皆以太子不慧屬望攸攸素惡荀勖馮紞諂佞勖紞懼數譖之賴帝友愛至是譖始行焉廷臣固諫不聽攸忿恚發病

太康四年三月薨于京師子冏嗣爲齊王

太康五年正月尚書僕射劉毅請罷中正除九品太尉汝南王亮

司空衛瓘請正土斷由鄉論選舉初魏陳羣以喪亂之後人士流移吏部不得考詳乃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亦曰州都以朝官德充才盛者爲之掌敘氏族人物定爲九品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雖遷徙流寓銓敘悉由本貫中正或不識面但采聲望吏部用人皆據品高下爲格式下品終身癈棄又禁不得自懇是以風俗競趣浮譽有識病之土斷者卽以所居爲鄉不問本貫悉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也帝善之而不行六月置黃沙獄（職官志泰始四年置此從本紀）是歲罷寧州

太康六年正月以比歲不登免租貸宿逋是歲鮮卑慕容廆入寇

太康七年十二月始聽大臣終三年喪

太康八年正月太廟殿陷七月前殿地陷九月改營太廟

太康九年三月皇后始親桑初幷二社爲一五月詔舉可守令者

太康十年四月賜京兆守劉霄陽平守梁柳穀各千斛太廟成遂祫大赦九月慕容廆降拜鮮卑都督復二社十月復明堂南郊五帝位帝有疾故也十一月荀勖卒帝有瘳楊駿忌太尉亮排由之遷大司馬鎭許徙封諸王（紀有東莞公卷傳無）改王國相爲內史十二月太廟梁折

太熙元年正月改元司空衛瓘遷太保罷三月帝疾篤念可以付託太子者而舊臣多物故及以嫌退司徒王渾司空石鑒不足任惟車騎將軍楊駿用事帝小閒見駿有所易置非帝意帝曰何遽爾邪時大司馬亮未發乃命留亮與駿同輔政中書作詔詔成駿借觀之遂匿不出四月十二日辛丑帝迷亂后召中書作詔以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詔成進帝帝視而無言遂行之駿趣亮赴鎭帝每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輒謬對二十日己酉帝崩

于含章殿太子卽位太子素闇弱大臣多諷帝易太子帝以皇孫遹聰睿欲傳太子以及遹故不易太子太子妃賈氏悍妬帝欲廢之皇后以充功大爲之請故不廢賈妃帝慮遹非賈出恐致不安乃用王佑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鎭關中楚王瑋鎭荊州瑋母弟淮南王允鎭揚州以爲外援而委政于駿又恐楊氏之偪授佑北軍中候典禁兵既疑駿始復留亮駿及后卒匿而易之以至于崩竟不復悟崩年五十五謚曰武廟號世祖陵曰峻陽

論曰帝仁恕受直言好謀能斷卽位之初躬行節儉卒致一統及吳平天下無事轉習爲奢蓋愼德克終若斯之難也史以帝不易太子不除劉淵爲失計夫立嫡以長大順也傳子及孫至明也信著殊俗懷柔無外至仁也安有逆億將來先偭軌物而可僥得計者乎惠雖庸懦失德未彰賈之悍妬事已明白不廢賈而替惠亦失輕重之倫矣漢末之亂幷割西垂雍虧北蔽涼失東藩魏氏爭衡西南未遑董理戎索蔓延根株碩大晉平吳會曾是弗圖平陽河東無維城擁護之重太原西河有轉石建瓴之勢一劉淵除復一劉淵出芸芸豪酋可勝旣乎且夫託孤寄命必在正人張華衛瓘信非純德傳咸劉頌執節不回確然已信于前事雖漢之汲黯何以加焉不早拔擢使登台鼎王渾石鑒徒取備員然則納諫者好名之私心惡直者怙盈之積習蓋可識已周馮公旦以致刑錯漢杖霍光而奠昭宣苟得其人一夔已足而乃作計倚伏至于再三將以奠磐石之安絕傾危之禍嗟乎智計所防雖巧而有限氣節所植雖拙而無窮管子嘆四維不張乃身沒而齊亂其所由來非一朝一夕之故可勝道哉

晉畧本紀二

荆溪周濟譔

孝惠帝

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元后第二子也兄軌不育故得立爲皇太子泰始八年年十四納賈妃妃嘗手殺孕妾故武帝將癈之賴悼后以兒悼后者元后之從妹也元后臨終以屬武帝故武帝納之后既保護妃不以告自誡妃妃反憾焉太熙元年四月二十日己酉武帝崩后父楊駿受遺詔輔政是日太子卽位改元永熙

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五月葬武帝以太尉楊駿爲太傅都督中外錄尚書如故八月立子遹爲皇太子起前太常張華傅之或言不踰年改元非禮也乃下詔改明年爲永平元年

永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見于太廟后既不肯尊事太后又爲太傅駿所抑不得專政二月私召汝南王亮使入圖駿亮不敢應乃召楚王瑋瑋少年剛猛喜事卽與淮南王允俱入朝三月后誣駿反詔瑋及東安公繇殺之族其黨改元元康駿之被收也太后射帛書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后遂宣言太后同逆遷永寧宮

元康元年（卽永平元）羣臣上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昔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于天下也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于朝堂會議及議有司奏宜廢爲峻陽庶人太子太傅張華以爲太后非得罪于先帝今黨惡所親爲不母于聖世宜依漢孝成趙皇后故事偁爲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以爲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宗廟配食先帝宜貶尊號癈詣金墉城有司請從晃等議詔不許固請乃可之駿之死也妻龐免坐聽就太后居及是有司又奏駿家屬應誅詔原龐命者所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請以龐付廷尉詔聽隨庶人有司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后偁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徵大司馬亮爲太宰起太保瓘于家亮瓘名爲輔政政實出于后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子賈謐與瑋繇並預政繇迕后免官徙帶方六月后矯詔令瑋免亮瓘官瑋殺之幷誅瑋張華裴頠用事七月置江州八月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爲東海王十月趙王倫鎭關中倫任嬖人孫秀始失羌戎和是歲以劉淵爲五部大都督

元康二年二月皇太后食絕崩于金墉城

元康三年

元康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上黨八月詣馮翊降都尉殺之

元康五年

元康六年正月大赦以張華爲司空侍中中書監如故五月郝散弟度元反馮翊北地趙王倫弗能討代以梁王肜秦雍氐羌皆畔八月氐齊萬年偁帝圍涇陽是歲氐楊茂搜始保仇池

元康七年正月建威將軍周處討齊萬年戰死六陌關中頻年饑疫人民流徙就食

元康八年畧陽流民李特自漢中入蜀

元康九年正月齊萬年伏誅徵肜爲大將軍錄尚書以河間王顒代鎭關中自后之殺楊駿汝南王亮衞瓘委政張裴雖不能匡維失節然庶事咸理八年之中幸無大變侍中賈謐數出入二宮傲太子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出穎鎭鄴太子怒謐懼譖諸后后素淫縱無子納少年宮中求子卒無子乃詐有身納產具陰取謐

弟慰祖爲己子託言帝亮闇所生故弗顯欲以易太子十二月誣太子大逆癈爲庶人及皇孫虨臧尚皆幽金墉

永康元年正月改元閻纘上書訟太子后恐有變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謀逆更幽許昌皇孫虨卒趙王倫有異圖謀癈后以收人心其黨孫秀與太子英睿勸倫激后使殺太子然後癈后三月后殺太子于許昌四月倫與梁王肜勒兵殿中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宮癈后爲庶人幽金墉誅后黨遂殺司空華僕射頠大赦追復故太子位號倫自爲相國都督中外如宣文輔魏故事進肜太宰賜后死五月立臧爲皇太孫封皇孫尚爲襄陽王八月驃騎將軍淮南王允舉兵討倫不克死之齊王冏之助倫癈后也遷游擊將軍冏意不滿倫覺之出冏鎮許昌倫自加九錫九月罷司徒官拜肜爲丞相十一月立皇后羊氏（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元之外祖孫旂旂與倫嬖孫秀合族故秀主立之將入宮衣中有火此後數更癈立懷帝時尊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陷爲劉曜所得後爲曜皇后）大赦益州刺史趙廞賈氏之婣也被徵爲大司農懼遂反以李特兄弟爲督將

永康二年正月常侍張軌求涼州詔以爲征西軍司俄拜刺史九日乙丑倫僭帝禪位改年建始明日遷帝金墉號金墉城曰永昌宮號帝曰太上皇癈皇太孫臧殺之李特殺趙廞拜宣威將軍三月齊王冏起兵許昌傳檄討倫成都王穎應諸鄴常山王乂率國兵爲穎後繼河閒王顒在關中初助倫既而更應二王倫分兵拒二王冏戰陽翟不利入壁倫兵夜忽自潰冏復振穎戰黃橋先敗後勝遂度河四月七日辛酉倫黨王輿及淮陵王漼勒兵入宮逐倫斬其黨孫秀等迎帝復位九日改元永寧

永寧元年（卽永康二）梁王肜表倫大逆宜伏誅十三日賜倫死成都王穎入京師河閒王顒亦至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冏尚與倫黨相持穎發兵助破之六月齊王冏入京師大赦穎以冏首謀讓功于冏詔拜冏大司馬中外都督穎大將軍錄尚書顒太尉乂撫軍大將軍領左軍罷丞相復置司徒肜以太宰領司徒穎顒皆還鎭冏留執政七月復常山王乂故封爲長沙王遷驃騎將軍八月王輿謀癈冏族之大赦十月李特反于蜀

永寧二年三月太孫尚薨五月李特陷梓潼巴西詔立清河王遐子覃爲皇太子以冏領太子太師（本紀脫太子字今從通鑑）東海王越爲司空十二月顒露表劾冏專擅不平請敕乂廢冏而徵穎入輔冏襲乂乂入宮奉帝攻殺冏改元太安

太安元年（卽永寧二）陳留王曹奐卒謚曰魏元帝

太安二年正月李特入成都少城年號建初三月益州刺史羅尚襲斬特特子雄領其衆與尚相持五月義陽蠻張昌反荊湘其黨石冰寇揚州封雲寇徐州八月荊州刺史劉宏討破昌昌逃入山數月伏誅河閒王顒本欲激冏殺乂而後除冏計已不行遂反以除后父羊元之左將軍皇甫商爲名實規殺乂因癈帝立穎穎亦忌乂在內己不得肆志故應之先是穎表征張昌以陸雲爲都督自率大軍繼之未至而昌敗遂班師聞顒起因應顒顒將張方軍七萬自函谷而東帝親御六軍以乂爲太尉大都督討方至十三里橋聞穎悉發河北軍以陸機爲都督與征昌軍合凡二十餘萬軍勢甚盛乃使皇甫商將萬餘人西拒方宜陽而還師討穎九月至緱氏聞商敗元之憂懼卒師退穎軍進復拒之走其將牽秀大敗張方入京城十月帝還宮方敗走出城穎將石超焚緱氏陸機犯建春門王師大破之遂討方方退屯十三里橋夜更前作壘偪京城十一月攻之不克穎兵復進方決千金堨城中水碓皆涸發

王公奴婢春給軍一品以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十二月東海王越執乂幽金墉穎已還鄴聞之諷帝改明年元乂尋爲張方所殺議郎周玘起兵討石冰閏十二月羅尚棄成都走江陽李雄盡據益州地詔復置寧州是歲幽州都督王浚表封鮮卑段務勿塵爲遼西公

永安元年正月改元（本紀上年十二月癸亥執乂幽金墉尋爲張方所殺通鑑據乂傳童謠艸木萌芽殺長沙又樂廣以正月丙午卒當在乂未敗前故不從本紀而從乂傳作正月二十五日癸亥執乂乙丑殺乂按乂傳武帝崩乂年十五死年二十八正太安二年也若至今年則當云二十九自相矛盾如此且正月改元距乂被幽止餘四日洛至鄴五百五十里穎在鄴聞乂被執乃諷帝改元殆在二月矣若嫌廣卒不應在乂敗後若廣以女爲穎妃故乂忌之憂懼而卒非自殺也疾在乂未敗前卒在乂死後有何難通豈必疾日即爲卒日若嫌童謠上年閏十二月立春艸木亦可萌芽）雍州刺史劉沈奉詔討顒顒急召方方大掠而西穎入于京師自爲丞相屯兵十二門盡代宿衛殿中所忌者皆殺之復還鄴遙執朝權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幽金墉黜皇太子覃復爲清河王石冰封雲伏誅顒表立穎爲皇太弟穎表顒爲太宰七月丙

申朔右衛陳眕以詔召百官入殿中勒兵大赦復后太子推越爲大都督己亥奉帝討穎至安陽東安王繇時在鄴勸穎迎帝穎不從遣石超拒戰王師敗績于蕩陰三矢集帝面短兵及乘輿侍中嵇紹以身衛帝死之超劫帝如鄴殺東安王繇改元建武

建武元年（即永安元）眕及長沙故將上官己奉太子守京師越奔下邳遂歸國八月琅邪王睿自鄴逃奔京師遂歸國張方助穎攻京師上官己拒之不勝太子遂已迎方方入廢太子及后幽州王浚并州東嬴公騰共攻穎穎使劉淵發匈奴五部兵以禦之淵遂反穎棄鄴奉帝還京師服御分散無齎貸中黃門被囊中私錢三千買飯供宮人止道中客舍食帝以瓦盆盛麤飯噉燥豆鹽豉夕御中黃門布被至溫謁陵喪履納從者履涕且拜濟河張方遣子羆率三千騎以陽燧青蓋車逆帝而自侯于邙山將拜帝下車止之還宮

大赦十一月方請帝謁廟因劫帝西遷帝走避後園竹中方偪帝升車大掠後宮府藏挾穎及豫章王熾而西次新安寒甚帝墮車傷足至霸上顒率官屬迎顒謁帝下車止之入長安即征西府爲宮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在洛爲留臺承制大赦復皇后仍稱永安元年十二月顒廢太弟穎復爲成都王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于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下而熾好學故顒立之改元永興

永興元年（即永安元）詔進司空越爲太傅與太宰顒分陝夾輔冀以和越越不受顒自加中外都督是歲李雄稱成都王劉淵稱漢王（帝紀在十一月通鑑在十月攷異引華陽國志凡有兩本一在十月一在十二月意者僭號在先奏報在後故有不同歟）

永興二年四月張方脅羊后初秦州刺史皇甫重奉詔助雍州刺史劉沈討顒沈敗死重被圍至是重遣養子昌求救于越越

以顒有善意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方且迎大駕不克死之七月越傳檄迎帝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以州讓越而自領兗州豫州刺史劉喬亦以兵應越八月大赦越進至蕭以其弟范陽王虓代喬移喬冀州虓又使兗州刺史苟晞還鎮而移楙青州楙喬皆怒喬攻虓虓走河北喬及楙皆反越爲顒初穎故將公師藩聚眾以羯人石勒爲軍鋒攻殺郡吏顒懼九月表穎督鄴以安河北而使呂朗屯洛拒東軍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復立后以應越洛陽令何喬攻殺權復廢后顒矯詔賜后死留臺不奉詔十二月穎至洛朗移屯滎陽虓以幽冀之師破朗等楙走還國喬奔平氏越進屯陽武是役也王浚將祁宏率突騎及鮮卑烏桓爲前驅故西師皆敗右將軍陳敢爲越收兵歷陽遂反據揚江寇荆

永興三年正月顒斬張方以和越越弗許穎兵又敗三月王彌反東萊四月越進屯溫兵遂西顒使拒諸湖五月祁(厶)敗湖軍遂入關顒奔太白山中鮮卑大掠長安死者二萬餘人帝御牛車東還公卿多徒行行宮藉艸六月至京師謁太廟復皇后改元光熙光熙元年（即永興三）李雄僭帝于成都國號成八月越受太傅之命錄尚書十一月十七日己巳夜帝食䴵中毒明日崩于顯陽殿年四十八諡曰孝惠陵曰太陽

孝懷帝

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孝惠時宗室構禍王閉門不交世事以文籍自娛初拜散騎常侍倫篡王被收倫敗爲射聲校尉絫遷車騎大將軍青州都督未之鎮永興元年遷鄴督惠帝子孫既盡清河王覃爲太子成都王穎爲太

弟先後癈其年立王爲皇太弟從還京師光熙改元十一月庚午惠帝崩皇后恐太弟立則己不得爲太后急召故太子覃侍中華混露版召越及太弟覃先入待命尚書閣太弟入覃乃出二十一日癸酉太弟卽位太傅越輔政十二月徵河間王顒爲司徒越弟南陽王模殺諸塗葬孝惠皇帝

永嘉元年正月改元除三族刑三月陳敏伏誅改葬武悼楊皇后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爲皇太子大赦帝始復泰始故事親聽政東堂太傅越不懌自統大衆出鎭許昌五月石勒從馬牧帥汲桑陷鄴殺新蔡王騰南侵兗州越使兗州刺史苟晞將軍王讚討之七月自屯官渡爲晞讚聲援詔琅邪王睿都督揚州江南鎭建鄴八月置湘州九月苟晞破汲桑于鄴勒走樂平十月附于漢十二月桑伏誅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顏謀復立清河王覃爲太子越誅之幽覃金墉詔進越丞相不受自領兗州牧移苟晞都督青州晞由是怨越

永嘉二年正月大赦漢劉淵使劉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于是司豫兗青徐五州郡縣被陷者十三四二月越殺清河王覃閏王彌巳陷許昌越自鄄城使司馬王斌將五千人入衛五月彌入自轘轅敗王師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晝閉彌屯津陽門詔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涼州入衛將北宮純募勇士突陣敗彌彌燒建春門而東衍使左衛將軍王秉追敗之七里澗彌走歸漢七月漢劉淵寇平陽河東取之徙都蒲子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彌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淵十月淵僭帝（本紀下有于平陽三字非是）國號漢十二月大赦

永嘉三年正月漢徙都平陽三月越自滎陽入于京師殺帝舅王

延及侍臣十餘人自領司徒以司徒王衍爲太尉初衍說越用秉資文武者爲方鎭越用衍弟澄爲荊州敦爲青州至是又以敦爲揚州越奏罷宿衛代以東海國兵于是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漢（本紀在四月）從劉景陷黎陽敗王堪于延津死者三萬人四月漢石勒會劉聰王彌圍壺關敗并州刺史劉琨淮南內史王曠上黨叛降淵七月聰襲晉陽弗克（自圍壺關至此本紀在七月通鑑在四月一紀其始一紀其終耳）八月聰入寇九月圍浚儀越使曹武禦之敗績聰遂攻京師越破之宣陽門聰去西畧地至宜陽引農太守垣延僞降夜襲破聰聰走還平陽越使王堪曹武討漢爲聰所敗十月聰及王彌劉曜劉景率精騎五萬復自大陽趣宜陽以寇京師呼延翼率步卒繼之聰屯西明門北宮純夜率勇士千餘入其壘斬其大將呼延顥聰退屯洛南呼延翼爲其下所殺翼衆自大陽潰歸淵令聰還聰固請留攻自禱嵩山留呼

延朗劉厲護其營王師乘虛擊之斬朗厲懸赴水死王彌說聰曰洛陽守備猶固未可卒下軍既失利運車在陝糧食不繼此危道也不如且還彌請收兵積穀待命于兗豫聰自以請留未敢還會淵復召之十一月罷去彌出轘轅掠潁汝流民多殺長吏以應之者（本紀九月聰圍浚儀曹武討之武敗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使王堪曹武討聰拒敗還京師聰攻西明門不克十一月乞活李惲等入援聰師乃退通鑑八月淵命聰進攻洛陽曹武敗聰長驅至宜陽爲垣延所敗十月復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至大懼聰屯西明門敗退屯洛南又敗乃還二說互異按本紀失聰宜陽之敗通鑑于曹武前敗不言聰攻浚儀又失宣陽門一戰故敘事俱不明晰聰兩次入寇所由異路先由浚儀而洛都而宜陽敗爲垣延所敗遂由大陽北渡十月復寇則自西而東也垣延勝後又有王堪一敗通鑑所云漢兵新敗爲失實矣李惲入援通鑑不載按惲後爲龍驤將軍與何倫留守京師殆即以入援克敵立功題授也參稽彼此揆度形勢本紀爲長故從之而以宜陽一敗附宜陽之後）石勒寇冀州殺刺史詔王堪裴憲討之（本紀失此事）勒還兵南下憲堪皆走十二月彌使曹嶷寇青州

永嘉四年正月大赦二月勒寇兗州殺刺史袁孚于鄄城車騎將軍王堪于倉垣復北擾冀州建威將軍錢璯反吳興三月周玘討平之王彌將曹嶷陷東平進攻琅邪五月勒南陷汲滎陽會劉曜陷河內河內督將郭默收餘眾據塢自保八月漢主劉淵死子和立和弟聰殺和自立（本紀在六月通鑑在七月十六國春秋在八月按七月寇河內十月寇洛陽八九兩月正淵死聰篡時也）氐蒲洪自偁秦州刺史畧陽公九月雍州流民王如反南陽遙附漢十月漢劉粲與曜彌入寇勒會之大陽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汝陳潁勒出成皋陳留內史王讚敗諸倉垣乃渡河屯文石津王浚遣鮮卑段文鴦討敗之（本紀誤在勒陷襄城下）詔加浚司空劉琨發代公拓跋猗盧兵約太傅越共討劉聰越內防苟晞恐兵出而晞襲其背竟弗能應京師飢困越羽檄徵天下兵入援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鎭今日尚可救後無及矣荊州都督山簡遣督護王萬入援至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偪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入援至沶口聞簡被困眾散而還（本紀在九月）自涼州而外無復至者朝議多欲遷都避難王衍不可石勒南陷襄城遂寇襄陽太傅越戎服入見請出討勒帝固止之不可十一月留龍驤將軍李惲右衛將軍何倫守京師以潘滔爲河南尹總留事自率甲士四萬向許昌以行臺自隨用太尉王衍爲軍司朝賢素望名將勁卒咸屬焉朝廷宮省無復守衛盜賊公行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惲等縱兵劫掠暴及公主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之不克帝委罪于楙楙走乃免越東屯項自領豫州牧揚州都督周馥表請遷都壽春越以不先白己大怒朝臣畏越莫敢贊其議者

永嘉五年正月苟晞爲曹嶷所敗棄青州奔高平成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死之醴陵令杜弢反湘州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寇新蔡殺新蔡王確于南頓進陷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初帝密詔苟晞討太傅越晞移屯倉垣使劉會將船載穀及衛士迎帝而上表請廢越越使兗州刺史楊瑁徐州刺史裴盾攻晞晞使騎兵收殺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于京師河南尹潘滔走免三月下詔罪狀越進晞大將軍都督兗豫青徐荊揚六州越憂憤發病薨（密詔討越本紀在正月通鑑考異辨之置于越薨之時按越留兵縱掠帝所不堪上年十一月即有竟陵之事旋詔晞施檄六州協同大舉雖未明言討越實欲晞自爲之如竟陵故事耳晞奉詔而未行故本年正月復使李初奉手詔詣晞晞表俟李初至來被手詔卷甲長驅次于倉垣正是正月間事即表討越即請遷都時越黨尚在京師故公卿畏懼沮遷都之議也晞使巡爲越所得故越攻晞晞殺越黨正二月間事也）自帝之親政越有貳志既漸交惡至空京師以出鎭及薨軍爲石勒所覆李惲何倫留守之軍亦以奔越喪去國並見覆沒于是河北諸郡盡沒于漢冀青兗豫悉爲王彌石勒所殘破徐州爲王桑所陷寇至歷陽矣五月進王浚大司馬南陽王模太尉琅邪王睿鎭東大將軍晞之迎帝帝欲東公卿畏越左右戀貲財不肯去至是乃議東使司徒傅祗具舟河陰帝步出西掖門朝士從者數十人行至銅駝街遇盜而還漢將呼延晏入寇曜

彌勒皆會未至晏以二萬七千人先進王師禦之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癸未及國甲申攻平昌門丙戌晦門陷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後軍未至大掠出城焚洛水舟船四日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五日彌至宣陽門六日曜至西明門十一日彌晏破宣陽門入宮大掠帝至華林園出河陰藕池欲西幸長安爲寇兵所逼還于端門十二日曜入據武庫太子諸王公卿皆遇害后妃公主多被僇辱士民死者三萬餘人諸陵皆毀宗廟宮室皆燔燒帝及六璽遷平陽于是傅祗建行臺于河陰荀藩建行臺于密豫章王端東奔倉垣苟晞奉以爲太子置行臺于蒙城王浚亦詐偁立太子于薊而秦王鄴自洛奔密自密入武關卒立爲愍帝焉八月長安陷南陽王模降賊被殺九月蒙城陷苟晞被禽豫章王端遇害

永嘉六年四月關中諸將復長安九月立秦王鄴爲皇太子羌姚弋仲自偁雍州刺史扶風公明年二月丁未朔帝遇害于平陽年三十諡曰孝懷

孝愍帝

帝諱鄴字彥旗吳敬王晏之子武帝之孫也爲秦獻王柬後故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撫軍將軍五年六月洛都陷王年十二避難于密遇其舅荀藩荀組南趣汝潁豫州刺史閻鼎奉以入關將長安已陷而關中諸將謀興復十月敗劉曜走劉粲十二月王入雍永嘉六年四月走劉曜復長安九月三日己卯賈疋等立王爲皇太子以閻鼎爲太子詹事攝百揆賈疋爲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進秦州刺史南陽王保大司馬其冬疋討胡戰死鼎爭權被殺以麴允領雍州

建興元年四月丙午朔懷帝凶問至二十七日壬申太子卽位改元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索綝爲僕射軍國之事悉以委綝自懷帝之遷平陽也劉聰以洛陽四面受敵棄弗守故司州諸將帥猶得稍稍屯聚然皆不足以自固石勒出轘轅東襲王讚苟晞幷王彌南掠豫州屯葛陂雨甚疫作北還據襄國王浚詐立太子陰圖僭逆用段氏以討勒段氏反附勒西構怨幷州東不能制慕容廆廆遂擊幷旁部偁雄遼東劉琨倚代援與浚交惡爲聰所襲破棄州治保陽曲琅邪王睿擊幷江州殺刺史華軼而杜弢未平王沖胡亢杜曾王機相繼作亂方戡定荆湘交廣無北顧心南陽王模鎭關中使趙染戍蒲阪染叛降聰以致覆敗其子保嗣王據秦州涼州張軌入援格于秦州不得東自惠帝時羌胡數反關中固已耗壞河間窮兵冤破鮮卑粲曜繼虐所驅畧八萬餘口及帝卽位政

令所及東不過弘農南不過漢中西不踰隴北以馮翊北地爲邊徼長安城中戸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財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桑版署號而已是以崇寵州鎭濫加爵命以冀集事卒用地褊食闕力竭而亾漢將劉曜喬智明入寇麴允禦之黃白城石勒陷鄴使弟虎據之王浚使棗嵩屯易水召段氏欲與共討勒段氏不至浚怒賂代檄鮮卑都督慕容廆共攻段氏代兵敗廆取徒河五月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詔保援長安睿詣洛陽以圖興復八月殿中都尉劉蜀奉詔至建康睿辭以江東未定兵竟不出杜曾殺胡亢幷其衆江東荆州刺史周顗爲杜弢所偪武昌太守陶侃救之弢走還長沙征討都督王敦上侃功遂以代顗九月司空荀藩卒于開封十月曜襲長安入外城十一月麴允襲破之斬喬智明

曜走還平陽十二月王浚謀僭號石勒僞附之

建興二年正月大赦進張軌太尉荀組司空劉琨大將軍三月石勒執王浚段匹磾自領幽州刺史據薊與樂陵太守邵續同附江東五月張軌卒子寔攝位六月劉曜趙染寇長安索綝敗之加綝驃騎大將軍錄尚書曜染復入寇麴允斬其將殷凱七月染寇北地允射殺之十月拜張寔爲涼州都督

建興三年二月進左丞相睿爲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劉琨爲司空代公拓跋猗盧爲代王杜弢既降復反三月曹嶷據臨淄石勒惡其强言于聰請攻之聰弗許四月大赦六月盜發漢陵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大赦八月江東破杜弢湘州平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鎭東大將軍江揚荊湘交廣六州都督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官屬初梁州刺史

張光卒詔以侍中第五猗爲荊梁寧益四州監軍荊州刺史杜曾逆諸襄陽爲兄子娶猗女分據漢沔江東荊州刺史陶侃既破杜弢進擊曾不克王敦左轉侃廣州用其從弟廙代侃侃故將吏遂迎曾曾迎猗拒廙廙走江安九月劉曜寇北地加麴允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十月以索綝爲宮城都督曜陷馮翊轉寇上郡（地理志無上郡考書）允兵弱不敢進詔徵相國保入援不至十二月涼州軍士得皇帝行璽刺史張寔遣使上之

建興四年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敬王索綝等以爲不可乃贈太保改諡曰孝三月代王猗盧遇弑國亂所統晉人及烏桓相率歸劉琨五月寧州平夷平樂叛降成七月劉曜陷北地遂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皆被執不屈死（曜見緯妻辛美將納之辛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曜嘉之聽自殺以禮葬之通鑑唯言充不屈據此則緯陽皆死難也）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十五六石勒使將屯上黨招納二十萬戶漢主聰使讓之弗聽潛結曹嶷八月曜偪長安九月破外城小城食盡十一月十一日乙未帝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嘆曰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送帝平陽是月石勒圍樂平劉琨救之敗績十二月并州降勒琨奔薊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克日北征然兵竟不出以糧乏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罷明年遂僭晉王其冬帝遇害于平陽年十八諡曰孝愍

論曰武帝大封同姓欲以固盤石之宗而首忌齊王攸可謂自相矛盾者也及其顧命牽于所昵復舍親藩而任外戚軍容既具亂本亦成雖有朱虛東牟之勳其爲禍敗乃更甚于七國惠帝流離播遷懷帝局促受制愍帝號呼罔應何其酷也且夫政本不立徒

鑒前敗而改制則制立而敗隨之後之論者復不深探致敗之由而一求之于制是覆車終無已時也聖王之治則不然因其已然之勢而不爲紛紜膠擾故天下不震于其所不習推其致敗之由而陰驅默塞使之轉移于不自知當魏晉閒功名之路盛開廉恥之防盡滅蓋非崇名教絀利權無以云救此其君臣所當皇皇日夜以圖之者而姑置之而紛紛更制三帝卅年中原傾覆非不幸也

晉畧本紀三

荊溪周濟譔

元帝（西都惠懷愍皆冠孝字漢法也東都唯孝武冠之以別于世祖按元帝簡文俱可云用光武中興之例自餘諸帝不應不冠孝字或時制改易或記載不同無可攷矣）

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也祖伷字子將魏征虜將軍兗州監軍刺史晉受禪封東莞王拜尚書右僕射都督徐州得將士死力吳人甚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以東莞益其國伐吳出滁中獲吳督蔡機降五六萬人孫皓奉牋送璽綬吳平加督青州伷雖尊顯有大功然能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太康四年薨謚曰武子恭王覲嗣太熙元年薨子睿嗣睿以咸寧二年生洛陽有光照室及長白豪生于日角之左隆準龍顏顧盼煒如也年十五嗣王惠帝時王室多故恒以退讓自免元康二年拜左將軍蕩陰之敗從駕在鄴叔父東安王繇正言遇害王懼欲亾時成都擅政禁衛甚嚴且飭關津毋得出貴人其夜月正明忽大雷雨徼者皆弛遂得出河陽津吏不聽過宋典自後至以鞭拂王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止邪遂得渡入都奉太妃夏矦氏以歸琅邪東海王越起兵以爲平東將軍監徐州留守下邳遷安東揚州江南都督鎭建鄴用司馬王導策辟顧榮賀循等爲參佐賓禮名士存問風俗江表歸心焉太妃薨于國王自表奔喪葬畢還鎭加鎭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越怒揚州都督周馥王因攻走之兼有淮南之地洛陽陷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王爲盟主江州刺史華軼豫州刺史裴憲拒命斬軼憲奔幽州當是時王如亂荊州杜曾王沖繼之杜弢亂湘州石勒據葛陂王乃大集江南之衆于壽春以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討破勒弟虎荊州刺史王澄爲王沖所逐王代以周顗顗復困于杜弢王以揚州刺史王敦爲征討都督駐豫章督武昌太守陶侃等討之建興元

年拜左丞相詔令收復洛陽軍諮祭酒祖逖請行授豫州刺史使募兵自進陶侃破杜弢卽以侃代顗爲荊州二年冬徐馥孫弼作亂三年春平之二月進丞相湘州平杜曾誅王沖以自贖旣而復反侃擊之不勝王敦素忌侃因左轉廣州廣州方大亂侃至悉定石勒旣併王浚浚將邵續劉遐遣使來附以續爲冀州刺史遐爲平原太守四年十一月長安不守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辛巳平東將軍引農太守宋哲至建康宣愍帝出降前一日詔命王攝萬幾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官屬等上尊號不許固請王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偪不已唯有歸琅邪耳遽呼私奴命駕羕等請依魏晉故事偁晉王許之三月九日辛卯卽晉王位改元建武

建武元年（卽位與五）建宗廟社稷于建康備百官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子裒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西陽王羕爲太保封譙剛王遜子承爲譙王王敦爲大將軍江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僕射刁協御史中丞劉隗親近用事六月劉琨段匹磾及諸方鎭使溫嶠奉表勸進曹嶷與焉諸州使者繼至王優令答之祖逖復譙王傳檄天下偁遣琅邪王裒將卒三萬會逖北伐軍竟不行八月漢將趙固以洛陽來附九月周訪破杜曾進深州刺史鎭襄陽十一月進劉琨太尉始立太學置史官十二月趙固郭默討劉聰及絳聰右司隸部民多從之聰懼遂害愍帝攻固于洛陽固奔陽城山是歲揚州大旱王命課農二千石長吏以穀入多少爲殿最諸軍各田作自給

建武二年正月戊申朔王臨朝縣而不樂三月愍帝凶問至王斬衰居廬百官上尊號不許紀瞻固請奉朝請周嵩上疏請先雪大

恥以副四海之心王不悅出爲新安太守十二日丙辰卽皇帝位改元太興

太興元年（卽建武二）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滎陽太守李矩救趙固渡河襲敗劉粲還戍虎牢五月太尉劉琨爲段匹磾所殺曹嶷以青州叛附石勒六月改丹楊內史爲尹以刁協爲尚書令進李矩司州刺史初置諫鼓謗木七月劉聰死子粲立八月靳準殺粲滅劉氏之在平陽者使告李矩請歸懷愍二帝梓宮矩表聞遣太常韓亢等奉迎未至而準敗準之殺粲也劉曜石勒各起兵攻之十月曜偁帝十一月暴雨震電詔羣臣極言得失加陶侃幷督交州孫皓子璠謀反伏誅十二月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內史周默叛附勒詔下邳內史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之

太興二年正月崇陽陵毀帝素服三日哭詔冠軍梁龕太常馬龍等修之二月徐龕斬周撫論功遷遐臨淮太守蘇峻從遐有功拜淮陵內史賞不及龕三月立郊丘帝親郊幷祀地祇詔琅邪恭王冝偁皇考太常賀循諫曰禮子不敢以爵加父乃止石勒克平陽獻捷于劉曜曜疑之勒怒叛曜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徐龕以泰山叛附勒劉曜定都長安南陽王保自偁晉王改年建康置百官于上邽其將陳安自偁秦州刺史叛降曜五月太陽陵毀祖逖討陳川不克退屯壽春杜曾伏誅六月劉曜改國號曰趙徐龕陷東莞八月使征虜羊鑒督蔡豹等討之十一月石勒偁趙王是爲後趙十二月大赦慕容廆逐崔毖據平州是歲蒲洪降于趙

太興三年正月冊故妃虞氏爲皇后晉王保爲趙所逼遷于桑城二月後趙石虎寇厭次執冀州刺史邵續趙洛陽戍將叛附後趙餘民歸李矩洛陽遂空三月慕容廆使裴嶷歸王璽三紐于京師詔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五月晉王保爲其下所殺徐龕乞降弗許羊鑒坐討龕不進除名六月西平公張寔爲其下所刺弟茂立七月置懷德縣于京師以統琅邪流人優復之比漢沛南頓祖逖復浚儀進屯封丘進號鎭西八月周訪卒王敦使從事中郎郭舒監其軍欲因代之朝廷用湘州刺史甘卓而徵舒爲尚書右丞敦留舒不遣九月敦表其參軍沈充代卓爲湘州帝弗許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徐龕降後趙十月蔡豹坐畏懦誅帝之初鎭江東敦導兄弟外內夾輔後任刁協劉隗治尚刻覈多抑制貴寵導漸見疏敦不平上書訟之詞語怨望帝素銜敦專至是益怒十二月以左將軍譙王承爲湘州刺史陰與梁州刺史甘卓南北合勢控敦上游

太興四年二月徐龕復請降四月後趙石虎陷厭次執幽州刺史段匹磾七月尚書戴淵丹楊尹劉隗出鎭合肥淮陰名爲討胡實備敦也御史中丞周嵩勸帝勿疏導帝納之遷導司空九月祖逖卒弟約代鎭十一月皇孫衍生十二月封慕容廆遼東公

永昌元年正月改元敦舉兵向闕以除劉隗刁協爲名帝大怒下詔討敦譙王承起義說甘卓卓勉從之敦攻承卓弗救二月封子昱爲琅邪王（本紀作三月）詔徵戴淵劉隗入衛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淵等討敦右衛師周莚率水軍討敦黨沈充于吳興劉隗軍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狥師于郊詔甘卓領荊州陶侃領江州各率所統躡敦後敦至石頭札叛降敦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王師攻之敗績敦縱兵大掠宮省奔散帝脫戎衣著朝服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

其不然請避賢路刁協走死劉隗奔後趙辛未大赦敦自爲丞相督中外錄尚書擁兵不朝殺戴淵周顗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導尚書令四月敦還武昌長沙陷譙王丞死之五月敦殺甘卓七月後趙陷泰山執徐龕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屯合肥徵拜尚書徐兗諸戍多降于後趙十月又陷襄城城父圍譙祖約退屯壽春遂失陳留十一月罷司徒并丞相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帝幽憤成疾閏十一月十一日己丑崩于內殿年四十七太子紹卽位謚曰元廟號中宗陵曰建平

論曰太安中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帝與西陽王羕汝南王祐南頓王宗彭城王雄同至建康帝竟嗣統史俱立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鴆其大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欽是生元帝（魏志青龍三年裴注引魏氏春秋云是歲滿石負圖馬七麒麟在東鳳皇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搜神記云始見

于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濮晉春秋云馬十三牛一鳥一至晉初其文愈明三說所傳年歲形象物數皆不相符）當敦逞逆時其欲埽除甚矣未聞以此爲口實然則斯言曉出爲可信乎

明帝

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母荀氏燕代人位卑怨望爲元帝所疏薄虞后實母養焉幼穎敏篤孝及長有文武材王敦甚憚之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十二日庚寅卽位尊荀氏爲建安郡君二年二月葬元帝帝徒跣送葬自西階至于陵所

太寧元年三月改元敦諷朝廷徵己從之四月敦至姑孰屯于湖復置司徒官使導爲之解導揚州刺史敦自領揚州牧加殊禮六月立皇后庾氏（諱文君潁川鄢陵人父琛卒丞相軍諮祭酒）以后兄亮爲中書監七月詔拜郗鑒江西都督出鎭合肥敦表爲尚書令從之後趙石虎陷青州殺曹嶷趙主劉曜自將滅陳安涼州張茂降于曜敦欲强其宗族以夌帝室十一月以兄含爲江西都督舒爲荆州刺史彬爲江州刺史

太寧二年正月道士李脫妖術惑眾敦因誣周嵩周筵與脫謀反攻殺之又殺周札後趙將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兗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石生寇汝潁石聰助之敗李矩郭默三月趙寇魏興南陽五月張茂卒子駿立敦疾甚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殺帝常從督公乘雄冉曾六月表其左司馬溫嶠爲丹楊尹使覘伺朝廷嶠至以敦逆謀告帝帝將討敦訪光祿勳應詹詹贊之帝密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周察敦營壘敦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黃鬚鮮卑奴來邪帝狀類外家鬚黃故敦謂帝鮮卑卽使五騎物色追帝帝馳去食逆旅與其嫗七寶鞭曰後騎來可以此相示馬遺糞以水沃之追騎至問嫗嫗曰去遠矣出鞭五騎傳觀

之又見馬糞冷遂止不追帝還都浚計討敦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溫嶠督秦淮水北軍與卞敦守石頭應詹爲前鋒都督督水南軍郗鑒督從駕諸軍庾亮卞壼並加軍號鑒請徵劉遐蘇峻入衛詔并徵王邃祖約陶瞻帝出次中堂下詔稱敦已死錢鳳爲逆募誅鳳者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所領將士單丁在軍者皆遣歸終身不調餘予假三年休訖還臺與宿衛同列三番敦見詔怒甚而病轉篤不能自將七月三日壬申王含錢鳳水陸五萬趣秦淮嶠以援師未集移前軍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摧其鋒含至不得渡軍于南岸帝方欲自將討賊聞桁燬大怒嶠鑒俱曰今宿衛單寡徵兵未至賊若豕突危及社稷奈何不能小忍之乎夜帝募壯士使段秀等渡水襲之四日平明戰于越城敦兵大敗斬其前鋒將何康敦在于湖聞敗憤惋而死帝使

說沈充于吳興許以司空充不從舉兵趣建康前宗正虞潭安東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等皆起義討充充率萬餘人會含十一日壘于陵口十八日劉遐蘇峻至精卒萬人帝夜勞之二十六日賊渡竹格渚攻臺城應詹等禦之不利賊至宣陽門拔柵將戰遐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遐又破充于青谿明日賊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大赦唯敦黨不原八月命庾亮督峻追充溫嶠督遐追含鳳悉平之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屬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近親乎悉無所問詔除敦參佐名嶠請貸其不從逆者陸玩等從之論功封導郡公嶠壼亮遐峻縣公鑒詹等縣侯餘封賞有差十月進導太保領司徒加殊禮導固辭不受詔應詹鎮武昌劉遐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太守十二月沈充故將顧颺反伏誅

太寧三年二月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贈諸死事者官赦敦黨後趙使宇文部攻遼東慕容廆大破之遂入宇文國三月立子衍爲皇太子大赦許昌叛降于後趙四月後趙石瞻殺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五月以陶侃爲荊雍益梁四州都督荊州刺史李矩郭默軍數爲石生所敗又乏食乃遣使附趙趙應之軍潰矩默皆南奔司豫徐兗之地大半入于後趙七月郗鑒以車騎將軍出鎮廣陵都督兗青徐三州領兗州刺史卞壼代鑒爲尚書令詔滅國絕世應興繼者北郊及四時五郊之禮名山大川應望秩者主者詳議八月詔吳將相名賢之胄靜己守眞不聞于時者中正以名聞右衛將軍虞(允)元敬皇后之弟也與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帝所親任典禁兵在殿內羽翼多勇士王導庾亮忌之言于帝帝待之愈厚使掌宮門管鑰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弗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帝疾篤不欲見人亮疑宗(允)及宗兄太宰羕有異謀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羕等圖癈大臣請黜之帝不納閏八月十九日壬午帝大漸召羕導壼鑒亮嶠領軍陸曄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復拜壼右將軍亮中書令曄錄尚書事二十四日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聖賢所同壽夭窮達歸于一槩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祀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爾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儉約勞眾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實賴忠賢訓而成之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岳征鎮刺史守將皆朕于城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不有行者誰捍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勠力一心保祐沖幼永令祖宗之靈寧于九天之上則朕歿于地下無憾黃泉明日崩于東堂年二十七太子卽位謚曰明廟號肅祖陵曰武平

成帝

帝諱衍字世根生五年立爲太子而明帝崩太寧三年閏八月二十六日己丑卽位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九月太后臨朝偁制司徒王導錄尚書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皆決于亮奪南頓王宗虞(允)左右衛兵（舊史云以宗爲驃騎將軍按明帝討王敦詔有驃騎將軍南頓王宗是太寧二年宗已爲驃騎也其時庾亮爲左衛虞(允)爲右衛後亮遷官宗乃以驃騎領左衛耳若自左衛遷驃騎不得爲失職也）遷(允)爲大宗正

咸和元年二月改元石生陷汝南六月劉遐卒以郗鑒兼領徐州刺史郭默爲淮北監軍遐將吏不樂屬默奉遐子肇作亂臨淮太守劉矯擊定之七月應詹卒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及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眾心豫州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疑亮刪之荊州陶侃亦以不預顧命爲

憾歷陽蘇峻恃功驕恣亮既疑峻約又畏侃得衆八月出溫嶠爲江州都督刺史鎭武昌拜王舒會稽內史修石頭城十月紹封曹勱爲陳留王明帝之志也自後紹封終晉世不絕立弟岳爲吳王南頓王宗失職怨望又素善蘇峻亮益惡欲除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衞趙允收宗宗拒戰死貶其族爲馬氏免羕太尉降封弋陽縣王出虞允爲桂陽太守宗黨卞闡奔峻宗之誅也帝不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謀反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後趙石生寇鄧順陽太守魏該奔襄陽十一月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石聰寇壽春祖約請救不應兵及阜陵遂逼京師大震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軍未出蘇峻將韓晃擊走聰朝廷解嚴導解大司馬議作滁塘以遏胡寇約聞之曰是棄我也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以下邳叛附後趙石聰陷郲蘭陵是歲張駿聘于成

咸和二年正月庾亮欲徵蘇峻訪諸王導導及卞壼並止之壼又以書報溫嶠嶠馳書止亮亮皆不從峻聞之遣使詣亮請移鎭討賊亮不許召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任弟冰爲吳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十月下詔徵峻峻不奉詔十一月及祖約舉兵反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請及峻未至急據阜陵麻湖之險守江西當利諸口進兵臨之導以爲然亮不從十二月峻使韓晃張健渡江陷姑孰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京師戒嚴以亮爲征討都督趙允爲歷陽太守與左將軍司馬流禦諸慈湖流敗死又遣鍾雅率舟師助允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討峻至蕪湖敗還郗鑒請赴難亮不許鑒使廣陵相劉矩率師入援是月徙琅邪王昱爲會稽王吳王岳爲琅邪王

咸和三年正月嶠救京師至尋陽陶侃遣督護龔登赴嶠受節度臺軍趙允鍾雅次慈湖二十八日丁未峻濟橫江登牛渚陶回請邀諸小丹楊亮弗聽二月庚戌朔峻至蔣陵臺軍亦自江路還卞壼督雅允及郭默軍與戰陵西敗績七日峻攻青谿縱火熱禰遂焚宣陽門入臺城丹楊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壼及二子昣盱並力戰死亮及三弟懌條翼趙允郭默皆奔尋陽導令侍中褚翜抱帝御太極殿自與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升御牀擁帝右衞劉超及雅翜侍立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百官皆奔散賊至欲上殿翜正色臨陛叱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偪峻兵乃退轉掠後宮驅役百官裸剝士女哀號動地八日峻僞詔大赦惟亮兄弟不原自爲驃騎錄尚書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弋陽王羕詣峻峻復西陽封拜太宰錄尚書遣將攻吳庾冰走會稽峻以侍中蔡謨代之使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導密令闓宣太后旨諭三吳起義亮至尋陽以太后詔進嶠官嶠號痛不受而分兵給亮共推陶侃爲盟主三月太后以憂崩峻南屯于湖四月後趙石聰陷南陽攻壽春五月峻遷帝于石頭命將東略地嶠等至蔡洲郗鑒及雍州刺史魏該皆以兵會桓彝復進屯涇縣六月韓晃陷涇縣桓彝死之魏該卒于師侃用李根策築白石壘亮率二千人守之又用孔坦策使郭默從鑒還屯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斷峻餉道約助峻襲湓口過皖攻桓宣嶠將毛寶救之拔約合肥戍石聰攻壽春七月約衆潰奔歷陽峻遂失勢九月導攜二子奔白石毛寶又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急攻鑒壘侃用殷羨策攻石頭以救之臨陳斬峻峻弟逸收餘衆保石頭是

歲七月後趙石虎攻趙河東八月趙主劉曜敗諸高候遂圍石生于金墉十二月後趙主石勒自將救金墉禽曜以歸明年盡收趙地

咸和四年正月陸曄及弟玩說匡術以臺城返正毛寶入守之劉超鍾雅謀奉帝奔義軍為逸所殺趙允破歷陽約奔後趙逸攻臺城焚太極東堂祕閣皆盡寶力戰却之二月戰于樝浦斬峻子碩逸潰走帝幸嶠舟誅弋陽王羕大赦命將追禽逸餘黨悉平于時宮闕灰燼帝居建平園衆議遷都導不可乃止以褚翜尹丹楊翜善撫綏衆然後定罷湘州以并荊州三月論功侃進太尉加督交廣寧嶠驃騎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郡公鑒司空曄衛軍開府儀同三司皆封縣公卞壼父子桓彝劉超鍾雅羊曼周導陶瞻皆加贈謚有功諸將賜爵有差復遭賊郡縣三年租稅導欲官峻降將路永匡術賈寧等嶠不可侃嶠請還藩朝議留嶠嶠固辭亮請罪弗許求一鎮自效以為豫州都督刺史出鎮蕪湖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侃奏收之導請宥之媿疾而卒四月溫嶠卒軍司劉允代十二月郭默誣允反殺之傳首京師是歲蒲洪姚弋仲皆降于後趙

咸和五年正月大赦梟允首以默為江州陶侃庾亮請討默乃收允首五月誅默亮辭賞還鎮加侃江州都督刺史解交廣都督以授鄧岳侃移鎮武昌後趙將浮海寇南沙殺都尉六月初稅田畝三升九月石勒僭帝寇襄陽周撫棄城遁坐免張駿僭藩于後趙是月作新宮繕苑城十月帝幸導第置酒大會拜導及妻如家人禮自是數幸成將李壽陷巴東建平

咸和六年正月後趙將復浮海入寇郗鑒擊走之加鑒督吳國

咸和七年正月大赦後趙將復浮海入寇七月復襄陽十月進侃大將軍十二月帝遷于新宮

咸和八年正月成將李壽陷朱提後趙來致幣詔焚之三月寧州叛附成五月慕容廆卒子皝立七月後趙主石勒死子宏立石虎擅政石聰以譙來附虎滅之十月石生以關中來附與其洛陽守將石朗共攻虎虎皆滅之遷關中民夷于關東使蒲洪鎮枋頭姚弋仲鎮灄頭十二月石生將郭權以秦州來附

咸和九年正月以郭權為雍州刺史仇池楊毅來僭藩張駿使至二月加駿大將軍四月郭權為石虎所滅六月陶侃卒以庾亮為荊江豫益梁雍六州都督代鎮武昌成主李雄死子班立十月雄子期殺班而立十一月石虎殺其主宏自僭居攝趙天王十二月虎將朱縱以彭城來附虎攻取之縱來奔

咸康元年正月帝加元服改元四月後趙主石虎南游游騎數十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京師戒嚴已而審其非寇免耽官石遇寇襄陽桓宣拒却之九月後趙徙都鄴

咸康二年十月詔求周漢後以繼衛山陽之封鄧岳復夜郎興古加督寧州

咸康三年正月立太學十月慕容皝自僭燕王仇池楊初殺毅自立

咸康四年三月慕容皝及後趙滅遼西分其地四月成李壽殺其主期而立改國號曰漢後趙主石虎自將攻慕容皝圍棘城敗還六月罷司徒置丞相以寵王導八月分寧州置安州十一月代人立什翼犍為王

咸康五年正月大赦三月鄧岳復寧州庾亮欲經畧中原表桓宣為司州督沔北鎮襄陽弟懌為梁州監雍梁鎮魏興翼為南蠻校

尉領南郡鎭江陵自解豫州授毛寶監江西與西陽太守樊峻戍邾城旣而憚魏興險遠更命懌屯半洲而以武昌太守陳囂爲梁州使趣漢中四月亮參軍李松禽成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遂請移鎭石城以偪後趙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郗鑒太常蔡謨以爲不可朝廷是謨議下詔止亮七月王導卒何充爲護軍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並錄尚書八月罷丞相復司徒郗鑒有疾請蔡謨爲軍司鑒卒謨遂代鎭九月後趙將夔安等分道入寇陷沔南殺五將陷邾城寶峻赴江死降義陽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却之然猶掠漢東七千戸而去亮請自貶弗許後趙攻慕容皝凡城不克徙遼西民于薊南虛其地十二月以瑯邪王岳爲司徒

咸康六年正月庚亮卒以何充爲中書令庾翼代亮鎭武昌三月大赦十月慕容皝襲後趙過薊至武遂高陽

咸康七年正月皝築龍城二月詔封皝燕王四月實編戸王公以下皆正土斷白籍十二月罷安州

咸康八年正月大赦三月初以悼后配食武帝廟五月帝不豫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庾冰請以母弟瑯邪王岳爲嗣許之何充力爭弗能得六月八日癸巳帝崩年二十二謚曰成廟號顯宗陵曰興平

論曰自古開業之君必親戎馬非獨才畧固優亦所以習攻取之勢知鋒鏑之危聯將士之情樹中外之望也反側已定威信已著其于功勞之臣疆場之將度才揣分如指在手然後得以安坐而屈伸之元帝初鎭江左逐周顗走裴憲斬華軼局面固以觕立矣杜弢本嚮義隔絕乃成變杜曾凶狡依託西臺帝果親駐武昌督率翦撲權不旁落王敦焉能跋扈哉然後協和南北之士氣扶植上下之紀綱漸退門望以趣功實數年之後寖可言治明帝崎嶇飢凶志收魁柄親結將帥得其死力卒平大憝政自己出中興可爲灼然著矣向令天假之年使當劉石傾蕩之會驅羣策以營中原郗卞足以正朝章溫陶足以固藩翰蘇峻郭默之徒鷹搏犬噬亦足以折衝邊徼動績豈可量哉不幸崩殂六尺在朝元舅雖忠篤制馭乖方遂使幼主屈辱母后摧隕洎乎石虎縱毒流溢八州關洛聽其屠膾徐豫供其蹂躪舊老之凋替將盡新造之創痍未復乃欲開疆闢土豈其時乎功廢身歾固宜然已

晉畧本紀四

荆溪周濟譔

康帝

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琅邪九年拜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五月成帝疾庾冰以外戚輔政恐易世之後親屬漸疏說成帝立長君六月五日庚寅詔以王爲嗣八日成帝崩冰與何充及會稽王昱武陵王晞受遺詔輔政明日王卽位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帝亮闇不言委政冰充七月葬成帝帝送喪自西階徒行至于閶闔門然後乘輿還臨軒謂冰充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四日己未驃騎充領徐州出鎭京口十二月立皇后褚氏（諱蒜子河南陽翟人）徵后父裒爲侍中尚書裒固辭除江州刺史鎭半洲

建元元年正月改元六月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服復膳弗許庾翼鎭武昌以胡蜀爲己任約結燕涼克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冰意同七月後趙汝南守戴開率數千人降于翼翼表桓宣趣丹水桓溫趣臨淮八月翼遷鎭襄陽詔加征討大都督漢主李壽死子勢立十月庾冰出鎭武昌爲翼繼援徵何充入輔領揚州錄尚書褚裒爲衛將軍領中書令桓溫爲徐州都督刺史鎭京口十一月己巳大赦

建元二年四月涼州將張瓘敗後趙將王擢于三交後趙攻燕凡城不克八月桓宣軍敗于丹水褚裒復求外閏八月出鎭金城帝疾篤庾冰兄弟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請立子從之九月二十四日丙申立子聃爲皇太子二十六日帝崩于式乾殿年二十三謚曰康陵曰崇平

穆帝

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元年生二年立爲皇太子九月二十六日戊戌康帝崩明日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偁制加何充中書監錄尚書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宐復監中書許之充請徵太后父裒爲侍中衛將軍錄尚書（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日如家人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庾冰謝尚議謂父尊盡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鄭玄議合情理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見裒皆盡敬）裒固辭出鎭京口十月葬康帝十一月庾冰卒翼還鎭夏口

永和元年正月甲戌朔太后設白紗帷于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詔徵裒爲揚州刺史錄尚書裒固讓于會稽王昱四月拜昱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爲充副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客一時風流翕然宗之六月庾翼有疾表其子爰之自代七月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宐從翼請何充

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强趙西鄰巴蜀地勢險遠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亾則吳亾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臨之哉桓溫英畧過人西夏之任無出溫右議者又曰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制之諸君勿憂也丹楊尹劉惔見撫軍昱力爭昱亦弗聽八月以溫爲荆司雍梁寧益六州都督荆州刺史鎭江陵而以惔爲沔中監軍義成太守其後溫果跋扈然惔亦不能制也是歲張駿偁假涼王分置河沙二州慕容皝始不奉正朔偁燕王十二年

永和二年正月大赦何充卒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錄尚書六條與錄尚書昱並輔政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起和尚書令浩建威將軍揚州刺史和以母喪固辭浩就職五月張駿卒子重華立六月後趙大發兵攻涼州涼州主簿

謝艾拒破之十一月桓溫表請伐漢

永和三年三月克成都漢主李勢面縛降封歸義侯林邑陷日南自是連年入寇四月蜀人反溫擊定之命益州刺史周撫鎭之身還江陵後趙益發兵攻涼州自夏及秋輒爲謝艾所破然自河以南洮東之地皆入于趙六月大赦七月蜀人立故丞相范賁爲帝十月使侍御史俞歸授張重華大將軍隴右關中大都督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欲爲凉王歸正詞拒之乃受命楊初來僃藩命爲雍州刺史仇池公

永和四年八月後趙太子宣殺其弟韜虎怒殺宣并其妻子虎因發病朝廷論平蜀功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郡公九月慕容皝卒子儁立十月虎立其幼子世爲太子十二月拜蔡謨爲司徒謨固讓自溫平蜀朝廷憚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

欲以抗溫浩又引荀羨王羲之爲羽翼拜羨吳內史羲之護軍羲之以內外和睦國家乃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能用

永和五年正月大赦石虎僭帝梁犢畔虎虎使蒲洪姚弋仲擊平之封洪畧陽公雍秦都督弋仲西平公加殊禮二月褚裒使王龕北伐獲虎將支重四月范賁伏誅詔拜慕容儁爲燕王後趙主石虎死子世立五月世兄遵廢世自立六月桓溫出屯安陸上疏請經畧中原不報七月加褚裒大都督率衆三萬次彭城時後趙將王浹以壽春來附西中郎將陳逵進據之北方降者繈負相屬衆謂大功可立就惟領司徒蔡謨獨以爲憂已而軍敗于代陂李邁死王龕沒八月裒還屯廣陵陳逵亦焚壽春而退裒上疏請自貶弗許憂疾遂卒關中豪傑多請兵梁州刺史司馬勳出駱谷拔長城雍州刺史楊初破西城十月勳進次懸鉤攻長安斬後趙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出武關復宛殺後趙南陽太守袁景而還石遵之立也冉閔功爲多十一月遵欲殺閔閔殺遵立鑒鑒又欲殺閔閔因之大戮胡羯二十餘萬人燕王儁乃舉兵南下

永和六年正月閔欲滅石氏之迹更鑒姓曰李國號曰衛諸石王將遵兵攻之二月燕取樂安閏二月閔殺鑒自立國號魏（本紀二月無事于正月下即書閏月嫌于閏正月通鑑據長歷以爲閏二月是也鑒立一百三日上年十一月癸亥立至閏二月乙酉止一百三日惟二月燕伐趙事當載在閔殺鑒前今但記燕取樂安其命將出兵各事詳見燕慕容儁傳）己丑以殷浩爲中軍將軍蒲洪來降封郡公其子健縣公洪改姓曰苻三月燕取薊苻洪卒子健領其衆後趙石祗僭帝于襄國四月攻閔五月廬江太守袁眞復合肥六月閔破祗邯鄲七月段龕僭齊王于廣固八月苻健入關九月燕取章武河間十月苻健據長安十一月閔圍祗襄國十二月帝臨軒拜司徒謨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謨稱疾不至乃罷朝昱令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

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于上大義不行于下亦不知所以爲政矣于是公卿劾謨不臣殷浩欲處以大辟荀羨固爭乃免爲庶人

永和七年正月苻健僭秦天王段龕以青州來附二月封齊公石祗去帝僭王以求救于燕三月大破冉閔兵遂使劉顯攻閔敗還初杜洪張琚據長安苻健至奔司竹來乞師梁州刺史勳應之四月軍于五丈原爲健所敗劉顯殺石祗降閔七月顯復攻閔敗還襄國僭帝（本紀誤在八年正月）八月冉閔將徐州刺史周成以廩丘豫州牧張遇以許昌兗州刺史魏統（一作脫）以鄄城平南高崇征虜呂護以洛陽來附皆拜官燕取中山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使太常趙拔修之姚弋仲及其子襄來降十月拜弋仲車騎大將軍江北都督封郡公襄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封縣公桓溫屢表請經畧中原詔屢不許十二月溫拜表不待報輒下至武昌朝廷大懼殷浩欲去位以

避溫吏部尚書王彪之撫軍司馬高崧請昱以手書止溫溫還江陵石氏故將高昌以野王李歷以衛國來附皆拜官

永和八年正月苻健僭帝劉顯攻常山冉閔擊敗之遂破襄國殺顯石琨來奔詔斬之石氏盡滅二月峻平崇陽陵崩使殿中都尉王惠修之尚書左丞孔嚴勸殷浩交歡桓溫任以北伐浩弗聽疏請自行許之浩以謝尚荀羨爲督統尚屯壽春羨屯下邳張遇以許昌叛附秦浩止壽春不能進三月姚弋仲卒命子襄來歸襄率六萬戶南至碻磝津時冉閔諸將來降者多貳侵掠襄亾三萬戶至滎陽送五弟爲質詔屯譙襄單騎度淮見謝尚尚禮接之四月燕執冉閔遂進攻鄴五月閔子智來附六月尚將戴施入鄴助智守浩尚攻遇秦苻雄救之王師敗于誡橋七月雄徙遇及陳潁民五萬戶于關中而使楊羣鎭許丁酉鎭軍晞進太宰撫軍昱進司徒加溫太尉溫固讓不受八月燕破鄴執冉智戴施獲傳國璽謝尚表上之百僚畢賀燕慕容評鎭鄴九月浩沿淮至泗口使戴施鎭石門劉遂鎭倉垣罷太學生徒以助軍興十月謝尚克許昌徵爲給事中十一月慕容儁僭帝于薊（本紀是年四月儁僭帝于中山誤也）

永和九年正月大赦三月交州刺史阮敷始破林邑五月涼復秦州六月張遇作亂于長安秦主苻健殺之而其黨孔持等各據城邑使來請兵初謝尚入朝姚襄送至芍陂尚以淮南後事委之（史誤在誡橋敗下）燕秦方强北方未有釁襄夾淮興屯（當在譙國東南淮南郡東北史云歷陽誤也）八月浩自泗口復還壽春惡襄强盛使刺之事泄表授梁國內史使移鎭蠡臺而以龍驤劉啓代襄鎭譙襄大疑懼十月浩聞秦有張遇之難自壽春率衆七萬欲趣洛陽召襄前驅襄叛襲浩山桑浩北就劉啓襄遂據淮南斲浩還路盡得浩輜重十一月張重華卒子曜靈立浩使劉啓擊襄敗死十二月襄益東屯至盱眙招掠流民衆至七萬上表罪狀浩且自陳謝詔出謝尚鎭歷陽以撫之張祚廢曜靈而奪其位（本紀在十一月）殺謝艾

永和十年正月張祚自僭帝（通鑑作僭涼王）始不用建興年號黜諫臣馬岌殺諫臣丁祺周成畔于宛襲洛陽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成遂據洛桓溫因中外之怨上疏請癈殷浩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浩旣癈溫乃伐秦二月趣武關命梁州刺史勳出子午三月溫克上洛破青泥勳署南鄙涼攻陳倉四月溫至霸上秦主苻健城守別遣苻雄襲敗勳五月雄又敗溫白鹿原（本紀在六月）六月溫拔三千戶道潼關引退秦人隨而擊之亾失萬計梁涼兵亦皆敗是歲呂護以野王降燕姚襄將北還亦遣使請降于燕燕慕容評自鄴進據河南

永和十一年正月仇池公楊初被殺子國立拜秦州刺史姚襄陷外黃六月秦主苻健死子生立閏六月涼人誅張祚（本紀在七月）立(元)靚復奉建興年號

永和十二年三月姚襄陷許昌（通鑑在上年五月）五月攻周成于洛陽八月詔桓溫討之襄敗伊水走平陽周成降執之徙其餘民以歸使毛穆之陳午戴施鎭洛陽齊公段龕爲燕所攻詔荀羨救之羨次琅邪不敢進十一月龕降燕燕慕容塵鎭廣固羨戍泰山琅邪而還詔修洛陽五陵是歲仇池楊俊弒國自立國子安奔秦

升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皇太后歸政居崇德宮改元四月姚襄據杏城五月秦將苻堅鄧羌擊斬之襄弟萇率衆降秦六月苻堅殺生自立去帝號僭天王以國事任王猛九月秦張平以幷州來附拜刺史十一月燕徙都鄴十二月燕馮盎以上黨來附

升平二年正月司徒昱歸政弗許馮盎畔降燕三月張平畔降秦詔謝奕荀羨北伐佽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饒二百焚鴆通衢六月燕盡取并州地（張平以上年九月來附十月復叛本年三月秦主堅自將攻平平降六月燕慕容評攻平平奔平陽此平始末也馮盎以上年十二月來附本年正月降燕已復叛燕二月慕容評攻之不克三月益兵攻之盎奔野王六月降燕此盎始末也本紀三月不載秦攻平事而以六月燕攻平爲秦攻平通鑑三月不載燕攻盎事而載燕攻平于九月皆誤也蓋由平盎分據上黨故爾）十月遂畧河南分置守宰是歲仇池楊國子安自秦還殺俊自立（晉書通鑑皆無此事今從魏書）

升平三年三月詔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以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六月張(元)靚去王號復號涼州牧十月詔豫州謝萬徐州郗曇北伐不克喪頹譙萬免爲庶人曇貶號是歲匈奴劉衛辰殺其兄悉勿祈之子代統其部林邑始降

升平四年正月楊安卒子世立燕主慕容儁死子暐立

升平五年正月大赦五月二十二日丁巳帝崩于顯陽殿年十九

未有繼嗣太后令琅邪王丕奉大統謚帝曰穆廟號孝宗陵曰永平

哀帝

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年遷驃騎將軍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沖幼未堪多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承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二十五日庚申卽位壬戌封弟奕爲琅邪王七月葬穆帝十一月詔曰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宏高世之風樹德傳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胙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義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十二月加張(元)靚隴右大都督涼州始偁升平五年

隆和元年正月改元減田租畝稅二升二月燕呂護屯河陰以偪洛陽詔庾希爲徐州鎭下邳袁眞爲豫州鎭壽春（史作汝南誤）四月護攻洛陽戴施奔宛陳祐以千人守五月桓溫使庾希鄧遐率舟師三千援祐而上疏請遷都洛陽并還北人之南度者朝廷憂懼用揚州刺史王述策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虛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解溫交廣都督改授并冀溫表辭事竟不行七月呂護中流矢死八月袁眞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餽洛陽十二月還壽春庾希退屯淮陰之山陽

興寧元年正月改元五月加溫大司馬督中外錄尚書假黃鉞閏八月張天錫弒(元)靚自立來請命九月皇子生大赦既而不育十月燕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乘虛復許昌

興寧二年二月燕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戰死遂侵汝南朱斌奔壽春進圍陳朱輔嬰城守溫遣江夏相劉岵擊退之改左軍將軍爲游擊將軍罷右前後三軍官及五校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嚴土斷謂之庚戌制自明帝以來享年不永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不聽二十二日辛未帝藥發不識萬幾褚太后復臨朝攝政四月燕李洪復攻許昌汝南陳王師敗績于懸瓠溫次合肥以救之不克三郡皆陷民萬戶徙幽冀慕容塵遂鎭許昌五月徙陳遺民以避燕加溫揚州牧錄尚書

召入輔溫辭七月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溫遂築城居焉讓內錄遙領揚州牧秦主堅之立也諸王皆降俾公汝南公騰故主生之弟也謀反誅其弟晉公柳等猶五人王猛欲去之堅弗許燕慕容恪將取洛陽先使悅希軍孟津孫興軍成皐招納諸塢陳祐率眾奔新城冠軍長史沈勁以五百人居守悅希盡取河南支縣

興寧三年正月溫移鎮姑孰昱聞陳祐棄洛陽與溫會洌洲共議征討二月二十二日丙申帝崩于西堂年二十五無子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謚帝曰哀陵曰安平

廢帝

帝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也咸康八年封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加鎮軍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隆和初轉

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丙申哀帝崩明日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卽位三月葬哀帝洛陽陷沈勁死之燕人畧地至殽澠秦主苻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燕慕容筑鎮魯陽七月徙會稽王昱復爲琅邪王立昱子曜爲會稽王昱謙讓猶自偁會稽王九月故秦主苻生弟幼謀殺秦主堅爲堅所殺梁州刺史勳素有異志憚益州刺史周撫不敢發及撫卒子楚代爲益州十月勳遂反自偁成都王十一月入劍閣陷涪圍成都

太和元年正月改元五月誅勳十月進昱丞相加殊禮燕慕容厲寇兗州陷魯高平數郡（本紀在十二月）十二月南陽叛降燕

太和二年正月庚希坐失救兗州免五月燕慕容恪卒儁之死也朝廷謂中原可圖桓溫獨曰恪在憂方大耳及是恪卒遺言薦吳王垂暐弗能用溫始有北伐之志秦亦使人覘燕謀欲攻之是月荊州刺史桓豁復宛秦苻幼之誅也生弟柳堅母弟雙皆與通謀堅隱之柳雙復與生弟廋武謀作亂十月皆叛堅

太和三年二月廋以陝城附燕且求救燕慕容德請救之因以伐秦評不可乃止三月大赦（本紀在正月）七月秦斬雙武八月斬柳十二月禽廋賜死桓溫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爲秦州刺史其弟統爲武都太守世亦偁藩于秦

太和四年溫伐燕四月發姑孰七月至枋頭八月秦苟池救燕九月溫爲慕容垂慕容德所敗十月收散卒屯淮陰以運遲免袁眞官眞以壽春叛慕容評忌垂功議欲殺之十一月垂奔秦丞相昱大司馬溫會滁中謀後舉也初燕求救于秦許賂秦虎牢以西旣而背之十二月秦王猛攻燕洛陽

太和五年正月取之七月猛復伐燕攻上黨別將楊安攻太原九月克之十月猛破慕容評于潞川十一月遂滅燕以燕主暐歸是歲楊世卒子纂立絕秦統與爭國

太和六年正月溫復壽春四月大赦秦取仇池使楊安鎮之涼州偁藩于秦大司馬溫素有異志始欲立功以收時望枋頭敗懟恚意沮及復壽春用其參軍郗超計謀廢立以樹威帝素謹無過乃誣以痿不能人嬖人亂後宮美人所生子皆非帝子將移皇祚十一月十三日丁未溫自姑孰入于京師白太后廢帝爲東海王而立丞相昱十五日百官入班太極前殿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兵百人送東海第帝三子及其母田氏孟氏皆遇害殺相龍計好朱靈寶帝後生子遂不舉以避禍焉是年十二月溫奏廢帝爲庶人太后不可降封海西公徙居吳

明年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門僞奉太后密詔迎復位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寛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當有官屬來何但汝也汝必姦人欲爲亂者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悚伏誅朝廷知帝安于屈辱不復以爲虞太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甲申崩于吳因葬焉年四十五

簡文帝

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母曰鄭夫人（諱阿春河南滎陽人先適渤海田氏生男而寡建武元年虞后先崩元帝納之生琅邪悼王及帝帝卽位未及追尊太元十九年上尊號曰簡文太后別立廟）永昌元年封琅邪咸和元年鄭夫人卒王年七歲泣請服重故徙封會稽追號鄭爲會稽太妃焉康帝嗣統王預顧命穆帝初何充執政引褚裒以自副裒懲諸庾以外戚擅權失衆望固讓王王遂執政充爲政課功校實奇桓溫才用委以藩翰王耽玩易老清言雅詠負盛名當世獨任殷浩中外離逷

宇內騷然浩旣癈絀溫益跋扈王不復能誰何恭默委運而已太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己酉帝奕被癈是日百官迎王于邸第王至朝堂變服服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卽位改元咸安

咸安元年（卽太和六）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溫撰詞欲自陳述帝引見便泣下數十行溫竟不能語而出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溫忌欲癈之以袁眞畔逆事相汚染詔歸藩溫又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欲與晞晞子綜殷浩子著作郎涓庾希弟太宰長史倩散騎常侍柔等謀反溫皆收付廷尉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誅晞弗許溫重表請詞甚酷切帝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乃奏徙晞及其三子于新安免晃爲庶人徙衡陽殷庾皆族希聞難逃于海陵陂澤中大赦溫上書求歸姑孰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輔政溫固辭還鎭秦徙其凉州治金城張天錫大懼奉表請以明年夏會兵伐秦

咸安二年三月徵溫入輔不至詔省常調徵隱逸增吏奉給遣軍六月庚希起兵海陵入京口晉陵太守卞耽踰城奔曲阿發諸縣兵攻之七月溫殺希二十三日甲寅帝不豫召溫入輔一日夜四詔不至二十八日立子曜爲太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鄭太妃之祀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可自取侍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毁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對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國家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年五十三羣臣欲須大司馬處分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太子乃卽位謚帝曰簡

文廟號太宗陵曰高平帝少有風儀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武陵王晞及溫同載游板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晞大恐求下帝容止自若及居尊位政非己出常恐癈絀先是熒惑入南斗尋而帝奕被癈帝登阼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溫腹心中書侍郎郗超在直帝引入謂之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對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畧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媿歎之深言何能喩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遂泣下霑襟竟以憂疾厭世

論曰成事之謂功識功之謂才制才之謂德諸庾汲汲立功然其用意在雪家門致禍之恥是以不能審識成敗之原難以言才矣

會稽深源欲制桓溫而矜尚虛遠用情偏昵德不足以服溫徒欲強相抑遏宜其愈激而愈變也溫得西藩何充任之向令充不隕謝冉閔難作燕秦未定內外一心以收兗豫司冀太元之功可以豫建豈不家國安身名泰哉才猶兵也善用之則足以衞身不善用之則足以殺身其于國也亦然是以任政務在崇德課功德者才之柄功者才之程操其柄稽其程才有所服而無所屈斯可以從容而就範矣中智而下以才爲諱務抑遏屏絕之使朝廷之上苶爾俱靡自以爲莫我抗也孫恩盧循徐道覆之流不得伸于上又將肆于下夫禍則豈可勝防哉

晉畧本紀五

孝武帝

荆溪周濟譔

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簡文帝初爲會稽王娶王述妹爲妃生道生俞生道生爲世子疏躁無行母子皆癈死俞生及諸子並夭諸姬絕孕將十年有工相織婢李陵容獨宜子李黑而長宮中謂之崑崙王以大計召侍寢有身將產夢神人謂己曰男也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命焉初王見讖曰晉祚盡昌明既命子乃悟慨然流涕咸安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己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卽位（史有崇德太后以帝幼加在諒闇令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封還云云按王坦之毀遺詔崇德太后豈無所聞且此時太后並未臨朝何以忽然下令蓋一事兩傳耳）十月葬簡文帝彭城妖人盧悚自偁大道祭酒將作亂十一月遣逆海西公于吳不至悚率三百人晨攻廣莫門詐偁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畧取武庫甲杖游擊將軍毛安之左衞殷康中領軍桓祕共討誅之寧康元年正月改元二月大司馬溫來朝有疾三月甲午還鎮七月己亥卒庚戌拜溫弟沖爲中軍將軍揚州刺史都督揚豫江三州代鎮姑孰荆州監軍刺史桓豁加都督豁子石秀代沖爲江州沖悉反溫所爲與吏部尚書謝安同心輔政八月崇德褚太后復臨朝九月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十一月以王坦之爲中書令是冬秦取梁益二州

寧康二年正月王坦之出鎮廣陵謝安總關中書事

寧康三年正月大赦五月王坦之卒桓沖解揚州刺史以讓謝安七月秦王猛卒九月帝講孝經十二月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

太元元年正月帝加元服太后歸政改元謝安加中書監錄尚書

三月秦取南鄉五月大赦八月秦取涼州九月除田租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十月移淮北民于淮南十二月秦滅代

太元二年八月桓豁卒十月桓沖代移鎮上明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舉其從子(元)拜江北監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壬寅王彪之卒

太元三年二月作新宮六月秦取南陽七月新宮成秦西攻襄陽順陽魏興東攻彭城淮陰盱眙

太元四年二月襄陽陷朱序爲秦所執順陽陷太守丁穆被執不屈彭城陷守將自拔歸遂陷淮陰四月魏興陷太守吉挹不食死五月盱眙陷高密內史被執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謝(元)救之連破秦軍復淮陰盱眙秦主堅大怒罪其敗將更以重臣鎮彭城湖陸下邳是歲秦大饑

太元五年秦苻洛苻重反五月以謝安爲衞將軍六月帝母弟驃騎道子爲司徒秦苻丕鎮鄴

太元六年正月帝初奉佛立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諫不從（按太和六年桓溫奏廢帝奕崇德太后在佛屋是宮中先已奉佛特人主未親奉耳）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命將破却之

太元七年秦苻陽反九月桓沖伐秦焚踐沔北屯田十月秦主堅會其下議入寇羣臣後宮諸子皆諫唯慕容垂姚萇贊之

太元八年五月桓沖自督諸將攻襄陽順陽使楊亮攻涪城秦救至七月引還堅遂自將入寇號偁百萬九月堅至項城前鋒至潁口者二十餘萬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元)爲前鋒都督率衆八萬禦之胡彬率水軍五千援壽陽是月司徒道子錄尚書六條爲安副十月壽陽陷彬退保硤石秦苻融據壽陽梁成屯洛澗堅留大軍于項自引輕騎至壽陽十一月前鋒捷洛澗遂捷肥水走堅復壽陽于是秦將乞伏國仁畔隴西丁零翟斌畔河南慕容垂畔河北明年慕容泓畔華陰慕容沖畔平陽姚萇畔渭北其後乞伏爲西秦丁零爲魏垂爲後燕泓沖爲西燕萇爲後秦秦竟以亂亾庚午大赦以謝石爲尚書令進(元)前將軍(元)讓不受安女壻王國寶邪諂不爲安所悅積怨安其從妹爲道子妃帝道子皆嗜酒狎國寶國寶譖安道子間諸帝帝始忌疏安

太元九年正月劉牢之復譙桓沖復新城上庸魏興楊亮復漢中二月桓沖卒朝議欲用謝(元)安不可以桓石民爲荊州桓石虔爲豫州桓伊爲江州三月加安太保五月豐陽來附楊亮伐蜀屯巴西六月崇德太后崩復魯陽七月復洛陽八月太保安請經畧中原拜(元)前鋒都督率桓石虔北伐復下邳彭城九月復鄄城河南

城堡皆附加安十五州都督假黃鉞十月乙丑大赦秦苻朗以青州來附復碻磝滑臺黎陽苻丕以鄴降加(元)七州都督

太元十年四月安出鎮廣陵復益州七月秦主苻堅爲姚萇所執安有疾八月還京師十九日甲午大赦丁酉安卒庚子道子領揚州錄尚書督中外（道子以太元五年拜司徒讓未拜或錄六條時拜或安出鎮時拜史無明文）九月堅子丕偁帝于晉陽（史作八月按王永傳云季秋吉辰則九月也）呂光據涼州十月楊定據隴右其弟盛鎮仇池

太元十一年正月拓跋圭復立爲代王改國號曰魏慕容垂偁帝于中山國號燕丁零翟遼爲垂所敗降于黎陽太守滕恬之恬之憂之至是執恬之以畔三月大赦泰山太守張願畔附遼(元)謝罪乞解職五月姚萇偁帝于長安國號秦是爲後秦六月復引農置湖陝二戍七月秦苻登起隴西伐姚萇十月秦主苻丕爲西燕所

敗將襲洛陽陝城戍將馮該擊斬之十一月苻登偁帝于南安（史誤作隴東）

太元十二年正月大赦燕取我東阿二月又破張願據歷城四月翟遼取我高平八月辛巳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太元十三年正月謝元⃝卒翟遼偁魏天王五月徙屯滑臺六月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太元十四年四月翟遼執我滎陽太守十一月侍中王國寶諷八坐請進道子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帝大怒帝初親政委任謝安秦寇退更任道子日夕酣飲又崇尚浮屠暱尼僧姑姆左右近習交通賄賂政刑衰矣道子勢傾內外帝漸不平及是乃發怒然逼母氏下納諫臣猶不忍廢黜委任如故

太元十五年正月帝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道子問于太子左衛帥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對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見偁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若委之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萬一有事必爲亂階矣弗聽是年任恭北府後二年委仲堪上流卒以召禍三月大赦八月張願來降

太元十六年正月改作太廟九月太廟成

太元十七年正月大赦十一月立子德文爲琅邪王道子徙封會稽

太元十八年十二月後秦主姚萇死子興立

太元十九年七月秦主苻登爲後秦所執十月燕取廩丘城陽高平泰山至于琅邪

太元二十年七月長星見須女至哭帝心惡焉夜飲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後燕主慕容垂死子寶立八月魏取燕并州

帝所幸張貴人寵冠掖庭後宮皆畏之九月二十日庚申帝與貴人宴戲之曰汝年近三十行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于清暑殿貴人遍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重賂左右皆曰因魘暴崩云時年三十五太子闇弱道子昏荒竟不推問謚曰孝武廟號烈宗陵曰隆平

論曰親賢之際難言哉俱賢然後任親未有不賢而可任者也任親而賢益固未有因親而廢賢者也夫奮發功名者志士所以舍命與遠權勢者節士所以保存未有志節卓著而其中叵測者也是故王莽謙讓矣而不能立功則其節僞曹操立功矣而貪權勢則其功亦僞合二者以觀人庶乎其尠失矣競進而赴功者徒以功便其己鳴謙而避事者徒以謙藏其身必若二謝父子之爲人臣然後可以坦然任之而無疑者乎閒之以讒諂因之以沈湎遂使燕秦櫱芽列國十數史偁人事先彫不其信矣

晉畧本紀六

荊溪周濟譔

安帝

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生而無慧及長口不能言衣服飲食皆須人太元十二年立爲皇太子太元二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庚申孝武帝崩明日太子卽位進司徒道子太傅攝政十月葬孝武帝

隆安元年正月帝加元服改元道子歸政以王珣爲尚書令王國寶爲僕射國寶初附道子孝武惡之懼疏道子媚孝武孝武昵之道子怒孝武崩又媚道子道子喜使莞朝政帝舅王恭自京口入赴山陵（孝武定皇后王氏諱法慧祖濛父蘊太原晉陽人姑爲簡文順皇后諱簡姬永和四年被疾幽死孝武卽位追尊孝武將納后訪于公卿蘊子恭爲謝安所重又知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立爲皇后嗜酒驕妬帝深患之召蘊于東堂具說后過令加訓誡蘊免冠謝后稍自改太元五年崩）欲誅國寶未果及還鎭使約荊州刺史殷仲堪共清君側桓溫子(元)時棄官歸國欲乘

釁作亂先勸仲堪爲恭所爲未浹而恭使適至仲堪遂許之四月十三日甲戌恭舉兵上表罪狀國寶十六日表至二十三日道子殺國寶謝恭恭兵罷二十七日大赦仲堪雖許恭猶懷觀望聞國寶已死乃亦抗表舉兵得道子書亦罷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有才氣謂道子曰王殷跋扈終必爲患請潛備之道子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配以衛府及徐州文武是歲後燕主慕容寶爲魏所偪北走龍城禿髮烏孤僭王于廉川其後爲南凉沮渠蒙遜畔呂光奉段業僭公于建康其後爲北凉

隆安二年正月慕容德僭燕王于滑臺是爲南燕五月後燕主慕容寶爲蘭汗所殺七月寶子盛誅汗自僭長樂王攝天子位嗣譙王尚之及弟休之勸元顯樹援出驃騎司馬王愉爲江州兼督豫州四郡豫州刺史庾楷怒使說王恭請除尚之兄弟恭告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元)皆許之恭遂舉兵仲堪以(元)及楊佺期爲前鋒八月至湓口王愉被執九月詔拜元顯征討都督遣王珣謝琰討恭尚之等討楷密說恭前鋒劉牢之使圖恭尚之破楷于牛渚楷奔(元)詔尚之代楷位(元)敗王師于白石進至橫江尚之退走牢之禽恭送京師斬之詔代恭位仲堪至蕪湖(元)佺期至石頭方上表理恭請罪牢之而牢之率北府兵馳赴京師軍于新亭(元)佺期懼回軍蔡洲當是時西師已奪氣可遂破而道子欲使(元)佺期取仲堪用左衛桓脩策授(元)江州佺期雍州移仲堪廣州而以脩爲荊州十月大赦敕仲堪等罷兵仲堪怒欲進戰(元)佺期不從俱走尋陽交質結盟推(元)爲盟主請罷脩還仲堪荊州然後受命許之各罷去十一月以元顯爲中領軍瑯邪王德文爲衛將軍是歲拓跋圭僭帝

隆安三年正月大赦桓(元)求督荊州四郡許之三月魏取南燕滑臺南燕主慕容德南畧兗州以趣青州太傅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四月元顯諷朝廷解道子司徒及揚州刺史欲自爲之顧念年幼不宜驟居大位乃自爲揚州而以德文爲司徒桓(元)襲殺仲堪佺期幷其所統八月南燕陷青州殺刺史辟閭渾（本紀在六月）十月後秦取洛陽元顯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徙京師充兵役東土苦之十一月妖賊孫恩因民怨以作亂自海島入會稽殺長吏八郡應之十二月元顯領中軍將軍使謝琰劉牢之東討牢之參軍劉裕力戰敗恩恩走入海以琰爲浙東都督鎭會稽元顯錄尚書是歲姚興降號僭王呂光立其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而死紹庶兄纂殺紹自立禿髮烏孤卒弟利鹿孤立段業僭凉王

隆安四年正月大赦三月以桓(元)爲荊江司雍秦梁益寧八州都

督兼督揚豫八郡荆江二州刺史元⃝遂自遷刺史以下如王敦故事五月王恂卒孫恩寇會稽謝琰戰死七月大赦十一月以劉牢之兼督浙東五郡恩敗入海元顯以北府兵强求領徐州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拜十六州都督領徐州刺史十二月元顯以天變解錄加尚書令是歲慕容盛貶號偁庶人天王慕容德偁帝更名備德段業將李暠偁凉公于燉煌是爲西凉

隆安五年五月孫恩陷吳殺內史六月浮海至丹徒內外戒嚴劉裕奔擊破之恩欲寇京師知有備乃北至郁洲別將盧循陷廣陵元⃝上疏請討恩詔止之八月拜劉裕下邳太守討恩郁洲破之桓元⃝逆狀漸著元顯將討之其黨庾楷密自託于元顯元顯大喜是歲後燕主慕容盛死其叔父熙立呂超殺呂纂立呂隆沮渠蒙遜殺段業自偁張掖公

元興元年正月改元以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軍事劉牢之爲前鋒都督譙王尚之爲後部下詔討元⃝拜桓沖子驃騎司馬謙爲荆州以從民望元⃝聞之上表罪狀元顯舉兵東下庾楷謀泄囚之二月七日丙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元顯登舟不敢發十八日使齊王柔之以騶虞幡駐元⃝兵爲元⃝所殺二十八日元⃝至姑孰豫州刺史尚之被執三月己巳朔牢之畔降元⃝元⃝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三日陳于宣陽門外未成列兵潰被執四日元⃝入于京師復隆安年號自爲丞相督中外錄尚書徙道子安成殺元顯尚之等大赦改元大亨元⃝讓丞相自偁太尉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昺擊破之恩赴海死盧循代領其衆元⃝使拜循永嘉太守循寇如故四月元⃝出屯姑孰五月循寇東陽劉裕敗之十二月元⃝使殺道子于安成是歲禿髮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元興二年正月盧循將徐道覆寇東陽二月劉裕敗之桓元⃝又改偁大將軍八月循爲劉裕所破泛海走廣州裕追至建安而還何無忌勸裕卽會稽起兵討元⃝裕謀之孔靖靖曰元⃝雖凶悖然篡逆未彰且山陰道遠彼易成備不如待其事露于京口圖之九月元⃝偁相國楚王加九錫（本紀在八月）南陽太守庾仄起兵襄陽以討元⃝不克奔後秦十一月二十一日庚辰元⃝偪帝下詔禪位十二月三日壬辰元⃝篡位年曰永始奉帝曰平固王遷于尋陽是歲呂隆求迎于後秦秦人以歸

元興三年正月元⃝加益州刺史毛璩官璩執其使傳檄討之二月元⃝以桓希爲梁州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璩璩命將擊破希等進屯白帝于是前下邳太守劉裕與何無忌起京口命弟道規與劉毅孟昶起廣陵諸葛長民起歷陽王元德及弟仲德起京師爲內應約同日俱發二十八日丙辰裕襲京口斬桓脩其日孟昶等亦斬桓宏⃝于廣陵元德事泄被殺仲德走免長民失期不得發爲元⃝將刁逵所執明日裕率徐兗二州義軍千七百人軍于竹里三月戊午朔斬元⃝驍將吳甫之于江乘又斬皇甫敷于羅落橋二日食畢棄餘糧而進元⃝征討都督桓謙軍覆舟山東何澹之爲左翼軍東陵卞範之爲右翼軍覆舟山西庾頤之率精兵爲後拒擁謙後裕直出東西兩軍間分數隊突謙軍身先搏戰士卒皆决命死敵謙兵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裕乘風縱火焚之呼聲動京邑謙等大潰元⃝浮江南走刁逵送長民于元⃝未至而元⃝敗長民破檻還歷陽禽逵應裕裕入京師立留臺誅元⃝宗族在都者使毅無忌追元⃝且迎帝五日元⃝司徒王謐推裕領揚州刺史裕固辭乃爲徐州刺史都督揚徐等八州謐與裕有舊恩故雖爲元⃝佐命不隨元⃝西而迎

裕裕亦特保全之推爲揚州刺史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拜起義諸將官諸大處分皆委主簿劉穆之十日裕還鎮京口十五日（元）至尋陽挾帝西丙戌晦留臺備受密詔拜武陵王遵大將軍承制行事（遵晞第三子晞爲桓溫所害溫卒後復封）大赦惟（元）一族不宥劉牢之之子敬宣譙王尚之之弟休之歸自南燕拜敬宣晉陵太守四月休之拜荊州監軍刺史兼監六州三日庚寅（元）挾帝至江陵二十三日毅等破何澹之于桑落洲復尋陽（元）收江陵兵挾帝東下五月毅等破諸崢嶸洲（元）夜遁二十三日己卯入江陵衆散獨與親信百餘人乘舟將入蜀二十六日毛璩弟子修之兄孫祐之斬（元）枚回洲帝復位于江陵二十八日大赦傳（元）首京師梟諸大杭（元）死幾一旬而毅等軍未至閏五月三日己丑桓振桓謙襲江陵帝復陷賊中毅等軍至敗于靈溪退還尋陽六月毛璩斬桓希于漢中十月盧循陷廣州徐道覆陷始興毅等復西克夏口十二月克巴陵

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破桓蔚復襄陽七日己丑毅等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九日宗之又破溫楷于柞溪振北擊宗之毅等乘虛復江陵振衆潰逃于涓川帝返正改元拜宗之雍州刺史加毛璩兄弟官二月五日丁巳留臺備法駕奉迎無忌從帝還毅道規留屯夏口譙縱反于蜀殺毛璩兄弟自僭成都王三月桓振襲江陵休之奔襄陽劉毅擊斬振十三日甲午帝至京師十九日以德文爲大司馬遵爲太保裕爲車騎將軍中外都督諸將皆進秩裕讓督加錄又讓不受四月還鎮京口休之坐失地免魏詠之代鎮荊州盧循之南走也執廣州刺史而據之至是遣使入貢朝廷未能討因授之并拜其黨徐道覆爲始興相五月桂陽太守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以桓氏姻黨自疑謀反皆

伏誅（元）故將寇亂諸郡分討皆平之劉該以青州畔附魏六月魏圍彭城裕遣將討之斬該敗魏兵七月裕使求和于後秦秦歸我南鄉等十二郡九月魏詠之卒劉道規代鎮荊州南燕主慕容備德死子超立（本紀誤在上年十月）

義熙二年正月討譙縱至于白帝九月克宕渠宕渠畔退屯白帝十月論建義功封裕毅無忌皆郡公餘封賞有差十二月以無忌爲江州都督刺史裕之還鎮也改授十六州都督

義熙三年二月裕來朝固辭許之大赦八月克宕渠詔劉敬宣爲征蜀監軍劉道規爲征蜀都督是歲高雲殺燕慕容熙自立爲燕王是爲北燕劉勃勃畔姚興自僭夏天王譙縱僭藩于後秦十二月王謐卒

義熙四年正月德文領司徒裕入爲揚州刺史錄尚書車騎將軍如故自是政出于裕七月敬宣至黃虎不得進食盡引還坐免官裕及道規皆降號裕降爲中軍將軍

義熙五年正月大赦二月南燕入寇陷宿豫又寇濟南彭城以南民皆保聚自固三月裕請討之朝議皆以爲不可左僕射孟昶贊之四月裕率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畱船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畱兵守之南燕諸將欲拒大峴其主慕容超不從裕過峴大喜曰兵已入險士有必死之心因糧于野破虜必矣六月超逆戰臨朐破之克其城遂克廣固大城圍其小城七月超求救于後秦亦使使于裕請割地併藩裕弗許秦使來言曰燕吾與國也今晉攻之急吾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釋燕便當長驅而進裕曰語汝姚興我克燕當息民三年然後取關洛今若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見而秦使已去裕告以所言穆之

咎裕曰常日事無不見謀何爲悤遽如此此不足威敵適重其怒耳裕笑曰興能赴救當與我知安有先遣使命相聞者乎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燕殆將內懼自保不暇焉能救人當是時乞伏乾歸新畔秦秦夏又方構兵卒弗能救也是歲高雲遇弒馮跋立魏主拓跋圭爲其子紹所弒子嗣誅紹而立

義熙六年二月裕克廣固執慕容超送京師斬之盧循反寇長沙其將徐道覆寇南康詔徵裕三月何無忌自尋陽討道覆戰死豫章裕至山陽聞報卷甲兼行與數十人先至江上風急不可濟裕曰天命祐國風當息若其不然覆溺命也卽登舟登舟而風息至京口衆心乃安四月二日癸未至京師以江州覆沒請自貶不許劉毅請討循止之不可五月七日戊午敗于桑落洲八日大赦裕募兵發民治石頭衆請分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分兵則虛實易測一處失利便沮軍心不若專據石頭隨宜應赴須衆集更議時北兵始還多創病京師戰士財數千賊連克二鎭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諸將敗還者多張賊勢孟昶諸葛長民欲奉帝幸江北裕不聽議者多右昶惟龍驤將軍虞丘進參軍王仲德勸裕固守昶策裕必敗上書謝罪仰藥自殺十四日賊至淮口遲迴不敢上迴泊蔡洲裕大悅于時衆軍轉集乃用虞丘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六月以庾悅爲江州刺史虞丘進爲鄱陽太守斬賊饑道賊戰數不利畧無所獲七月十日庚申南走王仲德等追之（晉書七月有循寇荊州劉道規會宗之敗循又敗徐道覆于華容事蓋卽十月事而誤）八月命孫處沈田子率舟師三千由海道襲番禺譙縱寇荊州乞師于後秦秦苟林會之循聞之分兵配林使攻江陵至江津譙縱將桓謙亦至枝江十月劉道規並破斬之裕自追循十一月王仲德破循戍將范崇明于南陵孫處克番禺使田子擊定諸郡十二月裕至大雷循道覆悉衆攻裕大敗循走番禺道覆走始興乃以褚裕之行廣州刺史命將分討而還

義熙七年二月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三月進裕太尉中書監盧循圍番禺田子救之四月循敗走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

義熙八年四月劉道規有疾劉毅代鎭荊州九月裕矯詔殺毅黨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大赦以休之代毅裕自引軍襲毅十月毅兵敗自殺十二月裕分荊州十郡置湘州使朱齡石討譙縱是歲乞伏乾歸遇弒子熾盤立沮渠蒙遜偁西平王

義熙九年三月裕潛還東府殺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申庚戌制正土斷惟徐青兗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七月蜀平封齡石縣侯

義熙十年三月裕將圖休之命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是歲南涼爲西秦所滅

義熙十一年正月大赦發兵攻休之二月休之舉兵拒裕雍州刺史魯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軌舉兵應休之敗裕前鋒四月裕克江陵休之等走石城青冀刺史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宣遙應休之爲敬宣佐吏所殺五月裕克石城休之等奔後秦八月裕還京師

義熙十二年正月加裕督二十二州（本紀在二月）裕謀伐後秦詔加中外大都督二月後秦主姚興死子泓立八月大赦裕挾德文出師命王鎭惡檀道濟將步軍自壽陽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趣陽城沈田子傅宏之爲奇兵襲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自汴出石門入河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自率大軍繼之劉穆之居守徐羨

之爲副九月裕至彭城諸將皆捷魏亦棄滑臺斂兵河北十月克洛陽詔行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毛修之行司州戍之十一月裕長史王（宏）還京師諷朝廷求九錫十二月以裕爲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加九錫位在諸侯王上裕讓不受後秦姚懿畔于蒲阪姚紹討禽之是歲復罷湘州

義熙十三年正月姚恢又叛于安定紹又討斬之裕發彭城泝河而西四月姚紹數敗于潼關歐血死七月裕至陝田子屯青泥泓攻之八月敗還霸上裕至潼關王鎭惡以水軍自河入渭捷渭橋克平朔門泓面縛降（本紀在七月）裕至長安收彝器送京師分珍寶賜將士泓宗族降者皆殺之送泓京師斬于市夏主劉勃勃據安定嶺北郡縣多降之十月詔進裕爵爲宋王裕讓不受十一月劉穆之卒裕班師次子義眞年十二使留鎭焉諸將王脩王鎭惡沈田子傅（宏）之毛德祖輔之十二月自河入洛開汴渠以歸閏十二月夏主勃勃使其子璝寇長安昌屯潼關王買德屯青泥自率大軍繼之以攻義眞是歲李暠卒子歆立

義熙十四年正月大赦沈田子禦夏渭陽畏敵引退王鎭惡責之爲田子所殺王脩殺田子傅（宏）之代將破璝于池陽又破之寡婦渡夏兵乃退六月裕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九月義眞殺王脩勃勃進據咸陽裕召義眞代以朱齡石十一月齡石至義眞大掠趣武關璝追敗之青泥諸將皆沒勃勃入長安僭帝十二月十七日戊寅裕弑帝于東堂而立德文帝年三十七諡曰安陵曰休平

恭帝

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封瑯邪王歷位大司馬安帝在位王實左右之故裕挾以伐秦既克王先還裕欲弑逆患王在側王

疾出外安帝乃遇害裕聞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故僞詔而立之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戊寅裕奉帝卽位

元熙元年正月改元徵裕還朝進爵爲王裕辭庚申晦葬安帝七月裕受宋王之命八月移鎭壽陽九月解揚州十月以揚州授其子義眞十二月裕加殊禮

元熙二年正月宋國尚書令傅亮入于京師四月徵裕入輔六月四日壬戌裕入于京師亮具禪詔呈帝帝欣然操筆曰晉祚已移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帋爲詔以授亮六日帝遜位九日宋受禪奉帝爲零陵王明年九月爲裕所弑年三十六諡曰恭陵曰沖平

論曰晉亾元興義熙再造宋武之有功生民豈獨驅除僞楚哉向令壹志秉節不希寶籙平秦之後坐鎭洛陽指揮關岱北和拓跋西柔屈匄畢其餘齒爲晉干城斯亦足以陵跨百代卓然莫二者也史偁入領揚州實爲代晉之始然吾觀其投軀大峴之表破浪長江之上舉措言議雖藎臣曷以加焉自矯詔殺劉藩謝混不臣之蹟始著邪志固未可探也昔漢書傳王莽而東漢書不傳魏武葢三國志已作紀蔚宗因而弗革斯范書之疏也承祚晉臣晉實代魏其爲魏武作紀不爲宣景文作傳吾無譏焉宋武及身而有天下又傳子孫及身而有天下則不得與魏武比傳子孫則不得與王莽比斯其事蹟淺當附見晉紀明矣山陽陳留安樂歸命下及歸義侯李勢莫不以善終零陵獨否其後禪代之主無得全自零陵始固由宋德之不宏抑亦晉之積衰有以致之也

晉略表一

荊溪周濟譔

甲子

昔先王疆理天下因勢衆建列矦千數豈不知後世之必爭哉地分故才智易顯爭頻故菀結薄而發泄不醲自唐虞以至戰國二千年來共主易代不聞覆宗百姓雖遭暴君汙吏未嘗無所控訴征伐雖不息而破軍殺將亦未至如後世之酷也古先聖王尊生爲本權其輕重固不以彼而易此矣楚漢之際益不數年三國甫一繼以六代水深火熱于焉爲甚論者不深維其終始而歸咎于晉之封建且夫洛都三輔長安許鄴皆偁雄鎭樹維屏平陽河東實唐虞之舊都襟馮翊肘上黨壅護肩背提攜戎索其爲要害豈亞長安許鄴曾無都督監軍親王重將以鎭撫之是以女禍內發强枝外披劉淵于茲晏然偁帝此豈封建而致然哉唯其材也奚

華裔之與有劉石苻姚慕容拓跋諸人相其志度豈能使之不君一國不子一民哉向使出于三代則亦大彭豕韋齊桓晉文之儔功名焜燿乎當時譽聞流浹乎來茲其所保障剷削亦足以慰畜生民之負恃矣不幸櫱芽山澤之中迫以辛苦墊隘絕其進用之望而蹙其生存之路是以乘釁角逐自宣湮鬱縱恣泰甚殄覆隨之遠貽橫流之潰近櫂拔本之壓悲夫悲夫良亦彼生之不辰也晉以不睦亾國劉聰譏之負瑕僇人慶封所笑李氏據蜀外倚羣至自相篡敓以弱以傾石勒資季龍之摧拉石遵倚棘奴之剽悍皆致湛族慕容之季吳趙乖迕姚懿姚恢乃覆元子羣雄識度皆云負絕覆車在前殷鑒不遠當其興也股肱有同體之衞及其衰也骨肉成操戈之勢一代風氣乃至此乎獨有苻氏以仁易暴孚于衆志是以四公竝亂而不危丕登力竭而節壯豈非羿竊仁義

有以致之吉凶由人灼然效矣石虎之斃東北分爲四五苻堅瓦裂西州離爲六七故曰并兼匪難堅凝爲難晉以此失石苻幢之疏其合散之迹課其隆汙之效莫不政怠于威暢俗荒于財聚者也虎之凶暴所不足論向使咸寧不貪荊揚之富建元不矜涼益之勝抑其外競析其內理基安勿崇其墉宇峻務塞其隙戾幾哉沸鼎之魚稍知生樂矣遂使嗟啗涉血糜肝鉥腎老羸巳首之願幼羅承槊之慘殺機蠱發天地反覆百世而下有餘痛焉爰舉大綱以爲一表冠以甲子頗詳生民之艱厄略迹歷象之儆悟自晉以下備列諸國盛衰其成國而未建號建號而未成國及夫篡竊灰滅割據僵踣戈矛之所剗民命因而剿絕皆坿箸焉闕中山東博厚之處帝王之所馮藉其餘邊徼險遠植根則易恢業則難豕若無當于指斥然而代秉忠節雖絕必續卒宅中土天意右之信叛亂雖强破壞易也永初禪宋財餘五國卻十九年遂以并滅成于元魏

甲子		吳	
乙酉武帝泰始元	十二月受魏禪改	吳甘露元	四月改冬徙都武昌
丙戌二	吳春夏旱七月晦日食十月又食　吳使來使還好絕	寶鼎元	八月改二月還都建業
丁亥三	張掖獻瑞石文成馬牛	二	
戊子四	東州水伊洛溢入于河　吳入寇卻之	三	十月自將出東關攻晉江夏襄陽不克又攻交阯兵敗將死十一月攻芍陂不克
己丑五	東州水地震孛見紫宮　二月置秦州九月吳入寇	建衡元	九月改攻晉交阯
庚寅六	涼州鮮卑禿髮樹機能作亂殺秦州刺史胡烈	二	四月陸抗鎭樂鄉十二月夏口督孫秀叛降晉
辛卯七	閏五月旱六月大雨河洛伊沁溢十月日食　正月并州匈奴劉猛叛出塞七月吳取我交州八月置寧州	三	三月自將攻晉壽春遇雪而還七月取晉交州
壬辰八	五月旱十月日食　六月益州殺刺史王濬平之即拜刺史　正月誅猛匈奴故王去卑子	鳳皇元	二月改九月西陵督步闡叛附晉十二月陸抗禽闡復西陵是歲殺直臣萬彧留

誥升爰統部卒子虎入居新興其後爲夏
癸巳九 四月日食霜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
日食吳入寇却之
甲午十 正月日食三月又食四月旱六月蝗吳比
三年大疫 二月置平州九月吳入寇却之
乙未咸寧元 五月風七月日食螟九月水十二月
疫涼州鮮卑降十二月帝有疾
丙申二 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水八月地震
孛見太微九月水 三月帝瘳十月荆州都督
羊祜上書請伐吳 后父楊駿拜車騎將軍封
臨晉侯
丁酉三 正月日食七月孛見紫宮大水 涼州鮮
卑復叛拓跋力微卒子悉鹿統部其後爲代
戊戌四 正月日食四月蚩尤旗見東井六月地震
七月大水螟 六月禿髮樹機能殺涼州刺史
楊欣七月破吳皖十一月羊祜卒杜預代
己亥五 雹霜七月孛見紫宮 三月匈奴左部帥
劉豹卒子淵代十一月伐吳十二月誅樹機能

平樓元
二 三月陸抗拜荆州牧殺直臣韋昭七月攻晉
弋陽不克
三 七月抗卒九月攻晉江夏兵敗將死十二月
嚴聰等叛降晉
天冊元 殺直臣賀邵六月掠晉江夏
天璽元 六月京下督孫楷叛降晉七月改年
殺直臣張詠車浚熊睦
天紀元 五月邵凱等叛降晉十二月攻晉江
夏
二 十一月劉翻等叛降晉
三 八月郭馬反廣州討之未定晉師至

涼州平樹機能從弟務桓務桓孫椎斤相繼統
部其後爲南涼
庚子武太康元 雹霜 三月吳平四月改元十月
置司州去州郡兵

吳天紀四 四月皓降晉晉封歸命侯

辛丑二 二月地震自去冬不雨至于三月六月風雹水 揚州刺史移治秣陵十月遼東鮮卑慕
容涉歸寇昌黎十一月又寇平州不克其後爲燕
壬寅三 旱 正月罷秦州十二月出母弟齊王攸督青州攸恚發病
癸卯四 三月日食水會稽彭螟化鼠食稻 攸卒子冏立十二月孫皓卒 慕容涉歸卒弟
删將殺其子廆廆走删統部
甲辰五 二月京師地震五月宣廟地陷梁折六月旱九月水風雹 罷寧州
乙巳六 三月霜東北州旱四月水六月旱雹七月地震八月日食冬雷 慕容部人殺删迎廆
廆庶兄吐谷渾以其所統部西徙廆寇遼東却之
丙午七 正月日食夏旱秋地震山崩大水冬雷河陰雨赤雪 拓跋悉鹿卒弟綽統部
丁未八 正月日食太廟殿陷七月前殿陷地震北州旱東州水風 揚州反平之
戊申九 正月日食京師風雹四月霜六月日食地震旱螟
己酉十 三月旱四月霜冬雷 五月慕容廆降十一月出太尉亮督豫州
庚戌武太熙元惠永熙元 三月帝大漸四月己酉崩太子即位楊駿輔政是日改元 地震旱
辛亥惠永平元元康元 正月改永平三月賈后殺楊駿改元康 十二月地震 七月置江州

壬子二 二月天裂西北八月雹十一月疫是年水 二月賈后弒太后
癸丑三 拓跋綽卒兄沙漠汗子弗統部
甲寅四 山崩地震裂出水九月枉矢東北流竟天 五月匈奴郝散反上黨八月詣馮翊降殺
之
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統部
乙卯五 地震風雹武庫火南六州水
丙辰六 地震霜呂縣有流血荆揚水關中饑疫 五月郝散弟度元反馮翊八月氐齊萬年
僭帝于涇陽 氐楊茂搜始居仇池
丁巳七 雹六月霜旱疫
戊午八 地震水 巴賨李特自漢中率流民入蜀其後爲成
己未九 雹十一月日食京師大風晝晦 正月誅齊萬年十二月賈后廢太子遹
庚申永康元 三月太白晝見四月日食風 三月賈后殺太子四月趙王倫廢后改元八月
淮南王允討倫不克死之十二月益州刺史趙廞反以李特爲將
辛酉永寧元 三月日食自正月至于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水螟風旱 正月倫篡年號
建始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兵討倫四月帝復位改元誅倫冏輔政穎顒各
還鎮 正月李特殺趙廞詔拜特官十月特反 張軌爲涼州刺史
壬戌太安元 四月彗星晝見四州水地震 十一月復置寧州十二月長沙王乂殺冏改元
癸亥二 八月天中裂無雲而雷十一月星霣
霣聲如雷地震 五月張昌反江夏國

李特建初元 正月取成都少城建年二月爲益州刺
史羅尚所誅九月特子雄復取少城又取犍爲尚

號漢年曰神鳳八月平之十二月東海
王越殺長沙王乂
甲子惠永安元建武元永興元 正月改永
安七月幸鄴改建武十二月幸長安改
永興 風 三月立穎爲太弟十二月
廢更立豫章王熾

走遂據成都
成李雄建興元 十月僭成都王改
漢劉淵光熙元 十月僭漢王建年都離石
十二月取晉太原支縣

乙丑二 離石大饑 七月東海王越起兵
迎帝陳敏反揚州自僭楚公

二
二 七月羯石勒反晉後爲後趙

丙寅光熙元 六月還都改 正月日食寧
州比年饑疫七月日食十二月又食
十月以劉琨爲并州刺史十一月帝中
毒崩太弟即位 穎顒皆被殺

成李雄晏平元 六月僭帝改
三 三月王彌反晉

丁卯懷永嘉元 九月大星如日小星如斗自
西方東北流天盡赤聲如雷十一月日食
二月誅陳敏七月命琅邪王睿鎮建鄴八

二
四 九月石勒來降十二月王彌來降

月置湘州　拓跋猗盧統部

戊辰二 正月日食白虹貫日二月又貫日　王彌犯京師敗之封涼州張軌西平公

己巳三 正月朔熒惑犯紫宮夏大旱河洛江漢可涉地震裂山崩　三月越殺侍臣七月劉芒蕩僭帝馬蘭山平之九月漢犯京師却之十月又犯却之

庚午四 四月江東水幽幷司冀秦雍蝗地震山崩襄陽火　二月錢璯反吳興平之九月王如反宛十月漢入寇十一月揚州都督周馥請遷都壽春弗從　拓跋猗盧封代公居雁門八月氐蒲洪自偁略陽公後爲秦

辛未五 自去冬不雨至于三月　正月漢將曹嶷據青州二月杜弢反湘州睿命王敦督諸將討之三月越薨于項六月都城爲漢所陷帝遷于平陽八月漢陷長安十一月秦王鄴入雍

三

四 晉復梓潼

五 二月巴西復爲晉四月取梓潼

玉衡元 二月取巴西改年

永鳳元 七月取晉平陽河東徙都蒲子十月僭帝改年

河瑞元 七月取晉上黨新興劉虎來附

漢劉聰光興元 七月取晉河內八月淵死子和立和弟聰弒和自立改年　劉虎爲晉所敗徙居朔方肆盧川淵以爲宗室封樓煩公拜蒲洪官洪不受

嘉平元 六月取晉洛陽以晉帝歸改年八月取晉長安命從弟曜鎭之　九月石勒陷晉蒙城殺苟晞所奉太子豫章王端十月勒殺王彌幷其衆南屯葛陂晉劉琨送勒母及弟虎以招勒勒弗從

壬申懷永嘉六 二月日食雨三月不止七月歲熒惑太白聚斗牽牛大疫　正月杜曾反荆州四月賈疋復長安九月立秦王爲太子十二月王如降　羌姚弋仲自偁扶風公後爲後秦

癸酉愍建興元 十一月會稽大雨震電明日大雪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二月懷帝遇害于平陽四月太子卽位于長安改元漢入寇却之五月進睿左丞相十月漢犯長安入外城十二月敗走　十月仇池陷梁州

甲戌二 正月有如日實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襄國饑地震　二月王浚爲石勒所禽段匹磾據薊附江東　五月張軌卒子寔代　漢入寇連敗之

成李雄玉衡二 八月仇池來附

三

四 正月晉梁州漢嘉朱提建寧皆來附

漢劉聰嘉平二 六月以趙固爲荆州刺史鎭洛陽　七月石勒始據襄國

三 四月石勒取晉鄴使虎鎭之

四 六月趙染攻晉新豐敗還曜攻長安又敗七月染攻北地敗死

乙亥三 地震　二月進睿丞相進代公猗盧爵爲王七月睿平杜弢

丙子四 六月日食蝗十二月又食　十一月長安爲漢所陷帝遷于平陽　十二月劉琨失幷州奔薊　代王猗盧爲子所弒國亂鬱律立

丁丑元建武元 正月三日並照五月日食七月旱蝗河汾溢十一月日食　曹嶷以青州來附八月復洛陽十二月愍帝遇害于平陽　三月慕容廆封昌黎公　仇池楊茂搜卒子難敵統部　吐谷渾南居白蘭偁河南王卒子吐延立

戊寅太興元 四月日食地震六月旱蝗十一月有如日夜出高三丈暴雨震電浙東無麥禾　三月卽皇帝位改元五月段匹磾殺劉琨八月漢靳準請迎梓宮使未至準敗　遼西公段疾陸眷卒涉復辰立末杯殺之自立

五

六 晉平夷平樂來附

七

八

建元元 三月改十月取晉馮翊　九月命石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

麟嘉元 十一月曜克長安以晉帝歸改年封曜秦王鎭之十二月石勒取晉幷州

二

漢劉粲漢昌元劉曜光初元 七月聰死子粲立改漢昌八月靳準弒粲十月曜僭帝改光初準黨殺準降石勒入平陽置戍曜還長安

己卯元太興二 雹蝗地震　四月南陽王保偁晉王于上邽年曰建康五月誅杜曾十二月慕容廆取遼東

庚辰三 二月雨至于六月地震山崩天三日鳴　五月保爲其下所殺　六月張寔爲其下所刺弟茂代

辛巳四 二月癸亥日鬥五月旱終南崩七月水　慕容廆封遼東公　代王鬱律被殺賀傉立

壬午永昌元 春雨四十餘日六月旱風疫　王敦舉兵犯京師帝憂憤成疾閏十一月崩太子卽位　張茂復秦州

癸未明太寧元 正月京師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火五月荆揚水冬雷　仇池楊難敵畏趙奔成既而叛成

甲申二 京師雹　六月敦疾詔討其黨錢鳳七月敦死鳳誅　十二月張茂

成李雄玉衡九

十

十一

十二 李壽鎭涪

十三 攻仇池敗績

十四 晉興古

趙石勒趙王元 二月劉曜斬勒使勒遂絕曜取晉幽州十一月改年封虎中山公

二

三 四月取晉樂陵

四 取晉襄城泰山八月琅邪來附十月取譙

五 殺曹嶷取青州

六 六月取晉東海東莞

趙劉曜光初二 六月改國號曰趙　蒲洪來降

三 正月取晉秦州

四

五 二月仇池來附

六 晉涼州來偁藩取仇池　姚弋仲降封平襄侯

七

卒駿代	來附		
乙酉三 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十一月日食 閏八月帝崩太子即位庾太后臨朝庾亮輔政 仇池復國 代王賀傉卒弟紇那立 遼西公末柸卒牙立十二月遼弒牙自立	十五	七 三月晉許昌來附 并州叛附劉曜復取之	八 四月石勒并州來附 五月攻其金墉 兵敗將禽并州復失
丙戌咸和元 五月水京師火自六月不雨至于十月	十六 晉凉州來聘	八 四月晉汝南來附 十月使太子宏代虎鎮鄴十二月晉彭城下邳來附	九 十月取晉順陽
丁亥二 地震旱五月日食京師水十一月蘇峻及祖約反	十七	九 虎敗代兵于陘北 代徙大甯	十 取晉凉州河南地
戊子三 二月峻入京師三月太后崩四月溫嶠討峻九月斬之峻黨尚據石頭	十八	太和元 四月取晉南陽七月取壽春十二月禽趙主曜于洛陽以歸殺之	十一 八月敗石虎于高候遂圍石生于金墉 十二月為石勒所禽
己丑四 二月大雨七月水山崩天裂西北 正月祖約敗奔勒二月峻黨平罷湘州 代立翳槐為王紇那出奔 河南王吐延為盜所制 立其子葉延而後卒葉延以王父字為氏號其國曰吐谷渾卒子辟奚立	十九	二 二月取趙長安八月取秦州 蒲洪姚弋仲皆降 苑川鮮卑乞伏述延徙麥田述延子傉大寒孫司繁相繼統部後為西秦	
庚寅咸和五 旱疫天下大饑 五月凉州復收 河南地	成李雄玉衡二十 十月壽為大將軍取晉巴東建平	趙石勒建平元 二月僭天王八月僭帝改年 取晉襄陽十二月晉凉州來僭藩 封丁零翟斌為句町王其後為魏	
辛卯六 三月日食雹四月水	廿一 仇池來僭藩	二	
壬辰七 五月水復襄陽新野	廿二	三 四月勒奪虎權	
癸巳八 七月旱石勒來聘焚其幣斬其使 遼東公廆卒子皝立	廿三 晉凉州來附	四 七月勒死子宏立八月虎自為丞相魏王 諸石討虎虎皆滅之 徙蒲洪居枋頭姚弋仲居灄頭	

甲午九 地震自五月不雨至于八月 仇池楊難敵卒子毅立	廿四 雄死班立十月期弒班自立	趙石宏延熙元 十一月虎弒宏自僭居攝天王		
乙未咸康元 十月日食 代王紇那復入 翳槐奔趙	成李期玉恆元	趙石虎建武元 九月徙都鄴		
丙申二 旱雹復夜郎興古	二	二		
丁酉三 旱 仇池楊初殺毅自立 十月遼東公皝自僭燕王 代王翳槐復入 紇那奔燕	三	三 正月去居攝僭天王 侯子光反杜陵自僭大黃帝年曰龍興平之		
戊戌四 風蝗 六月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官 八月置安州 遼西公段遼為燕趙所滅	漢李壽漢興元 四月壽廢期自立改國號改年	四 與燕共滅遼西遂攻燕敗還		代什翼犍建國元 翳槐卒弟什翼犍立改年
己亥咸康五 三月復寧州罷安州 七月王導卒罷丞相復置司徒官	漢李壽漢興二	趙石虎建武五 晉義陽來附		二
庚子六 二月孛見太微	三	六 燕兵入塞過薊破武遂高陽		三 復都盛樂
辛丑七 二月日食 封遼東公皝為燕王	四	七 劉虎卒子務桓統部來朝		四
壬寅八 正月日食 六月帝崩弟岳即位 燕遷都龍城	五	八		五
癸卯康帝建元元 旱風八月大雪	六 八月壽死勢立	九		六
甲辰二 九月帝崩太子即位褚太后臨朝	漢李勢太和元	十		七
乙巳穆帝永和元 旱地震 八月桓溫鎮荊州 張駿自僭假涼王	二	十一	燕慕容皝燕王 十二 十二月始不用晉年號	八

丙午二 四月日食五月雨七十日乃止地震枉矢西北流竟天 五月張駿卒子重華代 十二月桓溫伐漢	嘉寧元 李奕反誅改年	十二 取涼金城大夏	十三 滅扶餘	九
丁未三 地震八月冀州大雪人馬多死 三月平漢漢故將立范賁爲帝 仇池來偁藩	二 三月勢降晉封歸義侯	十三	十四	十
戊申四 水雹地震豫章黃韜反自偁孝神皇帝寇臨川平之		十四	十五 皝卒子儁立	十一
己酉五 地震五月水自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褚裒取趙彭城下邳壽春既而失之 誅范賁		太寧元 偁帝改四月虎死子世立五月遵弒世自立十月石閔弒遵立鑒十二月幽之	燕慕容儁燕王元 四月受晉命	十二
庚戌六 四月旱五月水大疫 殷浩北伐 蒲洪來降改其姓曰苻自偁三秦王三月卒子健去王偁晉官入關 段勤據黎陽 段龕據青州偁齊王		趙石祇永寧元 正月石閔更鑒姓曰李國號衛年曰青龍三月石祇偁帝于襄國改年 魏冉閔永興元 二月石閔弒其主鑒復姓冉改國號魏	二 伐趙取遼西 又取幽州都之遂取冀州郡縣	十三
辛亥穆永和七 正月日食 段龕來附封齊公八月魏豫洛荆徐兗五州來降十二月桓溫請北伐不許 姚弋仲來降	秦苻健皇始元 正月偁天王	趙石祇永寧二 二月爲劉顯所弒顯偁帝爲魏所滅 魏冉閔永興二 七月滅劉顯遂引兵游食	燕慕容儁燕王三 八月取中山趙郡	代什翼犍建國十四
壬子八 正月日食旱蝗 八月姚弋仲卒子襄來歸 七月趙王擢以秦州來附	二 正月張琚偁秦王于司竹年曰建昌平之	三 四月閔爲燕所禽	元璽元 四月滅魏八月取鄴十一月偁帝改年	十五
癸丑九 旱疫地震 十月姚襄叛殷浩敗績	三 劉康偁晉王于平陽平之 九月取晉上洛		二	十六
甲寅十 地震五月涼州雪 桓溫奏廢殷浩	四 十月晉王擢以秦州來附		三 封弟垂爲	十七

伐秦取上洛遂至霸上不克而還		吳王	
乙卯十一 秦大蝗地震冬雷 燕馮鴦以上黨來附 仇池楊初爲其下所殺子國立	秦苻生壽光元 六月健死生立卽改年	四	十八
丙辰十二 十月日食無麥 桓溫逐姚襄復洛陽 仇池楊俊殺國自立 劉務桓卒弟閼頭統部	二	五 十月取晉青州降段龕	十九
丁巳升平元 六月三月並出冬雷 太后歸政 七月張平以并州來附 仇池楊國子安殺俊自立	秦苻堅永興元 六月堅弒生而立偁天王改年 姚襄據杏城殺之其弟萇降	壽光元 十一月徙都鄴	二十
戊午二 五月水九月秦旱冬雷地震 劉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頭自統部	二 三月晉并州來附	二 晉上黨秦并州來附	廿一
己未三 悉勿祈卒弟衛辰統部	甘露元 六月改	三 取晉豫州北界郡縣	廿二
庚申四 八月日食 仇池楊安卒子世立	二 劉衛辰來附亦昏于代	燕慕容暐建熙元 正月儁死子暐立卽改年	廿三
辛酉五 四月水八月地震天裂冬旱雷 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卽位 李勢卒	三 九月滅張平取平陽 劉衛辰叛附代	二	廿四
壬戌哀隆和元 三月日食地震山崩十二月日食	秦苻堅甘露四	燕慕容暐建熙三	代什翼犍建國廿五
癸亥興寧元 地震湖溢十月復許昌	五	四 取晉滎陽密	廿六
甲子二 地震三月帝有疾褚太后復臨朝	六	五 取晉許昌汝南陳郡	廿七
乙丑三 二月帝崩弟奕卽位十二月司馬勳反梁益自偁成都王 禿髮椎斤卒子思復鞬統部	建元元 故主生弟幼反誅之 劉衛辰攻我禽之封爲陽夏公使還朔方統部	六 取晉洛陽西畧崤澠南鎮魯陽	廿八
丙寅帝奕太和元 地震旱五月誅勳	二	七 取晉魯高平又取宛	廿九 于秦
丁卯二 五月復宛	三 取枹罕十月四公並反 衛辰爲代所敗以兵送之還	八 太宰恪卒太傅評執政	三十
戊辰三 正月日食風雹旱	四 四公平 仇池來偁藩	九	卅一
己巳四 旱 桓溫伐燕敗還 壽春叛	五 燕吳王垂來奔	十	卅二
庚午五 七月日食 李[illegible]反蜀偁聖王年曰鳳皇平之 仇池楊世卒子纂立	六 正月取燕洛陽七月王猛滅燕以燕主暐歸猛留鎮鄴	十一 暐降秦 封新興侯	卅三
辛未簡文咸安元 正月桓溫復壽春十一	七 四月滅仇池晉涼州來偁藩攻伏司繁降		卅四 世子

月廢帝立丞相昱卽改元　吐谷渾辟奚
卒子視連立
壬申二　冬饑地震　七月帝崩太子卽位
癸酉孝武寧康元　風旱地震　彗出箕尾經太微埽東井七月不滅七月桓溫卒
八月褚太后復臨朝謝安輔政
甲戌二　地震山崩三吳水京師火　五月蜀人起兵秦攻之救之不克　錢步反吳興平之
乙亥三　風旱十月日食
丙子太元元　太后歸政改元　地震十一月日食
丁丑孝武太元二　風雹地震
戊寅三　風大水　秦入寇
己卯四　疫旱風閏十二月日食秦大饑
秦取襄陽以北又取彭城盱眙謝(元)敗之
庚辰五　旱　九眞守李遜反據交州
辛巳六　旱六月日食水大饑　帝初奉佛
七月誅李遜秦入寇連敗之
壬午七　蝗冬雷　九月攻秦河北
癸未八　三月水六月旱五月桓沖伐秦八月秦入寇取壽陽十一月謝(元)大破之
甲申九　十月日食　六月褚太后崩　復司豫徐兗青梁諸州郡

甲子
西秦　後秦　秦　涼　西燕　燕　魏

之　徙丁零翟斌于新安　封吐谷渾王辟奚爲溫川侯
八　王猛入爲丞相
九　十月取晉梁益晉戍巴東　命乞伏司繁還勇士川統部
十　張育僭蜀王附晉六月改年黑龍九月平之衛辰爲代所攻秦鎭來歸送之以兵
十一　丞相王猛卒
十二　三月取晉南陽八月取涼州　十二月滅代　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統部

秦姚萇　白雀元　僭萬年秦王取秦北地

秦苻堅建元十三
十四　苻重反洛陽執之
十五　慕容垂會長樂公丕取晉襄陽徐州軍敗于君川戍彭城下邳湖陸
十六　復使苻重鎭薊三月重弟洛反龍城自僭秦王重應之五月禽洛徙西海斬重　丕鎭鄴
十七
十八　以王猛子永爲幽州刺史
十九　十二月慕容垂翟斌乞伏國仁皆叛
二十　慕容泓慕容沖皆叛　二月殺燕故主慕容暐

燕慕容泓燕王　十元　六月泓爲其下所殺沖僭太弟據阿房

燕慕容垂燕王元　取秦冀州諸郡破鄴外城封翟斌爲河南王七月殺之斌兄子遼領衆

寔捕反者被傷卒適腹[illegible]
卅五
卅六　入貢于秦
卅七
卅八
卅九　什翼犍遇弑國遂降秦圭依劉庫仁

乙酉十　五月水七月旱井水竭幽冀大饑人相食
復益州　秦故將楊定自僭仇池公來僭藩
翟遼來降
丙戌十一　地震　翟遼叛
六月復弘農十月苻丕襲洛陽斬之
丁亥孝武太元十二　風雪
涼州饑　翟遼入寇高平叛附遼
戊子十三　旱風晝晦
翟遼寇洛陽却之

甲子
西秦　後秦　秦　涼　西燕　燕　魏

乞伏國仁建義元　自僭秦河二州牧
二
乞伏國仁建義三　秦封苑川王
乞伏乾歸太初元　四月國仁卒子公府幼國人立弟僭河南

二　取秦安定新平八月弑秦王堅
建初元　四月入長安僭帝改取秦畧陽上邽封劉衛辰爲河西王
秦姚萇建初二　取秦杏城
三

秦苻丕太安元　三月呂光據涼州五月堅棄長安奔五將山七月爲姚萇所執九月丕僭帝于晉陽
秦苻登太初元　七月登起雍封南安王八月丕爲晉所殺十一月登僭帝改
秦苻登太初二　取後秦新平
三

涼呂光太安元　二月張大豫來攻年曰鳳皇敗之十月光僭酒泉公改年
涼呂光太安二　殺張大豫
三

西燕慕容沖更始元　正月僭帝改　六月入長安
西燕慕容永中興元　二月沖遇弑更四主至永十月僭帝于長子
西燕慕容永中興二
三

魏翟遼建光元　僭天王居滑臺

二　取秦幽平八月入鄴十二月悉定冀州郡中山翟遼奔黎陽降晉
建興元　正月僭帝改　翟遼據晉黎陽三月晉泰山附遼
燕慕容垂建興二　取晉東阿五月翟遼降封河南公十月復叛
三　八月魏來聘

魏拓跋珪登國元　正月僭代王四月改國號建年燕封上谷王不受
魏拓跋珪登國二
三

甲子		己丑十四 劉黎偁帝于皇丘 平之 仇池楊定取後秦略陽隴城冀城 自偁隴西王	庚寅十五 地震 蝗 水 西燕翟魏入寇 却之 李耽反永嘉 平之 吐谷渾視連卒 子視羆立	辛卯十六 蝗 西燕入寇 却之	壬辰孝武太元十七 五月日食 風 地震 自秋不雨至于冬 齊內史蔣喆反 平之	癸巳十八 地震 六月水 七月旱 司馬徽反馬頭山 平之	甲午十九 仇池楊定敗死 弟盛立 來偁藩
西秦	王居金城	二 秦封金城王 枹罕來附	三	四	秦乞伏乾歸太初五	六	七 秦封梁王 秦亾 偁秦王
後秦		四	五	六 取秦新平	秦姚萇建初七	八 十二月萇死 子興立	秦姚興皇初元 七月殺苻登 竇
秦		四 取後秦平涼	五	六	秦苻登太初七	八 竇衝反 自偁秦王 年曰元光 討之 降後秦	秦苻崇延初元 七月登為姚興
涼		麟嘉元 二月偁三河王	二	三	涼呂光麟嘉四 取西秦枹罕	五	六 使拜禿髮烏孤官 思復鞬
西燕		四	五	六	燕慕容永中興七	八	九 八月為燕所滅
魏		二 取晉滎陽	三	魏翟釗定鼎元 十月遼死 子釗立改	魏翟釗定鼎二 為燕所滅		
燕		四	五 吳柱反北平 立沙門法長為天子 平之	六 留魏圭弟以求馬 燕魏之好遂絕	燕慕容垂建興七 滅翟釗 盡有其地	八	九 滅西燕 殺其主永 十月取晉青兗郡縣
魏		四	五 衛辰侵我	六 衛辰復侵我 滅之 其子勃勃走免	魏拓跋珪登國七	八	九

甲子		乙未二十	丙申廿一 雹 五月水 七月并州霜旱 九月帝遇弒 太子即位 封楊盛仇池公	丁酉安隆安元 秦寇洛陽	戊戌安隆安二 雹旱 七月桓元反 以為江州	己亥三 水 十月孫恩反 陷浙東西八郡
西秦		八 徙苑川西城	九	十 取涼枹罕	秦乞伏乾歸太初十一 取涼金城	乞伏乾歸太初十二
後秦	衝叛平之	二	三 上邽來附 取蒲阪	四 取晉上洛	秦姚興皇初五	秦姚興弘始元 貶偁王改
南涼	所殺 崇偁帝湟中 為西秦所滅			禿髮烏孤太初元 偁西平王	禿髮烏孤太初二 取涼西平樂都湟河澆河 偁武威王	三 徙樂都 八月卒 弟利
涼	之子也	七 西秦來偁蕃 封烏孤廣武公 居廉川	涼呂光龍飛元 六月偁涼天王 以段業為尚書 拜烏孤官不受	二 取西秦金城 八月郭麐反	涼呂光龍飛三 郭麐奔西秦	涼呂纂咸寧元 十二月光立
北涼				段業神璽元 沮渠蒙遜兄弟叛涼 奉業為建康公	段業神璽二 取涼西郡晉昌敦煌張掖 徙居張掖	涼段業天璽元 二月偁涼王 改年
西涼						
燕		十	燕慕容寶永康元 伐魏道死 子寶立改年	二 為魏所攻 奔龍城 中山守將詳偁帝 年曰建始 趙王麟殺詳偁帝	燕慕容盛建平元 蘭汗弒寶 偁昌黎王 年曰青龍 七月寶子盛誅汗改 十月偁帝	燕慕容盛長樂元 取魏遼西
南燕					燕慕容德燕王元 棄鄴徙滑臺	二 取晉青徐州郡 都廣
魏		十 燕太子寶伐我 敗之	皇始元 取燕并冀	二 七月取燕中山 麟奔鄴	魏拓跋珪天興元 取燕鄴 遷都平城 十二月偁帝改年 仇池來偁藩	三 取燕滑臺

甲子		後秦	南涼	涼	北涼	西涼	燕	南燕	魏
		取晉洛陽	鹿孤立徙西平	子紹而卒纂弒紹立改年				固	
庚子四 二月彗星見奎婁進至紫宮三月又見太微地震 旱六月日食 吐谷渾視羆卒弟烏紇提立	十二 徙居苑川東城	二 八月西秦降	禿髮利鹿孤建和元	二	三 敦煌守李暠叛	李暠庚子元 偁涼公	四 貶偁庶人天王	建平元 改名備德偁帝	三
辛丑五 五月水自夏不雨至于秋 天鳴東南 劉裕屢破孫恩拜下邳太守		三 三月使乾歸還統所部諸涼皆入貢	二 偁河西王 北涼來偁藩	涼呂隆神鼎元 二月超弒纂立隆改	沮渠蒙遜永安元 六月弒段業自偁張掖公	辛丑二 北涼酒泉涼寧來附	燕慕容熙光始元 盛遇弒熙癈太子自立	二	四 取燕遼西
壬寅元興元 旱水泉涸天下大饑人相食 會稽世子元顯討桓元三月敗死元入京師改元大亨遷屯姑孰 孫恩死盧循領眾		四 劉勃勃來奔封五原公	涼禿髮傉檀弘昌元 三月利鹿孤卒傉檀立偁涼王遷樂都	二	二	壬寅三	二 取魏遼西	三	五 秦伐我破之柴壁
癸卯元興二 九月桓元偁楚王十二月篡位年曰永始帝遷于尋陽		秦姚興弘始五 取晉順陽南鄉呂隆納土	涼禿髮傉檀弘昌二	涼呂隆神鼎三 為諸涼所偪納土入秦	沮渠蒙遜永安三	李暠癸卯四	燕慕容熙光始三	燕慕容備德建平四 泰山王始自偁太平皇帝平之	魏拓跋珪天興六 始制冠服
甲辰三 雹旱風 二月劉裕討桓元		六 二月	三 二月傉檀去		四	甲辰五	四	五	天賜元

甲子	西秦	後秦	南涼	夏	北涼	西涼	北燕	南燕	魏
元挾帝走荊州五月益州義兵誅之桓振挾帝據荊州十月盧循陷廣州		南涼降	年號降秦欲以求姑臧弗得						十月改
乙巳義熙元 雹八月天鳴東南 正月復荊州二月帝還都 譙縱反蜀偁成都王 四月授盧循廣州 吐谷渾為秦所破烏紇提走死兄子樹洛干立自偁吐谷渾王		七 五月取漢中仇池來附晉劉裕來和歸晉南鄉等十二郡			五	建初元 徙酒泉	五	燕慕容超太上元 九月備德死兄子超立	二
丙午二		八			六	二	六	二	三
丁未三 水七月日食 八月討譙縱克宕渠 仇池取秦漢中來偁藩		九 六月以姑臧予傉檀南燕譙縱皆來偁藩及魏平劉勃勃叛		夏劉勃勃龍升元 六月叛秦偁天王改	七 取南涼西郡	三	燕高雲正始元 正月熙改年建始七月雲弒之自立	三	四 及秦平
戊申義熙四 地震冬不雨雹風 討譙縱至黃虎不克而還		秦姚興弘始十	涼禿髮傉檀嘉平元 十一月復偁涼王改年	夏劉勃勃龍升二 取秦嶺北諸城	八	李暠建初四	燕高雲正始二	燕慕容超太上四	魏拓跋珪天賜五
己酉五 地震山崩 雹風 劉裕伐南燕圍廣固	秦乞伏乾歸更始元 七月復偁秦王居度堅山	十一 封譙縱蜀王	二	三	九	五	燕馮跋太平元 十月高雲遇弒馮跋討賊而立	五 晉伐之	魏拓跋嗣永興元 圭為其子紹所弒長子嗣討賊而立

	庚戌六 水雹風秋不雨冬雷 南燕平斬其主超 盧循反犯京師七月却之 譙縱陷巴東	辛亥七 誅盧循	壬子八 地震陷水雹 置湘州 仇池絕秦	癸丑安帝義熙九 正月風京師火五月水冬雷 七月誅譙縱益州平 仇池以漢中來歸
西秦	二 取秦金城隴西南安畧陽復居苑川	三 秦封河南王十月取秦水洛城	乞伏熾磐永康元 二月徙譚郊取南涼白土六月公府弑乾歸熾磐討賊立徙枹罕改	乞伏熾磐永康二
後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秦姚興弘始十五
南涼	三 北涼伐我去姑臧還樂都	四	五	涼禿髮傉檀嘉平六
夏	四	五 取秦貳城	六	夏赫連勃勃鳳翔元 三月改十月城統萬都之更
北涼	十 取南涼姑臧	十一 圍南涼樂都	玄始元 遷姑臧僭河西王改	沮渠蒙遜玄始二 攻南涼樂都
西涼	六 北涼伐我世子歆拒之兵敗求和	七	八	李暠建初九
北燕	二	三	四	燕馮跋太平五
	六 二月為晉所滅			
魏	二	三	四	魏拓跋嗣永興五

	甲寅十 地震風雹水九月日食旱井泉竭	乙卯十一 七月水壞太廟晦日食八月秦大旱昆明池竭魏比歲霜旱京師及吳郡火大行防之不絕 加劉裕殊禮	丙辰十二 八月劉裕伐秦復洛陽十二月加裕相國宋公九錫 西秦來偁藩 復癈湘州	丁巳安帝義熙十三 正月日食 八月滅秦斬姚泓十月裕偁宋王 吐谷渾王樹洛干卒弟阿柴立	戊午十四 十一月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宮八十餘日乃滅 夏陷長安十二月劉裕弑
西秦	三 六月滅南涼復僭秦王	四 取北涼湟河	五 及北涼平 晉封河南公	秦乞伏熾磐永康六 十月取秦上邽	秦乞伏熾磐永康七
後秦	十六 李宏反杏城平之	十七	秦姚泓永和元 二月興死子泓立偁帝改年十二月蘇反偁帝平之	秦姚泓永和二 正月恢反平之八月為晉所滅	
	七 為西秦所滅				
夏	二 及燕平 姓	三 取秦杏城	四	夏赫連勃勃鳳翔五 九月取秦嶺北十一月取秦雍州諸郡縣	夏赫連勃勃昌武元 十一月
北涼	三	四 取西秦廣武五月及夏平	五	沮渠蒙遜玄始六	七
西涼	十	十一	十二	李歆嘉興元 二月暠卒子歆立改年	二
北燕	六 因魏使及夏平	七	八	燕馮跋太平九	十 五月魏攻龍城
魏	神瑞元 司馬順宰僭晉王于河內討之	二 胡白亞栗斯反上黨癈更立劉虎為率善王	泰常元 九月斬虎及順宰	魏拓跋嗣泰常二 晉齊郡來附	三 取燕乙連城

帝立帝毋弟德文北凉來偁藩拜凉州刺史西凉來偁藩拜酒泉公	己未元熙元正月孛見太微十一月日食十二月加裕殊禮	庚申二六月禪位于宋	
	六	建弘元又十年熾磐卒子暮末立又五年爲夏所滅	
取晉長安偁帝改年	眞興元取晉蒲阪改年	二又五年勃勃死子昌立又三年魏禽昌弟定立又三	年爲吐谷渾所禽地入于魏
	八	九明年滅西凉又十年蒙遜卒子牧犍立又六年降魏	
	三	李恂永建元七月歆爲北凉所殺弟恂立于燉煌改年明	年爲北凉所滅
	十一	十二又十年跋死弟弘立又五年爲魏所滅	
	四	五	

晉畧表二

州郡表

自然之謂形因然之謂勢皆不利之謂險[illegible]可依而不可阻也通津廣原可掎而不可扼也北人利陸吳築濡須則奪其長南人利水魏遷合肥則致其短用險有道存乎面勢信矣蘇秦雖雄辨非簡練揣摩無以得從衡之權蕭何雖大畧非先收圖籍無以淩楚漢之勝左披右覽偏任則迷若必以書括圖則莫先于準望矣方位既辨遠近得職經之以山川緯之以道路盱八埏若示掌綜百代如屈指裴秀之論有足偁焉晉初論功惟平蜀爲大及乎受禪合君臣以謀吳故其建置劃巴閬隸梁分陰平武都屬秦大拓豫境總江淮之會豈不以三分鼎足六七十年之閒尟有寧宇故不欲以敵國外患遺諸後嗣哉夫陽轍易鑒陰蹊難燭見敗于已形忘禍于未發此庸才所以苟安非所語于開基之哲后立功之上佐也當泰始咸寧之時北邊六州民徙地棄全仍魏舊羌胡數擾盈庭動色羊祜張華杜預王濬之儔奮庸遴專眈眈江表未嘗一日忘及孫氏歸命罷州郡之兵財存武吏數十人郭欽觥觥發策不售論者惜之且以秦凉之急臨[illegible]陷腹之患而猶莫之省憂務恢南畧又況展地闢境方數千里塞下叛虜次第降獲此誠志意盈溢侈情塗飾之會而欲動安卽危釋甘茹苦復秦漢之舊境立中外之大防徙三魏之丁壯實西河之曠土豈所及哉豈所及哉江表士庶遭罹孫皓水深火熱之苦既入中國琅邪王伷及諸將帥先後撫接懷敉新舊來蘇之感既湀南度食報固其宜也建武太興之際無復北問中原之志惟務安集江漢之間以寧南紀然而八州軍府庽諸四郡（司豫兖徐青冀幽并八州皆僑丹楊毘陵廣陵淮南之境）

雖云嚴衛京邑乃是朘剝疲毗將吏猥多貲用儉薄送迎割沒日月相繼夫婦有墊隘之困士馬無飽騰之實荆土有豐雍湘莫制從逆則傳之羽翼守正則俄為煨燼豈非儲偫有羸絀舟楫有堅脆利鈍縣殊人事先定難以盡責之地利哉是故語其變也則金湯或委而去語其常也則三七莫甦而踰通材雅籌固莫能偏恃而偏廢巳洛都全盛憂伏肩背內釁迭起外虞坐大太陽孟津東西並亟手足之扞不及頭目而枝葉披矣建康新造憂在腹心荆江饋運殫于疆事連城百數上供道絕局成反制加以跋扈商販一斷飢窮莫告而本根撥矣枝葉披則為瓦解西晉之所以分裂也本根撥則為土崩東晉之所以篡奪也北方堂奧山東關右椯其物力實相鈞敵并州中處勢若縣衡然而西得之則足以併東東得之僅足以自立何也關中上流惟有秦隴秦隴底定梁涼自

服于是據四塞之絕險資陸海之厚實奮其全力以爭太原上黨二郡嚮風則山東無堅城矣山東之地趙魏為重北資幽平之馬足南虞兗豫之津濟招揖幽平連綴兗豫然後可以南規河洛西通上黨甚矣其難也就令得志使太行之險全歸封域然而東西兵食聲勢相隔進退援引動須旬日譬猶騎閾而鬭敵跬步之際壘闕存焉自非北收上郡南通商雒徒爭勝于蒲潼未見其能立淩也劉淵初據平陽南陽王模全督關右陳安滈于定趙深之徒皆健將也麴允索綝賈疋咸策名守土劉琨枕戈陽曲志存雪恥張軌効忠武威貢計續路于斯時也可以有為而模武不能出一旅之師文不能通一介之使蒲坂反噬長安面縛是為不善用關中矣王浚之督幽冀也鮮卑烏桓供其驅策劉靈猖獗臨陳授首石勒狡悍凶鋒屢挫顧乃結怨越石自殘右臂誤任崔毖復夷左股遂致段國賣之而不覺子春玩之而坐斃可謂不善用幽冀矣昔在魏武發軔兗州以平河北及乎石勒先殘兗豫迺都襄國然則兗州亦山東之樞機也苟晞為督先以酷暴失人心及其奔走高平自顧不暇然後膺上將之重寄握六州之符節方且縱慾塈瑱忠規頸雖甫鍱于蒙城魄固早奪于屠伯矣假令受任之初布德行惠樹基祟址三齊之民且將與之并命曹嶷蝗聚之眾烏能有所震撼哉此亦有山東而不能用者也燕秦夏魏摶攫相尋迹其隆替曒然可覩嗟乎曹氏有關中矣吳蜀方強其勢未足以封植也晉武之世蜀亾吳弱其勢足以封植矣而帷幄之臣意存南牧坐失事機夫往而不可追者時也蹶而不可復者勢也區區江外奔逬轉測之餘內難未寧乃思恢復不亦遠乎桓溫入關兵不踰霸挫衄而返斯固無足言者至如宋武艱難奏捷旌麾甫動復

淪異域豈惟易代之意盛抑亦堅凝之勢難且以王猛符融勵精圖治接鎮鄴都于慕容黷貨亾國之後者十有二年其初至也父老壺漿有復見太原之感其久鎮也豈無厭亂思治蒙安衽席之情然而農楷夜呼應者四起姚興守文政非苛虐泓致喪邦實由內釁而且拓跋狼顧于河內赫連鷙匿于嶺北西人未閑于教訓東兵思歸而謳吟是故崔浩王買得之徒皆能策裕之必走豈如齊蜀克則有之可以擇才留鎮都無後慮哉然而青齊涼蜀恃險虞難閉關竊據聊足自娛強則嵎虎之拒搏弱則狡兔之潛窟耳及其值眞主命良將旬月之閒未嘗不指揮以收鞭笞以馭固非弔伐之主之所憑藉也楚漢以來分崩離析莫甚于晉更起迭踣變故萬端險阻形勝有奇必効是用表其郡縣審其方面以天體度分約其八道以今時府州證其所在（實測天象一度當鳥道二百五十里準今營造尺二百里定為二十五分郡去）

（州縣去郡皆曰幾度幾分其在今府州縣飛方若干里皆依據圖書校審錄注）陰陽易處辨以山川（郡縣在今縣東西若干里而與今縣有山水南北之異者則詳其山水南北其南北若干里而有山水東西之異者亦如之若望文自了便不復注）僑置僭立兵爭要害畧皆注之至于割據分合檢尋難瞭別爲一表以從省約昔宛溪顧氏研精地理雖裹足鍵戶而囊括九州自明以前山經地志采摭無遺斯實耑門之偉業非微瑕之所纇矣近世畢氏洪氏于兩晉疆域頗勤蒐輯然僅掇拾殘賸既不究其時事又不稽諸圖牒是以牴牾脫謬靡所甄明詖聞末學志存綜覈欲使一代成敗之由昭然可睹是用摭其要畧證以一統志圖書集成圖表所不能通存其異義闕其疑漏尚祈來哲爲之晰疑釋滯焉

司州禹貢豫州冀州漢司隸及豫冀二州之地晉因魏都分河南置滎陽郡分雍州之京兆置上洛郡廢東郡置頓丘郡平吳後定名司州（今河南省之開封懷慶彰德衛輝許州汝州陝州陝西省之商州華州山西省之蒲州解州平陽澤州吉州隰州直隸省之大名廣平順德山東省之東昌臨淸境地）

領郡十二縣百司隸治河南之洛陽西有蒲津殽潼武關以控秦北有軹關天井白陘滏口以通晉東有轘轅成臯延津白馬以莞宋衛齊魯懷帝永嘉末沒于漢元帝大興四年始置刺史寄治合肥（晉志云元帝度江僑置于徐州今按合肥屬揚州非徐州）尋治滎陽成帝延康五年治襄陽穆帝永和十二年收復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四郡還治洛陽哀帝時沒于燕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東不至汲西不至弘農安帝隆安中沒于後秦義熙十二年收復東不至汲北得河東而無河內還治洛陽

河南郡（今河南開封許州汝州地）北界河內東界滎陽及豫州之潁川西界弘農南界豫州之襄城荊州之南陽太守曰尹領縣十二治洛陽

東晉改尹曰太守

洛陽縣（今河南府東北二十里）外城十二門（南面四門正南曰平昌其東曰開陽其西曰宣陽又西曰津陽一名建城東西三門正東曰東陽其南曰清明其北曰上東亦曰建春西面三門正西曰西明其南曰西陽其北曰閶闔北面二門東廣莫西大夏）宮城四門（南蒼龍東萬春亦曰上東西千秋亦曰神虎北朔平）金墉城（城中西北隅）陵雲臺（金墉西）華林園（城中東北隅）北邙山（城北十里）瀍水千金堨（城北）宣武場（東北）澗水（經城北至城東入洛）金谷澗（東北十七里）石梁塢豆田壁七里澗（東）洛水（南）伊水（洛水南）夕陽亭（西南）伊闕（西南三十里）張方壘十三里橋（西）荊州（漢置）洛州（二趙置）豫州（二秦置）

河南縣（郡西四分今府西北九里瀍水西）

新安縣（郡西十五分今澠池縣東二十五里）函谷新關（西二十三里）八特阪（關東）

河陰縣（郡東北五分今孟津縣治東）河橋（北）小平津（西北）硤石（西二里）

成臯縣（郡東少北十八分今汜水縣北）虎牢城（西汜水南）黃馬關（西）旋門關（西南）

鞏縣（郡東十一分今縣南三十里）訾城（西南十里）轘轅關（西南四十里）洛汭（虎牢西洛水入河處）

緱氏縣（郡東南七分今偃師縣南四十里）延壽關（西三十里）柏谷塢（東南十五里）石關（或誤作石闕西南二十五里）

陽城縣（郡東南十五分今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鄂阪關（北五里）嵩山（西北五十里）

陽翟縣（郡東南一度今禹州治）康城（西北三十里）

梁縣（郡南少東十三分今汝州西三十里）

新城縣（郡南七分）

陸渾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嵩縣東北三十里）

弘農郡（州西一度十七分今陝州河南華州地）北界河東西界雍州之京兆東界河南南界上洛及荊州之順陽領縣六治弘農

弘農縣（今靈寶縣西三十里）函谷故關（東少南三十里）

湖縣（郡西四分今閿鄉縣治）潼關（西六十里）曹公壘（關東四十里）皇天原（壘東）

華陰縣（郡西十五分今縣東南五里）渭汭（東北渭水入河處）定城（東十里）華澤（西）

陝縣（郡東八分今州治）太陽津（西北三里）砥柱（東四十里大河中）洛州（苻堅自宜陽徙治）

澠池縣（郡東十九分今縣西十里）蠡城（西四十里）

宜陽縣（郡東少南一度一分今縣西五十里洛水北）一泉塢（西南）洛州（苻健置）

上洛郡（州西少南二度十分今商州陝州地）西北界雍州之京兆東北界引農南界荆州之魏興東界荆州之順陽武關在其東境由此以出藍田則制秦之關道也領縣四（本三）治上洛

上洛縣（今商州治）

商縣（郡東九分）武關（東） 拒陽縣（今鎮安縣東南晉置）

盧氏縣（郡東少北三十一分今縣治）青州（苻健置）

豐陽縣（郡西南二十一分泰始三年置今雒南縣東南志脫今補）荆州（苻健置）洛州（苻堅自陝城徙治）

河內郡（州東北十四分今懷慶地）南界河南西界河東東界汲郡北界并州之上黨面大河負太行以衛京邑領縣九治野王（後亦治懷）

野王縣（今懷慶府治）沙城（郭境）

懷縣（郡東九分今武陟縣西南十一里）

平皋縣（郡東少南七分今溫縣東二十里）

州縣（郡東南四分今溫縣西北十里）

溫縣（郡南少東五十里今縣南三十里）李城（今溫縣治）

河陽縣（郡西南八分今孟津縣西三十五里）孟津（南亦曰富平津河橋在焉）三渚（河中）東吳壘（河曲處）

軹縣（郡西少南八分今濟源縣南十五里）軹關（北三十里亦名衛關）

沁水縣（郡西北七分今濟源縣北少東四十里）湨水（亦名激水在濟水東）

山陽縣（郡東少北十分今脩武縣西三十五里）

河東郡（州西少北一度七分今蒲州府解州絳州地）東界河內南界引農北界平陽西界雍州之馮翊領縣九治安邑

安邑縣（今縣西二里）高候原（東二十五里）

聞喜縣（郡東北八分今縣治東）燕熙城（北）

垣縣（郡東十三分今垣曲縣西北二十里）裴氏堡（東南）幽州（苻秦置于裴氏堡）

大陽縣（郡南八分今平陸縣治東北紀要云在平陸東南五十里）

河北縣（亦名河曲郡西南十三分今芮城縣治東北）襄邑堡（東）

蒲阪縣（郡西南十六分今蒲州府東南五里）蒲津（西）并州（劉曜置）雍州（苻堅置）

猗氏縣（郡西四分今縣東南二十里涑水東南）

解縣（郡西九分今臨晉縣東南十八里）

汾陰縣（或作汾陽誤郡西北十三分今榮河縣北九里）

平陽郡（州西北一度十四分今平陽澤州絳吉隰三州地）南界河東河內北界并州之太原西河東界并州之上黨西境至河河以西不設郡縣（今陝西省延安鄜州地）京師西北皆戎索恃郡爲屏蔽領縣十二治平陽

平陽縣（今府治）西平城（西北四十里）柴壁（南少西六十里汾水東）匈奴堡（西南七十里汾水西）乾壁（柴壁北）雍州（劉淵置）

絳邑縣（郡南十一分今曲沃縣西南二里）

襄陵縣（郡東南三分今縣治東）蒙阬（南）

濩澤縣（郡東南二十分今陽城縣西三十里）白澗山（東北）

端氏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沁水縣東九十里端氏鎮）

楊縣（郡東北六分今洪洞縣東十八里）

永安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霍州治）

蒲子縣（郡西北十八分今隰州治）大昌郡（劉淵置）

狐讘縣（郡西北二十四分今永和縣西南三十五里）石羊軍（西南十五里魏置）

北屈縣（郡西十八分今吉州東北二十一里）

皮氏縣（郡西南二十二分今河津縣治西）赤壁（西北大河東岸）

臨汾縣（郡南少西九分今太平縣東南二十五里）

滎陽郡（州東一度今開封許州懷慶地）西及西南皆界河南北界汲郡東界兗州之陳留東南界豫州之潁川領縣八治滎陽

滎陽縣（今縣東北滎澤縣西南十七里）廣武山（一名敖鄗城北濱大河與濟北盧縣之碻磝別）敖山（廣武西二里）石門（有二）

（一在廣武東引河南流爲汴渠一在廣武西敖山東故滎瀆即滎水也亦名清水東會汴渠宗水京水須水皆北注之亦名鄭水既會汴則併汴不併餘水矣汴渠在城東二十里分二渠一渠東行爲汴一渠東北出爲官渡水過陳留北至梁國東復合于汴）沈萊堰（在西石門）金隄（在東石門）麻田（四）管

城（東南七十里今鄭州治）

京縣（郡南少西四分今滎陽縣東南三十里）

密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東南三十里）

苑陵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新鄭縣東北三十里）新鄭城（今縣西北）林渚（今縣東二十五里）韓王壘（西南）

中牟縣（郡東少南十二分今縣東六里）汴水（北）官渡城（汴水北）官渡水（城北）大河（又北）

開封縣（郡東少南十七分今府南五十里）汴水（北）

陽武縣（郡東北十分即博浪沙今縣東南五里）大河（北）

卷縣（郡東北六分今原武縣西北七里）大河（西北十里）

汲郡（州東北一度十一分今衛輝彰德地）南界滎陽西界河內及并州之上黨東界兗州之濮陽陳留北界魏郡領縣六治汲

汲縣（今衛輝府西南二十五里）延津城（東三十里）東燕城（延津東南大河南岸今胙城縣西晉初省後封東嬴公騰爲東燕王）文

石津碻磝津棘津石濟（皆大河津渡處在東燕白馬之間總名延津渡）東燕郡（石勒置）

獲嘉縣（郡西南五分今新鄉縣南二十里）新鄉城（今縣治燕慕容儁所築）延津舊關（東南）

脩武縣（郡西南十二分今縣治東）

共縣（郡西北五分今輝縣治）重門（北二十里）

林慮縣（郡北少西十八分今林縣治）

朝歌縣（郡東北七分今淇縣治）黃橋（西南）枋頭（淇水入河處）谷口戍（枋頭西）

魏郡（州東北二度七分今彰德及衛輝大名境地）南界汲郡及兗州之濮陽東界陽平頓丘北界廣平西界并州之上黨包太行鍵兗冀戰守要區然非植根澤潞則建瓴之勢操之鄴故領縣八治鄴

鄴縣（今臨漳縣西四十里）三臺（城內西北隅）紫陌浮橋（西北五里）石瀆（東）蒲池（東北）華林苑（城北漳水上）東明觀（東）混橋（東）司州（石虎置）中州（燕置）冀州（苻堅置）

安陽縣（郡西南八分今彰德西南四十里）

蕩陰縣（郡南少西十分今湯陰縣治西南）

長樂縣（郡南少東六分今彰德府東四十里）

黎陽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濬縣治西）大河（東）孫就柵（西北）

內黃縣（郡東南十二分今縣治西北）

魏縣（郡東少北九分今成安縣東三十里）

斥丘縣（郡東北八分今成安縣東南十三里）

頓丘郡（州東北二度十五分今大名府及彰德府境地）西界魏郡南界兗州之濮陽東界兗州之東平北界陽平領縣四治頓丘

頓丘縣（今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衛國縣（郡東少北五分今觀城縣西十五里）

陰安縣（郡北少東五分今清豐縣北二十五里）

緐陽縣（郡北少西五分今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

陽平郡（州東北二度二十四分今大名東昌及曹州府臨清州境地）南界頓丘西界魏郡西北界廣平東北界冀州之清河東界冀州之平原兗州之濟北東南界兗州之東平領縣七治元城

元城縣（今大名府東北二十五里）沙亭（東南六十里）兗州（燕置）

東武陽縣（郡南少東七分今朝城縣西四十里）

陽平縣（郡東南九分今莘縣西南七里）

發干縣（郡東九分今堂邑縣西南五十里）幽州（南燕置）

樂平縣（郡東十三分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

清淵縣（郡東北十六分今臨清州東南五十里）

館陶縣（郡北四分今縣西南四十里石趙陽平郡治此）

廣平郡（州東北二度二十一分今廣平及彰德順德東昌境地）南界魏郡東南界陽平東界冀州之

清河東北界冀州之安平北界冀州之趙郡西北界并州之樂平西南界并州之上黨領縣十五治廣平

廣平縣（今府治北）

肥鄉縣（郡南五分今縣南二十里） 新興城（亦名新城東北十五里慕容垂築）

列人縣（郡東南二分今肥鄉縣東北十五里）

平恩縣（郡東六分今曲周縣東南五十里） 康臺（西北二十里）

斥漳縣（郡東少北八分今曲周縣東南四十五里）

曲梁縣（郡治東北） 董塘淵（今曲周雞澤二縣間）

任縣（郡北少東四分今縣東南） 苑鄉（東北） 渚鄉（西南）

南和縣（郡北七分今縣治）

襄國縣（郡北少西十分今順德府治西南石勒都此改名建平城）

廣年縣（郡西北三分）

易陽縣（郡西四分）

涉縣（郡西二十二分今縣治）

武安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縣西南五十里） 閼與山（南） 滏口（東四十里太行八陘司州有其四并州有其一幽州有其三起河內終燕國第一軹關陘爲東西之限在軹縣北三十里第二太行陘在野王北二十里爲南北之限第三白陘在共縣西五十里爲西北東南之限第四滏口陘則此是也爲東西之限第五井陘卽縣治第六蜚狐陘卽廣昌縣治皆東西之限第七蒲陰陘在蜚狐東百里第八軍都陘在縣北爲東南西北之限）

邯鄲縣（郡西南七分今縣西南二十里）

臨水縣（郡西南十三分今磁州西北四十里） 梁期城（亦曰兩期南五十里）

雍州禹貢雍州漢司隸及涼州之地晉置雍州（今陝西省之西安同州鳳翔華州乾州燿州邠州甘肅省之平涼固原州地）領郡七縣三十九刺史治京兆之長安（惠帝時徙治安定又徙新平）跨渭南北涇洛東西東阻大河西限隴坻南擁南山北帶荒服（今慶陽延安鄜州地）愍帝分置上郡建興末沒于漢（按愍帝紀有上郡太守籍韋志不載）東晉僑置州郡初在順陽後在襄陽（元帝時寄治順陽之酇城已而廢州僑置始平郡于武當又置秦郡尉氏縣于堂邑太元中復置州于襄陽領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其屬未詳）安帝義熙十三年收復還治長安明年沒于夏

京兆郡（今西安府及華州地）北界馮翊扶風西界始平東界司州之弘農上洛南界上洛領縣九治長安

長安縣（今西安府西北十三里） 逍遙園（南） 韭園（西） 靈臺（西北八里） 石橋（東北洛城門外） 范氏堡（渭北涇西） 段氏堡（渭南霸西） 曲牢（東北） 鄠川（亦曰樊川南） 馬頭原（南） 咸陽郡（苻秦置今縣東北二十里） 渭城（今咸陽縣西二里） 零武城（亦曰靈武今咸陽縣東苻秦置縣） 成貳壁（今咸陽縣境） 阿房城（亦曰阿城西北臨渭水對咸陽）

杜陵縣（郡東南五分今府東南十五里）

藍田縣（郡東南十分今縣西北三十里） 嶢柳城（今縣治） 青泥城（嶢柳南七里） 白鹿原（青泥西霸水西） 藍田關（東百里）

霸城縣（郡東少南六分今府東三十五里）

陰般縣（郡東九分今臨潼縣東十三里）

新豐縣（郡東少北九分今臨潼縣東少北十五里） 驪山（南） 千戶固（西五十里霸水西）

鄭縣（郡東少北二十分今華州太元十二年置華山郡于此分弘農之華陰京兆之鄭馮翊之夏陽郃陽屬焉） 赤城 廣鄉原（西） 石積（西南）

萬年縣（郡東北八分今臨潼縣北少東七十里渭水北）

高陵縣（郡東北七分今縣治）

馮翊郡（州東北一度一分今同州西安華州燿州境地）西界北地扶風西南界京兆南界司州之上洛東界司州之河東北面不設郡縣（今鄜州地）領縣八治臨晉

臨晉縣（今同州府治紀要云今朝邑縣西南二里有臨晉城晉馮翊郡治此尋廢蓋故治也） 香城（東南渭水北岸渭水至此東入大河）

蓮芍縣（郡西南六分今渭南縣東北七十里渭水北）

下邽縣（郡西南八分今渭南縣東北五十里渭水北） 渭南縣（渭水南苻秦置） 倒虎山（西南）

重泉縣（郡西十分今蒲城縣西南五十里）

頻陽縣（郡西少北十二分今富平縣東北五十里） 土門（北三里苻秦置護軍） 野人堡（北）

栗邑縣（郡西北十三分今白水縣西北二十八里）杏城（東三里）

郃陽縣（郡東北十分今縣東南四十里）

夏陽縣（郡東北十七分今韓城縣南二十里）李潤鎮（西十里杏城東北）邢望鎮（李潤南四十里）

北地郡（州北十五分今耀州及西安府境地）西界新平東界馮翊南界扶風北面不設郡縣（今同官中部諸縣地）漢郡故地皆為徼外葢同僑治矣領縣二治泥陽

泥陽縣（今耀州治）幽州（劉曜置）同官（今縣治秦置護軍）馬蘭山（同官北五十里）三城戍（山南夏置朔州）同官谷趙氏塢（同官北）安公谷（同官南）宜君（同官北九十里秦置護軍）貳縣城（亦曰貳城宜君北百五十里子午嶺東）長城縣（貳城東百二十里今鄜州南五十里洛水東胡蘆河北）盧水（今胡蘆河）敷城縣（長城東百里今洛川縣東南六十里）定陽縣（敷城東北七十里）三堡鎮（定陽東北八十里今宜君縣東北四十里自宜君護軍以下諸城皆在馮翊北地二郡之北皆苻姚戍守處）

富平縣（郡東南六分今縣東北）黃丘（西北六十里黃嶔山下）

新平郡（州北二十三分今邠州地）西界安定南界扶風東界北地北無郡縣（今慶陽府地）領縣二治漆

漆縣（今邠州治）九嵕山（北其北謂之嶺北）胡空堡（西南）徐嵩壘（胡空西）桃奴堡扇蒲堡（胡空東）

邠邑縣（或作汾邑汾葢邠之譌郡東北九分今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安定郡（州北二度今平涼府涇州地）當隴口東之北南界新平扶風西南界秦州之畧陽餘無鄰郡（東今慶陽北今環縣靈州西今靖寧州莊浪縣地）僭國所置遂半當州郡與雍秦鼎足而三矣領縣七治臨涇

臨涇縣（今鎮原縣南五十里）高平城（今鎮原縣西劉曜置朔州苻秦牧官都尉姚秦以赫連勃勃）他樓城（高平北百里）蕭關（高平西北四十里）武都城（高平西南）

西川縣（郡西北今固原州境紀要州東南有南川）

朝那縣（郡西少南九分今平涼府治西北）馬髦山（南連隴山）東瓦亭（隴東南麓其西南五十里為西瓦亭見秦州畧陽）涇陽城（今平涼府西石趙置隴東郡姚秦置天水郡）平涼郡（今府西南四十里苻秦置）黃石固（東瓦亭西北山中夏置長城護

軍）我羅城（固東）安丘城（今平涼府東五十里涇水南）馬鞍阪（安丘東）孫丘谷苟頭原（俱近阪）依力川（平涼東今府西）赦奇堡（今府西北）密造堡（今府西南）

都盧縣（郡西南今平涼府西百里有都盧峽戍守要地以水流聲似彈箏亦名彈箏峽縣或近之）

陰密縣（郡南二十分今靈臺縣西五十里夏雍州治此）草壁戍（東）

鶉觚縣（郡南少東二十分今靈臺縣治）

烏氏縣（郡東南十四分今涇州東三十三里）涇川城（今州治苻姚雍州治）青石原（州北十里）東鄉（原東）故縣（州南）路承堡（州東南）

扶風郡（州北六分今西安鳳翔乾州境地）南界京兆始平東界馮翊北界北地新平安定西界秦州之畧陽天水武都自隴西入當州北必由安定之瓦亭南必由郡之汧隴領縣六治池陽

池陽縣（今涇陽縣北七十里）雲陽縣（西北三十里初省後復置屬馮翊）宜秋城（涇陽西北）三原護軍（今三原縣嵯峨山北苻秦置）黃白城（紀要池陽在今三原縣西北二十里黃白城在今三原縣西南二十里則應在池陽南一統志池陽在涇陽縣西北三原縣在涇陽東北則應在池陽北）好時（今乾州東五十里）梁山（乾州西北五十里）和寧堡（三原縣北）寡婦渡（三原縣西北）黃洛堡（三原縣東北）仲橋（乾州南）

郿縣（郡西少南二十分今縣東北七十五里渭水北）五丈原（西四十五里渭南）新羅堡（東南渭南）

美陽縣（郡西十六分今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中亭（西）龍尾堡（中亭西）

雍縣（郡西一度二分今鳳翔府治）五將山（東六十里）隃麋城（北少西五十里）龍黎城（北）

陳倉縣（郡西一度六分今寶雞縣東二十里金陵河北汧水南）三交城（西三十里）斜谷（南）

汧縣（郡西少北一度十二分今隴州南三里）雞頭山（即隴山在縣西）方山原（西南二百里武都氐界）

始平郡（州西七分今西安乾州鳳翔境地）東界京兆南界梁州之漢中北界扶風西界秦州之武都領縣五治槐里

槐里縣（今興平縣東南十里）盩厔縣（西南晉末置屬扶風）司竹（盩厔東十五里）長城戍懸鉤戍賀城（皆盩厔西南）駱谷（南）女媧堡（西南駱谷內）劉迴堡（東南渭水南）馬嵬戍（西北三十五里）六陌（馬嵬戍西北）癈橋（六陌西南）

始平縣（郡東北三分今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鄠縣（郡東南五分今縣治北） 子午谷北口（南）

武功縣（郡西十分今縣西南二十二里） 太白山（南九十里）

鄜城（郡西今寶雞縣東南） 箕谷（南）

秦州禹貢雍州梁州漢涼州益州之地武帝泰始五年以雍州之隴西五郡（隴西南安天水畧陽武都）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置秦州太康三年罷七年復置而金城還屬涼州（今甘肅省之鞏昌臨洮秦州階州陝西省之鳳翔四川省之龍安地）領郡六縣二十四刺史初治冀後徙天水之上邽州處隴山之西沃干嶺之南北引涼州則委重于狄道南控梁益則見形于武都而出奇于陰平其大川渭水東經雍州以入河白水黑水二江會爲嘉陵南經梁益以入江惠帝時分隴西置狄道郡（領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三縣又置洮陽遂平武街始興第五眞仇六縣共九縣屬焉） 張駿以狄道屬涼州又置武始郡于狄道東晉時刺史寄治梁州又立仇池爲北秦州以寵楊氏其在僭國則劉石苻姚乞伏皆得隴西四郡楊氏世有武都陰平苻堅嘗倂之至苻登時復爲楊氏所有雖數外附嘗偁晉藩

天水郡（今秦州鞏昌地）東界雍州之扶風北界畧陽南界武都西界隴西領縣六治上邽

上邽縣（今秦州西六十里劉曜秦涼二州牧鎮此） 馬頭山（南九十里） 祁山（西南八十里） 大寒嶺（西五十里） 胡奴阜（西） 彔凶塢（西南） 縣諸城（西五十里）

冀縣（郡北五分今伏羌縣治東刺史故治） 狐槃谷（東）

新陽縣（郡東北今秦安縣西南）

顯親縣（亦作顯新郡東少南今秦州東南十里休官部落居此一統志在秦安西北三十里按若如志說當屬畧陽矣恐誤）

成紀縣（郡東六分今秦州治）

始昌縣（郡西南六分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 竹領（西南百里）

畧陽郡（州東北十七分今秦州鞏昌地）西界南安南界天水武都東界雍州之扶風北境不設郡縣（今會寧莊浪靜寧州地）當隴山之西州之東門也領縣四治臨渭

臨渭縣（今秦安縣東南八十里）

清水縣（郡東三分今縣治西） 柏陽堡 侯辰谷（皆西南）

畧陽縣（郡北六分今秦安縣東北六十里隴山上） 隴城（東） 南安峽（亦曰陋中隴城南通清水閘道） 鳴蟬堡（[illegible]）

西瓦亭（東北百七十里隴山西又東北五十里爲東瓦亭見雍州安定） 隴關（亦名大震關東八十里隴山上） 白石城 白崖堡 白石川 白阬（皆西） 水洛城（北五十里）

平襄縣（郡西七分今伏羌縣北三十里） 興國城（東少北百里）

南安郡（州西北十八分今鞏昌府東境地）西南界隴西東南界畧陽天水西北界涼州之金城東北界雍州之安定領縣三治豲道

豲道縣（今鞏昌府東北二十五里乞伏秦嘗置東秦州于此） 赤亭川（西）

中陶縣（郡西北六分）

新興縣（郡南少西六分今鞏昌府南二十里）

隴西郡（州西少北十九分今鞏昌府西境及洮州廳地）東北界南安東界南安天水東南界武都西北界涼州之金城西南爲吐谷渾地莫何度周長柳渦渾堯杆泣勤諸川及白蘭山在焉蜀漢時姜維所屯之沓中也（與荆州之沓中別）領縣四治襄武

襄武縣（今鞏昌府西南五里）

首陽縣（郡西北八分今渭源縣治）

狄道縣（郡西北十八分今縣治西南） 狄道郡（惠帝時置即縣治） 武始郡（西北七十里張駿置） 武街縣（東南分水嶺西北劉趙之亾張駿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護軍與石趙分界侯和漒川甘松見下此即武街本惠帝置郡時所置縣也石門無考按襄武縣西南四十里有石門山或即是歟） 安故縣（狄道南百八十里在臨洮縣北洮河東張勳張寔置郡張茂以武興安故金城西平爲定州）

河關縣（惠帝時置屬隴西後置狄道郡乃分屬狄道在狄道西少北百二十里） 洮陽縣（惠帝置在狄道西二百四十里今洮州衛西南七十里洮）

（河北）甘松侯和强川三護軍（皆在洮陽縣南洮河南乞伏秦嘗置甘松郡）桑城（亦曰桑壁在安故縣西洮河西）

臨洮縣（郡西南二十分今岷州治）俱城（西南）

武都郡（州南二十分今階州及秦州府境地）北界天水畧陽西南界陰平東南界梁州之漢中東北界雍州之扶風秦蜀之孔道也西北走臨洮則涼州之間道故東晉之時關隴淪沒仇池內附涼使得通領縣五治下辨

下辨縣（亦名武街今成縣治）白馬城（西南）

武都縣（郡西八分今西和縣東南二十里）仇池（西二十里山上永和九年置北秦州仇池郡以授楊初）鷲峽（仇池東北）

河池縣（郡東九分今徽縣治）

故道縣（郡東少北十二分今鳳縣治）

沮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畧陽縣城蜀漢先主所更築名武興城）

陰平郡（州南少西一度十八分今階州及龍安地）東北界武都東界梁州之漢中東南界梁州之梓潼西界益州之汶山西北爲吐谷渾地領縣二治陰平

陰平縣（今文縣治）

平廣縣（亦名平武今龍安府東北）南陰平郡（東北五十里李雄置）

涼州禹貢雍州漢涼州地晉因之（今甘肅省地）領郡八縣四十六刺史治武威之姑臧惠帝時分燉煌酒泉置晉昌郡（領燉煌之宜禾伊吾冥安深淵廣至五縣酒泉之沙頭一縣又別立會稽新鄉二縣共八縣屬焉）張氏世守多所建置（張軌表置武興晉興二郡武興領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晉興領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張寔置廣武郡領永登令居枝陽三縣張茂分金城西平武興安故四郡爲定州張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建康酒泉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十一郡爲涼州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八郡爲河州敦煌晉昌玉門三郡西域都護校尉大護軍三營爲沙州張祚又以燉煌爲商州諸郡縣名非地志所列者或因漢魏或立新僑竝出張氏不可殫究矣）後沒于苻堅而呂氏禿髮氏段氏沮渠氏李氏先後割據建置益多隨所在附著于篇（涼州無僑郡有金城僑縣見桓溫傳）

武威郡（今涼州府地）南界金城西平西北界西郡餘方皆徼外領縣七治姑臧

姑臧縣（今涼州府治）武興郡（西北治晏然）休屠縣（東北屬武興）石頭城（東）胡坑（西）金昌城赤岸城清塞城（皆南）

顯美縣（郡西北十分今永昌縣東二十五里）

番禾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永昌縣西三十里呂光置郡）金山（北自縣西北至顯美縣北東西二百里）茗藋戍（西南）

驪縣（郡西十分今永昌縣南五十里）

揟次縣（或譌作揖次郡南七分今古浪縣西北七十里）

倉松縣（郡南十五分今古浪縣西南七十里張氏置爲郡呂光改名東張掖）洪池嶺（西北起番禾之茗藋戍經驪縣姑臧縣揟次縣西至縣境包西南東三面爲郡南藩）漠口城（縣南七十里洪池嶺南）

宣威縣（郡東北十一分今鎮番縣南七十里）

金城郡（州南少東二度今蘭州平涼西寧地）北界武威西界西平南界秦州之隴西東及西南不設郡縣（東爲今靖遠縣西南爲邊外）跨河南北州之門戶領縣五治榆中

榆中縣（今蘭州府西七十里）沃干嶺（南）河會城（西少北八十里河北湟河自北洮河自南皆至縣入河）青石津（河會南）纏縮城（河會西北）

金城縣（郡東六分今蘭州府治）苑川城（東南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勇士城（苑川西南）麥田城度堅山（縣北大河北）溫圍水（今寧夏中衛西南七十里河北）萬斛堆（溫圍水北今中衛西五十里一名沙山）

允街縣（一作允吾郡西北二百里未詳定處）捫天嶺街亭城楊非川（東南）廣武郡（河北張軌置）枝陽縣令居縣（皆今蘭州府西北張軌置屬廣武）長最城神鳥城振武城（皆在廣武境）

浩亹縣（郡西北今碾伯縣東張軌置晉興郡）枹罕縣（今河州治張軌置屬晉興張駿置河州）沙阜葵谷（枹罕東灕水南大夏）曲柳戍（枹罕東北石趙攻涼據大夏畧地晉興廣武武街至于曲柳胡三省云曲柳在洪池嶺北扼要馭之云時趙軍未渡河皆誤廣武武街皆在河南北但未越洪池嶺耳畧地必分兵其北畧者自至廣武武街西畧者自至晉興曲柳非一將一事也）赤岸戍（一名河夾寨枹罕北河南）大夏縣（枹罕北少東灕水東灕水亦名大夏河張軌置屬晉興張駿置郡）晉興縣（枹罕東大夏南張軌置屬晉興別有小晉興亦譌爲興晉在允街西捫天嶺北非此晉興也）曡蘭城（晉興西南乞伏乾歸置興國郡在畧陽襄平縣境後徙其眾于曡蘭仍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鎮之然則曡蘭

（應改名興國或爲興國郡之屬縣矣又有定連城疑卽疊蘭音轉）嵻峎山（疊蘭城東）武成城（晉興西南張氏置郡乞伏因之）永固

縣（本名白石在離水源離水出白山張軌置爲縣屬晉興）臨津縣（今積石張軌置屬晉興）石泉城（臨津東七十里）左南

縣（赤岸戍河北張軌置屬晉興）

白土縣（郡西一度臨津河北呂光置爲三河郡）石城津（南）

西平郡（州南少西一度十六分今西寧府地）北界武威西郡張掖東界金城西接青海

南踰黃河皆吐谷渾境地大川三南爲大河次北爲湟水次北

爲浩亹河浩亹入湟湟入河皆在金城境領縣四治西都

西都縣（今西寧府治）龍支城（東南）譚郊城（龍支西南）治城（龍支東南）邯川（龍支南河北）湟河郡

（邯川西百四十里張氏置爲郡）澆河郡（湟河郡西南百二十里大河南呂氏置）廉川城（湟河郡西北八十里）

臨羌縣（郡西二十一分）樂都郡（北百里呂氏置）

長寧縣（郡西北四分）

安夷縣（郡東北六分）

西郡（州西北一度三分今甘州府東境）東南界武威西北界張掖南界西平餘方皆

徼外郡東阻山丹嶺南阻金山沮渠水出山丹嶺西流經郡城

北西南入黑水沮渠氏部落在水上黑水出郡西南北流經郡

西會沮渠水入張掖界郡當武威張掖之衝領縣五治日勒

日勒縣（今山丹縣東南）

萬歲縣（郡東南）

刪丹縣（郡西北今山丹縣治）臨松郡（西五十里張天錫置呂光置中田護軍）金山（南）慮谷（金山谷）均石

戍（北）

仙提縣（郡北今山丹東十里）

蘭池縣（一統志云在山丹境紀要不載按張掖東百餘里有氐池正當山丹之北南有窮泉北有赤泉蓋在沮渠水上地多池澤可知此縣名蘭池或卽漢故氐池縣改名也）

張掖郡（州西少北一度十五分今甘州府西境）東少南界西郡西北界西海西界酒泉北

引居延領縣三治永平

永平縣（今甘州府治）建康郡（西北二百里張駿置）蓼泉城（建康西百里）鮮支澗（蓼泉西）祁連郡

（西北祁連山中張祚初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元靚置）弱水護軍（水出西羌中會黑水入居延乞伏置西平北）懷城（弱水東）蘭

門山（東北四十里卽合黎山）

屋蘭縣（郡東北七分今山丹西北）西安郡（東呂光置）

臨澤縣（郡西北）

西海郡（州西北三度八分）斗入北方惟南界張掖酒泉領縣一卽治之

居延縣（居延澤西南）

酒泉郡（州西少北三度一分今肅州及西安府地）東界張掖北界西海西北界燉煌領縣九

治福祿（郡及燉煌今置州郡國志未載唯宋舊文存畧而已）

福祿縣（今肅州府東南五十里）

樂涫縣（今高臺縣西張氏屬建康）

表是縣（今高臺縣西北）

會水縣（一統志云在高臺境內紀要云在肅州東北）

騂馬縣（一統志云今靖逆衛赤金所境）

安彌縣（或誤作安珍一統志云在肅州東紀要云肅州西）

玉門縣（一統志云今赤金所東）

延壽縣（一統志云赤金所東南）

沙頭縣（一統志云今靖逆廳南）

燉煌郡（州西少北五度二十分今安西府地）領縣十二治蒲昌（或誤作昌蒲）

蒲昌縣（紀要云在沙州衛西晉初置後廢按今晉志首列當本是郡治後移燉煌）

燉煌縣（一統志云今安西廳沙州衛治）

乾齊縣（一統志云今靖逆衛南）

龍勒縣（一統志云今沙州衛西南）

效穀縣（一統志云今沙州衛西）

廣至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西李暠置廣夏郡于此）

宜禾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治元康五年置晉昌郡李暠又分置會稽郡） 涼興郡（紀要云肅州東北呂光置或云李暠置）

冥安縣（或誤作宜安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東李暠置常樂郡）

淵泉縣（晉志避唐諱改淵為深一統志云今安西廳柳溝衛東）

新鄉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東南百八十里李暠置為郡）

伊吾縣（一統志云今安西衛西） ○（校查晉志燉煌郡領縣此外尚有陽關恐係簡脫）

并州禹貢冀州之地周始名并晉因之（漢擊匈奴得朔方別置朔方刺史即今河套內外地也後漢省入并州靈帝末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亂省入冀州魏復置然五郡及河西國河西之地皆不能有也僅有今山西省之太原潞安上黨澤州朔平大同沁州遼州代州忻州平定州境地）領郡六縣四十五刺史治太原之晉陽西大河東太行入河之川二汾沁出山之川四桑乾滹池漳衛水勢分散故土瘠而穀鮮山氣深厚故勇摯而樸愿北利馬南利鐵兵足而食寡惠帝時改新興郡曰晉昌東晉州沒僑治揚州（初置上黨郡于蕪湖後省入僑淮南義熙中寄治淮陰又移蒲阪）

太原國（今府及汾州地）北界新興東界樂平西界西河東南界上黨西北距河五百里中不設郡縣（今保德岢嵐二州靜樂石樓嵐縣興河曲六縣之地）匈奴五部依汾遥處遂生厲階領縣十三治晉陽

晉陽縣（今太原縣治） 蒙山（西北五里） 藍谷（西南） 銅壁（南）

陽曲縣（郡北七分今太原府北少西五十里）

狼孟縣（郡北少東九分今府北少東六十里）

盂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府東北八十里）

榆次縣（郡東六分今縣治）

中都縣（郡東八分今榆次縣東十五里洞過水南）

陽邑縣（郡南少東十分今太谷縣東南十五里）

祁縣（郡南十分今縣東南七里）

京陵縣（郡南少西十四分今平遥縣東七里） 息歸壘（西五十里）

鄔縣（郡南少西二十分今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 板橋城（西）

大陵縣（郡西南八分今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

平陶縣（郡西南十四分今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 大干城（南十里劉淵築以居其兄匈奴謂兄阿干）

于離縣

上黨郡（州南少東一度十五分今潞安澤州沁州遼州地）西北界太原西界司州之平陽南界司州之河內東南界司州之汲郡東界司州之魏郡廣平北界樂平領縣十治潞

潞縣（今潞城縣東北四十里） 潞川（即濁漳環縣之西南北三面） 臺壁（北漳北） 三垂山（西二十里） 黃阜山（西三十里）

襄垣縣（郡西北五分今縣治） 安民城（北二十里） 涅原（西）

武鄉縣（郡西北十二分今縣治東北石勒置為郡）

涅縣（郡西北十八分今武鄉縣西七十里）

銅鞮縣（郡西少北十三分今沁州治）

屯留縣（郡西少南十一分今縣治）

壺關縣（郡西南七分今潞安府治） 壺關山（東南十三里） 西澗 白田原（西北）

長子縣（郡西南十四分今縣治） 長平（南四十里江豬嶺上）

泫氏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高平縣治） 陽阿城（南六十里西燕置建興郡）

高都縣（郡南二十分今澤州府東北三十里） 白水（今澤州府南三十里） 天井關（今府南五十里）

西河國（郡西一度二分今汾州府地）東界太原南界司州之平陽西北二面不設郡縣領縣四治離石

離石縣（今永寧州治石勒置永石郡于此） 左國城（東北二十里） 吐京城（西南百里夏置護軍于此）

隰城縣（郡東南十四分今汾州府南五十里） 美稷城（北七十里）

中陽縣（郡東南十六分今孝義縣治東南）

介休縣（郡東南二十分今縣東南十五里）

樂平郡（州東一度一分今平定遼州地）西界太原南界上黨東界冀州之趙國東北界冀州之常山西北界新興幷冀之孔道也領縣五治沾

沾縣（今樂平縣西南三十里）

樂平縣（郡東北三分今縣治）

上艾縣（郡北七分今平定州治）固關（東少北十里）井陘（關東）

壽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縣東南十五里）壽陽山（一名方山在今縣北）

轑陽縣（郡南十四分今遼州治）

新興郡（州北十八分今忻州平定州地）南界太原北界雁門東越重山界冀州之常山西無郡縣領縣五治九原

九原縣（今忻州治）

定襄縣（郡東今縣西南）

晉昌縣（郡南少北五分今定襄縣治）

雲中縣（郡西北七分今崞縣西南七十里）南秀容（西北）三堆城（今靜樂縣治）樓煩（三堆南）

廣牧縣（郡東南今壽陽縣西北）

曹氏以來委棄北藩總諸邊郡以置新興初在陘北後置陘南晉代因之于是漢邊諸郡皆無寸土然而拓跋赫連爭戰分據不可不紀其大畧

大河（自今寧夏府之橫城堡出今邊牆北行少東五百里折而東二百五十里折而東南八十里折而東四百里折而東南百餘里折而南少西五十里至今老牛堡又南少西五十里至偏頭關西折而西六十里至河堡營折而南入今邊牆今邊牆故明所築也自寧夏府之橫城堡東南五百餘里至靖邊堡南距慶陽府三百餘里折而東北九百餘里至河堡營西大河之北大河之南所謂河套也河套之地東北隅為漢西河郡地雲中之西為漢五原郡地五原西及南為漢朔方郡地西南隅為漢北地郡地雲中五原朔方皆跨河而北唐築三受降城于河北蓋分介三郡西城在朔方中城在五原東城在雲中雲中東為漢定襄郡地大河之北為陰山又北為大漠）統萬城（朔方郡地石勒置朔州赫連勃勃築城于奢延水北黑水南名曰統萬魏滅夏改曰夏州自後皆以夏州為名）臨戎城（統萬西北後漢朔方郡治）沃埜城（統萬西）三交城（統萬西其旁有三交谷）奢延城（統萬西南奢延水旁）木城（統萬東）拔鄰山（統萬東北）肆盧川（朔方郡境）五原縣（漢縣屬五原郡後漢移朔方郡治此其地當北河東西之中踰河而北則為中受降城）代來城（五原南一名悅跋城劉衛辰所居）木根山（代來南沃埜北）稒陽城（五原北）金津（稒陽北大河津濟處）中受降城（大河北）黑城（中受降城北）黑山（黑城北）鐵岐山（金津北）五原郡（北至黃河四十里西至黃河百三十里漢五原郡地苻秦置五原郡魏改為懷朔鎮隋曰豐州）西受降城（豐州西北八十里）雲中城（今綏遠城北歸化城東北漢雲中郡地）盛樂城（雲中城東百里漢定襄雲中二郡皆統其地魏之北都亦名雲中宮史或言雲中之盛樂或言定襄之盛樂或作成樂其實一也紀要又云定襄故城在馬邑縣西北三百八十里據漢郡界盛樂之東為定襄西為雲中若馬邑西北三百八十里則當在大河之北南直隋之勝州在雲中西境五原東境矣）勝州城（隋置北至河五里東至河五十里河之東為東勝州）河濱城（勝州東南）赤城（河濱城北）柞山（東勝州南）犢渚（柞山西）君子津（河濱城北）東受降城（勝州東北二百餘里西西百餘里為中城又西四百餘里為西城中西二城皆臨河東城則在河曲東北）跋那山（勝州西北百二十里）大城（勝州西南）美稷故城（勝州西南與大城皆漢西河郡地）

鴈門郡（州北一度十一分今代州及大同朔平府境地）南界新興東北界幽州之代郡東南重山（今五臺靈丘及直隸之阜平縣地）西北徼外（今朔平府及殺虎口北地）為州北門跨句注以設險

自劉琨遷陘北民戶以居猗盧代基始肇領縣八治廣武

廣武縣（今代州西五十里）上館城（今州治）陰館（亦名下館在陘北劉琨徙陘北五縣民以居猗盧陰館非晉縣亦在徙中）善無城（今代州西北七十里陘北）犲山獵嶺彌澤（皆在善無西境）

繁時縣（郡東九分今縣治琨徙五縣內有繁時今在陘南當是琨所徙不審本治）

葰人縣（郡東北七分今繁縣西北五十里）

崞縣（郡東北二十分今渾源州西四十里琨徙治今崞縣西三十五里）

注陶縣（本作洼陶洼注之古文也郡北少東今應州西山陰縣東此縣應在徙中史失之）

馬邑縣（郡西北十分今朔州治琨徙治處無考）大洛城秀容城（縣北河東）

平城縣（郡西南後漢所徙）平城故城（郡北一度二分今大同府東五里）新平城（亦名小平城故城西南百里今山陰縣北四十里）安陽城（故城東南）燕昌城（故城東北三十五里）白登山（故城北七里）意辛山（亦名意親山故城北塞外）東木根山（故城北）石漠（塞外陰山北）牛川（故城北）長川（牛川東）石子嶺（故城西北）

幽州禹貢冀州之地周曰幽州晉因之（今直隸省之順天保定宣化永平易州山西省之大同境地）領郡七縣三十四刺史治燕國之薊（初治涿）東晉僑治徐州孝武帝太元中

寄治青州後仍還徐州

燕國（今順天府地）南界范陽西界代郡東界北平西北界上谷東北不設郡縣（今古北口外地）右負軍都左負密雲領縣十治薊

薊縣（今順天府治東）征北小城（東南）

軍都縣（郡西北九分今昌平州西七里）軍都山（西北）蠮螉塞（今居庸關）

昌平縣（郡北少西九分今州治東南）

安樂縣（或誤作安國郡東北五分今通州西北順義縣西南）

狐奴縣（郡東北十分今順義縣東北二十里白河東）密雲山（東北今縣南五十里）方城（山北燕置縣）

潞縣（郡東五分今通州治）平谷（北石趙置）臨渠（東石趙置一名臨泃以泃水得名）

雍奴縣（郡東南十五分今武清縣東八里）

泉州縣（郡東南十八分今武清縣東南四十里）

安次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東安縣西北四十里）常道城（西）

廣陽縣（郡西南五分今良鄉縣東北十里）

范陽國（州西南十三分今順天府南境及易州保定地）西界代郡東北界燕國南界冀州之高陽河閒章武蜚狐之險在其右肩領縣八治涿

涿縣（今州治）

良鄉縣（郡北少東四分今房山縣東南）

長鄉縣（郡東北三分今固安縣北）

方城縣（郡東南九分今固安縣南十五里）

容城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西北三十里）

范陽縣（郡西南十一分今易州東南六十里）

遒縣（郡西少南五分今淶水縣北）

故安縣（郡西少南十分今易州紫荆關）金臺（東南三十里）

代郡（州西一度八分今宣化府及易州地）東界燕國范陽南界冀州之中山西界并州

之鴈門并冀相接皆關重山北氣反通南氣反塞雖處域內有同遐外北界廣甯西北不設郡縣（今西寧縣地）領縣四治代

代縣（今蔚州東二十里）

平舒縣（郡西一分）

廣昌縣（郡南十二分今縣治）蜚狐（即縣治）

當城縣（郡西十二分今蔚州西百里）高柳（西十里）沮洳城（西北四十里）參合陂（西北百里今大同府東百里）桑乾川（南）

廣甯郡（州西少北一度三分今宣化府南境地）西南界代郡東界上谷西北二面不設郡縣（今保安萬全縣地）領縣三治下洛

下洛縣（今保安州治西）廣甯故城（西北二百里亦曰大甯城紀要又引魏土地記下洛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西北百二十里有大甯城）甯川（亦名小甯城在大甯城西二十里）

潘縣（郡西南七分紀要云今懷來衛治按衛即今縣一統志以為晉上谷郡沮陽縣治）

涿鹿縣（郡東南四分）

上谷郡（州西北十八分今宣化府東境地）西界廣甯南界范陽東南界燕國北無郡縣（今龍門赤城縣地）領縣二治沮陽

沮陽縣（今懷來縣治南）般餘水（北按今多倫諾爾城明開平舊衛其東二百里明初之興州皆漢上谷郡地晉末馮跋嘗拓地至此後入于魏）

居庸縣（郡東少北七分今昌平州西北延慶州東）

北平郡（州東一度三分今順天永平府地）西界燕國東界遼西南境至海北無郡縣（今承德府城）東控盧龍之塞西扼白檀之險領縣四治徐無

徐無縣（今玉田縣東北三十里）徐無山（西南二十里）

俊靡縣（郡北今遵化西北紀要云今豐潤縣北）盧龍塞（東北今喜峯口）白檀山（西今密雲縣東南二十里）夏謙澤（西北百里）

土垠縣（郡東南八分今豐潤東十里紀要云西北六十里）

無終縣（郡西南三分今玉田縣治）燕山（西北二十五里）

遼西郡（州東二度五分今永平府境地）西界北平東界平州之昌黎（郡境本東盡遼河魏分屬國爲昌黎郡屬平州）

南境至海北無郡縣（今喀刺沁中旗地） 領縣三治陽樂

陽樂縣（今撫寧縣治西） 陽樂故城（今柳邊外大淩河南紀要云晉郡治此後魏并入徒河乃置于遼西之西境按魏正始五年分遼西昌黎郡所屬鮮卑徙在其西北三百餘里若晉時遼西猶治陽樂故城則自東北而控西南屬縣于五百里之外且與昌黎一郡治所交午非其理也郡治疑即曹魏分郡時所移）

臨渝（今山海關）

肥如縣（郡西九分今永平府西北三十里）

海陽縣（郡西南五分今永平府東南三十里） 令支城（北六十里） 樂安城（南百餘里今樂亭縣南四十里灤河在樂亭縣南分二支入海城在二水閒石趙所置以禦燕） 三陘（北）

平州禹貢冀州漢幽州之地魏始置平州後罷晉武帝咸寧二年

復置（今盛京奉天錦州朝鮮地） 領郡五縣二十六刺史治昌黎之昌黎

昌黎郡（今寧遠大寧地） 東界遼東南界幽州之遼西西北無郡縣（西爲今承德府北爲今喀刺沁土默特二旂皆漢遼西郡地） 領縣二治昌黎

昌黎縣（今錦州府西南十二分寧遠州東北三十里燕移治龍城） 龍城（西北二百里今喀刺沁左翼地本名柳城燕都此改名亦曰和龍移郡治此更名太守曰尹） 橫溝（龍城西南十里） 營丘城（西南燕置郡治武寧） 樂浪城（西南燕郡） 索莫汗陘（西南四十里）

石城（西南百餘里燕郡）、乙連城（西南二百里）、黃榆谷（西南二百五十里） 青陘（西南四百餘里） 板陘（西南）

紫蒙城（西北） 牛尾谷（北） 宿軍威德臨川（皆北） 新城（東） 沙城（東北百里）

徒河（東南九十里） 白狼城（乙連西） 平剛城（乙連西南） 建安城（乙連南今支北） 武興城（建安南東）

凡城（平剛西南四十里） 棘城（縣西北三十里） 廣安城（棘城北） 西樂城（今錦州治燕郡）

賓徒縣（郡西北一度十四分今喀刺沁右翼地） 突門嶺（西南） 甘松陘（嶺西） 澆水（一名僥樂水亦作弱落漛落今北流入老哈河）

遼東國（州東少北二度一分今奉天府地） 西界昌黎北界玄菟南界樂浪東無郡縣（今興京及鳳皇城地漢玄菟郡也） 領縣八治襄平

襄平縣（今遼陽州北七十里） 于河城（東北）

居就縣（郡西南今海城縣東北）

汶縣（郡西南一度一分今蓋平縣西北六十里遼河口東南）

新昌縣（郡南少西十七分今海城縣治東）

安平縣（郡南少西一度一分今蓋平縣東北七十里）

西安平縣（郡南少西一度九分今蓋平縣東南五十里） 平郭城（北） 馬石津（平郭西） 歷林口（平郭西北）

樂就縣

力城縣

南蘇城（紀要云今金州衛治按衛在旅順北百二十里今寧海縣也紀要云晉諸在衛東南是晉諸即旅順矣孤懸海中東望成山故度海至遼東者必取道晉若夫新城木底皆燕攻九都之南道九都在鴨綠江東距江入海處六百里當今滿蒲城甕登城之閒自遼東趨九都南道應出鳳皇城若至寧海則反向西南非其塗也附注于此存所疑以俟博雅君子攷焉）

樂浪郡（州東少南四度十二分今朝鮮地） 領縣六治朝鮮

朝鮮縣（今朝鮮國平安道平壤府）

遂城縣（平壤南）

鏤方縣（郡西今遼陽州東）

屯有縣

渾彌縣

駟望縣

玄菟郡（州東少北三度二分今奉天錦州地） 漢治沃沮在鴨綠江源之東後爲夷貊所

侵徙高句驪北（今佟佳江源南） 公孫氏據遼東更置于遼東東北二百里

晉因之南界遼東領縣三治高句驪

高句驪縣（今撫順縣東少北八十里）

望平縣（郡西今廣寧縣東北）

高顯縣

帶方郡（州東南今朝鮮地） 漢縣屬樂浪公孫置郡晉因之領縣七治帶方

帶方縣（平壤南境）

列口縣（今朝鮮京畿道漢城府西南境）

含資縣（漢城南）

海冥縣（按紀要在今盛京南六十五里挹婁城）

長岑縣（今遼陽州東遼之崇州地按遼崇州在遼陽州東北百五十里撫順縣東南樂浪玄菟帶方三郡雖據今圖畧可指別顧無左證即如帶方郡治在樂浪南而海冥長岑二縣反在樂浪之北蓋三郡屢經移徙靡得其詳矣）

南新縣

提奚縣

冀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直隸省之順天保定天津趙州順德河間定州正定廣平冀州深州山東省之濟南東昌武定地）領郡十三縣八十六刺史治趙國之房子（後徙安平之信都）東晉僑治江北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青州乃徙治焉

趙國（今趙州順德正定及保定南境地）北界常山東北界博陵東界鉅鹿南界司州之廣平西界并州之樂平領縣九治房子

房子縣（今高邑縣西南五十里）柏鄉城（東南）

元氏縣（郡北少西八分今縣西北二十五里）飛龍山（西北二十五里井陘東南）

下曲陽縣（郡北少東十五分今晉州西五里）柏肆塢（西二十里）藁城（柏肆南）無極（柏肆北）

平棘縣（郡東北六分今趙州南二十里）

鄡縣（郡東北十九分今束鹿縣東北二十里）

高邑縣（郡東少北三分）

平鄉縣（郡南少東十三分今縣西北六里）

鉅鹿國（州東六分今趙州順德地）西北二面皆界趙國南界司州之廣平東界安平領縣二治癭陶

癭陶縣（今寧晉縣西南二十五里）南欒縣（西南三十里今柏鄉東北十里初省復置）廣阿（南）大陸澤（東）

鉅鹿縣（郡南十五分今平鄉縣治）

常山郡（州北十五分今正定及定州西境）南界趙國北界中山東界博陵西界并州之新興領縣八治眞定

眞定縣（今府南八里滹沱南）

井陘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縣治北）

石邑縣（郡西五分今獲鹿縣治南）

蒲吾縣（郡西少北六分今平山縣東南二十里）桑壁（南）

靈壽縣（郡西北五分今縣治東）

南行唐縣（郡北八分今縣治北）

上曲陽縣（郡北十三分今縣西四里）

九門縣（郡東四分今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

中山郡（州北少東一度二分今定州正定保定地）西南二面皆界常山東界博陵高陽北界幽州之代郡范陽領縣八治盧奴

盧奴縣（今定州治）承營塢（東南）

唐縣（郡北六分今縣治）中山城（西北十三里陌嶺上或曰慕容垂所都也）灌城（西南）

望都縣（郡北少東五分今慶都縣西北七里）

蒲陰縣（郡北少東八分今完縣東南二十里）陽城（東南三十里）

北平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滿城縣西二里）

安喜縣（郡東三分）

魏昌縣（郡南少東六分今無極縣東北二十八里）廉臺（西十里）

新市縣（郡西南九分今新樂縣西南四十五里）義臺（北五十里泒水北）

高陽國（州東北一度二分今保定府地）西界中山南界博陵東界河間北界幽州之范陽領縣四治博陸

博陸縣（今博野縣南六十里）

北新城縣（郡北十五分今安肅縣西南二十里）樊輿縣（南少東今保定府東南三十里或以爲石趙置）樂鄉縣（南少西今保定府南七十里或以爲石趙所置）

蠡吾縣（郡東北四分今蠡縣東三里一統志云在博野西南則應屬博陵）清梁城（西二十里石趙置縣）南安城（南石趙置縣）

高陽縣（郡東北十一分今縣東二十五里）

博陵國（州東北一度今深州保定定州地）西北界中山西南界趙國南界安平東界

河間北界高陽領縣四治安平

安平縣（今縣治）

安國縣（郡西北六分今祁州東南六里）

饒陽縣（郡東五分今縣東北二十里）晉口（今饒陽縣治）

南深澤縣（郡西南六分今縣東南二十七里）

河間國（州東少北一度十分今府及保定府東境地）西界高陽博陵北界章武及幽州之范

陽東界渤海西南界安平領縣六治樂城

樂城縣（今獻縣東南六十里）

中水縣（郡西少北四分今獻縣西北三十里）

武垣縣（郡西北六分今河間府西南三十八里）小陵城（亦名樂陵今府西北五里石趙置縣）乞活城（今府北六里）

鄚縣（郡北十五分今丘縣北三十里）

易城縣（郡北二十二分今雄縣北三十五里）

成平縣（郡東南六分今交河縣治東）

章武國（州東北一度二十分今順天天津河間地）西南二面皆界河間東南界渤海東北

至海北界幽州之范陽燕國領縣四治東平舒

東平舒縣（今大城縣治）

文安縣（郡東北六分今縣東三十里）

章武縣（郡南四分）

東州縣（郡西南五分今河間府東北六十里）

渤海郡（州東少北一度十八分今天津河間及武定地）西界河間西南界安平南界清河平原

樂陵東北至海領縣十治南皮

南皮縣（今縣東北八里）

饒安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滄州東北七十里一統志云在今南皮縣東南八十里）

浮陽縣（郡東少北六分今滄州東南四十里）

高城縣（郡東十分今鹽山縣南六里）鹽山（東南）漂渝津（東北百里）

重合縣（郡東南十一分今樂陵縣西五十里紀要又云吳橋縣西南二十里）

東光縣（郡南五分今縣東二里）

東安陵縣（郡西南十一分今景州東十七里）

脩縣（郡西南十三分今景州治南）

阜城縣（郡西南十分今縣東二十里）

廣川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棗強縣東北十八里燕慕容垂置為郡）歷口（東）灄頭戍（東北）索盧城（今棗強縣東二十里）

（晉末省鬲縣）

樂陵國（州東二度九分今武定及河間東南境）西北界渤海西南界平原南界青州之濟

南樂安東北二面皆至海領縣五治厭次

厭次縣（今武定府治）

新樂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寧津縣治北）

樂陵縣（郡北五分今海豐縣西南三十里）

陽信縣（郡北少東四分今縣東南七里）

濕沃縣（一作溼沃郡東少南今蒲臺縣西北）大河（南）

安平國（州東十九分今冀州深州及廣平順德地）西界鉅鹿北界博陵河間東界渤海東

南界清河西南界司州之廣平領縣八治信都

信都縣（今冀州治）辟陽城（西三十五里）長蘆溝（西二里）

下博縣（郡北九分今深州治）

武遂縣（郡北少東十四分今武強縣東北三十里）

武邑縣（郡東北八分今縣治太康十年置為郡後復為縣石趙置郡）

觀津縣（郡東少北八分今武邑縣東南三十三里）

經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廣宗縣東二十里） 五橋澤（東）

廣宗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治石趙置建興郡） 上白城（南）

扶柳縣（郡西南五分今南宮縣北三十里） 堂陽縣（南） 南宮縣（南晉初省後復置）

清河國（州東少南一度一分今廣平東昌濟南地） 西界安平及司州之廣平北界渤海東界

平原南界司州之陽平領縣六治清河

清河縣（今縣東三十里） 新栅（西） 水東縣（西北石趙置） 末栢城（東北五十里） 灄頭（見渤海廣川）

繹幕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平原縣西北二十里）

貝丘縣（郡東四分） 平晉縣（南石趙置爲清河郡治）

鄃縣（郡東九分今夏津縣東北三十里）

靈縣（郡東少南十分今高唐州西南）

東武城縣（郡西三分今清河縣治）

平原國（州東少南一度十三分今濟南東昌地） 西界清河西南界司州之陽平南界兖州

之濟北東南界青州之濟南東北界樂陵北界渤海領縣九治

平原

平原縣（今縣西南五十里）

安德縣（郡北少東八分今陵縣治）

西平昌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德平縣西南三十里） 大河（南五十里）

鬲縣（郡東北十六分今德平縣東十里） 大河（南七十里）

般縣（郡東北十八分今德平縣東北三十里） 大河（南九十里）

高唐縣（郡東南五分今禹城縣西南四十里） 大河（東五里）

茌平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西二十里）

博平縣（郡西南十一分今縣西北三十里）

聊城縣（郡西南十六分今東昌府西北十里） 畔城（今東昌府西）

兖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河南省之開封衞輝歸德直隸省之大名山東省之兖沂曹濟南泰安境地）領郡八縣五十

七（本五十六）刺史治濮陽之廩丘東晉僑置或于徐州之廣陵或于揚州

之晉陵（元帝時治京口明帝時治廣陵置濟陰東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兖州或還京口或治盱眙山陽後始割地爲境常治廣陵與京口對江成帝咸康四年于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時分廣陵之建陵臨江如皐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兖州）

濮陽國（州西十七分今大名曹州衞輝地） 西界司州之汲郡魏郡北界司州之頓丘

東界東平南界陳留濟陰領縣四治濮陽

濮陽縣（今開州西南三十里） 大河（北）

白馬縣（郡西五分今滑縣東北二十里） 大河（西北二面） 滑臺（西南） 鹿鳴城（北）

鄄城縣（郡東十一分今濮州東二十里） 大河（北八十里）

廩丘縣（刺史治今范縣東南七十里） 大河（北） 倉亭（大河北今范縣東北）

陳留國（州西南一度十三分今開封衞輝歸德大名境地） 西界司州之滎陽北界司州之汲郡

東北界濮陽東界濟陰東南界豫州之梁國西南界豫州之潁

川領縣十一（本十）治小黃

小黃縣（今陳留縣東北三十里） 汴水（南） 睢水（東北） 倉垣（西南汴水上） 兖州（姚秦治倉垣）

浚儀縣（郡西少北五分今開封府治西北） 蓬陂塢（東南二十四里） 乞活臺（南五里本名繁臺）

酸棗縣（郡西北十五分今延津縣北十五里） 大河（西北） 延津（北河上此河南岸之延津） 東燕城（北見司州汲郡汲縣）

封丘縣（郡北少西七分今縣治） 大河（西北七十里）

長垣縣（郡北少東十五分今縣東北三十五里） 大河（西北九十里）

濟陽縣（郡東少北七分今蘭陽縣東十五里）

外黃縣（郡東南七分今杞縣東六十里） 汴水（南） 睢水（北） 黃墟（東睢水北故黃城）

襄邑縣（郡東南十三分今杞縣東六十里） 汴水（北四十五里） 東澗（東）

雍丘縣（郡東南五分今杞縣治祖逖爲刺史嘗治此） 汴水（北）

圉縣（郡南少東八分今杞縣南五十里志脫今補）

尉氏縣（郡西南十一分今縣治）

東平國（州東少北十二分今泰安曹州兗州地）西界司州之陽平頓丘北界濟北東界泰山東南界豫州之魯郡南界任城高平領縣七治須昌

須昌縣（今東平州西北十五里）濟水（西）汶水（南）清口（汶合濟自縣西北流與徐州清口別）大河（濟水西五十五里）

無鹽縣（郡東四分今東平州東二十五里）汶水（南）

剛平縣（郡東十四分今寧陽縣東北十五里）汶水（北）

東平陸縣（郡東南七分今汶上縣北三里）汶水（北）

壽張縣（郡西南六分今縣東南五十里）大河（西）

范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縣東南二十里）大河（東南州之諸縣唯范及濟北之臨邑在河西）

富城縣（今東平州境）

濟北國（州北少東二十四分今濟南泰安兗州地）西界司州之陽平北界冀州之平原東界泰山南界東平領縣五治盧

盧縣（今長清縣西二十里）碻磝城（北一里大河南岸津度處別有碻磝山在穀城縣南與此別）大河（西北）

臨邑縣（郡西四分今茌平縣東南四十里）大河（東）

東阿縣（郡西南十三分今縣西二十五里）大河（西北）倉亭津（西六十里大河西岸）

穀城縣（郡南少西十分今東阿縣治）

蛇丘縣（郡南少東十分今肥城縣南）三布口（東）

濟陰郡（地在濟南故漢濟陰郡一統志晉郡因漢今晉書地理志作濟陽誤也州南少西十七分今曹州府地）西南界陳留北界濮陽東界高平南界豫州之梁國領縣九治定陶

定陶縣（今縣西北四里）濟水（北）

城陽縣（郡北八分今曹州府東北六十里）濟水（南）

成武縣（郡東少南六分今縣治）

單父縣（郡東南十四分今縣治）

乘氏縣（郡南四分）

己氏縣（郡南八分今曹縣東南四十里）

句陽縣（郡南少西四分今曹縣北三十里）考城縣（惠帝時置今曹考城縣東南五里）

宛句縣（郡西少北五分）

離狐縣（郡西北七分今曹州府西北四十里）

高平國（州東南十八分今兗州府地）西界濟陰東北界任城泰山及徐州之東海東南界徐州之彭城領縣七治昌邑

昌邑縣（今金鄉縣西北四十里）

鉅野縣（郡西北六分今縣治南）鉅野澤（東北）濟水（北五十里）

高平縣（郡東北四分）

南平陽縣（郡東北十四分今鄒縣西三十里）泗水（經縣北縣西東南入徐州界距縣各五十里）

金鄉縣（郡西南四分今縣治）

方與縣（郡東南九分今魚臺縣治北）

湖陸縣（郡東南十四分今舊沛縣北五十里）泗水（東）

任城國（州東少南十八分今濟寧州兗州地）西界濮陽北界東平東界豫州之魯郡南界高平領縣三治任城

任城縣（今濟寧州治）泗水（東南流）

亢父縣（郡南五分）泗水（西）

樊縣（郡北二分）泗水（東南）濟水（西北北流）

泰山郡（州東少北一度五分今泰安沂州濟南地）西界東平濟北北界青州之濟南東界徐州之東莞南界豫州之魯郡徐州之琅邪領縣十一治奉高

奉高縣（今泰安府東北七十里）

山茌縣（郡西北十四分今長清縣東北四十里太元中改屬濟北）升城（今長清縣東北義熙中僑置大原縣屬泰山郡）

嬴縣（郡東六分今萊蕪縣西四十里）

萊蕪縣（郡東十分今縣治）馬耳關（東北七十里山上）

牟縣（志作東牟郡東十二分今萊蕪縣東二十里）

新泰縣（郡東南十五分今縣治）

博縣（郡東南三分）

南武陽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費縣西北七十里）

梁父縣（郡南少東八分今泗水縣北四十里）

南武城縣（郡南少東一度四分今費縣西南九十里武帝置南城郡以封羊祜祜不受復爲縣）

鉅平縣（郡西南四分今寧陽縣東北九十里）

青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山東省之登萊青濟南沂州武定府地）領郡七（本六）縣四十二（本三十七）刺史治齊國之臨淄惠帝時分置平昌高密二國元帝太興二年寄治廣陵孝武帝太元九年收復以爲幽州僑治廣固而青州自治廣陵十五年與兗州俱徙京口（自後或南或北）安帝義熙六年收復置北青州治東陽（今青州府北）而以僑州爲南青州後省南青州因云北名

齊國（今青州府及濟南府東境）北界樂安西界濟南東界濟岷南界徐州之東莞西南界兗州之泰山領縣五治臨淄

臨淄縣（今縣治北）女水（東）廣固（南五十里今青州府西北八里）東陽城（今青州府北陽水名劉裕平燕夷廣固改築陽水北曰東陽爲州治又築水南曰南陽）栁泉戍（廣固西）淄水（東）澠水（西）五龍口（廣固西淄水源）

昌國縣（郡西少南八分今淄川縣東北三十五里）

西安縣（郡西三分）

廣饒縣（郡北少東六分今樂安縣東北二十里）

東安平縣（郡東二分）

濟南郡（州西二十三分今府地晉志領平壽下密膠東卽墨祝阿五縣注云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于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是以濟南濟岷爲一郡二名也五縣中唯祝阿一縣臨濟水然亦在水南其平壽等四縣皆在齊國之東去濟河遠甚一統志屬北海郡而晉無北海郡晉有東平陵等縣舊屬濟南郡而志失之按濟南在齊國西濟岷在齊國東中隔一國自是兩郡非一郡改名或說非也武帝將出齊王攸以濟南益齊國封則志當有濟岷無濟南而濟南屬縣亦當收入齊國今志有濟南而所領多係濟岷所屬是濟南不應有郡而有郡濟岷應有郡而無郡也若非益封齊王時譌岷爲南則是太康地記譌南爲岷致此膠葛今兩著之）西界冀州之平原北界冀州之樂陵東北界樂安東界齊國南界兗州之泰山領縣六治東平陵後徙歷城

東平陵縣（今濟南府東七十五里）廣川僑郡（北治東強僑縣）

歷城縣（郡西七分今濟南府治）

祝阿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禹城縣西南七十里）

著縣（郡西北十四分今臨邑縣東南五十里）大河（北二十里）

菅縣（郡東北五分今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

鳥陵縣（一作於陵郡東少北十分今長山縣西南五十里）

濟岷郡（州東十五分今萊州府地）西界齊國南界城陽及徐州之東莞東北界東萊東南界長廣領縣四治平壽

平壽縣（今濰縣西南五十里）都昌縣（今昌邑縣治初屬齊國後廢）

下密縣（郡西三分）

膠東縣（郡東二十二分今平度州治）

卽墨縣（郡東少南一度八分今縣治）

樂安國（州西北十分今青州濟南武定府地）西南界濟南西北界冀州之樂陵東北至海東南界齊國領縣八治高苑

高苑縣（今縣東北二里）

臨濟縣（郡西四分）

博昌縣（郡東五分今博興縣南二十里）

利益縣（郡東六分今博興縣東南四十里）

壽光縣（郡東少南十七分今縣東北四十里）

鄒縣（郡西南十一分今鄒平縣西南二十五里）

東朝陽縣（郡西少南十三分今章丘縣西北六十里）黃巾固（今章丘縣治北）

蓼城縣

城陽郡（州南少東一度十三分今沂州青州萊州府地）西界徐州之東莞琅邪北界濟岷東界

長廣南界徐州之東海領縣十治莒

莒縣（今州治）

平昌縣（郡北十七分今安丘縣西南四十里惠帝置爲國）

昌安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安丘縣南二十里）

淳于縣（郡北少東二十四分今安丘縣東北三十里）

姑幕縣（郡東北十五分今諸城縣西五十里）

高密縣（郡東北二十三分今縣西南二十里惠帝置爲國）　夷安縣（東北二十里今高密縣治惠帝置屬高密國）

諸縣（郡東北十四分今諸城縣西南三十里）

東武縣（郡東北十七分今諸城縣治）

黔陬縣（郡東一度二分今膠州治西南紀要在今高密縣西六十里）

壯武縣（郡東北一度六分今即墨縣西北六十里）

東萊國（州東一度八分今萊州登州府地）西南界濟岷東南界長廣東北二面皆至

海領縣六治掖

掖縣（今萊州府治）　燕臺（東北二十里南燕置）

曲城縣（郡東北五分）

黃縣（郡東北十九分今縣東南二十五里）　牟平縣（今福山縣西五十里初省後復置屬東萊）

惤縣（郡東十二分今招遠縣南七十里）

盧鄉縣（郡南八分今平度州西北三十里）

當利縣（郡西南三分）

長廣郡（州東南一度二十二分今萊州登州府地）西界濟岷城陽北界東萊南東二面皆

至海領縣三治不其

不其縣（今即墨縣西南二十七里）

挺縣（郡北少東十九分今萊陽縣西南七里）

長廣縣（郡東北今萊陽縣東境）　昌陽縣（今萊陽縣東七十里初屬東萊廢後復置屬長廣）

徐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江蘇省之淮安揚州海州及徐州東境安徽省之泗州山東省之沂州及青兗南境地）領郡七縣

六十二（本六十一）刺史治彭城之彭城（元康末徙下邳）惠帝置郡四（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七年分東莞置東安）

（分臨淮置淮陵堂邑永嘉中淮陵沒于石勒）淮水由州東入海南通江泗水由州入淮（謂之泗口亦曰清口）

汴水由州入泗通舟利運南北之水衝也懷帝永嘉時州境半沒

于石勒東晉僑置州郡多在州境而州又僑治揚州（元帝僑置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

（又置南東海南琅邪南蘭陵南東平又置臨淮南彭城淮陵等郡屬南徐州明帝太寧二年州治淮陰置南下邳南東莞南沛南清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郡屬徐兗二州以兗州刺史領徐州治廣陵成帝時徙治京口又于漢故九江郡置鍾離屬南徐州穆帝永和八年還治下邳哀帝隆和元年治山陽帝奕太和二年治京口孝武帝寧康二年治廣陵三年治京口）凡僑州五幽冀青并兗嘗以兗領徐又以青并合兗幽

冀合徐孝武大元九年始以京口爲南徐州彭城爲徐州安帝義

熙七年置三郡（盱眙海陵山陽）以京口爲徐州彭城加北

彭城國（今徐州府東北境）東北界東海東南界下邳西及西南界豫州之

沛國領縣七治彭城

彭城縣（今徐州府治）泗水（東）汴水（經城北東入泗）

留縣（郡北少西九分今沛縣東南五十里）

廣戚縣（郡北少西十五分今沛縣東北四十里）

傅陽縣（郡東北十六分今嶧縣西南五十里）

呂縣（郡東北五分）

武原縣（郡東十分今舊邳州西北八十里）

梧縣

下邳國（州東十五分今徐州東南及泗州西境地）西北界彭城東北界東海東南界臨淮

西南界揚州之淮南領縣七治下邳

下邳縣（今舊邳州治東）泗水（南）沂水（自縣北分二道東西夾城南入泗）

良城縣（郡北五分）

凌縣（郡東南十一分今宿遷縣西南五十里一統志紀要俱作東南按若在宿遷東南則不能隸屬下邳東蓋西之譌）
雎陵縣（郡南六分今睢寧縣治紀要云今盱眙縣西六十里按若在盱眙西則去睢水遠矣） 睢水（北） 濟陰僑郡（元帝置）
夏丘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故虹縣東）
取慮縣（郡西南六分） 睢水（南）
僮縣（郡西南十四分今故虹縣西北七十里） 睢水（北）
臨淮郡（州東南一度十二分今泗州及徐州東境揚州北境地） 北界東海東界廣陵南界揚州之丹楊西界下邳西南界揚州之淮南領縣十一（本十）治盱眙
盱眙縣（今縣治義熙中置爲郡） 堂邑縣（今六合縣北初屬臨淮郡後廢惠帝置爲郡安帝時改名秦郡改縣名曰尉氏） 涂塘（堂邑西十五里） 直瀆縣（南義熙中置屬盱眙郡） 君川（城東北六里有君山川在山旁今洪澤湖中） 淮水（北）
東陽縣（郡東八分今天長縣西北七十里紀要云天長東七十里則在今邵伯湖中） 石鼈（東北）
高郵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州治） 三阿（西八十里東晉幽州僑治于此） 白馬（西南七十里）
贊其縣（今盱眙縣西境） 陽城僑縣（西） 考城僑縣（西俱屬盱眙郡） 淮水（北）
徐縣（郡西北十一分） 淮水（南）
淮陵縣（郡北十一分元康七年置爲國永嘉後廢） 睢水（南）
下相縣（郡北一度今宿遷縣西七里） 濟岷僑郡（北） 宿豫縣（東南義熙中置屬淮陽郡） 睢水（南十五里東入泗）
司吾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宿遷縣北六十里司吾驛是）
高山縣
潘旌縣
廣陵郡（州東少南一度十五分今淮安揚州通州地） 北界東海東至海南至江界揚州之毗陵西界臨淮領縣八治淮陰（後徙治射陽東晉徙治廣陵青兗二州嘗鎮此兗州領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咸康中又增陳留）
淮陰縣（今清江浦地） 山陽縣（今淮安府治義熙中置爲郡治） 淮水（北） 泗水（淮水北南入淮） 角城縣（今清江浦北泗水西淮水北義熙中置屬淮陽郡） 淮陽郡（角城北十八里）
淮浦縣（今安東縣西境）
鹽瀆縣（郡東少南二十分今鹽城縣治）

射陽縣（郡東南七分今鹽城縣西九十里）
海陵縣（或誤作海陽郡南少東一度六分今泰州治東晉置爲山陽郡治領建陵臨江如皐寧海蒲濤五縣義熙中改郡曰海陵而別置山陽郡于山陽縣也）
建陵縣（東北七十里紀要云本東海郡屬縣按今晉志東海郡無建陵縣蓋本廣陵分置之縣） 如皐縣（今縣治） 臨江縣（南）
寧海縣（如皐東北） 蒲濤縣（今通州南）
廣陵縣（郡南一度五分今揚州府治東北） 步丘（北二十里）
江都縣（郡南一度七分今揚州府西南三十里）
輿縣（郡南一度七分今儀徵縣東）
東海郡（州東少北一度三分今海州及沂州兗州南境地） 南界廣陵臨淮下邳東至海北界琅邪及青州之城陽西北界兗州之泰山豫州之魯郡領縣十二治郯
郯縣（今郯城縣西南三十里）
厚丘縣（或誤作原丘郡南少東十分今沭陽縣西北四十六里） 陰平（東南六里南燕置幷州）
朐縣（郡東少南十五分今海州治） 鬱洲（一作郁洲東十九里海中）
祝其縣（或誤作況其郡東十一分今贛榆縣西南十五里）
利城縣（郡東少北十分今贛榆縣西六十里）
贛榆縣（郡東少北十九分今縣東北四十里）
蘭陵縣（郡西少北十二分今嶧縣東六十里）
襄賁縣（郡西少北十四分今嶧縣東北四十里）
合鄉縣（郡西少北一度今滕縣東南嶧縣西北）
承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嶧縣治西北） 蘭陵郡（元康初置） 石城山（東七里）
昌慮縣（郡西少北一度今滕縣南少東六十里）
戚縣（郡西少北一度二分今滕縣南七十里）
琅邪國（州東北一度十分今沂州及兗州東境） 南界東海東至海東北界青州之城陽北界東莞西北及西界兗州之泰山領縣九治開陽

開陽縣（今沂州府北二十里）鄅城僑縣（東北）

臨沂縣（郡南二分今沂州府治）

即丘縣（郡東南九分）

東安縣（郡東北十二分今沂水縣南三十里）

華縣（郡西北八分今費縣西北六十里）

蒙陰縣（郡西北十九分今縣西十五里）

費縣（郡西十分今縣治）

繒縣（郡西南十分今嶧縣東八十里）

陽都縣（今沂水縣南境）

東莞郡（州東北二度今青州沂州地）南界琅邪東界青州之城陽北界青州之濟岷齊國西界兗州之泰山領縣八治東莞

東莞縣（今沂水縣治）團城鎮（亦名團亭東北四十里）

安丘縣（郡東北二十分今縣東北二十里一統志云西南二十里）

營陵縣（郡北少東二十一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

朱虛縣（郡北十六分今臨朐縣東少南六十里）

劇縣（郡北一度今壽光縣東南三十里）

臨朐縣（郡北少西二十分今縣治）大峴（南百里）巨蔑水（東）

廣縣（郡北少西一度今青州府西南四里）

蓋縣（郡西北十分）

揚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江蘇省之江寧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太倉州安徽省之安慶徽州池州廬州寧國太平滁州和州廣德州六安州及鳳陽潁州境地浙江全省福建唯漳州過界他屬江西唯袁州府及吉安臨江境他屬）領郡十八縣百七十五（本百七十三）刺史治丹楊之建鄴（本治壽春吳平後徙）惠帝元康元年割七郡（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及荆州三郡（武昌桂陽安成）置江州（[illegible]治昌）後又增置歷陽（歷陽烏江二縣）義興（陽羨義鄉國山臨津平陵永世六縣）二郡而置尋陽郡（尋陽柴桑二縣）屬江州元帝渡江以州為京師改丹楊太守曰尹以刺史當司隸明帝太寧元年又分臨海置永嘉南徙之民率置僑治揚州所領實十一郡（丹楊會稽吳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而司豫兗并青徐六州及當州之淮南廬江二郡並寄治焉東南際海西北帶江以京口歷陽為門戶財賦所出專資吳會非復洛都之舊制矣

丹楊郡（今江寧太平及鎮江南境）北界徐州之臨淮東界毘陵東南界吳興南界宣城西界淮南領縣十一治建鄴

建鄴縣（南渡改名建康今江寧府治）都城十二門（因吳故都北近覆舟山南岠秦淮五里十二門名皆同洛都）臺城六門（本吳後苑城在都城東北隅六門南曰大司馬北曰承明東曰萬春少北曰東華西曰太陽少北曰西華）中堂（宣陽門外）石頭城（西二里石頭山上北沿大江南抵秦淮口去臺城九里）治城（東治在石頭城東西治在石頭城西）東府城（會稽王道子宅也道子領揚州宅在州東故名安帝時築城）西州城（刺史治今上元縣署西二里）越城（南六里秦淮南今長干里）白石壘（西北十四里當臺城西石頭東北）懷德縣（宮城南七里大興初置以處琅邪流人）僑費縣（懷德縣廢後置宮城西北三里）鍾山（東北）覆舟山（北）幕府山（北二十里）四望山（西北十里）盧龍山（西北二十里）土山（東南二十里）三

山（南五十七里）烈山（西南七十里烈洲上）西陵（東北十五里鍾山南麓）東陵（覆舟山東）後湖（北）朱雀桁（亦名大桁城南秦淮水上西曰竹格渚東曰驃騎桁共二十四桁總名柵塘西頭曰倪塘順塘跨青溪者張侯橋）青溪（有二在宮城東西泄後湖水入秦淮）直瀆（出方山至郡東三十二里）班瀆（北）查浦（西南十里江東岸）新亭（南十五里）板橋浦（西南三十里）蔡洲（西二十五里江西岸）茄子浦（西南十三里江中洲）闔閭洲（北）新洲（西北十里）藥園壘（覆舟山南）廷尉壘（北）羅落橋（東北）

丹楊縣（郡南少西六分）姑孰（今太平府治豫州僑治自蕪湖移此）

江寧縣（郡南少西七分）

于湖縣（郡南少西十四分今太平府南三十八里）陵口（今太平府北三十里）采石（今府西北二十五里）博望山（亦名東梁山今府西南三十里與和州之西梁山夾江對峙）當塗僑縣（淮南僑郡治）

蕪湖縣（郡南少西十七分今縣東三十里）豫州僑治（即縣治後移姑孰）襄垣僑縣（今蕪湖縣西南五里上黨僑郡治後省郡屬淮南）定陵僑縣（屬淮南）

秣陵縣（郡東南五分）

溧陽縣（郡東南十七分今縣西北四十五里）

永世縣（郡東南二十三分今溧陽縣南三十五里）平陵縣（今溧陽縣西北三十五里太興中分溧陽永世置屬義興郡）

湖孰縣（郡東四分）

句容縣（郡東九分今縣治）竹里（北六十里）大業壘（北）破岡瀆（東）

江乘縣（郡東北六分東晉僑置南琅邪郡）臨沂僑縣（南琅邪郡治西南三十八里）金城僑縣（西南三十五里蒲洲上屬南琅邪郡）

毘陵郡（東晉改名晉陵州東少北十四分今常州鎮江二府）西界丹楊東北界徐州之廣陵東南界吳郡南界吳興領縣七治丹徒

丹徒縣（今鎮江府治義熙中屬南東海郡亦爲南徐州治或云在今府東十八里丹徒鎮）北固山（北）蒜山（西）

延陵縣（郡南九分今丹陽縣南三十里）

曲阿縣（郡南少東六分今丹陽縣治）

武進縣（郡東南八分今丹陽縣東南二十里）蘭陵僑縣（東南十里太興初置爲南蘭陵郡治）

毘陵縣（郡東南十四分今常州府治）僑莒縣（西南六十里南東莞郡治領姑幕等僑縣）南彭城郡（明帝置在縣西境無實土）廣亭（西五十里）

無錫縣（郡東南二十三分今縣治）御亭（南五十里今望亭）

暨陽縣（武帝改作既陽郡東少南二十四分今江陰縣東四十里亦曰南沙後爲南沙縣）

吳郡（州東少南一度十五分今蘇州松江嘉興太倉州及杭州南境嚴州東境地）東及東北東南皆至海西北界毘陵西南界吳興新安南界會稽東陽領縣十二（本一）治吳

吳縣（今蘇州府治）

海虞縣（郡北少東八分今常熟縣治東南）海陽縣（北東晉初僑置東海郡于此領郯朐利城三縣永和初並徙置京口）

婁縣（郡東七分今崑山縣東北三里）扈瀆壘（東南今上海縣北十里）東倉（東今太倉州治）華亭谷（南今松江府西北三十里）

海鹽縣（郡南少東二十一分今縣治）故治城（東北）

嘉興縣（郡南十三分今府治）柴壁（或作柴壁南四十五里故檇李也）

鹽官縣（郡南二十四分今海寧州治）

錢塘縣（郡南少西一度三分今杭州府治西）臨平湖（東北）

富春縣（郡南少西一度十分今縣治）

桐廬縣（郡南少西一度十七分今縣西二十五里）

建德縣（郡南少西一度二十四分今嚴州府治）

壽昌縣（郡南少西二度五分今縣治西）

新城縣（郡南少西一度十一分今縣治太康末置後廢咸和九年復置志脫今補）

吳興郡（州東南一度十四分今湖州府及杭州府境地）東界吳郡北界毘陵西界宣城南界新安領縣十一（本十）治烏程

烏程縣（今湖州府治）

東遷縣（郡東三分）

武康縣（郡南七分今縣治）

餘杭縣（郡南十五分今縣南苕溪南）

臨安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治）

安吉縣（郡西南八分今縣治）

原鄉縣（郡西南十一分今孝豐縣治北）

於潛縣（郡西南二十分今縣治）

故鄣縣（郡西少南九分今安吉縣西北三十里）

長城縣（郡西北六分今長興縣治西）

陽羨縣（郡北十五分今宜興縣南五里永嘉四年置爲義興郡治志脫今補）國山縣（今宜興縣西南十五里）臨津縣（西五十里）

義鄉縣（今長興縣北六十里皆屬義興郡）

會稽郡（州東南二度十三分今紹興寧波二府地）東北二面皆至海南界臨海東陽西界吳郡領縣十治山陰

山陰縣（今紹興府治）邪浦（東北三十五里）

上虞縣（郡東八分今縣西北四十里）

餘姚縣（郡東十一分今縣治）

句章縣（郡東少南十四分今慈溪縣西南三十五里隆安四年劉裕改築于今寧波府南六十里）
鄮縣（郡東少南二十分今寧波府東北二十里）
鄞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奉化縣東五十里）
始寧縣（郡東南八分今上虞縣西南五十里）東山（東北）畺
剡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嵊縣治西）
諸暨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治）
永興縣（郡西少北七分今蕭山縣治西）
臨海郡（州東南四度二分今台州溫州及處州地）東至海北界會稽東陽西越重山界建
安晉安領縣八治章安
章安縣（今台州府東九十里）
寧海縣（郡北少西十四分今縣治）
始豐縣（郡西北十三分今天台縣治）

臨海縣（郡西九分今台州府治）樂安縣（永和三年置今仙居縣治）
松陽縣（郡西一度二十一分今縣治）
永寧縣（郡南少西一度二分今溫州府治）永嘉郡（即縣治太寧初置）樂成縣（今樂清縣治寧康二年置屬永嘉郡）
安固縣（郡南少西一度七分今瑞安縣治）
橫陽縣（初名始陽郡南少西一度十分今平陽縣治太寧初改屬永嘉）
晉安郡（州南少東六度二分今福州福寧泉州汀州漳州諸府福建省南境地）東南二面皆至海北越重山
界臨海西北界建安西越重山界南康及廣州之始興領縣八
治原豐
原豐縣（今福州府治東南）
溫麻縣（郡北少東一度今福寧府西南三十里）
侯官縣（郡西北四分）
新羅縣（郡西二度十八分今汀州府治南）

晉安縣（郡西南一度五分今南安縣治）
同安縣（郡西南一度十五分今縣治）
宛平縣
羅江縣
建安郡（州南五度今建寧延平邵武三府福建省北境地）東南界晉安東北越重山界臨海北
越重山界東陽西越重山界臨川南康西北越重山界鄱陽領
縣七治建安
建安縣（今建寧府治）
吳興縣（郡北二十四分今浦城縣治）
建陽縣（郡西北十分今縣治）
邵武縣（太寧初改名邵陽郡西二十分今縣治）綏城縣（義熙中置今建寧縣西南三里）
將樂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縣治）

延平縣（郡南少西十一分今府治）沙村縣（今沙縣東十里義熙中置）
東平縣
東陽郡（州南少東三度一分今金華衢州及處州地）東南界臨海東北界會稽西界新安西
南界建安鄱陽領郡九治長山
長山縣（今金華府治）
豐安縣（郡北少東八分今浦江縣治西南）
烏傷縣（郡東北九分今義烏縣治）
吳寧縣（郡東十五分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或云在諸暨縣西南）
永康縣（郡東南九分今縣治）
遂昌縣（郡西南十八分今縣治）
太末縣（郡西十一分今龍游縣治西）
信安縣（郡西十八分今衢州府治西或云在常山縣東南）

定陽縣（郡西二十四分今常山縣東三十里）

新安郡（州南二度十三分今嚴州徽州地） 南界東陽東界吳郡北界宣城西界鄱陽領縣六治始新

始新縣（今淳安縣西四十里）

歙縣（郡西北十三分今徽州府治）

海寧縣（郡西北十六分今休寧縣治西）

黟縣（郡西北二十三分今黟縣治）

遂安縣（郡南三分今縣治）

黎陽縣（一統志在今休寧縣東南紀要在西北）

宣城郡（州南一度一分今寧國池州廣德太平地） 北界丹楊東界吳興南界新安西界廬江西南界鄱陽領縣十一治宛陵

宛陵縣（今寧國府治） 逡遒僑縣（北六十里）

廣德縣（郡東十四分今州治東）

寧國縣（郡東南十一分今縣南十三里）

懷安縣（郡南少東十二分今寧國縣南四十里）

涇縣（郡西南九分今縣治）

安吳縣（郡西南十四分今涇縣南五十里）

陵陽縣（郡西南十九分今石埭縣北二十里咸康二年改名廣陽）

臨城縣（郡西少南二十一分今青陽縣南五里）

石城縣（郡西少南一度六分今池州府西南七十里）

宣城縣（郡西五分今南陵縣東四十里）

春穀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繁昌舊縣） 繁昌僑縣（襄城僑郡治太元中郡廢縣改屬淮南） 赭圻城（西南十里） 南陵戍（西南與今南陵縣別）

淮南郡（州西少北一度二十一分今滁和二州及鳳陽南境廬州北境地） 東南界丹楊東界徐州之臨淮

東北界徐州之下邳豫州之沛國西北界豫州之譙郡西界豫州之汝陰安豐南界廬江據淮為固西通汝潁東接汴泗水陸之要衝江南之門戶領縣十六治壽春

壽春縣（後改壽陽今壽州治） 肥水（東北） 八公山（肥水北） 石橋（西北） 洛澗（東北七十里） 馬頭戍（西北二十里淮河南岸與馬頭城別） 硤石（西北二十五里淮水經其中） 青岡（西北三十里）

下蔡縣（郡北四分淮水北）

平阿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懷遠縣北三十里）

義成縣（或誤作義城郡東北十五分今懷遠縣東北十五里）

當塗縣（郡東北十四分今懷遠縣東七里淮水南） 馬頭郡（今懷遠縣西南二十里淮水北安帝置屬南豫州） 考城僑縣（今懷遠縣東南）

西曲陽縣（郡東北十分今定遠縣西北九十里）

陰陵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定遠縣西北六十五里）

鍾離縣（郡東少北二十二分今臨淮縣東四里） 僑燕縣（成帝改縣名為鍾離郡治） 南梁郡（西南九十四里） 樂平僑縣（東南）

東城縣（郡東二十一分今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全椒縣（郡東少南一度十分今縣治） 頓丘僑縣（今滁州治） 山桑僑縣（西南太元中置為南譙郡屬南豫州）

阜陵縣（郡東少南一度十三分今全椒縣東南十五里）

烏江縣（郡東少南一度十四分今和州東北四十里）

逡遒縣（郡東南十五分今廬州府北六十里）

歷陽縣（郡東南一度十五分今和州治永興中置為郡） 雍丘僑縣（南） 穀孰僑縣（西北） 龍亢僑縣（西） 横江（東南二十五里） 白石（南） 當利（東南十二里）

合肥縣（郡南少東二十分今廬州府治東北按此魏滿寵所移新城也或以為故城誤故城近巢湖）

成德縣（郡南少東十一分）

廬江郡（州西二度十五分今安慶六安廬州潁州黃州境地） 東北界淮南及豫州之安豐東南界

宣城南界豫章及荆州之武昌西界豫州之弋陽北界豫州之汝陰郡治近淮而屬臨江包灊霍之阻承江湖之會以聯荆豫領縣十治陽泉（初治六吳平徙治陽泉）

陽泉縣（今霍丘縣西九十里）

六縣（郡東南二十分今六安州治）馬頭山（北謝尚所鎮與馬頭郡別）

灊縣（郡東南二十四分今霍山縣東北三十里）

舒縣（郡東南一度七分今舒城縣治一統志云今廬江縣治）南新蔡郡（今縣東南六十里孝武時置屬南豫州）

龍舒縣（郡東南一度七分今廬江縣西九十里一統志云今舒城縣治）

居巢縣（郡東南一度二十分今巢縣東北五里）

襄安縣（郡東南二度二分今無為州南四十里）

臨湖縣（郡東南一度二十三分今無為州南七十里）

皖縣（郡南少東二度今安慶府治北一統志云今潛山縣治按硤石掛車二險皆在安慶西北潛山東南曹休兵敗于皖由硤石掛車北遁則皖不得在潛山也潛山縣元時始置）

晉熙郡（義熙中改縣名懷寧為晉熙郡治屬南豫州）馬頭山（宿松縣東八十里桓宣所屯）桑落洲（宿松縣南百三十里江中）

新治縣（今望江縣治本大雷戍地義熙中置縣）雷池（望江縣東三十里）

尋陽縣（郡南二度二分今黃梅縣治北亦名潯水城永興初置尋陽郡于江南之柴桑以縣屬焉咸和中徙縣于江南在今九江府西十五里為江州治後廢入柴桑柴桑遂蒙尋陽之名義熙八年孟懷玉更築尋陽城則今九江府治也）

弘農僑郡（晉志云在縣境屬司州按司州僑治上明地勢懸隔）

鄱陽郡（州西南三度一分今饒州廣信及九江地）東界新安東陽東南越重山界建安南界臨川西界豫章東北界宣城西北界豫章領縣八治廣晉

廣晉縣（今饒州府北百五十里）

鄡陽縣（郡西少南八分今都昌縣東六十里）左里（今都昌縣北少西五十里）

歷陵縣（郡西一度今德安縣治在湖西與豫章郡之彭澤縣交午按荆州武昌郡有官陵縣莫詳其處疑即歷陵傳寫之誤歟歷陵或先屬鄱陽後更屬武昌或本屬武昌既置尋陽郡後改屬鄱陽以爲湖西闊絕歟）

餘汗縣（郡南少西二十三分今餘干縣治）

晉興縣（郡南一度四分今安仁縣治）

鄱陽縣（郡南少東十七分今饒州府東六十里）

葛陽縣（郡東南一度八分今弋陽縣治西）

樂安縣（郡東少南一度三分今德興縣東百五十里）

豫章郡（州西南四度八分今南昌瑞州袁州南康臨江九江境地）東界鄱陽南界臨川廬陵及荆州之安成西界荆州之長沙西北界荆州之武昌北界廬江領縣十六治南昌

南昌縣（今府治）南塘（東南所以蓄東湖之水）

彭澤縣（郡北少東一度十分今湖口縣東三十里）

海昏縣（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建昌縣治）

建昌縣（郡西北十二分今縣西南五十里）

豫章縣（郡西北一度一分今武寧縣西二十里）

新吳縣（郡西十五分今奉新縣西三十里）

永修縣（郡西一度六分今寧州治或云今安義縣西南四十里）

艾縣（郡西一度十五分今寧州西少南百里）

宜豐縣（郡西一度四分今新昌縣北三十里）

建城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瑞州府治）

康樂縣（郡西少南一度二分今新昌縣東二十里或云萬載縣東二十里）

望蔡縣（郡西少南一度二分今上高縣治西）

吳平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臨江府西南三十里）

新淦縣（郡南少西十六分今臨江府東北六十里）

豐城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縣西南三十里）

鍾陵縣（郡東南十分今縣西南三十里）

臨川郡（州西南四度十七分今撫州建昌境地）北界鄱陽豫章東越重山界建安南界南康西界廬陵豫章領縣十治臨汝

臨汝縣（今撫州府治）

西豐縣（郡西少南四分）

新建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崇仁縣西九十五里）

西寧縣（郡西南十二分今崇仁縣西六十三里紀要云梁大同二年置疑本晉縣中廢梁復置也）

安浦縣（郡西南二十二分今樂安縣西南六十里）

宜黃縣（郡南十分今縣治東）

南豐縣（郡南一度三分今廣昌縣東北十五里或曰南豐縣東一里）

南城縣（郡東南十二分今建昌府治）

永城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新城縣北三里）

東興縣（郡東南二十分今新城縣東北二十里）

廬陵郡（州西南一度十五分今吉安府泰和縣治也）北界豫章東北界臨川東南界南康南界廣州之始興西界荆州之安成桂陽領縣十治西昌

西昌縣（今泰和縣西三十里）

興平縣（郡東北十六分今永豐縣東南五十里）

吉陽縣（郡東北二十分今永豐縣東五十里）

東昌縣（郡北少東六分今吉安府南十里）

陽豐縣（郡北少東十五分今吉水縣北五十里）

巴丘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峽江縣治北）

石陽縣（郡北十二分今吉安府北六十里）

高昌縣（郡北少西十分今吉安府西五十里）

遂興縣（郡南少西八分今萬安縣西北十五里）

南野縣（郡南少西一度四分今南康縣治西南）

南康郡（州南少西六度五分今贛州南安境地）北界臨川東越重山界晉安南界廣州之南海西界廬陵領縣六（本五）治雩都（永和三年徙治贛）

雩都縣（今縣東四十里）

贛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贛州府東北五里）

南康縣（郡西南十九分今縣治）

揭陽縣（郡東北十四分今石城縣西寧都州南）

平固縣（郡北二十分今興國縣北少東百二十里）

寧都縣（郡東北十七分今州治志脫今補）

豫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河南省之許州陳州歸德汝寧汝州光州及南陽北境江蘇省之徐州西境安徽省之穎州及鳳陽西境山東省之兗州湖北省之黃州地）領郡十縣八十五刺史治梁國之項惠帝分置郡三（分汝陰置新蔡分梁置陳分汝南置南頓）元帝初州郡半沒徙治譙雍丘明帝太寧以後州境全沒乃僑治揚州雖遷徙靡常然進主壽春退主歷陽蕪湖其大較也（明帝時治壽春成帝咸和四年治蕪湖咸康三年治邾城邾城陷復治蕪湖穆帝永和元年治牛渚二年治蕪湖四年治壽春九年治歷陽十一年治壽春之馬頭升平元年治譙哀帝隆和元年治汝南旋還壽春簡文帝咸安元年治歷陽孝武初治姑孰太元十年治馬頭十三年治歷陽安帝義熙二年治姑孰）孝武太元九年以姑孰爲南豫州汝南爲豫州其諸僑郡多寓揚州（元帝置襄城孝武置南新蔡晉熙皆屬南豫州）

頴川郡（州西北一度今許州陳州地）北界司州之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界梁國南界汝南西界襄城西北界司州之河南領縣九治許昌（後徙長社）

許昌縣（今許州府東三十里苻堅置東豫州）頴水（西）誠橋（頴水上）濁澤（橋東）洧水（北）洧倉城（跨洧水南北）

長社縣（郡西北五分今長葛縣治）洧水（北）

鄢陵縣（郡東北五分今縣西北十五里一統志云今縣治紀要云今縣西南四十里皆誤今依括地志）洧水（北）

新汲縣（郡東六分今扶溝縣西南二十里）洧水（東北）

長平縣（郡東少南十二分今西華縣東北十八里）洧水（西）

邵陵縣（郡南十二分今郾城縣東三十五里）頴水（北）汝水（南）

郾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郾城縣治南）頴水（北）汝水（南）

臨頴縣（郡西南六分今縣西北十五里）頴水（西南）

潁陰縣（郡西少北八分今禹城縣東南四十里一統志云今許州府治）

梁國（州東北一度九分今歸德陳州地） 西界潁川西北界兗州之陳留北界兗州之

濟陰東界沛國南界譙國汝陰西南界汝南領縣十二治睢陽

睢陽縣（今歸德府南三里） 鑿臺（南） 漆丘（亦名小蒙城南二十五里） 汴水（自城西經城南而東北）

蒙縣（郡東北四十里） 汴水（東）

虞縣（郡東北七分今虞城縣南三里） 汴水（北）

穀熟縣（郡東少南五分） 汴水（西）

下邑縣（郡東少南九分今夏邑縣治西南一統志云今碭山縣東） 故譙城（北三里） 太丘（南）

苦縣（郡南少西十三分今鹿邑縣東十里） 甯平城（西南）

武平縣（郡西南十五分今鹿邑縣西四十里）

陳縣（郡西南二十四分今陳州府治）

項縣（今縣治東北刺史治此） 項關（西北） 武丘（東百里潁水北岸上）

陽夏縣（郡西少南二十分今太康縣治）

寧陵縣（郡西六分今縣治） 己吾城（西南十里） 睢水（南） 汴水（北八里）

長平縣（已見潁川郡蓋改屬）

沛國（州東少北一度十分今鳳陽府北徐州府西境） 西界梁國譙國北界魯郡及兗州之高平

東界徐州之彭城下邳南界譙國領縣九治相

相縣（今宿州西北百里） 汴水（北）

抒秋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碭山縣東南六十里） 汴水（自縣北經縣西縣南而東流）

豐縣（郡北少東二十四分今縣治）

沛縣（郡北少東一度一分今縣治東南）

蕭縣（郡東北十五分今縣東北十里） 汴水（南） 靈壁城（西北）

竺邑縣（郡東少南十分今宿州東） 睢水（北）

虹縣（郡東少南二十一分今靈壁縣西北三十里一統志云今五河縣西） 睢水（北）

汶縣（或誤作汶郡東少南二十二分今靈壁縣南五十里）

魯郡（州東北三度三分今兗州府地） 南界沛國西界兗州之高平任城東平北東二

面皆界兗州之泰山東南界徐州之琅邪領縣七治魯

魯縣（今曲阜縣治）

汶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寧陽縣東北五十里）

卞縣（郡東十分今泗水縣東四十里）

薛縣（郡東南十六分今滕縣東南四十里）

蕃縣（或作番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滕縣治）

公丘縣（郡南少東十四分今滕縣西南十里） 代陂（西今昭陽湖）

鄒縣（亦名鄒城亦名鄒山郡南七分今縣東南二十六里） 嶧山（東）

譙郡（州東北一度一分今鳳陽府北境潁州府南境） 西北二面皆界梁國東界沛國南界汝陰

領縣七治譙

譙縣（今亳州治） 陳留僑郡（屬南兗州） 鄲縣（紀要云鹿邑東北則郡之西北三十里也晉志不載紀要亦不著建置時代及屬何郡疑即酇縣之譌因而重出）

酇縣（郡東八分今永城縣西五十里） 馬頭郡（南義熙中置城形似馬頭）

蘄縣（郡東少南二十四分今宿州西南三十六里）

銍縣（郡東少南一度今宿州南四十六里）

城父縣（郡東南八分）

山桑縣（郡東南十九分今蒙城縣北三十七里）

龍亢縣（郡東南一度三分今懷遠縣西北八十里）

汝陰郡（州東少南二十二分今潁州汝寧陳州光州境） 北界譙郡東界譙及揚州之淮南南界

安豐弋陽西界汝南西北界梁國領縣八治汝陰

汝陰縣（今潁州府治） 胡亭（西北）

宋縣（郡東一分）

慎縣（郡東南六分今潁上縣西北四十里）

固始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固始縣治紀要沈丘縣下有沈丘注云在縣東南百步或曰即寢丘也固始縣下注云春秋時蓼國滅于楚謂之寢縣後漢初改曰固始期思城在縣西北七十里古蔣國楚滅之爲期思邑是紀要即以今固始爲漢寢縣也一統志云固始在今沈丘東南三十里按固始東有建安與期思近爲淮南重鎮沈丘乃在淮北一統志誤也）

褒信縣（後改苞信郡西少南二十三分今息縣東北七十里）

新蔡縣（郡西少南二十一分今縣治） 葛陂（西北） 北汝水（自縣北徑縣東而合于南汝水） 南汝水（南）

原鹿縣（郡西九分今太和縣西南八十里）

鮦陽縣（郡西二十分今新蔡縣北七十里）

汝南郡（州南二十四分今汝寧陳州光州地）東界汝陰南界弋陽西界荆州之義陽南陽西北界襄城北界梁國及司州之潁川領縣十五治新息

新息縣（今息縣治）

南安陽縣（郡西少北九分今正陽縣治東）

朗陵縣（郡西少北二十分今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慎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正陽縣北四十里）

陽安縣（郡西北十八分今確山縣治東北紀要云在息縣西南十里誤也）

北宜春縣（郡西北二十分今汝寧府西南六十里或曰九里）

吳房縣（郡西北一度今遂平縣西四十里紀要云今遂平縣治） 南汝水（南）

灈陽縣（或誤作濯陽郡西北二十四分今遂平縣治東南） 南汝水（南）

西平縣（郡西北一度五分今縣西四十五里）

平輿縣（郡北少西十一分今汝南府南少東四十里汝水別支環之故名懸瓠城）

汝陽縣（郡北少西十七分今汝寧府治） 南汝水（東）

上蔡縣（郡北少西二十四分今縣西南十里） 北汝水（東北）

安成縣（郡北十分今汝南府西南七十里） 南汝水（南）

定潁縣（郡北一度西六分今上蔡縣北西平縣東） 潁水（北）

南頓縣（郡北一度六分今商水縣治） 南頓郡（惠帝置） 汝陽郡（西北東晉置） 潁水（東北） 北汝水（西南）

襄城郡（州西少北一度六分今汝州南陽許州地）北界司州之河南潁川東界司州之潁川東南界汝南南及西面界荆州之南陽領縣七治襄城

襄城縣（今縣治）

緐昌縣（郡東六分）

郟縣（郡西少北八分今縣治）

父城縣（郡西少北十一分今郟縣西四十里）

昆陽縣（郡西少南五分今葉縣南二十五里）

定陵縣（郡南七分今舞陽縣北十五里）

舞陽縣（郡南十分今縣治西）

安豐郡（州東南一度十一分今潁州光州境地）北界汝陰東界揚州之淮南西南二面界揚州之廬江領縣五治安風

安風縣（今霍丘縣西南二十里）

蓼縣（郡西北九分今固始縣東北七十里）

松滋縣（郡東少北四分今霍丘縣東十五里咸和中置爲郡尋復爲縣）

安豐縣（郡東十分） 義昌郡（晉末置） 小黃僑縣（西北三十里義熙中置） 芍陂（南）

雩婁縣（郡南少西八分）

弋陽郡（州南一度六分今光州黃州地）東界揚州之廬江北界汝南西界荆州之義陽江夏南界荆州之武昌領縣七治西陽

西陽縣（今光山縣西二十里又黃岡縣東按晉初在光山吳平徙黃岡故有二治） 茹由縣（南六十里成帝置）

弋陽縣（郡東北七分今光州治東北）

期思縣（郡東北十四分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淮水經縣西縣北至東北汝水自西來南流注淮）

蘄春縣（郡南少東二度一分今蘄州治西北）

軑縣（郡南少東一度十六分今蘄水縣西四十里或云郡北）

西陵縣（郡南一度八分今黃州府北八十五里）

邾縣（郡南一度十六分今黃州府治咸康四年豫州治此）

荊州禹貢舊名晉因之（今湖北省唯黃州府屬豫州湖南全省河南省之南陽汝州汝寧陝西省之興安四川省之夔州廣西省之桂林江西省之袁州吉安臨江福建省之汀州府西邊地）領郡二十二縣百七十一（本一百六十九刪一增三）刺史初治襄陽平吳後徙治南郡之江陵（東晉嘗治武昌巴陵上明卒還江陵）惠帝元康元年割三郡屬江州（武昌桂陽安成）三郡屬梁州（魏興上庸新城）分置郡四（分義陽置隨分南陽置新野分江夏置竟陵分長沙置建昌）其時蜀亂又置成都國于華容以封成都王穎懷帝永嘉元年割五郡置湘州（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治長沙兼有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江州之桂陽愍帝時廢成都成帝咸和四年省湘州入荊州穆帝時分零陵置營陽桓溫初分南郡置武寧安帝時置長寧義熙八年復置湘州十二年復省湘州入荊州其僑置元帝時有晉昌新興河南穆有義陽安有南義陽東義陽

南郡（今荊州襄陽安陸地）北界襄陽西界宜都南界南平東界江夏東南界長沙跨躡江漢瞰臨湖湘西北負山東南控水爲楚蜀門戶領縣十一（本十）治江陵

江陵縣（今荊州府治）　江津戍（南）　馬頭戍（大江南岸）　豫章口（東南二十五里大江東岸江分支東入沔亦名夏水分枝處曰夏首亦曰夏口）　靈溪（東二十里亦曰零口）　破冢戍（東三十里大江東岸）　三海（城東北水所瀦）　女觀湖（東北）　沙橋（北）　柞溪（北二十里）　方城（西北六十餘里東晉南蠻校尉治）　枚回洲（西北七十餘里）　龍泉（西南十九里）　上明（西今松滋縣西一里咸康三年僑置河東郡領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譙大戚松滋六縣其松滋即今縣治也志誤列作正屬今刪）　樂鄉（今松滋縣東七十里吳時荊州治此）　巴山（今松滋縣西南五十里）　新興僑郡（西北江左置領廣牧定襄雲中九原宕渠新豐廣牧）

當陽縣（郡西北十四分今縣治）

編縣（郡北十五分今荊門州東）　長寧郡（今州治隆安五年置長寧縣爲郡治）　綏安郡（今州北桓溫置後罷廢爲縣）　樂鄉縣（今州北八十里隆安五年置）　武寧郡（桓溫置隆安中治樂鄉）　長林縣（今州西三十里隆安置屬武寧）

鄀縣（郡北一度二分今宜城縣東南九十里）　石城（今安陸府西北元康九年置爲竟陵郡治）　管城（今安陸府西北百里漵水經其南西流入沔）

涢口（涢水自新城郡之涢鄉縣東南流至縣西入漢涢口當在此王澄自江陵投洛陽兵潰于此紀要云在宜城縣西蠻水合涢水處當鄀地勢西僻非江陵趨洛所經）

華容縣（郡東南二十四分今監利縣東五里）　成都僑郡（惠帝嘗以爲成都王穎國）　豐都縣（西晉惠帝置屬成都）

州陵縣（郡東南二十四分今監利縣東南三十里）

監利縣（郡東南二十二分今縣東六十里）　涌中（東南亦名涌口）

石首縣（郡南十九分今縣治）

旌陽縣（郡西一統志云今枝江縣北紀要云縣南）

枝江縣（郡西十五分今縣治東）　岑頭洲（東）

宜都郡（州西十六分今宜昌荊州地）東界南郡西界建平東北界襄陽南界天門西南界南平領縣三治夷道

夷道縣（今宜都縣治西北）　宜昌縣（東晉末置）

夷陵縣（郡北八分今宜昌府治）　汶陽郡（今安遠縣西北五里領汶陽潼陽沮陽高安四縣桓溫置或曰義熙初置）

佷山縣（郡西十二分今長陽縣西六十里）

建平郡（州西少北二度今夔州宜昌施南地）東界宜都北界新城上庸西界梁州之巴東南界天門西南界梁州之涪陵領縣八治巫

巫縣（今巫山縣治東北）　西陵縣（南大江南岸東晉初置）

北井縣（郡北四分泰始初置屬巴東都尉五年改屬建平）　永寧縣（西東晉置）

泰昌縣（郡北十二分今大昌縣北六十里）

興山縣（一統志云今縣南紀要云吳置屬建平晉廢又佷山城下注云太康元年改名興山後復爲佷山按佷山去今興山縣百六十里未知孰是）

信陵縣（郡東少南十三分今歸州西四十五里）

秭歸縣（郡東少南十六分今歸州治）　丹陽城（東南七里）　歸鄉縣（今巴東縣治東晉置）

建始縣（郡南少西十二分今縣治）

沙渠縣（郡南少西一度今施南府治）

新城郡（州西北一度二十三分今鄖陽府地）西南界建平東南界宜都西北界魏興東

北界順陽領縣四治房陵

房陵縣（今房縣治）

昌魏縣（郡西南）

綏陽縣（郡西南十七分）

沶鄉縣（郡東南今保康縣西南）

上庸郡（州西北二度一分今鄖陽興安夔州地） 東界新城南界建平西越重山界梁州

之巴東西北界魏興東北界順陽領縣六治上庸

上庸縣（今竹山縣東南四十里）

武陵縣（郡西十分今竹山縣西五十里） 東關縣（今竹谿縣北五里東晉置屬晉昌）

上廉縣（郡西一度今平利縣治東） 晉昌郡（今竹谿縣西五十里東晉初置以居益州流民在西）

微陽縣（郡西北十一分今竹山縣西北七十里）

安富縣（此及北巫二縣並未詳以地勢地名度之當在今夔州府北境地有寧井故名安富縣在巫山之北又其南有巫縣故名北巫也）

北巫縣

魏興郡（州西北三度今興安鄖陽地） 東界上庸順陽北界司州之上洛西界梁州

之漢中南界梁州之巴東領縣六治晉興

晉興縣（今興安府東三十里）

安康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漢陰廳北二十里） 直城（東） 長樂縣（今石泉縣東南東晉置屬晉昌）

西城縣（郡西四分） 魏山（南） 廣城縣（西東晉置） 寧都縣（今漢陰廳東七十里屬晉昌）

錫縣（郡東十五分今白河縣治東）

長利縣（郡東少北十六分今鄖西縣西南八十里）

洵陽縣（郡東北六分今縣治） 清口戍（東三十里）

襄陽郡（州北一度十五分今府及安陸地） 西界新城南界南郡東北界義陽西北界

順陽阻沔爲固南陽諸水咸滙郡北南郡之上流也本爲州治

州移南郡則爲南蠻校尉治東晉時校尉徙治方城梁州恆寄

治焉司雍并州亦嘗寄治領縣九（本八） 初治宛城旋徙襄陽

襄陽縣（今府治太元中雍州僑治于此） 樊城（郡北漢水北） 僑杜縣（西東晉置屬京兆） 漢水（亦名沔水包城北東二面）

萬山（西十里） 峴山（南七里）

宛城縣（郡南十分今縣西南九里）

上黃縣（郡西南十一分平吳後置志脫今補）

中廬縣（郡西南七分今南漳縣東北五十里）

臨沮縣（郡西南十八分今南漳縣西南六十里）

山都縣（郡西北七分）

鄧城縣（郡東北三分與樊城夾白河東西） 京兆僑郡（晉末置）

鄾縣（郡東北二分）

邔縣（郡南少東五分今宜城縣北少東五十里漢水東岸）

順陽郡（州北少西二度二分今南陽襄陽地） 東南界襄陽西南界新城西界魏興西北

界司州之上洛北越重山界司州之弘農東界南陽義陽領縣

八治酇（咸康中改郡名南鄉後復故）

酇縣（今光化縣東北四十里東晉初爲雍州僑治）

南鄉縣（郡北少東十三分今內鄉縣南少東五十里）

析縣（郡北十七分今內鄉縣治西）

順陽縣（郡北少西十七分今淅川縣北少東三十里姚秦置郡）

丹水縣（郡北少西十四分今淅川縣東南二十里）

武當縣（郡西少北十九分今均州治） 始平僑郡（東晉置）

陰縣（郡西少南四分）

筑陽縣（郡南少西六分今穀城縣治東南） 萬年僑縣（東） 筑口（南筑水自西來至城北入于沔） 扶風僑郡

（太元中置于筑口領筑陽邵陽汎陽三縣） 義成郡（西北七里東晉初置縣後爲郡領淮南之平阿下蔡二僑縣移治襄陽城內又移治均口均口在襄陽城東均水入漢處蓋即今老河口矣）

南陽郡（州北少東二度十六分今南陽汝州地）西界順陽北界司州之洛陽東北界豫州之襄城東南界豫州之汝南南界義陽洛都之南藩荆襄之北戶領縣十四治宛

宛縣（今南陽府治）永饒治（南）

雉縣（郡北九分今南召縣南二十五里）

魯陽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魯山縣治）荆州（石勒慕容皝置）魯陽關（南三鵶路北口）

博望縣（郡東北六分三鵶路南口）

堵陽縣（郡東北十二分今裕州東六里）

犨縣（郡東北二十分今魯山縣東南五十里）

葉縣（郡東北二十三分今縣治東）

舞陰縣（郡東二十一分今泌陽縣西北六十里姚秦置為郡）

比陽縣（郡東南十分今唐縣治）

清陽縣（郡南六分東晉時嘗置為郡後復孝武改名云陽）

涅陽縣（郡南少西八分今鄧州東六十里）

西鄂縣（郡西南四分）

冠軍縣（郡西南十三分今鄧州西北四十里）

酈縣（郡西十三分今內鄉縣東北十里）

義陽郡（州北少東二度六分今南陽襄陽德安地）北界南陽西界順陽東界豫州之汝南西南界襄陽東南界江夏當冥阨之西平原之地南陽襄陽之所馳逐也領縣十二治新野

新野縣（今縣治南惠帝時置為郡）

穰縣（郡西北七分今鄧州東南二里）

棘陽縣（郡東北六分）

平氏縣（郡東十七分今桐柏縣西北四十里）

義陽縣（郡東少南一度十一分今信陽州南四十里）石城（在冥阨山上與鄳縣之石城別古初封司馬望為義陽王治此後徙治仁順城在今信陽州南蓋從而東北也冥阨今曰平靖關在信陽州西南九十里應山縣北六十五里其東為直轅今曰黃峴關在信陽州南九十里應山縣東北九十里又東南為大隧今曰九里關在信陽州東南百五十里應山縣東百三十里紀要于冥阨下云信陽州東南百里下云又謂之九里關皆誤也三關之西又有黃土關在信陽州西六十里三關之東又有白沙栗子等七關直至今霍山縣境始出險自桐柏至霍山東西三度皆重山複嶺山徑陝介處處塹濼泥濘南北一度內無坦塗故西以新野東以合肥為南北兵衝）

平林縣（郡東南一度一分今隨州東北八十里）

隨縣（郡東南一度二分今州治惠帝時置為郡）

溳西縣（郡東南二十分今隨州西北八十五里）

安昌縣（郡南少東十六分今棗陽縣東南三十里）

蔡陽縣（郡南十四分今棗陽縣西少南六十里）

鄧縣（郡南少西已見襄陽郡蓋曾改屬也）

朝陽縣（郡西四分）

江夏郡（州東少北一度十四分今德安安陸信陽州黃州地）西南界南郡西北界義陽東北界豫州之汝南東界豫州之弋陽東南界武昌領縣七治安陸

安陸縣（今雲夢縣北四十里）鄖城（亦曰鄖川今安陸府治）障山（東）三連戍（西）胡亭（西北）曾

山城（今漢陽府東北大別山上大別山亦名魯山）偃月壘（漢陽府北六里）沌陽縣（漢陽府西六十里臨漳山下亦名沔陽惠帝置）

灄陽縣（漢陽府西北四十里惠帝置）沌口（臨漳山東二十里）甑山（今漢川縣東南十里）小別山（漢川縣南十里）

溳口（漢川東北三十里）

竟陵縣（郡西南今天門縣西北東晉分置郡）霄城縣（屬竟陵）揚水（西杜預所開北達漢南達江）潊水（城西南流）管城（潊水北）

雲杜縣（郡西南今竟陵縣東南）横桑口（東南）

曲陵縣（郡東南十一分今黃陂縣西二十三里）長岐戍（西南）

平春縣（郡北少東二十分今信陽州東南七十里太原中改名平陽屬義陽）

鄳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羅山縣西南九里）

南新市縣（郡西九分今京山縣東北六十里）石巖山（西）

武昌郡（州東二度十分今武昌九江興國州地）　西北界江夏北界豫州之弋陽東南界揚州之豫章西南界長沙江漢滙其西冥阨衛其北鄱湖瀦其東建康西藩最爲近要東晉常爲江州刺史治所領縣七治武昌

武昌縣（今縣治）　南湖（東八里）　峥嶸洲（西北六十里江中）　蘆洲（西三十里）

鄂縣（郡西二分）

沙羨縣（郡西十五分今武昌府治西南）　汝南僑縣（西南六十里咸和中置）　夏口（城西黃鵠山東北）

沙陽縣（郡西南一度今嘉魚縣治北）

陽新縣（郡南十七分今興國州西南六十里）

官陵縣（見揚州鄱陽郡應陵縣）

柴桑縣（郡東南一度四分今九江府西南二十里紀要云今九江府南九十里永興初置尋陽郡治此）　湓口城（今九江府西一里）　尋陽縣（今九江府西十五里咸和中移置）　半洲城（今九江府西九十里）　松滋僑縣（今九江府東初爲郡安帝時廢爲縣屬尋陽郡或云今宿松縣北五十里東晉置）　柴桑山（今九江府西南九十里）　桑落洲（今九江府東北五十里在江中近北岸）

南平郡（州南十一分今荆州府澧州地）　東北二面皆界南郡南抵洞庭越湖界長沙武陵西界天門領縣四治江安

江安縣（今公安縣治東北）

孱陵縣（郡西三分）

作唐縣（郡南今安鄉縣東北東晉置南義陽郡）

南安縣（郡南少東今華容縣西）

天門郡（州南少西一度三分今澧州地）　東界南平北界宐都建平西界梁州之涪陵領縣五治零陽

零陽縣（今石門縣治）

澧陽縣（郡東六分今澧州治）

臨澧縣（郡東南今澧州西南）

充縣（郡西一度三分今安福縣西）

漊中縣（郡西少北今安福縣西北）

武陵郡（州南少西一度十四分今常德辰州沅州永順靖州地）　北界天門東界長沙東南界衡陽南界邵陵西界梁州之涪陵西南爲蠻地領縣十一（本十）治臨沅

臨沅縣（今常德府治東）

漢壽縣（郡東四分）

龍陽縣（郡東南七分）

沅南縣（郡西南十九分今桃源縣西南二百四十里）

沅陵縣（郡西南一度九分今辰州府治南）　沅水（北）

辰陽縣（郡西南一度十八分今辰溪縣西北三十里漢縣晉宋因之志脫今補）

無陽縣（郡西南二度十二分今沅州府北十里）

鐔城縣（郡西南二度十六分今黔陽縣西三十里）

黔陽縣（郡西少南一度十分今辰州府西北五十里）

酉陽縣（郡西少南一度十五分今辰州府西北百二十里）

遷陵縣（郡西一度十八分今保靖縣治東）

長沙郡（州南少東二度八分今長沙武昌岳州地）　東北界武昌北界南郡西北越湖界南平西界武陵衡陽南界湘東領縣十治臨湘（湘州刺史治此）

臨湘縣（今長沙府治）

羅縣（郡北十六分今湘陰縣東北十六里）　青艸湖（北）

巴陵縣（郡北一度五分今岳州府治）　建昌郡（元康末分置咸康初并入長沙）

下雋縣（郡北少東一度四分今岳州東通城縣西）

蒲圻縣（郡東北一度二十二分今縣北三十里）

吳昌縣（郡東北十九分今平江縣治東）

瀏陽縣（郡東十四分今縣治）

醴陵縣（郡東南十六分今縣治）

攸縣（郡南少東一度五分今縣治）

建寧縣（郡南今湘潭縣北）

衡陽郡（州南一度十七分今長沙衡州地）東界長沙北接湖西北界武陵西南界邵陵南界湘東領縣九治湘南

湘南縣（今湘潭縣西六十里）湘江（南以湘江在其南故名湘南此地名之變例矣）

湘西縣（郡東南十分今湘潭縣南衡山縣東北）

衡山縣（郡南一統志今縣東北紀要云今縣西）

重安縣（郡南一度今衡州府西八十里）

烝陽縣（郡西南二十二分今衡州府西北百七十里）

湘鄉縣（郡西四分今縣治）

連道縣（郡西十五分今湘鄉縣西北百七十里）

新康縣（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寧鄉縣西二十里）

益陽縣（郡北十九分今縣東八十里）

湘東郡（州南三度十四分今衡州長沙地）北界長沙衡陽東界安成西界零陵南界桂陽領縣七治酃

酃縣（今衡州府東十二里）

臨烝縣（郡西今衡州府治）

陰山縣（郡東北十三分今攸縣西北六十里）

茶陵縣（郡東二十分今州治）

新寧縣（郡西南十三分今常寧縣西北三里）

新平縣（郡西南今常寧縣西南）

利陽縣

安成郡（州東南三度二十分今吉安袁州臨江地）西界長沙湘東西南越重山界桂陽東北界揚州之豫章東南界揚州之廬陵領縣七治平都

平都縣（今安福縣治）

宜春縣（郡北少西十三分今袁州府治寧康中改名宜陽）

新渝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新喻縣南三里袁江南）

永新縣（郡西南十六分今縣西三十五里）

安復縣（郡西五分）

廣興縣（郡西十二分今永新縣西北八十里）

萍鄉縣（郡西北十五分今縣東四十里）

桂陽郡（州南四度十七分今郴州桂陽州衡州地）東界揚州之廬陵南界廣州之始興北界湘東西界零陵領縣六治郴

郴縣（今州治）平陽僑縣（平陽僑郡治）汝城縣（東晉置）

晉寧縣（郡東少北七分今興寧縣西二十五里）

便縣（郡北八分今永興縣治）

耒陽縣（郡北十八分今縣治）

南平縣（郡西南十八分今藍山縣東五里）

臨武縣（郡南少西十分今縣東五十里）

零陵郡（州南四度八分今永州桂林地）東界湘東桂陽北界邵陵南界廣州之始安西爲蠻地領縣十一治泉陵

泉陵縣（今永州府北二里）

祁陽縣（郡東北一統志云今縣東南紀要云東北九十里按今縣北十五里有祁山縣名祁陽當在祁山之南也）

永昌縣（郡北九分今祁陽縣西八十里）

應陽縣（郡西北七分）

洮陽縣（郡西一統志全州北三十五里紀要同按洮水在州北八十餘里縣名洮陽當在水北）

零陵縣（郡西少南十四分今全州北三十里）

觀陽縣（郡西南一度二分今灌陽縣治西）

營浦縣（郡南十六分今道州治北穆帝時置營陽郡治此）

營道縣（郡南十六分今寧遠縣治西）

舂陵縣（郡南少東十一分今寧遠縣北十五里）

冷道縣（郡南少東十八分今寧遠縣東南四十里）

邵陵郡（州南少西三度十三分今寶慶地）南界零陵東界衡陽西北界武陵西南爲蠻地領縣七（本六）治邵陵

邵陵縣（今寶慶府治）

邵陽縣（郡東五分）

夫夷縣（郡西南今新寧縣東北境）

都梁縣（郡西南二十一分今武岡州東五里）

武岡縣（今州治志脱今補）

建興縣（郡西武岡州東北境）

高平縣（郡西北十三分今新化縣西南百里）

梁州禹貢舊名漢屬益州晉泰始三年置（今陝西省之漢中四川省之成都東北境及保寧順慶潼川重慶綿州綏定忠州酉陽州貴州省之思南地）領郡八縣三十九（李十六）刺史治漢中之南鄭太康六年罷新都入廣漢惠帝置宕渠（分巴西地領宕渠漢昌宣漢三縣）又以荆州三郡（魏興上庸新城）來屬州凡三沒初沒于李氏穆帝時復再沒于苻堅孝武帝時復三沒于譙縱安帝時復每復則有改置（穆帝置晉昌遂寧二郡孝武置晉壽南漢中金山三郡安帝置新巴汶陽北新巴華陽南陰平陰平巴渠懷安宋熙白水上洛益州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十七郡迨其末置十郡且入宋矣）而刺史常僑襄陽閒還魏興（元帝太興初治襄陽成帝之咸康五年徙魏興康帝建元二年治西城孝武帝太元二年治襄陽義熙初治魏興九年治褒中）

漢中郡（今府地）東界荆州之魏興南界巴西西界梓潼西北界秦州之武都北界雍州之京兆始平北阻重山南帶沔水西有陽平白馬之關東有祖溪饒風之險領縣八治南鄭

南鄭縣（今漢中府東北二里）厄水（縣境）

城固縣（郡東少北六分今縣西北十六里本名樂城蜀諸葛武侯所築）

興道縣（郡東十二分今洋縣治東）磬險（西）洛口戍（西雍洛通雒谷水入漢水處）儻雒谷南口（北）

黃金縣（郡東十八分今洋縣東八十五里）青谷（亦名清水谷縣北八十里）子午谷南口（東北）

西鄉縣（郡東南十六分今縣南二十里）

蒲池縣（按圖今府城南八十里龍巷山下有進龍池縣以池名或近此歟）

沔陽縣（郡西少北十分今沔陽縣治東）陽平關城（西亦名白馬關城亦名濜口在濜水東沔水北濜水西岸有張魯城與之相對與白馬城別）

白馬城（西北四十里濜水西岸故西城縣也桓溫移晉昌郡治此與白馬關別）西樂城（西南沔水南山上武侯所築本名漢城對城固樂城而言故亦曰西樂杜佑以爲在白馬城西南）

褒中縣（後改名苞中郡西北四分今褒城縣東南十里）褒斜谷南口（北）

梓潼郡（州西南二度五分今保寧綿州地）東北界漢中北界秦州之武都西北界秦州之陰平西界益州之汶山西南界新都南界廣漢北有葭萌

劍閣爲蜀重門領縣八治梓潼（孝武時徙涪城）

梓潼縣（今縣治）陽沔（北）

涪城縣（郡西南十分今綿州東五里亦名涪陵與涪陵郡別）始平僑郡（東晉置）

萬安縣（故作黃安縣郡南十八分今羅江縣西一里）白馬關（西與綿竹縣之鹿頭關隔山相對與漢中郡白馬別）

武連縣（郡北七分今劍州西南七十里）

白水縣（郡北十八分今昭化縣西百里安帝置爲郡）東洛城（今昭化縣西北四十里）

漢德縣（郡東北十二分今劍州治東北）

劍閣縣（郡東北十七分今劍州東北五十二里）

晉壽縣（郡東北一度今昭化縣治東太元中李氏置郡又分置興安縣）

新都郡（州西南三度七分今綿州成都地）東北界梓潼西北界益州之汶山西南界益州之蜀郡東南界廣漢領縣四治雒

雒縣（今漢州治）

緜竹縣（郡北少東七分今德陽縣北三十五里）晉熙郡（西安帝置治晉熙）萇楊縣（西北本屬晉熙郡後又僑置陰平縣爲南陰平郡治）赤祖（西北）鹿頭關（西北鹿頭山上與萬安縣之白馬關相對彼在山北此在山南）

新都縣（郡南少西五分今縣治東）始康僑郡（南晉末置治始康）晁橋（南十里）

什方縣（郡西北四分今縣治）南陽郡（西二十三里李雄置縣以居所畧漢中民蜀平嘗置郡）

廣漢郡（州南少西二度二十分今潼川地）西界新都西北界梓潼東北界巴西東南界益州之犍爲西南界益州之蜀郡扼內水之險領縣三治廣漢

廣漢縣（今遂寧縣東北三十里永和中郡廢屬遂寧郡）涪江（西是爲內水）黃虎城（西南今遂寧縣西北涪江南）巴興縣（今遂寧縣治李雄置爲遂寧郡治平蜀因之）晉興縣（遂寧西北五十里）

德陽縣（郡西北九分今射洪縣東南三十里）郪（西北五十里今潼川府治）晷城（北五十里今鹽亭縣西南）

五城縣（或作伍城郡西北二十二分今中江縣治東南）

巴西郡（州西南一度二十一分今保寧順慶地）西界梓潼廣漢東北界漢中東界巴東南界巴郡扼嘉陵江之會領縣九治閬中

閬中縣（今保寧府東二十里）

蒼溪縣（郡北少西三分今縣治西南）

岐愜縣（一作岐坪郡北十一分今蒼溪縣北八十里）

漢昌縣（郡東北二十分今巴州治）

宕渠縣（郡東南一度今渠縣東北七十里惠帝置郡）宣漢縣（東北今東鄉縣東北八十里惠帝置屬宕渠）

南充國縣（郡南十四分今順慶府北三十里）新安縣（東北四十里安帝新巴郡治）

安漢縣（郡南二十二分今順慶府南三十五里）

西充國縣（郡南十二分今西充縣治）

平州縣（今府東少北二度有太平縣疑卽是矣紀要彰明縣下有益昌縣云今彰明縣治漢涪縣地晉移益昌縣于此屬巴西郡今志無益昌縣永和中始置亦不言何時徙治本治何地若治今彰明則在梓潼郡西無由越屬巴西也）

巴郡（州南少西三度十分今重慶地）西北界巴西廣漢西界益州之犍爲西南界益州之江陽南界益州之牂牁東界涪陵東北界巴東領縣四治江州

江州縣（今重慶府治西）大江（東）涪江（北至城東入大江）

枳縣（郡東十九分今涪州治）大江（東）巴江（亦曰涪陵江亦曰黔江亦曰呂江至縣北入大江）

臨江縣（郡東少北一度十五分今忠州治）

墊江縣（郡北少西十二分今合州治）涪江（南）嘉陵江（至城東入大江）

巴東郡（州東南二度十五分今夔州地）西界巴西西南界巴郡南界涪陵東界荊州之建平北界荊州之上庸魏興領縣四（本三）治魚復

魚復縣（今夔州府東白帝城）

朐䏰縣（郡西十五分今雲陽縣西四十里）

南浦縣（郡西一度今萬縣治）

漢豐縣（郡西少北二十四分今開縣治初省後復晉志脫今補）

涪陵郡（州南三度十分今酉陽州重慶地）西北界巴郡東北界巴東及荊州之建平東界荊州之天門武陵南界益州之牂牁西界益州之江陽領縣五治漢復

漢復縣（今涪州南九十里）

漢平縣（郡東北十五分今涪州東北百二十里）

漢葭縣（郡東北十二分今涪州東百里）

涪陵縣（郡東一度五分今黔江縣治）

萬寧縣（郡東南一度十五分今思南府東北百里）

益州禹貢梁州之地漢曰益州晉因之（今四川省之成都茂州松潘廳資州瀘州敘州雅州嘉定寧遠貴州省之遵義平越雲南省之東川昭通地）領郡八縣四十四刺史治蜀郡之成都州有水道三內水涪江也中水資江也外水岷江也沒于李氏寄治梁州之巴郡（後徙巴東）其郡縣皆遙置之收復後還治成都苻譙再陷及諸建置已見

梁州

蜀郡（今成都府地）東北界梁州之新都東界梁州之廣漢南界犍爲西南界漢嘉西北界汶山西爲徼外領縣六治成都

成都縣（今府治）太城（東偏）少城（西偏）郫江（南）流江（北二江會于郡東南折而西南至犍爲入江）笮橋（西四里）始康郡（晉末置）懷寧郡（晉末置治西平）

廣都縣（郡西南六分今雙流縣治）龍格（西）寧蜀郡（晉末置）

江原縣（郡西少南十二分今崇慶州治李雄置漢原郡桓溫改郡名晉原縣名多融後郡廢復爲江原縣）岷江（西）

臨邛縣（郡西少南十七分今邛州治李雄漢原郡治永和中屬晉原郡）邛水（南亦曰南河東流入岷江）

郫縣（郡西六分今縣治北）郫江（自縣西分南北二派夾縣東流至成都西南合爲一又東會流江）

繁縣（郡北五分今新繁縣東北三十里）湔江（南西自都安縣出岷江至縣東會資江別流通流江）

汶山郡（州北少西二十二分今茂州龍安成都地）南界成都東南界梁州之新都東界梁州之梓潼東北界秦州之陰平北越羌夷界秦州之隴西狄道西爲徼外領縣八治汶山

汶山縣（初治今保縣後徙今茂州郡亦隨移）岷江（西）

都安縣（郡南少西十八分今灌縣西北二十六里）觀阪（西岷江至此分流數道）

廣柔縣（郡西南十三分今汶川縣西）岷江（東）

蠶陵縣（郡西少北十五分今疊溪營西百三十里）

廣陽縣（郡西北五分今疊溪營南二十里）湔氐（西北）

平康縣（郡西北二十一分今松潘廳西南百五十里）

升遷縣（郡北今松潘廳西北）

興樂縣（郡北今松潘廳西北）

漢嘉郡（州西南一度四分今雅州地）東北界蜀郡東界犍爲南界越嶲西北皆徼外領縣四治漢嘉

漢嘉縣（今名山縣治）

徙陽縣（郡南十七分今天全州治東）

嚴道縣（郡西南四分今雅州府治）

旄牛縣（郡西南一度今清溪縣南百五十里）沈黎郡（北今黎州所李雄置蜀平廢尋復置）

越嶲郡（州南少西四度十九分今寧遠府地）北界漢嘉東北界犍爲東界朱提東南界寧州之建寧西南界寧州之雲南西北爲徼外領縣五治會無

會無縣（今會川縣治）瀘水（自臺登縣西南流至縣西北西合打沖河西南流五十里至縣西境有金沙江自西來會之又南至縣西南繞縣三面北至東入道入江皆名瀘水）

定莋縣（郡北少西一度今鹽源縣治南）打沖河（東）

邛都縣（郡北少西一度五分今寧遠府西百四十里）越嶲舊治（即縣治）打沖河（西南而西）瀘水（東）

臺登縣（郡北一度十八分今冕寧縣西南五十里）瀘水（南發源縣東小相嶺西流過縣南有邛都河自縣北南流經縣西來會之）

卑水縣（郡北少東二度七分紀要在今越嶲衛東近馬湖江是也一統志云在今會理州東北相距五百餘里）平樂郡（西今越嶲縣東王遜置）

犍爲郡（州西南十五分今眉州資州嘉定敍州成都地）北界蜀郡東界梁州之廣漢巴郡東南界江陽南界朱提西南界越嶲西界漢嘉領縣五治武陽

武陽縣（今彭山縣東十里晉末置西江陽郡）彭模（東江東岸）岷江（東郫江流江自成都東南合流西南流至縣北西流入江）打鼻山（北二里）魚涪津（山下）沙頭津（北二十里）

牛鞞縣（郡東少北十五分今簡州治永和中改曰鞞縣屬蜀郡）雒水（東）赤水（南二水合流爲資江亦名牛鞞水是爲中水）

資中縣（郡東少南二十二分今資州治）

僰道縣（郡南少東一度二十分今敍州府西南七十里）瀘水（自縣西經縣南東北至今敍州府東入江）

南安縣（郡南少西十五分今夾江縣西北二十五里）青衣江（自縣西北經縣西南至今嘉定府南東流入江）合水（青衣江入江處）

朱提郡（州南少西三度十四分今昭通東川敍州地）北界犍爲西界越嶲南界寧州之建寧東界牂牁領縣五治朱提

朱提縣（紀要云在今敍州府西南不言道里按堂琅縣在朱提縣西南二百里水經注自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曲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牽索而上一統志堂琅在今東川府境紀要東川軍民府北百二十里有索橋所以度牛欄江江又西北入金沙江金沙江在此地亦名瀘水自越嶲南境折而北出越嶲郡西至卑水縣南百餘里折而東至僰道縣東北乃入岷江牛欄江自寧州建寧郡西北行至今昭通府南境西行又西北乃入金沙江金沙江既名瀘水故并牛欄亦蒙瀘水之名矣寧州刺

（史王遜使姚岳敗成兵于堂琅追至瀘水而還即索橋然則堂琅當在今東川府會澤縣東北以扯汎北至索橋八十里與水經注合朱提在堂琅東北二百里則今昭通府矣）

堂琅縣（郡西南十六分今會澤縣東北）

南廣縣（郡東北一度二分今珙縣治西南）

漢陽縣（郡北少東一度七分今慶符縣治西南）

南秦縣

江陽郡（州南少東二度二分今瀘州地）東北界梁州之巴郡東南界牂牁西南界朱提西北界犍爲領縣三治江陽

江陽縣（今瀘州治）岷江（南）資江（北至城東入江）

符縣（郡東十分今合江縣治南）

漢安縣（郡西南七分今江安縣東六十里）

牂牁郡（州東南三度二十分今遵義平越地）北界梁州之巴郡涪陵東越蠻中界荊州之武陵西北界江陽西界朱提西南界寧州之建寧興古南爲

蠻中領縣八治萬壽

萬壽縣（今遵義府治）

夜郎縣（郡北十分今桐梓縣東二十里永嘉五年置爲郡）

鱉縣（紀要云桐梓縣西北一統志云遵義府西）

平夷縣（一統志云今曲靖府平夷縣治紀要云桐梓縣西北又云曲靖府陸涼州治按圖桐梓縣在平夷縣北三度十三分陸涼州在平夷縣南十八分三說互異蜀志李恢爲庲降督治平夷武侯南征使恢按道向建寧建寧今曲靖府也據此恢治平夷不在建寧可知紀要桐梓西北之平夷蓋恢所治矣南中既定恢留治或在今陸涼州或在今平夷縣均近建寧其後移治建寧而庲降之官廢晉置寧州建寧遂爲刺史治永嘉五年王遜分置平夷郡以雷炤爲太守炤以郡降成據此則晉之平夷當在桐梓桐梓去州遠故須分郡近蜀故能降成若近建寧則遜之威能行于堂琅之北炤在肘掖之下安敢叛降若在陸涼則處州南與蜀更爲隔絕也又馬湖府西有平夷司此後世所置耳）

指談縣（紀要云桐梓縣西南）

且蘭縣（郡南少東一度今平越府治）

毋斂縣

幷渠縣

寧州禹貢梁州地漢曰益州晉泰始七年置（今雲南省唯昭通東川二府屬益州貴州省之遵義平越四川省之寧遠地）領郡四縣四十五刺史治雲南之雲南太康五年省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惠帝太安二年復置州又置益州郡（分建寧置懷帝永嘉三年改名晉寧）懷帝置平夷夜郎（皆分牂牁按愍帝紀有平樂太守董霸不知何時分越巂置郡志不載牂牁郡屬益州）成帝咸和八年沒于李雄咸康三年復四年置安州五年罷復爲寧州（領夜郎興古及益州之牂牁朱提越巂）八年省（以越巂還益州）幷省永昌穆帝永和三年滅蜀始復置刺史

雲南郡（州北八分今大理姚安永昌地）東北界益州之越巂東界建寧西南界永昌南界交州西北皆徼外領縣九治雲平（後徙雲南）

雲平縣（今雲南縣東十里）

雲南縣（郡南八分州治）

邪龍縣（郡西今保山縣境）

葉榆縣（郡西北十分今大理府治東北）東河陽郡（東永嘉中王遜置治東河陽縣）

遂久縣（郡北二度今鹽源縣西五里）

永寧縣（郡北二度十分有永寧土府元至元十六年始置永寧州地名偶同此外無攷）

姑復縣（郡東北一度七分今大姚縣北少東二百里）

青蛉縣（郡東少北十七分今大姚縣治北）

梇棟縣（郡東十五分今姚安府治）

建寧郡（州東二度二十分今曲靖雲南臨安澂江地）西界雲南北界益州之朱提越巂東南界興古領縣十七治味

味縣（今曲靖府西十里）

牧麻縣（郡西十分今尋甸州治）

秦臧縣（郡西一度二分今富民縣西北十里）

穀昌縣（郡西少南一度今雲南府北十里）建伶縣（今雲南府西北或曰即今晉寧州治永安二年置益州郡治此永嘉末改郡名晉寧）

連然縣（郡西少南一度七分今安寧州治）

昆澤縣（郡西南一度八分今昆陽州治）

滇池縣（郡西南一度五分今晉寧州東）

俞元縣（郡西南一度今澂江府治）

毋單縣（一統志云今臨安府寧州地）

漏江縣（一統志云今澂江府地）

雙柏縣（一統志云今昆陽州地）

存鄢縣（一統志云敘州府宜賓縣西北百六十里按懸絕）

談藁縣（一統志云陸涼州地　按懸隔）

同瀨縣（一統志云今陸涼州西北　按懸隔）

脩雲縣（紀要澂江府江川縣下有漢脩雲縣城未知是否）

新定縣

泠丘縣

興古郡（州東三度十一分今南籠曲靖臨安元江遵義寧遠地）西北界建寧北界益州之朱提東北界益州之牂牁東南及南皆界交州領縣十一治宛溫

宛溫縣（今普安州西南百里）

鐔封縣（郡東北今遵義府東南按東南之東恐當作西若東則懸隔且闊矣）

律高縣（郡西二十分今馬龍州治）西安縣（東晉置）

句町縣（郡西南二度今通海縣東北五里）梁水郡（東北成帝置治梁水縣）

毋掇縣（郡西南今寧州地）

賁古縣（郡西南二度十二分今臨安府治東南）

進乘縣（郡西南今元江府東南境）

勝休縣（郡西南今臨安府南境）

漏臥縣（郡南少西十七分今羅平州治南）

漢興縣

都篖縣

永昌郡（州西一度五分今永昌大理地）東界雲南西南北三面皆徼外領縣八治不韋

不韋縣（今永昌府北三十里）

哀牢縣（郡南西分今永昌府治東）

博南縣（郡東北十一分今永平縣治南）

嶲唐縣（郡東北二十二分今大理府西六十里）

比蘇縣（郡北十六分今雲龍州治西）

雍鄉縣

南治縣

永壽縣

交州禹貢荒服秦平百越始通中國為象郡漢曰交州晉因之（今廣東省之廉州雷州廣西省之梧州及越南國地越南本名安南明時入版圖置交阯布政使司領府十七直隸州四其地東西一千一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布政司治交州府北至廣西憑祥州七百五十里東至海三百二十里南至占城界千九百里西至雲南老撾宣慰司界五百六十里今圖惟載憑祥州據州推之可得明代府州四至八道晉時郡縣乃頗有可攷者因詳明代府州于左交州府安南之東都也其北二百里曰北江府東北三百三十里曰諒江府北五百三十里曰諒山府東三百里曰新安府東南二百里曰建昌府東南五百里曰鎮蠻府東南三百里曰奉化府東南三百里曰建平府西四百五十里曰三江府西北九百里曰宣化府西北四百五十里曰太原府西南八百里曰清化府南八百里曰乂安府西南七百里曰新平府西南九百里曰順化府西南千二百里曰升華府西三百里曰廣威州西南六百五十里曰嘉興州西九百里曰歸化州南七百五十里曰演州也）領郡七縣五十六（本五十三）刺史治交阯之龍編

交阯郡領縣十五（本十四）治龍編

龍編縣（明交州府東）

嬴𨻻縣（明交州府西南漢郡治此東漢徙治龍編）

朱鳶縣（明交州府東南）石碕（縣境）

句扁縣（明交州府西南）

望海縣（明交州府東）

軍平縣（明清化府北志脫今補）

西于縣

武寧縣（與武平郡治所同名疑分郡爲武平也）

曲易縣（或作出易）

交興縣

北帶縣

稽徐縣

安定縣

南定縣

海平縣

合浦郡（今廉州雷州梧州地）北界廣州之寧浦東界廣州之高涼東北界廣州之蒼梧西南至海海西則交阯也領縣六治合浦

合浦縣（今廉州府治）

蕩昌縣（郡東北一度十五分今容縣治西）

徐聞縣（郡南少東一度十一分今縣治西北）

珠官縣（一統志云今合浦縣南）

毒質縣（毒質古瑇瑁字今瓊州府東南有漢瑇瑁縣）

南平縣

武平郡東南界交趾西北界新昌領縣七治武寧

武寧縣（明交州府西北）

封溪縣（明交州府西北）浪泊（縣境）

武興縣

進山縣

根寧縣

安武縣

扶安縣

新昌郡東南界武平領縣六治麋泠

麋泠縣（明太原府西）

嘉寧縣（明太原府西北）

吳定縣

封山縣

臨西縣

西道縣

九眞郡東北界交趾北界新昌東界九德領縣八（本七）治胥浦

胥浦縣（明清化府治西）

湛梧縣（紀要作津梧明清化府西）

移風縣（明清化府西北）

都龐縣（明清化府北初省後復置志脫今補）

建初縣（明清化府東）

常樂縣（明清化府東）高安縣（分置）

松原縣（明清化府南）

扶樂縣

九德郡西界九眞南界日南北界交趾領縣九（本八）治九德

九德縣（明乂安府西南）

越裳縣（郡東南四里初廢後復置志脫今補）

陽遂縣（明乂安府東）

浦陽縣（明乂安府東）

咸驩縣（明新平府東南）

南陵縣

扶苓縣

曲胥縣

都洨縣

日南郡北界九德領縣五治象林

象林縣（明乂安府南）

西卷縣（明乂安府東南）壽泠縣（分置）

盧容縣（今占城國西北境）

朱吾縣（今占城國北境）

比景縣（今占城國北境）無勞縣（分置）

廣州禹貢荒服秦平百越爲南海桂林二郡漢屬交州吳始分置晉因之（今廣東省惟廉州雷州屬交州廣西省惟梧州之容縣屬交州福建省之漳州漳浦縣西境地）領郡十縣七十（本六十八）刺史治南海之番禺武帝時省高興懷帝割始安等三郡屬湘州元帝置晉興（分鬱林）成帝置東官（分南海）穆帝置晉康新寧永平（分蒼梧）哀帝置新安安帝置義安（分東官）恭帝置新會（分南海）

南海郡（今廣州肇慶惠州地）北界始興東界揚州之晉安西界蒼梧南至于海領縣六治番禺

番禺縣（今廣州府治）　東官郡（今東莞縣南二百五十里咸和中置治寶安）　安懷縣（今東莞縣治東南屬東官）　興寧縣（今縣治屬東官）　海豐縣（今縣治屬東官）　義安郡（今潮州府治義熙中置治海陽）　潮陽縣（今縣西三十里屬義安）　綏安縣（今漳浦縣西南百里屬義安）　義招縣（今大埔縣南七十里）　懷化縣（番禺東北義熙中置）　盆允縣（今新會縣東晉末置新會郡治此）

新夷縣（或誤作平夷郡西南二十三分今新會縣西四十五里）　封平縣（西二十五里晉末置屬新寧）

四會縣（郡西北十六分今縣治）　懷遠縣（今廣寧縣東二十里晉末置屬新會按恐當屬新寧傳刻字誤耳）

增城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縣東北五十里）

龍川縣（郡東少北二度四分今縣治）

博羅縣（郡東一度一分今縣治）　欣樂縣（今惠州府南境太和初置）

始興郡（州北一度十八分今韶州南雄連州廣州地）東北越大庾嶺界揚州之南康北至騎田嶺界荆州之桂陽西北越都龐嶺界荆州之桂陽零陵南界南海東越重山界揚州之晉安西界始安臨賀領縣七治曲江五嶺三在郡境湞水出大庾嶺西南至郡城南章水出騎田嶺東南至郡城南入湞湞水又南至中宿縣北湟水來會之湟水出都龐嶺東南至含洭縣西會洭水入于湞三嶺四水合流以達南海郡

曲江縣（今韶州府南十里）

始興縣（郡東少北十三分今縣治北）

桂陽縣（郡西二十一分今連州治）

陽山縣（郡西南二十分今縣治南）

含洭縣（郡西南二十三分今英德縣西七十五里）

湞陽縣（郡南少西十九分今英德縣治）

中宿縣（郡南少西一度今清遠縣東北六十里）

始安郡（州西北三度四分今桂林平樂地）東界始興東北界荆州之零陵北及西面爲蠻中地西南界桂林南界蒼梧東南界臨賀領縣七治始安五嶺之二曰渚萌曰越城皆在郡東

始安縣（今桂林府治）

熙平縣（郡東少南一度七分今連山縣西八十里）

平樂縣（郡南少東二十二分今府治西南）

荔浦縣（郡南一度今縣治西）

永豐縣（郡南少西二十一分今荔浦縣西北五十里）

常安縣（郡西南今永寧州南境）

始陽縣

臨賀郡（州西北一度二十分今平樂府）西北界始安東北界始興東南界南海西南界蒼梧領縣六治臨賀

臨賀縣（今賀縣治）

謝沐縣（郡東南十分今開建縣北）

封陽縣（郡東十分）

興安縣（郡東北十二分）

馮乘縣（郡北十八分今富川縣西北七十里）

富川縣（郡西北八分今縣南七十里）

蒼梧郡（州西一度二十三分今梧州肇慶平樂地）東界南海北界臨賀西界桂林鬱林南界高興高涼西南界交州之合浦領縣十二治廣信

廣信縣（今梧州府治） 封興縣（吳置） 遂成縣（西南二十里）

猛陵縣（郡西北十分） 永平郡（今岑溪縣西升平五年置治安沂縣） 夫寧縣（今藤縣治東北升平置屬永平）

建陵縣（郡西北一度一分今修仁縣西南四十里）

農城縣（郡西南今岑溪縣境）

端谿縣（郡東南十一分今德慶州治永和中屬晉康）

元谿縣（郡東南十四分今德慶州東五十里永和中為晉康郡治） 龍鄉縣 樂城縣 悅城縣

文招縣 賓江縣 都城縣（以上六縣皆永和中置屬晉康）

臨允縣（郡東南一度八分今新興縣南七十里永和中屬新寧）

新寧縣（郡東南一度二分今新興縣治永和七年改名新興屬新寧） 新寧郡（東北永和七年置治南興縣） 單牒縣（東二十五里屬新寧）

高要縣（郡東少南一度四分今肇慶府治）

鄣平縣

都羅縣

武城縣

高興郡（州西南二度今肇慶地）西北界蒼梧東北界南海西界高涼南至海領縣五治廣化

廣化縣（今陽江縣治西北）

海安縣（郡東北十三分今恩平縣東北二十里）

西平縣（郡西北五分）

化平縣

黃陽縣（一統志作莫陽在今陽春縣西）

高涼郡（州西南二度一分今肇慶高州地）東界高興北界蒼梧西界交州之合浦南

至海領縣三治安寧

安寧縣（今陽江縣西三十里）

高涼縣（郡西少北十六分今高州府東北九十里） 茂名縣（今高州府治東晉置屬高興後廢）

思平縣（一統志作恩平在今縣北二十里）

桂林郡（州西少北三度十五分今柳州慶遠地）東北界始安東南界蒼梧南界鬱林西及西北皆蠻中地領縣八治潭中

潭中縣（今柳州府治） 中溜縣（今象州治初廢後復置） 桂林縣（今象州東南初名小桂大興中屬晉興郡） 晉興郡（今象州西大興中置晉興縣）

武豐縣

粟平縣

羊平縣

龍剛縣

夾陽縣
武城縣（蒼梧郡亦有武城縣）
軍騰縣
鬱林郡（州西三度一分今潯州思恩南寧柳州鬱林州地）北界桂林東界蒼梧南界寧浦西爲
蠻中地領縣九治布山
布山縣（今潯州府西五十里）歸化縣（今來賓縣治南義熙中置）
武熙縣（郡北少西十一分今象州東南三十里）
領方縣（郡西二十四分今賓州地）
鬱平縣（郡西南十二分今貴縣治）懷安縣（西南百五十里宋置）
阿林縣（郡東南七分今潯州府南三十里）
新邑縣
晉平縣
始建縣
安廣縣
寧浦郡（州西少南三度十八分今南寧地）北界鬱林東南二面皆界交州之合浦西
爲蠻中地領縣七（本五）治寧浦
寧浦縣（今橫州治）
吳安縣（郡西）
始定縣（郡西南太康地記有此縣志脫今補）
簡陽縣（郡南太康七年置志脫今補）
平山縣（郡東南一統志云橫州北紀要云東南五十里）
連道縣（郡東南十分後改名興道）
昌平縣（郡東）

晉畧表三

割據表

漢末三國疆土始分裂晉承魏蜀已先滅吳初猶劃疆而荆揚交廣四州而揚州之淮南廬江荆州自江夏竟陵以北皆屬晉泰始中楊稷克交州數郡步闡以西陵來降已皆復爲吳吳數攻江夏汝南弋陽亦弗能下也晉鎭襄陽巴東合肥廣陵吳鎭建平樂鄉柴桑京口江淮之閒虛弗居者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古所倗冥阸之塞羣蠻萃焉南及江夏北通義陽皆蠻落也吳平天下州十有九（本十五州泰始五年分雍梁凉三州地置秦州七年分益州地置寧州十年分幽州地置平州吳平置司州）其後增置江湘雖有變復大校可知也（元康元年置江州永嘉元年置湘州）永嘉以後中原淪喪晉僅有揚江荆湘交廣六州其司豫徐兗青梁益寧八州皆詭得詭失得則奮翼而北蹶失則宛頸而南戢雍秦凉并幽平冀七州雲擾瓦裂靡有寧宇矣自武帝時劉猛叛并州樹機能陷凉州惠帝之初郝散齊萬年亂雍州以及張昌陳敏杜弢孫恩之屬皆旋踵破滅未成割據楊氏僅據陰平武都二郡地狹尟兵事不足爲表張氏據凉州始終奉晉正朔祚爲狂悖見誅國人于義不當表且其境土已列得失于秦趙分合之故又備著于諸凉固無贅焉其餘分裂土壤莫不依託于形勝天下大勢常三分而蜀不預焉冥阸者南北之限太行者東西之脊也雍州四塞之國北吳岳九嵕巀嶭南終南太白西隴山蕭關是以北有夏南有蜀西有西秦西秦負河據洮是以有凉凉南洪嶺西天山是以有南凉北金山東合黎是以有北凉酒泉燉煌旣長且狹易以中斷是以有西凉并州左山右河馬足乘鐵足兵而食不足飽是以爲爭地劉淵命十將據上黨而趙魏兗豫莫不動搖劉曜弗能用也以滅于石勒慕容暐弗

能用也以滅于苻堅慕容永弗能用也以滅于慕容垂慕容寶弗能用也以滅于拓跋圭是無立國也句注擁之是以有代山東左海右太行太行之陘自居庸以東傅海是以有燕泰山特起蒼莽之中臨濟爲閾是以有南燕然則割據之國之所馮依任山者什之九任水者什之一斷可識也南北分爭雖號江淮爲重門豈不恃冥阨哉方數百里之地埏以平岡重疊周折閉以塘濼沮洳敵仄踐岡則紆迴倍蓰而不得了涉登徑行則車覆馬蹪人徒緣螘而不得比肩或擇便而邀之則立盡耳就其出險固不待接刃而自憊矣夫是以西捍襄漢東捷汝穎建之襄陽壽春則淮足以衛外而江足以葆內也常人知用其所用智者知用其所不用以不用爲用則是未守而先固未攻而先克也至乃五嶺以南巫黔以西腹毳之少多其無與于六翮也明矣輇次諸國得失後先盛衰

之故參諸人事

成李氏起綿竹得廣漢始建年號得成都都之後併漢其盛也盡有梁益寧三州之地又有荆州之建平置益州治成都梁州治涪寧州治建寧又分梁州置荆州治巴分寧州置交州治興古（後改名漢州）其亾也地復入晉

梁州 廣漢 新都（永寧元年十月得于晉）梓潼（太安元年五月得于晉永嘉三年九月晉復之四年四月復得于晉）巴西（太安元年五月得于晉永嘉四年三月晉復之五年二月復得于晉）巴（永嘉四年十二月得于晉）涪陵 漢中（建興二年二月得于晉）巴東（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益州 汶山（太安二年七月得于晉）犍爲（太安二年九月得于晉）成都（太安二年十二月得于晉）越巂 漢嘉（太寧元年正月得于晉）朱提（咸和八年正月得于晉）牂柯（咸和八年八月得于晉）

寧州 興古（太寧二年十月得于晉）建寧 雲南 永昌（咸和八年三月得于晉）

荆州 建平（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漢劉氏起西河都離石僭漢徙蒲子又徙平陽有司雍幷冀青兖六州之地東畧至海西及隴山南抵嵩洛然自幷以東石勒擅之漢實弗能有也置雍州治平陽幽州治離石荆州治洛陽靳準之亂石勒叛之境土中分曜都長安併趙有雍州西取秦州東得司州之河東弘農上洛荆州之順陽置秦州治上邽朔方治高平幷州治蒲阪幽州治北地益州治仇池仇池旋爲楊氏所復得其亾也金城以西復入于張氏餘地皆幷于石勒

幷州 西河（永興元年八月得于晉）上黨（永嘉三年七月得于晉太興元年十二月失于石勒太寧三年三月復得于石勒五月復失之）新興（永嘉五年十二月得于晉）晉陽（永嘉六年八月得于晉十一月晉復之建興四年十二月石勒復得之于晉）

司州 平陽（永嘉二年七月得于晉）洛陽（永嘉五年六月攻陷之弗守也六年六月始命趙固守之建武元年八月固附晉十一月復得之于固）河內 河東（永嘉五年七月得于晉）襄國（永嘉六年七月石勒得于晉）鄴（建興元年四月石勒得于晉）

雍州 長安（永嘉五年七月得于晉六年四月晉復之建興四年十一月復得于晉）馮翊（建興三年十月得于晉）上郡（晉遜外地也建

興四年七月據之其後徙朔方于高平）北地（建興四年七月得于晉）

秦州 天水 略陽（太興二年正月得于晉永昌元年二月失于陳安太寧元年七月復得之）隴西 南安（太興三年五月得于張氏永昌元年張氏復之咸和二年十月復得之）狄道（咸和二年十月得于張氏）仇池（太寧元年八月得于楊氏）

凉州 金城（咸和二年十月得于張氏）

荆州 順陽（咸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冀州（建興元年五月石勒得于晉）

兖州（建興元年五月石勒得于晉）

幽州（建興元年三月石勒得于晉旋爲段匹磾所據）

青州（永嘉五年正月曹嶷得于晉建武元年二月嶷附晉太興元年五月又附石勒）

後趙石氏起茌平附汲桑桑敗降漢初據襄國猶爲漢藩靳準之亂叛劉曜偁趙即襄國爲都其地皆故漢時所據又南取晉兖豫徐三州境至淮東取冀青至于海西滅趙北併遼西徙都

于鄴最爲强大矣石勒時置司州治洛陽冀州治信都并州治上黨兗州治鄄城徐州治廩丘幽州治薊朔州治代青州治廣固豫州治許昌揚州治壽春荆州治襄陽（後徙魯陽）雍州治長安秦州治上邽石虎改司州治鄴置洛州治洛陽增置營州治令支凉州治金城欲以吞燕涼然卒爲燕涼所挫折冄閔之亂自并而東地入燕其西入秦金城隴西入涼晉亦頗收故地

司州 平陽（太興元年十二月得于靳準） 洛陽（太寧二年正月得于趙） 滎陽（太寧三年六月得于晉）

兗州 泰山（太興二年四月晉太守徐龕來附） 陳留（太興三年五月晉祖逖復之永昌元年十月逖卒復得之）

冀州 樂陵（太興三年四月得于晉）

豫州 襄城（永昌元年五月得于晉） 譙（永昌元年十月得于晉） 許昌（太寧元年三月得于晉） 汝南（咸和元年四月得于晉）

徐州 琅邪（永昌元年八月得于晉） 東莞 東海（太寧元年六月得于晉） 彭城 下邳（咸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青州（太寧元年八月得于曹嶷）

并州（太寧三年四月失于趙七月復得之）

揚州 壽春（咸和三年七月得于趙）

雍州（咸和四年正月得于趙）

秦州（咸和四年九月得于趙八年十二月郭權以州附晉九年四月復得于權） 狄道（永和三年七月得于張氏）

荆州 襄陽（咸和五年八月得于晉七年正月晉復之四月復得于晉） 義陽（咸康五年九月得于晉） 南陽（永和五年十月得于晉）

幽州 薊 上谷 北平 代（咸康四年三月得于段氏）

平州 遼西（咸康四年三月得于段氏）

涼州 金城（永和三年七月得于張氏）

論曰石勒狡猾卒并關中石虎繼以驕暴翦伐異己脆若拉朽天之縱恣淫人甚矣哉察其方强知其必折息民繕兵以需事變斯則宇内所託命也惜哉惜哉三虜躁動傷本殷植齟齬失時燕秦然後坐大

燕慕容氏起于平州都棘城與後趙共滅段氏境至遼西之凡城徙都龍城石虎殂興師南下徙都薊滅冄閔徙都鄴全有平幽并冀青五州之地司州則唯平陽河東弘農上洛屬秦豫州則唯襄城弋陽安豐屬晉兗州則唯泰山一郡與晉分據徐州則有琅邪東莞東海荆州則有南陽置中州治鄴平州治襄平幽州治龍城（後徙薊）并州治晉陽冀州治常山（後徙信都）青州治樂陵（後徙廣固）豫州治陳留（後徙許昌）兗州治陽平（後徙壘）洛州治金墉荆州治蠡臺（後徙魯陽）爲秦所滅秦敗復起爲後燕後燕初得冀州都中山遂有幽平兗司之地別支爲西燕有并州及司州之河東後燕滅之河東入于後秦青州唯有歷城徐州唯有琅邪壤土狹于前燕矣置冀州治信都幽州治龍城平州治平郭兗州治滑臺并州治晉陽雍州治長子青州治歷城徐州治黎陽魏兵南下棄中原徙都龍城僅有平州之地置幽州治令支平州治宿軍青州治新城并州治凡城（後徙白狼）冀州治肥如別支爲南燕有青州及徐兗司三州之邊地置幽州治發干并州治陰平徐州治莒青州治東萊兗州治梁父南燕滅于晉燕傳北燕高氏馮氏滅于魏

平州 遼東（太興二年十二月受于晉） 龍城（咸康八年十月都） 遼西（永和六年二月得于後趙）

幽州（永和六年三月得于後趙）

冀州（永和六年始取至九年十二月全得） 趙 中山（永和七年八月得于冄閔） 繹幕（永和八年三月得于段勤）

并州（永和八年得于後趙）

司州 鄴（永和八年八月得于冄閔） 河内（永和十年三月得于呂護） 滎陽（興寧元年四月得于晉） 洛陽（興寧三年三月得于晉） 平陽（升平五年二月得于張平九月失于秦）

青州（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得于段龕）

兗州（升平二年三月得于晉）

豫州　潁川（升平二年十月得于晉興寧元年十月晉復之二年四月復得于晉）　陳　汝南（興寧二年四月得于晉）　譙　沛
（升平二年十月得于晉）　魯（太和元年十月得于晉）
荊州　宛（太和元年十二月得于晉）
後燕
司州　滎陽（太元九年正月得于秦）　黎陽（太元十七年六月得于段遼）
冀州　信都　渤海（太元九年五月得于秦）　常山（太元九年六月得于秦）　中山（太元九年七月得于秦）　清河
平原（太元九年八月得于秦）　博陵（太元九年十二月得于秦）
幽州　范陽（太元九年七月得于秦）　薊（太元十年二月得于秦）
平州（太元十年六月得于秦）
兗州　濟北（太元十二年正月得于晉）　滑臺　高平（太元十七年六月得于段遼）　廩丘　東平
泰山（太元十九年十一月得于晉）
青州　歷城（太元十二年二月得于晉）

幷州　晉陽（太元十九年五月得于西燕）　長子（太元十九年八月得于西燕）
徐州　琅邪（太元十九年十一月得于晉）

秦苻氏初起畧陽臣劉石石氏之盛東徙枋頭石氏亂洪遣使文服于晉洪卒健假晉官號入關併秦與燕分據石氏故地置司隸治長安秦州治上邽荊州治豐陽青州治盧氏洛州治宜陽幷州治蒲阪幽州治垣張遇以許昌降置豫州尋爲晉所克燕日强取晉洛陽于是以陝爲東蕃矣及堅大盛東幷燕北幷代西幷涼州威加西域南幷仇池遂據巴蜀襄陽彭城乃移涼州治姑臧幷州治晉陽幽州治薊青州治廣固豫州治洛陽洛州治豐陽荊州治襄陽增置雍州治安定梁州治漢中南秦州治仇池益州治成都寧州治墊江河州治枹罕晉州治晉興冀州治鄴平州治和龍兗州治倉垣徐州治彭城揚州治下邳東豫州治許昌當是時北方無復列國以徐揚豫荊梁益與晉分界徐州晉獨有臨淮廣陵揚州爲晉豫州爲秦荊州則襄陽以北爲秦南郡以南爲晉梁州唯巴東屬晉益州則界漢嘉越嶲之閒其盛過于石氏矣肥水之敗境內皆叛丕棄鄴據晉陽未能全有幷州也卒走死河東登起隴西據雍城卒走死隴上慕容餘衆于是復熾姚呂乞伏乘隙而瓜分之晉亦收復青徐兗豫司荊梁益之地云

雍州　長安（永和六年十月得于杜洪太元十年六月失于西燕十一年三月西燕棄之而東始入于後秦）　安定（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正月失于後秦十
（四年七月復得其平涼）　新平（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四月失于後秦十二年九月復得之）　扶風（永和六年得太元十年失于後秦十四年九月復得之）
司州　平陽（永和七年二月張平來附升平元年七月平附晉二年三月復來附九月又附燕五年二月得于平九月平復取之滅平復得）　洛陽（永和八年二月
（張遇來附十年正月失于周成十二年八月晉復之興寧三年三月燕拔之太和五年正月得于燕）　弘農（永和八年得于晉）　上洛（永和九年九月得于晉十年三月晉復之
（寧康元年復得于晉）　鄴（太和五年十一月滅燕得之）

豫州　許昌（永和八年二月張遇來附十月晉復之興寧二年入于燕太和五年滅燕復得之）
秦州　上邽（永和八年七月王擢以州附晉九年二月得于擢五月失于涼十年十月復得于涼太元十一年九月失于後秦十二年四月登將楊定復得之）　畧
陽（太和元年斂岐以郡附李儼三月復得之太元十一年八月失于後秦十二年四月登將楊定復得之七月又失于後秦十四年九月楊定復得之楊定復爲仇池王）　武
都　陰平（咸安元年四月得于楊氏秦亾楊定之弟盛復據之併仇池王）
涼州　金城（太和二年四月得于李儼）　姑臧（太元元年八月滅涼得之幷其支郡）
幷州　上黨（太和五年七月得于燕）　晉陽（太和五年九月得于燕）　平城（太元元年滅代得之）
冀州　幽州　平州　青州　兗州（太和五年滅燕得之）
梁州　益州（寧康元年十一月得于晉）
荊州　上庸　新城（寧康元年十一月得于晉）　南鄉（太元元年三月得于晉）　南陽（太元三年六月得于晉）　順陽
襄陽（太元四年二月得于晉）　魏興（太元四年四月得于晉）
徐州　下邳　彭城　淮陰　盱眙（太元四年二月得于晉）
揚州　壽春（太元八年十月得于晉）

後秦姚氏初起南安石氏盛時東徙灄頭石氏亾降晉復降秦秦亂叛秦起渭北西燕東走入都長安其盛也全有雍州之地秦州唯陰平武都屬仇池涼州則有金城武威西平梁州則有漢中司州則有弘農上洛滎陽河東豫州則有潁川兗州則有陳留荊州則有南鄉等十二荒郡建置畧因秦故其亾也秦涼之地入于西秦餘皆爲晉所復

雍州　北地（太元九年四月得于秦）安定（太元十年正月得于秦）新平（太元十年四月得于秦爲秦所復十六年二月復得之）京兆（太元十一年四月得于西燕）馮翊（太元十二年十二月得于秦）扶風　始平（並太元十九年滅秦得）

秦州　畧陽（太元十一年八月得于秦十二年四月失于秦七月復得之十四年九月失于仇池後復得之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天水（太元十一年九月得于秦十二年四月秦取之二十一年十二月姜乳來附）南安（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隴西（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九月失于西秦）

涼州　武威（元興元年八月得于涼義熙二年六月予南涼）金城（隆安三年八月得于西秦義熙六年二月失于西秦）西平（南涼暫附）

司州　上洛（隆安元年九月得于晉）弘農　河南（隆安三年十月得于晉）滎陽　河東（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得于西燕）

梁州　漢中（義熙元年五月得于仇池）

豫州　潁川

兗州　陳留

荊州　南鄉（凡十二荒郡得于秦義熙元年五月予晉）

西秦乞伏氏初屬秦秦敗于淮南叛秦起金城東得隴西及畧陽天水支縣後秦滅之已而復國因後秦之亾東全據秦州四郡西得西平侵吐谷渾以自廣卒滅于夏地入吐谷渾

涼州　金城（太元十年九月得于秦隆安元年二月失于涼十一月得于涼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二月得于後秦）苑川（太元十年九月得于秦隆安四年八月失于後秦明年二月復于之）枹罕（太元十四年十一月得于彭奚念十七年八月失于涼隆安元年五月得于涼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五年二月得于後秦）西平（譚郊不知何時得義熙八年二月都之樂都南涼都義熙十年五月滅南涼得之遂得全郡）

秦州　隴西（太元十九年十月得于楊定隆安四年八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九月得于後秦）天水（太元十四年五月成紀縣親休官來附二十一年十月失于後秦義熙六年九月得全郡于後秦）南安　畧陽（義熙六年九月得于後秦）

夏赫連氏初居新興從朔方後秦之衰畔起安定之高平與後秦界馮翊之杏城北地之三城晉滅後秦弗能守因得盡取姚氏雍秦二州故域東至蒲坂陝城後滅于魏

朔方（元興元年後秦使鎮之）高平（義熙三年六月得于沒奕干）杏城（義熙十一年三月得于後秦）

雍州　秦州（義熙十四年十一月取後秦故境于晉）

司州　陝城　蒲坂（元熙元年正月取于晉）

涼呂氏秦將伐西域還據涼州州故八郡金城西平爲西秦南涼所分據其後北涼據張掖西海酒泉燉煌及西郡之半西涼又據北涼之燉煌酒泉呂氏所有武威而已呂氏降後秦南涼幷得武威旋及西涼皆爲北涼所併西平全入于西秦

涼州　武威（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元興二年八月屬後秦義熙二年八月屬南涼六年三月屬北涼）西郡（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五月半屬北涼義熙三年九月全屬北涼）張掖（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元年五月半屬北涼二年六月全屬北涼）西海（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六月屬北涼）酒泉（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二年六月屬北涼五年八月屬西涼宋受禪之二年入于北涼）西平（太元十四年三月屬涼隆安元年正月屬南涼義熙十年五月屬西秦）金城　枹罕縣（太元十七年得于西秦隆安元年失于西秦）金城縣（隆安元年得于西秦二年失于西秦）

魏拓跋氏其先居北邊永嘉立功封代居雁門陘北爲秦所滅秦亂復興改號魏有漢雲中五原定襄雁門諸郡及破燕始得幷冀幽三州及司兗北境南北之勢蓋至宋始相敵云

幷州　雁門（永嘉四年十月受于劉琨）晉陽（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取于燕遂全得州境）

冀州　常山（太元二十一年十月得于燕遂全得州境唯信都爲燕）信都（隆安元年正月得于燕）

司州　平陽（太元二十一年取幷州後得）鄴（隆安二年正月得于燕）野王（取鄴後得）

幽州（隆安二年取鄴後得）遼西（隆安五年十二月得于燕明年燕復取之）

兗州 滑臺（隆安三年二月得于燕）

朔方（太元十六年得于劉衛辰不知何時復爲夏所得）

晉畧表四

荆溪周濟譔

執政表

得失之原雖曰運命曷嘗不由委任哉設官沿前代委任出意指意指所寄風尚隨之于是有受高位而若黜安淺秩而恐失自非純壹之德不器之才罕能敬共上命喜慍不形者已有晉內外之任文武之寄或因主權爲低昂或緣時事爲軒輊比物連類可得而言焉三世擅政因遷魏鼎是故與大臣任輕弱泰始之初不杖八公而杖中書門下侍中賈充常侍王沈以驃騎車騎二品將軍對司魁柄荀勖自中書監出守尚書令于秩爲遷而悵惘失志任愷爲賈充所排自侍中出爲吏部尚書竟以得罪是其驗也惠帝失御政出宮闈裴張賈郭居門下諸王錄尚書仰成而已趙倫簒亂三方舉義自茲以降唯兵是尚大將軍都督中外則政由之愍帝西遷三公皆以寵方鎭中興初王導以驃騎兼中書監揚州刺史政始復出中書揚州遂以司隷當樞機之重成康守文庾何協贊猶前軌也穆哀癈簡委重上流桓溫不願人輔屯姑孰執朝權丞相至再出就咨軍旅夌夷極矣孝武內倚謝安之忠外値桓沖之讓振綱挈領幾復泰始晚節昏醟令僕皆碌碌唯外援是恃國寶召戎則孝伯偁干桓楚干紀則寄奴舉義皆用京口逆制建康揆厥本原荆州因平蜀而勢成北府緣破秦而名立內外文武亦各遭其時也至于選舉之塗秀孝爲郎郎官出宰然後登省寺典方州皆遵先典未聞改轍（唯殷仲堪以黃門郎拜荆州爲破格疑是黃門侍郎史脫侍字衍）岐塗捷徑唯在公府及諸王上佐是以辟召之榮殆過徵聘當其盛也鼎味旣和棟梁斯在及其弊也交通尼媼貨入私門皆以散見諸篇綜其終始固無得而遯焉

執政表一

八公（相督錄三條不在八公之列然多上公爲之故以冠諸簡首）

相國丞相秦官晉又有左右丞相督有三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中外諸軍事大都督魏官錄有二錄尚書事錄尚書六條漢官皆非常秩太宰周官晉諱師故以代太師與太傅太保當周三公太尉秦官司徒司空漢承周官謂之三司大司馬周官大將軍漢官始與太尉迭置魏始並制在三司上晉初改在三司下後復舊

	武（泰始）元	三	四	七	八	九	十
相							
督	孚（宰加八薨）		望（尉加拒吳吳退解）				
錄	王沈（驃加二卒）						
宰	孚（傅拜八薨）						
傅	鄭沖（保拜九卒）						
保	王祥（尉拜三致）	何曾（尉拜咸寧二遷傅）					
馬	石苞（揚都加四免）		望（尉拜七薨）				
軍	陳騫（荊都加十遷尉）						
尉	何曾（晉國相拜三遷保）	望（徒拜四遷馬）	荀顗（徒拜十卒）				陳騫
徒	望（魏官三遷尉）	荀顗（空遷四遷尉）	石苞（前馬拜九卒）			何曾（保領）	
空	荀顗（魏官三遷徒）		裴秀（尚令拜七卒）	鄭袤（光大拜不拜）	賈充（車拜咸寧二遷尉）		

		（咸寧）二	四	五	（太康）元	三	武（太康）四	十	（太熙）	惠（永熙）
相										
督				賈充（尉加伐吳吳平解）		亮（尉加十出鎮解）			楊駿（尉加）	
錄		賈充（尉加太康三卒）							楊駿（尉加）	泰（空加）
宰			何曾（傅拜卒）							
傅		何曾（保拜四遷宰）								楊駿（尉拜永平爲賈后所殺）
保									衛瓘（空拜致）	
馬		陳騫（尉拜太康三卒）				攸（空拜出鎮青未行四薨）		亮（尉拜出鎮豫）		
軍					伷（徐都加四薨）					
尉	（軍拜咸寧二遷馬）	賈充（空拜太康三卒）				亮（撫拜十遷馬）			楊駿（車拜永熙遷傅）	石鑒（空拜元康元致）
徒			李(允)（尚令拜太康三卒）			山濤（僕拜四卒）	魏舒（僕拜致）	石鑒（右光祿太熙元遷空）	王渾（僕拜元康七卒）	
空		攸（鎮拜太康三遷馬）				衛瓘（尚令拜太熙元遷保）			石鑒（右光拜永熙遷尉）	泰（前關都拜元康六遷尉）

	元康元	六	七	九	惠 永康	永寧	太安元
相					倫（自署永寧元誅） 彤（倫署不拜永寧爲倫宰衛復宰）		
督					倫（自署）	冏（馬加）	
執政錄	亮（宰加） 衛瓘（保加） 彤（衛加六出鎮解）	王渾（徒加七卒）		彤（軍加）	陳準（尉加）	穎（軍加）	
宰	亮（豫都拜爲賈后所殺）				彤（軍拜倫遷丞相） 何劭（徒拜永寧遷徒）	彤（倫誅復拜）	
傅						劉寔（保拜太安二致）	
保	衛瓘（起家爲賈后所殺）				劉寔（空拜永寧遷傅）	榦（衛拜永嘉五薨）	
馬						馥（倫子誅） 冏（豫都拜太安元爲乂所殺）	
軍	柬（驃拜薨）			彤（關都拜永康元遷宰）		虔（倫子誅） 穎（鄴都加永安進丞相後廢縊死）	
尉	泰（空拜九薨）				陳準（光大拜永寧致）	顒（關都加）	
徒			王戎（僕拜永康元免）		何劭（僕拜遷宰）	何劭（宰遷卒） 彤（宰領） 王戎（尚令拜永興二卒）	
空	晃（尚拜六薨）	張華（監拜永康元爲倫所殺）			劉寔（左光拜遷保）		越（中令拜）

		二	永興元	光熙	懷 永嘉元		懷 永嘉三	四	五	六
相			穎（軍遷立爲太弟廢）		越（傅加辭）					
督		乂（尉加）	穎（相兼） 顒（宰加）							
執政錄			張方（領加光熙誅）	越（傅加）					模（尉加爲劉粲所殺） 苟晞（軍加）	
宰			顒（關都加光熙遷徒）							
傅			越（空拜辭光熙拜永嘉元遷相）							
保									王浚（幽都加未拜）	保（秦刺加建興元加相）
馬									範（爲石勒所殺）	
軍							晏（尉拜五爲石勒所殺）		苟晞（青都加爲石勒所殺）	
尉		乂（驃拜爲越所殺）	劉寔（前傅拜辭）		晏（壹拜	三遷軍）	王衍（徒拜五爲石勒所殺）			
徒				顒（空拜爲模所殺） 溫羨（監拜）	王衍	（空拜三遷尉）	越（傅領五薨）		傅祇（左光拜卒）	
空	永興元遷傅			虓（豫都拜薨） 王衍（尚令拜永嘉元遷徒）				王浚（幽都加五加馬）	苟藩（尚令拜建興元卒）	

	愍（建興）元	二	三	元（建武）	元（太興）元	四	永昌	明（太寧）元	二
相	元帝（揚都加左）保（馬加右）		元帝（揚都加丞相、）保（加相國）				王敦（自署太寧二死）		
督	元帝（揚都加陝東）保（馬加陝西）						王敦（自兼）		王導（徒加討敦敦平）
執政錄	麴允（僕加）	索綝（尉加）		荀組（徒加） 王導（驃加）	羕（保加）		王敦（自兼）		
宰							羕（保拜咸和元免）		
傅									
保				羕（撫拜永昌遷宰）					王導（徒加）
馬									
軍		劉琨（并刺加）			王敦（江牧加）				張駿（涼牧加）
尉		張軌（涼都加卒）索綝（衛領）	荀組（豫牧加）	劉琨（并都加太興元爲段匹磾所殺）			荀組（徒拜卒）		羕（宰領）
徒	梁芬（衛拜）			荀組（豫牧加歸朝拜永昌遷尉）				王導（空拜）	
空	張軌（涼都加）	荀組（豫刺加）	劉琨（并都加）			王導（驃拜太寧元遷徒）			

		三	成（咸和）元	二	四	成（咸和）七	（咸康）元	四	五	六
相									王導（徒拜卒）	
督	解		王導（徒加寇退解）				王導（徒加寇退解）			
執政錄		王導（徒加）陸曄（僕加）	荀崧（光大加三卒）蘇峻（自署誅）						庾亮（江都加辭）何充（護加）	
宰				羕（峻署四誅）						
傅								王導（徒加）		
保										
馬			王導（徒加寇退解）				王導（徒加寇退解）			
軍						陶侃（江都加辭九平）				
尉				祖約（峻署四奔北）	陶侃（荊都加）			郗鑒（兗都加五卒）		
徒									庾亮（江都加辭）康帝（驃拜）	
空					郗鑒（兗都加）				庾亮（江都加辭）	陸玩

		康（建元）元	穆（永和）元	二	三	八	哀（興寧）元	廢（太和）元	簡（咸安）元	武（太元）元	二	五
相								簡文帝（徒拜）	桓溫（馬加辭）			
督							桓溫（馬加）					
錄		何充（驃加）	簡文帝（撫加）	蔡謨（光加）			桓溫（馬加辭）	簡文帝（相兼）		謝安（僕加）		
宰						晞（鎮拜咸安元爲桓溫所殺）						
傅												
保												
馬							桓溫（荆都加寧康元卒）					
軍					張重華（凉都加）			張天錫（凉都加）				
尉						桓溫（荆都加興寧元遷馬）						
徒				蔡謨（光領六免）		簡文帝（撫拜太和元遷相）					謝安（僕拜辭）	道子
空	光拜七卒											

		六	九	十	廿	安（隆安）三		安（隆安）四	（元興）元	二	三
相									桓元⃝（自署改尉）	桓元⃝（軍改篡誅）	
督			謝安（保加）	道子（徒加元興元爲桓元⃝所殺）				元顯（領加元興元爲桓元⃝所殺）	桓元⃝（相兼）		
錄		道子（徒加）				元顯（領加四解）	恭帝（徒加）		桓元⃝（相兼）	桓謙（衛署誅）	
宰									恭帝（徒拜二免）		
傅					道子（徒加辭）				道子（前徒拜爲桓元⃝所殺）		
保			謝安（衛加十卒）								
馬											
軍										桓元⃝（尉改改相）	遵（義兵推義熙元遷保）
尉									桓元⃝（自署二改軍）		
徒	驃拜隆安三解					恭帝（衛領元興元遷）			王謐（元⃝署）		
空		郗愔（鎮拜九卒）									

	相	督	錄	宰	傅	保	馬	軍	尉	徒	空
（義熙）元		劉裕（車加）				遵（軍拜四薨）	恭帝（前宰拜）				
四			劉裕（車加）								
五									劉裕（中加辤）	恭帝（馬領）	
七								劉裕（尉改辤改尉）	劉裕（軍拜）		
八					劉裕（尉加辤）						
十三	劉裕（尉加辤）										
安（義熙）十四	劉裕（尉加）										
恭（元熙）元											劉道憐（尚分拜）

執政表二

八將軍（皆取曾經執政者如征鎭前後左右四將軍伏波龍驤征虜冠軍位雖高于領護以未嘗執政故不列表）

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漢官撫軍將軍鎭軍將軍魏官中軍將軍晉官領軍將軍護軍將軍魏官品皆第二加大者位從公志云魏有左軍將軍武帝備置右前後四軍其後罷四軍爲衛鎭軍按晉有前後左右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四軍將軍四將軍品高四軍將軍品卑泰始所罷者四將軍非四軍將軍也四將軍尋亦復置四軍將軍統屬衛將軍是爲南軍領軍護軍左衛右衛驍騎游擊六軍統屬中軍將軍是爲北軍故中軍將軍常與北軍中候更置也鎭位次撫與驃車各自爲營不與衛將軍分領四軍志誤一也志云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諸營卽領軍之任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候尋復爲領軍按泰始元年始置中軍將軍以羊祜爲之而司徒義陽王望領中領軍三年望遷太尉領中領軍如故中軍將軍以泰始四年罷而中領軍與並置（志又云資深者爲領護淺者加中按望資至深而加中疑深淺字誤倒中二千石在二千石上可證）泰始七年罷中領軍併北軍中候太康四年有北軍中候成粲太熙元年以王祐爲北軍中候是中候之置卽在罷中軍之年不始于元帝也中領軍暫罷復置元康元年王衍自北軍中候轉中領軍永和中殷浩周閔爲中軍顧眾王彪之爲領軍升平中康帝爲中軍范汪爲領軍皆同時是中軍中候迭置自爲一事中領軍暫罷旋復又爲一事不容彼此牽混明矣志誤二也今次此表不用志說仍各自爲官云

	驃	車	衛	撫	鎭	中	領	護
武（泰始）元	王沈（晉國御史大夫拜二卒）	賈充（衛拜八遷空）	攸（二遷驃）			羊祜（領拜四遷僕）	望（徒領）	羊琇（左衛拜遷太僕）
二	攸（衛拜後遷鎭大）							
四			羊祜（僕兼）	伷（僕兼）				王業（七遷僕）
六	孫秀（吳降人）				攸（咸寧元遷空）			
八		羊祜（荆都加）	步闡（吳降人）		楊駿（咸寧元遷車）			

	咸寧元	三	太康元	三	四	五	六	武太康十	惠太熙永熙	元康元
驃			駿（車都加）						柬（關都拜元康元遷軍）	
車	孫楷（吳降人） 楊駿（鎮拜太熙元遷尉）							穎（元康九遷鄴）	晃（青都拜元康元遷空）	
衛		亮（撫拜遷豫都）				胡奮（護拜後遷僕）		楊珧（永平爲賈后所殺） 楊濟（永熙遷太子太保）		瑋（荊都拜爲賈后所殺） 彤（鄴都拜六遷關都）
撫	亮（三遷衛）			亮（豫都拜遷尉）			王濬（卒）			楙（拜免） 遐（鎮將軍拜永康元薨）
鎮	伷（徐都加）						王濬（遷撫）	胡奮（僕加卒） 賈混（宗正拜） 山簡（尚書拜遷尚書）		
中					成粲（中候始見）				王祐（永熙遷尹）	瑋（衛領） 裴楷（未拜轉尚書） 王衍（黃侍拜後遷領）
領										趙俊
護						胡奮（荊都拜遷衛）	王彥			張劭（誅） 晃（車領）

	六	九	永康	永寧	太安元	二	惠永安	永興元	二	光熙	懷永嘉元	二	三
驃			允（揚都拜爲倫所殺）	孫秀（倫篡署誅） 乂（撫拜太安二遷尉）					虓（豫都加光熙遷空）				
車	倫（關都拜永康元自署相）			孫旂（倫篡署誅） 何勗	懷帝（射聲拜）	楙（徐都加）				劉宏（荊都加） 騰（鄴都加）			王堪
衛	郭彰（尚書拜後卒）		[illegible]（侍中拜永寧遷保）	張林（倫篡署爲孫秀所殺） 楙（倫署免）		楙（徐都加）		周馥（尹拜不拜）					
撫			荂（宂從僕射拜倫篡爲太子倫敗誅）	詡（倫篡署誅） 乂（拜遷驃）						羕（侍拜永嘉元遷鎮）	荀晞（遷青）	愍帝	
鎮			馥（前將軍拜倫篡署馬）	雅（倫篡署免）							羕（撫拜建興元遷撫）		
中			虔（黃郎拜倫篡署軍）	劉總			荀晞（驃從拜遷兗）				呂雍（誅） 華恆（後遷領）		
領	王衍（中拜遷尚令）	彤（軍兼）	澹（護拜倫敗廢徙） 荂（撫領）	何勖（車領）				張方（右將軍拜三許）	周馥（尹拜遷司隸）			陸納	華恆（後遷尚書）
護	澹（前將軍拜永康遷領）		馥（鎮領）			石超		鄭球（尚書拜遷僕）					荀崧（後遷荊監）

	驃	車	衛	撫	鎮	中	領	護
四	王浚（幽都加）			劉暾昆（五復前）				
五		張軌（涼都加）		段匹磾				祖納（遷元帝軍酒）
六	賈疋（戰死） 張軌（涼都加）		梁芬（建興元遷徒）					
愍（建興）元			荀組（豫刺加）	羨（鎮拜建武遷保）	華恆（尚書拜建武遷衛）		麴允	
二	索綝（衛拜四爲劉曜所殺）		索綝（僕射遷驃）					索綝（僕領）
三	麴允（領拜四死難）							
愍（建興）四					胡崧			
元（建武）	王導（揚刺加太興四遷空）	袁蕤	華薈（爲祖固所殺） 華恆（鎮拜後遷太常）		祐（右軍酒拜太寧三遷衛）			戴淵（尚書拜轉）
（太興）元				宗（平寅拜太寧二遷）		鍾雅（右丞拜遷守）	庾亮（常拜太寧元遷中監）	
（永昌）二	戴淵（司都拜爲王敦所殺）		王含（荊都加）			沖（長水拜咸和九遷車）	郗鑒（兗都遷尚書） 王邃（僕兼）	周顗（右僕拜爲王敦所殺） 鄧攸（吏拜太寧二遷守）

	驃	車	衛	撫	鎮	中	領	護
明（太寧）元	華恆（特進拜遷護軍）	慕容廆（龍驤拜咸和八卒）					紀瞻（僕拜二遷驃）	
二	王含（江西都加反誅） 紀瞻（領拜卒） 宗（撫拜咸和元爲庾亮所殺）		郗鑒（尚令行三遷車）			卞壼（吏加遷領）	卞壼（中拜三遷尚令）	應詹（光勳拜遷江都） 庾亮（監拜四遷豫都）
三		郗鑒（尚令拜出鎮兗）	祐（鎮拜咸和元薨）				陸曄（僕拜咸和四遷衛）	
成（咸和）元	蘇峻（自署誅）			王舒（會守加）				
（咸和）二							卞壼（尚令兼）	
三					虞潭（吳守加）			
四	溫嶠（江都加）		陸曄（領拜九卒）			陶囘（徒馬拜遷護）	褚翜（護拜咸康遷僕領）	褚翜（尹兼遷） 陶囘（中拜遷守）
八		慕容皝（遼東公加）						
九	康帝（常拜咸康五遷徒）	沖（中拜咸康六遷驃）						

	（咸康）元	二	三	五	成（咸康）六	八	康（建元）元		穆（永和）元
驃					沖（車拜七薨）	何充（中令拜出鎮徐）	庾冰（揚都加出鎮江）	何充（入爲揚都永和二卒）	
車							褚裒（江刺拜永和元出鎮兗）		
衛	虞潭（吳守拜卒）					王允之（會守加卒）			
撫					簡文帝（右將軍拜永和八遷徒）				
鎮			孔愉（領拜出守）		晞（右將軍拜永和八遷宰）				
中									
領	陶回（守拜二卒）		孔愉（護拜遷鎮） 顧和（吏拜遷太常）		顧眾（尚拜永和元遷僕）				周閔
護		趙允 孔愉（僕拜遷領）		何充（後遷中令） 王淡（侍拜遷尚）	周譔（侍拜卒） 褚翜（僕拜七卒）				王羲

		六	七	八	十	十一	穆（升平）三	哀（隆和）	廢（太和）元	三	五
驃							哀帝（中拜）	廢帝（車拜）			
車			姚弋仲（來降拜八卒）				廢帝（鎮拜隆和元遷驃）				
衛						謝尚（豫都未拜卒）	王述（揚都加太和三卒）				
撫											
鎮				廢帝（常拜升平三遷車）				王彪之（僕拜出守會興寧三免）			
中		殷浩（揚刺兼十免）			周閔（僕加）		哀帝（常拜遷驃）				
領	遷吏	王洽（吳守拜升平二卒）				王彪之（吏拜遷僕）	范汪（吏拜五遷徐都）		王恪 庾和	韓伯（吏兼）	桓祕（常拜咸安二）
護	之（江刺拜遷守）	江彪（吏升平三遷守）				周閔（僕兼）				庾希（前青都未拜免）	

		簡文 咸安元	孝武 寧康元	太元元		孝武 太元二	五	八	十一	十三	廿一
驃				謝安（僕加辞） 道子（中拜五加徒）							
車				桓沖（徐都加）							
衛							謝安（僕兼）			謝石（尚令加卒）	
撫											
鎮		郗愔（會守加）		郗愔（領拜太遷空） 王薈	浙東加						
中			桓沖（揚都加）	道子（常拜遷驃）				謝石（僕拜遷尚令）			
領	免	郗愔（會守拜太元元遷鎮）	王恪 桓伊（尹拜太元元遷護）			王劭（僕領）			王國寶（中令拜隆安元遷僕）		王雅（太子少傅兼隆安二遷僕）
護			江灌（尚拜遷守） 王薈（尚拜太元元遷江刺）	桓伊（領拜出守）		王彪之（尚令拜卒）					謝琰（僕兼） 車(亢)

		安 隆安元	二	三	安 隆安五	元興元	二	義熙元	四
驃						元顯（後將軍拜爲桓(元)所殺）			
車						恭帝（衛拜遷空）			劉裕（徐加熙中）
衛			恭帝（中拜元興元遷車） 謝琰（右將軍拜出刺徐）	王珣（尚令加四卒）			桓謙（桓(元)署後誅）		
撫							桓脩（(元)加後誅）	劉毅（兗加）	
鎮							劉裕（義軍推義熙四遷車）		
中			恭帝（遷衛）			桓謙（僕兼二遷衛）			劉裕（車熙七遷尉）
領			元顯（中令領）	阮歆之 王嘏	孔安國（會守加）	王謐（中令兼）	殷仲文（(元)署後誅）		謝混（中令拜五遷僕）
護	王凝之（太常拜）	桓脩（二出刺江）	遵（太常拜元興二免）			虞嘯父（尉騎拜出守）			

	五	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恭（元熙）元
驃			劉道憐（中拜出鎮荊）				
車							
衛	劉毅（豫都加）						
撫						王弘（僕拜出監江）	
鎮							
中			劉道憐（青刺拜遷驃）	劉義符（徐加）			劉懷愼（尚拜出刺徐）
領		鄧攸（致）	謝景仁（吏拜遷僕） 孔靖（僕拜十二致）		劉懷愼（徐監拜免）		范泰（尚拜致）
護						寶（常拜入宋遷光大）	

執政表三

三省（光祿大夫特進給事中位皆高未有單銜執政者故不列表）

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漢制尚書一令一僕射六曹尚書爲八坐魏增一僕省一曹亦八坐晉初一令二僕六曹亦云八坐因舊名耳東晉去一曹祠部常與右僕射通職或省一僕射則去左右之名志云咸寧四年省一僕射而李允在泰始時已單偁僕射是不起于咸寧也又云咸康中罷左右僕射孔愉本左僕射遂去左而其時仍有左僕射褚翜右僕射諸葛恢足知損益靡常不爲定制矣紀傳所載左右之文傳寫譌繆莫能是正故從省約但爲一行吏部晚置爲諸曹首何謝皆以執政故列于表門下侍中四員別加官則非數與寧省二後復舊散騎常侍無員亦以爲加官加官既多諸王宗室功臣子孫拜者亦緐今皆不表表其有建白者中書監令各一人尚書主天下章奏入奏人主出行所司門下居人主左右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共平尚書奏事中書與尚書奏事爲人主省讀書可草制詔誥令之文諸官皆以年表惟侍中常侍紀錄多疏乃表以世附諸簡末云

	武（泰始）元	四		武（泰始）七	十	（咸寧）元	二
令	裴秀（晉國尚令拜四遷空）	賈充（車守）				李允（侍拜四遷徒）	
僕	賈充（車兼）	羊祜（中拜五遷荊都） 伷（兗監拜五遷徐都）	武陔（吏拜卒）	王業（護拜） 珪（鄴督拜十薨） 盧欽（沔北都拜咸寧四卒） 李憙（太子太傅拜遷光大） 李允（吏拜）		山濤（吏拜太康三遷徒）	
吏	盧欽（魏官） 武陔（尚拜遷僕）	李允（尚拜遷僕）	任愷（侍拜免）		山濤（太常拜咸寧遷僕領）	盧欽（僕領）	
監	荀勗（晉國侍中拜太康遷守尚令）						
中令	和嶠（黃侍拜遷尚書）	庾純（黃侍拜遷尹）					張華（黃侍拜五遷尚）
侍	任愷 傅元 侯史光	山濤 庾峻	華廙	楊濟 王濟 孔恂 王恂 甄德	盧欽 和嶠	李允 向雄	魏舒 周浚
常	傅元 皇甫陶 應貞	王愷 劉毅	華廙	鄭默 華嶠 裴楷 王戎 庾純	羊琇 石崇	曺志 文立	張華 裴頠

四	武 太康 元	四	六	九	惠 永熙
衛瓘（幽都拜太康三遷空）		荀勖（監拜十卒）	楊珧		華廙（監拜免）
劉毅（司隸拜太康致）	魏舒（尚拜四遷徒）	晃（尚拜遷青都） 泰（前將軍拜七遷關都）	王渾（揚都拜太熙遷徒） 胡奮（護拜九卒）	朱整（尚拜十卒）	
	魏舒（僕領）	崔洪（奈拜）		王戎（光勳拜永熙遷太子太傅）	
				華廙（左衛拜永熙遷尚令）	何劭（令拜遷太子太師）
				何劭（永熙遷監）	蔣俊（元康元為賈后所殺）

華嶠　裴楷　馮紞　庾純　王戎　山簡　賈混　程咸　劉智　鄒湛　傅祇

郭彰　鄒湛　劉寔　劉智　傅祇　韓壽　陸喜　薛瑩　和嶠　段廣

晉書表四　令

僕　執政

吏

監

中令

侍　十二

常　第三冊

惠 元康 元	六	七	八	九
晃（卒守）	泰（尉守九薨）			王衍（領拜免） 彤（軍薨）
荀愷 繇（典軍拜免徙） 王戎（太子太傅拜七遷徒） 越（輔國拜永康遷中令）		何劭（太子太師拜永康遷徒）		裴頠（尚拜永康為倫所殺） 樂廣（吏拜）
劉潰	樂廣（尹拜遷僕）			劉頌（尚拜永康遷光大）
張華（太子少傅拜六加空）				
裴楷（荆都未拜卒） 王戎（侍拜遷僕）			陳準	

張劭　賈模　溫羨　周馥　裴頠　樂廣　賈謐　荀藩　華混　荀組　羊元之　嵇紹

楊邈　夏侯湛　賈模　賈謐　溫羨　劉喬　周處　解系　解結　張軌　華恆　嵇紹

永康	永寧	惠 太安 元	永興
滿奮	王戎（前徒拜遷徒）	越（空守） 樂廣（僕拜永安元卒）	王衍（僕拜光熙遷空）
崔隨	繇（前僕拜憂去）	羊元之（常拜二卒）	王衍（光大拜遷尚令） 高光（尚拜光熙遷太弟少傅）
樂廣（僕領）	溫羨（尚拜太安三遷冀刺）		王衍（僕領） 鄭球（僕領免）
傅祇（光大拜永寧元遷光大）	孫秀（倫署誅）	越（空領）	盧志（常拜）
越（僕拜太安元遷空） 孫秀（倫署）	威（倫署誅） 王衍（尚拜疾去） 卞粹（前將軍拜太安元為乂所殺）		

卞粹　鄭球　劉沈　馮蓀　荀崧　潘尼　秦準　王敦

郄隆　羊元之　楊準　王敦　潘尼　索靖　高光　薛兼　裴邵

晉書表四　令

僕　執政

吏

監

中令

侍　十三

常　第三冊

	惠 光熙	懷 永嘉 元	二
		高光（光大拜二卒）	王堪 荀藩（太子少傅拜五遷空）
和郁（尚拜永嘉元遷鄴督） 鄭球（護拜永嘉二卒）	荀藩 薛興	傅祇（光大拜遷光大）	和郁（鄴督拜後遷尚令） 山簡（雍刺拜三遷荆）
	山簡（尚拜永嘉遷雍刺）		
	溫羨（中令拜遷徒）	王敦（青刺拜三遷揚刺）	荀組（衛尉拜遷司隸）
	溫羨（冀都未拜遷監） 潘尼（侍拜永嘉遷奈常）	繆播（侍拜三為越所殺）	

裴憲　何綏　程延　庾珉　辛勉

庾敳　華軼　江統　王延　繆允

晉書表四	三	五	愍（建興）元	二	元（建武）	（太興）元	元（太興）三	（永昌）	明（太寧）元	二	三
令		和郁（沒胡）				刁協（僕拜永昌爲王敦所殺）		王導（空守）	郗鑒（江西都拜三遷軍）		卞壼（領拜）
僕 執政	劉暾（司隸拜遷光大）	曹馥（沒胡）	麴允（守拜） 索綝（前將軍拜）	荀組（空領）	刁協（長史拜太興元遷尚令）	荀崧（江北都拜太寧三遷光大） 紀瞻（尚拜太寧遷領）	周顗（吏拜永昌爲王敦所殺）	王邃（領兼）	陸曄（尚拜遷領）	戴邈（前尹拜卒）	
吏		劉望（沒胡）	索綝（僕領）		周顗（長史拜免太興元復拜三遷僕）		周顗（僕領） 鄧攸（侍拜永昌遷護）	卞壼（中丞拜太寧三遷領）		阮孚（侍拜咸和元遷尹）	
監		傅祇（徒領）			王導（驃領）		諸葛恢（會守拜遷尹）		庾亮（領拜三遷護）		
中令		和郁（常領） 李暅（爲閻鼎所殺）			賀循（軍酒拜遷太常）				溫嶠（侍拜遷軍馬）		庾亮（護兼）
侍中			梁濬 宋哲 宋敞		張闓 陸曄 熊遠 鄧攸 劉隗		荀邃 紀瞻 王彬 溫嶠		荀闓 周謨 陸玩 諸葛恢		顏含
常 第三冊	李宏	成公簡 顧榮	梁緯 嚴敦 華輯		陸曄 虞允 卞壼 王舒 熊遠		阮孚 華譚 張亢 庾亮 荀奕 顏含 應詹		干寶 陶瞻 桓彝 夏侯湻		

晉書表四		成（咸和）元	二	四	五	成（咸和）六	（咸康）元	二	五	六
令	（咸和二死蘇峻難）		祖約（蘇峻署拜）			陸玩（僕拜咸康六遷空）				諸葛恢（僕拜永和元卒）
僕 執政		王舒（湘都拜遷撫） 王彬（大匠拜卒）			陸玩（吏拜六遷尚令） 孔愉（尚拜咸康二遷護）			褚翜（護拜六遷護） 諸葛恢（吏拜六遷尚令） 顧和（侍拜三遷領）		
吏			蔡謨（尚拜遷太常）	陸玩（侍拜五遷僕）	丁潭（侍拜遷廷尉）		諸葛恢（尚拜二遷僕）	謝奕 殷融 何充（遷護）		諸葛恢（尚令領）
監									庾冰（會守拜建元元遷車）	
中令										
侍中	孔愉 荀奕 阮孚	鍾雅 褚翜 丁潭 孔坦 袁耽 周閔 孔恆 劉劭 王惔				祖台之 顧和 顧眾 褚裒 許遐				
常 第三冊		丁潭 何充 溫試之 虞預 袁瓌 王坦之								

	八	康（建元）元	穆（永和）元	二	七	十一	穆（升平）元	三	哀（興寧）二	三	廢（太和）	簡文（咸安）元
令			顧和（光大拜七卒）						王述（揚都拜太和三卒）			
僕	何充（遷驃）	顧和（國酒拜遷光大）	顧衆（領拜二卒）	謝尚（豫刺拜七出鎮豫十一遷衛）		周閔（吏拜） 王彪之（領遷領不拜遷太常）	王彪之（太常拜隆和遷鎮）	江虨（會守拜五遷護）		王彪之（前鎮拜寧康元遷尚令）		
吏			江虨（侍拜六遷護）		周閔（領拜十一遷僕）	王彪之（廷尉拜遷領） 范汪（升平三遷領）		韓伯（尹拜卒）				謝安（侍拜寧康元遷僕）
監												
中令		褚裒（衛領）	王洽（領加卒）									
侍			江虨	高嵩 王薈	紀璩 王彪之 羅含	江逌 庾希 王操之			江灌		王坦之 韓伯	桓伊 謝安
常			荀蕤	蔡裔 孔閭	羅含 孫綽 韓伯	郗曇 荀籍 高耆 龔登					桓祕 庾柔	

	武（寧康）元	太元元	二	四	六	八	武（太元）十一	十四	十五	廿	安（隆安）元
令	王彪之（僕拜遷護）					謝石（中拜十三卒）		陸納（僕拜二十卒）		道子（傅領）	王珣（僕拜四卒）
僕	謝安（吏拜）		王劭（吏拜遷守）	庾恆	王蘊（徐都拜遷浙東） 謝石（尚拜八遷中） 陸納（吏拜十四遷尚令）		恬（吳守拜十三遷兗都）	謝琰（會守拜廿一遷護）	王珣（吳守拜隆安元遷尚令）	劉柳（隆安元遷徐刺）	王國寶（領拜為道子所殺）
吏	謝安（僕領）	王劭（尹拜二遷僕）	陸納（太常拜六遷僕）		張元之（十十二遷守）						車允（輔國拜為元顯所殺）
監		謝安（僕兼）									
中令	王坦之（侍拜二遷徐都）	王獻之（吳興守拜卒）					王國寶（侍拜遷領） 王珉（侍拜十三卒）	王恭（尹拜十五遷兗青）			元顯（征虜拜三兼揚刺）
侍	謝琰	孔安國 王國寶	孔汪 車允	王珣	王珉 卞耽	王雅 庾準 庾楷 謝邈	王愷 虞嘯父				王爽 桓石生
常	謝琰	劉波 陸納	傅韶 劉耽	衛璵	徐邈						桓蔚 顧愷之

	令	僕	吏	監	中令	侍	常
二		王雅（領拜四卒）				王少卿 徐廣 伏系之 臧燾 孔琳之 孔靖 范泰 鄭鮮之 袁湛 江夷 臧燾 張敞 王敬宏 褚秀之	
四	元顯（加揚刺）	何澄（琅邪王師拜）					
五		孔安國（會守拜義熙元遷左將軍）					
元興元		桓謙（荊都拜二元署）尚令	桓謙（僕領） 王謐（監拜領徒）	王謐（中令二元署）	王謐（黃侍拜遷監） 桓允（祕監拜二元署）吏		
二	劉耽（常侍卒）	王愉（元署誅）	桓允（元署）		王綏（元署）		
	桓謙（元署遷衛）		免徙		誅		
安 義熙 二		孔安國（左將軍拜四卒）					
四		孟昶（吏拜六自殺）	孟昶（遷僕領） 袁湛（尚拜遷守）		謝混（遷領）		
五		謝混（領拜八為劉裕所殺）		劉裕（尉領十二解）	袁湛（吳興守拜七遷僕）		
七		袁湛（中令拜遷光大）					
八		孔靖（吳興守拜遷浙東十復拜十一僕遷領）	謝裕（十二遷）		王朗 王練		
十一		劉穆之（前將軍拜十三卒） 謝景仁（領拜十二卒） 謝裕（吏拜卒）	劉穆之（僕領） 謝景仁（遷領）				
十二	劉柳（卒）	袁湛（吳守拜十四卒）					
十三	劉道憐（徐都守元熙元遷空）	徐羨之（吏拜） 王宏（彭城守拜十四遷鎮）	徐羨之（遷僕） 王宏（僕領）				

晉畧表五

方鎮表

荆溪周濟譔

都督監軍督軍治軍事刺史治民事西都之盛軍事爲客民事爲主然刺史多都監兼之否者號爲單車刺史南度以後單車益鮮義熙中劉毅有憾于庾悅罷其軍府悅以憤卒風尚可知也州牧者東漢舊官尊于都督故不常置司州本無都督刺史之名治民則司隸校尉治軍則鄴城守諸軍事或曰河北諸軍事冀州無都督鄴河北兼之所以重京畿鎮四方也惠帝元康末劉寔始以光祿大夫領冀州都督懷帝永嘉初東海王越始以兖州牧兼司州都督冀有都督自寔始司以州名係都督自越始異乎開建之義矣泰始時州不皆督督唯一州至如都監兼置或都督外別置軍府（如羊祜爲荆州都督則罷江北都督及祜預代祜爲都督用兵平吳復置江北都督）皆因事勢益非常典其有一督而兼二州則皆邊遠新造之區（雍凉梁益皆爲邊遠寧州始置則梁益兼督平州始置幽州兼督）大康元年琅邪王伷始以徐都兼青是後下邳王晃亦以青都兼徐乃是偃武修文休息之象傅咸表曰舊督唯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是知軍官貴稀未能遠省姑且并之非如後來本州既有都督旁州又來兼之權勢相壓使民命不堪者也永興中惠帝西狩山東大亂東海王越倡爲戎首越弟虓先奪劉喬豫州及敗奔河北又奪溫羨冀州遂以豫州刺史自兼河北都督懷帝初立越挾嫌出鎮遂以兖州牧兼督兖司冀豫并幽六州帝厭越橫崇長青督苟晞欲以制之晞遂兼督青兖豫徐揚荆六州而民力軍儲不可復問矣南度以後豫徐江三州皆爲重鎮紛紛兼督多是僑州或祇一郡或祇一縣唯荆兼梁益寧交廣乃爲實土是以上流偏重卒成王桓之變宋武起北府逆制江荆一革斯局然身歿之後其子卽自荆郢入纂大統豈惟積重難返亦其形勢資力使之然矣夫三吳者建康之藏府也元帝肇造命諸葛恢守會稽至比諸漢之關中河內是以王蘇犯闕危而不亾庾氏志私湔雪物力耗矣殷褚抗桓三吳益弊羲之言至深痛然卒弗能從也及乎太元功役煩興賦斂慘急饑饉洊臻則富室懷金服綺而死孫盧跌蹻則婦子繈負沈溺以從食信並絕于斯爲極是以桓氏得逞其凶慕容寶將棄中山慕容隆曰龍城褊阨節儉處之亦可立國若以萬乘之意取足其中所不堪也旨哉言乎晉之偏安亦若是焉已矣元帝知之故安孝武昧之故危然則形勢本乎自然資力由人贏縮善謀國者所當長慮而却顧旰昃而不遑者也夫天下固未有耗壞其藏府托命之處而晏然得以久存者也西都委重多在諸王及乎東都則皆强宗大族譙王一爲湘州旋踵覆沒休之再臨荆渚奔亾入秦將懲艾前事以致斯乎抑亦國之將亾宗族枝葉先落有不得不然者乎諸方鎮前後年月視執政諸臣闕佚彌甚有可差次攷核者皆以明白其他不可如何別標附箸一鎮分任（如荆有沔南沔北揚有浙東浙西之類皆軍府也）時置時罷不復別行統列當鎮之下以歸簡易云

方鎮表一

西都上

	司	冀	豫	兖	雍	秦	凉	并	幽	平
武（泰始）元	鄴督遂（二薨）	附刺	都駿	監刺	都亮		都亮	監何	附刺	
	隸李憙（三遷）	山濤	（六遷雍）	伷（四遷兼凉六僕免）			（雍兼）	楨	孫旂	
	（太子太傅）	魏舒	附監	附刺				附刺	高光	
	附鄴督山		刺	胡署				石鑒		
	濤 權		威	任罕						

		五	六		武泰始七	十	咸寧三
司		隸傅元⃝（太僕拜免） 附隸王宏 石鑒李允⃝	鄴督珪（六入朝七） （遷僕） 附河北都 華廙				鄴督彤（太康遷錄）
冀							刺杜
豫	刺石鑒						監刺
兗							
雍			都駿（豫遷兼涼太康七薨）				附刺
秦			都石鑒（尚拜） 免 刺胡烈（荊遷戰死） 刺杜預（京兆守拜）	免 附刺向雄			附刺
涼			都駿（雍兼） 刺牽宏⃝（揚遷七敗死） 附刺胡喜				
并							監輔
幽					都刺衛瓘（青遷十兼平咸寧四遷尚令）		
平						都衛瓘（幽兼） 刺傅詢	

		武咸寧四	太康元		武太康三	五	七	十
司	附鄴督泰友 倫 附隸劉毅傅咸					隸杜預（荊都遷未拜卒） 附隸石鑒		
冀	附刺	附刺棗據						
豫	王渾（遷揚） 都亮（衛拜） 附監孔洵 附刺王戎		附監彤刺	何惲				都亮（馬出元康元遷）
兗								
雍	郭奕		附刺范晷	郤詵			都泰（右僕拜兼涼疾去）	都柬（左將軍拜兼涼）
秦	范晷							
涼		刺楊欣（敗死）					都泰（雍兼）	都柬（雍兼）
并	（南中郎遷四入朝五薨） 附監胡奮		附刺山該					
幽			監唐彬（翊軍）	拜免	都張華（尚拜後遷太常）			
平			附刺鮮于	嬰				

司

方鎮　冀　豫　兗　雍　秦　涼　幷　幽　平

惠（元康）元
四

鄴監顒（九遷）辛
附隸荀愷
傅祗許奇
隸傅咸（辛）

都劉寔（永康元遷空）

辛
都何劭（太子太師拜）
附都遐鑒
附刺解系
解結
楊準
温羨

都倫（徐兼郎遷雍）
附刺孫旂
何攀
辛煒

（永興遷驃）
都肜（青遷兼涼秦郎遷衛）
都倫（徐遷兼涼六遷）車
刺唐彬（前幽監拜四）辛
刺解

附刺郭奕
皇甫重

都肜（雍兼）
都倫（雍兼）

附刺劉卞

附刺李陽
許猛

惠（元康）六
九
（永康）

鄴督穎（車出永寧遷大將軍立爲太弟）

附刺李毅

都冏（永寧遷馬）

附刺王彥

系（尚拜六免）
附刺劉卞
都肜（衛拜兼涼九遷）軍
都顒（鄴遷兼涼秦光熙徵）

都肜（雍兼）
都顒（雍兼）

司

方鎮　冀　豫　兗　雍　秦　涼　幷　幽　平

（永寧）

附隸劉暾（凡四拜永嘉五沒于王彌）

都寶（不之官爲侍中）

都王浚（青遷殺刺自領光熙用授之永嘉四爲石勒所殺）
刺石尟（遷軍馬）
刺和演（永安元爲浚所殺）
監劉

惠（太安）元
二

刺溫羨（尚拜光熙遷中令）

刺劉喬（屯騎遷光熙遷太傅軍酒泯）胡
刺虓（九奪喬州永興元加都兼河北）

刺劉沈（元難）

刺張軌（征西軍司遷永嘉加都）

宏（太安三遷荊）

	永安	惠永興元	二	惠光熙	懷永嘉元
司	鄴督懷帝（青遷永興元立為太弟）隸荀晞（兗遷）	鄴督模（東中郎遷二遷豫）河北都虓（豫兼）隸滿奮	河北都穎（走死）	隸劉訥	都越（兗兼）河北都騰（冀兼）
冀		刺畧（鎮南領）	刺周馥（領拜光熙遷揚）附刺辟興	刺邢喬（為虓所殺）刺丁紹（徐遷永嘉元加監）	都越（兗兼）都騰
豫		都刺虓（刺加兼河北都光熙遷空）	都模（鄴遷永嘉元遷雍）		都越（兗兼四加牧）都確
兗	刺荀晞（隸遷永興二加都永嘉元遷青）		都楙（徐遷遷青）都刺荀晞（刺加梁青永嘉元遷青）		牧越（傅領兼司冀豫并幽三解牧領）
雍		附刺高誕		都梁柳（為顒所殺）刺王澄（遷荊）	都模（豫遷兼秦梁益五為劉聚所殺）
秦		刺張輔（馮翊守拜二為韓稚所殺）			都模（雍兼）刺賈
涼					都刺張軌（刺加建興二卒）
并		都刺騰（永嘉元遷鄴）		刺劉琨（建興二加都）	都刺越（兗兼）
幽					都越（兗兼）
平					

		四	五
司	鄴督和郁（僕拜走）隸荀組（中監拜二兼豫牧）		監棗嵩（浚署）（兼冀并兗豫興二為石勒所殺）
冀	（并遷兼河北為汲桑所殺）監刺丁紹（刺加）	刺王斌（為石勒所殺）	都刺王浚（自領）監刺棗嵩（司兼）
豫	（二為石勒所殺）	牧越（傅領）刺馮嵩（傅舉）附刺裴憲	都荀晞（青兼）刺閻鼎（卷令行六遷詹事）
兗	（徙）刺郗鑒（元帝授五加都）		都荀晞（青兼）監棗嵩（司兼）都刺郗鑒（刺加永昌遷領）刺李述（荀藩授）刺劉演（劉琨授太興加都）
雍	刺山簡（吏拜遷僕）		刺丁綽（為賈疋所逐）刺賈疋（六遷驃）
秦	龕		刺裴苞（為模所逐）刺保（模署）
涼			
并			監棗嵩（司兼）
幽			
平			

	懷永嘉六	愍建興元	二	三	愍建興四
司				都荀組（元帝承制豫牧加建武元遷徙歸朝）	
冀				都劉琨（幷加）	刺邵續（元帝拜太興二沒勒）
豫	牧荀組（隸行建興三遷空）		刺索綝（僕兼）		
兗		刺田徽（浚署為石勒所殺）			
雍	刺麴允（建興元遷僕）				
秦				刺張茂（太興三代兄寔為涼牧）	
涼		副刺張寔（二攝父職位）	刺張寔（三加都）	都刺張寔（刺加太興三遇刺）	
幷			都刺劉琨（刺加三兼幽冀太興元為段匹磾所殺）		
幽				都劉琨（幷兼）	刺段匹磾（自署元帝因授之太興四沒勒）
平					

西都下	武泰始元	四	五	六	武泰始七	八	九	咸寧三
青	附都王虔 附刺魯芝		都刺衛瓘（徐遷加牧七遷幽）					附都機
徐	都衛瓘（五遷青） 刺王渾（遷淮北都） 附刺胡威	附刺羊忱（疑作耽見宋書羊欣傳咸寧三致）	都伷（僕拜太康元兼青四薨）					
揚	都石苞（四免） 附淮北監王琛	都陳騫（荊遷）		刺牽弘（遷涼）				都王渾（豫遷）
江								
荊	都陳騫（四遷揚） 沔北都盧欽（吏拜遷僕）	刺胡烈（遷泰）	都羊祜（僕拜咸寧四卒）			附刺楊肇		江北都胡
湘								
梁	巴東監羅憲（六卒） 附刺胡羆				都泰（益兼）	監王濬（益兼咸寧六加都）		巴東監唐
益			刺皇甫晏（八為吏兵所殺）		都泰（兼梁寧泰始改都）	監刺王濬（巴守拜兼梁咸寧六加都）	都刺晃（兼寧未行遷尚）	監唐彬（前弋）
寧					都泰（益兼）		都晃（益兼）	
交								
廣								

方鎮		四	五	武（太康）元		武（太康）三	四	六
青				監刺胡威（卒） 都伷	（徐兼）附刺山簡	都攸（馬出未上四薨）	都晃（僕拜兼徐永熙遷車）	
徐				附刺嵇喜			都晃（青兼）	
揚	（太康六遷僕）刺應綽			刺周浚（六加都）				都周浚（[illegible]） 都褚碧（尚拜）
江								
荊	奮（左將軍拜太康五加都荊六遷護）	都杜預（尚拜太康五遷司隸）	刺王戎（遷豫）					都楊濟 附刺孫旂
湘								
梁	彬（益陽守拜監遷巴東遷太康元加都）							
益				附刺張敵				
寧								
交				都刺陶璜（吳降後卒官）				
廣				都刺滕脩（吳降九卒）				

方鎮		十	惠（永熙）	惠（元康）元		惠（元康）九	（永康）
青			監彤（豫遷元康元遷雍）	監阮垣（太子少傅拜兼徐）			刺王浚（永寧遷幽）
徐				監阮垣（青兼） 都倫（鄴遷兼兗遷雍） 附刺	嵇紹 高誕 周馥 羊煒 附監石崇		
揚		都允（元康元兼江永康遷驃）		都植（未拜薨） 附刺何攀			
江				都允（揚兼）			
荊	（永熙遷詹事）	都瑋（元康元遷衛）		都裴楷（未拜遷中令） 附刺石崇	劉彪 夏侯舍		
湘							
梁		刺羅尚（永寧元遷益）		都彤（雍兼）		都顒（雍兼）	
益							刺趙廞（反二為李特所殺）
寧						附刺李毅	
交						附都刺吾彥	
廣							

永寧

都懷帝（車拜未上永興還鄴）

都楙（前衛拜永興二遷兖）

刺郗隆（倫署爲其下所殺）

沔北監孟觀（倫署誅）都歆（太安二爲張昌所殺）

刺皇甫商（倫署免）

刺羅尚（梁遷太安二失州走江陽永嘉三卒）

太安二

刺陳徽（爲石冰所逐）

江北都羊伊（爲張昌所殺）都刺劉宏（幽監遷光熙卒）

刺宗岱

附刺王毅

惠永興元

都畧（沔南都遷三逐刺自領永嘉元遷荊）刺程牧（爲畧所逐）

都越（空自領光熙還傅）刺丁紹（廣平中遷未上遷荊）監元帝（永嘉遷江南都）

都劉準（光熙卒）刺劉機（二爲陳敏所逐）

刺應邈（二爲陳恢所逐）附刺王矩（永嘉三遷廣）

沔南都畧（祕監拜遷青）附刺丁紹（徐遷未上遷冀）

二

都苟晞（兖兼）

光熙

刺王敦（侍拜永嘉元遷中監）

都周馥（隸遷永嘉五爲元帝所逐）

都刺王澄（永遷遷元帝軍酒）

刺張光（順陽守拜建興元卒）

刺嵇含（襄城守拜未上爲郭勱所殺）

懷永嘉元

都刺苟晞（兖遷五加大將軍大都督）刺苟純（晞兄署沒勒）

附刺羊陶

江南都元帝（徐監遷）附淮北都裴邵（常拜卒）

附刺衛展華軼（五爲元帝所殺）

都畧（青遷三薨）

始置州

都模（雍兼）

刺李釗（州人推）刺王遜（魏興守拜太寧元卒）

懷永嘉二

刺裴盾（五爲王桑所殺）

刺王敦（中監拜遷元帝軍酒）刺劉陶（代敦卒）刺王敦（復代陶五加征討都）

都山簡（僕拜兼湘交廣寧益六卒）

都山簡（兼荊）

巴東監韓崧（遷益刺）附刺辟濤

都山簡（兼荊）刺皮素（爲羅尚子字所殺）刺韓崧（巴東監遷爲其下所殺）張羅　王異　張啓

都山簡（兼荊）

都山簡（兼荊）

都山簡（兼荊）附刺王矩

		四	五
青			大都荀晞（兼青徐兗豫荊揚為石勒所殺）
徐		刺王隆（棄州走）	都荀晞（青兼）
揚			都荀晞（青兼）
江			都端（常拜未上洛都陷奔晞為石勒所殺） 征討都王敦（揚刺遷）
荊			都荀晞（青兼） 監荀崧（加江北都太興元遷僕）
湘			刺荀眺（為杜弢所殺）
梁			
益	向沈（並將吏推）		
寧			
交			
廣			

	懷（永嘉）六	愍（建興）元	三
青		刺李惲（浚署為勒所殺） 刺薄盛（浚署降勒）	
徐	刺祖逖（元帝授遷軍酒）		
揚			江北
江			都刺
荊	刺周顗（元帝授建元元為杜弢所逐）	監第五猗（兼梁益寧太興二為周訪所禽） 刺陶侃（元帝授三遷廣）	都刺
湘			都王
梁		監第五猗（荊兼） 刺張邁（光子州人推戰死又推胡子序）	巴東
益		監第五猗（荊兼）	刺杜
寧		監第五猗（荊兼）	
交			附刺
廣			刺王

	四
	刺曹嶷據（州奉表解刺史勸進於元帝）
監周札（吳興守拜遷石頭都） 監刺王導（元帝授） 都王敦（江兼）	
王敦（征討都拜兼揚荊湘交廣兼江刺）	
王敦（江兼） 都刺王廙（元帝授太興還輔國）	
敦（江兼）	
監應詹（元帝授兼益刺遷後軍）	
毗（為杜弢所殺） 刺應詹（巴東兼）	
陶威（琇後弟淑子殺並為刺史） 都王敦（江兼）	
機（為陶侃所誅） 刺陶侃（太興元加都） 都王敦（江兼）	

方鎮表二

東都上

	元（建武）
揚	都王敦（江兼）監刺王導（太守元解）
豫	牧荀組（遷徒）刺祖逖（軍酒拜太興四卒）
司	都刺荀組（豫牧兼）
徐	都裒（青兼）監王舒（青兼）刺蔡豹（太興三誅）刺卞敦（太寧元貶）
兗	都裒（青兼）都刺郗鑒（尚書遷領）刺劉演（太興加都死石勒）
青	都裒（車出兼徐兗冀）監王舒（裒軍司拜兼徐遷常）刺曹嶷（太守元沒勒）
冀	都劉琨（并兼）刺邵續（太興二死石勒）
并	都刺劉琨（太興元死段匹磾）
幽	都劉琨（并兼）刺段匹磾（奔冕）
平	刺崔毖（太興二為慕容廆所逐）

		（太興）元	三	四	元（永昌）	明（太寧）元
揚						江西都郗鑒（尚拜兼兗刺遷尚令）江西都王含（判還二誅）
豫				都戴淵（司兼） 刺祖約（咸和元反降勒）		
司		都刺李矩（太寧三卒）		都刺戴淵（尚拜兼兗豫幷冀雍永昌遷驃）		
徐				都劉隗（青兼）	都刺王邃（下邳守拜兼青幽平太寧二入衛）	
兗				都戴淵（司兼）	刺劉遐（臨淮守拜太寧二遷徐監）	
青				都劉隗（尹拜兼徐幽平永昌敗奔石勒）	都王邃（徐兼）	
冀				都戴淵（司兼）		
幷				都戴淵（司兼）		
幽	（戶勒）			都劉隗（青兼）	都王邃（徐兼）	都刺陳聄（尚拜兼平）
平			刺慕容廆（四加紫兼幽）	都劉隗（青兼）	都王邃（徐兼）	都陳聄（幽兼以後）

		二	成（咸和）元	三	成（咸和）四
揚	牧王敦（自領二反死）	刺王導（徙領咸康五卒）		浙都郗鑒（兗兼四解） 都刺王舒（會守加加浙東監卒）浙西監虞潭（吳興守拜母老去）	江西都庾亮（豫兼）
豫					都刺庾亮（護拜兼江西九遷江）附西刺趙（允）（冠軍拜卒）
司					
徐		監刺劉遐（兗刺遷咸和元卒） 都郗鑒（兗兼）	淮北監郭默（征虜拜三遷右將軍）刺郗鑒（兗領）		
兗		都刺郗鑒（車出兼青徐咸康五卒） 刺檀斌（三沒勒）			
青		都郗鑒（兗兼）			
冀					
幷					
幽					
平	無平州官				

	九	（咸康）五	六
揚		都刺庾冰（兼豫兗建元元還江）	
豫	都刺庾亮（江兼）	都庾冰（揚兼）監刺毛寶（死難）刺庾懌（梁遷自殺）	
司		都刺桓宣（沔北遷六遷梁）	都桓宣（梁兼）
徐		都刺蔡謨（太尉軍司拜兼青兗八遷光大）	
兗		都庾冰（揚兼）都蔡謨（徐兼）刺郗邁（晉陵內史拜）	
青		都蔡謨（徐兼）	
冀			
并			
幽			

	成（咸康）八	康（建元）元	二	穆（永和）元
揚		都刺何充（徐遷兼豫永和二卒）		刺殷浩（起家憂去）刺蔡謨（徒領）
豫		都何充（揚兼）	刺庾翼（江兼）	刺路永（叛奔）刺謝尚（江遷）
司				都桓溫（荊兼）
徐	都刺何充（驃出建元元遷揚）	都刺桓溫（琅邪守拜兼兗青永和元遷荊）		都褚裒（兗兼）都刺褚裒（衛再出兼兗青五卒）
兗		都桓溫（徐兼）		都刺褚裒（衛出兼徐青復入）都褚裒（徐兼）
青		都桓溫（徐兼）		都褚裒（兗兼）都褚裒（徐兼）
冀				
并				
幽				

		四	五	六	七
揚		刺殷浩（復起六加都）	都褚裒（徐兼）	都刺殷浩（刺加兼豫徐兗青十免）	
豫	（二遷僕）	都桓雲（江加）	都褚裒（徐兼）	都殷浩（揚兼）	都刺謝尚（僕出九兼揚十）
司		都桓雲（江加）	刺王胡之（尹拜未上卒）		
徐			監刺荀羨（吳守拜兼兗加青加兗刺升平疾去）	都殷浩（揚兼）	
兗			監荀羨（徐兼）刺荀羨（徐加）	都殷浩（揚兼）刺蔡裔（常拜卒）	
青			監荀羨（徐加）	都殷浩（揚兼）	
冀					監刺魏脫（來降拜）
并					
幽					都刺姚襄（來降拜九叛）

		穆（永和）九	十	十一	（升平）元
揚		都謝尚（豫加）	刺王述（起家升平三加都）		
豫	（一兼冀拜幽升平元遷衛）				都刺謝奕（尚軍司拜兼兗冀并三卒）
司					
徐					
兗					都謝奕（豫兼）
青					
冀				都謝尚（豫加）	都謝奕（豫兼）
并				都謝尚（豫加）	都謝奕（豫兼）
幽				都謝尚（豫加）	

二晉陵都監刺監謝都刺郗都刺郗都郗曇監謝監謝都郗
郗曇（徐兼）謝萬（吳興守拜兼司冀并五免）萬（豫兼）曇（常拜兼兗青幽冀晉陵兼兗刺五卒）曇（徐兼）（徐兼）萬（豫兼）萬（豫兼）曇（徐兼）
都郗曇（徐兼）
三都刺王述（刺加太和三卒）
五都刺范都刺范都范汪都范都范
汪（領拜兼兗青冀）汪（徐兼）（徐兼）汪（徐兼）汪（徐兼）
（幽兼兗刺免）
哀（隆和）監刺監袁刺庾希刺庾希監袁監袁
袁眞眞（豫兼）（吳守拜兼徐兗興寧元兼）眞（豫兼）眞（豫兼）
（龍驤拜兼司冀）（加青都免）

晉畧表五 揚 豫 方鎮 司 徐 兗 青 冀 王 幷 幽 第三冊

（并興寧元加都）
哀（興寧）元都庾希（徐刺加）
二牧桓溫（荊遷寧康元卒）
廢（太和）二晉陵都都刺郗都刺郗都郗愔都郗
郗愔（徐兼）愔（會守拜兼兗青）愔（徐兼）附（徐兼）愔（徐兼）
（幽晉陵兼兗刺三遷守）刺武沈
四刺桓熙（寧康元免從）刺桓溫（揚牧領）刺桓溫（揚牧領）
朱序（征虜拜太元二遷梁監）刺

簡文（咸安）元浙東都郗愔（會守加致）
武（寧康）元都刺桓都桓刺刁彝刺刁彝
沖（江監遷兼豫江）沖（揚兼）（吳守拜兼兗二卒）（徐兼）
（三遷徐）
二都刺王都刺王
坦之（兼兗）坦之（徐兼）（青兼兗刺三卒）
三都桓沖都桓都刺桓都桓沖都桓沖
（徐兼）刺謝沖（徐兼）沖（揚遷兼兗青豫）（徐兼）（徐兼）
安（假節太元二加都）（揚太元元遷豫）

晉畧表五 揚 豫 方鎮 司 徐 兗 青 冀 王 幷 幽 第三冊

武（太元）元浙東都都桓
王薈（江刺改卒）沖（徐遷兼江三遷荊）
刺桓伊
二都刺謝都謝都謝安都謝安都謝安
安（刺加兼豫徐兗青）安（揚兼）揚兼都刺揚兼監刺揚兼
王蘊（尚拜）（遷僕）謝元（征西司馬拜五加徐刺八加都）
四浙東都王蘊（僕拜卒）都刺桓伊（九遷江刺）

	五	八	九	武（太元）十	十二	十三	十五
揚			江西都桓石虔（豫兼）	都刺道子（徒領二十二加牧）		晉陵都恬（兗兼）	
豫			監刺桓石虔（河東守拜兼江西都十三卒）刺朱序（琅邪守拜十二）	（遷青監）		刺庾準（侍拜卒）刺庾楷（隆安元叛）	
司						都朱序（雍兼）	
徐	刺謝元⃝（兗加八加都）	都刺謝元⃝（兗兼）		刺道子（揚領）		都恬（兗兼）	
兗		都刺謝元⃝（兼徐青九加豫冀并十一遷守）			監刺朱序（青兼）	都刺恬（僕拜兼徐青冀并幽晉陵兼青刺十五薨）	都刺王恭（中令拜兼青冀）
青		都謝元（兗兼）			監刺朱序（豫遷兼兗十三遷雍）	都刺恬（兗兼）	都刺王恭（兗兼）
冀			都謝元⃝（兗加）			都恬（兗兼）	都王恭（兗兼）
并			都謝元⃝（兗加）			都恬（兗兼）	都王恭（兗兼）
幽			都謝元⃝（兗加）刺田洛			都恬（兗兼）	都王恭（兗兼）

		十七	廿一	安（隆安）二	三	安（隆安）四	（元興）元	二	三
揚			牧道子（都加）		刺元顯（[illegible]）都浙東都謝琰	（徐遷四死難）浙東都劉牢之（兗加）都刺元顯（刺加元興元死難）	都刺桓元⃝（自署領徐刺）	牧桓元⃝（自加）刺桓謙（元⃝署誅）（三誅）	都劉裕
豫				刺尚之（元興元死難）				刺刁逵（廣遷）	都劉
司		都郗恢（雍兼）							刺溫
徐				都刺謝琰（衛出三遷浙東）		刺元顯（揚領）	刺桓元⃝（揚領）	刺桓脩（元⃝署兼兗誅）	都刺劉
兗	幽并兼青刺隆安二誅			都劉牢之（晉陵守拜兼青冀并幽四加浙東元興元領江降桓元⃝自殺）				刺桓脩（徐兼）	都劉裕
青				都劉牢之（兗兼）				刺桓宏⃝（元⃝署誅）	都劉裕
冀				都劉牢之（兗兼）	附刺刁宏		刺劉軌（奔燕）	刺孫無終（元⃝署被殺）	都刺
并		都郗恢（雍兼）		都劉牢之（兗兼）					都劉
幽				都劉牢之（兗兼）					都劉

		義熙元
揚	（徐兼義熙同領刺）刺王謐（徙領）	浙東都何無忌（豫遷二遷江）
豫	裕（兼徐）刺魏詠之（義熙元遷吳守）	都刺何無忌（本上遷）浙東都刺劉毅（兗刺遷六遷江）
司	詳（許）署（元）	
徐	裕（兼揚行徐豫兗刺幷幽領冀青刺）	附刺劉柳（僕拜遷兗）
兗	（兼徐）刺劉毅（前青刺拜義熙）（元遷豫）附刺辛禺（反誅）	附刺劉柳（徐遷遷江）
青	刺劉毅（免）刺劉裕（都領）北刺劉該（反誅）	
冀	劉裕（兼徐）	
幷	裕（兼徐）	刺劉道規（遷荊）
幽	裕（兼徐）	

	安（義熙）四	五	六
揚	都刺劉裕（徐遷解兗刺領）（徐刺）		浙東都劉敬宣（後徐州刺加免）
豫			都刺諸葛長民（青遷七為裕所殺）
司			
徐	刺劉裕（揚領）		
兗	刺劉藩（八為裕所殺）		附刺申永（青兼）
青	都刺諸葛長民（幷遷六遷豫）	北刺劉裕（揚領）	附刺申永（兼兗）北刺劉敬宣（前雍十一為司）
冀			刺劉敬宣（北青兼）
幷	刺諸葛長民（遷青）刺劉道憐（七遷北徐）		
幽			

		七	八	九	十一
揚			浙東都孔靖（遷僕）（僕拜）		都劉道憐（中軍拜）
豫			都刺劉道規（遷荊）（本上卒）	刺劉裕（尉領十二解）	
司					
徐		北刺劉道憐（幷遷）（八遷兗）	監刺劉懷慎（輔國）（拜十三遷領）		
兗			刺劉道憐（北徐遷兼青十）（一遷中軍）		刺劉義符（十二遷豫）
青	馬道賜（所殺）		刺劉道憐（兗兼）刺檀祗（宣城）（守拜十四遷宋國領軍）		
冀					
幷					
幽					

	安（義熙）十二	十三	十四
揚			
豫	刺劉義符（兗遷遷徐）刺劉裕（尉領）		刺劉義慶（輔國拜）
司	刺劉裕（尉領）		
徐	刺劉義符（豫遷兼兗遷中軍）刺劉裕（尉領）	都刺劉道憐（遷荊）（兼兗青兼兗刺）	
兗	刺劉裕（解）刺劉義符（兼徐）北刺王仲德（兼冀）（十三遷尉參）	都刺劉道憐（兼徐）	
青	北刺向彌	都劉道憐（兼徐）	北刺沈田子（夏沒）
冀	刺王仲德（北兗兼）		
幷			刺劉遵考（輔國拜）
幽			

恭（元熙）元	二
刺劉義眞	
刺劉義康（冠軍拜二兼司）督刺毛德祖（京兆拜守拜兼雍并）	刺劉義康（豫兼）
北刺劉懷愼（中軍）	
督毛德祖（司兼）	

東都下

	元（建武）	元（太興）元	二	三
江	都刺王敦（兼揚荊湘交廣太興元加牧）	牧王敦（太寧二死）		
荊（附湘）	都王敦（江兼）湘都王敦（江兼）刺胡毋輔之			湘刺甘卓（遷梁）湘監刺承（永昌元死）
梁	督刺周訪（太興二加都）		都刺周訪（三卒）	刺郭舒（敦署卒）沔北督刺甘卓（湘遷）
益	巴東監刺應詹（巴東爲州治）			
寧	刺王遜（太寧元卒）			
交	都王敦（江兼）都刺顧祕（卒子壽領梁碩殺壽推修湛）			
廣	都王敦（江兼）刺陶侃（太興元加都）	都刺陶侃（太寧元加交）		
雍（附秦涼）	秦刺陳安（保畧太興三叛）涼牧張寔（太興三遇刺）			刺魏該（河東守拜咸和元卒）涼牧張茂（太寧二卒）

	四	永昌	明（太寧）元	明（太寧）二	三	成（咸和）元
江			刺王彬（三遷光勳）	都刺應詹（咸和元卒）		都刺溫嶠（前將軍拜四卒）
荊		都刺王廙（敦署兼梁卒）都刺王含（敦署太寧元遷江）	監刺王舒（二加都）湘刺劉顗（三遷廣）	都刺王舒（三遷廣未上改湘）	都刺陶侃（廣遷兼湘雍梁咸和四加交五遷江）湘都刺王舒（廣改咸和元遷僕）	湘都刺卞敦（四遷廣遂罷州幷荊）
梁	（永昌加都）	都刺甘卓（爲敦所殺）都王廙（荊兼）沔北監刺周撫（敦署免）			都陶侃（荊兼）刺陳顗（天門守拜疾去）刺蔣與	
益		都王敦（自領）	巴東監刺柳純（死難）	建平監刺毋丘奧（咸和竟）		
寧		都王敦（自領）	刺王堅（三遷寸）		刺尹奉（零陵守拜咸和八降成）	都阮孚（廣兼）
交		刺王諒（太寧元爲梁碩所殺）	都刺陶侃（廣加）	附刺傅詠		都阮孚（廣兼）監刺
廣					督刺劉顗（湘遷）	都刺阮孚（兼交寧未上卒）
雍	都戴淵（司兼）			涼牧張駿（咸和九加雍秦都）	都陶侃（荊兼）	

		四	五		成（咸和）九	（咸康）三
江		都刺劉允（嶠軍司拜爲郭默所殺默代尋誅）	都刺陶侃（荊遷兼江荊雍梁兼益寧交廣尋解交廣）九卒		都刺庾亮（豫遷兼荊豫梁益雍兼荊豫刺解荊刺加交廣咸康五解豫刺六卒）	
荊			都刺陶侃		都刺庾亮（江兼後解刺）	
梁		沔北監刺周撫（失地免）	都陶侃（江兼）		都庾亮（江兼）	
益			都陶侃（江兼）（史失之今正）建平監刺	周撫（永和元加都）	都庾亮（江兼）	
寧		都陶侃（荊加）	都陶侃（江兼）			都鄧嶽（廣加）卒
交	阮放	都陶侃（荊加）	都陶侃（江兼）都鄧嶽（廣兼）		都庾亮（江兼）	監鄧逸（廣兼）
廣		都陶侃（荊加）刺卞敦（未上卒）刺滕含（五卒）	都陶侃（江兼）都刺鄧嶽（兼交）		都庾亮（江兼）	監刺鄧逸（兼交）附刺卞瞻王
雍					都庾亮（江兼）雍秦都張駿（涼牧加永和二卒）雍刺郭權（來降拜沒後趙）	

		五	六	八	康（建元）元	二	穆（永和）元
江			都庾翼（荊兼）附刺王允之徐寧	刺褚裒（尚拜建元元遷衛）	都刺庾冰（兼荊梁益寧交廣二卒）	都刺庾翼（征都遷兼豫刺永和元卒）	都刺桓雲（義成守拜四加司豫升平四卒）刺謝尚（遷豫）
荊			都刺庾翼（兼江司雍梁益建元元遷征討）（都另亦代永和二卒）		都庾冰（江兼）		都刺桓溫（徐遷荊司雍梁益寧十加龔興寧二遷揚牧）沔中監劉惔
梁		沔北監桓宣（遷雍刺）監刺庾懌（兼雍遷豫）刺陳囂	都庾翼（荊兼）都刺桓宣（司遷兼司雍建元二卒）		都庾冰（江兼）	刺勳（永和五加關中監興寧三反大和元誅）	都桓溫（荊兼）
益			都庾翼（荊兼）附刺朱燾		都庾冰（江兼）		都桓溫（荊兼）都刺周撫
寧					都庾冰（江兼）		都桓溫（荊兼）都周撫（益兼）
交					都庾冰（江兼）		
廣	淡				都庾冰（江兼）附刺張彭祖		
雍		刺桓宣（遷司）監庾懌（梁兼）	都庾翼（荊兼）都桓宣（梁兼）				都桓溫（荊兼）

		二	五	八	九	十一	穆（升平）元	三	五	哀（興寧）元
江	附刺王羲之								刺桓沖（征虜拜興寧三加監）	
荊										
梁										
益	（兼寧興寧三卒）									
寧							督刺毛虎生（潁川守拜太和四遷尉參）			
交						刺阮敷		刺溫放之（黃侍拜卒）		
廣										
雍		涼牧張重華（九卒）	關中監勳（梁加）	秦刺王擢（來附拜）	涼都刺張曜靈（十被廢）	涼都刺張元靚（興寧元遇害）				涼都刺張天錫（太元元沒秦）

	二	三	廢（太和）元	廢（太和）六	簡文（咸安）元	武（寧康）元
江		監刺桓沖（寧康元遷揚）				刺桓石秀（太元二疾去）
荊	監刺桓豁（兼梁益寧寧康元加都）					
梁	監桓豁（荊兼）	監周楚（益兼）	征討監桓祕（兼益）刺周瓊（卒）	監周仲孫（益兼）	沔中督毛虎生（寧康元遷益）	都桓豁（荊兼）刺楊亮（免）督毛虎生（益兼）
益	監桓豁（荊兼）	監刺周楚（兼梁寧太和六卒）	征討監桓祕（益兼）	監刺周仲孫（兼梁寧康元免）		都桓豁（荊兼）督刺毛虎生（兼梁卒）
寧	監桓豁（荊兼）	監周楚（益兼）督刺周仲孫（太和六遷益）				都桓豁（荊兼）
交						都桓豁（荊兼）
廣			附刺庾蘊（六爲桓溫所殺）			都桓豁（荊兼）
雍						

	太元元	二	九	武 太元十一	十二	十四	十七
江	都桓沖（豫兼）	都桓沖（荊兼）刺桓嗣	都刺桓伊（豫遷遷護）刺桓沖（部領）附刺王凝之				
荊		都刺桓沖（豫遷兼江梁益寧交廣九卒）	都刺桓石民（兼益寧十四卒）			都刺王忱（兼益寧十七卒）	都刺殷仲堪（兼益寧隆安元被殺）
梁		都桓沖（荊兼）沔中監刺朱序（兗遷四沒秦）			都朱序（雍兼）		督郗恢（雍兼）刺王正(元)
益		都桓沖（荊兼）	都桓石民（荊兼）			都王忱（荊兼）	都殷仲堪（荊兼）附刺郭銓毛璩
寧		都桓沖（荊兼）	都桓石民（荊兼）刺毛璠（卒）			都王忱（荊兼）	都殷仲堪（荊兼）
交		都桓沖（荊兼）	都孔汪（廣兼）				
廣		都桓沖（荊兼）	都刺孔汪（兼交十七卒）附刺王歡之王懷之				
雍				刺楊亮	都刺朱序（青遷兼司秦梁十七致）		督刺郗恢（兼司梁秦并隆安三遷尚）

	安 隆安元	二	三	四	安 元興元	二	三
江	刺王愉（二被執）	刺桓脩（未上）刺桓(元)（廣遷三兼荊）		刺桓偉（元興元興元遷荊）	刺劉牢之（降(元)自殺）	刺桓石生（(元)署卒）刺郭昶之（(元)署）	都劉裕（徐兼）刺劉敬宣（義熙元免）
荊		刺桓脩（免）	刺桓(元)（江兼）（四加都）	都刺桓(元)（兼雍秦梁益寧兼江刺元興元自署揚牧）	都刺桓謙（(元)署兼梁益寧遷僕）都刺桓偉（江遷）（兼秦梁益寧二卒）	刺桓石康（(元)署三誅）	監刺休之（兼雍秦梁益寧義熙元免）
梁				都桓(元)（荊兼）	都桓謙（荊兼）都桓偉（荊兼）	刺桓希（(元)署三誅）	監休之（荊兼）
益				都桓(元)（荊兼）	都桓謙（荊兼）都桓偉（荊兼）		監休之（荊兼）
寧				都桓(元)（荊兼）	都桓謙（荊兼）都桓偉（荊兼）		監休之（荊兼）
交	督桓(元)（廣兼）				都吳隱之（廣兼）		
廣	督刺桓(元)（前戴益寧江兼交二遷江）	附刺刁逵（元興二遷豫）			都刺吳隱之（兼交二被執）		
雍		都刺楊佺期（兼梁秦四被殺）		雍秦都桓(元)（荊兼）刺桓偉（元署遷江）	秦都桓偉（荊兼）		雍秦監休之（荊兼）

	義熙元	二	安 義熙三	四	六	七
江		都刺何無忌（浙東遷六死難）刺劉柳（兗遷卒）			都劉毅（八遷荊）刺庾悅（卒）	
荊	都刺魏詠之（兼雍秦梁益寧卒）	都刺劉道規（并遷兼雍秦梁寧八遷豫）				
梁	都毛璩（兼益）監刺毛瑾（兼秦）（死難）刺劉稚（反誅）刺傅欣之	都劉道規（兼荊）刺楊孜敬（誅）		刺楊思平（誅）		
益	都刺毛璩（兼梁寧秦涼死難）刺軌之（反誅）都魏詠之（兼荊）	刺榮期（被殺）	刺鮑陋	附刺朱湛沈叔任		
寧	都毛璩（兼益）刺毛瑗（死難）都魏詠之（兼荊）	都劉道規（兼荊）				
交	刺滕遜				都刺杜慧度	刺褚裕之（兼廣）
廣	刺盧循（五反）誅	刺杜瑗（六卒）				都刺褚裕之（兼交遷）
雍	雍秦都魏詠之（監荊）秦涼都毛璩（兼益）刺魯宗之（十一奔）秦監刺毛瑾（兼梁）	雍秦都劉道規（兼荊）				

	八	九	十	安 義熙十一	十二	十四	恭 元熙元
江	刺孟懷玉（征虜拜）	刺檀韶（免）				監刺王宏（侯拜）	
荊	都刺劉毅（兼雍秦寧交廣自殺）都刺休之（兼雍）秦梁益寧湘十一出奔復刺劉裕州（尉領）		刺劉裕（尉領）都刺劉道憐（兼湘梁益寧雍秦十三遷徐）				
梁	都休之（兼荊）		都劉道憐（兼荊）				
益	都休之（兼荊）監刺朱齡石（十一遷）（尉參）		都劉道憐（兼荊）				
寧	都劉毅（兼荊）都休之（兼荊）		都劉道憐（兼荊）				
交	都劉毅（兼荊）都王鎮之（兼廣）			都張茂度（兼廣）			
廣	都劉毅（兼荊）都刺王鎮之（中丞拜兼交）			都刺張茂度（兼交）（去疾）			
雍	雍秦都休之（兼荊）		雍秦都劉道憐（兼荊）	北刺劉裕（尉領）南秦都劉裕（尉領）	北刺劉義眞（兼東秦十四遷朔）秦刺毛德祖（十四遷守）	北刺朱齡石[illegible]	[illegible]毛德祖

晉書列傳一

安平獻王孚

安平獻王孚宣帝弟也漢末與兄弟共處[illegible]閱不勸遂博涉經史性通恕未嘗忤物然以貞白自立初爲魏陳思王植文學掾植負才陵轢孚切諫植輒媿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卽位欲就遷宮官爲侍中常侍孚曰天子當用海内英賢柰何示人私官失其任得亦不貴從之歷黃門侍郎加騎都尉出爲河内典農轉淸河太守魏明帝選度支尚書訪問左右孚有兄風否僉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卽召拜之籌禦蜀軍食興關中屯田粲遷僕射尚書令進爵平昌亭侯正始中進封長社縣侯加侍中嘉平改元遷司空太尉督師拒吳景帝廢立孚獨不預謀正元中出拒蜀甘露改元入爲太傅文帝弑逆魏主橫尸

闕下百官倉卒莫敢奔赴孚獨枕尸于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時欲蔽罪成濟孚請推主者弗聽請以王禮葬從之常道鄉公立進封長樂縣公武帝受魏禪魏主出就金墉孚拜送車下奉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當是時孚弟子習陽亭侯順竊嘆悲泣竟坐廢黜徙死姑臧而孚獨見尊禮封安平王四萬戶特置太宰官以處之加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制諸王未之國者不得具官獨安平備置奉入之外歲別奉絹二千匹元會乘輿直上殿帝迎拜阼階旣坐帝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止之而已給雲母輦青蓋車尊寵無與比然孚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内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年九十三薨諡曰獻帝舉哀三日賜東園溫明秘器衣服絹布錢穀以供喪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遺令一無所用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以孝行稱嘗爲繼母朱氏月致鯉魚徒手得黃雀數十膾炙奉甘旨一時歎爲孝感然朱卒弗變也年五十餘爲徐州別駕衆遷大司農定策立高貴鄉公封關内侯甘露三年八月魏帝幸太學祥年七十三以太常爲三老南面几杖魏帝北面乞言常道鄉公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文帝爲晉王當謁荀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已盡敬矣是時祥爲太尉何曾爲司徒顗爲司空實魏三公祥曰相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班列大同安得輒拜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見曾顗皆拜祥獨長揖王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也

五等建封睢陵縣侯晉受禪拜太保進爵公當是時武帝虛己求讜言諸用事者方進祥等篤老稀復朝見大事使侍中就問而已三年遜位以公就第免朝請賜几杖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絹牀帳簟褥拜子肇給事中使優游定省五年年八十五卒遺令曰吾生値末季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澣衣隨時所賜佩玟笥綬皆勿以斂其子皆奉行之諡曰元祥有五子而弟覽六子皆貴覽孫導爲江左元勳

論曰昔陳思不忘漢室作詩諷父且爲漢帝發喪孚之立心近之矣史言孚不預廢立謀以屬尊莫敢逼是殆不然習陽被徙獨非尊屬歟齒耄才弱不足發忌忮之心故也睢陵馮几不復趨朝讀遺令之文賢于鄭荀遠矣

賈充

荆溪周濟譔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逵之子也少孤母栁氏好言節義所以訓充甚至居父喪以孝聞襲陽里亭侯起家尚書郎典定科令爲景帝大將軍參軍從平毋丘儉增邑三百五十戶文帝爲大將軍轉長史使揚州諷諸葛誕以禪代事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柰何欲以社稷輸人充還請徵誕事平進爵宣陽鄉矦增邑千戶遷廷尉中護軍初景帝既廢立魏主不平魏主好文學數引侍中王沈等于東堂講讌及文帝自爲相國晉公加九錫魏主益忿恚召沈及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之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癈辱當與卿討之經對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

不顧順逆之理皆爲致死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魏主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死何懼立起入白太后沈業犇走告昭先是揚州都督石苞來朝當還入辭魏主留語盡日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昭固知將有異圖矣沈業至既成備魏主方率童僕數百人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以衆入遇東止車門左右訶伷伷衆散走充逆戰南闕下魏主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公養汝等何爲而顧問耶濟抽戈直前刃出帝背事既定太傅司馬孚請推主者僕射陳泰請斬充昭不聽族成濟增充戶千二百使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充母不知事出于充數爲充罵成濟不忠欲以勖勵充左右聞者無不匿笑奉命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五等建封臨沂矦爲晉國衛將軍攺封臨潁晉受禪拜車騎將軍侍中尚書僕射進封魯郡公當是時八公同置安平王孚爲太宰其子義陽王望爲司徒皆以尊屬重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荀顗爲司空皆以經術孝行顯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皆出鎭方岳惟驃騎將軍王沈尚書令裴秀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與充親近用事其後一年而沈卒四年而祜出鎭六年而秀卒惟充勖任事最久充有刀筆才善伺候人主意所進士必始終經緯之雖背去弗責與勖及馮紞共爲諂佞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素疾之泰始七年氐羌擾關中七月愷薦充爲秦涼都督充筦尚書勖筦中書又皆侍中鍵制三省充固不欲出勖亦不欲出充然未有以解也遷延至十一月羣僚餞充夕陽亭充勖密計結昏太子可毋行語方洽充女齊王攸妃荃與其妹濬排幔出向充及羣僚叩頭流血求還其母充先

娶李豐女生二女荃濬豐遇禍李坐徙更娶郭槐生二女南風午晉受禪李赦還充母敕充迎李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以爲李地郭怒充懼爲謙詞荅詔不敢當二夫人盛禮時劉舍母及帝舅王虔前妻皆毋丘儉女孫亦以赦還此比甚衆禮官不能決多異居相往來充憚郭爲李築室永年里而不往二女號泣請往不許充本以孝偁母埀歾問所欲言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及充當出鎭二女益感激故及羣僚之餞也固請之衆以荃王妃皆驚起散去雪甚平地深二尺軍暫不行勖乃使荀顗發其端充妻郭陰賂皇后爲內主竟結太子昏會羊祜亦密啓留充充遂不出初郭槐欲詣李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昏太子郭自負盛威儀而往既入戶李出迎郭氣自沮不覺脚之屈也自是充出郭輒防閑之恐其過李帝尋下詔斷如李比皆不聽還夫

家齊王妃悲歿充遷司空侍中尙書令如故衛愷出己深相讐帝召充愷宴諭解之充愷陽謝外相崇重交構益甚吏部尙書闕充爲愷帝卽用之愷由是漸疏後竟得罪（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尚魏明帝女齊國長公主晉國建爲文帝侍中封昌國侯愷有幹濟才以社稷爲己任文帝器之泰始初大臣多老疾歸第愷以侍中數奉命就咨大政崇疾充充恨欲疏之薦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不行愷亦薦充鎮關中充用荀勖計得留又薦愷爲吏部選事頗稱入見充勖乘間言愷服御豪侈而使僕射高陽王珪劾愷用御食器愷坐免行司隸驗愷所用乃妻齊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然愷已免毀數至帝漸薄之數起復蹤後爲太常以憂卒）充宴朝士河南尹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後何也純先有爲伍伯者故充譏焉充先嘗有市魁純因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故後爾充負貴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吾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失色罷坐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右之然後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自劾朝臣何曾等多袒充竟免純官（純字謙甫潁川鄢陵人歷官中書令河南尹兄弟六人三人不仕兄峻爲諫議大夫以父老求侍養不許豈之誅出充也純賛之故充亦恨焉既自劾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以爲純于禮律無虧然不遂希至孝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付清議司徒西曹掾劉斌河南功曹龐札等上表訟之乃不貶品久之復以爲國子祭酒加常侍遷侍中終少府）咸寧元年十二月帝有疾河南尹夏侯和謂充卿二壻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欲以諷充廢太子而立齊王攸充不荅亦不啓帝馮紞素畏攸因密以聞帝徙和爲光祿勳罷充統城外諸軍事而位遇無替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尙書伐吳之役以充爲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充固陳吳未可伐且辭已老遂詔曰君如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受命諸帥次第克捷充獨議罷兵且請斬張華以謝天下疏甫上而吳平猶論功增邑八千戶卒贈太宰賜東園溫明祕器衣服絹布錢穀以供喪初充有子黎民年三歲充就乳母抱中撫字郭望見疑有私鞭殺乳母黎民戀念發病死後舉一子亦如之遂無子小女午通充掾韓壽遂妻

之生子謐充卒郭輒取謐爲黎民子奉充後國臣固諫請立小宗支子弗聽國臣上書朝廷求改立嗣帝寢不報郭遂表陳是充遺意詔特聽謐襲封博士秦秀引莒人滅鄫爲比以充昏亂紀度請謚曰荒帝不從改謚曰武謐字長深好學有才思惠帝時賈后專政謐侍外戚驕橫卒遭禍敗（謐歷官後將軍祕書監侍中數入二宮輕侮太子太子不平謐患之又家數有怪益恐遂與后謀害太子陰納其幼弟慰祖于宮中託爲后所生子欲立之太子廢趙王倫廢后斬謐毋午及諸父幷誅）充之爲大都督督軍屯項帳下都督周勤晝夢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寤聞失充出索覩逕尋之至一府府公南面坐厲聲色訶責充以惡子孫亂家事充叩頭謝府公怒不解曰汝所以竊名器延日月者衞府之勳耳終當使系嗣歿于鐘虡之間大子斃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言畢命去充忽然得歸昏悴無人色師還而卒其後謐斬鐘下惠后服金屑酒歿午考竟大杖皆如所言云

論曰史傳府公訶責賈充事甚怪惡子亂家明昭之靈爽衞府之勳明成濟之事昭敢行弑逆至歿而不悔猶有靈爽以訶責充充如不結昏惠帝太子不廢晉祚豈遂可永歟積三世之凶德以盜神器又使張大其功平一四海天之所以腊其毒而屠膾之以垂戒百代者固非一賈充所能輕重也獨怪彼賈充者母不樂以爲子女不樂以爲父妻不樂以爲夫而武帝瞶聾從昧寵眷彌摯遂使莧陸延蔓金柅弗禁俗頹道喪往若淪波裴楷唐捐于直言傅(元)徙勞于微諷由是亂臣賊子假翮爭奮孱主社君攤釁待釁因斯釁孽毒彼蒸黎有志之士所爲發冊而長吁抽豪而苑結也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儀觀瓌偉魏時爲縣小吏謁者郭(元)信奉使過縣苞與鄧艾俱給御御行十餘里郭曰勉之

二子後並當至卿相入洛見吏部郎許允求小縣允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也歷景帝護軍司馬遷徐州刺史東關之敗衆軍皆潰獨苞軍不動遷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葛誕兵起以游兵破吳援師拜鎮東將軍封東光縣侯假節都督揚州鎮壽春進征東大將軍遷驃騎文帝之喪賈充荀勖議葬禮未決苞犇赴既至謂充勖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卽與豫州都督陳騫諷魏帝禪位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鎮壽春如故騫魏司徒矯之子也（騫起家尚書郎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從平諸葛誕拜征北都督封廣陵侯轉督荊州豫州進征南大將軍封郯侯晉受禪加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代汝陰王駿鎮壽春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入朝言胡烈牽宏非邊才將辱國時宏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疑其構徵宏拜涼州騫嘆曰今茲敗矣果失羌戎和與烈相繼戰沒十年遷太尉咸寧二年轉大司馬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久乃許之太康二年卒年八十一贈太傅諡曰武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料度過之充時亦自以爲不及也）苞久在淮南士馬強盛泰始四年淮北監軍王琛密表苞交通吳人會荊州刺史胡烈言吳人欲入寇苞輒築壘遏

水以自固帝益疑下詔免苞官使義陽王望督大軍徵之東莞王伷自下邳會師代以汝陰王駿苞先辟孫鑠爲掾鑠應命行財達許昌聞其事馳至壽春勸苞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意解苞至以公就第引咎無怨色鄴奚官督郭廙上書訟之復拜司徒九年卒謚曰武苞六子幼子崇字季倫少敏慧勇而有謀武帝深器之崇官侍中先是帝欲矯魏氏奢汰之弊躬行節儉以率天下然大臣何曾最爲豪縱蒸餅上不坼作十字者不食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每侍食不食太官所上食輒以常食自隨曾子劭又過其父侍中任愷又過于劭衣服車馬宮室之度匙不踰僭者崇功臣子得上寵愛善居積又通輕俠致富不貲與外戚王愷羊琇之徒爭侈帝每嘗助愷然猶弗能勝也惠帝初楊駿輔政大封賞以悅衆崇與散騎郎何攀共奏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

班爵行賞乃優于革命平吳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無窮若有嚴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可以開制垂後當依準舊事弗聽出爲荊州駿敗入爲衛尉諂事賈謐與潘岳歐陽建等號偁二十四友劉琨陸機兄弟皆在數一時浮競之士以得與爲幸焉謐祖母宐城君郭槐出崇輒望塵拜路左謐誅崇坐免崇甥歐陽建素與趙王倫有郤而倫嬖臣孫秀素怨潘岳秀求崇笛伎綠珠弗得怒勸倫殺崇建崇建知之與岳陰說淮南王允齊王冏圖倫秀秀知之矯詔收崇幷建岳斬之崇聞收謂綠珠曰爲爾得罪矣綠珠泣曰請效死官前遂自投樓下以死崇謂收者曰奴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患何不散之崇不能答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戮惟兄子超走免佐成都王穎討倫秀拒王師爲范陽王虓所殺

裴秀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家世尚書令叔父徽有盛名秀八歲能屬文十歲客詣徽者出必過秀秀母賤嫡虐常使進客饌客爲秀故莫不起乃免魏時歷官散騎常侍尚書封鄉侯魏主好文學號秀爲儒林丈人侍中王沈爲文籍先生數讌東堂及將討文帝召沈而不及秀沈以馳白得封（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仕魏至侍中魏主遇弒封安平侯遷豫州監軍刺史求賢勸學教命甚美爲晉國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晉受禪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軍進爵博陵郡公泰始二年卒贈司空諡曰元子浚自有傳）秀亦以定策功進封縣侯遷僕射晉臺建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秀改官制議建五等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秀自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初文帝愛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陰以奇表示秀秀從容言于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世子乃定武帝嗣晉王拜晉國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賈充王沈俱開府加給事中又同勸進及受禪轉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

尚書令如故時人爲之語曰賈裴王亂紀綱裴王賈濟天下言亾魏而興晉也泰始四年遷司空秀以司空職地自禹貢以來山川地名久遠多變易說者牽引漸以暗昧乃甄舊聞列注古有今無者闕其疑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而序之曰圖書之設立象垂制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漢入咸陽蕭何收秦圖籍今祕書無古地圖惟有漢輿地及括地諸圖不設分率不攷準望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觕形皆不精審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于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檢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攷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古國會盟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一曰分率（古用開方法後世用極度）以辨廣輪之度二曰準望（四望八道）以正彼此之體三

曰道里以定所由之數四曰高下五曰方邪（迴繞溫澤）六曰迂直（遷就城郭置頓）此三者由地制宜以校夷險之異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不通山海隔絕之地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圖成奏之詔藏祕府刱制朝儀損益刑政皆爲故事泰始七年年四十八卒于位謚曰元

論曰晉之代魏也忌才而不忌德毋丘諸葛之屬下至嵇康呂安皆見誅翦石苞以佐命元功片言見疑幾至僇而王鄭荀何獨榮寵稠疊以沒其世彼既內結心膂外張爪牙矣其視羣公特贅焉而姑與之爲緜蕝也是故夷才以靖禍貴德以示寬大近之亦不見任遠之亦不見嫌羣公者立身清濁之閒受遇浮沈之際百世而下可爲興感者也氣節之窮飾爲德望始色厲而內荏終搖方以就圜道固委蛇取貴若券及乎禍福所動廉恥蕩泯風俗既成舉世視爲固然曾不能更復有所駭怪是非大有爲之君雷震電燭于上一時賢士大夫刱鉅痛深惻怛悔恨于下上下靡懈扶持拔剔三數十年之餘殆未可以遽革也成濟之逆石苞發其端王沈洩其機賈充助其燄彼三子者其于踣魏造晉可謂不遺餘力矣然而晉之始亂賈實胎之石超蠭蠆之毒王浚豺狼之性孱主因而播遷中興爲其沮敗國祚家慶忽焉同盡裴秀徒儕王賈之會未覩拉摧之迹逸民顛覆江左閒然豈非謀有顯晦任有重輕原心論隱異曲同工者乎天網恢恢吁可畏已

荀勗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之曾孫也十餘歲能屬文魏

時爲文帝從事中郎領記室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晉受禪以侍中封濟北公羊祜讓公勗亦固讓爲侯拜中書監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不樂出鎮勗與左衛馮紞共進充女爲太子妃充遂得留賈妃悍妬帝將癈之勗復與紞固請保全焉進光祿大夫掌樂伐吳之役勗附充諫止吳平猶論功封一子二孫亭侯太康中進開府儀同三司監侍中如故久之守尚書令勗在中書久失之悵甚賀者至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乃賀我邪毋憂上印綬詔起視事泰始初議郎段灼上言自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外諸王年十五以上足任州鎮者請皆遣之國又請罷五等以捄兵本塞亂原帝問勗勗對諸王已爲都督之國則癈方任國皆置軍軍還給國則闕邊守不可帝使勗重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懼多

動搖使人心恩擾若時宜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五等虛名無異郡縣鄉亭造次改奪恐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五等可須後裁帝善之（史咸寧三年勖將出齊王攸使楊珧奏之通鑑不取攷異云珧奏請諸王之國勖有異議蓋即指此疏也按勖復奏有撥五等事珧奏所無惟勖奏有之故知此議爲勖奏也泰始初安平王孚爲太宰義陽王望爲司徒齊王攸爲衞將軍與勖奏合故知勖奏在泰始初也又其時東莞王伷監兗州汝陰王駿督豫州彭城王權督鄴與勖議已爲部將之國則發方任亦合）太康中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勖議曰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寧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至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財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王人四出省天下吏員正始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本則宜以省事爲先篤行謚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官人不惑矣去異技抑異說變舊徼利者必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不怠則雖在挈缾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忽悁以容之簡文案略苛細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霆勿使微文煩擾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厭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干矣凡此皆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悳則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則九寺可并尚書蘭臺宜付三府若直大例減半恐衆官職業不得皆同或至否塞所省須復激而滋煩不可不重也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勖勖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隆化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俾陳咸張惲下俾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又頃言

事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迨恐更擾耗臺閣臣竊以爲不可（按此云六合爲一則平吳後事）勖有才思善探人主微旨終未嘗犯顏迕爭所善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以博辨得幸歷遷侍中初勖阿帝意譽太子又與紞共附賈妃時人多薄之齊王攸尤甚咸寧元年冬帝病困朝野屬望齊王勖大恐使紞譖攸卒出之平吳之策洩張華勖紞沮之不能得內慙疾華如讐出華鎮幽州華威德大著朝議將徵爲尚書令紞諷止之竟以太常徵免官奉朝請紞妙于語言凡勖意所向紞輒先導之或推而助之相爲倡和所言無不售先勖卒後三年爲太康十年勖亦卒而楊駿用事勖贈司徒謚曰成

論曰以勖之明豈不知齊王張華之賢出之之非計哉然必爲之者不得已也恐失勢故結怨耦樂愚主故去強藩欲擅政故間謀臣彼其日夜所營綜固已在恩隆誼篤之君萬年厭代之後矣身壽有限心期無窮患失生于所蒙媢嫉中于所受不然則勖之論事委悉豈非度時之良佐哉

晉畧列傳三

羊祜

荆溪周濟譔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景獻后同產弟也年十二喪父如成人事叔父耽甚謹及長博學能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與王沈俱被曹爽辟祜不就沈勸之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已而爽敗沈以故吏免謝祜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仕魏至祕書監五等建封鉅平子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統宿衛入直殿中晉受禪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不受乃進本爵爲侯遷右僕射衞將軍給本營兵都督荆州鎭襄陽始至府無百日糧祜以計罷吳石城守因得減戍卒之半墾田八百餘頃軍食以足及受代粟支十年詔罷江北都督漢東江夏諸軍皆以益祜入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上表固讓薦李憙魯芝李允自代弗聽（憲字季和上黨銅鞮人博學高行與北海管寧同以賢良徵不行宣帝辟以疾辭郡縣扶輿上道母病於氐城徒步還遂遭母喪起景帝從事中郎累遷司隷校尉以本官行司徒副鄭沖奉魏帝禪冊泰始初封祁侯仍爲司隷遷太子太傅自魏明帝後東宮久曠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並未置惟衞帥典兵二傅并攝衆事遷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老遜位芝字世英扶風郡人魏時爲天水太守有循聲遷廣平天水民赴闕乞留明帝嘉而許之爲曹爽司馬斬關赴爽難下吏宣帝釋之起并州刺史遷靑州所至著績晉受禪告老以光祿大夫徵加特進年八十四而卒）頃之還鎮坐援吳降將步闡無功貶號平南祜增修德政以懷吳人每戰豫克日不爲掩襲經吳境刈穀爲糧必送絹償之游獵止晉地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皆還之吳人悅服呼羊公而不名吳將夏詳邵顗鄧香相繼降祜遂進據要害建五城收膏腴地吳石城以西皆入晉吳任陸抗鎭樂鄉祜與對境使命交通抗每偁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咸寧元年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吳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益州刺史王濬故祜參軍也徵爲大司農祜以伐吳必資上流濬才足任又小字阿童表加龍驤將軍

欵益州令密具舟檝咸寧二年十月上疏曰期運雖天所授功業由人而成蜀平天下皆謂吳當并滅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矣凡以險阻得存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強弱異勢則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懸車束馬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鳥栖而不敢抗非無戰心力不足也劉禪降伏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孫皓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于往時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孫皓恣情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于朝士困于野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去長亦短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自戰其地有憑城之心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明年吳夏口督孫愼入江夏汝南畧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之意并欲移州祜對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去已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若輒移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明年以疾求入朝會景獻后在殯哀痛增劇詔扶疾引見乘輦入殿毋下拜既見侍坐復陳伐吳之計帝恐祜數入勞頓每遣中書令張華就問之華深贊之帝欲使臥護諸

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爾功名之際臣不敢居乃擧杜預自代尋卒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慟是日大寒涕淚霑鬚鬢皆成氷南州人値市日聞祜喪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初帝特置南城郡以侯祜祜讓曰昔張良受留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于先帝矣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帝嘉而許之至是欲以葬齊王攸表言祜遺令勿以南城侯印綬入柩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此夷叔所以偁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聽復本封以彰高美贈侍中太傅諡曰成祜卒二歲而吳平捷書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冊告祜廟依漢蕭何故事封祜夫人夏侯氏爲萬歲鄉侯（祜有好相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霸降蜀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通鑑作鄉君誤）食邑五千戶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御者不過數十人頗以畋漁癈政嘗欲夜出軍司徐(允)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允)今日若死此門乃開尒祜改容謝之自此稀出矣性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太息顧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令人悲傷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及卒襄陽百姓于祜平生所游憇處建廟立碑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墮淚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荆土諱祜嫌名呼戶皆曰門改戶曹爲辭曹焉

論曰羊公流澤餘韻藹然春風之和雖百世而下有餘慕矣然疾荀勗馮紞又以軍法欲斬王戎何其嚴也從甥王衍陳事詞甚儁辯祜謂客曰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知幾其神所由深慮于平吳之後者乎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父恕魏幽州刺史迕宣帝幽死預既婚文帝妹乃得拜尙書郎襲豐樂亭侯賈充定律令預爲注解奏行之晉受禪守河南尹詔爲黜陟之課預奏議曰臣聞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昔漢之刺史歲終奏事不制課算而清濁糾擧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其文至密故歷代不能通今科擧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主者總集采按六優者超用六劣者奏免優多者敍用劣多者左遷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以法盡也己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卽取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成陟積劣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亦將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于黜陟也司隸石鑒以宿憾奏免預職虜寇隴右除安西軍司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已而鑒行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虜預陳五不可四不須請幷力大運俟來春乃進討鑒大怒奏預乏軍興檻車徵入議贖論然虜事卒如預策朝廷以爲知兵劉猛叛詔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尙書立籍田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緜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至九品占田十頃又各以品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六品以上得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二人九品至武騎一人其佃客一品二品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按此平吳以後制度當本預所定）處軍國之要內以利國外以救過者五十餘

條造二元乾度厤建河橋于富平津以避孟津之險咸寧四年秋兖豫大霖雨螟蝗起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預上言漢時東南多陸田陂堨有數魏時人稀故得多修水田今戸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水陸失宜州界所領佃者大軍襍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今水潦瓮溢大爲菑害宜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宜皆修繕以蓄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令居者盡得水產之饒不出境界且䓛野食水去之後至春可種人無牛犢典牧種牛大小四萬五千餘頭不供耕稼無益徒費宜分三萬五千頭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運穀二百斛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所留萬頭卽令典牧坿墾三魏牧地

從之在內七年損益不可勝數號曰武庫十一月代羊祜爲鎮南大將軍荊州都督到卽襲破吳西陵督張政政名將諱敗預表還所獲以間之吳罷政代以留憲太康元年正月伐吳至江陵分二軍一軍循江西上一軍夜渡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于巴山吳都督孫歆恐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王濬兵至歆出拒敗還預將管定周旨伍巢伏兵隨敗軍入直至帳下虜歆而還遂克江陵是時濬水軍已克西陵當來受預節度而大都督賈充倡議以爲吳未可滅宐罷兵俟來冬更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乃表論吳必可克不宐罷兵而逆致濬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踰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得書大喜

引軍遂下預自晷沅湘以南皆降下之凡斬及生得吳都督監軍十四人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吳平進爵當陽侯增食邑并前九千六百戸封子耽亭侯千戸賜絹八千匹預自以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解都督弗許乃破山夷屯據要害修邵信臣遺迹激用滍清溉原田萬餘頃刊石分水以絕爭萌自襄陽達江陵舊無逕道由漢沔江迂遂千數百里又巴丘湖沅湘所會荊蠻恃以爲固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講武立學政要畢舉刻二碑自紀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百世而後陵谷不變遷乎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不求益恐爲害也徵爲司隸加特進行次鄧縣而卒年六十三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長于左氏爲之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會盟圖

春秋長歷成一家之學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少有大志不修名行後更變節博學多通爲羊祜參軍祜兄子暨白濬奢侈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任也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兵士苦役生子多不舉濬設禁輕繇產者給復全活甚衆轉廣漢太守八年益州刺史皇甫晏討白馬胡爲牙門張宏所殺濬用主簿李毅策立發兵討之詔進益州遂誅宏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徼外多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祜密表留濬監梁益軍拜龍驤將軍還鎮具舟師以謀吳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木城四門起樓櫓外可馳馬（吾友包世臣曰峽江湍急每過灘船必倒行百二十步之船安得不敗意當時恐敵之詞史家不解兵事遂以入牘尔按連舫方百二十步則非一船可離合木城亦然不必于峽中先連綴也史又云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包曰木柹適供工匠炊火此必非實）咸寧五年上言孫皓荒淫

恐卒死更立船作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吳難圖也表與杜預表會帝遂命濬出師（史書前在巴郡之所全活者堪徭役供軍父母勉以毋愛死按濬爲巴郡去此才十一年耳）太康元年正月發成都克丹陽獲吳監軍盛紀二月三日克西陵獲吳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五日克荆門夷道獲吳監軍陸晏八日克樂鄉獲吳水軍都督陸景降吳平西將軍施洪十八日乙亥詔進濬平東將軍假節督梁益濬乘勝順流直至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水軍萬人逆戰象以軍降皓遣太常張夔等奉璽綬送牋請降三月十五日濬入石頭皓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舁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壘門濬杖節受之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收圖籍封府庫軍無私焉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逆與書推崇濬功促其徑下濬大悅表呈預書將至秣陵渾遣信邀令暫過論事濬報曰風利不得泊也初渾部出橫江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賴鄉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五人珍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破吳將俞恭降吳將二人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與吳戰城陽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首虜七千八百級進屯橫江濬旣破上方揚州別駕何惲說周浚速渡後善其謀使白渾渾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今遽命直進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擁兵之要可則奪之渡江必克將何所慮若疑不捷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渾執不聽濬入石頭之明日渾始渡江怒濬不待己而乘勝納降將攻之濬參軍何攀勸濬送皓與渾乃止（攀蜀郡人仕州爲刺史皇甫晏主簿張宏害晏誣以大逆攀時居母喪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濬

爲益州辟別駕奉使入朝言兵事稱旨詔參濬軍歷廷尉平散騎侍郎誅楊駿封西城縣侯累遷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不拜趙王倫篡位遣使召之遂稱疾篤逼迫至都卒年五十六）渾又欲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惲與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而今方競其功彼不吞聲將虧雍穆之美浚諫渾渾不納奏上有司請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將軍受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按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于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鶩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卽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鎭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別令臣濬受渾節度之文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于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絶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卽報渾書幷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于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鎭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人名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怖栗不知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明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蒙被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憑賴威靈僅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妙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敢恃功肆

意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縣濶不相赴接臣之罪責宏蒙恕察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偷生苟乞一活耳江北諸軍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沓不可聽聞按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憃愚以爲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譏責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疏頑舉措失宜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言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辨至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濬不即表上所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船百三十五艘輙付廷尉推詔勿推拜輔國大將軍領翊軍校尉舊校唯五（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置此營自濬始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封襄陽侯邑萬戶子彝楊鄉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濬自以功大爲豪強所抑進見陳狀不勝忿或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功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也王渾能無媿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禍不得無言未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濬前鋒唐彬應機制勝功最多未至秣陵二百里知皓必破備疾留諸將爭功彬獨不預識者高之（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身長八尺便弓馬走及犇鹿從師受經尤明周易還家教授生徒數百人魏時以別駕奉使詣相府或薦之文帝帝訪諸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斂板對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于勝辟鎧曹屬晉受禪丕巴東監軍加廣武將軍上征吳策稱旨爲濬前鋒吳平進右軍將軍封上庸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徵拜翊軍校尉出監幽州領護烏桓校尉恩信大著拓境復秦塞分屯山谷烽堠相望邊境晏然自漢魏征鎮無及彬者鮮卑部大莫廆遣子入侍而諸種攻殺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則逃散輒發幽冀牛車參軍許祗密奏之檻車徵事直見原元康初拜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禮致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晏茂時樂子遜幅巾論道州境大和幽州百姓生爲立碑）博士秦秀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濬無功之時已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乃遷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轉撫軍領後軍將軍濬玉食錦衣奢縱自逸年八十乃卒謚曰武二孫過江不見省錄桓溫上言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荷戈長騖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襄陽之封癈而莫續臣竊悼之濬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烝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世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胄夫劾忠前代立功異國尙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況濬建元勳于當年著嘉慶于身後靈基託根于南埀皇祚中興于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宏埀矜閔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于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不報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楊秣陵人也魏時吳交趾太守孫諝貪暴又察戰鄧荀擅調孔雀三千頭送建業郡吏呂興因民怨殺諝荀降魏泰始中吳用璜復取交趾以爲交州刺史廣州刺史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數討南賊不能制璜謂之曰南岸仰吾鐵絕弗與市必壞兵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滅也脩從之果捷皓既降遺書羣臣使展節于晉璜脩並涕泣送印綬詔復本職時以吳平罷州郡兵璜上言交

王荒裔斗絶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南郡去州海行千餘里外距林邑財七百里夷帥范熊自偁爲王連接扶南朋黨相倚臣前後征討雖翦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臣所統七千餘人粲年耗減見存者二千四百二十八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自當卷甲銷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猒安樂好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五萬餘戶桂林不羈萬戶服從官役財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鎭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千六百里水陸互通勢相維繫州兵未宜省約以示單虛從之在南三十年恩威著殊俗及卒舉州號哭代者吾彥彥字士則吳郡吳人身長八尺手格猛獸以小將給陸抗抗奇其勇略拔用之至建平太守王濬造船于蜀彥覺之請增兵皓不許乃密爲錐鏁斷江路濬兵至堅守不下濬退舍禮之吳亾始降其代璜九眞戍兵

逐長吏賊帥杜祉圍郡城皆討平之在鎭二十餘年南土大治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璜父基子威淑孫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而滕脩孫含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侯亦爲廣州刺史

論曰中土之所以制御蠻夷惟在審其所必需盖物產莫備于中土矣無所需于彼而與爲市者非貴異物則奸人嗜利而誤國廣州閉關南岸卒困可謂約而易操者也

扶風武王駿

荆溪周濟譔

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母曰伏夫人駿幼慧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爲宗室儁望魏時至安東大將軍鎭許昌武帝踐阼封汝陰王督豫州如故吳將丁奉寇芍陂距卻之代石苞鎭壽春尋復還許泰始六年六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歿萬斛堆駿同母兄亮督關中遣將軍劉旂救烈逗撓坐斬亮引咎乞貸詔赦旂免亮官以尙書石鑒督秦拜駿鎭西督雍凉鑒尋免駿遂全督關中駿善撫馭有恩威勸課農桑與士卒分役身及僚佐將帥兵士人限田十畞表聞詔下州縣各使致力農事七年 四月北地胡寇金城凉州刺史牽宏討之敗歿青山十年八月復寇金城時凉州刺史楊欣與燉煌連兵未

解（燉煌太守餕欣表用梁澄郡功曹宋質輒發澄表用議郎令狐豐欣討之爲所敗遂連兵至咸寍二年豐死其弟宏輒代豐欣乃討斬之）駿命將斬胡帥乞文泥等咸寍元年二月樹機能降二年五月又斬胡帥吐敦三年樹機能叛駿使平虜護軍文淑討斬三千級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詔遣七千人代凉州守兵而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劫田者駿遂使淑督三州兵竝益進屯以威之樹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侯彈勃面縛軍門送質子復降其年駿入朝徙封扶風復還鎭安定北地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來降四年六月樹機能復叛其黨若羅拔能等寇武威刺史楊欣與戰敗死凉州陷五年朝廷使馬隆討斬之凉州平太康元年進駿驃騎將軍是時吳初平侍御史郭欽上疏請因兵力徙內郡襍胡于邊初五部匈奴可三萬落自魏時已居并州汾晉間左賢王曰劉豹右賢王曰劉猛泰始中猛叛出塞數寇邊刺史劉欽監軍何楨

頻破之禎誘其左部帥李恪恪殺猛降咸寧中餘虜犯塞監軍胡奮討破之其都督拔奕虛獨雍等復先後率所部二萬落內附劉豹卒子淵代爲左賢王有奇畧王渾李憙咸稱歎薦拔帝亦以爲由余日磾之儔幾大用者數矣凡胡戎所居幷州則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諸郡國皆匈奴雍州則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皆羌或氐京兆扶風始平及秦州之畧陽武都陰平皆氐皆與民襍處而關中自上郡幷州自鴈門以北秦漢郡縣皆爲塞外僑置九原雲中定襄諸縣于新興而已欽疏畧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盡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西河太原安定馮翊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徙諸郡襍胡于邊地而募取死罪及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其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裔不亂華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能用其後塞外匈奴大阿厚率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復處之西河太康七年八月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率種落十餘萬口詣雍州降九月駿薨于鎮（本傳云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不從發病殁按攸出鎮在三年不得及）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謚曰武駿有孝行太妃隨亮思慕常涕泣聞疾輒憂懼不食鎮關中十六年威惠著信薨之日泣者盈路百姓爲樹碑長老見碑皆下拜自駿薨代者頻數隴西王泰代駿十年南陽王柬徙封秦王代泰惠帝元康元年四月梁王肜代柬九月趙王倫代肜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幷州八月度河降馮翊馮翊都尉受殺之六年其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盧水羌胡俱反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倫所任嬖人孫秀與雍州刺史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徵還復代以肜八月度元又敗系

秦雍氐羌悉反推氐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詔安西將軍夏侯駿督建威將軍周處討之肜嫉處七年正月處戰死八年張華陳準共薦左積弩將軍孟觀九年正月觀禽萬年于中亭太子洗馬江統復作徙戎論以警朝廷卒不見聽（論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賢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恩德懷柔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閒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仲尼稱其功其後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開榆中秦滅義渠始皇幷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襍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元王弘使西域發羌氐爲行衛于是羣羌奔駭覆將屠城鄧隲輿尸諸戎遂熾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至遣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創大愈遲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于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之都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怨恨之氣毒于骨髓至于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返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襍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昔者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雖有謀謨深計豈不以華夷異處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暴兵二載老師十萬水旱荐饑札瘥夭昏凶逆既戮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前害未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連兵載離寒暑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于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離逷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需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者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使自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是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謀及子孫者也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國內五裂呼韓邪衰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建武中入居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中平中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于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乘釁虜掠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爲三帥泰始之初又增爲四于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于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加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風塵之虞則幷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數百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于

（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狄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于計爲長）其年徵彤代以河閒王顒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鎭關中河閒雖疏屬然能輕財愛士朝廷以爲賢故特用之卒成八王之禍

論曰史偁惠帝失政刑徙戎之策必不能舉是也若欽陳言于太康之初因平吳復凉州之勢使杜預諸臣爲之庋可及乎雖然中外地也受性于天曷嘗不均自漢及晉歴年已久其中才俊之士驤首王路者葢往往而是也若因其鼓舞之氣責之使通昏姻革舊俗衣服飲食語言文字皆與華同然後齒之于士而登之于朝昏姻既通族類亦變數世之後蔑不化矣奚待徙哉當晉之隆其士大夫方且競立門戶寒素之族絶不敢望方雅況于戎狄是以數十年閒計不及此上不責以變俗彼中之魁傑者必且堅執其故習務自別異別異既彰必受侮慢侮慢既積必成讐讐既深必思報復報復一起勢強者勝弱既受禍報亦如之地勢人力數終不敵是以劉宗覆于靳準石氏屠于冉閔慕容苻姚獲免者尠或同類相殘賊或異種相吞噬禍始國姓逮于種人殺戮之慘葢百年而未已豈不痛哉豈不惜哉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陸人也少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叛舉州莫敢收隆以武吏託偁愚客葬之行喪三年植松柏冢上然後去泰始中詔州郡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之士州舉隆稍遷司馬督朝廷未之奇也凉州刺史楊欣失羌戎和隆陳其必敗欣果爲鮮卑禿髮樹機能等所攻殺凉州遂陷帝臨朝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討之帝曰必能何爲不任顧卿方畧何如耳隆曰陛下若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自任云何對曰臣募勇士三千人奉陛下威德鼓行而西必滅虜然請無問所從來帝許之以爲討虜護軍武威太守朝臣曰兵多足用柰何横設賞募亂常典隆小將妄言不可聽帝弗爲動隆募限齊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與武庫令忿爭御史中丞劾隆隆曰臣當效命疆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給其軍三年資而遣之隆西度溫圉水賊據險遏隆隆作扁箱車上施木屋依八陣爲行營以度險出險得平地則環車施鹿角且戰且前虜騎不得騁時出奇擊賊遂得至郡降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萬餘落即用諸戎攻樹機能大破遂斬之凉州平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言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拊掌歡笑詰旦名朝臣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凉也詔拜宣威將軍假節加赤幢曲葢鼓吹將賞隆將士有司奏隆將士行時皆先加爵不應更授衞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故少加爵命以爲誘引今全軍獨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先授塞此後功乃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元年七月南虜軻成宏寇西平浩亹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詔隆將所領又給牙門一軍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虜聞隆至盡走險阻隆令軍士皆負農器若將田者虜意懈襲破之郡境遂安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東羌校尉卒于官

論曰名募非良法也承平日久卒伍疲薾恆倉卒而出此游手無賴桀驁不馴之徒攘臂爭應毒民則鴟張臨敵則獸散耳隆夙樹風義久居殿中意其平時所知習必有懷才抱器欲得自見之人

故引類相及一旦輒湊名為名募實則選鋒不然驅市人而戰之鮮不敗矣

周處

周處字子隱吳興陽羨人也（本傳作義興陽羨人按陽羨漢屬吳郡吳分吳為吳興屬吳興郡晉初因之元帝時處子玘三定江南始立義興郡治陽羨）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自修飭州曲患苦之處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不樂何也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三害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便入山射殺虎投水搏蛟蛟或沈或浮行數十里處逐之經三日夜人謂處已死皆相慶賀處斬蛟還聞鄉里之相慶也始知人患己之甚果如父老言則入吳尋二陸機不在告雲以情曰甫欲自修年已蹉跎恐無及奈何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死但患志不立何憂年

平處遂篤志進學朞年州府交辟孫皓末為無難督皓降王渾寔建業宮酒酣謂吳人曰諸君亾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于前吳亾于後亾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諸戎有威惠羌叛者皆歸附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或經三十年處平理立判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地理志無楚國按太康末始平王瑋徙封楚以平南將軍督荊州則楚國當在荊州界）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楚經喪亂白骨被野民新舊襍居風俗尨異處下教敦信義掩骼薶胔政事惘立然後就徵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形違法處深文按之及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强直皆曰處吳名將子忠果可使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勸以母老辭處曰忠孝不兩全重以金革之事父母復安得子乎于時梁王形督關中處知形銜前隙必陷己悲慨

即路（本傳作既而梁王形督關中按形代倫在五月處受命在十一月）萬年聞處將謂其人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若受制于人此成禽耳中書令陳準言于朝曰駿形皆貴戚非將帥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處吳人忠果有怨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賊不然駿形將使前驅晢死必矣弗聽賊屯梁山衆七萬駿使處以五千人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死分也將為國恥形復強之乃與解系盧播攻萬年于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形促之遂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承形旨不救（系字少連濟南著人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三子系綺育並清潔有聲譽系累遷雍州刺史與趙王倫共討叛羌表劾倫并請誅倫嬖人孫秀以謝氏羌倫既殺張華并收系兄弟梁王形救系倫怒曰我于水中見蟹尚欲殺之竟不免綺字叔連官御史中丞育字稚連官弘農太守系劾秀結在都坐議秀應誅由是被憾系綺妻子并死育妻子徙邊）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今日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言退乎力戰而死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

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天年元帝為晉王將加冊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本傳但有三郡）安民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處著默語三十篇又撰集吳書及風土記處既敗乃使孟觀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又盡統關中兵身冒矢石大戰十數乃禽萬年（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好讀書解天文惠帝時稍遷殿中中郎附賈后誅楊駿遷左積弩將軍封郡公既禽萬年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署安南將軍鎮宛義兵起詔將勸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當之遂為倫守帝返正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洛陽夷三族）

晉畧列傳五

荊溪周濟譔

齊獻王攸

攸字大猷小字桃符武帝同母弟也少岐嶷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才望出武帝右宣帝器之景帝無子宣帝命以攸爲子年十歲喪景帝如成人襲封舞陽矦奉景獻羊后居別第事后孝謹五等建改封安昌矦遷衛將軍文帝喪哀毀過禮太后自往諭之常使人監進飲食武帝踐阼封齊王總統軍事時詔諸王自選所屬攸以吳未平請俟一統不許然齊相上牋請選攸竟不選令自上請之又表租秩足自供求停御府給家人衣食優詔給如故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兵當罷者數千人戀攸德不肯去遮京兆自言帝命還攸年饑詔議節省攸言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附業之人復有虛假宜嚴飭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

實南畝考績黜陟畢使嚴明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技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即儉轉鎭軍大將軍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甚美（箴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才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厥擬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閒昔有江充毋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許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誡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閽）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子太傅如故初文帝特寵愛攸又以景帝剙業而攸嗣景帝爲世嫡每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見攸輒撫牀曰此桃符坐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疾爲武帝敘漢淮南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咸寧元年冬京師大疫帝避疾

甚篤明年元會至癈朝于時太子無慧諸皇子皆幼弱內外意望咸屬攸攸素疾荀勗馮紞諂佞勗恐攸得志禍及己因帝疾愈使紞進言曰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屬陛下不安百僚皆歸心齊王帝陰納之而未發也明年又使楊珧建議請諸王之國帝出諸王然尚未出攸諸王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太康三年紞又言于帝曰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畱可乎勗因曰百僚內外固歸心齊王陛下試出齊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乃以汝南王亮代攸傅太子而以攸爲大司馬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兵千人親騎帳中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都督青州諸軍事朝臣果力爭帝益信勗言促冊遣攸以濟南郡益齊國下太常議崇錫之禮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

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熙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憤怨發疾求守先后陵弗許遣醫侍疾醫希旨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明年三月力疾入辭攸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信醫言謂疾詐也辭出信宿歐血薨年三十六帝哭之慟紞進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爲之收淚詔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

論曰武帝大建同姓以爲維城之衛出攸藩齊未爲失也而出之不以正丁頤之爲攸計至矣讒諂方進外安內危攸如有覬覦神器之意者從之將如轉圜何至發憤歐血哉將其器量有限抑亦先朝廷而後身圖有不樂爲琅邪齊代之所爲者邪元康之亂萌芽于畱賈充醞釀于出齊王成于癈張華而任楊駿亂之生自譖人譖人之心發機于患失此仲尼所謂不可與事君而小雅詩人

必欲拔昇者也

王渾王濟

王渾字元冲太原晉陽人魏司空昶之子也襲父爵京陵侯泰始中監豫州領刺史州兵放休吳寇至率見兵數百襲破之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吳大佃晥城渾遣刺史應綽破其屯焚積穀百八十萬斛船六百艘踐稻田四千頃平吳出橫江斬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增封八千戶進爵公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春拊綏新附甚有威惠太康三年齊王攸當之藩上書諫曰（本傳此書在為僕射後按齊王出藩在三年渾為僕射在六年今從本紀）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于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以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于金縢允迪文武仁聖之德攸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為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為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豫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誼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于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于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有

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為太子太保闕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為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益之義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臣而不言誰當言者不從當是時因諫不用發憤殞身者河南尹何雄（雄字伯茂河內山陽人魏時以故吏哭王經文帝將詰之對曰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然後葬之哉王誅既加于法已備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宏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陛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文帝大悅與遣至河南尹齊王將出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弗聽因諫忤旨起而徑出發憤卒）怨楊珧以致癡死者白衣領護軍羊琇（琇字稚舒景獻后從弟也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親狎文帝之攸將立為嗣也琇為武帝畫策又豫擬顧問所及以佐帝儲位乃定帝立琇為護軍貴侈犯法為劉毅所劾免官頃之以白衣領職及是切諫失寵諸王之國其議發于楊珧琇欲手刃之珧知之避之而使人劫之左遷太僕忿恚發病卒）議崇錫文物表諫得罪者祭酒曹志（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孼子也好學善騎射植愛之以為嗣改封濟北晉受禪降鄄城公仕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齊王將出下太常議崇錫文物諸博士表諫志素恨其父不得志于魏因悽然嘆曰安有如此之親如此之才不得樹化助本而遠出海隅者乎奏請如博士議帝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免官以公還第復起終散騎常侍）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傅珍秦秀（旉字允臧表上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大怒下有司尚書朱整請收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以議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尚書奏擬之夏侯駿謂[illegible]曰國家乃欲誅諫臣用八座何為整不從駿獨為駿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旉以除名復[illegible]終國子祭酒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議謚何曾曰繆醜賈充伐吳秀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獨以[illegible]止秀曰蹇叔知秦師必敗故哭送之今吳無道國有亡形舉師誅暴殘擒[illegible]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罪且不赦秀[illegible]論[illegible]之表[illegible]王[illegible]及是除名後遂終于博士）坐不駁正博士議免者太常鄭默（默字思元滎陽開封人也父袤仕魏至大[illegible]所與[illegible]士劉毅陳威劉寔庾峻至大官疾失明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晉受禪[illegible]拜司[illegible]讓[illegible]儀同三司默起家秘書郎泰始中與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宮屬宜稱陪臣默上言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于天下宮臣皆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守東郡歲飢饉開倉振給[illegible]都亭自表待罪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廷尉袁毅以賂敗多引朝臣默及諸弟無所污遷太常僕射山濤欲舉所親為博士已而中止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也齊王將出通博士奏坐免尋拜大鴻臚母喪固求終制許之大臣終喪自此始）而渾子濟亦以諫左遷云六年徵為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錄尚書元康七年卒謚曰元濟字武子善易老莊便弓馬才氣益時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武帝女常山公主（后妃傳無常山封號當是改封下長廣亦然）年二十起家中書郎累遷侍中

濟外宏內忌以父故排王濬爲世所譏齊王將出濟固諫又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且泣請留攸帝怒謂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生來哭人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復爲侍中時渾爲僕射尚書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明法繩之從兄佑素與濟不平因使其黨宣言曰濟乃不顧其父用是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免濟既被斥移第北邙山下以豪侈自終帝嘗謂和嶠我將罵濟而後官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既而曰知媿否對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以此媿陛下帝黙然尋使白衣領太僕卒年四十六贈驃騎將軍

衛瓘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權譎多智數魏時襲父爵閿鄉矦以廷尉行鎮西軍司持節監征西鄧艾鎮西鍾會軍伐蜀艾定蜀承制行事會忌之與瓘奏陷艾詔檻車徵既收艾會遂誘執諸將留瓘謀反瓘詐疾篤夜檄諸軍攻殺會艾將士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懼其見讎乃使護軍田續夜襲殺艾幷其子忠蜀平以誅二將功除鎮西將軍督關中遷鎮東督徐州泰始中進爵爲公菑遷征北大將軍幽州都督刺史護烏桓校尉十年表立平州兼督之幽幷被邊東有務桓西有力微瓘縱反間離其父子及諸部大人務桓遂降力微以憂卒咸寧四年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瓘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太康三年代齊王攸爲司空侍中令如故領太子少傅子宣尚繁昌公主（后妃傳無此封）五年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實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顚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是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即爲君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後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效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帝善之而不行惠帝之初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帝亦以爲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元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耶及議太子昏帝欲娶瓘女后入賈充妻郭氏之賂欲娶充女帝曰衛氏女有五可賈氏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請荀顗荀勗佐之賈氏昏乃定當是時瓘方守邊未與朝政也元后崩越一年更立元后從妹爲皇后是爲悼后賈妃悍妬帝修金墉城將癈之后固諫乃止及瓘領太子少傅侍宴陵雲臺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耶他日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返賈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

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賈妃由是怨瓘（賈后傳云充將遣語妃衞瓘老奴幾破汝家按瓘以十二月始領太子少傅充于是年四月已卒故通鑑移在咸寧四年徵拜尚書令下然賈后傳明言示太子少傅衞瓘則不容在咸寧四年也齊王攸以廷臣屬望被出而歎瓘摧諂過人故至代攸爲司空後始有撫牀之言情事爲合）悼后父楊駿素與瓘不平太康末駿欲專政深忌瓘瓘子宣數有酒色過駿因使黃門毀宣于帝前帝奪宣公主瓘慙遜位太熙元年正月進瓘太保以公就第帝旋察黃門詐欲還宣公主宣已疾亾乃止四月帝崩駿遂輔政明年二月駿敗死起瓘錄尚書與汝南王亮共輔政亮奏遣諸王還藩廷議羣臣無敢應者唯瓘贊之罷楚王瑋北軍中候以授裴楷（泰始十年武帝以王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以防外戚之變賈后欲誅楊駿召楚王瑋代佑）瑋怒后知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官瑋矯詔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謂瓘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請且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與子孫九人同被害二孫璪玠在醫家得免初杜預爲鎭西長史與瓘同在軍中聞瓘殺鄧艾言于衆曰伯玉身爲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其能免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田續之襲艾也瓘知艾初入江油嘗以軍法欲斬續故使之且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及瓘被收前所黜帳下給使榮晦實修怨焉悉知瓘家人數名字故子孫且盡瑋既誅瓘女以書激勵國臣于是瓘主簿劉繇執黃幡撾登聞鼓上言乃族榮晦以伐蜀勳追封瓘蘭陵郡公謚曰成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志作適）魏吏部尚書嶠襲父爵上蔡伯少慕其舅夏侯(元)之爲人守頴川淸簡得民驩賈充薦之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泰始初遷中書令舊監令共車入朝荀勗爲監嶠鄙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異車監令異車自嶠始轉侍中（當在泰始四五年間本傳誤著平吳後）甚被親禮嘗因侍坐風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可共詣之旣還顗勗阿意譽太子嶠獨曰聖質如初帝不悅而起嶠言雖不見用然懷不能已后極發憤慨嘆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亮其忠而賈妃深銜之太康末爲尚書惠帝立拜太子少保（本傳作太傅誤）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從太子入朝西宮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云何對曰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而不效國之福也尋卒永平初策謚曰簡（本傳作元康二年卒下又云永平初策謚按元康在永平後嶠非先卒必預衞瓘之禍何謚之有）

論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說者曰殷人質故兄終弟及周人文故父死子繼其然乎孔子論公儀仲子之喪曰否立孫此亦足以明正統嗣祚之重杜漸防微之法矣而或者猶務倡爲邪說迷誤後王遂所以長小人攀附之私開宗藩覬覦之漸而自絕于忠孝之大節者也世主誠知繼嗣之上嚴祖宗則必選師傅早諭教示天下以足恃不幸而肖嗣幼弱亦惟務求託孤寄命之大臣豫爲之所而已武王不以天位畀周公而刑措之治成宋宣易之大亂數世吁可畏哉夫以齊王之親賢而惑怵讒間令其夭遏卒之外戚專朝嬖后縱虐八王蹈隙而闚伺五胡乘釁而蠭螫此則武帝之失計矣衞瓘和嶠皆意存廢立然使武帝果納其說諸王㚘爭晉之禍亂亦未可遽弭也故并次之俾百世而下得以覽觀焉

荆溪周濟譔

傅元傅咸

傅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少孤貧博學善屬文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魏時選入著作譔魏書武帝初爲散騎常侍與皇甫陶共掌諫職陶元所進也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掌其節義道化隆于上清議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亾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亾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于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亾秦之病復發于今陛下聖德龍興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元草詔進之復上疏曰先王

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涖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癈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于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資始而前失未改宐亟定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事業之要務也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常從事于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三倍于前使冗散

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無乏矣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又言居職宐久六年之限日月淺近尊崇儒教宐貴其業不妄教重其選不妄用詔令具爲條目遷侍中坐與皇甫陶爭言喧譁爲有司所劾皆免泰始四年復爲御史中丞因水旱上便宐五事舊屯兵持官牛者歲入官收其六私牛中分于時官牛收八私牛收七元請復故魏制河隄謁者一人文帝輔政增置四人晉復省元請仍分五部以興水利漢時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十數人元請復漢法以生死督勸農之課其論田功曰古者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覓過倍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被災害也病在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河隄謁者石恢甚練水及

田事乞召問得失必有補益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羊后崩于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位端門外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謁者以弘訓爲殿內元怒厲色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元便罵尚書御史中丞庾純劾不敬免元天性峻急每有奏劾值日暮不得上則奉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年六十四卒于家元少時避難河內專心誦學雖貴著述不癈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著傅子內外中篇凡四部六錄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幷文集百餘卷行于世追封清泉侯謚曰剛子咸嗣咸字長虞剛簡有父風咸寧初爲司徒左長史五年應詔上疏曰陛下勞心日昃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歲一不登便有飢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舊都督四今幷監軍乃盈于十夏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

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郡縣更多空校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于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暴有菑患便不繼贍臣以爲當今之急先併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俄以劾中正夏侯駿爲司徒魏舒所奏轉車騎司馬又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于天烖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猒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于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尙欲風俗之移難矣時太中大夫恬和亦表陳便宐偁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以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尙書郎李重奏駮議事遂不行（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弱冠舉本國中正不就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請除九品先開移徙聽相幹就貨行士斷貢舉不得濫及境外又言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其駮和議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定制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蹟惟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未嘗曲爲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以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和所陳光幹之議當時亦斟酌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弗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能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尙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司隸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尙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以爲所不負違必將有黷貨之累駮讞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中書郎尙書吏部郎抑華競絕私謁尤留心隱逸號爲稱職永康初趙王倫將篡位逼爲相國左司馬固辭以憂卒家貧無殯斂之地詔于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咸遷尙書左丞惠帝初楊駿以太傅輔政咸言于駿曰亮闇不行久矣聖上委政于公天下未以爲善山陵畢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愷以其閒造駿咸因奏愷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哀宜加顯貶以隆風俗以駿故詔

勿問駿甚憚咸咸又與駿箋諷切之駿意不平欲出咸駿甥李斌諫而止駿弟濟素善咸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未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座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甚于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正直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正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嫉乎亾何駿敗汝南王亮以太尉輔政遷御史中丞致亮書曰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主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楊駿無狀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預知密指耳而遂扇動熏赫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厚賞莫不樂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弗聽亮專政咸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宐反前失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宐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公之姻故至于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于羣吠遂至亘聽也亮不納尋敗咸遭母憂去官起議郎長兼司隸固辭不許咸自陳身無兄弟喪祭無主乃使于官舍設靈坐于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內外混淆咸前後論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官皆免僕射王戎長兼吏部其典選不進賢索門調戶選而已始爲甲午制選人皆先治民然後授咸奏曰書偁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諸官居職未朞優劣未定而戎奏還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遵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宜免官賈郭以姻親右戎詔是咸奏而不免戎官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制侵官請免咸詔原咸過咸自理曰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内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内謂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于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内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内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糾無内外之限也臣忝司直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元康四年卒官

論曰傅氏父子以重農爲本計敦崇節儉用意至矣李重駁恬和所陳便宜其言苟且逢世故附列以昭戒夫帝王所以鼓舞天下者爵祿也爵祿所加者士也欲重農莫若使士必出于農非農不得爲士非士不得受爵祿大小之官必其家世力田而能修孝弟忠信達于從政者也苟非世農皆爲襍流雖有才穎鄉論不得推擇爲士學校不得收仕路既一則父兄顧念子弟必相率而致力于南畝工商襍流亦將舍末業而趨于田此重農之本計也欲崇儉莫若去浮奢庶人在官者與夫異端游手坐食以耗天下自古迄今莫不欲禁之而其勢若不可禁者未嘗究其所自來也爵所以爲貴有貴于爵之先者得爲士也祿所以爲富有富于祿之先者樂其業也士必歸農而異端游手賤賤則爲之者寡矣賦丁而免田租則農樂樂則人爭鶩之矣非切于日用者不得坐列販賣司市物楬而爲之目目所弗楬而入市取者弗禁則淫巧癈矣任人以治事斷事本經義而絀法令則吏胥無權矣責親民之吏設禮于鄉官而令之平曲直則比閭族黨之教豫于下而徒隸無權矣夫游手坐食以耗天下者皆視權之所在而根據焉以爲勢勢之所在而盤結焉以爲黨黨之所在而依附焉以成俗俗之既成雖有聖君賢相蕩然欲一變之而不可以驟得吏之權可以奪相徒之權可以奪將則文武之道或幾乎息矣故莫如探其本而收其權權收勢移黨散而後俗乃可革也或曰人皆力田勢且無田可耕是大不然人物之生皆本于地之氣能生之則必能養之魚未嘗溢于水艸木未嘗溢于山也度民于古數倍不足度地于古數倍有餘事詳簡冊非空言所可亂也且地荒而人嬉方且嗤然食之而不虞其匱而與之言力穡務本則反眊然慮人力之無所容所謂首尾衡決者也至于錢刀銀幣之盈虛此特貿易所假以爲資商賈居積之計耳惡足以驗天下之貧富哉二傳欲重農崇儉而未究其本末著其挽回末流之法將必爲苟且之說所掎而不得申也故備論之世之爲治者其毋溺于苟且之說而可哉

劉毅　劉暾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幼有孝行厲清節好臧否人物爲平陽功曹汰吏百餘人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虎之犬饑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虎又能殺鼠何損于犬投傳而去王基薦之文帝文帝辟爲掾武帝時累官散騎常侍司隸校尉守令貪汙者望風解印綬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止太子門外劾不敬保傅輔導亾狀詔赦然後得入中護軍羊琇犯法毅奏應死帝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都官從事程衛不可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吏考問得實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毅琇竟坐免毅由是重衛（衛字長元廣平曲周人少立操行強正方嚴毅）

（闕其名辟爲都官從事自劾琇名振遐邇歷尚書郎侍御史遷洛陽令遷安定頓丘太守所在著績卒于官）毅爲司隸六年遷僕射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時門子産不賀夏庭流漦至周禍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乃止疏論九品曰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也愛憎難防也情僞難明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竊爲聖朝恥之夫人才異能備體者寡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人主而顯名于竹帛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脅登進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于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損政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次序若貫魚今之中正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薉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幷容其身損政三也陛下引不諱納忠直以覽天下之情自王公以至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禁絕訟訴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四也前世欲敦風俗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鄉老書善以獻天子司馬論能以官于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況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共當品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損政五也既已在官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也今則反之居職雖優還附卑品無績于官而獲高敘抑功實而隆虛名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品不狀才能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所長以狀取人則爲品所限品狀相妨繫縶選舉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憎愛之情懲勸不明風俗汚濁損政八也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上聖古賢皆所不爲魏立以來未見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莫大于此臣愚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奏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嘗散齋遇疾其妻省之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年七十告老久而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其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孫尹袤曰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于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云致仕不宜復與遷授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

可謂以人倫之論臣竊有所未安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主者必疑其議論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于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石鑒等咸以尹言爲皆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開府儀同三司子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爲博士以諫出齊王攸免官後爲侍御史劾司徒王渾（渾主簿劉輿爲獄辭所連當收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奏渾敢因劉輿拒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訟怨讟而退舉動輕遂無大臣節請免官）屈尚書郭彰（彰久貴豪侈出入輒從百餘人武庫火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聞者歎美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簒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兵惠帝返正爲左丞兼御史中丞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前後劾免東安公繇武

陵王澹等甚衆長沙王乂攻齊王冏暾預謀封朱虛公千八百戶乂遇害坐免頃之復爲司隸惠帝西遷留守洛陽河閒王顒遣鴆羊后暾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上表理后無罪顒怒使收暾東奔高密王略得免帝還洛復封爵加光祿大夫劉曜寇京師拜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僕射東海王越懼暾久居監司又爲衆情所歸乃遷右光祿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詔暾領衛尉加特進復爲司隸加侍中暾前後五爲司隸王彌入洛百官殲焉暾以鄉里宿望獨免于難因說彌背漢且東王本州彌使說曹嶷至東阿爲石勒所害

論曰毅之卒也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毅功德竝立而有號無謚于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于行而不係爵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勳不加謚至使三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至于王導執政乃改制如宮議焉然毅竟未追謚夫掊擊強禦難于臨敵迫則庸夫可以致果寬則智士圭于求全勢慮使然也廟堂容汚濫之臣州野釀疾視之變然後武夫悍卒得荷戈而揚其烈茅土之錫有不得靳焉何使臺閣澄源百僚率職彼赳赳者何從受封爵哉武帝于毅之勳嘆爲名臣然卒不能以彼易此此曲突徙薪所以不預救焚之坐者也暾實匪躬家聲克紹至乎末節微涉嫌疑然當其時王室內傾屛翰外替塞孟津而無士徒奉手而躡踔使得因王劉之隙而離之撫齊附晉亦足以披平陽之枝葉握石勒之衿喉矣厥功未成厥志終晦君子傷之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文帝辟相府掾使蜀蜀饑表求振貸不待報輒行坐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王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議郎守廷尉六年號爲詳平坐校平吳功右王渾左遷河內太守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流致浸害表罷之除淮南相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迹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

主以塡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湮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偪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于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于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于事無晚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采以參成制故皆幷列本事如左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剏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夌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亾魏武帝以經畧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淸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

外當三分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頹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法寬有由積之在素未可一旦直繩然宜漸出公塗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返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

固蔕祚延無窮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鎭九服臣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人君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

多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亾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是以周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制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

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𢫬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鎭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後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需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御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于君公侯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亾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亾

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亾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奸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迹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今閻閭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恆背公而橫騖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于漸也聖王之治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𢫬造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已施行因其成敗以分

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于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陛下意在盡善故精事始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臣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官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則羣司遍得其人矣今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退免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陛下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斷制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惟立法刱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其勢必愈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按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獄法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細過微闕謬妄之失人情所必有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近世監司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強舉尤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犯政而亂兆庶者類出富強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政體清議由此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

之言也茍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者在甚泰然後王誅必加賢人君子茍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癈其身而輒繩以法則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引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時政所失多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世之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刱業之勳矣埽滅強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屏藩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瞻仰遺迹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之足云若所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勳不得遠盡引美甚可惜也何不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初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至是又上言曰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先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性類兇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今有廉士介者苟慮不守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兇奸亾賴之徒乎又令富者輸錢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衆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亾徒日屬盜賊日煩亾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返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亾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亾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數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禁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

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弗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絶本理之盡也亾者刖足無所用復亾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勢理亦如之除惡塞原莫善于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生育緐阜之道自若也今宐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亾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已下已自杖罰又宐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宐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僇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

周禮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自非此族犯罪必刑政之理也曁至後世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緐赦以散之是以赦愈速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則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緐故無取于數赦政體勝矣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宐如古典任刑齊法宐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宐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竟未施行而帝崩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爲三公尚書又疏論律令爲時所美久之轉吏部建九班之制欲使百官居職稀遷課能否明賞罰爲賈郭所格不行趙王倫欲加九錫頌獨拒議遷光祿大夫尋病卒論誅賈謐功追封梁鄒侯謚曰貞

段灼

段灼字休然燉煌人爲鄧艾征西司馬從破蜀有功封關内侯遷議郎武帝踐阼灼上疏追理艾帝嘉其意（灼疏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農吏之中顯之宰府之職處内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帝之知人矣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于危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維可以安邊殄寇莫踰于艾故授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乃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強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授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將士乘勢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巴蜀蕩定此又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功名以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鍾會有忌天下之心懼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強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一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絶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于九泉收信義于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爲陛下死矣）灼復陳時宐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王者莫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擾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絶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踈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衞將軍三王（太宰安平王孚司徒義陽王望衞將軍齊王攸）宐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衞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雖云割地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葉分布漸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強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宐諸侯強大是爲太山之固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隳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王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襍糅倒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在于骨肉疏絕百姓離心去事之誡誠來事之鑒也又陳伐蜀所募涼州兵馬羌胡健兒宜加封爵以崇國信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敘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其畧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意在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也臣伏自悼私懷自恨生長荒裔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二親早亡兄弟凋喪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終年嬰災懈日月之所養媿蒼昊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恨太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婁敬言漢取天下不與周同高祖感悟賜姓劉氏陸賈新語述敘前世田肯建計受賜千金此漢所以成帝業也今之言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也昔舜爲相堯崩喪畢避于河南朝覲訟獄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與之也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則非天所與也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于摩陂自以德同唐虞忽骨肉之恩忌藩屛之固于時羣臣莫有諫者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法度損益則亦不異于魏文矣今諸王有立國之名無襟帶之實蜀地險遠歷世奸雄之所闚闞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意遠慮防微杜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譬之抱火厝薪臣之僂僂亦竊願居安思危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仌之戒也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未信而言直陳古今已行故事詞義實淺不足采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疾痛增篤退念桑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地平天成功在重華之爲相也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僉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天下所以歸惡也太甲顛覆伊尹放之悔過反善殷道復興賴阿衡之盡忠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子孫承基二百餘年成帝委政舅家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至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害則王莽無緣乘勢託雲龍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維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竝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賢大業詎可冀哉故古之明王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法天地象四時隆熙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姑息之詞四門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所以永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論曰立言之體莫尊于章疏揆厥指趣公私判焉意主爲民立天下萬世之法者公也二傳之于農田劉毅之于選舉劉頌之于肉刑幾乎此矣若夫計在一朝安人主利後嗣其言雖美體則殺旗

子雅之論封建可謂詳備然陳之晉代庸有冀乎積累若彼政俗如此雖封建盡善亂亦旋踵而起耳段灼硜硜所執益固然能援證古今羅列成敗使人主博觀而自取亦疏遠小臣納忠之一法也故附列于右詒規來哲云

晉畧列傳七

荆溪周濟譔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内懷人也少孤貧有器量好老莊與嵇康等爲竹林之游年四十始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夜蹴鑒起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耶投傳去未幾而宣帝殺曹爽其後以中表見景帝景帝曰呂望欲仕耶命司隸舉秀才累官尚書吏部郎封新沓子轉文帝長史與裴秀共定太子位武帝受禪進爵伯出爲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州俗薄士人好相掎摭莫肯推轂濤拔隱屈三十餘人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入爲侍中遷尚書母老辭職表數十上乃見聽母歿濤年六十餘居喪過禮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爲吏部尚書初典選者多臨缺乃

推擇門望濤先甄別人才所堪各爲題目預儲之一缺輒有數人臨選弁啓上上意定然後顯奏所用或非門望衆怪之久而才實稱乃大服稱山公啓事太康初遷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領選如故吳平悉去州郡兵大郡財置武吏百人小郡半之濤從大閱宣武場極論其事帝曰天下名言也然不能從其後寇起長吏竟以無備不能禽制如濤所言天下大亂州郡兵亦旋復濤中立于朝晚值后黨專政多所風諫帝雖覺悟弗爲改因數以老疾辭位頻詔不許最後詔曰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乃強起拜司徒固讓以病乞骸骨敕斷表臥加章綬濤曰垂歿之人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太康四年年七十九卒贈司徒謚曰康舊第惟屋十間至不能容子孫帝爲之立室濤之爲吏部郎也嘗薦嵇康康爲書絕之詞甚慢及康遇禍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紹卒以薦起爲名臣

晉初典選者盧欽以僕射侍中領吏部舉必稱才偁爲廉平（欽字子若范陽涿人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欽仕魏至散騎常侍大司農吏部尚書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河北都督入爲侍中僕射領選以清貧特賜絹百匹咸寧四年卒謚曰元）後乃推濤濤後博陵崔洪亦愼舉用門無私謁（洪字伯良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官至大司農甞薦郤詵代己爲左丞詵以事糾洪洪曰吾乃輓弩自射詵曰韓厥戮僕趙宣所賀者侯何言若此洪益重之）其後王戎始阿賈郭選政弛焉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養于外家甚慧悟及長遲鈍質樸不爲鄉黨所重從叔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好騎射恆著韋衣入山澤中漁獵太原王乂獨奇之曰卿終至台輔然今未能免妻子飢寒常振助焉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竊不就之高爲己榮乎乃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不稱者舒襆被出臺曰吾卽其人也累遷鍾毓後軍長史毓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後朋偶不足以舒滿數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曰吾不足盡卿才如此射矣轉文帝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細務未嘗見是非至于興廢大事衆不能斷者舒徐籌之多出議表文帝甚重之每罷坐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出守宜陽滎陽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入爲侍中遷尚書太康初拜僕射領吏部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代山濤爲司徒舒有威德重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年老每偁疾蹔起署兗州中正尋又偁疾左丞郤詵與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偁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衞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月未果可謂瞻之在前

忽然在後矣太熙元年年八十二卒謚曰康

劉寔

劉寔字子眞平原高唐人漢濟北王壽之後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潔己無瑕玷歷官尚書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封循陽子鍾鄧伐蜀客有問寔者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請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寔言泰始初進爵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尚書伐吳之役以本官行杜預鎭南軍司還坐子夏受賂免頃之爲大司農又坐夏免復起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寔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畧曰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明賢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立百官之副具矣在朝之士相讓于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興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化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自魏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始見授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則爭競之心生爭者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謗況不及孔墨者乎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舉之同官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必有勢者之所念非能獨賢也因其先用之資而後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弊發矣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毀退矣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甚易耳人臣初除皆通謝章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帋者皆絕不通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用之此

爲一公缺三公已預選之矣主遷之吏不必任公而遷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以至衆官莫不皆然必詳于停缺而令主者選之矣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于勝己能退身修己讓之者必多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于己則無由虛聲浮論不禁而自息矣元康中進爵侯尋拜司空太保太傅太安初以老遜位後遭兵難歸鄉里惠帝崩赴山陵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寔懸車二十餘年（寔太安初遜位按永寧元年十二月改元太安距懷帝永嘉元年才五年耳而云懸車二十餘年者蓋謂寔年已九十一去七十懸車已二十餘年也）扶輿冒險展哀山陵致敬闕廷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慇懃必使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版詞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詔以侯就第卒年九

十一謚曰元寔以儉素自持居無第宅奉祿贍親故而子夏以賄聞或尤寔不訓誡之寔曰凡我所行是夏所見身教不從言教何爲妻喪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至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所論衛輒祭仲以明臣子之體遂行于世撰春秋條例二十卷寔弟智字子房官至太常著喪服釋疑論亦多所辨明云

庾峻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魏時太常鄭袤舉爲博士時重老莊而峻潛究儒典明詩尚書晉受禪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終諫議大夫峻疾風俗趨競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治以無官而棄賢則癈道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先王嘉之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士無爵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後叔孫蓋公之賤而曹相諮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十人漢廷無出其右而未嘗干祿釋之結韤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而意未滿功報而求不已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先王思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且爲弊也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

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三司上才元功國老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滋位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聖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性陵上由水之趣下也始于匹夫行誼不敦終于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取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臣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

論曰山濤典選克舉其職魏舒雖無赫然之勳而進退綽綽劉寔

之所論庾峻之所陳皆欲以退讓維風俗立意甚善而誕漫無要領夫下之從上也不惟其令惟其意退讓之君子與競逐之小人較若白黑甚易知也當時朝權所寄前則賈充荀勗後則楊駿王佑元康以還張裴賈郭彼皆乾沒嗜勢惟恐濡首而不滅頂者假令劉庾之說見諸施行適足以張朋黨標榜之翼供勢要劫持之具耳而欲使山林之士與朝廷之臣紛紛出入冀以轉移風俗不亦遠乎樹聲望懷止足其于愛鼎則庶幾矣

晉略列傳八

荆溪周濟譔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引農華陰人也先世漢三公[illegible]襲封蓩亭侯早卒女為武帝后生惠帝是為元后武帝寵幸胡貴嬪后有疾恐身歿之後貴嬪且正位固要帝帝為下詔申禁妾媵不得為正適以安之臨終枕帝厀曰叔父駿女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咸寧二年立駿女為后是為悼后后既立駿自鎮軍司馬超居重位至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弟珧字文琚濟字文通並貴重通請謁勢傾天下天下謂之三楊貴嬪父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昏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動乃更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駿甚銜之（奮字(元)威安定臨涇人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所在有聲績泰始八年女選入宮奮大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子為南陽王友早卒故云咸寧二年為并州監軍破犯塞虜三年以左將軍都督江北五年以平南將軍伐吳出夏口有功累遷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弟烈字武(元)伐蜀為將鍾會反與諸將皆為會所禁閉烈子世元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烈後為秦州刺史戰歿萬斛堆　本傳以泰始八年何楨破劉猛為奮事而無咸寧二年破虜事又云以降猛功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皆不合今從本紀）尚書褚䂮郭奕言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弗聽及帝疾篤駿侍左右輒易置用事者帝小間覺之正色切讓命中書趣詔汝南王亮與駿同輔政且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駿恐從中書借詔觀之遂匿不與中書監華廙懼自索之終不與而帝疾益篤迷亂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后即召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督中外侍中錄尚書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珧為尚書令衛將軍右軍督趙休上書曰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珧懼遜位）若止宿殿中則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杖出入詔成后對廙劭呈帝帝無言越二日帝崩駿入居太極

殿將殯六宮出辭駿不下殿擁虎賁百人自衛普增羣臣位一等與喪事者二等二千石以上皆封關中矦欲以悅衆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樹置親黨典領禁兵甥段廣張劭皆爲近侍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專愎苛碎中外失望姑子蒯欽屢以正言犯駿或危之欽曰文長雖闇猶知無罪不可妄殺必疏我我得疏乃免奴耳孫楚說駿曰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以庻姓專朝禍至無日矣弗聽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敢應命中外皆知其必敗而駿專愎益甚賈后之爲太子妃悍妬以刄擲孕妾子隨刄墮武帝知而大怒欲廢之太后爲固請乃免不以告自誡勵之妃更憾焉及是后欲預政又不肯以婦道事太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者駿所輕也陰構駿于后后使中黃門董猛令肇報汝南王亮入除駿亮不敢發又報楚王瑋瑋然之求入朝駿素憚瑋欲徵之而不敢因其求入也許之瑋至駿出北軍中候王佑爲河南尹以瑋代之禁兵屬焉觀肇啓帝漏夜作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段廣跪言于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力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帝不畣駿居武庫南聞變召衆官議之主簿朱振曰是必奄豎爲后設謀也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必震懼斬送矣駿素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之侍中傅祗因起白駿請入雲龍門察事勢且謂羣僚曰宮中不宐空便揖衆衆皆散走殿中兵至燒駿府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幷親黨皆夷三族珧臨刑呼冤曰昔后始聘抗表自陳從古及今一族二后鮮不覆宗乞藏表宗廟以免身禍先帝見允事在石凾張華可問也賈氏族黨雖諸楊促行刑焉濟歷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嘗從武帝校獵北邙山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虎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虎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偁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駿促汝南王亮之藩濟驟諫駿遂疏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還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幸免耳否恐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何須避也人臣不可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引宗室之重以爲援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然竟不免

汝南文成王亮

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魏時以左將軍監豫州轉鎭西晉受禪封扶風王督關中秦州刺史胡烈敗奴坐失救免頃之拜撫軍將軍進衛軍加侍中咸寕三年特拜宗師職訓導宗室本官如故徙封汝南出爲鎭南大將軍督豫州鎭許昌太康三年以太尉錄尚書代齊王攸領太子太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以侍中大司馬假黃鉞爲大都督出鎭許昌督豫州未發帝大漸詔復留輔政駿匿詔促發俄而帝崩亮懼駿疑己辭疾不入敘哀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或告駿亮遷延不行且舉兵駿懼使其甥張劭與司空石鑒以作陵兵攻之劭欲發鑒持不可亮知之問計于廷尉何勗勗曰公尊親爲朝廷所歸仰公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乎亮不能從夜馳赴鎭及駿敗徵爲太宰加殊禮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衛瓘竝錄尚書論誅駿功濫賞以悅衆既而專勢自用頗失時望傅咸諫不聽楚王瑋自負誅駿功好立威東安公繇亦以誅駿功進爵爲王恃賈后干政亮惡而憚之入繇兄東武公澹之譖廢繇徙帶方又欲奪瑋兵遣與諸王竝之國舉朝皆

以爲不可獨衛瓘助之瑋乃承后指誣亮瓘有廢立謀奉詔廢亮瓘而擅以兵圍亮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亮不聽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貳心何至是詔書可得見乎莫應長史劉準曰此必詐也府中俊乂如林何不戰亮弗許被執嘆曰我心可破示天下也時大熱兵人坐之車下交扇之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殺瑋誅追復爵位謚文成喪葬如安平王故事

楚隱王瑋

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太康末徙楚以平南將軍出督荆州轉鎮南武帝崩入朝因留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與誅楊駿瑋少年果銳多立威朝廷忌之亮瓘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怒舍人岐盛素無行瑋昵之瓘等惡之慮致媒

櫱將收盛盛知之遂與長史公孫宏謀矯偁瑋命因積弩將軍李肇譖亮瓘于賈后后使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令長沙成都屯宮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詔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恐事泄非密詔本意也瑋遂勒本軍矯偁受詔都督中外召三十六軍在直衛者嚴警備在外營者相率詣行府從討亮瓘又矯詔使亮瓘上印綬之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不奉詔軍法從事遂收二公殺之岐盛說瑋因兵勢并除賈郭匡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走瑋遂被執其日大風霹靂瑋臨斬出懷中青紙詔流涕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乃更得罪乎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竟斬之宏盛皆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予得衆心被害時年二十一士卒

莫不寃涕百姓爲立祠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謚曰隱賈后先惡亮瓘又忌瑋故以計相次除之二王死賈后益橫圖危太子

愍懷太子遹

遹字熙祖母謝玖本武帝才人惠帝將納妃遣教房室遂有身賈妃妒之求還西宮生遹遹之爲太子謝拜淑媛遹廢與禍遹見害贈夫人遹早慧武帝愛之恒置左右嘗與諸皇子戲殿上惠帝朝執諸弟手次至遹武帝曰是汝兒也乃止宮中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故對曰暮夜倉卒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主從觀豕牢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撫其背顧謂廷尉傅祇曰此兒當興我家也封廣陵王以劉寔爲師孟衡爲友楊準馮蓀爲文學惠帝卽位立爲太子以何劭爲太師王戎爲太傅楊濟爲太保裴楷爲少師張華爲少傅和嶠

爲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使大臣子弟與游處諸少年羣聚相習爲不說學師傅益疏而賈后亦忌太子有令名密敕黃門嬪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爲自拘束見太子怒則嘆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保林蔣氏生男則勸太子隆賞賜多爲皇孫造玩弄器太子從之日弛慢或癈朝侍恒戲後園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或有忤犯者手捶擊之月請錢五十萬採取二月以供嬖寵猶不足令賣西園葵菜藍子雞麪洗馬江統諫不納舍人杜錫以太子非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憂之規太子太子使人以鍼著錫所常坐氈中刺之賈充養孫韓謐嗣爲魯公貴幸無與比謐母午后女弟也出入宮掖充妻宜城君欲聘午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昏韓氏以自固午及后皆不聽爲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知衍長女美而后爲謐聘

之太子心不能平詹事裴權曰謐幸于中宮一旦交構事何可量宜謙屈以結之不用廣城君將切戒后護持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我死勿復聽入（后妃傳武元楊后母趙氏早卒后依舅家及爲后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于後宮爲夫人此曰勿聽入蓋武帝崩後粲已歸母家更依託賈氏也）后不從更與粲午謀陷太子詐有身取午小子慰祖養之謀廢太子而立慰祖謐言太子畜私財結小人爲后故一旦居大位且依楊氏故事后然之數暴揚太子過失以風動中外中外咸知后欲危太子矣中護軍趙俊說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求王爵弗許則爲禱祠以求福后知之詐偁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置別室賜酒棗逼令醉使黃門郎潘岳作爲太子禱神之文授以草藁逼令書之太子醉書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御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持靑帋詔以太子書示羣臣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太子書曰陛下宐自了不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宐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幷謝妃共要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于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爲王蔣爲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祀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羣臣睥眙莫敢言張華裴頠請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手書無大異而后匿傳書者不出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東武公澹以兵杖送金墉妃王氏三子虨臧尙從考竟謝淑媛及保林蔣俊明年正月閻纘上書訟太子曰（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圜之孫也僑居河南新安父卒繼母不慈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有司被淸議沈廢十餘年纘無怨色事母愈謹母意解更移中正得復品爲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誅棄官要故吏潘岳等共營葬武陵王澹將表罪之衆逃竄獨成墓而去河間王顒引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樂平鄉侯至是輿棺詣闕上書）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遹生于聖父而至此者由于長養深宮沈淪

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師傅羣吏卒取膏粱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致敗也昔戾太子偁兵拒命而田千秋曰子弄父兵罪應笞耳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于戾太子尙可禁持謂宐重選保傅置游談文學皆取寒門孤宦學行自立及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親事君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師傅文學十日一講道古今孝子事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庶幾可全昔太甲思庸爲殷明王魏文懼廢夙夜自祇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家丞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卒以孝謹聞于天下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多善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于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宐爲大計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表爲臣卜卦云書御卽死妻子守臣涕泣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職此恩難忘惟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于是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更幽許昌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王衍表請離昏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廣城君亾不見存恤恆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閔表乞國家加嵗號不見聽許疾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天教欲見汝卽便作

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往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表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使飲酒啖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酒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廹不得已更飲一升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帋一青帋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硏墨黃帋來使寫急疾不容覆視實不覺帋上語輕重父母

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衍不敢言上（妃歸父家劉聰陷洛陽以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妃拔刎拒屬死）

左衛督司馬雅宗室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殿中中郎士猗等竝有寵于太子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不服而公奉事中宮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于倫倫深納焉計既定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得志必肆其情明公素事后今雖建大功于太子太子雖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于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乃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閒言殿中人欲廢后迎太子后聞之果懼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太子恐見毒恒自煑食于前慮毒不得進告劉振振徙太子小坊中絕不予食宮人猶于牆壁上過食食太子

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廁上呼聲聞于外太子死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后表用廣陵王禮及后廢死乃誅劉振程據孫慮等冊復太子謚愍懷帝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喪許昌葬顯平陵喪發許昌大風雷電幃蓋皆飛裂帝追感閻纘言立思子之臺彪字道文永康元年卒追封南陽王臧字敬文立爲皇太孫纘復上疏曰臣前訟太子精誠無感竟使流離沒命許宮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昔漢武用望氣之言欲盡誅獄囚丙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呂后臨朝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皆已夷族誰復敢爲殺身成義者哉又漢初廢趙王張敖田叔孟舒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丙吉

拒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頗聞有于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則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復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耳今皇孫沖幼去事多故宜開來防可著于今自今以後諸有興廢倉卒羣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戢數上啓諫如權戢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于道路者謂宜明詔稱揚使徵異于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于情得盡五日一朝于敬既簡于恩亦疏易致嫌構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

身爲天子父爲匹夫萬幾多事故闕私敬爾今主上臨朝太孫無事專主孝養宐改此制朝廷善其忠烈擢守漢中趙王倫簒位太孫癈爲濮陽王尋被害追謚曰哀臧之立爲太孫也桑復生于西廂及癈桑復枯尚字敬仁永寧元年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薨謚曰沖惠帝遂無後

論曰泰始卜世探策得一何其神也三國分爭天下苦兵革久矣吳平六合爲一銷鋒灌燧與之休息于時民氣未動雖以庸主臨之猶足緜延數世使非潰其腹心絶其膽係雖復五胡倔彊于下八國矜豪于上亦安能一敗塗地至于此極哉公閭首反天常明行弑逆后世凶德作嬪皇家擢外戚若拉枯屠貴公同割炙愍懷睿質見惑謡言天意人事可爲深悟者矣閻纘疏賤小臣再陳宏議雖無補于當世允亟鑒于來兹味其立言足砭頑懦好學深思

知人論世之士將何説焉

晉畧列傳九

張華

荆溪周濟譔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太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博學多通同郡盧欽器之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郡薦太常博士欽言諸文帝累官中書郎晉受禪拜黄門侍郎封關内矦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初帝與羊祜潛謀伐吳朝臣多不同惟華贊之及出師以華爲度支尚書吳平封廣武矦增邑萬戸自漢桓帝時置祕書監掌東觀圖書及晉并入中書損益禮儀草定詔誥皆屬焉華爲中書令實掌其事監荀勗深忌之平吳之役勗助賈充沮大計帝卒任華勗忌益甚會帝問華可託後事者華對明德至親莫如齊王徵忤上意勗因間之出爲幽州都督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二十餘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

者竝遣使朝貢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華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于帝恢弟紞勗之黨也有寵而憾華帝嘗從容論魏晉事紞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耶紞免冠謝曰夘罪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宐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盛其名器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構凶逆向使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其權勢納諸軌物則亂心何由生哉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臣言宐思堅仌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屏

左右使極言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内莫不聞知據方鎭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太廟屋梁壞免官以列侯奉朝請惠帝立起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爲楊駿所忌元康改元駿誅將廢太后華諫不從楚王瑋既承賈后意殺太宰亮太保瓘其下說瑋因兵勢遂誅賈郭瑋猶豫未決華使中黃門董猛說后曰楚王誅二公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罪誅之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華夜白帝曰瑋矯詔害三公將士從之謂出上意今可遣騶虞幡解之瑋兵果散以功拜右光祿大夫賈后欲任華以政問裴頠頠贊之加侍中中書監華彌縫匡救數年之間天下無事華慨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諷后雖凶妒亦知敬焉進封壯武郡公六年代下邳王晃爲司空領著作十年后謀廢太子太子左衛帥劉卞

以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公更有疑于卞耶華曰假令有此君欲何如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帥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尙書事廢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卞言泄飮藥自殺后誣太子大逆帝會羣臣式乾殿出示太子手書欲誅太子華及裴頠固爭得免以廢爲庶人初趙王倫及其嬖人孫秀與華有隙倫將廢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華拒之雅怒是夜難作華與裴頠俱被收華謂倫將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僞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以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林曰諫不從何不去華不能答遂斬之前殿馬

道南夷三族時年六十九倫秀伏誅追復爵位（倫秀誅齊王冏執政摯虞致箋于冏曰閼于張華歿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鎭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于幽冥歿而後彰云云冏奏訟華頠及解系解結歐陽建竟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乂求復爵位太安二年詔曰華以伐吳之勳受爵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遣使弔祭之）華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未嘗不咨嗟稱詠爲之延譽陸機兄弟自以吳中名家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其德範致師資之禮華亾爲誄又作詠德賦以悼焉華雅愛書籍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取正華本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時有人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所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竝行于世

論曰華以才智功名見忌荀勗既退免矣乃復起家任政終以附賈致敗然而元康以來中間八九年天下無事民之飽食安居獲

妨慵下者蓋已多矣華雖湛族舉世賴之

裴頠

裴頠字逸民秀之子也襲父爵鉅鹿郡公起家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立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將誅楊駿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遇公西掖門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委軍而去詔頠領左軍屯萬春門駿以論功封子該武昌縣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飮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作鐘磬備郊廟朝饗禮樂以終父勗之志賈后母郭槐頠從母也頠以姻婭見任然恐后亂政常力持之太子不得子后頠抗表請崇太子所生謝淑媛位號增置後衛帥吏給兵三千于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尙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授職

輒固讓博引古今成敗爲鑒戒詞甚切至后既不可諫乃與司空張華后族弟侍中賈模謀廢后立謝淑媛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意吾等專行之上心不安且諸王方剛必長異議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幸見信勤陳禍福之誡冀無大悖戾可優游卒歲耳謀遂寢（后妃傳云頠欲廢后王衍不從而止）頠旦夕說后母令戒后親太子還左僕射侍中如故賈模卒使頠專任門下固讓不許或謂頠曰君可言當盡言言不從當去二節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卒死趙王倫之難時年三十四惠帝返正追復本官謚曰成初頠疾時俗放蕩不尊儒術自何晏阮籍負高名廢禮法以至王衍之徒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轉相放效風教大壞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以爲有形雖生于無然生以有爲己分則無乃有之所遺賤有者外形愆禮虧士行壞朝政故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養既有之化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王衍等攻難交至竝莫能屈又著辨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及禍初平陽韋忠以孝行偁秀命頠造焉頠爲僕射數言忠于華華辟之辭疾不起或問其故忠曰茂先華而不實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附賊后豈大丈夫所爲裴常有心託我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忠字子節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裴秀弔而異之歸命頠造焉服闋遂廬墓側頠數詣之皆託故不見太守陳楚命爲功曹山羌破郡楚出走賊射之忠冒刃伏楚身上泣曰棄忠願以死代既被五矢賊義而舍之負楚以歸後爲劉聰鎭西大將軍討羌戰死）于時賈郭當道政以賄成張裴雖頗有所匡救然卒莫能革也南陽魯褒作錢神論（褒字元道隱姓名作論疾時者共傳其文）高平王沈作釋時（沈字彥伯少有俊才而家世寒素爲時豪所抑仕止郡文學）吳郡蔡洪作孤奮論（洪字叔開官松滋令）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惠帝元康二年歲在壬子）皆以刺譏當世讀者莫不太息焉

荆溪周濟譔

八王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始封琅邪徙封趙武帝時爲鄴督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鎭關中前在琅邪得小吏孫秀嬖用之大失關中和氐羌盡反爲雍州刺史解系馮翊太守歐陽建所劾代以梁王肜肜字子徽倫之兄也恭愼無才能太康中自青徐監軍進征西將軍督關中已而徵爲衛將軍錄尚書至是代倫且使誅秀秀使辛冉逆說肜且致賂焉乃免倫入用秀策諂事賈后更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因求錄尚書張華裴頠不許求尚書令復不許倫大慍恚愍懷太子之廢也倫領右將軍肜亦徵入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太子所厚司馬雅許超士猗等謀廢后復太子稔倫貪且執兵可假以濟事因秀說倫倫納之遂結通事令史張林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華林令駱休爲內應約定秀縱反間脅后殺太子太子死雅超悔偁疾秀復結右衛佽飛督閭和于是倫肜共矯詔使齊王冏入宮廢后冏字景治攸之子也仁惠好施振有父風攸薨嗣王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以母故素怨賈后故倫使之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入奉帝出幸東堂復入宮收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后曰詔不當從我出邪行經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又問冏起事者誰也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倫既殺后以肜爲太宰轉冏游擊將軍冏意不滿秀覺之出爲平東將軍（當爲豫州都督史文不具）鎭許昌倫自爲相國督中外四子荂馥虔詡竝典兵秀爲中書令相國司馬右衛帥倫庸下四子亦劣皆受制于秀秀益横所殺張華裴頠及賈郭之黨

潘岳等數十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爲奇童辟公府舉秀才授河南令與駿不得志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以刺山濤領選故也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妨農事且爲姦淫亡命所依湊敕除之十里置一官樆守以老小貧戶守之吏主字依客舍收錢岳以爲不便行旅議寢之調尚書度支郞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引爲太傅主簿駿敗除名選長安令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郞轉散騎侍郞賈謐之力也岳性輕躁趨世利自以流滯日久故諂事賈謐共構陷太子其母數誚之岳終不悛初岳父芘爲琅邪內史孫秀以小史給岳秀狡黠自喜岳數撻辱之及秀爲中書令岳于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自知不免遂與石崇圖秀見殺夷三族）淮南忠壯王允起兵討倫不克死之允字欽度惠帝弟也始封濮陽太康十年徙淮南以鎭東大將軍爲揚江二州都督方入朝而太子癈朝議將立允爲太弟未行而倫癈后進允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允性沈毅深爲宿衛將士所敬服知倫有異志密欲誅倫倫懼轉允太尉外示崇禮實奪其兵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以詔逼允且收允官屬允視詔秀手書也大怒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衆從之將入宮倫黨尚書王輿閉東掖門以拒之因圍相府太子左衛帥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應允允所將皆淮南奇才劍客殺倫拒戰者千餘人徽結陣承華門內乘高射倫府矢雨下倫官屬皆隱樹立樹中數百箭自辰至未未決徽兄中書令準說帝遣司馬督護伏胤率四百人以騶虞幡出解鬥實欲助允（通鑑作白虎幡胡三省注白虎幡以進戰非解鬥也蓋以解鬥恐帝按騶虞白虎黑文恐是一物今從允傳）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胤胤許之詐舉空版僞詔助允允不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夷滅者數千人及倫敗乃贈諡焉于是倫自加九錫以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秀子會尚帝女河東公主張林等並居顯要遷王輿爲左衛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衛等所隱匿又萬餘人起東宮三門四角樓櫓斷宮東西道爲外徼入居之秀使巫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因立宣帝別廟北卬山而爲帝作禪詔使義陽王威奉冊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副之禪位于倫左衛王輿前軍司馬雅率甲士嚴

殿中張林等屯諸門義陽王威騶休奪帝璽綬帝乘雲母車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張衡衛守之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大赦改年建始以子荂爲太子馥虔詡皆王太宰彤改號阿衡孫秀爲中書監驃騎儀同三司張林等皆列卿大將裂大封奴卒皆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秀尤尊寵用事倫下詔不合秀意者秀輒改之秀或自書青紙爲詔倫弗能禁也張林爲衛軍怨不得開府以書與荂言秀專荂白倫倫示秀秀殺林雉入太極殿上自東階驅之入西鐘下有頃乃去得異鳥殿上不知名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錄小兒并鳥置牢室中旦失所在倫目上有疵時以爲服劉者厭倫也已而三王兵起齊王冏起許昌成都王穎起鄴河間王顒遙應之關中倫之始簒也進冏鎭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安其意冏與王盛處穆謀討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冏恐事泄使軍司管襲殺穆送首于倫部署已定乃殺襲起兵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皆從之遣使告穎顒及常山王乂新野公歆移檄征鎭揚州刺史郗隆持兩端參軍王邃斬其首送冏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合衆始平以應冏顒長史李含勸顒附倫顒使其將張方斬奭首送倫冏使至又執送倫倫徵兵顒遣方赴倫至華陰聞二王兵盛乃追方還更應二王冏檄至倫秀懼使東平王楙督張泓孫輔徐建等分出延壽堮阪成臯三關以距冏使許超等度河北距穎倫子虔率衆繼之使巫祝揚言宣帝方助諸軍破賊使人詐稱仙人王喬降嵩山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泓等與冏戰陽翟南連勝冏軍退屯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度潁戰不利泓乘勝進臨潁冏復縱輕兵擊之泓軍未動而孫

輔徐建軍夜自亂潰歸洛陽宣言泓等已殄齊王兵盛不可當倫大震遽召虔超還時超已敗穎軍于黃橋矣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元康初賈謐無禮于太子穎叱之自車騎出爲平北將軍鎮鄴進鎮北大將軍倫簒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至是討倫以盧志鄭琰爲長史程收和演爲司馬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竝率兵從督護趙驤石超爲前鋒至朝歌衆二十餘萬遇許超于黃橋驤敗死者八千人穎欲退保朝歌用志策使彥助驤復進亦會倫軍退遂至溫倫既審知泓軍實勝則使太子詹事劉琨持節督許超逆戰溫南湨水上既退復進士氣沮惑又恃勝輕驤遂大敗退保河上琨燒斷河橋欲以拒穎穎軍乘勝遂度河泓軍亦敗保陽翟倫秀大懼不知所爲或欲收餘兵復戰或欲南走宛就孫旂孟觀或欲東入海計未決倫黨王輿攻殺秀入宮逐倫竝兵四子幽之汶陽里第迎帝返正穎入都使驤等助冏斬泓陽翟冏乃得入冏軍數十萬頓通章署旌旗器械震京師拜大司馬加九錫穎營太學入朝帝勞焉拜謝歸功于冏請歸藩旣陛辭不復還營遂出東陽門使人謁太廟且辭冏冏大驚馳送及于七里澗穎住車流涕言別惟憂太妃疾苦不及時事詔就鄴加殊禮九錫竝讓不受進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將佐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皆封開國公侯穎表衛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日久百姓多創痍乞差車發河北米十五萬斛振救之自造棺八千餘枚備衣服祭器斂黃橋戰士骸骨葬之樹枳籬爲塋域作都祭堂刊石立碑紀赴義功使亾者之家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亾二等命河內溫竝埋倫卒死者萬四千餘人當是時成都王賢名動天下穎皃美而神昏旣得時譽乃疏長史盧志而

任嬖豎孟玖卒至于敗彤之初爲太宰也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倫乃省司徒置丞相以授彤彤亦知之固讓不拜倫簒改丞相號阿衡乃受之至是復以太宰領司徒且爲宗師則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詔遣賜倫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誤我者孫秀也及其四子皆死倫黨張林先爲秀所殺秀許超士猗孫弼孫奇謝惔駱休王潛殷渾爲王輿所殺張衡閭和孫髦高越伏允皆斬東市義陽王威亦伏誅諸將典兵者咸敗死蔡璜降冏于陽翟還洛自殺孟觀孫旂相繼族王輿以返正功獲免後謀殺冏死焉百官汚染者多退免惟彤爲太宰明年乃薨（博士蔡克議謚曰靈久之改謚曰孝）冏既當國驕甚居父攸故宮日事興作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制度侔西宮不入朝堂坐受百官拜意所欲予符敕三臺選用以何勗爲中領軍委心膂五公五公者冏功臣葛旟路秀衛毅劉眞韓泰也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收殺之有白頭公入冏府大呼言兵起不出甲子旬又殺之南陽處士鄭方自偁荆楚逸民上書諫冏曰方聞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度一失也大王檄命當使骨肉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大王不以爲念三失也民窮勞苦不聞振救四失也與義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今又食言五失也冏含忍優答之主簿王豹上牋曰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事勢使然非爲輒有不善也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于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强盛竝典戎馬處險害之地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昔武王伐紂封諸侯爲二伯陜以東周公主之陜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强兵不敢

入闕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于所奉故也今誠能遵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于外盡忠于内歲終率所領而貢于朝簡良才命賢俊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矣未報豹重牋曰書御以來十有二日不賜一字之令不敕可否之宜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宏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于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與周公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吸豈復宴然得計生全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及也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用豹策遂奏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東曹屬孫惠勸冏歸藩冏不納（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赴冏義以功封晉興縣侯諫冏不納辭疾去冏敗爲成都王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善陸機機敗改姓名遁去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詭偁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以爲記室參軍累遷驍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功封臨湘縣公元帝之使甘卓攻周馥惠應卓馥敗走而元帝用何銳爲安豐太守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有所推惠自辨非南朝所授常懼讒毀因大恐攻殺銳走死蠻中）冏以顒本附倫銜之顒亦自疑見責翊軍校尉李含顒之黨也與冏參軍皇甫商有隙（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自恃豪族以含寒門欲與納交謂必欣然而含更距卻商恨焉諷州以短檄召爲門亭長以辱之郭奕爲刺史聞其賢下車擢別駕尋舉秀才薦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五品祗兄中丞咸上表理含不聽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含有文武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請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轉長史齊兵起而顒初不同含之謀也初皇甫商亦爲倫所任倫敗詣顒顒厚待之含諫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而商爲冏參軍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偁奭立義爲西藩所枉殺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出奔顒）出奔長安詐云受密詔使顒討冏顒從之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槃前鋒次新安去洛百二十里上表罪狀冏請敕長沙王乂廢冏歸第而徵穎入輔冏大懼會百僚謀之尚書令王戎（本紀作司徒誤也）司空東海王越說冏曰公誠有大功然賞不及勞故致攜貳若以王就第兵可罷也葛旟怒曰行賞未徧責在三臺讒言僭逆當共誅討奈何令公就第自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乃遣董艾襲乂乂馳入宮閉諸門艾陳兵宮西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虎門（本傳乂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虎門長沙傳云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乂方閉門無緣燒門今從通鑑）又遣黃門令王湖（王湖仍舊文从水與後王瑚未知是一人否也）盜騶虞幡倡言長沙王矯詔乂奉帝屯南止車門督兵討冏亦放火燒冏府戰自夕達旦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藉凡三日而禽冏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牽出斬于閶闔門外三子幽金墉餘黨皆族停冏尸西明亭三日（光熙初復本封永嘉中追謚武閔）李含聞冏敗引兵還長沙厲王乂者武帝第六子楚王瑋母弟也太康十年封拜員外散騎常侍武帝崩瑋來奔喪諸王迎諸路乂年十五獨先詣陵所涕泣以俟賈后矯詔使瑋收亮瓘乂以步兵校尉守東掖門騶虞幡出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也瑋誅坐貶常山王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果斷有才力甚得士心三王起乂率國兵爲穎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頃之遷驃騎開府復本封冏專政乂嘗因拜陵說穎入輔冏知之故請敕乂廢冏欲俟冏殺乂而已誅冏因廢帝而立穎至是計不行會朝廷以李含與秦州刺史皇甫重不協徵爲河南尹（重字叔倫安定朝那人沈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永平中爲秦州刺史冏執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敗又爲乂參軍含與皇甫商不平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必不爲人用可表遷內職因其至長安而殺之重知其謀露檄上尚書言含挾顒爲亂集隴上兵討之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尹含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兵連不解而顒攻乂）則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圖乂重弟左將軍商知之以告乂乂誅含等顒遂結穎發兵反顒字文載安平王孚之孫也初襲父瓌爵太原王咸寧三年徙封河間

元康九年以平西將軍代梁王肜鎭關中論起義功進位侍中太尉乂以除后父羊元之及商爲名冏之敗也穎遥執朝權事無大小皆就鄴咨穎恃功驕恣甚于冏憚乂在内故與顒謀而攻之顒將張方自函谷而東是時張昌反荆州穎表征之會昌爲劉宏所敗穎還軍應方乂悉發國兵命陸機爲都督共逼京師詔以乂爲太尉督中外乂使商西禦方宜陽自奉帝東討穎九月敗穎前鋒率秀于緱氏而西師爲張方所襲破方遂燒清明開陽門入京城殺者萬計十月乂奉帝還與方戰城中方衆望見乘輿小却遂敗方西明門斬首五千級帝還宫乂繕完城守穎將石超助秀焚緱氏進及東陽門乂奉帝討破之機來助超大戰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以數千騎繫戟于馬突機陳斬其將馬咸大破之追覆其軍七里澗斬大將賈崇等十六人（陸機字士衡吳大司馬抗之子也年二十而吳滅退居十年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薦機公府掾遷殿

中郎趙王倫相國參軍預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簒以爲中書郎倫誅齊王冏疑機草九錫文及禪詔收付廷尉成都王穎救之得減死戍遇赦免時中國多難南士顧榮戴淵等因致書勸機還吳機負才求進既感穎恩又見穎推功歸讓盛有時譽遂委身焉自參軍授平原内史太安二年爲都督督王粹牽秀等二十餘萬人攻乂機羈宦異懼諸將固辭都督穎不許臨戎牙旗折戰于建春門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穎收斬機初宦人孟玖及弟超有寵于穎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百餘騎直入機麾下奪之顧曰貉奴能作督否機司馬孫拯請誅之不聽超宣言機持兩端還書告玖及戰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歿玖疑機陷之遂譖機貳于長沙牽秀等共證之故及孫拯力白機冤死獄中）乘勝攻方又大破之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遁方曰善用兵者因敗爲成今我出不意更前作壘此奇策也遂夜潛逼洛陽七里作壘乂屢勝輕方壘成而後攻之不利皇甫商既敗于宜陽奉帝手詔爲閒使詔其兄重以秦州軍討顒行至新平爲顒所執殺（時游楷韓稚等方攻重詔楷等罷兵而進重軍討顒商已潛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恨商以告顒顒捕得殺之乂敗重猶堅守顒遣御史宣詔降之重不奉詔疑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閒王所殺重失色立殺騶詔已泄城中知無救共殺重）雍州刺史劉沈奉詔討顒戰長安中爲馮翊太守張輔所敗（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俊宗妻黨也有内寵童僕放縱爲民患輔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頃以給貧戶轉山陽太尉陳準家僮亦豪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義陽王威有詐旨事輔糾劾無所避梁州刺史楊欣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于秀秀知輔雅正不之害也河閒長沙構難乂詔劉沈討顒沈字道真燕國薊人少仕州郡博學好古衛瓘辟爲掾領本邑中正進霍原爲二品及申理張華世多稱之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討流行次長安河閒王顒留爲軍司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討昌顒不聽府兵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奪其衆長沙王乂令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至是沈奉詔討顒檄七郡及守防諸軍隖壁甲士得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顒時頓兵鄭爲東軍聲援聞兵起還據渭城遣督護虞夔逆戰好畤夔敗顒懼退入長安呼方自救沈度渭而壘顒兵出數輒不利沈乘勝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入長安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後軍來遲張輔時爲馮翊太守以兵救顒橫擊沈軍于府門博父子皆死澹被執顒奇其壯勇欲活之不屈死沈軍遂敗還屯故營張方至軍驚潰顒執而數之沈曰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豈能違君父之詔量強弱圖苟全乎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分也顒怒鞭之而後殺之德輔之救己也以爲秦州刺史金城太守游楷亦以救顒功轉梁州楷未之官而輔泣州楷以均刺史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以立威而召隴西太守韓稚稚欲拒之議未洪稚子朴有武幹斬興議者即收兵攻輔輔與戰遮多谷口軍敗封尚帳下督富整斬輔輔嘗論漢書不如史記管仲不如鮑叔魏武帝不如蜀先主樂毅不如諸葛亮云）初穎使人刺乂爲乂所殺而朝廷以爲乂穎兄弟宜可解使王衍石陋說穎令與乂分陝居穎不從乂既數敗二王軍以書譲穎穎復書責乂兵遂不解穎軍前後死者六七萬人張方以爲都城終未可克欲還然城中糧乏士卒飢疲十二月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密與左衛

將軍朱默謀夜收乂別省逼東海王越啓帝免乂官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子也討楊駿封侯更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諸將既收乂越亦慮事不濟遂請廢乂送金墉乂在圍城中祗金革均勞苦事上無失禮故士卒雖飢疲實無叛意及廢上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宫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安臣亦何恨恐徒快凶人無益陛下耳城既開諸將見二王兵力有限追恨乂功垂成被廢復謀劫出之越長史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炙殺乂而去三軍之士皆爲垂涕將殯于城東官屬莫敢往獨故掾劉祐步持喪車送之哀感行路初有一婦人詣冏府求寄產曰我截齊便去耳洛中會曰著布袙腹爲齊持服未幾冏敗又會曰草木萌芽殺長沙至是

乂亦見殺穎旋鄴表進顒太宰大都督顒自關中表癈羊后及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罷宿衞兵屬相府更以國兵入衞越倂疾遜位不許加守尚書令乂之死也故將上官巳等旣傷之穎又修夙怨多殺殿中將士于是右衞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己等奉帝討穎推越爲大都督穎拒戰王師敗績于蕩陰侍中嵇紹死之（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父遇禍紹靖居私門山濤典選薦之且謂紹曰爲卿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于人乎起家祕書丞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出爲徐州刺史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侍中賈謐求與友紹不答謐誅紹以同省不阿比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趙王倫篡位爲侍中惠帝返正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爲倫所害議者追理其事欲復華爵紹駁之河閒成都兵至乂拜紹平西將軍乂癈復爲侍中顒免紹官爲庶人越奉帝北征復紹位馳詣行在端冕衞乘輿被害）帝入鄴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乃還本國穎下寬令招之不應幽州都督王浚幷州都督東嬴公騰不附穎穎使幽州刺史和演圖浚浚殺演穎徵浚浚遂發兵屯冀州與騰及烏桓羯朱攻穎穎遣王斌石超李毅拒戰而敗穎懼使劉淵發五部兵淵遂反穎奉帝奔還洛張方先據洛遂挾帝及穎西入長安顒執政癈穎更立豫章王熾爲太弟選置百官改秦州爲定州于是東海王越起兵西迎大駕張方說顒曰方所領兵猶十餘萬請送大駕還洛使成都返鄴公留鎭關中方爲公北討浚等天下尚可小安顒慮事大難濟不許豫州刺史劉喬初應越旣而越使范陽王虓爲豫州徙喬冀州喬怒不受代攻走虓列上尚書罪狀虓黨潁川太守劉輿（輿字慶孫與弟琨並爲尚書郎有名當世素倚孫秀趙王倫輔政秀用事黜之而輿妹爲倫世子荂妃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東海王越兵起范陽王虓辟之以輿守潁川河閒王顒檄喬攻許昌以除輿兄弟爲名）顒因假喬節進喬鎭東大將軍穎之被癈也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以石勒爲軍鋒起兵迎穎顒復拜穎鎭軍大將軍河北都督統石超樓褒王闡諸軍據河橋以助喬初西臺以越爲太傅與顒夾輔朝政越讓不受中尉劉洽勸越發兵備穎越從之遂起兵兵起而東平王楙懼以徐州讓越越以楙領兗州使弟平昌公模爲北中郎將鎭鄴高密王畧先督青州東嬴公騰先督幷州兄弟四人各據方任自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之而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令皆就國越倡義迎帝率三萬人次蕭劉喬子祐者故長沙王掾步送乂喪車者也深怨越虓又欲奪喬州故喬受顒命使祐拒越敗越兵蕭西越不得進虓敗奔河北劉輿兄弟爲乞師于王浚且說冀州刺史溫羨以州讓虓虓得冀州兵又得浚所遣鮮卑烏桓八百騎遂度河助越敗祐于譙越進屯陽武穎所督皆敗走或叛或降顒益懼使張方親將郅輔斬方首送越以和（方河閒人世貧賤以材勇得幸于顒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領京兆太守山東兵起方統步騎十萬屯霸上顒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閒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顒旣先納繆播之說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詞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尒尒不然不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尒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尒于是使輔送書于方輔旣爲方所昵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爲安定太守東兵至顒又殺輔）越不聽顒使刁默距東兵于湖東兵聞方死益奮入關顒使馬瞻等拒戰霸水又敗顒逃太白山中越兵奉帝還洛留梁柳守關中瞻等出詣柳柳納之瞻襲殺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復迎顒入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起義討顒斬瞻邁越將麋晃復入關斬顒將牽秀于鄭縣（秀字叔成祖招魏鴈門太守父嘉魏關內侯叔父宏涼州刺史少遊事秀豪俠有儁才以新安令爲崔洪石崇所薦遷博士歷衞瓘司空從事中郎張華長史尚書爲穎將從入關顒拜平北將軍）顒保城而已穎之敗河橋也復西奔長安未至而方誅不敢前帝還洛乃自華陰出武關趣新野欲歸本國（蜀地爲李特所據惠帝僑置成都郡于南郡以爲穎國）詔收之棄母妻與二子奔朝歌欲就公師藩時模已移鎭許昌虓鎭鄴頓丘太守馮嵩執穎送鄴虓幽之無何虓薨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祕虓喪不發僞爲臺使傳詔殺穎（虓鎭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越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越信而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鎧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毎會議軍國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了若指掌越大悅以爲左長史越疏朝臣及使劉琨鎭幷州輿之謀也病指疽先越卒）懷帝永

嘉初詔徵顒顒應命南陽王模（平昌公進封）使人要于路扼殺之新安事中于是諸王作難者皆盡惟越存焉以太傅錄尚書倫之敗也冏入京師平原王幹以百錢賀冏曰汝能舉義甚善雖然大功難居不可以不慎冏輔政驕蹇幹往詣之冏迎拜幹弗止直入踞冏牀不命冏坐曰汝勿效白女兒白女兒者幹意謂倫倫柏夫人出也冏遇禍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是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及越迎大駕初入洛往視幹幹弗納越駐車良久乃使人謝遣而自于門隙闚之當時莫能測也懷帝初立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者清河王覃之舅而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爲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羣凶所癈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遠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時議多以惠帝暴崩爲越意故越怒立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表除三族之法）既而帝數親覽萬幾越慍恚將士出鎭許昌督兗州刺史苟晞冀州刺史丁紹破汲桑走石勒潘滔說越自領兗州從之轉晞青州朝廷詔越爲丞相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幷六州越辭丞相從鎭鄄城矯詔收故太子清河王覃付金墉尋害之王彌反東萊至是入許昌遂寇京師越使左司馬王斌以五千人入衞鄄城自壞越惡之徙屯濮陽又徙滎陽入于京師殺帝舅王延及帝所親朝臣繆播等（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爲高密王泰祭酒累遷太弟幟中庶子越將起兵以播父故吏而播弟右衞帥允顒前妃弟故遣播允共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分陝爲伯顒素敬二繆將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懼誅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天下天下孰敢不服柰何屈志于人顒猶豫未有所決方惡播爲越游說陰欲殺之越兵盛顒懼播因說顒斬方以謝山東帝還洛播從允拜南陽太守前守衞展不受代亦還洛太弟立是爲懷帝以播爲侍中中書令允爲太僕與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黃門侍郎應紹共掌機密越懼爲已害因入朝幷害之）解兗州牧領司徒奏宿衞有侯爵者皆罷之殿中武官多封侯出者畧盡更以何倫王景爲左右衞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衞越既失時望在內不自安石勒方縱橫兗豫閒乃戎服入見請自出討勒鎭集

兗豫以援京師帝曰逆虜迫郊畿王室唯公是賴豈可遠出以孤根本越不從發羽檄徵天下兵而自率甲士四萬東屯項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與倫等共守京師以行臺自隨王公卿士從者甚衆詔加越九錫越既出鎭所徵四方兵莫有至者揚州都督周馥上表曰不圖厄運遂至于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于今平夷東南爲愈淮陽之地北阻塗山東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漕運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荊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玆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殞猶生之願不先白越越大怒使攻之（馥字祖宣汝南安成人起家諸王文學累遷吏部郎選舉精密惠帝幸鄴以馥守河南尹陳眕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衞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縱暴與司隸滿奮謀誅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東海兵起遷司隸校尉督諸軍于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代劉準爲鎭東將軍都督揚州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封永寧伯馥以越專擁衆自衞洛陽兵食寡缺數遇戎寇上書請遷都壽春越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率兵先進越令碩襲馥爲馥所敗退保東城求救于元帝元帝遣甘卓郭逸攻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叛馥應卓馥衆潰奔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失廬江往壽春依馥馥敗譚歸江左元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罰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鎭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惲等忿橫帝不能堪苟晞初爲越黨方自失兗州更怨越帝因其交惡遂詔晞討越越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越之出鎭也以太尉王衍爲軍司越薨衆推衍爲元帥衍懼以讓襄陽王範將奉越喪還

葬東海至苦縣爲石勒所及錢端拒戰死勒圍而射之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執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詔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衍等懼死多自陳說範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皆爲勒所殺勒命焚越柩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越所使衛將李惲何倫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出洛將奔喪洛中王公卿士多從之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惲殺妻子奔廣宗倫走下邳毗及宗室三十六王皆沒于勒裴妃爲人所略賣太興中始得度江元帝之鎭建鄴裴妃有力焉德之諡越孝獻以子奉越祀數絕復續桓元篡國除

論曰八王者舊史有汝南楚無梁淮南今以事相屬更次列之如右自古兵禍之酷發于同姓未有若此者也夫刱法立制必權輕重封建期于可久郡縣務于可大郡縣治忽係專君相封建得失任分列辟此其輕重固以灼然至于德澤積祖宗蒙業安後嗣臂指急頭目之衛腹心營髮膚之變于以根盤土結枝蕃露流則三古以還未之有改也晉之始基斯焉邈絕是以段灼側目于五等而不知發難者匹夫劉頌措意于軍容而不知啓釁者陰教唐議封建婦寺亂之藩鎭成之嗚呼欷矣

盧志

盧志字子道范陽涿人魏司空毓之孫也父珽衛尉卿伯父欽魏吏部尚書大梁侯晉平南將軍沔北都督入爲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尚書以清節偁卒贈衛將軍志自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愛其才以爲謀主義兵起志爲諮議參軍左長史黃橋之敗衆懼欲退志曰敵新得勝必有輕易陵轢之情若選精銳倍

道星行出不意擊之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遂捷溫南旣入洛志曰齊兵號百萬與張泓相持陽翟不能決大王麾衆濟河勳畧莫比然故當與齊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又從之以功封武強縣侯加散騎常侍穎將應河閒志諫不聽還自荆州遂與顒共攻長沙志復諫曰公前復皇祚歸功于齊辭九錫委朝權振飢人葬白骨盛德所被四海荷賴逆寇縱肆猾擾荆楚公又歸清難振旅而旋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穎又不聽長沙王乂旣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幽州都督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帝還洛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成列而穎太妃程氏戀鄴又嬖人孟玖憚入都不肯發軍遂潰散唯餘虎賁千人志勸速發太妃呼所奉道士黃聖人決之道士索酒飲乾拋桮逕去議始定而虎賁亦散志行求營陣閒得鹿車數乘司馬督韓元收集得黃門百餘人志入奉帝御犢車便發初屯騎校尉郝昌領八千人守洛陽名之會于汲志喜復振勸帝下詔書慰百姓至洛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而顒所遣右將軍張方劫帝遷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衆望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未已奈何效之乃止方逼帝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惟盡誠不離左右而已于時百官奔散唯尚書高光與志隨帝（光字宣茂魏太尉柔之子少承家學明習刑理武帝置黃沙獄用爲黃沙御史秩同中丞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不染趙王倫命同輔政復爲廷尉尚書封延陵縣公旣至長安遷僕射加常侍帝還洛拜太弟少傅加光祿大夫愍帝卽位拜尚書令卒贈司空）至長安穎被廢志亦坐免穎還鄴志從穎被害官屬奔散惟志親殯送焉東海王越又以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陷將妻子奔其私劉琨于晉陽會漢劉粲襲

掠晉陽遂沒于漢粲送諸平陽獨留志長子謐爲參軍琨復晉陽謐得脫赴琨而志爲漢所害謐爲琨參軍遷司空主簿轉從事中郎迸與末隨琨投段匹磾又爲匹磾幽州別駕匹磾敗又依段末柸于遼西末柸通使江左謐附表訟琨詔徵爲散騎中書侍郎末柸不遣末柸歿弟遼代立爲石虎所滅又爲虎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謐流離異域悒鬱不自得謂其子曰身歿之日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石氏亾復入冉閔閔亾乃歿

論曰八王之變始于官屬自孫秀李含皇甫兄弟以下莫不好亂樂禍狗私滅公蒼生塗炭皆由數人嗚呼酷矣惟志謀謨卓著貞白靡忒綢繆繾綣終始如一其諸甯武子子家羈之流亞歟并州之行亦欲有所附託以展力效道阻事乖沒命豺虎遺嗣漂泊可勝嘆哉

晉畧列傳十一

荆溪周濟譔

劉(宏)

劉(宏)字和季（魏志注引晉陽秋云字叔和）沛國相人魏揚州刺史馥之孫河北都督靖之子也祖父皆著政績(宏)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出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領護烏桓校尉封新城公太安二年張昌作亂轉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都督新野王歆敗沒(宏)遂代鎮（昌本義陽蠻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自占當富貴好論攻戰儕輩咸笑之李流反于蜀昌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使募兵討流時新野王歆在荆州政令嚴急泰壬午詔書發武勇征蜀民憚遠役詔所經之界停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官長皆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屯聚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民就食者數千口昌因誑惑百姓更姓名李辰屯據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征蜀者多從之太守弓欽討之不勝昌遂攻郡欽奔武昌又敗欽將靳滿于隨郡西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山都吏丘沈過江夏昌盛車服出迎名之聖人立爲天子自爲相國置百官易沈姓名爲劉尼稱漢後改年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又流言江淮以南皆反官軍大起且盡誅戮之人情惶懼悉起兵應昌旬月之閒衆至三萬絳科頭髻毛馬尾作髯敗華(宏)于障山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嚴敕諸軍三面助救朝廷使豫州刺史劉喬雍州刺史劉沈及(宏)討之沈軍爲河閒王顒所奪不得前昌將黃林向豫州爲喬將李陽所敗又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自陷襄陽害新野王歆別帥石冰破江揚二州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零陵諸郡）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恆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先進據襄陽昌圍宛伊歿驍敗(宏)退屯梁而侃等屢戰破昌兵前後斬首數萬級昌自攻襄陽不克侃等進攻竟陵豫州刺史劉喬亦遣將李陽向江夏昌逃匿下雋山中其衆悉降荆州平(宏)之退屯梁上敗待罪范陽王虓輒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荆州已而朝廷命(宏)復職奕不受代舉兵拒(宏)(宏)逆擊斬之上表請罪弗許詔得隨資品選補缺吏(宏)復上表曰臣聞崇化莫若貴德其次立功頃者多難湻朴弥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少有雅操以博士徵不就(宏)薦爲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當今喪亂之餘進趨者乘國故以徼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化虧風薄拔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爲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臣

以不武前退于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恆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恆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肅淸初等之勳也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恆爲山都令詔唯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沅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倡義擧臣輒特轉潭補澧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尙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尙書郎逋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于臨危貞忠厲于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奬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議初雖有功不宐遽授名郡改用宏女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餘竝從之宏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宐與天下一心治一國者宐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宐見酬報得請益州刺史羅尙爲李雄所破永安元年逃至江陽（尙字敬之襄陽人少孤依叔父憲憲字令則蜀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忤黃皓左遷巴東太守魏伐蜀憲守永安蜀降魏吳將盛憲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乃歸魏繕兵爲魏固守鍾會亂蜀吳又使步協西上憲大破其軍吳主怒使陸抗助協圍拒守經年荆州刺史胡烈救至抗乃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六年卒尙少善屬文與劉喬竝參荆州刺史王戎軍戎甚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益州刺史趙廞反尙表廞非雄才必敗乃假尙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護西戎校尉）別駕李興詣宏求糧紀綱請于零陵米三千斛宏曰天下一家令尙足食吾無西顧憂不亦善乎于之三萬斛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宐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之聲援興願留事宏宏奪其手版而遣之秦雍梁益流民在州者十餘萬戶宏給種糧擢其才俊流民安之其秋得張昌當侯一子固讓乃加侍中進號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河間王顒遷帝長安東海王越起兵奉迎豫州刺史劉喬初應越旣而越弟范陽王虓奪其州喬怒攻虓拒越上表歸罪于穎川太守劉輿十月詔宏與喬并力討輿（喬字仲彥南陽人漢宗室安衆侯之後少爲祕書郎建威將軍王戎伐吳引爲參軍

與羅尙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尙書右丞預誅賈謐功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御史中丞齊王冏輔政其將董艾勢傾朝廷喬二旬之中六劾艾同怒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宏竝討昌有功進左將軍惠帝入關喬應越迎大駕旣而與范陽王虓爭豫州交惡發兵攻虓于許昌穎川太守劉輿助虓喬乃上尙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詔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與宏助喬）宏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奬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蹊田奪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宐俯就況于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閒親曲直旣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宏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返北辰于太極此功未立不宐乖離春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旣往之恨追不貳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喬不聽越將攻喬宏又與越書曰適以吾州將擧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宐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歷位方伯亦伐鼓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射鉤斬袪方之于今當何有哉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宐釋私嫌共存公義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遣旗摧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狼之禽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越亦不聽宏又上表曰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劉喬

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于時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不得因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于朝廷順逆效于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虞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維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鬥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顒又不聽宏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遂遣使受越節度（喬兵潰子祐見殺喬奔平氏帝還洛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按通鑑苦縣之敗喬爲石勒所殺而喬本傳云太傅越薨復以爲豫州都督鎭東將軍豫州刺史年六十三卒于官未知孰是）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則曰某人之功負敗輒引咎每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莫不感悅爭赴咸僻得劉公一帋書賢於十部從事勸農桑省刑薄賦年穀頻孰人民大和前廣漢太守辛冉進從橫之說宏怒斬之總章樂人避難至州或請試之宏曰主上蒙塵臣節未展雖有家樂猶不宜聽況御樂乎陳敏據揚州反其弟恢來寇命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南平太守應詹督水軍繼之太宰顒以張光爲順陽太守率步騎五千詣州討恢南陽太守衛展請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光之罪危人以自安君子弗爲也卒使與侃俱立功（戰于長岐皮初將步軍光設伏以待之苗光將水軍亦伏舟師于沔水戰合伏發大敗恢及其大將錢端宏表光殊勳遷梁州刺史）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疑而白之宏弗爲動侃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自固宏引爲參軍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

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尙不負心況大丈夫乎更以侃爲前鋒督護恢卒敗退進車騎將軍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東海兵入關六月帝還洛改元光熙八月宏卒年七十一士女嗟痛若喪所親贈本官新城郡公諡曰元河間之敗成都王穎欲就國南郡宏拒之至是司馬郭勱欲奉穎爲主宏子璠墨絰誅勱其年王澄爲荊州都督刺史永嘉元年高密王畧爲四州都督寇盜不禁詔起璠順陽內史江漢歸心焉三年畧薨山簡代鎭表璠得衆恐百姓劫爲主乃以越騎徵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發輕行至洛然後迎家流民帥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簡澄皆嗜酒不恤政事四年詔遣流民還本簡促之以兵王如嚴嶷侯脫遂反于南陽（如京兆新豐人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簡及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破二軍于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率其衆攻城鎭殺長吏以應如衆至四五萬如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其冬簡使將軍王萬入援京師軍于湼陽爲如所破如遂大掠漢沔進攻襄陽嶷兵亦逼襄陽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陽石勒兵趣南陽如等使萬人拒之襄城勒擊俘之進至宛北時如據穰脫據宛如內與脫不協外懼勒厚賂勒結爲兄弟而說攻脫勒本欲攻脫憚如與爲脣齒聞言大喜即攻宛旬有二日拔之斬脫嶷引兵救脫未至而宛破大懼遂降勒送之平陽盡并其衆南寇襄陽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如遣弟璃襲勒爲勒所滅如勢遂衰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擊江左官軍討之如遂降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其驍武請配麾下因事杖如如銜之數將謀逆稜皆諫數使人激如使殺稜已而誅如）明年李驤反樂鄉杜疇杜弢繼之南夏大亂百姓莫不思宏

論曰功名之士鮮明大體若和季者可謂誼明而志篤也彌縫猜禍之端消除忮害之習羣而不黨君子人歟方東海之迎大駕布其義聲固足以感召烈士矣及乎專朝挾忿出鎭自封時異事遷非可逆料且使和季不亾俾率綢繆江漢則永嘉勤王之師必且投袂爲天下先矣何有于弭王杜抗石勒哉

晉畧列傳十二

荆溪周濟譔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父蕃兄輿姊適趙王倫之子荂琨少儁朗累遷尚書郎與兄輿並與賈謐二十四友之目趙王倫廢賈后謐誅其黨或死或黜琨父子兄弟以與倫婣親復見委任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篡荂立爲太子琨爲太子詹事三王兵起拜冠軍將軍距成都王穎于溫南大敗而還（本傳作黃橋誤）倫伏誅齊王冏以時望宥之拜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爲范陽王虓司馬虓爲劉喬所敗琨從奔河北父母皆爲喬所執琨說冀州刺史溫羨以州讓虓自乞師于王浚得突騎八百與虓濟河破東平王楙于廩丘南走劉喬得其父母斬石超降呂朗統諸軍迎帝長安封廣武縣侯光熙末拜振威將軍幷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代東嬴公騰鎭晉陽未至騰巳赴鄴時州境饑荒百姓多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劉淵據離石去州僅三百里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而前于路表請當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緜五百萬勅許之于是翦荆棘葬枯骸造府朝建獄市寇來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盾屬鞬然後耕稼內撫疲衆外招襍虜降淵部下萬餘落流人稍稍復業雞犬之音畧相接焉然琨善于招來而短于控馭一日之中歸者數千去者亦復相繼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輒復縱逸憂善音者徐潤署晉陽令潤恃寵干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勸除之琨不納永嘉二年十一月使上黨太守劉惇率鮮卑騎復壺關敗淵將綦母豚三年七月淵將劉聰王彌攻壺關琨使救之兵敗將死太傅越發兵討聰又敗（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攻聰等于長平兵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遂失壺關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退鎭襄垣新興匈奴劉虎與白部鮮卑皆附淵琨自將討之聰乘虛襲晉陽不克四年十月琨自將討虎及白部乞師于拓跋猗盧猗盧助之遂破虎虎走河西進平北大將軍琨表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代幽州郡也由是與幽州都督王浚有隙浚攻猗盧爲猗盧所敗猗盧請還鴈門陘北琨許之琨恃代援使使約越共討劉聰（淵死聰立）越方與苟晞構怨懼晞襲其後不應琨乃謝遣猗盧五年十二月琨使子遵請兵于代又使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于中山幽州所統代上谷廣甯三郡民多從之浚怒遣燕相胡矩與遼西鮮卑段氏攻殺希鮮卑驅畧三郡民出塞琨浚怨益深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琨牙將邢延貽琨碧石琨以與六脩六脩復就延求之弗得執延妻子延怒襲走六脩以新興附聰且請兵以攻琨六年正月聰將靳沖卜珝圍晉陽代救之聰敗走（珝卒先奔沖輒斬珝聰使斬沖）

四月琨使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鎭鄴（王彌既爲石勒所幷聰將王桑趙固與勒軍又乏食自碻磝津西渡將歸平陽恐演邀之使其長史臨深將軍牟穆請降于琨琨以固爲雍州刺史桑爲豫州刺史六月桑固自懷求延于聰聰使梁伏疵迎之未至臨深牟穆率衆歸演固隨疵西桑奔青州固追殺之桑將張鳳以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荆州刺史據洛陽）七月石勒至鄴演保三臺以自固勒遂據襄國（勒破汲郡太守向冰于枋頭得其輩資遂長驅至鄴臨深牟穆復叛演降于勒）琨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兵討平陽徐潤譖令狐盛于琨琨將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宏遠畧以御豪傑而欲除勝己禍必及我矣琨弗聽竟殺盛盛子泥奔聰具言晉陽虛實聰大喜命子粲弟曜率師泥爲嚮導琨聞之遣其將郝詵張喬拒之使使求救于代而自東出收兵常山中山詵喬兵敗被殺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幷州別駕郝聿以城叛降粲八月琨還救不及率左右數十騎奔常山粲曜入據晉陽琨父母竟爲泥所殺十月猗盧遣其子六脩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率衆數萬爲前鋒自統二十萬衆繼之琨收散卒數千爲嚮導以攻晉

陽大敗漢兵斬曜將傅虎創曜者七榮曜大畧而遁又追敗之藍谷猗盧因大獵壽陽山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媿然卿州境已復而吾遠來士馬疲弊劉聰未可滅也遺琨牛羊車馬留其將箕澹段繁戍之而去琨北徙陽曲招集亡散以圖復讎愍帝建興元年四月石勒破鄴演犇廩丘六月琨與猗盧會陘北謀討聰七月琨屯藍谷晉根屯北屈琨別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聰分兵拒之不得進琨等引還二年二月進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假節并州都督石勒將襲王浚遣使送質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效琨大喜布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誅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遂使請兵于代會代所

部襍胡萬餘家謀應勒猗盧方自誅定不果從浚爲勒所禽琨始大懼三年二月拜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琨辭司空六月劉曜攻上黨琨救之八月敗于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使謂之曰長安未下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阪四年三月猗盧爲其子六脩所弒晉根誅六脩代立又死國中大亂部落離散琨子遵先質于猗盧甚得衆心至是與衛雄箕澹謀歸琨使言于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柰何新人者晉人及烏桓也皆懼曰死生從二將軍遂與雄澹率三萬人來歸馬牛羊十餘萬琨兵復振石勒陷廩丘演犇幽州十一月長安陷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琨欲因新附之銳以威勒雄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當內收鮮卑餘穀外鈔殘胡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士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率二萬騎

爲前鋒自爲後繼長史李宏居守勒設伏破澹軍雄澹棄軍犇代據亦棄樂平走宏以陽曲叛降勒琨無所歸乃自蜚狐犇幽州石勒之執王浚也以故尚書劉翰爲幽州刺史使戍薊勒還襄國翰以薊歸于段匹磾段氏本據遼西而匹磾據薊自領幽州刺史數使使要琨同獎王室故琨歸之琨至匹磾大悅居之薊小城故征北府結爲兄弟歃血盟使長史溫嶠奉表江左勸進建武元年轉侍中拜太尉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檄諸方守會兵討勒琨匹磾進屯安固以俟之匹磾從弟末柸貳于勒獨引兵還諸軍皆罷匹磾犇段疾陸眷之喪于遼西琨子羣送之末柸邀敗匹磾得羣使爲書約共滅匹磾而以州讓琨爲匹磾邏者所得琨來見匹磾示以羣書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恥雖兒書密達亦終不以子故負公匹磾雅信重琨弗之疑也其弟叔軍曰吾本

胡夷所以能服晉人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若有奉琨以起者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子遵與長史楊橋治中如綏固小城匹磾諭之不聽遂攻之琨將龍季猛斬橋綏降匹磾琨自知必死而神色自若爲五言詩贈幽州別駕盧諶述鴻門白登之事欲以感激諶諶不悟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密作攻具欲襲匹磾韓據女爲匹磾兒妾泄其謀匹磾襲殺嵩據王敦使適至與匹磾書令殺琨匹磾遂偁詔收琨縊殺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敦方專制朝廷以爲匹磾尚強可倚以討勒竟不舉琨哀太興三年琨故吏盧諶崔悅太子中庶子溫嶠各上表理琨乃贈本官謚曰愍琨既死晉人皆叛匹磾匹磾棄薊犇邵續于厭次與續先後俱爲石虎所執不屈而死（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少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明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攻長沙王乂續諫曰兄弟如左右手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穎不納除沁水令遇亂還宗糾合得數百

（入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其子乂爲督護云勒陷薊得乂遣招續續以孤危概附勒勒質乂仍以爲督護既而劉琨段匹磾書至約勸進劉(宏)贊從之或曰奈任子何續涕曰既爲國家豈能顧一子勒遂殺乂而攻之續策其必來先求救于段匹磾勒率八千騎方圍厭次無文鴦救至勒敗走續與鴦追之虜其所署官吏驅五千餘家而還匹磾棄薊來歸石勒所署南和令趙領等亦率廣川渤海千餘家歸續元帝以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領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封祝阿子東遇曹嶷懼求和及與匹磾攻末柸石虎乘虛圍續大掠城外續出救虎伏兵斷其後遂執續使降其城續大呼曰吾志雪國難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也既至襄國久之乃被害段匹磾東部鮮卑父務勿塵兄疾陸眷弟文鴦從弟末柸匹磾懷帝時爲左賢王率衆助王浚征討浚假撫軍大將軍建武初與勸進及依邵續末柸又攻敗之匹磾被創謂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至破家君不忘舊要與吾進討請悉衆授匹磾追末柸斬獲甚衆還未至八十里聞續爲石虎所禽衆潰奮力戰破虎始得入城虎復鈔城下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掠而不救非夫也誰復爲我致死者乎將壯士數十騎出殺胡甚多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與我俱戎狄天不違願今得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爲寇久應死吾兄不用吾計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屈下馬挺槊槊折拔刀苦戰自辰至申力竭虎兵四面解馬羅被自鄣前捉文鴦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虎匹磾正色責洎曰卿不能遵兄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所未聞也因自送英還聞曰吾當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休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卿南還申吾此志也遂著朝服持節出見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于此既不能死終不能爲汝敬也虎起拜之送之襄國又不爲勒禮常持晉節經年謀誅勒與文鴦俱被害）琨少負氣有才調善范陽祖逖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我著鞭也嘗爲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淸嘯賊聞之皆淒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懷土歔欷向曉復吹之賊不勝哀皆棄圍走後人名之思鄉壘云兄子演累官平陽太守洛陽陷奔琨琨使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元帝拜兗州都督後將軍假節爲石虎所圍求救于段文鴦文鴦擊退虎因拔奔幽州隨文鴦屯厭次厭次陷被害羣沒遼西石虎滅遼西以爲中書令石氏得晉公卿人士多殺之唯裴憲石璞鄭系荀綽傅暢盧諶崔悅及羣皆至大官

王浚

王浚字彭祖太原人也父沈以與弒魏帝高貴鄉公積功封博陵郡公無子有趙氏婦者貧賤入沈家沈私之生浚及沈卒遂以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鎭許昌承賈后指與黃門孫慮共害愍懷

太子遷寧北將軍靑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幽州都督浚見朝政亂陰爲自全計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趙王倫篡位三王兵起浚陰持兩端遏絕檄書使境內士庶毋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成都長沙構難浚不附穎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而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圖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期游城南淸泉水上因爭道襲殺浚及期雨霑杖不得發審登曰天也反告浚浚與審登共攻殺演自領刺史使主簿祁(宏)率務勿塵攻穎敗石超于平棘穎奉帝走洛遂陷鄴大掠而還帝入關浚遣(宏)率烏桓突騎爲東海王越前驅大掠長安中迎帝返洛轉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立進司空領護烏桓校尉表封務勿塵爲遼西公其別部大皆爲親晉王石勒陷冀州殺刺史王斌浚又自領冀州詔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發而洛都傾覆浚布告天下偁受中詔承制行事設壇告類虛建皇太子備百官自領尙書令以裴憲及女壻棗嵩爲尙書游綸張豺據苑鄉來附石勒攻之浚使王昌引段氏攻勒段氏陰附勒引去王昌亦還綸豺遂降勒勒又連寇靑冀殺浚所置州郡長吏棗嵩屯易水以禦之召段氏段氏不至浚素與劉琨不睦琨方逼于劉聰諸避亂者多去琨歸浚浚日益驕自以父字處道處道者當塗也應讖文且有天下因謀僭逆燕相胡矩諫出爲魏郡太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諫殺之又殺長史王悌處士霍原浚爲政苛暴將士皆貪殘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浸壞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朱碩棗嵩尤用事民爲之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浚聞之弗罪也司馬

游統怨浚陰附勒僞降斬統使以明信浚亦弗罪也勒卑詞事浚獻珍寶且奉表曰晉祚淪夷中原無主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除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耳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浚謂其使曰石公一時英武雄據趙都鼎峙之勢成矣何爲偁藩對曰陳嬰非惡王韓信非薄帝誠知帝王自有眞非可以智力爭也自古胡人爲名臣者多矣而未嘗爲帝王此石將軍所以相推奉也浚大悅封其使爲列侯勒克日上尊號浚許之兵至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請逆以軍弗聽敕勒直前盛供帳以待勒入城縱兵大掠左右請討之猶弗許勒登聽事乃走出堂皇勒執之數之以不臣于晉也失政刑也聚穀多民飢不振給也斬朱碩棗嵩以其黷貨亂政也斬游統以其不忠于浚也殺浚精兵萬人送浚襄國浚

自投于水出而殺之（本傳敘次時事多顛倒今依通鑑）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東海王越引爲通事令史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拜左丞冏敗免復爲長沙王乂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爲北軍中候帝幸鄴晞奔范陽王虓（本傳晞出奔在帝還洛時按帝幸鄴東海王越出奔洛中無主晞應以是時奔若帝還洛則張方據洛久矣晞越所任與顒爲讎何能見容于方直至帝還然後出奔乎今從通鑑）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石勒之破鄴也越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破桑東武陽桑懼柵城外以自固晞遣單車先諭之衆棄柵遁桑嬰城晞破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破河間王顒將呂朗東破青州賊劉伯根北破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又敗石勒于河北威名大盛時人擬之韓白進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封東平侯晞練習官事文簿盈積決斷如流其下莫敢欺奉從母甚厚從母

爲其子求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毋悔邪固欲之以爲督護犯法當斬從母叩頭求哀晞杖節斬之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初越杖晞爲用所欲輒快甚德之引晞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進說曰兗州衝要魏武是基晞有大志非純臣久將爲心腹患不如厚其名號而徙之青州公自牧兗州以經緯諸夏越從之遷晞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青州刺史進封東平郡公晞由是怨越晞政尙嚴刻斬戮無虛日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討之使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時偁小狗酷于大狗晞破植潘滔等益構之晞怒表求滔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不許晞宣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今將誅國賊尊王室

桓文何遠哉乃移諸州偁己功伐罪狀越時石勒亂河北及兗豫殺都督刺史郡守數十帝惡越專乃任晞詔晞檄青徐兗豫荊揚六州大舉以翦國難晞方檄州郡克日討賊而王彌將曹嶷破琅邪北攻青州純城守嶷衆甚盛連營數十里晞還自無鹽登城望之有懼色既戰連破之謂賊可滅簡精銳大戰戰合大風揚沙石逆晞軍晞軍目不得視賊乘之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之至東山部衆皆降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粟募得數千人帝以越殺朝臣又留守將士何倫李惲掠官寺劫公主密詔晞討越晞次倉垣表論越罪詔報之又以京邑荒饉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以迎帝朝臣畏越未行越見晞數使使入都令游騎邀諸成皋得詔令及朝臣書遂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刺史與徐州刺史裴盾共攻晞晞亦使騎收越黨于京師

詔拜晞大將軍都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假黃鉞餘官如故會越薨盾兵亦敗洛都陷豫章王端奔倉垣晞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督中外錄尚書徙屯蒙城晞起孤微至上將志意滿盈奴婢千人侍妾數十日夜肆欲不出刑政苛虐遼西太守閻亨固諫殺之（亨纘之子也爲遼西太守時王浚專輒自用刺史守相亨不得之官故依晞）從事中郎明預舁疾入見曰明公秉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柰何無罪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舁病來罵我預曰明公以禮進預故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以和理興桀紂以惡逆亾天子且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徐思預言晞有慚色亨既死衆離逖莫爲用饑疫大起其將溫畿傅宣皆叛石勒襲執之鏁其頸以爲司馬月餘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自晞之死勒乃東幷王彌北禽王浚西破劉琨司冀幽

幷兖豫青徐皆入于勒

論曰形勝之說貴負嵎以制中區幷有平城馬邑之援幽得鮮卑烏桓之助兖連青渤以包琅邪斯皆進堪致果退足自完者已當石勒之初至襄國城壘未立幽師臨之幷兖若從立可撲滅而乃猜嫌自生同仇罔念使勒得奮狙詐薦食三方地利不如人和其是之謂乎越石始附謐倫朝秦暮越及乎專閫秉節不移信乎惡始美終以晚蓋者已然而矜豪之習弗除藥石之言罔進能屈節于拓跋鮮卑而不能降心于朝賢慈母何哉彭祖鴟張道將狼戾又何責焉

晉畧列傳十三

荆溪周濟譔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初爲東海王越太傅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母憂去官而洛陽陷司徒傅祗建行臺于河陰司空荀藩藩弟司隸組中領軍華恆河南尹華薈建行臺于密司徒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絙太傅參軍劉蔚鄒捷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疇知鼎有材用部曲皆西人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皆爲之參佐秦王避難至密共奉戴焉鼎素有大志欲立功因部衆思歸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仍議入關而傅祗子河陰令暢亦遺鼎書勸之時賈疋等已徇定關中矣暢書勸鼎奉秦王過洛謁山陵入潼關鼎部曲皆曰北道近河懼有鈔掠不如南入武關鼎然之藩疇等皆東人不願西各散

走鼎追之不及遂奉秦王自上洛至藍田使人告疋疋遣兵迎衛永嘉五年十二月秦王入雍明年入長安八月立爲皇太子拜鼎太子詹事總攝百揆京兆尹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綜弟肅與索綝麴允合兵攻鼎鼎敗奔雍爲氐竇首所害

賈疋

賈疋字彥度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畧器望甚偉辟公府歷官安定太守南陽王模鎮長安（東海王越之弟永嘉初自許昌遷鎮）統雍秦梁益四州益州刺史羅尚爲李雄所逐梁州刺史張殷爲流民所逐（永嘉元年秦州流民鄧定訇氐等據成固寇漢中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燕受賂緩師李雄救定燕大敗殷棄城遁二年詔以順陽太守張光爲梁州刺史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以牙門將伐吳有功轉北地都尉太守張損爲叛氐所殺光部百餘人戍馬蘭山北受圍百餘日屢出奇破賊梁王彤救至得免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擢新平太守助劉沈討河間王顒兵敗被執抗辭不屈顒壯之表爲右衛司馬討陳敏弟恢除順陽太守及是至魏興斬張燕治兵進戰朞年乃得至州建興元年王如餘黨入漢中光參軍晉邈受賂勸光居之成固既又勸光殺其渠而已取其貨楊虎遂反攻之仇池氐楊難敵陽助光而陰與虎殺光二子遂圍漢中光城守半年憤惋而卒）秦州畧陽氐蒲洪自係刺史關中大饑人

相食疫盜竝起模不知所爲詔徵不起更進太尉大都督自表其世子保爲西中郎將護東羌校尉將鎭上邽秦州刺史裴苞不受模都尉陳安攻苞苞走安定疋舉郡迎苞雍州刺史丁綽譖疋模代以軍司謝班疋奔盧水與屠各胡彭蕩仲氐竇首結爲兄弟攻下安定走綽殺班永嘉四年劉粲劉曜陷長安模降賊被殺于是曜據長安粲據新豐趙染劉雅攻新平疋及氐羌皆已降曜送任子至陰密而馮翊太守索綝安夷護軍麴允等將奔安定擁之還遂謀興復推疋爲平西將軍與新平太守竺恢雍州刺史麴特扶風太守梁綜共拒曜却雅染于新平疋等衆五萬恢等衆十萬合而東敗曜黃丘射傷曜杜人黃秃紀特起兵敗粲新豐粲遁還平陽疋兵大振明年曜亦遁秦王入長安立爲皇太子拜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進號驃騎疋之復入安定也蕩仲助之破曜而殺

之蕩仲子天護率羣胡攻疋陽不勝走疋追之夜失道墜澗中爲天護所害

索綝麴允

索綝字巨秀燉煌人父靖在文學傳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二十七人時人壯之官長安令從張方迎惠帝西遷拜鷹揚將軍還南陽王模從事中郎拒劉聰數立功斬呂逸破劉豐蘇鐵等除安西將軍馮翊太守長安陷綝涕泣欲爲模報讐麴允者金城人史失其字及其仕宦所經歷模以時爲安夷護軍與綝及頻陽令梁肅偕奔安定遂與安定太守賈疋共謀興復疋遇害允代領雍州永嘉七年四月秦王卽皇帝位改元建興以允爲尚書左僕射錄尚書綝爲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劉曜喬智明入寇允屯黃白城以禦之陜西都督南陽王保據秦州忌麴索無入援意允屯黃白城屢戰不勝詔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之曜將趙染率精騎五千乘虛襲長安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遙園將軍麴鑒自阿城入援染引還鑒追之至零武曜兵亦至鑒大敗允引兵襲曜曜恃勝不設備允大捷斬智明曜退歸平陽二年曜染復入寇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綝出拒之敗染兵加綝驃騎大將軍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向長安允逆戰馮翊而敗收兵夜襲曜將殷凱營破斬之曜引還染攻北地允拒之射殺染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保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數有功寵待甚厚保將張春嫉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三年春輒伏客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而保不以奉朝廷曜復寇北地拜允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綝管城都督曜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曜轉寇上郡

允去黃白軍零武兵弱不敢進屢詔徵保兵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捥今胡寇方盛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不得已以鎭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綝不可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供奉百官飢乏采稆自活四年七月曜圍北地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烟起蔽天使閒紿允曰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于蟠石谷允奔還零武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諸郡守皆領征鎭杖節加侍中常侍邨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靑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將驕卒怨終以不振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八月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新平太守竺恢弘農太守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畏曜不敢進保將胡崧

敗曜靈臺然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止屯不進允持五百金請救于崧崧更退壁槐里曜遂陷長安外城允綝退守小城食盡十一月長安降于曜涼州刺史張寔先命安故太守賈騫入援爲保所却至是又使太府司馬韓璞東討（太府都督府少府刺史也涼州有此官名）保既有異圖璞等卒不得進而還愍帝之將降也使侍中宗敞送牋于曜綝潛留敞而使其子説曜曰城中食猶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儀同萬戸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綝子送其首還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强固守如其不然亦宜早寤天命帝既降送平陽帝見聰稽首允伏地痛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綝以不忠爲聰所斬後四年保亦爲其下所殺（元帝太興元年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保告急于涼州張寔使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聞保因帝崩謀偁尊號乃奏表勸進于江左二年保自偁晉王改年建康置百官以寔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偁秦州刺史降于劉又降李雄復逼上邽上邽大飢士衆困迫張春奉保避居南安祁山寔遣將韓璞率步騎五千救之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復爲安所逼寔又使宋毅救之安乃退屠各胡路松多起兵新平扶風以應保保使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應之曜自將擊之三年正月曜攻陳倉連戰死曼奔南氐曜進陷草壁松多奔隴城又陷陰密保懼遷于桑城春又與保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皆不從五月春及其黨楊次幽保殺之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暗弱無斷故及于難保無子春立宗室子瞻爲世子偁大將軍陳安奉表于曜請討春春奔枹罕執楊次斬以祭保并殺瞻以天子禮葬保于上邽私謚曰元王其後保故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于曜陳安復叛曜曜破斬之關中諸郡皆沒于曜）

論曰武帝立石函之制非至親莫鎮關中誠重之也河間怙亂未已南陽以闟冗繼之諸將激昂赴功立事既有成矣乃復自相戕賊綝實將材顚乖晚節允遺剛克徒抱忠貞遂使秦川流血圓頓配天天府雖雄非人莫守披圖覽籍有餘慨焉

晉略列傳十四

荊溪周濟譔

張軌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之後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少師皇甫謐後入都見張華華甚器之軌本五品華謂中正蔽賢拔爲二品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永康初中朝多故軌不樂在内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禦邊二年正月拜護羌校尉涼州刺史時州境不靖軌始至引宋配汜瑗爲謀主討平叛亂徵九郡冑子五百人立學校置崇文祭酒春秋行鄉射禮旌異忠義子孫舉善糾慝州境大和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稚攻殺秦州刺史張輔軌使中督護汜瑗討降之鮮卑若羅拔能爲寇又使司馬宋配擊斬之俘十餘萬口進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于是大城姑臧姑臧城本匈奴所築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漢末博士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若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則霸者出焉魏嘉平中郡起學館築雙闕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及軌繕興遂爲霸府永嘉二年軌病風不能言長子寔爲議郎在京師乃使次子茂攝州事隴西内史張越者涼州大族也以讖文張氏當霸涼州自謂應之託疾歸與其兄酒泉太守鎮鎮黨西平太守曹祛陰謀代軌以軌病癈聞于朝別駕麴晁奉使長安欲專威福亦以告南陽王模模欲使賈龕代軌朝廷將用侍中爰瑜龕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固辭軌治中楊澹馳詣模截耳置槃上訴軌被誣模乃表停瑜而武威太守張琠亦使其子坦馳表請留軌鎮祛不待報輒移檄癈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爲刺史檄至州軌慨然下教便欲遜位長史王融參軍

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出戒嚴會寔聞疾來還遂以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鎮悔懼自歸舍之朝廷既得模琠奏使琠子坦以優詔勞軌且命討曹祛軌大悅寔遣從事田迴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將麴晁據黃阪以拒之寔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斬祛及其將田囂越奔鄴州境復安王彌寇京師軌使督護北宮純張斐將精騎五千入衛敗彌津陽門又敗劉聰于河東當是時太傅東海王越發羽檄徵天下兵莫有至者唯軌奉命又頻克捷王室賴之詔封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三年劉聰復寇京師純率勇士千餘人夜出攻漢壁入之斬其大將呼延顥四年冬越悉衆出鎮京師饑窮光祿傅祗太常摯虞以書告軌軌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孝秀貢計器甲方物又使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拜鎮西將軍隴右都督封霸城侯其後又

拜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冊未至而劉聰陷洛陽太府主簿馬魴說軌討聰且奉戴秦王從之秦王立爲皇太子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軌子寔將兵赴難爲秦州刺史裴苞護東羌校尉貫與所拒西平人王叔又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執太守趙彝東應苞寔迴軍斬儒左督護陰預破苞狄西而麴儒餘黨復叛寔留討定兵竟不得東建興元年進位司空二年二月拜侍中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五月表立子寔爲世子而軌卒時年六十在州十四年（本傳作十三年）諡曰武穆

張寔

寔字安遜軌長子也學尚明察敬賢愛士舉秀才爲郎中遷議郎省父疾還州平曹祛封建武亭侯遷西中郎將進封福祿縣侯建興初領護羌校尉軌老且病特詔拜寔爲副刺史贊理州事及軌卒長史張璽等表寔攝父位三年軍士張冰得皇帝行璽獻諸寔僚佐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也遣使進諸長安寔以比年旱饑下令所部吏民能舉其過者以次受賞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爲政無鉅細皆自決之至于興師發令府朝莫知羣下畏威受成而已雖賞千金終不敢言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得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大悅增位三等賜帛四十疋使督護王該將步騎五千援長安且送貢計詔拜陝西都督弟茂秦州刺史長安既陷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以建武元年正月至州宣愍帝出降前一日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使挾贊琅邪共濟艱運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初寔叔父建威將軍西海太守肅聞長安危逼請爲先鋒以討劉曜寔閔其年老弗許及是肅悲憤而卒寔使太府司馬韓璞

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領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等各統郡兵爲璞前驅復遺南陽王保書約共討劉聰璞等至南安爲諸羌所沮不得進將還羌復斷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之從我令乎曰諾鼓譟進戰會張閬以金城兵至夾擊大破之乃得還南陽王保逼于焦嵩陳安救之軍次新陽愍帝凶問至且聞保欲偁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于寔曰南陽忘莫大之恥幸國大變而欲自尊天人莫與終不足濟時救難明矣晉王明德暱親且先帝所憑屬宜表偁聖德勸卽尊號從之于是使牙門蔡忠奉表建康是歲元帝太興元年也然寔猶偁建興以紀年歷四十九年至天錫乃奉江南正朔云京兆人劉弘客居天梯山左道惑衆寔左右閻涉趙卬

等皆卒之(去)謂涉卬曰天與我神璽當王涼州涉卬信之謀殺寔寔功茂知(去)必爲亂白寔使收之收者至(去)曰張寔已叭汝何爲者遂收以還而寔已爲涉卬所害茂既攝官乃族(去)誅其黨數百人寔在州六年私謚曰昭元帝賜謚曰元

張茂

茂字成遜軌次子也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爲從事中郎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就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被害子駿尙幼司馬陰元等共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茂讓都督太尉但稱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立爲世子明年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問何故勞民以築臺有司以

爲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以先君言規我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因而進諫茂遂罷役永昌元年使韓璞取隴西南安置秦州太寧元年趙主曜滅陳安乘勝來逼使其將劉咸攻韓璞于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疑當作監）于桑壁曜自將二十八萬軍于河上揚聲百道俱濟直指姑臧州人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欲斬岌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思國家大計明公父子欲爲朝廷誅曜有年矣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覩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謂參軍劉珍曰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爲之柰何對曰彼軍雖多精卒至少大抵皆氐羌烏合恩信未洽且曜方東憂石勒安能舍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哉二旬不退請假珍弊卒數千保爲明公禽之茂喜以爲平虜護軍使救璞于冀城然實內懼竟稱藩于曜趙師退大城姑臧卒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懲旣往之患故修城築臺雖然適足以疑羣下之心示弱鄰敵爾茂曰亾兄怛然失身于物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于亾兄者哉危機竊發卒不及施故也王公設險勇夫重閉豈可以太平之理責人于迍邅之世耶卒爲之明年五月寢疾執駿手泣曰吾家世忠孝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吾承先德假攝此州官非王命豈敢榮之氣絶之日白帢入棺毋施朝服以彰吾志卒年四十八在州五年私謚曰成

張駿

駿字公庭形皃奇偉十歲能屬文年十八當太寧二年而茂卒時史淑尙在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諷淑以朝命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亦受趙爵赦其境

內置左右前後四帥繕南宮駿素不羈好微行夜出及嗣位更自修檢其年冬宴羣臣于閑豫堂時辛晏阻兵枹罕駿議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察天時審人事晏父子凶狂勢無所至其亾可立而待何事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從之其後晏果自服駿參軍王騭聘于趙趙主曜問騭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對曰不能趙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云不能保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趙之政治長如今日可也若其夌犀尙不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嘆而禮之太寧三年始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駿親耕籍田會黃龍見于揟次之嘉泉氾禕上言今猶稱建興十三年建興之年少帝所建帝以凶終理宜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濶疏無所承稟請因龍改號以彰休祥弗許咸和元

年徙隴西安南民二千餘家于姑臧使使修好于成勸成主雄去帝號偁藩于晉雄婉詞爲報自是通使不絕二年使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會將軍韓璞攻趙秦州諸郡（胡氏云璞在冀城非也若璞在冀城允安得至狄道且璞又何用進度沃干嶺乎璞當在金城）趙劉允來拒屯軍狄道璞進度沃干嶺與允夾洮而軍辛巖欲速戰璞曰曜方東要石勒允勢不能久但當持重以斃之相守七十餘日糧竭使巖督運于金城方度嶺爲允所襲敗璞軍亦潰死者二萬餘人允遂濟河拔令居進據振武張閬辛晏皆降趙始失河南地（按金城治大河南所屬半在河北自金城而南東則隴西西則狄道皆爲河南地張氏自降韓稚得隴西後旋失之至是失金城乃爲全失河南地通鑑敷紀得失但謂隴西耳）三年曜勒相攻駿欲乘虛襲長安與允而止趙亾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石勒分境（武街石門矦和漒川甘松）六月勒使孟毅來拜官弗受留其使九月勒偁帝休屠王羌叛勒爲石生所破來奔駿懼歸勒使偁藩納貢七年官屬勸偁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偁駿爲王駿立重華爲世子將通表京師假道于成成弗許乃使治中從事張淳偁藩于成以假道雄大悅淳因說以滅仇池討上邽并力奉晉雄大怒僞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蜀人橋贇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萬里通誠于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必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爲表忠誠假途于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寧有是邪成司隸景騫曰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故遣淳通誠上都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若下吏可了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何寒暑之足憚哉成人卒不通淳遣之還州淳還至龍鶴募人通表卒致命于建康初長安之失守也涼州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太興中上書請遣大使撫慰己爲鄉導屬頻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詔訪守侍書御史賈陵等十二人爲副拜駿鎮西將軍至梁州道不通復詔訪還訪以詔書付陵詐爲賈客八年始達駿使部曲督王豐報謝于時仇池內附道始通九年二月詔耿訪王豐齎印綬授駿大將軍雍秦涼三州大都督自是每歲使者不絕自張氏據河右軍旅歲興及是年穀屢豐兵革寢息駿亦勤修政業國以富強咸康元年西伐龜茲鄯善西域諸國多來朝貢作五殿姑臧城南僚屬始偁臣駿欲東兼秦雍遣其參軍麴護上疏請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泛舟江沔并力討虜

三年仇池降後趙道復梗塞三虜相繼經畧皆無功駿亦不敢出師立辟雍明堂習禮州中而使使入貢于後趙建元二年張瓘始敗石虎將王擢于三交永和元年分其州爲三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領十一郡（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安故）寧戎校尉張瓘爲河州刺史領東界八郡（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西胡校尉楊宣爲沙州刺史領西界三郡（敦煌晉昌高昌）及西域都護三營自偁假涼王督攝三州官號皆放天朝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于王者矣二年五月卒年四十在州二十二年私謚曰文穆帝賜謚忠成

張重華

重華字泰臨性寬厚沈毅永和二年年十六嗣位尊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苑囿以亐貧民遣使奉表于後趙欲以解三交之釁石虎弗許于是王擢襲武街執護軍曹

權胡宣麻秋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縣令車濟不屈死又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降秋秋遣晏誘致宛戍都尉宋矩矩殺妻子自刎死重華大發兵以授征南裴恆恆壁廣武不敢戰牧府司馬張耽曰用兵之要在于擇帥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則是韓信穰苴終不獲立功當世也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授以斧鉞必能折衝重華召問方畧大悅之艾請兵七千予之五千授中堅將軍使擊秋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令于衆曰六博得梟者勝今鳴牙中克敵之兆也疾進戰果破秋斬首五千級師還封艾爲福祿伯明年秋攻枹罕晉興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不可棄外城動衆心衆心動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弘璩之誤）從悛言固守大城秋衆八萬雲梯地突百道俱進城中隨方禦之秋衆多死虎復遣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

郎坦恨言不用潛引趙兵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又以石寧爲征西率幷司州兵二萬餘人助秋重華復拜艾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徐行秋望見怒曰書生年少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騎渡河馳擊之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更下車踞胡牀坐指麾處分趙人疑有伏遷延顧望艾別將張瑁自左南緣河向趙軍後趙軍遽引還艾衆乘之斬杜勳汲魚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進艾太府左長史封福祿縣侯石寧軍既至秋復率衆十二萬進屯河南遣王擢畧晉興廣武至于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旋屯守枹罕重華欲自出艾固諫乃復以艾爲征討都督行衛將軍別駕從事索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拒之艾次神鳥使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寧退屯金城虎又

遣孫伏都劉渾以二萬人會秋濟河城長最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遐進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前鋒始交王擢奔北進擊秋秋又大敗遁歸金城石虎聞之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旋師討叛虜斯骨眞等萬餘落皆破平之然秋又襲敗張瑁殺三千人降枹罕護軍李逵自河以南氐羌皆附于後趙艾既屢立大功左右貴戚咸嫉譖艾出守酒泉重華亦以連摧勍敵有驕志忘于政事矣冬十月朝廷遣侍御史俞歸至州授重華侍中大都督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使沈猛私焉曰主公奕世忠篤今曾不如鮮卑鮮卑得爲燕王而主公財爲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推主公爲涼王使者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三代之盛爵不過公及其衰也吳楚僭王諸侯不之非者

蠻夷畜之也漢王韓彭尊皆夷滅又足慕乎聖上以主公忠賢故爵以上公授任方伯寵榮極矣柰何自比夷狄乃受詔五年九月羣臣上重華爲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重華喜博弈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耻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強寇侵逼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寇讎尙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奏書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于囹圄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時石虎已死後趙大亂苻健入秦僭帝八年七月王擢請降詔拜秦州刺史其冬苻雄攻擢擢來奔九年二月使將軍張宏宋修（本傳此事在受詔年誤也宋修本傳作宗悠）會擢伐秦大敗于龍黎死者萬二千人宏修皆沒擢奔還秦遂據秦州五月復使擢伐之走其

刺史苻願獻捷于朝詔進重華涼州牧（本傳沈猗俞歸語在此今從通鑑）未及受詔而疾作立世子曜靈生十年矣長寧侯祚者重華庶兄也有勇力吏幹性傾巧與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爲異姓兄弟又通于重華母馬氏都尉常（璩寧六誤）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爲周公君何言若是謝艾自酒泉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入侍且言祚長等將爲亂宜盡逐之十一月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祚等匿而不宣重華卒年二十七在州十一年私謚曰昭穆帝賜謚敬烈

張曜靈

曜靈字元舒十歲嗣位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伯父長寧侯祚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將軍（通鑑作撫軍大將軍）輔政長爲右長史既又以宜立長君請于曜靈祖母馬氏馬氏許之廢曜靈爲涼寧侯殺其母裴氏及謝艾（本傳云又通裴氏及殺重華未嫁子女而無殺艾事今從通鑑）永和十年祚僭帝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通鑑作自偁涼王本傳載祚所下書有往受晉禪天下所知云云又立妻辛氏爲皇后是僭帝非偁王也）封其弟天錫爲長寧侯曜靈庶弟元⃝靚爲涼武侯置百官郊祀天地尙書馬岌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今勳德未高於先公而遽謀革命主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衡乘負乘致寇國必危矣祚大怒斬於闕下使其將和昊伐驪靬戎于南山大敗而還桓溫伐秦王擢攻陳倉以應溫馳使告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懼召岌復位而與之謀遣人刺擢爲擢所覺益懼大聚兵衆聲言東伐實欲西保燉煌會溫還乃止擢爲秦所敗退奔略陽祚因遣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攻擢擢降秦河州刺史張瓘守枹罕兵力强盛祚

令索孚代之易揣張玲襲之瓘斬孚起兵揣玲敗還初祚憾宋修修沒秦其弟混爲驍騎將軍常懼及禍至是與弟澄西走燉煌合兵應瓘八月祚遣楊秋胡弒曜靈混發哀于武始閏八月混軍至姑臧祚將收瓘弟琚及子嵩琚嵩募市人數百開門納混兵趙長懼呼馬氏出殿奉元⃝靚爲主易揣殺長混兵禽祚梟首暴其尸城內咸偁萬歲混琚因上元⃝靚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復偁建興四十三年

張元⃝靚

元⃝靚字元安曜靈庶弟也嗣公時甫六歲張瓘至推爲涼王自爲使持節中外都督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以宋混爲僕射隴西人李儼據枹罕僭永和十一年不受瓘命瓘使牛霸攻之未至而西平人衛綝亦據郡叛霸兵潰奔還酒泉太守馬基又起兵應綝瓘遣弟琚擊破綝司馬張姚王國擊斬基明年苻生使閻負梁殊以其征東將軍晉王苻柳書至負殊詞甚辯（璀見負珠曰我晉臣也無境外之交二君何辱貽負珠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故來修好君何怪焉璀曰吾盡忠事晉于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虧士民之節也其可乎負珠曰晉墜天命久矣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若欲以小事大何不舍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璀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珠曰政化各殊趙爲姦詐秦敦信義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禽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璀曰必如君言何不先取江南負珠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污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懼乃以元⃝靚命偁藩于秦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郎中殷郇諫之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人情由是不附瓘憚混忠鯁欲殺之因廢元⃝靚而自立升平三年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率壯士四十人奄入南城馳呼諸營曰張瓘謀逆太后令誅之願從者二千瓘戰敗與弟琚皆自殺夷其族元⃝靚拜混驃騎大將軍督中外封酒泉郡侯混請去王號復偁涼州牧五年混疾甚元⃝靚及其祖母馬

氏往省視且謂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殿下策勵使之可也混卒以澄爲領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攻殺澄族宋氏自爲中護軍而以(元)靚叔父天錫爲中領軍邕驕矜淫慾又通馬氏國人患之天錫腹心劉肅年十八九密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肅曰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諸口且當奈何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舉趙白駒且日天錫從兵四百人與肅白駒俱入朝值邕門下肅斫邕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邕走而出天錫走而入因閉門邕率衆攻門天錫乘屋大呼曰張邕無道旣滅宋氏又欲亂我家將士世涼臣何故從逆所取唯邕他無問也

邕衆散自刎死十二月改建興四十九年僭升平五年詔授(元)靚隴右大都督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元)靚以天錫爲冠軍大將軍督中外輔政興寧元年馬氏卒太妃郭氏疾天錫專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欽等皆死(元)靚懼遜位天錫初不受劉肅勸之遂夜率兵入宮弑(元)靚時年十四在州九年私謚曰沖孝武時賜謚敬悼

張天錫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改焉）旣殺(元)靚自僭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時年十八遣司馬綸騫奉表請命幷送御史俞歸東還興寧二年秦王堅使拜天錫官太和元年詔以天錫爲大將軍隴右關中大都督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告絶于秦初李儼據枹罕兩屬秦涼旣而撫有白馬羌斂岐欲與秦涼爲敵國二年天錫克儼大夏武始晉興相常據敗儼兵葵谷進屯左南儼懼謝罪于秦且乞師秦救至乃還（本紀云猛師敗績誤）秦遂取儼咸安元年秦置涼州于天水以姜宇爲刺史及克仇池又命王猛以書諭天錫天錫懼謝罪僭藩其冬秦徙涼州治金城天錫恐終爲秦所幷乃立壇于姑臧西刑牲率官屬遙與晉三公盟使從事中郎韓博表送盟文幷書與大司馬桓溫期明年夏會兵上邽太元元年秦使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將兵臨河尚書郎閻負梁殊齎詔徵天錫入朝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謀之禁中錄事席仂請以愛子爲質重賂乞退師然後徐爲之計衆皆怒曰吾世世事晉忠節著海內奈何一旦委身賊庭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

西域北引匈奴何遽不捷天錫揚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汝欲生歸乎死歸乎負殊詞氣不屈天錫怒縛諸軍門射殺之使龍驤將軍馬建率衆二萬拒秦天錫之踐位也數宴園池荒廢政事寵任劉肅梁景斥疏舊臣廢其世子大懷更立嬖子大豫地震山崩涌水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西安門及平章殿無故自壞災害並至近臣諫諍飾辯拒之極意聲色百姓怨恫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陷河會城苟萇濟自石城津與熙等會拔纏縮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一作常據）率衆三萬軍洪池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金昌安西將軍宋皓勸降黜之廣武太守辛章白馬建不可信弗聽秦前驅至清塞建迎降至洪池據及軍司席仂死之戰于赤岸趙充哲及中衞史景死之至金昌天錫自出逆戰城人叛奔還姑臧秦兵隨之天

錫計窮面縛輿櫬降軍門秦人封爲歸義侯淮肥之役與朱序俱歸國仕至金紫光祿大夫桓元時乃卒天錫之降也長水校尉王穆匿大豫秦師退與奔鮮卑禿髮思復鞬鞬送之魏安秦亾呂光據州魏安人焦松等起兵奉大豫攻拔昌松敗光將杜進大豫乘勝將伐姑臧穆諫曰光兵精食足據堅城攻必不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布先公之德以懷柔百姓旬月之後恩信既浹圖之未晚也大豫弗聽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年鳳皇以穆爲長史使西求援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等皆起兵應之進屯姑臧城西穆及思復鞬子奚于等屯城南奚于爲光所殺軍遂敗散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五千餘戶南保俱城光將攻破之北走廣武廣武人執以送光光殺之姑臧天錫在州十四年而爲秦所滅張氏自軌至天錫凡五世九主七十六年

論曰張氏保據河右七十餘年既成國矣然軌寔忠純藩輔莫匹戎雖降志權以濟艱臨命之言隱存餘痛駿始假王重華紹述然皆奉承正朔異乎帝制自爲年紀建興故列愍帝諸臣之後云

晉略列傳十五

荊溪周濟撰

祖逖

祖逖字士稚（一作雅）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illegible]孤兄弟六人諸兄並有文采逖獨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未知書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偁兄意散穀帛周貧乏後更博覽通古今大略往來京師見者以爲有贊世才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察孝廉司隸再舉秀才皆不行與劉琨並爲司州主簿情好甚密常共被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惠帝入關關東諸王競召之皆不就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者躬自徒步推共衣糧藥物流人歸心奉爲行主逹泗口元帝逆拜徐州刺史尋

徵軍諮祭酒居京口逖志在匡復賓客義從多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或時攻剽富室吏捕逐輒擁護解救之談者以此少逖逖行之自若愍帝初即位徵兵江東元帝不應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夷狄得以乘其隙今醜虜凶虐毒流中原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赴沈溺之士喜于來蘇中原可復國恥可雪也元帝乃以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杖使自招募製造逖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北渡江中流擊檝自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渡者有如大江詞色壯烈衆皆感槩憤踊至淮陰止屯起冶鑄兵器召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于時流人所在團結爲塢主或偁刺史將軍守相或南奉江左節度或北承劉琨兄子演署置莫相

統一張平樊雅在譙陳川在浚儀之蓬陂周撫周默在沛又有董瞻于武謝浮之徒小部十餘部各數百人皆統屬張平平最強大逖誘謝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十六國春秋云平沒于秦苻誤以爲孫幷州之張平耳）逖進據太丘雅遣衆夜入逖壘拔戟大呼趣逖幕督護董昭擊走之逖欲攻譙而雅盡收平餘衆兵力甚盛乃徵兵于陳川川使其將李頭率衆聽命南中郎將王含亦使桓宣來助逖以宣與雅有舊使說之雅以譙降遂鎭之時建武元年六月也石勒弟虎圍譙王含復遣宣赴救虎退逖表宣爲譙內史助討諸塢未附者周默亦降已而周撫殺默以叛雅之降也獻其駿馬于逖李頭欲得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卽賜之頭感激嘆曰得此人爲主死不恨矣川聞之怒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逖川益怒遣魏碩畧諸郡逖使衛策邀之谷水盡獲所畧川大懼太興二年四月以浚儀叛附石勒逖討之石虎率五萬人救川逖退屯梁虎徙川襄國而畱桃豹等守川故城逖又退屯壽春十月使督護陳超襲豹不克死之（本傳虎救川下云逖設奇擊之季龍敗走按川以太興二年四月叛逖以太興三年六月始復浚儀中間一年史諱其退敗謂之設奇且云季龍敗走非實也）三年六月又使韓潛馮鐵攻浚儀入其大城據其東臺豹尚據西臺分門樵牧相守四十餘日皆乏食然莫肯先退逖使千餘人囊土如米擔上臺數人擔米僞疲極道息賊逐得米謂逖豐飽懼糧至汴水又爲逖將所獲益懼宵走東燕遂復陳畱乃畱鐵守浚儀使潛進屯封丘而自鎭雍丘七月詔進號鎭西將軍逖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加恩禮其有微功賞未嘗踰日也初屯淮陰時幽州都督王浚爲石勒所襲執段匹磾據幽州假刺史與樂陵太守邵續皆遙附江左江左授匹磾幽州刺史續冀州刺史續女壻劉遐平原內史劉琨尚有幷州而逖以無兵糧不得遽進及復譙琨已失幷州依匹磾匹磾又失幽州依續及復浚儀續又沒于石虎于是東北無復應援而司州諸將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俱受節度嘗遣軍邀勒候騎獲濮陽人厚撫而歸之其人感激率鄉里五百餘家來降勒入寇輒不利鎭戍歸者相繼拓境至河河上堡塢先有任子在胡中者皆聽兩屬且遣游軍僞鈔之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逖性儉約不畜資產躬督農桑子弟皆耕耨樵采與士卒均作役時大亂之後暴骨盈野逖所至必收葬之親爲祭酹嘗置酒大會中坐耆老起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報恩歌且舞有流涕者勒于是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其利以贍公私日益訓練士馬將渡河北伐四年七月朝廷以戴淵爲司兗豫幷冀雍六州都督出鎭淮陰淵吳人無將略逖懼致同異且已蕩荆棘收河南而淵從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內難將起傷大功不遂感憤發病然猶經營虎牢虎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惟南無堅壘恐賊襲據其後乃使衆築之未成而病亟先是妖星見豫州術士戴洋陳訓皆謂不利于逖逖亦曰此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九月卒于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皆立祠祀焉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謀西畏周訪北畏逖二人並卒敦亂乃作

論曰世以逖與劉琨並儔豈不以彼二人者皆有大志而功不遂哉逖之北伐在琨已失幷州之後其時段邵諸人雖各據一隅然形勢寡弱皆不足以牽勒而分其勢假令琨從衛雄箕澹之諫保

境息民以俟時逖方進取現力亦全勒之爲勒未可知也然逖能復既亾之豫而現不能保巳完之幷其才固不可同日語矣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果毅便弓馬値世亂爲塢主每擊賊身率壯士陷陳所向摧破冀北比之關張冀州刺史邵續器之以女妻焉邵亦驍勇善戰遐皆爲石虎所圍邵單將數騎馳入萬衆中大妻倂力潰圍直出賊盡披靡壁于河濟之閒莫敢逼者閒道遣使受江左節度元帝承制授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還下邳內史沛塢主周撫（一名堅）周默皆以寇鈔爲事豫州刺史祖逖招之默降逖撫怒襲殺之以彭城叛降石勒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斬之遷臨淮太守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敦反與蘇峻俱赴難力戰有功追王含于淮南封泉陵縣公遷監淮北軍徐州刺史北中郎將如故代王邃鎭淮陰咸和元年卒贈安北將軍子肇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使郭默爲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部曲不樂屬默挾肇以畔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臨淮太守劉矯率數百人襲平之遐母妻子得還都蔡豹者陳留人字士宣歷官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爲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與遐龕共討周撫撫爲龕部將所斬而朝廷論功先遐龕怒以郡叛攻破東莞幷據之逼于石勒復降巳又叛附勒詔羊鑒督豹等討之鑒畏懦諸軍不時進勒將王伏都淫龕室龕殺之請降帝怒其反覆不許趣諸軍攻之豹欲進鑒又不聽帝遣治書御史郝嘏持節督之羊鑒者泰山人字景期歷官東陽太守遷太子左衛帥徐龕之叛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舉爲征虜將軍

征討都督鑒自陳非將帥才兗州刺史郗鑒（史誤作太尉）亦表鑒不可用導固遣之師果無功刁協劾免鑒以鑒兵益豹豹進據卞城石虎自鉅平來攻棄輜重遁還下邳將軍留龍陸嵩皆戰歿詔收付廷尉斬于建康市而羊鑒以太妃外屬免歿除名其後復起爲少府論討蘇峻功封豐城縣侯仕終光祿勳

論曰門戶用人倖位多矣未有以之命帥者也鑒辭不獲命負乘貽羞乃其得保首領不原自陳非才之本衷而獨以外屬附于八議豹之敗北信有罪矣節制在人進退乘鋭遷延老師乃致僨辱論其情事確有可原舍鑒而戮豹亦豈足以伏其心哉徐龕之變始于賞功之不平終于罰罪之不當遂使兗徐淪沒道徼還鎭洵廟算之失圖非邊將之不競也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時輒聚羣兒自爲帥計畫指授部伍肅然及長爲縣小吏送故長安得爲征西司門討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冑欲以所親代之謝病去劉淵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漕運及洛陽不守賊帥侯都掠人而食太尉荀藩在陽城衛將軍華薈在成皋部曲多被屠啖矩討滅都營護藩薈爲立屋宇輸廩穀焉藩承制假滎陽太守石勒自將來襲矩設伏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賊至爭取伏發山中大呼應之竟敗勒藩表元帝加冠軍將軍軺車曲蓋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二郡太守長安羣盜東下矩逆擊盡得所掠婦女千餘口諸將欲留之矩各遣歸本劉曜圍郭默于河內默求救矩使其甥郭誦迎

致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使參軍張肇率鮮卑五百騎詣長安道不通還過矩矩說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亡知無不爲屠各乘與鮮卑盍爲我聲援乎肇許諾曜軍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輕舟潛濟夜襲賊營又大破之遂拔默以歸建興五年二月劉聰從弟暢步騎三萬屯韓王故壘去新鄭七里脅矩納降暢卒至矩不及爲備乃匿精銳見老弱奉牛酒詐降于暢暢易之大饗渠帥矩偵知將襲之兵士恍賊多有懼色矩令郭誦禱于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踊躍乃使誦及督護楊璋選敢勇千人夜掩暢營斬首數千級獲鎧馬甚多暢狼狽僅免郭默在別屯聞矩被攻遣弟芝率眾來援比至暢已破矩予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初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固長史周振與

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得聰書帳中令振平矩還過洛斬固而代之矩送示固八月固斬振降十二月聰子粲屯孟津北岸劉雅生攻洛固奔陽城山郭誦救之誦屯洛口使張皮簡精卒夜渡河（本傳聰兵步騎十萬張皮精卒千人下又云十道俱攻又云因據其營二十餘日不下又云選精騎千餘突圍則知千人非實今不取）候者以告粲恃眾不設備皮奄至十道俱攻粲眾驚潰因據粲營及旦粲見人少更與雅生悉餘眾攻之苦戰二十餘日矩使壯士三千人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陳連戰數日不得渡部將格增夜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爲軍鋒殺所獲牛馬燒器械復夜突圍出渡河軍虎牢聰軍追之不及聰憤恚發病竟以殂帝嘉矩功太興改元進安西將軍都督河南三郡軍事領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劉粲嗣僞位靳準弒之并其宗族發淵冢斬其尸遣使歸矩表稱劉淵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眾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眾少不能援馳表于帝加司州都督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是時劉曜石勒各舉兵攻靳準曜稱帝勒叛曜曜洛陽守將尹安宋始等四軍並屯莫相統攝各懷疑沮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安之安等又降勒勒遣石生率五千騎赴洛矩默引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求迎從之石生虜宋始一軍北去遺民空洛陽相率歸矩矩表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深壘且耕且守爲滅賊之計趙固卒生使襲誦誦設伏破之生怒自率四千餘騎掠諸縣因攻誦壘不克退攻埒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于磐脂故亭大破之矩表誦功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初矩等皆受豫州刺史祖逖節度太興四年逖卒弟約代爲豫州默欲侵約矩禁之不可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聰乘虛襲默默懼將降曜遣參軍鄭雄訊矩矩不許後勒復遣石良率精

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良執誦弟元使爲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王陵尚不以母故背漢況于弟耶勒復遣誦麈尾馬鞭以結殷勤誦終不畣然生軍勢益張矩默並飢困默因請降曜矩既逼于石氏乃從默計曜遣劉岳赴之爲石虎所圍曜自救岳軍又潰歸默復爲石聰所敗遂背矩南奔追之不返劉岳爲石虎所禽矩將士陰欲降勒矩弗能禁亦南奔眾皆道亡惟郭誦段秀等百餘人從焉至魯陽墜馬而卒葬襄陽之峴山

郭默　劉(允)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整沒于劉聰默收遺眾爲塢主以漁舟鈔東歸行旅致富流人多附之默狡黠善以術御將士婦兄取官米餉婦默欲斬婦兄婦兄奔石勒默即

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假默河內太守劉曜列三屯圍之默糧竭質妻子以降請糴焉糴畢復守曜怒沈質急攻默遣弟芝求救于琨琨留芝而緩其救默使劫芝歸質諸石勒勒封默書送曜默使人伺得之會李矩救至乃奔新鄭矩爲司州除默潁川太守矩兵數屈默將南奔解印綬授其參軍殷嶠曰李使君遇吾厚今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相白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南馳至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假節蘇峻之亂召拜後軍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師敗績北奔郗鑒鑒使守大業壘峻將韓晃攻之壘中乏水默懼分軍守壘自奔江州江州刺史溫嶠方督義軍軍司劉(允)居守(允)字承(允)東萊掖人漢齊王肥之後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閒舉賢良辟公府並不就

奉母避亂遼東道出幽州爲王浚所留表授渤海太守浚敗依邵續續新附石勒(允)說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于一簣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睦何者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怙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慮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問計(允)勸歸琅邪續從之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歸國(允)請行遂留爲元帝丞相參軍遷尚書吏部郎石虎攻厭次(允)言于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續耳如使復爲石虎所制恐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帝然之未及出師而續沒王敦請爲司馬(允)知敦有不臣之心僞疾不視事敦怒出爲豫章太守郡豪莫鴻因亂殺令(允)討平之咸和初爲溫嶠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反嶠率衆南下(允)留守湓口默來奔(允)參佐張滿等輕之默意甚恨峻平嶠卒(允)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刺史更縱酒殖貨財商販繼路而上供不至有司奏免(允)官時默被徵爲右軍將軍不願入請(允)(允)已被議謝不能默不得已將赴召求行資會臘(允)餉默酒一器豚一頭默怒對使者投之江僑人蓋肫被認畧人女爲妻張滿救還女肫怒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形已具惟忌郭侯一人云當見除而後起事禍將至矣默既懷恨又入肫言夜率其徒至府門門啓而入襲(允)殺之并滿楷等誣以大逆傳(允)首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允)女及諸妾并金寶裝船初云下都俄復停(允)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逃廬山中宣固守不應武昌太守鄧嶽馳白陶侃庾亮及侃共討誅之

魏浚魏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自雍州小吏遷度支校尉甚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畧穀麥獻朝廷拜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洛陽陷屯洛北石梁塢諸塢嚮附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順則已不加侵暴劉琨承制假授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于密浚詣藩諮謀軍事藩大悅使使要李矩同會矩夜赴召其下阻之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深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圍之劉演郭默來救爲曜所敗浚夜遁被執不屈死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餘衆依弘農太守杜尹屯宜陽之一泉塢數被寇鈔要該自救該遣馬瞻赴之瞻乘閒襲殺尹奪塢迎該復與矩默相結以拒賊元帝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平陽河南三郡曜嘗攻矩該破之矩

迎默該助之後漸饑弊爲曜所逼欲南徙衆不從乃單騎走南陽元帝逆拜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潛使請該殺瞻而納之移屯新野助周訪平杜曾詔領順陽太守王敦初舉兵遣使結梁州刺史甘卓卓去就未決試以敦指訊該該曰我本去賊效忠國家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拒不應蘇峻之亂率衆赴義卒于軍（本傳云[illegible]卒于道葬于武陵今從本紀）從子雄統其衆以從義師

論曰矩以寡弱之衆拒賊歷年功雖不成其所樹立亦足表纍于天下矣郭默無賴小人既乖脣齒之誼終致豺狼之噬矩之不終類取友不端者乎魏浚父子始終一節當疾風而表勁歷歲寒而不凋贈謚無聞雄亦湮沒然則中興之初慷慨立節之士未盡才用名蹟晦而不傳者固已多矣可勝嘆哉

晉畧列傳十六

荊溪周濟譔

周玘

周玘字宣珮處第二子也沈毅有父風舉秀才除議郎太安二年張昌反荊州別帥石冰東破江揚逐刺史臨淮人封雲以徐州應之玘潛結南平內史王矩起兵江東共推前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傳檄討冰誅冰所署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吏于是前侍御史賀循廬江內史華譚及葛洪甘卓皆起兵應玘冰將羌毒數萬人來拒斬之冰自臨淮趣壽春爲廣陵度支陳敏所破敏乘勝逐北永安元年遂與玘會攻建鄴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傳首京師徐揚皆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朝廷擢敏廣陵相敏廬江人以尚書倉部令史度支合肥遷廣陵既立功自謂勇畧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發疾而卒敏以喪去官東海王越起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從攻劉喬敗于蕭西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甘卓時爲吳王常侍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共圖縱橫之計使卓矯太弟令拜己揚州刺史舉兵度江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敏遂據江東使弟恢寇江州走刺史應邈弟斌東畧吳越自偁大司馬楚公加九錫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楊內史玘爲安豐太守江東豪俊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玘循並僞疾乃以榮爲丹楊尹永嘉元年華譚檄書榮等責以大義玘乃與榮謀密告都督劉準于壽春令發兵臨江已爲內應準遣劉機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弟閎爲歷陽太守以拒機廣家長城玘同郡也潛使圖昶廣使其屬何康送白事于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遂奪其軍還與榮卓共討誅敏東海王越辟

參太傅軍事行至徐州聞亂而還其年七月元帝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軍事假節鎭建鄴辟倉曹屬初吳人錢璯亦起兵討敏越命爲建威將軍永嘉四年徵璯率屬會京師璯畏劉聰不敢進遲軍期遂反殺度支校尉陳豐焚邸閣自號平西大將軍八州都督劫立孫皓子充爲吳王既而殺之進寇陽羨元帝將郭逸宋典兵少不敢進玘合鄉里義衆與逸等討斬之論功授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爲置義興郡以旌其忠然玘宗族強盛前後三定江南爲人情所附元帝内疑憚焉左右任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馭吳人玘久不得調復見輕于刁協恥恚益甚鎭東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建興元年與玘陰謀誅諸用事者推玘及戴淵與諸南士共輔元帝流人帥夏鐵等寓淮泗恢馳書要鐵鐵聚衆數百未發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懼奔玘玘

殺而薶之豕牢元帝聞召玘爲鎭東司馬未到改建武將軍南郡太守行至蕪湖又召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公玘既忿迴易又知謀泄疽發于背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能復之乃吾子也卒年五十六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勰襲封勰字彥和常緘父言吳興功曹徐馥家有部曲勰潛結之二年冬使馥矯叔父札命合衆以圖王導刁協（札字宣季處第三子也察孝廉除郎中爲齊王冏大司馬參軍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東海王越辟爲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授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孫皓族人弼亦起兵廣德以應之三年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札聞大驚告亂于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殺馥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勰族兄續（通鑑誤作族子）亦聚衆應馥元帝將發兵討之王導以爲少發兵則不足用多發兵則根本空虛懼有他變玘兄子筵忠烈至到爲闔郡所敬遣筵足矣（筵處長子靖之次子也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詔給力士

百人輕騎就道日夜行至郡將入遇續于門謂續曰與我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筵牽逼與俱坐定謂侃曰府君何故置賊在坐續錯愕起摳衣取小刀筵叱郡傳教吳曾以刀鐶築殺之欲誅勰札不許委罪于從兄邵筵不歸家長驅復命元帝撫勰如舊遷筵太子右衛帥進封札東遷侯札矜險好利太興中歷官右將軍督石頭水陸軍事加散騎常侍王敦兵至開門應之周氏勳名由是遂衰禍敗亦尋至云時筵以冠軍將軍都督五郡（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率水軍三千將討敦黨沈充于吳興未發而王師敗聞札開城憤咤見辭色敦轉札光祿勳補尙書遷右將軍會稽内史敦之屯于湖也勰爲臨淮太守筵爲征虜將軍吳興内史筵兄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縉太子文學都鄉侯吳士貴盛莫與比敦深忌之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召爲參軍

及敦疾錢鳳言于敦曰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後二族必不靖矣周多俊才宜早爲之所敦從之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弟子李宏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敦使廬江太守李恆告札及其諸子與脫圖不軌卽軍中殺筵襲會稽殺札羣從皆殲惟札二子澹稚得免敦平王導贈札衛尉復筵官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吳丞相雍之孫也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拜郎中歷官廷尉正恆縱酒不事事及趙王倫害淮南王允欲盡殺僚屬榮乃力爭多所全活倫篡以爲其子虔大將軍長史倫敗將併誅有一督帥救之得免初榮與同僚飲見執炙者狀皃不凡有欲炙之色榮便割炙啖之坐者問故榮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其味者乎及免榮乃執炙者也齊王冏召爲

大司馬主簿冋擅權驕恣榮懼及禍以情告其友馮熊熊謂冋長史葛旟曰大府事殷恭何委任酒客乎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熊曰若轉爲中書侍郎則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矣旟從之榮在職不復飲酒或問之曰君何前醉而後醒也榮懼復飲冋敗以誅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驃騎長史乂敗爲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帝幸鄴兼侍中道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帝幸長安以散騎常侍徵不赴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徐州以爲軍諮祭酒陳敏據江東假榮右將軍丹楊內史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害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蔕芥之嫌塞讒慝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也敏大悅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永嘉元年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原書有云永長病德情所素重彥先承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今伯義聲親好密結是謂所遺書人也莫審其名賀循亦字彥先循不受敵官故當是榮也）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敏本性凶狡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不祐雖沮長江命危朝露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稽顙屈厀不亦羞乎昔吳之武烈偁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尙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偁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敏倉部令史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皇輿東軒行郎紫館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荆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震威丹楊禽寇建鄴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榮得書甚慙因與玘合謀請兵于壽春而使錢廣殺敏弟昶奪其軍還軍朱雀杭南敏使甘卓拒廣堅甲精兵悉以委之榮慮敏疑己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鎭衞豈得就我榮乃出說卓曰江東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否敏既常才政令反覆子弟驕矜其敗必矣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不亦辱乎卓素敬榮卽迎還其女與廣合軍發橋斂舟榮玘及前松滋侯相紀瞻並軍水南敏自將萬餘人出軍水北榮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勠力陳公者正以顧丹楊周安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遂潰敏單走獲之江乘斬首傳京師夷三族詔徵榮爲侍中至徐州聞亂還吳元帝初鎭江東躬造榮及賀循以收人望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軍府政事皆與謀議所幸鄭氏有疾祈禱廢務榮上牋極諫又薦陸曄賀循等宜盡才用元帝皆納之永嘉六年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中興建追封公開國食邑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楊秣陵人也吳平徙家歷陽舉秀才永康初又舉寒素爲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周玘等共起義誅陳敏召拜尙書郎與諸名士同赴洛至徐州聞中土大亂裴徊不進東海王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復顧望便以軍禮發遣衆皆大懼

乃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引爲軍諮祭酒進鎭東轉長史元帝親臨瞻宅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鄕矦石勒據葛陂加揚威將軍征討都督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屯壽春敗勒弟虎勒退除會稽内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者令已受拘瞻覺其詐破檻出之元帝爲丞相遷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矦長安陷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而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當誅宜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項匡于將來豈得救宗社之危急哉綱維大業惟理與當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所謂當也四

祖廟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載竊弄神器于西北陛下方欲高讓于東南是揖讓而救火也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遷僕射郗鑒在鄒山屢爲石勒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才恐朝廷棄而弗恤上疏請徵之鑒卒爲名臣明帝嘗獨引瞻于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何讓轉領軍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將討王敦帝使謂瞻曰卿雖病爲朕臥護六軍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事平求退帝不許固辭不起就拜驃騎將軍常侍如故即家爲府尋卒年七十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瞻性靜默好讀書或手自抄寫所著詩賦箋表數十篇解音樂厚自奉養立宅烏衣巷有園池竹木之勝愼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兼字令長丹楊人也祖綜父瑩並有名吳朝瑩隨孫皓入洛拜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矦元帝爲安東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進爵安陽鄕矦拜丹楊太守中興建爲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爲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下詔與太宰西陽王羕丞相王敦司空王導皆盡敬書疏禮儀一如東宮故事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屬王敦之變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顒先兼卒無後）廣川太守褚沈給事中章遼歷陽太守武瑕與瞻素疏以高義俱臨終託後瞻營護如骨肉焉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避安帝父諱改賀氏曾祖齊吳名將父邵吳中書令以直諫死循舉家徙邊吳平乃還本郡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政尚寬惠遷武康武康競厚葬又拘忌歲月以致久停喪柩循訓誘禁絶俗化大革鄰城宗之

然孤宦無援于朝不得敍進著作郎陸機上疏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前蒸陽令郭訥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伏思臺郎所以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荊揚二州戸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師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于材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途苟充方選而已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石冰掠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代以程超其黨宰與令山陰大將抗寵率衆數千屯郡講堂循起兵應周玘爲寵陳順逆寵走超與降迎景還郡即散兵杜門不預功賞陳敏之亂矯詔授循丹楊内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袒示不可用敏不敢逼敏誅周

馥上領會稽相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復上爲吳內史鎭東軍司顧榮李引循代之循偁疾篤帝遣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眞耳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敘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絶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鎭湌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蓽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今羣望喁喁實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視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循猶不起帝承制復以爲軍諮

祭酒敦逼不已乃轝疾而至帝親幸其舟諮以政道就加朝服賜第一區時江路多盜帝以問循循曰議者欲出宣城鎭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闔廬洲一處地勢險奧亾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絶其根蔕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人役番休漢制十里一亭今縱不能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強多不能獨制者指其蹤蹟言所在都督致討若不明部分軍民襍徼兩情俱墮莫適任負徒有備名不能爲益也帝從之建武初拜中書令固辭老疾乃改拜太常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潁川宜毀循議曰禮兄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今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七廟之義出于王氏從禰以上至于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世祖定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世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從之有司奏琅邪恭王宜偁皇考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議遂罷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于接對詔斷賓客疾漸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往還皆拜太興二年年六十卒贈司空謚曰穆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廉直有士氣潘岳勸免之遂有志尚爲元帝鎭東主簿（本傳云元帝作相引爲主簿誤也）洛陽陷相傳

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牋請遣吏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發哀即命將修復聲罪討逆屬有杜弢之難不果建興元年正旦府朝將作樂遠諫而止又請躬耕籍田以勸農桑轉丞相參軍杜弢未平琅邪國侍郎王鑒上牋勸帝親征（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明公當陽九之會負伊周之重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埽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埀盡之餘民耳而百越鴟視于五嶺蠻蜀狼顧于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庾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絶乏之色賊斂撥奪周而復始卒散民流相望于道殘弱之原日滋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返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葬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去年以來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謂宜親臨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鋭可得而奮進左軍于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于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深溝高壘據要害之地六軍既贍戰士思奮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鍥于壁下矣大舉役重守不可虛可委王導以蕭何之任昔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也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于召陵晉文擐甲于城濮漢高光武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震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馳騖四方然後皇基克構元勛以融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軨盧龍之領頓轡重塞之表劉先主躬登漢山吳僞祖親泝長江歷覩古今撥亂之主未有高拱閒居不勞而濟者也今大將之極勤于往代崇替之命繫在一人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竊未見其易也鑒字茂高堂邑人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遠以爲梓宮未返國賊未夷不宜以小醜輕動會弢已平帝亦不出轉

從事中郎尋遷尚書左丞散騎常侍中興建帝欲賜投刺勸進者爵遠請依漢法皆賜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無偏頗之失不從遷御史中丞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大司馬門外協醉使避道綝不爲動協令威儀捽墮馬遠奏免協官十一月暴雨雷電遠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雨非時深自刻責雖禹湯罪己未足爲喻陛下節儉敦樸豈弟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素飡負乘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返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此失一也昔齊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大恥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猶未果亦當上下克儉恤民養士減膳徹樂惟修戎事今陛下憂勞于上而羣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失二也選官用人不惟實德而在白望鄉舉道廢請託交行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失三也遂使世人削方爲員撓直爲曲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則此俗未可得而變也古者任官後爵位定後祿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于疏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于仄陋舜拔賢于巖穴姬公不曲繩于天倫叔向不虧法于孔懷今朝廷法吏多施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于屠釣聘耿介于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加侍中出補會稽內史王敦之亂沈充應敦吳興加遠將軍距而不受調軍資弗予敦擅政徵拜太常加散騎常侍引爲長史數月病卒

論曰鑒請親征杜弢而遠駁之遠張恢復之宏略鑒急偏安之近

局是以所見有不同也然其要歸于總持戎綱親御將士以保四海具瞻之望而消權臣竊弄之萌帝卒不悟禍延再世

晉畧列傳十七

荆溪周濟譔

王導

王導字茂宏琅邪臨沂人太保睢陵公祥之從孫也父裁祖覽覽與祥異母母虐祥覽年數歲便抱持號泣其後虐祥妻覽妻亦如之祥居父喪以孝聞母忌而毒之覽遽起取酒母懼泛卮祥得免覽仕武帝朝至宗正卿以太中大夫致仕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年七十三而卒初祥受佩刀于呂虔虔語之曰工相此刀佩之至三公卿盛德堪之矣祥臨終以授覽曰汝後必興導卒以世德興江左少與從父兄敦齊名爲東海王越參軍元帝歸藩琅邪甚被親厚元帝以安東將軍鎮下邳導爲司馬從鎮建鄴勸辟顧榮賀循以收時望洛陽陷士大夫多避亂江左復勸辟掾屬百有六人荆揚猶安還丹楊太守加輔國將軍參軍陳頵與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夌屖加老莊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引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于密縣顯朱邑于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用（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仕郡爲督郵拔主簿州辟部從事元康中舉孝廉齊王冏起義將州兵赴難拜駙馬都尉後避難江西元帝爲鎮東大將軍以爲行參軍典兵法二曹建興初轉錄事建議參佐僚屬毋得避事臨使偁疾者免官又議己亥賞格乃三王起義權時之制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宜停罷之頵出自孤寒數有論列朝士惡之出爲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復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宜開舉武畧任將帥者隨才授任又出爲天門太守陶侃表授梁州刺史州大姓叛之以年老耳聾召還年六十九卒）愍帝即位徵爲吏部郎不就元帝分陝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始過江謂周顗曰我以中朝多故來此欲求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見導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暇日北士相要宴新亭中坐顗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衆皆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帝假晉王拜右將軍揚州刺史還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方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時中興草剏學校未立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事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僞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涖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義而遺親後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也殿下以命世之姿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戴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以敎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征南軍司戴邈亦上疏促之乃立學校幷置史官（邈字望之淵之弟也弱冠舉秀才遷太子洗馬出爲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板爲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代劉隗爲丹楊尹王敦舉兵加左將軍淵爲敦所害坐免敦敗拜尚書僕射卒官邈疏紀立太學僅錄邈疏而不及導書今按邈疏有明主倡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又有忝誦明令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云云是導書已蒙允行而邈疏請其速行耳）帝即尊位百官陪列命導升御

休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日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平華軼功封武岡侯（軼爲江州刺史心存朝廷不順元帝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之訪過姑孰謂著作郎干寶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馭頃來紛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釁矣乃北屯尋陽帝承制遣于敦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攻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拒敦自以舟軍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湓口訪次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衞展不爲軼所禮常怏軼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安成追斬之）進位侍中司空代賀循領太子太傅初導與敦分筦內外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敦既跋扈帝憚之引劉隗刁協等爲心膂導漸見疏敦不平上疏訟導詞甚慢及譙王承鎮湘州敦復表陳古今忠臣見疑于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動帝帝益惡之以隗爲鎮北將軍戴淵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名爲討胡實備敦也永昌元年敦遂反上疏罪狀劉隗其黨沈充起兵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罪狀敦召淵隗以兵會京師敦兄光祿勳含叛奔敦于是隗勸帝悉誅王氏導乃率從弟中領軍邃左衞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值周顗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具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帝乃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亂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乃下詔曰導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敦至都周札以石頭應敦敦入據之王師攻之敗績敦不入朝放兵大掠宮省帝使導勞敦于石頭初西都覆沒四方勸進敦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是敦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不能奪加守尚書令因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

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尔正當誅耳導又無言敦遂殺淵顗還屯武昌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元帝以憂崩明帝即位明帝之爲太子也琅邪王裒幾奪嫡導固諫及即位導受遺詔輔政太寧元年四月敦移鎮姑孰轉導司徒而自領揚州亾何敦病二年五月病甚帝將討之而憚敦積威爲中外所懾伏乃揚言敦死導率子弟發敦喪帝下詔曰先帝剏業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情希驚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僇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沮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錢鳳豎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莚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怨人怒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自古以來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天不長姦敦以殞斃鳳承凶宄弥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又詔敢有舍王敦姓名而偁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使兄含率錢鳳等三萬衆至江寧導與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緜緜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捥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衞咸懼往年之掠

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時遷台輔驃大將軍）望兄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惘然兄之此舉謂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于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嘆此直錢鳳自知無地遂倡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恆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勠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生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于黃泉謁先帝于地下邪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炟也含不會事平論功進封始興郡公時贈謚死難諸臣戴淵譙王承等而未及周顗顗弟謨上疏訟之不報謨又重表然後得請于是周札故吏上書訟冤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開門延寇使敦得恣亂不宜追贈懋筵兄弟宜復本官導議以爲札在石頭未悟姦萌尋取梟夷宜與周戴同例郗鑒駁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則譙王周戴便宜受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

以不死爲賢則召忽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不必爲忠皆當死也且札闔棺定論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論駁朝廷竟從導議明帝崩成帝立導復與庾亮等受遺詔輔政然亮親太后兄政皆決焉後趙將石聰寇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歷陽內史蘇峻拒退聰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亮卒召峻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德望不敢害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峻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能得峻將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殺害大臣峻不納永等咸貳導使參軍袁耽潛諷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獨攜二子隨永奔義軍于白石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請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遷會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昔孫仲謀劉元德皆云王者之宅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閒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罷遷都之議用褚翜爲京尹都下復寧導善于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與朝賢俱製練布單衣士人競服練遂踊貴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六年冬烝詔歸胙于導曰毋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帝沖幼時見導每拜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頓首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散騎優冊乃曰制命後遂爲故事元正朝入帝爲之興（時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以問博士郭熙杜援以爲禮無拜臣之文侍中馮懷曰天子臨雍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侍中荀奕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從之）導年末六十有羸疾不堪朝會常令輿車入殿又每幸導府樂飲並拜導妻云時以導帝之師傅名位至重百僚皆宜降禮太常馮懷以問

右光祿大夫顏含不可而止（含字(宏)都琅邪莘人也兄畿死而復生口不能言所須託之于夢母妻管視皆倦含絕人事侍養十三年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歷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爲政所先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也且當徵之勢門使返桑田庶幾年之中戶給人足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馮懷欲盡敬于導以訪含含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息祖問佞于我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于含以其盛滿不許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鄰火移棺紼絕火將至而滅）以旱遜位不許咸康元年疆吏誤言石虎入寇復加大司馬審知非實復解大司馬轉中外大都督進太傅拜丞相罷司徒以幷之庾亮出鎭江州以導不歸政惡之或勸導密防亮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元規若來吾便角巾歸第復何懼哉然內不能平西風起輒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污人咸康五年年六十四卒帝舉哀三日喪葬視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文獻有子六人長子悅字長豫導甚愛之先導卒無子弟恬子琨爲嗣襲導封琨子嘏嘏子恢恢之時

晉亾初導度淮使郭璞筮之曰吉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劉隗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避亂度江爲元帝從事中郎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建康尉以法收護軍士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淵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閤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龕婦服未除一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前後奏劾或免官或削爵或奪奉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强驕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餘人多非才隗奏劾之文致甚苦事雖寢王氏深恨焉建興中斬督運令史湻于伯刑血著柱逆上二丈三尺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咸譁曰冤伯息忠訴偁伯督運代還無有稽乏受財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征軍以乏軍興論于理爲枉隗奏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允)屬李匡不勝任請皆免官于是王導等引咎解職帝自引咎而宥導等晉國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幷劾免嵩兄顗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代薛兼爲丹楊尹導政多縱弛而隗與刁協務裁抑豪強爲右族所怨隗雖尹京在外而與聞機密導等忌欲出之然隗亦自以敦權盛不可制勸帝出腹心鎭方隅典兵馬以爲之備于是出爲靑徐幽平四州都督率衆萬人鎭泗口敦舉兵以除隗爲名帝徵隗入衞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甚盛及入見請誅王氏帝不從而使屯金城敦據石頭隗攻之不拔將出奔入宮辭帝帝流涕遣之遂奔石勒孫波穆帝時來歸仕至散騎常侍授冀州刺史未行疾甚疏陳時政而卒

追贈前將軍

刁協

刁協字(元)亮渤海饒安人以文學歷仕諸王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度江元帝爲鎭東以爲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徵爲御史中丞不行中興建拜左僕射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與賀循等共草定制度當時賴之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多迕物每崇上抑下又使酒侵侮公卿故爲貴近所嫉王氏尤甚然帝彌任焉建議免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欲以强公室弱私門王敦舉兵首罪劉隗次及協帝使督六軍討敦敗績入侍帝太極東除帝執手流涕使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事逼矣安可不行給人馬使自爲計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于敦敦聽刁氏收葬帝痛協不免密捕送首者誅之

敦平周顗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協子彝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待罪詔宥之由是知名咸康中上疏訟協朝議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丹楊尹殷融以爲春秋倘不絶孔寧儀行父況協之比君在于義順奉命違寇非爲逃刑宕加顯贈以明忠義庾冰不能達左光祿蔡謨與冰書以爲協但明帝所不贈非所加誅王澄第五猗並元帝所誅今猶加贈豈以改前爲嫌冰然而奏之乃復本官祭以太牢

論曰泰誓貴休休有容戒娼嫉以惡之深哉其言之也江左中興恃導爲國聘名士禮賢者庶乎近之矣卒讐隗協禍延周戴惡在其休休也當建武太興之年靳準作亂劉石交惡邵續劉遐引領以南望祖逖李矩投袂而北討假令受陳頵之碩言攄熊遠之長策破門戶之積習釋權寵之私見分任羣力上下一心明法詰戎

務農積穀歸重京輦董督邊垂敦雖凶頑未至畔逆就其犯順未至倒戈也謀之不臧勢成尾大是以刁劉操切之術得契帝心積漸微嫌因仍巨釁內無投漆之固外無閱牆之禦遂使靑幽坐沒司豫繼淪惜哉惜哉史乃表其貞誠齊之諸葛不亦遠乎

晉畧列傳十八

荊溪周濟譔

周訪

周訪字士達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廬江之尋陽至訪四世訪少沈毅謙讓周振窮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重散吏陶侃薦爲主簿以女妻其子瞻情好弥篤廬江陳訓善相人謂訪與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元帝爲鎭東大將軍命爲參軍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自歸元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屯尋陽之鄂陵與甘卓趙誘共攻華軼連破軼將馮逸王約傅札朱矩遂禽軼斬之江州平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建興三年與諸軍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船訪作長岐棖以距之賊從青艸湖密抄官軍又遣

杜(宏)張彥攻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焚城邑王敦時鎭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恆受訪節度賊衆數倍訪訪中流矢折兩齒形色不變力戰斬彥會日暮各罷訪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結陣鳴鼓復來大呼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語諸將曰賊以夜退且日知我無救當復還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賊果至隔水不得進遂歸湘州訪率舟師進指湘城財達富口而弢遣杜(宏)出海昏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追敗遂圍之(宏)擲寶物城外以餌軍乘亂突圍奔臨賀進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封尋陽縣侯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通鑑作安南將軍）監荊梁益寧四州荊州刺史出自武關賊帥杜曾等迎猗于襄陽遂聚兵數萬與猗分據漢沔敗元帝所授荊

州制史陶侃于石城攻平南將軍沔北都督荀崧于宛不克引兵向江陵王敦使其從弟廙代侃爲荊州侃將鄭攀等怨侃見代結曾拒廙廙屯揚口不得進建武元年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等助廙曾聞之懼僞降于廙且請擊猗于襄陽以自贖廙信之將赴州留長史劉浚守揚口竟陵內史朱伺諫不聽（何字仲文安陸人吳平徙江夏有勇力口訥不知書爲江夏郡督將張昌之亂諸縣皆附焉唯何本部倡義討逆有功求別立縣遂割安陸東界爲灄陽而貫焉陳紱反陶侃鎮江夏以何能水戰曉作船署爲左甄據江口破敵弟恢封亭侯領騎督西陽夷掠江夏太守楊珉請諸將議方略何獨無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何曰諸人以舌擊賊何唯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輒勝答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示船中石勒破江夏何與珉走夏口陶侃來戍何依之加明威將軍從破杜弢箭中脛色不變戰益力賊退還長沙追至湘圻不及而返加威遠將軍建興中平劫賊陳聲等二千餘家加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王廙代侃爲荊州侃將鄭攀等拒廙使告何何僞疾不行廙將西上留劉浚守揚口何謂廙曰杜曾猾賊誘官軍使西必兼道還襲揚口宜深防之廙性矜厲自用謂何老怯不聽曾果馳還乃進何還救何財至壘即被圍北門危急浚使何守之或曰何與攀同謀將叛矣乃使守南門賊知之攻北門何常所調將忽嘿不發密之北門陷何被傷退入船初從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何入船賊牽以鉤何接鉤反牽之賊乃上船屋呼其黨甚大集何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側甚至于甑山）曾還襲揚口廙退保甑山誘等與曾戰于女觀湖大敗誘軌皆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元帝命訪擊之率八千人至沌陽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水中乘勝銳甚訪惡之乃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識以待之曾與訪先攻左右甄訪自于陳後射雉而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允)領其父誘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自行酒飲其選士八百人敕不得妄動賊未至三十步親鳴鼓起士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死者千餘人夜追之諸將請待旦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勞故克之不乘其衰安可滅也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武當廙乃得至州論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謂其僚佐曰城濮之役得臣未死晉文猶有憂色今不斬曾難未已也太興二年又擊破之其將馬雋執曾以降幷獲第五猗訪以猗中朝所授加

有時望乃斬曾而送猗于王敦且白敦勿殺敦竟斬之初敦患曾難制謂訪曰禽曾當相論爲荊州時荊州刺史王廙多殺前刺史陶侃將佐爲士民所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用訪代之敦素忌訪威名從事中郎郭舒又說敦曰鄙州雖荒弊然用武之國不宜假人訪爲梁州足矣敦乃自領荊州加訪安南將軍餘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釋遺以玉環玉盌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說邪訪善撫士卒衆皆爲之致死知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終訪之世敦逆謀不敢發訪欲宣力中原故與李矩郭默深相結以河洛爲己任未遂而卒年六十一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曰壯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也父丹吳揚武將軍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少孤家貧母湛氏丹之妾也紡績資侃使交勝己侃爲縣吏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母封鮓還侃以書責之鄱陽孝廉范逵過其家母截髮佐供具雖僕從亦過所望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言諸廬江太守張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召爲舍人出補武岡令迕太守呂岳棄官歸劉(宏)爲荊州辟南蠻長史與荊州長史應詹俱爲(宏)所重(宏)嘗言曰吾昔爲羊公參軍羊公謂吾當居其處今觀二長史他日必繼老夫矣論討張昌功封東鄉侯邑千戶拜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母憂去職江州刺史華軼表揚武將軍使屯夏口以兄子臻爲參軍時元帝鎮江東與軼不平臻懼難作託疾歸侃遣還軼臻遂東赴元帝帝大悅命爲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

乃告絶于軼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劫盜斷江路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獲數人西陽王羕之左右也侃索餘賊且逼羕以兵羕縛帳下二十人送侃斬之盜遂絶流亾歸者屬路侃竭資振給而立夷市于郡東大收其利初巴蜀流民布荊湘間數爲土人所侵苦蜀人李驤殺樂鄉令以反醴陵令杜弢散財募士擊破之弢字景文成都秀才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所禮重也杜疇反湘州時弢已去官在長沙疇以弢鄉里推爲帥弢遂自偁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南破零陵東攻武昌殺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敗廣川刺史郭訥荊州都督王澄澄雖敗無懼意日夜縱酒博奕上下咸怨既而自將拒弢故參軍王沖據江陵以叛澄奔孱陵懷帝永嘉六年也元帝聞之代以周顗顗始至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弢弢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走潯水于是征討都督王敦督侃與周訪甘卓共討弢愍帝建興元年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顗弢退屯泠口侃度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使伺逆擊破之弢遁還長沙獲其輜重遣參軍王貢告捷于敦敦表授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三郡太守鎭沌口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通鑑作都督）擊斬沖降其衆侃名曾曾不赴貢懼遂與曾叛破侃督護鄭攀于沌陽敗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溳中部將張奕詭說曰賊且至柰何動衆侃惑之賊至奕亦叛賊鈎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坐白衣領職率諸將擊破弢得復官二年徙治林障爲弢將王眞所襲奔灄中周訪救至破走眞三年復與甘卓討弢弢數敗請降南平太守應詹啓呈其書元帝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之拜巴東監軍而侃等攻之

不已弢怒殺運復反使王貢率精銳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弢疑殺張奕衆懼多降他日貢挑戰侃遥謂曰弢爲吏盜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詞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弢亾去莫知所在克長沙降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乘勝圍杜曾于石城曾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返擊之死者數百人王敦本欲用其從弟廙爲荊州因是左轉侃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見敦武昌將吏鄭攀等請畱侃敦不許諸將以侃甫立大功而更被黜廙又忌戾難事遂西迎杜曾以拒廙敦疑侃所使畱將殺之諮議梅陶長史陳頒諫曰周訪與侃婣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癒者乎敦素憚訪乃留其子瞻爲參軍而遣之侃至豫章見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本傳侃破弢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朱伺諫不聽敦果留侃左轉廣州周訪傳杜曾破闖侃于石城攻荀松于宛皇甫諮傳方回避亂荊州未嘗入城府侃每著士服造之望門輒下敦以廙代侃還侃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通鑑載石城之敗于平弢後轉廣州前而以侃至敦所爲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按方回尚不入城豈反從軍侃必回鎭方回始得諫且侃不回鎭安得有石城之戰若無石城之敗敦亦何辭而左轉之石城既敗左轉有辭亦不須留之而後轉且侃將佐詣敦請留敦之轉侃在侃未至武昌前明矣）初王澄被徵過敦爲敦所殺（澄字平子琅邪臨沂人衍之弟也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發穎嬖人孟玖姦私穎竟誅玖穎敗爲東海王越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功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官惠帝未行白越以爲持節都督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縱酒不親庶事京師危逼將赴難而節杜折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宛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所獲黨軍中詭言已破襄陽獲山簡而故遣澄使使者歸告澄澄大懼散衆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于長史蔣俊斬之王沖叛澄留杜蕤守江陵自還孱陵尋奔沓中被徵爲軍諮祭酒澄名素出敦上及是過敦猶以舊意相侮敦怒而殺之）澄將王機懼禍自以父兄皆嘗爲廣州就敦求之不許廣州將溫邵等背刺史郭訥迎機機至訥部曲皆降訥懼以州讓機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推其子壽領州事督將梁碩攻殺壽迎立陶威爲刺史威尋卒機自以盜據廣州懼敦致討乃使使詣敦乞交州敦欲用機討碩乃論

降弢故將杜(宏)功轉機交州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領州事以拒機機不得進遂與杜(宏)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侃至始興或請留察形勢侃不聽直至番禺諸郡縣皆已迎機矣(宏)請降侃知其詐許而備之(宏)率輕兵至知有備而走追破之禽沈斬機諸將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帋自足爾下書諭邵邵皇懼北走追獲諸始興(宏)奔武昌州境悉定論功封柴桑侯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朝運百甓于齋外莫運于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耳元帝太興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加交州都督永昌改元王敦反梁州刺史甘卓約侃共討敦詔侃領江州以躡敦後侃使參軍高寶將兵北下未至而敦入京師爲丞相寶引軍還敦復令侃還廣州加散騎常侍交州刺史王諒承敦指收湛及碩湛見殺碩發兵圍諒于龍編明帝太寧元年侃遣兵救諒未至而諒沒侃將高寶攻碩斬之交州亦定加領交州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次子夏爲都亭侯三年五月遷征西大將軍都督荊雍益梁四州（通鑑從本紀有湘無益）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鎮江陵侃恐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李雄表零陵太守尹奉代之成帝咸和二年十一月蘇峻反明年正月江州都督溫嶠救京師次尋陽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二月京師陷侃子瞻戰歿四月嶠遣督護王愆期邀侃赴難侃內憾不與明帝顧命又見京師已陷峻方挾天子號令如王敦故事乃報嶠曰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追龔登令還嶠復致書詞旨鄭重且以殺子激怒侃侃妻龔氏亦固勸爲瞻報讐侃乃赴難四年二月事平還江陵三月論功進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增邑三千戶加督交廣寧三州湘州刺史卞敦不赴難侃劾敦敦病

卒（敦字仲仁弱冠仕州郡辟公府至尚書郎爲東海王越主簿出補汝南內史元帝鎮建鄴請爲軍諮祭酒不就爲山簡征南司馬監沔北七郡軍鎮江夏相征杜弢有功賜爵安陸亭侯王敦請爲軍司拜太子右衛帥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石勒入寇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郡縣多陷沒貶秩三等徵拜大司農轉尚書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安南將軍湘州都督刺史義軍討峻敦使督護以數百人隨大軍而已被侃劾徙廣州以疾不拜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以憂卒）湘州罷入荊州侃移鎮巴陵郭默殺劉(允)詐以反送首于朝輒自領江州五年正月朝廷因授之侃發兵討默默致賂且寫中詔呈侃侃參佐皆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侃厲色曰國家年小政不出匈懷劉(允)朝廷所禮雖方任匪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驍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綱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且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荅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得以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嬰城自守侃惜其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說之默欲降其將宋侯張丑恐見誅持默不聽出庾亮以兵會侃攻益急侯縛默及丑以降侃斬之詔侃兼督江州領刺史侃又移鎮武昌命張夔子隱爲參軍范逵子珧爲湘東太守辟劉(宏)曾孫安爲掾表論梅陶（史文如此事不明意者陶以敦故被禁錮而侃表雪之歟諸事蓋非一時史家類記耳）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七年四月趙將郭敬陷襄陽秋侃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復襄陽（宣譙國銍人也史失其字爲元帝丞相舍人譙堨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稱譙郡太守衆各數千人元帝轉宣參軍使說平雅皆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使扞北寇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祖逖北鎮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輕平平殺之阻兵歲餘逖以計殺平而雅據譙不能下含遣宣將五百人助逖逖復使說雅下之石勒別將圍譙含又遣宣救譙會賊已退即留助逖討諸不服者遷譙內史逖卒弟約代鎮將棄譙南奔宣固爭不從遂失陳留約從蘇峻反宣諫不納遂拒約投溫嶠賊平宣居武昌子戎爲劉(允)參軍郭默之亂戎復事默侃討默默使戎求救于宣宣僞許之而使戎迎侃侃上宣爲武昌太守遷沔中監軍南中郎將江夏相襄陽平侃使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懷初附勸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耒耜于軺車或親稼穡以率其下十餘年間石虎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虎不能拔侃卒庾亮代侃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司州刺史石虎使七千騎度沔攻宣三面爲地道宣遂募精勇出不意殺數百賊乃退走宣獲其鎧馬甚衆久之率衆渡沔收南陽諸郡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伐更以宣督司雍梁三州荊州四郡梁州刺史封竟陵縣男翼遣鎮襄陽命宣伐石虎將李羆于丹水兵敗貶號建威將軍移戍峴山還鎮南將軍南郡太守未之官發憤病卒）十一月進大將軍加殊禮固讓不受

明年三月寧州刺史尹奉以州叛降成（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夷遂圍城刺史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臣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顯戮若臣已死陳尸為戮不報積數年毅子釗自洛往省未至而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秀領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糧盡炙鼠拔草為食伺間破夷永嘉元年釗至州州人共請釗領州事釗遣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媿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魏興太守王遜為寧州刺史南夷校尉而詔交州刺史吾彥救釗遜字邵伯魏興人四年到官[illegible]朱提太守遜惡衣菜食披荊棘收離散以威嚴為治誅反側及豪右不奉法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牛羊萬計州境遂安遣子澄勸進江左賜爵公遜以地勢形便請分牂柯為平夷朱提為廣南建寧為夜郎永昌為梁水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成將李驤既下越巂進渡瀘入寇遜將姚崇爨琛與戰堂狼大破之追至瀘水溺死者又千餘人崇遲遜以不能窮追鞭崇因諸將怒不可解腦裂而卒諡曰壯是歲太寧元年也州人立遜中子堅行府州事詔即授之三年侃表用尹奉初爲西梁水太守爨量晉寧太守李遏叛降成遜討之不能克奉及遜入刺殺量遏遂降咸和二年正月成入寇朱提太守楊術與戰敗死臺登四年侃加督寧州七年十月成李壽入寇八年三月奉降于成遂失寧州）明年六月侃卒年七十六贈大司馬諡曰桓侃聰敏勤吏職重農務本督察盜賊法令甚嚴所至之處家給人足在軍四十一年終日斂膝危坐手畣書疏引接疏遠門無停客飲酒有定限佐吏因餘歡勸少進侃悽然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也采聽言俗發姦

擿伏有趙廣漢之風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侃取其戲具投之江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法言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綜理微密嘗作船竹頭木屑舉掌之後皆得其用疾篤將歸軍資器械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分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司馬王愆期公私充實妾媵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于天府有子十七人瞻以蘇峻之難世子夏爭財殺弟斌瞻子(宏)襲爵再傳綽之延壽宋受禪降為侯初武昌北岸有邾城或請分兵鎮之侃不答言者不已侃乃渡江行獵因語之曰設險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將引寇且吳時此城守兵三萬無益江南遣虛內計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其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吾友包世臣曰毛寶之敗自緣不救非邾城不可守也呂文煥以無救失襄陽豈襄陽亦不可守乎

守江不如守淮豈有遺江面為守者且黃州武昌江面至狹對岸可聞呼聲安得謂內無所倚蓋侃[illegible]後鎮巴陵已無北問中原之志故不欲開邊飾詞以拒言者耳按當日重門之險在于壽春東連彭城西引潁川所謂守淮實在于此若邾城之于武昌正如樊城之于襄陽耳得之不足以進取棄之不足以憂寇設若北寇據戍邾城中絕其尾饋運不通前阻長江攻取不便亦何與晉休戚邾之敗哉故謂毛寶敗于不救非敗于邾城之不可守是也謂守江必守邾城非也）

論曰史偁侃夢翼而登天天門九重已登其八折翼而止是以季年懷止足之分近于誣矣稽蘇峻之誅而嚴劾卞敦致杜弢復反而欲降郭默觀其指趣蓋功名之士乎拳拳節飲而忘封鮓之訓是以啓手之日舋起鬩牆然而荊湘交廣變難迭出崎嶇百戰蹶而復振卒能底定厥功懋焉雖失寧州所謂鞭長莫及必欲以尹奉沒蜀累知人之明斯亦責人無已者也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家富年稚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惠帝時為成都王穎丞相掾祖舅劉(宏)請為荊州長史與陶侃咸見賞異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洛陽陷詹流涕勸澄勤王澄政令不一谿蠻並反詹討降之破銅券與酋盟數郡獲安初益州秀才杜弢居南平為詹所禮樂鄉之亂弢散家財募義士破李驤其後為反者杜疇所推逐刺史荀眺而據湘州元帝使甘卓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請降不許乃遺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于荊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亡辠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見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樂鄉起變出于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禽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俟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山公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薨逝斯事中廢欲遣詣大府備列起

事以求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誂劉吾使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而甘陶李至水陸十萬旌旗曜于山澤舟艦盈于三江威則威矣然吾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于四海逼向義之夫爲叛逆之虜踧息善之衆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畧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于神明西州人士卿犕悉之寧當令抱枉于時不證于大府邪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于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宐爲國息靖難之畧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時騰吾牋今達盟府大使光臨使吾得厠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于閶闔埽長蛇于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欲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便泝流

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喁喁十餘萬口亦勞瘁于警備息放逸于南畝矣衡嶽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諒益深受娛不惟邇門詹甚哀之乃啓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流寓居詹郡界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劫畧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閒遂使滋蔓按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于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怨過以錄功也竊謂今者當圮運之會思引遠猷故齊赦射鉤之誅晉貰斬袪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霑之于上百姓沐浴于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受弢降爲侃所攻復反詹復與侃破之湘州平拜建武將軍巴東五郡監軍賜爵潁陽鄉侯遷益州刺史將去郡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拜後軍將軍上疏請修辟雍令國子受訓皇儲釋奠察遷光祿大夫王敦據于湖勸明帝討之拜護軍將軍前鋒都督敗敦兵竹格杭斬其將杜發封觀陽縣侯食邑千六百戶出爲江州都督刺史將行上疏曰宏濟時務在乎官人今南北襍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也今凡有所用宐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褒貶則人有慎舉之功官無廢職之吝矣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軍敗子文受爲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宐然漢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辯章幽明宏宣政道故復

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于往昔宐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采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中閒以來遷不足勸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涖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宐峻左降舊制令二千石免官者三年乃得敘用長吏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行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省皆令附農市息末技道無游人不過一孰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奉使祿足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宐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

平人情未安詹勤于撫字百姓賴之咸和六年年五十三卒贈鎭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

晉畧列傳十九

荆溪周濟譔

溫嶠

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也幼以孝弟著偁博學有識量父憺河東太守嶠美風儀善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不就司隸請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盛名嶠劾其聚斂舉朝振動舉秀才補潞令從母夫劉琨鎭幷州請爲平北參軍遷大將軍從事中郎拜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數督前鋒討伐有功轉司空右司馬長安不守琨檄告華夷崇奉元帝加嶠左長史奉表勸進（史偁嶠母崔氏撥衣留嶠嶠絕裾而行吾友包世臣曰樂平之敗琨由薊孤奔薊嶠從琨奔北安能奉母行間此欲明嶠忠義而爲之詞爾）朝廷重之授散騎侍郎嶠聞母亾苦請還北營葬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喪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慮仰馮皇靈使逆寇必消然後返哀墓次豈得引小嫌廢遠圖哉嶠不得已受命歷王導驃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將起西池樓觀嶠陳朝廷草刱巨寇未滅宜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據石頭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敦擅政憚太子英武欲易之集朝臣厲聲問嶠皇太子以何德偁冀嶠阿意白太子過失嶠從容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敦謀遂詘明帝即位拜侍中中書令敦忌之請以爲其左司馬嶠始至勸敦入朝敦不納嶠度敦終不可諫則謬爲恭敬綜其府事時時預其密謀又結其用事者錢鳳丹楊尹鈌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公宜自選才兼文武者爲之勿任朝廷致違錯敦咨其人曰無踰錢鳳矣鳳亦推嶠嶠辭卒用之府中餞嶠酒酣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

及飲嶠遽以手版擊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與敦言別出閤復入者再三至于流涕然後即路鳳說敦曰嶠爲朝廷所親且素善庾亮恐未可信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乃至是邪嶠還都密定討敦之謀卒以制勝封建寧縣公進號前將軍時新更大難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嶠奏軍國七事其一曰祖約退舍壽春必有將來之難宜選名重之士爲淮泗都督配征兵五千人又遣一偏將將二千人往助約守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春發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舊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復之必得清恪奉公足宣惠化者其三曰諸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宜令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

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屯要處閑緣江上下荒田其四曰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幷領及省半者惘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者皆可合幷之庶選清祿優可責公濟之實五請復籍田廩餼之官六愼選遠方使命七除三族刑多見納用明帝崩與庾亮等同受顧命亮憚歷陽內史蘇峻又疑荊州刺史陶侃會江州刺史應詹卒乃出嶠爲平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鎭武昌亮之徵峻也峻慮有變求還備禦亮報書曰吾憂西垂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峻反嶠下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未至而京師陷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號慟曰社稷危逼豈人臣受寵時乎固辭不拜分兵給亮共圖舉義嶠推亮爲盟主亮亦推嶠嶠從弟充言于嶠曰見兵財七千人豈能獨克陶

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乃遣王愆期要侃嶠列上尙書陳峻罪狀移告四方征鎭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讒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撲討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允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徇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慚負先帝寄託之重義在畢力然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申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

按劍秦庭臧洪廣陵功曹郡之小吏耳登壇歃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方州受國厚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飢乏後將軍郭默即于戰陳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散出不爲賊用且祖約性情褊阨忌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強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能久羣公征鎭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宏著諸方鎭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畧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氣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

勇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勠力德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先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已復追還嶠重與書曰僕聞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將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相救況社稷之難乎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

當甚于此州之今日也社稷顚覆主辱臣死公進爲大晉忠臣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囚制人士裸其五形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出軍既遠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時侃子瞻爲峻所殺故嶠以此激厲之侃得書乃下戎卒六萬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劫帝據石頭使其將匡術守苑城義軍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嶠又築壘于四望磯以逼石頭南軍杖舟楫而峻多馬戰數不利相持數月嶠軍食盡求助于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戰數北良將安在荆州西接胡蜀倉庫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勇而無謀驟勝而驕今挑之戰可一鼓禽也柰何舍垂成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主臣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先帝義無旋踵且騎虎之勢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于公矣侃無以對嶠參軍毛寶復說侃請攻賊立效不效然後去既而有功侃乃給嶠糧峻攻郗鑒于大業壘殷羨請攻石頭以救之嶠乃設行廟壇場告天地祖宗流涕誓師三軍皆感泣侃督水軍向石頭嶠率精勇一萬從白石挑戰峻突陳馬躓斬之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至者雲集賊將匡術以苑城降逸攻之術求救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從之戰于查浦始合侃將李陽卻輕車長史滕含以精卒橫擊之逸敗逸之將戰也碩別率驍勇

數百渡淮戰甚銳逸敗嶠軍合擊之斬碩殲其衆滕含奉帝返正于嶠舟事平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當是時侃雖爲盟主處分規畧悉出于嶠峻將路永匡術賈寧先後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晩雖悔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借資蓄具器用而後還鎭嶠先有齒疾拔之因中風至鎭未旬而卒年四十二天下悲之贈侍中大將軍謚曰忠武子放之嗣家貧由黃門侍郎出爲交州刺史王述言于會稽王曰太眞子宜見優異柰何投諸嶺外王畣曰彼自以貧求出不放之至州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方命斬之而進遂破林邑

論曰祖約退屯壽春嶠議置督淮泗以援之自後江北遂爲重鎭

秦陷壽陽賴淮泗之師得以復振方逖之拓戍河上國計及此其所成就豈不卓然大哉

郗鑒郗愔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後也家貧少孤力耕篤學以儒雅立名趙王倫辟爲掾倫有不臣之心鑒僻疾去職惠帝返正參司空軍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與苟晞構隙越辟主簿晞辟從事中郎竝不就洛陽陷沒賊中乞活帥陳午將偪爲主逃歸鄉里鄉里千餘家避難嶧山推鑒爲主元帝承制假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鎭鄒山時密臺用李述并州用劉演竝爲刺史各屯一郡加以徐龕石勒之逼外無救援民掘食野鼠蟄燕終無叛者三年閒衆至數萬就加輔國將軍都督永昌初徵拜領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明帝初卽位謀樹外援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揚州江西都督假節鎭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敦諷之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才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愍懷之廢彥輔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論敦曰危機交急人亦何能以死守之鑒曰丈夫既挈身北面義隆在三何有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敦怒拘留不遣久之始放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含逼京師或欲乘其初至大駕自出拒戰帝亦銳意擊之鑒曰賊無經畧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此可以筭屈難以力競也王含錢鳳號令不一鈔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柰何以弱力敵强寇定成敗于呼吸乎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于既往哉事平溫嶠請宥敦佐吏王導欲贈周札官鑒竝駮之雖卒從導嶠而公義顯著封高平縣侯遷車騎將軍徐兗青三州都督兗州刺史假節鎭廣陵帝崩

與顧命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鑒欲赴難詔以北寇不許王師敗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司空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遣將軍夏侯長等閒行詣尋陽謂溫嶠曰賊謀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據要害築壘立屯以防越軼且絕餉道然後靜鎭京口淸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然之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王舒虞潭咸受節度邀鑒會師鑒乃率衆渡江會侃嶠于茄子浦舒潭戰不利侃長史孔坦請令鑒還乃與後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如鑒前策賊勢遂分賊將張健攻大業壘中乏水郭默窘迫突圍走江州三軍失色參軍曹納勸還廣陵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付託之重捐軀九泉未足云報今强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上佐而生長異端何以率義衆鎭三軍乎將斬之久乃得釋峻死大業圍解峻弟逸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石勒將劉徵浮海鈔東南諸郡加督揚州之晉陵吳郡遂城京口率衆討平之進太尉疾篤上表遜位且曰臣所統錯襍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坿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亾兄息晉陵內史邁謙虛養士甚爲流亾所宗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邁刺兗州鑒尋卒年七十一贈太宰諡曰文成子愔襲爵愔字方回少恬退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憂幾滅性服闋歷中書黃門侍郎拜臨海太守優游簡默與

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俱栖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免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簡文輔政除太常不拜求遠郡得會稽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遷二州刺史徐兗青幽及揚州之晉陵都督溫將北伐仍遷會稽乞骸骨因家焉徵拜司空不起卒年七十二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愔忠于王室而子超爲溫謀主愔不知也超先卒愔哭之慟既而知其先與溫有密謀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遂不哭

毛寶

毛寶字碩眞滎陽陽武人也蘇峻之難爲溫嶠平南參軍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許之既而中止不下嶠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寶別使比還遣信已二日矣寶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宜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

覺況自作疑邪嶠乃追信改書及討峻寶領千人爲前鋒南軍習水峻便步嶠欲以所長制之令三軍曰上岸者死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司馬桓撫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今賊相餉以糧豈可不擊邪設變力戰悉獲之約大飢嶠嘉其功上爲廬江太守約將祖渙桓撫欲襲湓口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行侃顧坐客曰此少年言可用也乃使寶桓宣屯馬頭山不附約爲渙撫所攻求救于寶寶至賊與宣載方酣寶赴之矢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洗血裹刱復戰渙撫退遂進攻約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賊久不平侃欲南還寶說侃曰公本不應下當鎮蕪湖爲南北聲援前既已下勢便不可更還軍政有進無退豈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亾也往者杜弢强盛公竟滅之豈峻獨不可破賊亦畏死非皆勇

健試與寶兵上岸斷其資糧若效不立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句容湖孰積聚峻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也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鬥寶曰君若健賊何不入鬥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侯邑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爲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進南中郎將從平郭默救桓宣于章山敗石遇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解豫州授寶與西陽太守樊峻率萬人戍邾城石虎使二萬騎攻之求救于亮亮以城固不時救城陷突圍出赴江死

王舒王允之

王舒字處明導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以天下多故不營時名潛心學植年四十餘不就徵辟元帝鎮建鄴與諸父兄弟偕渡江參

元帝鎮東軍太宰初歷官至廷尉從兄敦表爲荆州刺史王含既敗與子應奔舒舒沈之江進平西將軍假節都督尋以陶侃代舒遷舒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有疾未行朝議亦念其功徙湘州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爲僕射時庾亮將徵蘇峻導建議授舒護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以爲外援（舒以父名會辭不拜詔改郡爲鄶稽舒還復故）峻反加都督行揚州刺史峻兵逼吳郡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冰俱渡浙江會顧衆虞潭以討賊自次西陵爲後繼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衆從弟颺監晉陵軍壘于御亭前鋒至無錫爲賊將張健所敗奔還御亭已而軍復驚潰冰颺還錢塘藻保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支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致敗斬二軍主者黜冰颺以白衣行事更命顧衆督護二郡軍屯章埭

虞潭亦率吳興兵屯烏苞亭並未敢進暴雨大水賊將管商乘船旁出襲敗潭衆潭還吳興衆還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海浦戍築壘爲持久計或勸還郡不許使謝藻守錢唐衆颺守紫壁賊攻吳興潭軍又敗東遷餘杭武康諸縣皆被掠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率精銳三千邀賊武康出不意破之斬數百級賊鋒始挫允之字深猷爲從伯敦所愛總角即以自從敦嘗夜飲錢鳳侍允之辭醉先臥既醒聞敦鳳共爲逆謀即大吐汚衣及面鳳出敦自燭之見允之臥吐中不復疑舒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具以敦謀白舒因導啓帝及敦平帝欲官之舒辭以年少故隨舒在東破賊立殊功賊既敗委舟步走允之收其械進兵助潭賊將韓晃寇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擊諸湖潭賊中弩敗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吳興由

是獲安分討臨海新安諸山縣應賊者悉平之陶侃等至蔡洲舒潭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請貶責侃等遣使敦喻行臺立上舒監浙東五郡允之督護吳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追晃長蕩湖大破之事平封舒彭澤縣侯允之番禺縣侯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尋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允之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不起導與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亾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尒吾復何言允之堅辭不起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江西四郡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涖政甚有威惠王導既卒庾冰爲政除導子恬爲豫章太守允之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宜遠外乃求自解州以讓恬冰聞之甚愧即以恬爲吳郡豫州刺史庾懌冰之兄也

餉允之酒允之覺有異飲犬犬斃密奏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尒邪懌懼引鴆自殺其年八月拜允之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而卒年四十謚曰忠

論曰王庾皆以名族先後宰政此宜和衷共濟隆彼中興而乃大難甫平猜嫌釁起門戶爲禍一至此乎

虞潭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吳宜都太守吳亾堅壁不降遂死之潭舉秀才爲醴陵令張昌之亂郡縣多從賊潭起兵斬昌別帥鄧穆等拜建平太守以疾辭位周旋征討論功賜爵都亭侯陳敏之亂討敏弟讚于江州領廬陵太守又與諸軍共平陳恢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杜弢之亂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進軍救甘卓弢平元帝召補軍諮祭酒轉琅邪國

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沈充之亂合宗人及郡中大姓起義赴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野鷹飛集屋梁義衆咸懼潭曰今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自次西陵爲後繼充平徵拜尙書補右衛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進封零陵縣侯蘇峻之亂加督五郡軍事與王舒等同舉義行臺假潭節監浙西軍峻平以母老去官還餘姚潭母富春孫氏也自潭之擊杜弢母勉以必死罄貲產餽戰士及討峻則斥鬻珥環佩以資之王允之爲督護母又謂潭王府君遣兒征汝何得不尒潭即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焉潭凡五遇亂皆以忠節著聞詔轉鎭軍將軍吳國內史進封武昌縣侯母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立養堂于家王導

以下皆就拜焉母以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潭之在吳也値歲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亾塗地潭表開倉振救又修滬瀆防海鈔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更拜侍中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九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孝烈兄子騭字恵行亦與義謀爲王舒軍司歷吳興太守至金紫光祿大夫

論曰自古遭亂起義兵勤王事未有如潭之數者困敗屢矣母子兄弟皆無恙以功名壽考終潭母不有其子而有子潭不有其身而有身然則忠義而隕身者亦各其命則然耳忠義何負于士士亦何憚而不爲忠義哉

顧衆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榮之族弟也父祕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

秣陵令並不行元帝命爲鎭東參軍與平華軼功封東鄉侯轉丞相掾祕卒交州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旣而殺之衆往迎喪値杜弢之亂六年乃還祕會任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不受及帝踐阼累遷尚書郎王敦請爲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而詔先除鄱陽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構逆令出軍不應敦大怒以軍期召還厲色詰之衆占對不屈敦意亦解敦又怒宣城內史陸喈衆更代申辯幕府壯之敦擅政欲以爲吳內史固辭敦平除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入京師衆還吳圖舉義庾冰之奔會稽也峻代以蔡謨又使前陵江將軍張悊收兵于吳衆遣人以大義說悊悊便赴義謨因欲圖峻卽檄衆爲本國督護從弟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士響應峻將引嶽來寇破之高莋收其軍實謨釋郡還冰衆遣屯無錫以疾冰至鎭御亭衆恐賊從海虞入自往備之而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冰皆敗遂失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破賊別帥義軍復集進屯烏苞亭王舒虞潭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軍討健潭將姚休爲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賊銳甚義軍數卻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紫壁可全錢唐以南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策也臨平人范明意與衆同版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來助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走斬其吳令錢宏衆鎭吳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虔亭健將馬流陶陽來攻閎祈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推謨讓以倡謀讓衆朝論美之封鄱陽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尙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母憂去職何充執政復徵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充與武陵王晞不平

衆和釋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靡費每相諫諍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邀衆入衆竟不下車充以州里宿望恆優遇之乞骸骨不許遷僕射永和二年年七十三卒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爲元帝安東參軍轉丞相從事中郎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賜爵丹楊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立曲阿新豐塘用工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漑田八百餘頃歲獲豐收有司論擅興造坐免帝尋感悟拜大司農帝崩爲大匠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兵至入宮侍衛峻擅政命持節督東軍闓因宣太后密詔令三吳起義陶侃爲盟主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楊義軍運晉陵吳郡穀以給郗鑒峻平復爲尚書加散騎常

侍封安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六十四

論曰舒軍自吳興義興以北在震澤西眾軍自吳趣晉陵在震澤東北此其所以不能合勢也郗鑒欲據京口堅壁清野以困峻而行之稍遲遂使東南糜爛撫以逸少而未復擾以元顯而立遺孫恩因之盡蠹建康之藏府故桓(元)斷江路而貲儲竭矣禍所從來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畧列傳二十　荊溪周濟譔

王敦

王敦字處仲導從兄也祖覽父基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性矜豪安忍洗馬潘滔目之曰處仲蠭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耳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使諭其叔父兗州刺史彥敦因勸彥起兵應三王惠帝返正叅遷大鴻臚侍中東海王越用王衍策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時公主已亾敦悉遣侍婢百餘人配將士散金寶賞眾軍單車還洛越復用爲揚州欲以樹援潘滔諫弗聽後以尚書徵中路奔元帝元帝以爲軍諮祭酒永嘉五年代劉陶爲揚州尋進左將軍加征討都督假節鎭豫章督諸將攻華軼平杜弢元帝承制進鎭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江揚荊湘交廣六州都督江州刺史封漢安矦鎭武昌敦始自用刺史守令建武初遷征南大將軍江州牧使部將朱軌趙誘等討杜曾敗死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導爲劉隗刁協所閒漸見疏敦上疏訟之畧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羣從所蒙竝過才分導誠不自量陛下亦爰忘其短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薉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宏)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冄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于斯命銘之于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于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

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于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于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任閫外握强兵羣從貴顯遂欲專制朝廷每酒酣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永昌元年率衆內向上疏罪狀劉隗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

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亾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亾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漢武雄畧亦惑江充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于此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

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嶽獻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以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亾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匈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柰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吳興沈充亦舉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討之敦至石頭欲攻劉隗于金城其將杜宏曰隗多死士未易克也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隗自走矣從之札開門納敦遂入據之六師攻敦敗績敦放衆大掠宮省蕩然自爲丞相殺周顗戴淵擁兵不朝還鎮武昌別將陷湘州殺譙王丞又殺梁州刺史甘卓明帝太寧元年復下鎮姑孰加黃鉞殊禮將圖篡逆沈充錢鳳竝爲謀主充字士居鳳字世儀皆吳

興人也初充既事敦因舉鳳鳳有才辯數進邪說以附和敦敦參軍熊甫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敦作色曰小人爲誰甫因告歸臨別爲敦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己不能納也既而敦病拜所子兄含子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充遂東收兵于吳興會溫嶠入爲丹楊尹具白敦逆謀帝洩意討之僞言敦死下詔罪狀敦募誅錢鳳敦見詔甚怒而病不能自將乃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請行以

爲元帥鳳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偁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俄而含軍敗于越城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力疾欲起困乏復臥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亾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敦初病夢白犬自天而下齧之及是又夢刁協乘軺車導從甚盛瞋目令左右執敦敦寤告左右俄然而死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聽事中而與諸葛瑤等縱酒行樂朝廷之下詔討鳳也使沈禎諭充于吳興許以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亾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簒弑柰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充卒不聽率萬餘人與含合軍充司

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勢摧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幷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因敗爲成召錢鳳計事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遁逃歸吳（後以謀反伏誅）含復率衆渡秦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乃燒營而走周光斬鳳以降充至吳興爲故將吳儒所斬王師發敦瘞出其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與鳳充首同梟大桁既而從郗鑒言聽家收葬含攜子瑜應奔荆州投刺史王舒舒逆而沈之江

蘇峻祖約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樂安相峻少爲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亾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傳檄諸屯宣布王化收葬枯骨遠近附之元帝聞其得衆假授安集將軍曹嶷據青州表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將攻之峻懼率所部數百家浮海至廣陵轉鷹揚將軍討周撫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初舉兵有詔令峻討之峻卜之不吉遂緩師六軍既敗退保盱眙加奮威將軍復爲淮陵太守初還臨淮詔召討敦敦亦使說焉峻拒敦引軍入衞賊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自南塘橫擊大破之（本傳云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于其夜渡竹格渚云云按峻以乙亥日走郗竹格渚之戰乃乙未日相去二十一日）復從庾亮追破沈充軍論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峻聚衆本圖自全及歸朝立功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精利朝廷寄以江外而峻負勢驕溢招納亾命衆力日盛皆仰給縣官漕者繼路稍拂意則出惡言朝廷憚之時成帝初立政在庾亮亮欲

徵之峻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唯命至于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聽下詔徵峻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己因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進曰將軍求荒郡而不見許安所得生路乎不如勒兵自守峻然之遂不應命朝使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若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狗應烹但當死報進謀者耳乃遣參軍徐會結州刺史祖約約字士少逖母弟也隨逖過江元帝引爲掾轉從事中郎典選舉逖有功約亦見任至侍中逖卒代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約異母兄納爲光祿大夫密言于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當抑而使之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母

邑其寵貴寘之信也約無綏馭才爲石勒所逼退鎭壽春王敦反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矦進號鎭西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與顧命望開府不得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來侵約請救朝廷不應峻救之聰始退朝議作塘遏滁水欲以禦寇約謂爲棄已益恚朝廷使蔡謨勞之約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峻要與舉兵共除執政大喜卽遣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率衆助之峻命其將韓晃張健渡江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自率渙柳濟自橫江次于陵口連敗王師遂據蔣陵覆舟山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陷宮城大掠驅百官負儋登蔣山光祿勳王彬等至被捶撻裸剝士女至以壞席苫艸自障無艸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震內外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觔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皆掠奪

之矯詔大赦唯亮兄弟不原自爲驃騎領軍錄尚書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柳爲丹楊尹加前將軍渙爲驍騎將軍還屯姑孰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聞溫嶠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帝據石頭逼徙居人入苑城使匡術守之嶠等與戰數不勝相持稍久峻倚祖約爲援使掎義軍之後又資東南諸郡糧旣而郗鑒築京口三壘東道不通約襲湓口爲毛寶所破又屢敗于勒棄壽春奔歷陽峻遂失勢乃急攻鑒嶠與趙(允)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攻峻以救鑒峻率匡孝八千人逆戰峻子碩及孝以數十騎薄(允)(允)却峻望見曰孝能破敵我更不如邪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陳堅不得入迴騎將趣白木陂陶侃牙門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其首臠割之灰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逸爲主碩求峻尸不獲發亮父母墓焚其尸逸閉城自守韓晃別破宣城殺桓彝東畧三吳聞峻死引兵赴石頭商徽亦自東還攻庱亭壘爲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所破斬首千級商走延陵又敗死者數千商遂詣庾亮降匡術亦以苑城降趙(允)討約于歷陽約懼率左右數百人奔勒逸晃攻苑城不克嶠選精銳攻楊杭戰于查浦碩臨陳授首逸棄石頭奔張健于曲阿門阸不得出相蹈藉死者萬數爲李閎所禽斬商之降也引徽率餘兵歸健健疑而殺之爲舟師自延陵向長塘湖大小尚二萬餘口金寶不可勝計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李閎追擊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與馬雄韓晃輕軍走閎及之巖山健等據山不下晃獨出帶兩鞬踞胡牀而射所殺傷甚衆矢盡就斬之健等乞降並梟其首約在趙石勒未之見也程遐說勒除約勒乃并其家屬百餘人殺之初祖逖有所愛胡奴王安隨逖在雍丘逖顧安曰石勒汝種類也

得毋有北風之思乎吾亦何在汝一人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安潛匿其幼子道重變服爲沙門石氏滅歸江左逖賴以有後

論曰悍鷙之馬不詭王良之銜彼誠得其理也約力小而任重峻本羸艸操之太蹙其致變亂豈足怪哉任讓韓晃之徒或剛浅能斷或勁勇健鬥器而使之皆遇郡禦侮之選也六轡失調九逵生棘俱以叛逆膏身齊斧執國柄者方欲激昂智勇之士以恢中土不亦遠乎

晉畧列傳二十一

郭璞

荊溪周濟譔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才高博學從郭公受青囊書九卷由是洞明五行天文卜筮當世方之京管劉淵自鄴還西河璞筮之投策曰此其戎乎辟地南爲王導參軍元帝初鎭建鄴導使筮之遇咸之井曰此受命之符也其符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西南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銅鐸五出武進田中歷陽井沸經日帝爲晉王又使筮之遇豫之睽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其符會稽當出鐘上有銘得之井泥太興初鐘出剡縣井中銘十八字可識者會稽嶽命于是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瑞于晉陵棧鐘告成于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帝甚重之以爲著作佐郎

璞上疏言歲首占卦得解之既濟方春木王而癈水之氣來見加乘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察幽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濫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刑漕于伯血逆流伯小人雖罪未允何足感動靈變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裁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有愆陽苦雨之菑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消復供禦之術宜發哀矜之詔引罪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前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天文志太興四年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此云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未詳）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會未數旬大眚再見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以允塞天意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之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遷尙書郎明帝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

見重埒于嶠亮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璞曰吾所受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永昌元年又請以皇孫生大赦改元從之母憂去職王敦起爲記室參軍敦掾陳述卒璞哭之甚哀曰嗣祖焉知非福邪未幾難作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令爲己占則曰大吉或以告敦敦將舉兵使璞筮之對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亮嶠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對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量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斬之臨出謂行刑者曰欲何之曰南岡頭曰必在雙柏樹下上有大鵲巢矣敦平贈弘農太守璞最善桓彝雖在婦閒彝至便入璞曰他處聽卿徑前愼勿廁上見尋也他日彝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璞方裸身被髮銜刀設醊見彝撫

心大驚曰命也非直禍吾卿亦不免其後彝亦死蘇峻之難云璞撰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鈔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尒疋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詞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誄頌數萬言傳于世子鶩官至臨賀太守

譙王承

譙王承字敬才宣帝弟進之孫譙王遜之次子少篤學有志行惠帝時仕至游擊將軍永嘉中避亂依山簡于襄陽簡卒爲元帝軍諮祭酒元帝爲晉王承制嗣封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甚被親任王敦表疏悖慢帝夜示承曰敦比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于此將若之何對曰陛下不早裁難將作矣會敦以湘州表授宣城內史沈充帝以湘州據敦上流欲授承承曰臣幸託末屬當宿衛思報天德唯力是視湘州

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馮天威得之所涖比及三年可以即戎矣遂詔拜南中郎將湘州監軍刺史至武昌釋戎備見敦敦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敦輕之語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何能爲也聽之鎮承躬自儉約傾心以撫百姓甚有能名敦更忌之詐偁將北伐悉調境內船承不得已分半予之敦構難遣參軍桓羆請承爲軍司初長沙人虞悝與弟望以孝弟廉信爲鄉黨所歸仕州郡吏爲治中別駕承至擬悝爲長史望爲司馬（望字子都史失悝字）未到遭母喪敦兵起承弔焉因留與計事對曰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境內之士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固守以分賊勢傳檄四方徐共圖之（承本傳云承欲倡義而衆心疑惑悝曰大王宗室屏藩寧可從其僞邪與此微不同此從悝傳）于是與建昌太守王循衡陽太守劉翼等同盟起義囚桓羆馳檄諸郡零陵太守尹奉首應之出軍營陽敦姊夫湘東太守鄭澹拒命命虞望爲督護討斬之遣主簿鄧騫說湘州刺史甘卓（卓字季思丹楊人曾祖寧吳名將寧子璞以罪廢從家遂零替卓退居自守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有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避亂東歸從陳敏敏反以爲將周玘顧榮等說卓卓乃與榮等討敏元帝初鎮建鄴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攻周馥平杜弢皆苦戰立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湘州刺史進爵于湖侯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土賴之）敦將舉兵先使約卓俱下卓許之既而背之使參軍孫雙止之敦已登舟見雙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當爲朝廷慮邪吾今下惟除姦凶耳事捷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不能決騫至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于天下也王敦以其私憾偁兵向闕此誠忠臣義士匡救之時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埽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于盡力國難乃吾心也當

共詳思之卓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于此將軍有重名于天下但當推亾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亾于一戰邪騫曰不然光武剏業中國未平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本有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于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于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于天子邪使敦遂平劉隗西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未決騫又曰今既不同義舉又不承敦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共見也議者所難直以強弱耳敦兵不過萬餘度其留

者不能五千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强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禦哉溯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拉枯朽何所顧慮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鎭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荆州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亾不可言知計矣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邀卓俱下道融忿敦背逆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成宗黨之耻矣君當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承字文子伯父湛字孝若與潘岳齊名泰始中舉賢良中第歷官散騎常侍父淳字孝沖亦有文藻官弋陽太守承度江爲安東參軍遷南平太守與卓討敦卓敗敦殺柳純承被收外兄王廙苦請得免終散騎常侍）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克期虞沖隨雋反命報承令堅守許出兵沔口斷敦歸路時敦已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恆等甲卒二萬攻長沙承且戰且守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南投陶侃或欲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得卓書卽報曰季思足下勞于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虛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刱業始尒豈圖惡逆萌自寵臣承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鎭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尙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闇知駭踊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淩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于倉卒舟楫未備魏乂李恆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

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卓老多疑次豬口累旬不前兄子卬爲敦參軍敦既入石頭乃以騶虞幡駐卓軍而使卬求和于卓且謝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尒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謂卬曰但使聖上元吉太子亾恙吾臨敦上流敦亦未敢便危社稷脫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絶四海之望矣不如還鎭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進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禽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之將恐將軍之下亦各求便雖至襄陽不可得守也卓不能用樂道融亦日夜涕泣勸卓速下卓竟不從道融憤懣而卒（卓還襄陽散兵大佃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指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而殺之并其四子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諡曰敬）承拒戰既久虞望劉翼相繼戰死乃嬰城待救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承卓舉義而書檄不至使其兄子該申款于承承被圍使從事周崎與該閒出反命爲乂所得考該至死不言其故臨崎白刃責其所詣崎曰求援于外隨時制宜豈有定指邪又謂崎曰爲我語城中劉隗戴淵已破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外援理絶如此當活汝該許諾至城下則呼曰敦軍已敗于于湖甘南安已克武昌努力堅守救行至賊今散矣乂殺之攻益急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城内城内奪氣相持百餘日城陷乂殺虞悝檻承送荆州主簿桓雄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毁服爲僮豎以從乂奇雄狀兒殺之階延卒從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指害承于路階延斂之送柩還都葬畢乃去舂陵令易雄承承符起義馳檄列敦罪狀城陷被執送武昌敦示之檄雄曰此實雄作惜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王室如燬何用生爲敦釋之衆皆賀雄笑曰我安

得免敦陰使人賊殺之惟鄧騫爲父所用（騫字長眞爲承說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城陷父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而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日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見父父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官）承薨時年五十九敦平贈車騎將軍諡曰閔虞悝贈襄陽太守望贈滎陽太守

周顗

周顗字伯仁汝南安成人也父浚字開林魏尚書郎晉受禪絫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吳平封武城侯六千戶明年移鎮秣陵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吳人悅服遷侍中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增邑五百戶後代渾爲使持節安東將軍揚州都督卒于位顗弱冠襲爵拜祕書郎絫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鎮軍長史元帝鎮建鄴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逼杜弢奔豫章復徵軍諮祭酒轉丞相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太興初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轉僕射領吏部代戴淵爲護軍顗以雅望獲盛名然多酒失數爲有司所糾劾卒不能改王敦構逆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得舉兵脅之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寧非亂乎處仲剛愎强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王師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不能畣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艸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收者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遂遇害觀者皆爲流涕弟嵩字仲智狷直果狹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帝爲晉王拜奉朝請羣臣勸即尊位嵩獨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謀之助以時濟宏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臨發坐謗訕大不敬廷尉論棄市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復爲廬陵太守未之職拜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疏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竝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癈道衰君懷術以馭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犯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或拱受成或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己還爲國蠹者也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強假絫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奸謀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癈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癈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竝以雄畧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遺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

有所後至于忠素竭誠義以奉上輔隆洪基翼成大業亦昔之瑜亮也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湯湯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沈淪妃后不返正委賢任能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疏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令存亾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嘆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陛下也導等由是復見委任顗被害敦使弔焉嵩曰亾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及將害周札周筵乃并收焉

顗兄弟三人惟季弟謨在敦平詔贈戴淵譙王丞等而未及顗謨時爲後軍上疏訟之乃贈顗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謨歷官少府丹楊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顗子閔仕至尚書僕射中軍將軍初顗母汝南李氏字絡秀在室顗父浚出獵避雨秀家父兄皆不在秀與一婢宰豬羊具數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闚之獨一女子甚美因求爲妾父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不聯姻貴族乎顗等旣長母謂曰我屈節汝家爲門戶計耳汝不與吾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母以至日舉三子酒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尒等今竝貴列吾目前吾無憂矣嵩起曰恐不如尊指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耳竟如嵩言（按絡秀傳云阿奴謨小字也而顗傳載嵩以燭投顗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是兄謂弟之通稱非小字也）

戴淵

戴淵字若思廣陵人祖烈吳左將軍父昌吳會稽太守淵少游俠無行檢陸機赴洛船裝甚盛淵率其徒掠之獨據胡床坐岸上指揮徒侶甚有條理機登舫屋望見之知非常人遙謂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淵感悟流涕投劍就機與定交焉年三十舉孝廉入洛機薦之趙王倫倫辟之除沁水令不赴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帝爲晉王遷尚書轉護軍僕射出爲征西將軍兗豫幽冀雍并六州都督假節加散騎常侍鎮壽春至合肥而王敦作難詔追入衛進驃騎將軍討敦敗績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見

敦于石頭敦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答曰豈敢有餘但不足耳敦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嘗有憾于淵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媿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矣敦以爲然遂收殺之敦平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卞壼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父粹惠帝初爲尚書郎持正不附楊駿駿敗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右將軍張華遇害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公爲長沙王乂所殺壼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例起復

職固辭乃聽服闋爲世子師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遷太子詹事轉御史中丞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以功封建興縣公遷領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竝受顧命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成帝即位羣臣進璽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曰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邪導聞之乃舁疾而至太后臨朝與庾亮對直省中郡中正樂謨廷尉評庾怡各偁父命不就職壼奏劾之以爲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自專居職若順羣心則戰戍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是爲王者無人也宐絕表疏遂爲永制王導偁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壼又奏之并劾御史中丞鍾雅阿導不舉竝請免官雖寢不行舉朝震肅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縱任爲達壼以爲悖禮傷教中朝所由傾覆欲奏推之導亮不從乃止阮孚嘗謂壼卿恆無閑泰如

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既以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壼家至貧息當婚無以供辦帝知之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患創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庾亮將徵蘇峻壼以峻兵強地近一旦爲變易致蹉跌固止亮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不知可即禽不本出足下爲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共止之也壼司馬任台勸畜良馬壼笑曰以順逆論之理無不濟萬一不然豈馬何爲峻至東陵口壼以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加領軍給事中假節都督大桁東軍事率郭默趙（允）討峻陵西敗績峻攻青谿壼與諸軍奮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遂大敗壼背創未合力疾率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死焉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相繼陷陣死壼妻裴氏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復何恨乎峻平初贈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進贈驃騎將軍侍中又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眕贈散騎侍郎盱贈奉車都尉三子瞻至廣州刺史四子耽尚書郎

羊曼

羊曼字祖延祜兄之孫也王敦逼爲右長史酣醉不任事敦敗朝議罪其參佐溫嶠申列偪迫之狀乃見原代阮孚爲丹楊尹蘇峻反加前將軍守雲龍門王師敗或勸避禍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事平贈太常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從渡江爲舍人專掌文檄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類帝乃絕不與

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賜爵原鄉亭侯轉丞相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出補句容令常年主者自出評估民貲以督課超作大函里別付之使自書以投百姓便之課吏最入爲中書通事郎王敦反領安東上將軍六師敗散超按兵直衛明帝討敦合義士以從事平封零陵伯出爲義興太守徵拜中書侍郎遷射聲校尉校素無兵義興人多隨超因統以宿衛號爲君子營蘇峻反代趙（允）爲左衛朝士多遣家人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超不聽處妻孥宮內王師敗以右衛將軍與侍中鍾雅同侍帝於焉

鍾雅

鍾雅字彥冑潁川長社人少孤好學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還尚書郎避亂渡江元帝召爲丞相記

寔參軍拜臨淮內史振威將軍徵拜散騎侍郎轉尙書右丞遷北軍中候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王含之亂加廣武將軍討誅敦黨徵拜尙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劾尙書梅陶國喪奏伎百僚憚之監郭默軍討劉遐故部曲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爲前鋒監軍領千人距峻兵少不敢進還拜侍中庾亮將出奔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克復之效及峻遷帝石頭與超同衞帝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雅步從賊給馬不肯騎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害也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衞內實防超雅帝時年八歲雖處幽阨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義兵已據白石超雅乃與峻將匡術等謀奉帝返正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衞讓竟殺之讓與陶侃有舊峻平侃欲宥讓請于帝帝曰是殺我侍中右衞者不可宥遂誅讓超將改葬帝痛念不已詔遷高顯近地使得出入瞻望其墓追贈超衞尉卿謚曰忠贈雅光祿勳

桓彝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孤貧有盛名與庾亮周顗友善好識拔才士時人方之許郭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拜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尙書吏部郎爲王敦所忌以疾去職後至徐州刺史明帝將討王敦拜散騎常侍引參密謀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溫嶠尹丹楊以宣城經亂有山川之阻請補彝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反合義衆赴難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勸按甲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

雀今社稷危逼而計校兵力乎以朱綽爲前鋒破賊別帥于蕪湖自率衆出石硊賊將韓晃已破臺軍乘勝來攻彝以郡無堅城退守廣德尋聞王師敗績慷慨流涕復進屯涇縣時峻已挾天子州郡多遣使降附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乎遣將軍俞縱守蘭石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義在致死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家也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彝固守賊甘言誘之彝卒不從城陷爲晃所害時年五十三諸子流逬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追贈興古太守

論曰成敗之說烏可忽哉彝以危疆崎嶇數月而韓晃之鋒不得與張健同肆于三吳是以虞顧敗而復振溫陶得引爲援道崇因之斷峻東還皆事勢之相因而至者也故夫封疆之臣當危難之際能守一日必有一日之功非徒激烈就死明大節而已也儒生不識成敗轉移之局因謂忠臣烈士但盡其在我而置成敗于不計適足使成敗之說別張其幟以搖忠義之心非篤論矣

晉畧列傳二十二

荊溪周濟譔

華恆

華恆字敬則平原高唐人曾祖歆魏太尉祖表魏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遜位拜太中大夫以苦節立名父廙字長駿魏時以妻父盧毓典選引嫌不得調晚始爲中書通事郎武帝少親之泰始中遷冗從僕射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將軍侍中出爲南中郎將河北都督乞終喪迕旨荀勗先爲子求廙女不得嗛之廙僚壻鬲令袁毅以賕敗勗因排廙免之坐削爵土以子混襲封混佯狂不拜太康初大赦廙得復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爲中書監惠帝時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公坐事免官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廙以辭勗婚坐廢然韓壽因賈后求妻廙孫廙竟不許也恆博學清素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辟王渾司徒倉曹屬除散騎侍郎累遷常侍北軍中候領軍將軍愍帝即位拜尚書進封苑陵縣公劉曜逼長安出爲鎭軍將軍領潁川太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長安陷沒時羣賊方盛州郡相繼奔走恆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自疑先予王導書導言于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召補光祿勳未拜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請俟還洛恆引漢獻帝居許即便郊祡從之以疾解職轉廷尉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表轉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太保國子祭酒成帝時愍帝所賜封進爵一皆削除恆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侍帝至石頭初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殺害然獨敬恆鍾雅劉超之死恆賴讓獨免帝加元服納后寇難之後禮籍靡遺恆考正撰定皆有依據郊廟辟雍朝廷軌則多恆建議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年六十九即以爲贈謚曰敬

陸曄　陸玩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少有雅望爲從兄機所偁居喪以孝聞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鎭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侍中皆北士帝欲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偁遂特拜焉遷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遺詔曄錄尚書加散騎常侍與受顧命入殿將兵直宿成帝即位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隨帝石頭舉動方正不爲凶威變節峻敬待之使守臺城匡術歸順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進爵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歸里省墓以疾卒年七十四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弟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不就辟召元帝作相引爲參軍王導請昏于玩玩却之累加奮武將軍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受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宜皆免官禁錮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轉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蘇峻之亂與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封興平伯轉尚書令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讓不

許劭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殂謝以玩德望遷侍中司空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乃辟寒素有行之士玩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年六十四卒謚曰康

褚翜

褚翜字謀遠河南陽翟人也襲父頠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諸王爭權避之幽州河北復亂乃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于時天下鼎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道斷不得前洛陽陷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與流人帥陳撫等構怨翜說撫曰所以在此謀逃難也宜勠力備賊而自相攻擊是避阬落井也秀雖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胡賊乘虛而至城必不守諸君雖得殺秀柰細衆何撫等感悟善秀如初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荀組以爲參軍假廣威將軍復

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遷司隸司馬仍督諸營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部曲將耿奴得衆而專翜常優遇之建興初遷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元代翜翜知其不能容奴因誡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愼之元勉納翜言外羈縻奴內實懷恨會遷陳留將發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元郡內大亂徐州賊帥張平因而乘之郡人恐將歸平組遣翜撫之乃定舉吏部郎不行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拜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遣將領五百人隨戴淵赴難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帥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反拜侍中典征討軍事王師敗王導謂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合速出翜卽入上閤躬自袌帝登太極前殿與導等共侍左右峻兵入翜臨陛正色呵之衆莫敢逼峻擅政猶以爲侍中從幸石頭明年與陸曄等鎭苑城匡衛歸順蘇逸任讓圍之翜等固守賊平封長平伯遷丹楊尹京邑遭焚掠人物凋弊賴翜撫集復安代庾亮爲中護軍鎭石頭尋爲領軍從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作新宮遷右僕射轉左加散騎常侍代何充爲護軍咸康七年年六十七卒贈衛將軍謚曰穆

孔愉

孔愉字敬康其先世居梁國漢末避地山陰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吳湘東太守從兄侃吳大司農並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入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閒遇封雲之亂逼爲參軍不從將殺之雲司馬張統救之乃免遂變姓名入新安山中躬耕讀書信著鄉里後忽舍去皆以爲神人爲之立

祠元帝爲安東命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除駙馬都尉丞相參軍年五十矣華軼平以功封餘不亭侯中興建長兼中書郎帝任刁協劉隗頗疏王導愉陳導忠賢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之亂棄官還朝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蘇峻入京師朝服守宗廟峻平遷尚書愉之爲長史也以溫嶠母亾遭亂不葬不過其品及平峻嶠有大功愉往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轉右僕射領東海王師遷左咸和八年詔給尚書令陸玩親信三十人稟愉二十人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方今強寇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瘁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感動鬼神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

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于都坐詰愉君言姦暴誰邪愉因大論朝廷得失陸玩固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允爲護軍愉曰中興以來處此位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允居之邪導不從甚銜愉言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僕射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徙領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出爲鎭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巡行修復漑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艸屋數閒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咸康八年年七十五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子汪以直諒偁安國以儒素顯初愉與同郡丁潭張茂齊名潭字世康茂字偉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王導嘗謂愉有公才而無公望潭有公望而無公才蘇峻之難潭爲常侍侍帝石頭康帝時以光祿大夫致仕年八十卒茂爲吳興太守與三子皆死沈充之難妻吳郡陸氏傾家率部曲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以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贈茂太僕

孔坦

孔坦字君平愉從兄侃之子也祖沖吳丹楊太守坦方直有雅望通左氏春秋元帝爲晉王以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皆試策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弒君汙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到者（史云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按坦奏甚明史文不明）坦奏議曰古者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平康之世猶假漸漬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尒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冀于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于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者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

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之期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後坐事被譴棄官歸會稽除領軍司馬未赴而沈充作難與虞潭等共起義兵事平始就職王導請爲揚州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蘇峻反與陶回共白導請先發制之導以爲然而庾亮不從賊遂渡江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城陷白衣者俱免峻遷帝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義軍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謂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天今淸靜賊必不動淩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偵之而信初郗鑒鎭京口侃等令以兵會故賊得東坦謂侃曰本不應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宜速遣還雖晚猶勝不也固爭乃聽賊勢遂分峻平拜吳郡太守以年少辭改丹楊尹又辭時宰未許坦慨然曰昔肅

祖臨崩諸君親𢲸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拂衣而去乃遷吳興太守封晉陵縣男加建威將軍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詔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中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王導請爲大司馬司馬石勒死石虎擅趙政勒養子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內附坦與聰書諭納玆招石生于關中詞旨慷慨既而朝廷不果北伐人皆恨之在職數年遷侍中成帝幸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切諫帝既加元服猶委政于導坦言于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迕導出爲廷尉鞅鞅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侍郎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對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以中原未復爲恨亮報書以祭卒年五十一贈光祿勳謚曰簡

陶回

陶回丹楊人（史失其字）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少辟公府不就王敦命爲大將軍參軍轉別駕敦死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亂與孔坦請先發制峻庾亮不聽峻既渡江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伏兵要之可一戰禽也亮又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夜失道執郡人爲鄉導無復部分亮深悔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得千餘人與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事平論功封康樂伯擢北軍中候轉中護軍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

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埸如臣愚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敕會稽吳郡依回振䘏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對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遠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媿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謚曰威

荊溪周濟撰

庾亮

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建威將軍會稽太守徵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亮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時人以爲夏矦太初陳長文之倫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辟元帝鎭東西曹掾聘其妹爲太子妃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矦轉丞相參軍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帝方任刑法以韓非賜太子亮陳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使詣蕪湖與王敦有所籌議敦歎其賢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遷中書監敦更忌焉然外崇重之敦反加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鳳敗督東征軍平沈充封永昌縣公固讓不受轉護軍帝疾篤

與王導等竝受遺詔輔政加給事中領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亮素與驃騎將軍領左衛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允不平解其兵柄宗怒欲除亮遂以謀反誅竝廢宗兄太宰西陽王羕王導素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失人心宗誅羕廢天下咸望其翦削宗室明帝遺詔褒進大臣不及陶侃祖約疑亮刪之竝流怨言蘇峻在歷陽擁强兵居近地招納亾命約遭胡寇請救朝廷不應而峻救之峻約之交陰合琅邪人卞咸與宗俱誅其兄闡奔峻亮符峻送闡峻匿弗予亮懼亂出溫嶠江州王舒會稽弟冰吳郡以爲外援徵郭默爲後將軍又修石頭城乃下詔徵峻峻約反嶠請入援亮疑陶侃止之郗鑒在廣陵與王舒竝請赴難亮又不許峻遂犯京師亮督眾軍與戰建陽門未陳而潰亮乘小船西奔至尋陽更與嶠共推陶侃爲義軍盟主侃將至眾議皆謂且誅亮以謝天下亮往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矦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兵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曰古人三敗君矦始二然當今事急不宐數尒使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亮勵士殊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事平帝幸嶠舟亮進見稽顙哽咽詔與羣臣俱升御坐明日又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喩亮上疏曰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父之交猶有寄託況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內外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馳驅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忿縱肆

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寸斬屠戮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不足以塞四海之責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于人欸臣亦何顏自次于人理臣欲自投艸野息怨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任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宐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嘆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共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未有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于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宐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舅遂上告方伯席

巻來下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返正社稷又安宗廟有奉豈非忘身陳力之勳耶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旣往之咎乎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乃求外鎭自效出爲持節豫州及揚州江西都督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鎭蕪湖郭默之亂亮表求親征以本官加征討都督與陶侃共禽默進號鎭西將軍固讓不受并懇辭永昌封爵許之陶侃移亮書曰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報曰元帥指揮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陶侃卒遷江荊豫益雍梁六州都督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遷鎭武昌初王導輔政委任諸將趙(允)賈寧等竝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郗鑒與亮不從乃止至是亮與

鑒書曰昔于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鎭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民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逆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非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危國弊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也公與下官崇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鑒終不許故其事得息石勒旣死亮欲開復中原乃解豫州以授毛寶使戍邾城分遣諸將進據要害上疏請移鎭石城帝下其議王導欲許之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疏請而石城被寇邾城陷沒乃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進司空固讓不拜王導卒徵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又固辭自邾城之敗憂慨發病咸康六年年五十二卒贈太尉謚曰文康及葬贈永昌公印綬弟冰述亮遺意固辭乃止

庾冰

庾冰字季堅亮之弟也起家祕書郎預平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

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內史蘇峻之亂棄郡奔王舒于會稽舒使將兵討賊得復郡會師京都司馬滕含破賊有功封冰新吳縣侯固辭不受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王導之薨兄亮辭不入輔乃徵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揚豫兗三州都督征虜將軍假節冰勤敏有吏幹禮朝賢擢後進朝野歸心爲政頗尚刑威殷融諫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況吾不逮敢廢法乎范汪以天文錯度請修供禦之術冰曰天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滅久矣遭時顛沛復得陳力殉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于大罪之後建義于覆亡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得復視息于天壤王憲不復必明于既往也此之厚幸可謂宏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

靈澤哀怨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許之成帝疾篤中書符敕宮門毋納宰相左右皆失色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寵太甚固求出外會弟翼北伐以本號除江荆寧益梁交廣及豫州四郡都督領江州刺史假節鎭武昌臨發上疏請廣引時彥諮詢政道得失情僞務經聽覽詞甚懇至康帝崩太后臨朝徵入輔以疾不至尋卒年四十九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

庾翼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也少有大畧杜乂殷浩有盛名于時翼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中期以遠到溫旣尙主翼言于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蘇峻作難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從奔西軍事平辟陶侃太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歷郡陽西陽太守得民和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石城被圍翼設奇潛致糧杖賜爵都亭矦亮卒授江荆司雍梁益都督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鎭武昌翼年少遐邇慮其不稱比數年公私充實人情翕然後趙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來降翼銳然以滅胡平蜀爲己任東結遼東西結凉州慕容皝張駿竝報使請師期時東土賦役煩重民多從海道逃入廣州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竝表論之殷浩執高節翼召爲司馬不至移書詔讓之浩父長沙太守羨爲政貪殘翼兄冰以浩故與書屬之翼報書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江東爲政大較傴僂豪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偸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

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强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瞻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統二十一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殷浩傳唯載羨爲豫章不云爲長沙當是翼所劾免史文不具耳）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皝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欲北進移鎭安陸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尙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幷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幷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率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于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翼實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詞帝及朝士皆止之翼違詔遂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以胡寇有斃亾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見衆畧取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蒐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犒穀艸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艸漸枯往返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冬今水多燥涸運漕用工實爲艱阻襄陽荆楚之舊西接梁益闗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畧淺短荷國重恩志在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

聖朝威靈高畧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蓄穀以伺二寇之釁天高聽邈未垂照察朝議紛紜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宐是以輒量宐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征討都督翼大會僚佐親援弧矢而祝之曰我今行師若此射矣三起三疊萬衆屬目氣皆十倍翼之將遷也舉朝以爲不可唯兄冰與翼意同而桓溫及譙王無忌亦贊成之翼撫綏荒遠廣爲招納立客館置典賓參軍胡騎出樊城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之斬獲近半明年四月梁州刺史桓宣擊後趙將李羆敗于丹水宣尋卒翼命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屯戍西城以分宣任其年九月遣巴東太守楊謙伐漢走其將申陽獲其將樂高是月康帝崩踰月兄冰亦卒翼乃留方之戍襄陽自還夏口詔使翼還督江州代冰鎮武昌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仍請移鎮樂鄉不許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于江陽繕軍器積穀圖後舉永和元年六月疽發于背乃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領千人守巴陵翼卒于夏口年四十一贈車騎將軍謚曰肅未幾部將干瓚戴羲等作亂殺曹據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眞等共討誅之朝廷命桓溫代鎮方之兄弟竝還豫章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也祖惲揚州別駕伐吳之役說王渾疾渡江及勿與王濬爭功不見聽許仕終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以文義見稱初辟王敦大將軍掾轉主簿敦兄含爲廬江貪汚狼籍敦嘗謂坐客家兄在郡定佳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敗累官中書侍郎王導妻充從母充妻明穆皇后妹也故王導庾亮皆與厚善明帝亦親之充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卿坐也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之亂從駕石頭事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墓被發去官營葬徵侍中不拜葬畢除丹楊尹導亮竝薦之導曰充器局方槩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卒轉護軍與庾冰參錄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令錄內外統任宐相糾正若事綜一人于課對爲嫌上疏固讓改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帝有疾二子竝幼庾冰勸帝立母弟爲嗣充爭之不能得建元初冰輔政充以驃騎將軍出鎮京口及冰鎮武昌乃徵充入輔康帝疾篤冰翼又欲立簡文充建議當立太子奏可穆帝即位獻后臨朝加中書監錄尚書充辭監加侍中翼臨終表以後事委其子爰之充不可卒用桓溫又薦褚裒參錄裒固求外鎮然充深杖之每曰得桓褚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強力有器局立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先功實不以私恩樹親戚然昵近庸褻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靡費鉅萬而親友貧乏無所施以此獲譏于世永和二年年五十五卒贈司空謚曰文穆弟準字幼道高尚不仕充嘗勸之準曰第五之名亦復何減驃騎準于兄弟行第五故以自謂云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廟

而已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而充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于道二何佞于佛準女爲穆章皇后宮中由是有佛堂至孝武益親事焉

褚裒

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武帝時爲尚書與郭弈並諫楊駿不可大任有直聲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重名爲桓彝謝安所貴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構逆爲郗鑒太尉參軍峻平封都鄉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女爲康帝琅邪王妃拜豫章太守康帝即位徵侍中遷尚書固求出外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采何充代庾冰輔政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未朞求出拜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及徐州之琅邪假節鎮金城

領琅邪內史康帝崩穆帝立獻后臨朝又徵入輔固辭拜徐兖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吳國都督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元年徵爲揚州刺史錄尚書固讓于簡文帝乃以簡文爲撫軍錄尚書六條而進裒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聽還藩裒又固辭開府何充卒裒薦顧和殷浩浩遂柄用五年二月梁犢叛石虎裒遣督護王龕（本傳作徐龕）北伐獲其沛相支重降二千餘人既而虎死中土大亂王俠（或作浹）以壽春來附裒表請大舉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督護王頤之等據彭城後遣督護麋嶷據下邳賊即奔潰宜速發以成聲勢乃拜征討大都督督青揚徐兖豫五州軍事率衆三萬進次彭城河朔士庶降者日千計裒皆撫納甚得其歡心魯郡民五百餘家建義內附請兵接應裒遣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及趙李農（一作堯）戰于代陂大敗邁戰死龕被執不屈死士卒得脫者財千餘人裒上疏自貶請以征北將軍行事留鎮廣陵詔不聽貶號使還京口解征討都督時遺民二十萬口內向已渡河裒軍罷皆遭寇掠裒憂慨發病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問之代陂死者之家也裒益慙恨其年遂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三府辟不就爲庾亮征西記室累遷司徒左長史除侍中庾翼爲安西請爲軍司浩素爲翼所輕遂僞疾去官屏居墓所翼移書讓之曰當今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

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眞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原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因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遂不起屏居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衰永和二年何充卒簡文帝爲撫軍執政用褚裒薦徵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于七月乃拜受焉初桓溫與浩齊名每心競溫既滅蜀朝廷憚之欲以浩抗溫遂構嫌隙時冉閔誅滅石氏石冉諸將張遇魏統（或作脫）姚襄等先後來降溫請經畧中原不報而授浩中軍將軍揚豫徐兖青五州都督委以開復浩亦毅然自任尚書左丞孔嚴言于浩

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事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閒日侍坐亦已猶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襍處民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不能用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疁田千餘頃供軍儲師次壽

春而張遇以許昌叛附秦浩督謝尚姚襄討之秦師救遇王師敗于誠橋乃還屯壽春秦遷遇關中而戍許浩沿淮至泗口使戴施鎮石門劉遯鎮倉垣復還壽春潛誘秦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秦主苻健許以關中之任秦人僞許之降人魏統率弟憬代領部曲浩使圖姚襄襄殺憬幷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代襄鎮譙而遷襄于梁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于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以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

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張遇作亂于長安秦主誅之其黨據邑以叛秦洛陽鎮將苻黃眉棄城西赴浩以爲梁雷事捷請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九年十月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召姚襄爲前驅襄叛襲敗浩于山桑浩棄輜重北就劉啓于譙襄遂據淮南上表自陳且罪浩浩遣劉啓王彬之討襄皆敗死桓溫上疏曰按中軍將軍臣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夭亡羣凶殄滅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頓甲彌年傾竭資力收合亡賴以自强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于芍陂龍會奇德作變

于肘掖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用致逆命復不能以時埽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飭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虞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猶含宏未忍誅殛宜且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猶可宣誡于將來矣乃廢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浩之出師也將發而墜馬竟以敗廢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被放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戚容然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之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然泣下後溫將以爲尚

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諾將畣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竟達空函大迕溫意由是遂絕十二年卒將葬故吏顧悅之上疏訟之詔復本官

晉略列傳二十四

荊溪周濟譔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父克字子尼以守正爲邦族所敬王澄過郡問迎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對曰蔡子尼江應元澄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歷成都王丞相東曹掾典選有聲見政弊還家東嬴公騰鎭鄴以軍期逼爲從事中郎與騰俱遇害謨弱冠郡察州舉公府辟並不就避亂渡江初參明帝東中郎軍還元帝丞相掾轉參軍歷中書侍郎義興太守王敦大將軍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擅政吳國內史庾冰走會稽峻以謨代之謨讓郡還冰遂與東軍同起義峻平拜五兵尚書轉吏部封濟陽男還太常領祕書監庾亮奏請移鎭石城以規中原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亾當其强盛皆屈而避之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亾之寇爭遲速之閒哉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强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强宐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夫時之可否在賊之强弱賊之强弱在虎之能否自勒初起虎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內外皆欲誅虎虎獨起于衆異之中劫嗣主除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鎭守不失尺土能乎將不能也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干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也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爲善弗得則止

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而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較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沔水欲以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孰寇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内多持莅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寇唯據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内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其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所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溯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陳而擊之將如之何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算之勝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郗鑒疾篤表謨自代出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拜征北將軍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都督領徐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春謨上疏曰壽春城小而固自壽春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財

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鋭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懼非策之長者石虎于青州造船數百浮掠沿海諸縣謨扼險置八鎮城壘十一烽火望樓三十餘處戍卒七千餘人東自土山西至江乘警備嚴密而士卒不勞康帝即位徵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永和二年領司徒錄尚書六條四年冬遷侍中司徒固辭不拜六年三月以疾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自謨之入錄而殷浩爲揚州桓溫平蜀立大功朝廷欲崇浩以抗溫内外離貳故謨終不肯拜司徒之命既而中土遭冉閔之亂邊民降者相繼朝野欣慶謂太平可立致謨獨深憂之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于艸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引疾章十餘上十二月帝臨軒强拜之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謨固偁疾篤帝年八歲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羣臣劾謨不敬請送廷尉謨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殷浩欲論以大辟荀羨曰今日殺蔡公明日必有桓文之舉乃免爲庶人其後桓溫表論浩罪狀果以謨事首列云免數年復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就加册命謨陳前疾未愈終以不拜十二年年七十六卒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長子

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議論有集行世總瘂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性方雅在王導坐見將奏女伎即起引去導亦不强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明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宐敕作頌成帝下其議謨上議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于雅好佛道所未承聞盜賊奔突皇都隳敗而斯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上偁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于義有疑焉由是寑罷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過江曠首刱其議羲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也年十三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噉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見偁起家祕書郎庾亮請爲征西參軍累遷長史亮臨殁疏薦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徵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還延未拜揚州刺史殷浩遺書勸之時浩與桓溫構隙羲之以書誡浩浩不從乃報浩書曰吾素志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蹟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恭以待命浩不能用既拜護軍苦求宣城乃以爲右將軍代王述爲會稽內史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致書止之言甚切至浩督安西將

軍謝尚平北將軍姚襄討張遇于許昌爲秦救所敗（史作爲姚襄所敗誤也浩爲襄敗旋即被擬無復再舉之圖）還屯壽春復圖再舉羲之又與浩書曰知安西喪敗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孰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宏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任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總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唯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簡文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宏大業者或不謀于眾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淩勝必宐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運轉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量力度德不弊不已此封內所以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譙梁彭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寶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嘗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遊

將不止林藪而已時東土饑荒彪之輒開倉振貸賦役繇重吳會尤甚彪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尚（史誤作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不爾此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彊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主者治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眾息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尒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

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返者眾虐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流亾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亾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三歲者可充襍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逃亾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襍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于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彪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竝築室其閒彪之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王述喪母罷郡仍居郡境彪之素輕

述一弔而已更不重詣述甚恨之既而述徵爲揚州彪之遂偁病去郡竟家會稽以山水釣弋爲娛年五十九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遺旨固讓不受謝萬之任西藩彪之以爲用違其才致書桓溫諭之又遺書誡萬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

孫綽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祖楚字子荊恃才傲物爲石苞作書與吳主孫皓見侮于世及爲苞驃騎參軍侮易苞因而構隙互相表奏遂制參軍施敬府主遷衛軍司馬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賀劉

毅以爲不祥楚上書請擧逸才隱士終于馮翊太守綽博學善屬文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見志焉除著作佐郎歴庾亮征西參軍章安令太學博士尙書郎殷浩建威長史王羲之右將軍長史永嘉太守拜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桓溫請遷都洛陽綽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淸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返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絶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無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長江萬里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便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擧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返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驅蹙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及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擧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鎭洛陽于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淸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治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

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攻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擧天下而一擲哉溫見之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乃知人家國事邪轉廷尉領著作郎如故年五十八卒綽文爲時冠溫王郗庾之葬須綽爲文然後刊石焉

論曰諸庾自懟召亂發憤圖功殷桓抗衡各務所志豈眞爲恢復計哉遂使江左疲弊淮南蕭索以經國之大猷供挾私之假借嗚呼甚矣道明逸少志存安內慇懃惻情見乎詞卷而懷之殆非得已桓溫徒爲大言綽之論事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文爲時冠豈虛也哉

晉略列傳二十五

荊溪周濟譔

桓溫

桓溫字元子彝長子也年十五彝死蘇峻之難涇令江播實翻城應賊溫欲復讎而播備禦甚嚴三年播死三子居廬皆置刃杖中以自衛溫詭爲弔賓得入手刃之三子殲命由是顯名初彝與溫嶠友善溫始生嶠來賀試使兒嗁曰眞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以嶠姓爲名嶠笑曰必爾後且易吾姓矣及長姿皃奇偉面有七星劉惔目之曰眼如紫石稜須如蝟毛磔孫仲謀宣帝之儔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庾翼卒拜安西將軍荊梁益寧四州都督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假節鎭江陵時永和元年八月也明年十二月溫將伐蜀衆皆以爲不可獨諮議參軍袁喬勸溫（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父瓌成帝時奏立國學喬爲溫參軍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江夏相溫議伐蜀喬曰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難先其易者蜀以斗絕不修攻戰之具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已入其險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禽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窺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防必不敢動縱復越軼江濟諸軍自足守境不足憂也蜀平進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才三十六溫悼惜之贈益州刺史諡曰簡喬博學有文才嘗注詩論語孫山松爲吳內史死孫恩之難著後漢書百篇）溫從之使領二千人爲軍鋒明年軍至彭模或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卒無返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分爲兩軍勢力不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溫乃留參軍周楚孫盛等守輜重于彭模自率步卒從江南指成都李勢命將從江北趣彭模不値溫攻楚盛不勝救成都三戰皆北勢恐衆拒笮橋去成都十里溫參軍龔護戰殁矢及袁喬馬首喬戰益力會鼓吏誤鳴進鼓遂拔少城勢夜走復還面縛歸命溫停蜀經月以蜀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常侍常璩鎭東鄧定爲參軍百姓咸悅已而誓定及蜀故將隗文反復討定之振旅而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五年四月石虎死諸子爭立中土大亂褚裒北伐溫出次安陸上疏朝廷請議進取水陸之宜朝廷方忌溫平蜀功大任殷浩以抗溫寢溫疏不報七月褚裒敗于代陂明年殷浩拜中軍將軍五州都督明年姚襄來降十二月溫復請北伐率衆五萬徑下武昌朝廷大震得簡文手書乃還鎭上疏曰臣近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詞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靖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芥容此嫌忌豈非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亾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春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于羣材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蹟無韓彭之釁而反閒起于胷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嘆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㐱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所存者公所務者國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非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明年殷浩北伐敗于誠橋明年姚襄叛浩還又敗詔溫兼督司州溫遂上表癈浩永和十年正月朝廷免浩爲庶人自是外政皆屬溫溫請伐秦拜表即行率步騎四萬爲舟師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舍舟步道淅川以趣武關別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以分賊勢溫軍拔上洛獲

秦荆州刺史郭敬入武關破青泥至愁思堆秦主苻健遣其子生弟雄拒戰生勇捷絕倫陷陳殺應誕劉泓士卒死傷千數溫督衆死戰秦兵乃退敗諸白鹿原遂次霸上健悉精兵付雄雄先餉銳騎馳襲勳勳敗溫軍失勢溫指麥熟而健芟麥苗軍又乏食乃收三千餘口出潼關秦人隨而擊之亾失萬計至襄陽帝使侍中黃門迎勞焉初冄閔降將周成叛據洛陽姚襄既陷外黃許昌遂圖入洛溫請討之詔加征討大都督遣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身自江陵北伐時永和十二年七月也師次伊南襄軍屯水北溫親披甲督弟沖及諸將涉水奮擊大敗之襄越北邙而走遂奔平陽周成復降溫入金墉謁諸陵毀者繕復之置陵令遷降人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間執成以歸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次子濟升平元年二月慕容儁死子暐立儁弟恪輔政燕強盡取司豫青兗地徐州荀羨豫州謝奕頻敗退郗曇代羨謝萬代奕復不能抗燕（羨字令則嵩之子也蘇峻之亂隨父在石頭羨年七歲峻甚愛之恆抱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矣年十五還尚尋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殷浩執政拜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及揚州之晉陵軍時年二十八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加監青州軍事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燕攻齊公段龕于廣固詔羨救之至琅邪不敢進攻燕別將王騰于陽都龕之燕陷廣固羨留諸葛攸等戍泰山琅邪而還後攻燕卞城斬其將慕容蘭又克山茌執其將賈堅燕救至敗還以疾解職）哀帝隆和改元燕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時徐州庾希鎮下邳豫州袁眞鎮壽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及希助祐守而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鳳栖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綱四裔誠宏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麦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向義之徒覆亾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原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亾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夫先王經始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喪亂緜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歿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絕望于本邦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嘆臣雖庸劣才不周務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鍚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獨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溫自與殷浩構隙八州資儲不上供朝廷匱乏又燕主之殂衆咸謂中原可圖而溫獨憚慕容恪及逼洛陽懼不能救故爲大舉欲以恐動朝廷覬朝廷懼而止已以爲謝責之地疏上舉朝皇遽用揚州刺史王述策下詔褒嘉委重于溫又改授溫并司冀三州都督而罷其交廣（溫加督交廣當在改封南郡時奊眞）俾得尚意北征溫竟表辭不受事亦不行興寧元年加侍中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溫以既總內外不宜在遠率舟軍進次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召參朝政溫疏求進臨河洛不許溫乃奉詔

下至赭圻朝廷又使尙書車灌止之溫遂止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三年移鎭姑孰二月而哀帝崩帝奕卽位三月而洛陽爲燕所據太和三年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聞慕容恪卒乃謀伐燕明年四月發姑孰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于是過淮泗踐北境登平乘樓眺矚中原顧謂僚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虛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自行經金城至此舊史並在伐姚襄時按溫以建元元年自琅邪內史遷徐州刺史至永和十二年伐姚襄僅十三年柳雖易長亦未能便至十圍且金城在臨沂僑縣西南三十五里蒲洲上實土江乘今攝山東北江中溫伐姚襄自襄陽而北路不出此亦未嘗經涉淮泗也太和四年溫伐燕自姑孰乘舟順江而下經金城入淮泗登平乘樓此爲合矣上溯建元元年得二十六年柳可十圍）將自沛入河參軍郗超曰清水入河其力不足以漕運寇若不戰因資無所不可不慮也不如悉衆卷甲徑造鄴城守則城鄴爲難戰則呼吸可淩彼服公威畧必望旗奔走退還幽朔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若

謂此計輕脫務爲持重便當頓兵河沛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延終亦濟克舍此二策連軍西進進不速洩退則狼顧日月相引黽俛秋冬船道旣以澀滯裘褐不足禦寒恐此限閡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進攻湖陸執慕容忠戰黃虛敗慕容厲降高平破傅顏于林渚進至枋頭燕主暐將北走溫軍不時進爲慕容垂所敗死者三萬人溫收餘衆屯山陽浦諉罪于袁眞癈爲庶人眞怒據壽春以叛溫移鎭廣陵發徒築城疫作死者復數千人百姓嗟怨明年圍壽春敗燕秦援師明年克壽春初溫自負雄傑有以王敦擬之者意甚不平欲立功關洛以圖九錫嘗臥對親僚曰爲尒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不能流芳百世復不足遺臭萬載邪秦燕再舉志業不遂行經王敦墓復望之曰可人可人旣克壽春問于郗超曰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

未也因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邪溫曰卿欲何言超曰任天下之重者猶天下之責外無武宣之勳內無伊霍之舉何以易視聽鎭異同乎溫深納之遂謀癈立（超字景興一字嘉賓鑒之孫也父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爲桓溫征西掾轉大司馬參軍深見禮待加散騎侍郎父愔在北府溫每曰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愔與溫牋欲共獎王室超見毀之更爲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閒乞閒地自養溫大喜卽轉愔會稽簡文旣立遷中書侍郎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日旰未得見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嘗謂其父名公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睦服闋除散騎常侍出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按超佐溫定癈立之謀則有之矣就宿之言至爲要密安得宣露人閒史文似此者固不可信）初元明之世郭璞爲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爾來爾來河內大縣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兄弟代禪言成帝有子而傳弟也李去子爲木車脫軸爲亘河內大縣爲溫二子者溫字元子會稽王名道子也溫未篡而死會稽卒爲桓元所害而晉亾簡文帝旣立溫復鎭姑孰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

相見便來便來一日夜四詔溫以疾辭帝崩溫奉遺詔不悅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諸葛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帝旣立溫入朝拜高平陵且拜且言臣不敢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又問殷涓何狀也答曰肥短溫曰然向亦見在先帝側涓浩之子也浩癈死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處故溫疑而害之溫疾作停京師十有四日復還姑孰遂不起年六十二賜九命袞冕之服喪葬依安平獻王故事贈丞相謚曰宣武溫自癈立意存革命簡文大漸望臨終禪位孝武立又求九錫事雖未行天下莫不震動及卒弟沖代任盡反溫所爲故兄弟父子並以功名終孝武之世無敢議溫不臣者惟太學博士范宏之疏訟殷浩多敘溫逆迹卒坐淪落焉先是謝石卒宏之議謚譏其貪墨及是復論溫謝族方顯桓宗猶強僕射王珣又溫故吏三怨交集竟格宏之議出爲餘杭

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書曰桓溫事迹布在天朝王珣感提拔之恩懷入幕之遇託以廢昏立明足表忠節昔周公居攝成王幼弱猶避君位復于明辟漢宣年未二十霍光亦返萬幾若溫忠誠何不仰遵二矩方提勒王公匡總朝政逼脅袁宏使作九錫之文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上天降怒奸惡自亾社稷危而復安爾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臣下中宗肅祖斂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贊百揆復不大明國典不審復欲誰待又與王珣書責以劉向父子之事痛規切之宏之字長文汪之孫也終不得調卒于餘杭

論曰道子對桓元斥其父晚途作賊抑而不用長文之言固深入之矣王殷肇釁禍鍾毒流晉祚既衰桓宗亦覆然則彰癉之灑貴有風聲之樹先崇其實則名正而化隆徒爭其名則實乖而事僨世之汲汲于疾惡者其亦審所務哉

晉畧列傳二十六

荊溪周濟譔

王述

王述字懷祖渾之從孫也祖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顙大鼻少言語宗族皆以爲癡父昶獨異焉兄子濟素輕之畧無子姪之敬嘗見湛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尒濟請言之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濟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仕至汝南内史湛生承字安期弱冠知名王衍比之樂廣永寧初爲驃騎參軍還東海王越司空從事中郎預迎大駕功封藍田縣矦還東海太守避亂渡江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年四十六卒述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名譽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述恆默然襲父爵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望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能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屢有妖怪又猛虎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是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刱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宐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算又江州當泝流千數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内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

情失昔秦忌亾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謡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讓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尔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朝議亦不允移其事遂寢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内史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加征虜將軍進揚州及徐州之琅邪都督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虚讓其有所辭必于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溫長史溫爲子求昏于坦之坦之還家省父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厀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地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坦之辭溫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溫請還都洛陽舉朝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特以虚聲震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鐘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尔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鐘虡溫無以奪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宜若此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莫信及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親故宅宇舊物不革于昔始爲當世所歎性至急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諸地以屐齒蹈之不得怒甚掇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駡之極口述都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太和二年乞骸骨不許述竟偁疾篤不起三年年六十六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簡子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齊名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辟簡文撫軍掾累遷從事中郎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桓溫長史父憂去職服闋徵侍中襲父爵帝奕之廢領左衛將軍本州大中正簡文臨崩詔溫居攝坦之持入諫帝乃改詔書遷中書令領丹楊尹出爲北中郎將徐兗青三州都督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臨發上表勸帝敬事崇德太后委任謝安桓沖引納侍臣博求忠讜帝嘉納之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伎樂頗以成俗坦之遺書苦諫疾時俗放蕩不敦儒教著廢莊論以致意焉年四十六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咸痛惜之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虎敦從弟彬之子也彬字世儒少以雅正著偁中興建拜侍中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焉彬哭周顗而後往敦怪其容慘既知哭顗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復何爲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矣音詞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危欲殺之王導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以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且此復何所謝後敦復欲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而委罪于王如故彬言及此敦竟容忍之以爲豫章太守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兵敗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

人強盛時能立異同此非常人所及今觀衰危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行意外事乎含不從舒果沈之于江彬密具船待之而竟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除名詔以導故得原徵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亂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宮成賜爵關內侯遷右僕射年五十九卒官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彪之年二十須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須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于時至于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遷武陵王晞鎮軍司馬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當南郊簡文爲撫軍執政訪赦于彪之畣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嘗謂非宐郊祀必赦凶愚之輩將生心于僥倖矣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欲以曲安遠補句容令奚朗補湘東守二人皆以卜術得幸彪之竟執不從桓溫聲言北伐兵下武昌人情震懼殷浩欲遜位避之彪之言于簡文曰此非所以保社稷爲殿下計也浩若去職人心崩駭天子獨坐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卽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于是撫軍司馬高崧意亦同彪之乃使爲書曰寇難宐平時會宐接此實爲國遠猷經畧大算但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于始而不孰慮頃所以深用維疑在乎此耳異常之舉衆之所駭游聲噂沓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則望

實竝喪社稷之事去矣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靜鎮羣庻保固維城內媿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于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果收兵還鎮（崧字茂琰廣陵人父悝少以孝友稱辟爲華軼西曹書佐軼敗悝匿其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仕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好學善史書爲何充揚州主簿舉秀才除太學博士歷中書黃門郎撫軍司馬遷侍中哀帝好服食崧因諫以公事免卒于家）時官多遷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涖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于省官朝風之澄在于幷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幷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于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幷省者矣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幷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四軍罷三則左軍之名不宐獨立宐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則于事無闕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鈌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可使庻官之選差清涖職之日差久矣殷浩將復洛陽彪之在疾告上簡文箋陳秦諜容有詐浩未應輕進弗從遂有山桑之敗轉領軍遷僕射以疾不拜徙太常或告武陵王晞大修器杖將謀非常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志意盡于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鎭異同簡文甚悅轉僕射豫州刺史謝奕卒或舉桓溫弟雲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

非深根固蔕之安也乃不果用遷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迹亾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牧揚州威勢震主四方皆遣上佐修敬彪之獨否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糾免彪之官彪之將去悉原見罪末上州臺者溫復劾檻車徵會赦免左降尚書頃之復爲僕射簡文崩羣臣或欲請溫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爲彼所責矣溫疾諷朝廷加九錫袁宏爲其文以示彪之彪之曰卿固大才然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亦頻使宏改定以延引時日會溫卒乃罷遷尚書令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加散騎常侍謝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卽位東府儉陋甚矣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作今强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幸可繕完何必大興工力以勞百姓邪安不能奪

故終彪之之世新宮不作年七十三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謚曰簡

論曰當溫之盛也舉朝岌岌無以自固惟述彪之數折之述駁之以智彪之裁之以義可謂有大臣風節者也史偁廢立之際溫震懼失度彪之侃侃正色指揮自如以此多彪之是殆史臣飾詞欲以抑帝弈揚簡文而不知其害于義也君子奚取哉

晉畧列傳二十七

荆溪周濟譔

謝安　謝（元）

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爲桓彝所賞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王導深器之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寓居會稽與王羲之等爲山海游咸康中庾冰强致之會羲之亦爲庾亮長史入都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曰夏禹胝胼文王旰食今四郊多壘柰何以虛談廢務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亾豈清言致患邪（舊史載此在安執政後按安執政羲之已歿遂推上年惟是時二人共在京師）月餘告歸范汪擧爲吏部郎遺書絕之升平三年弟萬被廢安年四十始有仕進之意明年桓溫請爲征西司馬甚敬異之隆和改元遣弟喪自免歸尋除吳興太守徵侍中咸安初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大漸溫上疏薦安安受顧命既而遺詔不滿溫意頗恨安及

王坦之寍康元年溫赴山陵止新亭詔安與坦之迎勞或言溫將見害坦之懼問計安曰國祚淺今日豈唯身圖溫兵衛甚盛安坦之自兵閒入坦之汗霑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意亦解笑語移日而罷溫卒遷僕射加後將軍仍領吏部坦之出爲徐州詔安總關中書事當是時溫弟沖代領溫衆與安欵洽內外無閒言安爲政務擧大綱不存小察撫將吏如子弟人人得其懽心是以秦人負其强盛屢陷邊郡而諸將咸奮既蹶復振士氣自倍進揚豫徐兖靑五州及幽州燕國都督領揚州刺史中書監錄尚書詔求良將安擧兄奕子（元）（元）字幼度少穎悟長有經國才辟桓溫掾甚見禮重轉桓豁征西司馬領南郡相及是徵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軍郗超素不慊謝氏聞而歎曰安違衆擧親明

也元⃝必不負舉才也或問其故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閒亦得其任是以知之元⃝多募勁勇彭城劉牢之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咸來應募號爲北府兵秦人既陷襄陽又遣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于彭城元⃝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報逯道絕小將田泓請行沒水趣城賊鉤得之使報城中云南軍已敗泓僞諾而致元⃝命逯死之彭超輜重在留城元⃝遣謙等揚聲襲之超還救逯拔逯歸秦又使俱難毛當助超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難攻高密內史毛璪之于盱眙詔征虜謝石水軍次涂中右衛毛安之游擊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盱眙陷諸軍潰朝廷大震沿江置戍元⃝度秦師已老可擊乃遣何謙救洛自擊難破秦師白馬斬其都督顏因謙亦解三阿圍會破秦軍淮陰斬其將鄧保（或作邵保誤）超難引退元⃝率何謙戴逯田洛追戰君川大破之別遣參軍劉牢之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破其浮航白船運艦遂復盱眙超難僅以身免詔遣殿中將軍勞元⃝進號冠軍加拜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還鎭廣陵罷彭城下邳二戍安以都督功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由是北府兵將名聞天下秦兵既敗苻堅大怒會其國中數有叛亂又年饑至八年乃大舉入寇衆號百萬十月陷壽陽朝廷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從弟石都督（石字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破句難有功封興平伯肥水捷遷中軍將軍尚書令封南康郡公疏請興復國學普修鄉校安卒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坐與吏部郎王恭爭公事輒去職免詔諭令還不起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故事在家攝職許之疾篤進開府儀同三司未拜卒年六十四石聚斂無厭既卒贈司空博士范弘之議謚以墨醜議不從卒謚曰襄）元⃝前鋒都督督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與安子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伊字叔夏父景仕至侍中丹楊尹中領軍護軍封長社侯伊有武幹累官桓溫大司馬參軍拜淮南太守加督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郡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以破秦功封宣城縣子進豫州都督刺史西中郎將又以淮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將軍雖有大功持已謙素桓沖卒遷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假節將軍如故上疏言江州虛耗連歲不登戶才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鎭豫章以寬民力詔州移尋陽餘並聽之徵拜護軍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弟不才亦有將略官至冠軍將軍）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八萬人元⃝入問計安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之重請安便命駕出游初安樂會稽東山之勝于東府南東土山作墅以寫仿之常所宴游也是日至墅親朋畢集安與元⃝圍棊共賭別墅安棊常劣于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游陟至夜乃還部署諸將事若宿辦秦軍已破壽陽使其將梁成等以五萬人東屯洛澗苻融督前驅兵二十餘萬駐壽陽堅督大軍三十餘萬駐項涼蜀之師絡繹在路堅聞晉兵少率輕騎八千就融于壽陽而使朱序說石等速降序私于石等曰秦衆悉至不可敵也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前鋒以奪其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猶豫未決元⃝琰固爭十一月元⃝遣牢之率北府兵五千直指洛澗秦軍沮水陳牢之直前絕水搏戰士皆殊死鬥秦兵大敗斬梁成成弟雲及王詠禽其大將王顯梁悌慕容屈氐等士卒斬馘及溺水死者萬五千人收其軍實乘勝逼壽陽軍其東北依八公山堅與融登城以望晉軍晉軍陳整而氣銳又見八公山上艸木疑皆晉軍撫然有懼色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少乎乃出軍沮肥水而陳張蚝者秦驍將也引軍與石遇肥水北石軍小却元⃝琰整陳逼之蚝斂軍水南元⃝使告融曰君以大衆遠涉吾地而臨水爲陳是不欲戰也曠日持久君何利焉盍稍却使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觀之不亦可乎堅衆皆曰我衆彼寡但阻水令不得度勢必萬全堅曰不如少却令彼半度我以鐵騎向水蹙之可立盡也融亦以爲然遂麾軍却元⃝以八千人先涉直前觸秦陳秦人少之不虞其驟

戰也又陳已動不可止遂亂融出畧陳馬蹶斬之朱序呼于陳後曰秦兵敗矣遂來奔秦兵大敗諸將畢度乘之秦軍奔走相蹈藉及投淮死者不可勝計追至青岡堅中流矢率餘衆棄甲度淮西遁夜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也天大寒艸行露宿飢凍死者什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驘橐駞十餘萬捷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竟攝放牀上奕如故客心動問何書安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心喜甚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也詔殿中將軍勞師進（元）號前將軍假節（元）固讓不受安以總統功進拜太保當是時慕容垂叛秦于關東秦苻丕在鄴苻暉在洛陽苻朗在青州莫能制也所在大亂劉牢之乘勝復譙桓沖亦復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沖卒朝議欲用（元）安懼功名太盛力持不可以桓石民爲荆州石虔爲豫州伊爲江州石民復豐陽魯陽苻暉西走進復洛陽安請經畧中原詔進十五州都督加黃鉞（元）爲前鋒都督復下邳彭城（元）駐彭城命參軍劉襲攻泰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走之兗州平命劉牢之鎭鄄城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漕運命淮陵太守高素率三千人向廣固秦青州刺史苻朗降青州平進伐冀州命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一作雄）度河立營苻丕將桑據屯黎陽（元）命劉襲夜襲走之遂取黎陽丕懼乞降詔加（元）徐兗青冀豫幽并七州都督封康樂縣公以先封賜兄子玩于是徐兗青豫司梁六州境土以次克復而司徒會稽王道子日夜毀短安初安女壻王國寶以邪諂爲安所惡國寶妹爲道子妃國寶因諂事道子道子既帝母弟又與帝皆嗜酒故國寶讒得行安既憂盛滿又見讒構恆鬱

鬱桓伊來朝帝餞伊安侍伊雅善音樂蓄蔡雝柯亭篴嘗自吹之帝命伊吹篴弄畢因奏曰臣于箏分乃不及篴然自足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帝樂甚許之伊乃歌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見有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不覺泣下霑襟越席就伊捋其須曰使君于此不凡帝甚有媿色會苻堅爲姚萇慕容沖所逼遣使求降且求援安請自出乃築新城于廣陵之步丘而居焉安自始仕以至執政恆念東山不置及是盡室以行治泛海裝欲須經畧觕定卽自江道東還已而遇疾乃請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元）抗威彭城俟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而召其子琰解衆還輿疾入都臨西州門悵然謂所親曰桓公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公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公輿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八月卒時太元十年乙酉也年六十六贈太傅謚文靖久之論淮肥功進封廬陵郡公安風流爲時所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問其裝曰無他但蒲葵扇五萬耳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或至掩鼻效之其居新城築埭城北後人追思名爲召伯埭羊曇以安愛之也安卒輟樂彌年行不經西州門嘗醉石頭扶路倡樂不覺至門左右曰西州門也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敂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之出鎭也政歸道子（元）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鎭梁國自鎭彭城北固河上西控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且罷兵置戍命（元）還鎭淮陰序還鎭壽陽由是東北聲勢不接翟遼叛于黎陽太守滕恬之被執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

附遝河上騷然矣（元）引咎求解職不許遇疾疏再上命移鎮東陽于路疾篤復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馳驅十載不辭嗚鏑之險每有征事輒爲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豪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皇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亾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亾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已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亾叔臣安亾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

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夙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而聖恩赦過黷法衆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于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疢重使還藩淮浦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沈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宏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襍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此而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覲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眞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漫詔還京口療疾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病久不差固求還東前後十餘上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輿疾之郡十三年年四十六卒于官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

諸從（元）征伐者劉牢之等數十人號北府將其後多爲桓（元）所誅戮戴逯至大司農（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也逵隱居東山而逯以武勇顯安帝謂逯卿兄弟志業何殊對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以軍功封廣信侯）代（元）者朱序以功名終（序字次倫義陽人父燾以材幹著名仕至西戎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爲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討司馬勳有功進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平反者錢宏太元初拜使持節沔中監軍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爲秦將苻丕所圍屢破秦兵秦益兵合圍志在必取督護李伯護開門應賊城陷被執秦主爲誅伯護而官之尚書肥水之戰秦敗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豫五郡都督豫州刺史屯洛陽進兗青二州監軍刺史後鎮彭城加司雍秦梁四州都督復鎮洛陽數敗翟遼及其子釗嘗一度河敗慕容永兵于沁水使子畧督護洛陽自還襄陽又敗秦將竇衝老病去官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母韓氏有膽畧序之被圍襄陽母自行城謂西北隅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幷城中女丁斜築城內二十餘丈賊攻西北隅果壞退保新城得不陷襄陽謂之夫人城）安子瑤早卒琰官至衞將軍出討孫恩因領會稽內史爲恩所害二子肇峻皆遇難（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偁拜著作郎轉祕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以輔國將軍破秦肥水封望蔡縣公父憂去職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徵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太元末爲護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王恭稱兵假節都督前鋒軍事平還衞將軍徐州刺史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斬義興賊帥許允之破吳興賊帥丘尫恩匿海朝廷憂其後出以琰爲會稽內史五郡都督本官如故至郡不設備又不撫士卒已而恩從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拒之參軍劉宣之先勝上黨太守張虔碩後敗羣賊銳進諸將請列水軍于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不聽賊至琰未食跨馬便出曰滅此乃食耳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殺賊甚多塘路迮琰軍魚貫而前賊于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至千秋亭敗績帳下都督張猛于後斫琰馬遂與二子俱被害寶亦死之贈琰司空謚忠肅劉裕捷左里得張猛琰小子混刳肝生食之）小子混字叔源善屬文尚主以不附劉裕見害桓（元）擅政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召伯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能保五畝宅乎（元）慙而止

論曰世多以王謝並偁蒙竊惑焉夫柄國授才當原其志量課功校實必考其勳績安之良遠權勢並樹三桓默運潛移爰易其處荆楚慰懷舊之思江豫弭偏重之釁東北重任內舉惟賢休休有容斯爲美矣而（元）兢業小心嚴恭寅畏臨敵奮賁育之氣論功鳴繇范之謙是以開復六州幾平河朔向非國寶讒閒道子昏荒牢

之不還翟遼敢逞太元之烈雖娩宣光可也洎乎遘閔受侮蔓踐白雉天奪隆棟長城斯壞父子慘痒情見乎詞百世而下迹其忠悃猶將爲之氿瀾於邑豈與夫怙權夌主伐異黨同內生宗社之嫌外縱蛇豕之毒者提衡而立哉雖然鑒彼前車乃安求軫桓沖易弦于處仲安石取鏡于茂宏令德榮名由茲益劭蓋亦得王氏之助云

桓沖

桓沖字幼子溫季弟也溫弟四人雲江州刺史升平四年卒豁荊州刺史代溫鎮江陵祕不爲溫所喜沖于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監荊州五郡及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軍寧朔將軍新野義成二郡太守鎮襄陽進號征虜賜爵豐城縣公拜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其將張駿楊凝等徙諸尋陽沖拜江州未上駿率其徒五百殺江州督護趙毘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追討盡獲之然後之鎮初沖父彝死國難家貧諸子並少母病須羊禳解不能得以沖質羊羊主曰不願爲質幸爲養買得郎買得沖小字也及爲江州出射于射堂邊識羊主呼謂曰我買得也厚報之進江荊豫三州監軍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州十一年而溫卒（舊史作十三年按興寧元年沖始爲江州至溫卒凡十一年）溫子六人熙濟歆禕偉(元)熙爲世子拜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溫嫌其才弱命沖代領其眾熙以故恨沖溫疾篤熙與叔父祕弟濟共謀殺沖沖知之徙諸長沙歆前已賜爵臨賀縣公禕不辨菽麥偉(元)並幼(元)財五歲沖乃偁溫遺命立(元)爲嗣襲溫爵南郡公詔拜沖中軍將軍揚豫江三州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假節代溫鎮姑孰

時寧康元年七月也溫在鎮大辟罪皆擅決沖以爲生殺大柄非人臣所得專始上請須報三年以謝安輔政爲時望所歸解揚州讓之諸桓及郗超固諫沖並不從改授徐兗青三州及豫揚六郡都督（豫州淮南廬江歷陽安豐襄城五郡揚州晉陵一郡）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將府并中軍假節鎮京口朝廷由是大安內外輯睦詔沖與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丹楊尹王蘊自以后父求外鎮復解沖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還鎮姑孰都督豫揚六郡而已沖既安之朝廷亦不疑沖怨望太元元年秦逼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眾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泛舟淮泗又表求自赴荊州與兄豁計事許之會涼州已陷乃罷明年豁卒（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不就爲簡文撫軍從事中郎除尚書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謝萬之敗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沔中七郡建威將軍新野義成二郡太守鎮襄陽破燕將慕容屈塵進號右將軍溫內鎮以豁爲荊揚雍監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與桓羆討之南陽督護趙億等逐太守桓淡據城叛附燕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燕南中郎將趙槃槃走魯陽追獲之置戍而還加監梁益軍溫卒進征西將軍荊揚雍梁益交廣都督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固讓不許秦陷梁益又上疏陳謝固辭開府卒年五十八贈司空諡曰敬）詔沖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及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鎮江陵憚秦之強表請移鎮上明使冠軍劉波留鎮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許之并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需年豐乃止明年秦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禦之奭畏懦不進序被圍于襄陽明年襄陽陷序爲秦所執沖引咎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六年破秦管城七年攻秦沔北並有功八年伐秦拔筑陽攻武當別使楊亮攻涪城秦救至沖軍亦疫引還表兄子石民爲振武將軍襄城太守督荊江十郡鎮江夏又表王薈爲江州薈兄喪不拜謝安請用中領軍謝輶沖以輶無文武才求自領許之沖常以治理不如謝安而軍旅優之故內

政委安折衝自任壽陽之役沖深以根本為慮遣精銳三千人入衛安謂三千人不足為損益且欲外示閑暇軍已在近固不聽下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留自防沖不悅又聞謝石為都督謝(元)謝琰為前鋒對佐吏歎曰安石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既而(元)等大捷沖自恨失言因慙發病力疾命兄子石虔等收復上庸諸郡九年二月年五十七卒贈太尉謚曰宣穆桓氏久鎭西夏及沖卒朝議欲用謝(元)謝安固以為不可乃授豁子石虔豫州石民荊州（石虔小名鎭惡有才幹趫捷絶倫從父在荊州年十餘歲于獵圍中見猛虎被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拔一箭虎跳石虔亦跳跳高于虎伏後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為秦軍所圍石虔躍馬赴之出入萬衆莫敢抗對秦人畏之至呼其名以怖瘧鬼壽陽之叛石虔以南蠻將軍南頓太守攻之克其南城又破秦使援壽陽者張蚝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父憂去職詔起為振威將軍南平太守進冠軍將軍秦荊州刺史都貴遣閻振吳仲寇竟陵沖使石虔及弟石民拒之賊屯管城阻水石虔設計夜度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克管城禽振仲斬七千級俘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加領河東太守敗秦將張崇于武當降二千家沖卒進監梁揚五郡豫州刺史鎭歷陽太元十三年卒追論管城功封作塘侯贈右將軍石民弱冠知名參謝安衛將軍軍沖版督荊江豫軍拜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同捷管城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秦兵于漳口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沖為西中郎將荊州監軍刺史進號左將軍太元十三年卒）沖之未卒也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未下而沖卒石民代沖遣兵助統遂復之進復魯陽苻堅為慕容沖所逼召其子暉于洛陽以自救石民于是遂領魯陽（燕時為慕容垂嘗鎭魯陽燕亡入秦常為重鎭）而遣河南太守高茂戍洛陽將軍晏謙復引農置湖陝二戍堅為姚萇所殺堅子丕嗣偽位敗于慕容永南奔垣將襲洛陽石民使揚威將軍馮該自陝城逆擊斬之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傳首京師

論曰史稱秦中有謡曰誰謂爾堅石打碎堅為秦主名故豁子二十人皆名石欲以應謡然石虔入關名震秦國其時苻堅未為君也豈後乃更名史文不詳歟當秦之强幾若非江左所能抗然吾考其時事秦以全力取襄陽遂挫三阿困君川情見勢屈北府兵將固且自攝之矣沖督荊襄雖退衄于前卒振起于後疆場之勝一彼一此東西恭劫豈曰無功石民繼之遂收伊洛綜諸桓之立效信廬陵之善任嗚呼偉矣哉

晉畧列傳二十八

會稽王道子

荊溪周濟譔

道子字道子孝武帝母弟也出後琅邪孝王咸安二年年十歲嗣封食萬七千戶又攝會稽國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錄尙書六條爲謝安副加開府領司徒入妃兄王國寶之讒間安于帝安卒遂代安都督中外領揚州錄尙書數年加領徐州國寶者坦之之子安之壻也少無士操初除尙書郎中興以來膏腴唯作吏部不爲餘曹謂安故抑之辭不拜而附道子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當是時六州開復邊境無事帝不復親覽萬幾委任道子道子與帝恆舞酣歌連日夜又信奉釋氏親暱尼僧姏姆國寶因得竊柄用事桓元嘗候道子值其既醉賓客滿坐張目四顧曰桓溫晚途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版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乃頷之曰儂知儂知舉酒屬元元然後得起自是切齒于道子矣道子既總錄恆昏醟朝政大壞左衛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爲守令帶職在內委事小吏尼僧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臨官領衆無衞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爲教絕酒不婬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于死非必手刃害之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非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劫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采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尙不能遵況精妙乎

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中書郎范甯繼陳得失詞旨深切帝始不悅于道子然外每優崇之甯國寶舅也疾國寶邪諂阿附奏請黜之國寶懼使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于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以他事斬悅之國寶益懼復因道子以譖甯帝不得已出甯守豫章道子日益專恣嬖人趙牙倡也茹千秋錢唐捕賊吏皆用諂賂進牙至魏郡太守千秋至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臨水爲酒肆自擕親暱乘船遞就沽飲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得游目甚善然修飾太過非所以示天下儉也道子唯唯帝還宮道子謂牙上若知山是築成譴爾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繕彌甚博平令聞人奭上言千秋依託宰相弄權賣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籍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民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所致又振武將軍庾恆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而恆以醉酒見恕良夫以執忠被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設吏佐無益于官有損于國疏奏帝寖不平十四年十一月國寶諷八坐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帝大怒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從容爲帝言淮南陳思及世祖時齊王攸故事勸帝盡友愛之道太妃亦數和解之帝復委任如初兼寵國寶以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帝夜被酒令召右僕射王珣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奪其寵因曰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更以國寶爲忠十七年國寶弟忱卒于荊州自表解職迎母并奔忱喪特詔賜假而盤桓不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夜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

子爲言于帝事得釋其冬皇子德文立爲琅邪王道子徙封會稽并宣城食邑五萬九千戶後數年帝造清暑殿窮極精巧國寶起齋寫倣之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疏道子以自媚于帝帝悅道子大怒於省內面責國寶拔劍擲之舊好盡矣帝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國寶復事道子且進其從祖弟緒緒亦邪諂道子復惑之擢琅邪內史安帝卽位道子輔政進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隆安改元帝冠道子稽首歸政國寶拜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任政王恭起兵京口將除國寶及緒表至道子惶懼卽收斬二人以謝恭道子世子元顯年十六爲侍中密請圖恭引譙王尚之與計事道子卽拜元顯征虜將軍先所統衛府及徐州文武悉以配之（據此則道子當并領衛將軍史文不具）道子妃薨詔起元顯葬畢視事尚之說道子密樹外援道子深然之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都督刺史又割豫州四郡使并督之豫州刺史庾楷素黨國寶及見削奪怒使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鎭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宜及其議未成先發制之恭以爲然遂約荊州都督殷仲堪及桓(元)楊佺期庾楷克期同舉上表請除愉及尚之道子不知機發于楷使人說楷曰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卽勒兵而至及恭舉兵我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尒以來誰復敢攘袂于相王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元顯慷慨言于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乃日飲醇酒而委事于元顯元顯年少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傅會者皆以爲有明帝神武之風元顯益自負拜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

琰等討恭而免仲堪等官恭司馬劉牢之陰附元顯襲破恭執殺之仲堪以(元)佺期爲前鋒執王愉進至石頭聞恭敗牢之率北府兵至大懼不敢上岸迴泊蔡洲詔以(元)爲江州佺期爲雍州轉仲堪廣州而代以桓脩敕各回軍(元)喜還尋陽仲堪怒結盟拒命詔罷脩還仲堪荊州始各受命還鎭加元顯散騎常侍中書令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謀奪父權諷帝解道子司徒及揚州以琅邪王德文爲司徒己爲揚州道子酒醒方知大怒而無如之何于是父子並錄尚書時號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道子更爲長夜之飲用事者輻湊西錄東錄門第闃然矣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爲謀主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民不堪命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中軍將軍督謝琰劉牢之等討之當是時秦陷洛陽魏掠兗州南燕陷青州桓(元)襲并荊雍軍旅洊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謝琰戰歿移牢之督浙東元顯自領徐州加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州都督百僚盡敬子彥璋封東海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爲守禦計道子日禱蔣矦廟爲諸厭勝會牢之還參軍劉裕救至恩乃北去桓(元)致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于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義信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尒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談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元)忝遠任是以敢披

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曰桓元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世居西藩人或爲用第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户饑饉公私不贍元必乘此縱其姦凶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柰何法順曰元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撫綏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元之首必懸于麾下矣元顯大悅遣法順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有疑色法順還曰牢之必貳于我亟召入殺之不尔敗人大事元顯不從元興改元拜道子侍中太傅其驃騎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元顯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加黃鉞以討桓元卒用牢之爲前鋒都督譙王尚之爲後部法順又言于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洩當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否斷在前軍而牢之反覆難可委信一旦有變禍敗立至可命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便可逆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莫可當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再三不可且以桓謙代元爲荆州以安西人之心元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元元先斷江路商旅遂絶揚土饑虚運漕不繼士卒唯給粰橡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元顯登舟不發元用長史卞範之計引兵東下既過尋陽見無官軍大喜傳檄京師罪狀元顯尚之敗牢之叛降元元至新亭元顯棄舟率衆入宣陽門衆皆潰散唯張法順從焉元顯入東府問計于道子道子對之涕泣遂爲元所害并其六子元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元使人鴆殺之道子年三十九元顯年二十及元敗乃追贈道子爲丞相謚曰文孝元顯爲太尉謚曰忠迎道子喪改葬依安平獻王故事焉

王珣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導之孫也父洽字敬和穆帝甚親重之拜中書令苦讓不受珣弱冠與謝元俱爲桓溫掾溫嘗曰謝掾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轉主簿軍中機務悉委之文武數萬咸識其面從討壽陽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爲會稽王道子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及弟珉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並離絶之當時希安指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祕書監並不拜安卒珣時在東聞之遽赴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是所望于法護也便往哭盡哀論者貴之除侍中孝武好典籍珣與王恭殷仲堪范甯徐邈等並以文學見重轉輔國將軍吳内史在郡爲百姓所安入爲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復領太子詹事安帝即位遷尚書令兗州刺史王恭入赴山陵惡左僕射王國寶亂政將殺之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況擁强兵竊發京輦誰謂非逆乎幸而悛改君又何求若終不悛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隆安元年恭與荆州刺史殷仲堪等共舉兵請誅國寶及琅邪内史王緒國寶不知所爲緒請矯道子命召斬珣及吏部尚書車允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允至國寶不敢害反問計焉珣勸放兵迎恭允曰今南北同舉而荆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戰不可得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懼遂用珣策上疏解職詣闕待罪竟與緒俱被誅明年恭復舉兵進衛將軍假節都督琅邪水陸軍事與謝琰共討之事平加

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卒年五十一贈車騎將軍開府諡曰獻穆

車(允)江績殷顗

車(允)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善知人見(允)童幼中謂育曰必使竟學將大卿門(允)恭勤不勌夜以繼日遂著通博之譽辟桓溫荊州從事轉主簿別駕征西長史寧康初爲中書侍郎賜爵關内矦孝武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允)與丹楊尹王混摘句當時以爲盛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允)領國子博士遷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矦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王國寶諷八座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允)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尒乃僞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甚嘉(允)隆安初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楊尹頃之遷吏部尚書會稽世子元顯夜開六門(允)與御史中丞江績密啓道子欲奏聞道子不許元顯聞而謂衆曰(允)績閒我父子並逼令自殺績字仲元父灌仕至中護軍以方直爲謝奕桓溫所忌績少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睦終安之世辟召無所就安卒始爲道子驃騎主簿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荊州刺史殷仲堪將舉兵應王恭績不從逼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拜御史中丞奏劾不避權貴與(允)俱爲元顯所害績之拒仲堪也仲堪從兄顗實左右之故得不死顗字伯通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太元中自中書郎出爲南蠻校尉涖職清

明政績肅舉仲堪要與應恭顗曰人臣之義愼保所守朝廷是非宰執之務豈藩屏所圖也仲堪固要之因行散託疾不還仲堪出省之曰兄病殊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滅門幸孰爲慮勿我念也仲堪不從顗遂以憂卒隆安末贈冠軍將軍

郗恢

郗恢字道(允)鑒之孫也父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伯自御史中丞出爲荀羨軍司加散騎常侍羨被徵遂代爲北中郎將徐兖青幽四州及揚州之晉陵都督領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鎭下邳與燕戰失利降號建威尋卒贈北中郎將諡曰簡恢身長八尺美須冄少襲父爵拜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帥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方伯之望太元十七年十月代朱序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督梁秦雍司軍假節鎭襄陽甚得關隴和降附動千計初氐帥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既而反入梁州關中有巴蜀流民背姚萇東據引農遙應苻登登乃署衝左丞相使屯華陰以統攝之衝攻上黨太守苟靜于皇天原恢遣將軍趙睦代河南太守楊佺期守金墉而使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明年氐帥楊佛嵩叛奔後秦佺期睦追敗之潼關後秦救至睦戰死明年慕容永爲丕所圍遣子(宏)求救于恢并獻玉璽一紐恢送璽于朝表救之王師未發而永滅佺期以疾去職恢代以隨郡太守夏矦宗之隆安元年後秦將姚畧攻湖城及上洛又使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靖救洛梁州刺史王正(允)出子午襲其後畧懼而退以功進征虜將軍隴上都督加領秦州刺史魏軍來侵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距之與戰滎陽大敗引還而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應王恭初恢與仲堪俱以文學見親于孝武俱受方任仲堪既負國恢

獨與朝廷遙相掎角夏侯宗之及司馬郭毗等不順命收斬之既而朝廷以雍州授佺期徵恢爲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賊殺之并其四子而誘罪于羣蠻喪還贈鎭軍將軍

論曰泰始咸寧權不旁落太康平吳外戚萌芽洎乎顧託遂成禍始釁鍾賈郭戈操梁趙天潢之曜遞揜畢北之國競昌五馬南度葛藟未縈咸寧改元甫加芟薙既罹蘇祖之酷亦著元規之誡是以褚裒王蘊回翔省闥便乞臨藩簡文歷相迄登宸極太元之內會稽而外王恭斯不可謂非遠鑒危車近遵夷軌者也然而親貴愛富豈必皆當斧扆鬩牆禦侮更乃專求原隰任重力薄贊以狂童孫盧潰其腹心殷桓披其枝葉卒成遷鼎之勢曾無維城之效後之論者或謂晉崇親親復封建竟遭同姓之變洛都非覆于劉石而覆于八王建康不傾于桓劉而傾于兩錄此以見親親之不

可恃封建之不可復嗟乎洛都之亂正始于不親親而建康之亾亦豈封建之所致哉嚮令桃符守青社之封則楊賈敢宮闈之難矣元明成康繇椒聊之實則荆江重鎭委之親藩元子無跋扈之資靈寶消雄豪之氣矣就其楚弓蹔失亦猶囊漏貯中是以宋氏而還皆由斯道要亦方鎭之權非所語于封建也制治者務崇其實論古者必窮其原然後可以淩上世之隆替定一朝之法守晉復封建舍其實而趣其名唐議封建訾其末而匿其本遂使先王良法美意歷數千載而莫敢復談治具之因以癈壞者固已多矣可勝嘆哉

晉畧列傳二十九

荆溪周濟譔

范甯

范甯字武子順陽人也曾祖晷初爲河內郡丞太守裴楷薦之歷馮翊太守凉雍二州刺史終左將軍長子廣堂邑令散家穀振飢人次子稚稚子汪汪字（元）平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年十三喪母盡禮親鄰哀之外家貧無以資學廬于園中布衣疏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通弱冠至京師值蘇峻之亂遁逃西上庾亮溫嶠方屯尋陽未知峻虗實汪具言峻凶暴失衆狀嶠等大喜辟亮護軍參軍累遷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庾翼還鎭襄陽汪上疏以爲國家之慮當出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宐嚴詔諭翼還鎭養銳以爲後圖桓溫代翼爲荆州復爲溫安西長史征蜀之役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與朝

廷離貳汪自請歸京師溫甚恨焉出守東陽大興學校入爲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拜徐兗都督出鎭京口溫北伐令率文武出梁國坐失期免爲庶人遂屛居吳郡年五十六卒于家汪生甯篤學多通疾時俗虗浮其原始于王弼何晏著論非之以爲罪過桀紂終溫世未嘗仕進溫卒解褐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風化大行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孝武帝好文學雅親甯每被諮訪直言無諱請斥其甥王國寶迕會稽王道子道子固求出甯帝不得已從之甯乞豫章帝曰此郡不宐太守柰何以身試死甯不信術數固請行臨發上疏曰古者分土割境以一百姓之心聖王制作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返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尒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宐正其封疆

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适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曾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調役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郡小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涖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

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杖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稟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更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祿不足以富家直是得之有由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訾祘盛狗馬之飾營鄭衞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唯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上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甚善之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至郡大設庠序起樂臺采磬石于交州取郡四姓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遠近從學者千餘人改革舊制不拘常憲資給衆費一出私祿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狠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使皆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

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唯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屛居丹楊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傳未有善釋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而徐邈復爲之注云

徐邈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祖澄州治中永嘉時避亂徙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端雅博涉以愼密自居孝武延儒學謝安舉邈補中書舍人侍帝西省雖不口傳章句然常爲帝開釋文義標明旨趣

焉誤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帝宴集酒酣好爲手詔詩章賜羣臣或文詞率尔邈即收還刊削經帝重覽然後乃出謝安奉時論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議皆有證據范甯守豫章爲治煩碎邈與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敢宣邪庶事辭訟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而民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于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

紀綱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遷中書郎專掌綸誥帝甚親暱之初邈與甯並見委任甯既坎坷邈孤宦自危帝與會稽王道子有隙邈乃從容和協之爲自全之計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不可制苦辭乃已皇太子尚幼帝高選輔佐拜前衛帥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東宮號爲博士無復師傅之禮帝素重邈特謂之曰雖未敕盡敬然終不以博士相遇也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帝嘉其謹密方之金霍有託重之意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哀毀增篤未踰年而卒年五十四

晉畧列傳三十

荆溪周濟譔

王恭

王恭字孝伯太原人高祖佑武帝時北軍中候祖濛哀靖皇后父父蘊孝武定皇后父也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佐著作郎以疾辭俄爲秘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丹楊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時會稽王道子當國寵任王國寶國寶交通掖庭恭言于帝誅其所因道子宴朝士尚書令謝石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直繩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術常衣黃衣如天師狀道子令與賓客談論恭又抗言折之道子國寶並嚴憚焉帝既與道子有隙擢時望任藩屏拜恭前將軍兗青都督刺史假節鎮京口孝武暴崩國寶將夜入爲遺詔恭弟侍中爽拒之安帝立道子輔政委國寶機務因事免爽官恭入朝與

道子語時政多所匡拂道子亦欲和輯內外深布腹心而恭以國寶故畧不將順及赴山陵罷朝仰視喟然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害恭國寶不可恭欲殺國寶而憚豫州刺史庾楷王珣又勸止之乃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亮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詞色並厲國寶等愈懼恭抗直尚節義然矜貴不恤下又信佛道勞役百姓還鎮將舉兵先結荆州刺史殷仲堪又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內史令起兵于東乃抗表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入己府讒疾二昆甚于讐敵（國寶兄愷愉並與國寶不協愷爲侍中領右衛將軍愉爲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以國寶故皆自請解職）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

明白也以臣忠誠必忘身殉國是以譖臣匪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罷兵令廞散衆解職廞怒攻恭恭不習兵事委任司馬劉牢之遣擊平廞上疏請自貶詔不許道子用譙王尙之策以王愉爲江州兼督庾楷豫州四郡楷怒使子鴻說恭恭便謀再舉牢之諫曰相王昔戮國寶兄弟以謝將軍亦已至矣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于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弗聽上表以除愉尙之爲詞朝廷使會稽世子元顯督王珣謝琰討恭恭夜夢牢之坐其處旦日謂曰事捷卽以卿爲北府命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陰誘牢之牢之斬延降卽遣子敬宣女壻高雅之因恭耀軍輕騎襲之恭敗將入城雅之先入閉門不納恭與弟爽（史作履）單馬奔曲阿恭久不乘騎髀創不能復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于葦席之下將西奔桓元至長塘湖爲人所告湖浦尉執送京師道子將面折之而仲堪前軍桓元楊佺期等已至石頭懼有變斬諸倪塘臨刑謂監者曰我闇于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于社稷邪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弟爽及五男皆死惟庶子曇亨在乳母家爲故吏戴耆之所匿送諸桓元元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元擅政贈恭侍中太保謚曰忠簡贈爽太常諸子通直散騎郞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仕至征虜將軍家世壯勇著偁牢之面紫赤須目驚人沈毅多計畫謝元鎭廣陵多募勁勇以爲參軍從破秦句難

輜重于盱眙獲運艦遷鷹揚將軍廣陵相從斬秦梁成等于洛澗遂捷淮肥別平譙城鄄城進龍驤將軍彭城內史封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別救苻丕于鄴追慕容垂至五橋澤爭輜重兵敗還入鄴收集亡散兵復振以敗被徵後數年復爲龍驤將軍戍淮陰進戍彭城領太守平反者劉黎于皇丘破降張遇平反者司馬徽于馬頭山燕寇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弗能救坐免數年爲兗青都督王恭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旣破王廞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國寶之戮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陳武將相遇禮意俑薄牢之負其能深懷恥恨及恭再舉會稽世子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密結牢之恭參軍何澹之知而白之澹之故與牢之有隙恭疑不納更置酒集衆請牢之拜爲兄配以精甲利器使爲前鋒襲恭恭死遂代恭時荆州殷仲堪起兵應恭前鋒桓元楊佺期已破王愉逼京師上表理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兵馳赴元等退還鎭京口孫恩作亂陷會稽遣桓寶救吳其子敬宣參軍劉裕繼進比至曲阿吳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自東至吳與衞將軍謝琰擊賊屢勝琰留屯吳興牢之進臨浙江詔拜前將軍吳郡都督軍甫渡浙恩逃入海師還恩復入會稽害琰進鎭北都督浙東五郡恩轉入浙西害吳內史袁山松使裕討之恩率破散初牢之以小將一旦代恭衆情不服及却桓元敗孫恩威名大振當時偁爲名將元興元年拜征西將軍領江州以討桓元初元顯將討元使司馬張法順訪于牢之牢之以元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內慮元平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對法順不汥法順還請除之元顯不可卒用爲前鋒屯洌洲譙王尙之敗軍勢大沮元因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

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元）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犬烹故文種誅于句踐韓白戮于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于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鈎屢偪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此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柰何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牢之負盛名握强兵意望甚盛而元顯白面少年爲大都督縱酒貴倨牢之詣門諮軍事竟不得見唯帝餞西池公坐一遇而已內不能平又自謂才畧足以經營江左欲假（元）手除執政然後圖（元）將納穆說敬宣諫曰（元）藉先業據上流不及今以順逆制之縱使陵侮朝廷豈可復制牢之曰吾非不

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但（元）平之後柰驃騎何遂遣敬宣降（元）大喜置酒宴敬宣陳法書圖畫與共觀敬宣樂甚左右莫不匿笑元顯敗立遷征東將軍會稽內史牢之憮然曰始尒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元）屯相府敬宣勸襲之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而使敬宣迎家京口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據江北以拒元集眾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又欲反桓（心）一人三反豈得立邪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敬宣失期不至牢之謂事泄乃縊敬宣至不遑哭便奔雅之將吏共殯斂焉喪歸丹徒（元）令剖棺戮尸暴之于市及劉裕建義乃追理復本官敬宣字萬壽與裕共破孫恩奇裕才畧深相結既至廣陵遂與司馬休之高雅之俱奔洛陽桓（元）篡敬宣等各遣子弟質長安以求助姚興與之符募得數千人復還彭沛收義故爲討（元）

討（元）遣孫無終攻冀州刺史劉軌于山陽軌要共拒戰敗于昌平澗乃共奔南燕敬宣曉天文謂晉當復興又夢丸土吞之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其復土乎乃結青州大姓及鮮卑大帥欲滅慕容氏而奉休之爲主約既定雅之欲告軌軌時爲南燕司空敬宣曰此公年老有安齊之志必不同將敗吾事雅之卒告之謀果泄乃相與殺軌南奔甫至淮泗聞而裕起義克京口手書來招或疑有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劉下邳不吾欺也即馳還裕甚喜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父爵桓歆寇歷陽破之還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固辭不許至州集軍糧具戰艦劉毅等西討失利賴以復振桓亮寇豫章苻宏寇廬陵並拒破之劉毅初參敬宣寧朔軍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毅外寬內忌自伐而上人終以陵競取禍何雄傑之有毅深恨之及敬宣爲江州毅與裕

書言建義之功未悉詶報敬宣奔亾之餘爲郡已過何至便居方伯敬宣不自安解職還都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裕欲使立功命討譙縱退屻坐免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還鎮蠻護軍淮南安豐太守梁國內史從攻廣固還擊盧循累遷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清河太守領冀州鎮廣固進右將軍爲參軍司馬道賜所殺道賜宗室疏屬也裕欲翦宗室西攻司馬休之于荆州故道賜殺其黨欲以應休之事竟不成爲敬宣吏卒所殺

晉略列傳三十一

荊溪周濟譔

桓元

桓元字敬道溫孽子也母馬氏吞賓星有身及生光照一室故小名靈寶體重兼常兒溫奇愛之溫卒時元始五歲遺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及長形皃瓌偉綜藝術善屬文居國以雄豪自命嘗欲出獵假眾于刺史王忱忱卽斥鈴下五百人從之元更服焉溫晚節不為公論所予元因被抑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慨然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卽棄官歸國上疏訟其父廢昏立明而被曖昧之謗詞甚傲誕桓氏世擅荊楚州人畏之甚于刺史刺史殷仲堪為政呴嫗拘文義憚元才地深相結納元傲氣陵之至于聽事前盤馬戲引槊擬仲堪仲堪弗能制益下之（仲堪陳郡人祖融太常卿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起家佐著作郎辭謝元冠軍參軍遷長史勸元厚撫保禦以德懷遠元深納之領晉陵太守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及因亡叛質錄父母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領黃門郎太元十七年授荊益寧三州都督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雖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之）時會稽王道子執政任用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緒頗聞藩鎮兗州王恭入赴孝武山陵甚不平之有違言元冀時有變己得逞志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斃不速爾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才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君將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元曰國寶姦邪孝伯平昔所疾惡若推為盟主使興晉陽之甲必當響應君悉眾順流僕亦投袂共匡王室此桓文之舉也會恭亦來約仲堪許之然陰持兩端聞國寶兄弟被戮始抗表應恭得道子謝書郎

能元因求廣州道子憚元在楚卽順其意元受命不行已而恭入豫州刺史庾楷說復約舉兵以除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為名仲堪鑒前事謂其必克卽分軍五千使南郡相楊佺期為前軍元次之仲堪自率二萬人繼進（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皆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遇亂沒胡父允歸國仕至梁州刺史佺期與兄廣弟思平皆有武幹自矜門戶或以方王珣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佺期恆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少仕軍府咸康中戍城固遇苻將潘猛于康回壘降其眾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討苻衛有功進號龍驤改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宜都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仲堪引為司馬王恭初舉兵仲堪外要雍州刺史郗恢內結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並不從乃用佺期代績委以戎事）元等至湓口王愉棄州奔臨川遣偏將追執之至橫江庾楷為尚之所敗逃就元元擊禽尚之直趣石頭而恭為劉牢之所襲殺牢之率北府兵馳駐新亭元等大懼迴屯蔡洲元從兄脩告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脩知其情矣若許元佺期以重利可使倒戈道子納之卽授元江州佺期雍州遷仲堪廣州而以荊州授脩使太常殷茂宣詔迴軍敕牢之以兵送脩仲堪時屯蕪湖聞之大怒促進軍而元等喜于寵授仲堪乃南還使狥前軍曰不歸者家戮軍動元等狼狽及仲堪于尋陽當是時仲堪失職倚元等為援元等又資仲堪兵力雖相疑沮勢不得異乃交質子弟推元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牢之尚之等朝廷告脩計不立罷之還仲堪荊州然後各就鎮雍州刺史郗恢不受代用南陽太守閭丘羡計偁兵拒守佺期揚言元來入沔已為前驅恢眾畏元遂降佺期乃得入襄陽初佺期恨元以寒士見待將于盟壇襲殺元仲堪憚佺期兄弟驍勇恐併元之後害將及己甚禁之元知之至是使庾楷守武昌而自屯夏口以卞範之為長史委以腹心明年求兼督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零陵四郡又求以其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朝廷欲成三州之釁並許之（元傳云分佺期所督四郡與元佺期甚忿懼長沙四郡非雍州所統佺期之忿以偉代其兄廣耳）仲堪畏逼脅佺期有泰

師佺期誓衆欲託援洛以襲元仲堪弗許且屯兵過之楊廣欲拒偉仲堪不聽出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從弟孜敬先爲江夏相元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于是亦以救洛爲詞與軍而西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厚恩不衛山陵宜共問其罪使仲堪先收廣仲堪本計欲兩全既得書知不可復禁乃報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元亦塹止五月荆州大水仲堪竭廩振給元乘虛攻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鎮路經夏口元卽揚言朝廷遣爲己前鋒以討佺期襲巴陵密報偉使爲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爲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元書詞甚苦至元曰仲堪無斷常懷成敗爲兒子作計我兄必無憂矣進至巴陵又進至楊口再敗仲堪軍遂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先使要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不如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率步騎八千赴焉既至仲堪不能給糧炊飯餉之佺期怒不見仲堪與兄廣逆擊元元避其初銳退軍馬頭明日大敗之佺期走襄陽仲堪奔酇城俱獲之卽表求兼領二州明年詔拜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都督荆湘雍秦梁益寧七州元固爭江州朝廷弗能違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領江州刺史輒授偉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鎮襄陽自鎮江陵孫恩亂東土請討弗許以書誚讓道子道子世子元顯惡之密謀討元元輒移偉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鎮襄陽桓振皇甫敷馮該戍湓口輒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輒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並畱不遣自謂三分有二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表己瑞應元之求討孫恩也表庾楷爲右將軍元既不行楷亦去職楷以元方與朝廷構釁事若不成禍必及己陰自結于

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元年詔討元大軍未發元得從兄石生報元本謂揚州年饑且有孫恩之難朝廷未能用兵已得蓄力觀釁及是大懼長史卞範之進曰公英畧威名震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郊示以威賞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元乃召偉守江陵自率衆下然懼王師抗之恆爲進退之計既過尋陽心始安其衆亦奮移檄罪狀元顯庾楷謀泄因之至姑孰執元顯後軍尚之前鋒劉牢之降元顯潰遂入京師自爲丞相揚州牧領徐州刺史中外都督總百揆錄尚書從道子殺元顯及太傅中郎毛泰泰弟邃參軍荀遜吏部郎袁遵及尚之楷等流尚之弟丹楊尹恢之廣晉伯允之太傅主簿毛遁驃騎長史王誕于交廣尋追害道子于徙所恢之允之于路以偉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脩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楊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姊夫殷仲文爲諮議參軍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更以王愉爲會稽內史大赦改年大亨讓丞相偁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加殊禮大築姑孰城府臺館山池而出鎮焉既至辭內錄大政就諮小政則決于謙範之自道子元顯用事賦斂煩重民不堪命元始至黜凡佞擢賢俊京師欣然既而奢縱崇飾事役迭起民始失望會稽大荒百姓散在江湖求食自活元令振之王愉便恐召還請米米少又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百姓始怨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皆北府舊將元次第殺之襲兄冀州刺史軌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並奔北方二年元欲立功震物

上表請平姚興而宿將無復在者憚不克乃諷朝廷止之偉卒于荆州將代以脩從事中郞曹靖之曰謙綜内任脩秉外權恐遂傾動天下元納之命石康代偉元至親唯偉偉死自虛孤危欲速成篡事仲文範之等又促之于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德文司徒以王謐爲司徒中書監桓謙爲衛將軍録尚書尤爲中書令殷仲文爲領軍將軍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以南郡等十郡爲楚國置國官依魏晉故事新野人庾仄起兵討元襲馮該于襄陽走之有衆七千爲壇城南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應之時桓偉已死石康未至江陵震動元兄濟子亮起兵羅縣以討仄爲名實欲據荆雍已而仄爲石康所敗奔北方彬等皆死元使收亮徙諸衡陽十一月王謐奉册禪位于元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元爲壇姑孰城南七里告天陳晉失

德己當代之大赦改年永始國號楚奉帝爲平固王遷尋陽元入京師尊父溫爲宣武皇帝廟偁太祖立妻劉氏爲皇后子昇爲豫章王諸桓皆爲王王謐等皆爲公矦桓謙爲揚州王綏爲中書令桓宏爲青州鎭廣陵刁逵爲豫州鎭歷陽元爲政改革煩數糾擿纖細行小惠矜小察益事營建三年移居東宮更修西宮殿宇其臣請立七廟元曰禮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然則太祖必羣廟之主昭穆皆自下之偁晉制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正太祖之位其失明矣元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謂王莽九廟見譏前史故以一廟矯之始入宮逆風亂儀杖登御牀地陷出游水門飄風拔其蓋濤水以二月朔入石頭壞大杭殺人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元游獵無度以夜繼晝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官民並疲思亂者衆于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斬桓脩于京口桓宏于廣陵義軍至竹里元移還西宮初裕從脩入朝元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凡人傑也元妻劉氏有智鑒謂元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非常宜急除之元曰我方圖中原非裕無可使者俟平關洛乃復議之耳裕兵起元大懼其人曰此等烏合之衆豈足爲患元曰不然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牢之之甥酷似其舅何謂不足慮乎桓謙等請發兵擊裕元曰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以待其至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然驚愕我按兵堅陳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必然散走破之淺矣若逆擊之死寇豨突萬一蹉跌大勢必危謙等固請元不得已遣軍密敕殷仲文具舟石頭爲走計既而敗于江乘又敗于羅落橋驍將吳甫之皇甫敷皆臨陳授首元聞報益恐召諸道術人推

筭數爲厭勝之法問左右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元曰人或有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漂泊失所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愈忿懼謙等大軍又敗于覆舟山遂南奔元之篡也月及太白入羽林元甚惡之八十日而義軍起及走出南掖門遇胡藩藩執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八百人皆西來義故可以一戰陛下捨此欲何之元不暇答舉策指天因鞭馬馳去登舟經日不食左右進麤飯元咽不能下昇年數歲抱其胷而撫之元悲不自勝于道自作起居注敘討裕算無遺策諸軍違錯節度以致挫衄覃思著述不問軍計至尋陽挾帝西走留何澹之郭銓等以數千人戍湓口自還江陵諸郡慰問者皆不受使更作表賀遷都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遂輕怒妄殺殷仲文諫元曰

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紜妄興異議柰何不糾之以猛乎大修舟師未三旬有衆二萬聞義軍已克尋陽乃率樓船二百發江陵而使桓歆別將循淮東出歷陽以窺京師歆敗渡淮走元⃝軍至崢嶸洲遇義軍義軍財數千人然元⃝恇懼敗衄常漾輕舸于舫側衆既恨元⃝少恩復見預爲走計莫有鬥心義軍乘風縱火直突之元⃝衆大敗燒輜重夜遁別將劉統馮稚襲破尋陽義軍留討之故不及窮追至江陵馮該勸收兵更下元⃝不能用將奔梁州投桓希時益州刺史毛璩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璩弟璠喪還葬江陵有衆二百人璩從子脩之爲元⃝屯騎校尉知祐之等且至誘元⃝入蜀元⃝從之人情乖沮制令不行乘馬出城被斫幾中前後自相殺死人交橫狼狽入船行至枚回洲祐之與恬逆擊之矢下如雨嬖人丁仙期萬葢以身蔽元⃝並中數十箭而死益州督護馮遷抽刀向元⃝元⃝曰爾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等數人昇曰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執送江陵戮于市元⃝出奔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既斬元⃝拜脩之驍騎將軍荊州犄定義軍經旬不至乃復爲桓振桓謙所破振字道全石虔之子也少果銳無行檢元⃝爲荊州以爲江夏相坐凶橫被黜元⃝敗振逃華容巴陵戍將王稚徽使告之曰桓歆已破京邑馮稚等復克尋陽義軍皆敗矣振大喜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以衆至謙字敬祖沖之子也亾入沮中爲元⃝舉哀立喪庭謚元⃝爲武悼皇帝聞振襲江陵會之遂陷江陵振躍馬奮戈入至行宮階下知桓昇死大怒將行弒逆謙止之且曰楚祚不終當復歸晉因奉進璽綬振自偁八州都督以謙爲江豫二州刺史既知稚徽言非實嘆曰公不早用我致有此敗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而使其黨拒義軍謙敗于馬頭蔚敗于寵洲義軍競進振率馮該等拒戰零溪義軍大敗退還尋陽毛璩克漢中斬桓希振乃遣蔚北守襄陽既而義軍復上何澹之敗于西塞王㝷敗于武昌桓石綏敗于白茅桓亮乘虛襲豫章又敗振使馮該戍夏口孟山圖據魯城桓仙客守偃月壘互相犄角義軍並攻破之進平巴陵毛璩遣軍東下敗桓放之于夷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破桓蔚于襄陽義軍進次馬頭蜀兵屯零溪振乃擁帝出營江津以拒舟師而使溫楷屯柞溪以備宗之宗之破楷進屯紀南振留馮該等守江津自擊宗之宗之敗走而義軍破該復江陵振還自紀南見火起知城不守乃與謙等走溳城二月謙澹之楷皆奔後秦三月振與該子宏⃝自溳城襲江陵刺史司馬休之敗奔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討振沙橋臨陣斬振謙在後秦數年會譙縱以蜀叛僞藩于後秦又适盧循請謙爲援以應循至枝江爲荊州刺史劉道規所斬諸桓遺恭斬于江陵亮斬于益陽珍斬于沙橋石綏斬于梁州石松允⃝坐殷仲文死其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斬于江陵苻宏斬于湘東馮該斬于石城殷仲文以降免死爲東陽太守迁刺史何無忌誣以謀反云欲奉允⃝以嗣元⃝及其弟叔文永嘉太守駱球曹靖之卞承之劉延祖皆坐死唯王謐以劉裕舊恩獨全謐字稚遠導之後也少與桓允⃝王綏齊名元⃝舉兵謐以侍中奉使詣元⃝因留元⃝軍元⃝甚暱之元⃝擅政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元⃝篡位兼太保封武昌縣公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謐獨奇貴之裕負刁逵博進不時輸逵縛之馬柳謐見而責逵釋裕代償其負

及裕破（元）（元）黨皆誅遠至赤族謐獨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自以受寵桓氏心常不安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遂出亾裕追還任之如初義熙三年卒贈司徒謚曰文恭三子入宋皆至大官

論曰靈寶色厲而內荏雄才大畧蔑有聞焉遂能偃蹇西垂震蕩東土何哉山池墻廟誅求竭于無藝亾徒失伍追逮窮于比屋王殷構其釁會孫盧蝕其腹心民勞孼訴自然崩潰故知鏁鑰之寄匪輕牛羊之牧尤亟未有民氣和樂而桀黠得恣其馮陵者也

晉畧列傳三十二

荆溪周濟撰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叔父泰字敬遠受異行于錢唐杜子恭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自云能服食養性王雅甚重之王珣言于會稽王道子流諸廣州刺史王懷之使行鬱林太守雅薦諸孝武得召還道子更惑之以爲徐州主簿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兵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焉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術泰謂晉祚將終因扇動百姓私集徒衆朝士咸懼致亂憚元顯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于道子道子誅之恩亾命入海其徒皆謂泰實不死蟬蛻仙去就海中資給恩恩聚合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元顯調東土免奴爲樂屬賦役煩重百姓不安其生隆安三年乘釁出海攻殺上虞令襲會稽內史王凝之凝之羲之之子也亦世奉五斗米道聞賊至僚佐請爲備凝之不從入靜室良久出曰已請大道許以鬼兵相助賊今自破矣俄而恩至破殺會稽既陷恩衆至數萬于是會稽吳吳興義興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一時俱起攻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會承平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咸束手被殘破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允）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道本信奉孫泰此忽遇禍必有其故史不詳）太子洗馬孔馥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內史桓謙義興太守魏隱臨海太守新蔡王崇並棄城遁走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誅殺異己戮及嬰細詔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轉鬥而前諸賊皆燒倉庫焚邑屋刊木湮井虜掠財貨相

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便攜將者囊簏裝盛沒諸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矣琰復義興吳興牢之從吳郡進臨浙江恩初聞八郡響應曰天下無復事當與諸君朝服入建康耳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東故不失作句踐也牢之既濟乃曰孤不羞走矣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多棄寶物子女于路粲麗溢目牢之部曲緣路收斂恩竟得脫詔以琰爲會稽內史盡復山縣明年恩破餘姚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入海少日復至邢浦琰輕敵戰死會稽復陷詔冠軍桓不才輔國孫無終寧朔高雅之討之恩復入海乃命劉牢之鎮會稽吳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出浹口雅之敗績牢之使參軍劉裕擊之恩入海轉寇滬瀆殺山松浮海向京口牢之遣裕奔救恩敗走郁洲裕與牢之子敬宣隨而擊之恩復大敗浮海南還裕等沿海邀截復大破之于滬瀆恩遂衰弱元興元年復寇臨海爲太守辛景所破窮蹙赴海死妖黨及其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餘人餘眾復推盧循爲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二十餘萬其後戰死溺死及流離轉賣至恩死時財餘數千人恩前後數十戰所殺百姓復數萬人三吳由是衰耗

盧循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諶之曾孫也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工弈棊沙門慧遠謂之曰君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柰何循妻孫恩之妹也恩性殘酷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元興元年恩死循代領眾寇東陽劉裕破之走永嘉桓元⃝擅政因授永嘉太守循雖受命寇掠不止明年正月使其妹夫徐道覆復寇東陽裕又破之八月遂破循于永嘉循奔晉安裕逐擊之循乃泛海趣廣州是

冬桓元⃝篡明年劉裕起義兵誅元⃝循至廣州刺史吳隱之使其子拒敵戰死嬰城百餘日城陷爲循所執徐道覆別陷始興循遂自偁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道覆始興太守遣使入貢義熙元年二月帝還自江陵時大亂初平餘孽未靖譙縱又反于蜀朝廷草剏未遑南討因授循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道覆始興相道覆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中云將下都貨之既倂力少不能致遠即于郡中賤賣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爭市贛石水急出船既難且皆竭力無貲復裝皆儲以待如是數四船板大積五年劉裕伐南燕道覆使人說循乘虛襲京師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謂理極于此將以傳之子孫哉正慮劉裕難與爲敵耳朝廷恆以君爲腹心之疾顧力未暇是以權宜假授豈足深信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恖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覆手不乘此機以圖六事而欲保一日之安若裕平齊息甲歲餘自率大眾南屯豫章以一帋徵君君自度能拒之乎及裕未還傾其根本既克都邑裕雖至無能爲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君若不從吾自率始興之眾直指尋陽矣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道覆按夯取板倂力裝船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順流而下寇南康廬陵豫章守相皆棄城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禦之兵敗被害循寇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逆戰敗于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朝廷急徵裕裕已克南燕方欲經營司雍聞報即引兵還聞無忌敗死乃東大軍馳赴京師豫州刺史劉毅率舟師二萬將西上裕止之不可道覆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事之成否係此一戰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即日發江陵與道覆合軍而下五月敗毅于桑落洲戰士

十萬舟連百里不絕朝廷大震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既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欲乘勝逕進計議數日始決策東下裕初還將士未集賴循遲迴因得募兵爲戰守備裕之北伐也僕射孟昶贊成之何劉南討昶料其必敗至是建議謂賊鋒甚銳不可敵宜奉帝北保廣陵朝議多同昶惟龍驤將軍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爲不可中兵參軍王仲德言于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故敢入寇既聞凱旋自當奔潰若先自逃遁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必用昶計請從此辭裕甚然之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鎭外傾強寇內逼一動足則事去矣江北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亦不過苟延歲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捷臣主同休否當橫尸廟門以遂由來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生活也昶恚請死裕怒曰且申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引咎自陳贊裕北伐致危社稷仰藥而死循至淮口道覆請焚舟直上自新亭至白石數道並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于一朝非計也不如案兵待之乃迴泊蔡洲道覆退而歎曰盧公誤我矣令我得爲英雄馳驅天下豈足定哉官軍柵石頭斷查浦循攻柵不拔船爲暴風所傾有死者戰南岸又敗進攻京口掠諸縣無所得因南走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中軍諮議孟懷玉追之以庾悅爲江州刺史虞丘進爲鄱陽太守自還東府治水軍又使建威將軍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率舟師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時譙縱通使于循又乞師于後秦後秦使其南將軍苟林會縱寇荆州循分兵配林使闚江陵至江津爲

道規所敗道覆率衆三萬復寇江陵又敗走還湓口庾悅以虞丘進爲軍鋒屢破循兵進復豫章十月裕自率兗州刺史劉藩等南討仲德聞大軍將至進攻南陵十一月崇民敗走處復番禺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分遣田子擊諸支郡裕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竟下裕曰此欲戰也十二月進軍大雷循道覆悉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先分步騎齎火具伏西岸悉出輕艦載強弩迎射循軍不能當泊西岸西岸軍投火焚之烟燄張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悉力柵斷左里裕力戰破之所殺及投水死者萬計餘衆多降循單舸遁走裕遣劉藩孟懷玉追之循走番禺道覆走始興明年二月懷玉克始興斬道覆循行收兵三月至番禺遂圍之處拒守二十餘日四月田子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復萬餘人田子與處又追破之蒼梧鬱林寧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眞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杜瑗討斬之瑗交趾人也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代之詔書未至而循襲破合浦徑向龍編慧度率州兵拒諸石碕破之餘衆尙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循晨至南津慧度悉散家財賞軍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步兵夾岸射之衆艦俱然徒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誰能從我死者或諾或否乃悉殺諸辭死者而自投于水慧度出其尸斬之并其父嘏及李脫等七首函送京師梟于建康市

論曰老氏之教以退爲進以讓爲爭可謂工于言利者也由其道者處則爲鄉愿出則爲鄙夫其究至于棄蔑倫常蕩絶廉恥胥天下之人睊睊盱盱並爲獨夫攘臂一呼波蕩根拔固其所也人心之欲利如鷙鳥猛獸之患搏噬賴名義爲之籠檻耳苟有人焉決

而縱之則亦何所不至哉晉之季年君臣並惑祟飾塔廟歸誠道門以冀邀福免禍者皆王何郗謝冠冕之族也以彼標名德之望當具瞻之地猶尙若此是以好亂樂禍之徒得逞浮誕之辭倡無稽之説施扇惑之技誘愚迷之衆毒流東南釁鍾再世是知拔本塞原必崇禮教豈徒鐫肌刻膚陷匈洟脰之所能禁約者乎

晉畧列傳三十三

荊溪周濟譔

毛璩

毛璩字叔璉寶之孫也父穆之字憲祖小名虎生襲寶爵州陵侯參庾翼桓溫征西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璩都鄉侯揚威將軍潁川太守從平關洛師還以二千人留衛山陵升平中遷寕州刺史從封建安復爲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從伐燕監鑿鉅野引汶會泲通運道師還留督東燕四郡領太守尋遷揚州江西及荊州雍揚七郡督軍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進領梁州以疾解職秦寇彭城復以冠軍假節監江北軍鎭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鎭姑孰秦圍襄陽詔就上明受桓沖節度秦寇梁益梁州楊亮益州周仲孫奔退沖上穆之督梁州三郡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右將軍如故假節戍巴三子球爲梓潼太守父子伐蜀至巴西糧乏退屯巴東病卒贈中軍將軍謚曰烈璩兄珍襲父爵四弟球璠瑾瑗璩弱冠參桓豁軍轉謝玄征虜參軍淮肥之役與田次之共追秦王堅至中陽遷寕朔將軍淮南太守尋爲譙王恬鎭北司馬海陵縣界有地名靑蒲四面湖澤逃亾依聚菰葑中官不能問璩因旱遇之以火自出者近萬戶皆錄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將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太守代郭銓爲益州安帝初進征虜桓(元)篡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其使者傳檄討(元)(元)見天下風靡益州獨不附已大怒使桓希爲梁州據漢中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周道子戍白帝璩命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直至白帝而劉裕義軍起初璩弟璠爲寕州卒官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督護馮遷將數百人送葬江陵會(元)將走瑾子脩之誘使入蜀與祐之等共斬之師進至枝

江桓振復陷江陵義軍敗季之逃皆病師退約之獨僞降圖振事泄被害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撫餘衆保涪陵璩克漢中斬桓希自領梁州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擊走之因進攻振帝返正以璩首義下詔褒美進征西將軍散騎常侍益梁秦涼寧五州都督行安都寧蜀太守（寧蜀郡晉安帝時所置志不載）處茂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夷校尉瑾持節監秦梁軍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畧陽武都二郡太守蜀郡太守瑗輔國將軍寧州刺史二月帝還都而譙縱反于蜀初處茂等進軍攻振璩使瑾瑗下外水參軍譙縱侯暉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內水會師于巴郡士憚役侯暉因之以作亂行達五城水口率衆逼縱爲主縱素懦自投于水出之逼使登輿又自投于地乃紡諸輿中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里馳還遣參軍王瓊討縱相持于廣漢瓊敗璩麾下開門納縱璩并子姪在蜀者皆遇害詔贈本官追論討元功封璩歸鄉公祐之夷道侯脩之時從帝還都爲劉裕鎭軍參軍累遷右將軍明年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破縱將譙明子于白帝脩之求從征蜀拜龍驤將軍使與文處茂時延祖共助榮期進至宕渠榮期參軍楊承祖殺榮期以叛自僞鎭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明年與漢嘉太守馮遷共斬承祖遣兵助處茂于巴欲與俱進益州刺史鮑陋不肯脩之還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借命朝露者庶憑天威誅夷讐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暨亦緣制不自已撫影窮號江望西路益州刺史臣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畧可乘之機宏踐投被之會屢徵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絶將何以濟是以束骸載馳訴冤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屨之憤況忠家殉國豈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是用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而洒淚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躬先士卒身馳賊廷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即化如歸執政乃命劉敬宣監軍討縱雖不能克縱亦與懼歸璩以下棺柩并其家屬焉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劉牢之之甥也（疑是何謙子然史無明文）忠亮任氣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牢之鎭京口常從贊畫善參軍劉裕牢之將降桓元與裕固諫不從遂同舟還京口元入京師牢之自殺裕方逐擊盧循徐道覆無忌即勸迴兵討元裕以元篡未成會稽道遠乃止元既篡遂共起義同盟者十二人劉裕裕弟道規劉毅王元德王仲德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辛扈興童厚之孟昶及無忌（王元德太原人及弟仲德爲秦起兵攻慕容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引農太守仲德見元俌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既謀起義裕使元德及河內太守辛扈興振威將軍童厚之在建康爲內應并報毅兄劉邁邁泄其謀元德扈興厚之皆被害邁亦被殺仲德走免裕入京師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爲中兵參軍從伐南燕爲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克盧循之亂沮北還之議裕甚任之使領兵屯越城數挫賊鋒遂追破范崇民于南陵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裕伐後秦拜征虜加冀州刺史前鋒都督諸將咸受節度長安平遷太尉諮議參軍裕欲遷都洛陽仲德諫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俟文軌大同然後更議乃止仕宋至鎭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詠之字長道任城人家世貧素躬耕力學元敗拜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鎭歷陽與劉敬宣共破桓歆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遷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卒官贈太常加散騎常侍追封江陵縣公謚曰桓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生初爲會稽王道子驃騎行參軍轉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赴義裕以爲建武將軍分領義兵與皇甫敷戰于羅落橋軍敗被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加贈散騎常侍封曲阿縣公韶從復京師爲鎭軍參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龍驤遷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封巴丘縣侯以寧朔將軍從征南燕克臨朐先登克廣固領北琅邪太守琅邪內史從討盧循拔左里更封宜陽縣侯遷左將軍江州刺史有罪免宋初加食邑卒贈安南將軍初憑之戰死裕使韶弟祗領其衆京邑平爲鎭軍參軍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元江陵平道規遣平元餘黨還武陵內史封西昌縣侯義熙五年入爲中書侍郎盧循入寇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寇還江北督軍靑州刺史廣陵相宋國建遷宋國領軍將軍卒道濟亦韶弟也從道規鎭荊州數有戰功又從裕伐後秦事詳王鎭惡傳卒爲宋佐命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學桓元引爲參軍以貪刻免後爲元豫州刺史刁逵參軍與義謀克期襲歷陽失期不得發爲逵所執檻車送京師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逵棄城走禽之拜輔國將軍宣）

（城內史與劉敬宣共破桓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以本官督淮北軍鎮山陽義熙初南燕入寇却之進使持節青州及揚州之晉陵都督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長民率眾入衛因劫南康相郭澄之妖賊伐木積年隱秘不言欺誑無忌當斬詔原之循兵將至與孟昶共勸北遷裕不聽令衛石頭事平轉督豫州及揚州之六郡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裕襲劉毅于荊州以長民監太尉府留事毅死爲裕所殺事詳劉穆之傳）昶平昌人家京口素與裕善爲桓（元）青州刺史桓（宏）主簿（宏）使至都（元）見而悅之劉毅兄邁爲（元）竟陵太守未之郡（元）謂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郎卿州里也邁素不平昶因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惟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元）笑而罷昶還過家裕將舉義謂昶曰草閒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昶曰正應是卿耳于是合謀毅素善無忌與言及興復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誠得事主雖強易弱也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相要結昶妻周氏貲匳甚富昶欲得之以集事乃告之曰劉邁毀我于桓（元）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富貴還相迎周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若不成當于奚官中奉養大家耳昶悵然久之而起周追還坐曰觀君之意非謀及婦人者指其抱中兒曰此而可賣亦所不惜遂罄貲給之昶弟顗娶周從妹周紿以夢惡欲得絳色物爲厭勝因悉取門內帷帳絳帛密縫作軍士袍議既定元德仲德扈輿厚之入京師爲內應諸葛長民往歷陽襲（元）豫州刺史刁逵毅昶及裕弟道規往廣陵襲（元）青州刺史桓（宏）無忌及詠之馮之從裕襲桓脩于京口同日俱發無忌夜草檄其母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復何恨裕託游獵收徒眾得百餘人詰旦城開無忌著傳詔服居前眾隨入斬脩脩司馬刁（宏）率眾至裕登金城指無忌示之曰此敕使也帝已返正尋陽今日（元）首已梟大桁矣我等奉密詔分道誅黨與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來此欲何爲眾遂散走既克京師（元）西奔裕拜無忌輔國將軍琅邪內史配以會稽王道子精兵令追之與道規俱受劉毅節度（元）留何澹之等守湓口義軍次桑落洲澹之來攻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望見使急攻之眾曰賊帥必不在此無忌曰固也今眾寡不敵當出奇道賊帥不在必易得得以令眾賊挫我奮可一鼓敗也從之梟得舫因傳呼曰獲澹之矣歡聲動江水賊眾驚擾因風縱火遂克之進至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師又破（元）于崢嶸洲（元）黨殷仲文奉穆后及皇后來奔送之還都進據巴陵（元）走死從子振復陷江陵進討之破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泉既而爲振所敗引歸尋陽整眾復上破馮該等于夏口復克巴陵進次馬頭振請割荊江二州以易天子無忌不許進克江陵振亾走無忌奉帝還都拜右將軍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郡都督豫州刺史未之職還會稽內史浙東五郡都督持節將軍如故義熙二年遷江荊二州八郡都督江州刺史鎮豫章封安成郡公增督司州之引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常侍進號鎮南徐道覆自始興入寇無忌逆討之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成敗在此一舉賊艦大且居上流蜂蠆之毒邾曾成鑒宜決南塘水奪舟楫之利堅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越我北下然後蓄力養銳坐乘其弊此萬全策也參軍殷闡曰賊所將皆三吳百戰餘勇加以始興谿子拳捷善鬥未易可輕也宜且留屯徵兵屬城厚集眾力然後與戰無忌不從遂以舟師南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西風急飄所乘小艦向東岸賊大艦乘風力壓之眾遂潰散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持以督戰死焉贈侍中司空諡曰忠肅

晉畧列傳三十四

荊溪周濟譔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家京口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初參劉敬宣寧朔軍相（元）時與劉裕弟道規並爲桓（宏）青州參軍素善何無忌遂應裕舉義約裕起京口毅及道規孟昶起廣陵孟昶者（宏）主簿也勸（宏）獵未旦開門放獵人毅等壯士數十人直入（宏）方瞰粥卽斬之收兵度江助裕捷竹里克京師（元）西走拜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督無忌道規追討用無忌策破湓口克尋陽（元）收兵逆戰敗諸崢嶸洲（元）走還江陵遂爲益州兵所誅而（元）將劉統馮稚等襲陷尋陽留討十餘日始至江陵江陵已復爲桓振所陷戰零溪敗績退還尋陽坐免十月復上至夏口振將馮該使孟山圖據魯山桓仙客守偃月壘自軍漢東毅使無忌列艦江中以縻該自攻

魯山道規攻偃月半日俱克生禽仙客山圖該遁走進平巴陵復拜兗州將軍如故遂破該豫章口入江陵斬（元）黨送帝還都詔以司馬休之爲荊州毅還屯夏口振復襲陷江陵休之奔襄陽毅擊振斬之戡定餘黨十餘輩進號撫軍義兵之起毅壘經從事至是乞終喪弗許除豫州及揚州之江西五郡都督豫州刺史封南平郡公鎭姑孰初桓（元）于南州起齋悉畫盤龍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名盤龍至是居焉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裕伐南燕盧循乘虛入寇何無忌敗死豫章毅將討之疾甚朝廷大懼謀北遷俄而裕還毅疾亦愈將行裕與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止毅毅怒謂藩曰我特以一時之功推寄奴耳汝便謂眞不及邪投書登舟至桑落洲大敗棄船走蠻中得歸二萬人與輜重並沒

裕撫慰之請自貶降爲後將軍循旣退求追討以雪前恥裕憚毅復立功弗許遷江州都督初毅在京口家貧與知識射東堂司徒長史庾悅後至奪其堂以射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及毅就求子鵝炙弗與及是悅爲刺史毅因奏江州內地以治民爲職不當置軍府耗民力密移刺史治豫章而割州兵千人戍尋陽以鎭羣蠻從之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悅發憤而卒毅之再平江陵也魏詠之代爲荊州卒道規代之卒毅代之（道規治有聲聞盧循入寇遣司馬王鎭之揚武將軍檀道濟赴援時蜀賊焦縱偁藩于後秦桓沖子謙亾在後秦縱請與俱攻荊州後秦又使苟林爲縱聲援鎭之等至尋陽爲林所敗林上屯江津縱將譙道福與謙自蜀下屯枝江道路梗塞朝問不至民聞謙來多有應者道規集將士告之曰頗聞有去就之計吾杖大順殄逆氣東來文武自足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達曉不閉衆心乃定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至使居守自出討謙人曰苟林伺釁江津大軍出必來攻不如使宗之等分擊之道規曰循墜中流謙林相首尾內外扇惑非吾自行其事不捷林愚豎容將無他奇畧比其特疑吾已破謙林膽落矣遂並斬之檢謙軍實得城中人書對衆焚之衆乃大安循又使徐道覆來攻破諸豫章口荊州乃定義熙八年以疾求歸卒于京師）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請兼督交廣從之毅

性剛愎自矜外推裕而心不服每覽廉藺之事輒絕嘆以爲不可能也裕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朝士有淸望者謝混郗僧施皆與相結旣據上流陰欲圖裕故求廣所統又奏僧施爲南蠻校尉毛脩之爲南郡太守裕並從之將之鎭辭墓京口裕往會倪塘胡藩言于裕曰劉衛軍終能爲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勝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獵傳記一談一詠常自許雄豪是以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爲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共功其過未彰不可及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萬餘人自隨因疾請其從弟兗州刺史藩自副裕僞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乃收殺藩混下詔罪狀毅自率諸軍襲之參軍王鎭惡請前驅裕使蒯恩佐之俾劉兗州上晝夜兼行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二十里舍船步上恩居前鎭惡次之船留一

二人對船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留人曰度我至城便鼓嚴令若大軍至者又分遣人燒江津戰艦去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問兗州何在對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又見江津火起且聞鼓聲知有變馳欲白毅閉城而鎭惡軍已入毅長史謝純參棄出聞有兵左右欲引車歸純叱曰我人吏也將焉逃馳還入府鎭惡與內兵鬥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內兵敗突金城而入遣人以詔赦文裕手書示毅毅弗視與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毅軍士自東來者與臺軍多稔故且鬥且相語知裕自來因駭動逮夜皆散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鎭惡恐闇中或自相殺乃引出圍金城而開其南面毅慮南面有伏率左右三百人開北門突出脩之欲將純去純不從止死毅夜行二十里投牧牛佛寺寺僧曰昔亾師容桓蔚爲劉衛

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乃縊裕斬其尸及其子姪初毅季父鎭之閑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汝輩才器自足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受爾榮亦不受爾累毅貴導從到門輒詬之屛儀衛數百步外與白衣數人竝進乃得見毅死裕奏徵爲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司馬休之

司馬休之字季豫譙閔王承曾孫也承死王敦之難子烈王無忌嗣無忌字公壽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嘗于公坐欲殺父仇王廙子耆之爲御史中丞車灌所奏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于是聽以贖論官至前將軍永和六年薨子敬王恬嗣恬字元愉簡文初卽位未解嚴桓溫吹角中堂恬爲御史中丞劾溫大不敬溫視奏歎曰此兒可畏乃敢彈我歷尚書侍中出爲吳內史武孝深杖之出鎭北府大元十五年薨子忠王尚之嗣尚之字伯道歷驃騎諮議參軍爲會稽王道子所委任豫州刺史庾楷與王恭等舉兵尚之討楷走之卽代楷爲豫州休之尚之季弟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從鎭歷陽桓（元）反來攻休之城守尚之戰敗休之率五百人出城奮擊不勝遂奔南燕劉裕義兵起與劉敬宣等還國時裕奉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授荆州監軍刺史到鎭未幾爲桓振所襲出奔襄陽御史中丞王楨之劾失地免官徵拜後將軍會稽內史中丞阮歆之又劾與虞嘯父犯禁嬉游降號征虜尋復爲後將軍盧循作亂加督浙東坐公事免劉毅既死詔以休之爲荆州都督刺史復鎭江陵初桓（元）既害尚之更封

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以奉閔王後安帝返正追贈尚之衛將軍罷康之封更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封譙郡王休之在荆州善撫宇得民和文思在都好通輕俠劉裕惡之義熙三年三月有司劾文思擅簒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文思聚羣不逞將圖裕裕執文思遣康之送付休之令自訓厲意望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并以書謝裕裕由是不悅命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隂爲之備是歲宗室出亾者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擊傷靑州刺史檀祇逮旦始退明年正月裕遂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而自率兵擊休之休之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聞之皆逃歸京師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裕密使遺休之參軍韓延之書曰文

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媿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舋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襍糅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涉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籌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詞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于閶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于地下耳延之南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己字曰顯宗命子曰翹以示洩絕焉宗之聞裕上就休之共守江陵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等將步騎趣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屯兵三連聚糧立橋以待積日道濟等不至會軌襲殺虔之裕女壻振威將軍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爲前鋒至破冢爲軌所敗惟恩僅免三月裕自馬頭率軍濟江軌文思將兵四萬臨陗岸置陳軍士莫能登裕自被甲欲登主簿謝晦固諫乃命胡藩藩以刀頭穿岸劣容足趾騰之而上衆隨之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卻裕揮大軍乘之休之兵大潰棄江陵北走留軌守石城軌被攻還救之未至而城陷與軌俱奔將還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乃俱奔後秦初休之求救于秦魏秦兵至南陽魏兵至河東聞休之敗皆引還而司馬道賜殺裕黨劉敬宣于青州欲以應休之尋亦被殺自是中外人心無不歸裕者休之至長安後秦以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後秦爲裕所滅乃奔魏未至道卒韓延之始終從焉

論曰永和以來西垂非復股肱之寄南州北府乃儕輔弼覩形察勢時兢兢于上游葢幾隣敵視之矣劉毅舋隙已成上人無已師行千里寔然不知其及也家哉休之才弱執政所安率以嫌隙覊落流離沒命讀延之之書可爲長歎者矣

晉畧列傳三十五

荆溪周濟譔

劉穆之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齊悼惠王肥之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初爲琅邪內史江斆主簿已而家居劉裕斬桓脩據府治軍問主簿于何無忌無忌薦穆之裕立使馳召穆之先夢與裕俱泛海忽遇大風驚懼殊甚俯視船下見兩白龍夾舩已而登一山林壑茂美意甚得也晨聞譟聲出陌頭遇召者穆之直視不言良久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建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對曰倉卒之際當無見踰者裕大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于坐受署從平京師參諸大處分頃刻立定遂爲裕腹心遷尙書祠部郎復爲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論平桓(元)功封西華縣子義熙四年裕在丹徒揚州刺史王

謐卒時劉毅等不欲裕入輔議用中領軍謝混或欲令裕于丹徒領州而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尙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至先見穆之穆之僞起如廁密疏啓裕說沈言不可從裕見沈令且居外待呼問穆之穆之曰晉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大今日形勢豈得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公非爲委體心服宿定主臣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前授王謐出于權道若復他授便應受制于人權柄一失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何可不先孰念然朝議如此難云必應在我但云此大事須還朝共論公旣至京彼必不敢越公別授明矣從之遂入執政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言其權重裕彌信杖之穆之姿性絕異嘗于裕坐與朱齡石並作尺牘自旦至中齡石得八十函穆之得百函而應對無廢目覽手書耳聽口畣皆並舉坐客恆滿布耳目察朝野同異乃至街談巷議親暱短長所聞見悉白無隱每旦具十人饌與十客共食食必方丈十客外始別食帳下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微有過豐此外不以一豪負公也裕有舉動穆之皆下節度裕書劣穆之勸縱筆爲大字旣可藏拙且聳觀聽故裕自書一帋不過六七字所薦必達嘗云我雖不及荀令君然不舉不善也轉中軍太尉司馬裕伐南燕討盧循皆從襲劉毅攻司馬休之伐後秦皆居守裕之襲毅也委留務于諸葛長民而疑之穆之時爲丹楊尹乃加號建威將軍置佐吏配實力以防長民長民見毅被殺內不自安私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也穆之曰公今西征老母弱弟皆委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勸及裕未還而圖之長民旣憚裕又患穆之言猶豫未決旣而

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穆之密報裕裕兼程而下克日當至輒愆其期突以輕舟潛入東府明旦長民始聞之驚而入謁裕伏壯士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并收其弟黎民幼民殺之轉穆之前將軍裕攻休之以中軍將軍劉道憐掌留事事皆決穆之遷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裕伐後秦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入居東城內總朝政外供軍旅咨稟求訴者輻湊決斷無所壅滯仍與賓客談笑或手自寫校書籍以爲樂十三年年五十八以疾卒裕已平長安方將經畧趙魏聞穆之卒乃還初裕復洛陽使長史王(宏)入朝諷求九錫穆之以已掌留任而(宏)從北來媿且懼因發病云贈侍中司徒追封南昌侯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秦丞相父休秦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忌之欲令出繼疏宗猛奇其骨相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惡日生而相齊是兒將興吾門矣故名之鎮惡年十三苻堅敗亾關中擾亂流寓殽澠閒常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他日取萬戶矦當厚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見用爲本縣足矣及受命伐姚泓竟以方爲澠池令如其言云居數年隨其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後爲澧陵令鎮惡不便騎弓力亦弱然好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意畧從横果決敢斷劉裕伐南燕或薦之召與語異焉謂諸參佐曰此王景畧孫將門有將信矣即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中軍太尉行參軍署前部賊曹還拒盧循戰查浦有功封博陸子裕將襲劉毅鎮惡請前驅轉參軍加振武將軍詐偁毅弟藩西上殺津戍無覺者及入江陵

大城始覺之毅城中軍八隊帶甲千餘府中東從舊將六隊及西將能細直吏快手亦三千人鎮惡力戰竟日入其金城毅夜走死鎮惡身被五箭所持槊被射破折事定二十日大軍始至署中兵參軍封漢壽子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蠻帥向博梃據阮頭爲亂討之乞州兵爲援刺史司馬休之遣將軍朱襄來助蠻兵甫破而休之爲裕所攻鎮惡恐襄應休之引軍夜下水迅急倏忽數百里既據都尉治乃以竹籠盛石塞水道設伏待襄襄至阻石夾擊斬之除游擊將軍裕伐後秦轉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與冠軍將軍檀道濟並爲前鋒出淮肥降漆丘項城克新蔡下許昌破成臯虎牢斬趙(元)于柏谷塢次洛陽降秦洛州刺史陳留公姚洸禽秦引農太守尹雅于蠡城與秦大將軍姚紹相拒于潼關紹氣盍關中衆力甚盛雖失潼關保據定城阻險不時下鎮惡懸軍遠客轉

輸不繼乃使告大軍乞糧援而身往引農督義租裕方泝河爲魏兵所牽曳不得遽前賴澠池令李方勸諭輸將軍食得不乏數摧破姚紹軍紹憤恚發病死姚讚代之裕至湖城讚始退走大軍畢集潼關議進取方畧時沈田子所將奇兵已入武關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還軍霸上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趣長安秦主自屯逍遥園姚丕屯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皆在渭南姚强屯香城姚難屯涇上皆在渭北衆尚數萬鎮惡乘蒙衝小艦中流而進秦軍夾岸望之但見船行不見行船之人大驚莫測以爲神鎮惡使毛德祖擊渭北軍强死難走遂至渭橋未明傳餐平旦皆持杖登岸因放其船渭水急流倏忽不見乃令于軍曰吾等家屬並在江南此是長安北門外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日戰勝則立大功否者骨不返矣士皆奮迅騰踊鎮惡身先突陳

姚丕軍敗秦主救之爲丕敗軍所蹈藉鎮惡乘之遂大潰奔石橋讚自霸東引兵赴之亦潰鎮惡入長安明日秦主泓將妻子羣臣詣軍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皆降宣國恩撫安之裕將至迎于霸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得免隕越何功之有裕笑曰卿乃欲學馮異也鎮惡素貪多取秦藏金寶裕以功大不問或告鎮惡藏僞輦有異志密覘之悉剔取輦飾棄輦垣側裕意乃解進號征虜將軍裕東還令領裕次子義眞安西司馬馮翊太守留鎮長安夏寇北地沈田子禦之退屯劉迴堡使使還報鎮惡對使謂義眞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告田子田子素不平鎮惡因發怒鎮惡自率軍助田子田子誘而殺之及其羣從七人誣以反王脩白義眞收誅田子事聞贈左

將軍青州刺史宋受禪追封龍陽縣侯諡曰壯鎮惡之死也唯弟康走免裕以為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會義眞棄長安河南大亂司馬文榮屯城南司馬道恭屯城西司馬順明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晉宗室疏屬衆各數千魏野坂戍主于栗磾游騎至北邙康堅守六十餘日救至乃免拜寧朔將軍河東太守封西平縣男進號龍驤將軍詔迎其家還建康康在金墉勸課農桑甚為百姓所安賴卒于位贈輔國將軍

沈田子

沈田子字敬光吳興武康人也父陷孫恩黨被誅田子兄弟四人皆亾命劉裕討恩舉家自歸遂從徙京口裕舉義從平京都授鎮軍參軍從伐南燕與孟龍符為軍鋒龍符戰死田子力戰卻敵（龍符平昌安丘人世居京口兄懷玉從劉裕討孫恩為裕建武司馬從起義平京都封鄱陽縣侯遷鎮軍參軍下邳太守桑遷輔國將軍領丹楊府兵戍石頭盧循犯京師連戰有功賊甚憚之追破循黨徐道覆于始興遷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兼督豫州加持節南中郎將父喪遘疾去官卒龍符少驍果結客閭里為裕所知從克京口命為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轉鎮軍參軍封平昌縣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破桓歆桓石康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魏斛蘭索度眞寇彭沛討破之從伐南燕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戰臨朐單騎被數為賊所圍力戰死）裕還討盧循使與孫處率舟師自海道襲番禺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據始興田子往討而循至番禺處被圍田子還救敗循循走而處病卒（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裕討孫恩處義從平京邑拜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侯廣固之役先登還討盧循戍越城查浦破賊于新亭裕謂處曰此賊行破宜先傾其巢窟令走無所歸非卿莫濟乃配舟師三千泛海襲番禺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焚艦登岸乘大霧殺之即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即遣諸將分討而循敗還來攻衆力猶盛處拒守二十餘日救至賊走追至鬱林而病卒于晉康）山賊競攻剽殺長吏田子撫順剿逆數月悉平還除太尉參軍拜振武將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桑遷扶風太守別將伐後秦與傅宏之入武關據青泥將攻嶢柳時大軍在潼關秦主泓欲東恐田子襲其後乃先攻田子使姚裕率步騎八千為前鋒泓率大衆繼進田子所將財千餘人然皆江東勇士便習短兵田子諭之曰諸君所以捐親戚棄墳墓委身矢石之

閒者正欲遇虜得一快戰取封侯之賞耳今其時矣鼓譟直進遂敗姚裕裕走泓軍泓軍亦敗斬首萬餘獲其乘輿服御物泓狼狽還霸上遂不敢東初裕聞田子至青泥使田子弟林子自秦嶺往助之至秦兵已敗田子欲遂攻長安林子曰賊可克也若尒便為獨平一國何以處不賞之功乎乃止徇南邊諸縣相繼降附大軍既克長安裕將歸授田子安西參軍拜龍驤將軍咸陽始平二郡太守輔義眞留守田子啓裕曰王鎮惡家本長安恐不可信裕曰今卿等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為不善正足自滅耳衛瓘在鍾會豈得據蜀及夏寇至田子拒之畏其衆退屯劉迴堡鎮惡責之田子怒且懼遂誘殺鎮惡為義眞長史王脩所誅林子字敬士從伐南燕有功盧循逼京師貴游多議遠徙林子獨請移家入都裕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軍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裕大悅循數戰無功乃伏精兵于南岸而揚聲悉衆向白石裕留林子與徐赤特斷查浦自赴白石林子曰賊言未可信也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足矣大軍既北賊果上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北而擊南輕來挑戰必伏精銳以乘我赤特不從遇伏而敗渡淮北走林子收散卒據柵徐道覆率勁勇繼上沿塘而陳袤延數里林子勉其衆曰塘路迮陿我扼其要賊陳雖長能鬥者不過一隊無能為也據柵斷塘力戰朱齡石救至賊乃退裕自白石馳還斬赤特以徇進林子中軍參軍遷太尉參軍從伐後秦加建武將軍自汴入河降董虎克倉垣與檀道濟自陝城渡河攻蒲坂未下還就王鎮惡于潼關姚紹來攻與諸軍力戰卻之紹還據定城留姚鸞守險林子夜襲屠之姚讚屯河上絕水道林子乘其壍未立奔擊破之讚單騎走還定城紹又遣姚洽姚

墨蠡等三千騎屯九原絶餉道林子率八千人要之河上斬洽等悉俘其衆縱使報紹紹素負才氣關中號無敵諸姚反亂皆所削平而屢敗于林子發憤歐血死讚代之遂敗退長安平從大軍還仕宋終輔國將軍

朱齡石朱超石

朱齡石字伯兒弟曰超石沛人也父綽有二兄憲梁國内史斌汝南太守並隸袁眞眞以壽陽畔桓溫討之憲斌欲應溫爲眞所殺綽走溫軍從溫攻戰常居先壽陽平眞已死綽發眞棺戮其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力救得免綽以故父事沖爲沖車騎參軍西陽廣平太守沖卒綽歐血而死沖諸子亦遇齡石超石如兄弟齡石超石並勇果剽悍便習弓馬善尺牘有吏才齡石參桓脩軍超石參桓謙軍劉裕克京口誅桓脩以齡石爲己參軍從至江乘告裕

曰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及桓謙伏誅超石亦請其頭而葬之齡石以西陽太守從襲劉毅毅平裕欲伐蜀齡石進計曰往年劉敬宣從内水上兵阻黃虎無功而還賊意吾當改道外水而出不意仍向内水也必以重軍據涪城若由外水掩其不備可必克也裕然其計即拜建威將軍持節都督益州刺史督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率二萬人伐蜀齡石資名尚輕裕恐諸將或不受節度故使妻弟臧熹隸齡石以重其權又手書函封以授齡石曰至白帝乃發諸將雖行未知處分也至白帝發書乃令先分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徐向黃虎大軍自外水向成都臧熹朱林自中水趣廣漢皆倍道速進譙縱果使大將譙道福盛兵涪城而侯暉譙詵萬人屯彭模夾江守南北二城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北城險欲先攻南城齡石曰居南不足以威北北拔南必潰此爲擊一得兩也果克暉等十五將皆授首舍船步進所向奔散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破道福別軍克牛鞞斬譙撫縱奔道福于涪道福逐之乃縊巴西王志得其尸斬送之道福衆散亾獠中巴西杜瑶縛送之斬于軍門蜀平進輔國將軍封豐城縣侯裕將伐後秦徵爲左將軍配兵守殿省而命超石從征超石初參何無忌軍無忌敗沒于徐道覆道覆至石頭乃得脱歸裕以爲徐州主簿絫遷寧朔將軍沛内史從伐後秦自泗入河爲前鋒魏將娥親乙旃眷拓跋道生阿薄干率步騎十萬屯河北常以數千騎緣河隨大軍大軍于南岸牽百丈泝流有漂渡北岸者輒畧之軍登岸欲戰則走不得戰還船又如之裕患之乃爲卻月陳以禦之先使丁旿率杖士七百人車百兩登北岸去水百步置陳兩端抱河車置七杖士約曰陳定車樹

白毦一戒超石簡精卒二千嚴以俟約曰白毦舉疾登赴陳車益二十人設彭排轅上大弩伏車下旿濟徐置陳魏人見軍少弗擊而觀其所爲白毦舉超石登陳成魏兵大至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之魏拓跋嵩率三萬騎繼至環其三面肉薄合戰弩發魏兵多死然陳厚不可動乃斷槊長三四尺爲矢機而發之一矢輒貫三四人及以鐵椎椎之斬阿薄干魏兵始卻趣畔城超石追擊魏兵圍之力戰竟日復殺千餘人魏兵乃退裕遣振武將軍徐猗之率五千人向越城魏軍圍之列長戟結陳超石赴救魏兵望見超石即散走大軍然後得安行而西裕至湖城分軍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之後秦來攻超石戰敗走歸大軍後秦平還除中書侍郎既而夏兵寇北地沈田子禦之不進王鎭惡責之爲田子所害王脩誅田子義眞左右又譖殺脩關中大亂義眞悉召諸軍人

長安閉門自守關中郡縣皆沒于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裕乃以齡石為右將軍雍州都督刺史代義眞鎮長安齡敕曰可守守之不可守與義眞俱歸又使超石安撫河洛齡石至義眞大掠長安載珍寶婦女徐行向武關幾為夏禽諸將皆沒長安中百姓怨義眞因共逐齡石齡石奔潼關為夏所扼乃依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壘超石至蒲坂聞兄所在亦赴焉夏軍圍之絕其水道軍渴不能戰齡石謂超石曰兄弟俱死異域柰老母何爾求閒道亾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城破皆被執俱死長安

論曰京口舉義克平大憝翦燕剷盧收蜀復秦雖成劉宋之霸業實延衰晉之餘祚諸臣才畧功績爛然義熙之世矣穆之殄隕遂棄百二名將于焉摧折夔子幾為俘虜固由移鼎之謀孔亟亦徵堅凝之勢更難也

晉畧列傳三十六

荆溪周濟譔

仇池

漢建安中畧陽清水氐楊駒始居武都之仇池池居山顚方百頃故亦謂之百頃池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其高七里為羊腸盤道三十六回而上上有豐泉可煑為鹽駒孫千萬附魏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寖强盛徙居畧陽無子養其甥令狐茂搜為子故茂搜冒姓楊氏元康中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避亂者多依焉茂搜愛重人士來則資居去則齎送愍帝以為驃騎將軍左賢王建武時卒子難敵堅頭分領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居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居河池永昌中趙主曜自將擊難敵難敵不勝退保仇池偁藩于趙趙封為武都王太寧元年趙滅陳安于隴上難敵懼棄地奔成成將李稚納其賂居之晉壽仇池地入於趙趙師退稚歸難敵難敵襲殺趙守將田崧因叛成成使李稚李玝伐之俱為難敵所破殺咸和九年難敵卒子毅自偁龍驤將軍下辨公以堅頭子盤龍為冠軍將軍河池公遣使偁藩咸康三年毅族兄初殺毅自立降於後趙永和三年內附詔授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十一年毅弟宋奴使人刺殺初初子國殺宋奴而立桓溫表國為鎮北將軍秦州刺史明年國從父俊殺國自立詔卽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奔秦明年自秦還攻殺俊自立升平四年安卒子世立太和三年詔拜世秦州刺史世弟統武都太守世亦偁藩于秦五年卒子纂立始與秦絕統爭國與纂相攻咸安元年秦將苻雅楊安率七萬人來攻梁州刺史楊亮使郭寶卜靖助纂禦秦戰於鷲峽寶靖皆敗死統據武都降秦纂不能抗亦降秦秦徙其民虛其地宋奴之死也

子佛奴佛狗奔秦佛奴有子曰定爲秦將秦王苻堅敗於肥水羣下皆叛慕容沖據阿房攻長安定屢破之深爲堅所倚杖太元十年七月爲沖將高蓋所禽蓋養定爲子定陽附之十月蓋爲姚萇所敗因降萇定亾歸隴右自治歷城使佛狗子盛守仇池招集夷夏欲爲堅報仇自偁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偁藩孝武因而授之苻登攻姚萇定爲登盡力敗萇將姚碩德十四年取萇畧陽冀城隴城登以爲益州牧進左丞相都督中外秦梁二州牧隴西王十九年登敗死子崇爲乞伏乾歸所逐自湟中奔定定奉以伐乾歸兵敗與崇俱戰死盛自偁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內附分氐羌爲二十護軍不置郡縣隆安二年偁藩於魏魏封盛仇池王義熙元年譙縱亂蜀盛因畧有漢中地後秦攻之拔城固盛乃偁藩於後秦乞伏乾歸來攻敗之三年復取漢中走後秦梁州刺

史王敏遣使內附詔拜隴右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以苻宣行梁州刺史八年後秦來攻敗其前鋒趙崑九年王師平蜀譙縱伏誅命索邈爲梁州刺史盛即召苻宣還以州讓邈十二年劉裕伐後秦六月盛拔祁山進逼秦州後秦將姚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戰於竹嶺破其軍殺嵩於是赫連勃勃襲破後秦上邽後秦與勃勃構兵不息盛復遣兄子儁擊後秦至陳倉乃還裕既滅後秦歸而受禪盛雖偁藩於宋仍奉晉永熙年號謂其子元曰吾年巳老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可也故元立始不偁晉年

論曰史載楊安一以爲還國一以爲留秦其載楊世一以爲儁子一以爲安子又或疑安奔秦即爲秦將終滅仇池蓋亂世偏隅傳聞固多異詞矣安與佛奴父祖相仇殺先後奔秦安爲大將而佛奴晏然與之同朝事勢有未盡者故以魏書爲斷初行殺奪其後卒至滅亾宋奴復兄仇身死子竄終復有其土宇報施固不爽哉西晉之衰唯涼州終守臣節仇池內附涼使得通雖割據彈丸抑亦梁益之門戸也強弱遞更委質僭竊勢非得巳若定之眷眷苻氏矢以身殉盛經禪代猶能命子以正簪裾之彥曷以加諸故纂錄其槩刻之東晉諸臣之後云

晉畧國傳一

荊溪周濟譔

成漢李氏

廩君之裔自黔中從漢定三秦遷巴西宕渠漢末有李虎者依張魯于漢中魏克張魯虎遷畧陽臨渭號曰巴氐虎生慕慕生特特字元休及兄輔弟庠流驤皆有材武齊萬年之亂秦民南就食特于路振護之至漢中上書求入蜀弗許詔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安監察之苾受賂代請特過劍閣太息曰有如此地面縛於人劉禪眞庸才也賈后廢死徵其姻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代以成都內史耿滕廞懼圖據蜀以特兄弟爲爪牙滕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懦主不制客必爲亂宜使還本廞密知而惡之襲殺滕及西夷校尉陳總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以庠爲威寇將軍使合六郡壯勇斷北道于緜竹庠習戰不用旗識舉矛成陳廞陰忌之長史杜淑張粲亦說廞除之會庠勸廞稱帝廞因發怒斬庠幷其子姪十餘人而撫慰特流以爲督將特流怒引歸緜竹廞牙門許弇求巴東監軍淑粲執勿許弇怒手殺淑粲左右復殺弇三人者皆廞腹心既自相屠滅廞勢內沮使長史費遠北拒特特燒之走遂攻廞廞走死特上表獻捷于朝廞之初反也詔梁州刺史羅尚遷益州拜徐儉守蜀辛冄守廣漢以佐尚尚又表請牙門將王敦兵萬二千人入蜀廞死尚至尚多欲而無斷特獻珍玩奉牛酒迎勞尚大悅辛冄與特有舊及王敦共勸尚因會取特尚不從冄更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猜懼是歲永寧元年也三月敦討汶山畔羌敗死朝廷符秦雍使還流民又遣御史促之特兄輔至自畧陽備言中國亂不足復還乃使閻式賂尚求停至秋尚許之又求至冬冄不許朝廷論誅廞功拜特宣威將軍流奮武將軍皆封矦又使州列上六郡同義者將加賞冄欲自以爲功寢不下又貪流民貲謀因其移徙設關效之流民既怨尚又感特數請留相率歸特特結大營赤祖以處之移冄求寬冄怒牓購特兄弟首特見之悉取以歸改其文云能送六郡豪酋諸大姓首一首賞百匹流民大懼益附旬月過二萬流別聚亦數千又遣式詣尚式旣知冄謀度尚終不可說因辭還尚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民今聽寬矣式曰甚善然明公惑邪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衆怒難犯願孰計之尚固言不欺式至告特曰尚雖云若是然刑威不立冄等各擁强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也十月特分營爲二自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以待冄等相與謀曰羅矦無斷日復一日令姦計得展吾屬且爲虜矣浚計取之羅矦不足復問也夜使曾元襲特尚聞兵出使田佐助之特安臥不動半入發伏擊之斬諸將傳首示尚冄尚曰此虜成去矣辛廣漢不用吾言坐張賊勢且爲柰何于是六郡共推特爲鎭北大將軍益州刺史承制封拜走冄廣漢敗尚成都尚緣郫水作長圍以待救太安元年五月援師敗取梓潼巴西特稱大將軍梁益二州都督益州牧八月取德陽明年正月入郫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改年建初惟取馬供軍餘無侵掠蜀民堡塢皆送款特就撫之分六郡民就食焉尚保太城求和弗許流及特子雄言諸降者未可信當取質六郡之衆當聚而自守不宜分散特怒曰大事巳定但當安民何爲逆加疑忌乎弗聽朝廷又使荊州刺史宗岱來援建平太守孫阜逼德陽特使子蕩就其守任臧其拒之尚用從事任叡計密說諸邨塢諸邨塢聞救至皆復附尚二月特爲尚所襲殺幷輔死焉蕩聞敗引還收餘衆退保赤祖推流爲益州牧保東營蕩保北營孫阜克德

陽任臧退屯涪陵阜進逼之岱軍墊江爲後繼三月尚出兵將攻流會流出拒郫民藥紳蕩亦助之尚乘虛攻蕩營苻成隗伯畔應尚營中無復將帥蕩母羅親擐甲拒戰刃傷目氣益厲流等破紳還攻擊尚尚退蕩乘勝逐北中矛而死岱阜兵日偪流大懼從李含計遣質請降離爲梓潼守聞之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大喜謂其衆曰吾屬已與蜀民爲仇一旦束手蜀民魚肉我立盡矣今阜恃勝而驕襲之可大克也衆皆諾阜軍果破岱亦卒于墊江荆州兵引去蜀救遂絕流自以智畧不及雄恐任以軍事六月陷汶山取郫七月徙屯郫蜀久被兵民皆流迸或南入湘州或東下深荆野無烟火唯涪陵民千餘家在江西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尚參軍徐輿涪陵人也求爲汶山太守欲結長生與官掎角尚不許輿怒降流流因得長生軍食復振九月流卒衆奉遺命推雄

雄字仲儁特第二子也母羅氏妊十有四月而生雄卒衆推爲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尚數來攻雄使朴泰僞降伏驤兵半道而出長梯郫城外尚使苻成隗伯來襲登梯禽之驤盡俘其衆使呼于成都曰克郫城矣門啓而入復取少城遂陷犍爲殺太守龔恢絕尚餉道尚走江陽雄入太城范長生者年百餘歲有名德爲蜀人所信奉雄欲立以爲君長生不可與諸將固請雄惠帝建武元年十月雄僭成都王改年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迎長生爲丞相光熙元年三月長生始至成都雄手版門迎尊之范賢而不名長生勸僭尊號六月僭帝國號大成年曰晏平追尊特曰始祖景皇帝以長生爲四時八節天地太師永嘉三年十月太尉離尚書令閻式鎭梓潼爲其下所殺明年梓潼復爲晉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之雲璜皆死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亾奔荆州劉（宏）表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至巴郡從羅尚請兵不得自復宕渠斬脫食其肝會梓潼返正明年正月登遂進據巴西四月雄使張寶僞降復取梓潼七月羅尚卒皮素代十一月驤攻巴西尚子宇惡登弗予糧素怒將治宇十二月爲宇所殺建平都尉暴重誅宇巴郡亂驤急攻登熏鼠而食民無畔者明年二月城陷登死之雄改年玉衡自素之死也三府吏士推巴東監軍韓松行事州徙巴東暴重殺松衆殺重推巴守張羅羅戰死推平西司馬王異其後江陽守張啓殺異代之卒推涪陵守向沈州徙涪陵卒推汶山守蘭維維率吏民北出欲向巴東爲成將李恭費黑所獲益州亾漢中遵楊虎楊難敵之亂郡人張咸以地來附梁州諸郡唯巴東爲晉寧州平夷平樂三千餘家皆來降

雄使鳳鎭涪城任回鎭建寧李恭鎭巴三方克靖太傅驤總內政專務養民刑平年豐民大和樂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數丈緜數兩新附者復之陳安舉隴右來降仇池僭藩夷王歸附當是時天下大亂成獨無事號爲治安興學校立史官規模粗具矣政務寬簡等威不立官無祿秩軍無號令部伍攻城破邑以虜獲爲先此其所短也四月太師范長生卒其子賁爲丞相永昌元年蕩子稚鎭晉壽嫉鳳功鳳以巴西畔驤討斬之驤子壽代鎭涪城太寧元年正月驤同攻晉寧登殺將軍司馬玖越巂守李釗漢嘉守王載皆以郡降四月進攻寧州敗于堂狼乃還釗明習儀式故事雄甚任之楊難敵偪于劉曜乘仇池奔晉壽趙兵退稚遣歸而畔稚怒請討之七月稚及兄琀出白水壽及琀弟玝出陰平難敵距陰平而縱琀稚琀稚長驅至下辨難敵

抏其後熾焉雄乃立琀弟班爲太子初雄后任無子妾子十五人羣臣請立嗣雄欲立蕩子琀長且才雄屬意焉太傅驤司徒王達諫弗聽及是立班驤泣曰亂始此矣咸和元年六月費黑南破越巂斯叟閒一年驤卒壽奔喪玝代鎭閒一年壽拜大將軍督中外錄尚書取巴東建平明年仇池降明年壽攻寍州費黑爲前鋒出南廣任調出越巂壽圍朱提太守董炳刺史尹奉遣建寍守霍彪救之壽欲逆距彪黑曰城中食少宻縱入消其穀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當以日月制之牢圂之物何汲汲也壽弗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明年正月取朱提炳彪皆降三月奉以州降明年春分寍州置交州以霍彪爨深爲刺史壽還封建寍王六月雄生瘍于頭諸子惡其臭皆遠之唯班晝夜侍且爲吮嗜雄以班屬壽而殂班字世文仁孝下士委政于壽唯居

中行喪禮九月雄子越自江陽來奔喪與其弟期謀作亂玝知之勸班遣越還鎭且出期可以已亂班曰先帝在殯吾弗忍也更遣玝還涪十月越因班夜哭弒諸殯宮并殺班兄都奉期而立之號謚雄曰太宗武皇帝墓曰安都陵謚班曰戾太子壽立改謚哀皇帝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母賤任后子之好學有容觀雄令諸子募部曲多者財數百期獨得千餘人旣立進壽大都督徙封漢王以越爲相國封建寍王並錄尚書叔父始代越鎭江陽始說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請殺壽期弗許使壽取玝壽告玝且假道焉玝出奔晉期使壽代鎭涪明年正月改年玉恆九月班舅羅演與漢王相上官澹謀殺期而立班子幽不克及琀子礮皆夗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用事成政始衰明年十一月晉攻漢中壽拒却之期驕虐多誅殺所殺輒籍之大臣自危骨肉不相親壽有威名尤懼不免每當入朝輒詐邊警不赴數過處士龔壯謀自安壯恢之子也常欲報仇因勸誅期以奉晉壽從之密與長史羅恆解思明謀期頗覺之數使許涪伺察壽又鴆殺壽養弟攸咸康四年四月壽襲成都以奕爲前鋒壽子勢時爲翊軍校尉開門內壽兵越騫褒華涪皆夗期被廢爲邛都公自殺謚曰幽葬以王禮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少爲羅尚所獲尚卒亾歸數立功旣廢期羅恆解思明李奕勸偁王送期建康任調蔡興勸偁帝壽筮之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夗可矣遂自立改國號曰漢年曰漢興尊父驤曰獻皇帝太子勢爲太子以舊廟爲大成廟罷弗祀更立漢廟制度大臣多改易鄉

佐郡守皆用私人成李子弟無復秉兵馬在形勝者省交州入寍州聘龔壯爲太師不受六月或告大臣謀廢立七月使子廣盟大臣于前殿八月淫雨傷稼壯上書請奉晉壽不悅祕其書九月雄后弟任顏謀反夗因盡殺雄諸子明年三月晉復寍州四月復巴東建平壽有疾恆思明復議奉晉弗許李演上書爭之壽怒殺演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爲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教自以爲勝之也舍人杜龔作詩託爲應璩以諷諫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夗鬼之常詞耳明年後趙王虎書來約伐晉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大閱舟師于成都壽登城觀之欣然自得將以應虎壯思明固諫乃止晉之取巴東也李閎止焉已而亾入後趙與聘使俱還盛偁虎刑殺之威宮室之麗壽大慕之明年十二月

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實成都大修宮室治玩器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僕射蔡興李嶷皆坐直諫死政大壞建元元年八月壽殂子勢立號謚壽曰中宗昭文皇帝墓曰安昌陵

勢字子仁建元二年正月改年太和四月熒惑守心太史令韓皓言宗廟禮廢所致下羣臣議乃更特雄廟號皆曰漢而復祀焉明年八月廣求爲太弟弗許馬當解思明固請族之貶廣臨邛矦廣自殺以奕代鎮涪明年正月奕反攻成都門門者射殺之勢益驕改年嘉寧恆居禁中不恤國事疏舊臣信左右刑罰酷濫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至是始自山中出巴西梓潼犍爲十餘萬落布山谷爲民害不可禁制加以饑饉蜀大亂十一月晉桓溫伐之明年二月至青衣勢大發兵使叔父福從兄權昝堅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郫江南以待敵堅不可引兵自郫江北渡鴛鴦碕向犍爲三月至彭模則溫已自江南走成都矣堅還救潰于十里陌勢悉衆戰笮橋敗走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乞降溫受之送建康封爲歸義矦永和三年也升平元年卒于建康

論曰民有恆產則安土而重遷政令所設施由此其選也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鴻雁哀鳴于中澤哲人劬勞而作堵豈不以平世之民動之易安之難哉秦民入蜀而李氏據蜀蜀民入楚而杜弢亂楚主客强弱倏忽異形羇旅失業傴于侮辱每作弗靖彰彰如是雖然此輩皆已違背鄉井崎嶇巖壑分飦藜藿之口剖裼脛骭之上出生入死朝不謀夕顧乃因瑕蹈釁咄咤而起奮其蛇豕之毒妄冀風雲之會揆諸素蓄豈暇及斯然則鋌而走險信處之者非其道也和季作牧荆湘獲安尚冉反之深益滋擾斯亦得失之林可爲殷鑒者已

晉畧國傳二

漢趙劉氏

荆溪周濟譔

漢建武初南單于居西河美稷中平之亂縣南徙離石單于羌渠卽其東北左國城建庭晉羌渠爲國人所殺子於扶羅立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自以漢外孫冒姓劉氏魏武分其衆爲五部（左部居隰城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部帥皆劉氏豹爲左部帥晉太康中改帥曰都尉劉氏雖分統五部然皆家晉陽汾澗之濱凡匈奴十九種屠各最貴（一屠各二鮮支三寇頭四烏譚五赤勤六捍蛭七黑狼八赤沙九鬱鞞十萎莎十一禿童十二勃蔑十三羌渠十四賀賴十五鍾跂十六大樓十七屈雍十八眞樹十九力羯）大姓四呼延最貴（一呼延氏二卜氏三蘭氏四喬氏）豹屠各種豹妻呼延氏也祈子龍門妊十三月而生左手文曰淵遂以爲名字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及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兼學武事妙絕于衆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三赤豪長三尺六寸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矦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善相人者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一見驚嘆王渾與結友命子濟拜焉及爲侍子在洛陽渾言諸武帝帝與語大悅曰由余日磾之倫也濟因進曰淵文武材用殆過二子陛下若任以東南吳不足平也帝傳善孔恂楊珧諫曰淵誠雄才然非我族類假令平吳終不復北渡矣帝默然秦涼覆帝選將上黨李憙復舉淵恂又沮之東萊王彌者家世二千石涉書記便弓馬爲游俠京師與淵友善將東歸淵餞諸九曲酒酣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偁達讒閒因之而進恐終死洛陽與子永別矣因泣下已復慷慨歔欷縱酒長歗齊王攸適出游九曲異其聲覘知之歸請除之渾曰淵長者臣請

保無他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柰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乎帝曰渾言是也尋代豹爲左賢王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推誠好施予明法禁姦俊傑大附惠帝初拜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成都王穎鎭鄴表以自隨行寧朔將軍監五部旣而諸王構釁盜賊蠭起淵從祖北部都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漢亾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實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左賢王龡宇超世興邦復業此其時矣于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告淵請歸會葬穎弗許惠帝幸鄴東嬴公騰王浚合幽幷之師發鮮卑烏桓突騎以攻穎淵乘閒說穎請還發五部赴難穎欲奉乘輿還洛淵曰殿下武皇帝子有殊勳王室四海豪傑咸願盡力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抗衡哉若棄鄴都示弱于人洛陽始難復至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東胡之悍不逾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騰三部梟浚穎悅拜爲相國參軍北單于而遣之至左國城自偁大單于有衆五萬據離石使宏率騎會穎將王粹共拒騰粹已先敗穎狼狽去鄴淵聞嘆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攻鮮卑宣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天厭晉德授我單于方當與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桓吾之種類可以爲援晉吾讎也柰何伐援以助讎淵曰善漢有天下長久恩德結于人心昭烈崎嶇一州猶能抗衡天下息漢故也吾漢氏甥又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爲壇左國城南自偁漢王赦其境內年號元熙惠帝建武元年十月也追尊後主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

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呼延氏爲王后以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宏爲太尉餘拜授各有差游固辭不受騰將聶元來伐敗諸大陵遂使族子曜陷泫氏屯留長子中都喬晞陷介休明年騰復使司馬瑜等來伐欽拒之戰于汾城四戰皆捷六月進攻騰騰乞師于拓跋猗㐌猗㐌救騰殺淵將軍綦毋豚離石大饑就穀黎亭明年十月晉以劉琨爲幷州移騰督鄴琨未至騰自井陘東下十二月景邀琨敗于板橋琨入晉陽永嘉元年晉反者羯人石勒陽平人劉靈及王彌先後來降封拜有差明年正月侍中劉殷王育請北定晉陽南取河東西入長安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淵悅曰此孤心也遣其子聰等十將南據太行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二月勒攻常山爲王浚所敗四月彌陷許昌五月攻洛陽爲北宮純王秉所敗遂自軹關來奔純秉勝進兵敗諸河東乃退七月自將攻平陽宋抽棄郡走河東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氏酋單徵來降九月彌勒陷晉鄴十月淵偁帝改年永鳳十一月丞相宣卒（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師樂安孫炎受毛詩左氏傳讀漢書慕蕭何鄧禹之爲人幷州刺史王廣薦請朝武帝召見嘉其占對以爲右部都尉從淵起事官至中外都督領丞相右賢王）劉琨以鮮卑來伐遂取壺關勒靈攻魏汲頓丘殺魏守王粹十二月封子和梁王宗室以親疏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封郡縣公侯明年二月熒惑犯紫微太史令鮮于脩之曰陛下雖受大命然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陶唐舊都兼有紫氣願陛下迎乾象協坤祥從之遷都平陽得玉璽汾水中改年河瑞三月晉積弩將軍朱誕來奔具陳洛陽孤弱勸攻之以爲前鋒都督隸景陷黎陽敗王堪延津沈男女三萬人于河淵大怒曰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七月彌聰共陷壺關又破王曠軍于長平新

興匈奴劉虎及白部鮮卑來附八月聰攻洛陽九月敗于宜陽十月復攻又敗鮮于脩之曰洛陽之破當在辛未今晉氣猶盛不班師必大敗乃召聰等還十一月彌略豫州勒略冀州十二月靈略兗州靈表其長史曹嶷爲安東將軍東徇青州明年正月立單氏爲皇后（淵僭漢王立其妻呼延氏爲王后及僭帝史不載立呼延皇后事意呼延先死矣載記但云單氏通鑑乃云徵女未知何據通鑑之意豈以徵來附即納女邪若然北海王乂乃單后子其年齒不得矣又聰烝單太后載記但云色美通鑑乃云年少按乂于建興四年已髮蒼然必在二十外則聰上烝時單太后亦已三十餘矣）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二月勒陷兗州殺刺史袁孚復略冀州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陷東平進攻琅邪四月靈爲王浚所破殺七月聰曜會勒陷河內執太守裴整淵有疾以宗室陳留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保諸子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置單于臺于平陽西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護軍馬景領左衛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分典禁兵疾篤召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輔政八月殂子和立號謚淵曰高祖光文皇帝墓曰永光陵和字元泰淵嫡子也淵子有名者六人和恭聰（聰行第四則知尚有一兄失名）裕隆乂和恭呼延氏出乂後后單氏出皆爲嫡子惟聰功最多故以爲大單于和幼美而好學及爲太子猜忌寡恩既立其舅呼延攸及衛尉西昌王銳恨不與顧命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使三王（乂裕隆）執政柄大司馬握勁卒十萬居近郊禍未可測願陛下早爲之所和信之夜召諸衛盛欽馬景等而告之武衛盛曰先帝在殯四王未有逆節柰何一旦相魚肉諸弟不可信復誰信哉攸銳怒殺之（盛不好讀書唯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以多爲）景等懼聽命乃相與盟于東堂銳率左衛景攻聰攸率右衛安國攻裕侍中劉乘率武衛欽攻隆尚書田密率武衛璿攻乂密璿挾乂斬關奔聰聰命貫

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助攻裕隆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殺裕明日殺隆明日聰克西明門（平陽諸門皆用洛都門名）銳等走入南宮聰兵隨之明日殺和于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斬之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乂單后子也讓之乂辭聰乃自立

聰字元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張夢日入懷十五月而生聰左耳一白毫長二尺餘十四通經史工草隸善屬文十五習擊刺彎弓三百斤累遷右部都尉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以父從穎亡歸鄴拜右積弩將軍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淵僭大單于更拜鹿蠡王將兵數有功永鳳改元封楚王淵有疾聰方陷河內遽歸及是僭帝改年光興永嘉四年八月也尊乂母單爲皇太后己母張爲帝太后立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呼延氏爲皇后封子粲爲河內王拜撫軍大將軍督中外諸子皆爲王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壁刺殺之單太后色美聰烝焉太弟乂諷單單恚死聰悲悼無已既知乂之有言也憾之呼延后因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太弟何爲者聰心然之然追念單氏未忍廢也明年陷洛陽改年嘉平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中河山四塞城池宮室具備宜白主上徙都之曜以彌不待己先入洛恨之會曰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因放火燒宮室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意邪引兵東屯項八月粲曜陷長安以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關中以彌爲大將軍封齊公拜勒幽州牧彌與勒外親而內忌將圖勒勒誘而殺之以叛聞聰大怒遣使讓勒然竟以彌部曲配之且加位號以安其意勒遂專東方不可復制粲曜在關中先後爲晉將所敗粲先歸明年正月呼延后卒聰廣納大臣女爲昭儀夫人貴妃（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爲

（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爲貴妃）皆金印紫綬又欲納太保劉殷女乂以同姓爲嫌聰問延年景皆曰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又納其舅子張寔女徽光麗光爲貴人左都水使者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速成皆斬觀漁汾水夜不歸王彰諫囚之張太后三日不食乂粲竝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邪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正唯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而頃以小事斬王公直言囚大將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耳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朕敢忘之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曜數爲晉師所敗四月奔還平陽降號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六月以子易爲車騎將軍翼爲衛將軍並典兵宿衛悝鎭離石驥居西平城操鎭蒲子以趙固爲荊州鎭洛陽七月石勒始居襄國遣使來告初聰欲立貴嬪劉英爲后而太后欲立其姪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十二月立皇后張氏明年二月太后張氏卒張后不勝哀亦卒三月立貴嬪劉娥爲皇后爲起鷃儀殿廷尉陳元達上書極諫聰大怒曰吾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速殺之并其妻子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臣要當上訴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元達先腰鏁而入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赦左右停刑手疏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鷃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緐廷尉忠諫宜加爵土如何不納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民怨國疲咎歸于妾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身自爲之後人觀妾亦猶妾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諸臣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示以后表而謝之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外輔如卿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名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媿賢堂明年正月流星起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光照地霣于平陽北十里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平陽肉旁有哭聲晝夜不止聰惡之使公卿極言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並后之事亾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亾何劉后產一蛇一虎害人而走止於肉旁后驚駭遂卒俄失此肉所在哭聲亦止后賢明知大體聰所爲不道多規正內寵猶進退有序及亾偁后者同時至十餘人閹豎日益用事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茂德者死乃贈之因定官制公七（丞相太師太傅太保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然其時又有太宰河間王易太尉范隆是公不止七也）大將軍十有六（輔漢都護中軍上軍鎭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軍配兵二千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亞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皆亞公以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更封晉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景曜王育任顗馬景朱紀爲六公諸子爲十六大將軍三月石勒陷幽州來獻捷進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十一月以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先領大將軍此時解授渤海王敷敷亾授濟南王驥）粲字士光少有俊才及爲宰相驕恣嚴刻國人始惡之明年三月太廟成改年建

元雨血于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乂惡之以問保傳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對曰主上志在晉王久矣王公莫不附相國本贈官今授晉王羽儀等威踰東宮萬幾莫不關太宰大將軍諸王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諸王年齒尚幼大將軍無日不出皆可襲奪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殿下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之聰假他事誅瑋遐而使卜抽將兵監東宮禁乂不聽朝會乂憂懼表請立粲己爲黔首并除諸子封抽抑弗奏自王彌之死曹嶷盡有齊魯地衆十餘萬與石勒畫河爲界勒表嶷專制請討之弗許聰納中護軍靳準女月光月華爲左右貴嬪已而立月光爲皇后又以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遷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禮實奪其權于是太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不得已以爲御史大夫月光有穢行元達奏廢之月光自殺聰大恨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武庫陷入地丈五尺九月使大鴻臚賜勒弓矢策命爲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明年聰立市後宮與宮人宴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中常侍王沈等言事沈等多不呈聰以愛憎決之勳舊弗錄閹人子弟中表自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或數日至二千石將士征行無錢帛之賞而後宮家賜僮僕動至千萬沈等車服宅宇逾諸王靳準闔宗內外諂事之（通鑑此下云郭猗與準皆有憾于太弟乂猗謂相國粲曰殿下高祖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柰何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于主上主上篤于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倘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懼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卽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恐陷于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一粲以爲信然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也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載記畧同按此事載記無年月通鑑在此事有可疑者五聰已禁乂朝會而云愛信太弟一可疑也既云期以上巳作亂禍期甚迫而本年三月宴然無事其妄立見粲更不疑二可疑也丧甲之謀正在明年三月事隔一年而月適符三可疑也事連粲弟皮惇證之粲之猜暴乃能遲發一年四可疑也明年三月丧甲之謀直自粲發之是粲明知乂不爲變五可疑也竊意此事當在明年建武元年正月蓋聰于建興四年九月已引見乂待之如初粲必深忌故猗準迎合粲意而爲此謀粲亦明知其詐喜其暗合故一切從之非墮其術中也載記準說粲有殿下與太宰收其賓客云云太宰易以建興四年三月恚死十二月以曜爲太宰曜在關中豈正月適入朝耶通鑑無太宰字今改入建武元年而附原文于此）少府陳休左衛卜崇清直惡沈等雖在公坐未嘗與語沈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沈等勢力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年踰五十唯欠死所耳二月聰出臨上秋閣命收休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載記作誕）並誅之皆羣閹所忌也卜幹泣諫曰晉厲尸三卿猶不忍益一日而尸七卿無乃不可乎藉使有罪亦宜下之有司詔在臣所未敢宣露叩頭流血沈叱之聰便拂衣入斬七人而免幹于是太宰易大將軍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詣闕表諫曰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亾漢今王沈等處常伯之任握生死予奪于中矯弄詔旨欺誣日月權倖人主政以賄成知休等忠飭懼發其姦陷之極刑賢愚傷懼沈等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重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于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也願陛下引尚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庶衆災可弭和氣可召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加以沈

等撓亂大政陛下腹心四支何處無患方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也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兒輩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頓首涕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備埽除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兼怨陛下願收聖恩膏臣鼎鑊則朝廷之上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怳然豈足爲怪更以訪粲粲盛偁沈等忠清聰大悅封沈等列侯易又苦諫聰大怒手壞其表三月易恚死元達痛哭自殺（元達字長宏匈奴後部人本姓高以生而喪父徇于陳故改姓陳躬耕讀書年四十不與交淵爲左賢王招之不答及爲漢王人爲之懼元達笑曰不過二三日驛書至矣其夕徵爲黃門郎歷廷尉司隸光祿御史大夫以直諫顯河間王易素忠直元達倚之爲援故得盡言及易死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遂自殺）七月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大將軍敷泣諫不從憂憤發病死八月平陽大飢流叛死亾什五六石勒使其將石越率二萬騎屯并州以招亾叛司隸部人奔冀州者二十萬戶使讓之勒不受命而潛結曹嶷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犬豕交相國府門又交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豕著進賢冠升聰座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宿衛莫有見其入者九月讌羣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太弟乂乂容皃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爲之痛哭待之如初十一月陷長安進曜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改年麟嘉石勒取晉并州明年正月東宮鬼哭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子化爲丈夫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太史令康相曰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跨巴蜀司馬氏終據全吳天下當三分也石勒鴟視曹嶷狼顧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外追秦皇遵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謀聰覽之不懌郭猗有憾于乂

靳準從妹爲乂孺子姪侍人乂殺之而誚讓準準亦恨隱猗說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濟南王驥）謀將以上巳大宴作亂許以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衞軍（齊王勱）爲大單于二王既許之矣殿下何不密表之若猶有疑可呼問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衞軍司馬劉惇粲召皮惇猗先誅之至皆曰有之準進曰主上愛太弟卒聞之未必信也宜緩東宮之禁勿絕太弟賓客太弟好士必不自嫌輕薄小人必贊逆謀然後下官露表其罪殿下拘太弟所與交通者具獄上之上意乃可決也于是命卜抽引兵去東宮三月粲使謂乂曰適奉中詔京師將有變可衷甲備非常乂從之粲馳使告準及王沈等準入白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問沈沈曰固聞之于是使粲圍東宮收氐酋十餘人窮問之皆誣伏獄上聰謂沈等曰今而後知卿忠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誅東宮官屬及準沈等所怨忌者數十人坑士眾萬五千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聰號哭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也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使準討之七月大蝗平陽冀雍尤甚準二子捕蝗震而死河汾溢漂千餘家東宮災立粲爲太子八月趙固以洛陽歸晉明年三月螽斯則百堂災殺諸子二十一人四月立王沈養女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縱沈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聰大怒收送市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竟斬又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光極殿又哭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聰寢疾謂粲曰世難未夷非亮闇之日朝終夕斂旬葬可也徵曜爲丞相勒爲大將軍錄尚書受遺輔政二人並不至乃以景爲太宰驥爲大司

馬任顗（敘記作劉顗誤）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太尉范隆守尚書令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並迭決尚書奏事七月聰殂子粲立號諡聰曰烈宗昭武皇帝尊靳氏爲皇太后及樊宣王氏三后皆烝之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改年漢昌兩血于平陽靳準有異志私于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殺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幾盍先之粲不從準懼又使二靳氏言之乃收景顗驥大司徒勱驥母弟吳王逞皆殺之朱紀范隆奔長安八月粲治兵上林謀討勒以曜爲相國督中外仍鎭長安準爲大將軍錄尚書粲日夜宴後庭軍國皆決于準準以弟明爲車騎康爲衞將軍勒兵入宮升光極前殿使甲士執粲數其罪而弒之諡曰隱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墓並聰尸斬之自號漢天王偁制置百官遣使偁藩于晉

論曰淵聰文武才略冠絕當時然淵愛重民命視聰酷暴爲不侔矣且以帝王之尊四海之富萬幾之暇一二女子承顏順旨作其歡欣宜若無惡於天下然而從欲必導奢習奢必厚斂外必樹寵戚內必任奄豎異欲同焌殊條共軫覆轍萬方未有由玆而不敗者也三代哲王宣力熙載積功累仁如此其厚妹喜妲己褒姒一舉覆之脆若刈菅又況淵聰之弱植乎

曜字永明淵族子也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少孤養于淵八歲從獵西山避雨樹下樹震眾皆踣獨曜不動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厀須冄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善屬文工草隸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游洛陽坐事當誅亾匿朝鮮變姓名爲縣卒令崔岳異而詰之叩頭自陳岳曰卿奇士也崔元嵩乃不如孫賓碩乎詔捕峻民閒不可保此縣幽僻勢能相濟急則解印綬俱去耳及曜貴贈岳

及從亾者曹恂傳送者劉綏王忠皆公侯焉遇赦歸隱迹管涔山淵偁大單于略地太原淵偁帝封始安王攻下河內聰嗣立與粲陷洛又陷長安更封中山愍帝復立于長安聰悉以西事任曜與麴允索綝力戰馮翊北地閒前後四年卒陷長安拜太宰陝西大都督更封秦王鎭關中當是時張氏世有涼州境至狄道枹罕南陽王保有秦州氐王楊氏世據武都陰平唯獨雍州屬曜聰疾篤徵入輔曜知且內亂固辭不赴粲立以爲相國督中外鎭長安如故粲殺其羣弟范隆朱紀來奔準弒粲曜率眾赴難至皮氏軍于赤壁呼延晏來奔與紀隆共上尊號太興元年十月偁帝于赤壁改年光初以紀領司徒晏領司空隆太尉如故赦境內惟準一門不赦石勒討準至襄陵曜使雅策掎角汾陰封勒趙公準遣卜泰請和于勒勒囚送曜曜使泰諭準迎己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決十二月其黨殺之推其弟明爲主復遣泰奉六璽來降勒怒增兵攻之明戰敗求救曜使雅策迎之勒引避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曜曜還至粟邑止屯斬靳明盡滅其族迎其母胡氏之喪于平陽葬諸粟邑勒使左長史王脩來獻捷曜喜使司馬郭汜兼司徒進封勒趙王加殊禮拜使副皆將軍脩舍人曹平樂私于曜曰勒外表至誠實覘强弱比脩復命師且至矣曜兵實疲懼見形于勒明年二月追汜還斬脩于市副使劉茂逃歸勒怒叛曜四月定都長安起宮殿尊四代皆爲帝（高祖亮曾祖廣祖防史失其父名）立故惠后羊氏爲皇后后所生子熙爲太子諸子皆爲王宗室郡王繕宗廟南北郊以始封中山改國號曰趙牲牝尚黑旗識尚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十一月石勒偁趙王明年正月取晉秦州六月巴酋句徐庫彭等爲反者解虎尹車所引虎車既伏法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

將盡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請誅元惡而赦其餘弗聽叩頭力爭至于流血曜怒以爲助逆囚之盡殺徐彭等暴尸十日乃投諸水于是巴衆盡反推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僭大秦年曰滅趙四山羌氐巴羯應者三十餘萬城門晝閉子遠復從獄中上書曜怒甚手裂其表曰大荔奴嫌死晚邪雅等苦諫曜意解赦之勑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幸聽臣大駕可毋動一月定矣問方畧對曰此曹非有大志但逼峻網恐相株絫耳諸逆家屬沒在奚官若廓然大赦使迭相招撫降者必多其有不降勢成孤立假臣弱卒五千保爲陛下梟之若徒逞兵威賊黨益固恐非歲月可除也曜悅即日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雍征討都督次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平惟句氐宗黨五千餘家保陰密進擊滅之振旅巡隴右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恃險拒命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逼之五戰皆捷將降矣其子伊餘至大言于衆曰往劉曜自來蹙縮便去偏師若我何悉其卒五萬晨壓壘門而陳左右欲戰子遠曰伊餘勇而恥敗衆又新至其銳不可擬也堅壁數日伊餘驕不設備誓衆蓐食乘風霧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權渠大懼被髮剺面乞降啟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權渠部最强西戎爲寇者咸稟命焉權渠降莫不歸附師還遷子遠大司徒初立太學簡百姓年十三以上二十五以下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儒臣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散騎侍郎董景道爲崇文祭酒曜欲作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于鎬池又將于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俛順人事衛文承亂亾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候

營室以構楚宮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伏奉詔書將營酆明市道芻蕘皆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又聞將營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三十五丈以銅爲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自古無不亾之國不掘之墓臣子于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終始安固萬世爲更優耳曜大悅下書褒美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即罷諸作省酆水囿以予貧戶明年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尺文曰皇亾皇亾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嚻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鞞其盡乎羣臣咸賀以爲滅勒之徵齋七日而後受之于太廟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無故而崩凶莫大焉皇亾皇亾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敗趙國昌也國家都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應在勒不在我也東井秦分五車大梁趙分此言秦將竭滅以成趙也作咢酉困頓亡嚻子赤奮若牽牛丑言酉始衰子大喪丑當盡也御史劾均大不敬曜曰災瑞誠不可知均能戒朕不德忠益多矣是歲辛巳也石梁之敗以乙酉戊子而曜爲勒禽己丑而趙滅卒如均言明年二月曜西征敗楊難敵降故晉王保將楊韜于南安遷隴右萬餘戶于長安復攻仇池難敵僻藩軍中大疫曜亦病乃還晉降將陳安來朝曜辭疾不見安怒且疑曜已死遂叛曜乘馬輿先行呼延寔監輜重在後安率精騎要斷隴道禽寔及其長史魯憑將降之皆罵而死安弟集復以二萬人追曜呼延瑜擊斬之安據上邽東拔汧城自僭大都督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相國隴上氐羌咸附衆

至十餘萬獨休屠石武以桑城附曜曜拜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始禁無官者乘馬八百石以上婦女乃得衣錦繡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殺牛犯者皆死臨太學試諸生上第拜郎中羊后之被辱也怨訕惠帝極口媚曜曜嬖之故得立爲后頗預政是年卒十二月曜將葬其父及羊后于粟邑親詣規度葬期迫六萬人然燭夜作衆咸怨游子遠諫弗聽使岳率萬騎迎父及弟暉之喪于太原而葬焉大疫死者十三四太寧元年六月陳安圍劉貢于南安石武攻上邽以救之安馳還遇武瓜田武堅壁不戰貢躡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救貢逆擊武復躡之安衆潰收騎八千奔隴城貢留武督後軍自追圍之大霖雨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寢堂出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東堂五日繕復之以稚爲太宰加殊禮自督隴城圍安戰數不利乃留楊伯支姜

沖兒守自率數百騎突圍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圍既出知上邽亦被圍平襄已破乃南走陜中平先追斬之伯支斬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隴西悉定岳與張茂相持于河上曜乘勝赴之有衆二十八萬列營百餘里鉦鼓動地茂臨河諸戍皆潰諸將請速濟曜曰吾軍雖多畏威而從者三之二且中軍老矣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必怖而歸命苟偁藩吾又何求乃揚聲百道俱濟直指姑臧而按甲不動茂果偁藩至自河上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奔漢中以田崧爲益州刺史鎮仇池封岳中山王督中外初曜長子儉次子允允年十歲長七尺五寸聰奇之使以爲嗣曜曰藩國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勳德當世世專征豈常藩耶乃別封儉臨海王以允爲世子及長驍捷善射靳準之亂沒于黑匿郁鞠部至是歸曜見熙儒謹非撥亂才允故世子將廢立訪朝臣呼延晏等咸贊之卜泰韓廣諫允涕泣固辭自請輔熙曜亦念羊后乃止封允永安王號曰皇子命熙盡家人之禮鳳皇將五子翔于故未央殿悲鳴不食五日皆死明年正月勒將石生擊尹平于新安斬之掠五千餘戶明年三月勒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馬牛羊百餘萬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渭城遣岳追之自次富平爲岳援岳斬佗河濱及其甲士千五百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而歸楊難敵自武都還襲仇池（載記作自漢中誤也難敵奔漢中趙兵退即還武都蜀攻之敗績事在太寧元年七月）田崧不屈死（崧字子岱）四月勒將王騰殺勒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眘據州來降五月遣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兵一萬濟自盟津呼延謨率荊司之衆自崤函而東岳克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生金墉勒使石虎率步騎四

萬入自成皋與岳戰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遂圍之岳衆飢殺馬而食虎又斬謨曜自將救岳虎逆戰前軍劉黑大敗石聰于八特阪其夜曜屯金谷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退屯澠池亦如之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執岳及諸將八十餘人遂復并州曜至長安素服郊哭七日乃入憤恚發病久而後起以允爲大司馬大單于改封南陽置單于臺于渭城咸和二年張駿侵秦州允擊敗之盡取河南地明年五月石虎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曜使劉述發氐羌屯秦州而自將擊虎揚聲水軍自衛關北濟以絕虎後虎懼引退追之八月及于高候大敗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杖億計虎奔朝歌（史以曜兵爲實自衛關北度按衛關即軹關在河內郡軹縣高候在河東郡安邑縣朝歌縣屬汲郡高候在西衛關在東朝歌更東曜軍若據衛關則虎隔在兵後不得言追及高候矣今正）曜自大陽濟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攻汲河內勒滎陽野王守將皆降襄國大震

十二月勒自將救洛陽曜既克石虎不恤軍事專與嬖臣飲博左右諫者輒以爲妖言而斬之聞勒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是日大風昏霧洛水候人與勒前鋒鬥禽羯送之乃知勒已至曜色變撤金墉之圍陳于城西曜少年淫酒至老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頓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陳就平勒將石堪乘之師遂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載以馬輿使醫療之歸襄國舍之永豐小城給其伎妾嚴兵圍守使岳等乘馬從男女盛服見之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我殺石佗媿之多矣勒使曜以書諭熙降曜爲書曰告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曜咸和三年也明年正月(允)奉熙將奔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完將士未離叛可共并力距險何爲逆走(允)怒其阻眾斬之率百官奔上邽厚策皆棄鎮從之關中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使生赴之八日(允)率數萬人自上邽攻長安隴東戎夏皆應次于仲橋生固守虎救至九月戰于義渠(允)敗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戰上邽潰熙(允)及諸王將相以下三千餘人皆被禽虎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中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秦雍悉入于後趙

論曰曜受直言如恐不及卒以拒諫兵敗身歿悅而不繹始是之謂乎方其擅秦雍跨蒲陝西平陳安北服張茂南走楊難敵威亦嬋已并州來降勝勢在我不以其時堅凝上黨振提脊膂方復迴師河外釋虜噬腊石梁既覆壺關隨沒豈不謬哉臨河不渡能震姑臧以金鼓依山設險不能制襄國以建瓴世惜高侯之迂緩失機未若河濱之紛紜隳實也

晉畧國傳三

荆溪周濟譔

後趙石氏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匈奴羯部羌渠之後祖邪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皆爲部落小帥㔨生上黨武鄉炎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庭年十四隨人行販洛陽倚歗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察其音聲視瞻有奇志恐將爲天下患遣收之會㔨已去及長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周曷朱凶麤不爲羣胡所附㔨代督攝部眾信愛貧困鄔人郭敬陽曲人甯驅恒賑之嘗與李陽爭漚麻池相毆也太安中并州饑北澤都尉劉監縛欲賣之賴驅以免潛詣納降都尉李川逢敬于路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貨帶爲具食并給衣服然後得前復爲東瀛公騰所執二人一枷傳賣山東敬族人郭陽爲送吏敬又屬焉㔨道病陽恒善遇之茌平人師懽買爲奴耕于野每聞鼓角鞞鐸聲以問諸奴諸奴亦聞之㔨因曰吾幼來在家耕恒聞如是諸奴告懽懽亦自奇其狀皃免之懽家隣馬牧㔨因善牧帥汲桑遂招集王陽等十八騎爲羣盜（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時時遠掠繒寶以賂桑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起兵偁爲穎報讎㔨與桑率牧人乘苑馬赴之年二十餘矣桑始命㔨以石爲姓勒爲名焉藩桑歿勒奔樂平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擁眾數千壁上黨往從之㔨督等待之厚勒因說曰劉單于已舉兵部大能抗之乎曰不能曰今部落皆被單于募賞往往欲叛部大歸單于矣既不能抗何不從之而坐待眾散乎㔨督等懼隨勒歸劉淵淵拜㔨督親漢王莫突都督部大拜勒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眾二千壁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僞獲罪奔焉伏利度大

悅結爲兄弟使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勒知衆附己也因會執伏利度而詢衆曰今舉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衆皆推勒乃釋伏利度率其衆歸淵加山東征討都督隸統督伏利度之衆淵假帝進安東大將軍開府頻陷趙魏降附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爲君子營張賓者字孟孫中丘人博涉不守章句常自比子房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因病免勒至趙賓謂所親吾歷觀諸將無足與語者獨此胡將軍可耳提劍詣軍門大呼求見勒納之明年進號鎭東淵殂聰立勒南寇襄陽東略江西明年還陷江夏許昌覆故東海王越軍于苦縣殺王公宗室大臣數十洛陽陷東出轘轅陷蒙城執晉大將軍苟晞鏁其頸以爲左司馬入洛之役王彌與劉曜有隙將還據青州使晉司隸劉暾持書報長史曹嶷欲與共圖勒勒游騎獲暾彌未之知也彌將徐邈叛彌勢衰聞勒獲晞惡之遣使卑詞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告張賓賓曰人情孰不樂故鄉彌之不忘青州猶將軍之不忘并州也所以遲迴正慮將軍襲其後耳將軍不圖彌彌必圖將軍不如先之時勒方攻陳午而彌與劉瑞構兵彌不勝請援于勒賓曰天贊我也卽釋午赴彌共擊滅瑞彌大喜以勒爲親己勒燕彌于己吾酒酣手斬之而并其衆聰使來讓既而加拜幽并都督幽州牧并州刺史南略豫州臨江而還屯于葛陂築舍墾田爲久計欲以圖江東勒之被鬻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送王及勒從子虎于葛陂且致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勝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逆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軍出無名聚而爲亂也將軍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絶之其後克廩丘獲琨從子啓乃賜田宅使從儒官受經以答琨意云明年春葛陂大雨水軍中飢疫江東大集兵于壽春檄書朝夕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勸僞降求平河朔以自效軍退而後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人請及吳軍未集各將步卒三百乘船夜攻城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于君何如賓曰將軍陷帝都執天子殺王侯妻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既誅王彌不宜來此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聯喉襟之勢宜北據之伐叛柔服河朔既定天下豈有處將軍右者晉保壽春懼我往擊耳卒聞迴軍方喜不暇何暇邀擊輜重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計是也刁長史應斬相明性怯耳黜爲將軍擢賓右長史號曰右侯而不名軍達東燕聞向冰數千人壁枋頭不敢渡賓曰冰船未上枋盡在瀆中可詭道取也乃陽引軍向棘津而使孔萇支雄從文石津縛筏潛濟冰方欲收船萇等已至下船三十餘艘大軍畢濟破冰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至鄴敗劉演演入守諸將欲遂攻之賓曰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未可卒下王浚劉琨皆我之大敵宜及其未備進據形勝邯鄲襄國趙之舊都擇一而處之依山憑險可以自

固使人有定志然後兼弱攻昧大業可圖也于是進據襄國遣使報聰聰拜勒幽冀幷營四州都督冀州牧上黨公餘官如故分命諸將略廣平諸縣收其野穀冀州壁壘多降附王浚將游綸張豺保苑鄉勒破其外壘浚使王昌督遼西鮮卑段疾六眷來攻勒引還襄國襄國城未修乃于城外築重柵設障以待之段氏屯渚陽造攻具勒使挑戰皆敗欲悉衆野戰以決一勝諸將請固守張賓孔萇進曰聞彼克來月上旬攻北城謂我弱不敢出必懈諸段之中末柸最强請不戰以驕之密鑿爲突門出不意衝之若禽末柸段氏膽落可遂破也從之果禽末柸疾六眷大敗走還渚陽遣使求和送金銀鎧馬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請殺之勒曰遼西健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納其質使虎盟疾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自命末柸爲子而歸之段氏引軍還王昌亦退綸豺皆請降段氏由是附勒明年克三臺使虎鎭之益攻下浚所署置冀兖青諸鎭將阮上白降卒見郭敬下馬執其手以泣賜車馬衣服拜上將軍赦所欲阬軍使將之司冀漸寧民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使教之將營鄴都難其守張賓舉晉故東萊守趙彭彭辭勒不悅賓進曰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四公足以成將軍不世之高矣何必吏之勒大悅賜彭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爲參軍而以虎領魏郡烏桓薄盛執浚渤海太守劉旣來降幽州烏桓審廣漸裳郝襲等亦背浚遣使來降勒將圖浚使覘之議致書如羊陸故事張賓曰浚雖晉藩懷逆久矣必思延攬英雄以自輔其欲得將軍始猶西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而無誠款之形脫

生猜疑後雖有奇略安所施乎乃使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推浚爲天子遺浚女壻棗嵩書厚賂之浚旣有逆謀嵩又黷貨果大悅浚司馬游統陰通使于勒勒斬送之浚雖不罪統益信勒浚使至勒匿勁卒見羸弱北面再拜受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之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王公也明年復使克期親上尊號亦修牋于嵩固乞幷州牧廣平公以安其意嚴兵戒期沈吟不行張賓進曰襲敵當出不意今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鮮卑烏桓固已附我矣劉琨與浚內實讎敵若送質請和琨喜得我而快浚滅必不救也幽州饑儉浚不知恤衆叛親離大軍臨郊勢必瓦解比反不過二旬就令三方有變勢亦足以旋踵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使使如琨命火宵發遂克幽州以晉故尚書劉翰爲刺史置守宰而還翰不樂屬勒以薊降段匹磾匹磾自稱晉幽州刺史勒斬浚首獻捷于聰拜驃騎大將軍陝東大都督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勒亦大行封賞命將四出攻略晉諸方鎭以次夷滅下郡縣閱實人戶戶貲滿二匹出租二斛以爲賦稅之差焉明年請討曹嶷聰弗許已而遣使策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明年劉曜陷長安勒攻樂平劉琨使箕澹將十萬衆救樂平自次廣牧爲聲援勒將拒之或謂琨新得代衆兵力方强請還軍固壘以挫其銳勒曰烏合遠來一戰可禽何强之有敵若乘退顧乃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陳疑兵山上設二伏輕騎逆戰僞北澹逐之伏發澹軍大敗幷州降琨奔薊澹奔代萇攻代殺澹而司冀幷兖流人數萬戶在遼西與馬嚴馮賭各據營壘相招引萇不能克勒問計于張

賓曰嶷賭本非我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若班師息甲任良守以龔遂之事幽冀可靖也從之擢武遂令李回守高陽回先爲李潛長史嚴部下多潛軍人素服回叛嚴自歸嚴懼奔幽州道溺死賭率眾降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千數勒嘉回勳封弋陽子劉琨段匹磾奉表勸進于江左曹嶷既瘧之恐勒襲之使使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琅耶公嶷遂中立聰疾甚徵勒入輔不赴聰殂子粲立靳準弒粲勒討之軍襄陵北原降羌羯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不動劉曜僭帝于蒲阪進勒大司馬加九錫封趙公勒又降羌羯十餘萬落徙之司州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于勒勒名爲助曜內實與曜競乃送泰詣曜使知城內無西意欲以挫折曜曜亦覺之潛結泰使還平陽泰與靳明等殺準降曜勒怒使令史羊升責明殺準狀明斬升勒大怒攻明明戰敗求迎于曜勒入平陽修淵聰墓葬粲以下百餘尸徙渾儀樂器于襄國燒宮室置戍而還明年使王脩獻捷于曜曜斬脩勒大怒曰孤出萬死爲劉氏得志便欲相貧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于彼耶遂置太醫尚方御府挈壺諸令鑄豐貨錢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四門以教將佐豪右子弟令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五千文行之其後十餘歲乃用律令駸駸向改制度矣河西鮮卑叛虎敗之朔方孔萇克幽州段匹磾奔邵續于樂陵石虎張敬張賓等勸勒僭尊號不許請僭趙王許之十一月僭趙王元年太興二年也赦罪行賞建社稷宗廟營東西宮行州郡勸農桑加張賓大執法總朝政石虎爲單于元輔督禁衛諸軍裴憲傅暢杜嘏領經學祭酒（憲字景思楷之子也少穎悟好通輕俠弱冠折節修儒學足不踰閫者數年歷仕豫州刺史爲石勒所敗北奔幽州王浚承制以爲尚書勒擒浚浚官屬莫不謝罪軍門唯憲及荀綽不往勒召而讓之占對無屈籍浚官僚親族家貲皆鉅萬憲綽家唯書百餘袠鹽米而已署從事中郎勒僭尊號與王波共撰朝儀署太中大夫遷司徒石虎時

加大傅卒于位綽字彥舒荀勖子緝之子也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暢字世道祗第二子也仕晉爲祕書丞沒于勒爲右司馬諳練朝儀恆居機密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二年卒子詠過江仕至交州刺史太子右衛帥）續咸庚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璿爲史學祭酒李寔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陣之法支雄王陽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爲門生主書（按劉琨長子羣字公度父被害依段末柸至石虎滅遼西乃得之此劉羣當別是一人）司典胡人出入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徙士族三百戶于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號胡人爲國人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朝會燕饗用天子禮樂論功以葛陂爲先存者爵封輕重隨功爲差歿事之孤加一等禁報嫂及在喪昏娶其燒葬聽如本俗明年大霖雨中山常山尤甚滹池溢衝陷山谷巨松皆僵拔隨流至渤海原隰山積明年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室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殿成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勒門禁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翥倉卒對曰胡醉甚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釋翥弗罪參軍樊坦授章武內史入辭衣冠弊壞勒曰參軍何貧之甚坦率然對曰頃遭羯賊是以蕩然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嘗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親臨大小學試諸生高等賜帛後又飭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升之台府初定五品續定九品以張賓領選張班孟卓爲左右執法郎副之令羣僚及州郡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答策上第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後又定孝秀試經之制舉人得自相薦引以廣招賢之路十一月召武

鄉者曾燕襄國齒坐道故因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趣召之至與之酣飲引其臂笑曰孤當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豐沛其復之三世禁天下釀郊廟皆以醴行之數年無復釀者是歲取晉樂陵明年晉兗州刺史郗鑒退屯合肥豫州刺史祖約退屯壽春世子興卒立宏爲世子程遐之甥也遐吏張披才張賓引爲別駕參預政事遐恨披之去已也又忌賓權盛使宏毋譖之曰披與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將不利于社稷披請急召不時至勒殺之賓弗敢救亾何賓卒將葬勒望柩哭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速耶程遐代爲右長史每議事不合意輒嘆曰右侯舍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明年三月晉徐州刺史卞敦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七月石虎克廣固曹嶷降送襄國殺之虎將盡殺嶷衆新除刺史劉徵曰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請歸耳乃留男女七百人明年晉兗州刺史劉遐退保泗口石生斬趙河南守尹平于新安遂攻李矩于陽翟爲矩將郭誦所敗石聰救之破矩兵明年三月石佗襲趙大獲已而敗死河濱四月幷州叛附趙五月石生攻敗李矩矩附趙趙劉岳救之圍生金墉虎救生敗岳圍諸石梁趙主曜自將救岳無故驚潰六月拔石梁執岳遂復上黨李矩南奔司豫徐兗之地多附拓境至淮徙洛陽晷景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之建德殿立桑梓苑備親蠶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明年三月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勒素忌光得衆因黜爲牙門如鄴光侍直有慍色勒怒幷其妻子幽諸獄四月石生執晉汝南內史祖濟十月命世子宏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王陽專統六夷爲宏輔佐程遐之謀也虎鎮鄴十餘年自以功大無去鄴意深恨遐明年虎擊代代徙都大甯明年二月茌平令師懽獻黑兔程遐等以爲瑞改年太和石虎攻河東趙主曜自將敗虎于高候遂圍金墉滎陽守尹矩野王守張進皆叛降趙襄國大震勒欲自將救之郭敖程遐等固諫曰金墉饒食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必將自退今方乘勝未可與爭也王愼毋動勒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而退之召問徐光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而更攻金墉此其無能已可知也頓軍堅城之下經時旣久情見勢屈大王親臨彼必瓦解平定天下在此一舉何爲不行勒笑曰光言是也敕內外戒嚴敢諫者斬十一月命堪聰桃豹各統見衆會滎陽虎據石門虎子遂督中軍自率步騎四萬赴金墉延津方流凘軍至融泮渡畢復流勒以爲神命之靈昌津謂徐光曰曜盛軍成皋上也阻洛水次也坐守洛陽此成禽耳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成皋無守兵勒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出于訾鞏之間戊寅曜徹圍陳城西南北十餘里勒益喜曰可賀我矣遂入城明日虎出大夏門躡其後堪聰出西陽門迎其前自出閶闔門衝其中堅大破趙軍遂禽曜明年九月悉定關中地蒲洪姚弋仲皆降代納質張駿偁藩貢方物明年二月羣臣上尊號弗許固請乃偁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曰宣王父曰元王立妻劉氏爲后世子宏爲太子封拜有差旗識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羣臣固請正尊號八月偁帝改年建平追尊高祖以下爲皇祖父爲皇帝后及太子皆

曰皇秦王宏者太子(宏)之弟也宏爲大單于中山王虎怒私語遂曰主上自都襄國端拱仰成以吾當矢石二十餘年南禽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予黃吻婢兒念之令人氣塞主上晏駕後不足復留種也勒以太子好屬文親儒素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對曰漢高祖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之主此天道也勒甚悅光因說曰太子仁孝中山王雄猜一且山陵崩社稷非太子有也宜漸奪王權以授太子勒大然之明年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將營鄴宮廷尉續咸諫勒大怒欲斬之徐光力爭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匹夫貲滿百匹尚欲市別宅況富有四海乎終當繕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大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漂巨木百餘萬根集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此非灾天意欲就鄴都也明年正月饗宇文使者酒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光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逢漢高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爭先耳遇光武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效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呼萬歲勒令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震遂竊威福虎雖領尚書令無復過問者程遐又言于勒曰中山王自負勇武權智羣臣莫及諸子壯且預兵權怏怏不可輔少主宜早除之以便社稷勒曰今天下兵難未已大雅沖幼方將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耶卿當患不得獨擅帝舅之權耳吾亦參卿顧

命勿爲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公陛下柰何以私賜拒中山王雖爲太后所養終非陛下天屬杖神規建微效陛下訓之亦以足矣而志望無厭及今不除社稷殆哉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中山王常切齒于吾二人非但國危亦爲家禍將若之何光乘閒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四海而神色不豫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乃四支乎魏承漢運雖有巴蜀不可謂漢不滅也吳跨江東豈虧魏美陛下既包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司馬何異劉備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仰藉神略自矜英武近于東宮曲燕有輕皇太子之心陛下隱忍容之臣恐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腹心重疾也勒默然而竟不從明年夏勒有疾召太子中山王嚴震侍疾禁中虎矯命斷絕內外並絕太子及震省視詐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王何故來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爲自來耶有呼者趣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虎曰奉詔卽遣今已半路矣實不遣廣阿蝗遂託捕蝗率騎三千游蝗所以待變七月勒疾篤遺令三日而葬斂以時服載以常車毋藏金玉玩器既葬而除毋禁祭祀昏嫁飲酒食肉征鎮牧守毋得奔喪擅離所司大雅兄弟宜善相保以司馬氏爲戒中山王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遂殂夜瘞山谷其後乃備文物虛葬高平陵子(宏)立號謚勒曰高祖明皇帝(宏)字大雅勒第二子也受經于杜嘏誦律于續咸劉徵任播授兵書王陽教擊刺然後立爲太子勒殂虎劫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遂兵入宿衛(宏)懼讓位虎曰君薨太子立禮也何以讓爲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有大議何足豫論遏

立之殺遐光八月虎自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總百揆立邃爲太子拜大將軍錄尚書盡以府僚樂機要勒舊臣皆補閒任徙勒妻劉太后以下居故太子宮名之曰崇訓劉氏有膽略常參勒軍計諸將咸畏服之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皇祚之滅殆不復久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斥外軍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可爲者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奉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令牧守征鎭率義兵以討逆九月堪微服輕騎奔兗州失期不得入南奔譙詣石聰（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未至爲虎追騎所獲送襄國炙殺之虎徵南陽王恢還殺劉氏而立宏生母程氏爲太后石聰以譙降晉十月石生以關中降晉石朗據洛陽皆起兵討虎虎留子邃守襄國自統步騎七萬攻譙殺聰攻洛陽殺朗進攻長安以子挺爲前鋒生將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拒之

戰于潼關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虎奔澠池鮮卑密通虎背生襲擊之生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還長安權收衆與虎將石廣相持于渭汭戰未決生又奔雞頭山虎聞生已走進兵入關拔長安斬守將蔣英生部下斬生以降徙雍秦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拜蒲洪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汲郡之枋頭姚弋仲奮威將軍西羌都督居清河之灄頭十二月郭權據秦州附晉明年正月改年延熙四月上邽人殺權以降又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幷二州勒所置方鎭至是盡滅十月宏齎印綬親詣虎禪位虎曰天下當有公議何自論爲宏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十一月虎廢宏爲海陽王幷其母程氏弟宏恢皆幽崇訓宮尋皆殺之

論曰勒初起變詐百出及爲帝王何其彬彬也雖然帝王之興皆以除暴安民爲基阯勒躬冒矢石屠戮生靈者十有六年其爲暴也大矣乃欲大雅守文中山輔之以牧寄疆宇庸有冀乎程遐才具碌碌非勒所倚任觀其依託宮掖譖疏執法一旦當權亦未知天下之變之所極也徐光智略雖優于遐然始以得衆見忌繼以怨望被幽君臣之契匪同魚水託孤寄命談何容易勒不除虎蓋亦計無復之非不斷也是故刱業必依仁義付託必樹重臣保世滋大良由深識勒豕突于前鹵莽于後其去魏武猶當數級而欲與光武竝驅人苦不自知其是之謂乎張賓智數常在勒先令其不死或且分任諸將與虎共功功不積則驕不生驕不生則忌不起忌不起則怨不蓄小心之臣不敢獨成不賞之功明智之主亦必有以爲之于未然使其分足相維而無偏重之勢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虎字季龍本勒從子周曷朱子之故或併勒弟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馭衆嚴而不煩所向輒克然性殘忍忌前殺降尠遺類勒雖訓責弗悛也勒初欲殺之其母曰快牛爲犢子必能破車乃止咸和九年十一月廢宏自立僞居攝天王立邃爲太子邃母鄭櫻桃優童也虎嬖溺之勒先爲虎娶郭氏更娶崔氏皆爲鄭所譖殺至是立爲后咸康元年改年建武命邃省可尚書奏事封邃保母劉芝爲宜城君通賄預政芝本巫也虎又崇奉天竺僧佛圖澄國人化之爭出家避賦役王度議申漢魏舊禁弗聽九月遷都于鄴作宮殿徙洛陽鐘虡九龍銅駝蜚廉載以四輪纏網車轍廣四尺深二尺渡以萬斛舟一鐘沒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竹絚牛百頭鹿盧引之乃出明年宮殿成又作靈風臺九殿選美女實之內官十八等教宮人騎射星氣及諸伎藝禁郡國學星讖置女太

史于靈風臺覩候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女騎千人爲鹵簿執羽儀鳴鼓吹游宴以自隨行如長樂衛國見田桑不修貶其守宰大旱粟二斗值金一觔敕令長率民采橡捕魚復爲權豪所侵奪民不得食乃料殷富之家分配飢民使食之又命公卿以下出穀助振姦吏因侵割上下大困而虎作役不息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賜爵關内矦又用飛策投石鄴南作飛橋功費千萬橋竟不成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于杠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樂人虎試而悅之明年正月朔旦羣臣入上尊號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通鑑作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段明日偁大趙天王尊其祖訇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孝皇帝鄭氏爲天王皇后邃爲天王皇太子邃素驍勇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鐵邃小字也邃既總百揆淫酗驕暴弟宣韜皆有寵邃嫉之如仇虎荒于酒色喜怒無常度邃省尚書事有所白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白又恚曰何以不白誚責笞箠月再三邃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伏不敢對七月邃偁疾不視事潛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顏別舍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鄭后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殺之虎聞邃疾使女尚書往視疾邃呼與語抽劒擊之虎怒收顏顏具言狀遂殺顏等宮官三十餘人幽邃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便欲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癈爲庶人其夜殺之幷妻子二十六人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癈鄭后立宣爲太子宣母杜氏爲后杜亦倡也遼西段遼數侵邊虎改直盪軍爲龍騰募勇力三萬人皆拜龍騰中

郎冠絳幘寵異之將伐遼會燕王慕容皝亦欲伐遼使使來偁藩以乞師虎大悅明年遼入寇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乃以桃豹爲横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率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率步騎十萬爲前鋒（通鑑作七萬）虎自統大軍屯金臺雄長驅入薊四十餘城皆下北平相陽裕獨保燕山諸將欲攻之虎曰裕書生惜名節耳無能爲也過之至徐無遼已爲燕敗不能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其長史司馬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迎降虎入令支陽裕亦降麻秋郭太追遼虜其母妻遼單騎走險遣子乞特眞奉表獻名馬虎納之徙其戶二萬于司雍兗豫四州燕之攻遼悉略其北境人畜不會師于令支虎乘勝欲遂滅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不可攻也虎作色太史令趙攬曰歲星守燕師必無功且受其禍虎怒鞭之黜爲肥如長五月降燕城三十六遂攻燕都十餘日不能拔引還爲燕所敗盡喪所取城邑乃復攬官師過易京惡其險固毀之易京公孫瓚所築勒時李回據之以招遼西流民是役也李孟又據之自虎毀敦燕師過薊遂無重險可據虎忿欲破燕使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不可守乃戍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驪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萬人往屯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便海道朔方鮮卑斛摩頭叛宣擊破之冀州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朕失政所致守宰何罪司隸不進讜言乃欲使朕濫刑耶敕白衣領職吏部選舉不公免郎中魏奐爲庶人豪戚侵恣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百僚整肅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以太子宣爲大單于秦公韜爲司徒迭省尚書奏事中鍾諫弗聽明年夔安陷晉漢沔

至于邾城晉義陽來附李農張舉攻袠凡城不克明年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錮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豐國澠池二冶刑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者皆遣之天竟澍雨九月命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戸于兗豫雍洛四州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括民馬四萬餘匹欲以擊燕十月燕入蠮螉塞過薊城至高陽幽州刺史光閉城不敢出亾失三萬餘戸明年橫海王華自海道襲燕遼東破西安平明年救洛豫徐兗四州備南伐并朔秦雍四州備西伐青冀幽三州備東伐欲以混一天下皆三五發卒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不辨者斬民鬻子女不能供自經道樹相望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蛇虎所傷三分去一又作臺觀四十餘所于鄴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恆微行察作役晨出游獵昏夜始歸侍中韋謏諫虎嘉之賜穀帛而興繕游察未嘗輟也秦公韜有寵宣惡之僕射張離奏裁諸公吏兵以配東宮諸公咸怨濟南東平陵城北石虎一旦移于城東南狼狐隨之迹成蹊虎大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百七人時妖怪尤多泰山石然八日而滅東海大石自立旁有流血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壁所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明年冬諸州兵

集者百餘萬明年正月虎將出師享羣臣于太武殿白雁百餘來集馬道南射之無獲者太史令趙攬密言于虎曰野鳥集庭宮室將空不利南行虎納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四月殺中書監王波初領軍王朗白太子宣盛冬雪寒役數萬人引宮材于漳水吁嗟滿路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宣怒會熒惑守房宣使攬言于虎曰房爲天王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于王領軍虎惜朗命攬更思其次攬無以對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初漢將李閎獲于晉亾走趙漢主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波曰李閎以死自誓苟得歸必率族歸命若其信也不煩兵而定梁益設有前却不過失一亾命于趙何損壽已僭號若被以制詔必相訕返更爲恥釁不若以書復之虎從之會挹婁國獻楛矢波因請以遺漢示國家威德及遠虎又從之閎還成都壽下書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白衣領職至是追議前罪要斬之并其四子投尸漳水既而愍其無罪也追贈司空封其孫爲侯明年徵義陽公鑒于關中代以樂平公苞鑒在關中賦役煩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爲冠纓長史白之故徵而燕公斌前鎮薊亦以荒酒淫獵欲殺征北張賀度追還鞭三百免官歸第代以彭城公遵虎既罷南伐益治宮室事游獵發雍洛秦并民十六萬治未央宮發諸州民二十六萬治洛陽宮置牧官于朔方奪民牛二萬頭配之造獵車千乘格虎車四十乘將獵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犯者罪死御史因作威福求民美女佳牛馬弗得輒誣論犯獸論者百餘家海岱河濟皆騷動增女官爲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九等發民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分三等配之奪民婦九千餘人太

子諸公私采亦萬人虎臨閱大喜封使者十二人爲列侯民失婦者往往自殺南州流叛略盡守宰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逯明切諫拉殺之明年五月中黃門嚴生譖尚書朱軌不修道路誇訕朝政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旣有襄國鄴宮又修長安洛陽宮殿何用作獵車至千乘養禽獸數百里奪人妻女數萬口聖帝明王所爲有若是者乎又以道路不治欲殺尚書陛下失德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不能去塗潦而況人乎刑政如此何以服四海何以示後世虎雖不悅亦不罪也爲罷長安洛陽作然竟殺軌禁私論朝政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而下道路以目是月凉張駿卒子重華立自駿時張瓘鎭枹罕敗虎秦州刺史王擢于三交始構兵釁及是大出兵攻凉自是年六月至明年七月戰數十合軍至洮西河北輒爲凉將謝艾所破然凉亦亾其洮東河南地沙門吳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將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從之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申鍾石璞趙攬諫虎怒曰苑牆朝成夕崩無恨促然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九月命宣祈山川因行獵將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後宮美人升陵霄觀目送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所止舍列長圍于四面去舍各百里驅迫禽獸至暮皆集文武跪立爲重行守之炬火如晝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臨觀盡歡乃止獸或逕逸當圍者坐有爵奪馬步驅一日無爵鞭百士卒飢凍死者萬餘人司兗豫三州十五郡資儲無孑遺韜繼出自并至于秦雍亦如之宣以其抗己也怒宦者趙生幸于宣而爲韜所

疾徵勑宣除韜宣嘗迕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明年四月韜造堂于太尉府名之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柸牟成曰凶竪敢爾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悉以韜國邑封汝韜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八月韜宴東明觀夜宿佛精舍柸等緣獼猴梯入殺之置其刀箭旦日宣奏之虎驚哀氣絕久之乃蘇將臨喪李農諫曰賊在京師鑾輿未宜輕出乃嚴兵發哀太武殿宣臨喪不哭舉衾觀尸直言呵呵收韜記室鄭靖尹武等將委以罪虎疑宣欲召之恐其不入詐偁杜后哀過危惙宣不自意見疑卽入朝中宮因留之或發其謀捕柸等皆亾去得生具服虎悲且怒囚宣席庫穿其頷而鏁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動宮殿積柴鄴北刑宣如韜傷而後焚之殺其妻子九人少子財數歲虎素愛之抱以泣兒亦呼曰非兒罪也虎憐欲赦之大臣不可取諸懷兒輒衣哀叫見者無不流涕虎由是發病癈杜后誅四率以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汚東宮謫衛士十餘萬戍凉州趙攬先言于虎曰宮中將有變虎疑其知而不言亦殺之九月議立太子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裁擇張豺曰燕公嘗有過母又賤彭城公母前以庶人遂故癈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豺獲趙主曜幼女納之虎孽生齊公世豺念虎老病欲立世冀劉爲太后而己得輔政也因說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再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使豺

問故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虎曰忠臣也然未達朕意令農舉諭之卒立之劉昭儀爲后明年正月虎僭帝改年太寧諸子復爲王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凉州行達雍城聞赦之不及也刺史張茂又奪其馬使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梁犢因衆怨自僭晉征東大將軍倡亂東歸攻拔下辨劉寧自安定擊之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秦雍城壁無不陷戍卒皆應之比至長安有衆十萬樂平王苞出拒之敗遂出潼關趣洛陽虎以李農爲大都督統張賀度等拒之新安又敗再戰洛陽大敗農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更命燕王斌爲大都督督姚弋仲蒲洪等討之斬犢斌北鎭襄國諸將西擊餘黨于關中四月九日乙卯虎疾甚命彭城王遵爲大將軍自薊移鎭關中以沛王沖代鎭薊徵斌爲丞相錄尚書張豺遷鎭衛大將軍領軍吏部與斌竝受遺輔政劉后惡斌入輔詐告斌曰上疾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獵遂留獵且縱飲后因矯命斥斌無忠孝心免歸第代以新興王祗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圍守斌十九日遵至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立遣之不得見虎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閣龍騰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問何求皆言聖躬不和請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立爲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以來左右言王病酒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虎尋昏眩而入豺卽矯命殺斌二十二日劉后又矯命以豺爲太保督中外錄尚書加千兵百騎如霍光輔漢故事二十三日虎殂世立永和五年也劉氏爲太后臨朝僭制豺爲丞相豺請進遵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

從之豺與張舉謀殺李農舉素與農厚密告之農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上白豺使舉率宿衛諸軍圍之以張離爲鎭軍大將軍監中外領司隷以自副遵聞喪止屯河內諸將平犢黨還至李城遇遵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君所欲立特爲張豺誤耳今上白未下宿衛空虛若聲豺罪而討之誰不開門倒戈迎殿下者遂奉遵還趣鄴豺懼馳召舉五月十一日丙戌遵軍蕩陰以閔爲前鋒閔瞻之子也瞻本冉氏從陳午被獲虎養以爲子棘城之敗諸軍皆潰閔所部獨不動由是以勇略爲諸將所推服遵未有子謂閔曰努力捷以汝爲太子豺將拒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不能爲張豺守也爭踰城斬之不止張離亦率龍騰斬關迎遵劉大懼召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竝興皇嗣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其何以匡濟豺惶怖莫知所對劉曰加遵重官可以弭禍否豺唯唯卽下令拜遵丞相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錄尚書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二十四日遵至安陽亭豺不得已出迎執之二十五日庚寅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閤斬豺夷三族以劉氏令廢世自立尋殺世及劉罷上白圍李農來歸復其位加閔輔國大將軍中外都督錄尚書而立斌子衍爲太子復尊鄭氏爲太后授鑒侍中加沖太保苞大司馬琨大將軍雨血遍鄴城暴風拔木震電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延燒諸門觀閣皆盡乘輿服御燬者太半金石流鑠火月餘乃滅沛王沖聞遵自立起兵攻之至常山衆十餘萬遇遵使者則悔曰皆吾弟也死者已矣何爲復相殘將歸其下不肯乃復進閔及李農拒之戰于平棘執沖賜死六月葬虎顯原陵號謚太祖武皇帝晉取淮南敗之代陂又攻關中至懸鉤樂平

王苞初欲攻遵聞晉師乃止遵遣王朗助苞晉師退劫苞以歸石閔怨不得爲太子因厚結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請加爵號從之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將士咸怨孟準王鸞勸奪閔權閔益恨又勸殺閔十一月遵召鑒等入議鄭太后前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棘奴閔小字也鑒出使宦者楊環馳告閔閔遂劫李農與定計壬寅晦使蘇亥周成率甲士入執遵遵在如意宮方坐南臺與婦人彈棊問成等反者誰也對曰義陽王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遇弒太后太子及準等皆死遵在位凡百八十三日十二月癸卯朔鑒立以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而陰使苞等夜攻諸琨華殿不克殺苞等以說焉新興王祗在襄國與蒲洪姚弋仲連兵討閔農閔農以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呼延盛分拒之石成石啓石暉謀

誅閔農不克死鑒在中臺孫伏都劉銖伏羯士三千于胡天自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閔鑒先毀閣道而後詰之伏都以告鑒曰卿是忠臣好爲之朕從臺上觀勿憂無報也既而不勝屯于鳳陽門閔農將毀金明門以入鑒懼開門召而謂之曰伏都反速討之閔農攻殺伏都銖自鳳陽門至于琨華枕尸流血閔下令曰內外六夷敢持杖者斬胡人多斬關踰城以出又令曰孫劉構逆支黨已伏誅良善無與也自今以後與官同心者留否亦任去因開門趙人在百里內者悉入胡羯悉出閔知胡不爲己用又令曰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中首至數萬閔又躬率趙人誅胡所殺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豺狼野犬所食又令趙人在方鎮爲將帥者悉誅四方屯戍胡高鼻多須多濫死幽鑒御龍觀懸食給之明年正月閔欲滅去石氏

之迹更鑒姓曰李國號曰衛年曰青龍于是公侯卿校萬餘人皆奔襄國諸將據地勒兵莫肯附閔石琨自信都張舉王朗自襄國合眾七萬伐鄴閔以千餘騎禦之自操兩刃矛跨朱龍馬突陳所向摧陷琨等大敗而退遂與農率三萬騎攻張賀度于石瀆鑒密使宦者之滏口召張沈使乘虛入鄴宦者告閔農閔農馳還閏二月十四日乙酉廢鑒弒之并殺虎諸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申鍾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以讓農農固辭閔欲奉晉胡睦曰晉自棄中國遠遁江外豈堪復君臨天下將軍應天順人又何讓乎閔乃僭帝復姓冉國號魏年曰永興立太子智以農爲太宰錄尚書封齊王諸子皆封縣公尋皆殺之石祗聞鑒死僭帝于襄國年曰永寧以琨爲相國弋仲爲右丞相六夷及諸將擁兵者皆附之四月使琨將十萬眾伐魏閔使告于晉曰逆胡

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弗能應六月琨進據邯鄲劉國自繁陽來會魏使王泰擊大破之死者萬餘張賀度等會兵昌城閔自將破滅之死者二萬八千悉弃其餘眾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緜亘百餘里兵威之盛比于石氏矣十一月圍襄國拜其子（允）爲大單于配以降胡一千韋謏諫曰胡吾仇也畏威來附非有誠款變生肘掖悔何及宜悉誅之且去單于之號閔方悔誅胡太峻致六夷皆叛思欲撫納覽謏諫大怒斬之明年二月祗去帝號僭趙王以乞師于燕時燕兵已入薊矣三月琨自信都弋仲子襄自混橋皆率眾救祗燕亦使悅綰來會閔使胡睦拒襄于長蘆孫威拒琨于黃丘皆敗還欲自將逆戰王泰諫曰腹背受敵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觀釁而後圖之道士法饒進曰陛下親圍襄國經年無尺寸功敵至又避不擊何以使將士且太

白食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遂悉衆出與琨遇襄縮翼而擊之祗自後衝之魏師大敗大臣及將士死者十餘萬人降胡叛執(允)送趙閔潛匿襄國行宮夜從十餘騎奔還鄴支解決饒贈談大司徒當是時青幽荆雍徙戶及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欲還本道路交遣互相殺掠加以饑疫死亾無復農植祗使劉顯率七萬人攻鄴閔召王泰謀之泰恨前計不用辭以創閔親問之遂佯病篤閔大怒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悉衆自出大破顯追奔至陽平斬首三萬顯懼密降于閔許殺祗自效乃舍之歸而斬泰夷三族顯果弒祗傳首于鄴閔焚之通衢自虎之歿凡二十有七月四易主皆不得良死虎子十三人惟琨在焉攜妻子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盡滅（按虎諸子邃宣爲虎所殺韜爲宣所殺挺爲郭權所殺斌爲劉后所殺世沖爲遵所殺遵鑒爲閔所殺苞爲祗所殺祗爲劉顯所殺連琨止十二人其一史失之）是年劉顯僭帝于襄國明年爲閔所破殺閔亦滅于燕

論曰元康永嘉中土大亂至勒并關中明法禁崇文學幾幾乎無事矣虎以殘暴過尸寵祿屠膾麋滅起于骨肉卒身死國裂流毒四海生民之禍于是極焉揆以朽索之馭理宜立見土崩然且重足惕息十有餘載梁犢凶燄炎熾千里自戍卒而外未聞有一夫釋耒揭竿而應者其後亂自上起亦非下叛是豈峻刑密網固足以禁持愚賤農夫蠶妾固可磨牙吮吻而魚肉之哉水火煎逼痛深骨髓小儒忍之冀猶延命故未肯以凍餒之餘生出蹈鋒鏑此亦足以見遭亂之民之易靜而難動也

晉略國傳四

荆溪周濟譔

燕慕容氏

東胡當秦漢之際敗于匈奴保塞外鮮卑山因號鮮卑漢桓帝時部帥槐石檀分部爲三中部慕容爲大帥于是有慕容部魏明帝時莫護拔始入居遼西棘城之北生左賢王木延木延生鮮卑單于涉歸涉歸東徙居遼東之北生廆太康二年涉歸入寇三年降四年卒弟刪（載記作耐）自立將殺廆廆亾匿遼東六年部人殺刪迎廆廆修父怨請討宇文部朝廷弗許遂入寇十年復降詔拜鮮卑都督廆字奕落瓌魁岸美姿容身長八尺年十四謁幽州都督張華華曰命世器也遺之簪幘及拜都督謁東夷校尉何龕巾褠詣門抗士大夫之禮龕嚴兵引見廆曰主人不以禮客獨何爲改戎服而入時年二十復徙遼西之北居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居棘城

曰帝顓頊之虛也始教民農桑法制同于上國廆所部西南爲段氏東北宇文東爲高句驪宇文最强太安元年宇文部帥莫圭使其弟屈雲來攻廆破其别帥素怒延素怒延恥之以十萬衆圍棘城衆恇懼廆曰虜兵雖多無行陳法制犬羊蝟聚在吾算中矣出擊大破之俘斬萬計乃命慕輿句掌府庫慕輿河掌刑獄卑詞厚幣以求睦于宇文三子皝仁昭皆昏段氏境內大治永嘉初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素與東夷校尉李臻有隙王浚圖僭逆臻討之本乘虛襲殺臻附塞鮮卑素喜部帥連木丸部帥津託爲臻報仇頻歲入寇校尉封釋誅本請和寇如故廆子翰（翰字元邕廆庶長子）說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從民望以成大業連津跋扈州師覆敗遼東傾蕩垂二周中原兵亂救援理絕杖大義而吞二部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能及此乎以爲前鋒破斬之盡并

其衆釋由是重廆及病屬子孫焉廆才而用之建興初段氏貳于王浚浚使廆攻之以翰爲將取徒河遂鎮之初中土人士多依浚避亂浚政衰段氏尚武勇不禮士大夫而廆愛重人物故多去歸廆廆日益强僭置樂浪郡以居樂浪帶方民置冀陽成周營丘唐國四郡以居冀豫青并之民浚及其妻弟東夷校尉崔毖皆忌之太興元年廆用征虜將軍魯昌議使長史王濟浮海勸進詔授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自王浚承制愍帝立元帝併晉王並假授官爵（王浚授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愍帝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元晉王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及遣王濟勸進朝廷更申前命）廆並不受至是乃辭公而受官大興文教以劉讚爲東庠祭酒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廆覽政之暇親臨講肄頌聲大作崔毖時爲平州自負家門宏爲人士所湊而衣冠莫有至者乃陰說高句驪及宇文段氏共攻廆明年十月三國兵大至諸將請禦之廆曰彼爲毖誘軍以利合久必貳貳而擊之蔑不克矣遂城守獨以牛酒犒宇文且宣言毖使辭至二國疑有陰謀皆引去宇文悉獨官曰吾不能獨兼其國耶盡衆逼城廆將戰使召翰于徒河翰請爲奇兵于外悉獨官聞之使數千騎襲之翰設伏取之乘勝徑進閒使報廆廆使世子皝及裴嶷爲前鋒自將大軍立出擊悉獨官倉卒逆戰戰始合翰千騎從旁入其營縱火焚之宇文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毖懼使兄子燾來賀戰勝會三國皆使使謝罪曰崔平州教我廆質諸燾使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師從之毖奔高句驪張統隨而擊之俘千餘家執燾及高瞻韓恒石琮以歸（瞻字子開渤海人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見王浚政令無常又依崔毖毖之與三國伐廆瞻切諫不從被執署爲將軍瞻偁疾廆數候請之終以不起）餘衆悉降命子仁鎮之遼東自是入于廆宇文之捷獲三璽焉使裴嶷奉以入貢明年三月至京師朝廷初不以廆爲意嶷盛偁廆

威德衆始卓然詔拜安北將軍平州監軍刺史將留嶷辭曰臣夙忝華省因事遠寄賜留誠爲私幸慕容龍驤萬里表誠臣若不還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向義之心隳討賊之氣非所以獎忠節勸功業也乃遣之（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出爲滎陽太守屬天下大亂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因求昌黎武卒被歛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道由投廆時流寓之士見廆草創尚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廆大悅以爲長史入貢還廆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豈非天以授孤邪）四年十二月進車騎將軍幽州都督平州牧封遼東公徙翰鎮遼東仁鎮平郭太寧元年四月石勒使至執送京師三年勒命宇文乞得歸來攻使皝拒之仁爲左翼嶷爲右翼破諸饒落河乞得歸棄軍走遂入其國輕兵追之直過三百餘里而還盡獲其重器及民戶牲畜宇文由是衰弱咸和初詔加侍中特進五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六年宋該等議欲表求王爵參軍韓恒議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之不著不患名位之不高桓文匡復未聞先求禮命以令諸侯也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于要君以求寵不亦多乎廆不說出爲新昌令于時初平蘇峻之亂朝廷務在休息廆致箋陶侃曰天降艱禍舊都不守皇輿遷幸假勢吳楚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埽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偪京輦王敦倡禍于前蘇峻肆毒于後凶暴過于董卓惡逆甚于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匡救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始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潢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畧邪將呂蒙淩統高蹤曠世哉凶羯暴虐中州顚沛假號之强衆心所去敵有釁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庾公居元舅之尊處

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海內之望惟在君矦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兖豫之郊廆在一方敢不竭命東夷校尉封抽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䟽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然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偁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廆弱冠涖國忠于王室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而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冀方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報以騰牋上達聽可否之議于朝廷朝議未決八年廆卒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子皝立私謚武宣儁僭帝追尊爲皇帝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者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云

論曰尊王扶義以植基兼弱攻昧以廣業禮賢下士以收材用廆之舉措寬博視劉石故不侔矣卒違韓恒而信宋該晚節末路之難可不慎哉

皝字元眞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畧尚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矦太寧末進平北將軍朝鮮公咸和八年六月廆卒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七月使王濟告喪于朝是月後趙主石勒殂石虎擅政宇文乞得歸爲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皝伐之逸豆歸請和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皝法嚴主簿皇甫眞切諫不聽皝庶兄翰鎭遼東母弟仁鎭平郭季弟曰昭翰仁並有勳畧昭多材藝皝皆忌之翰攜其子奔段遼仁來奔喪謂昭曰吾等素失禮于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于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爲所疑伺其閒隙除之不難兄歸趣舉兵以來我爲內應事成予我遼東丈夫舉事不克則死不能偸生異域也仁從之或以告皝使偵之至險瀆則遇仁兵矣仁知事泄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使祭酒封奕撫慰遼東高詡與庶弟幼稚軍等共攻平郭大敗于文城北幼稚等被執王冰孫機以遼東叛應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遼東相韓矯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皆棄城走仁盡有遼東之地宇文氏段氏鮮卑烏桓皆遙應仁皝忌眞言遷爲平州別駕九年封奕攻鮮卑木堤于白狼虞淑攻烏桓悉羅矦于平岡皆破斬之劉佩攻段氏乙連城不克段遼遣寇徙河守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復使其弟蘭與翰共攻柳城石琮慕輿埿幷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盾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守益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皝使汗及封奕救之戒汗曰賊氣甚銳整陳而後戰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直進奕止之不可大敗于牛尾谷奕整陳力戰得不沒蘭乘勝欲窮追翰恐遂破其國止蘭曰皝多權詐好潛伏雖挫偏師大勢未屈若悉

眾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眾寡不敵危道也受命之日正求此捷違命貪進萬一取敗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禽卿正慮滅卿國耳千年（仁小字）在東若得國當迎以爲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血食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有還理國之存亾于我何有但爲大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從之八月王濟還詔遣侍御史王齊祭廆謁者徐孟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承制封拜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爲仁所留十一月皝自將攻遼東克將阬之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特爲凶威所劫耳今元惡猶存遽加夷滅懼絕歸善之路皝乃止徙其大姓于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鎮撫餘民十二月仁襲新昌却之咸康元年七月立世子儁十月仁遣王齊等南還齊等自海道趣棘城齊失道十二月徐孟至皝始受朝命宇文氏段氏各遣使詣

仁館平郭城外皝帳下督張英輕將百餘騎襲之斬宇文使禽段使以歸二年正月將攻仁高詡曰前此海未嘗凍仁反以來凍三年矣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使吾乘仌襲之也從之羣臣諫弗聽自昌黎東踐仌三百里至歷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仁乃覺之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爲故偏師也謂左右曰前失張英今茲匹馬弗返矣悉眾出戰既知皝自至大懼庶弟軍率所部臨陳來歸眾動乘之大捷禽仁賜之死斬其用事者赦其詿誤封詡汝陽侯振旅而還二月立籍田朝陽門東六月段遼使李詠襲興武張萌擊禽之段蘭別將數萬眾屯曲水將攻柳城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應之皝自將至柳城蘭不戰而退皝北趣安晉逸豆歸棄輜重走封奕率輕騎追擊大破之皝曰二虜恥無功必復至命奕伏數千騎于馬兜山三日遼果將數千騎來寇遇伏大敗斬其將榮伯保九月遣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還朝三年三月築好城于曲水西以逼乙連蘭勃守之城曲水以爲勃援四月遼輸乙連粟勃擊取之六月遼弟屈雲襲興國皝子遵大破之于五官水上段氏中軍將軍陽裕事疾六眷及遼五世世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擊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我世世昏媾皝又有才德奈何自我構怨乎願追前失通和好遼弗聽九月封奕等勸皝稱王從之十月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封奕爲相國韓壽爲司馬裴開等爲卿校尊廆爲武宣王世子儁爲太子稱藩于後趙送弟汗爲質乞師以攻段遼後趙主石虎許之四年正月又使趙槃請師期三月槃還皝自將畧遼北境大獲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幷力禦之勿與燕鬥燕王自將士卒精銳萬一

失利何以禦趙段蘭怒曰前爲卿誤致成今日之患吾不復聽卿矣悉眾追之遇伏大敗遼不能軍遂奔密雲將行執翰手泣曰不用卿言吾敗固當媿致卿失所也翰奔宇文四月詔進皝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後趙乘勝來攻國人大恐高詡曰趙兵雖强遠來已疲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四面招誘降城三十六進逼棘城皝懼將出走慕輿根曰趙强我弱大王一舉足趙勢遂成彼正欲大王走耳今據堅城食積粟覈形察變閒出求利其勢百倍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亾之計乎皝乃止然懼形於色劉佩曰强寇在外眾心兇懼事之安危繫在一人大王當自彊以厲將士臣請出擊之率死士數百衝後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眾心乃定皝問計于封奕奕曰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空國遠來攻守異勢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當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

皝大言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虎兵晝夜攻城根等拒之殺傷甚衆十餘日不能克引還皝命四門皆出軍突騎飛騰勢若雲合城上鼓譟以震之虎軍大驚潰亂皝子恪率精騎二千追擊之連戰皆捷斬級三萬盡復三十六城賞拒守誅亾叛拓境至于凡城十二月遼求迎于虎虎使麻秋逆之遼中悔更來求迎恪率騎七千伏密雲山中大敗秋獲陽裕鮮于亮悉俘遼衆以歸禮遼上賓拜裕郎中令亮左常侍五年三月襲後趙遼西敗其將石成斬張支呼延晃段遼謀反殺之送其首于後趙九月後趙令支鎮將李農率衆三萬與張舉共攻凡城悅綰以千人守凡城後趙攻之十餘日不能克乃退師徙遼西居民以避燕十月使劉翔獻捷于朝且言權假之意請克期大舉共平中原皝自將擊高句驪其王釗乞盟乃還使恪及少子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六年二月翰來歸翰之奔宇文也逸豆歸忌其才翰乃佯狂酣酒或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舉國皆賤之以故行來得自如默識形便皝以翰猜嫌出奔常陰爲本國地念之使商人王車覘之翰見車無言拊膺而已皝曰此欲歸也翰闕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爲造可手弓矢使車復往薶諸道旁而密告之翰竊逸豆歸名馬攜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翰曰吾久客思歸得上馬無復還理吾向佯狂以愚汝吾故藝猶在毋自取死也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不中者汝可前鬥中其鐶騎乃散走翰言于皝曰宇文爲國患久矣逸豆歸庸暗竊位其衆不附將帥非才雖遠依强羯聲勢不接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驪去國密邇常相闚窬彼知宇文之亾禍將次及必乘虛深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腹心之患也宜先除之宇文自守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旣取高句驪還取宇文如反掌耳二國旣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强然後中原可圖也皝大善之後趙運穀樂安以謀燕皝謂諸將曰彼恃樂安有重防必不虞薊詭道襲之可盡破也十月自將入蠮螉塞當道守戍皆禽之直抵薊城守將石光不敢出破武遂津入高陽焚積聚略三萬餘家而還七年正月使陽裕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二月劉翔還翔至京師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異姓不王所求不可許翔抗言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爲戎藪未聞中華公卿之冑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征北（載記作鎮軍通鑑亦沿其誤）父子竭力心存本朝奮寡擊衆屢殄强敵使石虎畏懼徙其邊氓蹙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何哉昔高帝不愛封爵于韓彭故能成帝業項羽刓印卒用危亾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令諸葛恢翔之姊夫以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假人乃謂翔曰借使征北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不立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周人皆爲左衽矣慕容征北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倡邪說閒忠臣四海未一良由君輩翔留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郁(宏)曰石虎包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容征北翼戴天子精貫白日前者虎進甘言相授耀威大將軍遼西王却而弗納請命于朝而更不獲恐天下解體無復南向矣公孫淵無尺寸之益于吳吳主猶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

乃惜虛名抑忠順豈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也(宏)言于帝帝欲許之而未决會皝表至言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貪秉大權不能爲國雪恥冰懼乃從其請以皝爲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備物典冊皆從殊禮世子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封諸功臣百餘人拜翊代郡太守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翊固辭不受翊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燕集刺譏執政執政媿之臨發公卿餞于江上翊又謂諸公曰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馮會稽以報强吳蔓艸猶宜蚤除况寇讐乎石虎李壽志相吞噬虎未可圖且當圖壽一旦虎先人舉事弃壽而有之據形便以臨東南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七月大鴻臚郭悕奉冊與翊至燕皝以翊爲東夷護軍領大將

軍長史十月後趙浮海來襲破西安平拜恪渡遼將軍鎭平郭八年十月還都龍城翰請伐高句驪高句驪有二道北道平南道陿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當重北輕南分軍牽其北大軍襲其南必可克也十一月皝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陿翰霸爲前鋒別將王寓將萬五千人出北道高句驪王釗使弟武將精兵五萬距北道自率羸兵備南道翰至合戰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國士之恩不可以莫之報也獨與數騎突陳陳動遂大敗之入其丸都釗走獲其母妻用韓壽計發其父墓載其尸虜其府庫畧其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其城而還建元元年二月釗偁臣使弟入貢乃還其父尸猶質其母宇文逸豆歸使其相莫淺渾來伐諸將欲擊之皝弗許莫淺渾以燕畏之也酣飲縱獵不復設備使翰擊之盡俘其衆莫淺渾僅以身免二年謀伐宇文高詡曰必克然不

利于將吾往不返矣翰爲前鋒劉佩副之軍恪霸及慕輿根三道並進逸豆歸使涉夜干逆戰皝馳使誡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埽境內精兵屬之涉夜干彼有勇名一國所賴吾知其易與耳遂進戰索涉夜干涉夜干出應霸從旁邀擊斬之餘衆大潰遂克紫蒙逸豆歸走死漠北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萬餘落于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南羅曰威德城留弟彪戍之而還逸豆歸事後趙謹及見伐後趙救之至則亾矣因攻威德城爲彪所敗是役也詡佩翰皆中流矢詡佩皆卒（詡善天文王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盡對曰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殿下所宜親也）翰臥創積時後漸瘥于家試騁馬皝雖資翰才畧內終忌之人或告翰僞病而私習騎疑欲爲變皝即賜翰死翰謂使者曰吾懷疑出奔罪當誅不肆市朝吾之幸也但逆胡僭據神州陸沈吾志在埽除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此業

未究殁有餘恨耳仰藥而卒永和元年皝假貧民牛佃苑中十稅其八自有牛者十稅其七封裕諫曰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牛者十稅其六私牛中分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先王綏懷華夷綏、戶口十倍無田者十有三四殿下繼統南摧强趙東兼高句驪北取宇文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安在哉如是則戎旗南指壺漿來迎石虎誰與處矣川瀆溝渠廢者皆應通利旱漑澇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游食數萬安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徙塞英俊之路皆當歸之于農高句驪百濟宇文段國之人兵勢所徙非由慕義宜分徙四境撫之以

恩檢之以法不宏使狹湊都城竊國虛實爲將來深患也參軍王憲大夫劉明言事迕旨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猶適越而北行必不至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己無骨鯁嫉人有之揜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下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甚懼焉農者國之命也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其措尤者于法苑囿悉罷給無田業者貧無資產賜牧牛一頭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依魏晉舊法溝洫灌漑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四佐與列將速定人員學生不任並皆還農王憲劉明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得王臣之體矣其賜錢五萬宣示中外欲陳孤過者貴賤毋有所諱黑白二龍見龍山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率僚佐觀之祠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居新宮曰和龍皝以古者諸侯卽位各稱元年于是始不用晉年號以永和元年爲燕王十二年後趙使鄧恒治攻具于樂安霸鎭徒河以備之恒不敢犯明年世子儁拔夫餘虜其王永和四年九月皝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恪智勇兼濟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丙申卒子儁立謚曰文明儁僭帝追尊爲皇帝皝好文籍學徒千餘人名大臣子弟入學者曰高門生立東庠行鄉射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云

儁字宣英皝第二子也初廆嘗言吾積福絫仁子孫當有中原既生儁喜曰此兒骨相不恒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皃魁偉博觀圖籍有文武榦畧皝卒立爲燕王遣使告喪于朝明年四月朝廷遣謁者陳沈拜儁使持節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按紀作冀幽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如廆故事是月後趙主虎殂中土大亂霸上書請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霸馳詣龍城自言儁曰鄴中雖亂鄧恒據樂安兵強食足東道不可由也若由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若之何霸曰恒所領將士皆懸客聞亂各憂其家大軍至上不過閉門自守下則棄城逃潰耳何暇禦我臣請爲大王前驅儁猶未决博問羣臣封奕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絫仁兵強士練石虎殘暴死未瞑目子孫乖爭民困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攜幼以迎馬首者乎凶黨望旗自然仌碎豈足爲患黄泓曰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此天下易主陰國受命必然之符驗也慕輿根曰自武宣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時至弗乘將天未欲平四海邪抑大王未欲取天下邪儁乃從之以恪爲輔國將軍評爲輔弼將軍陽騖爲輔義將軍（騖字士秋無終人父耽仕廆至東夷校尉騖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平州別駕皝卽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貞可託大事汝善待之儁取中原騖功亞于恪暐立尊以師傅之禮拜太尉致事自恪以下莫不致拜及卒家無斂財）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其冬冉閔誅胡羯後趙大臣多奔石祗于襄國明年二月儁出師命霸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自從中道出盧龍恪及鮮于亮前驅慕輿泥槎山通道霸軍至三陘鄧恒惶怖燒樂安與其幽州刺史王午退保薊霸收其兵糧與儁會臨渠閏月冉閔自立于鄴國號魏三月師至無終王午鄧恒走魯口儁拔薊斬午將王佗欲阬其卒霸諫曰趙爲暴虐大王興師伐之以拯民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從之遂入

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續進逼范陽太守李產欲守衆莫爲用乃率八城令長以降儁復其官（產字子偉范陽人官終太子太保）產子績從恆午在曾口恆聞產降燕欲殺績午不可遣歸其父儁善待之（績字伯陽清操有詞理弱冠爲郡功曹石虎伐段遼師次范陽軍供有闕將斬太守績白比年灾儉國弊力屈情在可矜虎見其年少有壯節特免太守仕燕至太子中庶子）于是悉置幽州守宰使慕輿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恆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夜襲燕營半入犯霸幕霸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燕軍始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銳甚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彼自度力不敵故以夜來冀我動也大王但安臥臣等自爲大王破之儁不能自安與李洪出屯營旁高冢上根率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洪徐整騎隊還助根早乃退走追擊四十餘里殲其衆早僅以身免儁亦引兵還薊是月後趙石祗僭帝與冉閔相攻七月段蘭子龕據廣固僭齊王八月苻健入關代郡民三百家叛降後趙故將張平

儁乃徙其民于凡城又徙廣甯上谷民于徐無九月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閒評徇渤海以後趙故殿中督賈堅爲章武太守封裕爲河閒太守儁遷薊遂謁陵廟于龍城是月苻健入長安明年正月健僭帝國號秦齊王段龕附晉二月石祗爲冉閔所圍急去帝號使其太尉張舉來乞師許送傳國璽儁欲得璽遣悅綰救之閔聞祗之乞師也亦使常煒于燕儁命封裕詰璽所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時有避逸皆竄溝瀆安能知璽儁積柴置火以脅之煒正色曰石氏貪暴志在滅燕寡君誅翦石氏雖不爲燕燕之臣子聞仇讐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歸于土精魂升于天縱火益薪使得上訴于帝君之惠也儁囚諸龍城而自還薊張平附于秦悅綰敗閔襄國取渤海石祗爲劉顯所弑八月取魏中山悅綰

還自襄國竟不得璽乃知舉妄言殺之而釋煒（煒廣甯人仕閔爲從事中郎）以孫興爲中山太守儁如龍城明年正月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于薊魏王閔既克襄國因游食常山中山諸郡後趙立義將軍段勤僭帝于繹幕四月儁使恪擊閔霸擊勤閔自安喜趣常山恪從之及于廉臺十戰燕兵皆不勝恪巡陳謂將士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且士卒已飢疲器甲雖精不足破也閔多步將趣林中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縱敵入林將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從之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知衆少將致死于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蔑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爲方陳以鐵鏁連其馬建大將旗鼓而前閔衝之不能動左右軍合圍之數重閔衆且盡獨鞭其朱龍馬潰圍東走二十餘里馬忽斃

乃就禽（恪送閔至薊儁立之于前數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僭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尚猶僭帝況我中土英雄何得不帝儁怒鞭之三百送龍城斬于遏陘山左右七里艸木皆枯死蝗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使祠之諡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云）儁命恪鎮中山霸軍至繹幕段勤以城降四月評攻鄴閔子智城守城外皆降鄴中大饑人相食儁使皇甫眞等助攻鄴而自如中山鄧恆死王午自僭安國王八月恪攻之未下冉智以鄴降璽已入晉儁宣言智母董氏獻之賜號泰璽君封智爲海濱侯使評鎮鄴十月儁還薊後趙故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請降以王擢爲益州夔逸爲秦州張平爲并州李歷爲兗州高昌爲安西劉寧爲車騎恪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攻王午蘇林反于無極還定之閏月王午爲其下所殺呂護斬殺午者而自立復僭安國王十一月羣臣共上尊號許之戊辰僭帝于薊改年元璽追尊父祖皆爲皇帝以封奕爲太尉陽鶩爲皇甫眞張悕爲尚書令僕宋活韓恆爲中書監令（活本名晃仕皝爲東夷校尉石虎圍棘城晃降于虎虎敗歸晃[illegible]尚何疑[illegible]）

（位高句驪送晃還儁更其名曰活恆字景山灌津人父默以學行顯恆少能屬文博覽經籍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依崔毖後爲廆參軍以駁朱該等請封燕王出爲新昌令遷營丘太守儁嗣位徵爲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終太子傅）晉使適至儁謂之曰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改司州爲中州建畱臺于龍城謂之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爲尚書掌畱務明年二月立可足渾氏爲皇后子曄爲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十一月冀州諸屯悉附以霸爲刺史鎮常山明年三月恪拔魯口呂護奔野王遣其弟來乞降受之拜河內太守上黨馮盎自偁太守因張平以乞降受之拜京兆太守以評都督十州（秦雍益梁江揚荊兗徐豫皆遙領無實土）權鎮洛口彊爲前鋒都督督荊徐二州緣淮軍事進據河南四月大封諸王公以衛將軍恪爲大司馬大都督錄尚書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爲司徒領驃騎將軍封上庸王陽鶩爲司空安東將軍霸封吳王更名曰缺又更曰垂遷侍中錄畱臺事鎮龍城五月晉桓溫伐秦至霸上不克而還九月抩智謀反伏誅十月儁如龍城幽冀之人訛言將東遷驚擾屯聚明年四月儁還薊屯聚皆解散晉蘭陵守孫黑濟北高柱建興高瓮（建興郡未詳所在）秦河內守王會黎陽韓高皆以郡來附六月秦主健殂子生立晉齊公段龕與儁抗中表之儀致書責其偁帝十一月儁使恪及陽鶩擊之十二月高句驪王釗入貢請其母許之馮盎逐上黨守段剛及高昌李歷皆附晉段龕方強恪先遣輕騎具舟于河上以覘其志趣龕弟羆請拒河逆戰不從爭之急龕怒殺之明年正月恪師濟河未至廣固百里龕率三萬人逆戰大敗于淄水還保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軍勢有緩急我強彼弱又無外援但當羈縻守之待其自斃何必急攻多殺士卒乎龕兵尚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用之無術以取敗耳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攻而拔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念

之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乃築長圍守之撫諸城食饋粟七月太子曄卒（曄字景先）十一月段龕降恪畱慕容塵鎮廣固鞠殷守東萊鮮于亮守齊郡振旅而旋明年二月立中山王暐爲太子改年壽光五月垂破敕勒于塞北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無算匈奴賀賴頭率部落三萬餘口來降處之代郡平舒城六月秦苻堅弒其主生而立任王猛以國事十一月儁徙都鄴明年二月評攻馮盎于上黨不下秦攻張平平敗附秦儁使慕輿根助評攻盎根欲急攻之評不可根曰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于此遂相固結今根初至形勢方振賊衆恐懼計未立急攻必克奈何弗攻攻之果克盎奔野王依呂護其衆盡降遂攻平于并州以悅綰爲刺史綰撫降平所置征鎮百二十八壁平棄太原奔平陽陽鶩攻高昌于東燕樂安王臧攻李歷于濮陽皆下之十月晉泰山守諸葛攸來攻破之攸走還泰山恪遂畧取河南地十二月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畱一丁餘悉發爲兵欲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集洛陽以圖秦晉劉貴極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民不堪命恐致土崩之變乃更令三五發兵寬期來冬集鄴時調發煩數官司各遣使道路旁午封奕請一切攝還但責成州郡從之明年二月立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儁讌蒲池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曰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吾須髮中白景茂何如太子中庶子李績對曰太子天姿岐嶷而二闕未補好游畋樂絲竹儁顧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也汝宜戒之暐由是銜績（暐立恪欲以績爲僕射暐不許恪固請暐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竟以憂卒）十二月儁寢疾（儁夢趙主虎齧其臂發墓求其尸不得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諸東明觀下尸僵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尸于漳水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入鄴乃收葬之）謂恪曰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何如恪辭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獨

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耶恪頓首曰陛下若以臣能荷社稷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忠亮汝善遇之召垂還鄴郡國兵悉集明年正月大閱將攻晉會疾篤乃止大司馬恪司徒評司空陽騖領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甲午殂戊子暐立號謚儁曰烈祖景昭皇帝墓曰龍陵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升平四年正月戊子年十一卽位是日改年建熙二月尊可足渾氏爲太后進恪爲太宰專錄朝政評爲太傅陽騖爲太保慕輿根爲太師參輔焉根性木強不服恪將伺隙而傾之乃言于恪曰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諸葛元遜楊駿之變思所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亾弟及不亦可乎恪曰公醉耶何言之悖昔曹臧吳札並于家難之際守純臣之節況今海內無虞乎根大慚陳謝而退恪以告垂垂勸誅之皇甫眞亦勸恪恪曰今新遭大喪二虜伺隙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根又言于太后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率禁兵誅之太后將從之暐曰二公親賢先帝所託必無此謀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根又揚言曰今天下蕭條外寇匪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恪聞之乃與評密奏根罪狀使皇甫眞傅顏就內省收誅之幷其妻子黨與已而大赦當是時郡國兵被徵在鄴以朝廷收誅大臣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及爲盜賊自鄴以南道路梗塞鄴中兇懼恪舉止如常每出入一人步從或請嚴自備衛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鎭之柰何復自驚擾乎以垂爲兗州牧荊州刺史出鎭蠡臺命孫希傅顏率衆二萬觀兵河南悉罷遣所徵郡國兵中外乃定明年二月方士丁進有寵欲媚恪說恪殺評恪大怒奏斬之高昌卒于河南河內守呂護幷其衆附晉欲引晉兵襲鄴恪謀于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孤恩爲宜以寬詔降乎抑兵戈取也皇甫眞曰護九年之閒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悖未已明公方將飲馬江湘勒銘劒閣蕞爾近畿豈宜稽戮乃出師恪督傅顏將五萬人眞別將萬人至野王護嬰城自守顏請急攻之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可卒拔乃築長圍守之七月護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內窮蹙眞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趣虛隙吾部羸宜深爲備護果盡銳突眞部不得出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十月來降復授廣州刺史明年攻晉洛陽護中流矢卒明年攻晉至密明年攻晉至許昌恪將圖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村塢多附乃遣悅希軍盟津孫興軍成皋希盡取河南支縣明年二月恪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可攻矣三月克之遂西畧地至崤澠以筑爲洛州鎭金墉垂爲十州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秦凉十州）荆州牧配兵一萬鎭魯陽明年春太宰恪司徒評以境內多水旱稽首歸政弗許十月撫軍厲取晉魯高平數郡十二月晉南陽督護趙億據宛來附遣趙槃戍之明年二月襲敕勒于塞北五月恪有疾慮暐之政非己出也又慮評之多忌克也乃召暐兄樂安王臧弟中山王沖而謂之曰秦吳未賓並懷進取大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本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蕩平二寇而疾固彌留所願不遂殁有餘恨吳王英傑吾終之後必以授之汝兄弟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疾亟暐親視之問以後事又以告暐言終而卒（恪字元恭皝第四子）初垂有寵于皝皝數欲立爲太子大臣爭之而後立儁儁旣忌之垂夫人段氏才高性烈自以遼西貴冑不肯尊事儁后可足渾氏后誣以巫蠱收掠庭獄考殺

之而以己妹妻垂垂弗愛愛段夫人女弟后遂惡之及是可足渾氏爲太后竟不肯任垂晉聞恪卒復宛執趙槃秦聞恪卒命何奴曹轂入貢于燕而使其西戎主簿郭辯爲轂使副覘燕可圖與否皇甫眞兄腆爲秦散騎常侍從子奮覆皆仕秦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誅故寄命曹王耳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人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毋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評不許辯還白堅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明年二月以沖爲大司馬而垂爲車騎大將軍秦四公並反晉公栁據蒲阪魏公庾據陜城皆與燕接壤庾遣使來附且請兵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秦王大懼分將討伐悉精銳屯華陰使閒賂評庾使至鄴羣臣多請從之范陽王德請命太尉皇甫眞引并冀之衆趣蒲阪車騎垂引許洛之兵救陝太傅評總大衆繼之暐大悅評曰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畧又非太宰之匹自先帝太宰時不能平秦況今世乎庾又致牋于垂眞曰苻堅王猛皆人傑謀燕久矣失今弗圖將有甬東之悔垂眞得牋咨嗟竟不能復爭傑射悅綰奏出王公貴戚蔭戸二十餘萬評賊殺之（通鑑作疾卒）明年晉桓溫來伐六月忠敗于湖陸爲溫將檀（元）所禽暐使厲爲征討大都督率衆二萬逆戰黃墟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徐翻舉郡降晉傅顏樂之林渚又敗臧代厲拒溫不敢戰乃遣李鳳求救于秦七月溫至武陽前兗州孫元率其族黨起兵應溫溫遂至枋頭暐評大懼謀奔龍城垂請擊之乃使代臧爲南討大都督督征南德率步騎五萬拒溫復遣樂嵩乞師于秦許賂秦虎牢以西八月秦苟池鄧羌軍潁川姜撫來報使垂表司徒左長史申（允）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從軍孚問于（允）曰溫士衆強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何以克之（允）曰溫驕而恃衆怯于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晉室衰弱溫專其政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必將乖阻以敗其事若糧廩愆縣情見勢屈不戰自潰矣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騰擊禽之又斬其將李述溫軍奪氣九月德屯石門斷溫糧道前鋒宙與晉兵遇使二百騎挑戰未交而走晉師逐之入伏中大敗溫戰數不利糧且竭又聞秦兵將至乃焚舟棄輜重而退諸將欲急追之垂不許使德率勁騎四千伏襄邑東澗中自率輕騎八千徐行躡之至襄邑前後夾擊大破之斬首三萬還禽孫元秦苟池亦敗晉軍于譙是時郝晷梁琛相繼使秦晷與王猛有舊見秦治燕亂欲自託于猛頗泄國事琛至秦王方畋萬年欲就引見之琛不可乃設行宮百僚陪位然後見之琛從兄奕仕秦爲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奕舍琛辭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與弟亮公朝之外退無私面余竊慕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就問國事琛曰兄弟蒙寵二方心各有在兄何問爲堅使其太子延琛相見欲琛先拜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君也儲君亦何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乎乃不果拜王猛請留之秦王不許琛留月餘乃得歸兼程兩進比至鄴則垂已奔秦矣垂還自襄邑上將士功評抑之垂固爭評怒與太后謀殺之故垂奔秦琛言于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于陝東以琛觀之和必不久吳王又往宜早備之評曰秦豈肯受吾叛臣而敗和好以一人而易一國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志相吞噬潁川之役彼以計相救耳豈眞愛燕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弗聽又以告暐暐亦不以爲然告皇甫眞

眞湥憂之上言曰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久要不忘者也兵出洛川使者繼至國之險易虛實彼皆得之矣今垂又往爲其謀主伍員之禍可爲寒心洛陽太原壺關皆宜深備暐召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秦使來受地使應之曰行人失詞救災恤鄰古之經也遂弗予地秦怒十二月使王猛攻洛陽明年正月筑以洛陽降秦臧屯滎陽爲秦將梁成鄧羌所敗申紹上疏曰昔漢宣帝與眞二千石共治天下是以特重此選妙盡英才而今率用武臣貴戚既非鄉里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貪惰無罰清修無賞此百姓所以困弊寇盜所以充斥也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皆由守宰賦調不平舍般先弱人懷嗟怨故也後宮四千餘人僮侍厮養十倍日費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軍士無襜褕之資矦王以侈麗相尚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厝火積薪未足爲喻又勞兵遠戍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餘所既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寇之基徒孤危落拓令善附內駭耳宜攝就幷豫以臨二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猶愈于遠戍孤城空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秦復來伐七月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暐使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猛克壺關國人大震評壁潞川不敢進封孚問于申允曰事將何如允嘆曰鄴必亾矣吾屬將爲秦虜然福德在燕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一紀燕其復建乎楊安攻晉陽未下猛留苟萇戍壺關而自助之掘爲地道使虎牙張蚝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遂克之評按兵不動障固山泉鬻樵及水水二石取絹一匹積錢帛如

丘陵士卒憤怨莫有鬥志十月十日猛進兵潞川奇兵出評軍後燔燒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柰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于貧若賊兵遂進王獨持錢帛欲安所置之評懼二十三日甲子戰于潞川大敗死者五萬餘人降者十餘萬評走還鄴秦師從之二十六日圍鄴十一月七日餘蔚率扶餘高句驪及主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北門納秦兵暐與評臧及孟高艾朗率衛士千餘騎奔龍城既出城衛士皆散走從者僅十餘騎數日至高陽依冢解息盜卒至高朗力戰死暐失馬步走秦郭慶追及之慶將巨武前縛暐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受詔追賊何謂天子也卒縛之以見秦王秦王詰其走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先人墳墓耳秦王哀而釋之使還宮率文武出降太和五年也宜都王桓奔遼東遼東已降秦不得入爲郭慶將朱嶷所殺評奔高句驪高句驪執而送諸秦十二月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萬餘戶遷于長安秦封暐爲新興矦及秦王堅爲暐弟沖所攻暐謀殺堅應沖事泄乃爲堅所殺

論曰始廆與其庶兄吐谷渾分部居馬鬥廆讓吐谷渾吐谷渾去之陰山廆悔而追之吐谷渾曰先公偁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厥後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始天所啓乎遂去不復返廆追思無已鮮卑謂兄阿干乃作阿干之歌歲暮窮陰常歌之聞者莫不悽惻始雖相怨尤卒能致其戚戚宜若可以昭示後嗣者也皝多忌克千年割據建威奔亾既立大功卒致鴆毒儁之于霸三易其名及暐嗣位不信太原臨歿之忠而用上庸忌功之譖大陸之敗車不還西鄴之責言巳至蓋垂去而燕亾矣然其克殄趙

魏摧抑秦晉豐功偉烈皆出元恭徒觀受遺輔政之迹豈有以大異于石氏者哉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勿以貴戚異姓爲權衡務以君子小人爲取舍然後猜防之慮可蠲倚畀之效可立矣

晉畧國傳五

荊溪周濟譔

秦苻氏

有扈氏之裔世爲武都氏帥有懷歸者居畧陽臨渭蒲生池中五節節長丈因氏蒲懷歸生洪洪第三子曰健健弟雄生堅有背文艸付之祥（文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艸付爲苻苻故氏中貴氏也（魏時氏王苻雙）洪之僭王乃更姓苻氏洪字廣世年十二代父爲部落小帥好施多權畧驍武善騎射永嘉中散千金招俊傑戎晉附之宗人光突共推爲盟主自偁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畧陽公後降劉曜曜亾降後趙說石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虎大悅拜龍驤將軍流民都督居于枋頭從攻遼西有功進號光烈將軍進爵侯尋拜使持節冠軍大將軍六夷都督進封西平郡公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人以洪爲領關內侯將冉閔言于石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才握强兵近肘掖非所以利後嗣也虎曰吾方倚以取吳蜀佛圖澄又以爲言虎乃陰欲殺洪洪知之偁疾不朝時洪子三人在鄴虎賊其二唯健得免梁犢作亂洪討犢有功進號車騎大將軍秦雍都督改封畧陽虎殂冉閔罷洪都督洪怒降晉拜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河北都督冀州刺史封廣川郡公是時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咸附洪眾至十餘萬健斬關奔枋頭石氏與偁復拜洪都督洪會官屬議之主簿程朴請與和分境而治如列國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斬之姚襄來攻破之梁楞等勸偁尊號乃改姓苻氏自偁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雷弱兒爲輔國將軍梁楞魚遵爲前後將軍領左右長史段陵王墮爲左右將軍領左右司馬趙俱牛夷辛牢爲從事中郎毛貴爲單于輔相謂其博士胡文曰孤擁十萬之眾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

俱可指辰而㐱姚弋仲父子固在吾數中吾取天下當易于漢高也初麻秋鎮枹罕石氏之亂率衆歸鄴洪使其子雄逆擊禽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謬爲洪計畫洪甚親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爲健所斬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遽歸者規欲先定中州耳不幸爲孺子所困此事非汝兄弟所能辦也我死可急入關言終而卒年六十六健僭帝號謚洪爲太祖武惠皇帝

健字世建洪第三子也母姜氏夢大羆而孕故初名羆後避石虎外祖張羆諱改焉勇果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故二兄見害獨得無恙洪之降晉詔授健右將軍河北監軍封襄國公永和六年代洪統衆去王號僭晉官遣叔父安告喪請命後趙石祗授健兗州牧健欲入關而京兆人杜洪先據長安乃陽受祗官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治宮室于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不種者斬以徇八月行計成乃更僭晉征西大將軍關中都督雍州刺史悉衆而西至孟津使兄子菁別將七千人自軹關趣蒲坂執其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吾死河南大軍爲浮梁既渡焚之使弟雄將五千人爲前鋒洪將張先逆戰潼關敗走洪弟郁率所部降氐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時羌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歸命菁渡蒲坂所過皆下先渡渭逆戰禽之十月健偪長安洪奔司竹十一月健入長安遣使獻捷于晉後趙故將石寧據上邽十二月雄擊斬之明年正月左長史賈（元）碩等請依蜀先主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密使右長史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三辭乃受僭大秦天王大單于年號皇始永和七年也立强氏爲后萇爲太子

諸子皆爲公東海公雄爲丞相督中外平昌公菁爲衛大將軍典宿衛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二月後趙故并州刺史張平降三月罷司隸分遣使者問疾苦求遺才寬重稅苛政不便于民者皆除之野禾孰野蠶成繭民賴以濟杜洪召晉師四月敗之門誅（元）碩誣以與晉通謀恨其請僭秦王也明年正月羣臣請僭皇帝許之諸子皆爲王罷大單于以授太子杜洪爲其黨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改年建昌屯宜秋（司馬勳傳云洪使勳殺琚與載記不合蓋沿十六國春秋之誤）後趙故將高昌李歷皆來附晉將張遇以許昌來附署豫州牧五月滅張琚六月晉討張遇雄菁畧地關東因救之敗晉師徙遇及陳潁許洛五萬戸關中代以楊羣羣不能守退屯弘農諸後趙降將咸畔十二月雄攻晉秦州王擢奔涼明年二月以涼師至雄菁擊破之留願戍之願不能守走還長安六月雄菁出屯隴東初健納張遇後母數謂遇假子遇慙因雄菁之出也結關中豪傑陰圖返正七月黃門劉晃約日開門內遇兵是日健適使晃辭弗許遇兵至不得入死而遇所約關中豪傑同時竝起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各數萬皆乞師于晉九月雄還長安使菁略上洛置荊州于豐陽以絕晉援而與清河王法等分討諸畔十一月斬孔特十二月斬劉珍夏侯顯明年正月破司竹胡陽赤奔霸城三月而晉師至桓溫破上洛入武關克青泥司馬勳出子午畧西鄠王擢攻陳倉四月雄及太子萇淮南王生等拒溫敗于藍田退屯城南健自守小城悉丁壯隸雄雄遣騎七千輕行襲勳勳退還敗溫白鹿原溫糧盡亦退呼延毒從溫還六月雄追敗溫潼關還走王擢于陳倉遂攻喬秉遇疾卒健哭之歐血太子萇代雄攻秉八月斬之關中悉平論功以雷弱兒爲

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生爲中軍大將軍菁爲司空禮賢勤政秦人大悅太子萇病創十月卒十一月王擢降十二月安使晉歸拜大司馬封武都王出鎭蒲坂是歲大饑米一升直布一匹明年二月大蝗百艸無遺牛馬相啖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四月立生爲太子六月健有疾菁以爲殁也勒兵入東宮將殺生生適在西宮遂攻東掖門健力疾登端門菁衆見之皆散走執菁數而殺之命大司馬安都督中外引丞相雷弱兒等受遺輔政而殂年四十九初謚明號世宗永興初更號謚爲高祖景明皇帝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無賴生而一目眇祖洪嘗戲問侍者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恚引刀刺眇目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耐鞭箠洪怒曰爲尒不已吾且奴汝生曰可否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是兒狂悖長大必破

人家健欲殺之雄救之乃免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足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桓溫之役生單馬入陳搴旗斬將前後十數太子萇殁強后欲立少子柳健以三羊五眼應讖立生生旣麤暴好殺健臨終又謂之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命可以漸除之故誅戮尤酷以至殺身永和十一年六月卽位改年壽光羣臣曰未踰年改元非禮也生怒殺議主右僕射段純七月尊強氏爲太后立左僕射梁安女爲皇后以趙韶爲右僕射趙誨爲中護軍董榮爲尚書皆嬖人也八月封黄眉廣平王飛新興王素所善也徵安領太尉以晉王柳牧并州魏王廋牧豫州青泥之戰強懷陳殁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殂會生出游懷妻樊于道上書請卹生怒射殺之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中書監胡文令王魚言于生曰于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殁願陛下修德以禳之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梁后梁楞梁安毛貴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并其九子二十七孫明年正月殺司空王墮并其甥洛州刺史杜郁皆董趙之譖也（弱兒南安羌剛愎好直言嘗譏榮等亂政大言于朝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明天文圖緯然常歎曰天下君官符如主令君陰陽爲不和時剛嫉惡每見董榮默不與言人或謂之董尚書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言乎龍榮小字也榮聞而恨會有天變因譖殺之將刑榮謂曰今日復敢比董龍于雞狗乎初殺梁楞欲以洛州刺史趙俱爲尚書令俱韶之從兄也固辭以疾謂語韶曰汝等所爲乃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殺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之吾其死矣以憂卒）生蹔居喪游飲自若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下至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無不有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宮中驚譌言賊至宮門閉五日乃止推求告賊者刳其心光祿大夫強平諫鑿其頂衛將軍黄眉前將軍飛建節將軍鄧羌侍燕禁中以平太后之弟敂頭固諫生怒將殺之而憚其勇乃出黄眉守馮翊飛守扶風羌守咸陽五

月太后憤恨而殁六月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春以來潼關至長安虎狼爲暴晝當路夜發屋不食六畜專食人食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皆相聚邑居羣臣請禳之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以禳爲且天豈不愛羣生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施刑教尒晉姚襄敗于桓溫北據襄陵攻平陽太守產晉王柳救之不勝產殁衆阬襄使來假道云欲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襄人傑至隴西必爲害不如利誘而狙擊之從之拜襄官襄不受斬其使生怒使張平攻之襄數戰不利乃卑詞厚幣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明年二月太白犯東井太史占有暴兵起京師生曰彼自爲渴耳何所怪乎四月襄渡北屈屯杏城別署敷城招動定陽北地

芹川諸羌胡進據黃洛生使堅及黃眉鄧羌拒之始合禽姚蘭襄遂堅壁羌曰襄强狠可怒也輕騎三千揚旗大喿壓壘門而鼓之襄果出羌陽北襄追之至三原羌還軍與大衆合擊禽襄斬之襄弟萇以軍降師還生不賞而衆辱黃眉黃眉怒謀殺生自厺覺处運坐甚衆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中謠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宮問在何所洛門東是時東海王堅爲龍驤將軍居第正在洛門東生不寤殺太師魚遵幷其七子十孫光祿大夫牛夷懼求荊州弗許以爲中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對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勛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愈懼歸而自殺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姦或至申酉忽出臨朝乘醉行戮嘗問左

右外閒何所聞或對聖明宰世賞罰公當天下唯歌太平則曰媚我也殺之或對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謗我也亦殺之勳舊親戚殺戮幾盡羣臣得走艸野輒自慶從虎口出在廷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及其兄清河王法素有時譽堅降姚萇得襄參軍薛讚權翼厚待之讚翼密說堅舉事堅訪侍中呂婆樓對曰僕刀鐶上人不足以定大計里舍有王猛者謀畧不世出殿下盍請而諮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御史中丞梁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二方伺隙禍發之日家國俱亾此殿下事也願早圖之光祿大夫强汪以平及太后之弟恨生亦與其謀堅心然之畏生未敢發六月太史令康權曰昨夜三月竝出孛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其夕生語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遽使告法法

夜與平老汪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讚翼猛三百人繼進宿衛將士咸倒戈入寢殿生猶醉卧執置別室廢爲越王而殺之堅立諡之曰厲封其子馗爲越王以嗣之而盡誅趙韶趙誨董榮等二十餘人追復魚遵等官改葬錄其子孫焉

論曰自古貽謀不臧未有如健者也夸詐再世毒鍾必發于生又奚責焉昔人以爲生諸酷虐或由史官文致惡歸下流非皆實錄是殆不然然而淫侈殘暴之迹或適啟恣意從欲之端故于石虎苻生頗有削除取足承鑒而已

堅字永固初名文玉字堅頭雄第二子也母苟氏祈子西門豹祠孕十有二月而生神光自天屬于庭赤文在背祖洪奇愛之故改姓而名焉大頭長身短足臂垂過厀年七歲後趙司隸徐統見之密執其手曰郎君骨相不恆後當大貴恨僕老不及見也八歲請

就學洪喜曰我戎狄世知飲酒而已昔吾年十三始從師猶自以爲小汝乃能如是邪年十一而石虎殺其太子宣厺少子世堅便慨然有經畧之志十三從入關健夢天神冠赤冠衣朱衣命拜堅龍驤翌日健爲壇引拜謂之曰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神復命汝勉之矣堅受拜揮鞭策馬意氣動人（史云從健入關次于曲沃按健從河南入潼關不得次曲沃）及平姚襄降姚萇收羅豪傑之士以爲羽翼侍中呂婆樓薦王猛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魏郡少貧賤鬻畚至洛中從人取直俄頃至一山見父老居胡牀侍衞甚盛猛拜父止之曰王公何緣拜也既出顧其山乃嵩山猛自知當貴矣博學好兵刑衆莫能知唯徐統奇之辟功曹不應隱居華山桓溫入關猛被褐往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甚異之問曰吾奉天子命率十萬之衆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對曰公不遠千

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良久曰江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賜車馬拜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及是始從堅舉事升平元年六月旣廢生讓其兄法法曰汝嫡且賢宜立羣臣請奉堅堅母苟氏謂羣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責在諸君矣羣臣頓首固請乃許之去帝偁天王改年永興尊父雄爲文桓皇帝（雄字元才）母苟氏爲皇太后立子宏爲皇太子諸王皆爲公更封兄法東海弟融陽平雙河南封子丕長樂暉平原熙廣平叡鉅鹿法爲丞相錄尚書督中外李威梁平老爲僕射强汪爲領軍呂婆樓爲司隸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黃門侍郎融好文學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尤長斷獄丕亦有文武才治民斷獄皆亞融威太后姑子也素幸于太后生欲殺堅威輒營救以免故堅父事焉威勸堅以天下事任猛于時始平多枋頭元從豪縱劫盜充斥堅欲試猛以吏事轉令始平下車鞭殺豪吏爲所訟有司奏檻車徵下廷尉堅親問之曰爲政以德何酷也對曰臣聞治平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殲盡暴肅清軌法者鼎鑊甘心酷政之刑臣不敢受堅謂羣臣曰夷吾子產之儔也赦之張平以新平雁門西河太原上黨附晉十月使晉公栁出鎭蒲坂十一月太后登宣明臺望見丞相府門車騎複沓恐終不利于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苦救不能得與訣東堂慟哭歐血謚之曰哀封其二子陽敷皆爲公十二月堅至尚書省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以猛代之明年二月自攻張平鄧羌爲前鋒軍汾上平養子蚝（本上黨弓氏子自宮以事平）多力趫捷能曳牛卻走城無高下皆超之與羌相持旬餘莫適勝

三月堅至銅壁平悉衆出戰蚝單入秦陳者四五堅募生得之呂婆樓子鷹揚將軍光刺蚝中之羌禽以獻平潰遂降堅以蚝爲虎賁中郎將厚待之常置左右與羌光俱偁萬人敵王猛兼咸陽內史曰親用事宗親勛舊多疾之樊世豪氏佐健定關中位特進封姑臧侯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耕之將使炊之世怒欲殺猛猛以告世入言事堅故激怒之世對不遜猛糾之世起擊猛堅因發怒斬世由是羣臣見猛皆屏息明年起明堂繕南北郊耕耤親蠶文物畧備矣六月甘露降改元甘露七月羌爲御史中丞八月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健后弟特進光祿大夫强德酗酒豪橫掠奪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斬之赦馳不及羌亦强正與猛同心疾惡刑貴戚二十餘人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乃今知治天下有法也十月進猛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左僕射餘官如故十二月加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猛疏讓陽平公融光祿散騎任羣處士朱彤堅以融爲中書監右僕射羣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彤爲尚書侍郎領太子中庶子而不許猛辭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舊臣多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怒出騰爲甘松護軍黜寶白衣領職以梁平老爲鎭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有年高孤寡不能自存者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者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于俗者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明年二月雙改封趙公鎭安定三月劉衛辰降請田內地許之賈雍侵之堅怒黜雍白衣領職還所掠以慰安之衛辰入居塞內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率衆降堅欲處之塞內融諫而止明年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

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畔附于代十二月詔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充學官公卿以下子孫竝遣受業命牧守各舉孝弟力田清修廉直學爲通儒才堪幹事者得人者賞非人者罰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屛不用明年五月親考太學諸生優劣自是月一臨明年八月故主生弟汝南公騰謀反誅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請除之不聽九月命公國各署三卿幷餘官皆自辟獨爲置郎中令諸公競引富商趙掇等黃門侍郎程憲白之乃推檢降爵國官皆委銓衡因掇等車服僭侈遂制非命士不得乘車馬工商皁隸婦女在京師百里內者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隆和元年正月改年建元三月燕取晉洛陽畧地至崤澠關中震動親屯陝城以備之六月匈奴右賢王曹轂畔索虜烏延等亦畔通于衛辰轂衆二萬攻畧杏城以南郡縣屯馬蘭山自討之李威王猛輔太子居守堅破降諸虜因如朔方十月淮南公幼率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進威太尉以轂爲雁門公居貳城衛辰爲夏陽公復統所部其後轂死分其部爲二長子璽封駱川矦領西部小子寅封力川矦領東部號東西曹明年五月代王什翼犍命其長史燕鳳入貢占對有體厚禮之白馬羌斂岐以畧陽畔合于李儼明年二月王猛督姚萇等討禽之幷執儼以歸拜萇隴東太守以彭越爲涼州代儼鎭枹罕幼之反也晉公柳鎭蒲坂趙公雙鎭上邽皆與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並隱不問魏公庾鎭陝城燕公武鎭安定柳雙復結之以謀作亂堅聞徵之十月各據鎭反堅使諭之曰吾待卿等至矣何苦反今止不徵其罷兵守位如故各齧棃以爲信皆不從明年正月遣楊成世討上邽毛嵩討安定王猛鄧羌討蒲坂楊安張蚝討陝城敕東軍皆距城三十里壁俟秦雍平然後進取二月陝城降燕且請兵堅大懼自悉精銳屯華陰三月西師皆敗復遣王鑒呂光討之雅及竇衝爲後繼四月雙武乘勝至陰槃以苟興爲前鋒鑒欲速戰光曰興新得志氣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果退追敗之進破雙武武棄安定從雙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爲怯五月留其子守蒲坂率衆二萬徑趨長安鄧羌率輕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還猛邀擊悉俘其衆柳單將數百騎入蒲坂猛進攻之七月克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以雅爲秦州（雅堅之疏屬）鎭上邽丕爲雍州鎭安定九月克蒲坂斬柳幷其妻子猛屯蒲坂羌鑒會攻陝城燕師竟不出十一月克之執庾送長安堅問反故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兄弟屢謀逆懼幷死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死以長子襲魏公餘六子皆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于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幷州鎭蒲坂鄧羌爲洛州鎭陝城明年六月晉桓溫伐燕燕求救且許割虎牢以西堅引羣臣議東堂皆曰昔溫伐我燕弗我救也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猛密進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合燕以退溫溫退燕病我承其弊不亦可乎堅從之遣苟池救之八月進猛尚書令九月晉師退池引還燕慕容垂爲慕容評所忌十一月來奔堅大喜郊迎執手禮之甚厚王猛請除之堅曰吾方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已告之至誠矣

以爲冠軍將軍封賓徒縣侯受地于燕燕弗予堅怒遣猛督深成鄧羌步騎二萬伐燕垂爲鄉導明年正月取洛陽降其守將慕容筑敗其滎陽屯將慕容臧留羌鎭金墉而還進猛司徒錄尚書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甫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殄二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冲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訓庸其勉從朕命六月復遣猛督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步騎六萬伐燕堅親送至霸上謂猛曰破壺關平上黨便長驅取鄴吾當親督大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對曰臣雖不武奉成筭而殄殘寇自當克不淹時敢煩鑾輿冒犯霜露但速敕所司部置鮮卑處所耳堅大悅七月猛克壺關慕容評以三十萬衆壁潞川畏猛不敢進猛留苟萇守壺關自助楊安攻晉陽九月克之十月還次潞川使郭慶夜以銳卒五千閒道出評軍後燒其輜重火照鄴中燕主恐促評戰猛遣徐成覘燕軍期明日日中返命及昏始至猛怒將斬之鄧羌救之弗許固請曰成羌郡將也詰朝將戰請共效死以贖罪猛猶弗許羌怒還營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欲自相殺故當先除之猛笑曰將軍無言將軍止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介況國事乎吾不憂賊矣乃赦成明日戰于潞原燕師甚盛遣羌擊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予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就帳而寢猛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戰酣與張蚝徐成跨馬運矛馳燕突騎中斬將搴旗無敢攖其鋒者出入數四燕軍乃動乘之大潰俘斬五萬餘人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餘萬人遂圍鄴猛之未至也鄴旁晝劫及至肅然燕民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曰慕容(元)恭信奇士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祭之上疏曰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當順陛下之志使六州士女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也堅報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率六師星馳電邁將軍其休士以待十一月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鎭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見諸耆老語及祖父時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謁堅曰亞夫不迎漢文將軍棄軍何也對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威靈擊垂亾之虜譬如釜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輅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霸上之言邪堅拔鄴燕主暐出奔郭慶追執之使降而後受之得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戸二百四十五萬口九百九十八萬大赦釋深琰之囚（琰使燕還言和必不久被囚）嘉悅綰孟高艾朗之忠拜其子爲郎中以猛爲使持節關東六州都督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鎭鄴進爵清河郡侯郭慶幽州都督刺史鎭薊封襄城郡侯楊安博平縣侯鄧羌爲征虜將軍安定太守加散騎常侍猛爲請司隸堅下詔曰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鎭軍將軍位特進自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其餘長吏皆依舊任遣繡衣使者申紹韋儒省風俗課農桑振窮困收死亾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萬餘戸于長安自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乃還明年正月禮壁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以蘇通爲禮記祭酒月朔率百僚親臨講論其後諸經皆置博士唯闕周禮乃就太常韋逞

毋傳其音讀（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父授周官音義石虎徙之山東與夫推鹿車到冀州逞受母訓仕秦爲太常詔就其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從關東豪傑及襍夷十五萬戸于關中處烏桓襍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諸因亂流移者聽還舊業二月令猛以便宜召補關東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四月雅及楊安克仇池（胡氏注通鑑疑爲仇池公楊國之子今仇池傳從北魏書國子安復國升平四年卒此別一楊安也十六國春秋云安功與鄧羌相埒而不豫佐命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征曹轂時爲前將軍）送先所獲涼州將士還張天錫猛爲書諭之天錫懼謝罪稱藩七月如洛陽召故後趙司隸高平徐統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李儼爲河州鎭武始九月卒代以其子辯十月如鄴獵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敂馬諫卽罷還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十一月還長安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及停便宜選補報曰朕之與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委卿六州非爲優崇朕求自逸耳夫取之難守之亦不易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佐台鼎而以分陝爲先新政需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衮衣西歸仍遣侍中梁讜喻旨猛乃視事如故十二月李辯還治枹罕徙涼州治金城以偪天錫乞伏司繁降留之長安使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明年三月詔關東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禮送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爲民諸非正道典學皆禁之旱課民區種六月徵猛爲丞相尚書令中書監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以陽平公融代鎭鄴八月猛至長安加中外都督固辭弗許猛既作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己于下軍國內外無不由之黜尸素拔幽滯課農講武興學整齊風俗自長安至諸州列樹表道二十里亭四十里驛行旅晏然廣平麻思毋喪歸葬朝請葬發所至皆以被符矣明年八月晉襲仇池楊安敗之九月安進攻漢中王統朱彤出

漢川毛當徐成出劍門十一月取晉梁益西南夷來附楊安爲益州鎭成都毛當爲梁州鎭漢中姚萇爲寧州鎭墊江王統爲南秦州鎭仇池晉遣將退守巴東及南中諸郡堅幸慕容垂夫人同輦游後庭寵燕清河公主及其弟沖是歲四月天鼓鳴彗出箕尾長十餘丈經太微埽東井至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請翦慕容渠帥以消天變堅不聽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陽平公融上疏爭之堅報曰方將混六合爲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順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王猛以沖爲言乃出爲平陽太守明年五月蜀人張育起兵九月平之十二月或呼于明光殿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求之不獲祕書監朱彤祕書侍郎趙整固請誅鮮卑堅終不內明年六月猛疾堅親爲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小瘳爲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微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歿微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七月堅親幸猛第問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歿之後願勿以爲事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斂三臨葬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侯十月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禁衛將士皆令受學二

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受經尚書郎王佩讀讖殺之學讖者遂絕明年二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于求賢逸于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須髮中白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四月下詔徵天錫入朝苟萇等隨之以兵七月天錫殺其使者八月降九月以梁熙爲涼州徙豪右七千戶于關中因使張旬宣慰西障氐羌徵其租張曷飛以兵隨之（通鑑作魏曷飛）約不服乃擊之曷飛大掠而歸堅怒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氐羌氐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餘落十月代攻劉衛辰衛辰求救詔行唐公洛率幽冀兵擊代諸將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代兵敗十二月代王遇弒代降分代爲東西二部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敕修鄭白渠明年渠成民賴其利後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惑焉以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戰艦兵器飾以金玉懸珠簾于太極前殿金部郎中裴元略上書諫堅大悅曰非卿朕不聞過立命撤毀之擢元略諫議大夫明年二月命長樂公丕督苟萇慕容暐攻晉襄陽楊安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出魯陽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出武當俱會襄陽四月圍之丕欲急攻苟萇諫曰吾衆且飽絕援塞餉網中之禽耳何必急求成功徒損將士丕從之堅又遣彭超攻晉彭城俱難督毛盛鄧保攻晉淮陰盱眙毛當王顯率所部會之十一月北海公重謀反于洛陽長史呂光收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丕老師糜餉請徵下廷尉詔令以功贖罪遣黃門侍郎韋華切讓丕等仍賜丕劒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明年正月堅欲自臨襄陽詔陽平公融將關東之衆會壽春梁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熙上書諫乃止二月克襄陽于是順陽魏興皆下而東軍亦連破彭城淮陰盱眙五月東軍爲晉謝(元)所敗七月使梁成爲荊州鎮襄陽毛當爲徐州鎮彭城毛盛爲兗州鎮湖陸王顯爲揚州鎮下邳檻車徵彭超俱難超自殺難削爵爲庶人明年正月復命北海公重鎮薊三月徙行唐公洛鎮成都使自伊闕趣襄陽溯漢而上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重前以謀反被廢洛內不自安及重復用而已西遷自以平代功未報更見疏遠怨謀于衆曰孤宗室至親主上不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今更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令梁成沈孤漢水耳治中平顏（或作規誤）因勸洛反徵兵朝鮮諸國莫應洛懼欲止顏曰此事何可中輟宜聲言受詔悉衆而南襲執陽平據關東以圖秦雍洛從之四月七萬衆發和龍平顏居守堅讓洛使返鎮許以幽州爲世封洛對使者曰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竇衝呂光等討之以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浮海襲和龍重悉薊城之衆會洛中山有衆十萬五月戰于中山洛敗擒送長安呂光追斬重于薊石越襲斬平顏于和龍堅赦洛徙之西海六月徵融爲侍中中書監中外都督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尚書以長樂公丕代鎮鄴關東地廣諸氐種類日蕃堅欲分三原九嵕武都雍汧氐戶十五萬使宗親領之散居要鎮以爲盤石之宗集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長計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配丕鎮鄴如世封諸侯命仇池楊膺爲丕征東左司馬（膺丕

（如之言也）九嵕氏齊午爲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八月分幽州置平州又移烏桓校尉于平城與幽州爲三鎮石越爲平州鎮和龍韓允爲烏桓校尉鎮平城梁讜爲幽州鎮薊毛興爲河州鎮枹罕王騰爲并州鎮晉陽各配氏戶三千平原公暉爲豫州牧鎮洛陽（洛州移治豐陽）鉅鹿公叡爲雍州鎮蒲坂各配氏戶三千二百丕之出鎮也堅送諸霸上諸氏別其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弗內明年大旱十一月攻晉竟陵兵敗將死明年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郎皮謀反覺收問陽曰爲父復仇耳堅流涕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汝豈不知皮曰父育佐命勳臣不免貧餒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計未嘗求官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徙之而

以皮兄永爲幽州晉攻襄陽十月引羣臣議于太極殿堅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年芟夷逋穢四方畧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念此未嘗不臨食輟餔今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南伐何如祕書監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罰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返中州士民使復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千古一時也堅大悅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八百諸矦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長江之險未可輕也太子左衛帥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釁犯之必有天殃羣臣各言利害議久不決乃罷羣臣獨留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

晉有三難歲星在斗牛吳越之福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二也我頻年征伐兵疲將劵有憚役之心三也諸言不可伐者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事吾當與誰言之今强兵百萬資杖如山吾雖未偁令主亦不爲暗弱乘屢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賊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且臣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分徙遠方今傾國而去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萬一有風塵之變如宗廟何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于時朝臣進諫者衆堅出游霸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軍師爲營衛故能日月所照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荷大業巨責攸歸每思桓

溫之寇江東不可不滅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臣之言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卿等議也慕容垂進曰强吞弱大併小此理勢之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威加海外而蕞尒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卿也賜帛五百匹陽平太子復諫皆不聽少子中山公詵上書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不敢伐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及謀之不用亾不淹歲今陽平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豎子安知張夫人者堅之寵妾也亦上書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御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播穀因地之氣也湯武滅夏商因人之欲也今陛下伐晉何

所因乎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羣犬大吠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預也堅素重沙門道安羣臣以屬焉十一月堅出游東苑與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同游吳越謁虞陵瞻禹穴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居中土而制四維栖神端拱自足比隆堯舜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游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上勞聖駕下困蒼生乎堅終不聽明年五月晉伐襄陽遂攻梁州堅大怒遣鉅鹿公叡督慕容垂毛當救襄陽張崇張蚝姚萇救梁州七月晉師退堅下詔悉發諸州馬人十丁遣一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拜羽林郎克捷之日

以晉帝爲僕射謝安爲吏部桓沖爲侍中先起第以待之八月征南融督驃騎張蚝撫軍方衞軍梁成冠軍慕容垂（史有平安將軍慕容暐按暐方屯鄴城不在前鋒）驍騎石越韋鍾等步騎二十五萬號三十萬爲前鋒龍驤姚萇督梁益平南慕容暐鎭鄴城慕容泓爲北地長史慕容沖爲平陽太守竝不從征堅自統大衆六十餘萬發長安九月至項十月前鋒克壽陽分遣梁成王顯等屯洛澗堅留大軍于項引輕騎八千兼道赴壽陽十一月洛澗兵敗十將皆歿戰于肥水融馬蹶被殺師遂大潰晉師從之至于青岡秦軍晝夜奔走天大寒所蹈藉及溺水飢凍歿者不可勝數唯慕容垂所將三萬人不敗堅入其軍垂悉以奉焉堅餒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大悅曰滹沲豆粥何以加也賜之帛十匹緜十斤辭曰白龍厭天池之樂見困豫且陛下臣之父臣陛下之子安有飤其父而求報者哉遂去弗顧堅大慙顧謂張夫人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當何面目復見天下也潸然流涕收集至洛陽有衆十餘萬威儀稍備未及關垂請循撫山東河北因省墳墓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方當徵名將集京師固根本鎭枝葉垂猶鷙鷹志在霄漢縱之若何堅曰卿言是也朕既許之矣翼曰陛下重小信忽大計關東之亂自此始矣不從既而悔之乃使石越率三千人戍鄴張蚝率五千人戍晉陽毛當率四千人戍洛陽十二月次于東郊哭陽平公而後入告罪于太廟大赦殊死以下增文武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孤老士卒不返者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之曰哀丁零翟斌反河南長樂公丕使垂討之垂畔合斌平原公暉使毛當討斌敗歿明年二月垂遂攻鄴河北郡縣多附于垂三月北地長史慕容泓畔收諸馬牧鮮卑數千人屯華陰強永擊之不勝泓衆轉盛自稱大將軍陝

西都督雍州牧推垂爲丞相領大司馬陝東都督冀州牧堅謂權翼曰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垂亂山東不暇近偪京師畿甸實社稷之深憂宜遣重將討之乃徵鉅鹿公叡于蒲坂配兵五萬以討泓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平陽太守慕容沖據河東畔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又使竇衝討沖泓聞叡且至懼將奔關東叡勇而輕敵欲馳兵邀之萇曰思歸之衆不可遏也叡驅令出關勒兵鳴鼓隨而擊之弗從邀諸華澤敗歿萇遣使謝堅怒斬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以畔沖兵敗奔泓泓衆十萬使來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敗秦以興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東人翼衞還鄴與秦以虎牢爲界永爲鄰好不復爲秦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責暐既而赦之使爲書

招諭暐密使謂泓曰長安怪異特甚秦數當終吾本罪人加在籠中必無還理不足復顧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于是改年燕興進向長安六月堅自將討姚萇先使游騎邀其走路復斷其水萇弟尹買率勁卒決鸛雀渠堰竇衝敗斬之萇衆渴有死者大雨萇營營中三尺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方食捐案怒曰天亦祐賊乎萇軍由是大振泓持法峻爲其謀臣高蓋所殺沖立爲皇太弟與萇相廱堅乃釋萇而還萇亦自畧定北邊郡縣不復偪長安堅召平原公暉于洛陽至使以五萬人討沖河間公琳爲後繼高陽公方戍驪山初燕人選突騎衣虎文衣馬飾虎皮號虎班突騎名聞天下沖令婦人彩服騎牛囊輕塵持長槊列陳後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應之兵刃接沖呼虎班婦人皆毀囊鞭牛而進沖

因乘暉暉大敗又敗于霸上沖遂據阿房初長安中謡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于阿房至是沖乃居焉鳳皇沖小字也九月沖偪長安堅登城嘆曰此虜何從出哉因大言責沖爾輩奴正可牧羊何爲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若相代耳堅使賜沖錦袍曰朕昔于卿恩分何如而今一朝忽爲此變沖命畣之曰孤心在天下豈存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當寬貸苻氏以詶曩好終不令旣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不用王景畧之言遂令白虜至此十一月暐入謝且言息昏三日請幸其第堅許之暐出堅所奉道士王嘉謂堅曰椎蘆作蘧蒢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嘉有異術隱于倒虎山堅與姚萇慕容沖皆使召之嘉詣堅衆以聖人所助其福未艾歸堅四萬餘人）堅及羣臣皆莫能解明日大雨不果往旣而暐謀襲堅事泄始知蘧蒢者席羊者羌也堅乃誅暐盡滅

城中鮮卑明年正月沖僭帝年號更始堅與戰仇班渠大破之又破之雀桑已而大敗于白渠被圍數重鄧羌三子邁綏瓊相謂曰事急矣當立忠節以成先君之志不死非夫也乃與毛長樂蒙虎皮奮矛突沖軍堅賴以免高蓋夜襲長安陷南門竇衝李辯擊之斬首千八百城中大飢分尸而食三月堅自破沖城西追奔至阿房諸將請乘勝遂入堅不可引還暉屢敗堅切責之暉恚自殺方亦死于驪山苟池俱石子與沖爭麥沖將慕容永與戰池死石子奔鄴堅大怒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破之俘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悉坑之又敗于霸滻之間五月沖攻長安堅貫甲督戰飛矢雨集流血被體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趙敖爲統主相與結盟負糧助堅多爲賊殺三輔民爲沖所畧者密請兵放火爲內應火發而風逆縱火者十死八九堅涕痛悼招魂祭焉

楊定出擊爲沖所禽堅大懼初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堅信之留太子宏守長安自率數百騎與張夫人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六月宏不能守西奔下辨沖遂入據長安七月堅至五將爲姚萇將吳忠所得歸于新平幽諸別室宏至下辨楊璧拒之璧妻堅女順陽公主也怒棄璧從宏奔武都假道歸晉（官輔國將軍桓玄以爲梁州刺史義兵誅之）八月姚萇求璽于堅堅叱之曰小羌乃敢偪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使右司馬尹緯求爲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畔賊奈何擬之堅奇緯狀皃因問卿于朕朝何官朕何以不識對曰尚書令史堅嘆曰卿是王景畧之儔而朕失卿宜其亾也初堅因尹赤降姚襄禁錮諸尹緯晩乃得爲令史故堅不及識云堅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萇遣人縊堅佛寺年

四十八張夫人及中山公詵皆自殺三軍莫不哀痛萇祕其事謚之曰壯烈天王丕立號謚世祖昭宣皇帝

丕字永叙堅庶長子也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壽陽之敗慕容垂請安撫河北丕館諸鄴西堅詔垂討翟斌丕使苻飛龍率氐騎一千輔之垂自募得八千人夜殲飛龍軍遂與斌合垂子農自鄴奔列人以畔丕遣石越討之敗死垂攻鄴拔外郛丕退守中城諸苻守州郡者皆被攻圍徐兗青州皆復爲晉晉劉牢之近在鄄城鄴中糧竭削松柹以食馬會丁零畔垂垂引去丕始知關中竝反長安危偪乃遣宦者光祚結丁零又遣邵興招集冀部與祚期會襄國垂禽興祚走還鄴丕又使西引張蚝王騰于晉陽蚝騰眾少不能赴垂復圍鄴丕進退路窮晉兵渡河至黎陽丕懼致書謝元僞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予晉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則請率所領保守鄴城參軍焦逵姜讓與司馬楊膺謀改書爲表逵奉以如晉元遣牢之率眾二萬運米二千斛以救丕軍至枋頭而改書事覺丕收斬膺讓牢之遂救鄴垂走追之敗于五橋澤丕反救牢之牢之入鄴丕率其眾就食枋頭牢之徵丕復入鄴幽州王永平州苻沖爲燕所敗燒宮室西屯壺關及蚝騰遣使迎丕丕入晉陽始得堅凶問發喪卽位改年太安太元十年也以王永爲司徒尚書令督中外錄尚書張蚝爲司空王騰爲中軍大將軍自餘封授各有差魏昌公纂率所部自關中至拜太尉封東海王冀州苻定等先已降燕至是復遣使謝罪唯中山守王兗保博陵始終不附燕丕皆進授爵位十一月左將軍竇衝衛將軍楊定（定先爲高蓋所禽後走還隴西）秦州王統河州毛興益州王廣南秦州楊璧皆勸進討丕大悅之加爵位于是王永宣檄聲垂萇弒逆之罪已爲世臣以激厲中外言詞慷慨聞者動色十二月垂陷中山王兗死之明年四月王廣攻毛興敗將奔秦州爲鮮卑所執送諸姚萇興因欲攻廣兄統其下殺之推衞平來請命丕卽授之六月苻定等復降于燕永進左丞相又檄州郡期以十月上旬大會臨晉天水姜延等承檄起兵眾各數萬皆就拜列侯將軍七月枹罕諸氐廢衞平推狄道長苻登來請命丕因授之封南安王八月丕親將四萬眾屯平陽九月秦州降萇慕容永據聞喜求假道東歸弗許遣永纂來攻之俱石子爲前鋒十月戰于襄陵大敗永及石子死焉纂之來歸有戲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及敗懼圖己率數千騎走垣將襲洛至陝爲晉所殺纂與其弟永平侯師奴率丕餘眾數萬走據杏城慕容永悉據其地苻登卽位謚丕曰哀平皇帝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時封潁川王官隴東守爲生所殺堅卽位贈涼州登兄同成襄公官毛興河州長史登雄勇不修細行堅弗之奇也長更折節覽書傳建元初官殿中將軍稍遷長安令坐黜狄道長關中亂去官從兄遂留枹罕丕檄至眾老衞平欲廢之而憚其宗強氐有啖青者謂其眾曰大事宜時定久則變生諸君第集青爲諸君決之眾皆諾七夕大宴青抽劍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休戚是同非賢莫濟衞公老宜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宗室疏屬而志略雄明當共立之以赴大義諸君有異議者乎請速決奮劍攘袂眾皆愕眙莫敢不服于是推登爲帥發兵東克南安夷夏歸者三萬餘戸請命于丕丕遙授征西大將軍隴右都督雍河二州牧封南安王進攻姚萇將姚碩德于秦州登軍乏糧每戰名所殺爲馘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餓乎碩德屢敗萇自將救之戰于胡奴阜萇兵大敗死者二萬人

咲青射中萇萇刱甚入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十月丕敗十一月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來奔登爲發喪將太懿衆固推登登遂僭帝（史云爲壇于隴東按登尚未克畧陽安得踰隴）改年太初太元十一年也立堅神主軍中載以輜軿衛以虎賁建黃旗青蓋凡所欲爲輒先啟誓衆東討涕泗橫流三軍莫不感慟相與刻兜牟爲死休字示無還心每戰以長槊鉤刃相配爲方圓大陳遇有偏薄輒從中分配人自爲戰所向無前明年正月立毛氏爲皇后懿爲太弟使拜纂太師封魯王師奴并州牧朔方公纂怒懿不立長史王旅諫乃受之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皆附于纂有衆十餘萬與楊定合擊姚碩德于涇陽大破之萇自陰密赴救纂退屯敷陸七月登次瓦亭萇拔彭沛穀堡穀奔杏城八月馮翊守蘭犢與纂共攻長安師奴勸自立纂不可師奴殺纂自立爲秦公犢絕之九月師奴爲萇所敗董成等皆畔其後犢亦爲萇所并登進克新平戎夏歸者十餘萬徐嵩胡空各以壘降堅之死也嵩空葬諸二壘之閒及是登以天子禮改葬焉拜嵩雍州空京兆十月姚方成陷嵩壘嵩大罵而死萇掘鞭堅尸裸形薦棘而薶之明年二月登西軍朝那攻萇安定萇軍武都以拒之互有勝負相持至十月登將就食新平圍萇營哭之乃去萇惡之亦哭以應之明年正月萇以登數勝謂堅所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登升樓呼謂萇曰世固有爲人臣弒其君而立像以求福者乎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自與汝決之何爲苦將士萇不能應二月留輜重于大界輕騎西破密造堡進克彌姐營五月姚崇襲大界邀敗之安丘七月克平涼苻願戍之八月進據苟頭原以偪安定萇自率三萬騎夜襲大界陷之毛后美而勇跨馬彎弓率數百人拒

戰力屈被執萇將納之大罵而死名將數十男女五萬皆爲萇得登收餘衆東屯胡空堡九月楊定破隴城斬姚常破冀城執姚邪奴姚詳棄畧陽奔陰密登之下隴也隴上復爲萇至是定復取之自僭隴西王登因授之十月拜定左丞相中外都督秦涼二州牧竇衝亦有功汧隴閒拜大司馬隴東都督雍州牧丕之敗也其將楊政自僭并州刺史據河東楊楷自僭冀州刺史據湖陝之閒招集流民咸來請命登因授之將伐長安命衝前驅自將中軍定爲後繼政楷各率所統竝會未行而萇畧秦州定拒之登攻鴦泉堡萇乃引退萇使其將任瓮宗度詐開安定城門以納登登將赴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馳入諫乃止旣而聞萇懸門以待大驚謂左右曰征東其殆聖乎然遂忌惡地惡地懼降萇明年三月萇陷扶風登將多降登攻隴東不克四月鎮東魏曷飛自僭衝天王攻姚當成于杏城惡地應之萇擊斬曷飛惡地復降萇七月馮翊人郭質討萇以應登三輔響應鄭縣人苟曜獨附萇質與戰鄭東不勝奔洛陽已而曜又陰來附登因之以攻長安明年三月出雍鄠渡渭據崗牢四月向郿川軍于馬頭原五月萇來戰斬其右將軍吳忠吳忠者萇所使執堅于五將山者也萇收兵復戰登敗退屯郿萇復取新平攻之不克攻安定又敗退據路承堡明年萇有疾見堅爲祟登聞之大喜七月祠堅主行赦進爵埽境出師去安定九十里八月萇小瘳自將出拒未戰別將襲登營登退萇躡其後且將戰萇營已空登驚曰彼何人哉來令我不知去令我不聞謂其將死忽然復生朕與此羌同時何其厄哉遂還雍十月巴蜀人在關中者畔萇據弘農來附登使右丞相竇衝屯華陰以應之爲晉將楊佺期所敗明年五月衝請封天水王弗許六月衝

畔自偁秦王年號元光七月登討之衝求救于萇萇使其太子興攻胡空堡登還救興因襲平凉大獲而去萇疾甚還長安明年正月聞萇歿大喜曰姚興小兒吾折箠笞之耳留弟廣守平凉太子崇守胡空堡（太弟懿卒立太子崇）拜乞伏乾歸爲右丞相加九錫大赦悉衆而東二月克屠各姚奴帛蒲二堡遂自六陌趣廢橋四月興將尹緯據水拒登渴甚衆潰廣崇皆逆走乃收平凉遺衆入馬毛山六月乞師于乾歸乾歸使二萬騎救之七月登出山迎乾歸興要擊之兵敗爲興所殺崇奔湟中偁帝改年延初號謚登曰太宗高皇帝十月崇爲乾歸所逐奔楊定定悉其衆二萬與崇共伐乾歸敗諸平川乾歸衆益至定兵大敗與崇俱遇害

論曰吾嘗反覆堅猛君臣之際若堅之委任責成誠非尋常所得論已猛處功名之會何其善也譏者短猛報復恩怨又閒慕容父

子烏知此正猛之所以自全者乎任之劇邑以觀其能下之詔獄以觀其器親赴鄴都以分其功至猛棄軍潛謁而後委以六州之重堅之于猛豈嘗一日去諸懷哉猛逆揆其意故時時有所示天下不足以釋方來之疑斯亦王翦蕭何之故智也天下未嘗無才堅喪元輔唯聞追念不復求賢爲繼豈非委心相任在于奮發之時大欲既從虛衷亦變是以臨歾之言猶不見省陽平追述先耳襃如蜀主猇亭非孔明所能制彼憤此驕殆同符契矣堅既喪敗亦知燕之故疆非所隸顧苟能釋暐東還使生較計逆召丕暉自完秦雍抑亦所謂善敗不亾者也卒使白虜南侵牧羌北擾遺孑危于朝露歿休申以枉革惜已傷哉

後秦姚氏

荊溪周濟撰

禹封舜少子于西戎是爲羌姚氏云漢時燒當[illegible]十餘傳有柯迴者是生弋仲弋仲子四十二人其第五子曰襄第二十四子曰萇弋仲世居南安之赤亭少雄毅鯁直不知書清儉有大節善撫其衆永嘉六年東徙榆眉自偁雍州刺史扶風公太寧元年降劉曜石虎破上邽復降石虎說虎徙隴上豪傑以實三魏其後虎用蒲洪策遷關中豪民弋仲本謀也石勒授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晉祖約奔勒弋仲上疏請誅之石虎破石生弋仲率衆四萬遷清河之灄頭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平襄縣公虎篡立獨不賀固召乃至至則責虎曰汝偁英雄柰何把臂受人託而反奪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也遷六夷大都

督冠軍大將軍虎寵姬弟爲武城左尉擾其營部執而數之曰汝爲禁尉脅暴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汝貸也令斬之尉叩頭流血乃免虎太子宣殺其弟韜虎怒誅宣并謫東宮高力戍凉州未至梁犢倡亂虎使討之連敗乃召弋仲弋仲至虎病不時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已所御食弋仲怒不肯食曰上召我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邪且上不見我安知存亾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歿愁邪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之使至爲惡既誅之又何愁且汝久病所立兒幼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犢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至殘暴何能爲老羌爲汝一舉了之于坐授征西賜鎧馬弋仲起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否便被鎧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遂去不顧既破犢進封西平郡公加殊禮冉閔之亂石祗偁帝于襄國進位右丞相閔攻襄國祗求

救弋仲謂其子襄曰冄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恩當爲報讐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閔不啻閔勿還見我也襄破閔而弗能禽杖之一百石氏亾遣使降晉永和七年拜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平郡公戒諸子曰曩者晉室大亂我無所依石氏待我厚故爲之盡力今已滅絶中原無主我死汝等便當歸晉世世盡臣節勿爲不義也明年年七十三卒襄奉柩南奔又奉以北叛杏城之敗爲苻生所得生以王禮葬諸冀城及萇僭帝追上號謚曰始祖景元皇帝墓曰高陵

襄字景國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乑過厀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民敬愛之咸請立爲嗣弋仲以非長子不許請者日千數乃授之兵石祗署爲驃騎將軍豫州刺史封新昌公永和七年隨父降晉拜使持節平北大將軍幷州都督刺史封卽丘縣公明年弋仲卒襄祕不發喪率六萬戶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屯于濟北碻磝城以王亮爲長史尹赤爲司馬薛讚權翼爲參軍伏子成斂岐王黑那强白爲左右前後四部帥南至滎陽爲高昌李歷等所侵亾戶半與戰麻田馬中流矢斃弟萇下馬以授襄襄曰若汝何萇曰但令兄濟豎子焉敢害我會救至俱免其年四月歸晉送五弟爲質詔屯譙襄單騎度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去衛杖幅巾見之一面如舊明年十月殷浩在壽春忌襄威名囚其諸弟遣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又遣降將魏憬襲之襄斬憬幷其衆浩愈惡之使劉啓代襄守譙遷襄梁國已而浩北伐襄叛浩南屯江淮閒朞年將佐勸北還明年自僭大將軍大單于北據許昌明年攻洛陽月餘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畧蓋世兵强民附

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此危道也宜還河北以引遠畧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耳俄而亮卒襄哭之慟八月桓溫討襄襄戰敗奔平陽司馬尹赤先降秦刺幷州至是復降襄遂據平陽襄勇而愛人雖屢敗衆知襄所在輒扶攜歸赴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揮涕秦使晉陽鎮將張平攻襄襄不能克更與平約爲兄弟各罷兵明年三月徙屯北屈四月進屯杏城欲圖關中兵至黃落城爲苻堅所殺秦主生葬以公禮及萇僭帝追謚魏武王

論曰姚襄文武之才過于其弟然而所遇輒困卒以無成當是時秦關燕鄴稍已堅凝太原張平上黨馮鴦勢分力敵莫能相一若襄乘敗浩之威全軍北度奮其智力先取幷州然後北伐西凉互相脣齒除衛辰之狡詐招舊部于隴右數年之閒規模觕立會苻生之凶虐因士庶之震驚舉旆誓師鳴鐘弔伐天下大事殆將未可知也

萇字景茂聰敏多權畧率任不修行業隨襄征伐每參軍計襄敗死萇率其衆降秦事苻堅屢立戰功官揚武將軍歷七郡三州入爲步兵校尉潞川之役論功封益都矦堅將伐晉拜萇龍驤將軍梁益都督命之曰朕本以龍驤建業此號未嘗假人今特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卿其勉之竇衝言于堅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願陛下察之堅默然既已命萇終不復改授肥水之敗萇奔還長安堅以爲苻叡衛軍司馬從討慕容泓叡敗死堅怒責萇萇奔渭北以叛諸羌歸者五萬餘落萇自僭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改年白雀僭制行事以尹詳龐演爲左右長史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餘拜授各有差太元九年四月也五月進屯北地北地

敷陸華陰新平安定羌晉降者十萬餘戶六月堅自將來攻絕汲道過雨復振獲堅將吏數十人皆禮而遣之會慕容沖向長安堅師乃罷十月會羣僚議所向皆欲先取長安萇曰不然燕因懷舊之士以起兵事捷必東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使姚穆守同官川自攻新平初新平人殺郡將堅鋑其城角以恥之郡人病之欲立忠義以雪之故堅守不下萇爲土山地道太守苟輔亦爲之于城內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衆死者萬餘人輔又開門詐降萇將入覺之而返輔伏兵要擊萇幾不免死者復萬餘人明年正月留諸將守新平自下安定禽秦將苻珍嶺北諸城悉附四月還軍新平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哉但須此城作鎭耳卿自率城中人還長安無爲坐死也輔被圍久糧械俱竭從之率民出萇圍而坑之無孑遺五月秦王堅犇五將山六月慕容沖入長安七月執秦王堅八月縊之十月降沖將高蓋明年正月如安定二月沖爲其下所殺三月鮮卑東還盧水胡郝奴入據長安四月萇趣長安奴懼請降五月改年建初僣皇帝國號大秦改長安爲常安立興爲太子起殿于祋祤故城西北鳳游鄉上宴羣臣于殿內酒酣顧僕射趙遷曰卿昔與朕比肩事秦一旦爲臣得無恥乎對曰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何恥爲臣萇大笑七月苻丕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奕干敗方成于孫丘谷萇以其弟緒爲司隸鎭常安自擊熙等大破之八月苻登起兵應丕初萇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叛自僣征西聚衆冀城兄孫詳據隴城訓據赤亭與丕秦州王統相持至是萇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畧陽羌胡應之者三萬餘落丕畧陽太守王皮來降（皮苻堅時謀反被徙丕時用之）是月苻丕敗死九月統以秦州降碩德鎭之南安人古成詵言于萇曰臣州人般地險用武之國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宻散金帛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大悅從之擢爲尚書郞十月還安定布德行惠修政舉賢苻登攻碩德碩德告急十一月苻登僣帝萇復如秦州爲登所敗明年正月徙秦州豪傑三萬戶于安定四月碩德退屯涇陽七月登軍瓦亭萇拒諸陰密使太子興鎭常安八月慕容永攻登馮翊太守蘭犢于杏城犢求救萇將赴之尹緯諫曰登將乘虛襲吾後萇曰登遲重少決聞吾自行疑有他計必不敢深入比兩月閒吾已破賊安集東北矣遂行十月擊永永退犢復拒守遂留攻十二月禽之收其士馬明年正月登軍朝那萇拒之十月罷十一月大雪萇下書自責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士身食一味妻不重綵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明年正月萇以登頻戰勝謂堅所助立堅神像而禱之曰臣兄襄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邀路拒擊不遂而歿往年新平之禍臣實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尚欲爲陛下復讐況臣爲兄情理何負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詔臣勉建大業言猶在耳豈遽忘之今爲陛下立像神可歸休勿記臣過旣而戰復不利乃嚴鼓斬像首送登八月克登大界營諸將欲因駭亂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留碩德鎭安定分徙三千餘戶于陰密自還常安十月立社稷十二月登將雷惡地率衆來降明年四月登將魏曷飛攻杏城惡地叛應之攻李潤萇將討之諸將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魏曷飛何也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智畧非常若南引曷飛東結董成（杏城屠各二年九月降）甘言美說以成姦計得杏城李潤而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

翼常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千六百赴之曷飛惡地衆已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曷飛等扇誘同志種類甚繁吾雖克其渠帥餘黨未易卒滅今烏集而至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憂矣曷飛等見萇兵少悉衆來攻萇固壘示弱潛遣其子崇率精騎數百出不意乘敵後敵擾逆擊遂潰斬曷飛及將士萬餘惡地復降萇命當成于立營柵孔中各蒔一樹以旌戰功後問其數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束髮以來未嘗快戰如此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勢由此克舉營小乃奇大何足貴也明年四月鎭東苟曜密引苻登登軍馬頭原五月逆戰敗績遽收衆復戰碩德疑之謂諸將曰主上愼于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必有由也萇聞之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今乃輕軍直進逼

據吾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則變成故欲及其好之未浹散敗其事耳再戰勝之登西屯郿其將强金槌以新平來降萇將輕騎數百入槌營羣下諫萇曰槌既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彼初款附衷推心相結執性狐疑何以御物其後羣氐謀復叛槌果禁之十二月如陰密救太子興曰苟曜姦變將爲國害聞吾北行必來見汝執誅之興遂斬曜登攻安定敗之城東初登爲苻堅報讐將士皆誓必死軍鋒甚銳萇數以計屈之至是登氣始衰萇乃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値魏武王不令賊至此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亾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堅陳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義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履險若夷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

畧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明年二月登驃騎沒弈干來降拜車騎封高平公三月萇寢疾命碩德鎭李潤尹緯守常安召太子興詣行營方成言于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宜盡除之興于是斬苻(允)王統王廣毛盛徐成然後赴召萇大怒曰王統兄弟皆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竝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用之柰何輒加誅害乎忿之令人喪氣八月萇疾小瘳下令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明年七月苻登討其叛將竇衝衝求救萇將擊登尹緯進曰太子仁厚著遐邇而英畧未昭宜遣立功以服天下萇從之戒興曰但襲胡空堡衝圍自解徐行轉近彼相驅入保聚而掩之蔑不克矣興因襲平涼而歸使還常安八月晉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來降晉軍追之九月萇使崇赴之敗晉師斬其將趙睦十月萇

還常安至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迎醫刺之出血如夢乃發狂自稱臣或自稱萇言殺陛下者臣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十二月己亥至常安召太尉旻僕射晃尹緯尚書狄伯支將軍大目等受遺輔政謂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愼勿受之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不失吾無恨矣晃涕泣問取登之策萇曰大業垂成興智足辨奚所復問庚子殂于永安宮年六十四號謚太祖武昭皇帝墓稱原陵

興字子畧萇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叛亾奔馬牧及爲太子恆居守與中書舍人梁喜洗馬范勖等講論經籍太元十八年十二月萇殂興立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鎭安定碩德鎭陰密弟

崇鎮常安將自將伐苻登或說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素强易世之際保無見疑不若且據秦州以察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强敵未滅豈可骨肉相殘爲二袁之續乎卽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明年正月登埽境來攻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眾禦登咸陽太守劉忌奴叛襲禽之四月登自六陌趣廢橋始平太守詳拒之馬嵬登眾甚盛興使尹緯助之緯先據廢橋登兵爭水不得急攻緯興使告緯曰窮寇致死當持重勿與戰也緯曰不然吾新遭大喪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眾情懼大事去矣遂戰登軍大敗興乃發喪五月卽位于槐里改年皇初遂如安定七月如涇陽得登殺之散其眾使歸農徙陰密三萬戶常安分大營戶置四軍强熙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自將擊之次武功多爲其下所殺軍降熙奔秦州衝奔汧川汧川氐執

送之衝弟統率眾降明年正月封叔父緒晉王碩德隴西王弟崇齊公顯常山公紹東平公功臣並爲公侯五月魏攻鮮卑薛勃于貳城崇救之魏師退八月仇池來降姜乳以上邽叛明年碩德討降之遂走强熙降休官權千成秦隴以寧以碩德爲秦州牧西燕故將栁恭等據河東緒攻之恭拒河不得濟汾陰薛氏聚族自保劉石之亂並皆不附苻氏興以禮聘薛强拜鎮東及是强引緒兵自龍門濟恭降以緒爲并冀二州牧鎮蒲阪明年九月太后殂興哀毀不親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尚書郎李嵩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駮嵩矯常越禮請論罪興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卒從其議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城襍胡皆應之圍詳金城遣崇及尹緯討之自率步騎二萬助崇薛勃敗奔沒弈干沒弈干執送之將葬太后

買得欲爲亂覺賜死戮其黨東畧晉地下湖陝陷上洛攻洛陽不克徙二萬餘戶而還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掠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遣紹討斬之迎流民萬餘戶于漢中興好善廣容納杜瑾吉默周寶陳時事擢美官姜龕淳于岐郭高經明行修引之東堂講論道藝胡辯教授洛陽關中後進多赴之敕關尉出入勿拘常限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文學雅正參管機密于是俗皆向學禁造錦繡及淫祀明年建南臺武庫朝堂立西宮明年七月遣崇督楊佛嵩寇晉洛陽圍之九月興以日月薄蝕烖眚屢見去帝號稱天王改年弘始存孤貧拔賢俊簡法令察獄訟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强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清白進爵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黷貨伏誅十月取洛陽紹爲豫州牧鎮焉緒碩德固讓王爵許之初

二王威權日盛興恐生疑沮簡清正君子爲輔佐故二王奉法謹然興每待以家人之禮明年碩德攻西秦西秦王乞伏乾歸逆戰隴西碩德被困興自赴之大敗乾歸降其部眾三萬六千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遂奔禿髮八月自禿髮來降拜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十月聽將帥奔大喪朞而從役臨戎假百日邊將代至乃去十一月歸晉將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興之西伐也沒弈干爲魏所襲棄部眾率數千騎與劉勃勃來奔興奇勃勃狀皃寵貴之魏軍次瓦亭別軍侵河東始議伐魏明年二月使乾歸還鎮苑川以其故部配之涼王呂隆新立五月魏安人焦朗來請兵碩德攻涼七月戰姑臧南斬首萬級降二萬五千人于是諸割據涼州者西平禿髮利鹿孤張掖沮渠蒙遜燉煌李暠各遣使奉表入貢初涼將姜紀降于禿髮傉檀傉檀愛之利鹿孤曰紀才信美矣然視瞻非

常不如殺之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不可八月紀奔秦師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必降然文服而巳未可信也願請步騎三千因焦朗以伺其釁不然禿髮在南兵强國富若兼姑臧以臨西北張掖燉煌弗能抗也將爲大敵矣碩德從之表爲武威太守配兵三千鎭曼然九月隆送質降明年二月立太子泓沒奕干黜弗素古延皆秦屬也魏既襲沒奕干又攻黜弗素古延柔然方睦于秦遣將救黜弗魏和突逆擊敗之二部皆破興乃淩意伐魏五月義陽公平僕射狄伯支步騎四萬軍河東緒統河東見兵爲前鋒唐小方姚良國發關中兵爲後繼紹率洛陽之衆繼之冀娥雷星王次多率杏城及嶺北突騎集和寧詳率朔方見騎集邢望自率四萬七千衆赴平平攻乾壁六十餘日克之八月魏救至平退守柴壁魏軍圍之東阻蒙坑西跨汾爲營據天度之險杜新阪之隘興不能救平赴汾死狄伯支等四十餘將皆被禽亾士卒數萬乃遣使如魏約和魏不聽進攻蒲阪緒固守不戰柔然伐魏魏師乃退明年正月封諸子皆爲公二月拜禿髮沮渠李暠官爵晉順陽來降遂取南鄉七月傉檀蒙遜互攻涼呂隆求迎八月以王尚行涼州刺史鎭姑臧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徙隆宗族臣民萬戶于常安十二月桓元⃝篡晉明年二月傉檀去年號遣使入貢求領涼州弗許晉劉裕起兵討桓元⃝明年正月碩德攻仇池（按碩德本封隴西公五年正月又封子裕爲隴西公是同時有兩隴西公也疑碩德改封然是役也十六國春秋仍曰隴西公碩德）敗之六月復攻之拔成固仇池請降晉劉裕來聘且請南鄉等十二郡羣臣欲勿予興曰天下之善一也裕起細微能復晉室內修政教外攘封疆吾亦何惜荒遠數郡不以成其美乎割而歸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什天竺人家世勳烈父炎母天竺王妹七歲與母俱出家呂光伐西域奉苻堅命迎之因居姑臧呂隆降興乃至常安興妻以宮女生二子居秦九年病死）使翻譯西域經論三

百餘卷莫不化之皆奉佛明年六月傉檀攻蒙遜大獲獻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拜涼州刺史使鎭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常安請留尚興弗許引見威威流涕曰臣州奉化于玆五年土宇僻遠王威不接所以銜膽棲冰共守孤城者上恃陛下威靈俯賴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一旦以臣等貿馬羊乎若軍國所需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戶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竭天下之力開拓河右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于塗炭實恐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遣車普馳止尚又遣使諭傉檀傉檀巳率步騎三萬軍于五澗聞普將至遽逼遣尚還十一月乾歸來朝明年正月留爲主客尚書使其子熾磐監部衆初魏怨劉衞辰滅之衞辰少子勃勃得脫奔秦高平公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魏以勃勃故攻沒奕干沒奕干與之奔常安興見而愛之寵遇勳舊興弟邕切諫弗聽使鎭朔方以佐沒奕干至是興歸所執魏使賀狄干于魏以求和魏亦歸秦禽將秦魏交合勃勃怒六月襲殺沒奕干幷其衆自僭大夏天王以叛七月傉檀據姑臧以叛遣使結熾磐熾磐斬送其使十月河州彭奚念叛附傉檀興以熾磐行河州刺史夏攻三城巳北諸戍斬戍將姚石生楊丕嶺北城門晝閉興大悔之明年五月使廣平公弼聲言擊夏以襲傉檀而別使齊難擊夏難被禽軍二萬皆沒弼喪七千人而還于是傉檀復稱涼王明年正月興少弟沖及狄伯支斂曼嵬楊佛嵩伐夏行至嶺北沖欲回軍襲常安伯支不從而止沖恐事泄鴆殺伯支興聞之賜沖死四月夏畧平涼襍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乞伏乾歸亾歸苑川復稱秦王九月興自將伐夏至貳城遣詳及斂曼嵬

彭白狼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棄步兵輕騎赴詳營羣臣以爲不可興不從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行侍御史姜楞越次進曰宗可斬也車駕動彰六軍駭懼人無固志詳營可得至乎宜遣單使徵詳等僕射韋華亦固爭興乃從之使者爲夏所禽不得達文宗率禁兵拒戰齊莫統氏兵繼之夏兵乃退興留禁兵五千配詳助守貳城而還十月增關津鹽木之稅羣臣以爲不可興曰能踰關梁以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其有餘以濟國用何爲不可卒行之明年二月乾歸陷金城三月夏將胡金纂攻平凉興如貳城因救平凉敗夏兵禽金纂勃勃又遣兄子羅提陷定陽執廣都坑將士數千人于是戎將曹熾等各率戶內徙勃勃自將寇隴右陷白崖堡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壽都棄城奔上邽勃勃虜萬六千戶歸于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九月乾歸取隴西南安諸郡至于略陽廣平公弼有寵爲雍州刺史鎭安定姜紀諂附之勸弼傾心事常山公顯廣結左右以求入侍興徵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收采名勢圖傾東宮國人皆惡之乾歸勃勃傉檀相繼背叛西北擾動興憂之明年正月隴東太守郭播言于興曰嶺北二州鎭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可靖塞姦路興曰廉頗李牧卿試舉之對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將軍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將軍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擬曰廣平公才兼文武宜使督鎭一方深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覆轍興不從以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稜曲意撫乾歸乾歸遣使謝罪并送所執守宰興以勃勃之難權宜受之行如三原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明明揚仄陋卿等之責也僕射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敢休倦然而未見王佐大才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帝王之興莫不相蕭鄧而將孫吳終不采諸往賢待諸後哲卿自旁求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羣臣頓首俛謝二月詳棄貳城奔大蘇夏追斬之遂攻安定破楊佛嵩降其衆四萬五千進陷東鄉徙三千餘戶于貳城鎭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以爲謀主興使顯迎詳弗及留屯杏城貳城自是入于夏十月乾歸陷伯陽堡十一月陷水洛城徙三千餘戶于譚郊明年六月乾歸遇弑其子熾磐立羣臣請乘亂取之興曰伐喪非禮也十月仇池叛侵祁山遣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伯壽統步卒爲後繼恢文宗出鷲峽嵩出羊頭峽胡翼度從陰密出汧城自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會隴口以攻仇池王松悤言于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冠軍徐洛生佐命英傑再入仇池無功而還地勢險固使之然耳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未見克理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琨與楊盛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引兵而還嵩具陳松悤之言興善之賜帛百匹以楊佛嵩爲雍州率嶺北見衆伐夏軍發數日興悔之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此行所將多必敗其去已遠追之不及柰何佛嵩果敗歿明年三月修好于魏四月太尉索稜降于熾磐十一月魏請昏許之文宗有寵于太子泓弼深忌之明年五月譖而殺之羣臣畏弼皆絫足側目凡弼言興無不從其黨尹沖唐盛等皆預機密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于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廣平志在奪嫡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誠如此者臣等有歿而已不敢奉詔

興曰安得有此曰然則陛下憂弼適所以禍之也何不去其左右損其威權使宗廟有泰山之安弼亦有磐石之固興默然不應大司農溫寶司徒長史王弼密疏請立弼爲太子興弗許亦不罪也興疾篤弼潛伏甲士數千人第中謀伺興死殺泓自立泓屯兵東華門身侍疾于諮議堂東平公紹冠軍將軍讚輔國將軍斂曼嵬及梁喜任謙尹昭竝典兵宿衞隴西公裕使以逆狀告諸兄在藩鎭者于是上庸公懿治兵于蒲阪陳留公洸治兵于洛陽博陵公諶治兵于雍長樂公宣治兵于杏城皆欲赴常安討弼會興瘳征虜劉羌泣以告梁喜尹昭請誅弼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以將軍公還第懿等各罷兵入朝使裕言于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不煩復言也裕曰弼果有可論陛下所宜亟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施之刑辟柰何逆拒之于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請下弼有司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也弼恨宣尤甚明年二月譖而囚之以清河公逵代鎭杏城興復以弼爲中軍大將軍配兵三千屯渭北夏攻杏城弼救之不及逵死士卒坑者二萬人興如北地使弼及曼嵬向新平自還常安九月夏赫連建陷平凉執太守軍都遂入新平弼禦之禽建于龍尾堡興藥動白虹貫日占當有急兵弼僞疾不朝聚兵私第興聞之大怒收其黨將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輯諧兄弟使至于此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不忍殺乞退就藩興乃幷其黨赦之明年二月興如華陰泓留監國入居西宮興疾篤還弼黨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泓將出宮臣固止之尚書姚沙彌謂沖曰太子不出宜奉乘輿就廣平第衞士必至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已失名節何以自容于新朝今奉乘輿舉大

事不惟救廣平之禍亦所以自救也沖不能用興入宮泓迎于黃龍門興命泓錄尚書紹及胡翼度典禁兵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其妹問疾不應興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愔卽與尹沖等率甲士攻端門曼嵬翼度閉門拒守愔使壯士緣門登屋入及馬道太子右衞率和都勒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禁兵見興大喜爭奮和都以東宮兵繼之愔兵敗逃驪山羣黨奔迸乃賜弼死引紹讚昭喜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明日殂年五十一號謚高祖文桓皇帝墓曰偶陵

泓字元子興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之久乃立爲太子興每征伐常總留事興如平凉劉厥作亂于萬年泓使彭白狼以東宮兵擊之斬厥赦其黨或請增首級露布以聞泓曰吾綏御失和方當引咎敢言功乎泓受經于博士淳于岐岐疾省之躬拜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時政寬尚書王敏右丞郭播議峻之泓曰諸君贊政柰何不務仁恕而欲以刑法馭下乎弼謀奪嫡紹羽翼之泓不以爲嫌更推心焉紹亦感動率爲盡力弼死其黨皆亾匿泓祕興喪捕誅之然後卽位僭帝改年永和義熙十二年也初興徙李潤羌三千戶于安定尋又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以叛將還李潤泓遣讚討降之徙其豪右數百戶于常安餘悉遣歸李潤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宣鎭李潤聞之遣佛生入衞其參軍韋宗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勃勃方强國難未已邢望險要盍南據之以圖霸王之業宣從之率戶三萬八千棄李潤南保邢望泓遣佛生還諭止之佛生更讚成其計李潤諸羌據城以叛紹旣平毛雍遂討破之宣詣

紹歸罪紹殺之并斬佛生四月西秦攻上邽守將艾棄城走六月匈奴曹（宏）叛入平陽自偁大單于攻成都于匈奴堡懿自蒲坂擊之執（宏）送長安楊盛攻祁山遂逼秦州平救之盛引退平與上邽守將嵩追之夏襲上邽未至嵩與盛戰竹嶺敗死夏遂拔上邽殺軍都毀其城進陷陰密以其子昌戍之恢棄安定奔還常安安定人胡儼據城降于夏夏留羊苟兒戍之進攻雍城諶亦棄城奔夏據雍進攻鄜前後士卒死者數萬降戶五萬紹洽尹昭將步騎五萬擊之恢率精騎一萬為後繼軍于橫水勃勃退趣安定胡儼復為秦殺苟兒閉門拒夏紹及勃勃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勃勃歸杏城又使兄子提侵池陽郤之仇池亦來侵至陳倉八月晉來伐劉裕攻彭城諸將分道而入漆丘項城新蔡許昌相繼降破紹言于泓曰夏據杏城晉過許昌洛陽安定勢孤援遠卒

難救宐徙安定鎮戶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并力拒晉國雖危不亾若東西分守智者不能謀也僕射梁喜曰齊公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讐必死守夏終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關中之兵自足距晉無為預自損削也若無安定虜馬必至于鄜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于泓曰恢以廣平之難忠勳未賞心常觖觖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預朝權鎮戶孤危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向京師社稷危矣宐徵還朝以慰其心泓曰恢若襄不逞徵之適以速禍耳不從十月陽城滎陽降于晉洛陽鎮將洸求救泓使閻生益男騎三千步一萬救之懿屯陝津為聲援趙（元）言于洸曰寇深矣眾寡不敵戰而不捷必危宐攝諸戍并力固金墉晉必不敢越我而[illegible]坐困堅城之下以待救至併力破之是我不戰[illegible]司馬禹貳于晉與其黨

共毀（元）使戍柏谷塢石無諱戍鞏（元）泣謂洸曰臣受三帝重恩正有死耳明公逆忠言而信姦謀其可悔乎已而成皐虎牢相繼降晉無諱至石關奔還（元）戰死柏谷塢禹奔晉洸遂以城降晉閻生益男聞敗不敢東懿司馬孫暢說懿起兵襲常安常侍張敞侍郎左雅諫懿怒笞殺敞雅散積穀以收人心泓召紹謀之紹曰懿庸闇無識造此謀者必孫暢也請遣讚駐軍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馳使徵暢暢若奉詔臣當使懿率河東見兵并力禦晉否則聲其罪而討之無能為也從之懿舉兵偁帝欲運匈奴堡穀給鎮人成都拒之懿使攻成都成都禽其將傳檄討懿懿發諸城兵諸城莫應獨臨晉數千戶應之成都濟河擊破臨晉叛者紹入蒲坂執懿誅暢明年正旦泓朝羣臣相泣也初恢受命誅愔黨綏泓疑其有異志恢亦內懼又望入輔不得及是率鎮戶三萬八千燒屋

舍以車為方陳南趣常安自偁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姜紀率眾奔之彭完都棄陰密走還常安紀說恢曰重將在東京師空虛輕兵徑襲事必克矣恢不聽南攻鄜諶禦之敗績常安大震泓遣裕屯灃西馳徵紹紹使洽等督步卒三萬入援自率輕騎星馳先至拒恢靈臺讚亦留尹雅守潼關自引兵還與紹夾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二月晉襲禽尹雅于蠡吾城雅殺守者逃歸晉兵抵潼關別渡河攻蒲坂泓進紹太宰大將軍中外大都督假黃鉞改封魯公而以東平封讚命紹督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別將救蒲坂三月求救于魏魏兵不至晉兵去蒲坂合力爭潼關紹戰敗退屯定城阻險自固敕諸將曰晉兵少且深入絕其糧道可坐而禽也吾欲分軍據閿鄉若何胡翼度曰軍勢宐集若分而偏敗懼不可以復戰紹使翼度據

東原鸞屯北峭大路尹雅與晉戰關南復被禽晉沈林子襲殺鸞紹又使讚屯河上斷晉水道林子又敗之四月紹又使洽墨蠡唐小方將三千騎屯河北之九原林子又破斬之紹憤恚發病歐血以兵屬讚而卒七月晉別將入武關泓自擊之大敗劉裕至潼關王鎮惡以舟師溯渭讚等皆退還丕兵敗于渭橋衆軍遂潰泓將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諫曰晉人將逞其欲降亦不免願陛下早自裁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八月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劉裕至殺諸姚及尹昭送泓建康斬于市

論曰自昔人君未有崛起致大位而無賴如姚萇者也然其貽謀則賢于苻健遠矣興能繼志是以强盛

晉畧國傳七

後燕慕容氏

荆溪周濟譔

慕容埀初名霸字道業皝第五子也母曰蘭淑儀埀少岐嶷有器量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愛之將以爲嗣羣臣固諫而止然寵遇猶踰世子故世子儁忌之年十三爲偏將征伐數有功好游獵墜馬折二齒儁嗣位更其名曰𡙇字叔仁外以慕郤𡙇爲名實惡之也尋以其應讖又去𡙇更名埀字道明儁取中原埀首發其議封吳王及暐立太傅評忌之太宰恪臨終欲授以大司馬爲評所沮初埀娶段末杯女生二子令寶段才高性烈不肯尊事儁后可足渾氏后使中常侍涅皓告段與郎中令高弼爲巫蠱段不服掠治日急埀愍之使誣服段曰吾豈愛死若自誣是辱祖宗而累王也辯益力故段死而埀弼俱得免埀以段女弟爲繼室后令黜之而妻以其妹埀弗愛后益怒及可足渾氏爲太后評忌埀克桓溫之功因太后謀殺之恪子楷及埀舅蘭建知之勸殺評埀不可世子令勸奔龍城然之請田大陸微服將行諸姬子麟素失愛逃還言狀暐使追之及于范陽令斷後追者不敢逼會日莫令謂埀曰事機已泄東都不可復至秦王方延英傑不如歸之埀曰善卽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至鄴旁隱于故趙顯原陵獵騎數百四面至方急忽羣鷹皆颺衆逐之散去及河斬津吏然後得度遂自洛陽與夫人段氏子令寶農隆從子楷紹及蘭建高弼俱奔秦秦王堅大悅郊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功成之後當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埀謝曰羈旅之臣免死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也堅復愛令等之才厚禮之王猛諫曰埀父子如龍虎非可馴之物

借以風雲將不可制不如除之堅弗聽拜冠軍將軍封賓徒侯猛攻洛陽請令參其軍將行詣垂別留飲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睹物思人乎垂解所佩刀猛至洛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甚秦王雖厚遇其心不可知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頗已悔悟主后相尤吾今東還汝可速發佩刀爲信令疑之而不可覆審乃將舊騎奔慕容暐于石門猛表言令畔垂懼亾至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之曰賢子懷首丘亦各其志然燕將亾非令所能救惜其徒入虎口耳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過懼乎待之如舊令卒爲燕所殺（燕載令爲反閒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令自度終不免密謀起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乃殺牙門將孟嬀城大涉圭僞降令信之遣諸左右東襲威德城克之時渤海王亮鎮龍都令謀襲之弟麟以告亮嚴兵拒守令不能克涉圭因侍直擊傷令令單馬奔走其眾皆散涉圭追擊殺之）燕亾垂入鄴見其公卿大夫及故僚吏有慍色從高弼之諫更慰結焉燕故太史黃泓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也趙秋曰天道在燕不十五年必復垂仕秦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初慕容桓死于遼東有子鳳年十一陰圖復讎鮮卑丁零有氣榦者皆傾身相結堅平涼代楷弟紹謂楷曰秦負其强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輸萬里兵疲民困殆將亾矣冠軍智度必復燕祚垂子農亦私于垂曰自王猛之死秦政日衰重之以奢侈其能久乎圖讖行驗願尊結納英豪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能及也堅之入寇垂贊成之堅敗于淮南將千騎赴垂營寶請殺之垂曰天苟棄秦不患不亾吾分當報德而乘人于危乎垂弟德曰秦强而幷燕秦弱而圖之何爲不可垂曰秦王遇我厚我方以義取天下懷集山東克復先業關西非吾事也悉以兵奉堅農謂垂曰尊不追人于險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

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于未孰與將落者不過早晚旬日之閒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黽池請身宣國威安集河北因展陵墓堅亦違眾而遣之使將軍李蠻閔亮尹國率眾三千送垂垂占夢當遇兵遂自凉馬臺結艸筏而度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童僕趣河橋權翼果伏兵邀之同馳得免至安陽修箋于堅子長樂公丕丕將迎之石越諫乃館諸鄴西丕弟暉守洛陽爲丁零翟斌所攻使垂擊斌垂請入鄴拜廟弗許潛入亭吏禁之斬吏燒亭而去農楷紹宙皆留石越請誅垂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離垂獨侍衛聖躬此功不可忘也越固爭弗聽垂至安陽殺丕將苻飛龍南就翟斌（史云丕疑垂欲爲亂又云垂受詔討翟斌丕將遣之石越諫丕曰垂在鄴如臥虎遣之不猶愈乎給以弊甲鈍兵使苻飛龍率氐騎一千陰圖之按丕于斬吏燒亭反形已著之後尚念淮南之功不從石越之諫而謂初至便介既非情實且丕果圖垂何以飛龍之兵僅止一千且聽垂飾側飛龍又何以全無飛備忽焉按首此皆垂飾說側之）初慕容鳳善于丁零聞斌兵起率部曲歸之暉使毛當禦之鳳奮曰今將雪先人之恥矣擐甲直進大敗秦師斬當克陵雲臺收萬人甲杖垂濟河眾至三萬遣田山如鄴密告農等令起兵相應時太元八年十二月癸未也農楷宙留宿鄴中紹先出至蒲池盜馬以待甲申晦農等將數十騎微服出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明年元日丕大會賓客請諸慕容不得乃求之三日始知在列人則已起兵矣（史云農等皆爲丕所留觀此則亦非實錄丕苟留之勢同質子何得因山入鄴四人皆去全無知覺乎）垂既度河斌奉垂爲盟主垂陽不從欲以襲暉至洛陽暉拒之乃與斌合斌勸垂偁尊號垂以暐爲辭謀于眾曰洛陽四面受敵且背大河控燕趙不便遂還兵趣鄴農之奔列人也烏桓魯利張驤奉之驅民爲士卒斬桑榆裂襜裳破館陶收其軍械署康臺牧馬數千匹烏桓屠各東夷咸附眾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爲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農以垂未至不敢輒封賞趙秋曰今何等時而守常節

乎農從之至者益衆庫傉官偉自上黨乞特歸自東阿平睿平幼自燕國石越來攻農曰越有智勇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或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固在人心何城之足治使趙秋綦毋滕擊其前鋒挫之參軍趙謙曰越甲杖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農曰以夜夜不見甲因勒兵不動越亦立柵自固農笑曰越不求戰而立柵無能爲也向昏鼓譟而出陳于城西牙門劉木率壯士四百人騰柵而入越兵披靡遂斬越越與毛當皆驍將故堅使助二子至是皆沒丕暉奪氣垂至滎陽自僭大都督大將軍燕王承制行事號曰統府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楷爲征西大將軍太原王翟斌爲建義大將軍河南王率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至鄴庚戌僭燕王元年農兵亦會農所假授官卽以授之丕使侍郎姜讓至垂謂讓曰孤蒙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全長樂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永爲鄰好何故闇于機運不以鄴城見歸大義滅親況于意氣公苦迷而不返孤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歸不可得也讓曰將軍不容于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于一見寵踰功舊自古君臣際遇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方將付將軍以六尺之孤寄將軍以萬里之命柰何因王師小衄遽有異圖起無名之師欲支天之所廢長樂公主上元子任居陝東寧可以百城之地束手而輸將軍將軍必欲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者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彼爲其主耳何罪禮而遣之上表于堅述前功敍忠款言爲二王所逼見推丁零不得已撫寧東夏須丕西歸然後守藩于鄴遂攻鄴克外城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以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二月圍鄴築新城于鄴北肥鄉以處老弱輜重德取枋頭楷紹討諸塢壁楷謂紹曰此皆國民今大業未定故小異耳可無攻而下也乃駐辟陽使紹單將數百騎宣布威德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撫之發丁壯十餘萬詣鄴圍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繼先王矣是月泓沖皆叛秦四月溫攻信都不克使子麟助之初麟以告變爲垂所惡幾殺之矣鄴西之役數進計畫復有寵五月信都渤海降遂拔常山中山平規（十六國春秋作覗）敗秦兵于范陽進據薊南翟斌求請無厭又以鄴久不下有貳心寶德農紹皆請殺之垂弗許垂用司馬封衡策引漳灌鄴斌謀洩堤反灌垂軍覺殺其弟檀敏皆赦兄子眞夜率所部奔邯鄲已而引兵還攻鄴圍寶隆逆擊破之復走邯鄲楷紹言于垂曰丁零非有大志寵過爲亂耳急攻則聚爲寇緩之自散散而擊之蔑不克矣從之八月眞自邯鄲北走楷農追之及于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倦矣且吾察賊營不見丁壯容有伏楷不從爲眞所敗眞北趣中山屯于承營垂乃解鄴圍退屯新城擊破丕將光祚禽邵興援丕者公孫希宋昶皆潰十二月復攻鄴暐死長安明年正月沖僭帝二月平規拔薊農麟會攻眞拔其外郛鄴久不下垂將詣冀州命麟屯信都溫屯中山召農赴鄴溫撫舊招新倉庫充溢眞夜襲擊却之遣萬人餉鄴且營中山宮室四月垂還鄴與晉戰不勝退軍五橋澤大破晉師然軍中糧竭士卒食桑椹乃北趣中山五月翟眞從屯行唐爲其司馬鮮于乞所殺營中共殺乞奉眞弟成其衆多降閏月垂自圍之命佐鎭龍城六月高句驪陷遼東玄菟七月東夷餘巖畔北趣幽州敕平規勿戰俟取丁

零乃擊之規戰而敗巖入薊遂據令支鮮于得斬成降垂入行唐阬其衆八月丕赴晉陽垂收鄴使農出蠮螉塞歷凡城趣龍都會兵討巖隆麟自信都渤海徇清河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或曰殿下倍道來至而不進何也農曰吾憂巖過山侵盜是以速來已扼其喉勢將自散今此田善熟收畢而行往則梟之何亟亟也果平巖進擊高句驪復二郡拜幽州牧鎭龍城十二月定都中山明年二月僣帝改年建興置公卿百官繕宗廟社稷三月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以配皝遷文明段后主博士劉翔董謐諫弗聽又追癈景昭可足渾后以段昭儀爲景德皇后配儁四月封子農爲遼西王麟趙王隆高陽王以范陽王德爲尚書令太原王楷樂浪王溫爲左右僕射溫謙詞遜降將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皆封列侯以詶秦王之德且擬三恪八月南略地十月寺人吳深據清河反征

之不克十二月降魏亂來求救命麟定之明年正月觀兵河上走溫詳破張願青徐兗三州郡縣多降以紹爲青州鎭歷城四月還中山初沖入長安其下思東歸沖欲留故其下殺之而立段隨永誅隨立顗爲燕王改年建明去長安而東韜殺顗于臨晉永攻韜韜敗奔其兄恆恆立沖子瑤爲帝改年建平永執瑤殺之立泓子忠改年建武自爲太尉尚書令永持法平鮮卑安之東至聞喜聞垂已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刁雲殺忠推永爲河東王使來僣藩既敗秦主丕遂據長子僣帝改年中興及是垂子柔寶子盛會皆自長子來歸垂問其狀盛言長子可克垂大悅封柔爲陽平王盛爲長樂公會爲清河公翟眞之敗也其弟遼南據黎陽（晉書以遼爲眞子此從十六國春秋）聲勢甚盛五月攻之以楷爲前鋒遼衆聞楷至曰太原王子吾父母也相率歸命遼懼請降以爲徐州牧封河南公井陘人

賈鮑引北山丁零翟遙襲中山陷其郛宙引奇兵出敵背與太子寶夾擊大破之遙鮑以身免吳深復畔章武渤海皆應之還自黎陽使溫擊之七月魏乞師攻劉顯麟赴之顯又奪劉衛辰所獻馬垂怒遣楷助麟大破顯顯奔西燕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八月立顯弟可泥爲烏桓王撫其遺落徙八千餘落于中山十月翟遼復畔寇清河平原明年二月遣其司馬眭瓊來謝罪垂數其反覆而斬之遼怒自僣大魏天王年號建光晉平原太守辟閭渾進逼歷城紹退屯黃巾固罷青州命紹爲徐州以代遼四月立段夫人爲皇后前妃之妹也前妃死于巫蠱垂以其娣爲繼室從入秦趙整所爲歌浮雲者也及復國納其妹至是立以爲后后妹爲范陽王德妃與后並明慧有智略垂前妃子令已死寶爲太子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后子朗鑒燮寶初有美偁既而怠荒中外失

望后言于垂曰太子柔而不斷非濟世才農隆皆有志略陛下令子也盍擇一人立之麟奸詐負氣有輕太子心陛下萬歲後必爲國家憂矣垂不納又言之垂曰汝欲晉獻我乎后泣而退語德妃曰吾爲社稷大計而上比我驪姬何其苦哉上卽百年後太子必喪社稷燕之中興將在范陽矣寶麟聞之深以爲恨翟遼徙屯滑臺八月魏人來聘十月報之自是聘使相繼十二月平清河章武渤海明年正月農上表請代召爲侍中司隷隆鎭龍城四月長樂公盛鎭薊修繕舊宮五月誅吳深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畔應翟遼農討斬之毀其城至鄴以城大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十月溫爲翟遼所襲死之明年九月隆葬其夫人守宰皆會北平人吳柱反立沙門法長爲天子破北平寇廣都入白狼城衆請還隆曰民不患亂柱何能爲卒葬使北平守廣都令先歸續使

百騎趣白狼柱衆皆潰斬之因農之治以爲治幽平大安明年正月置行臺于薊六月麟會魏爲賀訥歸言于垂請圖魏弗聽七月留魏使以求馬魏好絕十月翟遼卒子釗立改年定鼎攻鄴却之明年二月釗侵館陶三月自將擊釗六月至黎陽釗拒河垂爲皮船百餘泝流至西津釗兵隨之黎陽軍度釗急還西津軍亦度夾擊大破之釗奔西燕降郡七戶三萬以宙爲兖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流民七千戶于黎陽以脫爲徐州刺史鎮焉七月如鄴以楷爲冀州牧十二月還中山以農爲兖豫荆徐雍五州都督鎮鄴明年十月將攻西燕諸將皆以兵疲諫德曰不可燕之中興雖由陛下聖武亦緣三祖積德舊愛在民故也今永國之枝葉又僭位號惑民視聽兵雖疲庸可已乎垂曰司徒言是也吾比老敂囊底智足以取之十一月發中山步騎七萬別遣瓚出井陘攻晉陽平規攻沙亭永使刁雲等守潞川十二月垂軍至鄴明年二月發司冀青兖兵分隸楷農楷出滏口農出壺關垂自至沙亭標榜所趣軍各出頓永聞之分道拒守而聚糧臺壁月餘垂不進永怪之太行道寬疑將詭取之也悉斂諸軍杜太行垂乃引大軍入天井五月至臺壁永急召太行軍戰于臺壁南敗走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瓚取晉陽六月進圍長子永欲奔後秦其臣曰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卒興大業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持久盍固守以疲之永從之八月求救于晉亦告急于魏晉魏皆救之兵未至其下開門納垂師遂斬永及其大臣三十餘人得郡八戶七萬以瓚爲幷州鎮晉陽鳳爲雍州鎮長子九月還鄴十月使農東畧地十一月敗辟閭渾入臨淄十二月召農農徧置守宰而還明年魏侵我附塞諸部五月使寶農麟率步騎八萬攻魏（按載記但云伐魏通鑑從）

（十六國春秋作自五原伐魏非也魏都盛樂在五原之東因圭從衆河西故燕師至黑城臨金津耳非出兵時即取道五原也）德紹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吾姻也彼有內難我實存之德施厚矣求馬不獲而留其使曲在于我奈何棄好且圭沈勇有謀未易輕也皇太子富于春秋必小魏脫不如意損威傷重其可悔乎垂怒免湖官魏張袞聞有燕師言于圭曰彼狃于滑臺長子之捷竭國資力遠來要功必輕我請羸形以誘之七月圭悉徙部落畜產度河燕師至盛樂不見敵進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落收穄田穀百餘萬斛置諸黑城進軍南臨河造船于金津八月圭自將拒河（通鑑云圭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畧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胡氏注云河水自金城東北流至朔方沃野縣界始屈而東南流虔屯河東儀屯河北皆河曲之地未度河也北史曰儀據朔方十六國春秋云虔屯河東要山截谷百餘里以絕其左儀屯河北以承其後遵襲其中山之路按依通鑑虔儀皆未度河則不應云河東河北依春秋三軍二十餘萬皆已度河則燕軍已在圍中安得從容退至參合然後敗乎又度河之騎已二十餘萬加以圭乘仌度河所將更多乃追燕之騎僅二萬餘卽曰選鋒亦太懸絕矣細核史文蓋魏人張大之詞非實錄也遵于參合敗時當燕師之前則燕是未先退度河而東者是時燕軍方掠五原而遵潜度君子津東絕燕歸路其騎亦未必有七萬之多者虔儀之軍其曰屯河東屯河北者當時有此號令欲以犄角燕師實皆未度亦無十五萬之多也故從載記畧之）燕師將濟暴風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甲士三百皆禮而釋之寶之發中山也垂有疾魏密遣畧陽公遵將騎度君子津塞中山之道得燕使者數輩寶軍數月不聞垂起居圭使所執使者臨河致凶問寶大恐士卒駭動麟將慕輿嵩謀奉麟以作亂事泄誅之寶麟互相猜燒船夜還時雖十月河未仌謂魏弗得度不設斥堠而行十一月己卯天暴風仌合圭引兵濟河選輕銳二萬餘騎急追之寶至參合陂天大風黑氣如堤自後或高或下來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于寶曰魏兵將至矣寶以爲遠笑而不納猛固爭之麟怒曰殿下神武方橫行沙漠虜何敢然猛妄言當斬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衆敗于淮南豈有他哉恃衆輕敵而不信天道也德勸從猛言乃遣麟以三萬人居軍後備非常麟縱騎游獵不肯設備俄而黃霧晦冥候騎行十餘里卽解鞍

臥魏兵晨夜竊行乙酉莫至參合寶軍陂東蟠羊山南水上術士靳安曰西北風勁追兵將至之應宜警備速去不然必危寶復使人探視寶素無恩紀將士莫爲盡力魏軍在近終不覺也魏前驅察燕營還報圭夜部分乘山以覆燕師銜枚潛進日出從山而下燕軍將東引顧始見之大驚擾亂魏兵壓之軍爭赴水水滑馬倒相蹈藉死者不可勝數前行遇遵寶等不能軍輕騎棄衆遁餘兵猶四五萬皆放杖就禽王公將吏數千人魏戮之殆盡十二月寶復請伐魏以雪恥德請垂自行太史令曰太白躁兵先舉者亡垂不從使會代隆鎮龍城蘭代盛鎮薊命隆盛悉引精兵還中山明年正月師至軍容甚整士氣稍復又遣平規發冀州兵二月規反于魯口其弟翰反于遼西餘嵩討之敗死垂乃自至魯口規走度河翰亦爲會所破三月垂命德居守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

山通道自蛩狐直指雲中駐于獵嶺閏月前鋒至平城魏平城鎮將倉卒出戰龍城兵擊殺之遂拔平城收其部衆三萬餘人垂行抵參合見積骸如山祭之三軍皆慟聲震山谷垂慙憤歐血因發病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寶等至雲中聞垂疾引還圭先欲出走至是將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亦不果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踰山結營聞魏兵將至乃築燕昌城以自固四月至上谷沮陽而殂寶嗣立至中山而後發喪號諡世祖成武皇帝墓曰宣平陵

寶字道祐垂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及爲太子頗事矯厲曲事垂左右以要譽垂后段氏嘗言其非才垂惑于左右弗信也太元二十一年四月垂殂于軍寶立改年永康五月以德爲冀州牧鎮鄴農爲幷州牧鎮晉陽麟隆領左右僕射盛爲司隸使麟謂段后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業今定何如盍早自裁以全宗族后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豈能保先業乎遂自殺寶謂后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服羣臣咸以爲然中書令眭邃颺言于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享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宜依閻后故事從之六月魏陷廣甯上谷平規收餘黨據高唐隆討斬之農赴晉陽部曲多民不能給又遣護軍分監胡夷胡夷亦怨八月魏攻幷州步騎數十萬別軍襲幽州九月農出戰敗還趣城城中弗納遂東走魏及諸潞川農被創以三騎還中山幷州入于魏寶會羣臣議東堂苻謨封懿請據險拒戰眭邃請堅壁清野麟曰魏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以待其弊于是積粟修城爲持久計使農別屯安喜軍事悉委麟十月魏兵出井陘拔常山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唯

中山鄴信都城守十一月圭自攻中山隆守南郭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圭乃引退宙前奉使葬垂及后于龍都還聞有魏師馳入薊與蘭共守魏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漁陽德夜破拓跋儀于鄴下儀退屯新城諸將請追之別駕韓諄曰古人先計而後戰今魏軍不可擊者四騎兵利野一也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挫後陣必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戰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不如濬壘固軍以老之德召軍還十二月圭使其舅賀賴盧助儀攻鄴沒根有膽勇爲圭所惡懼來降求還襲魏寶難予重兵與之百餘騎沒根效魏軍號夜入至圭帳圭狼狽走沒根兵少不能壞大衆斬馘而還明年正月德求援于後秦後秦兵不出鄴中兇懼賴盧不受儀節度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構賴盧于儀而射書告德會風霾晝晦

賴盧營中火起建告儀曰賴盧燒其營將爲變矣儀信之引退賴盧亦退建率其衆詣德降且言魏師老德使追擊大破之魏別將王建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圭自助之鳳不能守踰城奔中山二月汲根兄子醜提監軍幷州懼誅率所部還作亂圭欲歸遣使求和弗許恐衆屯柏肆營滹沱水北以邀之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自陳于營北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圭驚起棄營跣走寶將乞特眞率百餘人直入圭帳得其衣韡寶勒兵不敢應旣而募兵無故驚自相斫射圭于營外望見之擊鼓收衆衆稍集多布炬火營外縱騎蹂募兵募兵敗奔寶陳寶亦就營明日圭整衆至寶氣奪引還魏兵隨擊屢敗之寶懼棄大軍率二萬騎奔還恐魏及之也命棄袍杖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兵器數十萬皆盡大臣將吏降虜甚衆魏兵進

屯芳林園尚書郞慕輿皓謀弑寶立麟不克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魏復圍中山初垂愛寶長子會疾篤命寶以爲嗣而寶愛少子策未淩計也盛與會同年恥下之與麟共勸寶立策會慍魏師偪會自龍都表求赴難而不行使庫傉官偉餘崇將五千人爲前鋒頓盧龍近百日寶怒累詔切責會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通道偵魏强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餘崇奮請行以五百人至漁陽遇魏千餘騎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不免鼓而進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斬獲禽生而還具言敵中闊狹衆稍振會乃徐上道是月始達薊城中山被圍久城中將士思復戰隆言于寶曰圭雖負衆頓兵經年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可克也今舉城思奮不因而用之久恐有變麟沮之寶請歸魏使割常山之西以和圭許之寶復悔燕將士數千人自言于寶曰坐守窮城終于困斃願出一戰而陛下每抑之此自敗也寶許之隆勒兵謂參佐曰吾義不顧生幸而破賊社稷之福也不幸而死志節得展甘之如飴卿等有北行者乎爲謝吾母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卒不許衆大恨隆涕泣而罷是夜麟以兵劫左衞精使弑寶精不可殺之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寶不知麟所在恐其奪會軍據龍城也召隆農謀北還隆曰先帝百戰以復中原奔未朞而棄之豈得謂不孤負耶外寇方盛加以內難權宜北遷聊適事變龍都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望朝夕有大功此必不可節用愛民務農訓武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趙魏厭寇思德庶幾返旆克復舊都耳寶從之農部將說農曰城中人仇魏泣血思奮而爲衞軍所抑今聞主上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之以與魏戰死不恨大王幸留退魏軍寧畿甸然後北

迎大駕不亦可乎弗從夜寶與策盛農隆等帥騎萬餘出赴會軍詳不及從城中率以守遇麟阱城麟奔望都會率二萬騎迎薊南寶察其色懼密告隆農二王曰會年少習驕豈有他也至薊殿中親近畧盡惟隆領數百騎爲宿衞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不敢獨將乃分給二王使庫傉官驥將三千人助詳戍中山而盡遷薊中庫藏趣龍城魏將石河頭追之及于夏謙澤會整陳當其前隆農將南來騎旁衝之大敗之追奔百餘里斬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曰中山時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雖克捷惜其已晚更增人恨也因慷慨流涕會旣敗魏兵益矜狠隆訓責之怒農隆皆嘗守龍都名績出會上會恐至龍都權不在己又知終不得爲嗣乃謀作亂幽平兵懷會恩不樂屬二王請于寶曰清河王勇畧高世臣等誓同生死願陛下與太子諸王留薊臣等從王南解京

師圍寶左右皆惡會沮之且勸寶殺會會知之四月次廣都黃榆谷會使其黨襲二王隆死農被創逃會夜詣寶以二王謀逆告寶曰吾疑之久矣且上道農自歸寶命執之行十餘里止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慕輿騰斬會不死走軍勒以攻寶寶棄軍馳二百里晡入龍都會上書請誅左右佞臣而以己爲太子弗許則盡收乘輿服御以後宮賞將士置百官自偁皇太子錄尚書引兵向龍都以除慕輿騰爲名頓兵城下寶登城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讓之會使卒大譟以亂之且耀武焉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走營侍御郎高雲率敢死士百人夜入其營會眾潰奔中山爲詳所殺寶殺會母及其三子赦其黨封雲夕陽公養以爲子五月庫傉官驥入中山與詳不相能詳殺之滅其族又族苻謨中山民恐魏乘其亂男女相結盟人自爲戰圭知不可拔罷圍就穀河間詳自謂能御魏兵乃偁帝改年建始前後所誅殺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城中飢窘欲出采稆詳不許死者相枕乃謀迎麟七月詳使五千人督常山租麟潛入其軍以襲中山遂斬詳自偁帝聽人采稆眾飽求與魏戰弗許稍復窮餒矣八月寶以農爲中外都督大司馬錄尚書魏襲中山入其郛中山饑甚九月麟率二萬餘人出屯新市十月敗于義臺死者近萬人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中山降于魏或至龍城言魏已衰弱鄴守完會德諜至勸南還于是拜德丞相簡士馬爲收復計明年正月知中山已陷命罷兵農請因成師襲取庫莫奚牛馬以充軍資從之軍南北德使又至言圭已西寶大喜復引還詔文武將士皆挈家而南慕輿騰贊之農盛諫不聽二月出就頓留盛居守騰爲前軍農爲中軍自爲後軍馬步各一萬相去各一頓至乙連長上段速

骨等因眾憚役以作亂速骨故隆部逼隆子高陽王崇爲主寶走中軍將追前軍還共討速骨俄而二軍皆潰乃奔還龍城垂季舅蘭汗陰與速骨通豫引兵出屯留兵少盛從納近城民夫萬餘人以守三月速骨將攻城汗誘農農夜踰城赴之汗執畀速骨且挾以巡城城人喪氣遂潰速骨入寶輕騎南走從者盛騰餘崇張眞宦者李旱趙思速骨幽農殿內其謀主嫌崇幼弱謀立農崇黨攻殺之農亦遇害汗入殺速骨廢崇奉策承制大赦追迎寶及于薊城盛曰汗未可遽信不如南就范陽王合兵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眾徐歸未晚也寶從之四月閒道過鄴鄴人請留不許南至黎陽伏于河西遣盛騰集散亾于冀州盛以騰暴橫爲民所怨殺之而行至鉅鹿豪傑響應寶又使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眾亦從之克期將集矣寶遣趙思白德求迎或言德已偁制懼北還至石城使李旱覘汗汗復使人來迎寶以汗盛妃父意必無他盛請待旱還弗聽盛因下道避匿未至龍城四十里汗弟加難率五百騎出逆餘崇覺有異止寶寶又弗聽加難因執崇崇大罵而死遂弒寶于外邸諡之曰靈并殺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偁昌黎王年號青龍封河間公熙爲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及盛卽位號諡寶曰烈宗惠愍皇帝

盛字道運寶庶長子也年十二自長安奔沖沖偁尊號盛謂其季父柔曰夫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今中山王智不先眾恩不逮下功未成而先自驕殆將敗矣俄而沖爲其下所殺盛隨永東如長子聞垂已立懼爲永所害與柔及弟會閒行歸垂遇盜陘中謂盜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入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射不中當束身相授也一發中之盜皆下馬羅拜反

相資送既至璽問西事盛就地指畫山川占對甚晰璽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孌孫有自來矣卽封長樂公寶卽位進爵王及寶遇弒馳赴哀張眞止之盛曰蘭汗愚淺我以竊投命彼念昏姻必不害我旬月之閒足以展吾志矣遂往汗妻女皆涕泣爲請汗果哀之舍之宮中汗弟提加難請殺之汗不可提驕專汗多失禮盛因閒之太原王奇楷之子汗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爲征南將軍奇得入見盛盛使奇逃出起兵六月奇聚衆數千于建安汗使太尉提攻之盛曰善駒（奇字）小兒豈辯辨此得毋有主之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然之罷提兵以授仇尼慕提怒龍都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禱燕諸廟及寶神坐委罪于加難加難亦怒相與率所部兵共襲仇尼慕汗懼使其太子穆將兵攻之穆曰奇今起兵而盛在內腹心之疾也汗召盛盛僞偁疾篤汗因置之李旱衞雙劉忠張豪張眞皆盛舊昵在穆左右陰定謀穆破提大饗將士父子皆醉盛踰垣入東宮與旱等共斬穆穆軍未解嚴聞盛得出呼躍從盛攻斬汗及其諸子提加難亾匿捕得并誅之大赦以長樂王攝行統事諸王皆爲公奇兵已三萬餘屯乙連盛使罷弗聽擊禽之賜奇死八月以河閒公熙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李旱等皆封郡公步兵校尉馬勤謀反事連高陽公崇與其弟東平公澄皆死隆安二年十月盛偁帝改年建平十二月幽州刺史豪（李豪賜姓慕容氏）謀反明年正月昌黎尹劉忠城門校尉和翰右將軍張眞先後謀反皆死大赦改年長樂四月又赦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謀反皆死七月詔公侯有罪皆立功自贖除輸金帛令八月遼西太守李朗畔滅其家使李旱攻之旱至建安急召還至復遣之朗聞旱中還以爲有內變不設備旱破斬之十月中衞衞雙有罪賜死旱聞棄軍亾已復自歸赦之復其位明年正月大赦自貶爲庶人天王二月襲高句驪熙爲前鋒克新城南蘇三月襄平令段登謀反死辭連前將軍段璣璣太后兄子也五月璣奔遼西復自歸赦使尚主號曰思悔侯且直殿內六月大赦十二月尊令妃丁氏爲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爲太子盛懲其父以懦弱失國務威刑多猜忌羣臣有纖芥皆先事誅之嘗論太原桓王功德過周公竟殺其孫奇恪以此無後宗親勳舊咸栗栗莫能自保明年八月左將軍國殿中將軍秦輿段讚謀率禁兵襲盛覺死者五百餘人越六日段璣與輿子興讚子泰等因衆心搖動潛入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賊衆逃潰璣被創匿廂屋閒俄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盛知傷重輦升前殿申約禁衞召河閒公熙未至盛殂號謚曰中宗昭武皇帝

熙字道文璽少子也從盛征高句驪契丹勇冠三軍盛既遇弒中壘將軍宇文拔亢從僕射郭仲白丁太后請立長君時羣望屬盛弟司徒平原公元而熙素幸太后故太后癈太子定而立之捕斬段璣等元定先後賜死改年光始隆安五年也十二月魏來拔令支明年復取之五月高句驪陷宿軍十月納故中山尹苻謨長女娀娥爲貴人次女訓英爲貴嬪貴嬪尤幸丁太后恚謀癈立不成自殺十一月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與尚方兵于後作亂殺司隸張顯乘城拒熙熙馳還滅其衆惟和走免大赦明年大治宮室五月築龍騰苑十二月立苻貴嬪爲皇后貴人爲昭儀明年四月起逍遙宮鑿曲光海士卒暍死者大半七月昭儀死支解醫而焚之九月襲契丹破之十一月熙與后游田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南臨海而還士卒爲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十二月高句驪

求寇明年正月伐之后從攻遼東城且陞命將士毋先登俟與皇后乘輦入城中復嚴大雨雪士多凍死乃還十二月襲契丹明年正月至冷陘北畏敵强欲還后恥無功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驪二月攻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于矢且畏熙之虐也引疾去官明年正月改年建始二月爲后起承華殿土價視穀典軍杜靜輿櫬諫斬之后嘗盛夏思凍魚仲冬須生地黃下有司切責弗得則斬之四月后卒熙哭之絕而復蘇服斬衰羣臣無淚者當臨皆含辛謂作陵者曰善爲之朕將繼往七月葬毀門乃出熙被髮徒跣從二十餘里初中衛將軍馮跋及其弟素弗左衛將軍張興皆得罪亾命山澤謀因民怨舉事凡結盟者二十二人使婦人御輜車潛入城匿孫護家及熙送葬遂作亂逼夕陽公雲爲主雲辭以疾跋曰河閒淫虐神人共憤公高氏名家何能爲人養子而

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發尚方徒五千餘人分屯四門跋弟乳陳帥眾攻弘光門禁衛皆散走遂入宮閉門授甲中黃門趙洛生等走告熙熙曰鼠盜何能爲朕當還誅之而後葬乃置后柩南苑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攻北門不克退入龍騰苑忽自驚走出左右莫敢從從溝下入林中或執以送雲雲數而斬之幷其諸子諡之曰昭文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去兩頭爲高雲父拔小字禿頭拔有三子雲其季也雲字子雨本高句驪支庶慕容皝破高句驪徙諸青山由是世爲燕臣祖和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雲沈厚寡言時人以爲愚唯馮跋奇貴焉初爲慕容寶養子旣弒熙立爲天王復姓高氏國仍號燕改年正始義熙三年七月也八月拜跋爲侍中督中外錄尚書封武興公餘拜官有差明年葬熙及苻后于徽平陵封慕容歸爲遼東公使主燕祀明年十月離班桃仁弒雲跋斬之而自立乃葬雲且立廟置守冢焉

論曰垂以奔亾之身受寵苻堅王猛忌之閒之必欲殺之而堅卒保全之此亦英雄相遇萬世一時也堅旣敗淮南自知其力不足以復有關東則當因垂忠節慷慨而授之燕赦還諸子以救根本關中可以不變爲垂計者則當衛堅入關而卒輔之于以成秦王大度之美關猜嫌之口而奪之氣其所成就豈直南面而已不此之務而汲汲于復國崎嶇十餘年身未歾而兵敗于魏骨未寒而中原瓦解矣夫功名之士處功名之會唯能捐天下之大利害者乃能正天下之大是非或遇其時而弗知或知之而無其時此卓犖雄偉之業之所以不數數也

南燕慕容氏

備德初名德字玄明皝少子也身長八尺二寸額有日月角足下偃月重文博觀羣史清愼多才藝儁暐之世歷官魏尹征南將軍封梁公進范陽王枋頭之捷德實佐垂垂被讒出奔德亦坐免燕亾隨暐入秦從秦平涼州拜張掖太守淮南之役以奮威將軍副垂遂從復國拜車騎司隸遷司徒垂臨終敕寶委以鎭鄴拜六州都督冀州牧魏入寇德頻拒破之中山旣陷趙王麟去帝號來奔說德曰魏乘勝必攻鄴鄴雖饒食然城大難固不如南就魯王和于滑臺和亦遣使來迎隆安二年正月至滑臺僭燕王元年年六十矣麟謀亂賜死四月寶南至黎陽使中黃門令趙思來求迎德將奉之黃門侍郎張華曰匡大業者非雄才弗濟嗣帝闇弱不能紹隆先統宗祀之責今在殿下柰何徇匹婦之節乎慕輿護曰思言未明虛實臣請詗之德流涕遣護率壯士數百聲言迎衛實

謀害寶會寶已去乃止執恩以歸德以恩明習典故將任之恩固乞還北弗許恩因詭讓德德甚怒斬之八月晉師來伐至于管城敗之初秦王苻登爲姚興所滅有弟曰廣率衆三千依德德以爲冠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明年二月廣自偁秦王敗德將北地王鍾滑臺素孤弱鍾敗附德者多叛附廣德乃留和城守自擊廣和長史李辯素不附德寶之在黎陽辯勸和迎寶和不從辯懼謀洩及禍故召晉師欲因德出以作亂德不出辯不得發及是勸和拒德和不從辯遂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和跋自鄴馳入據之德旣斬廣還擊不勝將復攻韓範曰嚮也魏爲客我爲主人今則否矣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若據一方立基本然後圖之德計未決會右衛雲斬辯率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城赴德軍中德集衆大議中書令張華欲據彭城北地王鍾慕輿護封

逞韓諄欲復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地四通非帝王所居北有魏西有秦南有晉夫得高枕而臥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阻往自可克然近江淮利水戰晉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今雖克之難以久安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三齊英傑思得明主辟閭渾昔爲燕臣今使辨士馳說于前大兵繼之可以必克克青州布恩澤閉關養銳以伺天下之隙此亦陛下之關中河內也沙門僧朗贊聰策且請先定兗州巡撫琅邪及秋然後北轉臨齊以順天道從之五月入薛八月渾不從命傳檄攻之自琅邪經梁父取莒降渤海渾奔魏追斬之隆安四年正月偁帝于廣固改年建平增名備德以北地王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慕輿護爲左右僕射遣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立妻段氏爲皇后備德母兄皆在後

秦明年十月遣從事中郎杜宏訪之宏曰臣至長安君不奉太后消息當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祿以養餘年張華曰宏未行而要君求祿不可使也請罪之備德曰爲君求母爲父求祿忠孝足備何罪之有許之宏至張掖爲盜所殺備德卹其妻子明年三月晉桓元入建康自爲丞相七月冀州刺史劉軌起兵討元不克遂及高雅之司馬休之劉敬宣等來奔明年三月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號慟歐血因發病司隸校尉達謀反不克出奔魏初備德優遷從之民子長復民緣此蔭冒尚書韓諄疏請隱實從之先遣騎緣邊防竄然後拜諄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出蔭戶五萬八千四月王始反泰山禽之九月桓元篡晉備德大閱步卒三十七萬車萬七千乘騎五萬三千將討元以中原未定而罷明年三月敬宣等殺司空劉軌南奔劉裕備德欲

出兵會病而止明年四月兄子超至自後秦九月立爲太子殂年七十號謚世宗獻武皇帝

超字祖明備德同母兄北海王納之子也燕亾納入秦爲苻堅廣武太守數歲去官挈家就備德于張掖備德從軍淮南納及其母公孫氏皆留張掖備德留金刀與母爲別旣舉兵山東張掖守苻昌誅納及備德諸子公孫氏以老納妻段氏以妊繫獄未決獄吏呼延平嘗殺人備德活之及是竊公孫段亾羌中生超十歲而公孫病手金刀授超曰汝異日若東持此還汝叔矣平又奉超母子奔呂光後秦主姚興滅涼俱徙長安平卒段爲超娶其女超以諸父故懼禍陽狂行乞姚紹異其狀兒言諸興興召見與語故謬對興曰世傳妍皮不褁媸骨徒虛語耳罷遣之由是得往來無禁備德無子潛招之不告母妻而東獻其金刀備德悲不自勝拜侍中

驃騎大將軍封北海王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義熙元年九月立爲太子是日備德殂超立改年太上尊備德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爲中外都督錄尚書南海王法爲征南大將軍徐兗揚南兗四州都督加桂陽王鎭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樂浪王惠爲司徒潘聰段宏爲左右光祿大夫引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信任之鍾宏求外更命鍾爲青州牧鎭東萊宏爲徐州鎭莒拜五樓武衞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弗聽超之自長安歸也至梁父法不禮焉及德殂法又不奔喪明年八月使五樓讓法法懼遂與鍾宏謀反超知而徵之不至收殺其黨辭連太后太后懼泣告超曰封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我云帝非我生恐復有永康之變我婦人懼死卽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大怒車裂嵩嵩弟融奔魏鎭攻東萊鍾殺

妻子奔後秦昱攻莒宏奔魏凝及中書令韓範攻梁父凝謀殺範範知而擊之凝遂與法合範攻克之法奔魏凝奔後秦超欲變制復肉刑增烹轘以立威衆議不合乃止他日臨軒問封孚曰朕可方先代何主孚曰桀紂超大慙發怒孚徐步而出容色不變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亢厲乃爾宐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何謝之有超以其時望優容之十月孚卒于家明年七月遣御史中丞封愷請母妻于後秦後秦主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偁藩送伎所請乃可得也不者當送吳口千人愷還超廷議之左僕射段暉請掠吳口予之毋偁藩送伎尚書張華請許偁藩毋掠吳口乃使中書令韓範奉表偁藩興素重範範善于詞令興旣許之矣凝言于興曰超得母妻安可復臣宐先使送伎興意乃變更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天時尚熱

當俟秋涼八月興使報聘超北面受詔十月獻太樂伎百二十人于後秦後秦歸超母妻明年正月尊納爲穆皇帝母段氏爲皇太后郊有獸大如馬鼠狀而赤色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蓋皆飛裂獸亦不見超懼以問太史太史令成公綏對曰信佞戮賢賦役繁重之所致也乃大赦黜五樓俄復任之十一月女水竭河涑合而澠水不仌超惡之以問太史太史令李宣對曰澠水無仌良由逼帶帝京近日故也超大悅厚賜之明年正月超臨朝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韓諄諫弗聽二月掠宿豫濟南執太守簡男女二千五百人付太樂晉人屯淮陰以備之時五樓爲侍中尚書令左衞將軍專總朝政親戚竝居顯要論宿豫功兄歸等皆封拜鎭諫不聽由是百僚杜口王公內外無不憚五樓矣四月晉劉裕率師來伐集衆大議五樓曰吳兵剽輕利在速戰宐

據大峴以挫其鋒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饟道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閒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天道必克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蹂之太尉鎭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宐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宐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禽于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賀賴盧亦苦諫超竝不從鎭出謂韓諄曰旣不逆戰又不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大怒收

鎭下獄攝莒粱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晉師晉師過峴六月至東莞超使五樓及賀賴盧段暉將步騎五萬先屯臨朐既聞晉師盛乃留羸弱居守自率步騎四萬就之謂五樓曰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宜進據之晉軍失水可不戰而破也五樓馳騎將至爲晉將孟龍符所敗晉軍四千乘方軌徐進戰臨朐南日昃未決晉奇兵襲克臨朐衆潰段暉等大將十餘人皆死超奔還廣固晉人又克大城乃保子城晉人就圍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因糧罷運降者相繼超乃赦鎭于獄中使爲中外都督而使張綱乞師于後秦鎭曰百姓係心一人今六師奔敗士氣沮喪守不可固也秦方自憂勃勃何暇恤隣救亦不可恃也不如自力一戰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宜悉出金帛宮女餌之以爭天命天命助我必能却敵縱其不捷死亦爲美比于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惠曰不然晉兵

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庸有冀乎秦之與我勢成脣齒縱憂勃勃不容不救但恐輕使不能得重兵耳尚書令韓範燕秦所重宜遣乞師從之尚書垣尊及其弟苗踰城降晉七月綱自長安還晉人得之升諸樓車使周城而呼曰秦大爲勃勃所破無兵相救城中大震左僕射張華御史中丞封愷皆爲晉軍所執晉人令爲書勸超降超乃請割大峴以南備藩于晉并獻馬千匹晉人不許韓範至後秦興果使姚强救燕九月至洛陽而興爲夏所敗更追强還以自救範歎曰天滅燕矣晉人以散騎常侍招之遂降晉晉將以徇城城中知無救益懼或勸誅範家屬超以範弟諱忠免之張綱有巧思爲晉造攻械超支解其母于城上十二月太白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降超手殺之明年正月朝羣臣于天門天門者廣固子城南門也超引寵姬魏夫人以望晉師魏夫人握超手而泣超亦泣對之時方奏樂曲終而泣不止韓諱曰陛下遭遇厄運當努力作士氣乃效兒女子泣乎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詵勸降囚之二月五樓及賀賴盧爲地道襲擊晉師晉師不利或說裕曰昔石虎攻曹嶷瞻氣者令塞五龍口塞之城陷慕容恪攻段龕亦如之塞處皆雷擊開今舊基猶在請加修築從之澠水既斷城內男女悉病脚弱爭出降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曰天時人事亦可知矣歷數告終堯舜避位陛下盍思變通之計超歎曰興廢命也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潰圍走獲焉問何不降超無言神色自若惟以老母託劉敬宣而已裕送之建康斬于市在位六年年二十六

論曰超之禦晉與寶之禦魏其羣臣之策相似也較其時勢則寶宜清野而超宜據險寶之地廣魏來攻之路多魏乘積勝之威寶

當大衄之後險多則備廣備廣則力分一處傾壞勢必不支超以全力扼一險而亦坐而待亾可怪也寶惑于麟超實獨斷據險之謀出于腹心之臣而卒不用此其尤可怪者假令五樓之說行持久而不決盧循徐道覆乘虛下建康裕且奔命不暇江北之地將折而入于燕晉之爲晉未可知也又何宋之能興然寶失策于强魏猶且盛起于北德起于南延之再世而超一蹶不振者寶之宗室諸王足以自固超甫嗣位舉鍾法而棄之鎭亦不免于囚枝葉先落故也

北燕馮氏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永嘉之亂祖和避地上黨父安爲西燕將西燕亾東徙龍城跋仁厚有大度少言語飲酒至一石不亂母弟素弗次丕次(宏)皆任俠不修行業丕避亂亾奔高句驪惟跋

恭謹勤于家政父母器之慕容寶時仕至中衛將軍初素弗與諸少年游水濱獨見一金龍浮水下因取之咸以爲瑞非常也慕容熙求之弗予怒熙立固欲誅素弗矣跋又犯熙禁益懼乃與諸弟逃山中已而謀曰主上昏虐終不可還首死山中無名孰舉大事乎遂奉高雲以作亂雲立跋以佐命功封武興公督中外錄尚書事無大小咸决于跋雲自以無功德居大位内不自安養壯士以自衛寵臣離班桃仁典之賜甚厚而欲無厭因啓事弑雲跋升洪光門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曰此豎何能爲奮劍下斬班西門殺仁庭中衆推跋爲主跋以讓素弗素弗對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者天工無曠業在大兄羣臣亦固請乃以義熙五年十月自偁天王仍國號曰燕改年太平（載記及十六國春秋並誤作晉太元二十年此從通鑑）追尊祖父皆爲皇帝立子永爲太子以素弗爲車騎大將軍錄尚書范陽公如故餘封拜各有差素弗少時嘗求昏于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爲相待業尤厚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當時謂之賢相跋從兄萬泥鎮肥如兄子乳陳鎮白狼自以功大當入輔明年二月萬泥求代跋優詔弗許加開府儀同三司乳陳性麤獷密結萬泥謀反萬泥從之舉兵就乳陳于白狼跋命宏及張興討之宏與書諭降乳陳不可夜斫宏營宏先蓄火設伏以待之斬獲殆盡二人乃降宏皆斬之八月葬高雲及其妻子爲立廟置園邑十一月以素弗爲大司馬拜宏車騎大將軍明年七月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柔然可汗斛律獻馬三千匹求娶跋女樂浪公主許之亦求昏于柔然跋勤于政事勸課農桑振孤寡顯孝弟擢賢良毋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爲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大悅義熙十年益課民樹桑柘又爲民定送終之制召弟丕于

高句驪以爲左僕射封常山公八月魏使于什門至欲令跋偁臣跋遣黄門郎迎之于什門不肯入朝牽曳令入又不拜乃幽之而與夏連和十二月素弗卒明年公孫護務銀提怨望有叛謀皆死明年建學置博士明年入貢于晉明年四月赤氣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穆曰兵氣也魏方强而幽其使臣竊懼焉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兵拔乙連破古泥姚昭軍殺皇甫軌進攻龍城不克略萬餘家而去元熙二年六月晉帝禪位于宋又六年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爲太子又四年跋疾甚命翼總朝政勒兵宿衛所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乃說翼曰上疾行瘳奈何便欲代父臨天下乎還東宮日三省覲可矣翼性仁弱從之宋因矯詔遏絶内外翼及諸子皆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掌禁衛得出入福以告宏宏勒兵入射殺宮人跋驚懼而殂宏自立號謚跋曰太祖文成皇帝初燕結昏柔然通好于夏而不事魏魏方有事于夏燕以故得不被兵既滅夏服柔然然後伐燕宏乞和弗許送魏使于什門還納女偁藩乃許之魏徵其質子弗送復伐之宋元嘉十三年奔于高句驪明年爲高句驪所殺

晉畧國傳八

荊溪周濟譔

西秦乞伏氏

隴西鮮卑紇干莫知所出養于乞伏部以驍勇爲統主號乞伏可汗其後祐鄰泰始初率五千戸遷夏緣擊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于高平卒子結權徙牽屯山卒子利那卒弟祁渥卒利那子述延擊斛鮮卑莫侯于苑川遂居苑川自祐鄰以來奕世强盛咸和四年石虎克趙秦州蒲洪姚弋仲皆降述延畏偪遷于麥田卒子傉大寒卒子司繁遷度堅山太和末爲秦將王統所破遂降秦秦王苻堅留諸長安以其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鎮撫部衆逾年鮮卑勃寒攻隴右堅拜司繁鎮西將軍擊降之遂使還鎮勇士川卒子國仁太元八年從攻晉淮南拜前將軍領騎先鋒叔父步頹留鎮畔使還討之遂與步頹合太元十年堅爲姚萇所弒國仁自偁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年建義置郡十二（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洪陽天水略陽灑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築勇士城于苑川而都之以其弟乾歸爲上將軍明年降南安祕宜明年秦主苻登使封苑川王降鮮卑密貴等三部明年破越質部于平襄獲詰歸六月卒子公府幼羣臣立乾歸號諡烈祖宣烈王

乾歸雄武有度畧太元十三年偁河南王改年太初九月遷金城明年正月秦封爲金城王降南羌休官盧水諸部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來附明年吐谷渾王視連偁臣入貢拜沙州牧封白蘭王九月視連卒其子視羆立不受官封責其奉晉憚其强弗絶也十一月詰歸畔明年正月擊降之七月秦將沒奕干納質約擊大兜大兜破歸其質沒奕干尋畔東合劉衛辰八月伐之射之中目亾奔他樓十月涼王呂光遣弟寶乘虛攻金城還戰不勝明年八月

寶復至使奚念斷其歸路而擊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光又遣子纂襲奚念又敗光大怒自將取枹罕奚念奔甘松六月立太子熾磐明年正月秦封爲河南王加九錫六月改封梁王以求救救未至而登敗死苻崇偁帝于湟中逐之奔楊定定奉以來伐使軻彈益州詰歸各萬騎拒之益州領前鋒敗軻彈詰歸欲退司馬翟瑥奮劒止軻彈軻彈赴救詰歸繼之大破之崇定皆死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偁秦王明年正月拜授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偁大將軍大單于僕射尚書領府佐如故楊定之死也天水人姜乳襲據上邽四月益州攻之邉芮王松壽諫曰益州屢勝而驕恐不可專任弗聽敗于大寒嶺六月遷都苑川之西城七月呂光來伐衆號十萬左輔密貴周右衛莫者羖羝請納質偁藩從之既而悔之殺周羖羝明年十月軻彈與益州不平軻彈奔涼詰歸率戸二萬畔降後秦後秦主姚興處之成紀上邽姜乳畧陽權千成皆降後秦明年正月呂光大舉來伐命其弟延爲前鋒羣臣勸避其鋒乾歸曰曹公官渡陸遜猇亭勝敗豈在衆寡乎光兵多而無法精銳盡在延所延勇而無謀可以奇策制也延敗光必遁乘勝追奔吾可以得志矣二月光自軍長最遣其子纂率三萬人攻金城別將梁恭等萬餘人出陽武下峽與沒奕干攻其東呂延以枹罕之衆攻其西陷臨洮武始河關乾歸率衆二萬救金城未至而金城陷乃縱反閒紿延曰秦王衆潰奔成紀矣延喜引輕騎進乾歸狙擊大破之臨陳斬延復枹罕光兵亦引去明年正月遣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虜萬餘人而還遂復金城（涼以上年二月取金城兵既敗還金城爲南涼所克按涼金城郡治允吾金城既屬南涼此不得云攻涼允吾蓋南涼亦克而不守）六月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涼反者郭麐來奔十月大破吐谷渾于度周川視羆保白蘭遣質納貢妻以

宗女明年四月鮮卑掘壘部帥河內來附明年正月子城（本作金城即子城也）南景門崩復遷東城五月後秦將姚碩德五萬衆入南安峽自次隴西以禦之使慕兀絕其樵汲七月興自救碩德乾歸謂諸將曰興軍盛吾多騎地狹不得縱密引致平川伺怠乃可擊也命慕兀率中軍二萬退屯伯陽堡羅敦外軍四萬別屯侯辰谷自率輕騎覘秦軍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興騎來偪入于外軍旦戰大敗走還苑川部衆皆盡遂失枹罕北走至金城謂諸將曰吾不才叨竊踰一紀今若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而去理難俱濟卿等安土降秦勿吾從也皆曰夙生從陛下乾歸曰自古無不亾之國苟天命未訖則興復有期何爲俱夙大哭而別率妻子及輕騎數百奔允吾乞降于南凉（至此則南凉始取金城）利鹿孤處之晉興（此小晉興或誤作興晉）興兵退南羌或招乾歸乾歸將赴之利鹿孤知之屯捫天領以備之乾歸懼謂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名勢不全姚氏方强吾將歸之若盡室俱去必爲追騎所及吾送汝母子爲質彼必不疑吾乃得去吾既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八月南奔枹罕遂降後秦十一月至長安興大悅拜河南都督鎮遠將軍河州刺史封歸義侯明年二月還鎮苑川盡以其故衆配之明年熾磐亾還傉檀歸其孥義熙二年冬入朝興留爲主客尚書明年命熾磐代鎮七月傉檀畔興使邀熾磐熾磐斬送其使十一月後秦河州刺史彭奚念畔附南凉興以熾磐行河州明年十月熾磐築城于嵻峎山而居之十一月攻枹罕不克明年三月熾磐見姚懿于上邽奚念乘虛襲嵻峎熾磐大怒不告懿而歸擊破奚念遂克枹罕遣報乾歸乾歸時從興在平凉遂逃歸苑川四月如枹罕留熾磐鎮之收其部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七月復僭秦王改年更始乾歸以隆安四年降秦歷八年至義熙五年復僭秦王百官悉復本位明年正月降論薄部帥地延三月取後秦金城七月降越質十餘部八月復都苑川九月克後秦畧陽南安隴西諸郡後秦方困于夏力不能制恐其更爲西邊患明年遣太常索稜以太尉領隴西內史來撫諭乾歸亦欲圖南凉卽送所禽守宰謝罪僭藩興加乾歸父子官封乾歸受之百官皆降七月伐南凉八月濟河敗其太子虎臺獲牛馬十餘萬十月克後秦畧陽守姚龍于伯陽堡十一月又克南平守于水洛城譚郊以偪西平十二月西羌彭利髮據枹罕攻之不克明年正月復攻之師次葵谷利髮走國仁子公府追斬之復枹罕二月徙都譚郊命熾磐鎮苑川熾磐西擊吐谷渾其王樹奕干請降五月克南凉白土于是西秦之地東至畧陽南至枹罕北踰河有譚郊白土允吾方圖南凉未遂而遇弒初公府幼不得立及是有功陰圖爭國六月乾歸田五谿有梟集其手惡之竟爲公府所弒并殺諸子十餘人熾磐立號諡乾歸爲高祖武元王

熾磐乾歸長子也果毅能斷權畧過其父乾歸遇弒熾磐在苑川遣弟智達木奕干討賊公府奔大夏就圍之使曇達鎮譚郊婁機鎮苑川自還枹罕七月克大夏公府奔疊蘭克疊蘭奔嵻峎追獲之并其四子轘諸譚郊八月葬乾歸改年永康義熙八年也明年三月西破吐谷渾東破休官降索稜自四月至九月又三破吐谷渾前後俘獲三萬餘口吐谷渾由是衰弱明年正月五色雲起南山熾磐喜謂羣臣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繕甲以待五月南凉王傉檀西征乙弗留其太子虎臺守樂都襲克之使邀傉檀六月傉檀降十月復僭秦王百官悉復明年三月北凉王沮渠蒙遜

攻拔廣武魋尼寅邀諸浩亹敗又折斐扼勒姐嶺復被禽五月自將攻其湟河夜爲守將沮渠漢平司馬隗仁所襲敗將引還焦昶段景有貳心復攻之昶景以漢平降仁勒壯士百餘人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被執將斬之段暉救之後五年卒用暉說放還北凉十一月降南羌于赤水彭利和據漒川遙屬後秦明年正月將攻之師次沓中蒙遜來攻石泉以救之師還而退遂來聘四月攻後秦上邽姚艾固守破其二戍十二月使晉告劉裕求助擊後秦詔拜平西將軍封河南公明年再破吐谷渾其王恚死八月晉滅後秦十月姚艾偁藩後三歲畔降北凉其叔父儁不從逐艾請降明年克漒川走彭利和于是西南悉定西秦基業斯爲盛矣明年爲晉元熙二年熾磐改年建弘正月立次子暮末爲太子七月宋受禪封爲秦王熾磐以宋主遠在東南關中爲夏所據聲勢隔絕夏主暴虐不可託獨魏最强乃遣使降魏宋元嘉四年卒暮末立政荒刑酷爲北凉所偪遣使告魏求内徙至南安部衆離畔魏發兵迎之其下不肯東更拒魏魏師還爲夏所滅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吐谷渾者故燕王慕容廆庶兄西徙陰山又南徙白蘭者也世有令主故國雖傾危卒致昌熾以其無事于諸夏故不箸錄

晉畧國傳九

荆溪周濟譔

夏赫連氏

南單于之後有去卑者魏時爲右賢王居新平虒意之北子猛始以鐵弗爲氏既而冒漢姓劉氏泰始中畔晉爲部將所殺弟誥升爰卒子虎虎入居新興永嘉三年降劉淵明年爲劉琨所破西走渡河居朔方肆盧川淵以爲宗室封樓煩公太興二年代王鬱律來伐虎走出塞弟路孤以餘衆降代咸康七年虎卒子務桓求和于代且請昏亦朝貢于後趙永和十二年務桓卒弟閼頭立升平二年務桓子悉勿祈逐之奔代明年悉勿祈卒弟衞辰殺其子自立明年降秦亦求昏于代明年掠秦生口以獻秦秦讓之遂畔附代興寧三年攻秦杏城兵敗爲秦所禽弗誅封爲夏陽公遂附秦而慢代太和二年爲代所破南奔秦秦還而戍之寧康二年敗于代太元元年代復來伐求救于秦遂導秦破代秦亂據朔方太元十一年竝受西燕後秦官爵而代王拓跋圭亦以是歲復立改國號曰魏魏怨衞辰之破壞其國欲復讎方定諸部未暇也十五年侵魏不克十六年復攻魏大敗衞辰爲其下所殺魏入代來城所獲劉氏皆殺之幼子勃勃亾奔叱干部魏人索之部帥執送之其兄子阿利篡取以送破多羅部帥沒奕干（通鑑作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示魏使者曰是窮來歸我云云此從載記及十六國春秋）勃勃字屈匄（十六國春秋作屈孑魏書云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名屈孑北人言卑下也載記誤作屈子此從通鑑）辨慧美風儀沒奕干以女妻之明年沒奕干降後秦封高平公明年魏滅叱干部元興元年魏攻高平沒奕干以勃勃奔後秦後秦主姚興見而奇之與語大悅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大議遷安遠將軍封陽川矦使助沒奕干鎭高平議以貳城朔方襍夷及故部配之使爲伐魏嚮道姚邕諫乃止頃之復拜安北將軍封五原公配

以三交五部鮮卑及襍虜二萬餘落使鎭朔方邕固諫曰勃勃奉上慢馭衆殘貪暴輕去就寵之逾分終爲邊害矣當是時魏强數侵夌後秦諸屬夷興破魏柴壁已而大敗于乾壁亾大將故樹魏讎欲以圖魏遂不聽邕諫卒用勃勃義熙三年秦魏各歸禽將以和勃勃大怒六月畔與掠柔然獻馬八千匹悉衆三萬僞獵高平川襲殺妻父沒奕于并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國號大夏偁天王大單于改年龍升十月攻三城以北諸戍斬後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請定都高平勃勃自以兵少利在游食弗許初僭號求昏南凉弗得怒十一月率二萬騎攻之自楊非至于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馬牛羊數十萬頭南凉王傉檀追之其將焦朗請從溫圍水北度直趨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可以必勝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亾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

結讐幸有大功護牛羊財寶而返人懷貪競不能抗我明矣柰何避之傉檀從之勃勃聞之大喜于陽武下峽鑿凌埋車自塞歸路示士卒必死戰合矢集左臂益奮遂破諸百并追奔數十里斬將十餘人死傷萬計收其頭以爲京觀號曰髑髏臺師還又敗興將青石原是後與後秦大小數十戰勃勃多勝後秦境土日蹙以至于亾義熙八年後秦鎭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問以滅秦之策對曰秦政雖衰藩鎭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拜軍師中郎將六月乞伏乾歸遇弒其子熾磐方討賊勃勃欲乘危攻之買德諫而止明年三月改年鳳翔命叱干阿利築都城于朔方之北黑水之南阿利性殘忍蒸土築城以錐刺之入一寸卽殺築者并其尸築之不入卽殺行錐者勃勃以爲忠城畢名之曰統萬其造兵亦然射甲不入斬弓人入斬函人凡殺工匠數千人民不堪命勃勃下書曰朕

之皇祖自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從母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者系天爲子其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十二月立太子璝諸子皆爲公（通鑑在明年此從十六國春秋）義熙十二年十月晉克後秦洛陽勃勃謂羣臣姚泓非劉裕敵且兄弟內畔裕取長安必矣然裕亦不能持久必南還待其發軫吾取長安如拾芥耳明年三月盡收嶺北鎭戍九月裕滅後秦以書通好約爲兄弟勃勃陰誦報書對裕使口授舍人封以畣裕裕大奇之十月還統萬十二月裕還其子義眞留鎭勃勃以問買德對曰裕克關中未施德而急圖篡委形勝于孺子其無中原之志明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宜先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

後杜潼關塞嶢函義眞獨坐空城誰與守哉勃勃大悅命璝向長安買德斷青泥太原公昌據潼關自督大軍爲璝後繼明年十一月竟取長安置酒高會舉觴屬買德曰往日之言一朞而驗卿可謂筭無遺策矣拜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復收晉軍頭爲京觀十二月僭帝霸上改年昌武明年正月取晉蒲坂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我不患晉而患魏統萬去魏財數百里都長安統萬必危都統萬彼終不敢窺長安明矣乃置南臺命璝鎭之而自還統萬又改年曰眞興明年六月宋受禪後四年將廢璝而立少子倫璝反殺倫昌又殺璝勃勃大悅立昌爲太子又三年而殂號謚世祖武烈皇帝昌立改年承光明年魏兵取蒲陝入統萬取長安昌保上邽明年禽于魏弟定立于平涼改年勝光復長安明年欲復統萬弗克復明年爲魏所破西走上邽取西秦畧陽魏取隴

東明年滅西秦其主𦿉末降殺之因欲攻北凉吐谷渾襲禽之送于魏

論曰屈匄承衛辰狙詐之後逞其凶暴之姿虐燄所燔燒恩重者先及以怨報德何其淩也綜彼生平自窮兵嗜殺而外畧無一事可書向使關中諸將不相吞噬義眞稍長犄知白黑彼亦安能以得志哉棄已成之霸業狼狽遄歸竊佔江左蒙被惡名遂使關中喋血毒流仍世甚哉生民之不幸也

晉畧國傳十

荆溪周濟譔

涼呂氏

張氏據涼州六七十年劉石之强卒能自固豈非奉順仗義有以激勸其民而致然哉姚萇親弑其君呂光據張氏之舊壤曾無一言相詰責有前事而弗師欲求耆定難矣是以禿髮割西平以南沮渠割張掖以西及隆篡立日益削弱卒折而入姚興興得武威不能俛順民志鎮靖南北拱手而授之禿髮禿髮得之鉅福載禍沮渠坐大綜一州興喪之由稔貪詐之罔功忠義順之能立斯亦霸者之龜鑒也故都為一篇俾尚論之士便于挹取焉

呂光字世明畧陽氏也其先有文和者本沛人當漢文帝時避讎從焉父婆樓苻堅太尉有佐命功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照室故以為名目重瞳子左肘起肉印年十歲嬉戲為戰陳部分詳平及長身長八尺四寸勇健沈毅為王猛所器舉賢良除美陽令累遷鷹揚將軍禽張蚝于銅壁名聞天下從平燕封都亭侯苻重鎮洛陽表為長史堅聞重謀反謂羣臣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與同即命光收重光果檻車送之入為太子右帥甚見親任蜀人李育反拜破虜將軍討平之還遷步兵校尉禽反者苻洛拜驍騎將軍堅既平中州士馬强盛車師鄯善王入貢請為鄉導導秦師以徇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堅大悅拜光西域征討都督太元八年正月率步卒七萬鐵騎五千發長安行至高昌聞堅伐晉光欲止軍須後命將軍杜進勸行遂降下焉耆等國惟龜茲王帛純不下圍之明年純走入其城立其弟震為王威行西域西域諸國悉上還漢節傳光悉表易之八月捷書至長安堅加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

中土巳大亂道絕不通明年正月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所獲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亾之地不可淹留宜速東中途自有福地可居（什天竺人父鳩摩羅炎龜茲國師王妻之以妹生什七歲與母俱出家日誦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聲譽滿西域光之西伐堅命必致之光將什還涼州堅已死什遂留呂隆降姚興興遣使迎爲國師譯諸經論三百餘卷蓄室生二子弘始十一年卒）光乃大饗文武博議去留衆咸欲東三月以駞二萬頭負所獲珍寶伎樂驅駿馬萬餘匹而還七月堅爲姚萇所禽九月光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萬里歸師其鋒不可當也今京師擾亂主上存亾未可知河西帶甲十萬鼎峙之勢也光出流沙必有異圖宜守高梧谷口以奪其水如嫌其遠則請拒伊吾美水令楊統曰將軍世受殊恩國家傾危宜立誠效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失職貶謫近在西海若奉爲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總羣豪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南兼毛興（河州）東連王統楊璧（統秦州璧南秦）合

四州之衆埽凶逆以康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竝不從且使殺洛于西海光初聞翰謀遲疑不敢進杜進諫曰熙文士無機鑒翰雖有謀弗能用也及其離貳速進取之柰何遲疑使彼計得立乎從之至高昌而翰降至玉門熙移書責光擅命還師使子胤據酒泉以拒光燉煌守姚靜晉昌守李純皆來降光報檄責熙不赴國難而過歸師杜進擊胤禽諸安彌武威守彭濟執熙降光入于姑臧自領涼州刺史殺梁熙表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將士封拜有差酒泉守宋皓西郡守索泮獨不下攻克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熙絕我歸路此朝廷罪人卿何爲助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未嘗受詔亂涼州泮苦力不足不忍與逆氐彭濟竝世生也光殺之主簿尉祐性佞險爲熙所斥光寵信之譖殺名士姚皓尹景等十餘人州人由是不服（祐後爲金城太守畔光被誅）初苻堅滅張天

錫天錫子大豫依禿髮部帥思復鞬太元十一年據昌松攻姑臧不克敗走九月光得堅死問乃爲發喪十月自稱涼州牧酒泉公改年太安明年八月斬大豫（十六國春秋在上年此從通鑑）其將王穆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十二月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守強禧攻之不克別將徐靈（載記作炅）與張掖守彭晃謀畔光攻靈靈奔晃晃南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患之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我釁隙若晃穆未平康寧復至姑臧必危光曰然然我不往是坐待其來也三寇連兵城外皆非我有大事去矣及其約契未固取之爲易自率步騎三萬倍道攻晃二旬斬之王穆之起兵助大豫也燉煌索嘏應之至是穆信讒攻嘏光因襲破酒泉進兵邀穆穆衆潰走死（史不言康寧始末）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問聰中州謂我何對曰但聞有杜進耳明年正月殺進光與羣僚論政事參軍段業曰公用

法太峻光曰吳起商鞅不以執法強秦楚邪業曰明公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彼皆喪身亾家柰何法之光改容謝更行寬簡之政明年正月麟見張掖二月稱三河王改年麟嘉置百官自丞郎以下猶攝郡縣事妻石子紹歸自仇池立紹爲世子明年九月奉呂望爲始祖追尊高祖以下爲公父爲景昭王太元二十一年六月五龍見浩亹稱天王國號涼改年龍飛備置羣司立紹爲太子封庶長子纂爲太原公弘爲常山公弟延天水公王詳爲僕射段業等爲尚書隆安元年正月克西秦金城二月延恃勝敗死光誅其部將沮渠羅仇羅仇弟子蒙遜起兵報讎拔臨松男成起兵樂涫攻建康守段業二十餘日救兵不至業與男成合蒙遜亦往從焉遣纂攻之（十六國春秋云時諸將議纂必克光以問鳩摩羅什什獨以爲不利既而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援纂與戰合離大敗按蒙遜已歸業于建康建康在張掖西臨洮在西平南地勢縣隔合離之地未聞若是合黎則在張掖東與建康臨洮均不相及又纂若大敗何能從容退師通鑑不取是也）未下而郭麐反麐

術數爲國人所信與王詳俱官散騎常侍熒惑守東井黁謂詳曰凉將有大兵君老子弱太原凶悍吾與君久居內要難以免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强二苑之衆皆其舊也吾欲與君奉乞基㠯舉大事若何詳從之事覺詳死八月黁遂據東苑以畔民間言聖人舉事無不成多從之者纂方攻業光召使討黁諸將請夜還纂不可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能戰者可速出業竟不出遂引還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舉事不虛發吾能殺纂殺纂推兄爲主襲呂（宏）據張掖以號令諸郡此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臣呂氏安食其祿危弗能救又可畔乎呂氏若亾吾爲（宏）演矣統至番禾畔附黁黁邀纂于白石纂兵敗西安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來附夾擊破黁纂乃得入城張捷宋生等反休屠城與黁相應和共誘光後將軍西平守楊軌推爲盟主軌自偁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以應黁纂破黁將王斐于城西黁勢漸衰求救于南凉九月禿髮烏孤使其弟利鹿孤率五千騎赴之明年二月軌及烏孤季弟傉檀步騎三萬助黁軌營城北三月纂擊軌黁救之纂敗引還蒙遜攻西郡執呂純晉昌燉煌諸郡皆畔降業（宏）鎭張掖爲蒙遜所偪遣纂迎之初軌恃衆數欲擊光黁以天文不利數止之至是軌謀于衆曰呂（宏）精兵萬餘若與纂合將爲後患矣六月與傉檀共邀纂軌軍大敗奔王乞基後降南凉黁走魏安降西秦（宏）亦棄張掖而東業入據之明年二月業偁凉王九月光寢疾十二月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纂爲太尉（宏）爲司徒誡紹曰國家多難三寇伺隙吾歿之後纂統六軍（宏）筦朝政汝恭己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忌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誡纂（宏）曰永業非撥亂才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

定汝兄弟輯睦乃可禦侮愼勿自相圖皆泣曰不敢又執纂手誡之曰汝性麤暴深爲吾憂守成不易善輔永業是日光殂紹祕不發喪纂排閤而入伏哭而起拂袖欲出紹懼以位讓纂纂不受驍騎呂超言于紹曰纂威權震內外今臨喪不哀恐爲變請除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宏）爲世子聞紹在仇池而止（宏）由是有憾于紹見纂紹之有隙乃遣尚書姜紀說纂圖紹纂從之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宏）率東苑之衆攻洪範門紹使虎賁中郎將呂開率禁兵拒戰于端門超將二千人助開衆憚纂皆散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超奔廣武纂立號諡光曰太祖懿武皇帝紹曰隱王

纂字永緒光庶長子也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游鷹犬爲務秦亂西奔上邽輾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秦州刺史封太原公屢立戰功旣弑紹以位讓（宏）（宏）曰紹以弟立故違命廢之敢踰兄乎纂乃自立爲天王改年咸寧隆安三年也拜（宏）大都督大司馬司隸錄尚書改封番禾郡公纂之攻紹也左衛齊從斫纂中額左右禽從纂召謂從曰卿前斫我何其甚也流涕對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倉卒之際從心實所未喻唯恐弗殊何甚之有纂賞其忠善遇之纂叔父征東方鎭廣武超往從之纂使謂方曰超忠勇可嘉但不識權變耳方賴其壯烈其濟世難卿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謝纂復其爵位明年三月（宏）以東苑之衆作亂衆潰奔廣武纂悉東苑婦女充軍賞（宏）妻及女與焉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凉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以幽逼致殂山陵甫訖大司馬以驚疑肆逆京邑流血昆弟接刃雖（宏）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宜責己省躬以謝百姓

而反縱兵大掠因辱士女釁起自(宏)百姓奚罪且(宏)妻陛下之弟婦(宏)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爲婢妾乎天地神明豈忍見此因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乃召(宏)妻及男女育之東宮(宏)見方方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爲至此繫諸獄馳告纂纂使拉殺之立妃楊氏爲皇后以后父桓爲僕射凉都尹封金城侯四月將攻南凉中書令楊穎諫不聽度浩亹爲傉檀所敗六月將襲張掖尚書姜紀諫不聽圍張掖畧建康傉檀襲姑臧虜八千戶纂乃引還九月方奔南凉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蟠卧殿前一夕飛去又有黑龍行于當陽九宮門纂以爲瑞改殿爲龍翔殿門爲龍興門明年二月超擅擊鮮卑思盤思盤訴之纂俱召入朝超懼陰結殿中監杜尚超兄隆爲中領軍亦材武既見纂責超曰卿恃兄弟桓桓敢欺吾耶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

以恐喝超實無意殺之因引燕內殿隆屢勸纂酒纂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禁中至琨華東閤車不得過親將竇川駱騰倚劒助推車超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之洞匈川騰鬥死楊后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皆釋杖將軍魏益多斬纂首以徇楊后罵曰人已死忍復殘其形乎與婢數十人殯纂城西將出宮超使人搜其珍寶后厲聲曰且夕死人用此何爲問璽曰已毀之矣超見其美欲納之謂楊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遂自殺隆立謚纂曰靈謚后曰穆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皃善騎射光末年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至中領軍超既弒纂纂弟隴西公緯鎭北城嚴兵將討超結其叔父巴西公他他將從之其妻止之曰緯超俱兄弟子何爲舍超助緯自爲禍首乃止超弟邈有寵于緯說緯曰纂殘破國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正欲尊立明公耳明公先帝子當主社稷隆超終不以孽代宗乖失人望也緯信之及隆超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于隆隆有難色超曰今日之事如乘龍上天豈得中下耶隆乃自僭天王改年神鼎隆安五年也（載記誤作元興元年）尊父寶爲文皇帝拜超侍中輔國大將軍司隷校尉督中外錄尚書封安定郡公楊桓奔南凉利鹿孤來伐與戰敗績亾戶二千隆殘虐無度多殺豪望以立威五月魏安人焦朗質其妻子于後秦將姚碩德說以伐暴救民七月兵至姑臧超邈出戰大敗邈被禽所亾失萬計他率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後秦閏月城中人多謀外畔將軍魏益多謀殺隆超覺死連坐者三百餘家超勸隆降九月後秦遣鴻臚桓敦拜隆鎭西大將軍河西都督凉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

及大臣五十餘家爲質碩德乃還十二月超攻後秦武威太守姜紀于晏然不克遂攻焦朗于魏安朗遣質求救于南凉傉檀來援比至超兵已去傉檀因曜兵姑臧壁于胡阬夜超遣王集率精騎二千斫其營傉檀設備而待之殺集及兵士三百餘人隆懼僞與和請結盟于苑內傉檀遣其鎭北俱延入盟俱延疑有伏毀苑牆而出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還傉檀怒攻昌松守孟禕于顯美隆遣將救之畏懦不敢進明年正月傉檀克顯美執禕而去（傉檀責禕不早降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望旗歸附恐獲罪于執事矣傉檀義之以爲左司馬禕曰呂氏將亾明公必取河右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爲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于心竊未安若蒙大惠賜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歸之）姑臧大饑斗米直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二月後秦遣席確來觀釁且徵超爲質蒙遜來伐隆求救于南凉傉檀救之未至而蒙遜敗留穀萬餘斛且結盟傉檀聞之徙昌松民五百餘戶而去于時姑臧城門晝閉樵采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

虜奴婢者日數百隆皆坑之三月利鹿孤死傉檀立僭涼王十月來攻姑臧是時蒙遜傉檀互來攻隆饑疲不能自立因後秦之徵超爲質也明年七月使超求迎于後秦後秦遣齊難率步騎四萬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道旁難使其司馬王尚行刺史遷隆及宗族僚吏人民萬餘戶于長安至拜散騎常侍尚書公如故拜超安定太守姚弼之亂隆超俱被殺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畔也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遷代者乃王尚也

論曰光之臨歾諄諄以閱牆爲慮倘所謂知子莫若父者乎紹祕不發喪實萌猜忌不能殺纂特懦弱耳史言顧念父命寧死不忍未足爲信也

南涼禿髮氏

禿髮氏河西鮮卑也其先與魏同出有匹孤者自塞北遷河西妻

胡掖氏生子于被中故以禿髮爲氏禿髮者華言被覆也名曰壽闐壽闐孫樹機能泰始中亂涼州爲馬隆所誅從弟務桓卒子椎斤年百十歲卒子思復鞬思復鞬長子曰奚于助張大豫攻姑臧爲呂光所殺次烏孤次利鹿孤次傉檀次俱延次文眞傉檀最愛思復鞬常謂諸子曰傉檀明識藝幹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子皆重傉檀思復鞬卒烏孤立用大將紛陁策務農桑禮賢俊明政刑修鄰好太元十九年呂光使拜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封廣武侯烏孤訪于羣下多言士馬强盛何爲屬人石眞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光若致死何以禦之將求大伸而憚小屈乎乃受之明年七月西破乙弗折掘諸部十月築湟中廉川堡而居之廣武人趙振好奇畧棄家來奔烏孤與語大喜以爲左司馬呂光進封烏孤廣武公又受之十二月破鮮卑意雲部明年六月光僭

天王復使拜官烏孤不受留其鼓吹羽儀而遣之隆安元年正月自僭大都督大單于西平王改年太初攻涼金城涼將來赴敗之街亭七月涼郭黁王乞基畔明年二月涼楊軌畔皆來求援遣利鹿孤傉檀助之既而黁等皆敗九月軌乞基來降屯于廉川羌酋梁飢攻敗軌軌西屯乙弗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涼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質請救諸將憚飢强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尚强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如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烏孤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進擊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又拔之單騎奔澆河斬首數萬以(元)明爲西平內史于是涼樂都守田瑤湟河守張裯澆河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十一月軌乞基率數千騎來歸十二月更僭武威王以利鹿孤爲驃騎大

將軍西平公傉檀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宗族爲公侯者二十餘人文武進位有差明年正月徙治樂都利鹿孤鎭安夷傉檀鎭西平叔父素渥鎭湟河若留鎭澆河從弟替引鎭嶺南洛回鎭廉川從叔吐若流鎭浩亹以楊軌爲賓客內外才俊咸得其任烏孤從容謂其羣臣曰河隴區區數郡遭亂分裂遂至十餘國（其時僭王者涼及西秦凡四此言十餘國蓋統休官掘咄吐谷渾乙弗折掘諸部而言）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强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本吾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權臣擅命且遠隔千里無能爲患呂光耄而子弱纂(宏)有才而相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不過二年可以得志姑臧舉二寇不待攻而服矣六月以利鹿孤爲涼州牧代傉檀鎭西平召傉檀入錄府事爲幷吞之計八月烏孤醉墜馬傷脅遂卒遺命立利鹿孤欲以次傳傉檀利鹿孤立號諡烏孤曰烈祖武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八月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聘于北凉十二月呂光殂呂纂弒紹自立命建節將軍金樹平遠將軍蘇翹屯昌松漠口以逼纂明年正月改年建和四月纂來攻敗諸三堆五月楊軌田元明謀畔覺伏六月呂纂襲段業傉檀襲姑臧以救之徙其戶八千七月乞伏乾歸爲姚興所破來降已而奔興九月李暠畔段業偁凉公明年正月利鹿孤欲偁帝鍮勿崙曰吾自上世以遷徙爲國今舉大號必立都邑儲倉庫啓敵人之心非良策也不如處晉民于城郭勸農桑以供資儲率國人習戰射敵弱則乘之強則避之安用虛名爲世質的哉利鹿孤曰卿言是也乃更偁西河王以傉檀爲凉州牧督中外錄尚書二月呂隆弒呂纂而立六月沮渠蒙遜弒段業而自立九月呂隆降後秦蒙遜懼遂來請降十二月凉攻焦朗朗求迎傉檀至凉兵已退朗復拒守將攻之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以德爲怨棄士民以資敵非計也不如善諭之傉檀從之與之和而去之明年二月呂隆爲蒙遜所逼來求援婆衍崙曰姑臧飢弊蒙遜縱克之弗能守也適爲吾取耳勿救便傉檀曰姑臧形勝地豈可使蒙遜據之救之便遂使傉檀救之卒拔焦朗以歸三月利鹿孤卒遺令立傉檀利鹿孤在位端拱而已軍國之事皆任傉檀嘗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王者行師全國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大王命將出征戰克之後不以綏定爲先唯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畔此所以拔城斬將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偁善然卒弗能改也傉檀謚利鹿孤曰康王

傉檀以元興元年三月立更偁凉王改年弘昌大城樂都而遷焉

乞伏乾歸之奔後秦也先質熾磐于西平熾磐亾利鹿孤追執將殺之傉檀以爲孝而免之及是又亾傉檀歸其孥十月攻姑臧十二月後秦盡拜河湟諸國官傉檀爲車騎將軍廣武公而使王松悤助呂隆守姑臧傉檀弟文眞擊虜松悤傉檀懼送還長安遣自陳謝明年七月復攻姑臧呂隆求迎于後秦後秦兵至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後秦凉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傉檀厚禮之傉檀既畏後秦之強又欲得姑臧明年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使關尚聘于後秦後秦主興曰車騎獻款偁藩而大城樂都豈純臣之道乎尚曰易偁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故爲國家設重門之防陛下何嫌焉興悅十月命將破西南羌獻捷于後秦求領凉州興弗許加散騎常侍義熙二年六月攻蒙遜至赤泉復獻所獲馬三千匹羊三萬頭于興興以爲忠乃拜河右都督凉州刺史傉檀聞命率步騎三萬疾入姑臧遣王尚還朝興旋悔之弗及八月燕羣臣于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昔張文王始構此堂欲爲萬世之業未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處傉檀謝曰非君無以聞此讜言也留從弟文支鎮之自還樂都使使通好于西凉十一月徙都姑臧明年七月將畔後秦使結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九月伐蒙遜敗于均石西郡太守楊統以日勒畔降蒙遜十一月夏主劉勃勃來攻南鄙大畧而東追戰陽武下峽敗績乃徙三百里內百姓皆入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以作亂一夕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宣言于衆曰主上陽武之役恃衆故也責躬悔過何損于明而諸君遽從小人爲逆乎殿中兵今至汝屬無類矣衆皆撇走七兒奔晏然追斬之梁裒邊憲

等七人謀反覺死明年五月後秦使尚書郎韋宗來觀覺傉檀與論當世大畧從衡無窮宗退歎曰奇才不必華夏明識不在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于興興曰勃勃烏合猶能破之我何懼不克宗曰傉檀之敗輕勃勃也大軍若至必懼而謀臣竊觀諸將無出傉檀右者雖以天威臨之攻守異勢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中軍弼後軍斂成率衆三萬詐偁邀擊勃勃傉檀信之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覺其詐閉城拒之弼諭霸降霸曰汝違盟伐順天地所不祐吾寧死爲凉鬼何降之有城陷死之弼薄姑臧傉檀城守出奇兵擊破弼弼退屯西苑城中王鍾等謀應弼覺傉檀欲戮首謀而赦其餘伊力延曰強寇在外姦人竊發事勢至危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從之戮五千餘人以婦人爲軍賞命諸郡縣悉散牛羊于野斂成放

兵鈔之俱延敬歸擊之斬七千級弼固壘不出七月興使顯援弼聞弼失利倍道來赴九月至姑臧弼被遏于西苑水道斷軍渴雨甚壞堰軍始復振顯使善射者孟欽等五將挑戰凉風門矢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斬之顯乃委罪于斂成遣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傉檀亦報謝焉十一月復偁凉王改年嘉平立虎臺爲太子封授有差義熙六年四月掠北凉臨松民千餘戶蒙遜亦來掠顯美鮮卑戶數千俱延追之大敗自率五萬騎攻之戰于窮泉又敗蒙遜乘勝圍姑臧城中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諸郡皆降于蒙遜送質求和蒙遜甫退而后弟折掘奇鎮據石驢以畔傉檀既懼蒙遜之逼又恐嶺南郡縣爲奇鎮所扇動遂徙還樂都留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甫出城城中人閉門推焦朗爲主以降蒙遜敬歸討奇鎮敗死蒙遜來伐遣將乘虛襲其後徙三千餘戶于西平明年

二月蒙遜圍樂都取質而去吐谷渾來攻虎臺禦之敗績傉檀欲復攻蒙遜孟愷諫弗聽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掠戶五千屈右曰今既獲利倍道趣度險若蒙遜卒至徙戶內畔危道也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何爲疾走致損貲實乎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棄輜重而遁蒙遜遂圍樂都取質而去明年四月熾磐來取白土六月乾歸遇弒熾磐立十月蒙遜還姑臧明年四月攻蒙遜連敗樂都被圍湟河降于蒙遜質俱延乃罷明年五月乙弗諸部皆畔傉檀欲擊之孟愷諫曰以歲之洊饑上下疲弊南逼熾磐北逼蒙遜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結好熾磐以乞糴撫襍部以足兵俟時後動易所謂其亾其亾繫于苞桑者也弗聽戒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獨慮熾磐耳謹守樂都吾一月必返矣率七千騎而西熾磐果來襲尉肅謂虎臺曰外城大難守殿下

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臣等率晉人拒戰于外縱其不捷猶足自存弗從虎臺疑晉人之有異心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諸內孟愷泣曰國家危如絫卵愷等進圖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殿下乃疑之若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忠篤實懼餘人脫生慮表姑以君等安之耳旬日而城潰虎臺被執樊尼奔告傉檀傉檀已破乙弗虜襍畜數十萬而還聞樂都不守泣謂其衆曰今妻子皆爲虜寧能與吾因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引軍復西軍潰而東唯樊尼及紇勃洛肱陰利鹿從焉傉檀嘆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于吾今將歸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既而曰與其聚而皆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長兄子宗部所寄可與紇勃洛肱北歸蒙遜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陰利鹿卒從傉檀曰不念卿毋乎利鹿泣曰忠孝不兩全臣不才不能爲申胥其敢

違左右傉檀諸城皆下獨尉賢政守浩亹不下熾磐使虎臺手書諭之賢政怒曰汝爲儲君不能殉社稷棄父忘君何面目與義士語乎聞傉檀至左南而後降熾磐初待傉檀以上賓之禮封左南公既而鴆之并殺虎臺其族降沮渠者後皆入魏魏以其同源也賜姓源氏

論曰涉攻取之世不務安其民而欲以力劫之未有能久存者也方傉檀未有姑臧也其勢熊熊炎炎若不可遏既已得之敗不旋踵彼其以兵爲爪牙日搏以噬艸芥敵人之民以及其民是以棄捐哲謀挑釁稔怨至覆亾而不悔也韋宗乃歎其神駿至于輕中國薄詩書豈不悖哉

北凉沮渠氏

沮渠蒙遜者臨松盧水胡也其先爲匈奴左沮渠遂以爲氏世居盧水爲酋豪祖祁復延當後趙時封北地王父法(宏)苻堅中田護軍蒙遜博學曉天文雄桀滑稽梁熙呂光皆憚之故常游飲自晦伯父羅仇爲光西平太守叔父麴粥爲光三河太守從呂延伐乞伏乾歸延敗死麴粥謂羅仇曰光素殘刻今軍敗將死正其猜忌智勇之日吾兄弟素爲所憚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凉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以忠孝著于西方寧人負我耳已而皆被殺蒙遜以喪歸葬諸部姻族會者萬餘人蒙遜哭請其衆欲以報讐諸部皆從之殺光中田護軍馬邃進攻臨松殺縣令井祥南據金山而蒙遜從兄男成爲光晉昌太守聞蒙遜起逃奔貲虜中合衆數千進攻溼泉不克東屯樂涫蒙遜爲呂纂所敗入保山中而光酒泉守壘澄率趙策等攻男成于樂涫皆敗死于是男成南攻建康說太守段業畔凉隆安元年推業爲龍驤大將軍大都督凉州牧建康公改年神璽業拜男成輔國將軍酒泉太守任軍國事蒙遜聞之往從焉拜鎮西將軍張掖太守（是時酒泉張掖皆屬呂光此特假授耳）明年蒙遜將攻西郡衆皆非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卒攻之引水灌城城潰執其太守呂純于是晉昌守王德燉煌守孟敏皆以城降業拜敏沙州還德酒泉封蒙遜臨池侯拜晉昌太守六月男成王德攻張掖呂(宏)棄郡奔姑臧業徙治張掖遷蒙遜守張掖十月業築西安城命臧莫孩守之初業欲追呂(宏)蒙遜諫弗聽果爲(宏)所敗及是又言莫孩非綏御材弗聽果爲呂纂所破業自是忌蒙遜蒙遜懼禍深自晦匿明年二月業偁凉王改年天璽以蒙遜梁中庸爲尚書左右丞五月呂光命其二子紹纂來攻業請救于南凉烏孤遣弟利鹿孤及楊軌赴救紹纂引軍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強有窺覦之心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未可克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三國軍皆罷八月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十二月呂光殂其子纂弑其弟紹而自立明年業以李暠守燉煌既而使索嗣代之爲暠所敗男成譖殺嗣晉昌守唐瑤畔附暠酒泉守王德亦畔自偁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討德德奔瑤蒙遜追至沙頭虜其妻子部曲而還命沮渠益生守酒泉業益忌蒙遜徙爲臨池太守而以門下侍郎馬權守張掖十一月李暠自偁凉公（十六國春秋唐瑤王德畔在正月蒙遜破德遷官在四月通鑑四月業進暠都督凉興以西軍事十一月瑤畔附暠暠遂偁凉公改元庚子德亦畔自偁沙州刺史情事互異今惟暠改元紀月）馬權侮蒙遜蒙遜譖殺之因謂男成曰業愚暗非濟世才心腹惟馬權索嗣今皆已死吾欲殺業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爲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背之不祥乃止明年正月蒙遜求出守西安業喜許之蒙遜與男成期同祭蘭門山（卽[illegible]黎山）

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逆期以假日發若求祭蘭門山則臣言驗矣至期果以請四月業收男成逼令自殺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逆臣以兄弟故隱之恐臣在而部衆不從也故約臣祭山而白諸王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欲暴臣罪蒙遜必反臣奉命討之蔑不克矣業弗聽殺男成蒙遜乃泣告其衆欲爲男成報仇衆皆奮至氐池臧莫孩來降羌胡咸應進壁侯塢業先以疑幽其右將軍田昂至是召謝之使與深中庸拒蒙遜昂先降軍潰中庸亦降五月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納之業左右皆散遂爲蒙遜所殺六月蒙遜自偁大都督大將軍凉州牧張掖公改年永安（十六國春秋云是月李暠改年庚子與蒙遜相抗按是年辛丑通鑑暠上年改年）七月後秦攻呂隆蒙遜懼使李興聘焉八月酒泉凉寧二郡畔附李暠九月呂隆降後秦蒙遜大懼遣弟挐及長史張潛見姚碩德于姑臧求率衆東遷碩德大

悅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遷挐私謂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盡將還何故違離桑梓受制于人乎臧莫孩亦贊挐計乃斬潛罷東還下書省徭盡地力以子奚念爲質降于利鹿孤利鹿孤曰奚念年少可遣挐也十月蒙遜上疏于利鹿孤曰苟有誠信子不爲輕若其不信弟不爲重今寇難未夷不獲奉詔利鹿孤怒來伐執從弟鄯善苟子虜戶六千十二月使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許以挐爲質乃歸所掠罷兵明年二月伐呂隆敗還（十六國春秋蒙遜本錄云與傉檀共攻凉州與呂隆利鹿孤錄不同本錄誤也）三月禿髮利鹿孤卒傉檀立十月李暠執酒泉太守益生十二月西郡太守深中庸奔暠明年六月臧莫孩破山北虜徙戶五千八月後秦將齊難迎呂隆于姑臧因來伐臧莫孩敗其前鋒遂及難平遣挐入貢十月後秦來拜鎭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蒙遜聞傉檀之封廣武公不悅詰使者使者曰傉檀款誠未著故朝廷羈以虛名耳姚晃尹緯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財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昔竇融歸漢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然則不封張掖何也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爾蒙遜悅乃受命（通鑑後秦封河湟諸國在上年使至在本年十六國春秋姚興錄封國在本年十月蒙遜錄本年以後諸事俱遞遲一年按臧莫孩戰功與秦迎呂隆相次秦既迎隆因封禿髮沮渠李暠情事最合故從後秦錄皆在本年）義熙元年十一月李暠遷都酒泉明年六月後秦予傉檀姑臧八月傉檀通好于李暠蒙遜伐暠敗諸安彌明年六月劉勃勃畔後秦偁夏九月傉檀來伐敗諸均石取日勒明年十一月傉檀復偁凉王義熙六年三月大破傉檀于窮泉圍姑臧取質而還焦朗以姑臧來附八月敗李暠世子歆于馬廟擒其將朱元虎暠來求和歸元虎結盟而還明年二月拔姑臧以焦朗歸封挐安平侯拜秦州刺史鎭姑臧再伐傉

檀皆圍樂都取質而還挐卒以從祖益子代之七月遣百年襲暠兵敗被執明年十月遷都姑臧十一月偁河西王改年玄始（十六國春秋紀年自此下與通鑑合）明年四月立世子德政傉檀來伐連敗之圍樂都降其湟河守將禿髮文支鎭軍成宜侯八月伐傉檀取質而還自是西平以南多來屬傉檀僅守樂都而已十月襲卑和烏啼二部獲戶二千明年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熾磐復偁秦王十二月朱齡石遣使來聘明年三月取熾磐廣武郡破其援軍于浩亹及勒姐嶺五月遣舍人黃迅因益州刺史朱齡石上表請爲劉裕右翼以清中原夏遣烏洛孤來結盟使弟湟河太守漢平如夏涖盟漢平還爲熾磐所攻降之明年二月及熾磐平明年二月李暠卒子歆立四月伐歆敗還（十六國春秋在九月）八月晉滅後秦明年十月後秦故將姚艾自西秦來奔拜征南將軍命與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儀遣使偁藩于

晉詔拜涼州刺史閒一年宋受禪八月僞攻西秦浩亹以致李歆潛還屯川巖且騰露布言已克浩亹將進軍黃谷歆果來襲遜塹斬之進克酒泉（此事十六國春秋誤在上年按是年庚申蒙遜云太歲在申未可西行是其詒也）歆弟恂據燉煌明年克之蒙遜既滅西涼數與西秦構兵世子德政拒柔然被殺更立興國興國爲西秦所執更立菩提偁藩于魏遣子入侍魏封爲涼王宋其所奉沙門曇無讖蒙遜不遣由此致釁宋元嘉十年蒙遜寢疾國人以菩提幼弱共立其兄牧犍爲世子蒙遜卒牧犍立七年而爲魏所滅

論曰石氏姚氏最號爲信奉沙門佛圖澄鳩摩羅什尤著然未有專以男女之事誘姪惑衆如無讖之甚者也蒙遜惑之抗大國之威貽子孫之禍傷已然無識亦以見危欲去自取刑戮云

西涼李氏

李暠字元盛隴西成紀人漢前將軍廣之後也高祖雍曾祖柔並歷郡守祖弇爲張軌武衞將軍天水太守父昶早卒遺腹生暠母改適宋氏生繇暠好學有文彩稍長習武藝讀孫吳兵法嘗與宋繇及呂光太史令郭黁同宿黁夜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然貴緣李君李君終當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段業之偁涼州牧進燉煌守孟敏刺沙州署暠效穀令敏卒燉煌護軍郭謙沙州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歸言于暠曰段業無經濟才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于業業以爲安西將軍燉煌太守領西胡校尉既而索嗣言暠不可使據方任業遂命嗣代之繇與效穀令張邈勸拒之暠使繇以甘言往而命二子歆讓逆戰破嗣上表自理業殺嗣以謝分燉煌之

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爲涼興郡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西夷校尉以安之隆安四年也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瑤畔業移檄推暠爲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秦涼二州牧涼公暠去業年號但偁元年冠以庚子遣宋繇東伐至于玉門止屯廣田積穀爲持久計明年六月段業爲沮渠蒙遜所弒酒泉涼寧皆來附明年蒙遜西郡守梁中庸來奔明年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明年世子譚卒九月立歆爲世子義熙元年自偁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涼公改年建初于是述祖父世爲晉臣涼州傾沒已欲興復及權寔假號建年之意使舍人黃始梁興閒行奉表詣建康十一月徙治酒泉明年八月南結禿髮傉檀以逼蒙遜鄯善前部來貢方物九月蒙遜來攻至于安彌明年十二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閒行奉表幷寫前表詣建康明年禿髮傉檀據姑臧復偁涼王閒一年蒙遜取姑臧八月來伐歆禦之敗于馬廟及蒙遜盟明年八月蒙遜將沮渠百年來襲暠曰蒙遜新與吾盟而復來襲其氣不直易衰竭也堅守不與戰百年糧盡引還世子歆邀擊獲之明年十月蒙遜遷于姑臧明年南涼亡蒙遜取其河湟之地義熙十二年六月司馬索承明上書勸伐蒙遜暠曰蒙遜爲百姓患吾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相爲陳之若直倡大言將使吾疲民以結怨耶承明慙而退暠好爲文詞見志亦以訓誡諸子喜緣飾祥瑞以自表異然亦慎刑重農勤恤民隱而煦嘔之故年穀頻孰百姓樂業明年正月寢疾命長史宋繇輔世子二月卒號諡太祖武昭王子歆立

歆字士業父時數將兵有功既卽位改年嘉興三月蒙遜張掖太守廣宗詐降歆使溫寔先驅自勒大軍爲後繼蒙遜設伏蓼泉歆

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戰于鮮支澗擐甲先登大敗之追北百餘里俘斬七千級蒙遜乃城建康置戍焉八月晉滅後秦明年九月蒙遜來攻將距之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去歆遣使告襲位十月詔拜都督七郡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封酒泉公歆用法嚴好興土功明年六月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入歲以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兼并之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畧事歸寬簡而更繇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愁悴致荒之由實在乎此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修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咸樂爲用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爲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主簿汜稱又上疏曰臣聞政之不修天垂灾譴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亾殿下嗣位以來元年三月癸卯燉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敢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前殿俄而秦入姑臧梁熙既爲涼州不撫百姓專爲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于閑豫堂明年爲呂光所殺段業僭制二年中地震五十餘所先王龍興于瓜州蒙遜殺業于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室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灾之大者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　君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

禽地者至陰胡夷之衆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進愚款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英儁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筭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不納明年宋受禪蒙遜詐攻西秦以誘歆歆襲之敗死弟恂據燉煌明年亦爲蒙遜所滅

晉畧國傳十一

荆溪周濟譔

代魏拓跋氏

拓跋氏自言黃帝之後上世有毛者居北荒五世至推寅謀南徙未行而卒又八世至詰汾始居匈奴故地是生力微隸沒鹿迴部帥竇賓賓攻西部兵敗失馬力微以所乘馬脫賓賓妻以女使居長川賓卒其子將攻力微力微殺之而并其衆始遷定襄之盛樂魏晉時遣其長子沙漠汗入質後歸國沙漠汗有才畧晉幽州都督衛瓘行反間殺之力微俄卒（年一百有四歲）子悉鹿立卒弟綽立卒沙漠汗子弗立卒力微子悉祿官立分國爲三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悉祿官自統之一居代郡參合北使沙漠汗子猗㐌統之一居盛樂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㐌强盛南脅并州襍胡徙諸雲中五原故地西度河擊匈奴烏桓至杏城北八十里與晉分界

北度漠西降三十餘國助東嬴公騰討劉淵騰假猗㐌大單于猗㐌卒子普根代統中部其後悉祿官卒猗盧總攝三部永嘉四年遣弗子鬱律助劉琨破劉虎琨上猗盧大單于封代公始有句注陘北地建興元年以盛樂爲北都修故平城爲南都築新平城于㶟水陽黃瓜堆使其子六修鎭之建興三年進封代王始置官屬六修素領兵而猗盧寵其少子六修怒不庭明年三月發兵討之爲六修所弒普根誅六修立月餘卒子幼普根母惟氏立之又卒國人立鬱律自六修之亂代以衰耗鬱律立代復强惟氏恐不利其子太興四年殺鬱律而立普根弟賀傉鬱律子什翼犍尚幼其母王氏匿諸袴中以免賀傉少惟氏爲政聘于石勒石氏謂之女國使太寧二年賀傉始親政以諸部多未服乃城東木根山而居之明年卒弟紇那立成帝初爲石虎所敗徙都大甯鬱律子翳槐居其舅賀蘭部紇那使索之弗得以宇文之師擊之不克咸和四年賀蘭藹頭與諸大人共逐紇那而立翳槐紇那奔宇文翳槐質其弟什翼犍于後趙以和咸康元年藹頭不恭翳槐將召戮之諸部皆畔紇那入翳槐奔後趙咸康三年後趙納翳槐紇那奔燕明年翳槐卒遺命立什翼犍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屈弟孤仁厚諸大人殺屈立孤孤不可自迎什翼犍于後趙請身代質後趙義而俱遣之什翼犍立改年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任燕鳳許謙以政置百官明法禁令簡而肅百姓安之自賀傉時諸部離畔及是咸附代語謂他國民來者爲烏桓烏桓漸多分爲二部弟孤監北部子寔君監南部求昏于燕燕王慕容皝以妹妻之大會參合陂議都㶟源川其母王氏曰吾世以遷徙爲業一旦城郭居寇來無所避乃止咸康六年始復都盛樂建元元年慕容妃卒復求婚於燕

燕又妻之升平四年又卒隆和元年復求昏于燕太和元年使燕鳳入貢于秦明年伐劉衛辰河仌未合以葦絙約流凘散葦其上立成浮梁衛辰出不意舉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咸安元年長孫斤謀弒逆世子寔擊殺之寔亦被傷死寔妃賀氏遺腹生圭太元元年衛辰乞師于秦以復仇秦兵大至白部獨孤部拒戰不勝南部大人劉庫仁以十萬騎戰于石子嶺又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高車襍種皆畔鈔寇四起無所芻牧牛馬復度漠南聞秦兵漸退乃還雲中初什翼犍分國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世子寔既死子圭幼而慕容妃所生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眞窟咄皆長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諸子每夜執兵警衛斤因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必先殺汝不見諸子戎服夜繞帳乎伺便發矣寔君信之遂殺諸弟而弒什翼犍惟窟

咄得免諸子婦使部人夜告秦師秦師至衆潰圭母賀以圭走依賀訥秦王苻堅召問燕鳳鳳具以狀對堅爲戮寔君及斤欲遷圭長安鳳請曰代王初亾羣下畔散其別部庫仁衞辰最強庫仁勇而有智衞辰狡猾多詐皆不可獨任宜分其部兩存之兩人素相讐其勢莫敢先發俟圭少長而立之所以存亾繼絕也堅從之分河以東屬庫仁西屬衞辰而以窟咄歸賀氏將圭居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元佗等皆依庫仁庫仁奉圭謹堅以爲忠貴異之衞辰不服因畔秦庫仁擊破之取其河西地慕容垂之畔秦也堅子丕被攻于鄴庫仁救丕其下憚役殺庫仁弟頭眷領其衆明年庫仁子顯殺頭眷而自立遂欲殺圭圭姑爲顯弟亢埿妻以告賀氏顯謀圭梁六眷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圭賀氏夜醉顯使圭與長孫犍元佗等輕騎亾去向晨故驚廄馬顯出覘賀乃哭曰吾子適在此忽不見誰殺之邪顯以故不追圭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庾和辰奉賀氏以從圭圭得衆訥弟染干忌之使其黨賊之尉古眞以告賊不得發染干遂圍圭賀氏詬曰殺吾子將焉置我染干慚而罷十二月拓跋紇羅羅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圭復爲代王太元十一年正月大會于牛川卽代王位改年登國初賀氏夢日出室內而娠圭生而體重倍常兒弱而能言目有光廣顙大耳衆固已異之矣遭亂流離卒復其國徙都盛樂北負陰山南控河務農息民國以安富三月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其族人奴眞率所部來降奴眞兄犍先居賀蘭部奴眞請召犍讓使統部犍使弟去斤齎金馬謝賀訥染干曰我遇汝兄弟厚今得衆宜從我去斤許之奴眞怒曰我祖父以來世忠于代以部讓汝欲共爲義也汝等無狀乃謀畔乎殺犍及去斤染干攻之奴眞訴于圭圭讓染干兵乃罷四月改國號曰魏八月劉顯迎窟咄于西燕將立之圭使安同乞師于後燕未至窟咄稍前逼圭染干又侵北部晉洛亾奔衞辰圭自弩山犇牛山屯于延水南出代谷會後燕師于高柳窟咄進戰高柳合擊大敗之殺窟咄悉收其衆後燕因封圭上谷王圭拒不受劉顯尚强明年乞後燕師共攻之顯奔西燕明年八月使九原公儀聘後燕後燕主慕容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對曰先王與燕比肩事晉世爲兄弟臣今奉使禮未失也垂曰吾今威加海內豈得以昔日爲比對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强此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還言于圭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才氣非少主臣燕主歿內難必作矣明年襲破高車又破吐突隣部于女水明年會後燕師破降賀蘭紇突隣紇奚三部徙賀蘭部于東境使弟觚獻馬于後燕明年染干謀殺賀訥訥知之舉兵相攻與後燕共破滅之七月復使觚于後燕垂留觚求馬圭怒絕之初柔然部世服于代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死部分爲二長子匹候跋居東次子縕紇提居西代之中絕也柔然附于衞辰及圭立諸部皆服柔然獨不附十月擊之柔然遁追之度磧及于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屋擊收餘衆走使長孫肥追之斬屋擊平望川匹候跋降獲縕紇提子曷多汗及其兄子社崘斛律等宗黨數百人縕紇提將奔衞辰圭自追及之亦降徙其部衆雲中衞辰子直力提來攻南部十一月拒破之遂自五原金津南濟河入其國破其所居悅跋城遂收河南地衞辰走死宗黨五千餘人皆駢戮惟少子勃勃亾奔辟干部太元十九年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崘率故衆西走長孫肥追斬曷多汗社崘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已而襲殺匹候

跋掠五原以西北走度漠明年後燕太子寶來攻用張袞策渡河邀之後燕師退追敗之參合禽諸王文武將吏數千人擇有才用者留之餘欲放歸以招中州人士王建進曰燕衆強盛我幸而大捷乃更縱其爪牙使得搏噬乎于是盡阬之明年後燕主垂自將陷平城陳留公虔戰歿諸部皆貳圭將出走會垂疾篤退師殂于上谷于是張恂勸圭進取中原七月改元皇始八月大舉攻後燕步騎四十萬旌旗二千里南出馬邑踰句注左將軍李栗將五萬騎前驅別將東出軍都襲幽州大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使騎環城譟而去之慕容農出戰敗逃歸長孫肥及諸潞川盡獲其妻子幷州悉下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盡其言稍可用輒擢之以張恂等爲諸郡太守勸課農桑十月使于栗磾公孫蘭步騎二萬潛

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出井陘以趣中山李先降以爲長史進拔常山十一月使儀以五萬騎攻鄴王建李栗攻信都自攻中山不克引而南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圭聞宏名追獲之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刱立制度博陵令屈遵降以爲中書令明年正月克信都二月敗後燕主寶于柏肆多降朝臣將士張袞素言崔逞才及是得之以爲尚書使攝三十六曹事柏肆之役燕人夜入魏營圭出屯冢上還擊乃破之亾卒歸傳言王敗不知處于是晉陽守將封眞反攻幷州刺史素延素延擊斬眞南安公順守雲中欲攝國事莫題諫而止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皆畔順擊之不克命庾岳將兵還定三部國人乃安圭欲撫慰新附深以參合之誅爲悔三月後燕主寶夜去中山城中無主圭欲入王建請俟旦城中人乃推慕容詳爲主復攻之

不能克圭使登巢車諭之曰汝主已棄汝去汝曹復誰爲守乎百姓對曰懼如參合圭顧建而唾其面四月罷圍就穀河間命儀去鄴屯鉅鹿積租楊城五月進儀驃騎大將軍督中外兗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七月慕容麟入中山殺詳八月移軍九門大疫人畜多歿諸將或思歸圭奮曰疫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爲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人羣臣乃不敢言慕容麟去中山就食新市九月甲子晦圭進軍攻之太史令晁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亾謂之疾日圭曰武王不以甲子興乎敗麟義臺麟奔鄴克中山公卿將士降者尚二萬餘人張驤李沈先嘗降魏已而亾去及是復降皆赦之收燕璽綬圖書府庫夷殺觚者五族諡觚曰秦悼王明年正月取鄴河北悉定圭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

門下至鄴置行臺以和跋爲尚書與左丞賈彝共守遂還中山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復置行臺于中山命儀守之遵戍合口然後西還徙山東夷晉四十六萬口以實代圭旣西山東盜起諸將頻擊定之三月徵儀入輔命遵代守中山四月進封遵常山王七月遷都平城建宗廟立社稷營宮室宗廟歲五祭分至及臘十二月偁帝改年天興隆安二年也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帝力微曰始祖神元皇帝什翼犍曰高祖昭成皇帝倣古制立郊廟朝饗禮樂惟孟夏親郊餘多攝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東至代郡西極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以收入定殿最是歲仇池來偁藩明年正月北巡命常山王遵等三軍東出長川高涼王樂眞等七軍西出牛川自將大軍中出

駮丹水以襲高車二月破三十餘部獲口七萬馬三十萬牛羊百四十萬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破七部獲口二萬馬五萬牛羊二十萬是月取後燕滑臺三月還平城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如令僕故事置五經博士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用博士李先議收郡縣書籍七月晉洛陽守將爲後秦所攻來乞師命穆崇救之未至而陷崇留鎭野王圭性鷙刻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圭大好之崔逞盧溥皆張袞所舉也前圍中山乏食逞請賦桑椹以當租且曰飛鴞食椹而改音詩所偁也圭陰銜之後秦寇晉襄陽晉雍州刺史郗恢求救于常山王遵書中偁圭爲賢兄圭怒命袞逞爲畣欲以辱之而荅書偁晉帝爲貴主圭益不悅逞之來降獨攜幼子賾留其妻及四子于冀州後奔南燕圭以是幷責逞殺之盧溥又降後燕遂幷罪袞黜爲尚書令史都坐大官封懿左將軍李粟竝坐僩慢懿癈粟誅方士董謐獻服餌仙經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供薪蒸藥成啖囚囚人多死然猶信之訪求不已間一年南侵許昌彭城西攻後秦高平東取後燕遼西戍令支明年後燕復取遼西柔然睦于後秦圭數擊破之社崘遁走漠北奪高車故地居之擊幷匈奴遺種日拔野雞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諸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五月後秦來取乾壁十月覆後秦師于柴壁進攻蒲坂柔然入邊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柔然已去追之不及明年十月立子嗣爲齊王加位相國紹爲清河王十一月襲破高車餘種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爲鑾明年罷不滿百戶縣置六謁官準六卿列爵四等大郡王小郡公大縣侯小縣伯其品第一至第四散官五等第五至第九文官造

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品比散官百官有闕則取而補之官名放上古龍鳥十月改年天賜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明年罷尚書三十六曹明年州置三刺史郡守縣令長亦如之功臣爲州者皆徵還以爵歸第明年五月及後秦平常山王遵有罪自殺八月殺司空庾岳明年殺高邑公莫題明年四月天安殿東序震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竝毀之初圭服寒食散藥發躁擾至是寢劇又數有怪占者多言急變生肘掖圭憂懣或忘寢食追計生平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疑羣臣左右皆叵信方奏事追記舊惡輒殺之顏色行步詞氣少失調輒以爲懷惡心往往手自擊殺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百僚惴慄癈職守盜賊公行圭知之曰朕故縱之過哉年當更清治耳八月衛王儀有罪自殺十月將立齊王嗣爲太子先殺其母劉貴人召諭嗣嗣悲不自勝圭怒嗣還舍日夜號哭圭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避之俟怒解而後謝乃將帳下車路頭王洛兒出亾清河王紹兇狠無賴圭嘗怒之倒懸井中幾死是日譴紹母賀將殺之賀報紹求救紹與宦者宮人謀夜踰垣入弒圭天安殿嗣既立號謚圭曰太祖道武皇帝墓曰金陵

嗣圭長子也將立爲太子遭怒出亾聞圭爲清河王紹所弒還宿王洛兒家紹素恨嗣既弒父將幷殺兄獵郎叔孫俊與拓跋屈之子磨渾自言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求之出執以詣嗣大臣安同等聞嗣在爭出迎誅紹及其黨而後卽位改年永興義熙五年十月也公卿先罷歸者悉起用十二月柔然來侵明年正月命長孫嵩擊之詔徙郡縣豪民于代民不樂徙吏逼之相聚爲盜欲赦之以訪八公屈曰民亾爲盜不罪而赦之不順不如誅其首惡

而後赦之崔宏曰聖主務安民不與較勝負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先誅後赦兩不能去曷若一赦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從之遂定四月嵩師還柔然追圍嵩牛川嗣自將擊之社崙走死弟斛律立是爲藹豆蓋可汗義熙九年吐京離石胡畔命屈督劉絜魏勤擊之胡引夏兵邀禽絜勤戰死屈亾二將當死以磨渾功赦之使攝幷州屈復縱酒癈事乃徵還斬之十一月請昏于後秦明年正月改年神瑞二月夏侵蒲子幷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夏吐京護軍七月使陋孫如後秦于什門如北燕悅力延如柔然以博士王諒爲平南尉太眞參軍奉眞書使于太尉劉裕于什門至北燕北燕主馮跋幽之十一月校守宰貲財非家所齎悉簿爲贓十二月柔然來侵擊走之追軍多凍死河內人司馬順宰自偁晉王攻之不克博士祭酒崔浩宏之子也進講易洪範占對栽異多驗遂預軍國大計明年河西飢胡聚上黨推白亞㮚斯爲單于司馬順宰爲之謀主四月遣公孫表等五將攻之戒之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南岸然後可擊也魏比歲霜旱雲代民多飢死十月太史令王亮蘇坦言于嗣曰案讖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訪羣臣崔浩周澹曰山東以國家居廣莫之地民畜無涯號爲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參居郡縣情見事露恐啟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死亾必多舊都兵少柔然及夏皆將窺覦遠隔恆代難以赴救是爲聲實俱損也來春艸生湩酪將出兼以果菜得及秋孰則事濟矣嗣曰來秋又飢將若之何對曰且簡貧戶就食山東來秋復飢當更圖之方今遷都實爲未便嗣悅躬耕勸農民遂富安公孫表至上黨胡人已癈白亞㮚斯更立劉虎表謂胡內亂易克不會後秦而擊之大敗明年四月改年泰常八月嗣訪羣臣曰胡畔踰年討之不克盛秋發兵又妨農功爲之柰何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終不成大患表等非力不足但處分失宜耳得大將素有威望者督之必有功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幷州著威信可使也嗣從之以建爲中領軍督表等九月斬虎及順宰俘其口十萬劉裕伐後秦前鋒王仲德由清入河兗州刺史尉建棄滑臺北度仲德入滑臺嗣聞之使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將尉建濟河斬于城下呼晉軍問狀晉人曰吾自河入洛埽清山陵適欲假道魏將已去因借空城暫息兵馬行當西矣和好如故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明年三月裕將入河先使使來假道會後秦求救者亦至詔議之皆曰晉水軍焉能攻潼關登岸北侵其勢甚易裕意未可測且秦姻也請發兵斷河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志在必取若遏其師是代秦受兵也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豈可復構釁于晉乎宜聽裕西而陳兵塞其東裕捷必德我不捷我亦不失救秦且南北異勢借使國家捐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河北安足患乎社稷大計豈顧一女子議者曰裕西入關恐吾斷其後北上秦必不能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不能決乃命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軍事娥清阿薄干將十萬騎循北岸裕竟西上阿薄干邀之敗死乃恨不用浩言五月晉齊郡太守王懿來降請發兵絕裕歸路嗣問浩曰裕伐秦克乎對曰克之姚興好虛名而少實用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裕兵精將勇何故不克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國人歸之若夜蟲之赴火裕起寒微不階尺土滅（元）復晉梟禽超循所向無敵豈垂所及也曰裕既入關不便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勃勃北有柔然竝何國隙陛下

既不可親征若遣諸將非裕敵也裕克秦必歸圖篡關中戎華雜處風俗勁悍施以荆揚之治譬猶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復留兵適資寇爾故臣願按兵息民以覬其變秦地終國家有也孰與勞師以遠攻乎嗣笑曰卿料之審矣勃勃何如對曰國破家亡寄命姚氏受其封植不酬恩義乘時徼利盜竊一方結怨四鄰毒害百姓掘豎小人終自夷滅何足算也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矣然猶命嵩建各勒兵以俟八月後秦亡晉人在後秦者皆詣嵩降後秦將姚成都姚和都亦以鎮降十月召嵩等還明年三月晉人來聘十二月彗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乃滅召問諸儒術士崔浩對曰㦤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昔王莽之篡也如是劉裕其代晉乎明年而裕爲宋王明年竟代晉當是時北方存者猶

五國乞伏氏曰秦馮氏曰燕李氏曰涼沮渠氏曰河西赫連氏曰夏互相吞并卒皆入于魏云

論曰王猛崔浩皆不欲其君以江南爲事雖其言不同而用意則一蓋鑒于晉武知堅凝之難也秦以強敗其驗近魏以南遷弱其驗遠魏之遷豈唯用夏哉其意固未嘗一日忘江南也故夫命世之傑必將內度其積累之厚薄食報之當否民情之向背子孫之能負荷而審爲之所則可以輯寧邦家而紓天下之禍詩曰無田甫田豈虛也哉

晉畧表傳一

荆溪周濟撰

宗室

宣帝兄弟八人兄朗弟孚馗恂進通敏

朗之後

朗魏志有傳初未有子孚子望嗣後生子遺魏昌武亭侯遺又無子復以望子洪爲嗣焉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寬厚有孚風魏時官護軍加常侍與裴秀王沈鍾會並爲高貴鄉公所親待文帝擅政望不自安求出爲關中都督八年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遷驃騎司徒中領軍如故泰始元年封義陽王三年遷太尉四年吳施績寇江夏統中軍屯龍陂寇退班師丁奉寇芍陂再赴之奉退代石苞爲大司馬七年吳主自向壽春望以中軍屯淮北寇退班師是年薨年六十

七望性儉而好貨子四奕洪整楙奕官黃門侍郎先望卒奕子奇襲奇亦好貨坐遣三部使至交廣貿易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貶三縱亭侯更以洪子章武王威襲威字景曜小字阿皮初襲父河間封咸寧三年改章武太康九年襲義陽凶暴無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爲常侍倫篡使與黃門郎駱休逼奪璽綬遂爲倫中書令惠帝復阼告諸大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威誅復立奇爲棘陽王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望子嗣遺者也魏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襄賁男泰始元年封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襲改封章武威繼義陽混襲章武官常侍薨京師陷混諸子皆沒胡唯少子滔初嗣新蔡者南還與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言兄弟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循議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旁親按滔已被

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近詔遼東發遣令還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令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薨子休襲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爲峻戰歿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官大宗正薨無子河間王欽子範之襲官游擊大將軍薨子秀襲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妃桓振之妹也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整魏清泉亭侯先望卒武帝以義陽國之隨縣追封爲王子邁襲太康九年以平林縣益邁封爲隨郡王　竟陵王楙字孔偉泰始元年封東平王官尚書詔事楊駿駿敗坐歿東安公繇方用事素善楙救之得免遷大鴻臚加侍中未幾繇廢從楙亦免歸國多殖貨財奢僭踰制趙王倫篡署衛將軍倫敗免繇復爲僕射舉楙鎮下邳加衛將軍再加車騎蕩陰之敗東海王越奔焉不納越兵迎大駕懼解徐州讓越自表以車騎將軍都督兗州領刺史詔卽授之刺史苟晞避位依范陽王虓楙徵斂無藝郡縣不堪命虓承制遣晞還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虓構兵兵敗還國光熙改元詣闕懷帝卽位改封竟陵拜光祿大夫越出鎮其黨何倫橫京師楙白帝請討之帝許諾既而不克帝委罪于楙楙奔竄得免越薨乃出京師陷爲亂兵所殺

孚之後

孚封安平王自有傳子九人邕望輔翼晃瓌衡珪景望出嗣朗邕字子魁立爲安平世子官侍中步兵校尉先孚卒謚曰貞子三人崇隆承崇立爲世孫早卒承出嗣叔父翼泰始九年穆王隆襲咸寧三年薨無子國絕

太原成王輔魏野王太守泰始元年封渤海王咸寧三年改封太原官幷州監軍太康五年薨子三人(宏)緝韓緝出嗣叔父珪韓出嗣叔父晃(宏)襲元康初官常侍改封中丘三年薨子鑠襲

翼字子世魏虎賁中郎將無子邕子承嗣泰始元年封南宮縣王薨子佑襲

下邳文獻王晃字子明泰始元年封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儁九年出鎮成都以疾不行太康四年拜僕射出鎮臨淄惠帝卽位入爲車騎領護軍守尚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元康六年薨子二人裒緯裒早卒緯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兄輔子韓襲官尚書薨子韶襲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泰始元年封十年薨子顒襲咸寧三年改封河間在八王傳子三人訟出嗣高陽其二子（中夭名）隨歿新安詔以彭城王植子融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以彭城王釋子欽嗣襲封樂成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美譽泰始元年封出爲鄴督六年入朝以父老乞畱供養拜尚書遷僕射十年薨無子太原王輔子哀王緝襲咸寧四年薨無子太康二年以太原王世子顒子訟嗣降封眞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駙馬都尉汝陽子泰始元年封二年薨無子安平世子邕子敦襲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諫議大夫樂安亭侯泰始元年封咸寧元年薨子韜襲

楂之後

楂魏魯相封東武城侯子三權泰綏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魏亢從僕射襲東武城侯泰始元年封出鎮鄴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襲官後將軍侍中尚書永康元年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永發允討趙王倫不克死或云植助允倫忌之以憂薨子二人釋融融出後河間王顒康王釋襲官平南分曾之蕃辟益其國薨子二人雄紘雄襲咸和初畔奔蘇峻峻平坐誅康王紘襲　紘字偉德初封堂邑縣公元帝承制以繼高密王據官前將軍雄誅還襲彭城有風疾免官下其國臣嚴加防錄咸康八年薨子二人元⃝俊俊出嗣高密王畧元⃝襲官中書侍郎薨子宏⃝之襲薨子邵襲薨子崇之襲薨子緝之襲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魏扶風太守陽亭侯泰始元年封隴西王官游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遷鎮成都偁疾不行轉鄴長安入爲僕射又出鎮長安以疾還都永熙改元遷司空領太子太保加侍

中給千兵百騎楚王瑋被收泰將救之祭酒丁綏諫乃止瑋誅錄尚書遷太尉守尚令改封高密元康九年薨泰廉靜遠聲色服膳如素士朝會在路莫知其爲王公事親謹居喪哀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惟不能振施然以飭制與下邳王晃竝偁諸王莫及焉子四人越騰模畧越別封東海騰出嗣叔父（史失其名）孝王畧襲畧有父風小心下士自常侍出鎮沔南遷臨淄遂青州刺史程牧自領刺史永興初劉伯根反畧不能制走保聊城懷帝卽位遷鎮襄陽流民王逌反討降之永嘉三年薨子據襲薨無子彭城王子紘襲後還本更以紘子恭王俊襲俊字道度官常侍薨子敬王純之襲官司農少府薨子二人恢之法蓮法蓮出嗣高陽王文滎恢之襲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諸陵宋受禪國除　東海孝獻王越初立爲隴西世子以功別封東海在八王傳子毗官鎮軍沒于石勒元帝以子哀王冲襲永昌初官中軍加常侍轉車騎驃騎咸寧七年薨無子成帝臨崩以子奕紹封哀帝卽位奕徙琅邪國絕奕入纂大統被廢復爲東海王旣而貶海西公國又絕隆安三年詔以元顯子彥璋紹封爲桓元⃝所害國除　新蔡武哀王騰初封東嬴公官太常出鎮晉陽建武改元與王浚攻成都王穎于鄴穎棄鎮走懷帝卽位遷車騎鎮鄴改封新蔡王公師藩汲桑寇鄴鄴中府庫空竭而騰私財甚饒吝不卹士事急賜人米數升帛丈尺人不爲用棄城走爲賊將李豐所殺子四人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逐豐豐投水死虞及矯紹竝遇害莊王確襲還鎮許昌永嘉二年爲石勒所殺無子章武王混子滔嗣滔還本汝南王祐子弼襲太興元年薨無子弼弟邈襲官侍中薨子二人晃崇晃襲官散騎侍郎爲桓溫所廢孝武時更以崇襲爲奴所害子惠襲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有偁譽初封平昌公代成都王穎鎮鄴爲公師藩所攻丁紹苟晞救之得免遷鎮許昌進封南陽王永嘉初遷鎮關中饑疫盜起徵爲司空其謀臣湻于定曰關中天府霸王之資也今以不能見徵望實竝損且公兄弟刱起大事迎還乘輿東海專朝公又入輔弱則受制强則生嫌非長策也模納其說不就徵而表其子保鎮上邽其年進太尉大都督京師陷模遣牙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弗得怒降劉聰率聰軍攻長安模使定拒之不勝入守糧匱降爲劉粲所殺子二人保黎黎出嗣范陽王虓保襲見索綝麴允傳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魏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封咸寧五年薨子虓嗣虓字武會少好學清辨能言自常侍尚書出鎮許昌惠帝自鄴還都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周馥上表欲協和顒越帝旣入關又表

欲保全成都自屯榮陽與模推越爲盟主共迎大駕越承制進虓驃騎將軍河北都督領豫州刺史與劉喬構兵卒敗喬帝還都拜司空是年薨無子南陽王模子黎嗣隨保遇害

恂之後

恂魏鴻臚丞子遂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魏冠軍將軍鄴督封祝阿伯泰始元年封明年薨子二人耽緝耽襲咸寧三年改封中山是年薨無子弟緝襲爲成都拒王浚戰死無子國除　勳字偉長咸和六年自關中歸朝自言恂之玄孫遂之曾孫失其祖名父瓘畧陽太守年十餘歲長安陷沒于劉曜曜將令狐泥養以爲子云詔拜謁者僕射便弓馬能左右射以勇聞庾翼鎮襄陽代桓宣爲梁州初屯西城退守武當石虎死雍州豪帥來請兵勳出駱谷壁懸鉤遣部將劉煥攻長安斬將拔賀城而還桓溫伐秦勳出子午屯女媧堡溫敗引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酷暴治中別駕言語忤意卽于坐梟斬或引弓自射西土患之溫務加綏懷拜其子康爲漢中太守興寧三年反于梁州入劒閣圍成都自僞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明年兵敗爲朱序所獲傳首京師

進之後

進魏中郎子二人遜睦

譙剛王遜字子悌魏輕車將軍羽林左監涇陽男泰始元年封二年薨子二人隨承定王隨襲薨子邃襲沒于石勒元帝以閔王承襲承自有傳子烈王無忌襲薨子二人恬愔敬王恬襲薨子四人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忠王尚之襲爲桓元所害休之長子文思襲爲劉裕所廢國除無忌恬尚之文思竝見休之傳愔字敬王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子允之襲允之字季度歷輔國將軍吳宣城譙梁內史與尚之恢之同拒桓元尚之敗與恢之同從廣州中道遇害義熙中以從弟康之子文惠襲宋受禪國除

高陽王睦字子友魏侍御史安平亭侯泰始元年封中山王自表乞依六蓼祀皋陶鄫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博士劉憙等議睦非正統不得立太祖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坐招誘逋亾七百戶爲冀州刺史杜友所奏貶丹水縣侯太康改元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詔封高陽元康元年詔爲宗正薨二子蔚彪彪出嗣叔父敢蔚早卒孫毅襲永嘉中沒于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湙紹封薨無子更以高密王純之之子法蓮紹封宋受禪國除

通之後

通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子三人陵順斌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魏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三年改封任城咸寧五年薨子濟襲官輔國將軍苦縣之敗爲石勒所殺

順字子思魏習陽亭侯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姑臧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竟卒徙所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泰始元年封陳王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襲薨子喬襲

敢之後

敢史闕其世高陽王睦子彪爲敢嗣孫彪見文學傳

宣帝諸子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幹伏夫人生亮伷京駿張夫人

生彤柏夫人生倫倫見八王傳無後

景帝之後

景帝見武紀無子以文帝子攸爲子封齊王自有傳子四人冏蕤贊寔蕤出嗣叔父定國贊寔出嗣叔父廣德冏襲自有傳冏子三人超冰英冏之敗也三子皆被幽金墉永興初赦還第封超縣王光熙改元復本封京師陷三子皆沒胡太元中以故南頓王宗孫柔之紹封官常侍元興初爲桓元⃝所害子建之襲宋受禪國除

榦之後

平原王榦字子良魏撫軍中郎將定陶伯泰始元年封咸寧初遣諸王之國榦有篤疾特留京師太康末拜光祿大夫榦性理不恒而頗靜退雖王大國若不在己朝士造之或令立車馬于門外至終日不見時有見者則訓接恭遜初無闕失趙王倫擅政以爲衞將軍惠帝復阼加太保齊王冏入京師宗室朝士皆以牛酒相勞榦獨以百錢永嘉五年年八十薨會劉聰寇偪不遑贈諡子二人世子廣早卒次子永太熙中封安德縣公京師陷闔門遇難

亮之後

亮封汝南王自有傳子五人粹矩羕宗熙粹早卒

矩字延明立爲汝南世子官屯騎校尉與父同遇害追贈典軍將軍子威王祐襲祐字永猷永嘉末南度建武元年拜鎭軍太寧中進衞將軍咸和元年薨子恭王統襲坐南頓王宗事廢其後復封官祕書監薨子義襲薨子遵之襲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之子蓮扶襲宋受禪國除

羕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亮之被害也羕年八歲鎭南裴楷與之婣親竊之以逃一夕八遷乃免楚王瑋誅進爵爲王官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坐長沙王乂黨廢爲庶人光熙復封拜撫軍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轉鎭軍領後軍復以邾蘄春益之隨東海王越出鎭遂度江元帝承制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太興中進太保錄尚書領大宗師進太宰王敦平又領太尉與王導庾亮竝受遺詔輔成帝坐弟宗免官降封弋陽縣王蘇峻入京師羕迎頌峻功峻大悅矯詔復爵位峻平賜死子播播子崧播弟充竝誅國除咸康初復屬籍以羕孫珉爲奉車都尉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進爵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王官征虜與兄羕同度江元帝卽位拜撫軍領左將軍明帝進驃騎領左衞與王導庾亮不協咸和初欲除執政御史中丞劾宗反亮殺之貶其族爲馬氏妻子徙晉安既而原之子三人綽超演咸康復屬籍以綽爲奉車都尉

熙初封汝陽公進爵王永嘉末沒于石勒

伷之後

伷封琅邪王見元紀子四人覲澹繇漼

覲字思祖襲父封琅邪王官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元帝襲帝繼大統皇子裒襲裒字道成初繼叔父渾後封宣城公拜後將軍建武元年有司奏立太子元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于明帝將立之王導諫而止乃改封琅邪食會稽宣城二郡拜車騎出鎭廣陵徵還薨諡曰孝子哀王安國襲未踰年薨元帝更以子悼王煥襲煥字耀祖母鄭夫人有寵帝特鍾愛初代裒繼渾及疾篤乃改封薨年二歲將葬欲加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儀服起園林國常侍孫霄上疏切諫不報更以簡文帝襲咸和初改封會稽更以康

帝襲康帝繼大統哀帝襲哀帝繼大統帝奕襲帝奕繼大統簡文帝以會稽王攝祀事簡文繼大統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改封會稽武帝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立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宏)初封東武公官前將軍中護軍弟繇有令名父母所愛澹嫉之如讐執政汝南王亮素與繇有隙澹譖諸亮亮廢繇徙帶方趙王倫之亂澹爲倫領軍倫誅諸葛太妃表澹不孝繇還澹并妻子徙遼東子禧年五歲不肯隨行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也陳訴歷年太妃薨繇遇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中爲石勒所殺謚曰莊子二人禧喆禧出嗣梁王彤哀王喆襲勒又殺之太興元年元帝子威王晞襲晞字道叔太和中官太宰加殊禮爲桓溫所忌簡文卽位誣以交通叛者袁眞詔免官就第溫再誣以反詔徙新安太元六年沒

于徙所詔還家屬追封新寧郡王子三人綜璲遵璲出嗣梁王翹及綜皆前卒忠敬王遵襲遵字茂遠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桓伊嘗詣遵遵怒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溫疏宗相見無嫌也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以聰慧見稱及晞追復武陵封遵襲官太常中領軍桓(元)擅政遷光祿大夫(元)篡貶彭澤縣侯遣之國行次石頭濤水夜破船未得發而劉裕復京師推爲大將軍承制行事安帝復阼遷太保義熙四年薨子定王季度襲薨子球之襲宋受禪國除

繇字思(元)初封東安公官常侍美須髯剛毅有威望將收楊駿繇兼統諸軍屯雲龍門進封郡王官典軍大將軍領右衞遷僕射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汝南王亮入輔忌繇專入武陵王澹之譖免繇官以公就第有悖言徙帶方永寧中徵還歷官僕射遭毋喪在鄴惠帝討成都錄勸穎釋兵迎降已而王師敗績爲穎所害無子後以覲子渾襲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漼字思沖初封廣陵公官左將軍三王起兵討趙王倫漼與左衞王輿廢倫迎帝進封淮陵郡王官尚書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襲薨無子安帝時汝南王孫蘊紹封薨無子臨川王寶之子安之襲宋受禪國除

京之後

京字子佐魏清惠亭侯無子文帝子機嗣泰始元年機封燕王咸寧中官青州都督薨無子齊王冏子幾襲冏敗國除（按冏傳三子超冰英無名幾者傳寫之譌耳）

駿之後

駿封扶風王自有傳子十人歆暢最知名

暢字(元)暢初襲扶風改封順陽官游擊將軍洛陽陷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宏)舒兄暢請推恩分國太康中封新野縣公謹身履道以孝聞官常侍趙王倫篡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歆譬人王綏請從趙參軍孫洵請從齊歆遣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都進封新野郡王遷鎮南大將軍荆州都督爲政嚴刻蠻夷咸怨張昌作亂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有隙疑歆黨穎不聽出兵昌衆轉盛從事中郎孫洵請拜表輒行王綏沮之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敗死無子兄子邵襲永嘉末沒于石勒

彤之後

彤封梁王見八王傳無子武陵王澹子懷王禧襲官征虜將軍與澹俱沒于石勒元帝時西陽王羕子偒王悝襲薨禧子聲王翹歸

朝得襲薨無子武陵王晞子璉襲官永安太僕隨晞廢徙扬子新安太元中子歛復故封薨子珍之襲桓（元）簒奔壽陽（元）敗歸朝官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秦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帝諸子

文帝九男王皇后生武帝攸兆定國廣德其鑒機永祚延祚不知母氏攸出嗣景帝機出嗣清惠亭侯京永祚早亾延祚篤疾無後

城陽王兆之後

兆字千秋十歲夭泰始元年追封城陽王諡曰哀五年皇子憬王景襲六年薨皇子憲襲九年薨皇子東海王祗繼兆後是年薨更以皇子清河王遐繼兆後遐字深度武帝第十三子也美容儀武帝愛之既受封乃出繼兆太康末官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懦弱好內永康元年薨子四人覃籥銓端覃襲惠帝子孫既盡立爲皇

太子被廢復爲清河王爲東海王越所害籥初封新蔡王覃遇害更襲清河封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改封豫章永嘉二年立爲皇太子更以廣川王端爲豫章王官江州都督未行而洛都陷銓沒于劉聰端奔倉垣苟晞立爲皇太子沒于石勒

定國之後

定國三歲夭咸寧初追封遼東王諡曰悼齊王攸子蕤襲蕤字景回性强暴使酒數陵其弟冏太康初改封東萊冏起兵討趙王倫時蕤爲屯騎校尉爲倫所收賴祖納以免冏入洛拜大將軍領後軍求開府（太康初倘拜大將軍位三司下故尚未得開府）不得與左衛王輿密謀廢冏事覺免爲庶人徙上庸後封微陽子竟爲冏所害冏敗改葬以王禮子遵嗣

廣德之後

廣德二歲夭咸寧初追封廣漢王諡曰殤齊王攸子沖王贊襲太康元年年六歲薨攸子實代襲改封北海永寧初拜安南將軍豫州都督未行留爲侍中上軍將軍冏敗廢

鑒之後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魏臨泗亭侯泰始元年封官越騎校尉元康中拜上軍大將軍豫州都督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襲薨無子齊王冏子冰繼鑒後改封廣陽王冏敗廢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軌惠帝柬審美人生景瑋乂徐才人生憲匱才人生祗趙才人生裕趙美人生演李夫人生允晏嚴保林生該陳美人生遐諸姬生謨程才人生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恢餘八子不顯母氏竝早夭景憲祗遐皆出繼城陽王兆該封新都王謨封汝陰王恢封渤海王皆無後

軌之後

軌字正則二歲夭太康十年追封毗陵王諡曰悼楚王瑋子義襲

柬之後

秦獻王柬字（宏）度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改南陽太康十年改封秦少沈敏有識量官左將軍領右軍從幸宣武場料三十六軍兵簿一省便摘脫謬武帝異之尤見寵愛時諸王封中土皆五萬戶獨秦八萬戶拜鎭西將軍都督關中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錄尚書遷大將軍元康元年薨無子淮南王允子悼王郁襲與允俱遇害吳王晏子愍帝襲愍帝纂大統國絕

瑋之後

瑋封楚王自有傳子二人範義義出繼毗陵王軌範永寧元年封襄陽王苦縣之役爲石勒所害

裕之後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年七歲封是年薨淮南王允子迪襲太康十年改封漢王從允死趙王倫之亂

演之後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封有癈疾薨無子成都王穎子廓襲改封中都隨穎俱死

允之後

允封淮南王見八王傳子三人郁出繼秦王柬迪出繼始平王裕其一失名並隨允遇害齊王冏子超襲冏敗超被幽吳王晏子祥襲洛陽陷爲劉聰所殺

晏之後

吳孝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封官後將軍兄允討倫敗收付廷尉欲殺之穎傅祗以免貶賓徒縣王改封代倫誅復本封歷太尉大將軍洛陽陷遇害初謚曰敬建興中改謚子五人長子隨晏遇害失其名餘四子祥愍帝固衍祥出繼允愍帝出繼秦後繼大統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長安陷皆沒于劉曜

穎之後

穎封成都王見八王傳子二人普廓廓出繼代王演普封廬江王與穎同死或傳穎有子年十餘歲流離開封民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華容縣王以奉穎祀後沒于賊國除

元帝諸子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裒石婕妤生沖王才人生晞鄭夫人生煥簡文帝沖出繼東海晞出繼武陵裒煥並繼琅邪

簡文帝諸子

簡文帝七男王皇后生道生俞生胡淑儀生郁朱生王淑儀生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

道生之後

道生字延長立爲會稽世子官給事中疏躁失禮幽癈卒謚曰愍無子孝武即位以西陽王羕玄孫珣之爲道生後官吳興太守劉裕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郁之後

郁字深仁幼敏慧兄道生以無禮失愛郁數勸諫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深器之年十七薨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追封臨川郡王武陵王晞孫寶襲寶字宏文官護軍宋受禪降封西豐侯

道子之後

道子封會稽王自有傳世子元顯見道子傳義熙元年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道子後襲封會稽後有傳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王氏請以爲嗣于是修之歸別第已而詐覺乃散騎郎滕羨奴芍藥也坐棄市修之復嗣薨無子國除

晉畧彙傳二

篤行

荆溪周濟譔

士本至性獨行其意豈激勸致然哉顧惟褒孝顯忠國家之令典史臣載筆闡幽彰教雖旌揚未及而箸錄必詳所以助彼朝章彌縫散失者也至于巾幗弱媛罕聞經訓克敦士行彌足欽崇其父若夫若子無可附麗者一皆綴錄正氣所鍾陰陽無閒貞一既抱乾坤合德豈夫羊買流宕之風所能汚染者歟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師事譙周門人方之游夏仕蜀爲郎數使吳吳人稱其才辯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密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祺功彊近之親內無應

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癈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伶俜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亾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忱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生當隕首死當結艸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遷溫令拜漢中太守密自謂才能當得內轉而朝廷無援因以失分懷不自得及賜餞東堂受詔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帝不平之都官從事奏免官終于家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絕仕進侍養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善恚數鞭撻婢使婢忿恨伺彥暫行炙蠐螬食母母甘之而不識也密藏示彥彥抱母痛哭母目復明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諸揚州刺史周浚大中正劉頌舉爲小中正太康

中卒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年十四父母伯叔羣從疫死者十三人方夜哭晝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墓側種松柏鳥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不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泣罪措刑民亦感悔在官三年舉秀才年八十七卒于家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曾孫也生二年而祖馨卒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硏予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奉硏涕泣九歲就學在醜夷無媟詞慢容弱冠名大起父粲字承明高亮貞正有丹風魏齊王時歷武威太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息華侈境內大治母老輒去官左遷樂涫令轉太宰從事中郎齊王被廢粲素服拜送哀動

左右景帝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遂佯疾不出特詔爲侍中持節使雍州更佯狂不言恆寢所乘車中喬與二弟竝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既不言家人有大事密咨焉合則色無變不合則反側不安以此爲候詔給醫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許粲寢車中三十六年年八十四卒喬兄弟侍養三十六年至于㓕葬足不出邑里初司隸劉毅抗言于廷曰范武威疾若不篤則是今之夷齊如其疾篤益宜矜閔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茂著不加叙用淡爲朝廷惜之前後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元康中張華領司徒天下舉寒素十七人華特以喬爲優終辭疾不就八年年七十八卒于家

徐苗字叔胄高密人性抗烈輕財貴義與弟賈受業于濟南宋鈞作五經同異評弟患疽盥不得出苗爲吮嗜之兄弟皆早亾撫養遺孤慈愛聞州里田宅奴婢悉推子之鄉鄰有死喪身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亾于家便斂諸講堂徵辟皆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人主輒訪其安否永寧二年卒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七世敦睦時人儕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父終居墓側三十餘年晦朔埽墳隴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唯毓不蓄門人有問者則告焉合三傳爲解注譔春秋釋疑肉刑論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修之孫也父儀爲文帝司馬東關之敗帝問于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斬之裒痛父非命遂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終身未嘗西鄉而坐示不臣晉也結廬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每雷輒呼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竝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門人爲本縣所役告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庇身吾德不足蔭卿屬之何益乃自擔乾飯兒負鹽豉艸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令以爲詣己整衣迎之裒下道磬折土牛旁云門生爲役故來送別執手流涕而去令大媿卽放之鄉人管彥少有才未知名裒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婚彥後爲西夷校尉卒葬洛陽裒乃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薄志畢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葬父河南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洛陽陷後親族悉移度江裒守墓不去竟死于寇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孝經論語孜還沖卒負儋奔赴送喪會稽制服三年父母㓕柴毀骨立躬自建墓于縣之東山自以功大年久乃遣去其妻獨身宿墓所植松柏亙五六里鹿犯其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有虎殺鹿置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作冢瘞于隧側虎卽于孜前自撲而死孜又瘞之自後樹木滋茂無復犯者積二十餘年乃更娶妻立宅墓次蒸蒸朝夕奉亾如存鷹雉栖其梁鹿虎擾其圍交頸同游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年八十餘卒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子生亦有孝行圖像于堂朝夕拜焉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請旌詔表門閭復其子孫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咸寧大疫三兄亾二毗亦危殆父母諸弟皆外次袞獨留侍十旬疫歇毗得瘥袞亦無恙袞諸父竝貴盛唯父守約父亾作筥養母妻荀繼妻樂皆宦族富室俱安貧

苦鄉人禕德逸善事親老而不勞袞毎拜焉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就趙王倫簒位遣將張泓距義兵于陽翟因肆劫畧袞率族保禹山泓不敢犯齊王冏輔政踰年不朝袞曰王室卑矣寇難方作攜妻子入林慮山

孫晷字文度富春人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矦家豐盛獨疏布親樹藝父母食雖諸兄親饋晷未嘗離側也富春車道少而父喪舟行常棄籃輿晷徒步扶侍至所詣隱屏以俟不令主人知竊老親故來告索家人多厭慢晷欣敬弗替寒同衾食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妻虞預女生貴而與晷同志時人以比梁孟何充命爲揚州主簿蔡謨辟爲司徒掾竝不就公車特徵會卒

何琦字萬倫充從兄也母在殯鄰人火家乏僮使計無所出乃匍匐撫棺號痛火爲之熄初仕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補涇令及服闋歎曰身非有智力可効尺寸徒貪祿以供養也今旣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遂不仕琦善養性老而不衰著三國評論凡所譔錄百許篇年八十二卒

王談烏程人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年十歲欲復讎而懼爲度覺乃寸刃不畜厯八年度不復疑度乘船出入常經一橋下談伺便旣審乃市臿陽耕密利之從橋上以臿斬度自歸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獲宥孫恩之亂巖嗣絕談移居會稽修其墳墓元興三年太守孔廞舉孝廉不應終于家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七歲遭父喪哀毀過禮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殷察知之求諸澤中不可得呼天慟哭忽若有人云止聲止聲而顧不見人見菫在其傍采以供王常食不減至他菫生乃盡已而夢人謂己西籬下有藏粟可掘之

掘之得鍾者十五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弱冠通經史倜儻有濟世之志齊王攸羊祜辟以祖母老不就祖母卒及妻張竝致毀柩在殯而鄰火風且盛夫婦敂殯號哭火竟越燒東家楊駿聘又以母老辭駿表蠲傜賦賜穀帛敕所在供衣食趙王倫簒位徵常侍逃奔鴈門齊王冏輔政辟軍諮祭酒拜本郡太守永嘉沒虜劉聰時仕至太保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繼母卜遇之虐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延延不以告事卜彌謹卜盛冬敕求生魚弗獲杖之流血延尋汾敂凌而哭忽五尺魚踊出凌上卜悟撫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扇枕冬溫被身無全衣而親膳極滋味晝傭夜讀遂通經史年六十仕劉聰至光祿大夫靳準之亂罵準而死

論曰劉殷竇溺而生菫王延敂凌以得魚至如返風滅火史事多有相類者葢天地所以頻示覺悟于人如此卒資僭國惜哉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武帝欲用爲佐著作郎問其族人尚書彰彰素忌琦對云不識帝唶之曰烏桓家兒能事卿卽堪爲郎矣卒用之趙王倫簒位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遂不復仕

論曰晉以禪讓得國倫又宗王襲迹擅號一時賢者如樂廣嵇紹莫弗俛首受命矯矯立異者劉頌等三數人耳郭琦疏賤小臣職在文史元康之朝未嘗當事任受委寄也獨能引義蟬蛻皭然不滓豈不重可貴乎

賈渾不知何郡人太安中爲介休令劉淵將喬晞破縣抗節死晞豔渾妻宗將納之宗罵曰屠各奴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尒心安

乎何不速殺我仰天大哭睎又殺之淵聞之怒黜睎官

梁緯愍帝時官散騎常侍劉曜至渭北緯被執不屈死妻辛隴西狄道人有殊色曜將納之辛據地大哭仰謂曜曰男重義烈女賤再醮妾夫死國難妾若苟生明公安用此失節婦爲哉曜曰貞婦也任之辛縊曜葬之以禮先是李氏亂益州別駕許延不屈死李驤欲納其妻杜氏杜弢亂湘州前始興太守長沙尹虞起兵討弢兵敗被殺弢將納其二女竝駡賊以死而辛詞氣尤慷慨蓋稱其家世云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懷帝時官侍中族弟賓愍帝時官尚書郎族人謐字叔重官散騎常侍懷帝至平陽勉從劉聰署爲光祿大夫不受使逼以鴆勉曰大丈夫苟延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乎卽引酒使者遽止之太息而去聰爲築室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辭不受力耕自食年八十卒愍帝至平陽賓謐竝從聰辱帝賓抱持帝痛哭與害聰署謐太中大夫謐固辭不受屛居力耕歷石勒石虎之世竝不屈節冄閔既滅石氏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許由辭堯伯夷去國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尒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亾之禍也宜因大捷歸身本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豈不美哉閔不能用因不食而卒隆安中有恭靖者官河南太守姚興入寇圍洛陽恭靖拒守百餘日城陷被執至長安官之駡不受被幽三年避走歸國

論曰異哉辛氏之多義烈也勉年登耄耋采蕨西山彼豈苟存而已哉觀謐之遺書冄閔可以鑒其苦心矣恭靖赳赳獨能自拔豈非命乎

張茂明帝時爲吳郡太守沈充之亂死焉其妻陸傾家財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以茂夫婦忠誠舉門義烈贈茂太僕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助王敦構逆兵敗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勁少有節操痛父死非義欲立勳以雪先恥郡將王胡之異之顧刑家不得仕進年三十餘桓溫平洛陽拜胡之司州胡之乃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寇虐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翦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于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粲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以否詔聽之勁應命而胡之病免升平中慕容恪逼山陵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補冠軍長史勁自募壯士得千餘人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至興寧三年糧盡援絕祐懼以救許昌爲名率衆東奔留五百人與勁守城勁欣然曰得死所矣城陷被執恪將宥之慕容虔曰觀勁志度終不爲人用舍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朝廷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大長秋孫叔任益州刺史沈氏由是復興

周虓字孟威訪之玄孫也訪子撫字道和與弟光俱爲王敦將敦敗光捕錢鳳自贖得不廢撫亾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乃詣闕請罪有詔禁錮咸和初王導用爲從事中郎除寧遠將軍江夏相與光竝從溫嶠討蘇峻有功光尋卒撫遷沔北監軍鎭襄陽失地免

起爲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加督寧州永和初從桓溫平蜀進督梁州四郡封建城縣公升平中進號鎭西在州三十餘年卒諡襄子楚字元孫襲父爵拜梁益監軍益州刺史平司馬勳李（宏）李高之亂卒諡定子瓊襲爵拜梁州刺史氐將竇衝旣降復畔謀襲漢中瓊斬其內應州得無事自訪至瓊四世爲梁益虓少有節操歷官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鎭涪城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入寇虓固守別遣步騎送家東還堅將朱彤邀獲其母虓遂出降堅欲以爲尙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但以老母故失節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況郎吏乎堅乃止虓每入見不爲堅禮箕踞而坐或呼堅爲氐賊堅誇以元會之盛問何如晉家虓曰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呂光伐西域堅餞之又誇以出師之盛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羣臣忿其不遜屢請除之而堅待之彌厚堅

圖南侵虓密報桓沖泄其陰計太元三年脫身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法子苞王猛子皮謀襲堅事泄引問虓曰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矐目漆身奮其忠節況虓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猶弗殺鞭而徙諸太原竟以病卒秦亂子興迎致其喪謝（元）親臨哭弔疏請旌表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御史中丞愍帝將出降朗感嘆自殺挹少有志節沒胡不得還桓溫伐秦至霸上挹乃攜二弟來歸孝武初苻堅陷梁益荊州都督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拒苻堅功拜員外散騎侍郎堅將韋鍾攻魏興挹與戰斬首七百級加督五郡鍾欲趣襄陽挹邀之又斬首五千級鍾大怒回軍圍之挹戰雖屢勝而秦兵日益力竭城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當暫存圖他計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奪其刀爲秦所執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參軍史頴齎挹臨終手疏以歸桓沖表上之詔贈益州刺史

丁穆字彥遠譙人也積功封眞定縣侯官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秦兵攻順陽穆戰敗被執送至長安苻堅欲官之偁疾不受堅入寇穆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付其妻周秦亂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詔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依周虓故事爲立屋宅給衣食終其妻身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李雄據蜀殺壯父叔壯力弱不能復讐積年不除喪及雄子期嗣僞位忌其大將李壽壽懼及禍數問自安之計于壯壯因說壽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偁藩于晉人必樂從舍小就大以危易安福流子孫名垂不

朽豈獨脫禍而已壽遂攻期滅之旣而自襲僞號安車徵壯爲太師壯不起賂遺無所受其秋大雨傷稼疫起壯上書曰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偁藩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權宜偁制霪雨饑疫天其或者將以示戒也宜遵前盟推奉建康雖降階一等而子孫無窮壽省書內慙已又欲與石虎連兵入寇壯曰與胡孰若與晉胡豺狼也旣已滅晉不得不事胡虜號之事已然之戒也壽乃罷兵然卒不偁藩于晉壯自傷忠孝不遂乃偁耳聾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東游張掖師事略陽郭荷荷字承休張祚徵爲太子友乞還諡曰玄德先生者也究明羣籍尤善史書瑀盡傳其業荷卒瑀以爲在三義均而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制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松薤谷鑿石窟以居服柏實作春秋墨說

孝經錯綜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備禮徵之瑀指翔鴻示使者曰此可籠乎遂逃去使者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逃死也門人何罪乃出就徵至姑臧值天錫母喪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天錫爲苻堅所滅其子大豫亾匿沮渠部苻氏亂呂光據姑臧大豫起兵與爭酒泉太守王穆舉郡應大豫遣使招瑀瑀慨然曰臨河救溺不卜其命脈病三年不絕飧饋會運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斛東助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已而穆入讒閒移兵攻嘏瑀諫不從乃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家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死

張禕吳郡人恭帝爲琅邪王禕爲郎中令及帝遜位偁零陵王居秣陵劉裕欲行弒逆而帝與褚后共處一室自煮飲食于牀前宋

人不得伺其隙以禕帝故吏家見親信封毒酒使進帝禕曰鴆君以求生不如死也自引而卒

徐嵩字元高父盛秦冀州刺史嵩少以清白著偁舉賢良爲郎中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一皆考竟請託不行苻堅甚奇之以爲有端貳才遷始平太守堅敗嵩以中壘將軍據壘自固苻登嗣位拜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爲姚萇將姚方成所執嵩罵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之漆其頭爲飲器登哭之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皮京妻龍憐西道縣人年十三適京未逾年京卒二弟相次殞旣無胥嗣又無稘功親憐貨其嫁裝佐以紡織數年閒舉三喪時饗無闕州里慕其賢屢有聘者憐皆却之守節五十餘年而卒

鄭休繼室石氏不知何許人前妻有幼女又休父布臨終生庶子沈布懼不育命棄之石曰奈何棄舅骨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穉存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王廣女不知何許人廣爲劉聰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殺廣女年十五芳納之乘闇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誅反賊何謂反乎父讎不同天母讎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辱其女吾所以不即死者欲誅汝爲父母報讎耳死自吾分不待汝也芳惜其美遽止之自到脰絕

靳康女不知何許人劉曜誅靳氏以女美將納之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兄弟復焉用妾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洿宮伐樹而況子女乎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天錫寢疾謂二妾曰我死何以報我皆對曰請供灑埽于地下疾篤皆自刎也已而天錫瘳追悼無已皆葬以夫人之禮

陝婦人不知姓氏劉曜時年十九嫠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叔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誣以殺母有司不能察而殺之羣鳥鳴尸上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蟲獸莫敢近其境遂大旱經歲太守呼延謨知其冤斬叔姑女設少牢祭其墓謚之曰孝烈其日大雨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德偁帝號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豐豐遭讒被殺德更以嫁其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段氏無辜己不能同死亦何心復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而嫁我我若不從是違嚴君之命也要皆不負段氏于是刻日交禮而以疾辭熾熾

亦不之逼也三日還第沐浴縊于浴室密書其帬帶云死當瘞我段氏墓側

論曰慕容氏不死于遣嫁之前而死于三日之後成父之不義而陷身于曖昧不可謂智雖然彼女子年甫十四耳且人之立節大抵取決于俄頃及其從容鮮不回惑貞固如此又可及乎死爭蚤遲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也

呂紹妻張氏年十四夫死爲尼呂隆欲納之自投于樓下折其二脛遂死

晉畧彙傳三

清談

荆溪周濟譔

仲尼弟子各以所長取裁聖人言語次于德行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又曰吉人之詞寡孟子知言詖淫邪遁之戒詞達而已葢亦難其本乎春秋尚文告戰國隆游說漢興斲彫返之樸訥訥不出謂之長者于是言論之塗塞文章之端見矣司馬相如揚雄之徒始發憤馳騁于翰墨東京名儁互相題目文章言論其流始判魏文浮華藻繢乃極再變而老莊之辯出焉王何騰口務爲高遠因以簡功實驟職業其初爲清談其放爲任達馴至有晉百數十年雖裴頠卞壼庾翼諸人大聲疾呼莫之能悟也士之聰明才力必發舒于所寄文筆衰乆眾爭趨焉隋唐因之刱爲科舉自是以還筆行而談廢晉諸談者裴楷爲之冠冕云

裴楷字叔則秀之從弟也風姿佚麗當世偁爲玉人與瑯邪王戎齊名泰始初爲中書郎遷侍中石崇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不合長水校尉孫季舒嘗使酒罵崇崇將劾之楷謂崇曰飲人以狂藥責人以正禮不亦乖乎崇爲之止楷性寬厚與物無迕每游榮貴家輒賞匄其珍玩車馬衣服散施俄盡梁趙二王最近屬貴重楷歲請二國租錢至百萬或以爲言楷曰裒多益寡天之道也帝嘗從容問楷朕應天順人與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未比德于堯舜者賈充之徒尚在朝尒太康中帝耽內寵后父楊駿寖用事楷與駿及汝南王亮衞瓘皆婣通然素輕駿駿亦不平之及駿執政出爲衞尉卿遷太子少傅優游無事駿敗安東王繇幷收楷將殺之侍中傅祇力爭得免猶坐去官亮瓘用事謂楷貞正不阿表封臨海縣侯食邑二千戶代

楚王瑋爲北軍中候瑋怒楷懼固求出外乃除安南將軍荆州都督甫出城而難作楷聞亮瓘遇害度瑋必襲己乃單車入城匿妻父太原王渾家一夕八遷瑋果使人追之弗得瑋誅拜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筦機密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要渾爲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殊寵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于物昔爲常侍求出河內後爲侍中復求河南楊駿之時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于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心憂之光祿勳䖍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弗許疾甚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位初裴王二族盛于魏晉之世人以八裴方八王楷父徽比王祥楷比王衍楷兄康比王綏弟綽比王澂子瓚比王敦遐比衍子王元⃝綽子遐比王導楷兄秀子頠比王戎然楷與衍實疏楷疾篤時衍爲黃門侍郎帝遣視楷疾楷已困同眸屬衍曰竟未相識耶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父渾與阮籍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籍長于戎二十年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與卿言不如共阿戎談也渾卒戎襲爵貞陵亭侯歷常侍河東守荆州刺史遷豫州加建威將軍平吳之役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攻武昌降吳將守三人自督大軍駐江上降牙門將一人進爵安豐侯徵侍中遷光祿勳吏部尚書毋憂去職惠帝初拜太子太傅轉中書令遷僕射領吏部拜司徒趙王倫廢賈后戎以婿親坐免惠帝返正拜尚書令復爲司徒帝西幸戎出奔郟永興二年卒于郟年七十二戎之典選未嘗有所甄明戸調門選而已又爲甲午制爲傅咸所劾賈郭祖之得不坐晉室方亂戎與時浮沈雖居台司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出游嘗經黃公酒罏謂其人曰吾昔與嵇阮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亾吾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儀從簡畧見者不知其三公也父卒凉州凉州賻贈數百萬戎皆却之由是顯名然性好興利爲荆州遣吏修田宅被劾以贖論爲侍中受南郡太守賂又爲司隸所奏及居相位廣收八方田園水碓日夜持牙籌計算常若不足儉嗇無所振施而亦不自奉養天下謂之膏肓之疾焉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父方魏時爲夏侯元⃝參軍廣年八歲元⃝見之謂方曰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戸也已而孤貧僑山陽人無知者裴楷守河內引談申旦歎弗如荆州王戎舉秀才楷又薦諸賈充充乃辟爲太尉掾轉太子舍人衛瓘遠與正始諸名士談論見廣奇之曰諸賢既往常恐微言遂絕今乃復聞于君矣廣性沖融與物無競約言析理饜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物但備所長與戎從弟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風流者備王樂時王澂胡毋輔之等任放爲達或至裸裎廣聞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尒也絫遷侍中河南尹愍懷太子廢故臣冒禁拜辭司隸滿奮敕收付獄廣悉釋之會孫琰⃝說賈謐太子以不令黜今獄送者是彰太子之美也謐然之廣得不坐拜吏部尚書遷僕射領選遷尚書令戎始舉廣及是受代當世以爲美談成都王穎廣女壻也舉兵向闕長沙王乂禦之或譖廣乂以爲言廣神色自若徐對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乂意亦解然廣竟以憂卒

王衍字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鎭北平嘗列上公事尚書不時報衍年十四便詣僕射羊祜陳狀詞甚俊辯祜不然之祜衍之從舅

又名德冠時衍不爲屈拂衣逕去初見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衍辭不就初衍好談從横及是絕口唯申虛無之論昔楊駿欲妻以女衍陽狂後乃娶于郭郭倚賈后貪戾預人事衍不能制心鄙之獨絕口不言錢由太子舍人累遷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癈衍表求離婚趙王倫癈賈后有司劾衍隱蔽太子手書志在苟免無忠謇之操禁錮終身倫簒衍益懼陽狂斫婢惠帝返正拜河南尹復歷三省懷帝立東海王越以爲司空越出鎭還司徒說越用其弟澂爲荊州敦爲青州謂之曰荊有江漢之固青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畱此足以爲三窟矣越入京師還太尉旋爲太傅軍司隨越出鎭越薨衆推衍爲元帥衍方謙讓軍破爲石勒所執勒呼與語問以晉故衍陳禍敗之由勒意甚悅衍因言少無宦情不預世事欲求自免且勸勒僭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言不預世事耶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夜排牆塡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虛浮勠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自王樂以盛名傾倒一世位列通顯聯姻帝室噓枯吹生勢利輻湊後進景慕遂成風俗侍中裴頠著論非之衍與相攻難雖不能屈頠然立風彌暢懷帝之世太傅越盡辟諸名士庾敳阮瞻王承衛玠之屬以爲參佐遂遭兵亂流離轉徙餘風被于江左焉

庾敳字子嵩峻之子也長不滿七尺而要帶十圍衍甚奇之與弟澂敦及胡毋輔之竝見親昵號爲四友初拜陳留相後遷吏部郞竝不事事太傅東海王越辟爲參軍轉軍諮祭酒越豫州長史郭象善老莊敳初重之每曰郭子元何必減庾子嵩象後遷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更謂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苦縣之敗敳與衍俱被害

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清虛寡欲讀書不甚研求默識其要遇理輒辨詞不足而旨有餘善鼓琴人求聽者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終日達夜無忤色初舉灼然王戎辟爲司徒掾與王承竝參太傅越東海軍越出鎭許昌畱世子毗及瞻等于京師與書屬以詩接曰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者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也瞻還太子舍人卒于倉垣承還東海太守與衛玠皆南度

衛玠字叔寶瓘之孫樂廣女壻也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好言立理而體羸多病母禁不令談東海王越命爲西閣祭酒兄璪字仲寶官散騎侍郎爲懷帝所親玠見天下大亂欲奉母南行母念仲寶玠陳門戶大計母乃從之至江夏征南山簡重之玠妻先亾簡妻以女至豫章都督王敦重之玠以敦矜豪陵物非忠臣乃向建鄴人士企慕競就觀瞻勞疾遂卒其後王敦蘇峻相繼作亂庾氏以元舅召釁湊自媿欲立功中原談者寖息及何充執政引褚裒自副裒復求外委重簡文簡文作相乃復崇尚名士擢殷浩爲揚州參凌朝政而劉惔王濛張憑韓伯之徒竝爲談客莫不仰玠風彩焉

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祖宏父耽竝知名惔清遠有標寄奉母居京口家貧織芒屩爲養華門陋巷晏如也尚明帝女廬陵公主桓溫爲荊州惔言于簡文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簡文自鎭上流而己爲軍司簡文不納惔自請行復不聽拜義

成太守代庾方之鎭襄陽尋遷丹楊尹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成功惔獨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嘗見溫摴蒱不必得則不爲也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爾旣而蜀平溫日以跋扈簡文乃委任殷浩欲以敵之卒致敗癈浩自有傳惔年三十六而卒張憑字長宗惔所薦韓伯字康伯浩之甥也憑終御史中丞伯官侍中丹楊尹吏部領軍改太常未拜卒

王濛字仲祖承之從孫也父新淦令訥濛少踈弛不爲鄉論所齒已而克己勵行以清約見偁推厚居薄喜慍不形于色與惔齊名惔偁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也初辟王導司徒掾導更引蘇峻故將匡孝濛致牋于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公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澂敘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異容文武殊用豈可令清濁混流虧穆清之風以允畣具瞻儀刑海內

導不畣出補長山令入爲中書侍郞簡文嘗與孫綽商量人物綽爲題目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邁爽出謝尚清易令達皆極一時之選也桓謝皆任將帥唯濛惔號爲入室之賓年三十九嬰疾漸篤于鐙下轉麈尾視之嘆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臨殯惔以所捉犀把麈尾寘棺中因慟絕久之

論曰叔則立身行己皭然不滓尙已彥輔進壐趙倫道徽歎其柔而能正始亦所謂彼善于此者乎眞長之論桓溫可謂通識及居上游亦不能有所匡矯匪知之艱自昔然矣濬沖却賻立名終爲貪蔑夷甫三窟雖就卒致棄言江左偏安餘波增逝窘其樞機所發豈不由宰輔哉八王競逐勢歸東海啖名之士蒐羅靡閒始興拂諫陳顒斥外簡文大録殷浩拔猖置君等于弁髦謀國危于累卯向令元子延年足使太眞易姓矣彼皆懿親勳舊身任天下之重曾不知薄俗之家革頹風之不可煽卽又何怪于掘泥揚波者哉

晉畧彙傳四

荆溪周濟譔

任達

嘗怪嵇康著養生論好采藥服食卒以見殺阮籍臨廣武觀楚漢戰處慨然太息作英雄之詩痛哭窮路獨以全生若是乎禍福之致之靡常也晉基甫構魏諸藩鎭未盡拱服懷才好奇之士豈無所動于其心哉既自揣不足以抗時雄又不可屈服爲之用乃始頹然自放抑塞顛躓于琴鍛昏酣之中以求全其生或全或不全葢亦有幸不幸焉未可以淺責也竹林之游凡七人康籍而外山濤王戎皆爲晉三公向秀見康被刑隨計入洛仕晉爲散騎常侍劉伶以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陳無爲之化時輩皆高第得調伶獨報罷乃以壽終其一人爲籍兄子咸

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魏丞相掾瑀之孫武都太守熙之子也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典選武帝嫌其耽酒虛浮遂罷不用咸妙解音律與荀勖共論勖忌之出爲始平太守以壽終咸既從籍爲竹林之游籍子渾亦慕效之籍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尒咸與從子脩特相善每諸阮共集去桮觴大盆盛酒環坐互酌之羣豕來卽共豕飲爭爲放達然籍弗之許也咸私幸姑胡婢生子孚孚字遙集初辟東海王越太傅騎兵屬後參元帝安東軍蓬髮飲酒不綜府務帝雖雅尚申韓以濟時事然如孚等亦不能去也明帝時累遷侍中王敦平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及帝大漸溫嶠邀孚同車入受顧命升車然後告之孚遽俾內迫下車步還咸和初太后臨朝庾亮輔政拜孚丹楊尹孚謂所親曰亂將作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苦求爲代未至鎭而卒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脩字宣子不喜俗人見輒避去常步行挂百錢杖頭獨醉酒店中與王衍四友相酣昵居貧年四十餘不能娶諸名士斂錢助昏慕之者求入錢不得也歷官太子洗馬永嘉末避亂南行至期思爲賊所殺阮氏習于酒往往以沈冥脫禍類籍所爲與遠權勢此其所長也諸阮所與游者畢卓羊曼胡毋輔之之徒曼自有傳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太興末爲吏部郎終溫嶠長史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高名嗜酒不拘小節辟州別駕太尉掾並不就家貧求試守繁昌令節酒自厲有能名遷尚書郎預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轉司徒左長史出守樂安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遷成都王穎太弟中庶子嘗過河南門下飲騶人王子博箕踞其旁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供騶而已不爲他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大賞之薦諸樂廣擢爲功曹王尼者字孝孫城陽人本兵家子寓洛陽爲護軍府軍士輔之以爲賢與諸名士王澄等迭屬河南功曹甄述洛陽令曹攄請放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諸名士因持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喜以爲詣己方欲迎諸名士諸名士直入馬廄中與尼炙羊共飲不見護軍護軍乃大驚以長假免尼東嬴公騰辟尼車騎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傲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尒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必相危尼曰比聞我言死久矣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越之殺天子侍臣勢張甚尼詣之不拜越問故曰公無宰相能是以不拜因數之且曰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耶曰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貲財悉遭掠敓非公負而何越大笑賜絹五十匹洛陽陷依王澄于江陵初澄兄衍薦澄爲荆州問以方略澄詞義鋒出一坐嘿服將之鎭送者傾朝澄素勇捷見樹上有鵲巢便脫衣上樹探其鷇而弄之旁若無人及至鎭日夜縱酒不親

庶務時雍州流民王如等已亂襄陽澂又襲殺巴蜀降人于寵洲虜其妻子爲軍賞于是湥益流民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澂兵數敗無懼意縱酒彌甚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竟以敗走澂走戹無所依唯一子一牛一車行則乘止則宿食盡殺牛牛盡父子皆餓死

光逸字孟祖初爲博昌小吏令使送客寒雨舉體凍濕還報令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惜一被而殺一人知仁君不爲故敢遂寢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于京師輔之適詣令望見逸曰似奇才也呼上車共談遂不入令怪客不入問知與逸語怒除逸名後舉孝廉爲州從事而輔之爲太傅越從事中郞逸棄官投輔之輔之薦諸越越嫌其寒門弗召後越因開宴責輔之無所薦舉輔之曰前舉光逸公自不召越卽辟焉越以輔之爲建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坐弗能禦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復爲越右司馬越薨度江爲元帝軍諮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逸復往依焉輔之卒官逸終給事中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祖纘典農中郞將父衡以儒素顯名仕至國子祭酒鯤少好易老能歌善鼓琴爲王衍嵇紹所重東海王越辟爲太傅掾坐家童取官稾除名諸名士皆爲嘆恨鯤不以屑意越尋更辟之轉參軍鯤見時方多故謝病去避地豫章爲王敦左將軍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還大將軍長史與阮孚等日夜縱酒敦將舉兵謂鯤曰劉隗姦衺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于君何如對曰隗誠禍始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爲豫章太守而不遣偪與俱下敦至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令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收周戴復問鯤曰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此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戴南北人士之望若舉而用之則羣情帖然矣敦大怒曰君麤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鯤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殺顗苦諫敦命斬嶠僚屬震懼莫敢言鯤徐曰明公舉事不戮一人嶠獻替迕指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擁兵不朝將還武昌鯤曰公建不世之勳然天下實有未喻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于是乃服敦曰君能保無變乎鯤曰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見明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輩百人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使鯤之郡卒于官子尚字仁祖性至孝七歲喪兄哀慟過禮八歲鯤攜送客或曰此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

別顏回十餘歲喪父溫嶠弔之號訴異于常童好音樂博綜技藝王導湥器之辟爲掾始通謁導曰聞君能作鸜鵒舞寧可見邪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拊掌擊節尚在中俛仰旁若無人轉西曹屬時遭亂者往往與父母乖隔議者以爲仕進理王事昏姻繼百世皆當無嫌尚曰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昏姻不可癈也天屬生離哀痛莫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歷豫州都督鎭壽春始失張遇及姚襄來降尚以禮接襄亦傾心焉采拾樂人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也從弟奕字無奕爲桓溫安西司馬在溫坐岸幘嘯詠無所屈尚卒代爲豫州無何又卒溫用奕弟萬萬字萬石早有時譽王羲之與溫書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俛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又以書誡萬萬弗從竟以傲慢失諸將心自

阮氏以放達耽酒世其家王謝子弟靡然從之晉亾入宋流風餘韻猶相羨慕焉

論曰事託于彼意寄于此君子所當深察也清談之流變爲任達或以趣時或以免禍豈所謂一致而百慮者乎遭値事會不能拔足風塵之表的非婁矢而衆鏃巳擬膏豈樂煎而爝火畢燿于是酣嬉其外荼毒其中彼固有所不得巳乎幼輿之抗處仲仁祖之服姚襄豈可與王澂謝萬同日而語哉餔糟啜醨竝蒙騷坿幸巳

晉畧彙傳五

良吏

荆溪周濟譔

古者制祿以代耕六計尚廉葢所以整飭方隅束修圭璧非徒不苟取而已也吏職莫先恤民其次奉法法所以恤民而民非徒法之所能恤意主于恤民然後能行法外之意苟意主于奉法其于民也固有時而不遑恤矣是故扶羸起瘠寬鄙敦薄吏之上也其次易田疇薄稅斂因利除弊其次愼聽斷卹窮患其次潔簠簋循法令與民相安于無事至如敝車羸馬惡衣菲食矯僞于譽君子恥之世變稍亟仕多爲貧于是尚廉之說獨斤斤焉爲葢止于元吉具位等諸刻木然且比戸歌詠尸而祝之囿碩鼠而思樂郊遭水火而覬休息其亦可悲也夫晉承魏氏奢汰之後武帝初政飭爲恭儉欲以移風易俗顧乃事與趣乖本末衡決劉友考覓山濤

勿問是以君衆書囊麻紖之儉而臣競椒塗蠟炊之侈當斯時也雖復傳詢孟桓時拜穀帛之賜奚足以風動天下哉元康而後寇禍蜂興建武以還偏安喣沫寬游鱗于沸鼎求風林之靜葉厥維艱哉彌可寶貴坿竝舊史畧著于篇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魏荆州刺史以忠清著僞歲歷官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于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父遠矣（本傳云威自京都之荆州省父父賜一匹絹威曰大人清高不審于何得此父曰是吾奉祿之餘乃受之按威疑父立名于教有闕故削之）遷右將軍豫州監軍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郞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郞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法明化耳拜前將軍青州監軍刺史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謚曰烈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蜀時仕郡爲功曹蜀平察孝廉除建寧令秩滿歸羣蠻厚賫之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除池陽令治爲雍州最百姓得罪者無怨言生爲立祠累遷尚書郎終犍爲太守子秀字彥穎爲羅尚益州主簿李氏據州欲用爲司馬不屈死

竇允字雅始平人出自寒門由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政課田蠶調役均一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絜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亹長以勤修清白見稱西州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復詳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擢鉅鹿太守竝有政績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泰始初守汲郡視民事如家事耕桑樹藝屋宇阡陌皆躬自教示開荒五千餘頃而執田常課不減年饑郡界獨無匱乏司隸石鑒上其能詔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遷衞尉河南尹大司農爲政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阬中餓不予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念宏政績以贖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時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料檢至褰發婦人衵服于路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贈太常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啓尚書令衞瓘宜復封建稍遷鄱陽太守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善積于心而名顯于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漢氏失御天下分崩庠序之訓癈而莫修今四海一統宜廣開學業以贊時雍乃具條制修庠序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溥作誥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契而舍之朽木不知契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嫺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嘆之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

翰流離俾述世務揆嘖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絫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諸生若絕人閒之務專心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而習禮于大樹之下況今學庭高顯乎溥爲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郡庭注春秋經傳譔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子勃過江上江表傳于元帝詔藏祕府

傅祗字子莊魏太常嘏之子也武帝爲晉王太子起家太子舍人絫遷滎陽太守郡當河濟之會魏黃初中河溢塞濟汎濫爲患鄧艾興渠溉始作石門至是復壞祗乃改門爲堰制其宜節之宜河盛則泄平則止名曰沈萊堰兗豫二州無復水患百姓爲立碑頌

遷廷尉常侍左軍將軍惠帝初楊駿輔政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聽駿敗僕射荀愷與裴楷不平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又將誅駿官屬祗力爭並見原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論討駿功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乃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戶二千二百封子暢兄子儔亭侯坐公事免起爲衛尉風疾遜位就拜常侍加光祿大夫趙王倫擅政逼爲中書監倫篡加右光祿大夫惠帝返正自以經受僞職請退不許懷帝末至司徒京師危逼苟晞請遷都倉垣祗奉使詣河陰修理舟楫洛陽既陷荀藩等推爲盟主建行臺傳檄四方偁司徒大都督遣長子宣赴告方伯少子暢行河陰令自屯孟津小城以待義兵疾亟手筆敕厲二子詞旨深切覽者莫不慷慨卒年六十九

論曰石門有二在廣武東西皆引河水以注汴渠而以門爲之節度者也然則賈讓穿渠灌溉之法不獨可行于東郡而河不兩行之說非所論于穿渠矣河不能不隄隄不能不重近者爲縷隄遠者爲遙隄遙隄距縷隄以三十里爲率河流歸槽縷隄外灘出輒仿石門之法往往穿引水張則泄之俾至遙堤而止俟其澂清然後開遙隄而用以溉施之水行地上之處豈不害日去而利日興哉沈萊堰在西石門自祗築堰但泄盛張不復通舟楫江左北伐通運皆由東石門其後或通或塞塞則更從濟北盧縣之碻磝城入河云

曹攄字顏遠魏常侍肇之孫也臨淄有寡婦養姑甚謹姑憐其少勸改適婦戀姑不去姑閔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婦不勝考自誣服獄當決而攄爲令到卽雪其冤歲夕行獄獄有死囚攄惻然謂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得無欲暫見家人邪四皆泣曰若得暫歸雖死不恨攄卽出之克日俱還一縣歎伏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攄使收門士眾怪之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此必門士竊以熿火耳詰之果服齊王冏輔政以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或勸吾還國于卿何如攄曰大王之功盛矣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惟人事抑亦天理若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不亦美乎冏不能用卒及于難惠帝末爲襄城太守郡屢經寇難攄綏懷有方永嘉二年高密王畧鎭襄陽以爲征南司馬流人王逌反畧使督參軍崔曠討之曠性姦凶譎攄前戰己繼之攄戰合而曠不救遂以戰死故吏百姓奔喪會葬如赴父母焉

論曰道失民散其陷大辟非盡無良也攄之縱囚始有以得其情矣爲法所拘不能脫罪聊且卹之分外以自致其哀矜是以就死如歸應期畢至此豈智術之所馭姑息之所感哉

陸雲字士龍吳大司馬抗之子也少與兄機齊名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吳平揚州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辟公府掾遷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號爲難治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其後敕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與語便縛以來既而果然問之伏與妻通共殺夫聞妻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一縣偁神明郡害其能乃去官百姓追思圖畫雲形像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諫晏營第宅及信任部將覆察諸官出納爲時所偁遷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治如浚儀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嬖奄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雲固執不許玖深恨

之穎討張昌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軍事會與長沙王乂構兵因回軍向闕兄機被戮幷收雲穎僚佐蔡克等竝叩頭固爭而孟玖怨雲竟殺之幷其弟耽年四十二無子門生故吏迎喪葬淸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汎愛博納當世稱之由博士遷常侍永嘉中拜振威將軍江州刺史天下大亂方鎭多阻兵相攻軼威惠竝著而崇尚典禮軍諮祭酒杜夷學行精博軼特置儒林祭酒以夷爲之州人向化洛陽孤危軼貢獻不失臣節自以受命中朝不能祗承元帝教令郡縣多諫軼曰吾欲見詔書耳洛陽陷司空荀藩移檄遠近推元帝爲盟主元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見攻而亾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宦廣平太守政平訟理河北騷擾廣平獨安公師藩圍鄴南陽王模窘急紹救之獲免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上轉荊州南度河從車千乘至許昌模時爲都督在許畱紹啓轉冀州破汲桑走石勒捕誅胡掲境內漸安加寧北將軍假節監軍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幽州王浚青州苟晞竝有威名紹視之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卒臨終嘆曰此乃天亾冀州豈吾命哉贈車騎將軍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父諝吳黃門侍郎譚稘歲而孤母年十八守節撫之及長好學不倦爲周浚揚州從事舉秀才對策爲諸州第一除郎中歷遷尚書郎出爲郟令惠帝西入關司徒王戎來奔兵亂之後饑饉薦臻譚傾心撫卹戎客聞天下亦出穀三百斛以助振施譚所感也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舉周訪爲孝廉破石冰黨帥封都亭侯陳敏之亂移書責顧榮爲榮所怨數毀短之以故宦不達終于祕書監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少喪親哀毀過禮長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領林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民張兌報父讎繫獄母老無兄弟有妻無子智明閔之停其獄弛兌刑令兌妻入獄就兌歲餘產一男會赦免兌之弛刑也或勸兌逃兌曰有君如此而忍負乎惠帝北征智明勸穎釋甲奉迎穎怒不用永嘉之亂仕于劉淵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稱舉灼然二品歷吏部郎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勒過泗水攸乃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亾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本傳此下有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于樹而去云云按上言步走擔兒則兒未能行且果能行及父母何爲繫之史言誣矣）投李矩于新鄭三年將去而矩不聽密奔荀組于許昌矩深恨焉久乃還其家屬至江東拜太子中庶子吳內史闕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本傳云攸載米之郡奉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按攸奔亾而來家屬僅存必無攜眷中庶子祿非優厚安得有米載之吳郡蓋緣吳郡殷阜向爲利藪攸勵淸節傳者從而爲之詞史臣不察因仍甄錄敍棄子則加以縛樹表淸操則飾以載米胡威疑父而辭絹溫嶠報國而絕裾徒快一時脣吻之談其于揆情覈事實爲疏謬誣前賢矣）郡中大饑攸不待報開倉救之被劾詔原後以疾去送錢數百萬一皆不受百姓數千人畱牽攸船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密發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畱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畱一歲不聽拜侍中歷吏部尚書護軍將軍會稽內史轉太常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攸妻遂不育納妾有寵訊其家世復是攸甥攸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弟子綏服攸喪三年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陸納字祖言司空玩之子也桓溫鎮姑孰州郡皆修特敬納自吏部郎拜吳興太守將之郡辭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三升醉耳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閒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竝在溫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三升納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竝歎其率素至郡不受奉祿頃之徵拜尚書外白裝船幾納曰私奴適以船裝糧食來足以自還無所復須也臨發唯齎被襆餘竝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謝安嘗欲詣納納許之而無供辦兄子俶密爲治具安至納設茶果俶遂陳盛饌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邪杖之四十拜僕射遷令會稽王道子年少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論曰史偁鄧攸善與人交而頗敬媚權貴王敦之時幾致汚染若納之于溫豈有逢怒之理邪患誠不至耳工拙非所計也至如杜預餉遺貴要彼其功名泰盛抑有由然與夫逢時者異矣

王蘊字叔仁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吏部郎性和平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數輩蘊連狀白執政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聽執政用之故不得者亦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佳政郡饑輒開倉振貸主簿執諫請先列上待報蘊曰必爾炏過半矣專輒之愆太守任之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所全活十七八朝廷以違科免蘊官民詣闕訟之乃得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女爲孝武皇后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

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改授左將軍徐州都督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朝廷恩遇宜依褚公故事然後受命頃之徵拜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加常侍苦求出外拜鎮軍將軍會稽內史都督浙東五郡性嗜酒末年尤甚在郡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太元九年年五十五卒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晉世開倉振饑列上不待報者或下詔褒揚赦以爲法或被劾詔原或以免官蓋其時政令無常如此孟子謂孔距心論其常且一國道近汲黯奉使專行值其變且外郡道遠後世因時取法可也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之後也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哀感行路事母孝謹家貧母喪無人鳴鼓哭臨時恆有雙鶴警叫祥練之夕羣鴈俱集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鹹菹味旨便撥棄之居與韓伯鄰伯母殷浩妹也聞隱哭輒投箸助哀因謂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矣伯爲吏部遂舉隱之累遷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累遷左衛將軍祿賜裁留身糧餘班親族妻子不得霑寸祿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唯貧窶不自立者求補長吏前後刺史多黷貨隆安中朝廷欲革其弊乃拜隱之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貪泉云飲者輒貪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遂酌而去至州清操彌厲常食乾魚進魚者去其骨覺其用意罰而黜旨元興初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盧循南寇隱之遣長子曠之拒戰敗炏拒守百餘日循踰城放火燒三千餘家炏者萬餘

人隱之不能禦將妻子出奔爲循所執朝廷方平桓（元）之難未遑南討便以廣州授循循因表隱之黨（元）請加法詔不許執政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乃得還家唯茅屋六閒不容妻子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拜度支尚書轉太常義熙八年致仕授金紫光祿大夫子延之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竝爲郡縣皆以孝弟廉愼爲門法

論曰隱之最以清節著俸祿散親族妻子不與非乖則僞耳其在廣州未聞有所設施賊至城陷民受荼毒方將妻子規還朝廷清甚必刻刻則無人子身孤立臨難束手固其宜也乃猶得以處脂不潤厠名史冊豈非世變使然乎

張譚字元慶姑臧人仕沮渠蒙遜爲和寧令政以德化爲本不務威刑民有過者講孝經及忠臣孝子傳以訓導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文學

荆溪周濟譔

聖人之道博大而容衆其言無不賅自刪定六經而游夏之倫已各傳其所受況後世乎更秦大亂老師宿儒僅有存者益無以闚至論之全漢儒謹守師說謂之家法未爲失也魏王弼何晏王肅之徒始奮私智挾異端糅舊說刱新義家法壞矣晉代因之或尚攻擊或事調停至如杜預短喪王肅廢祀雖在當時已不爲衆情之所允服然則是非之公固不可以筆舌爭也泰始初置博士十九人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之元康以後兵亂相尋寖以衰歇元帝中興雅重文學建立黌序置博士九人荀崧表請增四詔許增三未行而王敦難作後更招集學徒殷浩北伐罷充軍國之用孝武重復興立亦未詳明雖曰國步艱難豈非老莊浮屠傾動當世秉鈞軸者無確乎不拔之志哉績學之士通塞有時而服習無改雖醇駁不同要其立志亦可謂豪傑之興不待文王者也

范蔚吳郡吳人祖平吳臨海太守太康中徵不起年六十九卒詔諡文貞先生平子泉亦以儒學顯泉子蔚爵關內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百餘人蔚皆供其衣食蔚子文才亦知名

文立巴郡臨江人師事譙周專毛詩三禮泰始中爲太子中庶子表請敘用諸葛蔣費子孫從之拜常侍蜀故尚書程瓊與立交至深弗薦也帝聞瓊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素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上聞爾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

陳邵字節良東國襄賁人泰始中官給事中撰周禮評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陵人漢廣川惠王之後武帝時五辟公府

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者數十年受業者數千人兆以春秋一經三家讐敵乃合而通之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纂述百餘萬言

論曰三傳之不能相通雖童孺皆知之而兆欲爲調人可謂不度矣爲學之蔽厥有二端信守而不能擇精患而不免於鑿皆不足以致用史傳有人騎驢至兆門字兆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在青州無敢偁其字者門人咸怒及見兆說疑答爲辭之客發難兆不能對以斯論學與捫籥者何以異哉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家世儒史仕魏爲夏陽侯相接少孤哀毀過禮郡辟之母老不就母終居墓

次積年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潘滔遺書勸弗應以待公府之辟接報書曰世道交喪遂至剝亂而智識之士箝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值惠帝復阼天下秀才皆不試接以爲恨除中郎補征虜司馬蕩陰之敗請旌嵇紹以號令天下從之轉臨汾公相遷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于學無所不通尤精禮傳嘗謂左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于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閡志通公羊往往還爲公羊疾病乃更注焉又譔列女後傳七十二人襍文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過江仕至陶侃司馬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及列女後傳

崔游字子相上黨人甄明儒術自少至老口不言財利魏時由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以病免武帝時卽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譔喪服圖行于世劉淵少時與朱紀范隆竝從學及淵偁帝徵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年九十三卒于家隆字（元）嵩少孤疏族廣收養之教以書爲立祠堂隆奉廣如父注春秋三傳譔三禮吉凶宗紀州郡辟命皆不就與朱紀竝仕漢爲名臣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其于三禮遵鄭氏著禮通論駁諸儒申鄭指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山衣木葉食果實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環其旁劉淵及聰欲徵之皆礙不得達劉曜時出居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竝不屈以壽終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十二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南度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以稱職見偁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在東宮領

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儀朝廷典制多取正焉王敦專權衍勸太子博延朝彥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出爲廣陵太守時人爲衍寒心衍不形于色石勒游騎至山陽敕其黨曰孔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太興三年卒于官衍雖不以文才著偁而博覽過于賀循凡所譔述百餘萬言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百家之書無不綜覽精究算歷圖緯兼懷之世徵辟不就隱居教授華軼爲江州請爲儒林祭酒後至建鄴元帝爲丞相下教爲特立儒林祭酒官帝欲就見之固辭帝與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後除國子祭酒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明帝卽位自表請退下詔固留太寧元年年六十七卒贈大鴻臚諡曰貞子著幽求子二千篇兄崧著壬子春秋以刺元康風俗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屢徵不起永和初朝廷典禮詔就訪焉嘗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畧注孝經作志林三十篇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奉之變色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博綜羣書尤善三禮家貧躬耕養親親歿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竝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欲爲立宅庾爰之餉給之宣竝辭不受閑居屢空聞風宗仰者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及太元中范甯守豫章興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二范之化也年五十四卒所著易禮論難皆傳于世

荀崧字景猷漢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崧志操清純雅好文學泰始中襲父爵補濮陽王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友善惠懷之世絫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與百官奔密于路喪母賊追至向旅散走崧被髮守喪號泣賊棄尸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爲後將軍假節江北監軍南中郎將襄陽太守山陵發掘遣主簿石覽修焉進爵舞陽縣公進號平南將軍遷江北都督鎮宛既而改封曲陵授覽襄城太守杜曾圍宛崧力弱食乏小女灌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夜踰城突圍求救于覽賊追之灌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乃免既發覽師又爲崧書與周訪訪救亦至賊始散走崧襲穰獲曾兄保斬之元帝徵拜僕射與刁協共定禮儀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鄭氏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鄭易儀禮及公羊穀梁皆省不置崧上疏曰昔世祖應運崇儒興學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訓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引儒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得以質疑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頒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則有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訓典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龍飛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于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十九人今止九人準古計今猶未及半宜爲鄭易鄭儀禮公羊穀梁各置一人三傳雖曰春秋而發端異趣義則爭戰之場詞亦劒戟之鋒于理不可得其博士宜各置人以博其學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作難不行帝崩羣臣議謚號敦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返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既定議而後與敦書曰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豈可隨世還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咎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于此銜之而止敦平更封平樂伯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偁之蘇峻之亂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成帝帝在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帝幸溫嶠舟崧老病篤猶强力步從咸和三年年六十七卒謚曰敬

李充字宏度江夏人少孤父墓柏被斫手刃盜由是知名爲王導參軍好刑名嘗著學箴以抑虛浮之士爲大著作郎刪典籍煩複以類相從分立四部遂爲祕閣永制

司馬氏始刱紀傳表書之體班氏因之以述一代事蹟華嶠司馬彪謝沈述東漢陳壽述三國干寶王隱謝沈徐廣述本朝而孫盛習鑿齒又蒙春秋之名各有著錄王如荀綽虞預鄧粲之倫或散見他篇者未易悉數也蓋晉人平蜀以諸葛不置史官爲大闕故于此尤斤斤云

華嶠字叔峻祖歆魏太尉父表太常嶠博學有令問仕魏至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累官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帝耽樂致疾屬小瘳侍臣表賀嶠因此微諷請帝嗇養精神以幸天下優詔荅之惠帝時與誅楊駿功封樂鄉侯遷尚書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術數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光武終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號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中書監荀勖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詔藏祕府汝南王亮衞瓘爲東宮傳列上通講所著襍文筆數十萬言所修官制太子還宮安過雩祭明堂辟雍浚河渠循禹蹟置都水官親蠶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贈少府謚曰簡十典未成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徹卒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十典乃成幷草魏晉紀傳永嘉之亂嶠書散失存者尚五十餘卷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彪少篤學然好色薄行爲睦所責故不得爲嗣雖名出後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世事專精學業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

中遷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常侍惠帝末年六十餘卒彪常以爲先王立史官書時事載善惡明勸沮最教世之要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襍譙周雖頗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亾闕者多于是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名曰漢後書初譙周以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繆彪復條周之不當者百二十二事據汲冢紀年之義以正之又作九州春秋注莊子亦行于世

陳壽字承祚蜀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權大臣皆曲意坿之壽不爲屈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遂被貶議及蜀平張華愛其才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補陽平令譔諸葛亮集奏之復入爲著作郎領本郡中正譔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偁其善序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方著魏書見之自罷張華將舉爲中書郎荀勖忌華而疾壽諷吏部遷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復薦之授治書侍御史母憂去職母遺言葬洛陽壽從之又被貶議元康中起爲太子中庶子未拜而卒尚書郎范頵奏請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從之壽又譔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及餘文章行于世初譙周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卒如周言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兼好陰陽術數元帝鎮建康以才器召爲著作郎王導請置史官敕領國史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歷王導司徒右長史終散騎常侍晉初議立晉書限斷荀勖欲起魏正始王瓚欲起魏嘉平賈謐欲起晉泰始詔從

謐議遭亂中廢至寶乃成書寶用荀勖議起魏正始自宣帝至于愍帝八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寶之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值魏㭊基之初籌畫軍國驅馳三世性深阻而寬綽能容納行任數而知人善采拔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劉禪入臣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雖太平未協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遷于亂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艸之固張昌石冰傾之于荆揚劉淵王彌

撓之于青冀戎羯俘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于治其弊猶亂作法于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于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

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有見危以授命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辟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世積忠厚仁及艸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工女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緜也今晉之興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

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于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㭊基立本異于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辟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再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解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于善惡之實情慝奔于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

而莫之省子雖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裝櫛織紝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逆于舅姑殺戮妾媵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于古修貞順于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亾本必先顛其斯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辟考平吳之才而知將帥之不讓師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于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乘亂得位羈于強臣愍帝奔亾之後徒 廁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固不能以取之矣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譔搜神記二十卷及襍文筆皆行于世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好學耽著述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兄瑚三王時有戰功絫遷游擊將軍惠帝幸鄴上官己縱暴京師瑚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謀誅之反爲所害隱受父遺業屛居自守不交勢援建興中南度與丞相軍諮祭酒祖納相知納好博弈隱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眞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于世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草剏務殷疏寢不報太興初與郭璞同召爲著作郎令譔晉史與平王敦功封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譔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于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因更嫉隱預豪族結權貴爲朋黨隱竟以謗免（預字叔寧喜之弟好學有文章仕會稽主簿上記于太守庾琛爲送迎限制及減省資鉤竝見從太興中除佐著作郎大旱詔求直言預上書請徵隱逸及拔將帥之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求言預又陳請減省刑獄及新罰臣議會宰殺泰修初與平王含賜爵西鄉侯及蘇峻之亂爲王舒參軍進封平康縣侯終散騎常侍好經史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著會稽典錄二十篇諸侯傳十篇　又有勍孫綽沒胡爲石勒參軍譔晉後書十五篇長沙鄧粲騫之子也著元明紀十篇皆與隱同時）家貧無資用依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拙于文詞其次第可觀者皆銓所譔云年七十餘卒于家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初參內史何充軍母老去職庾亮蔡謨辟竝不就閒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耨之暇研精文籍康帝卽位 議毀廟禮徵爲太學博士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竝偁沈史才遷著作郎譔晉書三十餘卷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詩賦文論皆行于世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魏中書令資之後也少與殷浩齊名嘗同浩談對食奮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起家佐著作郎家貧親老求爲邑出補瀏陽令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庾翼代亮爲安西諮議參軍遷廷尉正未拜而桓溫代翼留參溫軍從伐蜀守輜重彭模距賊有功賜爵安懷縣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入爲祕書監加給事中致仕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詩賦論難數十篇晉陽秋詞直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云若此史遂行自是

闞君門戶其子懼請白盛改之盛年老家居性方嚴子孫雖斑白無少假借諸子請爲百口計號泣稽顙盛大怒不許其子乃私改之而盛寫兩定本寄于慕容氏（舊史作慕容儁按枋頭之敗在太和四年儁殂久矣）太元中博求異書得之遼東書遂兩存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世爲鄉豪以文筆著偁爲桓溫別駕出守滎陽一腳偏癈去官里居襄陽陷爲苻堅所得俄以疾還家郡旣收復朝廷欲徵典國史會卒初桓溫有不臣之心鑿齒乃作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于三國時蜀以宗室爲正統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亾晉興明天心不可以智力强將以諷溫臨終上疏論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謂三祖在魏勢逼力制無純臣之義魏德則篡功未一統比諸共工秦政不得爲一代帝王云

論曰自習氏刱爲絀魏紹漢之說後世正統之論起焉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正諸侯之是非魯亦諸侯也以諸侯正諸侯是彼善于此而已非王事也是以春秋之義莫大尊王尊王然後諸侯可得而正也習氏比魏于共工秦政夫共工秦政皆嘗統一區宇當以比晉不當比魏也魏晉之有天下以言人心均有未安而魏功大晉習氏絀魏伸晉彼晉臣固然爾後世曷爲踵之乎且夫正統之說非史臣所宜言也古者天王崩偁天而誄之天視民視天聽民聽俔同凡愚所以上嚴明且是天之權也孔子作春秋尚不敢使魯君侵天子之權而習氏乃欲執天之權以奪魏予晉豈非春秋之罪人哉是故湯武之論漢文比之馬肝不然幾放鳴條厥後爲獯鬻箕子違難開國朝鮮申胥氏之指皆當儕諸蜀漢然則商周盛朝將不得紀年矣且桓氏在漢受寵顯榮遠出司馬氏之上使溫黜晉而代之曰亾漢者晉我復其讐習氏又何以說焉絀魏之謂僭僭之罪止其身非純臣之謂亂亂之禍及乎天下後世夫慮溫之覬覦而以非純臣之論予晉三祖是何異于教猱升木者也

徐廣字野民邈之弟也歷謝（元）兗州從事譙王恬鎭北參軍除祕書郎典校祕書轉員外散騎侍郎校書如故義熙初爲劉裕鎭軍諮議封樂成侯領著作奉詔譔車服儀注遷驍騎將軍常侍大司農著作如故十二年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元）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宋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樂之情豈能同也乃更歔欷引年歸年七十四卒于家著荅禮問行于世

泰始初以文筆著偁者張華孫楚其尤也摯虞束晳應貞皆備侍從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竝驅爭先則有潘左夏侯可謂盛矣中興之際顧榮賀循葛洪郭璞咸彰炳蔚冠冕時英及乎大權外移而秀碩之彥多羈幕府孫綽取忌于桓溫謝混不容于劉裕此亦足以觀世變矣鉅製鴻章毋多規撫至如士衡五等之論景陽劒閣之銘太沖詠史之篇景純游仙之什斯其最焉旣世多有故不復載云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師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對策爲上第拜中郎吳平上太康頌美晉功德毋憂解職召補尚書郎表論封禪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亾失雖子孫或不能言其先祖乃譔氏族昭穆十卷進之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太廟初建詔晉增位一等後以主者

承詔失旨改除之虞表諫而止荀顗譔新禮使虞討論得失然後施行元后崩杜預奏亮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惟偁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與預書曰唐偁遏密殷云亮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何必附古惠帝時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下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禮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服全非以年也從之歷祕書監衛尉卿從幸長安京軍至百官奔散流離鄠杜間轉入南山糧絕食橡還洛爲太常虞明天文常謂友人避亂之國唯涼土耳洛京亂人相食竟以餒卒譔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譔古今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

東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避難徙居遂改氏焉晳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文請雨三日而澍百姓歌之初璆娶石鑒女已而棄之鑒諷州府不得舉辟璆兄弟及鑒卒王戎始辟璆晳亦得召爲張華司空掾時欲廣農晳上議以爲天時不可必期地利人力可以計生課致宜申游食之禁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稠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滿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而徙牧苑于北土空虛之地汲郡吳澤良田渟水豪強大族擅其魚蒲之饒宜下郡縣詳計通洩荆揚兗豫必多此類宜詔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轉佐著作郎譔晉書帝紀十志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或言安釐王冢也得竹書數十車文幾不復詮次武帝付祕書校綴寫以今文晳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趙王倫擅政請爲記室辭疾歸卒年四十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亾失惟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亾詩文集數十篇行于世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泰始初官給事中至散騎常侍與荀顗譔定新禮五年卒文集行世武帝於華林園燕射從臣賦詩貞篇最美云

三張者載協亢也安平人父收爲蜀郡太守載字孟陽協字景陽亢字季陽太康初載省父至蜀道經劍閣以蜀人恃險好亂乃著銘作誡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表上其文武帝使鐫之于劍閣山焉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爲著作郎累官長沙王乂記

室督中書侍郎領著作載見世方亂遂偁疾歸卒于家協少辟公府歷官河閒內史棄職屛居永嘉初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于家亢過江至散騎侍郎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容觀甚美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作抵疑以自廣後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爲野王令以卹隱爲急而緩于公調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惠帝時拜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弟淳亦有文藻淳子承度江官南平太守與譙王丞同討王敦敦得志悉除異己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終散騎常侍

潘尼字正叔滎陽人少有清才與叔父岳俱以文章著偁岳譔進

而尼靜退疾時俗浮競作安身論以明所守太康中舉秀才爲太常博士元康初拜太子舍人出爲宛令寬而不縱恤隱勤政爾公平選人事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趙王倫篡位謝病歸齊王冏兵起赴義爲參軍秉管記室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洛陽將陷攜家東出成皐道遇賊住塢壁病卒所著釋奠頌乘輿箴傳于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竝不成雍喟然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乃不及我少時由是感奮思兒寢口訥而詞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訪岷邛之事于張載又求爲祕書郎以致其博構思十年賦成皇甫謐爲之序張載劉逵爲之注衛瓘作畧解張華又歎美之豪貴競寫紙爲驟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與弟雲書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及思賦行機遂輟筆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張方縱暴大掠京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少有俊才詞賦甚麗爲張華所推服歷官中書郎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著詩賦襍文筆十餘卷

趙至字景眞代郡人寓居緱氏年十三母與觀迎令謂曰汝先世本非微賤遭亂流離遂爲士伍尒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激從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觀太學見嵇康寫石經裴回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見問對曰覩君風器非常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亾到山陽求康不得還父母禁其出遂陽狂走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遇康隨還山陽及康遇禍投魏興太守張宗嗣宗嗣遷江夏至隨到溳川欲因大吳會宗嗣卒乃占戶遼西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辨有從橫才氣遼西舉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亾父欲令宦成弗之告也戒勿歸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以精審見偁太康中舉良吏赴洛方知母亾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于榮養志既不就哀憤歐血卒年三十七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本姓棘避仇改焉父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兒善文詞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還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出爲冀州刺史入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亾失子腆字(元)方亦以文章顯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爲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爲羊祜征南從事中郎歷侍中常侍國子祭酒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陵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還九眞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楊方字公囘會稽人也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也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閒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爲之延譽恢嘗使爲文虞預美之送示賀循循報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

異于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當爲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耶世衰道喪文物凋弊毎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異之願之如方者乃菀蓁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昔許子將拔樊仲昭于賈豎郭林宗成龐公于畎畮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爲難及也遂偁方于宗師王導辟爲掾自以地寒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涼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沈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行于世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東應選撲殺之名震殊俗闡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度江而母隨兄肇在項城永嘉沒胡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十餘年州舉秀才元帝爲晉王辟之並不就其後爲西陽王羕太宰參軍蘇峻之難北奔郗鑒爲司空參軍封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爲從事中郎召爲散騎侍郎領大著作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爲文以弔賈誼病免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作揚都賦爲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子肅之亦以文藻著偁仕至湘東太守

曹毗字輔佐魏大司馬休之後也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爲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著揚都賦亞于庾闡官至光祿勳所著文筆十五卷

袁宏字彥伯父爲臨汝令宏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行泛江聞租舫中諷詩聲清詞藻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袁臨汝郎誦其詠史之作也迎升舟談論申旦引參其軍遷桓溫記室與伏滔同在溫府宏性強正不阿而滔每事將順

府中呼袁伏宏以爲恥毎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令與滔比肩入爲吏部郎出守東陽太元中卒于位年四十九宏將出守朝賢餞諸冶亭臨別謝安執宏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撰後漢紀三十卷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文三百首傳于世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好學有志尚嘗晝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後藻思益進州辟主簿遷庾亮從事桓溫征西參軍謝尚守江夏溫使含有所檢劾含至郡與尚酣飲累日便還溫問所劾含曰公謂尚何如人也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不之責轉州別駕含以廨舍喧擾于城西小洲上立茅屋伐竹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焉布衣疏食晏如也歷官常侍侍中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年七十七卒

郭澂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值盧循之亂奔走還都劉裕引爲參軍從平長安裕意欲西取秦隴集寮屬議之澂之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定東還位至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于位

聲音之道足以通彼我之志而不能及于久遠故文字興焉古者十年學方名列于六藝之末明易習也自黃帝及周文雖遞遭而其數益寡故委曲緐重無有苟簡急疾之意秦任刀筆事緐權重患吏不給乃始破員爲方伸曲作直小篆隸書相繼而起人意趣易又秦法嚴故逮漢武百年之閒而魯恭王得孔壁古文能知其讀者已不數人壁經復藏秘府世稀得見魏初邯鄲淳號通古文而正始石經已至繆肖蝌斗之形益古文之義晦絕久矣晉時汲

冢書出諸家辨識迭相攻難而鐘鼎文字傳于世者莫不各以意測穿鑿傅會莫能畫一也許愼于六書最爲沈潛亦用小篆爲正然則言文字者鮮不宗述李斯矣斯之破壞三代法度尙論者咸所切齒及言六書頗遵守其法罔敢失墜豈非事緜權重世變相類之故邪漢初以書試吏意在同文未有工拙之課其後曹喜王次仲蔡邕杜度崔瑗崔寔張芝師宜官梁鵠邯鄲淳韋誕鍾繇胡昭之徒擅名漢魏衛覬在魏與鍾胡齊名子瓘爲晉尙書令燉煌索靖爲尙書郎俱學張芝瓘得筆勢靖得楷法瓘子恆兼工諸體江左庾桓郗謝及諸名族莫不能書而王氏爲之冠咸偁導源伯英傳法鍾索蓋自漢章帝時草旣盛行杜以結字爲工崔以行筆見美互相紹述篆遭鴻都增刪轉變其道多端而許愼之六義又因以晦冥矣然猶人自爲學未彰功令晉用荀勗議立書博士教

授諸生以鍾胡爲法然後行書今隸二者大盛草猶閒作古篆隸分等諸體筆勢自緜而趨畧急疾以爲便姿媚以爲工此亦氣運升降之故也眞行之書始盛于晉然衛索羲獻皆發勢于篆隸故有一臺二妙父子不同之說疏其流别或亦可甄而溯焉

索靖字幼安與鄉人氾衷張甝宗人紾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燉煌五龍四人並早亾唯靖該博經史兼通讖緯州辟别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擢尙書郎除雁門太守遷魯相酒泉守惠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嘗行視姑臧見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其言皆驗元康中拜梁王肜大將軍左司馬加蕩寇將軍討齊萬年有功遷始平太守趙王倫篡位靖以左衛將軍助廣陵公漼討孫秀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河閒王顒之攻長沙王乂乂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破張方被傷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常進贈司空封安樂亭侯謚曰莊著五行三統正驗論及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以去緐存徵大象未亂爲宗而極擬其作正乍邪比附散布之勢焉

衛恆字巨山瓘之子也少辟齊王攸司空掾歷太子舍人尙書郎祕書丞太子中庶子黃門郎從父遇禍恆傳瓘書法兼善草隸以蔡邕有篆勢崔瑗有草書勢而古文隸勢闕焉乃兼存二家述其原流補其不備作四體書勢以爲古文始自沮誦倉頡終于汲冢書汲冢書十餘萬言書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所及見也篆書始于史籀十五篇謂之大篆李斯倉頡篇趙高爰歷篇胡毋敬博學篇則秦小篆也許愼說文以小篆爲正閒及古文大篆莫可得詳建初中扶風曹喜善小篆繼軌李斯邯鄲淳師焉蔡

邕亦師曹喜然精理閑密不能及淳韋誕則師淳而不逮也隸書始秦程邈漢上谷王次仲最有楷法靈帝時師宜官爲最梁鵠學之或謂邯鄲淳宜爲小字鵠宜爲大字鵠謂淳得次仲法而魏武帝最愛鵠書以爲勝宜官鵠弟子毛宏以八分法教于祕書世所傳八分皆宏法也鍾胡始爲行書受法于劉德升蓋隸分之支別云漢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乃偁杜度後則二崔張芝美兼二家下筆必爲楷則其弟文舒書亦相亞又有梁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誕皆芝弟子然不及文舒羅叔景趙元嗣與芝同時見偁西州芝常自偁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閒張超亦有名雖與崔氏同州不若芝能傳崔法恆敘次古文篆隸八分行草支派師承詳備獨不及今隸今隸者眞書也與行書同源而恆獨畧之豈非當世共由而不見所謂專精甚巧者與王羲之學書

于衛夫人自言眞書過鍾草不及張然則王氏之眞書初蓋出于衛氏而恆謙下不自標著要後世知者沿流溯源不可不察也

王廙字世將羲之叔父也少能屬文工書畫音樂射御博弈襍技無不精究于元帝爲姨兄弟元帝鎭建鄴棄濮陽太守度江除荆州刺史爲杜曾所襲棄州走曾敗得之官不稱職徵爲輔國將軍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從兄敦舉兵向闕帝遣喩敦反爲敦用敦擅政拜平南將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卒于位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廙書南度時最有名云法索靖及羲之學成乃出廙上羲之自有傳每自偁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鴈行也又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莫年方妙嘗以章草畣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顚狽遂乃亾失常嘆妙迹

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七子知名者五人及其羣從洽珣珉並能書而少子獻之爲最

王獻之字子敬高邁不羈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遷尙新安公主不得已乃離其妻郗氏爲謝安衛軍長史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卒官女爲安僖皇后追贈太宰謚曰憲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㠯爲能觀者數百人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臺成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時議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然羲之得隸法獻之得篆法故其自負如此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恆置左右羲之父子並能畫然晉善畫者獨推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仕至散騎常侍謝安甚重之爲桓(元)所狎性絕癡嘗以一廚畫寄(元)所封題甚密(元)發廚後盜竊之愷之失畫見封題如故直云妙畫通靈如人登仙變化去矣時人以愷之工畫有才而癡謂之三絕諸書家能畫者皆莫能及焉

論曰古者繪衣表物禾鑄鼎昭神姦降及後世圖畫聖賢忠孝妖冶蠱惑之形容以存勸諫星辰之分次山川之險易農桑耕織之艱難亦其物也蓋與書相表裏矣俗書既行畫理亦失徒爲騎人逸士之所寄託甚者小夫賤豎資以養口體焉可慨也夫

晉畧叢傳七　　荆溪周濟譔

隱逸

漢末分崩三方鼎峙戰龍之血襍玄黃而未辨鳴鳳之音矢卷阿而彌遠此一時也典午竊柄拱手而規蜀漢金行紹統指揮而從吳會恭儉之聲甫著荒淫之俗已成賈荀蒙坿柹之眷洵突乎而可熱傅劉進苦口之規寧寘耳而爲瑱此又一時也深宮擲戟而前星歛曜靠巷飛書而永寧戳髮踊躍之戈操乎同室魚爛而亾委諸裔土此又一時也流離播遷燕安酖毒江沱有必精之餽神州無同擊之楫上章下替內柄外移此又一時也七皂僅存紗帷未勢濟寬召蕭牆之釁雪恥竭杼軸之供鱷吞鯢吹方洶涌于遼碣鼉跋鼉怒乃蹢躅于坎窞此又一時也日莫倒行市怒室色大慭甫殞巨寇狡焉飛淮浦之嚴霜下河濱之堅壘府山未築邵埭

先成已踐白雞之妖豈免黍離之嘆此又一時也然後金甌鋟于晉陽之甲寶鼎移于五湖之長草澤奮其長刀朝廷甘于赤紙易傳天地閉賢人隱孰有甚于兩晉者乎是以跼迹全生見幾辭祿雖見寶于弓旌若含辛于荼蓼者矣孫登五人沖漠而似道魯勝三人見險而知止朱沖十人東脩而近名譙秀七人在裔而不辱方以類聚連鑣接軫莫不瑰奇卓犖照燿篇章至如皇甫之于書張翰之于酒葛洪之于藥阮裕之于二郡陶潛之于三徑此五君子者高不絕人隱不違俗介石不俟于終日章身又何其甚文屐危行如坦塗等疲人于鷗鳥覩夫索隱行怪勞神苦思者不亦遠乎是以次其風軌列諸終篇後之達者得以覽觀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窟北山以居夏編草爲裳冬被髮自覆好讀易撫琴一弦見者皆親樂之或投諸水中欲覩其怒登更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食之則食贈遺無所辭及去皆棄舍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論古今成敗及棲神導氣之術終不訓對籍長歗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和響含巖谷乃登嘯以畣籍也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畣康乃辭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夫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而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及康在獄乃作詩曰昔慙柳下今媿孫登終以遇禍楊駿執政遺登布被登截被于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未幾駿敗

論曰阮籍傳蘇門先生不言姓名嵇康詩乃有姓名而楊駿傳亦有高士孫登是邪非邪古高士多無姓名太和末大司馬桓溫見隱者宣城文脊山中披鹿裘坐石室不言不笑神色無忤溫及賓

僚數十人敬異而退乃命伏滔爲之銘贊以山有瞿硎偁爲瞿硎先生云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行吟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不受也推排辱罵無迕色孫楚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載歸不肎坐貽書勸之仕荅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又云鸚鵡能言泗濱浮磬眾人所玩豈合物情盼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魚鳥相與萬世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蹙而去遂去不知所之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恆采梠拘蠊蠛以資朝夕星行夜歸宗族勸仕州郡勃然曰諸君待我

乃至此乎使我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世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在隆汙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屈身屈意于郡府之間乎嘗詣洛市藥值三月上巳王公以下並至浮橋祓禊車旗鼓吹間以女伎炫服金翠照映波上舉國若狂統危坐船中曝所市藥略不顧瞻太尉賈充察而異之使問姓名再問乃告問其土風對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就船與語其應如響使之仕俛而不答充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寓稽山朝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孝女曹娥年甫十四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自投于水尸抱持父俱出波間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曰幸甚統于是以足皷舷引喉轉聲情激氣厲大風應至水波蕩搖雲霧冥集聽者相視色變止之乃已充等引去羽儀綷沓統危坐如故若無聞見充等相謂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不干榮祿元康初太后之變養升太學堂嘆曰始設此堂欲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唯殺父母祖父母不赦柰何公卿處議文飾典禮一至于此人理既滅亂將作矣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地陷出蒼白鵝各一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謂謝鯤阮孚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則此地也今出二鵝蒼者胡象白應國家易偁知幾其神君等可深藏矣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年十三卽好游山林彌旬忘返親終不娶棄家歷華陰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

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初無壁障時方患虎恆入室害人文獨宿十餘年未嘗侵犯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以易鹽豉有餘以振貧乏虎殺鹿于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便當自賣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還颺遣送置之而去文亦無言衣爛不御王導使迎之文不乘車船步擔至京導處之西園果木幽邃鳥獸馴擾朝士咸詣溫嶠問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亂欲歸無路是以在此非棄之也曰飢思食壯思室自然之性先生獨無思乎曰思由憶生不憶故不思也曰獨處窮山不幸遭命爲鳥獸所食不已酷乎曰藉葬者亦飽螻蟻耳曰猛獸害人先生何獨不畏曰人無機心獸不先發導集衆賓張伎樂試使呼文文率然便至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永昌大疫文病亦殆導饋之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居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逃歸復結廬臨安山中已而蘇峻作亂京師殘毀餘杭亦破臨安獨全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初官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鄴令歲朝望氣知將來多故便偁疾去官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中書郎皆不就

氾騰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郎中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張軌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啟其可開乎固謝病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蔣秀貪穢旭諫不納謝去閉門講習秀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吾負功曹矣

察孝廉除郎中舉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徵不行陳敏之亂江東名豪並見羈縶唯旭與賀循守死不屈元明之世備禮徵爲給事中不起咸和二年卒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咸寧中徵博士太子右庶子沖聞徵書至逃入深山沖有至行居近羌戎奉之若君以壽終

霍原字休明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臨終敕其子沈元康中沈爲大中正進原二品屢徵不到爲王浚所害諸生竊其尸共夜葬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貞立未嘗交游時或釣弋孤往獨歸喪母毀殆滅性不飲酒食肉十餘年親族謂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賢者俛就不肖者跂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簡文輔政命爲參軍偁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勸溫辟之溫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我所能致也陋聞之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不堪命耳長于三禮注論語以壽終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王導辟爲掾不就咸康末召拜博士不起其後高密劉鮪城陽邴郁並依績例召爲博士各辭老疾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名德著聞永嘉之亂寇盜不犯其鄉咸康中召爲博士不起康帝徵爲散騎常侍固辭老疾年七十三卒于家子莊字祖休遵湯操履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釣弋爲娛旣而罷弋或問其故莊曰弋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不就徵辟年五十六卒莊子矯矯子法賜世有隱行並不就辟命孝武徵法賜爲散騎郎亦不至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成太守翻家臨川州郡辟賢良舉並不就咸康中與翟湯並爲庾亮所薦同徵博士並不起嘗乘小船暫還武昌省墳墓庾翼躬造之以其船狹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欲辱臨野人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俛屈入其船中竟日而去欲强起之終以不屈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好游山澤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就沖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媿于是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于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沖敕騶人代之父辭曰若勞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于群小凡廝伍之家吉凶無不躬造去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太息謂人曰誰當薶我其劉長史乎已而果然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隱居太平山郗愔召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月犯少微占曰隱士當死時譙國戴逵有盛名人咸憂之俄而敷沒逵居吳會稽人爲之語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武陵王晞召之鼓琴逵對使破琴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徙居會稽剡縣性高潔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著論以申其指焉孝武時徵散騎常侍國子博士辭以父疾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寓居內史王珣虎丘別館會稽內史謝(元)上表請絕召命乃復還剡子勃有父風義熙初徵散騎常侍亦不起

龔(元)之字道(元)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孝武時(元)之與戴逵並徵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苦辭疾篤不行尋卒年八十五弟子元壽亦有操尚徵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並不

起卒于家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顯名蜀朝秀幼而靜默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李氏據蜀屢徵不屈桓溫平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又道遠故不徵遣使就所在四時存問范賁蕭敬文之亂避難宕渠年九十餘卒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不與當世交通張茂時太守陰澹造焉經日忘返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咨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與書曰先生著年重望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年七十九澹諡之曰立居先生

楊軻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及門數百人非入室弟子莫得親授皆轉相傳逃劉曜徵太常固辭不起遂隱隴山石虎以安車迫而致之既見不拜與之語不畣其下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舍之永昌乙第夜使美女誘之又使壯士劫之軻漠然若無聞見常臥土牀覆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軻談經軻瞑目不對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後求還虎以安車送之蠲十戶租供之石氏亾秦人西奔涼州弟子以牛負軻爲亂兵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隱于昌黎九城山慕容暐安車徵至鄴不拜不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隱平郭南山躬耕不娶年九十餘與鳳同被慕容暐徵亦不拜不言年餘陽狂暐送之還苻堅并燕又將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致問未至永卒堅諡之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隱居泰山湌芝餌石修導養之法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依巖鑿窟以居弟子亦然去忠數十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壇窟上每旦朝拜之遺以衣食一無所受問以災祥謝不知年百歲視聽不衰苻堅徵之至長安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乃以野服見堅曰先生考盤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情存嵒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嘆曰我東岳道士沒于西岳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卒堅遣使弔祭諡之曰安道先生

宋纖字令艾燉煌效穀人隱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者三千餘人不應辟命唯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求見不得銘詩石壁而去纖注論語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祚徵爲太子友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和以執友禮造之稱疾不見署太子太傅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祚諡之曰立虛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出後叔父徙居新安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歎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今汝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將我教有所闕乎抑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汝自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由是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遂綜百氏然志在高尚唯矜著述自號立晏先生或勸謐修名廣交謐曰自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官事鞅掌

然後爲名乎作立守論以致意焉魏時郡召上計掾舉孝廉相國辟皆不行泰始初詔徵之敦逼不已謐自偁草莽臣上疏固辭疾篤歲餘又舉賢良方正徵議郎著作郎並不應命嘗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得疾風痺猶手不釋卷當世號曰書淫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所著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立晏春秋甲乙經及詩賦誄頌論難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名臣初濟陰太守蜀人文立以命士有贄爲煩表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嘆曰亾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立纁之贄自古之舊也士于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辭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卽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去之若何政之失賢于是乎在矣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以比阮籍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召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便就循談大相欽悅問知入洛便曰吾亦有事北京不告家人同載而去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見冏執權專勢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閒人無望于時吾子勉之矣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要名爵乎命駕便歸著首丘賦以見志其後冏敗榮幾不免榮卒家人置常所撫琴于靈坐翰至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嘆曰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痛哭不弔喪主而去或謂翰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畣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翰性至孝雖名爲曠達然其喪母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晝樵采以貿紙筆夜寫書誦讀性寡欲無所愛玩惟尋書問義則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從祖元吳時學道得仙弟子鄭隱傳其丹訣洪就隱學悉得其法南海太守鮑元亦精內學逆占將來洪復師焉元以女靚妻之于是博綜羣籍兼練醫術尤好丹石導養之法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檄授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求異書見天下已亂乃辭地南土爲嵇含廣州參軍含遇害洪留積年征鎭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歷揚州主簿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薦洪有史才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

求爲句屚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乃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年八十一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克某日日中嶽得疏狼狽往別洪坐以須至日中嶽未至洪兀然若睡而卒色如生尸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洪在羅浮自號抱朴子因以名其所著書所著書言黃白之事者名內篇駮難通釋名外篇凡百一十六篇餘文筆百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經史百家方技襍事三百十卷金匱藥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論曰晉句屚縣在交州而今句屚山在晉廣州亦產丹沙豈洪不得至縣采丹茲山因以得名邪洪自敘言考覽奇書率多隱語晉時自人主以至公卿士庶往往服丹石致夭折或發狂惑之疾而

洪獨老壽輕舉豈丹之力邪抑亦所謂隱語者邪逃時多故力求卑官遠地卒以屏居將其所託者然而意不在于丹邪學則皆述祿高功則逆亂摧殄迹則逡巡退讓言備體之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嗚呼遠矣

阮裕字思曠辟王敦大將軍主簿以酒廢職敦謂無實才出爲溧陽令坐公事免咸和初除尚書郎去職居剡山王導引爲從事中郎不就朝廷將徵之求爲會稽都督王舒長史舒卒除吏部郎不就拜臨海東陽太守並少時去職屢徵不起成帝崩赴山陵事畢疾去時賢追送至方山不及劉惔嘆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旁裕有好車常借人或欲葬母以凶事不敢借裕聞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用車何爲焚之或問裕子辟徵聘而宰二郡何也裕曰吾雖屢辭王命非敢爲高也少無宦情兼拙人事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所以由躬二郡直爲私計耳

陶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宋受禪更名潛侃之曾孫也侃卒諸子爭財或以廢戮從父淡至絕穀不婚娶遁逃山中終身不返由是音賦之冑降同寒素潛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爲鄉里所貴重家貧親老力耕自給遂抱羸疾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復召主簿不就隆安四年爲武陵王遵鎭軍參軍移家都下父喪去位義熙元年爲劉懷肅建威參軍還家柴桑偶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政聞之即補彭澤令到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乃種秔秫各半督郵至吏白應束帶往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要拳拳事鄉里小人即解印綬去自潛之家都下而遭桓元之變及罷彭還歸柴桑劉裕功業日隆翦除異已有代晉之勢潛感念家國懷不能已往往爲詩託之飲酒讀山海經以致其意詞文指遠與阮籍相上下矣十四年劉裕立恭帝徵潛爲著作郎不就潛居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號爲尋陽三逸而張野羊松齡寵遵等咸與周旋或有酒邀之或邀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非飲酒未嘗有所詣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元熙元年王宏爲刺史自造潛潛稱疾不見宏必欲見之偵其往廬山豫遣羊龐齎酒要諸半路潛遇酒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宏乃出與相見自後輒于林澤間候之酒米乏絕時復相贍宏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並受無所辭明年晉禪于宋故人顏延之過尋陽贈潛酒錢二萬潛亦受之刺史檀道濟饋遺遂不復受困乏至于乞食焉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朋酒之會輒撫之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下淸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也著五柳先

生傳自述生平時人以爲實錄又嘗爲桃花源記記漁者入深山見避秦人問今何世乃不知有漢云

晉畧序目

自古帝王受命有天下雖德力殊軌未有不討功食報者也禍過則倖禍必償之昔漢高祖無尺土之階崛起阡陌之中功成數稘衍祚四百斯不嗜殺人與秦楚易道之所致也及其末流黃巾俶擾董袁跋扈魏武艱難百戰僅乃克之德雖靡偁功亦偉矣文明相繼疆宇觕定司馬宣王升榻受遺任均骨肉主雖幼弱未聞否德也恩之弗圖唯闘竊是務父子兄弟異刃同制股肱遭其闕翦元首隨其移易假借威力劫制海內揆其功烈皆是邀利境外奪張揚詡之績非有算定區宇康濟民物之勤此豈足與魏武之刱業相次比哉且夫魏武延攬英雄識拔超軼委任授成殆無遺策此宜足以奔走一世者也司馬氏專行箝制迫脅之術乃亦舉世靡然迨乎太康遂壹區寓南東萬里書軌舉協統馭所居反侈於魏氏然後同氣搏噬非族偪處剝喪鑱削極乎無始始徼非常之倖卒致非常之禍豈不哀哉向使泰始之初受寵若驚揆國重以植綱紀別俗慝以培元氣庶幾哉逆取順守或可補救于萬一而乃志畧侈于幷吞情欲縱于得意其建官則大臣多而政柄褻其封域則肩背鈹而心腹披其政體則寬積于上急積于下其風俗則男奏聲譽婦耽逸游仰稽天心則無祖宗積累之報俯度地勢則無秦漢金湯之固中察人事則無營衛禮讓之俗維持不傾之效洎乎南度寄命荊襄交廣資儲亟絕方貢西落北府漕戍不息以區區之三吳供億萬乘民勞極矣然猶危而不亾壓而復起引延延百數十年是遵何道哉昔者三國鼎立英偉卓犖之士張牙鬚奮其尺寸上之人取達時用棄捐科繩包瑕藏疵唯恐有所摧抑逮于有晉此風未艾是以一材一器之長靡弗効用詭譎

以爲智跌踢以爲辯飛揚跋扈以爲雄咸能夌昔揜今照耀奕代乃至遐陬殊俗之方椎薶剽剟之伍魁奇絕特蝟礫而起洪濤谿山怪石出雷雨殷地芝菌生氣至物化莫知其然斯益大造之變局非常情所可測已晉之立國崇長親親以八王之庸駑方五胡之桀黠聚優讓劣化機斯見是以朝權幻于獻蠶方鎮危于覆局民力盡于錙銖人命輕于艸芥運鍾否剝亶其然乎然而水火之阨待拯飢渴之懷易副人窮反本事半功倍繭絲俗成士龍罔形而配社芻牧是求丁夘移州而擊轂慘舒之氣居然相貿則知禍福徵召匙不由人景響相尋捷于枹燭局雖變而情則同固未可謂造物之不仁民生之多辟也帝王之治民猶農夫之力穡民之性情穡之根本利害中之慘于蠭蠆原夫漢季滔喪野清朝濁魏氏尙通毀裂防維名教積而利權熾上下之交固以渙然離矣方且朶餘虛擧寄之隆棟陳畫餅以餽餓集眷裳以禦冬晉乘斯斅遂遷鼎器炊煬竈而直突嗹覆車而縈策棄忽甫田驕莠之戒摧毀虎兕將出之柙辟猶縱齊斧以伐性養巨癰而待潰有識之士惴焉黼扆鼎鉉宴然靡警規爲措置務矜私智始則隕蔡親以護騃豎終則敵外戚而樹強宗兆爭唯恐其不工招釁唯恐其不速夫何貽安之有哉一統者上聖之盛業也太平者至德之珍符迺豈有如此之根基如此之形勢如此之政俗而可以撫寧六合施之子孫者乎中興之難甚于繼體琅邪蒙玄石之藏讖遠江表之讐國奮弱力以雪積耻斯事體大容無責焉東北八州竊廉段邵中都夾河飄搖李郭祖楫聽其自擊琨哀告而不舉加以鬩鬪南士則尊而弗親觥觥直言則斥而彌遠遂使門戶堅于盤石白望重于顬俊內蔑植基固本之謀外成調停姑息之局太阿倒授滿

羮靡息劉石慕容苻姚之徒奮梟雄而恃險遠或借資于閲牆或假威于討逆朽木生蠹其是之謂歟盜亦有道視其所杖右族嬪而世龍欲元恭在而宣武憂堅須白于景略虎歎發于謝艾有由然矣且夫克捷莫果于民志恢宏必因于資力民志不可以不素定資力不可以不豫儲是以經緯上材必綢繆于農殖折衝妙策先整齊于士氣自治之術强弱雖殊末之有改也而晉魚肉以虛其內假借以驕其外昵裒佞以摧直斡慕雅遠以虧實用方欲驅策疲氓力征經營天下豈所謂明分數識成敗者乎强而自治則其强可久弱而自治則其弱漸强洛都不善用其强建康不善用其弱來軫方遒安得不取資龜鑑也昔在唐初羣籍粲備鈎稽蒐討綽乎有裕而文皇手制意存曲藝諸臣承旨競釆春華裁非一手牴牾屢見恭讀

欽定四庫書目取備正史由于恤無因加討論究其翔實述本紀六篇表五篇列傳三十六篇國傳十一篇彙傳七篇序目一篇都六十六篇仁儉受直是用開闢作事謀始愼終盡美述武帝本紀第一外戚親藩倚重必危禍之本由宮闈述惠懷愍三帝本紀第二中興偏安以勞逸爲隆替英主不永年魁柄復棄述元明成三帝本紀第三主少國疑委重將相相弱將强宰乃不亾述康穆哀癈簡文五帝本紀第四將相和同雖否必通不朗生疑乃遺厥孽述孝武帝本紀第五國天民民天食貧不和本先撥爲新主資不祀忽述安恭二帝本紀第六維天生才有才不才帝王御極俾得其職是以寧壹相彼不平分崩離析述甲子表第七地以山川隔風氣王者域之因其勢雖革必沿職方志述州郡表第八土宇分裂民生狹隘譬彼舟流莫知所屆述割據表第九下理務上丞弼

愼勞任毋僭忒述執政表第十股肱弗衛腹心弊述方鎭表第十一禪代之世忠貞闐焉釆彼葑菲以冠厥元述安平雎陵列傳第十二國有與立視其所以佞媢在廷雖泰必否述賈荀列傳第十三主好大臣喜功張厥外楞厥中述羊杜列傳第十四天府之雄洼脣弗崇失肩背弗知以寒其鄗述扶風列傳第十五任親爲治親賢乃岳弗克其私卒罔攸濟述齊王列傳第十六直言骫骳維國之楨悅而不懌奚貴錫朋述傳劉列傳第十七容身過頭曰有德家計之工國計之拙述山魏劉庾列傳第十八隙開乃塞塞必潰機危而觸觸必殆述臨晉二王太子列傳第十九中流得壺臧浮載沈暫可支久弗任述張裴列傳第二十木蠹在內烈風在外何必齊斧然後摧碎述八王列傳第二十一版蕩識貞松柏後凋江河滔滔山岳弗搖述劉荆州列傳第二十二方嶽雖分師克在

和慨彼乖戾萎葉辭柯述劉王荀列傳第二十三蘖芽再植難植易拔衛石西山哀彼精衛述閻賈索麴列傳第二十四豈曰在遠幸而獲濟實賴忠貞以紹其世述張涼州列傳第二十五國無常形造形者誠兵無常勢作勢者氣不逢少康倡寡和遺黎肩肩淚雨隕述祖豫州列傳第二十六止吳酷晉之施報以偏安乃其寃不有君子誰妆毗述周顧列傳第二十七南方之强厥師老莊述王丞相列傳第二十八南紀之重居上流卓哉勳名世畀儔述周陶列傳第二十九始安術智高平德慧三吳之豪莫不慷慨日西再中揮戈是賴述溫郗列傳第三十虛名可畏敦以矜豪白公怙亂峻也無嗥不有良工六轡焉調述王蘇列傳第三十一身可戮也不可辱也致命遂志不可奪也苟嘉其忠而昧其功是謂瞽矇述郭譙周戴卞劉鍾桓列傳第三十二德足矜式才亦濟時或朵

或桐大匠咸資述華陸褚孔列傳第三十三德優才弱而爲滕薛雖舊百里終虞一蹶述庾何褚殷列傳第三十四知本知時明哲庶幾述蔡王列傳第三十五任達之流矜豪自奮平乘一嘆持矛陷盾力小任重竟以顚隕乑戒將來履滿思損述桓大司馬列傳第三十六太原琅邪所出異門俱扶名義輝前裕昆述二王列傳第三十七持危扶顚用彼相何以詠德曰克讓述謝桓列傳第三十八出神毀櫝將焉用彼任親在賢失不可悔述會稽列傳第三十九克洽經術豈殊致勿爲墨守庶起癈述范徐列傳第四十親外戚丙呂禍息親內戚外桓禍亟禍發無門豈繫親戚述王兗州列傳第四十一昏酣駮嬉屏粒而啜枯朽旣成爾拉爾摧吁嗟狂且鼎竟移述桓楚列傳第四十二邪孰啓之俾耗三吳無罪無辜淪胥以鋪述孫盧列傳第四十三桓桓干城白日青天過涉滅頂亦無咎焉述毛何列傳第四十四釁孽爭雄禍鍾拔本厄運同遭萬夫所閔述劉馬列傳第四十五攀鱗坿翼飇起雲涌立功前朝以受新寵述劉王沈朱列傳第四十六令狐爲楊實維氐豪貧固于邊不忘本朝述仇池列傳第四十七主弱客强流遁爲王恃險卒亾述成漢國傳第四十八才兼文武鬱不得吐乃激而僭復矦王之所述漢趙國傳第四十九勒唯匙恥虎尤不仁雄强相仍殄宗及羣述後趙國傳第五十霸假仁會有由厥宗多才娟嫉生尤述燕國傳第五十一健前驅登後勁王咸陽乑固盛鑒禍盈可守勝述秦國傳第五十二詐開基文飾之譏無誠骨肉攜述後秦國傳第五十三棄忠就詐似智實愚後嗣顚覆亟之辜述後燕國傳第五十四衰姚棄壞竊以倔彊乘墉弗克乃伏于莽述西秦國傳第五十五親必噬狗之猘遹會極鍾戾氣述夏國傳第五十六蠻

爾之爭不如奕棊誰能覆局軌寔是師述諸涼國傳第五十七不忘忠信中興復起芟夷羣雄孰謂無以述魏國傳第五十八葛藟緜緜初蘇終瘁本根旣傷枝葉焉庇述宗室彙傳第五十九孝友忠義節烈與媲性情獨摯德不求備述篤行彙傳第六十不必有德聖訓昭一代風尙如蜩螗擇其善者俾意消述清談彙傳第六十一全生生全亦各有道其癈中權安者竊效述任達彙傳第六十二有民人焉是亦爲政水深火熱得此爲幸述良吏彙傳第六十三經尙調停史侈綴錄翰墨勳績弗驚寵辱述文學彙傳第六十四天地開泰彼寧自苦魚潛于淵冀免溉釜違親絕俗不遑寧處亦有中清式歌且舞述隱逸彙傳第六十五其文則史義各有取述序目第六十六編爲十冊至于諸志杜馬善矣自揆舉羽之力恆懷絕臏之慮顧念始自弱冠卽存斯志洎乎壯歲雖復訓酢人事獨居深念未嘗去褱日月不居學殖弗益始衰之年忽焉已過釋今弗圖逝將靡及勉就剞劂彰其要害事卽前史言成一家將以喻志適用匪侈博聞什七折衷依于涑水庶幾無悖資治之意云爾若夫捜覽叢殘掇拾遺佚以資攷證世有君子鄙人謝不敏焉

道光十八年戊戌十月朔荆谿周濟編次訖

晉畧一書先君子譔自中年歷二十餘載始成定藁極爲周文忠公（天爵）所稱許道光戊戌文忠節制楚北即將藁本付梓先君子旋應聘往工逮竣而即世板歸本籍從兄重庚加校勘焉自經寇亂故板盡湮同治丙寅和州花潭鮑中丞（源深）督學吳中眷懷師誼飭（佐）重鋟及撫三晉復寓書敦勉且畀兼金而歸安芝岑潘司馬（樹辰）及門太湖夔卿曹太守（文煥）後先涖任荆溪亦各分俸相佽用與姪（燁）勉力圖成板藁前刊工凡十月自維譾陋譌誤良多所望碩學名儒覽觀焉而勗所不逮爾光緒丁丑三月望（男佐臣）謹識

道光四年刊

續唐書

士鄉堂藏板

續唐書敘

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後唐興歷三十年後唐廢而南唐興又歷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統固未絕也後唐系出朱邪然本于懿宗賜姓爲李莊宗旣奉天祐年號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廟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唐亡而實存焉歐陽氏正統論序論云伏見太宗皇帝時常命薛居正等譔梁後唐晉漢周事爲五代史凡一百五十篇又命李昉等編次前世名號爲一篇藏之祕府而昉等以梁爲僞此僞則史不宜爲帝紀而後唐之事當續劉昫唐史爲一書或比二漢離爲前後則無曰五代者

於理不安謹按昉等黜梁實屬大公至正與前人黜莽黜操正同乃云於理不安何歟序論又云今司天所用崇天歷承天祐至十九年而盡黜梁所建號援之於古惟張軌不用東晉大興而虛稱建興非可以爲後世法蓋後唐務惡梁而欲黜之歷家不識古義但用有司之傳遂不復改謹按崇天歷承後唐書天祐十九年蓋所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且援之於古亦不獨張軌爲然昔周厲王失國宣王未立召公與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上不繫于厲王下不繫于宣王當時固未常云周之統絕也以此爲例則崇天歷所書不可謂徒然矣乃云不識古義抑又何歟今有人焉爲盜所殺欲全據其基業有僕挺身出而禦之艱難辛苦攘除奸凶而不改故主之名偁仍奉故主之宗廟則將與盜乎與僕乎夫人而知與僕不與盜也朱全忠大逆無道甚于莽操人人得而誅之何可不黜後唐旣係賜姓收之屬籍又有大勳勞于唐室則繫于唐可耳至石敬瑭叛主附敵父人之父聲實俱醜將十六州內地割獻殊方肆然偁帝斯固魯仲連所欲蹈海而死者南唐爲憲宗五代孫建王之元孫祀唐配天不失舊物尤宜大書年號以臨諸國卽如當日契丹兒晉而兄唐高麗遣使江南入貢偁臣彼尙懷唐之威靈故尊其後裔不敢與它

國齒今柰何以晉漢周爲正而反以南唐爲偏據乎劉旻本知遠母弟北漢四主遠兼郭柴宋太平興國四年受降又後于南唐七年宋統繼唐勝于繼漢繼周矣薛氏修五代史歐陽氏新修五代史記並偁五代所見俱不及此馬陸二家南唐書雖欲推尊然未將南唐上接後唐戚光年世總釋始發其凡終未有專成一書寍非缺事又按薛史裁制冗長今亦殘闕歐史紛立名目徒亂章程且八書十志馬班相仍各有譔述乃誤信史通欲廢志之言僅作司天職方二考以致唐季典章法度無可稽求馬陸二書互有得失胡恢書久已無傳然于烈祖已下謂之載記早爲

蘇頌所非餘可槪見嘗竊不自揆更審其順逆著其正偏上黜朱梁下擯石晉及漢周而以宋繼唐庶幾復唐六十九年之祚爲帝紀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傳三十六凡七十卷糾薛歐之體例正馬陸之乖違廣攷羣編兼徵實錄以上續劉昫唐書續之名仿乎司馬彪續漢書而此更參用蕭常郝經等續後漢書例也其十志則于經籍一類多所收羅各傳則于忠義諸臣尤深致意經籍志以補薛歐之缺而忠佞不別列傳者人以類從賢否自見也紀傳之後略綴斷辭不曰論而曰述者從何法盛中興書例也凡後述者多旁采墜典遺聞補本篇未備所謂事無重出文省可知也參用史文倘義可從事可據者卽仍其舊所謂不以下愚自申管見也昔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力矯陳壽三國志之非世咸推服後雖日久散佚而本其意旨用以纂修者不一其書益天理長存人心不死尙論者求其是而已斯編稾經累易力殫窮年因敘茲原委于簡端明非出鄙人之私見將以質諸通才糾謬纂誤實所願望焉

嘉慶十九年夏六月庚申朔海寧陳鱣書于紫微講舍

續唐書目錄

卷一

莊宗紀

卷二

明宗紀

卷三

閔帝紀

卷四

末帝紀

卷五

烈祖紀

卷六

元宗紀

卷七

後主紀

卷八

紀元表

卷九

宗室表

卷十

諸國表
卷十一
大臣表
卷十二
禮儀志
卷十三
音樂志
卷十四
天文志
卷十五

五行志
卷十六
地理志
卷十七
選舉志
卷十八
職官志
卷十九
經籍志
卷二十

食貨志
卷二十一
刑法志
卷二十二
岐世家
卷二十三
吳世家
卷二十四
梁世家
卷二十五

蜀世家
卷二十六
後蜀世家
卷二十七
南漢世家
卷二十八
楚世家
卷二十九
吳越世家
卷三十

閩世家
卷三十一
南平世家
卷三十二
晉世家
卷三十三
漢世家
卷三十四
周世家
卷三十五

后妃傳
貞簡曹太后　神閔劉皇后
昭懿夏皇后　和武曹皇后
宣獻魏太后　孔皇后
劉皇后
卷三十六
后妃傳
元敬宋皇后　光穆鍾皇后
昭惠周后　繼室周后
卷三十七

宗室傳
克讓　克修子嗣肱
克恭　克寧
邕王存美　永王存霸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乂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魏王繼岌（繼潼　繼嵩　繼蟾　繼嶢）
從璟　秦王從榮
從璨　許王從益
從哲　從吉

雍王從美
卷三十八
宗室傳
楚王景遷　晉王景傳
齊王景達　江王景逷
燕王宏冀　慶王宏茂
南楚國公從善　江南國王從鎰
鄂國公從謙　昭平郡公從慶
文陽郡公從信　清源郡公從寓
岐王從宣

卷三十九
諸臣傳
李嗣昭（子繼韜）　李嗣本
李嗣恩（裴約）　李存信
李存孝　李存進
李存璋　李存賢
卷四十
諸臣傳
李建及（賜姓名）　符存審（賜姓名李存審）
李紹文（賜姓名）　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

夏魯奇（賜姓名李紹奇）　康延孝（賜姓名李紹琛）
霍彥威（賜姓名李紹真）　王晏球（賜姓名李紹虔）
朱友謙（賜姓名李紹麟）　袁象先（賜姓名李紹安）
段凝（賜姓名李紹欽）　温韜（賜姓名李紹冲）
卷四十一
諸臣傳
周德威　史建瑭
郭崇韜　李襲吉
卷四十二
諸臣傳
安重誨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符習　烏震
卷四十三
諸臣傳
李琪　鄭珏
李愚　司空頲
朱漢賓　劉玘
周知裕　劉岳
馬縞

卷四十四
諸臣傳
豆盧革　盧程
任圜　趙鳳
張憲　蕭希甫
劉贊　何瓚
張全義
卷四十五
諸臣傳
王思同　姚洪

張敬達　康思立
康義誠　朱洪昭
藥彥稠　宋令詢
李仁矩　毛璋
卷四十六
諸臣傳
孔謙　張延朗
劉延朗　張承業
張居翰
卷四十七

諸臣傳
徐知證　徐知諤（子遊）
李德誠（子建勳）　周琮
馬仁裕（妻朱氏 子文義）　周玠
卷四十八
諸臣傳
朱齊邱　刁彥能（子衎）
游簡言　王會
張居詠　張延翰
卷四十九

諸臣傳
王崇文　王彥儔
王建封　柴克宏
何敬洙　劉崇俊
劉彥貞　邊鎬
朱匡業
卷五十
諸臣傳
常夢錫　嚴續（劉奐）
張易　張義方

蕭儼
卷五十一
諸臣傳
江文蔚　李貽業
歐陽廣　喬匡舜
張泌
卷五十二
諸臣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皇甫暉（子建勳）　孟堅（孫謙）

陳誨（子德誠）
卷五十三
諸臣傳
陳喬　潘佑
廖居素　孫晟
劉仁贍（妻薛氏）
卷五十四
諸臣傳
張彥卿（鄭昭業）　張雄
胡則　申屠令堅（劉茂忠）
周宏祚　李延鄒
鍾蒨　咼彥
朱令贇　李元清
趙仁澤　段處常
卷五十五
諸臣傳
韓熙載　徐鍇
高越　高遠
蒯鼇　郭昭慶
伍喬　魯崇範

廖凝　朱弼
卷五十六
諸臣傳
姚瑒　陳起
汪煥　胡元龜
周彬　陳保極（弟元亮）
康仁傑　鍾離瑾
張維彬　許規
卷五十七
諸臣傳
史虛白　劉洞（夏寶松）
毛炳（高元寂）　顏詡
陳陶　陳況
陳曙　陳褒
卷五十八
諸臣傳
查文徽　馮延巳
馮延魯　陳覺
魏岑
卷五十九

諸臣傳
鍾謨　李平
盧絳　龔愼儀
劉承勳
卷六十
諸國臣傳
李彥琦　李繼徽
胡敬璋（已上岐臣）　袁襲
高勖　李神福
張訓　陶雅
周本　嚴可求
駱知祥　汪台符
江夢孫（已上吳臣）
卷六十一
諸國臣傳
葛從周　霍存
敬翔　劉捍
符道昭　王彥章
寇彥卿　劉鄩
牛存節（已上梁臣）

卷六十二
諸國臣傳
馮涓　韋昭
周翔　周德權
張道古　陳翔
鄧元明　趙季良
趙廷隱　趙崇溥
高彥儔　毋昭裔（已上後蜀臣）
卷六十三
諸國臣傳
趙光裔　楊洞潛
陳用拙　王定保（妻吳氏）
周傑　黃損
簡文會　鍾允章（已上南漢臣）
姚彥章　徐仲雅
廖匡圖（弟匡齊彭師昌　子偃）　石文德
劉昭禹　朱遵度（已上楚臣）
卷六十四
諸國臣傳
羅隱　顧全武

杜稜（子建徽） 成及
鮑君福（子修讓） 曹圭（子仲達）
高彥（子渭） 屠瓌智（子龍瓌 晟）
吳公約（子重裕） 許俊
皮光業（子璨 已上吳越臣）
卷六十五
諸國臣傳
韓偓 陳嶠
黃滔 徐夤
翁承贊 鄭良士

章仔鈞（妻練氏 子仁坦 仁燧） 留從效（已上閩臣）
梁震 孫光憲
李景威（已上南平臣）
卷六十六
諸國臣傳
桑維翰 景延廣
劉昫 崔梲
沈斌 王清
吳巒 尹玉羽
鄭遨 趙瑩（已上晉臣）

卷六十七
諸國臣傳
王周 劉審交
蘇逢吉 史宏肇
楊邠 王章
李驤 趙華
李光美（已上漢臣）
卷六十八
諸國臣傳
鄭仁誨 王朴

扈載 高行周
史彥超 韓通
和凝 王仁裕
賈緯 楊凝式
馮道（已上周臣）
卷六十九
外國傳
契丹
卷七十
外國傳

奚　吐渾
達靼　党項
突厥　吐蕃
回鶻　高麗
新羅　黑水
南詔　牂牁
昆明

續唐書目錄終

續唐書卷一

海昌陳鱣譔

莊宗紀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名存勖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貞元中有盡忠者居北庭之金滿州遇吐蕃攻陷北庭徙盡忠於甘州後吐蕃爲回鶻所敗盡忠與其子執宜東走吐蕃追至盡忠戰歿執宜獨走歸唐居之鹽州以隸河西節度使范希朝希朝徙鎭太原執宜從之居之定襄神武川之新城其部落萬騎皆驍勇號沙陀軍執宜歿其子曰赤心咸通中討龐勛有功入爲金吾上將軍賜姓李名國昌乃係鄭三房出爲鎭武節度使尋爲吐渾所襲退保於神武川及武皇鎭太原表爲代北軍節度使中和三年十月薨莊宗卽位追謚盡忠爲昭烈皇帝廟號懿祖烈考國昌追謚爲文皇廟號獻祖武皇名克用卽獻祖之第三子善騎射能仰中雙鳧爲雲中守促使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偁留後唐以太僕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會幽幷兵討之簡方行至嵐州軍潰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僖宗卽位以爲前太原節度使李業遇沙陀有恩而業已死乃以其子鈞爲靈武節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

以招輯之以武皇爲大同軍防禦使居久之獻祖出擊党項吐渾赫連鐸襲破振武舉族爲其所擄武皇迎獻祖歸雲州雲州人拒關不納武皇掠蔚朔之地得三千人屯神武川之新城天子乃拜鐸大同軍使以李鈞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遮羅軍又破岢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此益熾北據蔚朔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太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大敗之武皇乃率其屬奔於達靼武皇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其在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其圖己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挂鍼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吐渾安慶等萬人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武皇不可將乃以詔書召於達靼承制以爲代州刺史鴈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軍錢節度使鄭從讜與之錢千緡米千石武皇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復以步騎萬七千至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阬巢黨驚曰鴉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是時諸鎭兵皆會長安

大戟渭橋賊敗走入城乘勝追之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七月天子授武皇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東節度使十月顯祖卒十一月遣其弟克修攻昭義孟方立取其澤潞二州方立走山東以邢洺慈三州自別爲昭義軍黃巢南走至蔡州降秦宗權遂攻陳州中和四年春武皇以兵五萬救陳州出天井關假道河陽諸葛爽不許乃自河中渡河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又敗黃鄴於西華巢且走且戰至中牟臨河未度而武皇追及之賊衆驚潰比至封邱又敗之巢脫身走武皇追之至於冤朐不及而還過汴州休軍封禪寺朱全忠饗武皇於上原驛夜酒罷武皇醉臥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武皇牀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武皇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太原訟其事於京師請加兵於汴僖宗和解之田令孜有隙徙重榮兗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武皇以兵護處存重榮使人紿曰天子使重榮俟其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武皇信之八上表請誅全忠僖宗不許武皇大怒重榮旣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武皇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居於興元武皇退屯河中朱玫

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熅迫之稱帝屯於鳳翔僖宗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武皇使進兵討玫等武皇陽諾而不行間道奉表於行在始朝廷意玫結武皇用迫乘輿及表至示羣臣因騰曉山南諸鎭行在少安王行瑜斬玫武皇以千騎經略京畿文德元年二月僖宗自興元還京三月僖宗崩昭宗卽位進武皇檢校太師兼侍中大順元年遣存孝攻邢州孟遷以邢洺磁三州降乃遣安金俊攻赫連鐸於雲州幽州李匡威救鐸戰於蔚州金俊大敗於是匡威鐸及朱全忠等皆請因其敗伐之宰相張濬是其計乃下制削武皇官爵以濬爲招討使韓建爲副使是時潞州將馮霸叛降於梁梁遣葛從周入潞州朝廷以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武皇遣存孝執揆於長子又遣康君立取潞州十一月濬及武皇戰於陰地濬軍三戰三敗由含山路遁去大順二年春正月武皇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優詔荅之復拜爲河東節度使隴西郡王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四月攻赫連鐸於雲州鐸走吐渾八月大蒐於太原出晉絳掠懷孟至於邢州遂攻王鎔於鎭州十月李存孝董前軍取臨城進攻元氏李匡威救鎔武皇退軍邢州景福元年正月王鎔攻邢州李存信李嗣勳等敗鎔於堯山二月會王處存攻鎔戰於新市爲鎔所敗八月李匡

威攻雲州武皇潛軍入於雲州詰旦出騎軍以擊之匡威敗走十月李存孝以邢州叛景福二年春大舉以伐王鎔以其通好於李存孝也二月攻天長鎭七月討李存孝於邢州遂攻平山渡滹水攻鎭州王鎔懼以帛五十萬犒軍請修舊好乃出兵助攻邢州乾寧元年執存孝殺之冬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留後乾寧二年六月武皇自晉陽趨三輔討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之亂先是三帥稱兵同弱王室時河中節度使王重盈卒其子珂卽武皇之子壻也與兄珙爭立武皇請立珂三帥請立珙昭宗兩難之乃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既而許立珂三帥怒遂以兵犯京師聞武皇亦起兵乃皆罷去是月攻絳州斬刺史王瑤瑤珙弟助珙以爭者七月至於河中同州王行約奔京師陽言曰沙陀十萬至矣謀奉天子幸邠州茂貞假子閻圭亦謀劫幸鳳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武皇軍留月餘不進昭宗遣延王戒丕丹王允兄事武皇且告急八月武皇進軍渭橋以爲邠寧四面行營都統昭宗還京師十一月武皇破邠州王行瑜走至慶州見殺武皇還軍雲陽請擊茂貞天子慰勞使解仇紓難賜武皇忠貞平難功臣進封晉王是時晉軍渭北武皇上表言統領大軍不敢遥赴朝覲遂班師

乾寧三年正月昭宗復以張濬爲相武皇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闕廷京師大恐濬命遽止三月武皇大掠相魏諸邑六月破魏成安洹水臨漳等十餘邑十月又敗魏人於白龍潭進攻觀音門全忠救至乃解乾寧四年劉仁恭叛晉武皇擊之戰於安塞武皇大敗光化元年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攻下邢洺磁三州九月武皇遣周德威出青山口十月遇從周於張公橋德威大敗冬十二月潞州薛志勤卒李罕之據潞州叛附於朱全忠光化二年春正月全忠遣氏叔琮攻破承天軍又破遼州至於榆次周德威敗之於洞渦驛秋八月李嗣昭復取澤潞光化三年秋七月嗣昭敗汴軍於沙河復取洺州朱全忠自將圍之嗣昭走至青山口遇伏兵敗冬十月嗣昭取懷州是歲汴人攻鎮定鎮定絕晉附全忠天復元年春全忠封梁王梁攻下晉絳河中執王珂歸晉失三與國乃下意爲書幣聘梁求和梁以晉弱可取乃曰晉雖請盟而書辭慢因大舉擊晉四月氏叔琮入天井張文敬入新口葛從周入土門王處直入飛狐侯言入陰地叔琮取澤潞其别將白奉國破承天軍遼州守將張鄂以城降都人大恐會霖雨積旬梁兵多疾皆解去五月晉復取汾州誅李塘六月周德威李嗣昭取慈隰天復二

年二月進攻晉絳大敗於蒲縣梁軍乘勝破汾慈隰三州遂圍太原武皇懼謀出奔未決梁軍大疫解去德威復取三州天復三年正月天子自鳳翔歸京天復四年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武皇以爲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天復八月朱全忠弒昭宗於洛陽宮輝王卽位告哀使至晉陽武皇南向慟哭三軍縞素天復五年春會契丹於雲中約爲兄弟天復六年九月梁攻燕滄州武皇爲燕出兵破潞州梁圍解去天復七年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僞國號梁僞年號開平廢昭宣帝爲濟陰王武皇復稱天祐四年淮南蜀移檄興復唐室天祐五年正月辛卯武皇薨於晉陽年五十三莊宗卽位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陵在鴈門

莊宗武皇之長子也母貞簡皇后曹氏以光啓元年乙巳冬十二月癸亥生於晉陽及爲嬰兒體貌奇特沈厚不羣武皇鍾愛之年十一從討王行瑜令獻捷京師昭宗駭異之賜以鸂鶒卮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氣後當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意尤喜歌舞天祐五年正月卽位於晉陽時年二十有四叔父克寧殺都虞侯李成質倖臣史敬鎔告克寧謀叛二月壬戌執而戮之是月朱全忠弒昭宣帝於曹州帝聞之

舉哀號慟四月召德威軍自亂柳還晉陽梁夾城兵聞晉有大喪德威軍且去因頗懈帝謂諸將曰梁人幸我大喪謂我少而新立無能為也宜乘其怠擊之乃出兵趨上黨五月辛未朔行至三垂岡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會天大霧晝暝兵行霧中攻其夾城破之梁軍大敗凱旋告廟九月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及楊崇本攻梁大安帝亦遣周德威攻其晉陽州敗梁軍於神山天祐六年秋七月梁之叛將劉知俊來乞師帝自將至陰地關遣周德威攻晉州敗梁軍於蒙阬天祐七年冬十月梁攻上黨十一月趙王王鎔來乞師乃救趙天祐八年春正月梁改號乾化帝敗梁軍於柏鄉斬首二萬級獲將校二百八十五人馬三千匹進攻邢州不下留兵圍之去攻魏別遣周德威徇梁夏津高唐攻博州破東武廟城遂擊黎陽臨河淇門掠新鄉共城燕王劉守光聞之乃大治兵聲言助晉帝患之乃旋師七月會趙王王鎔於承天軍劉守光稱帝於燕天祐九年正月遣周德威會鎮定以攻燕守光求救於梁梁軍攻趙屠棗彊李存審擊走之六月朱全忠為其子友珪所弒八月朱友謙以河中叛於梁來降梁遣康懷英討友謙友謙復臣梁而亦陰附於晉天祐十年春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更名鍠十月劉守光請降帝如幽州守光背約不降攻破之天祐十一年春正月壬子誅劉守光於太原刺其父仁恭心血祭鴈門陵然後斬之於是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奉冊推帝為尚書令始建行臺七月攻梁邢州戰於張公橋帝軍不利而退天祐十二年春正月朱友貞改號貞明三月魏州軍亂賀德倫以魏博二州叛梁來附帝入魏州行至永濟誅其亂首張彥以其兵五百入衛號帳前銀鎗軍六月兼領魏博節度使取德州七月取澶州劉鄩軍於洹水帝率百騎窺其營遇鄩伏兵圍之數重決圍而出亡七八騎八月梁復取澶州帝與鄩對壘於莘聲言西歸鄩疑已去卽引兵擊魏攻城東帝行至貝州返擊鄩大敗之追至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三月攻梁衛州降其刺史米昭克慈州殺其刺史靳昭四月克洺州八月圍邢州降其節度使閻寶梁張筠棄相州戴思遠棄滄州而逃遂取二州而貝州人殺梁守將張源德以城降契丹寇蔚州執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天祐十四年二月契丹寇新州遂寇幽州李嗣源擊走之冬十二月梁人據楊劉帝率騎破之天祐十五年春正月梁軍相拒於楊劉決河水以限帝軍六月渡水擊破之秋八月辛丑朔大閱於魏合盧龍橫海昭義安國及鎮定之兵十萬軍於麻家渡王彥章軍於行臺十二月進軍臨濮梁軍追之軍敗周德威

死之梁軍據土山復進擊大敗之遂軍德勝爲夾寨天祐十六年三月帝兼領幽州梁王瓚攻德勝南城不克十月廣德勝北城敗梁軍於河南天祐十七年夏五月朱友貞改號龍德秋七月朱友謙襲同州梁遣劉鄩擊之李存審敗梁於同州天祐十八年春正月魏州僧傳眞獲傳國寶獻於行臺二月趙將張文禮弒其君鎔來請命乃以文禮爲鎭州兵馬留後三月河中節度使朱友謙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滄州節度使李存審定州節度使王處直邢州節度使李嗣源鎭州兵馬留後張文禮領天平軍節度使閻寶大同軍節度使李存璋振武軍節度使李存進匡國軍節度使朱令德各勸進請紹唐帝位帝三辭又三請帝撝抑久之八月庚申遣兵馬留後符習及閻寶史建瑭等攻張文禮於鎭州建瑭取趙州文禮卒其子處瑾閉門拒守九月建瑭戰死十月梁戴思遠攻德勝北城李嗣源敗之於戚城王處直叛附於契丹其子都幽於别室以來附十二月契丹寇涿州遂寇定州天祐十九年春正月敗契丹於新城望都追奔至於幽州三月閻寶敗於鎭州以嗣昭代之四月嗣昭戰死以李存進代之八月梁取衞州九月存進敗鎭人於東垣存進戰死十月李存審克鎭州鎭人請帝兼領本鎭從之

同光元年春三月李繼韜以潞州叛附於梁夏四月己巳卽皇帝位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國號唐大赦天下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鎭州爲北都閏月追尊祖考爲皇帝妣爲皇后曾祖執宜祖妣崔氏皆謚曰昭烈廟號懿祖祖妣秦氏皆謚曰文景廟號獻祖考謚曰武廟號太祖立廟於太原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爲七廟壬寅李嗣源取鄆州五月辛酉梁人取德勝南城六月及王彥章戰於新壘敗之是月盧程罷秋八月梁人克澤州守將裴約死之九月戊辰李嗣源及王彥章戰於遞坊敗之冬十月壬申如鄆州以襲梁甲戌取中都丁丑取曹州己卯滅梁朱鍠自使其將皇甫麟進刃而殺獲其首來獻梁敬翔自殺丙戌貶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頃登州司戶殺李振趙巖張漢傑朱珪滅其族詔除毀梁宗廟廢朱全忠朱鍠爲庶人己丑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十一月乙巳復北都爲鎭州太原爲北都丙辰復汴州爲宣武軍丁巳尚書左丞趙光允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韋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午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入貢辛酉復永平軍爲西都甲子如洛京十二月庚午朔至西京辛巳李

繼韜伏誅弟繼達殺其兄繼儔於潞州壬辰田於伊闕

同光二年春正月河南尹張全義及諸鎭進暖殿物己酉求唐宦者庚戌新羅王金朴英遣使朝貢乙卯渤海國遣使朝貢庚申幸河陽辛酉至自河陽丁卯七廟神主至自太原祔於太廟朝獻於太微宮戊辰享於太廟二月己巳朔有事於南郊大赦癸酉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戊寅幸李嗣源第癸未立劉氏爲皇后三月庚戌賜從平汴州及入洛南郊立仗軍士等功臣庚申以李塗爲檢視諸陵使夏五月壬寅敎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原爲憲州刺史丙辰渤海國王遣使來貢丙寅李嗣源克潞州六月己丑封回紇王仁美爲英義可汗秋七月己酉幸雷山賽神八月大雨霖河溢九月壬子置水於城門以禳熒惑甲寅幸郭崇韜第丙寅黑水國遣使朝貢冬十月癸未左熊威將軍趙暉妻一產三男子十一月癸卯田於伊闕丙午至自伊闕十二月庚午帝及皇后幸張全義第

同光三年春正月庚子如東京毀卽位壇爲鞠場二月聚鞠於新場乙亥幸王莽河射燕辛巳突厥渤海皆遣使入貢三月乙未寒食望祭於西郊庚申至自東京辛酉改東京爲鄴都以洛京爲東都夏四月乙亥帝及皇后幸郭崇

韜朱漢賓第旱庚寅趙光允薨五月丁酉皇太妃薨廢朝三日己酉黑水女眞遣使入貢六月辛未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辛卯詔括天下私馬秋七月壬寅皇太后崩九月庚子魏王繼岌爲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以伐蜀自六月雨至於是月丁巳幸尖山射燕冬十月壬午奚吐渾突厥遣使入貢戊子葬貞簡太后於坤陵十一月丁未高麗遣使入貢己酉蜀王衍降十二月己卯狩於白沙癸未還宮閏月辛亥封弟存美爲邕王存霸永王存禮薛王存渥申王存乂睦王存確通王存紀雅王

同光四年春正月壬戌降死罪囚甲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及其二子於蜀戊寅契丹遣使貢馬庚辰異母弟存乂伏誅殺節度使李繼麟滅其族丙戌回鶻遣使入貢丁亥殺李繼麟之將史武等七人滅其族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茂爲樞密使癸巳鄴都將軍趙在禮反於貝州甲午田於冷泉趙在禮陷鄴都武寧節度使李紹榮討之邢州將軍趙太反東北面招討使李紹眞討之甲辰成德軍節度使李嗣源討趙在禮三月趙太伏誅李嗣源反博州守將翟建自稱刺史甲子殺王衍滅其族乙丑車駕發京師壬申次滎澤龍驤指揮使姚彥温以前鋒軍叛降於李

嗣源入於汴甲戌至自萬勝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反夏四月丁丑朔帝崩於絳霄殿之廡下時年四十二天成元年七月丁卯有司上謚曰光聖神閔孝皇帝廟號莊宗是月丙子葬於雍陵

述曰莊宗承武皇之雄圖力戰而平汴洛世讎既復國祚中興其大端在於存唐天祐之紀年奉東西京之廟祏使天下猶知有唐當日諸藩用天祐年號者劒南不久即止淮南已先稱制鳳翔雖始終不改然預有誤國之罪使莊宗得前此數年滅梁輔臣多若張承業之徒言聽計從安知不求唐之宗子而立之何必不追美於共和是以宋庠作紀年通譜以天祐四年引而下接同光例符於司天所用崇天歷其識誠高出於修五代史者遠矣惟自同光以後近聲色以亂朝綱黷貨財以結衆怨蓋得之甚難失之甚速由於縱欲而不近理居安而不思危有國家者可無戒哉

續唐書卷一終

續唐書卷二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同校

明宗紀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名亶初名嗣源及即位改今名代北人也皇考電追尊孝成皇帝皇妣劉氏追謚孝成懿皇后帝即孝成之元子咸通八年丁亥九月九日生於應州之金城縣初孝成爲部將武皇之鎮鴈門也孝成厭代帝年甫十三善騎射既壯雄武謙和執事恭敬武皇養爲子賜名嗣源乾寧三年梁攻兗鄆朱宣來乞師武皇遣李存信將兵三萬救之屯於莘縣不進存信遣帝別以兵三千擊梁梁兵解去存信旋爲羅宏信所敗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之即以所將五百騎號曰橫衝都光化三年李嗣昭攻梁邢洺出青山遇葛從周兵大敗梁兵追之會帝本軍至謂嗣昭曰爲公一戰乃解鞍礪鏃憑高列陣左右指畫梁人莫測因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帝身中四矢武皇解衣賜藥以勞之由是李橫衝名重四方天祐五年五月晉梁相拒於柏鄉梁龍驤將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酒以飲帝曰望梁家赤白馬懼否帝曰有其表耳翼日歸吾廐也莊宗大笑曰卿已

氣吞之矣因引鍾飲酹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將校而回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莊宗攻劉守光帝及李嗣昭將兵三萬别出飛狐定山後取武嬀儒三州魏州既平因徇下磁相拜相州刺史昭德軍節度使久之徙鎭安國契丹攻幽州莊宗遣帝與閻寶等擊走之同光元年四月莊宗卽位進帝檢校太傅兼侍中尋命帝率步騎五千襲鄆州下之授天平軍節度使五月梁人陷德勝莊宗退保楊劉梁將王彥章急攻鄆州莊宗悉軍救之以帝爲前鋒敗梁軍於中都生擒王彥章等而是時段凝悉將梁兵屯河上莊宗未知所向諸將多云乘勝以取青齊惟帝勸取汴州莊宗然之帝卽時以千騎前進十月己卯帝先至汴州攻封邱門王瓚開門出降莊宗後至見帝大悅手引其衣以首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二年二月莊宗以郊天賜之鐵劵五月擒楊立以獻六月進位太尉移鎭宣武兼蕃漢總管十二月契丹入寇三年正月帝敗之於涿州徙鎭成德莊宗幸鄴請朝行在不許貞簡太后疾請入省又不許太后崩請赴山陵許之而契丹侵邊乃止十二月朝於洛陽時朱友謙郭崇韜皆以讒死帝以名位高亦見疑忌四年二月趙在禮反於魏大臣皆請遣帝討賊莊宗不許固請乃遣之三月壬子帝至鄴都在禮登城謝罪甲寅軍變帝入於魏與在禮合夜至魏縣丁巳以其兵南遣石敬塘將三百騎爲先鋒帝行過鉅鹿獲官馬三千匹以益軍壬寅入汴四月丁亥朔莊宗崩帝痛哭不自勝己丑入洛陽甲午監國朝羣臣於興聖宮乙未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殺宋州節度使元行欽及租庸使孔謙壬寅以樞密副使安循爲樞密使

天成元年四月丙午帝自興聖宮赴西宮卽皇帝位於柩前易斬衰以衮冕丁未遣使往諸道及淮南告哀辛亥始聽政壬子魏王繼岌薨甲寅受朝制改同光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天下乙卯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朝貢是月張居翰罷五月丙辰朔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戊辰趙在禮爲義成節度使六月丁酉汴州控鶴軍亂指揮使張諫殺其權知州事高逖己亥諫伏誅秋七月庚申安重誨殺殿直馬延於御史臺門契丹渤海國俱遣使朝貢己卯貶豆盧革爲辰州刺史韋說溆州刺史甲申流革於陵州說於合州丁酉內出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己亥契丹寇邊丁未平盧節度使霍彥威殺登州刺史王公儼九月己未幸至德宮及袁建豐第冬十月雲南山後雨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何華等來朝貢辛丑契丹

遣使告哀輟朝旱辛亥雨

天成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更名亶癸亥兵部侍郎馮道太常卿崔協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壬午朔新羅遣使朝貢壬辰西川節度使孟知祥殺其兵馬都諫李嚴丙申赦京師囚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而殺之戊戌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以伐荆南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羣臣買宴盧革軍亂殺其將烏震新羅國遣使來貢四月盧臺軍將龍晊等伏誅六月丙戌任圜罷庚子幸白司馬坡祭突厥神秋七月甲子隨州刺史西方鄴取夔忠萬州癸酉殺豆盧革韋說八月乙酉昆明大鬼

主九部落及牂牁遣使朝貢九月庚午党項遣使朝貢壬申契丹遣使朝貢冬十月乙酉駕發西京宣武軍節度使朱守殷反馬步軍都指揮使馬彥超死之己丑守殷自殺乙未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辛丑詔釋輕繫因是月傳箭於霍彥威十一月乙亥契丹遣使通和十二月己丑回鶻西界吐蕃遣使朝貢丙午追尊四廟立廟於應州

天成三年春正月丁巳契丹陷平州二月乙未孔循罷三月丁未朔以久雨詔求直言己未鄭珏罷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西方鄴克歸州戊辰宣徽南院使范延光爲樞密使尋罷夏四月乙酉達靼遣使朝貢義武軍節度使王都反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行營招討使五月契丹入於定州秋七月壬戌殺齊州防禦使曹廷隱八月盧龍軍節度使趙德執契丹首領慶州防禦使竇廷琬反冬十月靜難軍節度使李敬周討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克慶州竇廷琬伏誅

天成四年春正月壬辰回鶻入朝二月癸卯王晏球克定州甲子車駕發汴州三月丙戌殺姪從璨夏四月壬子契丹寇雲州甲寅端明殿學士趙鳳爲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五月己巳朝羣臣賀朔乙酉追謚少帝曰昭宣

光烈孝皇帝契丹寇雲州秋七月壬申殺右金吾衞上將軍毛璋八月黑水遣使來朝丁未吐渾首領入貢乙卯党項首領入貢九月癸巳殺供奉官烏昭遇

長興元年春正月宣徽南院使朱宏昭充大內留守二月己亥黑水遣使入貢乙巳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爲御營使癸丑朝獻於太微宮甲寅享於太廟乙卯有事於南郊改天成五年爲長興元年大赦天下三月庚寅立淑妃曹氏爲皇后夏四月戊戌安重誨使河中衙內指揮使楊彥温逐其節度使從珂辛亥西京留守索自通執彥温殺之戊午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秋七月壬

午訪莊宗子孫瘞所八月乙未忠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三司使壬寅殺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滅其族吐渾來附封子從榮爲秦王戊申海州將王傳極殺其刺史陳宣叛吳來降丙辰封子從厚爲宋王九月癸未東川節度使董璋反甲申成德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丁亥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冬十月己亥頒冰乙巳董璋陷閬州殺節度使李仁矩指揮使姚洪死之孟知祥反十一月庚申朔秦王從榮受冊於文明殿丙戌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十二月丁未二王後秘書丞酅國公楊仁矩卒輟朝丁巳回鶻遣使來朝安重誨討董璋沙州遣使來朝

長興二年春正月丁丑契丹東丹王進本國三印三月丁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夏四月甲辰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甲寅董璋陷遂州節度使夏魯奇死之閏五月丁酉安重誨妻子並賜死冬十二月甲寅朔除鐵禁初稅農具錢

長興三年春正月庚子契丹遣使朝貢己酉渤海回鶻吐蕃遣使朝貢二月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從之己卯靜難軍節度使藥彥稠及党項戰於牛兒谷敗之三月甲申契丹遣使朝貢夏四月甲寅新羅遣使入貢五月己丑二王後詹事司直楊延紹襲封酅國公六月甲寅封王建爲高麗國王大義軍使孟知祥殺董璋陷東川秋七月辛巳朔天下兵馬都元帥錢鏐薨輟朝三日八月己卯吐蕃遣使朝貢冬十月庚申幸至德宮因幸石敬瑭第

長興四年春正月庚寅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月戊午孟知祥使朱滉來朝三月甲辰追冊晉國夫人夏氏爲皇后夏五月戊寅封子從珂爲潞王從益許王姪從溫兗王從璋洋王從敏涇王丙戌契丹遣使朝貢秋七月乙未回鶻獻白鶻命放之八月庚申大赦天下九月戊戌趙延壽罷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宏昭爲樞密使壬申幸士和亭得疾十一月壬辰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乙未都指揮使康義誠殺三司使孫岳戊戌崩於雍和殿年六十七應順元年四月上謚曰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廟號明宗是月二十七日葬於徽陵

述曰舊史稱明宗能力行乎王化政皆中道時亦小康是矣其能得大體者追謚少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又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誰謂季世無善政哉攷五代史闕文云明宗出自邊地老於戰陳卽位之歲年已六旬純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爲衆推戴事不獲已願上天

早生聖人與百姓爲主按此事新修史記亦載於論詆爲長老之言後人罕知其出於闕文也又五代史補云明宗之在位也一日幸倉場觀納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懼得其罪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散給動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銷折將何以償之對曰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只聞百姓養一家未聞一家養百姓也今後每石加二斗耗以備鼠雀侵蠹謂之鼠雀耗倉糧加耗自此始也按此事可疑夫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縱有鼠雀耗亦何至每石加二斗之多果如百姓養一家之說則胥徒

得緣以爲姦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今之倉糧亦有所謂耗米然定例每石止加二升因胥吏藉端苛索甚至每石加四五斗百姓深受其累得非明宗爲之作俑乎載攷舊史食貨志天成元年敕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只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夫應納之每斗一升且敕不量今以前所不納而每石加二斗之耗何其歧異或所聞異詞歟若夫明宗時屢以非罪誅戮臣下所謂上下相狥毀譽亂眞是取禍之道也

續唐書卷二終

續唐書卷三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同校

閔帝紀

閔帝名從厚小字菩薩奴明宗第三子也母昭懿皇后夏氏以天祐十一年甲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庚申生於晉陽舊第髫齔好讀春秋略通大義爲人形質豐厚寡言好禮明宗以其貌類己特愛之天成元年授檢校司徒二年四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三年三月授宣武軍節度使四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封宋王徙鎮成德二年徙鎮天雄三年加中書令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伏誅明宗病甚遣

宣徽使孟漢瓊馳驛召帝而明宗崩秘其喪六日十二月癸卯朔發喪於西宮卽皇帝位於柩前羣臣見於東階復於喪位丙午成服於西宮庚戌御光政樓存問軍民辛亥賜司衣王氏死坐秦王事也癸丑始聽政乙卯賜司儀康氏死連王氏也丁巳僕射平章事馮道爲山陵使戶部尚書韓彥惲爲副中書舍人王延爲判官禮部尚書王權爲禮儀使兵部尚書李鏻爲鹵簿使御史中丞盧敏爲儀仗使右僕射權知河南府盧質爲橋道頓遞使丁卯帝釋衰服辛未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進酒帝命徹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廣壽殿視朝乙亥契丹遣使

朝貢丁丑太常卿崔居儉爲祕書監前蔡州刺史張繼祚爲左武衛上將軍充山陵橋道頓遞副使戊寅御明堂殿宣制大赦天下改長興五年爲應順元年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沙州瓜州遣使來朝甲午兩浙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吳王錢元瓘進封吳越王乙未樞密使兼中書令朱宏昭馮贇獻錢助作山陵閏月癸卯御文明殿丙午正衙命使冊皇太后曹氏甲寅正衙命使冊太妃王氏集賢院請修創凌烟閣詔下翰林院置寫眞官畫功臣像并下將作監興工次序間架修建北京留守石敬瑭獻銀絹助作山陵丙寅幸至德宮車駕至興教門有飛鳶自空而墮

殭於御前是日大風晦暝二月庚寅視作山陵是日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反辛卯西京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都部署静難軍節度使藥彥儔爲副部署三月丙辰思同兵潰嚴衛右廂都指揮使尹暉羽林都指揮使楊思權以其軍叛降於潞王辛酉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朱宏實癸亥河陽三城節度使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王思同爲副西京副留守劉遂雍叛降於潞王思同奔歸於京師不克死之丁卯潞王至陝州帝急召孟漢瓊不至召朱宏昭宏昭懼投於井安重進尋殺馮贇於其第是夜帝出元武門至衛州四月潞王入洛廢帝爲鄂王帝遇鴆而崩年二十一皇后孔氏與其四子並遇害石敬瑭僭位諡曰閔祔葬徽陵

逖曰閔帝德望素隆冲齡踐祚以其無夾輔之良臣遂爲人所猜忌失守宗祧良足悲已帝本明宗第三子而新修史記作第五子吳縝纂誤已辨之矣其諡曰閔帝舊史及會要通鑑皆然而新修史記改爲愍帝豈因莊宗諡爲光聖神閔孝皇帝而改之乎但閔訓弔者在門愍訓爲痛義各不同何遽改更而失其實耶

續唐書卷三終

續唐書卷四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同校

末帝紀

末帝名從珂明宗之元子也母宣獻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以光啓元年己巳正月二十三日生帝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小字阿三及壯狀貌雄偉長七尺餘謹重寡言而驍勇明宗甚愛之在太原因擊毬與石敬瑭同入趙襄子廟見其塑像屹然起立帝私自負從明宗征討常立戰功莊宗喜曰阿三不惟與我同齒敢戰亦相類同光二年爲衛州刺史突騎指揮使戍於石門四年魏州軍亂帝率部下軍士由曲陽盂縣趨常山與王建立渡河而南軍聲大振天成元年拜河中節度使二年二月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長興元年加檢校太尉先是帝與樞密使安重誨在常山因杯盤失意拳擊其腦重誨銜之及帝鎮河中重誨知其出入不時乃矯宣中旨令牙將楊彥溫遇出郭則閉門不納會帝閱馬於黃龍莊彥溫閉城拒之帝止虞鄉以聞明宗召還京師居於淸化里第重誨數請行軍法不聽天成二年重誨見殺乃起爲左衛大將軍西京留守三年進位太尉移鳳翔節度使四年五月

封潞王閔帝卽位加兼侍中旣而帝子重吉出刺亳州帝方憂不測應順元年二月移帝鎮太原是時不降制書惟以宣授而已帝令李專美草檄求援諸道欲誅君側之罪朝廷命王思同率師來討三月丁巳帝以兵東庚申次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以城降癸亥次靈口殺王思同甲子次華州執藥彥稠繫獄乙丑次閿鄉王仲皋父子迎謁命殺之丙寅次靈寶河中安彥威陝州康思立迎降丁卯次陝州康義誠來降殺宣徽使孟漢瓊閔帝出居於衛州夏四月壬申入京師馮道率百官迎帝於蔣橋帝辭不見入哭於西宮遂見羣臣道拜帝荅拜入居於至德宮癸酉以太后令降天子爲鄂王命帝監國乙亥帝赴西宮卽皇帝位於柩前丙子詔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財以助賞軍丁丑又詔居民預借房課五月以賞軍己卯鄂王薨庚辰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淸泰元年夏四月乙酉帝服衮冕御明堂殿百官就位宣制改應順元年爲淸泰元年大赦天下戊子殺康義誠及藥彥稠丙申葬明宗皇帝於徽陵五月庚子朔御文明殿受朝賀丙午端明殿學士韓昭允爲樞密使莊宅使劉延朗爲樞密副使庚戌馮道罷天雄軍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甲寅賜勸進選人宗子官六月庚辰幸至德宮因幸

房知温安元信范延光索自通李從敏第秋七月辛亥太常卿盧文紀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八月辛未尚書左丞姚顗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詔應會受御署官選九月己未契丹寇邊冬十月戊寅李愚劉昫罷十二月乙亥雄武軍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庚寅幸龍門旱

清泰二年春正月丙申朔御明堂殿二月甲戌范延光罷己丑追尊魯國太夫人魏氏謚曰宣獻皇太后三月辛丑忠武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夏四月辛卯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樞密使丙申契丹寇邊六月癸未羣臣獻添都馬秋七月丙申石敬瑭以兵屯忻州軍呼萬歲乃斬都指揮使李暉等三十六人以止之丁酉回鶻可汗王仁美遣使入貢劉延皓罷九月己酉宣徽南院使房暠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乙卯渤海遣使來朝

清泰三年春正月辛卯朔御文明殿乙未百濟遣使入貢丁未封皇子重美爲雍王二月庚午監修國史姚顗史官張昭遠李祥吳承範等修譔明宗實錄三十卷上之三月丙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亂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夏四月戊戌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乙卯建雄軍節度使張敬達爲太原四面都招討使武義軍節度使楊光遠爲

副戊申先鋒指揮使叛降於石敬瑭己酉振武戍將安重榮叛降於石敬瑭壬子天雄軍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其節度使劉延皓六月癸亥以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事甲戌宣武軍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招討使秋七月戊申克復魏州壬子張令昭伏誅癸丑彰聖指揮使張萬迪叛降於石敬瑭八月戊午契丹遣使入朝九月甲辰張敬達及契丹戰於太原敗績契丹圍敬達於晉安戊申帝發京師壬戌詔天下括馬又詔民十戶出兵一人冬十一月戊子盧龍軍節度使趙德鈞爲行營都統閏月甲子楊光遠殺張敬達以其軍叛降於契丹丁卯契丹立晉石敬瑭與之約爲父子僞號天福遂與契丹南行甲戌敬瑭與契丹至於潞州丁丑至自河陽辛巳帝崩於元武樓年五十二敬瑭入洛得帝燼骨於火中明年三月葬之於徽陵域中

述曰張昭等修末帝實錄以帝爲明宗之元子生於外舍詳見通鑑攷異所引而通鑑及舊新二史會要等書俱作明帝養子然昭等生唐之世宜得其眞今從實錄至帝之謚舊史本作末帝會要亦同新史記改爲廢帝蓋恐其與朱友貞相混耳後人并改末帝實錄爲廢帝謬之甚矣又闕文云晉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至自懷覃

京師父老迎帝於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使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按末帝無大失德而縱虎喪身慘毒至此敬瑭之肉其足食乎

續唐書卷四終

續唐書卷五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同校

烈祖紀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昪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元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晦迹號李道者屬時離亂羣盜蜂起而楊行密專據淮南乃感憤欲圖興復之志遂因海寇夏韶率衆自海入淮至濠梁間衆至數千人與行密相攻爲其所擒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於彭城至是方六歲而孤伯父球攜帝及母劉氏避地淮西至濠州行密見而奇之養以爲子其長子渥不能容乃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以乞汝遂冒姓徐名知誥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長七尺廣顙隆準語聲如鐘精采鑠人常緩步行從者疾行莫能及相者云此龍行虎步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遇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務軍賦帝獨好學求遺書招賢士褒賢課農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邱王令謀王翃主議論曾禹張洽孫魴徐融爲賓客

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温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温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楊州驕淫失衆宋齊邱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卽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上下悅服吳王建國以帝爲左僕射參政事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温雖遙執國政而人情已歸屬於帝金陵行軍司馬徐玠勸温更用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

鎭江西表未上而温疾亟遂止温卒知詢嗣爲金陵節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乃使人誘之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令出鎭金陵如温故事吳命帝開大元帥府置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甲申卽皇帝位改吳天祚二年爲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尊吳主爲高尙思元宏古讓皇帝上策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温爲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

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尙書爲尙書都省東都尙書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諤爲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宏農郡王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立決者毋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爲邑君甲午立王后宋氏爲皇后丙申封女弟祀國君爲廣德長公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告卽位辛丑追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申封子景通爲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衞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爲崇德宮癸丑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丙辰

追冊故妃楊氏爲順妃丁丑追封次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封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立姪景邁爲晉陵郡公景遜爲上饒郡公景逿爲桂陽郡公景逸爲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己未升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皋興化縣屬焉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卽位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陵曰定陵追尊高祖以下皆爲王公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妃墓皆稱陵惟武皇之配李氏曰明德皇后丙午有星孛於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甲子荆南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卽位二月壬戌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卽位夏四月遷讓皇於丹陽以王輿爲浙西節度使留後馬思讓爲丹陽宫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昪國號大唐遂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建王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配崔氏曰平眞皇后祖志爲孝安皇帝廟號惠宗配盧氏曰安莊皇后考榮爲孝德皇帝廟號慶宗配劉氏曰德恭皇后奉徐

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夏六月甲申升池州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邱爲平章事八月戊寅升洪州繡灘鎮爲清江縣不隸州丁亥契丹遣使來聘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遣使來朝貢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百萬講武銅駝橋十二月辛丑讓皇殂帝不視朝率百官素服舉哀是歲徙吳王璟爲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壬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茀而不蓺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而納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二月乙未契丹遣使來以兄禮事帝蜀使來賀卽位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大赦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蓺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於民上常懼勿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願欲進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譴告在天聰明自民魯以麟削莽以符亡常謹天戒猶懼或失之符瑞何爲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丁

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於元武湖西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於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冬十月丁丑御後樓閱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月丁未頒中正歷歷官陳承勛所譔也丙戌漢人閩人來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使李金全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秋八月立齊王璟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九月戊辰契丹遣使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內外諸軍

給優賜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庚戌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侍郎柳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於崇德宮故第也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惸獨米人二石漢使都官郎中鄭翱閩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書楊嚴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殺泰州刺史褚仁規夏五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右僕射李建勳罷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遣使

賑貸黃州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賑之

昇元六年閏正月庚寅漢使區延保來聘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宏嗣來聘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夏五月左丞相太保宋齊邱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蕭規來告哀廢朝二日庚午契丹遣使來聘獻馬五駟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未命州縣捕蝗瘞之辛巳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月庚寅頒昇元删定律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宏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衛大將軍蔣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遣使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於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謂齊王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常躡蒲履用鐵盆盎暑月施青葛帷宮婢纔數人宮室樸陋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述曰烈祖系出唐宗託身徐氏終能化家爲國奄有江南建號昇元適承清泰在當日雖未言及此自後論之豈非天命有所歸乎攷通鑑云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稅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不及也由斯以觀烈祖爲政幾幾乎有貞觀開元之風夫乃歎唐之遺澤長矣

續唐書卷五終

續唐書卷六

海昌陳鱣譔

元宗紀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身枝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爲尙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烈祖爲齊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友愛尙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子復何憂赦殊死以下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祕之人皆莫知庚午疾大漸太醫吳廷紹密遣人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閤是夕烈祖崩祕不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崩已旬日帝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袞冕衣帝曰大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節是日卽皇帝位不待踰年遽改元韓熙載上疏以爲不可而制書已行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母宋皇后爲皇太后立妃鍾氏爲皇后以鎭南軍節度使宋齊邱爲太保兼中書令奉化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閩使來弔祭升濠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逷爲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侯嚴恩師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於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邱爲鎭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鎭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爲鎭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旨欲傳以位故有是詔宋齊邱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侯賈崇叩閤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卽位所委何人而頓與臣下疏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弑其君曦自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

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績於蓋竹

保大三年春正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討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金陵拜羽林大將軍升建州爲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崩以延平津爲劒州割建州之劒浦汀州之沙縣隸焉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邱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挺臈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葬元恭皇后於永陵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爲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宏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宗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蠶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爲南州十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戰於中渡晉師敗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其師降於契丹癸酉張彥澤引蕃騎陷京師彥澤剽劫屠害甚衆晉主奉表納璽於契丹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沿淮諸戍皆來降

保大五年春正月契丹滅晉遣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爲中原主帝命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遣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閩役億矣其能抗衡中原乎以齊王景遂爲皇太弟燕王景達爲元帥徙齊王元子南昌王冀爲副元帥二月辛未劉知遠即位國號曰漢改晉開運四年爲天福十二年三月己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乃整師與戰敗績諸營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即軍中斬陳覺馮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秋八月太傅宋齊邱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卒倧襲位冬十二月吳越胡進思廢其君倧囚於義和院錢俶入是歲楚國王馬希範卒希廣即位

保大六年春正月吳越國立俶遷倧於東府丁丑漢主殂承祐立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九月漢伐河中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次沂州退保海州冬十一月荊南主高從誨卒保融嗣位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武都虞侯皇甫暉裨將

張巒蕭處恭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賊帥延師朗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大兵渡淮攻正陽敗績

保大八年春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越戍卒亂殺李宏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敗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於金陵秋七月送先進還吳越查文徽亦歸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乙酉漢主承祐殂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弒其君希廣自稱楚王其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漢將郭威領大軍北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卒壯士權威作亂

保大九年春正月丁卯郭威篡漢即位改元廣順國號周劉崇自立於太原初契丹犯河南晉主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安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閩至此方議北征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爲理已固兵若輕舉非獨無成抑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淮上而止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萼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亂冬十月壬寅武安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潭州癸丑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郴州陷之周兗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分洪州高安縣置筠州割清江萬載上高屬焉援兗州之師敗績於沭陽周人執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叛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潁州郭瓊遺壽州劉彥貞書其詞曰大周潁州團練使郭瓊致書於淮南壽州節度使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張巒攻桂州敗績於城下訓死之巒收餘衆保全州周與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遁十一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於饒州斬宋德權任鎬於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於都門外平章馮延

己孫忌皆罷爲左右僕射十二月洪州大都督楚王馬希萼來朝留不遣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夏六月不雨民饑流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陂塘堙廢者修復之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於西北聲如雷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貢舉壬辰周主殂養子柴榮即位自前年六月不雨至於今三月大饑疫命州縣煮粥以食之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其首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契丹自此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嚴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間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因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坤等來侵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邱入朝謀難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使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周主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於正陽

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於周稱唐皇帝奉書於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大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在納貢又奉牛酒犒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於周遣園苑使尹延範護遷讓皇之族於潤州延範殺其男子六十人誅延範以謝國人周師陷泰州刺史方訥棄城遁帝遣間使求援於契丹至淮北爲周人所執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侍郎王崇質使周削去帝號奉表稱爲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張延翰以城降於周刺史張紹遁還丁酉周師陷舒州刺史周宏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州王承雋降於周戊戌天成軍節度使蔡暉自壽州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郛執團練使趙仁澤燕王宏冀遣龍武都虞侯柴克宏救常州壬子大敗吳越兵於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潤州宏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

景達拒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主北還秋七月復東都蘄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愈急冬十月行人孫晟爲周人所殺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以爲耀州司馬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主親征齊王景達自濠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師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諸寨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遁歸金陵三月丁未壽州劉仁贍病革副使孫羽等代署表降於周仁贍卒夏四月周主北還冬十一月周主復親征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使焚其廬舍徙其民於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陷泰州

中興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壬辰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周師攻雄州刺史易文贇舉城降三月大赦改元交泰立燕王冀爲皇太子參治朝政丁亥周主攻楊州丁卯遂至迎鑾鎮壬辰耀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方物請傳位太子以國爲附庸周主始采唐報可汗故事荅書稱皇帝致書江南國主帝遣閤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

輸土貢庚子周主致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夏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五年置進奏邸於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於太廟是日金陵大霧通夕不解己酉周遣使賚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凡士卒俘於周者皆遣還冬十一月己亥暴宋齊邱陳覺李徵古罪放齊邱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徵古削官爵尋皆賜自盡齊邱明年亦幽死

交泰二年周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周主殂梁王宗訓嗣位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文曰永通貨泉以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一當開通錢之二九月丙午太子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爲南都南昌府

交泰三年春正月甲辰周遜位於宋改元建隆元年宋廢周主爲鄭王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貢於宋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愼儀朝貢於宋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乞師拒之十一月丁未宋平李重進因遣使如宋犒軍朝貢

交泰四年宋建隆二年春二月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留金陵監國遂舟行旌旗仗衛六軍百司凡千餘

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於當塗至宋家洑暴風飄舟幾至北岸翼日從官皆輕舟奔問三月至南都宋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迫隘羣臣皆思歸主上亦悔遷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承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東遷未及行而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藕華夏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者非忠臣孝子是夕有大星霣於南都庚申帝崩於長春殿年四十六在位一十九年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於宮中萬壽殿告哀於宋且請追復帝號宋許之次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

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栖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唐室苗裔誅于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於蹙國降號憂悔而終悲夫

述曰史稱元宗約己慎刑勤政如一而野史又謂其天性儒懦素昧威武平心論之自乾符以來猶不失爲令主惟是任用五鬼屏棄羣賢耗帑用於楚閩致喪師於淮甸謀之不臧後悔亦何及哉

續唐書卷十六終

續唐書卷七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同校

後主紀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也毋光穆皇后鍾氏初名從嘉廣顙豐頰駢齒一目重瞳子文獻太子忌其有奇表因避禍覃思經籍自幼聰慧善屬文工書畫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元宗十九年遂立爲太子監國六月元宗崩於南都秋七月喪還太子卽位於金陵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曰聖尊后以后父名大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封

弟從善爲韓王從鎰爲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昭平郡公令諸司無職事者四品至九品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爲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魯如宋奉表陳襲位宋賜詔荅之自是始降詔秋九月宋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弔祭冬十月宋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雖臣於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始易紫袍見使者使退如初服十一月國后周氏殂十二月置龍翔軍以敎水戰

二年宋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於宋泉州節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效卒子紹鎡自稱留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鎡歸金陵推副使張漢思爲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於宋宋放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顧彝入貢於宋

三年宋乾德元年春正月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月宋出師平荆湖高繼冲歸於宋國除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遂以洪進爲節度使秋七月宋詔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楊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冬十二月上表於宋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四年宋乾德二年春正月始用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

銅錢四而行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乃自命詩賦敵題以中書官涖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宋以江北置折北務禁商旅過江九月封長子仲寓爲清源公次子仲宣爲宣城公冬十月甲辰仲寓卒追封岐王十一日宋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弔祭

五年宋乾德三年春葬昭惠后於懿陵宋併蜀孟昶於京師國除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鎭海軍節度使秋九月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宋遣染院使李光圖來祭葬光穆皇后於順陵

六年宋乾德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爲武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八月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宋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七年宋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

八年宋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崇義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宋賜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昭惠后之母弟也

九年宋開寶二年春三月以左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以禮部侍郎湯悅爲門下侍郎知制誥冬較獵於青龍山還憩大理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囹圄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資庫用從之

十年宋開寶三年中書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中廣署僧尼精舍多聚僧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供之

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宋俘劉鋹於京師國除國主聞宋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新造戰船國主懼不從

十二年宋開寶五年春二月宋屯師漢陽人心大恟乃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敎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殿庭始去鴟吻諸弟封王者皆爲公從善楚國從鎰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張泌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泊言泌多遺才乃命泊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閏月癸巳宋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乃遣戶部尚書馮延魯入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病不能朝而歸

十三年宋開寶六年春宋使翰林學士盧多遜來聘國主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上書切諫佑素與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自縊死收佑自剄皆徙其家

十四年宋開寶七年秋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宋遣閤門使梁迥來聘從容言曰今歲國家有柴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不荅九月丁卯宋遣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以仲冬有事圜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

意如是有死而已時宋已遣潁州團練使曹翰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等率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等率師水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遣江國公從鎰如宋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愼修貢買宴帛萬匹錢五百萬禁城聚糧大爲守備閏十月宋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年號公私牘藉稱甲戌歲辛未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州乃遺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師於宋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

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至是水皆退小唐人異之國主以軍旅委皇甫繼勳機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刁衎爲內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等輒屏不以聞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産二十以上出一卒號義軍分籍者又出一卒號新義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椀皆籍姓名至是盡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壻號義勇軍募豪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排門軍民間又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踵

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國主稱乙亥歲春二月壬戌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巳吳越來攻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吳越遂會宋師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難金陵益危蹙宋師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斗米萬錢人病足弱死者相藉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乙未城陷將軍咼彦馬承信及弟存俊率壯士數百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史侍郎

陳喬請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左右內史事殷崇義等肉袒降於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宋晉王即位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辛卯殂是日七夕即生日也年四十二在位十五年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江南人聞之皆巷哭設齋後主天資純孝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勢削弱帑庫空竭專以愛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屈境內賴以稍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訐者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過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

後許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又工於音律然酷好釋老頗廢政事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之人惶怖失所後主猶幸靜居室聽沙門講經又延鄱陽隱士周惟簡入後苑講易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暮而張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述曰自古有國家者所宜炯戒多矣而其要在乎遠聲色闢釋老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兼而有之不亡何待耶夫唐三百五十年之天祚至是而斬則更可慨也夫

續唐書卷七終

續唐書卷八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同校

紀元表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後唐	晉王偁天祐年號	天祐四年	天祐五年	天祐六年	天祐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岐	李茂貞偁唐年號	天祐四年	天祐五年	天祐六年	天祐七年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吳	楊渥偁唐年號	天祐四年	天祐五年	天祐六年	天祐七年 隆演立	天祐八年	天祐九年	天祐十年
梁	朱全忠簒唐	開平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友貞立	乾化三年
蜀	王建	天復七年	武成元年	武成二年	武成三年	永平元年	永平二年	永平三年
南漢	劉隱	開平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楚	馬殷	開平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吳越	錢鏐	天祐四年	天寶元年	天寶二年	天寶三年	天寶四年	天寶五年	天寶六年
閩	王審知	開平元年	開平二年	開平三年	開平四年	乾化元年	乾化二年	乾化三年
南平	高季昌							乾化三年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五年
天祐十一年	天祐十二年	天祐十三年	天祐十四年	天祐十五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永平四年	永平五年	通正元年	天漢元年	光天元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乾亨元年	乾亨二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天寶七年	天寶八年	天寶九年	天寶十年	天寶十一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乾化四年	貞明元年	貞明二年	貞明三年	貞明四年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同光元年莊宗復唐
天祐十六年	天祐十七年	天祐十八年	天祐十九年	天祐二十年
武義元年隆演改	武義二年溥立	順義元年	順義二年	順義三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龍德三年梁亡
乾德元年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乾德五年
乾亨三年	乾亨四年	乾亨五年	乾亨六年	乾亨七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同光元年
天寶十二年	天寶十三年	天寶十四年	天寶十五年	天寶十六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同光元年
貞明五年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	龍德二年	同光元年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	同光四年明宗立	天成二年	天成三年
從曮偁臣于唐				
順義四年	順義五年	順義六年	乾貞元年溥即帝位	乾貞二年
乾德六年	咸康元年蜀亡			
乾亨八年	乾亨九年白龍元年	白龍二年	白龍三年	大有元年
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天成二年	天成三年
寶大元年	寶大二年	寶正元年	寶正二年	寶正三年
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延翰立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天成二年延鈞立	天成三年
同光二年	同光三年	同光四年天成元年	天成二年	天成三年從誨立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天成四年	長興元年	長興二年	長興三年	長興四年閔帝立
太和元年	太和二年	太和三年	太和四年	太和五年
				後蜀孟知祥起
大有二年	大有三年	大有四年	大有五年	大有六年
天成四年	長興元年	長興二年	長興三年	長興四年
寶正四年	寶正五年	寶正六年	長興三年元瓘立	長興四年
天成四年	長興元年	長興二年	長興三年	龍啓元年
太和元年	長興元年	長興二年	長興三年	長興四年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應順元年末帝清泰元年	清泰二年	清泰三年石敬瑭纂	南唐烈祖昇元元年	昇元二年	昇元三年	昇元四年	昇元五年	昇元六年	昇元七年元宗保大元年
太和六年	天祚元年	天祚二年	天祚三年吳亡						
		晉敬瑭天福元年	天福二年	天福三年	天福四年	天福五年	天福六年	天福七年重貴立	天福八年
明德元年	明德二年昶立	明德三年	明德四年	廣政元年	廣政二年	廣政三年	廣政四年	廣政五年	廣政六年
大有七年	大有八年	大有九年	大有十年	大有十一年	大有十二年	大有十三年	大有十四年	大有十五年玢立光天元年	光天二年改應乾又乾和元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清泰二年	清泰三年天福元年	天福二年	天福三年	天福四年	天福五年	天福六年	天福七年	天福八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清泰二年	清泰三年天福元年	天福二年	天福三年	天福四年	天福五年	天福六年宏佐立	天福七年	天福八年
龍啓二年	永和元年繼鵬立	通文元年	通文二年	通文三年	通文四年曦立永隆元年	永隆二年	永隆三年	永隆四年	永隆五年延政天德元年
應順元年清泰元年	清泰二年	清泰三年	天福二年	天福三年	天福四年	天福五年	天福六年	天福七年	天福八年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保大二年	保大三年	保大四年	保大五年	保大六年	保大七年	保大八年	保大九年	保大十年	保大十一年
							周郭威廣順元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開運元年	開運二年	開運三年晉亡	漢劉知遠天福十二年	乾祐元年承祐立	乾祐二年	乾祐三年郭威篡漢	乾祐四年旻立	乾祐五年	乾祐六年
廣政七年	廣政八年	廣政九年	廣政十年	廣政十一年	廣政十二年	廣政十三年	廣政十四年	廣政十五年	廣政十六年
乾和二年	乾和三年	乾和四年	乾和五年	乾和六年	乾和七年	乾和八年	乾和九年	乾和十年	乾和十一年
開運元年	開運二年	開運三年	天福十二年希廣立	乾祐元年	乾祐二年	乾祐三年	保大九年馬氏降唐		
開運元年	開運二年	開運三年	會同十年宏俶立	乾祐元年	乾祐二年	乾祐三年	廣順元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永隆六年天德二年	天德三年閩亡								
開運元年	開運二年	開運三年	天福十二年	乾祐元年保融立	乾祐二年	乾祐三年	廣順元年	廣順二年	廣順三年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保大十二年	保大十三年	保大十四年	保大十五年	中興元年交泰元年	交泰二年顯德六年	交泰三年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後主立	建隆三年後主二年	乾德元年後主三年
顯德元年柴榮立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顯德六年周亡				
乾祐七年鈞立	乾祐八年	乾祐九年	天會元年	天會二年	天會三年	天會四年	天會五年	天會六年	天會七年
廣政十七年	廣政十八年	廣政十九年	廣政二十年	廣政二十一年	廣政二十二年	廣政二十三年	廣政二十四年	廣政二十五年	廣政二十六年
乾和十二年	乾和十三年	乾和十四年	乾和十五年	乾和十六年鋹立大寶元年	大寶二年	大寶三年	大寶四年	大寶五年	大寶六年
顯德元年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顯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
顯德元年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	顯德四年	顯德五年	顯德六年	建隆元年	建隆二年	建隆三年	乾德元年南平亡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乾德二年後主四年	乾德三年後主五年	乾德四年後主六年	乾德五年後主七年	開寶元年後主八年	開寶二年後主九年	開寶三年後主十年	開寶四年後主十一年	開寶五年後主十二年	開寶六年後主十三年
天會八年	天會九年	天會十年	天會十一年	天會十二年繼元立	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四年	天會十五年	天會十六年	天會十七年
廣政二十七年	廣政二十八年蜀亡								
大寶七年	大寶八年	大寶九年	大寶十年	大寶十一年	大寶十二年	大寶十三年	大寶十四年南漢亡		
乾德二年	乾德三年	乾德四年	乾德五年	開寶元年	開寶二年	開寶三年	開寶四年	開寶五年	開寶六年

甲戌	乙亥
開寶七年後主十四年	開寶八年後主十五年
廣運元年	廣運二年後四年七
開寶七年	開寶八年後三年七

續唐書卷八終

續唐書卷九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同校

宗室表

獻祖國昌

太祖克用　克讓　克修　克恭　克寧　克勤　克儉　克柔

莊宗存勗　邕王存美　永王存霸　薛王存禮　申王存渥　睦王存乂　通王存確　雅王存紀　存矩

明宗嗣源（莊宗養子）

克修子

嗣弼　嗣肱

莊宗

魏王繼岌　繼潼　繼嵩　繼蟾　繼嶢

- 明宗
  - 從璟（初名從審莊宗養爲己子，賜名）
  - 秦王從榮
  - 閔帝從厚
    - 重哲
  - 許王從益
  - 末帝從珂
    - 重吉
    - 雍王重美
- 從璨
- 從璋
  - 重俊
- 從温
- 從敏（以上明宗從子）

- 慶宗榮
  - 烈祖昪
    - 元宗璟
    - 楚定王景遷
    - 晉文成王景遂
    - 齊昭孝王景達
    - 江昭順王景逷
      - 季超
- 晉陵公景遹
- 上饒公景遜
- 桂陽公景邈
- 平陽公景逸（以上烈祖從子）

- 元宗
  - 文獻太子宏冀
  - 後主煜
  - 慶王　宏茂
  - 南楚國公從善
    - 仲翊
    - 仲猷
  - 江國公　從鎰
  - 鄂國公　從謙
    - 仲偃
  - 平陽郡公從度
  - 文陽郡公從信
  - 良佐

後主—清源郡公仲寓—正言

岐懷宣王仲宣

仲遠

仲興

仲偉

仲康

仲宜（以上後主從子）

續唐書卷九終

續唐書卷十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覜恂　同校

諸國表

岐（李氏）

鐸—端—茂貞—從曮—永吉

從昶

從照

繼筠

茂勳（茂貞從弟）

吳（楊氏）

怤—行密—渥

鴻演—玢

溥—璉

璘

璆

珙

璪（二人俱溥從子）

梁（朱氏）

- 誠
  - 全昱
    - 友諒
    - 友能
    - 友誨
  - 存
    - 友寧
    - 友倫
  - 全忠
    - 友裕
    - 友珪
    - 友璋
    - 友貞
    - 友雍
    - 友徽
    - 友孜
    - 友文（全忠養子）

蜀（王氏）

- 建
  - 宗仁
  - 元膺
  - 宗輅
  - 宗紀
  - 宗智
  - 宗澤
  - 宗鼎
  - 宗傑
  - 宗平
  - 宗特
  - 衍
    - 承祧
    - 承祀

宗鍼（建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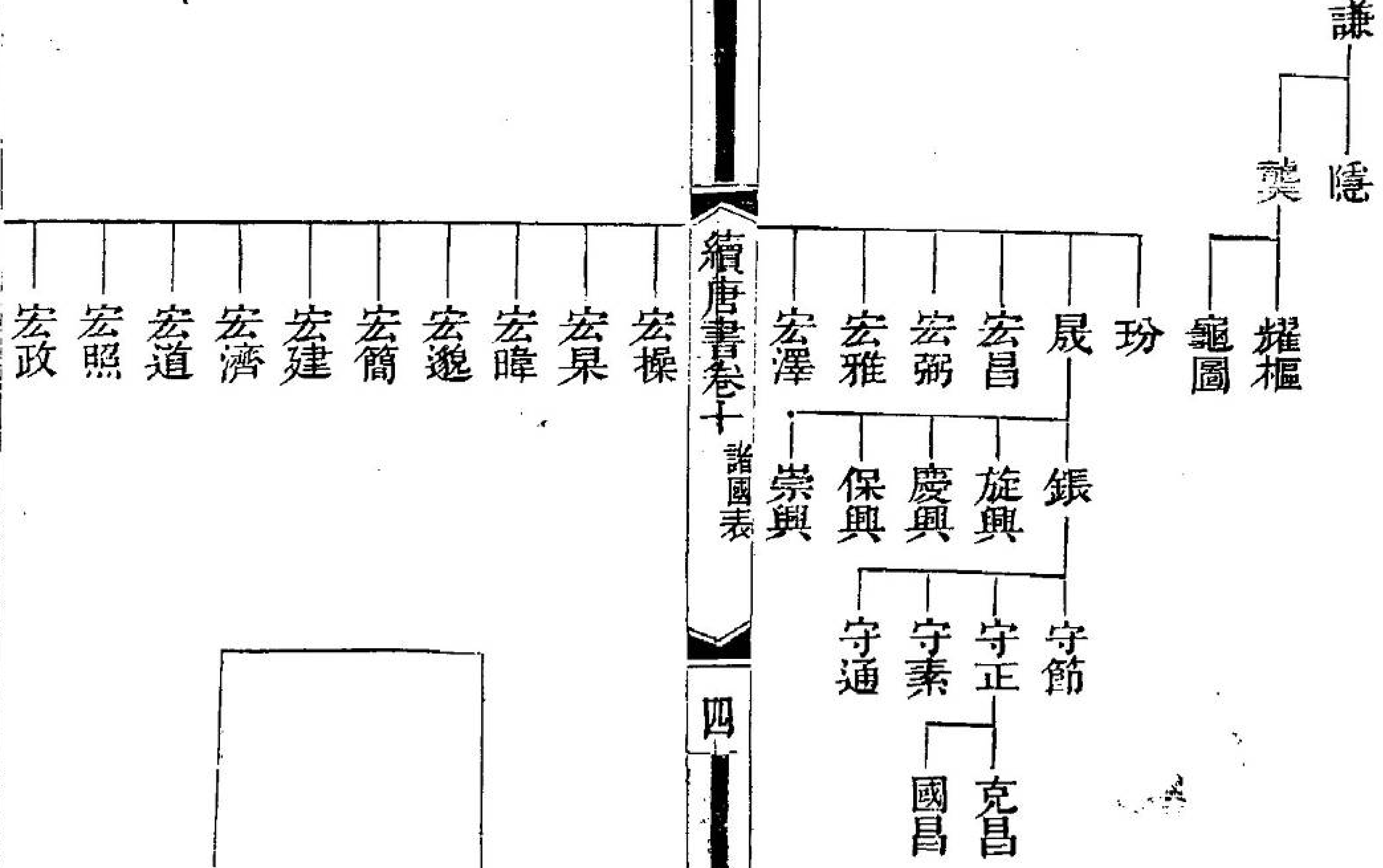
宗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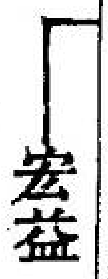
宗裕（二人俱建族子）

後蜀（孟氏）

- 道
  - 知祥
    - 仁贇
    - 仁裕
    - 昶
      - 元詰
        - 隆記
        - 隆詰
        - 隆說
        - 隆詮
      - 元珏
      - 元寶
    - 仁操

南漢劉氏


謙
隱
龑
耀樞
龜圖
玢
晟
宏昌
宏弼
宏雅
宏澤
宏操
宏杲
宏暐
宏邈
宏簡
宏建
宏濟
宏道
宏照
宏政
鋹
旋興
慶興
保興
崇興
守節
守正
守素
守通
克昌
國昌


宏益

楚（馬氏）

元豐

殷　賓　存

希振　希聲　希範　希萼　希廣　希崇　希旺　希杲　希瞻　希能　希貫　希隱　希濬　希知　希朗

光惠（希振）

光贊（希萼）

吳越（錢氏）

寬

鏐　錡　鏢　鐸　鏵

鎰　銶（俱鏐從弟）

元璉　元璣　傳瑛　元懿　傳璲　元鐐　傳瓘　傳瓘　傳球　傳琇　元玩　元琢　元璞　傳璛　傳璟　元璫　元珦　元瑞　元琛

文奉　文炳（元鐐）

仁俊（傳瓘）

元瑾 元球 元珣 元琳 傳琰 元祜 元裕 元弼 元璝 元璠

元昜 元禧 傳珎 元邧（二人未詳所出） 元珪 元瓘

宏僎 宏儇 宏侑 宏俊 宏傳

宏佐 宏倧 宏偡 俶

昱 郁 昆 易 惟濬 惟治 惟灌 惟渲 惟灝

彥遠 守吉 守謙 丕

惟溍 惟演 惟濟

曖 晦 暄

宏億 宏 宏偓 宏仰 宏信

昭慶 昭序 昭慈

閩王氏

- 恁
  - 潮
    - 延興
    - 延虹
    - 延豐
    - 延休
  - 審邽
    - 延彬
      - 繼崇
    - 延渼
      - 繼勳
    - 延武
  - 審知
    - 延翰
    - 鏻
      - 繼鵬
      - 繼韜
      - 繼鎔
      - 繼恭
      - 繼嚴
    - 延羲
      - 亞澄
    - 延政
      - 繼沂
    - 延喜
    - 延武
    - 延望
    - 延宗
      - 繼業

彥復　想（審知從弟）

仁達　繼圖（二人鏻從子）

繼柔　繼隆（二人延羲從子）

繼昌　繼成（二人延政從子）

南平高氏

- 季興
  - 從誨
    - 保勳
    - 保正
    - 保融
      - 繼沖
      - 繼充
    - 保紳
    - 保寅
      - 輔政
      - 輔之
      - 輔堯
      - 輔國
    - 保勗
    - 保緒
    - 保節
    - 保遜
    - 保衡
    - 保膺
  - 從翊
  - 從詵
  - 從讓
  - 從謙

從嗣　從義（季興從子）

晉（石氏）

- 臬捩雞
  - 敬儒
  - 敬瑭
    - 重貴
      - 延煦
      - 延寶
    - 重信
    - 重義
    - 重英
    - 重進
    - 重睿
    - 重杲
  - 敬德
  - 敬殷
  - 重允
- 萬友
  - 敬威
  - 敬贇
- 萬詮
  - 敬暉
    - 曦

漢（劉氏）

- 琠
  - 知遠
    - 承勳
    - 承訓
    - 承祐
- 旻
  - 贇
  - 承鈞
    - 繼恩（養子）
    - 繼元
      - 守節
  - 鎬
  - 錡
  - 錫
  - 鍇
  - 銑

繼文　繼欽（二人俱旻孫）

周（郭氏）

簡 — 威 — 榮（養子）
- 宜哥（賜名誼）
- 誠
- 諴
- 宗訓
- 熙讓
- 熙謹
- 熙誨

續唐書卷十終

續唐書卷十一

海昌陳鱣譔

大臣表

	同光元年	二年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豆盧革（行臺左丞相四月改門下侍郎命） 盧程（行臺右丞相四月改中書侍郎命八月罷） 趙光胤（十一月尚書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韋說（十二月禮部侍郎命）	革 光胤 說
樞密使	郭崇韜（四月由中門使遷兵部尚書拜樞密十一月加侍中領成德節） 張居翰（宦官四月）命	崇韜 居翰
租庸使 三司使（長興元年改）	張憲（四月命十月遷東京副留守） 豆盧革（十一月宰相判） 孔謙（副）	革 王正言（正月命八月解） 謙（八月遷正使）
蕃漢內外馬行營都統都 步軍都總管招討使 副都總管 招討使 侍衛親軍馬都部署 步軍都指揮部署 使	李存審（都總管盧龍節度使） 李嗣源（副總管天平節度使）	存審（五月卒） 嗣源（六月徙宣武兼都總管）
		李嗣源（都統四月討楊立于潞州） 元行欽（部署副嗣源討楊立）

三年	革 光胤（四月卒） 說	崇韜（九月充招討使伐蜀） 居翰	謙	嗣源（二月徙成德十二月還朝）	魏王繼岌（都統九月伐蜀） 郭崇韜（都招討伐蜀）
天成元年	革（七月流陵州尋賜死） 說（七月流合州尋賜死） 鄭珏（五月太子賓客改中書侍郎命） 任圜（五月工部尚書改中書侍郎命）	崇韜（正月為魏王殺） 居翰（四月罷） 李紹宏（宦官二月命四月罷） 安重誨（四月命） 孔循（五月命）	謙（四月伏誅） 任圜（五月宰相判）	嗣源（二月討趙在禮于鄴三月兵變還入洛遂即位）	繼岌（四月自殺于渭南） 崇韜（正月被殺）
二年	珏 圜（六月罷為太子少保） 馮道（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崔協（正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重誨（正月加侍中） 循（正月加同平章事）	圜（五月解） 孟鵠（五月副使權判） 張延朗（十月宣徽判）	石敬瑭（都指揮十月命六軍副使加故）	劉訓（招討二月伐高季興）
三年	珏（三月罷為左僕射） 道 協 王建立（成德節三月改右僕射命十一月罷）	重誨（四月兼河南尹） 循（三月出鎮忠武） 范延光（二月命四月出鎮成德）	延朗（三月解） 王建立（三月宰相判十一月出鎮平盧）	敬瑭（四月鎮天雄） 康義誠（領河陽節代敬瑭）	王晏球（招討四月討王都）

四年	道 協（二月卒） 趙鳳（三月兵部侍郎改門下侍郎命）	重誨 趙敬怡（二月卒）		義誠（出鎮山南東道）	晏球（二月賊平）
長興元年	道 鳳	重誨（十二月出討董璋） 范延光（九月命）	張延朗（八月命）		敬瑭（都招討九月討董璋） 夏魯奇（九月副敬瑭討璋）
二年	道 鳳（三月出鎮安國） 李愚（三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重誨（二月罷鎮河中四月被殺） 延光（九月加同平章事） 趙延壽（四月命）	延朗 孟鵠（五月命）		敬瑭（二月功引還） 魯奇（正月戰沒）
三年	道 愚	延光 延壽（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鵠（十一月出鎮忠武） 馮贇（十一月宣徽判）	敬瑭（蕃漢總管十一月命出鎮太原） 義誠（都指揮十二月命）	

四年	應順元年	清泰二年	三年
道 愚 劉煦（正月端明學士改中書侍郎命）	道（九月出鎮匡國） 愚（十月罷守左僕射） 煦（十月罷守右僕射） 盧文紀（七月太常卿改中書侍郎命） 姚顗（八月左丞改中書侍郎命） 張延朗（十二月雄武軍改中書侍郎命）	文紀 顗 延朗（判三司） 韓昭胤（四月樞密使改中書侍郎命十二月出鎮）	馮道（十二月守司空） 道（十一月降晉） 文紀（十二月降晉） 顗（十一月降晉） 馬胤孫（三月翰林學士改中書侍郎命十二月降晉）
延光（九月加侍中十月出鎮成德） 延壽（九月加侍中出鎮宣武） 朱宏昭（九月命） 馮贇（十月命）	宏昭（正月加中書令三月自殺） 贇（三月自殺） 郝瓊（四月命未幾罷） 韓昭胤（五月命） 范延光（五月命） 劉延朗（副五月命）	昭胤（四月遷平章） 延光（二月出鎮宣武） 趙延壽（三月命） 劉延皓（四月命七月出鎮天雄） 房暠（九月命）	延朗 延壽（九月督師潞州十一月降契丹） 暠（十一月降晉） 延朗（十一月降晉）
贇（十月遷樞密） 孫岳（十月命十一月被殺） 王玫	玫（四月改宣徽） 劉煦（四月宰相判十月罷） 張延朗（十二月宰相判）	延朗	延朗（十一月降晉被殺）
敬瑭 義誠 朱洪實（馬） 皇甫遇（步）	敬瑭 義誠（三月討潞王叛降兩月族誅） 洪實（三月被殺） 遇	敬瑭	敬瑭（五月移鎮天平不受命舉兵反） 符彥饒（都指揮）
	王思同（都部署二月討潞王三月敗還） 藥彥稠（副思同三月敗還兩月誅） 康義誠（都招討三月討潞王叛降）	敬瑭（北面總管拒契丹） 張敬達（副敬瑭）	敬達（五月改太原四面都部署討石敬瑭十一月爲楊光遠所殺） 楊光遠（副敬達十一月降晉）

南唐	昇元元年	二年	三年
宰相	宋齊邱（正月拜左丞相十月加大司徒） 徐玠（正月拜右丞相） 張延翰（十月右僕射同平章事） 張居詠（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李建勳（十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吉王景遂（正月侍中判尚書都省） 齊邱 玠 延翰 居詠 建勳	景遂 齊邱（不預政） 延翰 居詠 建勳
內樞使	周宗（正月命） 周廷玉（正月命）	宗 廷玉	宗
諸道兵馬元帥 副元帥 判六軍諸衛事	吳王景通（十月太尉尚書令諸道副元帥判六軍）	吳王（改名璟）	吳王（四月拜兵馬大元帥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楊二州判六軍）
翰林學士			
勤政殿學士			

四年	五年	六年	保大元年	二年	三年
景遂 齊邱 延翰（十二月卒） 居詠 建勳	景遂 齊邱 居詠 建勳	景遂（二月改領中書門下省） 齊邱（二月判尚書省尋罷政） 居詠	景遂（七月拜兵馬元帥） 齊邱（三月拜太保中書令十二月罷） 居詠 周宗（三月拜侍中）	宗 居詠	宗
宗	宗	宗	宗（三月拜侍中） 陳覺（十二月左遷少府監） 魏岑（副使） 查文徽（副使）	岑 文徽（十二月改江西安撫使伐閩）	岑
吳王	吳王	吳王	吳王（二月即帝位） 燕王景遂（七月拜太尉中書令諸道兵馬元帥判六軍） 鄂王景達（副）	景遂 景達	景遂 景達
			馮延己 游簡言（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官）	延己 簡言 常夢錫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宗（正月出爲鎮南節度） 居詠（正月出爲鎮海節度） 齊邱（正月拜太傅中書令） 建勳（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延己（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齊邱（八月出爲鎮南節度） 建勳 延己（四月罷爲太弟少保） 杜昌業（吏部尚書判省事）	建勳 昌業	建勳	建勳	建勳	建勳（出爲鎮南節度） 延己（二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十月罷） 徐景運（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罷） 孫晟（三月右僕射同平章事十月罷）
岑（安撫漳泉）	岑（四月罷爲太子洗馬）					
景遂 景達	景遂（正月立爲皇太弟） 景達（正月遷兵馬元帥判六軍） 燕王宏冀（正月拜副元帥）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景達 宏冀

十一年	延巳（三月復拜）		景達　宏冀		
十二年	延巳		景達　宏冀		
十三年	延巳　嚴續（二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景達　宏冀		
十四年	延巳　續	殷崇義（十一月命）	景達　宏冀		
十五年	延巳　續	崇義　陳覺（副使）　李徵古（副使）	景達　宏冀	常夢錫	
中興元年交泰元年	齊邱（太傅中書令十二月勒歸自殺）　延巳（五月罷為太子太傅）　續（五月罷為太子少傅）　太子宏冀（知政事）	崇義　覺（五月罷饒賜死）　徵古（副三月出為鎮南節度副使十二月賜死）	景達（三月辭元帥出為撫州大都督）　宏冀（三月立為皇太子）	夢錫（卒）	

交泰二年	宏冀（九月卒）　吳王從嘉（九月拜尚書令知政事）　鍾謨（禮部侍郎判尚書省事九月貶）	崇義　唐鎬（副）			
三年	吳王	崇義　鎬			
後主元年	吳王（二月立為太子六月即帝位）　續（六月右僕射進司空同平章事）　游簡言（吏部尚書知省事）	崇義　鎬			
二年	續　簡言	崇義			
三年	續　簡言	崇義			
四年	續　簡言	崇義　朱鞏			
五年	續（五月出為鎮海節度）　簡言	崇義　陳喬（副使）			
六年	簡言	崇義　喬			

七年	簡言	崇義 喬			
八年	崇義（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 簡言	崇義（三月拜平章） 喬（遷正使）			
九年	崇義（罷爲潤州節度） 簡言（二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卒）	喬			
十年		喬			
十一年		喬			
十二年		喬（二月改光政院使）			
十三年	崇義（司空知左右內史事）	喬			
甲戌	崇義	喬			鍾僖
乙亥	崇義（十一月出降）	喬（十一月殉難）			僖（十一月殉難）

續唐書卷十二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同校

禮儀志

自有虞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掌五禮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是時典章皆備可履而行周衰諸侯每去其籍至秦又舉而焚之漢叔孫通定朝儀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後代相承各有著作晉宋至隋典冊遂多唐之初年卽用隋禮至太宗時命房喬魏徵等與禮官學士爲吉禮六十一篇凶禮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長孫無忌杜正倫李義府等增至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事既施行議者多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參攷增損之武氏中宗繼以亂敗元宗開元十四年王嵒上疏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徐堅李銳等及蕭嵩王仲丘先後譔定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始備至於末造用之雖小有損益亦不能過惜舊史散亡今略爲捃羅述之

同光二年春三月十日祠部奏本朝舊儀太微宮每年五薦獻其南郊壇每年四祠祭吏部中奏請差中書門下攝太尉行事其太廟及諸郊壇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從之至其年七月中書門下奏據尚書祠部狀每年太微宮五薦獻南郊壇四祠祭並宰相攝太尉行事惟太廟時祭獨遣庶僚雖爲舊規慮成闕禮臣等商量今後太廟祠祭亦望差宰臣行事從之　夏六月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乃下尚書省集議禮部尚書王正言等奏議曰伏以都邑之制宗廟爲先今卜洛居尊開基御宇事當師古神必依人北都先置宗廟不宜並設況每年常享禮有常規時日既同神何所據竊聞近例亦有從權如神主已修迎之當藏於夾室若廟宗已崇虛之以爲恆制若齊桓公之廟二主禮無明文古者師行亦無遷於廟主昔天后之崇鞏洛禮謂非宜漢皇之戀豐枌事無所法況本朝故事禮院具明洛邑舊都嵩高正位豈宜遠宫闕之居建祖宗之廟事非可久禮在從長其北都宗廟請準太常禮院申奏停廢從之　三年冬十一月禮儀使奏伏準禮經喪三年不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行事此古制也爰自漢文益尊神器務狥公絶私

之義行以日月之制事久相沿禮從順變今園陵已畢祥練既除宗廟不可以乏享神祇不可以廢祀宜遵禮意式展孝思伏請自貞簡太后升祔禮畢應宗廟儀樂及羣祀並準舊施行從之　天成元年中書舍人馬縞奏曰伏見漢晉以來諸侯王宗室承襲帝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漢光武皇帝立先四代於南陽其後桓帝以下亦皆上攷前修追崇先代乞依兩漢故事別立親廟詔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議曰伏見方冊所載聖槩所存將達蘋藻之誠宜有築梲之制臣等集議其追尊位號又建廟都邑乞特降制命依馬縞所議　二年中書門下又上奏曰伏以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載於諸王故事孝德皇孝仁皇孝元皇是也伏乞聖慈俯從人願許取皇而薦號兼上謚以尊名改置園林仍增兵衛遂詔太常禮院定其儀制焉太常博士王丕等引漢桓帝入嗣尊其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蠡吾侯曰孝崇皇帝爲例請付太常卿定謚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馬縞復議曰伏準兩漢故事以諸侯王宗室入承帝統則必追尊父祖修樹園陵西漢宣帝東漢光武孝饗之道故事具存自安帝入嗣遂有皇太后令別崇謚法追曰某皇所謂孝德孝穆之類是也前代惟孫皓自烏程侯

繼嗣追父和爲文皇帝事出非常不堪垂訓今據禮院狀漢安帝以下若據本紀又不見帝字伏以謚法德象天地曰帝伏緣禮院已曾奏聞難將兩漢故事便述尊名請詔百官集議時右僕射李琪等議曰伏覩前代以來宗廟成制繼襲無異沿革或殊馬縞所奏禮有按據乞下制命令馬縞虔依典冊以述尊名時明宗意欲兼加帝字乃下詔曰朕聞開國承家得以制禮作樂三皇不相襲五帝不相沿隨代創規於理無爽矧或情關祖禰事繫烝嘗且追謚追尊稱皇與帝既有增減之字合陳褒貶之詞大約二名俱爲尊稱若三皇之代故不可加帝五帝之代不可言皇爰自秦朝便兼二號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宗追一原猶顯冊於鴻名豈須遵於漢典況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不可總二名於渺躬惜一字於先代苟隨執議何表孝誠可委宰臣與百官詳定集兩班於中書逐班各陳所見惟李琪等請於祖禰二室先加帝字宰臣合衆議奏曰恭以朝廷之重宗廟爲先事繫承祧義符致美且聖朝追尊之日卽引漢氏舊儀在漢氏封崇之時復依何代故事理關凝滯未協聖謨道合變通方爲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正朔服色尊祖奉先何妨沿革若應州必立別廟則地遠上都今據開元中追尊皐陶爲德明皇帝凉

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於東都臣等商量所議追尊四廟依御札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敕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其年八月太常禮院奏議請祧懿祖一室後下百僚集議禮部尚書蕭頃等奏請從中書所奏從之　三年冬十一月太常寺定議唐少帝謚廟號景宗博士李朋龜奏謹按禮經臣不誄君稱天以謚之是以本朝故事命太尉率百僚奉謚冊告天於圜丘回讀於靈座前並在七月之內謚冊入陵若追尊定謚命太尉讀謚冊於太廟藏冊於本廟伏以景宗皇帝頃負沈冤歲月深遠園陵已修不祔於廟則景宗皇帝親在七廟之外今聖朝申冤追尊定謚重新帝號須諲禮儀又禮云君不逾年不入宗廟且漢之殤沖質君臣已成晉之惠懷愍俱負艱難皆不列廟食止祀於園寢臣等竊詳故實欲請立景宗皇帝廟於園所命使奉冊書寶綬上謚於廟便奉太牢祀之其四時委守奉薦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詳議施行右散騎常侍蕭希甫等議請依禮院所奏奉敕宜令北州城內選地起廟乃於曹州立廟　四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先據太常寺定少帝謚昭宣光烈孝皇帝號景宗者伏以景宗生曾爲帝饗乃承祧既號景宗合入宗廟如不入宗廟難以言宗於理而論祧一遠廟安少帝神主於太廟卽昭

穆序而宗祀正今或且居别廟卽請不言景宗但言昭宣光烈孝皇帝兼冊文內有基字是明皇廟諱雖尋常詔敕皆不回避少帝是繼世之孫不欲斥烈祖之諱今改基字爲宗字從之八月戊申明宗服衮冕御文明殿追冊昭宣光烈孝皇帝禮畢冊使兵部尚書盧質押冊出應天門登車鹵部鼓吹前導入都亭驛翌日登車赴曹州時議者以追尊則可立之爲宗不入太廟深爲失禮夫言宗者功業纂於祖禰德澤被於生民發號申令可也且輝王纂嗣之日國命出於賊臣君父銜冤母后塗炭遭罹放逐鼎祚覆亡追謚易名當循故實如漢之沖質晉之愍懷但尊稱而

無廟號前代亡國者周赧漢獻魏陳留亦不稱宗中興之追謚者孺子嬰光武竟無追宗之典設如自我作古酌於人情則謂之景宣光烈深不稱也古之周景漢景周宣漢宣皆中興再造之主至如國朝太祖曰景以受命而有唐室宣宗皇帝以隔代承運皇綱復振故也今輝王亡國墜業謂之宣景得無謬乎先是太常既奏下尚書省集議雖有智者依違不言至是既奏爲景宗陵號温陵乃於曹州置廟以時告享仍以本州刺史以下爲三獻官後宰臣知其非奏去廟號　長興元年秋九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禘饗於太廟謹按禮經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

禘以孟夏已毁未毁之主竝合食於太祖之廟逐廟功臣配饗於本廟之庭本朝寶應元年定禮奉景皇帝高祖太宗爲始封之祖旣廟號太祖百代不遷每遇禘祫位居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烈聖子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於前聖朝中興重修宗廟今太廟見饗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廟饗將來禘禮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則禘饗不及於太祖若以祧廟太祖居東向之位則又違於禮意今所司修奉祧廟神主及諸色法物已備合預請參詳事須具狀申奏敕下尚書省集百官詳議戶部尚書韓

彥惲等奏議曰伏以本朝尊受命之祖景皇帝爲始封之君百代不遷長居廟食自貞觀至於天祐無所改更聖祖神孫左昭右穆自中興國祚再議宗祊以太祖景皇帝在祧廟之數不列祖宗欲尊太祖之位將行東向之儀爰命羣臣同議可否伏詳本朝列聖之舊典明皇定禮之新規開元十年特立九廟子孫遵守歷代無虧今旣行定禮之規又以祧太祖之室昔德宗朝將行禘祫之禮顔眞卿議請奉獻祖居東鄉之位景皇帝暫居昭穆之列攷之於貞元則以爲誤行之於今日正得其禮今欲請每遇禘祫之歲暫奉景皇帝居東向之尊自元皇帝以下敘列昭穆從

之　二年夏五月尚書左丞崔偓奏大祠差官行事皇帝雖不預祭其日亦不視朝伏見車駕其日亦出於理不便今後請每遇大祠中祠車駕不出從之　四年春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比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惟郊廟太微宮具祭服五郊迎氣日月諸祠並祇常服行事兼本司執事人等皆著隨事行裝狼藉鞋履便隨公卿升降於壇墠按祠部令中祠已上應齋郎等升壇行事者並給潔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請具祭服執事升壇人並著具緋衣幘子又臣檢禮閣新儀太微宮使卿時行事近年依諸郊廟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舊以卯時從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大行山陵禮畢祔廟今太廟見饗七世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合祧遷顯祖請下尚書省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從祧垂於舊典疑事無質素有明文頃莊宗皇帝再造寰區復隆宗廟追三祖於先遠復四室於本朝式遇祧遷旋成沿革及莊宗升祔以懿祖從祧初非嗣立之君所以先遷其室光武滅新之後始有追尊之儀比祇在於南陽元不歸於太廟引事且疏於故實此時須稟於所規將來升祔先朝次合祧遷獻祖既協隨時之義又符變體之文從之時議以懿祖賜姓於

懿宗以支庶繫大宗例宜以懿爲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而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邪三世與唐室四廟連序昭穆非禮之甚也議祧者不知受祀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理論之始祧昭宗次祧獻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清泰元年夏五月中書門下奏據太常禮院申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今月二十日祔廟太尉合差宰臣攝行緣馮道在假李愚十八日私忌在致齋內今劉昫又奏見判三司事請免祀事今與禮官參酌諸私忌日遇大朝會入閤宣召尚赴朝參今附饗祀大忌屬私齋日請比大朝會宣召例差李愚行事從之

昇元二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　三年春三月庚午作南郊行宮千間夏四月庚辰朝享於太廟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宋齊邱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吾自幼托身義祖向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乎羣臣乃不敢言是月辛巳有事於南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用上辛也詔公卿以下議定

郊祀平章事張居詠李建勳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昔長孫無忌請配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也今國家嗣興唐祚追尊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儀一切僞飾願皆罷去奏可大司徒齊丘請以春秋郊以四月上辛禮部員外郎常夢錫駁曰按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卜日魯侯之郊以仲春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齊丘固爭遂用夏四月議者多哂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重於隆親事實重大承以輕渺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知畏焉於嘻爾公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　保大元年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蕭儼獨建言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謂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　保大中帝自以唐宗室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帝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　後主七年始議立周后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知制誥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

因謂夫婦爲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荅拜佑以爲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荅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懟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厲乎將納采後主命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特舉親迎之禮其侈靡不經類此民庶觀者盈數萬人

續唐書卷十二終

續唐書卷十三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堉　仝校

音樂志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是以古之王者作樂所以昭德象功事天地和民人自開代以來舊章尚在唐之初興沿用隋樂至武德九年始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協律郎竇璡等定樂至貞觀二年夏六月奏之孝孫又奏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

考以古音作爲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葢周禮旋宮之義亡絶已久時莫能知一朝復古豈不甚善及孝孫卒後協律郎張文收與太常掌禮樂官更加釐改當時稱善洎乎唐季之亂雅樂淪亡舊史云莊宗起於朔野經始霸圖其所存者不過邊部鄭聲而已先王雅樂殆將泯絶當同光天成之際或有事清廟或祈祀泰壇雖簨虡猶施而宮商孰辨遂使磬襄鼗武入河漢而不歸湯濩舜韶混陵谷而俱失觀於史言良足致慨南唐事不師古惟耽新聲而典籍殘缺更無可徵今姑就所見者約略編之焉

同光二年春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行太常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太廟登歌樂章洎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文明之舞太祖武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太常卿定莊宗孝皇帝廟室酌獻奏武成之舞尚書兵部侍郎崔居儉譔登歌樂章

四年春二月詔樂章有霓裳曲名與德祖孝成皇帝廟諱同改爲雲裳曲

長興三年秋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是

日奏畢賜名曰長興樂

清泰元年夏五月太子賓客判太常寺事盧文紀言明宗皇帝祔廟其一室酌獻舞曲歌辭臣請名雍熙之舞從之文紀譔登歌樂章

昭德舞辭

懿彼明德赫赫煌煌名高閶域功著旂常道符休泰運叶祺祥慶傳萬祀以播耿光

文明舞辭

帝業光揚皇圖翕赫聖德孔彰神功不測信及豚魚恩霑動植懿萬鴻名傳之萬億

應天舞辭

唐國肇興雄圖再固黼黻帝道金玉王度皇帝無親惟德是輔載誕英明永光聖祚

永平舞辭

慶傳寶祚位正瑤圖功宣四海化被八區靜彰帝道勳令乾符千秋萬祀永荷昭蘇

武成舞辭

艱難王業反正皇唐先天載造却日重光漢紹世祖夏資少康功成德茂率祀無疆

雍熙舞辭

仁君御宇寰海謐清運符武德道叶文明九功式序百度惟成金門積慶玉葉傳榮

交泰元年周顯德五年夏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叅詳雅樂冬十一月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原其一曰請依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所施爲悉命編次凡關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俾禮院掌之其二曰伏請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繫於歷代樂錄之後永爲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詔曰竇儼所上封章備陳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涖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議仍令於內外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與編集具名以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明年春正月樞密使王朴奉詔詳定雅樂十二律旋相爲宮之法并造律準上之其奏疏云臣聞禮以檢形樂以治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於外聲氣和於內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理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一人作之於上萬人化之於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人盡心焉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氣既和反感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

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國之所由興風教之所由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之人亡而政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

不知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故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常博士商盈孫按周官攷工記之文鑄鎛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慶校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朱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十二鎛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

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上黨一戰并胡喪氣東西二征秦吳開境大功既著思復三代之風遺文絕編咸令遐訪墜典庶務無不聿修宗廟朝廷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昭明臨視樂懸親自攷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常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粗皆和會以臣嘗學律厤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唐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爲林鐘第三弦三尺設柱爲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八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十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十二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施用七聲迭爲均焉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

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由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者校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者九曲而已皆調之黃鐘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內三曲即是黃鐘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用曲多與禮文相違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望集多聞知禮文者上本古典下順常道定其義禮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幾成議定而制曲方可久長

行曲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并所定尺所吹黃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去聖踰遠獨學難周莫副天心空呈聖鑒疏奏晉主善之乃詔尚書省集百官詳定兵部尚書張昭等獻議曰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人神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淸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金伶倫截竹爲律呂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弦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姦五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漢初制氏所調惟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褒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六法寂寥不嗣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領月律五更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合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俱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緩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更改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懸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盪覆宗牙樹羽之器埽地無餘戞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泰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能明制作之本陛下心包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睠奉常痛淪樂職親閱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廷臣重調鐘律樞密使王朴條奏采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寶常之七均校孝孫文收之九變積累黍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審之大旨施於鐘簴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大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陵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

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勑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舞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如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譔樂章舞曲令歌者永爲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議上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全廢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梗槩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譔集新聲復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宫新詞宜依張昭等議狀施行仍令有司依調制曲其間或有疑滯更委王朴裁酌施行先是雅樂廢墜久矣累朝以來未能攷正是歲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樹羽宿設於殿庭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施而不擊者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竇儼參詳其失又命朴攷正其聲朴因獻是議及以所作律準上進因命百官議而行之

後主昭惠后周氏善歌舞尤工琵琶常爲壽元宗前元宗以燒槽琵琶賜之燒槽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爇而存之常雪夜酣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醉邀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

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頓去洼淫煩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於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反急何也曹生曰此生實緩宫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繼死後主國步寖微音之所起實由人心而嘽緩噍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

後主七年議立昭惠后妹爲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

續唐書卷十三終

續唐書卷十四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天文志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葢天象變見所以譴告人君者皆太史所宜記載也書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詩人所記婚禮土功必候天星周禮以土圭測日景求中分星辨國妖祥春秋書日食星變傳載諸國所占次舍伏見順逆至漢以後表測景晷以正地中分列境界上當星次皆依古法而又作儀以候天地列史所載詳且備矣唐太史李淳風於天文之學尤推精詳故唐時所修諸史天文一門極其詳密至於唐季干戈擾攘無暇講求自天祐以後所用歲厤猶用唐之宣明崇元二法參而成之惜乎舊史缺而不全難以推測歐陽氏新修史記特譔司天考所云王處訥私譔明元厤止藏其家又有萬分厤止行於民間蜀有永昌厤正象厤南唐有齊政厤皆止用於其國亦亡不復見故司天考全用周王朴所上顯德欽天厤以著於上篇而止於三辰五星順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著之下篇竊謂天之度數有常而災異不測今不書其常而惟書其變庶幾合乎易之觀天文以察時變焉

天祐五年夏四月辛丑熒惑犯上將七年十二月庚午月

有食之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五月客星犯帝座九年春正月丙申熒惑犯房第二星戊申月犯心大星夏四月甲寅月掩心大星壬申彗出於張甲戌彗出靈臺同光元年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年六月衆星交流八月戊子熒惑犯星三年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戊申月有食之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甲子太白犯左執法六月甲子太白晝見丙申歲犯右執法己巳太白晝見庚寅衆星流自二更盡三更而止辛卯衆小星流於西南九月甲辰月有食之丁未天狗墜有聲如雷有野雉皆雊丙申歲太白歲相犯天成元年三月惡星入天庫流星犯天棓夏四月庚戌金犯積尸六月乙未衆小星交流秋七月己未月犯太白庚申太白晝見乙丑月入南斗魁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癸卯太白犯心大星乙巳月犯五諸侯辛亥熒惑犯上將九月丁巳月犯心大星己巳月犯昴庚午熒惑犯右執法己卯熒惑犯左執法冬十月戊子熒惑犯上相己丑至於庚子日月赤而無光丙午月掩左執法十一月丁丑月暈匝火木戊寅月犯金木土十二月戊戌熒惑犯氐乙巳月掩庶子二年春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鍵閉三月戊午月掩鬼庚申衆小星流於西北己巳熒惑犯上相乙巳月入羽林夏四月丁亥月犯右執

法癸卯月入羽林六月辛丑熒惑犯房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庚子月犯五諸侯九月壬子歲犯房庚申月入羽林壬申月犯上將冬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十一月乙卯月入羽林十二月壬辰西南有赤氣如火燄燄約二千里占者云不出三年其下當有大兵三年春正月壬申太白熒惑合於奎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月犯五諸侯五月丁巳月掩房距星六月乙酉月掩心庶子癸巳月入羽林自正月至於六月宗人宗正搖不止秋七月乙卯月入南斗魁閏八月癸卯朔熒惑犯上將戊申月犯南斗乙卯熒惑犯右執法庚戌太白犯左執法九月庚辰鎮歲合於箕辛巳太白熒惑合於軫冬十月庚午彗出西南長丈餘東南指在牛五度十一月戊子月掩軒轅大星乙未太白犯鎮月掩房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於斗乙卯月有食之四年春正月癸巳月入南斗魁二月辛酉月及火土合於斗三月壬辰歲犯牛六月癸丑月有食之既秋七月丁丑月入南斗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十二月庚戌月有食之既長興元年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其日陰晦如夜至夕大雨乙卯太白犯天罇八月己亥月犯南斗乙卯月犯積尸九月辛酉朔衆星交流而隕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熒惑犯天江二年春正月

乙亥太白犯羽林庚辰月犯星距星二月丁未月犯房夏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五月癸亥太白晝見閏五月乙巳歲晝見八月丁巳辰犯端門九月丙戌夜二鼓初東北方有小星入北斗魁滅至五鼓初西北方次北有流星狀如半升器初小後大速流如奎滅尾跡凝天屈曲如雲而散光明燭地又東北有流星如大桃出下台星西北速流至斗柄第三星旁滅五鼓後至明中天及四方有小星百餘流注交橫戊子太白晝見丁未雷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太白犯鍵三年夏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冬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四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午衆星交流秋七月乙亥朔衆星交流八月己未五鼓三籌熒惑近天高星歲星近司怪太白近軒轅大星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乙未雷應順元年二月辛未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丁酉衆星流於西北夏四月戊寅白虹貫日是月改元清泰清泰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六月乙未太白犯右執法九月辛丑夜五鼓初有大星如五斗器而南流尾跡長數丈赤色移時盤屈如龍形蹙縮如二鋒相鬬而散又一星稍小東流有尾跡凝成白氣食頃方散壬寅雨雹於京師十一月丁未彗出虛危埽天壘及哭星

三年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九月乙丑彗出虛危長尺餘形細微經天壘哭星昇元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日有食之先日司天奏正月一日太陽虧日食宜避正殿開諸營門蓋藏兵器半月不宜用軍是日太陽虧十分內食三分在尾宿十七度日出東方以帶食三分漸生至卯時復滿秋七月丙寅月有食之十二月己卯朔日有白虹二丙午有星孛於北方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賀夏六月庚辰月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三年二月甲午月犯南斗第六星夏四月辛巳有事於南郊是時上旬月當二更歿升壇之際乃皎如日禮畢而歿太史奏月延二刻丁未熒惑犯月秋七月甲寅歲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於閏七月四年秋八月丁卯月掩歲星冬十月癸巳朔熒惑鎮歲聚於南斗五年秋八月有星孛於天市長數丈廣數尺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鎮星退行在畢六月庚辰熒惑犯房次將保大元年冬十月庚戌有星孛於東方二年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年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五年閏七月丁丑夜彗星出東方近濁其尾跡近側埽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乃沒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七年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九年夏五月有星大如五升器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聲如雷十年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隕於西北聲如雷十三年冬十二月天裂東北其長十二丈十四年春二月壬戌有星孛於參北東南指後主九年宋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十四年乙亥歲開寶八年春三月丁巳彗星出五車色白長五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

續唐書卷十四終

續唐書卷十五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五行志

在昔殷箕子爲周武王述夏禹洪範之書條其事九類謂之九疇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因此五物者象於天爲五星協於時爲五德位於地爲五方稟於人爲五常播於律爲五聲發於文爲五色辨於口爲五味徵於身爲五藏舉凡氣類相感皆分屬於五行自後世術數之學興而言災異者務神其說至舉飛潛動植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曲爲附會而於變怪非常之事皆推測其孰吉孰凶以爲響應漢之董仲舒劉向及其子歆以春秋洪範爲學所言災異莫不指事以爲應驗至遇漠不相合則泛引旁搜而遷就其說焉豈不惑哉夫孔子作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左氏傳每取時事實之故後儒議其浮夸至於洪範九疇本不相附屬乃取五事皇極庶徵附於五行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更將何說以處此蓋天道遠人道邇君子遇有反常爲變之事惟恐懼修省而已倘推測其應驗則有合有不合惟不至怠忽以爲偶然而不懼耳故攷舊史所載水旱螟蝗山崩川竭之類著以示戒而罕言應驗云

天祐四年夏六月許蔡陳汝潁五州蝝生有野禽羣飛蔽空食之皆盡五年長柳巷田家有僵桃樹經年舊坎猶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駭異倉皇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生枝時蟲蠹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乃莊宗中興之兆也七年冬十月梁宋輝亳水災十八年春二月張文禮叛於鎮州時野水變如血游魚多死浮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年定州王處直卒先是處直自爲德政碑建樓於衙城內言有龍見或覩之其狀乃黃么蜥蜴也處直以爲神異造龍牀以安之又城東麥田中有羣鵲數百平地爲巢處直以爲己德所感識者竊論曰蟲蛇陰物比藏山澤今據屋室人不得而有也南方爲火火主禮禮之患則羽蟲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於位之兆也果爲其子都所廢同光元年冬十二月辛卯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枯檜年久再生一枝畫圖以進二年秋七月汴州雍丘縣大雨風拔樹傷稼曹州大水平地三尺八月大雨河水溢漫流入鄆州界冬十一月鎮州地震中書門下奏今年秋天下州府多有水災百姓所納秋稅請特放加耗從之三年六月至九月大雨江河崩決壞民田七月洛水泛漲壞天津橋漂近河廬舍艤舟爲渡覆沒者日有之鄴都

奏御河漲於石灰窰口開故河道以分水勢鞏縣河堤破壞廒倉八月敕加閘天津橋未通往來百官以舟船濟渡因玆傾覆兼踣泥塗自今文武百官三日一趨朝宰臣每日中書視事秋九月鎮州奏飛蝗傷稼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魏博徐宿地大震四年春正月勅自京以來幅圓千里水潦爲沴流亡漸多宜自今三月後避正殿減常膳撤樂省費以荅天譴應去經水災處鄉邨有不給及逃移人戶夏秋兩稅及諸折料委逐長吏切加點檢並與放免仍一年內不得雜差遣應在京諸縣有停貯斛㪷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如不遵守仰具奏聞天成三年秋七月鄭地震四年冬十一月汝州火焚羽林軍營五百餘間先是司天奏熒惑入羽林飭京師爲火備至是果應長興元年夏鄆州上言大水入城居人溺死二年夏四月辛丑汴州封禪寺門扉歘然火起延燒近舍是月魏州奏歷陽火先是下詔於諸道合爲火備至是驗之又棣州上言水壞其城是月己巳鄆州上言黃河水溢岸闊三十里東流夏五月丁亥申州奏大水平地深七尺是月戊申襄州上言漢水溢入城壞民廬舍又壞均州郛郭水深三丈居民登山避水仍畫圖以進六月壬戌汴州上言大雨雷震文宣王廟講堂十一月壬子鄆州上言黃河暴漲漂溺四千餘戶三

年夏六月太原地震自二十五日子時至二十七日申時二十餘度左補闕李祥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禍福爲務王者祥瑞至而不喜災異見而輒驚罔不寅畏上穹思荅天譴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伏見高宗時晉州地震上謂羣臣曰豈朕政教之不明使晉州地震耶侍中張行成奏曰天陽也地陰也天陽君象地陰臣象君宜轉動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彌旬不休將恐女謁使事臣下陰謀且晉州是陛下本封今地震焉尤彰其應伏願深思遠慮以杜未萌又開元中秦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兼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量事安置奏聞伏惟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數震於帝鄉理合省思天誡況聖明御宇於今六年歲稔時康人安俗阜臣慮天意恐陛下忘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伏望特委親信兼選勳賢且往北京慰安密令巡問黎民之疾苦嚴山川之祭祀然後鑒前朝得喪之本探歷代聖哲之規崇不諱之風罷不急之務明宗深嘉之錫以三品章服秋七月諸州大水宋亳潁尤甚宰臣奏曰今秋宋州管界水災最甚人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商量請於本州倉出斛㪷依時出糶以救貧民從之是月秦州大水溺死窰谷內居民三十六人夔州赤甲山崩大水漂溺居人

八月秦州地大震冬十一月雄武軍士言洛陽地震十二月壬戌懷州軍營內三處火光白起人至卽滅並不焚燒舍宇明宗謂侍臣曰火妖乎侍臣曰恐妖人造作宜審詰之應順元年閏正月丙寅辰時閔帝幸至德宮初出興敎門有飛鳶自空而落死於御前是日大風晦冥淸泰元年秋九月連雨害稼詔曰久雨不止禮有祈禱禜都城門三日不止祈山川告宗廟社稷宜令太子賓客李延範等禜諸城門太常卿李懌等告宗廟社稷冬十月辛未巳時有雉金色自南飛入中書止於政事堂之上吏驅之不去良久又北飛是日民家得之二年鄴西李固鎭有大鼠與蛇

鬭於橋下鬭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三年春三月戊午有蛇鼠鬭於洛陽師子門外而鼠殺蛇夏四月戊子熊入市形如人搏人又一熊自老君廟南走自車駕行近郊從官射之而斃是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刹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訝焉昪元六年春正月都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夏六月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庚午大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是歲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袒而左跪衣被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帝迎至宮中奉事甚謹占者云木人生桑有大喪保大四年秋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租稅十一年

春三月金陵大火焚廬舍官署殆盡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者相繼十五年冬十一月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續唐書卷十五終

續唐書卷十六

海昌陳鱣譔

地理志

自班固作漢書地理志而後之修史者莫不詳志地理夫攷地理之學非深奧難窮然歷代更張古今沿革糾紛殽雜忽合忽離幾若紛絲亂麻不可分劈嘗謂天文似難而實易地理似易而實難葢天文固一定而不改地理則變動而不常漢晉以來歷史所載詳矣唐貞觀元年分天下爲十道景雲二年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開元二十一年又分置十五採訪使及至乾符而後日益割裂而朱

全忠篡取得其七十八州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三十五州後取梁魏博等十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七州同光破蜀惟得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一州合一百二十三州而自江以下三十五州爲南唐其餘外屬兼并不常蜀有四十六州南漢有四十七州楚有十州吳越有十三州閩有六州南平有三州至於晉漢周之地域割裂紛更時多建置大抵非盡屬唐季之舊又或陷於外國五代史記職方考已約載之今續唐書但舉後唐南唐列於斯志焉

長興三年夏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道圖舊制以王者所都之地爲上本朝都長安遂以關內道爲上今宗廟宮闕皆在洛陽請以河南道爲上關內道爲二河東道第三河北道第四劍南道第五江南道第六淮南道第七山南道第八隴右道第九嶺南道第十從之

河南道

東都河南府（本洛州顯慶二年升爲東都開元元年爲河南府梁曰西京後唐同光元年復爲東都領縣二十）

河南（舊縣）洛陽（舊縣）偃師（舊縣）鞏（舊縣）緱氏（舊縣）陽城（舊陽城縣更名告城天祐二年改曰陽邑同光元年復名陽城）登封（舊縣）陸渾（舊縣）伊闕（舊縣）新安（舊縣）澠池（舊縣）福慶（舊福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福慶）長水（舊縣）永寧（舊縣）壽安（舊縣）密（舊縣）

河清（舊縣）潁陽（舊縣）伊陽（舊縣）王屋（舊縣）

汴州（本汴州梁爲東京置開封府同光元年復爲汴州以宣武軍爲額領縣六）

浚儀（舊縣）開封（舊縣）尉氏（舊縣）封邱（舊縣）雍邱（舊縣）陳留（舊縣）

汝州（領縣四）

梁（舊縣）郟城（舊縣）葉（舊屬汝州天祐中割隸許州同光二年復舊）襄城（舊屬汝州天祐二年改曰苞孚割隸許州同光二年復舊）

陝州（本陝州天祐元年升爲興唐府尋復舊置保義軍節度梁改爲鎮國軍同光二年復舊領縣六）

陝（舊縣）峽石（舊縣）靈寶（舊縣）夏（舊縣）芮城（舊縣）平陸（舊縣）

虢州（領縣六）

宏農（舊縣）閿鄉（舊縣）湖城（舊縣）朱陽（舊縣）玉城（舊縣）盧氏（舊縣）

滑州（本義成軍節度梁改爲宣義軍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七）

白馬（舊縣）衛南（舊縣）匡城（舊匡城縣屬滑州梁改曰長垣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仍改匡城復隸滑州）韋城（舊縣）胙城（舊縣）酸棗（舊屬滑州梁改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靈河（舊靈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靈河）

鄭州（領縣六）

管城（舊縣）滎陽（舊縣）滎澤（舊縣）原武（舊屬鄭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新鄭（舊縣）中牟（舊屬鄭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

潁州（領縣四）

汝陰（舊縣）潁上（舊縣）下蔡（舊縣）沈邱（舊縣）

許州（本忠武軍節度梁改爲匡國軍同光二年復舊領縣九）

長社（舊縣）長葛（舊縣）陽翟（舊縣）許田（舊許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許田）鄢陵（舊屬許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扶溝（舊屬許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臨潁（舊縣）舞陽（舊縣）郾城（舊縣）

陳州（領縣六）

宛邱（舊縣）太康（舊屬陳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二年復舊）項城（舊縣）溵水（舊縣）南頓（舊縣）西華（舊縣）

蔡州（領縣十）

汝陽（舊縣）朗山（舊縣）遂平（舊縣）上蔡（舊縣）新蔡（舊縣）包孚（舊褒信縣天祐中改曰包孚）新息（舊縣）眞陽（舊縣）平輿（舊縣）西平（舊縣）

宋州（本宋州梁升爲宣武軍同光元年改爲歸德軍領縣八）

宋城（舊縣）襄邑（舊屬宋州梁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復舊）寧陵（舊縣）下邑（舊縣）穀熟（舊縣）楚邱（舊縣）虞城（舊屬宋州光化二年割隸輝州同光二年復舊）

單州（本宋州之單父縣光化二年朱全忠表置輝州三年置崇德軍同光二年改冂單州領縣四）

單父（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碭山（本屬宋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成父（本屬曹州光化二年徙入輝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魚臺（本屬兗州同光二年改隸單州）

亳州（本亳州梁升爲防禦州同光元年改爲團練州領縣七）

譙（舊縣）酇（舊縣）城父（舊城父縣天祐二年梁改曰焦夷同光元年復舊）鹿邑（舊縣）眞源（舊縣）永城（舊縣）蒙城（舊縣）

徐州（舊置武寧軍領縣七）

彭城（舊縣）蕭（舊縣）豐（舊縣）沛（舊縣）滕（舊縣）宿遷（舊縣）下邳（舊縣）

宿州（領縣四）

符離（舊縣）虹（舊縣）蘄（舊縣）臨渙（舊縣）

鄆州（舊置天平軍領縣九）

須城（舊須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須城）壽張（舊縣）鄆城（舊鄆城縣天祐二年改曰萬安同光元年復舊）鉅野（舊縣）盧（舊縣）平陰（舊縣）東阿（舊縣）陽穀（舊縣）中都（舊縣）

齊州（領縣五）

歷城（舊縣）章邱（舊縣）臨濟（舊縣）長清（舊縣）禹城（舊縣）

曹州（領縣五）

濟陰（舊縣）考城（舊考城縣屬曹州梁改曰戴邑割隸開封府同光元年仍改考城復隸曹州）冤

句（舊縣）乘氏（舊縣）南華（舊縣）

濮州（領縣五）

鄄城（舊縣）濮陽（舊縣）范（舊縣）雷城（舊縣）臨濮（舊縣）

青州（舊置平盧軍領縣六）

益都（舊縣）臨淄（舊縣）千乘（舊縣）博興（舊博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博興）壽光（舊縣）

臨朐（舊縣）

淄州（領縣四）

淄川（舊縣）長山（舊縣）高苑（舊縣）鄒平（舊縣）

登州（領縣四）

蓬萊（舊縣）牟平（舊縣）文登（舊縣）黃（舊縣）

萊州（領縣四）

掖（舊縣）萊陽（舊陽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萊陽）膠水（舊縣）卽墨（舊縣）

棣州（領縣五）

厭次（舊縣）滴河（舊縣）陽信（舊屬棣州武德六年以縣屬滄州同光三年復屬棣州）蒲臺（舊縣）渤海（舊縣）

兗州（舊置泰寧軍領縣七）

瑕邱（舊縣）曲阜（舊縣）乾封（舊縣）泗水（舊縣）鄒（舊縣）龔邱（舊縣）萊蕪（舊縣）

沂州（領縣五）

臨沂（舊縣）費（舊縣）承（舊縣）沂水（舊縣）新泰（舊縣）

密州（領縣四）

諸城（舊縣）輔唐（舊輔唐縣梁改曰安邱同光元年復舊）高密（舊縣）莒（舊縣）

關內道

西京京兆府（本雍州開元元年改爲京兆府天寶元年以京師爲西京梁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旋改爲永平軍同光元年復爲西京京兆府領縣十四）

萬年（舊縣梁曰大年同光元年復舊）長安（舊縣梁曰大安同光元年復舊）咸陽（舊縣）興平（舊縣）涇陽（舊縣）渭南（舊縣）昭應（舊縣）高陵（舊縣）藍田（舊縣）鄠（舊縣）好畤（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乾州天成三年復屬京兆府）武功（舊屬京兆府同光三年割隸鳳翔府長興元年復屬京兆府）醴泉（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乾州同光元年復舊）奉先（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同州同光元年復屬京兆府）

華州（本鎭國軍梁改爲感化軍同光元年改領縣四）

鄭（舊縣）華陰（舊縣）下邽（舊縣）櫟陽（舊屬雍州天祐三年改屬華州）

同州（本匡國軍梁改爲忠武軍同光元年復領縣七）

馮翊（舊縣）朝邑（舊縣）韓城（舊屬同州梁改曰韓原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舊）郃陽（舊屬同州梁割隸河中府天成三年復屬同州）夏陽（舊縣）白水（舊縣）澄城（舊屬同州梁割隸河中府同光三年復屬同州）

商州（領縣六）

上洛（舊縣）豐陽（舊縣）洛南（舊縣）商洛（舊縣）上津（舊縣）乾元（舊縣）

鳳翔府（領縣九）

天興（舊縣）岐山（舊縣）扶風（舊縣）麟遊（舊縣）普潤（舊縣）寶雞（舊縣）虢（舊縣）郿（舊縣）盩厔（舊屬京兆府乾寧四年割隸乾州同光元年改屬鳳翔府）

耀州（本雍州天祐三年李茂貞據鳳翔壘制置耀州爲義勝軍節度又割同州美原爲鼎州以爲屬郡梁改耀州爲崇州義勝軍爲靜勝軍改鼎州爲裕州同光元年改爲耀州順義軍三年改爲團練使領縣六）

華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富平（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同官（舊屬京兆府梁割隸同州同光三年改屬耀州）三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雲陽（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屬耀州）美原（舊屬京兆府天祐三年割隸鼎州同光三年改屬耀州）

乾州（本京兆府奉天縣乾寧二年李茂貞以縣置乾州及覃王出鎮建爲威勝軍割奉天好畤武功盩厔醴泉五縣隸焉同光元年改爲刺史屬鳳翔府其武功醴泉二縣還京兆府盩厔入鳳翔府天成三年又以好畤還京兆領縣一）

奉天（舊屬京兆府乾寧二年割隸乾州）

邠州（舊邠州爲李茂貞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四）

新平（舊縣）三水（舊縣）永壽（舊縣）宜祿（舊縣）

岐州（本隋廢州乾寧二年李茂貞置岐州爲鳳坊軍節度）

隴州（舊奉義軍乾寧二年爲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汧原（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汧陽（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吳山（舊縣長興元年依舊割隸隴州）

涇州（舊涇州李茂貞置彰義軍節度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三）

保定（舊縣）靈臺（舊縣）良原（舊縣）

原州（舊原州爲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一）

臨涇（舊屬涇州自吐蕃陷原州權於臨涇爲治清泰三年原州刺史翟建奏乞割臨涇屬原州從之）

渭州（舊渭州爲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一）

平涼（舊屬原州後置行渭州自吐蕃陷渭州權於平涼縣爲渭州治清泰三年涇州奏置平涼縣管安國耀武兩鎮）

武州（舊武州爲李茂貞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一）

蕭關（舊縣）

寧州（舊寧州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定安（舊縣）眞寧（舊縣）襄樂（舊縣）

慶州（舊慶州爲岐所有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三）

順化（舊縣）樂蟠（舊縣）華池（舊縣）

衍州（舊衍州爲李茂貞所有同光二年復入領縣一）

定平（舊屬寧州唐末定平縣置衍州）

鄜州（本鄜州李茂貞置保大軍節度爲梁所有同光元年復之領縣六）

洛交（舊縣）洛川（舊縣）三川（舊縣）直羅（舊縣）甘泉（舊縣）鄜城（舊屬坊州天祐中李茂貞建爲翟州梁改爲禧州又改縣爲昭化同光元年仍爲鄜城縣改隸鄜州）

坊州（舊坊州爲岐所有後入於梁同光元年復入領縣三）

中部（舊縣）宜君（舊縣）昇平（舊縣）

丹州（舊丹州爲岐所有同光元年復入領縣四）

義川（舊縣）雲巖（舊縣）份川（舊縣）咸寧（舊縣）

延州（舊置保大軍李茂貞置忠義軍節度同光元年改彰武軍領縣九）

膚施（舊縣）延長（舊縣）臨眞（舊縣）豐林（舊縣）延川（舊縣）敷政（舊縣）延水（舊縣）

門山（舊縣）甘泉（舊屬鄜州唐末割隸延州）

靈州（舊置朔方軍爲梁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四）

迴樂（舊縣）靈武（舊縣）懷遠（舊縣）保靜（舊縣）

夏州（舊置定難軍爲梁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三）

朔方（舊縣）德靜（舊縣）寧朔（舊縣）

綏州（領縣五自唐末蕃寇侵擾所管五縣並廢或陷在蕃界無鄉里）

龍泉（舊縣）城平（舊縣）綏德（舊縣）延福（舊縣）大斌（舊縣）

銀州（領縣四）

儒林（舊縣）眞鄉（舊縣）開光（舊縣）撫寧（舊縣）

宥州（領縣二唐末衰亂廢延恩縣止領縣一）

長澤（舊縣）

鹽州（領縣二）

五原（舊縣）白池（舊縣）

河東道

河中府（本蒲州開元八年升爲府後復爲州置護國軍節度領縣十）

河東（舊縣）河西（舊縣）臨晉（舊縣）解（舊縣）猗氏（舊縣）虞鄉（舊縣）永樂（舊縣）寶鼎（舊縣）萬泉（舊縣）龍門（舊縣）

晉州（本護國軍節度梁爲定昌軍又改曰建寧同光元年改爲建雄軍領縣八）

臨汾（舊縣）洪洞（舊縣）神山（舊縣）岳陽（舊縣）霍邑（舊縣）趙城（舊縣）汾西（舊縣）冀氏（舊縣）

絳州（領縣八）

正平（舊縣）太平（舊縣）曲沃（舊縣）翼城（舊縣天祐二年梁改曰澮川同光元年復舊長興移治王逢寨）絳（舊縣）聞喜（舊縣）垣（舊縣）稷山（舊縣光化元年改隸河中府同光二年復屬絳州）

慈州（領縣五）

吉鄉（舊吉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吉鄉）文城（舊縣天祐二年改曰屈邑同光元年復舊）鄉寧（舊昌寧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鄉寧）呂鄉（舊縣）仵城（舊縣）

隰州（領縣六）

隰川（舊縣）蒲（舊縣）永和（舊縣）大寧（舊縣）石樓（舊縣）温泉（舊縣）

北京太原府（本并州開元十一年建北都置河東軍節度改并州爲太原府同光元年改爲西京三年改爲北京仍曰河東軍領縣十二）

太原（舊縣）晉陽（舊縣）太谷（舊縣）祁（舊縣）文水（舊縣）榆次（舊縣）盂（舊縣）壽陽（舊縣）樂平（舊縣）廣陽（舊縣）清源（舊縣）交城（舊縣）陽曲（舊縣）

汾州（領縣五）

西河（舊縣）孝義（舊縣）介休（舊縣）平遙（舊縣）靈石（舊縣）

沁州（領縣三）

沁源（舊縣）和川（舊縣）綿上（舊縣）

遼州（本遼州先天元年避諱改曰儀州中和元年以兗州管內有沂州復曰遼州領縣四）

遼山（舊縣）榆社（舊縣）平城（舊縣）和順（舊縣）

嵐州（領縣四）

宜芳（舊縣）靜樂（舊縣）合河（舊縣）嵐谷（舊縣）

憲州（本樓煩監收嵐州刺史領之龍紀元年晉王奏置憲州於樓煩監領縣三）

樓煩（舊縣）系池（舊縣）天池（舊縣）

石州（領縣四）

離石（舊縣）平夷（舊縣）定胡（舊縣）方山（舊縣）

忻州（領縣二）

秀容（舊縣）定襄（舊縣）

代州（舊置鴈門軍節度後唐因之領縣五）

鴈門（舊縣）五臺（舊縣）繁畤（舊縣）崞（舊縣）廣武（本漢廣武縣證聖元年置武延縣神龍元年改曰唐林梁改爲白鹿同光元年復爲廣武）

雲州（本雲州天寶元年改爲雲中郡升大同軍節度乾元元年復爲雲州同光元年復爲大同軍節度領縣一）

雲中（舊縣）

朔州（舊置振武軍後唐復舊領縣二）

鄯陽（舊縣）馬邑（舊縣）

蔚州（領縣三）

靈邱（舊縣）飛狐（舊縣）興唐（舊興唐縣梁改爲隆化同光元年復舊）

應州（天祐元年置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度領縣二）

金城　渾源

寰州（天成元年置領縣一）

寰清

儒州（唐末置領縣一）

縉州

毅州（本武州唐末置長興元年改曰毅州領縣一）

文德（舊縣）

新州（唐末置同光元年升威塞軍節度領縣四）

永興（舊縣）礬山（舊縣）龍門（舊縣）懷安（舊縣）

潞州（本昭義軍節度梁改曰匡義軍同光元年改爲安義軍長興元年復舊名昭義軍領縣十）

上黨（舊縣）壺關（舊縣）長子（舊縣）屯留（舊縣）潞城（舊潞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潞子同光元年復舊）襄垣（舊縣）黎城（舊黎城縣天祐二年改曰黎亭同光元年復舊）涉（舊縣）銅鞮（舊縣）武鄉（舊縣）

澤州（領縣五）

晉城（本丹川縣武德三年析丹川置晉城天祐二年改曰高都同光元年復爲晉城）陵川（舊縣）陽城（本濩澤縣天寶元年更名陽城天祐二年仍曰濩澤梁又曰陽邑同光元年復爲陽城）沁水（舊縣）高平（舊縣）

河北道

孟州（領縣五）

河陽（舊縣）武德（舊縣）獲嘉（舊縣）武涉（舊縣）修武（舊縣）

東京興唐府（本魏州置天雄軍節度同光元年升爲東京興唐府三年改爲鄴都領縣十七）

貴鄉（舊縣）興唐（舊元城縣同光元年改曰興唐）魏（舊縣）館陶（舊縣）冠氏（舊縣）莘（舊縣）朝城（舊武陽縣開元七年改爲朝城天祐三年又改武陽同光元年復爲朝城）南樂（舊昌樂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南樂）臨河（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洹水（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成安（舊隸相州天祐三年改曰斥邱三年割屬魏州同光元年復爲成安）內黄（舊隸相州天祐三年割屬

（魏州）宗城（舊隸貝州天祐三年改曰廣宗割屬魏州同光元年復爲宗城）永濟（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夏津（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經城（舊隸貝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清平（舊隸博州天祐三年割屬魏州）

博州（領縣四）

聊城（舊縣天祐二年改曰聊邑同光元年復舊）武水（舊縣）堂邑（舊縣）高唐（舊高唐縣梁改曰重邱同光元年復舊）

相州（本屬天雄軍梁置昭德軍同光元年復屬天雄軍領縣六）

安陽（舊縣）鄴（舊縣）湯陰（舊縣）臨慮（舊縣）堯城（舊堯城縣天祐三年改曰永定梁又改曰長平同光元年復爲堯城）臨漳（舊縣）

衞州（領縣五）

汲（舊縣）衞（舊縣）共城（舊縣）新鄉（舊縣）黎陽（舊縣）

貝州（領縣五）

清河（舊縣）清陽（舊縣）武城（舊縣）漳南（舊縣）歷亭（舊縣）

澶州（領縣三）

頓邱（舊縣）清豐（舊縣）觀城（舊縣）

邢州（本邢州天寶元年改爲鉅鹿郡乾元元年復爲邢州梁升爲寶義軍節度同光元年改爲安國軍領縣八）

龍岡（舊縣）沙河（舊縣）南河（舊縣）鉅鹿（舊縣）平鄉（舊縣）任（舊縣）堯山（舊縣）內邱（舊縣）

洺州（領縣六）

永年（舊縣）平恩（舊縣）臨洺（舊縣）雞澤（舊縣）肥鄉（舊縣）曲周（舊縣）

磁州（本磁州天祐三年以與西慈州聲同改曰惠州天祐十三年復爲磁州領縣四）

滏陽（舊縣）邯鄲（舊縣）武安（舊縣）昭義（舊縣）

鎮州（本恆州元和十五年避諱改爲鎮州置成德軍節度梁改武順同光元年改爲北都其年復爲成德軍領縣十二）

眞定（舊縣）藁城（舊藁城縣天祐二年改曰藁平同光元年復舊）石邑（舊縣）九門（舊縣）行唐（舊行唐縣梁改曰章武同光元年復舊）井陘（舊縣）平山（舊縣）獲鹿（舊縣）靈壽（舊縣）鼓城（舊縣）欒城（舊欒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欒氏同光二年復舊）元氏（舊屬趙州同光元年改屬鎮州）

冀州（領縣九）

信都（舊信都縣天祐二年改曰堯都同光二年復舊）南宮（舊縣）堂陽（舊縣）棗彊（舊縣）武邑（舊縣）衡水（舊縣）阜城（舊阜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漢阜同光元年復舊）蓨（舊縣）武彊（舊隸深州天祐元年改屬冀州）

深州（領縣七）

陸澤（舊縣）饒陽（舊縣）束鹿（舊縣）安平（舊縣）博野（舊縣）樂壽（舊縣）下博（舊縣）

趙州（領縣七）

平棘（舊縣）寧晉（舊縣）昭慶（舊縣）柏鄉（舊縣）高邑（舊縣）臨城（舊臨城縣天祐二年改曰房子同光元年復舊）贊皇（舊縣）

滄州（本滄州橫海軍節度天祐中改爲義昌軍梁改曰順化軍同光元年復爲橫海軍領縣六）

清池（舊縣）鹽山（舊縣）長蘆（舊縣）饒安（舊縣）無棣（舊縣）乾符（舊縣）

景州（領縣四）

弓高（舊縣）東光（舊縣）臨津（舊縣）南皮（舊縣）

德州（領縣六）

安德（舊縣）長河（舊縣）平原（舊縣）德平（舊平昌縣同光元年避諱改曰德平）將陵（舊縣）

安陵（舊縣）

定州（舊置義成軍爲梁所據同光元年復舊領縣八）

安喜（舊縣）義豐（舊縣）燕平（舊北平縣長興三年改燕平）望都（舊縣）曲陽（舊縣）陘（舊縣）唐（舊縣）新樂（舊縣）

祁州（本定州無極縣地景福二年定州節度使王處存請置祁州領縣二）

無極（舊隸定州景福二年割屬祁州）深澤（舊隸定州景福二年割屬祁州）

易州（領縣六）

易（舊縣）容城（舊縣）遂城（舊縣）淶水（舊縣）滿城（舊縣）五回（舊縣）

幽州（舊置盧龍軍後唐復舊領縣八）

薊（舊縣）幽都（舊縣）潞（舊縣）武淸（舊縣）永淸（舊縣）安次（舊縣）良鄉（舊縣）昌平（舊縣）

涿州（領縣四）

范陽（舊縣）歸義（舊縣）固安（舊縣）新城（舊縣後分設新昌天成四年省入新城）

瀛州（領縣五）

河間（舊縣）高陽（舊縣）平舒（舊縣）束城（舊縣）景城（舊縣）

莫州（領縣六）

莫（舊縣）淸苑（舊縣）文安（舊縣）任邱（舊縣）長豐（舊縣）唐興（舊縣）

平州（領縣三）

盧龍（舊縣）石城（舊縣）馬城（舊縣）

嬀州（領縣一）

懷戎（舊縣）

檀州（領縣二）

密雲（舊縣）燕樂（舊縣）

薊州（領縣三）

漁陽（舊縣）三河（舊縣）玉田（舊縣）

營州（領縣一）

柳城（舊縣）

順州（領縣一）

賓義（舊縣）

劍南道

彭州

唐昌（舊唐昌縣梁改曰歸化同光元年復爲唐昌）

蜀州

唐興（舊唐興縣梁改曰陶胡同光元年復爲唐興）

閬州（本屬山南西道天成四年置保寧軍節度長興元年入蜀）

岐坪（舊屬閬州寶歷中省天復中王建復奏置）

利州（本利州益昌郡屬山南西道後屬蜀同光三年更爲益昌郡）

益光（舊益昌縣同光三年避諱改爲益光）

淮南道

安州（本安陸郡乾元元年改曰安州梁置宣威軍同光元年仍改安州領縣六）

安陸（舊縣）雲夢（舊縣）孝感（舊孝昌縣同光三年避諱改曰孝感）應城（舊縣梁改曰應陽同光元年復舊）吉陽（舊縣）應山（舊縣）

申州（領縣三）

義陽（舊縣）鍾山（舊縣）羅山（舊縣）

山南道

襄州（本屬山南東道天祐間改置忠義軍後復歸山南道領縣七）

襄陽（舊縣）鄧城（舊縣）穀城（舊縣）義淸（舊縣）南漳（舊縣）樂鄉（舊縣）宜城（舊縣）

隨州（領縣四）

隨（舊縣）光化（舊縣）棗陽（舊縣）唐城（舊唐城縣梁改曰漢東同光元年復舊）

鄧州（本屬山南東道梁分鄧州置宣化軍節度後唐改曰威武領縣六）

穰（舊縣）南陽（舊縣）向城（舊縣）臨湍（舊縣）內鄉（舊縣）菊潭（舊縣）

均州（領縣三）

武當（舊縣）鄖鄉（舊縣）豐（舊縣）

房州（領縣四）

房陵（舊縣）永淸（舊縣）竹山（舊縣）上庸（舊縣）

復州（領縣二）

沔陽（舊縣）竟陵（舊縣）

郢州（領縣三）

長壽（舊縣）京山（舊縣）富水（舊縣）

金州（本屬山南東道天祐間置武雄軍後入於蜀同光中復入於唐領縣五）

西城（舊縣）洵陽（舊縣）石泉（舊縣）漢陰（舊縣）平利（舊縣）

隴右道

秦州（本秦州岐置雄武軍蜀攻岐得之改天雄軍同光中破蜀復入於唐領縣五）

成紀（舊縣）隴城（舊縣）長道（舊縣）淸水（舊隸鳳翔府長興元年移置於上邽鎮）天水（舊縣廢長興三年以南治鎮置縣）

階州（本岐地蜀攻岐得之同光中破蜀遂入於唐長興三年移就故武州爲治領縣二）

將利（舊縣）福津（舊縣長興三年移州於此）

鳳州（本屬山南道岐所有蜀攻岐得之升爲武興軍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降爲防禦州領縣三）

梁泉（舊縣）兩當（舊縣）河池（舊縣）

成州（本屬山南道後爲岐所有蜀攻岐得之梁改曰汶州同光三年破蜀遂入於唐復爲成州領縣二）

同谷（舊縣）栗亭（天成中置）

嶺南道

潘州

茂名（舊茂名縣梁改曰越常同光元年復舊）

桂州

慕化（舊慕化縣梁改曰歸化同光元年復舊）

南唐

東都江都府（本揚州吳建都改爲江都府置淮南節度南唐因之昇元元年建東都領縣五）

江都（舊縣）　廣陵（舊江陽縣昇元元年改爲廣陵）　永貞（舊揚子縣南唐改爲永貞）　高郵（舊縣）

六合（舊縣南唐割置雄州俄罷仍屬江都府）

西都江寧府（本昇州吳改爲金陵府昇元元年改爲江寧府建西都領縣九）

上元（舊江寧縣屬潤州上元二年改曰上元光啓元年改屬昇州昇元元年又改屬江寧府）　江寧（唐既改江寧爲上元南唐復析上元置江寧分治郭下）　句容（舊屬昇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　溧水（舊屬昇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　廣德（舊屬宣州昇元元年改屬江寧府）　蕪湖（南唐析宣州當塗縣置）　銅陵（南唐置初隸池州改屬江寧府）　繁昌（南唐析宣州當塗縣置）　青陽（舊屬池州南唐改屬江寧府）

南都南昌府（本洪州唐置鎮南軍後屬吳南唐因之交泰二年改爲南昌府建南都領縣七）

南昌（舊縣）　豐城（舊豐城縣梁改曰吳皋南唐復舊）　建昌（舊縣）　奉新（舊新吳縣南唐諱楊吳所稱改爲奉新）　分寧（舊縣）　武寧（舊縣）　靖安（本建昌縣地唐置靖安鎮吳改爲場南唐割建昌奉新武寧三縣地升爲縣）　清江（昇元二年升洪州蕭灘鎮爲縣不隸州）

雄州（南唐割揚州之六合天長二縣置雄州尋罷爲天長縣）

天長（舊縣）

楚州（領縣四）

山陰（舊縣）　淮陰（舊縣）　寶應（舊縣）　盱眙（舊屬泗州南唐改屬楚州）

泗州（領縣六）

臨淮（舊縣）　漣水（舊縣）　徐城（舊縣）　宿遷（舊縣）　下邳（舊縣）　虹（舊縣）

滁州（領縣三）

清流（舊縣）　全椒（舊縣）　來安（舊永陽縣南唐改曰來安）

和州（領縣三）

歷陽（舊縣）　烏江（舊縣）　含山（舊縣）

光州（領縣五）

定城（舊縣）　光山（舊縣）　仙居（舊縣）　殷城（舊縣）　固始（舊縣）

黃州（領縣三）

黃岡（舊縣）　黃陂（舊縣）　麻城（舊縣）

舒州（領縣五）

懷寧（舊縣）　宿松（舊縣）　望江（舊縣）　太湖（舊縣）　桐城（舊縣）

蘄州（領縣四）

蘄春（舊縣）　黃梅（舊縣）　廣濟（舊縣）　蘄水（舊縣）

廬州（吳置昭順軍節度南唐改曰保信軍領縣五）

合肥（舊縣）　愼（舊縣）　巢（舊縣）　廬江（舊縣）　舒城（舊縣）

壽州（舊置中正軍吳升爲中正軍節度南唐改曰清淮軍領縣五）

壽春（舊縣）　安豐（舊縣）　盛唐（舊盛唐縣梁改曰潛山同光元年復爲盛唐）　霍邱（舊縣）　霍山（舊縣）

海州（南唐置靜海制置院領縣四）

朐山（舊縣）　東海（舊縣）　沭陽（舊縣）　懷仁（舊縣）

泰州（本揚州吳置海陵制置院昇元元年升爲泰州領縣五）

海陵（舊屬揚州南唐置靜海制置院屬泰州）興化（吳置屬揚州南唐屬泰州）鹽城（舊縣吳屬楚州南唐屬泰州）泰興（南唐析置屬泰州）如皋（舊析江陵縣置如皋鎮南唐升爲縣）

濠州（吳置定遠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三）

鍾離（舊縣）招義（舊縣）定遠（舊縣）

潤州（吳置鎮海軍南唐因之領縣四）

丹徒（舊縣）丹陽（舊縣）金壇（舊縣）延陵（舊縣）

常州（領縣五）

晉陵（舊縣）武進（舊縣）義興（舊縣）無錫（舊縣）江陰（舊縣吳以其地置江陰軍）

宣州（吳置寧國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七）

宣城（舊縣）涇（舊縣）南陵（舊縣）太平（舊縣）寧國（舊縣）旌德（舊縣）綏安

歙州（領縣六）

歙（舊縣）休寧（舊縣）黟（舊縣）績溪（舊縣）婺源（舊縣）祁門（舊縣）

池州（南唐升池州爲康化軍節度領縣三）

貴池（舊秋浦縣吳改曰貴池）建德（舊至德縣吳改曰建德）石埭（舊縣）

鄂州（舊置武昌軍後唐遥改爲武清軍南唐亦稱武清軍領縣十一）

江夏（舊縣）永興（舊縣）武昌（舊縣）蒲圻（舊縣）唐年（舊唐年縣吳改曰崇陽梁改曰臨夏南唐復爲唐年）漢陽（舊縣）汊川（舊縣）嘉魚（吳改鮎漬鎮爲場昇元元年升爲鮎漬縣保大元年復爲嘉魚）通山（舊永興縣之新豐鄉南唐置通山縣）大冶（唐置永興地爲大冶青山場南唐升爲大冶縣）永安（舊江夏縣之永安鎮吳改爲永安場保大十三年割江夏南境地升爲縣）

饒州（吳置永平軍南唐因之領縣五）

鄱陽（舊縣）餘干（舊縣）樂平（舊縣）浮梁（舊縣）德興（舊樂平縣德興場昇元四年升爲縣）

信州（領縣五）

上饒（舊縣）弋陽（舊縣）貴溪（舊縣）玉山（舊縣）鉛山（舊撫建二州地昇元四年置爲縣）

江州（吳升江州爲奉化軍節度南唐因之領縣六）

德化（舊潯陽縣南唐改曰德化）彭澤（舊縣）德安（舊蒲唐場吳升爲德安縣）瑞昌（舊瑞昌鎮昇元三年升爲縣）湖口（舊湖口鎮保大中升爲縣）東流（舊彭澤縣東流場保大十一年升爲縣）

撫州（吳置昭武軍南唐因之領縣四）

臨川（舊縣）南城（舊縣南唐置建武軍）崇仁（舊縣）南豐（舊縣）

袁州（領縣三）

宜春（舊縣）苹鄉（舊縣）新喻（舊縣）

吉州（領縣七）

廬陵（舊縣）太和（舊縣）安福（舊縣）新淦（舊縣）永新（舊縣）龍泉（舊遂興縣地吳置龍泉場南唐升爲縣）吉水（舊廬陵縣地保大八年割置縣）

虔州（南唐置百勝軍後改爲昭信軍領縣十一）

贛（舊縣）虔化（舊縣）南康（舊縣）雩都（舊縣）信豐（舊縣）大庾（舊縣）安遠（舊縣）瑞金（舊雩都縣地天祐元年置瑞金監保大十一年升爲縣）龍南（舊信豐縣地吳置龍南場保大十一年升爲縣）石城（舊虔化之石城場保大十一年升爲縣）上猶（舊南康縣地天祐中吳置上猶場保大十一年升爲縣）

筠州（本靖州武德七年改爲米州又改筠州八年州廢入洪州保大十一年復置筠州於高安縣領縣四）

高安（舊屬洪州保大十一年改屬筠州）上高（舊高安縣地置上高鎮保大十一年升爲縣）萬

載（舊屬靖州後省入高安保大十一年復置屬筠州）清江（舊高安縣蕭灘鎭昇元二年升爲清江縣不隷州保大十一年改屬筠州）

建州（本建州後爲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升爲永安軍後改爲忠義軍領縣七）

建安（舊縣）邵武（舊縣）浦城（舊縣）建陽（舊縣）松源（本吳越處州西鄉爲閩所有置松源鎭南唐升爲縣）歸化（閩爲歸化鎭保大三年廢鎭爲場中興元年升爲縣）建寧（舊黃連鎭乾寧中邑人表爲義寧軍保大元年罷爲永安鎭又改永安場後析置建寧縣）

泉州（本泉州後爲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升爲清源軍領縣九）

晉江（舊縣）南安（舊縣）莆田（舊縣）仙遊（舊縣）同安（舊爲大同場閩升爲縣）清溪（本小溪場保大十三年置清溪縣）永春（舊桃林場閩置桃源縣後改永春縣）歸德（舊歸德場長興三年閩立歸德縣保大七年屬清源軍割尤溪之常平進城二縣益之）長泰（舊武安場保大三年升爲長泰縣）

汀州（本汀州後爲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領縣二）

長汀（舊縣南境有上杭場保大十三年徙上杭場於秭梓堡）寧化（舊縣）

南州（本漳州爲閩所有保大三年取之四年以董思安知州事因其父名章命改南州領縣三）

漳浦（舊縣）龍溪（舊縣）龍巖（舊縣）

鏞州（舊爲將樂縣屬建州閩升爲鏞州保大三年取之尋爲縣）

劒州（舊劒州閩置鐔州保大三年拔劒州爲制置鎭明年仍改劒州析建州之延平富沙二縣爲屬六年復以福州之尤溪汀州之沙縣來屬升永昌場爲順昌縣領縣六）

延平（閩屬建州保大十四年割屬）劒浦（閩爲龍津縣保大四年改）富沙（閩屬建州保大四年割屬）尤溪（舊縣屬福州保大三年得尤溪以爲制置鎭尋割屬劒州）沙（舊縣屬汀州保大四年割屬）

順昌（舊永昌場保大六年置）

續唐書卷十六終

續唐書卷十七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詢　仝校

選舉志

舊史引唐典凡選授之制天官卿掌之所以正權衡而進賢能也凡舉貢之政春官卿掌之所以覈文行而第雋秀也按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滿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至於貢舉取士之科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其天子自詔者曰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焉而列爲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敎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其名最著而俊偉之人時出其間不爲無得也及其季世大抵奉而行之卽有改革亦不出其範圍惟典籍散亡不能詳備姑就所知者采擇之以見論官取士之故實耳

同光二年冬十月中書奏請停舉選一年勅舉選一門國朝之重事但要精確難議權停宜準常例處分

同光四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議左拾遺王松吏部員外郎李愼儀上疏以諸道州縣皆是攝官誅剝生靈漸不存濟比者郭崇韜在中書日未詳本朝故事妄被閒人獻疑點檢選曹曲生異議或告赤欠少一事闕違保內一人不來五保卽須並廢文書一紙有誤數任皆不勘詳其年選人及行事官一千二百五十餘員得官者才及數十皆以渝濫爲名盡被焚毀棄逐或踣斃於旅店或號哭於道路以至二年以來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去年闕近二千授官不及六十伏請特降勅文宣布遐邇明往年制置不自於宸衷此日焦勞特頒茲睿澤望以中書條件及王松等所論事節委銓司點檢務在酌中以爲定制時議者以鈐注之弊非止一朝縉紳之家自無甄别或有伯叔告赤鬻於同姓之家隨賂更改以亂昭穆至有季父伯舅反拜姪甥者郭崇韜疾惡太深奏請釐革豆盧革韋說勉俛贊成或有親舊訐其事端者韋說曰此郭漢子之意也及崇韜誅韋說敎其門人王松上疏奏論故有此奏識者非之

天成元年秋八月勅應二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可依常年

取解仍命隨處量事津送赴闕

天成四年冬十月丙申詔曰本朝一統之時除嶺南黔中去京地遠三年一降選補使號爲南選外其餘諸道及京百司諸色選人每年動及數千分爲三選尚爲繁重近代選人每年不過數百何必以一司公事作三處官方況有格條各依資攷兼又明行勅命務絕阿私宜新公共之規俾愼官常之要其諸道選人宜令三銓官員都在省署子細磨勘無違礙後卽據格同商量注擬連署申奏仍不得踵前於私第注官如此則人吏易可整齊公事亦無遲滯

天成五年春二月九日勅近年文士輕視格條就試時疏於帖經登第後恥於赴選宜絕躁求之路別開獎勸之門其進士科已及第者計選數年滿日許令就中書省陳狀於都堂前各試本業詩賦判文其中文藝灼然可取者便與除官如或事業不甚精者自許準添選

長興元年春三月勅凡是選人皆有資攷每至赴調必驗文書或不具全多稱失墜將明本末須示規程其判成諸色選人黃甲下後將歷任文書告赤連粘宜令南曹逐縫使印都於後面粘紙其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仍具年月判成授某官盍懼其或分假於人故也其年十月中書奏吏部內銓諸色選人先條流試判兩節並委本官

優劣第等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其次者宜依資更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拔毫之作亦不掩歷任之勞其或於理道全疏者以人戶少處州縣同類官中比擬仍準元勅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兼諸色選人或有不通家狀不實鄉里名號將來赴選者並令改正本貫屬鄉縣兼無出身一奏一除官等並不加選限從之

應順元年春正月丁卯中書門下奏準天成二年十二月勅長定格應經學出身人一任三攷許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兩任四攷許入中下縣令中州錄事參軍兩任六攷許入上縣令及緊州錄事參軍凡爲進取皆有因依或少年便受好官或暮齒不離卑任況孤貧進士或年四十始得經學及第八年合選方受一官在任多不成三攷第二選漸向蹉跎有一生終不至令錄者若無改革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請一任兩攷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者詔曰參選之徒艱辛不一發身遲滯到老卑低宜優末達之人顯示維新之澤其經學出身一任兩攷元勅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起今後更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一任三攷者於人戶多處州縣注擬如於近勅條內資敘無相當者卽準格循資

攷入官其兩任四攷者準二任五攷例入官餘準格條例處分

昇元六年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强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振民受其弊蓋有年矣或有意於息民者尙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學巨儒察民之故者嵁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光亨而進以附傴爲嫌退以淸寗爲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乎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爲民患其來尙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以眇眇之身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煢煢在疚罔有所發三事大夫可不矜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逮後主二年春三月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又命中書舍人徐鉉覆試舒雅等五人雅等不就後主乃自命詩賦題以中書官涖其事五人皆見黜

後主十一年春二月內史舍人張佖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淸耀殿學士張洎言佖多遺才後主命洎攷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其後又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孫確等三十八人

終

續唐書卷十八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侚 仝校

職官志

古者建官之法取象於天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其來尙矣黃帝置三公之秩少昊配九扈之名命重黎而天地以通詔融冥而水火旣濟則又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仲虺爲左伊尹爲右凡茲原委具見典墳及周之肇興設官分職元公制禮具有成書自秦變周官漢承嬴舊沿及魏晉六朝或隨時適用或因事改更固時勢使然也惟唐朝之分職沿隋制者居多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衞曰府其位號之殊有品有爵有勳有階迨乎六典旣作遂爲一代成書職有常守位有常員所以任羣材理百事攷覈固信而有徵門類亦精而且密故舊新兩書備志百官釐然各當後唐承統大宰相因舊史作志僅載釐革升降之制不列等級品秩之名若夫南唐亦仍舊典今取故籍所可攷見者輒采錄之而略敘官名於後以備省覽其所失紀姑爲闕疑而文武階勳如開府特進之類舊志俱可例觀不復贅述焉

天成四年秋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恩命準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並列銜于勅牒後側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齒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署勅尾今後每署將相勅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永爲常式

長興元年秋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來相類左右揆不至相懸以此比方豈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並爲正四品

右都省

長興四年秋九月勅馮贇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於公台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父諱也

右兩省

清泰二年冬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爲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以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恒置於宰臣爲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拜開府及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敘班臺官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蹕後先退劉昫又以罷相爲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

右三公

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　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官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理合至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訴云大夫曾爲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爲舊例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勞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議拒命則恐有奏聞遵稟則全隳則例

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所整齊藩侯尚展於公參郎吏豈宜於抗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孔多紀綱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維新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日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强據人主大臣姑息郎吏時中丞上事郎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

亂便以爲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據案端簡通名再拜郎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於閤門求見騰口諠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祗候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

右御史臺

同光元年夏四月置護鑾書制學士以尚書倉部員外郎趙鳳爲之時莊宗初建號故特立此名非故事也　其年八月賜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盧質論思匡佐功臣亦非常例也

昔唐朝擇中官一人爲樞密使以出納帝命樞密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天祐元年廢梁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始命敬翔爲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改置副使一人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爲之其後又改爲直崇政院同光元年冬十月崇政院依舊爲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爲兼樞密使亦置直院一人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勾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繁費議者非之又內勾之名人以爲不祥之言二年正月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也天成元年四月詔廢租庸院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至長興元年八月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唐朝以來戶部度支掌泉貨鹽鐵特置使名戶部度支則尚書省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天寶中楊愼矜王鉷楊國忠相繼以聚貨之術媚上受寵然皆守戶部度支本官別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晏第五琦亦如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兵罷則停梁時乃置租庸使專天下泉貨莊宗中興秉政者不嫺典故踵梁時故事復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斂怨於下蹶喪王室者實租庸之弊故也洎明宗嗣位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削除使名但命重臣一人判其事曰判三司至是延朗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於樞密使請置三司名宣下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朗特進行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明宗不從竟以三司使爲名焉

右三司使

天成元年夏五月勅翰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俱以本官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時明宗登位每四方書奏多令樞密使安重誨讀

之不曉文義於是孔循獻議始立端明殿學士之名命道等爲之

天成二年春正月勅端明殿學士宜命班在翰林學士上今後如有轉改仍只於翰林學士內遷任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三館之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遣人諷任圜移職在官上至今爲例

天成三年秋八月勅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恒論職次則後先未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竝以先後爲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勅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陟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協

長興三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卽不試餘皆宣賜麻制批荅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攷校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試詩賦祇試麻制荅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

右內職

天成三年夏五月詔曰開府儀同三司階之極太師官之極封王爵之極上柱國勳之極近代以來文臣官階稍高便授柱國歲月未深便轉上柱國武資不計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國官爵非無次第階勳備有等差宜自此時重修舊制今後凡是階勳先自武騎尉經十二轉方授上柱國永作成規不令踰越雖有是命竟不革前例

右勳格

清泰二年秋九月庚申尚書考功上言今年五月翰林學士程遜所上封事內請自宰相百執事外鎭節度使刺史應係公事官逐年書攷較其優劣遂檢尋唐書六典會要攷課令書攷第從之時議者曰考績之法肇自唐堯三代舊制西漢以刺史六條察郡守五曹尚書綜庶績法尤精察吏有檢繩漢末亂離舊章弛廢魏武於軍中權制品第議吏清濁用人按吏頓爽前規隋唐以來始著於令漢代郡守入爲三公魏晉之後政在中書左右僕射知政事午前視禁中午後視省中三臺百職無不統攝以是論之宰輔憑何較攷自天寶末權置使務已後庶事因循尚書諸司漸致有名無實廢墜已久未知憑何督責程遜所上亦未詳本原其時所司雖有舉明內外諸官亦無攷較之事

右較攷

同光元年冬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請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竝請權停惟太常寺事關大禮大理寺事關刑法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其王府及東宮屬司天五官正奏御之類凡不急司丞竝請未議除授其諸司郎中員外郎應有雙曹處且署一員左右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起居郎起居舍人補闕拾遺置一半三院侍御史中丞調理申奏即日停罷朝官仍各錄名氏具罷任月日留在中書省候見任官滿二十五箇月竝據資品却與除官從之

右增減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詔曰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內宜兼押蕃落使

天成二年秋七月詔曰頃因本朝親王遙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竝正節旄惟東西兩川未落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爲左右院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右改制

同光二年春三月中書門下奏糾轄之任時爲外臺宰字之官古稱列爵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多是各列官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頗亂規程宜加條制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三州以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如管三州以下者許奏管內官二人仍須有課績尤異方得上聞若止於檢慎無瑕科徵及限是守常道只得書攷旌嘉不得特有薦奏其防禦使每年只許奏一人若無尤異不得奏薦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其年八月中書奏僞庭之時諸藩參佐皆從除授自今後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各任本處奏辟其軍事判官仍不在奏官之限所冀招延之禮皆合於前規簡辟之間無聞於濫舉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一月詔曰闕員有限人數常多須以高低定其等級今後兩使判官罷任後宜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等二年外推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竝三年後與比擬仍每遇除授量與改轉官資或階勳或職資其有殊常勤績者別議優升若有文學智術超邁羣倫或爲衆所稱或良知迥舉察驗的實者不拘年月之限

清泰二年秋八月中書門下上言前大御監五品升朝官西班將軍皆在任許滿二十五月如銜替已經二十月即

別任用少卿監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五品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今後竝祗三任逐任須月限滿無殿責者便入此官西班將軍罷任一年許求官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將軍今祗無殿責或曾任金吾衛使藩鎮刺史特勅竝不拘此例諸道除兩使判官外書記已下任自辟請應朝官除外任罷任後一年方許陳乞諸道賓席未曾升朝者若官兼三院御史卽除中下縣令兼大夫中丞秘書少監郎中員外郎與清資初任升朝官檢校官至尙書常侍秘書監庶子升朝便與少卿監諸州防禦團練判推官竝請本州奏辟中書不更除授應出選門官帶三院御史供奉裏行及省銜罷任後周年許陳乞諸州別駕不除令錄仍守本官月限得替後一年許陳乞長史司馬因攝奏正未有官者送名從之

清泰三年夏五月乙未詔曰近以內外臣寮出入迭處稍均勞逸免滯轉遷應兩司判官幾亦令取郎中員外補闕拾遺三丞五博少列宮寮選擇擢任一則俾藩方矦伯別擢賓嘉階次則致朝列人臣備諳時政今後或有滿闕便宜依此施行

右釐革

長興二年春正月詔曰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則萬目畢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程式者必逸日休率胸臆者必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羣倫岳瀆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致隳紊宜準舊制令百司各於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一一鈔寫不得漏落纖毫集成卷軸仍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廨署者文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事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闕每在執行使庶寮則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彝倫攸敘至道不繁何必期年然後報政宜令御史臺徧加告諭催促限兩月內鈔錄俟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參酌奏覆施行其年八月勅今後大理寺官員宜同臺省官吏升進其法直官比禮直官任使

應順元年春三月戊午宗正上言故事諸陵有令丞各一員近令丞不俱置便委本縣令兼之緣河南洛陽是京邑恐兼令丞不便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右雜錄

太師太傅太保（舊制謂之三師）

太尉司徒司空（舊制謂之三公自唐季三師三公多以畀藩鎮及贈官）

大司徒
左丞相（同光初謂之行臺左丞相）右丞相
平章事　同平章事（長興四年勅馮贇緣平章事字犯其家諱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三
品）
樞密院使（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同光初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相等南唐貶制改樞密
院爲光政院）副使
宣徽院使（後唐時謂之宣徽南院使）副使
尚書省（南唐貶制改司會府）尚書令（參判尚書都省　判尚書二省）（知尚書省事　判三司）
左僕射　右僕射
左丞　右丞（梁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避諱也同光元年復舊）左司郎中　員外

郎　右司郎中　員外郎
吏部尚書（判吏部銓）侍郎（兩省侍郎）郎中（吏部司勳）（司封考功）員外郎（同上）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戶部金部）（度支倉部）員外郎（同上）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禮部膳部）（祠部主客）員外郎（同上）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兵部駕部）（職方庫部）員外郎（同上）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刑部比部）（都官司門）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工部虞部）（屯田水部）員外郎（同上）
門下省（南唐貶制改左內史府）侍中　侍郎　散騎常侍　左諫議
大夫　給事中　左補闕　起居郎　左拾遺　城門
郎（梁改城門郎爲門局郎避諱也同光元年復舊）

翰林院學士（後改文館）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校書郎　傳
士　待詔　內供奉　司執　畫苑學士（南唐置）文理院
待詔　宏文館校書郎
護鑾書制學士（梁改思政殿爲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爲之同光元年又置護鑾書制學士
一員以趙鳳爲之）
集賢殿學士　直學士　侍讀學士　侍講　校書正字
史館修譔　校理
端明殿學士（天成元年孔循獻議始置命馮道趙鳳俱以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
勤政殿學士
光政殿學士承旨

清輝殿學士　直學士
澄心堂承旨　殿前承旨
閤門承旨　中門使　武功殿使
中書省（南唐貶制改內右史府）中書令（判中書省）侍郎（後改內史侍郎）知制誥
右散騎常侍　右諫議大夫　右補闕　右拾遺
中書舍人（後改內史舍人）起居舍人　通事舍人
祕書省　監　少監　丞　祕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局郎　著作佐郎
司天臺　監　少監
殿中省　監　少監

內侍省　監

御史臺（南唐貶制改司憲府）御史大夫　中丞　侍御史（知雜事）殿中

侍御史　監察御史

太常寺卿　少卿　丞　博士　奉禮郎

光祿寺卿　少卿

衛殿寺卿　少卿　丞

宗正寺卿　宗正郎　園陵使（同光三年六月宗正卿李紓爲昭宗少帝改卜園陵使）

陵臺令　丞（應順元年三月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員）

太僕寺卿　少卿　左飛龍院使　右飛龍院使（梁改小馬坊使爲天驥使長興元年分飛龍院爲左右院以小馬坊爲右飛龍院）

大理寺（南唐貶制改詳刑院）卿　少卿　司直　評事

客省使（南唐貶制改延賓院）引進使

司農寺卿（判司農事）少卿

國子監　司業　助教　博士

太府卿

少府監　少監

太醫令

園苑使　瓊林使　光慶使　昭慶宮使　德昌宮使　莊宅使

左右街使

丹楊宮使

太子太師太傅太保　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太弟太保

少保

太子賓客

太子詹事

太子左右諭德

太子左右庶子

司議郎

太子洗馬　東宮使

崇文館直學士

太子中允

天下兵馬大元帥　副元帥　元帥府左右司馬

諸道兵馬元帥　諸道副元帥

左右衛上將軍　大將軍　將軍

左右監門衛上將軍　大將軍　將軍

左右千牛衛上將軍　大將軍　將軍　千牛身

左右金吾衛大將軍

左右神武衛大將軍　統軍

左右羽林軍大將軍

左右神衛使

左右衛聖統軍

侍衞都軍使　侍衞諸軍都虞矦　侍衞軍虞矦
龍武軍都虞矦
天威軍統軍　天威軍都虞矦
神衞軍都虞矦
諸衞巡官
馬步都校
冠軍大將軍
大都督
諸軍都監
行營都部署

行營招討使
營屯都虞矦
諸軍虞矦
行營糧料使　行營應接使
監軍使
先鋒橋道使
戰棹指揮使　戰棹都虞矦
突陣指揮使
屯營使
巡檢使

統軍使
沿淮都巡檢
沿江都部署
凌波都虞矦
都押牙軍使
都城烽火使
節度使　副大使　知節度使　留後　押蕃落使（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使官銜內宜兼押蕃落使）
行軍司馬　副使　判官　支使　掌書記　推官　軍事推官　巡檢　衙推　館驛巡官

制置使
觀察使　副使　判官
團練使　副使
安撫使
巡撫使
諸路屯田使　糧料判官　營田判官
租庸使（南唐不置）
鹽鐵院使　判官　鹽鐵轉運使（南唐曰回運務使）　鑄錢使
防禦使
指揮使

留守院留守　副留守

京尹　少尹

尹　少尹

刺史　司馬　別駕（通守）錄事　參軍（司功　司倉　司戶　司田　司兵　司法　司士掾）文學　從事

令　丞　主簿　尉

右街僧錄

續唐書卷十八終

續唐書卷十九

海昌陳鱣譔

經籍志

自班書志藝文而後各史皆不志藝文唐于志寧等同修五代史志於是有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攷晉祕書監荀勖中經薄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家術數家三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部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其例較劉歆之七略王儉之七志阮孝緒之七錄爲近理然以諸子家爲先史記而詩賦等下列汲冢書次序未爲盡善故經籍志依用之而復變通之五代史志三十卷本屬別行故經籍志中云梁有若干卷後又編第入隋書而世人但稱爲隋志耳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並仍其例惟是舊新二志皆兼列唐以前之書其篇目雖覺美富可觀而實按之則係一代收藏之書而非一代著作之書殊乖斷代爲史之義至於舊五代史不志經籍一門新修五代史記并不作志雖爾時歷年甚少又當兵戈擾攘之際作者寥寥然如明宗之好文及南唐主之風雅其臣下亦有工於著述斐然可觀者倘竟使文獻無徵寧非缺典因網羅散失補志經籍

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九經雕印賣之

長興三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勑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依所業本經句度鈔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雇實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勑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勑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尙書屯田員

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第俱與改轉官資又勑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版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於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緣文事極多尙恐偶有差誤馬鎬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經研兼宜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爲印版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保大二年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蜀帥尙書右丞胡宗愈作堂以貯石經周易十卷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字共六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鈞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孫逢吉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書尙書十二卷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并序共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字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

德貞書鐫玉冊官陳德超鐫經文有祥字皆鈌其畫亦鈌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判唐時所刊也毛詩二十卷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經文淵民察三字缺畫察爲孟知祥祖諱周禮十二卷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共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一十三萬六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一

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勅注曲禮爲第二葢唐明皇刪定之本也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一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一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共一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

五字不題所書人姓名穀梁傳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共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字不題所書人姓名論語十卷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共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孝經一卷序四百三十九字經一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共四千九百八十五字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潁川郡陳德謙鐫字廣政七年書爾雅三卷不題經注字數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令賜緋魚袋張德釗書武令昇鐫廣政七年書以上諸經皆蜀相毋昭裔捐俸依太和舊本琢石於學宮葢論語孝經爾雅先成故題廣政七年而周易等在後故題廣政十四年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辦之固已可嘉又能按雍都舊本命能書者寫之而刻諸石尤偉績也惟公羊穀梁二傳乃後代補完耳

保大六年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版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版今欲集賢官校勘四經文字鏤版從之是時禮部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

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保大十四年周廣順三年夏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遠傳寫紕繆漸失根原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明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於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吳蜀之人鬻印版文字

色類甚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勅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刋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錢及諸司公用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時樊倫爲國子司業田敏判國子監獻印版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非論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保大十八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準勅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勅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是時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讎刋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眞亦多修述

後主二年宋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後二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又明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名以聞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

甲部經錄

石經周易王弼注十卷　周易略例邢璹注一卷（蜀守國子助教楊鈞守國子毛詩孫逢吉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河南史徵譔）

周易甘棠正義三十卷（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譔）

易軌一卷（蜀蒲乾貫譔）

易題□卷（蜀右拾遺蒲臺張道古譔）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吳僧陸希覺譔）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周河中許堅譔）

易龍圖一卷（周處士眞原陳摶譔）

易論三十三卷（周處士河中許堅譔）

右易類

石經尚書孔傳十三卷（蜀祕書郎周德貞書）

尚書廣疏十八卷（蜀馮繼元譔）

右書類

石經毛詩傳鄭箋二十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

毛詩疑義一卷（無名氏譔）

右詩類

石經周禮鄭注十二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

石經儀禮鄭注十七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

石經禮記鄭注二十卷（蜀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

三禮圖二十卷（周國子司業聶崇義纂集）

禮經釋（無卷數南唐教授黃載譔）

右禮類

石經春秋經傳集解杜預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石經春秋公羊傳何休注三十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江西從事陳岳譔）

石經春秋穀梁傳范甯注十二卷（蜀無名氏書）

春秋指掌十五卷（試左武衛兵曹李瑾譔）

春秋指掌圖二卷（□融譔）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馮繼元譔）

春秋傳帖經新義十卷（蜀進士蹇遵品譔）

春秋纂例（無卷數南唐姜虔嗣譔）

春秋音義賦十卷　春秋字原賦二卷（晉少府監長安尹玉羽譔）

右春秋類

石經論語何晏集解十卷（蜀簡州平泉令兼殿中侍御史張德釗書）

論語井田義圖（無卷數無名氏譔）

右論語類

石經孝經唐元宗注一卷（蜀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

石刻三經書孝經一卷（蜀校書郎華陽句中正摹）

別序孝經一卷　越王孝經新義八卷　皇靈孝經一卷

孝經雌圖三卷（周顯德六年高麗遣使進）

右孝經類

石經爾雅郭璞注三卷（蜀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

爾雅音略三卷（蜀太子太師龍門毋昭裔譔）

蜀爾雅三卷（蜀無名氏譔）

右爾雅類

詳定經典釋文三十卷（周國子祭酒尹拙等校勘）

右羣經類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周翰林學士竇儼譔）

樂苑五卷（無名氏譔）

補新徵音譜（無卷數）　大唐正聲琴籍十卷（南漢吏部郎中連州陳用拙譔）

琴譜二卷（梁王邈譔）

琴調一卷　阮咸譜一卷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南唐蔡翼譔）

周優人曲辭二卷（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等纂錄）

右樂類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傳釋校書郎朱翺反切）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譔）

英公字原一卷（南唐僧夢英譔）

林氏小說二十卷（蜀太尉林罕譔）

汗簡三卷目錄敘略一卷　佩觿三卷（周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洛陽郭忠恕譔）

斥顏師古正俗七篇（吳越僧贊寧譔）

右小學類

乙部史錄

漢書校記無卷數（南唐中書舍人常州張佖譔）

後漢書辨駁無卷數（楚水部員外郎連州石文德譔）

唐書二百卷（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等譔）

右正史類

歷代年譜二卷（南唐祕書省校書郎徐鍇譔）

續通厤十卷（荊南節度副使檢校祕書少監試御史中丞富春孫光憲譔）

續帝王鏡略一卷（蜀馮鑑譔）

兩漢至唐年紀一卷（宗正少卿李匡文譔）

唐統紀一百卷（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濬譔）

唐年通錄六十五卷（晉史館修撰鉅鹿賈緯譔）

右編年類

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四朝實錄無卷數（長興三年準史館奏修）

獻祖懿祖太祖紀年錄（史官張昭遠等修）

莊宗實錄三十卷（監修趙鳳史官張昭遠等譔）

明宗實錄三十卷（監修姚顗史官張昭遠等譔）

末帝實錄十七卷（史官張昭遠等譔）

烈祖實錄二十卷　元宗實錄二十卷（南唐校書郎兼太常修撰幽州高遠譔）

右實錄類

梁太祖實錄三十卷（梁吏部侍郎李琪等譔）

朱梁興創遺編二十卷（梁宰相敬翔譔）

蜀高祖實錄三十卷（蜀監修官李昊譔）

蜀後主實錄八十卷（蜀監修官李昊譔）

王氏開國記十卷（蜀史官修撰辛寅遜譔）

前蜀書四十卷（蜀監修國史李昊等譔）

前蜀記事二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譔）

後蜀記事十卷（蜀直史館太常博士董淳譔）

廣政雜錄無卷數（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譔）

成都理亂記八卷（前應靈令句延慶譔）

閩中實錄十卷（周揚州永貞令蔣文懌譔）

閩王列傳一卷（閩祕書監晉江陳致雍譔）

閩王事跡一卷（閩無名氏譔）

三楚新錄三卷（桂州修仁令周羽冲譔）

湖南故事十卷（無名氏譔）

五國故事二卷（吳越無名氏譔）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　出帝實錄二十卷（晉監修竇正固等譔）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漢監修蘇逢吉等譔）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漢史官張昭等譔）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周史官張昭等譔）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周監修官王溥等譔）

右僞史類

唐功臣列傳三十卷（平章事兼修國史李愚等修）

金鑾密記五卷（翰林學士韓偓譔）

唐春秋三十卷（南唐著作郎郭昭慶譔）

大唐補記三卷（南唐程匡柔譔）

大唐新纂十三卷（楚水部員外郎石文德譔）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譔）

僖昭莊三朝聞見錄八卷（無名氏譔）

莊宗台禍記一卷（中書舍人黃彬譔）

中朝故事二卷（南唐給事中尉遲偓譔）

南唐烈祖開基誌十卷（南唐滁州刺史王銍譔）

南唐近事三卷　江表志三卷（南唐校書郎鄭文寶譔）

江南錄十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等譔）

江南餘載二卷（南唐無名氏譔）

釣磯立談一卷（南唐校書郎史虛白譔）

吳錄二十卷（南唐史館修撰高遠等譔）

吳錄二十卷（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陳濬譔）

淝上英雄小錄二卷（吳信都□鎬譔）

江淮異人錄二卷（南唐內史吳淑譔）

金華子雜編三卷（南唐大理司直劉崇遠譔）

廣陵妖亂志三卷　乾寧會稽錄一卷（晉陽鄭廷誨譔）

汴水滔天錄一卷（左拾遺王振譔）

耳目記二卷（劉氏譔）

燉煌新錄一卷（沙州傳舍無名氏譔）

洛宮故事十卷（周太子校書郎余知古譔）

蜀桂堂編事二十卷　要錄十卷（蜀楊九齡譔）

經緯略一百卷（蜀監修國史李昊譔）

前蜀十在一卷（蜀員外郎林罕著）

北史治亂記（蜀內侍監嚴遵美譔）

吳越備史九卷（吳越掌書記范坰巡官林禹譔）

忠懿王勳業志　錢氏戊申英政錄（無卷數吳越安撫使錢儼譔）

晉太康平吳記二卷（周吏部尚書張昭譔）

晉朝陷蕃記四卷（晉翰林范質譔）

賈氏談錄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洎述）

賈氏備史六卷（漢諫議大夫賈譚譔）

右雜史類

制勅新編三十卷（御史中丞盧損等編）

國典（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鍇譔）

雜說一百篇（南唐後主譔）

咸通後麻制一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譔）

書儀二卷（太常卿劉岳等刪定）

長興制集四卷（無名氏譔）

顯德制詔一卷（無名氏譔）

中華古今注三卷（太常卿馬縞譔）

典儀三卷（梁中書侍郎張策譔）

梁宣底八卷（無名氏譔）

書目一卷（蜀主王衍譔）

坤儀令一卷（蜀主王衍譔）

青宮載筆二十卷　金行啓運錄二十卷（蜀翰林學士庾傳昌譔）

史館故事錄三卷（周史官譔）

玉堂閒話（無卷數周太子少師王仁裕譔）

江南登科記一卷（南唐進士樂史譔）

五禮儀鑑（無卷數）　曲臺奏議二十卷（閩祕書監陳致雍譔）

均田圖一卷（晉崔頌譔）

右政事類

大中統類十二卷（後唐以前行用無名氏譔）

唐朝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定州王都進）

同光刑律統類十三卷（刑部尚書盧億纂集）

刪定格令五十卷（吳王楊行密詔修刪定）

昇元條三十卷（南唐烈祖詔法官及尚書刪定）

梁新定格式律令一百三卷（梁太常卿李燕重刊定）

刑律總要十二卷（梁大理卿李保殷譔）

疑獄三卷（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凝譔）

重定法書一百四十八卷（周侍御史盧億等同議定）

大周刑統二十一卷（周御史知雜事張湜等編集）

大周續編二卷（周侍御史盧億等譔）

右法令類

秦中歲時記一卷　輦下歲時記一卷（膳部郎中李綽譔）

歲華紀麗四卷（韓諤譔）

歲時廣記（無卷數南唐內史舍人徐鍇譔）

右時令類

地里指掌圖一卷（蜀祝安禮譔）

方輿記一百二十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鍇譔）

嶺表錄異三卷（廣州司馬劉恂譔）

蜀程記一卷　峽程記一卷（蜀平章事韋莊譔）

洞天福地記一卷　青城山記一卷　武夷山記一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譔）

南行記三卷（周王仁裕譔）

浙海潮論兼明錄二篇（吳越僧贊寧譔）

海外使程廣記三卷（南唐如京使章僚譔）

右地里類

丙部子錄

法語二十卷（南唐進士劉諤譔）

質論十餘篇（南唐內史舍人徐鍇譔）

格言五卷　後述三卷（南唐中書侍郎韓熙載譔）

孝悌錄二十卷　唐孝悌錄十五卷（南唐進士欒史譔）

右儒家類

道德經疏節解四卷（蜀諫議大夫知制誥喬諷譔）

陰符經注一卷　廣成義八十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譔）

參同契分章通眞義三卷　明鏡圖訣一卷（後蜀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彭曉譔）

化書六卷（南唐譚峭譔）

三要二篇（南漢尚書左僕射黃損譔）

右道家類

致禮書十卷（唐宰相朱朴譔）

雜說二卷（南唐後主譔）

治書五十篇（南唐著作郎郭昭慶譔）

長短經十卷（蜀梓州趙蕤譔）

兼明書五卷（太學博士邱光廷譔）

東璧出言三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譔）

讀古闕文一卷（南唐宰相孫晟譔）

癖書十卷（南唐處士陳陶譔）

兩同書二卷　靈壁子十卷　淮海寓言七卷　讒書五卷（吳越掌書記羅隱譔）

章子三卷（吳越蘇州刺史章魯封譔）

駁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篇　難王充論衡三篇　證蔡邕獨斷四篇（吳越僧贊寧譔）

質疑論（無卷數南唐翰林學士徐鉉譔）

漆經□卷（楚幕府朱遵度譔）

百悔經（無卷數閩鳳閣散人劉乙譔）

自然經五卷（晉少府監尹玉羽譔）

右雜家類

三水小牘三卷（魯山令皇甫枚譔）

雲仙散錄一卷（金城馮贄譔）

耳目記一卷（劉氏譔）

祕閣閒談五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譔）

稽神錄六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譔）

開顏集三卷（校書郎周文規譔）

唐摭言十五卷（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定保譔）

廣摭言十五卷（南唐鄉貢進士何晦譔）

紀聞談三卷（蜀潘遠譔）

野人閒話□卷（後蜀景煥譔）

續野人閒話□卷（無名氏譔）

鑑戒錄十卷（後蜀普州軍事判官何光遠譔）

錄異記八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譔）

虬髯客傳一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譔）

金坡遺事　逢辰錄　奉藩書（均無卷數吳越世子錢惟演譔）

青雲總錄　青雲新錄　南部新書　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吳越錢易譔）

皮氏見聞錄五卷　妖怪錄五卷（吳越丞相皮光業譔）

葆光錄三卷（吳越陳纂譔）

資談六十卷（吳越蘇州推官范質譔）

金谿閒談十二卷（閩殿中侍御史劉山甫譔）

北夢瑣言二十卷（荊南黃州刺史孫光憲譔）

晉陽見聞錄（無卷數北漢中書舍人王保衡譔）

王氏見聞錄□卷　入洛記一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譔）

右小說家類

花經一卷（吳張翊譔）

茶譜一卷（蜀文思殿大學士毛文錫譔）

竹譜三卷（吳越世子錢昱譔）

筍譜十卷（吳越僧贊寧譔）

水族加恩簿一卷（吳越功德判官毛勝譔）

蠶書（無卷數荊南黃州刺史孫光憲譔）

右農家類

青羅立成厤四卷（唐司天監朱奉奏上）

齊政厤（無卷數南唐厤官譔）

中正厤（無卷數南唐厤官陳承勳譔）

武成永昌厤二卷　正象厤經一卷（蜀司天監胡秀林譔）

極衍一卷（後蜀司天監周傑譔）

調元厤二十一卷（晉司天監趙仁錡等譔）

顯德欽天厤十五卷（晉端明殿學士王朴譔）

右陰陽家類

筆訣三卷（後蜀綿竹隱士姜道譔）

古君臣象三卷（後蜀翰林祇候張玫譔）

會禽圖一卷（後蜀黃居寶譔）

射書十五卷（南唐內史舍人徐鍇譔）

射法一卷（南漢尚書左僕射黃損譔）

金谷園九局譜一卷（南漢翰林學士徐鉉譔）

右藝術類

事類賦三十卷（南唐內史吳淑譔）

古今韻會五百卷（後蜀起居舍人陳諤譔）

四庫韻對四十卷（後蜀起居舍人陳諤譔）

備忘小鈔十卷（後蜀文谷譔）

續事始五卷（蜀馮鑑譔）

鴻漸學記一千卷　羣書麗藻一千卷（楚幕府朱遵度譔）

尚食掌食典一百卷（後蜀無名氏譔）

諸史提要十五卷（吳越錢端禮譔）

蒙求二卷（晉翰林學士李瀚譔）

清異錄四卷（晉翰林承旨陶穀譔）

右類書類

食性本草三卷（南唐陳士良譔）

蜀本草圖經二十卷（後蜀翰林學士韓保昇譔）

本草括要詩三卷（後蜀張文懿譔）

寶藏暢微論三卷（南漢軒轅述譔）

右醫家類

六壬翠羽歌一卷（長興中僧合岑譔）

六壬軍鑒式三卷　太乙時紀陰陽二遁立成厤二卷（南漢胡萬頃譔）

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南唐丞相宋齊邱譔）

希夷先生龜鑑一卷（周處士陳摶譔）

右術數類

胎息祕訣一卷（唐僧遵化譔）

論氣正訣一卷（南唐國子祭酒何溥譔）

王氏神仙傳四卷　墉城集仙錄十卷　崇道記一卷

混元圖十卷　傳受年載記一卷　元門樞要十卷

道門樞要一卷　兼明書十二卷　仙傳拾遺四十卷

規書一卷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　古今類聚年譜圖一卷　東瀛子一卷（蜀崇眞館大學士杜光庭譔）

還丹歌一卷（蜀朱通儼譔）

太平經十三篇（吳道士閭邱方遠詮）

宗鏡錄一百卷　抱一子一卷　心賦一卷　感通賦一卷（吳越僧延壽譔）

三教事跡（無卷數吳越僧贊寧與道士韓德純仝譔）

高僧傳三十卷　鷲嶺聖賢錄一百卷　僧史略三卷（吳越僧贊寧譔）

舍利塔記一卷（南唐戶部侍郎高越譔）

佛國記（無卷數周禮部尚書馬裔孫纂）

右仙釋類

丁部集錄

李後主集十卷（南唐後主譔）

紫府集（千餘首無卷數秦王從榮譔）

詩集四卷（唐宰相朱朴譔）

文集三卷（太學博士邱光廷譔）

金門集十卷（太子少傅李琪譔）

白沙集十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愚譔）

鼎國詩三卷（後唐李雄譔）

政餘集五卷（魏博節度使羅紹威譔）

盧士衡集一卷（同光中進士盧士衡譔）

閣中集十卷（南唐梁王徐知諤譔）

鍾山集二十卷（南唐司徒李建勳譔）

祀元集三卷（南唐丞相宋齊邱譔）

文集六卷（南唐丞相宋齊邱譔）

擬議集十五卷　定居集二卷（南唐中書舍人韓熙載譔）

文集五卷（南唐右僕射孫晟譔）

滎陽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潘佑譔）

衡山集七卷（南唐連州刺史廖凝譔）

文集十五卷　詩一卷（南唐中書舍人張泊譔）

徐常侍集三十卷（南唐翰林學士徐鉉譔内二十卷仕江南時作）

徐舍人集十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鍇譔）

梅嶺集五卷（南唐進士成彥雄譔）

四六集一卷（南唐田霖譔）

虛白文集（無卷數南唐處士史虛白譔）

陽春集一卷（南唐平章事馮延巳譔）

金鼇集二卷（南唐水部員外郎前楚零陵從事孟賓于譔）

覽古詩一卷（南唐朱存譔）

伍喬詩一卷（南唐考功員外郎伍喬譔）

碧雲集二卷（南唐淦陽令李中譔）

陳嵩伯詩十卷（南唐處士陳陶譔）

處士集（無卷數南唐梁藻譔）
孟一之詩一卷（南唐孟貫譔）
鍾山集一卷（南唐王偃譔）
詩集一卷（南唐江爲譔）
唐風集三卷（吳翰林學士杜荀鶴譔）
小東里集三卷　廣東里集四十卷（吳知制誥游恭譔）
登龍集十卷　從軍稿二十卷　筆耕二十卷　冥搜集
二十卷（吳翰林學士殷文圭譔）
孫伯魚集三卷（吳宗正郎孫魴譔）
沈子文詩一卷（吳祕書郎沈彬譔）

啓霸集三十卷（吳朱濤譔）
百一集二十卷（吳周延禧譔）
聱書十卷　解聱書五卷　陵陽集五卷　大紀賦一卷
（吳翰林學士沈顏譔）
詞制歌詩二十卷　牋表三十卷（梁中書侍郎張策譔）
表奏十卷（梁宰相敬翔譔）
歌詩三卷　集三十卷（蜀給事中牛嶠譔）
西園集十卷　昌城後寓集十五卷（蜀翰林學士毛文晏譔）
玉堂集二十卷（蜀翰林學士庾傳昌譔）
玉堂集（無卷數蜀學士劉贊譔）

瓊瑤集（無卷數蜀李恂譔）
浣花集五卷　集二十卷　箋表一卷（蜀平章事韋莊譔）
羅子善詩十卷（蜀給事中羅延讓譔）
龍吟集三卷　懷秦賦一卷　南冠集　長樂集十卷（蜀司
徒同平章事馮涓譔）
張濱詩一卷（蜀司徒同平章事張濱譔）
樞機應用集二十卷（後蜀宏文館大學士李昊譔）
擬白居易諷諫詩一卷（後蜀門下侍郎歐陽迥譔）
唐隱居詩一卷（蜀處士唐求譔）
桂香集一卷（南漢尚書僕射黃損譔）

詩集八卷（南漢吏部郎中陳用拙譔）
廖贊禹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廖匡圖譔）
表狀一卷（楚天策府學士李宏臯譔）
徐東野集一百卷（楚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譔）
劉休明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劉昭禹譔）
錦樓集一卷（三百篇吳越國王錢元瓘譔）
政本集十卷（吳越國王錢俶譔）
前集五十卷　後集五十卷　貴谿叟自序述傳一卷
貳卿文稿二十卷（吳越彰武軍節度使錢儼譔）
金門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吳越知制誥錢易譔）

典懿集三十卷（吳越世子錢惟演譔）

吳江應用集二十卷（吳越丞相林鼎譔）

吳越掌記集三卷　江南甲乙集十卷　江東後集二卷　湘南應用集三卷（吳越掌書記羅隱譔）

鹿門家鈔詩詠（無卷數吳越丞相府判官皮璨譔）

內庭集一卷　香奩集一卷（閩寓公前翰林學士韓偓譔）

中壘集　白巖集十卷（閩散騎常侍鄭良士譔）

泉山秀句集三十卷（閩節度推官黃滔譔）

表記奏牘三百篇（閩殿中侍御史陳嶠譔）

探龍集一卷　釣磯集八卷　賦五卷（閩掌書記徐寅譔）

荊臺隱士文集一卷（荊南前進士梁震譔）

荊臺集　橘齋集　玩筆傭集　鞏湖編（均無卷數荊南節度使孫光憲譔）

武庫集五十卷（晉少府監尹玉羽譔）

丁年集（無卷數晉翰林學士李瀚譔）

屠龍集五卷　南金集五卷（晉右諫議熊皎譔）

賦二卷（晉宰相桑維翰譔）

鄭雲叟詩三卷（晉處士鄭遨譔）

法喜集（無卷數周禮部尚書馬裔孫譔）

游藝集五十卷　演論集五十卷　和成績集一百卷（周侍中和凝譔）

扈仲熙集十卷（周翰林學士扈載譔）

乘軺集五卷　西江集一百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譔）

文集十卷（周翰林承旨陶穀譔）

艸堂集三十卷（周修撰賈緯譔）

馮道集十卷（周宰相馮道譔）

宮詞一卷（蜀花蘂夫人譔）

廣成集一百卷　壺中集一百卷（蜀道士杜光庭譔）

禪月集二十五卷　西岳集一千首（蜀僧貫休譔）

處默詩一卷（蜀僧處默譔）

玉壘集十卷（楚僧可朋譔）

碧雲集一卷（楚僧虛中譔）

內典集一百五十卷　外學集四十九卷（吳越僧贊寧譔）

白蓮集十卷（荊南僧齊己譔）

右別集類、

諫書八十卷（大唐直臣編）

諫奏集七卷（南唐勤政殿學士張易纂）

玉堂遺範三十卷（太子少傅李琪編）

東漢文類三十卷（竇儼編）

唐諫諍集十卷（蜀職方員外郎趙元恭纂）

蜀國文英八卷（蜀學士劉贊編）

賦苑二百卷（南唐中書舍人徐鍇編）

續本事詩三卷（吳處常子纂）

國風總類五十卷（周太子少師王仁裕編）

煙花集五卷（蜀主王衍集）

又元集三卷（蜀平章事韋莊編）

廖氏家集一卷（楚天策府學士廖光圖編）

才調集十卷（蜀監察御史韋縠編）

十僧詩選（無卷數唐無名氏編）

花間集十卷（後蜀衛尉少卿趙崇祚編）

右總集類

續唐書卷十九終

續唐書卷二十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食貨志

自太史公為平準書而班史述食貨志於是後之作史者若續漢若晉若隋唐皆志食貨焉食貨之名葢本諸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置廬井以安之通貨財以富之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書言奏庶鮮食懋遷有無皆因其所利而導之順其所欲而化之不違農時不竭民力此五帝三皇剏垂之教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誠以國家經用自有權衡卽取之於民而上下相安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耳由漢至隋詳於各史唐都長安而關中素稱沃野然土地甚狹所入賦稅不足以給國用自天寶以來大盜橫行方鎮屢叛兵革不息用度日煩兼以驕君暗主壞亂經常由是聚斂之臣進而財利之說興為兼并為兩稅至於鹽鐵轉運屯田和糴鑄錢括苗榷利借商進奉獻助弊端百出以至於亡及莊宗平梁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厚斂剝民奉公民產既竭軍食遂虧加以荒歉頻仍兵戈迭起不數年間遂致顛覆南唐地小年促又不足言矣舊史殘闕今姑錄其一二焉

同光三年春二月勅魏府小菉豆稅每畝減放三升城內店肆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收市軍裝衣賜其絲仍與除放其年閏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言請賦稅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勅曰本朝征料惟配有兩稅至於折納當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請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鹽錢等宜令租庸使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更改若合有改移卽須具事由聞奏

天成元年夏四月勅應納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正稅數不量省耗

天成四年夏五月戶部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逐年所徵夏秋稅租兼鹽麴折徵諸般錢穀起徵各視其地節候早晚分立限期其月勅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通供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攢連狀本州具狀送省州縣不得迭差人檢括如人戶隱欺許令陳告其田倍令并徵

長興二年夏六月勅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肯

者卽具狀徵收有詞者卽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爲定額有經災沴及逐年逋處不在此限

長興三年冬十二月三司奏請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折納綾羅絹帛從之

昇元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茀而不藝桑隕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面南者有司計口給食願耕種者授之土田仍復三歲租役於嘻仁不異遠化無泄邇其務宣流以稱朕意其年夏四月癸未大赦境內百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又是時田每十畝蠲一畝半以充瘠薄

昇元五年冬十一月定民田稅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爲平允自時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

後主元年夏六月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錫一謂之率分以爲廩祿諸朱膠牙稅視是初屯田置使專掌至是罷其官而屯田佃民絕公吏之擾

同光二年春二月詔曰會計之重鹽醝居先矧彼兩池實

有豐利頃自兵戈擾攘民庶流離旣場務以隳殘致程課之虧失重兹葺理須仗規模將立事以成功在從長而就便宜令河中節度使冀王李繼麟兼充制置安邑解縣兩池榷鹽使仍委便宜一一條貫

同光三年春二月勑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𧚌賣蠶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欒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夏四月勑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今後每年祗二月內一度𧚌散依夏稅限納錢

長興四年夏五月七日諸道鹽鐵轉運使奏諸道州府鹽

法條流元未一槩定奪謹具如後　應食顆鹽州府省司各置榷糶折博場院應是鄉村竝通私商興販所有折博竝每年人戶蠶鹽竝不許將帶一斤一兩入城侵奪榷糶課利如違犯者一兩以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以上至三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三斤以上至五斤買賣人各杖八十五斤以上至十斤買賣人各徒二年十斤以上不計多少買賣人各決脊杖二十處死所有犯鹽人隨行錢物驢畜等竝納入官所有元本家業田莊如是全家逃走者卽行點納仍許般載脚戶經過店主竝脚下人力等糾告等第支與優給如知情不告與賣鹽人同罪其犯鹽人經過處地分門司廂界巡檢節級所由諸色關連人等不專覺察委本州臨時斷訖報省如是門司關津口捕捉獲私鹽依下項等第一半賞錢十斤以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十千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千一百斤已上支賞錢五十千　應食末鹽地界州府縣鎮竝有榷糶場院久來內外禁法卽未一概條流應刮鹻煎鹽不計多少斤兩竝處極法兼許四鄰及諸色人等陳告等第支給賞錢欲指揮此後犯一兩已上至一斤買賣人各杖六十一斤已上至二斤買賣人各杖七十二斤已上至三斤買賣人各徒一年三斤已上至五斤買賣人各徒二年五

斤已上買賣人各決脊杖處死如是收到鹻土鹽水卽委本處煎鍊鹽數準條科斷或有已會違犯不至死刑經斷後公然不懼條流再犯者不計斤兩多少所犯人竝處極法其有榷糶場院員寮節級人力煎鹽池客竈戶般鹽船綱押綱軍將衙官梢工等具知鹽法如有公然偷盜官鹽或將貨賣其買賣人及窩盤主人知情不告竝依前項刮鹻例五斤已上處死其諸色關連人等竝合支賞錢卽準京洛諸鎮條流事例施行　顆末青白等鹽元不許界分參雜其顆鹽先許通商之時指揮不得將帶入末鹽地界如有違犯一斤一兩竝處極法所有隨行物色除鹽外一

半納官一半與捉事人充賞其餘鹽色未有畫一條流其洛州并鎮定邢州管內多北京末鹽入界捉獲竝依洛京條流科斷欲指揮此後但是顆末青白諸色鹽侵界參雜捉獲竝準京洛條流施行　一應諸道今後若捉獲犯私鹽麴人罪犯分明正該條法便仰斷遣訖奏若稍涉疑誤祇須申奏取裁

天成三年秋七月詔曰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是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自造私麴醖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其京都及諸道府縣鎮坊界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醖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年終一年逐戶計算都買麴錢數內十分只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便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戶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麴酒供家卽不得衷私賣酒如有故違便卽糾察勒依中等酒戶納榷其坊村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循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或獻此以爲愛其人便於國故行之

長興元年春二月赦書節文諸道州府人戶每秋苗一畝上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二文只徵三文

長興二年夏五月丁卯詔曰酒醴所重麴糵是須緣賣價太高禁條頗峻士庶因斯而抵犯刑名由是以滋彰爰行改革之文庶息煩苛之政各隨苗量定稅錢訪聞數年以來雖犯法者稀而傷民益甚蓋以亂離日久貧下戶多纔遇昇平便勤稼穡各務耕田鑿井孰能枕麴藉糱旣隨例以均攤遂抱虛而輸納逐成凋弊深可憫傷況欲致豐財必除時病有利之事方切施行無名之求尤宜廢罷但得日新之理何辭夕改之嫌應在京諸道苗畝上所徵麴錢等便從今年夏竝放其麴官中自委逐州減價一半於在城撲斷貨賣除在城諸人不准私造外鄉村人戶或要供家一任私造勅下之日人甚悅之其年秋七月三司奏先許百姓造麴不來官場收買伏恐課額不逮請復以前麴法鄉戶與在城條法一例指揮仍據已造到麴納官量支還麥本從之

長興二年冬十二月甲寅朔詔開鐵禁許百姓自鑄農器什器之屬於夏秋田畝上每畝輸納農器錢一錢五分

同光二年度支奏請牓示府州縣鎮軍民商旅凡有買賣須使八十陌錢二月詔曰錢者卽古之泉布蓋取其流行天下布散人間無積滯則交易通多貯藏則士農困故西漢興改幣之制立告緡之條所以權蓄賈而防大姦也宜令所司散下州府常須檢察不得令富室分外收貯又工人銷鑄爲銅器兼沿邊州鎮設法鈐轄勿令商人般載出

境其年三月知唐州晏駢安奏市肆間點檢錢帛內有錫鐵小錢揀得不少皆是江南綱商挾帶而來詔曰帛布之幣雜以鉛錫惟是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楫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諸道於坊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錢竝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竝行收納

天成元年秋八月中書門下奏訪聞近日諸道州府所賣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乃下詔曰宜令徧行曉告如原係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仍令生銅器物每斤價定二百文熟銅器物每斤四百文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清泰二年冬十二月詔御史臺曉告中外禁用鉛錢如違犯準條流處分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歲鑄錢池州永寧監建州永豐監竝歲鑄錢杭州置保興監鑄錢

交泰二年秋七月用鍾謨言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錢貨右文曰貨左文曰泉與舊錢竝行已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元錢之一又鑄大唐通寶錢與唐國錢通用數年漸敝百姓盜鑄極爲輕小

後主三年春三月始鑄錢其錢之大小如開元通寶徐鉉篆其文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逮民間止用鐵錢遂藏銅錢靳弗出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累十七萬緡初嗣主鑄唐國錢其文曰唐國通寶約一千重三斤十二兩至數年而弊生百姓盜鑄僅止一斤置水上不沈雖嚴禁不止至是有鐵錢之議既行至數年物價漸增諸郡盜鑄者頗多而輕小環外芒刺不及官場圓淨國家雖以法繩之犯者配遠郡民罹之益衆而不止

續唐書卷二十終

續唐書卷二十一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洵　全校

刑法志

唐之律書因隋之制用齊律十二篇舊名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制刑名五一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二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忍殺戮而宥之於遠三曰徒徒者奴也葢奴辱之周禮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置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舍之四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五曰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死刑爲二曰斬曰絞除其梟首轘裂之酷流徒各除其鞭刑唐皆因之及至僞梁篡位妄自更張重刊定律三十卷格十卷式二十卷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共一百三篇目爲新定格式律令皆係黷貨濫刑刪改舊制莊宗滅梁之歲卽勑臣下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倶合唐朝舊制庶刑令式有所遵循爰約述其詔勑云

同光元年冬十二月御史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温僭逆刪改字條或重貨財輕入人命或自狥枉過濫加刑罰今見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僞廷刪改者兼僞廷先下諸道追取本朝法書焚爇或經兵火所遺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勑庫有本朝法書具在請勑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令式並合本朝舊制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

同光二年春二月刑部尚書盧損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

同光二年夏六月己巳勑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並須決遣申奏仍委四京諸道府見禁囚徒宜疏決不得淹停兼恐內外刑勢官員私自寄禁切要止絕俾無冤滯

同光三年夏五月己未勑三京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決不得淹滯六月甲寅勑刑以秋冬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若或十人之中止爲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輕者卽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後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惡逆或蓄奸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

此限

天成元年冬十一月庚申勅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以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旁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當死刑外竝仰釋放兼不許徵治

天成二年春正月戊辰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質其罪狀眞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夏六月辛卯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來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奏勅宜依八月西京奏奉近勅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準條疏覆奏奉勅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勅文祇爲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旨命準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尙未明近勅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政令曉諭冬十月辛丑德音爲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惟期不濫天下諸州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會雪濫冤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獎

長興元年春二月詔曰欲通和氣必在伸冤將設公方實資獎善州縣官僚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長興二年春二月辛亥勅朕猥以眇躬薦承洪業念彼疲

瘵勞於寐興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至怨嗟王化所興獄訟爲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多違犯或小有鬬爭官吏曲縱胥徒巧求瑕釁初則滋張節目作法拘囚終乃誅剝貨財市恩出拔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關推究速與剸裁如敢苟縱依違致成枉濫或經臺訴屈或投匭伸冤勘問不虛其原推官典竝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刺史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夏五月癸丑詔有司及天下州縣於律令格式六典中錄本局公事書於廳壁令其遵行六月壬午詔天下州府斷獄先於案牘之上坐所該律令格式及新勅然後處分八月丁卯勅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訪聞依前禁繫人多不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復有淹滯四月前濮州錄事參軍崔琮上言諸道獄囚恐不依法栲掠或不勝苦致斃翻以病聞請置病囚院兼加醫藥中書覆云有罪當刑仰天無恨無病致斃沒地埋冤燃死灰而必在至仁照覆盆而須資異鑑書著欽哉之旨禮標側也之文因彰善於泣辜更推恩於扇暍所謂置病囚院望依仍各委長吏

專切經心或有病囚當時遣醫人診候治療後據所犯輕重決斷如敢故違致病囚負屈身亡本處官吏並加嚴斷每至五日一度差人洗刷枷匣

長興三年春正月戊申大理正張居琭上言所須諸州新定格式律令請委逐處各差法直官一人專掌檢討從之

應順元年春二月戊午詔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勅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淸泰元年夏五月丁丑詔在京諸獄及天下州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于懷恐法吏坐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慮輕重疾速斷遣無淹滯

淸泰二年春正月乙巳中書門下奏遇千春節凡刑獄公事奏覆候次月施行今後請重繫者卽候次月輕繫者卽節前奏覆決遣從之

昇元六年秋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烈祖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卽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至是行之

續唐書卷二十一終

續唐書卷二十二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岐世家第一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祖鐸父端乾符中文通爲博野軍卒黃巢犯闕鄭畋以博野軍遣其擊賊以功自隊長遷軍校光啓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玫遣王行瑜攻大散關文通敗之於大唐峯明年玫遂敗死文通以功自扈蹕都頭拜武定軍節度使賜姓李名茂貞僖宗親爲製字曰正臣扈蹕東歸李昌符擁兵於岐下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大順元年封隴西郡王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宰相徐元若鎭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昭宗不勝其逼欲加討伐乾寧初命宰相杜讓能調發軍旅師未越境爲茂貞所敗茂貞乘勝進屯三橋京師大震士庶奔散天子乃誅兩樞密以謝之茂貞嚴兵不解抗言讓能之罪誅之方罷於是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及韋昭度李谿爲相茂貞聽邪說復沮其事詔報曰軍旅之事吾則與藩臣圖之朝廷命相出自朕懷又請授王珙

河中節度使詔報曰太原表先至已許王珂不可追改乾寧二年五月茂貞與王行瑜韓建稱兵入覲京師震恐天子御樓待之抗表請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以謝天下移王珙於河中既還留其假子繼鵬宿衞郎閻珪也時武皇上表請討三鎮以寧關輔是歲七月太原之師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是月武皇至渭北遣副使王瓌奉表行在昭宗以武皇爲行營都御史進討邠岐茂貞懼斬繼鵬繼晟上表待罪昭宗原之武皇曰不誅茂貞關輔無由寧謐時附茂貞者奏云若太原盡殄邠岐必入關輔京師憂未艾也乃詔武皇與茂貞和及行瑜誅武皇班師茂貞怨望驕橫如故明年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治禁軍於闕下如茂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車駕倉猝出幸華州茂貞之衆因犯京師焚燒宫室大掠坊市自此長安大內盡爲兵墟矣四年昭宗復命宰臣孫偓統軍進討韓建諫止令茂貞上章請雪光化中加茂貞尚書令封岐王令其子繼筠以兵宿衞天復元年十月朱全忠攻同華勢逼京師十一月六日繼筠與中尉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茂貞遂與全誨矯詔徵兵天下將討全忠宰相崔胤召全忠引

四鎮之兵屯於岐下重溝複壘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敢出城中薪食俱盡自冬及春雨雪不止民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煮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人肉斤直錢百狗肉斤直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宫中設小磨遣宫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宫諸王十六宅凍餒而死者日三四城中相與邀遮茂貞求路以爲生茂貞窮迫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貞曰朕與六宫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乎時茂貞山南諸州盡爲王建所陷涇原秦隴邠鄜延夏皆降於梁茂貞獨據孤城內外援絶正月乃請車駕還京與梁約和斬韓全誨等二十餘人傳首梁軍梁圍乃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茂貞懼梁復討請落尚書令許之及全忠篡位諸侯之彊者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敢乃與王建會兵於太原志圖興復竟無成功茂貞疆土危蹙不遂僭竊之志但開岐王府置官屬目妻爲皇后鳴鞘常扇視朝宣令一如王倘行昭宗之正朔焉茂貞居岐以寬仁愛物民頗安之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搉油因禁城門無納松薪以其可爲炬也有優者誚之曰臣請并禁明月茂貞笑而不怒初茂貞破楊守亮取興

元而邠寧鄜坊皆附之其地有岐隴涇原渭武秦成階鳳邠寧慶衍鄜坊丹延梁洋凡二十州其被梁圍興元入於蜀天祐四年已後邠寧鄜坊入於梁秦鳳階成又入於蜀至天祐十九年間所有七州而已茂貞鼠形多智數軍旅之事一經耳目無忘之者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其爪牙熟寢經宿而還軍士有鬬而訴者茂貞曰喫令公一碗不托與爾和解遂致上下服之尤善事母母終哀毀幾滅性聞者嘉之但御軍整衆都無紀律當食則造庖廚往往席地而坐內外持管鑰者亦呼爲司空太保與夫細柳大樹之威名葢相去遠矣莊

宗已破梁茂貞稱岐王上牋賀之以季父行自處及聞入洛懼不自安乃上表稱臣尋遣其子從曮來朝莊宗詔茂貞仍舊官進封秦王所賜詔勅不名又以其宿望耆年特加優禮及疾篤遣中使賜醫藥問訊同光二年夏四月薨年六十九謚曰忠敬子從曮嗣

從曮茂貞之長子也天復中自秦王府行軍司馬檢校太傅出爲涇州兩使留後茂貞承制拜彰義軍節度使及莊宗平梁茂貞令從曮入覲加兼中書令俄而茂貞薨拜鳳翔節度使同光三年九月以魏王繼岌伐蜀詔充供軍轉運應接使四年正月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從厚不與符印促令赴闕從曮至華下聞莊宗之難歸鎭明宗入立詔誅從厚從曮以軍民不擾從厚之力也上表論救時議嘉之天成元年五月制落復起加檢校太師其年九月勅曰李從曮等世聯宗屬任重藩宣慶善有稱忠勤甚著既預維城之列宜新定體之文是降寵光以隆惇敘俾煥成家之美貴從猶子之規宜於曮昶照上稱從自長興元年明宗有事於南郊從曮入覲禮畢移鎭汴州四年復入覲改天平軍節度使及末帝起兵於岐盡取從曮家財器仗以助軍需末帝離岐吏民扣馬乞以從曮爲帥許之清泰初卽以從曮復爲鳳翔節度使仍

封秦國公保大四年冬卒於鎭年四十有九從曮少敏悟善筆札工書性柔和無節操當莊宗新有天下因入覲獻寶裝針珥於皇后時以爲佞但進退閒雅慕士大夫之所爲有請謁者無賢不肖皆盡其敬以其昆仲間第六官至中書令世謂之六令公鎭於岐山前後二紀每花繁月朗必陳勝會以賞之客有困於酒者雖吐茵墮幘而無厭色左右或有過未嘗笞責先人汧隴之間有田千頃竹千畝恐奪民利不令理之致岐陽父老再陳借寇之言良有以也子永吉歷數鎭行軍司馬

述曰唐綱不振藩鎭爭雄茂貞不能抵禦大敵竟敢犯亂

京師遂致天子蒙塵諸王餓莩厥罪大矣惟其志在滅梁奉唐正朔始終不改及莊宗入洛奉表稱臣鎮於岐下再世相承以諸國類推何遽非荆南之匹舊史列於世襲傳首是矣新修史記十國世家進南平而舍岐豈非不平之事哉今特著爲世家書首

續唐書卷二十二終

續唐書卷二十三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吳世家第二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父名怤世爲農家初名行愍少孤貧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三百斤日行三百里唐中和之亂天子幸蜀郡將遣行密徒步奏事如期而復光啓初秦宗權擾淮右頻寇廬壽郡將募能致戰擒賊者計級賞之行密以膽力應募往必有獲得補爲隊長乃自募百餘人皆悍勇無行者殺都州將自權州兵郡將卽以符印付之而去朝廷因正授行密廬州刺史光啓三年揚州節度使高駢失政委任妖人呂用之輩牙將畢師鐸懼爲用之所譖自高郵起兵以襲廣陵爲用之所却乃乞師於宣州秦彥彥先遣將秦稠以兵三千人助師鐸攻陷廣陵高駢署師鐸爲行軍司馬未幾彥率大衆并家屬渡江入揚州軍府自稱節度使初揚州未陷呂用之詐爲高駢檄徵兵於廬州及城陷行密以萬人奄至畢師鐸之入廣陵也呂用之出奔於外至是委質於行密行密攻廣陵營於大明寺秦畢出兵以攻行密之營短兵纔接行密僞遁秦畢之兵爭入其柵以取金帛行密發伏兵以擊之秦畢大敗退走不敢出戰其年九月秦畢害高駢於幽所少長皆

死行密攻圍彌急城中食盡米斗四十千居人相啗略盡十月城陷秦畢居東塘行密入廣陵輦外寨之粟以食居民即日米價減至三千十一月蔡賊孫儒以衆萬人自淮西奄至還據外寨行密輜重牛羊軍食未入城者皆爲儒所有秦畢來自東塘與儒軍合自是西門之外復爲敵境矣初呂用之遇行密於天長紿行密曰用之有白金五十鋌瘞於所居之廡下寇平之日願備將士倡樓一醉之資至是行密閱兵用之在側謂用之曰僕射許此輩銀何負心也遽命斬於三橋之下夷其族行密既有廣陵遣使至梁陳歸附之意是時朱全忠兼領淮南乃遣牙將張廷範

至淮南與行密結盟尋遣行軍司馬李璠權知淮南留後令都將郭言以兵援送行密初則厚禮廷範及聞李璠之行勃然有拒命之意廷範懼易衣夜遁遇全忠於宋州備言行密不軌之心酌其兵勢未可圖也乃追李璠等還即表行密爲淮南留後文德元年正月孫儒殺秦彥畢師鐸於高郵引軍襲廣陵下之儒自稱節度使行密收其衆歸於廬江十一月全忠遣大將龐師古自潁上渡淮討孫儒之亂師古引兵深入淮甸不利還龍紀元年孫儒出攻宣州行密乘虛襲據揚州北通時溥孫儒引軍復攻行密大順元年行密危蹙率衆夜遁出據宣州孫儒復入揚州二年乃蒐練兵甲以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於廣陵盡得孫儒之衆乃招合離散與民休息政事寬簡百姓便之蒐兵練將選五千人豢養於府第甲冑皆以黑繒飾之命曰黑雲都乾寧二年行密盡有淮南之地昭宗降制授爲淮南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全忠平兗鄆朱瑾及沙陀將李承嗣史儼等皆奔淮南行密任以爲將是歲行密縱兵侵掠鄰部兩浙錢鏐江西鍾傳鄂州杜洪皆遣使求救於全忠全忠遣朱友恭討伐行密先令都將瞿章據黃州及友恭師至即棄郡南渡固守

武昌寨行密遣將馬珣以精兵五千助之友恭與杜洪大破其衆遂拔武昌寨擒瞿章并淮軍三千餘人淮人大恐八月全忠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敗之於清江口殺師古從周收兵走追至淠河又大敗之光化二年行密北侵遣張歸厚禦之而退天復二年昭宗在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南行營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青州王師範叛來乞師行密遣將王茂章出救之大敗之殺朱友寧友寧全忠之子也全忠大怒自將以擊之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天祐元年十一月淮人攻光州全忠率軍抵霍邱略地於廬壽之境淮

人遁去二年正月進攻壽州淮人閉壁不出大掠而還是月行密攻陷鄂州擒杜洪斬於揚州市全忠之戍兵數千人亦陷焉其後江西鍾傳宣州田頵俱爲行密所并三年十一月庚辰行密以疾卒於廣陵年五十四謚曰忠武子渥立溥僭號追尊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徐温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温使者愼無應命渥泣謝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日有威望者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温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温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温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温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以兵圍之茂章奔於錢唐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於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全忠篡唐國號梁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於宣州以其腹心陳

璠范遇將之旣入立惡徐温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衞而温與左衙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天祐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温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温等益不自安天祐五年温顥共遣盜入寢中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謚曰景弟渭立及僭號追尊爲烈祖景皇帝陵曰紹陵

渭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隆演先是張顥徐温之弑渥也謀分地送欵於梁及渥死顥欲自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戟於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衞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可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在今日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此輩能降心以事否不若立幼主輔之爲便顥不能荅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袖中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敎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渭以次當立諸將毋負楊氏而善事之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渭乃得立顥由此與温有隙諷渭出温潤州可求復以計留温行軍副使李承嗣與顥善覺可求有附温意諷顥使客夜刺

殺之客刺可求不中明日可求詣温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之温由是專政渭備位而已天祐六年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倡皆起兵叛可求薦周本本請兵七千戰於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於楚仔倡奔於錢唐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饋給吳軍乃釋不殺天祐七年春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岐王承制加渭兼中書令天祐八年徐温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憤温用事嘗曰徐温何人而驟至此温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渭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乃隨蕘出温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天祐九年七月温率將吏進渭位太師中書令吳王以温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攻天祐十年九月吳越遣其子傳瓘攻常州屯於潘葑徐温敗之於無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温敗之於霍邱天祐十一年夏四月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楚將許貞來援渭遣柴再用等大破之復取袁州天祐十二年秋八月以温爲兩浙都招討使封齊國公鎮潤州留其子知訓爲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温遙決之冬濬林江水中出火

可以然物天祐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劫渭登樓發庫兵以誅知訓知訓將出走適朱瑾自外來反顧一麾外兵爭進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天祐十四年徐温徙治金陵天祐十五年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知訓瑾自殺潤州烈祖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李儼以止亂遂秉政戊戌烈祖遷淮南節度行軍副使以徐知誥代權潤州團練事天祐十六年春二月温率將吏請渭卽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温奉玉冊寶綬尊渭卽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内追尊先代文武百官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温之徙鎮金陵也以烈祖守潤州嚴可求謂之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温不能用其言及烈祖秉政其語泄烈祖出可求於楚可求懼詣金陵見温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復興爲辭今聞河上之戰梁兵屢衄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建國以自立温深然之因留可求不遣方謀迫渭僭號二年五月己丑渭卒渭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建國稱制非其本意常怏怏酗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年二十四諡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初封丹陽郡公渭卒徐温推溥爲主六月戊申卽吳王位秋七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温金陵尹明年春正月遣使勸晉王稱帝改元順義大赦境內冬十月甲子祀天於南郊拜徐温太師嚴可求右僕射同光元年莊宗平梁遷都於洛陽十二月溥遣使景章入朝稱大吳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其辭旨卑遜有同牋表明年八月又遣司農卿盧蘋貢方物及獻貞太后珍玩莊宗命左藏庫使王居敏通事舍人張朗等以名馬報之郭崇韜之平西川也淮人大懼將去僞號稱藩於唐時崇韜欲陳舟師下峽爲平吳之策會崇韜既誅洛城有變淮人聞之比屋相慶同光四年四月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冬十月辛丑徐温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追封温爲齊王吳乾貞二年二月庚辰遣通事舍人劉朝忠入朝修好安重誨奏曰楊溥既不稱藩無足與之抗禮來偵國情不如辭絕乃謝其使不受所供遺之六月辛巳南平王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和十二月加烈祖中書令清泰元年吳太和六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丙申大赦改太和七年爲天祚元年烈祖進位太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冬十一月丁酉契丹立石敬瑭稱帝於柳林國號晉十二月辛丑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棄鎮來奔明年烈祖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册禪位於齊昇元二年十二月溥殂於丹陽年三十八烈祖廢朝二十七日追謚曰睿葬平陵昇元六年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保大十四年元宗遣園苑使尹廷範迎置京口時道路已亂廷範慮有變執其二弟六十餘人殺之以其婦女渡江元宗大怒腰斬廷範楊氏遂絕

述曰三十六英雄行密居最五國故事載行密豪勇而頗有度量吳越蘇州刺史成及爲部所叛執送行密行密舍之了無疑忌及常抵內室見行密方起盥漱右手擎一沙羅可百餘兩水滿其中而洗其頂則力舉三百斤不謬矣史又言其爲人寬仁雅信能得士心卒之開國淮南稱雄四主況其初奉天祐年號者一十二年志亦可嘉故次於岐世家後焉

續唐書卷二十三終

續唐書卷二十四

海昌陳鱣譔

梁世家第三

朱全忠本名温宋州碭山人也父誠生三子曰全昱存全忠其季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全昱無他材存及全忠有勇力乾符四年黃巢起曹濮存全忠亡入賊中巢攻嶺南存戰死巢陷京師以全忠爲東面行營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僖宗在蜀諸鎮會兵討賊全忠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巢不從全忠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於河中因王重榮以降都統王鐸承制拜全忠左金吾衛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僖宗賜温名全忠中和三年三月拜全忠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於宣武是歲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於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爲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犨亦乞兵於全忠溥雖爲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忠乃自將救犨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鄴尙讓等犨以全忠爲德始附屬焉是時晉王下兵太行渡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晉王追敗之於郾城巢走中牟又敗之於王滿巢

走封邱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爲時溥追兵所殺九月以全忠爲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光啓二年三月進爵王十二月改封吳興郡王三年春二月承制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俾募兵於東道得兵萬人馬千匹以歸是時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軍板橋張晊軍北郊盧瑭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乃親引兵攻秦賢拔其四柵又擊瑭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全忠以輕兵出北門襲晊遂大敗之宗權與晊夜遁復遣晊攻汴全忠引伏兵出斷晊軍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晊而河陽陝洛之兵因各潰去十月賜全忠紀功碑全忠師騎巡師於濮上因破朱瑄援師於范縣遂攻陷濮州而還十二月賜全忠鐵券及德政碑以全忠兼淮南節度使乃表楊行密爲副使又請行營司馬李璠爲留後文德元年全忠率師赴淮南行次宋州聞行密已拔揚州遂還二月丙戌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三月庚子僖宗崩昭宗卽位四月戊辰魏博樂彥貞失律其子從訓乞師於全忠乃遣朱珍攻之魏軍殺彥貞從訓戰死魏軍立羅信乃命班師張全義逐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出奔乞師於太原晉王發兵圍之全義來求救乃遣丁謂牛存節赴之擊敗晉兵於沇河九月攻蔡不克

移兵伐徐十月遣朱珍與時溥戰於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遂攻宿州下之龍紀元年正月龐師古敗溥於呂梁淮西牙將申叢執秦宗權折其足别將郭璠殺叢篡宗權來獻全忠遣送京師斬之三月封全忠東平王大順元年春遣師古攻孫儒於淮南大敗而還六月辛酉儒遣使修好全忠表請授儒淮南節度使辛未全忠兼宣義軍節度使二年正月全忠與魏軍戰於內黃大敗之十月克宿州十二月丁會敗朱瑾於金鄉景福元年二月攻鄆州前軍朱友裕取濮州遂攻徐州二年四月師古克徐州殺時溥全忠遂攻兗鄆乾寧元年二月全忠及朱瑄戰於魚山大敗之二年八月又敗瑄於梁山十一月又敗之於鉅野兗鄆求救於晉晉王發兵救之假道於魏既而魏人擊之全忠怒大舉攻魏三年五月戰於洹水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殺之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天子出居於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優詔止之又請遷都洛陽不許四年正月師古克鄆州全忠遂攻兗州朱瑾奔於淮南九月攻淮南師古出清口楊行密遣瑾先擊清口師古敗死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三月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四月遣葛從周攻晉之山東取邢洺磁三州襄州趙匡凝與岐晉通七月遣氏叔琮康懷英攻匡凝匡凝請和乃止二年四月遣氏叔

琮攻晉太原不克晉王取澤潞三年八月晉取洺州全忠如洺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於晉遂攻鎮州破臨城進攻定州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於東宮天復元年正月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位封全忠爲梁王三月大舉攻晉五月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六月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李茂貞王行瑜等皆遣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陰恃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陰令人伺察果得胤奏謀誅宦者之說全誨等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即矯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復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梁兵且至即以邠岐宿衛兵劫天子奔於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詔梁兵還鎮二年春全忠退兵於河中遣朱友寧擊敗晉軍於蒲縣四月友寧引兵及李茂貞戰於武功大敗之三年正月茂貞殺韓全誨等二十人囊其首以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甲天子出幸梁軍遣使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紿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見者咸以爲忠己已天子至自鳳翔殺宦者七百餘人二月甲戌賜全忠再造

竭忠守正功臣以爲諸道兵馬副元帥引兵東歸天子餞於延喜樓賜楊柳枝五曲九月遣朱友諒殺胤於京師自天子奔華州全忠請遷都洛陽雖不許而命修洛陽宮以待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如河中遣寇彥卿如京師請遷都洛陽并徙長安居人以東天子行至陝州全忠朝於行在先如東都是時六軍諸衛兵已散亡其從以東者二百餘人全忠教醫官許昭遠告其謀亂悉殺而代之然後以聞由是左右皆梁人矣四月甲辰天子至自西都是時晉岐楚蜀吳聞梁遷天子於洛陽皆欲舉兵討梁全忠大懼六月楊崇復附於岐全忠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等行弒昭宗崩昭宣帝嗣位十月全忠朝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殺德王裕等九王於九曲池六月戊子朔殺左僕射裴樞等并聚朝士貶官者數十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佐吏李振曰此輩自爲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七月辛酉天子賜全忠迎鑾紀功碑樹於洛陽全忠欲代唐使人諭諸鎮襄州趙匡凝以爲不可遂攻之全忠如襄州軍於漢北十一月丁卯全忠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封全忠爲魏王相國總百揆兼備九錫之命全忠怒不受十二月天子以全忠爲天下兵馬元帥全忠益怒遂弒太后

於積善宮又殺宰相柳璨太常卿張廷範車裂以狥天子下詔以太后故停郊天祐三年春正月幽滄稱兵將寇魏魏假兵於全忠乃發兵攻劉仁恭之滄州兵過魏魏兵皆叛全忠盡殺之遂攻滄州軍長蘆仁恭求救於晉晉取潞州全忠乃還天祐四年夏四月壬戌全忠更名晃甲子篡唐位其兄全昱聞而叱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時羣臣奉冊奉寶進讀稱賀遂宴於元德殿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全忠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以博爲全忠不懌而罷丁卯使宣諭州鎮戊辰改僞號開平元年國號梁奉唐帝爲濟陰王升汴州爲開封府建爲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京兆府爲雍州改樞密院爲崇政院是月行營都指揮使李思安敗績於晉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春正月己亥卜郊於西都弒昭宣帝於曹州二月戊寅封鴻臚卿李崧介國公爲二王後夏五月己丑潞州行營都虞候康懷英及晉師戰於夾城敗績戊戌立唐三廟冬十二月己亥以介國公爲三恪酅國公萊國公爲二王後天祐六年僞開平三年春正月甲戌如西都復然燈以祈福甲子延州高萬興叛岐請降六月庚戌劉知

俊叛附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於岐丹州軍亂逐其刺史宋知誨甲申襄州軍亂殺其留後王班房州刺史楊虔叛附於蜀冬十一月己酉搜訪賢良鎭國軍節度使康懷英伐岐克寧慶衍三州及劉知俊戰於升平敗績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春正月壬辰朔始用樂九月辛亥搜訪賢良冬十一月己丑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王景仁伐趙趙王王鎔北平王王處直叛附於晉晉師救趙十二月癸酉頒律令格式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師戰於柏鄉敗績夏五月甲申改元冬十一月高萬興取鹽州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春三月丙戌屠棗彊夏五月甲申全忠有疾閏月壬戌病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更昌熾如此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絶而復蘇全忠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全忠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全忠尤寵之雖未立友文而意屬焉友珪心不平全忠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

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六月丁丑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韓勍相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全忠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他人也全忠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全忠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全忠年六十一友珪自立以友貞爲東都留守初全忠迎昭宗於鳳翔素服待罪昭宗佯爲鞵脫系呼之曰全忠爲我繫鞵全忠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衞兵昭宗意謂左右擒全忠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全忠被召多不至盡去昭宗禁衞皆用汴人矣可知昭宗有英睿之氣而衰運不振及無忠義奮發之臣夾輔左右以致全忠得肆行無忌耳全忠用兵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反者其餘皆斬之謂之跋隊斬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其暴虐多類此

友貞全忠第三子也自友珪弑父簒位矯殺友文以弑主之罪歸之天祐十年僞改元曰鳳歷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友貞私與之謀遣馬愼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

師厚遣小校王舜賢至洛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方捕索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洛陽因激怒之曰主上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皆泣莫知所爲友貞曰先君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爲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全忠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友貞爲主二月庚寅友貞乃遣人趣象先等以禁兵討賊遂殺友珪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是月友貞卽位乃去鳳歷之號復稱乾化三年復博王友文官三月丁未更名鍠夏五月楊師厚取滄州冬十二月晉取幽州天祐十一年僞乾化四年夏四月武寧軍節度使蔣殷反天平軍節度使牛存節討之天祐十二年僞貞明元年存節克徐州三月己丑天雄軍亂賀德倫叛附於晉邠州李寶衡叛岐請附夏六月庚寅朔晉王入於魏州遂取德州十一月乙丑改元耀州溫昭圖叛岐請附是歲更名瑱天祐十三年僞貞明二年春三月鎭南軍節度使劉鄩及晉師戰於故元城敗績晉師取衛州夏六月捉生都將張溫叛降於晉秋七月晉師取襄州安國軍節度使閻寶叛附於晉九月晉師取滄州又克貝州守將張德原死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晉師取楊

劉天祐十五年僞貞明四年冬十二月癸亥賀瓌及晉師戰於胡柳敗績泰寧軍節度使張萬進叛附於晉天祐十六年僞貞明五年春正月晉軍於德勝冬十二月晉師取濮陽天祐十七年僞貞明六年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襲同州殺其節度使程全暉叛附於晉秋七月陳州妖賊毋乙自稱天子冬十月毋乙伏誅天祐十八年僞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改元冬十月天平軍節度使戴思遠及晉師戰於戚城敗績天祐十九年僞龍德二年春正月思遠襲魏州取成安二月晉王以兵至思遠收軍退保楊劉天祐二十年僞龍德三年潞州李繼韜叛晉請附夏四月己巳晉王卽唐帝位於魏州改天祐二十年爲同光元年閏四月壬寅唐軍鄆州陷之五月先鋒將康延孝叛降於唐冬十月甲戌宣義軍節度使王彥章及唐軍戰於中都敗績死之唐軍取曹州梁人竊傳國寶奔於唐戊寅友貞使控鶴都將皇甫麟進刃於建國樓下遂殂年三十六梁亡

述曰全忠自盜羣毒流唐室弒二君一皇后搢紳被害者不可勝數其罪大惡極卽殺之有餘辜且也內亂黷倫行同鳥獸卒至腹刃出背身褢敗氈語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其信然矣友貞元凶遺孽乃底滅亡唐儲克復豈非天哉

續唐書卷二十五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蜀世家第四

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也爲人隆眉廣顙多智有力先世故爲餅師建少年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後爲忠武軍卒稍遷隊將廣明元年黃巢陷長安僖宗在蜀忠武軍將鹿晏宏以兵八千屬楊復光討賊巢敗走復光以其兵爲八都都將將千人建與晏宏皆爲一都頭復光死晏宏率八都迎扈行在所過剽略行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叢自稱留後以建等領屬州刺史已而建與晉暉韓建張造李師泰等各率一都赴行在僖宗得之大喜號隨駕五都以屬田令孜錄建等爲假子僖宗還宮建等分典神策軍光啓元年河中王重榮召晉兵犯京師僖宗幸鳳翔二年春三月移幸興元以建爲清道斬斫使負玉璽以從令孜懼逼求爲西川監軍楊復恭代爲軍容使復恭出建爲壁州刺史乃招集亡命及谿洞夷落有衆八千以攻閬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其刺史王珙棄城走西川節度使陳敬瑄患之以問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召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

成都見陳公以求一鎭卽以其家屬托彥朗選兵二千馳往成都行至鹿頭關敬瑄悔召建使人止之建怒破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於學射山敬瑄遣將句惟立逆戰建擊敗之於蠶北又拔德陽敬瑄遣使來讓對曰十軍阿父召我未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退無歸矣令孜登樓慰諭建與諸將截髮羅拜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是時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攻成都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僖宗命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來諭皆不從文德元年春三月建兵攻彭州敬瑄救之乃解還於是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是月昭宗卽位彥朗表請雪建擇大臣爲蜀帥移敬瑄他鎭乃詔宰臣韋昭度鎭蜀以代敬瑄敬瑄不受代昭宗命顧彥朗楊守亮討之以建爲招討牙內都校久之不克建謂昭度曰相公興數萬之衆討賊未效餉運久不相屬近聞藩鎭相噬朝廷姑息不暇與其勞師以事蠻方不如且靜中原以固根本昭度遲疑未決建陰令軍士擒昭度親吏於軍門臠而食之建入白曰軍士飢須此爲食爾昭度大恐卽留符節與建而東建卽以兵扼劒門兩川由是阻絕建攻西川管內八州所至響應遂急攻成都田令孜登城呼建曰老夫與八哥相厚何嫌而至此建曰軍容

父子之恩心何敢忘然兵討不受代者天子命也令孜夜入建軍以蜀帥符印相授明日敬瑄開門迎建以蜀帥讓之建乃自稱留後大順二年冬十月癸未制授檢校司徒西川節度使管內觀察處置雲南八國招撫等使移敬瑄於雅州安置仍以其子爲刺史既行建令人殺之於三江令孜仍監其軍復以令孜陰附鳳翔下獄餓死乾寧元年夏五月建久攻彭州都指揮使趙璋出降秋七月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建乾寧二年建遣王宗滌敗彥暉於楸林斬其將羅璋遂圍梓州乾寧三年夏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收兵還成都黔南節度使王肇以其

地降於建乾寧四年宗滌復攻東川五月昭宗詔建罷兵建不奉詔冬十月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建以王宗滌爲東川留後朝廷卽以宗滌爲節度使於是并有兩川之地天復元年朱全忠劫天子幸鳳翔以兵圍之李茂貞閉城拒守經年力窘求與全忠和建遣人聘茂貞許以兵援勸其勿和遣宗滌將兵五萬聲言迎駕以攻興元執其節度使李繼業而武定節度使李思敬遂以其地降建於是并有山南西道天復三年秋八月詔封建蜀王天復四年春二月朱全忠劫天子遷都洛陽改元天祐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年號天復六年又取歸州於是并有三峽之地天復七年春三月朱全忠篡唐僞號梁改元開平遣使以聞建拒而不納因馳檄四方會兵討梁皆不應秋九月己亥建僭卽皇帝位國號大蜀封其諸子爲王百官進爵有差授唐室舊臣王進等三十二人官蜀恃險而僻建雖不知書而好與儒生設論故其僭號所用皆唐名臣世族而於翰林學士最承恩待臣或諫其太過則曰吾爲神策軍時主內門魚鑰見天子待接學士雖交友不若也今吾不及當時何謂之過邪論者多之明年正月壬午大赦境內改元武成二月甲辰以王宗佶爲太師宗佶本姓甘建爲忠武軍卒時掠以爲子以軍功累遷武信軍節度

使後建所生宗懿等稍長宗佶以養子心不自安與鄭騫等謀爲大司馬總六軍建以其功多優容之唐襲本以舞僮見幸於建宗佶尤易之後爲樞密使猶名呼襲襲雖內恨而外奉宗佶愈謹建怒曰宗佶名呼我樞密使是將反邪宗佶求大司馬章三上建以問襲襲因激怒建曰宗佶功臣宜急與之建心益疑宗佶上奏事自請不已建叱衛士撲殺之并賜騫死甲子遣將入歸州執梁刺史張瑭夏五月遣將會岐兵三萬攻梁雍州晉張業亦將兵應之六月丙申梁敗岐兵於幕谷遂與晉兵皆引歸是月立遂王宗懿爲太子後更名元坦又更名元膺武成二年冬十月

甲子司天監胡秀林獻永昌厤詔頒行之武成三年夏六月下詔勸農桑十二月辛巳大赦改明年爲永平永平元年春三月岐兵臨東鄙建遣王宗侃等攻之戰於青泥敗績建自將擊之岐兵解去建至興元而還秋九月築柳隄是歲始作興宮命集四部書選名儒專掌其事鑄永平元寶錢永平二年春正月封張魯爲扶義公諸葛亮爲安樂公二月丁巳梁遣光祿卿盧玭來聘推建爲兄其印文曰大梁入蜀之印宰相張格曰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文曰大唐入某國之印今梁以兄事陛下柰何卑我如夷狄建怒欲殺梁使者格曰此梁有司之過耳不可以絕兩國之懽已而朱全忠被弒建遣將作監李紘弔之遂刻其印文曰大蜀入梁之印三月詔張格編纂開國以來實錄秋九月辛巳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是時升雲安監爲安州詔行正象厤永平三年六月丙子以道士杜光庭爲金紫光祿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秋七月太子元膺殺太子少保唐襲襲爲建所嬖元膺易之屢詬於朝建懼其交惡乃罷襲出鎮已而罷歸元膺廷疏其過失建益不說是月七夕元膺召諸王大臣置酒而集王宗翰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毛文錫不至元膺怒曰集王不來峭與文錫教之耳明日元膺白建峭及文錫離間諸王建怒將罷之元

膺出而襲入建以問之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建疑之襲請召屯營軍入衞元膺初不爲備聞襲召兵以爲誅己乃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令殊率天武兵自衞擒峭及文錫而笞之幽於其家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戰於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建遣王宗賀以兵討之元膺兵敗皆潰去元膺匿躍龍池檻中明日出而丐食蜀人識之以告建遣宗翰招諭之未至而爲衞兵所殺建乃立其幼子鄭王宗衍爲太子永平四年春正月丙子命皇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名天策府冬十二月癸未指揮使王鐸攻岐階州及固鎮破細沙等十一寨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等關四寨永平五年秋九月以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招討使王宗播攻秦州招討使王宗瑤副使王宗翰攻鳳州冬十一月辛未宗綰等攻岐兵於金沙谷王宗鐸克階州宗綰克成州宗瑤克鳳州於是得其四州之地十二月丁未受秦鳳階成之俘大赦境內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是歲起壽昌殿於龍興宮畫建像於壁又起扶天閣畫諸功臣像通正元年二月鑄通正元寶錢秋八月建文思殿命清資五品正員官購羣書實之九月庚申新宮成冬十月己亥大赦天下十二月戊申

再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曰號大漢改明年元曰光天光天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復國號曰蜀鑄光天元寶錢六月建卒年七十二在位十二年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扆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事無大小皆決文扆及建疾以兵入宿衞盡謀去建故將故將大臣問疾皆不得入見久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欲爲變乃殺之建因謂老將大臣多許昌人必不爲吾子用因思擇人未得而卒子衍立

衍字化源初名宗衍襲位後去宗名衍建之幼子也母徐賢妃以寵得立爲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頗知

學問童年卽能屬文有才思尤好靡麗之辭常集豔體詩二百篇號曰煙花集凡有所著蜀人皆傳誦焉及卽位荒淫無度委政於宦者宋光嗣等而以韓昭等爲狎客起宣華苑苑有重光大清延昌會眞之殿清和迎宣之宮降眞蓬萊丹霞之亭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日夜酣飲其中衍立之明年改元乾德元年春正月大赦鑄乾德通寶錢改龍躍池爲宣華苑乾德二年秋八月衍北巡以同平章事王鍇判六軍諸衞事衍戎裝被金甲珠冠錦袖執弓挾矢旌旗戈甲百里不絕百姓望之謂之灌口神以宮人二千從至漢州駐西湖泛舟奏樂飲宴彌日秋七月駐軍安遠城還至益昌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衍自製水調銀漢曲命樂工歌之所在供億人不堪命乾德三年春正月甲寅還成都秋九月詔置賢良方正博通經史明達吏理識洞兵機沈滯邱園五科令黃衣選人白衣舉人投策就試吏部考較乾德四年春二月御文明殿試制科三月禁士民不得戴小帽衍好私行常戴大帽宿於倡家索筆題曰王一來云恐人識之故有是令乾德五年春三月上巳宴怡神亭衍自執版唱霓裳羽衣及後庭花思越人曲遊浣花谿龍舟綵舫綿亘十里自百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是時莊宗卽皇帝位國號唐

改元同光乾德六年春正月禁民戴危腦帽其製俠小俛首卽墜在位者惡之莊宗平梁遣使告捷蜀人惴懼致禮復命稱大蜀國主致書大唐皇帝詞理稍抗莊宗不能容遣客省使李儼報聘且市宮中珍玩蜀人皆禁而不出十二月辛卯改明年元曰咸康咸康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大赦鑄咸康元寶錢三月衍謁永陵自爲尖巾民庶皆效之還宴怡神亭妃嬪皆戴蓮花冠衣道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夾面連額渥以朱粉號醉粧夏四月宴會羣臣忽舉觴不悅曰北有後唐南有蠻詔不能弔伐是所憂也特進顧在詢曰朝廷有十臣在亦復何憂太子洗馬林罕因著

十在文以進六月詔增閏十二月麻紙印造施行初頒麻無閏月及是見唐麻置閏遂續補焉秋七月丙午衍應聖節列山棚得賢門下有暴風摧折隕地翌日雷振應聖堂傾其兩柱九月衍與母同禱靑城山宮人皆衣雲霞之衣衍自製甘州詞令宮人唱之其詞哀怨聞者悽愴衍常獵於子莱山是歲又遊彭州陽平山漢州三學山爲樂冬十月遊秦州羣臣切諫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至綿谷而唐師入境衍懼遽還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守綿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衍令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謀送欵於唐十一月丙申衍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城知唐師已逼但掩袂泣下既而宗弼擁兵還成都遂劫衍及母妻諸子還於天啓宮收其璽綬金寶魏王繼岌至成都衍君臣面縛輿櫬出降於七里亭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王鍇草降書繼岌受璧郭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莊宗召衍賜詔曰固當裂土而封不必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曰不失爲安樂公乃率其宗族及僞宰相王鍇等并將佐家族數千人東赴洛陽同光四

年春二月行至鳳翔莊宗用伶人景進計遣宦者向延嗣殺衍及其宗族衍母徐氏臨刑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反以爲戮信義俱棄吾知禍不旋踵矣夏六月百官至洛陽王鍇皆量授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惟永平節度使馬全不食而卒初唐師伐蜀所在迎降獨武信軍節度使王宗壽不降聞衍已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至澠池聞莊宗遇弒亡入熊耳山天成二年出詣京師上明宗書求衍宗族葬之明宗嘉其忠以爲保義軍行軍司馬封衍順正公許以諸侯禮葬宗壽得王氏十八喪葬於長安南之三趙邨

述曰王建崛起草間稱雄蜀鎮當唐室陵夷尙能仍天復之號拒無道之梁惜乎不久卽僭號改元是以梁之續耳至其斂民傷財婦寺亂政釁起蕭牆抑鬱而死厥子衍荒淫滋甚恣意嬉遊不以國家爲事遂爲唐所滅蓋孽由自取也

續唐書卷二十五終

續唐書卷二十六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佾　仝校

後蜀世家第五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也祖察父巘世為郡校伯父方立終於邢洺節度使從父遷位至澤潞節度使知祥溫厚知書弱冠補太原衙指揮使晉王鎮太原妻以其弟克讓之女累遷親衛軍使天祐五年莊宗嗣位改馬步軍教練使出知嵐州召為中門使莊宗與朱全忠夾河頓兵知祥參謀應變事無留滯中官屢以罪被誅知祥懼禍乃薦郭崇韜為副知祥遷馬步軍都虞侯莊宗建號除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冬十二月魏王繼岌伐蜀郭崇韜為招討使崇韜臨行奏曰臣等平蜀陛下擇帥無如知祥因以知祥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馳至京師有司出內府幄幙珍玩館於宮中莊宗指示知祥曰吾聞蜀王之富無異於此以卿親賢故以相付同光四年正月戊辰知祥至成都而崇韜已死魏王繼岌引軍東歸先鋒康延孝反攻破漢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會任圜董璋等兵擊破延孝得其將李肇等及其兵數千以歸而莊宗崩繼岌死明宗入立知祥乃訓練甲兵陰有王蜀之意冬十月加知祥檢校太傅兼侍中是時安重誨用事以知祥莊宗舊識方據大藩慮久而難制欲潛圖之客省使李嚴以常使蜀知其細乃獻謀於重誨以己為參軍庶効方略以制知祥朝廷可之天成二年正月嚴至蜀知祥延接甚至徐謂嚴曰都監前奉使伐蜀兩川俱至破滅其怨已深今何得來此即遣人執嚴斬之明宗不能治其後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令提兵而往分守郡城時董璋作鎮東川已數年矣亦有雄據之意會朝廷以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皆領兵數千赴鎮且授以密旨令制禦兩川董璋覺之乃與知祥通好結姻以固輔車之勢知祥慮唐軍驟至與遂閬兵合則勢不可支遂與璋協謀令璋以本部軍先取閬州知祥遣大將李仁罕趙廷隱率兵圍遂州長興元年冬唐軍伐蜀至劍門長興二年以遂閬既陷又糧運不接乃班師九月董璋反長興三年夏六月進封蜀王承制行賞諸將進秩有差知祥又破董璋自領兩川節度使長興四年春二月命修蜀故主王建墓禁樵採三月宴府僚於王氏宣華苑謂左右曰使衍不荒於政有賢臣輔之繼岌小子豈能取耶趙季良曰亦天時也不有所廢君何以興知祥大喜秋九月立三廟冬十一月戊戌明宗崩制服大臨應順元年春正月趙季良上表陳符瑞率百官勸進知祥曰德薄不足辱天命以蜀王而老於孤足矣季良曰將士大

夫盡節効忠於殿下止望攀鱗附翼今不正大統無以足軍民推戴之心閏正月己巳知祥遂僭位是日大風晝瞑二月癸酉以季良守司空平章事百官進秩有差三月遣使持書至洛稱大蜀皇帝夏四月辛巳大赦改元明德六月往大慈寺避暑觀明皇僖宗御容宴羣臣於華嚴閣下七夕與宮人乞巧於丹霞樓遂寢疾命子昶監國甲子知祥薨年六十一僞謚明孝皇帝廟號高祖葬和陵

昶字保元知祥第三子也初名仁贊知祥爲西川節度使昶爲行軍司馬知祥僭號以昶爲東川節度使知祥病昶監國已薨而祕不發喪趙季良等立昶遂於柩前即位時年十六不改元仍稱明德元年秋九月加季良司徒百官進秩有差冬十二月頒勸農桑詔析鹽縣雍江草市置招茸縣明德二年春二月丙寅大赦夏六月賜江原縣孝子張元帛三十段及米酒仍付史館編錄明德三年冬十一月石敬瑭篡位僞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己亥申嚴錢禁明德四年十二月戊申大赦改明年元曰廣政廣政元年三月上巳節遊大慈寺宴從官於玉谿縣分韻賦詩是歲鑄廣政通寶錢廣政二年夏六月地震是歲國中大水祖廟壞廣政三年春正月上元節觀燈露臺夏五月地震冬十月地震廣政四年夏五月昶著官箴頒於郡縣曰朕念

赤子旰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安綏政在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爲理留犢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爵賞固不逾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爲人父母罔不仁慈特爲爾戒體朕深思昶好學凡爲文章皆本於理謂李昊徐光溥曰王衍浮薄而好輕豔之辭朕不爲也嘗勅史館集古今韻會五百卷廣政五年春正月地震三月宴後苑賞瑞牡丹從官皆賦詩冬十月地震廣政六年春大選良家子以備後宮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二月丙午烈祖崩元宗皇帝即位改元保大元年蜀廣政七年春正月戊戌元宗遣使聘蜀副以六鶴昶命少府監黃筌寫六鶴於便坐之壁名曰六鶴殿是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以貯成都學宮廣政九年析導江縣立灌州置石氏屯田務於梁山縣是歲契丹滅晉廣政十年春二月劉知遠稱帝於太原國號漢中國多故雄武軍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附於蜀昶因遣孫漢韶攻下鳳州於是悉有王衍故地漢將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皆送欵於蜀蜀遣諸將出應思綰宰相毋昭裔切諫以爲不可然昶志欲圖關中甚銳乃遣安思謙出兵以東已而漢誅思綰蜀諸

將皆罷歸而思謙出兵無功多殺士卒以威衆昶與翰林學士王藻謀殺思謙而邊吏有急奏藻不以時聞輒啓其封昶怒其殺思謙也藻在側因并擒藻斬之秋八月漢州奏孝子范文通廬父墓羣虎見之避服因賜以羊酒束帛是歲始行郊祀禮廣政十一年秋九月己未始置匭函以執政多壅蔽因立此法以通下情未幾改曰獻納函是時民間多納麴錢廣政十二年春正月置吏部三銓禮部貢舉秋八月遊浣花谿是時蜀中百姓饒富都人士女傾城遊玩珠翠綺羅名花異卉馥郁森列昶御龍舟觀水嬉上下十里望若神仙冬十月召百官宴芳林苑廣政十三年

秋九月令城上植芙蓉張以帷幙望之皆如錦繡廣政十四年冬十月彭山頭副將楊富獲銅印一於江岸以進凡篆文十八字昶命嚴桀作瑞篆記是歲詔勒諸經於石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廣政十五年春正月下詔勸農夏六月乙酉朔大宴羣臣教坊優人作灌口神隊二龍之象須臾天地晦暝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漲鎖塞龍處鐵柱頻撼其夕大水入成都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摧司天監及太廟戊戌大赦境內賑水災之家冬十一月地震十二月天雨毛

廣政十六年春二月地震夏五月重午節昶侍其母遊凌波殿競渡殿卽前蜀宣華苑也秋九月有爰居集瑞鼎門廣政十八年春二月周師伐蜀攻自秦州蜀以韓繼勳爲雄武軍節度使聞周師至歎曰繼勳豈足以當之耶客省使趙季札請行乃以季札爲秦州監軍使行至德陽遽馳還奏事昶召問之季札惶懼不能道一言昶怒殺之乃遣高彥儔李廷珪出堂倉以拒周師彥儔大敗走靑泥於是秦成階鳳復入於周昶懼分遣使者聘於南唐北漢以張形勢廣政十九年大赦賜民今年夏租廣政二十年夏六月周人歸蜀秦鳳之俘昶寓書謝稱大蜀皇帝周人不荅

昶曰朕郊祀天地稱天子時爾方鼠竊作賊何得相薄耶冬十二月旌表蓬州孝子程宗雅門廣政二十一年春三月周兵犯金陵取淮南十四州諸國皆懼荊南高保融以書招蜀歸周蜀以前常致書不荅乃止廣政二十四年冬十一月爰居鳴於庭射之不中廣政二十五年春正月立秦王元佶爲太子是歲行用鐵錢昶幸晉漢之際中國多故而據險一方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宋師已下荊潭昶益懼廣政二十六年春三月宋師平荊湖蜀邸吏將卒先在江陵者悉命放還夏四月遂州方義縣雨雹大如斗五十里飛鳥六畜皆死廣政二十

七年春遣使持帛書通好於太原尊劉鈞爲天子至境上爲疆吏所獲宋祖怒命王全斌等由鳳夔二路領兵討蜀昶遣王昭遠趙崇韜等拒戰曰今日之師皆卿所召勉力爲國家立功命宰相李昊等餞於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孔明人皆竊笑之冬十二月宋師至興州所在不戰而下遂拔利州崇韜布戰陣將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免胄而逃爲戰騎所獲昶大懼成都震恐廣政二十八年春正月宋師陷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自焚死昶問計於左右老將石頵謂宜聚兵堅守以敝之昶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兵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東向發

一矢雖欲堅壁誰與効命邪乃命李昊草表以降初昊事王衍爲翰林學士衍之亡也昊爲草降表至是又草焉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昶舉族赴宋時自二江至眉州萬民擁道痛哭慟絶者凡數百人昶亦掩面而泣及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年四十七追贈楚王謚恭惠其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累從征伐備歷艱難而性尚慈儉才亦明辨居恆戒昶以固富壽爲務初頗遵行之廣政末典兵者多非其人母盡言告戒昶不能從入宋甚見優禮詔書呼爲國母昶之卒也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以爲生因不食而死遂同昶葬洛陽

述曰知祥雄據西蜀克定東川不動聲色斬李嚴除董璋固一世之傑也而撫民以仁接士以禮馭下以威故歿之日蜀人哀焉嘗見其所刻石經於淵民字尙爲高祖太宗避諱缺筆雖竊帝號猶未自絶於唐耳昶能肇興文教勸農恤刑亦不失爲中主惟其任用匪人奢侈過度以致身危國削舉族爲俘豈不惜哉

續唐書卷二十六終

續唐書卷二十七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南漢世家第六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爲廣州牙將乾符五年黃巢攻破廣州去略湘潭間廣州表謙封州刺史賀江鎮遏使以禦梧桂以西歲餘有兵萬人戰艦百餘艘謙三子曰隱台巖乾寧元年冬謙卒廣州表隱代謙封州刺史乾寧二年嶺南節度使劉崇龜死薛王知柔代爲帥乾寧三年冬行至湖南廣州將盧琚軍玘作亂知柔不敢進隱以封州兵攻殺琚玘迎知柔知柔辟

隱行軍司馬其後徐彥若代知柔表隱節度副使委以軍政天復元年冬彥若卒推隱爲留後天祐元年拜隱淸海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加隱同平章事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己卯加隱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王天祐五年僞梁開平二年冬十月兼靜海軍節度安南都護天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四月庚子改封南平王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下士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遠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濬周傑楊洞潛之徒皆招禮之而趙光裔李殷衡以奉使往俱辟置幕府待以賓客卒用此數人致治焉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春三月隱薨年八十二謚曰襄葬德陵弟龑立

龑初名巖謙庶子也母段氏生龑於外舍謙妻韋氏素妒殺段氏養龑爲己子及長身長七尺垂手過膝善騎射隱爲行軍司馬龑亦辟薛王府諮議參軍更名曰陟隱鎭南海龑爲副使隱卒遂嗣位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夏四月除淸海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春正月加檢校太傅朱友貞卽位悉以隱官爵授龑封南海王天祐十四年僞貞明三年秋八月癸巳龑僭皇

帝號國號大越改元乾亨追尊祖考及兄立三廟置百官以楊洞潛爲兵部侍郎李殷衡禮部侍郎倪曙工部侍郎趙光裔兵部尚書皆平章事光裔自以唐甲族恥事僞國怏怏思歸龑乃習爲光裔手書遣使至洛召其二子幷家屬皆至光裔驚喜爲盡心焉天祐十五年乾亨二年冬十一月改國號漢鑄乾亨重寶錢又鑄鉛錢十當銅錢一天祐十七年乾亨四年春三月始立學校置選部貢舉放進士明經十餘人如唐故事歲以爲常同光元年乾亨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卽皇帝位改元龑懼冬十月改越常縣爲茂名縣同光二年乾亨八年龑自將兵侵閩屯汀漳境

上爲閩人所擊敗歸同光三年乾亨九年春正月龑遣宮苑使何詞使於唐稱大漢國主致書上大唐皇帝且覘強弱二月甲申詞至魏還言唐必亂龑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龑性好夸大嶺北商賈至南海者多召之使升宮殿示以珠玉之富自言家本咸秦恥王蠻土呼唐天子爲洛州刺史冬十二月有白虹化爲白龍見於南宮三清殿改元白龍更名曰龑以應龍見之祥後有胡僧言滅劉氏者龑也乃復改名龑義本飛龍在天而字音儼是歲長和國驃信鄭旻遣其布爕鄭昭淳致朱鬃白馬以求婚遂以隱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即同詔也同光四年白龍二年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三年春三月楚大舉水軍侵漢圍封州龑以周易筮之遇大有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救封州大敗楚兵於賀江長興元年大有三年秋九月遣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擒靜海節度使曲承美至南海龑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承美頓首伏罪乃赦之承美顥子也克貞又攻占城掠其寶貨而歸長興二年大有四年冬十二月愛州將楊廷藝叛攻交州刺史李進遁歸乃遣承旨程寶攻之寶戰死長興三年大有五年立其諸子爲王清泰二年大有九年夏四月遣將孫成侵楚蒙桂二州不克昇元元年大有十年

春三月交州牙將皎公羨殺楊廷藝自立冬十月唐遣使來告即位昇元二年大有十一年冬十月楊廷藝故將吳權攻交州公羨乞師於龑乃封子洪操交王出兵白藤以攻之龑率兵駐海門權已殺公羨逆戰海口植鐵橛海中權兵乘潮而進洪操逐之潮退舟還轢橛者皆覆洪操戰死龑收餘衆而還昇元四年大有十三年冬十月遣都官郎中鄭翺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五年大有十四年龑寢疾遣使區延保入聘金陵龑爲人辨察多權性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爲玉堂珠殿又用刑殘酷爲刀鋸支解湯鑊之刑每視殺人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眞蛟蜃也後又猜忌士人專任宦者昇元六年大有十五年春三月丁丑薨年五十四謚天皇大帝葬原陵子玢立

玢初名洪度龑第三子也小字壽雋初封賓王改封秦王龑子耀樞龜圖皆早死玢次當立而龑以不類己欲立洪昌陰與王翻謀欲出之於邕州并出其弟洪熙於容州逾次立洪昌會蕭益力諫不果玢乃即位改元光天元年夏四月遣使蕭規如金陵告哀又即遣孫惠告即位秋七月妖人張遇賢反自稱中天八國王僞改元永樂攻陷循州玢遣弟洪昌洪杲攻之不克被圍於錢帛館裨將萬景忻陳道庠力戰救之得免玢在殯召伶人作樂飲酒宮中倮

男女以爲樂或以墨綫與倡女夜行出入民家由是山海間盜賊競起玢莫能省洪熙日益進聲妓誘爲荒恣玢亦頗疑諸弟圖己勅宦官守宫門入者皆露索玢酷好手搏洪熙令指揮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爲角觝以獻保大元年光天二年春三月丙戌玢與諸弟宴長春宫閲角觝至夜大醉起道庠與思潮等掖玢拉殺之年二十四謚曰殤弟晟立

晟初名洪熙龑之幼子也封晉王旣弑玢遂自立改元應乾夏五月殺其弟洪杲晟旣弑兄立不順懼衆不服乃益峻刑法以威衆已而洪杲屢請討賊陰勸誅劉思潮等以止外議思潮等反譖洪杲有二心遂及於禍冬十一月丁亥大赦改元乾和保大二年乾和二年春三月遣兄洪昌謁陵於海曲至昌華宫使盜殺之冬十月丙午又殺其弟洪澤於邕州保大三年乾和三年秋八月甲子殺其弟洪雅九月又殺劉思潮等五人陳道庠懼不自安其友鄧伸以荀悅漢紀遺之道庠莫能曉伸罵曰憨獠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道庠悟益懼晟聞之大怒以道庠伸下獄保大四年乾和四年秋九月殺道庠於市夷其族保大五年乾和五年劉知遠自立爲帝僞國號漢更稱天福十二年秋九月晟殺其弟洪弼洪道洪益洪濟洪建洪暐洪

照恐於其子爭國故同日見殺是歲置湯鑊鐵牀刳剔等刑號曰生地獄保大六年乾和六年秋八月遣工部郎中知制誥鍾允章求婚於楚不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允章曰楚兄弟方爭亡不暇安能害我晟曰然希廣懦而且吝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冬十二月辛巳遣巨象指揮使吳珣等將兵擊楚攻賀州楚遣決勝指揮使徐知辛將兵五千來救未至已拔賀州珣鑿大穽於城下覆以竹箔加土於上楚兵逼城悉陷穽中死者無算楚人皆走珣復攻桂州轉掠全州而還保大九年乾和九年春正月郭威篡位僞國號周改元廣順冬十二月遣內侍潘崇徹等攻郴州元宗使邊鎬發兵來援與崇徹等遇戰不勝崇徹等遂取郴州晟益得志遣巨艦指揮使暨彥贇以兵入海掠商賈金帛作離宫遊獵益修葺南宫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淸太微諸宫凡數百不可勝紀殿側皆置宫人以候曉名曰候窗監嘗夜飲大醉以瓜置伶人尚玉樓項拔劒斫之以試劒因并斬其首明日酒醒復召玉樓侍飲左右白已殺之晟歎息而已保大十年乾和十年夏四月元宗遣統軍使侯訓全州刺史張巒攻桂州楚兵伏於山谷待之及戰伏兵四起夾擊訓敗死巒退保全州冬十月湖南王進逵率溪洞蠻攻郴州潘

崇徹敗之於蠔石保大十一年乾和十一年秋九月晟寢疾封子繼興衛王璇興桂王慶興荆王保興禎王崇興梅王保大十二年乾和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周主殂柴榮嗣位改元顯德晟親耕藉田交州吳昌濬遣使稱臣初吳權據交州權死子昌岌立又死弟昌濬立故來稱臣時遣給事中李璵以旌節招之璵至白州昌濬使人止璵曰海賊爲亂道路不通璵不果行夏四月晟殺其弟洪邈於邕州保大十三年乾和十三年夏六月戊午又殺其弟洪政於禎州於是龔之諸子盡矣保大十五年乾和十五年晟聞中朝屢爲周人所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又爲湖南所隔乃治戰艦修武備又常自言知星會月食牛女間出書占之歎曰吾當之矣因爲長夜之飲中興元年乾和十六年春二月卜葬域於興王府城北運甓爲壙親臨視之秋八月辛巳晟薨年三十九謚曰文武光聖明孝皇帝葬昭陵子鋹立

鋹初名繼興封衛王晟之長子也及卽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晟性剛忌不能任臣下委政於宦者至鋹尤愚專任龔澄樞陳延壽及才人盧瓊仙等臺省備員而已機密事多不與聞又踵祖父之奢立萬政殿飾一柱凡用白金三千又以銀爲殿衣間以雲母無名之費日有千萬元宗交泰二年大寶二年秋七月尚書右丞參政事鍾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紀綱鋹不從宦官聞而惡之冬十一月內侍監許彥眞誣允章謀反龔澄樞李託證成之鋹殺允章并其二子交泰三年大寶三年春正月甲辰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內常侍邵廷琄言眞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已宜修兵爲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通好鋹懵然莫以爲慮惡其言直深恨之三月鋹殺其弟璇興先是陳延壽進謀曰先帝之所以得傳陛下者由盡殺羣弟也鋹頷之由是殺璇興上下咸怨是歲命荔枝熟時設紅雲宴以樂後宮以爲常後主元年大寶四年芝菌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而仆後主二年大寶五年龔澄樞誣許彥眞謀反因族誅之後主三年大寶六年冬十一月鋹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後主四年大寶七年秋九月宋將潘美尹崇珂克郴州成將暨彥贇刺史陸光圖死之餘衆退保韶州後主十年大寶十三年秋九月宋詔江南以書諭鋹稱臣鋹怒囚使者龔愼儀宋令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託守韶州以備未幾美平賀州冬十月平韶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鋹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其愚如

此後主十一年宋開寶四年春正月宋平英雄二州鋹將潘崇徹先降師次瀧頭鋹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鋹遣左僕射蕭漼奉表請降鋹遑迫復令整兵拒命美等進師鋹遣弟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龔澄樞等謀曰北軍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爲空城必不能住乃縱燔其宮殿府庫鋹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範竊其舟以逃歸宋師次白田鋹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赦鋹爲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太平興國五年鋹薨年三十九追封南越王葬韶州

述曰劉氏以區區廣南之地僭號改元傲很明德荼毒生靈抑且世濟其凶視同氣如仇讎棄人命猶草芥宜其速亡乃位歷三傳年踰六十其後亡也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二十七終

續唐書卷二十八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楚世家第七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少爲木工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作亂始應募從軍初隨孫儒渡淮陷廣陵及儒敗於宣州殷隨別將劉建鋒過江西連陷洪鄂潭桂等州建鋒盡有湖南之地乾寧元年僖宗授建鋒湖南節度使殷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建鋒庸人不能帥其下常與部曲飲酒讙呼軍卒陳贍妻有色建鋒私之贍怒以鐵檛擊殺建鋒軍中推行軍司馬張佶爲帥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髀是

時殷攻邵州未歸佶語諸將曰馬公英勇吾所不及眞乃主也諸將乃共殺贍迎殷於邵州殷至佶肩輿入府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卽趨下率將吏拜賀時乾寧三年夏五月也秋九月昭宗授殷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光化元年春三月命殷知武安留後未幾進本軍節度使遂有潭衡七州之地天復二年春三月昭宗使李儼宣諭江淮加殷同平章事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來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不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可輕絕五月荊南節度使成汭赴援鄂州殷假救杜洪之名遣德勳將舟師同澧朗兵承虛襲江陵大掠而

遣天祐四年朱全忠篡位僞改元開平殷遣使修貢夏四月辛未全忠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殷上章請依太宗故事乃加天策上將軍之號又請官位內添制置靜江武平寧遠等軍事皆從之旣封楚王仍請依唐諸王行臺故事置諸天官幕府有文苑學士之號知詔令之名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採茶並抑而買之天祐八年僞乾化元年鑄天策錢文曰天策府寶銅質渾厚徑寸七分重三十銖二參天祐二十年莊宗卽皇帝位遂滅梁改元同光殷遣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洪鄂行營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是歲避唐廟諱改岳州昌江縣曰平江同光二年夏四月乙亥勅加殷兼尚書令楚王同光三年冬十一月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璽書慰勞優詔不許是時關市無征商旅輻輳地故產鉛鐵乃鑄鉛錢以十當銅錢一又鑄鐵錢圍六寸文曰乾封泉寶用九文爲貫以一當十流行境內凡天下商賈齎寶貨至者祇以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於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又湖南不事蠶桑殷令輸稅者以帛代錢由是機杼大盛同光四年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

殷遣使入貢稱賀勅加殷守尚書令天成二年夏六月請建行臺丙申明宗封殷楚國王有司言無封國王禮請如三公用竹册乃遣尚書右丞持節以竹册封之殷以潭州爲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分天子之半仗焉天成四年秋八月勅中書門下凡署將相勅牒宜落吳越王錢及楚王殷官位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己巳殷薨於位年七十九詔曰馬殷官爵俱高無以爲贈可謚曰武穆葬衡陽之上潢子希聲立

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長興元年冬十一月丙戌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鎭之舊十二月勅進希聲爲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希聲居喪無戚容聞朱全忠好食雞慕之乃日烹五十雞以供膳長興二年葬殷衡陽希聲不入泣頓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世故不乏賢者長興三年秋七月辛卯希聲薨追封衡陽王弟希範立

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長興三年秋八月辛酉襲位九月勅希範爲武安軍節度使兼侍中冬十月癸酉進貢銀茶請頒戰馬明宗賜馬五十匹歸貢物應順元年春正月壬辰閔帝封希範爲楚王淸泰二年末帝賜希範弓矢冠劒淸泰三年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僞號晉改元天福

是時命修黃陵廟致祭昇元元年烈祖卽位僞天福二年晉加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改賜功臣號增食邑有差昇元三年僞天福四年夏四月晉加希範天策上將軍開府置官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文倣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以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充之是月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然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棧梯上圍之廖匡齊戰死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春正月劉勍進攻彭士然寨火箭焚之士然率麾下逃入溪錦深山遣其子師暠率諸蠻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二月勍班師還長沙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士然爲溪州刺史勍爲錦州刺史溪州西接牂牁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素稱漢馬援裔效伏波將軍故事乃立銅柱爲表命學士李皐銘之勒誓狀於上自是南寧州酋長莫彥殊率其本部十八州都雲酋長尹懷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蠻張萬濬率其夷播等七州皆先後來附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冬十月希範大興土木建天策府其費鉅萬始加賦於國拓拔常切諫以爲不可昇元七年僞天福八年希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自時厥後契丹滅晉中國大亂希範耗國用而窮土木牙將丁思覲切諫不聽思覲扼喉而死保大四年

夏五月壬辰希範薨年四十九謚曰文昭弟希廣立

希廣字德丕希範同母弟也希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堂人謁希範呼閽者曰吾不欲見此人乃謝絕之及臥病始思常言以爲忠召之託以希廣希範卒常數勸希廣以位奉其兄希萼希廣不從保大四年夏六月契丹立劉知遠爲帝僞號漢仍以天福紀年遣使告諭秋七月漢以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保大五年僞天福十二年冬十月希萼自朗州來奔喪至砆石希廣用其將劉彥瑫言遣迎希萼命將士釋甲而後入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希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漢求封爵請置邸稱藩劉承祐不許希萼怒送欵於唐元宗舉兵攻長沙希廣遣劉彥瑫等禦之於僕射洲敗之希萼去誘溪洞蠻寇益陽希廣遣崔璉洪以步卒七千屯湘鄉玉潭以遏諸蠻彥瑫以舟兵趨武陵攻希萼彥瑫敗於湄洲希廣大懼遣使請兵於漢承祐不能出師希萼率舟師沿江而上自稱順天王攻岳州刺史王贇堅城不戰希萼責其有貳心贇曰願君王入長沙不傷同氣臣其敢不盡節希萼引兵去辛卯經湘陰至長沙屯於水西劉彥瑫許可瓊屯水東彭師暠登城望水西軍入白希廣請與可瓊水陸夾擊之希廣許諾而可瓊已陰送欵於希

萼遂沮其議明日師暠叱可瓊欲反急曰希廣請殺之不聽希萼攻長樂門牙將吳宏楊滌聞之皆潰長沙遂陷希廣率妻子匿於慈堂明日擒之希萼見而惻然曰此鈍夫也豈能爲惡徒爲左右惑之爾顧其下曰吾欲活之何如其下皆不對遂縊殺之師暠葬之瀏陽門外希萼自立

希萼殷之庶子也剛很無禮而其同母弟希崇尤狡險希廣襲位時希崇爲天策左司馬陰遺書希萼言劉彥瑫等違先王命廢長立少意欲以激亂也希萼果興師爭國及長沙已陷希崇復從與推戴希萼遂自稱楚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時保大八

年冬十一月丁未也保大九年春正月甲辰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二月元宗以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楚王是月光輔至金陵元宗待之甚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元宗乃以營屯都虞侯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侵邊希萼既得志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希崇希崇與楚舊將徐威等謀作亂秋九月戊寅希萼置酒端陽門希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楇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希萼迎希崇以立希崇遣彭師暠囚希萼於衡山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國人不附丙戌師暠等奉希萼爲衡山王召募徒衆遣判官劉虛己求救於金陵徐威等見希崇所爲必敗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覺之大懼密遣人表請兵於金陵元宗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趣長沙冬十月辛卯鎬引兵入醴陵癸巳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學士拓拔常奉牋詣鎬降是月邊鎬趣希崇率其族入朝遂遷馬氏之族於金陵十一月辛未遣使如衡山趣希萼入朝元宗以希萼爲江南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希崇爲永泰軍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仍居揚州保大十年冬十月希萼入覲元宗留之數年薨於金陵謚曰恭孝其後希崇奔周爲右羽林統

軍

述曰殷之開國也自以爲伏波之後獨不念伏波之戒子弟願其效龍伯高之謙約節儉乃不務令德克家無人驕泰成風怙侈滅義卒也潰敗決裂率族歸降哀哉

續唐書卷二十八終

續唐書卷二十九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吳越世家第八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父寬生鏐之夕方他適鄰人急奔告曰君家後舍聞甲馬聲甚衆寬疾馳歸而鏐已生復有紅光滿室怪之將棄於邸氏之井其大母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留而井亦以名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與鏐飲博起常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得視君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徧視之皆不足當一日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耳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遂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直欲質吾術爾乃去起始縱其子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鏐善射與槊稍通圖緯諸書乾符二年浙西鎭遏王郢作亂石鏡鎭將

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鎭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其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退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之召董昌與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遂表昌爲杭州刺史先是天下已亂廣明元年杭州始有八都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鹽官徐及新登杜稜唐山饒景富春文禹龍泉淩文舉各聚數千人以衞鄉里而臨安則爲董昌而鏐副焉至此昌乃團練八都兵以鏐統之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遣弟漢宥都虞侯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蕭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蕭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遯追者及之詆曰我宰夫也舉刀以示乃免中和四年僖宗遣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與漢宏罷兵皆不奉詔漢宏遣其

將朱褒韓公玫施堅實等以舟師屯望海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於曹娥埭進屯豐山施堅實等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台州刺史執漢宏送於鏐斬於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光啓三年拜鏐左衞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景福元年孫儒楊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常率師以爲防禦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勳名日著景福二年以鎭海軍節度使仍移潤州軍額於杭州爲治所又立威勝軍於越州董昌爲節度使昌漸驕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爲妖人王百藝所誑僭稱尊號遂僭國號大越羅平改元順天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聞昭宗命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劵又除宰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使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杭越二鎭朝廷不能制因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鎭東鏐乃兼鎭海鎭東兩藩節制鏐既兼兩鎭精兵三萬而楊行密連歲與戎攻蘇湖潤節州欲兼并兩浙累爲鏐所敗然亦爲行密侵盜數州而鏐所部止十三州而已天復二年鏐大將許再思徐綰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頵謀襲杭州田頵等率師掩至城下鏐激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綰田頵遁走天祐元年夏四月封鏐吳王秋八月昭宗崩昭宣帝卽位遣使來宣

告鏐素服舉哀於軍門天祐二年冬十一月鏐建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天祐三年九月昭宣帝遣使授鏐吳王竹冊是歲割睦州分水縣南新登五鄉隸杭州臨安縣天祐四年春三月勅升衣錦城爲安國衣錦軍夏四月朱全忠篡位僞號梁改元開平五月進封鏐爲吳越王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我豈失爲孫仲謀邪遂受之鎭海節度判官羅隱亦勸鏐舉兵討梁鏐心義之而不從秋八月梁加鏐兼淮南節度使天祐五年春正月梁勅改臨安縣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夏六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是歲鏐以中原喪亂改元天寶私行於境中既而復通中國或諱而不稱天祐六年夏四月梁加鏐守中書令淮南兵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內外夾攻遂大敗之天祐七年吳越天寶三年秋八月始築捍海石塘塘外植滉柱十餘行以折水勢先是江濤洶湧版築不時就鏐於壘雪樓架强弩五百以射潮潮爲頓斂冬十月鏐遊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碧天朗朗兮愛日暉功臣道上兮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馬歸天祐八年夏四月梁加鏐守尚書令兼淮南宣歙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建生祠於衣

錦軍天祐九年春二月梁朱友珪弒父篡位遣使宣諭授鏐尙父冊禮天祐十年梁朱友貞誅友珪自立遣使宣諭授鏐尙父冊禮天祐十三年秋七月梁加鏐諸道兵馬元帥天祐十四年冬十日梁加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天祐十五年春三月鏐開府置官屬冬十一月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道入貢京師天祐十八年夏五月梁改元龍德賜鏐詔書不名莊宗同光元年夏四月滅梁遣宣諭使目淮甸至賜鏐名馬玉帶香匣同光二年吳越寶大元年秋九月鏐遣使錢詢入貢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冬十月勅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尙書令吳越國王授鏐子元瓘兩浙節度使同光三年秋八月鏐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同光四年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卽位改元天成吳越改元寶正天成四年秋八月唐賜烏昭遇自盡時朝廷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辭甚倨嫚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旣還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遂有是命重誨乃誣奏鏐大不敬九月癸巳詔削鏐王爵元帥尙父以太師致仕長興元年冬十月鏐附表引咎元瓘等復遣人以絹表自陳長興二年春三月

安重誨伏誅明宗復鏐官爵國王如故依前不名長興三年吳越寶正七年春三月庚戌鏐薨年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元瓘字明寶初名傳瓘卽位更今名鏐之第五子也少爲質於田頵頵叛於吳吳會吳越兵攻之頵每敗歸卽欲殺元瓘頵母嘗蔽護之後頵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頵戰死元瓘得歸鏐臥病召諸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皆泣曰大令公從征多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管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遂襲位以遺命仍遵中朝年號稱長興二年除民田荒絕者租稅長興四年春三月明宗起復元瓘官爵冬十一月明宗崩閔帝立應順元年夏四月閔帝崩末帝立清泰元年春正月冊元瓘爲吳越王清泰三年末帝遣使賚吳越國王金印賜元瓘歸舊物也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帝僞號晉改元天福十二月晉授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烈祖昇元四年僞晉天福六年秋七月甲戌元瓘有疾府署災焚之一空乃移他所火輒隨發遂驚悸發狂八月辛亥薨年五十五謚曰文穆子佐立

佐字元祐元瓘第六子也卽位時年十四問倉庫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佐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合

復其境內稅三年保大元年僞晉天福八年冬十月晉遣使授佐吳越國王玉册前代玉册册夷王有之僞梁時欲厚於鏐首爲式例故因而不改保大二年秋七月石重貴僞改元開運保大四年僞開運三年晉授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冬十一月閩大亂李達乞師於吳越乃召諸將計事皆不欲行佐奮然曰吾爲元帥而不能恤鄰將安用之諸將皆素蓄養獨不肯以身先我乎有異議者斬乃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以救閩由是諸將皆服佐立七年溫恭禮士躬勤政務因民獻嘉禾而賜復三年襲封吳越國王玉册金印皆如元瓘保大五年春

正月契丹入東京廢石重貴爲負義侯二月辛未晉劉知遠僭稱帝於河東仍稱天福十二年夏六月乙卯佐薨年二十謚忠獻弟倧立

倧字隆道元瓘第七子也末帝時常以佐性寬善而掌兵權者難制及代佐爲帥以禮法繩下宿將舊勳不甚優禮大將胡進思殊不自安乃謀於親軍去倧冬十二月進思率甲士三百大譟突入衙署倧闔戶拒之左右與之格鬬盡爲進思所殺遂遷倧於別館幽於衣錦軍越二十年始薨謚曰忠遜是時進思帥諸將迎倧異母弟俶立

俶字文德元瓘第九子也保大六年春正月丙寅漢劉知遠殂子承祐襲僞位改元乾佑夏四月胡進思疽發背死吳越人快之保大七年僞乾祐二年漢授俶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仍賜玉册金印保大八年春二月甲申元宗遣劒州刺史陳誨攻福州執吳越守將馬光進等庚寅永安軍留後查文徽至福州知威武軍吳程等令閩人詐降遂生擒文徽及行軍判官楊文憲等三十餘人於城下斬馘萬計陳誨等敗走秋七月勅歸馬光進等以易查文徽冬十月俶遣文誨歸金陵是年漢郭威弒承祐而篡立僞號周改元廣順保大十年僞廣順二年周授俶天下兵馬都元帥保大十二年郭威殂養子柴榮襲僞位改元顯德保

大十五年僞顯德四年秋八月周遣諫議大夫尹日就吏部郎中崔頌等使於吳越且諭之曰此行決平江北卿等還當陸來也交泰二年僞顯德六年夏六月柴榮殂子宗訓襲僞位交泰三年春正月癸巳宋祖稱帝改元建隆元年遣使諭俶三月丙辰俶遣使貢御服金帛賀宋卽位夏四月宋授俶天下兵馬大元帥建隆二年元宗崩後主立開寶二年俶貢祕色窰於宋開寶四年後主貶國號稱江南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冬十二月癸亥俶兵攻常州後主遺俶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覽書投地表其書於宋開寶

九年春二月戊午俶朝於宋冬十月癸丑宋祖崩晉王光義卽位改太平興國元年十一月俶遣子惟渲賫貢物詣宋稱賀太平興國三年詔俶入朝俶舉族歸於京師國除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咏性謙和未嘗忤物其爲政也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棄田或請糾民遺田丁以增賦卽杖之國門國人大悅端拱元年秋八月俶薨追封秦國王謚忠懿

述曰錢氏自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兩浙至納土於宋凡八十四年當時建國承家者未有若斯之久也乃自唐以來士民愛戴萬口同然非有刑驅勢迫之蓋遺澤在人故沒世不能忘耳舊史僅美其事大勤王之節與荊楚湖湘不侔特其一端新修史記至謂其剝民而民不堪命非厚誣乎

續唐書卷二十九終

續唐書卷三十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閩世家第九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父恁世爲農兄潮爲縣佐史廣明元年黃巢犯闕羣盜蜂起壽州屠者王緒自稱將軍攻固始聞潮與弟審邽審知有材勇號三龍召至以潮爲軍政時蔡州秦宗權方募士以益兵乃以緒爲光州刺史召其兵會擊巢緒遲留不行宗權發兵攻之緒率衆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至閩入臨汀陷漳浦緒性猜忌部將有才者多殺之潮頗懼乃與豪首數輩共殺緒羣推潮爲主時泉州刺史廖彥若爲政貪暴軍民苦之聞潮治軍有法耆老相率迎潮留爲州將潮卽引兵攻彥若逾年克之光啓元年福建觀察使陳巖表潮爲泉州刺史大順二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將兵攻之踰年城中食盡乃斬暉而降中是盡有閩嶺五州之地景福二年秋九月戊戌昭宗以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審知長七尺六寸隆準方口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冬十二月丁未潮卒審知以位讓其兄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不受於是審知自稱留後表於朝光化元年春三月己丑以審知充威武軍留後冬十月授本軍節度使弟

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元年夏四月加檢校太保封瑯邪王天祐六年僞梁開平三年夏五月進封閩王是時楊氏據江淮審知每歲朝貢汎海至登萊抵岸漂溺常十三四同光元年夏四月己巳莊宗卽皇帝位時審知鑄大鐵錢文曰開元通寶以五百文爲貫同光二年春二月遣使入貢於朝制加功臣進爵邑審知雖起隴畝至富貴而儉約好禮下士王淡楊沂徐寅之徒皆依之又建學四門以敎閩士之秀者三十年間省刑薄斂一境晏然同光三年冬十二月辛未薨年六十四諡忠懿葬福州鳳池山子延翰立

延翰字子逸審知長子也爲人長大美皙如玉好讀書通經史同光四年春三月辛酉授威武軍節度使已而莊宗崩明宗立改元天成夏五月甲戌加同平章事延翰乃取司馬遷史記閩越王無諸傳示諸將吏曰閩越古王國也吾今不王何待之有於是軍府將吏上書勸進冬十月己丑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然驕淫奢侈跨城西湖築室號水晶宫每攜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以出襲位踰月卽出弟延鈞爲泉州刺史又建州刺史延稟本姓周審知養子與延翰不協二人因謀作亂十二月延稟以兵入執延翰殺之延鈞立更名鏻

鏻審知次子也天成二年夏五月癸丑明宗授鏻節度使守中書令封瑯邪王天成三年秋七月進封閩王初延稟之弒延翰也次日鏻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鏻立之延稟還建州鏻餞於郊延稟臨訣曰善繼先志毋煩老兄再來鏻銜之長興二年夏四月延稟率兵攻鏻擊西門率其子繼雄攻東門鏻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登舟伏兵發斬之梟其首幷執延稟鏻詰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不能對遂殺之六月作寶皇宫以道士陳守元爲宫主冬十二月守元稱寶皇之語語鏻曰避位就道當爲天子六十年鏻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長興三年春三月甲辰復位鏻上表言楚王殷吳越王鏐皆爲尚書令今皆已薨請以授臣朝廷不報遂絕朝貢長興四年春正月黃龍見眞封宅鏻卽皇帝位國號閩改元龍啓追尊父祖立五廟置百官以福州爲長樂府閩地狹小國用不足以中軍使薛文傑爲國計使多察民間陰事致富人以罪而籍沒其貲以佐用閩人皆怨淸泰二年僞龍啓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大赦改元永和立淑妃陳氏爲后二月設傾筐會於甘露堂夏六月以宫人春燕賜其子繼鵬冬十月鏻得風疾后與幸臣歸守明百官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惡之莫敢言鏻次子繼韜與繼鵬久

相惡欲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倣圖之己卯鏻疾甚倣使壯士持梃殺可殷於家庚辰疾少間后訴之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與繼鵬率皇城衛士鼓譟入宮鏻聞變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殂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倣并殺后及繼韜歸守明鏻立十年見殺謚曰惠子昶嗣

昶原名繼鵬鏻長子也既即位更今名清泰二年自稱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入朝大赦境內改元通文以李倣判六軍諸衛事倣有弒君罪心常自疑昶患之因享軍伏甲執倣殺之梟其首倣部曲燒啓聖門奪倣首奔於錢唐昇元元年僞通文二年冬十月庚子烈祖遣使至閩告即位昇元二年僞通文三年春二月遣內客省使如金陵賀即位冬十一月晉以左散騎常侍盧損充冊禮使封昶爲閩國王封其弟繼恭爲臨海郡王昶遣進奏官林恩白執事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昇元三年僞通文四年春二月盧損至長樂府昶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於館損頗誚乙昶怒損還無所答繼恭遣其佐鄭元弼隨損入貢三月命六宮設三昧宴以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夏四月巫者林興傳神言宗室將亂乃命興率壯士殺叔父延武延望并其五子作三清殿於內庭事無大小皆興傳寶皇命決之術者言宮中當有災

昶徙南宮爲長夜之飲秋七月乙巳北宮火焚宮殿殆盡控鶴軍使連重遇控宸軍使朱文進數爲昶侮慢內懷不平至是昶頗疑重遇縱火欲誅之內學士陳郯洩其言重遇懼夜率衛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斬關而出宿於野次重遇迎延羲立之延羲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於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謚昶曰康延羲立

曦審知第二十八子也初名延羲既立更名昇元三年閏七月壬午改通文爲永隆元年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昇元四年僞永隆二年春正月曦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二月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眞將兵擊延政焚廬舍延政乞師於吳越吳越命將援建州三月戊辰師逵分兵出戰延政遣將林漢徹敗之丁丑延政募敢死士入師逵壘縱火城上殺師逵衆大潰戊寅復引兵攻行眞寨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丙戌遣使入聘金陵夏四月吳越兵至建州延政以曦兵已解請班師不從五月延政大破吳越兵於城下是月烈祖遣客省使尙全恭諭曦與延政連和六月延政與曦盟於宣陵已而猜恨如故冬十月曦因商人奉表於晉以自理十一月甲申晉以曦爲威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十二月遣

客省使葛裕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四年僞永隆三年秋七月曦自稱大閩王冬十月卽皇帝位延政自稱兵馬元帥昇元五年僞永隆四年閏月遣尙食使林宏嗣入聘金陵秋八月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冬十二月以鹽鐵使李仁遇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仁遇曦甥也以姿色嬖之曦好爲牛飲荒淫無度鍛銀葉爲杯目之曰冬瓜片又名醉如泥羣臣醉不勝以酒過被殺者無算是歲遣徐績如金陵賀仁壽節昇元六年僞永隆五年春正月延政稱帝改國號殷三月己卯烈祖崩閩遣使如金陵弔祭保大二年僞永隆六年元宗降書責曦兄弟尋戈曦引周公誅管蔡太宗誅建成元吉以復連重遇弒昶懼爲國人所討與朱文進結婚自固曦心疑之常以語相誚重遇等流涕自辨會李氏妒尙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告重遇等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重遇等懼三月乙酉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謚曰景葬福州

延政審知子也曦肆爲酗虐延政數遺書切諫曦怒舉兵相攻遂成讎敵已而延政以建州開國稱殷改元天德自置官屬保大三年僞天德二年春正月鑄天德重寶大鐵錢一當百三月連重遇朱文進弒曦文進遂自立爲閩王延政遣將討之不克冬十月泉州指揮使留從效執泉州刺史黃紹頗斬之請王繼勳爲刺史漳州將陳謨殺刺史程贇迎王繼成爲刺史汀州刺史許文進亦降於延政遂得三州重遇亦殺文進福州將林仁翰又殺重遇保大四年僞天德三年春正月臣民共迎延政都福州復國號閩元宗聞閩亂發兵攻之延政遣從子繼昌守福州而大兵方急攻延政福州將李仁達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乃立雲峯寺僧卓儼明爲天子已而又殺儼明而自立用保大年號送欵於朝元宗以仁達爲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宏義而大兵攻破建州遷延政之族於金陵以延

政爲羽林大將軍保大五年改延政安化節度使降封鄱陽王保大九年徙封光山王未幾薨贈福王謚恭懿

述曰閩之發迹也以景福二年命王潮爲福建觀察使審知爲副使傳至延政以保大三年而降於唐計其始終實五十三年舊史及閩王列傳紀年通譜閩中實錄皆云六十年後人又强合騎馬來騎馬去之讖以爲六十一年俱屬無稽新修史記云五十五年亦未深攷耳

續唐書卷三十終

續唐書卷三十一

海昌陳鱣譔

南平世家第十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硤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少爲汴州賈人李七老家僮朱全忠鎭宣武七郎以入貲得養爲子命友讓以子蓄之因冒姓朱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堅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全忠壯其言募勇敢士得

騎士馬景季興授以計引見全忠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全忠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天復三年拜宋州團練使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天祐三年冬十月襄州趙匡凝破雷彥恭於荆南汴兵攻襄州彥恭復寇荆南時留後賀瓌疾怯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天祐四年僞梁開平元年夏五月拜季興荆南節度使天祐五年僞開平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僞開平四年夏六月季興擊楚兵於油口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天祐九年僞乾化二年朱全忠被弒季興見梁日衰潛有據荆南之志乃治城塹設樓櫓阻兵自固天祐十年僞乾化三年秋八月乙亥朱友貞封季興爲渤海王賜以袞冕劒佩天祐二十年梁亡晉王卽唐帝位改同光元年下詔慰諭季興司空勳等皆勸入朝梁震以爲不可季興不聽以騎士三百爲衞朝於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切諫乃止加季興守中書令厚禮而遣之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

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行莊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夜斬關而出已出而詔書至季興歸謂梁震曰不聽子言幾不免因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鈔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又荒於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同光二年春三月丙午加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季興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同光三年秋九月以季興爲西川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巡屬季興未出兵魏王繼岌已破蜀季興方食聞蜀亡遽失箸曰是老夫

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奈何梁震曰不足憂也朝廷得蜀安知不爲我福同光四年春二月季興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焉詔未下而莊宗崩明宗即位改元天成夏六月甲寅季興表請夔忠萬歸峽五州爲屬郡廷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明宗不得已與之天成二年春二月季興既據夔忠等州復請勿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明宗不許乃除別將西方鄴爲夔州刺史季興拒而不納初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十餘人於峽口盡掠其貲重至是明宗大怒制削季興官爵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而以西方鄴副之克其夔忠萬三州天成三年夏六月辛巳季興以荊歸峽三州復稱藩於吳吳冊季興爲秦王冬十二月丙辰季興薨年七十一謚武信葬江陵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也爲人明敏多權計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告歸省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既薨遂襲位吳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於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聘楚馬殷爲之請命於朝而從誨亦遣押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春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武信三月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春正月改封南平王清泰二年夏四月從誨遣使如吳奉牋勸烈祖即帝位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帝僞號晉昇元元年冬十月烈祖稱帝遣使告即位十一月從誨表請置邸金陵烈祖許之昇元二年春正月甲子從誨遣龐守規如金陵賀即位昇元三年春二月烈祖復姓李復國號唐從誨使王崇嗣如金陵賀南郊昇元四年僞晉天福五年晉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於望沙大陳戰艦於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乃具道其語敬瑭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夏四月晉安從進反結從誨爲外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使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夏六月敬瑭殂子重貴立秋八月晉高行周陷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從誨求郢州爲屬郡不許保大五年僞開運四年春正月契丹滅晉劉知遠起太原僞號漢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亦遣使間道詣太原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知遠陽諾之二月知遠僭位從誨遣使朝貢仍求郢州知遠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乃絕漢附於唐蜀保

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於楚假道荊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契丹契丹置之鎭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余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己卽以大卮罰敏荊南地狹兵弱介於吳楚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荊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媿色

其後南漢與閩亦皆稱帝惟從誨所嚮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爲高賴子里俗語謂奪攘苟得無媿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冬十一月寢疾命子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薨年五十八諡文獻葬龍山鄉子保融立

保融字德長從誨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賜緋累加至檢校保大十四年春正月郭威篡位僞國號周改元廣順周加保融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郭威殂養子柴榮嗣位周進封保融爲南平王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周師犯淮南保融遣使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於元宗勸附於周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二月周師入犯至雄州夏五月元宗歸附於周柴榮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絹百匹荊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絕及僞顯德時無歲不貢又以器械金帛皆常產不足効誠乃遣弟保紳入朝益蒙嘉獎初季興之鎭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乃命泰州給之建隆元年春正月宋受禪保融懼一歲三入貢保融迂緩無能政事悉委弟保勗秋八月保融薨年四十一諡忠懿葬龍山弟保勗立

保勗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鍾愛尤甚季興在時或因事盛怒惟保勗一見自解荊人目爲萬事休保融卒拜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保勗少多病頗有才至是淫佚無度又好營造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寢疾顧其將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畀後事延嗣曰繼冲長矣保勗頷之建隆三年冬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贈侍中繼冲立

繼冲字咸和保融長子也保勗疾革命繼冲判內外兵馬事保勗既歿宋除繼冲荊南節度使會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春正月宋命慕容延

釗等討之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親校李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勢況宋受命豈易當耶亟勸繼冲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因扼吭而死延釗兵至繼冲出逆於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幕井上紿內人入輿多墮井死遂詣延釗納牌印盡籍其境內州府三縣一十七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將奉表於宋宋復命繼冲爲節度使夏六月有事於南郊繼冲上書願倍祠秋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餘人朝於京師授武寧軍節度使開寶六年繼冲卒年三十一贈侍中

述曰路振編九國志不列南平以南平止江陵一隅不予其爲國也後振孫綸作荆南志續之或稱十國志焉舊史入於世襲列傳新修史記列諸十世家劉恕十國紀年因之撰其始終實與岐相等而興滅年世較久故仍著爲世家焉

續唐書卷三十一終

續唐書卷三十二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愉
仝校

晉世家第十一

石敬瑭太原人也父臬捩雞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武皇起雲朔之閒臬捩雞以善騎射從征有功官至洺州刺史臬捩雞生敬瑭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瑭爲人寡言笑明宗愛之妻以女是爲永寧公主由是常隸帳下號左射軍天祐十三年春二月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深入擊取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俗所重由是知名天祐十五年冬十二月莊宗戰於胡柳前鋒周德威戰死敬瑭以左射軍復擊敗梁兵天祐十九年明宗戰胡盧套楊郁幾爲梁兵所扼敬瑭解之莊宗即位改元同光歷數軍功明宗及敬瑭居最同光四年春二月趙在禮作亂明宗討之至魏而兵變明宗將自訴於天子敬瑭獻計不如速進夷門得之可以成事明宗然之與之驍騎三百渡黎陽爲前鋒明宗遂入汴莊宗自洛後至不得入而兵皆潰去莊宗西還明宗以敬瑭爲前鋒趨汜水且收其散卒夏四月莊宗崩明宗入立改元天成授敬瑭保義軍節度使天成二年春二

月加檢校太保兼六軍諸衛副使冬十月明宗幸汴爲御營使尋爲宣武軍節度使天成三年夏四月徙鎭天雄五月丁未加駙馬都尉長興元年夏五月徙鎭河陽冬十一月丁亥加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十二月明宗崩應順元年春正月閔帝卽位加中書令三月徙鎭成德淸泰元年夏四月岐陽兵亂閔帝出奔遇敬瑭於道敬瑭殺帝從者百餘人幽帝於衛州而去末帝卽位疑敬瑭必反淸泰三年夏五月徙鎭天平敬瑭果不受命末帝下詔削奪敬瑭官爵命張敬達等討之敬瑭求援於契丹秋九月契丹入自雁門與敬達等戰敬達等兵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契丹約爲父子冬十一月丁酉契丹册敬瑭僭皇帝位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漠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寰十六州入於契丹己亥大赦改元天福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尙書禮部侍郎知樞密使事尋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十一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趙瑩爲門下侍郎辛巳末帝聚族與親將宋審虔等登元武樓縱火自焚而崩十二月乙酉追降末帝爲庶人昇元元年僞天福二年春正月封唐宗室子爲公及隋酅公爲二王後以周介公備三恪夏四月丁亥赦囚蠲民租賦冬十月甲申烈祖卽皇帝位於金陵國號唐改元昇元十一月戊辰加吳越王元

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昇元二年僞天福三年春三月丁丑禁民造銅器秋七月辛酉以皇業錢作受命寶八月戊寅以馮道劉昫爲契丹册禮使己丑蠲水旱民稅辛丑歸伶官於契丹冬十月庚辰升汴州爲東京以洛陽爲西京雍州爲晉昌十一月辛亥升廣晉府爲鄴都壬戌除鑄錢令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貴爲鄭王昇元三年僞天福四年春三月丙辰頒調元厤夏四月甲辰廢樞密使秋七月丙辰復禁鑄錢九月癸未封李從益爲郇國公以奉唐後冬十一月乙亥立唐高祖太宗莊宗明宗閔帝廟於洛陽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除民公私債冬十一月丙子始用二舞昇元五年僞天福六年春正月戊寅封唐叔虞爲興安王臺駘爲昌寧公三月除民間二年至四年稅冬十二月丙戌朔徙封重貴爲齊王昇元六年僞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年五十一嗣子重貴立

重貴敬瑭兄子也兄名敬儒爲莊宗騎將早卒敬瑭以其子重貴爲子敬瑭七子六皆先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善騎射敬瑭使博士王震敎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吾家事也敬瑭爲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

可也遂授爲北京留守知河東節度累封齊王僞天福七年夏六月乙丑敬瑭薨重貴立庚午使左驍衞將軍石德超以御馬二撲祭相州西山夷禮也遣李仁廓如契丹契丹亦遣使來己卯宋崇節梁言使於契丹丁酉使石德超撲馬於相州西山庚子大赦冬十二月庚午北京留守劉知遠進百頭穹廬夷所用也保大元年僞天福八年春二月烈祖崩元宗立改元保大夏五月丁亥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六月辛未括借民粟殺藏粟者冬十月庚午括借民粟保大二年僞開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契丹寇滄州己卯陷貝州庚辰契丹入雁門寇代州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鄴都不得進而還乙酉北征丙戌契丹寇黎陽辛卯講武於澶州契丹屯於元城趙延壽寇南樂甲午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括馬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戰於秀容敗之博州刺史周儒叛降於契丹二月戊申前都虞侯李守貞及契丹戰於馬家渡敗之癸丑北面行營都虞侯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北平敗之三月癸酉及契丹戰於戚城契丹去己丑冀州刺史白從暉及契丹戰於衡水敗之癸巳籍民爲武定軍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梁進敗之取德州甲寅至自澶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於定豐敗之辛酉率借民財夏六月

克淄州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開運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丹戰於七里烽敗之冬十二月丁巳楊承勳囚其父光遠以降殺之閏月乙酉赦青州契丹寇恒州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泰州壬子馬全節及契丹戰於榆林兩軍皆潰戊午如南莊張從恩留守東都乙丑北征契丹去二月己巳幸黎陽橫海軍節度使田武爲東北面行營都部署以備契丹三月戊戌契丹陷祁州刺史沈斌死之丁未敗于戚城庚戌馬全節克泰州辛亥易州戍將孫方諫及契丹戰於狼山敗之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克遂城庚申杜威及契丹戰於陽城敗之追奔至於衞邨又敗之夏四月戊寅勞旋於戚城己卯勞旋於王莽河甲申至自澶州赦左右軍囚庚寅大賞軍功五月丙申朔大赦丙午如南莊六月乙丑朔御崇元殿百官入閤監修國史劉昫史官張昭遠等以新修唐書紀志列傳并目錄凡二百三卷上之賜器帛有差丁卯射於繁臺幸杜威第秋八月甲子朔廢二舞辛未閱馬於茂澤陂丁丑括馬九月己亥閱馬於萬龍岡幸李守貞第冬十月庚午遣使太子賓客羅周岳使副太子右庶子王延濟冊兩浙節度使錢佐爲守太尉十二月乙丑以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兼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丁丑

臘敗于郊保大四年僞開運三年春正月癸巳朔命改鑄天下合同印書詔印御前並以黃金爲之二月壬午如南莊夏六月孫方諫以狼山叛附於契丹丙寅契丹寇邊秋七月丙申兩浙節度使吳越國王錢佐加守太師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加守太尉八月辛酉如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九月辛丑行營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及契丹戰於新興敗之癸卯劉知遠及契丹戰於朔州敗之冬十一月永靜軍節度使梁漢璋及契丹戰於瀛州敗績契丹寇鎭定十二月己未杜威軍於中渡壬戌奉國都虞侯王清及契丹戰於滹沱敗績死之壬申杜威李

守貞張彥澤以其軍叛降於契丹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二千人自封邱門斬關而入癸酉彥澤頓兵於明德門外京城大擾大內都點檢康福全在寬仁門宿衞登樓覘城彥澤呼而下之重貴奉表降於契丹自稱孫臣某甲戌彥澤遷重貴及諸宮屬於開封府遣控鶴指揮使李榮將兵監守殺開封尹桑維翰及宣徽使孟承誨丙戌晦百官宿封禪寺明日百官列班遙辭重貴於寺以逆契丹重貴舉族出封邱門契丹遂入大內至昏出宮是夜宿於赤堈洛京留守景延廣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安置黃龍府遂滅晉

述曰敬瑭雜犬遺類豺狼野心依敵亂華弑君篡國晉史謂其決鯨海以救焚何逃沒溺飲鴆漿而止渴終取喪亡猶未盡其罪狀也逆嗣重貴奢淫驕縱閱馬調鷹任用非人天怒民怨以至族行萬里身死窮荒自古得國之醜未有若彼者而失國之醜亦未有若彼者以彼其醜欲從而帝之何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哉

續唐書卷三十二終

續唐書卷三十三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漢世家第十二

劉知遠太原人也其先沙陀部人父琠事武皇爲列校知遠面紫色目多白睛與石敬瑭俱事明宗爲偏將明宗及梁人戰於德勝敬瑭馬甲斷知遠輟騎授之取斷革者自跨殿後而還敬瑭感之明宗踐阼敬瑭留守北京以知遠爲押牙應順元年敬瑭鎮常山明宗召赴闕會閔帝出奔與敬瑭遇於衛州止傳舍知遠遣勇士石敢袖鐵椎立敬瑭後及有變知遠擁敬瑭入室敢與左右格鬭而死知遠

率衆盡殺閔帝左右留敬瑭傳舍而去清泰元年末帝入立敬瑭復鎮河東已而有隙敬瑭舉兵知遠與桑維翰密贊成之敬瑭僭位太原以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領保義軍節度使契丹送敬瑭至上黨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昇元元年僞天福二年授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已而杜重威代領忠武知遠領歸德因恥與重威同制杜門不出敬瑭怒欲罷其兵職宰相趙瑩以爲不可乃遣端明殿學士和凝就第宣諭知遠乃受命昇元四年僞天福五年徙鄴都留守尋授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自知遠從敬瑭起太原有功勳位已高

及敬瑭薨重貴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重貴疑知遠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保大三年僞開運二年四月封北平王尋加守太尉然知遠未嘗出兵契丹寇澶州別遣偉王攻雁門知遠敗之於秀容保大五年契丹入晉重貴北遷知遠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呼之爲兒賜以木拐一木拐虜之所貴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不得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峻還爲知遠言契丹必不能成大事乃議建國二月戊辰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等上牋勸進辛未知遠僭位稱天福十二年磁州賊帥梁暉取相州歸

附都將史宏肇取代州殺其刺史王暉晉州將藥可儔殺其守將駱從朗及括錢使諫議大夫趙熙歸附辛巳陝州留後王守恩歸附三月丙戌朔蠲河東雜稅延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周密壬辰丹州指揮使高彥詢以其州歸附壬寅契丹遁以其將蕭翰爲宣武軍節度使守汴州夏四月己未右都押衙楊邠爲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樞密副使契丹陷相州殺梁暉乙丑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史宏肇取潞州戊辰奉國指揮使武行德以河陽歸附史宏肇取澤州丙子契丹耶律德光卒於欒城趙延壽於鎮州自稱權知國事五月甲午太原尹劉崇爲北京

留守丙申如東京蕭翰遁歸於契丹以邠國公李從益知南朝軍國事戊申次絳州刺史李從朗歸附六月丙辰次河陽殺李從益及其母甲子至自太原戊辰改僞國號漢赦罪人蠲民稅是月劉昫卒秋閏七月乙丑禁造契丹服器天雄軍節度使杜重威反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爲鄴都行營都部署以討之八月壬午鎮護聖指揮使白再榮逐契丹以鎮州來歸丙申安國軍節度使薛懷讓殺契丹將劉鐸入於邢州庚辰北征冬十月甲申次鄴城赦河北十一月壬申杜重威降十二月癸巳至自鄴都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己未知遠更名暠丁

丑薨年五十四葬睿陵子承祐立

承祐知遠第二子也姿貌白皙眉目疎朗知遠僭位授左衛上將軍大內都點檢兄承訓長而賢知遠愛之方屬以爲嗣而承訓卒知遠不豫悲哀疾劇乃以承祐屬諸將相宰相蘇逢吉曰承祐未封王請亟封之未及封而知遠薨秘不發喪殺杜重威僞乾祐元年二月辛巳封承祐周王遂僭皇帝位壬辰右衛大將軍鳳翔巡檢使王景崇及蜀人戰於大散關敗之癸巳大赦三月丁丑李守貞反陷潼關夏四月辛巳陝州兵馬都監王玉克潼關壬午永興軍將趙思綰附於李守貞客省使王峻帥師屯於關西閏五月國子監奏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秋七月癸亥契丹鄭州刺史王彥徽來奔乙亥王景崇叛附於李守貞八月壬午郭威討李守貞九月西面行營都虞候尚宏遷及趙思綰戰敗績保大七年僞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赦囚二月丙子蠲民緡配租夏五月李守貞之將周光遜降乙丑趙思綰降秋七月丁巳郭威殺華州留後趙思綰於京兆甲子克河中八月郭從義殺前永興巡檢喬守溫丙戌郭威遣使獻俘冬十月庚午朔契丹寇趙魏宰臣進添都馬癸未監修國史蘇逢吉史官賈緯以所譔實

錄二十卷上之丙戌契丹陷內邱己丑郭威及宣徽南院使王峻伐契丹十一月契丹遁保大八年僞乾祐三年春正月西面行營都部署趙暉克鳳翔丙午郭威進添都馬壬申趙暉獻馘俘冬十一月丙子殺楊邠及史宏肇王章皆滅其族郭威反庚辰成義軍節度使宋廷渥叛附於威壬午威犯封邱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軍於七里店癸未勞軍於北郊甲申勞軍於劉子陂慕容彥超及郭威戰敗績開封尹侯益叛降於威乙酉承祐策馬至元化門遂與蘇逢吉郭允明詣西北邨舍允明知事不濟乃剚刃於承祐承祐薨年二十逢吉允明皆自殺其後郭威諡承祐

曰隱葬陽翟

旻初名崇知遠母弟也爲人美鬚髯重瞳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知遠臣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署旻爲都指揮使知遠僭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中書門下平章事承祐嗣位改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承祐年少政在大臣郭威爲樞密使有功素與旻有隙旻與屬吏鄭珙謀乃罷上供征賦收豪傑籍民丁以自固保大八年僞乾祐三年郭威起兵承祐遇弒旻乃謀舉兵威反狀已白而承祐諸臣不卽推尊之故未敢卽立謬請立旻子贇爲嗣是時人皆知威非實意而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害乃罷兵遣

人至京師威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稱之爲郭雀兒至是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贇之意因自指其頸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益喜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驤勸其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俟變旻大罵驤離間父子命牽出斬之幷殺其妻以其事白於母后以明無他已而威果篡位降封贇湘陰公旻遣牙將李䛒奉書於威求贇歸太原而贇不得歸旻始思自立保大九年僭帝位於晉陽仍稱乾祐四年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沁遼麟石諸州之地以次子承鈞爲太原尹判官鄭珙趙華爲宰相都押衙陳光裕爲宣徽使遣通事舍人李䛒行使於契丹

契丹與旻約爲父子之國旻乃遣宰相鄭珙致書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而已契丹遣使冊命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又以自愛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已而兀欲爲述軋所弒述律代立旻遣樞密使王得中聘於述律請兵攻周述律遣蕭禹厥率兵五萬助旻旻出陰地攻晉州爲王峻所敗德扆因取嵐州保大十二年僞乾祐七年春正月郭威薨養子柴榮立旻聞之喜遣使乞兵於契丹契丹遣楊衮將鐵馬萬騎及諸奚部兵五六萬人號稱十萬以助旻旻以張元徽爲先鋒自將騎兵三萬攻潞州與契丹兵南出團柏屯梁侯驛昭義軍節度使李筠遣將逆戰於太

平驛元徽斬其將穆令均筠遁歸上黨遂圍潞州時柴榮新卽位以謂旻幸其有大喪必不能出兵宜自將以擊其不意自宰相馮道等皆謂不可榮意甚銳遂行與旻遇於高平楊衮望其師謂旻曰勁敵也未可輕動旻不聽王得中叩馬諫又不聽趣元徽進兵會馬蹶爲榮兵所殺旻遂大敗日暮收餘兵阻澗而守榮將劉詞繼至復乘勝追擊旻又大敗旻間道馳去夜失道得邨兵民爲嚮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榮收軍潞州大宴軍士斬敗將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太原遣符彥卿史彥超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大原方四十里榮兵去城三百步圍之逾月自四月

至六月攻之不克而彥卿爲契丹所敗彥超戰殁榮乃班師旻自敗高平已而被圍憂憤成疾冬十一月薨年六十子鈞立

鈞旻次子也初名承鈞少好學工書旻薨鈞請服喪以日易月非禮也始行三年之喪奉表契丹自稱男契丹荅詔呼爲兒遣使册命嗣位其僭號仍稱乾祐不改元保大十三年僞乾祐八年春二月庚申遣使如契丹請加上尊號不許保大十四年僞乾祐九年冬改明年爲天會保大十五年僞天會元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冬十一月契丹遣高勳以兵助鈞鈞遣李存瓌與勳擊周至潞州而還保大十六年僞天會二年柴榮北伐契丹下三關契丹使告於鈞將發兵而榮班師乃已中興三年僞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於宋宋改元建隆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遣牙將劉繼沖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李廷玉送於太原乞兵爲援鈞欲謀於契丹繼沖述筠意請無用契丹兵鈞卽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於汾水僕射趙華獨言筠舉事輕易未可爲恃鈞至太平驛封筠隴西郡王筠見鈞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敢愛死而鈞與郭氏世仇聞其言亦不悅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與贊多

不協鈞遣宰相衞融和解之已而筠敗死融被執宋祖以鐵檛擊融首不死釋之鈞懼引師歸僞天會七年秋七月宋師侵邊冬十月丙申遣使告契丹以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國政鈞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旣召無爲同平章事復以五臺山僧繼顒署鴻臚卿十二月遣從子繼文如契丹契丹拘之不遣先是旻凡舉事必稟契丹及鈞立禮文多略契丹遣使責鈞改元援李筠殺段常不以告鈞惶恐謝罪使者至契丹輒見留鈞奉之愈謹而契丹相待益薄宋祖常因盼上諜者謂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爲困此一方民若有志於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爲我語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加兵僞天會十二年秋七月鈞以勢力窘弱憂瘁得疾戊申遂薨年四十三謚曰孝和養子繼恩立

繼恩本姓薛父釗爲卒旻以女妻之生繼恩知遠以釗壻也除其軍籍置之門下釗無才能但衣食之而無用妻以旻女常居中釗罕得見釗怏怏一日乘醉拔佩刀傷未死釗卽自裁旻女後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及旻女皆卒旻

以鈞無子乃以二子命鈞養爲子鈞立以繼恩爲太原尹鈞嘗語郭無爲繼恩非濟世才無爲不對鈞臥病召無爲以後事付之鈞卒繼恩告哀於契丹而後立繼恩衰服視事皆居勤政閣而鈞故執事百官宿衛者皆在太原府廨九月己酉繼恩會諸臣飲酒既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閉戶而殺之無爲使人梯屋入殺侯霸榮并其黨繼恩立裁六十餘日并人疑無爲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而左右卒莫能明無爲迎立繼元

繼元鈞養子也初授檢校司徒累遷金吾衛大將軍充大內都點檢繼恩時進太師兼太原尹僞天會十二年冬十一月既襲位仍稱天會不改元復修好於契丹天會十七年冬十二月將改元遣使稟命於契丹僞廣運元年春正月改元初宋師引汾水浸城并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郭無爲勸繼元出降繼元恃契丹爲援未之許也一日因宴羣臣無爲痛哭於庭曰柰何以空城抗百萬師乎葢欲搖動并人而并人守意益堅太平興國四年夏五月宋師北征繼元窮窘而并人猶欲堅守前樞密副使馬峯入見流涕以興亡諭之五月癸未夜繼元乃遣客省使李勳奉表請降宋以繼元爲右衛上將軍封彭城公淳化中繼元薨

述曰後唐之廢也固由敬瑭之篡逆而知遠實左右之罪亦大矣及其乘虛竊據僭號登宸撫御無方干戈不息未及二年而身亡承祐稚弱無能又未及二年而身弑國亡何其速耶旻受郭威之欺固由長城自壞其得保一隅以圖存歷四傳而殄滅猶幸也夫

續唐書卷三十三終

續唐書卷三十四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怡仝校

周世家第十三

郭威字文仲邢州堯山人也本常氏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父簡事石敬瑭爲順州刺史劉仁恭破順州簡見殺威形神魁梧負氣好使酒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威時年十八以勇力應募莊宗滅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悉隸從馬直威年二十一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知遠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臨鎭嘗以威從契丹滅晉知遠起兵太原僭位拜威樞密副使保大六年僞乾祐元年春正月知遠疾革以承祐託威承祐嗣位拜威樞密使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承祐遣將討之久皆無功乃加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督諸將出戰威大破之守貞自焚死僞乾祐二年秋八月威自河中班師承祐賜賚優厚旋議賜勳欲兼方鎭威辭之乃止九月加威檢校太師兼侍中冬十月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遯僞乾祐三年春二月師還夏四月授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承祐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宏肇又使李宏義殺王殷又使郭崇殺威及王峻於魏

詔書先至澶州宏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宏義遣人告威而詔殺威峻使者亦止威匿詔書召院吏魏仁浦謀之仁浦勸威反教其倒用留守印更爲詔令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効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承祐遣開封尹侯益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鸗脫覘威所向鸗脫爲威所得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承祐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於京師庚辰威至滑州宋延渥叛降壬午犯封邱甲申及慕容彥超戰於劉子陂彥超敗績奔於兖州承祐遇弒於趙邨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率百官朝承祐母后請立嗣君庚寅威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爲嗣辛卯請母后臨朝聽政十二月甲戌朔威北伐契丹軍於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贇於宋州殺之庚申母后制以威監國保大九年僞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威篡帝位大赦改元僞國號周戊寅劉旻自立於太原二月丁巳尙書左丞田敏使於契丹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冬十月丙午劉旻起兵討威攻自晉州十一月王峻及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保大十年僞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癸亥至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兖州壬午赦兖州夏

六月乙酉朔詣曲阜祀孔子庚子至自兗州秋九月乙丑契丹寇邊保大十一年僞廣順三年春三月甲申封柴榮爲晉王夏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保大十二年僞顯德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壬辰威薨年五十一遺令薄葬葬嵩陵養子榮立

榮威之養子也本姓柴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威榮幼從姑長威家威愛其謹厚遂以爲子榮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威爲漢樞密使榮爲左監門衛將軍威簒位累拜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授開封尹封晉王僞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威薨秘不發喪丙申發喪榮卽位仍稱顯德不改元三月辛巳大赦癸未鄭仁誨留守東京乙酉加潞州以攻漢癸巳及劉旻戰於高原敗之追及於高平又敗之夏四月乙卯汾州防禦使董希顏遼州刺史張漢超俱叛附辛酉取嵐憲州壬戌取石沁州庚午赦潞州流罪以下囚忻州監軍李勍殺其刺史趙皐叛附五月丙子代州守將鄭處謙叛附契丹救漢丁酉符彥卿及契丹戰於忻口敗績先鋒都指揮使史彥超死之保大十三年僞顯德二年春二月求直言甲戌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及私自度者秋九月丙寅朔頒銅禁閏月癸丑向訓克秦州冬十月辛未取成州十一月乙未朔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部署以犯金陵戊申王景克鳳州保大十四年僞顯德三年春正月庚子向訓守東京壬寅出師南侵辛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犯金陵及唐兵戰於正陽敗之壬申克滁州甲戌朝廷遣使議行成不荅壬午朝廷使鍾謨下表丙戌取楊州辛卯取泰州三月取光舒常州夏四月常泰州復入於唐五月乙卯至自淮南赦囚秋七月光舒滁州復入於唐八月乙丑勸民種木及韭冬十一月庚寅廢諸祠不在祀典者乙酉殺唐臣孫晟保大十五年僞顯德四年春正月乙丑朔赦非死罪囚二月甲戌樞密副使王朴守東京乙亥出師南侵三月丁未克壽州夏四月己巳至自壽州冬十月己巳王朴留守東京壬申出師南侵十二月乙卯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庚申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叛降丁丑取泰州中興元年僞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取海州壬辰取靜海軍丁未克楚州守將張彥卿鄭昭業死之二月甲寅取揚州丁卯如揚州癸酉如瓜州三月壬午朔如泰州丁酉復如揚州辛卯如迎鑾鎮己亥克淮南十有四州以江爲界秋七月丁亥頒均田圖冬十月丁酉括民租十一月庚戌作通禮正樂十二月丙戌罷州縣課戶俸戶交泰二年僞顯德六年春三月甲戌北征

夏四月壬寅取乾寧軍辛丑取益津關以爲霸州癸卯取瓦橋以爲雄州取淤口關置寨五月乙巳朔取瀛州甲戌至自雄州六月癸未封子宗訓爲梁王宗誼燕國公癸巳榮薨年三十九葬慶陵子宗訓立

宗訓榮第四子也榮卽位時羣臣請封子爲王榮謙抑久之及北取三關遇疾而還始封宗訓梁王僞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榮薨甲午宗訓卽位不改元秋八月庚寅封弟熙讓爲晉王熙謹紀王熙誨蘄王壬寅高麗遣使朝貢并進別序孝經一卷孝經雌圖一卷越王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九月丙寅左驍衛大將軍戴交使於高麗十

一月壬寅高麗遣使來交泰三年僞顯德七年春正月辛丑朔契丹入寇河東癸卯宋祖率兵北征夜宿陳橋驛未署軍變將士大譟呼萬歲擐甲將刃推戴宋祖卽大位扶策升馬擁迫南行是日宋祖遂下詔詣崇元殿受命封宗訓爲鄭王奉周祀開寶六年春宗訓薨於房陵年十八歲謚曰恭葬順陵

述曰知遠之臨終也本以承祐託威而威則陰據其位墳土未乾藐孤安在哉榮起自賤微頗知政事崇儒學闢異端可謂令主獨恨其專犯南朝自忘後患天降之咎不永其年暫傳幼子而國隨亡誠不足惜況當時北漢尚存與周猗角不帝漢何帝周耶

續唐書卷三十四終

續唐書卷三十五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長水祝恂）仝校

后妃傳第一

武皇帝貞簡皇后曹氏莊宗之母也太原人以良家子嬪於武皇姿質閒麗性謙退而明辨雅爲秦國夫人所重從容謂武皇曰妾觀曹姬非常婦人王其厚待之武皇多內寵乾寧初平燕薊得李匡儔妻張氏有姿色嬖幸之姬侍罕得進御惟太后恩顧不衰武皇性嚴急左右有過必峻於譴罰無敢言者惟太后救諫卽爲解顏及莊宗載誕體貌奇武皇異而憐之太后益寵貴諸夫人咸出其下太后

亦恭勤內助左右稱之武皇薨莊宗嗣晉王位時李克寧李存顥謀變人情危懼太后召監軍張承業指莊宗謂之曰先人把臂授公此兒如聞外謀欲孤付託公等但置子母子有地毋令乞養於沛幸矣承業因誅克寧存顥以清內難莊宗善音律喜伶人詭浪太后常提耳誨之天祐七年鎭定求援莊宗促命治兵太后曰予齒漸衰兒但不墜先人之業爲幸矣何事櫛風沐雨離我晨昏莊宗曰稟先王之命須滅仇讎山東之事機不可失及發太后餞於汾橋悲不自勝莊宗平定趙魏駐於鄴城每一歲之內馳駕歸寧數四人服其仁孝太后初封晉國夫人莊宗卽位命宰臣盧損奉冊上書上皇太后尊號其年平定河南西幸洛陽令皇弟存渥皇子繼岌就太原迎奉莊宗親至懷州迎歸長壽宮太后素與劉太妃善分訣之後悒然不樂俄聞太妃寢疾侚醫中使問訊結轍旣而謂莊宗曰吾與太妃恩如伯仲彼經年抱疾但見吾面差慰中心吾暫至晉陽旬朔與之俱來莊宗曰時方暑毒山路崎嶇無煩往復可令存渥輩迎侍太妃乃止及凶問至太后痛哭累旬由是不豫尋崩於長壽宮同光三年冬十月上謚曰貞簡皇太后葬於壽安陵

莊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莊宗正室曰衛國

夫人韓氏其次燕國夫人伊氏后又其次也初封魏國夫人后家世寒微父劉叜黃鬚善醫卜自號劉山人后生五六歲武皇攻魏州取成安裨將袁建豐得后納之晉陽宮貞簡太后敎以笙及歌舞及笄姿色絶衆聲伎擅長莊宗見而悅之莊宗已爲晉王太后幸其宮置酒爲壽自起歌舞太后歡甚命劉氏吹笙佐酒酒罷去留劉氏以賜莊宗先是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其後劉氏生子繼岌莊宗以爲類己愛之由是劉氏寵益專自下魏博戰河上十餘年獨以劉氏從劉氏多智善迎意承旨

其他嬪御莫得進見其父聞劉氏已貴詣魏宮上謁莊宗召袁建豐問之建豐曰臣始得劉氏於成安北隝時有黃鬚丈人護之乃出劉叜示建豐建豐曰是也然劉氏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望相高因大怒曰妾去鄉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於亂兵妾時環尸痛哭而去此田舍翁安得至此因命笞於宮門莊宗已卽皇帝位欲立劉氏爲皇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以故難其事而未發宰相豆盧革樞密使郭崇韜希旨上章言劉氏當立莊宗大悅同光二年四月乙卯皇帝御文明殿遣使冊劉氏爲皇后皇后受冊乘重翟車鹵簿鼓吹見於太廟韓夫人等皆不平乃封韓氏爲淑妃伊氏爲德妃莊宗自滅梁後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后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微賤踰次得立以爲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爲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爲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莊宗由此佞佛有胡僧自于闐來莊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游五臺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鎭州王鎔不爲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鼈也會明年滹沱大水壞鎭州關城人皆以爲神莊宗及后率諸

子諸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是時皇太后及皇后交通藩鎭太后稱誥令皇后稱教命兩宮使者旁午於道許州節度使温韜以后佞佛因請以私第爲佛寺爲后父薦福莊宗數幸郭崇韜元行欽等私第常與后俱其後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養父全義日遣姬妾出入宮中問遺不絕莊宗有愛妾甚有色而生子后心患之莊宗燕居宮中元行欽侍側莊宗問曰爾新喪婦其復娶乎吾助爾聘后指愛姬請曰帝憐行欽何不賜之莊宗不得已佯諾之后趣行欽拜謝行欽再拜起顧愛姬肩輿已出宮矣莊宗不樂稱疾不食者累日同光三年秋大水兩河之民流徙道路京師賦調不充六軍之士往往殍踣乃預借明年夏秋租稅百姓愁苦號泣於路莊宗方與后荒於畋游十二月己卯獵畋於白沙后率皇子後宮畢從歷伊闕宿龕澗癸未乃還是時大雪軍士寒凍金槍衛兵萬騎所至責民供給壞什器撤廬舍而焚之縣吏畏恐亡竄山谷明年三月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棓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粟以穰之宰相請出庫物以給軍莊宗許之后不肯曰吾夫婦得天下雖因武功蓋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論於延英殿后於屏間耳屬之因取粧奩及皇幼子滿喜

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宮中所有惟此耳請鬻以給軍宰相惶恐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出兵討魏始出物以給軍軍士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莊宗東幸汴州從駕兵二萬五千及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所失大半至罌子谷道路險狹莊宗見從官執兵仗者皆以好言勞之曰適報魏王平蜀得蜀金銀五十萬當悉給爾等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不感恩莊宗泣下因顧內庫使張容哥索袍帶以賜之容哥對曰盡矣軍士叱容哥曰致吾君至此皆由爾輩因抽刀逐之左右救之而免容哥曰皇后惜物不以給軍而歸罪於我事若不測吾身

萬段矣乃投水而死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臥絳霄殿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飱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后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爲尼在道因與存渥姦及至太原乃削髮爲尼明宗入立遣人賜后死晉天福五年追謚曰神閔敬皇后自唐末喪亂后妃之制不備至莊宗時後宮之數尤多有昭容昭儀昭媛出使御正侍眞懿才咸一瑤芳懿德宣一等其餘名號不可勝記莊宗遇弑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於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後嫁契丹突厥李贊華贊華性酷毒喜殺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求離婚乃削髮爲尼以卒而韓淑妃伊德妃皆居於太原石敬瑭反時爲契丹所虜又有昭儀侯氏封汧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沂國夫人出使美宣鄧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眞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眞吳氏封延陵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瑤芳張氏封淸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二月敕

明宗昭懿皇后夏氏生秦王從榮及閔帝同光初后以疾崩明宗卽位追封爲晉國夫人長興中明宗以秦宋二王位望旣隆因思從貴之義乃下制曰故晉國夫人夏氏素推仁德久睦宗親嘗思內助之方不見中興之義子當御極子並爲王有鵲巢之高無翬衣之貴貞魂永逝懿範常存攷本朝之文洽追封之制將慰懷於九族冀叶慶於四星宜追冊爲皇后兼定懿號旣而有司上謚曰昭懿

和武顯皇后曹氏生晉國公主天成三年正月冊爲淑妃長興元年正月十四日冊爲皇后應順元年正月冊爲皇太后至淸泰三年閏十一月隨末帝崩於後樓

宣憲皇后魏氏鎭州平山人也初適平山民王氏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后以歸明宗爲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產曹后亦疏於畫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居數年而宣憲后卒葬於太原生子從珂是爲潞王明宗時從珂已封王乃追封魏氏爲魯國夫人末帝淸泰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臣聞漢昭帝承祚御歷奉尊謚於雲陽魏明帝繼體守文思外家於甄館而皆追從徽號祔饗廟庭克隆敬本之文式叶愛親之道又覽國史竊有見明皇帝母曰昭成皇后竇氏代宗皇后母曰章敬太后吳氏始嬪朱邸俄閟幽宮鴻圖既屬於明君尊號咸追於聖母伏以

魯國夫人發祥沙麓貽慶河洲三后最賢周母允成於天統四妃有子唐宮先啓於帝基仰惟當宁之情彌軫寒泉之思久虛殷薦慮損皇猷臣等謹上尊謚曰宣憲皇太后請依昭成皇太后故事擇日備禮冊命又臣等伏聞先太后舊陵永附先祠則都下難崇別廟既追尊謚合剏閟宮按漢朝故事園寢不在王畿或就陵所便立寢祠今商量上謚後權立同廟以申告獻配祀之禮請俟他年從之時方議建陵寢而太原石敬瑭反乃於京師河東府東立寢宮明宗時內職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梁故將劉鄩爲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明宗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子安重誨以告明宗而納之王氏素得鄩金甚多悉以遺明宗左右及諸子婦人人皆爲王氏稱譽明宗益愛之而夫人曹氏爲人簡質常避事由是王氏專寵明宗卽位議立皇后而曹氏當立曹氏謂王氏曰我素多病而性不耐煩妹當代我王氏曰后帝匹也至尊之位誰敢干之乃立曹氏爲皇后王氏爲淑妃妃事皇后亦甚謹每帝晨起盥櫛服御皆妃執事左右及罷朝帝與皇后食妃侍食徹乃退未嘗稍懈皇后心亦益愛之然宮中之事皆主於妃明宗病妃與宦者孟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殺安重誨秦王從榮皆與焉劉鄩諸

子皆以妃故封拜官爵閔帝卽位冊尊皇后爲皇太后妃爲皇太妃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爲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爲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益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乳嫗將兒往來秦府遂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王氏伺察宮中動靜從榮已死司衣王氏以爲秦王實以兵衞天子而以反見誅出怨言閔帝聞之大怒賜司衣王氏死而事連太妃由是心不悅欲遷之至德宮以太后素善妃懼傷其意而止然待之甚薄末帝入立嘗置酒妃院妃舉酒曰願辭皇帝爲比邱尼帝驚問其故

妃曰小兒處偶得命若大人不容則死之曰何面見先帝因泣下末帝亦爲之悽然待之頗厚石敬瑭兵犯京師末帝聚族將自焚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少回避以俟姑夫太后曰我家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太后乃與帝俱焚死而妃與許王從益及其妹匿於鞠院乃免明宗時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周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趙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曹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衞國夫人司記蔡氏封蔡國夫人司膳翟氏封滕國夫人司醖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勃海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聊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司藥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梳篦張氏封清河郡夫人司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櫛篦傳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濟陽郡夫人以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勑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內職倣而行之內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勑前代內職皆無封君之禮此一時之制

閔帝哀皇后孔氏父循橫海軍節度使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妃帝許之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有賢行初封魯國夫人生四子及卽位立爲皇后未及冊命而難作閔帝出奔后病子幼皆不能從應順元年四月末帝入立后及四子俱見殺

末帝劉皇后應州渾元人也父茂威后性强戾末帝素憚之天成中封爲沛國夫人清泰初百官三上表請立中宮遂立爲皇后其弟延皓爲人素謹厚及貴而改節以后故用事自鳳翔牙校環歲之間歷樞密使出爲鄴都留守及延皓爲張令昭所逐執政請行朝典后力制之止從罷色而已寇兵入洛后與末帝俱就燔焉

述曰自古一代之興衰固繫於乾綱亦由於坤道觀夫貞簡太后明敏慈祥謙恭巽順洵無虧於懿範也哉劉后黷貨擅權致爲厲階所謂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至於明宗夏后魏后降年不永內政無聞若曹太后及劉后俱同末帝以崩完貞全節以覘王淑妃之暫以身免忝顏受封終歸見殺蓋相去遠矣

續唐書卷三十五終

續唐書卷三十六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覛恂仝校

后妃傳第二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幼流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女后爲媵得幸生元宗及楚王景遷晉王景遂齊王景達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以爲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苟言笑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祖殂於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從容諫曰移孝爲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執何異太阿倒持柄不在我矣烈祖大悟因寢其行而命周

宗赴金陵天祚三年封齊王妃烈祖受禪冊立爲皇后禪贊內政多所受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衆及崩中書侍郎孫忌懼魏岑馮延己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爲之元宗即位尊爲皇太后每元宗朝惟勞其良苦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十月崩祔葬永陵謚元敬后有姪宋諤爲參軍以國戚官不顯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記初入宮年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數數薦引旣承恩寵服御輒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生江王景逷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爲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日烈祖幸齊王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逷才過齊王烈祖正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去簪珥幽於別宮數月命度爲尼景逷愛亦弛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即位始封景逷保寧王許种氏就養於景逷宮封皇太妃宋后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

烈祖後宮又有汝南郡君周氏追封許國太妃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虔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事吳爲裨將義祖謀誅張顥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三十輩斬顥於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之曰僕母老懼事不成欲徐圖之太章勃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顥後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耶柰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宗即后也義祖初見歎曰非此子不敵此女元宗起家自尚書郎至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即位立爲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旣居大

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姒然後及中宮元宗樂推諸弟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爲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數月後主卽位冊爲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乾德三年十月崩是日雨沙於金陵後主哀毀骨立杖而後起哀動左右葬順陵諡光穆元宗後宮有淩氏生韓王從善隨後主北遷封吳國夫人又有平昌郡公主孟氏昭容吉氏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爲壽元宗前元宗歎其工以所御燒槽琵琶賜之燒槽者卽蔡邕焦桐之義或謂焰材而斲之或謂因爇而存之后於采戲弈棋靡不妙絕元宗南幸豫章詔音存問以令婦稱後主卽位冊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朶之妝人皆效之嘗雪夜酣宴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爲新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注淫繁手新音清越可聽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內史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則緩而此聲太

急何耶曹生曰舊譜實緩宮中有人易之非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匹以旌敢言然不爲輟也后生二子皆秀嶷其季仲宣慓穎清峻后尤鍾愛自鞠視之后臥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日卒后聞之哀號顚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侍膳藥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爽邁非常謂後主曰婢子多幸托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是所不足者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親取元宗所賜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爲後主別又自爲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妝口內含玉殂於瑤光殿之西室時後主四年十一月甲戌也年二十九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於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後起自爲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嗜欲既勝悲歡糾紛緣情攸宅觸事來津貲殷世逸樂尠愁殷沈烏逞兎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忘新闕景頹岸世閱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詭夢高唐誕誇洛浦構屈平虛亦悃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蒼蒼何辜殲予伉儷窈窕難追不祿於世玉潤珠融殞然破碎柔儀俊德孤映鮮雙纖穠挺秀婉孌開揚豔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奚誡愼肅惟常環珮爰節造次有章含顰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鑒眼采飛光情瀾春媚愛語風香

瓌姿稟異金冶昭祥婉容無犯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鄉昔我新婚燕爾情婉媒無勞辭筮無遠報歸妹邀終咸爻協兆俛仰同心綢繆自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往告嗚呼哀哉志心既達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派危言遺情盼盼哀淚漣漣何爲忍心覽此哀編絕豔易凋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飢是慰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采戲傳能弈棋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蕟爰質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棲雲涯發揚掩抑纖緊洪奮窮幽極致莫得徵瑕審音者仰止達樂者興嗟曲演

來遲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逞羽制革常調法移往度剪遏繁態靄成新矩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而誰誠吾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雕甍風和繡額燕燕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輦窮歡是宴是息含桃薦食畏日流空林雕晚籜蓮舞疏紅煙輕麗服雪瑩修容纖眉範月高髻淩風輯柔爾顏何樂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哀萃此秋晏我心無憂物莫能亂弦爾

清商豔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且晏寒生蕙幄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麗爾渥丹婉爾清揚厭厭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爲疇曩嗚呼哀哉孰謂逝者荏苒　疏我思妹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殷如寒暑斯疚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乎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極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歡多多遺致絲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渙乎忉怛恍越乎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瞀亂兮

誰將因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昔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斂怨爲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襲香兮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曀空曖曖兮愁煙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蓍既許簫笳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輀一駕兮無來轅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枸兮風索索鳥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憐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隳摧號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魂茫茫天步抆血撫櫬邀於何所苟雲路之可窮冀傳

情於方士嗚呼哀哉遂以其所製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與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初烈祖爲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尤爲親信元宗以宗爲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爲吳王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而禮官議諡及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后周氏昭惠后妹也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靜昭惠后感疾后常出入宮內而昭惠后未之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后驚曰妹在此邪后幼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數日矣昭惠后恚怒返臥至死面不外向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位號久虛至後主八年始議立后爲繼室南唐三世皆娶於藩邸故皇帝婚禮議者不一乃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爲古今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按古房樂無鐘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鐘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鐘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因此以爲夫婦之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荅拜佑以爲王者婚

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荅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游評其異同時佑方寵用游希旨奏佑爲是遂施用之既而游病疽鉉懟其不主己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爲崇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鵝代白雁被以文繡使銜書侈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庶民觀者或登屋至有墜瓦而斃者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按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成禮之翌日大讌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爲詩以諷而後主不之譴后被寵過於昭惠時後主於羣花間作亭雕鏤華麗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國亡從後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宋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殂後主保儀黃氏世爲江夏人父守忠遇亂徙湘湖事馬氏爲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鎬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納後宮後主見其美選爲保儀容態華麗冠絕當世顧盼顰笑無不妍姣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后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墨寶而已黃氏服勤降體以事小周后故同時美女率多遇害而黃氏獨不遭譴以其事之盡禮也元宗後主皆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跡至都保儀實掌之都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城若

不守汝卽焚之無爲他人得及城陷圖籍俱煬靡有遺者黄氏隨後主北遷卒於大梁又有宫人流珠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念昭惠后問左右無知音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又有喬氏及慶奴秋水窅娘皆後主宫人

述曰元敬皇后及光穆皇后再世徽音克修内政幾與長孫媲美矣昭惠后以色技邀恩有乖治化至於繼后酣舞媚君卒成亡國之禍可歎也已

續唐書卷二十六終

續唐書卷三十七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宗室傳第三

克讓武皇之仲弟少善騎射爲振武軍校從討王仙芝以功授金吾衛將軍留宿衛初李氏以部屬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其後武皇起雲中殺段文楚天子發兵致討遣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旦兵合克讓與其僕何相溫文寛石的歷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追至渭橋克讓等射殺百餘人官兵乃止克讓奔於鴈門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還宿衛黄巢犯闕克讓守潼關爲賊所敗伏於南山佛寺寺僧殺之

克修字崇遠武皇之從父弟從討龐勛以功授朔州刺史武皇鎮鴈門以爲奉誠軍使從入關討黄巢爲先鋒還左營軍使潞州孟方立遷於邢州武皇平潞州乃表克修爲昭義軍節度使數出山東擊方立又與李罕之攻寇懷孟之間其後武皇自將伐邢洺還軍過潞克修性儉嗇供饋甚薄武皇怒而笞之克修慙憤發疾卒年三十一二子嗣弼嗣肱嗣弼爲涿州刺史天祐十一年契丹陷涿州嗣弼沒於虜嗣肱少有膽略從周德威數立戰功爲馬步軍都虞侯李存審敗梁軍於胡壁獲其將龐讓梁兵圍蓨縣嗣

肱從存審救之其兵解去以功授蔚州刺史雁門以北都知兵馬使累遷澤代二州刺史新州刺史王郁叛入契丹嗣肱進兵定嬀儒三州授山東北都團練使同光元年卒於官年四十五

克恭武皇之諸弟爲決勝軍使克修卒以克恭代爲昭義軍節度使性驕横不法未嫺軍政潞人素便克修之簡正以非罪暴卒而惡克恭之縱恣選後院勁兵五百人獻於武皇行至銅鞮其將馮霸以其徒叛武皇遣李元審討之戰於沁水元審大敗奔入潞州牙將安居受亦叛殺克恭及元審使人召霸霸不受命居受懼出奔行至長子爲野

人所殺傳首於霸霸乃入潞州自稱留後以附梁武皇命康君立討梁獲霸等誅之乃以君立爲昭義軍節度使

克寧武皇之季弟爲人仁孝居諸兄弟中最賢事武皇甚謹武皇與赫連鐸戰雲蔚間後從達靼入破黃巢未嘗不從武皇鎮太原以爲内外都制置蕃漢都知兵馬使檢校太保振武軍節度使凡軍政皆決之武皇疾篤召莊宗侍屬克寧張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言終棄代莊宗告克寧曰兒年孤稚未通庶政雖承遺命恐不足當大事叔父勳德俱高衆情推服敢以軍府請制以待兒之有立克寧曰亡兄之命屬在我兒孰敢異議率先拜賀莊宗嗣位政事一切委之武皇養子李存顥陰計於克寧曰兄亡弟及古之道也以叔拜姪理豈安乎富貴功名宜自取之克寧曰吾家三代父慈子孝先王土地有歸吾復何求克寧妻孟夫人素剛悍存顥等各遣其妻入說夫人屬迫克寧克寧惑之會克寧因事殺都虞侯李存質而與張承業李存璋有隙又請兼領大同軍節度使於是幸臣史敬鎔見太后告克寧與存顥叛莊宗召承業存璋謂曰季父所爲如此奈何然骨肉不可自相魚肉吾卽避路則禍亂可紓矣承業等謀誅克寧乃伏兵於府置酒大會克寧與存顥旣至俱伏法

存美武皇子莊宗第二弟同光三年十二月辛亥詔封邕王莊宗敗存美以病風得免居於晉陽其後不知所終

存霸武皇子莊宗第三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永王歷昭義天平河中三軍節度使居京師食俸而已趙在禮作亂乃遣存霸於河中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再幸汜水從存霸北京留守李紹榮欲奔河中就存霸從兵稍散存霸亦率衆千人棄鎭奔晉陽從兵逃散惟使下康從弁不去存霸削髮衣僧服謁符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取奏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

存禮武皇子莊宗第四弟同光三年封薛王莊宗敗不知所終

存渥武皇子莊宗第五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申王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晉陽李彥超不納行至風谷爲部下所殺

存乂武皇子莊宗第六弟同光三年封睦王歷建雄保大二軍節度使娶郭崇韜女是時魏州妖人楊十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之又煉丹汞易人形破扁鑰莊宗頗神之官至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而士或

因之以求官爵存乂及存渥等往往朋淫於其家及崇韜被族莊宗遣宦官陰察外議以爲如何而宦官因欲盡誅崇韜親黨以絕後患乃誣言存乂過十郎家酒酣攘臂號泣爲婦翁稱冤言甚怨望莊宗遨存乂而殺之時朱友謙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冤莊宗遣朱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族之并誅十郎

存確武皇子莊宗第七弟同光三年封通王莊宗敗後爲霍彥威所殺

存紀武皇子莊宗第八弟與莊宗同母同光三年封雅王莊宗敗亦爲霍彥威所殺

莊宗又有弟存矩莊宗攻范陽盧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會兵擊劉鄩後爲亂軍所殺

繼岌莊宗長子莊宗五子惟繼岌爲劉皇后所出次繼潼繼嵩繼蟾繼嶢皆不著其母姓名號莊宗即位以繼岌爲北都留守同光三年九月封魏王是歲伐蜀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討使任圜爲翰林學士李愚參軍事九月戊申將兵六萬自鳳翔入大散關軍無十日之糧而所至州鎮皆迎降遂食其粟至興州蜀將程奉璉以五百騎降因以其兵修閣道以過唐軍王衍將兵萬人屯利州分其

半逆戰於三泉爲先鋒康延孝所敗衍懼斷吉柏浮橋奔歸成都唐軍自文州間道以入十月己酉繼岌至緜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階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爲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宦者供奉官李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知柔爲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心益不平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而魏王所得匹馬束帛唾壺麈柄

而已崇韜曰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牙門闃然由是崇襲等不勝其憤已而宗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言崇韜有異志勸繼岌爲備繼岌謂崇韜曰陛下倚侍中如衡華尊之廟堂之上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事非予敢知也莊宗聞崇韜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延嗣至成都崇韜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嗣崇韜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韜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知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事勢已不可遏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乎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便可果決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使殺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釁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屬無焦類矣繼岌曰上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

登樓以避之崇韜入升階繼岌從者李　擿碎其首繼岌遂班師二月軍至泥溪先鋒康延孝叛據漢州繼岌遣任圜討平之四月至興平聞明宗反兵至京師欲馳救行至渭南師徒潰散自縊死繼潼繼嵩繼嶢皆爲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蓋皆年幼未封莊宗敗時武皇子孫存者十有一人明宗入立其四人見殺其餘不知所終武皇之後遂絕

從璟明宗長子初名從審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陳人罕及焉從莊宗於河上累有戰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於魏莊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旨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爲元行欽所制復與歸洛莊宗赴汴州將士多亡於道獨從璟不去左右或勸其逃不聽尋爲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從榮明宗第二子天成初授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三年移北京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四年入爲河南尹封秦王一日明宗謂安重誨曰近聞從榮左右有詐宣朕旨令勿接儒生儒生多懦恐鈍志相染朕方知之頗駭其事比以從榮方幼出臨大藩故選儒雅賴其裨佐今聞此姦險之言豈朕之所望鞫其言者將戮之重誨曰若遽行刑又慮賓從難處且望嚴誡遂止從榮爲詩與從事高輦等更相

唱和自謂章句獨步一時有詩千餘首號曰紫府集長興中以本官充天下兵馬大元帥從榮乃請以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秦府衙兵每入朝以數百騎從行出則張弓挾矢馳騁盈巷既受元帥之命即令其府屬僚佐及四方游士各試擬淮南書一道陳己將廓清宇內之意初言事者請爲親王置師傅明宗顧問近臣執政以從榮名勢既隆不敢忤旨即奏云王官宜委從榮乃奏刑部侍郎爲王傅又奏翰林學士崔棁爲元帥府判官明宗曰學士代予詔令不可擬議從榮不悅退謂左右曰既付以元帥之任而阻予請僚佐又未諭制旨也復奏刑部侍郎任贊從之後舉兵犯宮室敗死廢爲庶人

從璨明宗諸子性剛直好客疏財意豁如也天成中爲右衛大將軍安重誨方秉事權從璨亦不之屈重誨嘗以此忌之明宗幸汴留從璨爲大內皇城使一日召賓友於會節園酣酒之後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請誅之詔曰皇城使從璨朕巡幸汴州使警大內乃全乖委任但恣遨游於子行從之園頻恣歌歡之會仍施峻法顯戮平人致彼喧嘩達於聞聽方當立方固不黨親宜貶房州司戶參軍仍令盡命長興中重誨得罪令復舊官仍贈太保

從益明宗之幼子宮嬪所生明宗命王淑妃母之嘗謂左

右曰惟此兒生於皇宮故尤所鍾愛長興末封許王石敬瑭篡位以從益爲二王後改封郇國公其後與母歸洛陽及契丹至汴以從益遙領曹州節度使復封許王與王妃尋歸西京劉知遠自太原起軍建號從益召高行周武行德欲拒之行周等不從且奏其事知遠怒命郭崇義先入京師殺王淑妃與從益淑妃臨刑號泣曰吾母子何罪吾既爲契丹所立非敢與人爭國何不且留吾兒每年寒食使持一盂飯灑明宗陵寢聞者無不泣下

重哲閔帝子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重吉末帝長子末帝一女爲尼號幼澄皆不知其所出末帝鎮鳳翔重吉爲控鶴都指揮使與尼俱留京師控鶴親兵也閔帝嗣位不欲末帝子掌親兵乃出爲亳州團練使居幼澄於禁中又徙末帝北京末帝兵起閔帝遣殿直楚光匡祚執重吉幽於宋州搒捶重吉籍其家財既而殺之幼澄亦死

重美末帝第二子幼而明敏如成人末帝即位自左衛上將軍領成德軍節度使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改領天雄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雍王其後聞兵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散山谷門者請禁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爲百姓主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

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主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卒與末帝俱自焚死

述曰繼岌伐蜀成功兵不血刃尋遭内難殞命中途誠堪惋惜從璟臨陳有威名而臨難無苟免死於君側克篤忠貞從榮翩翩儒雅自賞風流皆禍之由失之輕躁從璨從益一害於權臣一迫於强敵取不得善終哀哉重美以童齔之年遭國家之變乃能救流亡之百姓止宮室之一燔身雖自焚史則垂名其賢明若是於唐室有光矣

續唐書卷三十七終

續唐書卷三十八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宗室傳第四

景遷烈祖第二子宋皇后所生幼警敏讀書一覽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上饒公主爲駙馬都尉服用不尚華侈歷衙内馬步軍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爲諸道副都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且壽最永故烈祖愛之至是始悟其妄昪元元年追封高平郡王保大初追封楚王

景遂烈祖第三子宋皇后所生仕吳爲門下侍郎烈祖受禪自吉王進封壽王除東都留守江都尹性純厚恬淡有士君子風讓王之喪景遂受命往護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晏駕元宗以位讓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徙封燕王又改封齊王加諸道兵馬元帥明年命景遂總庶政已降詔敕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立爲太弟凡太子官屬皆改太弟官屬景遂固辭不得乃取老子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自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盡言景遂常賦詩纖麗易面規

之景遂敬納又常怒碎玉杯於坐景遂亟推謝無忤色及易出使契丹景遂手疏言易國士宜夙夜納誨無使汎不測之淵元宗報曰易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封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爲鎭南軍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傲至鎭專恣尤甚景遂積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初景遂之出鎭也宏冀爲太子一日被譴於元宗有復立景遂意景遂在鎭亦頗忽忽多忿常以忤意殺都押牙袁從範之子宏冀刺知之乃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

景遂景遂擊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進之暴卒年三十九未殮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稍慰之因妄言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事竟不之知廢朝三日贈太弟謚文成

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宋皇后生時歲大旱烈祖方輔政極於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烈祖喜因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於他兒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爲嗣難於越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旣迫於臣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爲太弟景達自燕王徙封齊王爲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純至常從游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他舟初不善泅遽投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爲精誠所感又性剛疾惡朝廷嚴憚之元宗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憑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於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於己欲以虛辭爲德陽醉撫景達背曰爾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羣小構扇其禍不小殿下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悟自是畏禍遇曲宴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爲監軍使軍政皆決於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之叛壽州陷皆覺

爲之景達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鎭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鎭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太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於鎭年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爲永年贈太弟謚昭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之說記室徐鍇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好其勇於從善如此

景逷字宜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景逷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母种夫人得譴宋皇后鞠養景逷如己出元宗嗣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爲

虔州節度使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屠獨景遏排斥佛書專尊六經名教顗令卒尉邵季良攝令以令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遏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書記孫峴苦言規正景遏大重之峴卒言及必流涕厚恤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就拜侍中在鎮十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子季操官宗正卿

宏冀元宗長子母爲鍾皇后故唐末民間相傳讖曰有一眞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向左邊元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宏冀初封東平公徙南昌王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爲兵馬元帥景達爲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宫前約兄弟相傳而

出宏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爲太弟又徙鎮潤州封燕王宏冀爲人沈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攻常州元宗念宏冀尚少不習軍旅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於春秋然元師之重衆心所恃一郤足則部下搖矣宏冀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逸乞効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遣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副使李徵古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宏冀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暮臨敵易將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數十人俘於潤州宏冀以時方艱危悉驅出轅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事專殺不悅者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景達爲元帥又奔潰南歸獨宏冀有功遂立爲太子參決政事元宗仁厚羣下多縱弛至是宏冀以剛斷濟紀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以打毬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宏冀大懼故景遂遇酖死元宗既請盟於周以在位久恥於降屈屢遣使如周欲傳位宏冀使爲大國附庸周致書止之曰皇帝致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形縟旨敘此日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兵不息爰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

省咎責躬因災致懼亦無以過也況君血氣方剛春秋鼎盛爲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歡心豈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與其慕希夷之道孰若懷匡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哲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斯景福之彌遠諒惟英明必照誠懷元宗乃已周遣使至亦別賜宏冀宏信以爲常交泰二年七月宏冀屬疾數見景遂爲厲九月丙午卒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泊上書言世子之德在視膳問安今標顯武功非所以防微杜漸也元宗善之下其議改謚曰文獻泊由是進用

宏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容貌秀徹年十

四爲侍衛諸軍都虞候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又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游惟以賦詩爲樂初宏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宏茂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葬金陵城南五里命韓熙載作碑文以表之宏茂幼時有異僧言人壽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宏茂僧手書九十一字以獻及卒年一十九

從善字子思元宗第七子後主同母弟器度凝遠初封紀國公進封鄧王使周會宋祖受禪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爲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晏駕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游求遺詔游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介意愈加輯睦徙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後主十一年遣朝於宋宋以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後主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宋以疏示從善加恩慰撫幕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主愈悲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由是歲時游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文曰玉斝澄醪金盤繡糕茱房氣烈菊蘂香豪左右進而言曰惟芳時之月令可藉野以登高翔上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褒乎後主告之曰昔時之壯也意如馬心如猱情槃樂志驩賞忘勞悁心志於

金石泥花月於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綵維艘被牆宇以耗帛論邱山而委糟年年不負登臨節歲歲何曾舍逸遨小作花枝金鞠剪長裁羅被翠爲袍豈知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靡宴安其毒累大德於滔滔今余之齒老矣心悽焉而切切愴家難之如燬縈離緒之鬱陶涉彼岡兮跂予足望復關兮睇予目原有鴒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淚漣洏無一驩之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爾之告我曾非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之國亡改授右神武大將軍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又十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警敏能文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國宋征李重進遣從鎰詣行在後主嗣位封鄧王已而出鎮宣州後主宴餞綺霞閣近臣俱賦詩後主自爲序及貶制度降江南國公宋以不朝致討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匹白金二十萬斤宋兵悉已南渡從鎰留汴京館懷信驛捷奏至百僚稱賀閤門趣隨班入邸吏亦謂當有貢獻其介潘愼修以爲國被討瀕亡而使者旅賀非禮但奉方物以待罪宋祖嘉其知禮爲易供帳加賜牲餼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令後主亟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待之而

後主卒不行以致城陷從鎰從後主北歸無何病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同母弟數歲能弈棋詩有思致後主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進吉王出鎮江州及貶制度降鄂國公歸宋爲右神武大將軍改名從諵又十九年以本官出爲安遠行軍司馬不知所終

從慶元宗子長爲楚定王後主時封昭平郡公北遷授左監門衛大將軍神武左廂都指揮使

從信元宗少子後主時封文陽郡公北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元宗十子凡八人可見其二人逸其名

仲寓字叔章後主長子有文藝初封清源郡公北遷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逾制終喪賜積珍坊一區久之自言族大家貧求治郡拜郢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爲治吏民安之國亡後十九年卒年三十七子正言好學亦早卒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後主次子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受封仲宣封宣城公三歲誦孝經不遺一字聞奏樂輒審音調宫中燕侍合禮度出見士大夫改容顧揖有若成人昭惠后尤愛之後主三年仲宣纔四歲一日戲佛象前有大琉璃燈爲貓觸墮地劃然作聲仲宣因驚癇得疾竟卒追封岐王謚曰懷獻時昭惠后先屬疾聞仲宣夭悲哀更劇不數日而絕

述曰景遷早歲顯名而降年不永術士之言安足信哉景遂好學能文功成知退而卒被酖毒莫白奇寃可傷也已景達孝友性成疾惡從善終以隱忍自全在烈祖諸子中最純粹亦最永年景遏尊名敎闢異端又能從諫可謂賢王若元宗諸子亦多有才略而後主郤登高文幾得與太宗鶺鴒頌並傳以視其所作昭惠誄豈不有裨風敎也乎

續唐書卷三十八終

續唐書卷三十九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五

李嗣昭字益光本姓韓并州太谷民家子武皇出獵過其家見林中鬱鬱有氣怪而問之適生兒因遺以金帛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改名嗣昭爲人短小精悍初嗜酒好樂武皇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少從征伐爲內衙指揮使王珙與其兄珂爭帥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三將汴軍救珙嗣昭又敗之於胡壁堡執其將以功加檢校僕射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嗣昭與汴將丁會戰於含山斬首三千級執其將遂取澤州二年李君慶攻梁潞州爲其所害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朱全忠自將攻之嗣昭聞之棄城而走前遇伏兵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舉兵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會大雨梁軍解去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於梁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又取隰州皆降其刺史是歲梁兵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戰於平陽執其將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以叔琮以兵十萬迎擊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會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復入梁武皇大恐謀走雲州存信等勸奔

契丹嗣昭力爭以爲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計擊之梁軍方解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附梁仍歲之間孤城再圍此時力戰嗣昭功多天復六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築夾城以圍之又遣人招降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備切胡柳之戰爲梁所敗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嗣昭力諫莊宗然之時梁軍已登無石山嗣昭薄擊山北大敗之德威既死嗣昭權知幽州後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號哭遮留嗣昭夜遁方得去天祐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被圍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突入圍取莊宗以出時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回顧箙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節制澤潞自司徒太保至侍中中書令莊宗卽位贈太師隴西郡公子七人繼儔長而懦次弟繼韜囚之而自立焉

繼韜小字留得少狡獪無賴因兄之事莊宗出兵河上未暇深究命繼韜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政於魏琢申蒙琢

等常教其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為召居翰等問繼韜事必見誅因以語撼之繼韜乃遣弟繼遠入梁梁卽授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於京師繼遠諫曰不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繼韜不聽其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被圍夾城軍用乏絕楊氏之積蓄有助焉至是乃齎銀數十萬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為言繼韜初無惡緣奸人致誤楊氏亦以賂謁劉皇后為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莊宗乃釋繼韜數召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恨

之繼韜不自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潛使人諭繼遠起變軍城冀天子遣己安撫事泄斬於天津橋其二子常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佐父反長復何為至是亦誅卽遣使斬繼遠以繼儔知潞州事繼達充軍城巡檢未幾召繼儔赴闕繼儔悉取繼韜婢妾玩好而不卽行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大兄利其所好於心何安乃服衰麻引數百騎坐戟門使人殺繼儔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攻繼達繼達自剄死嗣昭七子至天成初繼能坐笞殺母婢為其家誣告謀反與其弟繼襲皆見殺惟繼忠一人僅免繼忠家晉陽楊氏積貲猶巨

萬嗣昭舊將裴約初事嗣昭在潞州最親信及繼韜之叛約戍潞州召民泣諭故使薨歿郎君卽背君親余寧俾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時梁以董璋為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守之告急於莊宗莊宗知其忠懇謂諸將曰裴約能分順逆不附賊黨先兄何不幸生此鴟梟乃顧李紹斌曰為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紹斌率騎赴之未至城已陷約被害時同光元年六月也莊宗聞之嗟痛不已

李嗣本雁門人本姓張父準銅冶鎮將嗣本少事武皇為帳中紀綱漸立戰功補軍校因賜姓名養為子從擊居庸

關以功為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遷振武軍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洺磁衞三郡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李嗣恩吐谷渾部人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將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養為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充左廂馬軍都將從李嗣昭援河中與梁人力戰矟中其口戰不已莊宗視其傷深慰之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轉天雄軍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以守鄩兵遁莘之戰

以功遷代州刺史石嶺關以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於太原追贈太尉

李存信本姓張父君政回鶻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武皇入關破黃巢補軍職賜姓名爲養子累遷馬步都校與李存孝交惡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以功領郴州刺史武皇將兵救朱宣存信屯於莘縣爲羅宏信所敗武皇子落落從討劉仁恭大敗於安塞武皇大怒顧存信曰昨日我醉公不能爲我戰耶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泥首謝罪而免由是常稱疾天復二年卒於晉陽年四十一

李存孝代州飛狐人本姓安名敬思武皇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爲養子常從爲騎將救陳許逐黃巢無不克捷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潞州軍亂殺其帥李克恭以城叛梁將朱崇節入潞州遣李讜攻澤州李罕之告急於武皇乃遣存孝率騎五千救之梁人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以爲命今張相公圍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何恃不降存孝選精騎五百繞梁營呼曰我沙陀求穴者待爾肉餧軍可令肥者出鬬梁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李讜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時朝廷以孫揆爲潞州節度揆儒者以梁卒爲衞褒衣先騶引騎伏長

子西崖谷間存孝俟揆過橫擊之擒揆以歸遂復取潞州存孝猿臂善射手舞鐵檛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其取潞州功爲多而武皇別以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怒不食者累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徙邢州留後是時連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求救於幽州李匡威兵至存孝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乃譖其有二心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遂附梁通趙因與幽州不協反以兵擊存孝存孝嬰城自守武皇自將兵傅其城掘壍圍之存孝出兵衝擊壍不得成軍校袁奉韜使人說以武皇將去餘非公敵雖壍何爲存孝然之縱兵成壍深溝高壘難近存孝遂窘城中食盡登城呼曰兒受深恩若非存信構陷曷爲舍父子而附仇敵願生見王一言而死武皇愍之遣劉太妃入城慰勞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有功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武皇叱曰爾爲書檄罪我多端亦存信教耶縶歸太原車裂於市然武皇終惜其才恨諸將之不能容爲之廢事旬日

李存進字光嗣振武人本姓孫名重進父佺世吏單于府武皇破朔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戰柏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侯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定魏博授天雄軍都部署按治梁亂皆

一切以法有犯者卽梟磔於市諸軍無不惕息從戰河上遷振武軍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每以舟兵往返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以葦笮維大艦爲浮梁莊宗大喜解衣賜之王師討張文禮於鎭州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爲招討使軍於東垣渡沙土散惡築壘難成存進伐木爲柵軍出芻牧文禮子處球率兵犯柵存進出戰橋上殺之殆盡而存進亦歿於陣年六十六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姓孫爲洋州節度使末帝起鳳翔漢韶與張虔昭各帥會兵岐下各軍皆降惟漢韶與虔昭不降俱奔蜀歷授永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於蜀

李存璋字德璜雲中人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累遷義兒軍使武皇病革存璋與張承業受顧命立莊宗莊宗以存璋爲河東馬步軍使時軍士多犯法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爲之一清從攻夾城戰柏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乘虛襲太原存璋以汾州兵入拒守有功遷大同軍防禦遂爲節度使天祐十九年卒追贈太尉

李存賢字子良許州人本姓王名賢少爲軍卒善角觝武皇擊黃巢於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典義兒軍副兵馬權知蔚州刺史遷沁州刺史先是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寓居存賢至州乃復城故所立廨舍梁兵屢攻存賢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移刺磁州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帥師赴之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告曰將士欲拘公降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固其所也卒擊走梁兵莊宗卽位授右武衛上將軍莊宗常與王都角觝較勝頗以自矜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賞爾一鎭存賢博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李存審病篤莊宗方內宴歎曰創業故人零落殆盡所存者存審耳今方病篤北方事付何人因目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卽日以爲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

年六十五贈太傅

述曰人臣而蒙賜姓自古有之至唐而更多及其季也且養以爲子號曰義兒軍武皇之起并汾所依者皆英傑之徒舊史所紀者九人其一是爲明宗追維佐創業之功嗣昭爲烈沒於王事不愧完人至於裴約以裨將而効命疆埸不尤可謂忠乎存孝勇敢無敵惜其終爲叛臣餘皆參再造之功壯三軍之色不負收養之恩矣

續唐書卷三十九終

續唐書卷四十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諸臣傳第六

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罕之謁武皇於晉陽選部下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焉後以功署牙將典義兒軍賜姓名授匡衞軍都校柏鄉之役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如賊過橋勢不可遏柰何建及選士二百馳擊之梁兵敗走從戰莘野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遷遼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從攻楊劉建及躬負

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前軍逗撓梁兵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以攻授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梁攻德勝南城以竹笮維戰船於河扼斷軍路建及以甕積薪自上流縱火燒船斧其竹笮梁軍皆遁遂解圍建及慷慨不羣常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其得士心恐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因改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李紹文鄆州人本姓張名從楚少事朱瑄爲帳下小校瑄敗歸於梁爲四鎮牙校累典諸軍天祐八年從王景仁戰敗於柏鄉紹文與別將曹儒收殘衆退保相州王師之攻魏州也紹文率衆自黎陽將渡河時梁人大恐河無舟楫紹文懼爲王師所逼乃剽黎陽臨河內黃至魏州歸於莊宗莊宗嘉納之賜姓名曰李紹文分其兩將三千人爲左右匡霸軍仍令紹文曹儒分將之從周德威討劉守光進檢校司空移將匡衞軍十二年授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代三州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軍都虞候從破王彥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知府事三年從郭崇韜討西川爲洋州節度留後領鎮江軍節度使天成中爲武信軍節度使尋卒於鎮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邱人初名存父楚本州牙將存審少豪俠多智算言兵家事常犯法當死將就戮於郊外臨刑指壞垣謂主者曰願就死於此冀得垣土覆屍主者哀之爲徙垣下遷延之際主將擁妓而飲思得歌者助歡妓曰有符存者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方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歌而悅之得不死乾符末河南盜起存審鳩率豪右庇捍州里會郡人李罕之起自羣盜授光州刺史因往依之後罕之爲部將所逼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武皇賜姓李名存審以爲義兒軍使從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

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遷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攻蓚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以功遥領邢洺磁團練使魏博歸款莊宗遣存審率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博存審殿軍魏縣拒劉鄩於莘西敗之於故元城閻寶以邢州降乃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徙鎮横海就加平章事契丹圍幽州存審分兵擊走之從戰胡柳陂周德威陣亡存審與其子彦圖力戰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南北城遷内外蕃漢總管梁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乃遣存審與李嗣

昭等赴之屯兵朝邑按軍不動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鬬雞狀存審決戰擊鄩大敗之閻寶李嗣昭等討張文禮相次戰殁最後遣存審破之加檢校太傅無何契丹犯燕薊授存審盧龍軍節度使存審已病力辭慰諭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以身爲大將不得與收復中原之功舊疾愈作堅求入覲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加於己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崇韜曰吾夫與國有功而與公鄉里親舊忍令死棄北荒乎崇韜益怒存審累上章輒不許乃伏枕歎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於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面覲彤墀奉觴丹陛獨余壅隔窮野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亟乃請許入覲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年六十三遺命葬太原臨終戒諸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位將相履鋒冒刃得至此因出其平生身中矢鏃百餘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五子彦超彦饒彦卿彦能彦琳彦超爲汾州刺史明宗入洛陽時彦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於太原留守張憲欲納之彦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德之以爲北京守徙鎮昭義改金吾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移鎮安州彦超家奴王希全小名佛留盜其貲因責之奴懼夜叩其門言有急彦超出

見殺贈太尉次彦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爲晉主所殺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初事梁爲宣武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於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鬬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軍於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

由是益奇之授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梁人大敗魯奇見王彥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彥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卽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同光四年遷河陽節度使天成初移鎮許州加同平章事魯奇性忠義尤通吏道撫民有術及徙鎮時河陽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乃得去頃之移鎮遂州董璋之叛與孟知祥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而死年三十九贈太師齊國公

元行欽幽州人爲劉守光裨將天祐九年周德威攻幽州

守光使募兵雲朔時明宗爲將與之接戰於山北矢及明宗中股旣而勢迫乃降明宗憐其勇因養以爲子從戰數立功莊宗聞而取之以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之營德勝也與梁軍戰於潘張師敗而潰梁軍追及攢矟攻之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馳一騎奮劍斷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相持泣曰富貴與卿共之由是寵冠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顧左右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卽拜行欽同平章事由是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擇將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行欽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進討攻不能下退保澶州莊宗復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城南而明宗兵變入於魏與趙在禮合行欽退屯衞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明宗子從璟馳召明宗計事行至衞州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縶從璟於路明日自魏縣引兵而南行欽率兵趨還京師從莊宗幸汴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黎陽復遣從璟通問行欽卽殺從璟明宗入汴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相顧泣下行欽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

人解髻斷髮置地誓以死報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爲百姓所擒縣令裴進折其足檻車以獻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於洛陽市市人爲之流涕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目右監門衞上將軍以功遷邠寧節度使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大軍相持屢敗降爲陜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崇元殿彥威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

皆卿功也彥威等伏陛謝罪莊宗曰吾與話舊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眞徙鎭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甚親厚之趙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與明宗會兵鄴下大軍夕亂明宗爲其所逼入魏州部兵皆潰獨彥威所將兵五千人衛護明宗至魏縣時明宗欲趨常山彥威勸明宗南向莊宗崩從入洛陽首率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於彥威乃擅收段凝溫韜下獄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內難方平豈公報讐之時乃止徙鎭平盧歷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天成三年冬卒年五十七明宗輟朝終月不舉樂贈太師謚忠武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人杜氏養爲子冒姓杜梁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晏球與選遂爲廳子都指揮使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歷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入援行至封邱聞國喪卽解甲來降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後上章求還本姓名鄴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時晏球在瓦橋關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從至京師以功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以兵戍滿城王都據定州契丹遣禿餒率萬騎來援晏球引軍保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督軍士令短兵擊賊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賊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五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俘獲二千騎而還惕隱以餘衆北走幽州趙德鈞以兵邀擊之獲酋長七百餘人并惕隱送京師契丹遂弱晏球圍定州旣久明宗數遣使督其破賊晏球曰賊壘堅峻但入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自當魚潰明宗然之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分給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是冬平賊自初戰至於城拔不戮一人上下得歡心焉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移鎭平盧加兼中書令長興三年卒於鎭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徽官懷州刺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鎭有罪亡去爲盜後事陝州節度使王珙爲軍校珙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朱全忠全忠表璠代珙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全忠又表友謙代璠友謙事全忠益謹全忠更其名友謙錄爲子全忠篡位徙鎭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其後全忠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不奉命遂附莊宗友珪遣將討之莊宗親總軍赴援戰於平陽大敗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醉寢帳

中莊宗熟視之謂左右曰此眞貴人也惜其臂短耳梁將劉鄩攻同州友謙來告急莊宗遣李存審赴援解圍而還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爲許州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隆一時無比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於友謙不得皆怒之郭崇韜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大兵初出繼麟以爲討己頗有拒命之意又言崇韜謀反以繼麟爲內應崇韜死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寃莊宗初疑其事羣小

言之不已友謙聞之將入朝部將皆阻之友謙曰郭公功倍於我尚爲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繼麟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滑州節度使遣朱守殷以兵圍其館驅出徽安門外而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於河中魯奇至其家其家張氏率家屬二百餘口出見曰請疏骨肉名字無及他人將刑張氏取鐵券示之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語魯奇亦爲變色天下哀之

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於梁朱友貞遣段凝軍於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友貞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率百騎來奔見莊宗於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以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守博州刺史莊宗屏人問梁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滅梁延孝頗有力焉以功授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同光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鎭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緜州衍復斷緜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

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右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遇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遬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耶璋訴於崇韜崇韜解璋軍職署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刃犯險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韜曰紹琛反耶敢違我節度延孝懼而退未

繼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耶璋哀求以免繼岌班師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詔以朱友謙有罪伏誅令繼岌殺其子遂州節度使令德延孝大驚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諸校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畫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俱背梁以歸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泣訴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多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衆自劒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集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於漢州會孟知祥來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酒飲之於車中而謂曰公自梁歸命遂擁節旄今復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入此檻車耶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居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向延嗣賫詔至遂殺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南陽王恕己之後父敬初梁太府卿駙馬都尉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後歷平盧軍節度使徙鎭宣武象先初爲梁將未嘗有戰

功徒以甥故並以誅友珪有功乃掌親軍判京尹拜平章事及在宋州十餘年苛斂其民積貲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貲數十萬賂權貴及劉皇后并伶官宦者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因侍宴莊宗謂象先曰歸德之名無乃著題否象先拜謝而退卽命歸鎭是歲卒於理所年六十一贈太師子正辭義俱官刺史

段凝開封人本名明遠爲澠池主簿後棄官事梁又以其妹納梁爲美人遂得見用爲懷州刺史遷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於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以凝爲副是時梁室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巖等爲姦彥章用奇計破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上其功巖等匿彥章功狀悉歸功於凝凝又納賂巖等求代彥章遂以凝爲招討使時莊宗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去鄆以相隔絕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國中無備乃遣使馳騎召凝未及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乞降莊宗賜以錦袍御馬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契丹寇幽州命李紹宏監諸將以禦之凝軍瓦橋關諂事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

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所請裨將皆其故黨因疑之乃止明宗卽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温韜華原人少爲盜據華原事李茂貞冒姓李名彥韜爲耀州刺史後以耀州降梁已而又叛歸岐再降梁復姓温更名昭圖爲靜勝軍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蹟紙墨如新皆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其後朱友謙叛梁取同州莊宗赴援趨華原韜懼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自許來朝因伶人納賂劉皇后爲言之莊宗待韜甚厚賜姓名曰李紹冲郭崇韜曰此劫陵賊罪不當赦莊宗曰已宥之矣不可失信遽遣還鎮明宗入洛與段凝俱收下獄明年流於德州賜死

述曰諸臣之善惡不同而温韜則尤惡之大者以其俱賜姓名故以類列之云

續唐書卷四十終

續唐書卷四十一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愉）仝校

諸臣傳第七

周德威字鎭遠小字揚五朔州馬邑人爲人勇而多智狀貌雄美笑不改容初事武皇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討王行瑜有功遷內衙指揮使梁軍圍太原介軍中日有生得周揚五者賞以郡驍將陳章者號陳夜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至是自言願擒之而得郡武皇戒德威而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曰如見陳夜叉當佯走以避之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章縱追之德威背揮鐵鎚擊章墮馬生獲以獻由是知名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蕃漢都將梁軍舍燕攻潞圍以夾城嗣昭閉門拒守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武皇疾亟深以爲憂旣厭代莊宗遣告德威以喪且召其軍德威卽日還軍徒步入謁伏梓宮前慟哭幾絕羣情釋然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天祐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求助德威渡河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是年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擊趙趙王王鎔使人告急莊宗遣德威先屯趙州梁軍至柏鄉莊

宗自將會軍於河上梁率精兵人馬鎧甲皆被紺繡金銀炫燿望之色阻德威諭衆曰賊兵徒飾其外一甲值數十千得足爲吾資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莊宗兵宜少待莊宗欲速戰德威固請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謁監軍張承業曰所以請待者非怯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水彼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若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策勝矣承業入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降人知景仁治舟數百將爲浮橋果如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遣騎挑戰自以勁兵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德威退而復戰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兵橫亘六七里莊宗欲前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來必不暇齎糧縱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必勝諸將皆然之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不復整乃皆走遂大敗景仁以十餘騎僅免劉守光僭位於燕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遂取涿州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屢收諸郡降者相繼擒守光父子幽州平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潛出軍擊太原德威自幽州率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之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轉餉要道德威先馳據之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天祐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與鎭定等軍從莊宗於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宿胡柳坡詰旦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曰此去汴信宿而近賊之家屬盡在其間家國繫此一舉以吾深入之兵抗彼激憤之衆恐難力爭請按軍無動臣以騎軍擾之使彼不得下營餉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決勝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更復何爲乃率親軍成列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莊宗與梁將王彥章接戰敗之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之梁軍犯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歿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吾不聽老將之言使其父子至此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天成中詔與李嗣昭存審配饗宗廟石晉追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史建瑭字國寶雁門人父敬思爲牙校武皇節制雁門授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擊秦宗權於汴掌將騎兵爲先鋒武皇東追黃巢於冤朐還過梁舍於上源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武皇方醉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多人會天大雨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以歿武皇聞而流涕久之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

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梁將王景仁攻趙營于柏鄉建瑭與周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建瑭督部落精騎陷陣夾攻長驅追入柏鄉大敗之論功加檢討左僕射天祐九年梁攻蓨縣時王師併攻幽州獨李存審與建瑭以三百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麾下三百騎爲五軍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掠梁之芻牧者還會下博橋翼日諸軍皆至獲芻牧者數百人聚殺之故縱數十人逸去使告曰沙陀軍至矣梁人震恐建瑭爲梁旗幟與芻牧者相雜暮叩梁營殺其守門縱火大譟斬俘而去梁軍燒營而遁比至貝州迷失道路委棄兵仗不可勝計遂得併力以收燕者建瑭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天祐十八年與閻寶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獲其刺史王鋋進逼鎮州中流矢卒年四十六子匡翰

郭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父宏正崇韜初事武王爲典謁署河東教練使臨事機警應對敏捷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等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問所以代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從張文禮於鎮州時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至新樂諸將懼欲請退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況我軍新破汴寇宜乘勢前驅不宜遽退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同光元年加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將王彥章陷德勝敵勢滋蔓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敵兵志在鄆州臣願得兵數千據河築壘以應鄆州爲名彼必來爭既分其勢然後可圖但版築難於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萬人夜趨博州覩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及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於葭葦間據胡床假寐覺袴間冷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勵力如

此凡六日壘成梁軍果至時方大暑兵多熱死又攻壘不克所失又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來奔崇韜延之臥內因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盡棄鄆州以河爲界毋相侵寇莊宗不悅獨臥帳中召崇韜出計崇韜曰臣不知書未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陛下十五年興兵仗義將士苦甲冑黎民困挽輸今纂崇大號河朔士庶日望蕩平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猥欲畫河爲界將誰守之且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糧餉耗亡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賦斂僅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

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蹶然興曰此大丈夫事也卽日下令軍中家屬還魏夜渡楊劉自鄆州入襲汴州八日而滅梁策功賜崇韜鐵劵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仍前樞密使崇韜以謀議佐命功居第一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顧忌而宦官伶人方用事每多不便宦者馬紹宏素忌崇韜至是尤側目焉崇韜頗懼語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鎭陽庶幾免禍可乎皆對曰公權位已隆而下多嫉怨俚語云騎虎者勢不得下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然則柰何又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朝廷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內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入洛始受四方賂遺左右以爲疑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但僞梁時賄賂成風今方面藩侯皆梁舊臣乃吾君射鉤斬袪人也若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于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所藏以佐賞給莊宗既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累表堅辭樞密之位并辭鎭陽優詔不許崇韜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約曰事了

與卿一鎭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備矣願乞身如約莊宗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鎭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踰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北患非總管不可禦魏王國之儲副未著大功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俾成其威望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想無踰於卿者乃以魏王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於崇韜軍行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鎭蜀魏王疑之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者常謂魏王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者至於扇馬亦不可騎魏王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共搆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

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蜀中所得皆藉沒泥封尙濕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太原故宅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宏革等卽因他事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附會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笑之

李襲吉洛陽人自言左相林甫之後父圖爲洛陽令因家焉乾符中舉進士河中節度使李都擢爲鹽鐵判官後去之太原武皇署爲榆次令遂爲掌書記襲吉博學能文尤諳國朝故事遷節度副使從討王行瑜拜諫議大夫師還渭北武皇不獲入覲爲作違離表中有警句云穴禽有異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昭宗覽之嘉歎詔襲吉諭之優賜特異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朱全忠命襲吉爲書諭之辭甚辨麗全忠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太原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矣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荅之及翔所荅書辭不工而襲吉之名愈重自廣明亂後方鎮割據競延名士以掌書檄汴有敬翔燕有馬都華州有李巨川荊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襲吉齊名襲吉爲人恬淡視事之暇手不釋卷好獎誘後進天祐三年卒以盧汝弼代爲副使

汝弼字子諧景福中擢進士第工書畫而文辭不及襲吉其祖綸貞元中有詩名父簡求爲河東節度使汝弼亦多知唐故事時承制封拜官爵皆出其手自趙魏平定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永俟中興朝中以宰輔期之天祐十八年卒同光二年贈襲吉禮部尚書汝弼兵部尚書

述曰莊宗之成帝業賴有熊羆之士以佐丕圖有若周德威等皆不愧開國元勳惜乎崇韜望重而身危也若襲吉汝弼者以書檄敏才參謀帷幄蓋亦一時之選焉

續唐書卷四十一終

續唐書卷四十二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愉 仝校

諸臣傳第八

安重誨應州人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兖鄆而歿重誨少事明宗時得給事左右及鎭邢州以重誨爲中門使鄴城之變佐命之功獨居其右明宗卽位領樞密使俄進左領軍衛大將軍累加侍中兼中書令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士桑宏遷歐陽相州錄事參軍親從兵馬司安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宏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誨已斬延乃請

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是御史諫官無可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於磁州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請放之冀以悅人而塞責明宗勉下詔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類此明宗雖寬厚然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明宗遣回鶻侯三傳馳至其國侯三過醴泉縣地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類此錢鏐遣使入朝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嬖辱昭遇因醉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反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詔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不復朝貢孟知祥鎭西川董璋鎭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日裁抑務欲制其姦二人益不自安旣而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卽日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使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

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攻殺仁矩二人遂皆反精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精兵皆陷初明宗幸汴重誨建議因以伐吳明宗難之後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奉其國稱藩願得安令公一言爲信鏻卽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已而有吏人李徽虔揚言於衆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兵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疑之大臣皆爲之辨旣而少解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未許重誨奏請不已明宗怒曰

卿去不患無人卽令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與宰相商議馮道言諸君苟惜安令公解職爲便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令范延光爲樞密使重誨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明宗憂之而重誨請行關西聞之莫不惶恐而重誨日馳數百里所在料量督促星夜輦運斃踣道路者不可勝計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宏昭延之寢室令妻子奉事甚謹重誨言及被讒幾危賴主上得保全族因泣下重誨既去宏昭遣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宏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授河中帥既至鎭心不自安遂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至重誨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翌日中使至見重誨號泣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據城有異志朝廷遣人率兵至矣重誨言吾死未塞責遽勞興師以重明主之憂時遣趙光鄴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從璋率兵圍其第入拜於庭重誨降而荅拜從璋以檛擊其首其妻驚走抱之曰令公死未晩何遽如此又擊之夫婦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絶錢鏐致孟知祥董璋

反及議伐吴以爲罪并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勇善射號能擒生踣伏事武皇爲騎將屢從征討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功累官刺史以病居於太原天祐中梁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兵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師丁匠登陴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此王業根本之地一旦不守大事去矣老夫雖憊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卽授以甲兵金全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退閒將吏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檀於羊馬城檀軍驚潰俄而石君立自潞州至梁軍退走微金全之力城幾危矣莊宗性矜伐不時行賞故未錄金全之功明宗與之有舊及登極授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鎭二年詔赴闕以疾卒

袁建豐不知其家世武皇討黃巢至華陰得之方九歲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擊梁將王遷斬首千餘級生擒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討平之徙澤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嗣位

以副貳之舊召還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傅遥領鎭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後卒於洛陽年五十六贈太尉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父再遇爲州軍校鄴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復歸以爲孝義軍指揮使累從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命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莊宗東幸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凡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責循曰主上破梁於公有不殺之恩柰何欲納總管循不荅鄴度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於家鄴無如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麾下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使以兵爲先鋒莊宗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之明年荆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爲西南面招討使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未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爲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爲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於獄中鄴病見善達爲祟卒於鎭

符習趙州昭慶人少事王鎔爲軍校自莊宗經略河朔鎔嘗遣習率師從莊宗征討鎔爲張文禮所害時習在德勝文禮上書請習歸鎭莊宗遣之習號泣曰臣本趙人受王氏恩故使嘗以一劒授臣使自効自聞變故欲引劒自裁念卒無益願請擊賊報寃莊宗壯之乃使閻寶史建瑭等助習討文禮以習爲鎭州兵馬留後及誅文禮將正授節鉞習不敢受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奏曰魏博六州霸王之府不宜分割示弱但授臣河內一鎭得自攻取乃授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習亦未嘗攻取後徙鎭安國又徙平盧趙在禮作亂遣習以鎭兵討賊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進明宗遣人召之習見明宗於胙縣霍彥威謂習曰主上所知者十人公在其四何猶豫乎習從入汴明宗卽位加兼侍中令歸本鎭屬青州守將王公儼拒命復授習天平軍節度使徙鎭宣武習素與安重誨不協希其旨者上言習厚斂汴人乃以太子太師致仕歸昭慶故里明宗以其子令謙爲趙州刺史習以無罪怏怏失職縱獵劇飲歲餘中風卒贈太師子蒙嗣位

烏震冀州信都人少孤自勤於鄉校弱冠從軍爲隊長稍

遷裨校隸符習軍從莊宗於河上與習討張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及妻子十餘人誘之不歸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觀者咸不忍震一慟而止憤激奮身攻破鎮州以功授深趙二州刺史震爲人純質好學通左氏春秋工詩善書凡郵亭寺觀皆有留題及爲刺史以廉平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擢河北道副招討使遙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於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

李嚴幽州人初名讓坤事劉守光爲刺史後事莊宗爲客省使性明敏多技能涉獵書史善騎射有口辨同光三年使於蜀與王衍相見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興復之功有云纔過汶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夷門斬朱友貞於樓上音辭清亮衆人聽之皆竦動衍樞密使宋光嗣召嚴置酒從容問近事嚴對曰前年天子建大號於鄴宮自鄆趨汴定天下不旬日而僞梁降兵猶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東漸于海西極甘涼北懾幽陵南踰閩嶺四方萬里莫不臣妾而淮南楊氏承累世之彊岐下李公恃先朝之舊皆遣子入朝稽首稱藩至於荆湖吳越修貢賦進奇珍願自比於列郡者至無虛月天子方懷之以德而震之以威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也光嗣曰荆湖吳越非吾所知若

岐則蜀之姻親也其人反覆果可信否又聞契丹日益彊盛大國其無可慮乎嚴曰契丹之彊孰與僞梁光嗣曰比梁差劣耳嚴曰唐滅梁如拉朽況其不及若契丹如蚤蝨耳以其無害不足抓搔唐兵布天下發一鎮可以滅虜使無類但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自古王者存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光嗣聞其應對畏而奇之是時王衍失政嚴自蜀還具言可取之狀初莊宗遣嚴以名馬入蜀市珍奇以充後宮而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劒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由是嚴無所得惟金二百兩地衣毛布之類莊宗聞而怒曰物歸中國謂之入草王衍其能免入草乎於是決議伐蜀郭崇韜起軍之日以嚴爲三川招撫使與先鋒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所過州縣皆迎降延孝至漢州衍告曰得李嚴來卽降衆皆謂伐蜀之謀自嚴始而衍怨嚴深不宜往嚴聞之喜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以母妻爲託卽日以蜀降師還明宗以嚴爲泗州防禦使兼客省使其後孟知祥倔彊於蜀安重誨稍裁抑之思有以制知祥者嚴乃求爲西川兵馬都監將行其母曰汝前啓破蜀之謀今行其以死報蜀人矣嚴不聽初嚴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輕殺乃命知祥監笞

嚴二十而釋之知祥雖與嚴有舊恩而惡其來蜀人亦皆惡之嚴至知祥置酒問曰朝廷遣公來耶抑自來耶嚴曰君命也知祥怒曰天下藩鎮皆無監軍安得爾獨來此此乃孺子熒惑朝廷爾卽擒斬之明宗不能詰知祥由此遂反

述曰重誨得擅權而反受其咎金全未錄功而得保其身是可知禍福乘除之故矣建豐被隆恩而獲考終鄴失法度而招悔吝皆猶不忘故主震乃不惻其親諸人之賢否豈不判然可見哉若嚴之辭令優長可以不辱君命惜乎不聽母言而卒爲人所戮也

續唐書卷四十二終

續唐書卷四十三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怐　仝校

諸臣傳第九

李琪字台秀河西燉煌人父穀爲王鐸都統判官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爲監察御史丁母艱貧無以葬乞食而營之飢臥廬中聞者哀之琪少舉進士博學宏辭累遷殿中侍御史入梁爲翰林學士與修實錄累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太子少保莊宗滅梁得琪欲以爲相而梁之舊臣多嫉之乃以爲太常卿遷吏部尚書同光三年秋天下大水京師尤甚莊宗朱書御札詔百僚上封事琪上數疏千餘言其意漫然無足取莊宗獨稱重之遂以爲國計使方欲以爲相遇蕭牆難作乃止明宗入洛羣臣勸進有司具儀用柩前卽位故事霍彥威孔循等請改國號絕土德明宗武君不曉其說問曰何謂改號對曰莊宗受唐錫姓爲宗屬繼昭宗以立而國號曰唐今天命已絕宜改號自新明宗疑之下其事羣臣羣臣依違不決琪議曰殿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以赴難爲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爲路人則煢然梓宮何所依倚明宗以爲然乃發喪成服而後卽位以琪爲御史中丞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事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

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卽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明宗曰五日起居吾思所以數見羣臣也不可罷而朔望入閤可復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

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琪又建言入閤有待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見而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者許出行自陳又詔百官以次轉對是時樞密使安重誨專權用事重誨前騶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之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琪爲中丞畏重誨

不敢彈糾又懼諫官論列乃託宰相任圜先白重誨而後奏然猶依違不敢正言其事豆盧革罷相任圜議欲以琪爲相而孔循鄭珏沮之乃止遷尙書右僕射琪以狀申中書言開元禮僕射上事日中書門下率百官送上中書下太常禮院言無送上之文而琪已落新授復舉上儀皆不可明宗討王都已破定州自汴遷洛琪當率百官自上東門而請至偃師奉迎其奏章言敗契丹之兇黨破眞定之逆城坐誤以定州爲眞定罰俸一月霍彥威卒詔琪撰神道碑文彥威故梁將而琪故梁相也敘彥威在梁事不曰僞爲馮道所駮琪少以文章知名亦以自負旣貴乃刻牙

版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坐側以在內署時所爲制詔編爲十卷曰金門集行於世琪重然諾喜稱人善然少持重不知進退故每爲當時所沮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子貞官縣令

鄭珏故相綮之諸孫父徽爲河南尹張全義判官珏少依全義舉進士數不中全義以屬有司乃得及第昭宗時官監察御史入梁累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莊宗入汴朱友貞聞兵至惶恐不知所爲召珏問計珏曰有一策不知能行否問何策珏曰願得傳國寶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友貞曰寶固不足惜顧此行能了事

否珽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及莊宗滅梁珽迎謁道左貶萊州司戶參軍量移曹州司馬張全義言於郭崇韜復召爲太子賓客明宗卽位欲用任圜爲相爲安重誨所抑孔循因言珽故梁相性謹愼美詞翰乃拜珽平章事珽在相位旣碌碌無所長又病聾亟求去職章四上方允乃以左僕射致仕賜鄭州莊一區卒贈司空初珽應進士十九年方登第名姓爲第十九人越十九年爲宰相又昆弟之次第十九人時亦稱異之子遷

李愚字子晦渤海無棣人初慕晏嬰之爲人名晏平家世業儒父瞻應舉不第以詩書訓愚愚寡言好學爲文尚氣格宥韓柳體始事滄州節度盧彥威署安陵簿丁母憂解去游關中以書說韓建不用去而之洛陽舉進士宏詞爲河南府參軍白馬之禍復去之山東與李延光相善延光仕梁爲侍講乃薦愚於朱友貞擢爲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坐言事罷爲鄧州觀察判官莊宗滅梁愚朝京師諸公卿素聞愚學古重之拜主客郎中翰林學士魏王伐蜀辟愚都統判官蜀道險阻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人皆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爲然而所至迎降遂滅蜀初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

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明宗卽位累遷兵部侍郎承旨遇祀天南郊愚爲馮道趙鳳草加恩制道鄙其辭罷爲太常卿任圜罷相乃拜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愚爲相不治第宅借延賓館以居愚有疾明宗遣宦官視之見其敗氈敝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潞王兵犯京師閔帝出奔愚與馮道至端門聞帝已出欲止中書問太后進止道曰潞王已徧處張膀招安今卽至矣何暇俟太后旨邪乃相與出迎末帝入立罷道出鎭以劉昫爲相昫與道姻家愚數以此誚之兩人遂相喧詬乃俱罷愚守左僕射時天下多事愚欲依古以創理請頒唐六典示百官使各舉其職州縣貢士作鄉飲酒禮皆以其迂闊不用末帝謂愚等無政績常目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淸泰二年以疾卒

司空頲貝州淸陽人僖宗時舉進士不第去爲羅紹威掌書記紹威卒入梁爲太府少卿楊師厚鎭天雄頲解官往依之師厚卒賀德倫代之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爲兵刃所迫汗流浹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詬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吏言頲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頲爲亂兵劫

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言甚淺率彥以其易曉甚喜卽給以衣馬遂以爲德倫判官德倫以魏博降莊宗仍以顒爲判官後令權軍府事顒爲郭崇韜所惡數言其受賂都虞侯張裕多過失顒屢以法繩之顒有姪在梁遣家奴往召裕擒其家奴以謂通書於梁莊宗族殺之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父元禮爲梁軍校戰死漢賓有膂力朱全忠以其父死事憐之編入屬籍梁攻鄆州朱瑾募軍中驍勇黥雙雁於頰號雁子都梁亦選數百人號落雁都署漢賓爲軍使當時目爲朱落雁歷安州節度使莊宗滅梁罷爲左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游幸其第漢賓妻進酒食奏歌舞以娛之漢賓自此有寵明宗入立以其有寵而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相爲婚姻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未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施惠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

劉玘汴州雍邱人世爲宣武軍牙校從梁屢戰有功累遷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上黨太原之師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控我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耶玘頓首謝罪復命歸鎮以爲節度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卒於道贈侍中子師道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少爲劉仁恭騎將後奔於梁梁特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軍士自晉歸梁者皆隸於部下與莊宗戰河上摧堅陷銳歸化一軍爲最然歲將一紀位不及郡守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莊宗尤優待之諸將妒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免莊宗因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至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長興末入爲右神武統軍清泰初卒於官贈太傅

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乾寧中宰相崇望其諸父也岳名家子好學敏於文辭善談論舉進士事梁爲左拾遺侍御史累官至兵部侍郎梁亡貶均州司馬復用爲太子詹事明宗時爲吏部侍郎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朱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者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兵亂之後因以爲常官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編爲勅甲岳建言制辭或任其材或褒其行或申以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

然非王言所以詔告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爲岳曰遺下兎園冊爾兎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相誚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爲相遷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古今之士共刪定之岳與太常博士段顒田

敏等增損其書而其事出鄙俚皆當時家人女子傳習所見往往轉失其本然猶時有禮之遺制後漸亡失愈不可究其本末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壻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用之至其久也又益訛謬可笑斯類甚多岳卒於官年五十六贈吏部尚書子溫叟

馬縞不知其家世少舉明經又舉宏詞事梁爲太常卿以知禮見稱於世莊宗時累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兼判太常卿明宗入立繼唐太祖莊宗而不立親廟縞言漢諸侯王入繼統者必別立親廟光武皇帝立四親廟於南陽請如漢故事立廟以申孝享明宗下其議禮部尚書蕭頃等請如縞議宰相鄭珏等議引漢桓靈爲比以爲桓帝尊其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父萇爲孝仁皇請下有司定祀四代祖考爲皇置園陵如漢故事事下太常博士王丕議漢桓帝尊祖爲孝穆皇帝父爲孝崇皇帝縞以爲孝穆孝崇有皇而無帝惟吳孫皓尊其父和爲文皇帝不可以爲法右僕射李琪等議與縞同明宗詔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惟皇與帝異世殊稱然自嬴秦已兼厥號朕居九五之位爲億兆之尊奈何總二名於朕躬惜一字於先世乃命宰相集百官於中書各陳所見李琪等稱爲皇帝會高爲皇宰相鄭珏合羣議奏曰禮非天降而本人情

可止可行有損有益今議者引古以漢爲據漢之所制夫復何依開元時尊臯陶爲德明皇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皆立廟京師此唐家故事也臣請四代祖考皆加帝如詔旨而立廟京師詔可其加帝而立廟應州劉岳修書儀其所增損皆決於縞縞又言緦麻喪紀所以別親疏辨嫌疑禮叔嫂無服推而遠之也太宗時有司議爲兄之妻服小功五月今有司給假爲大功九月非是末帝下其議太常博士段顒議嫂功服給假以大功者令文也令與禮異者非一而喪服之不同者五禮姨舅皆服小功令皆大功妻父母壻外甥皆服緦令皆小功禮令之不可同如此右贊

善大夫趙咸又議曰據禮爲兄之妻服大功令爲兄之子母服小功是輕重失其倫也以名則兄子之妻疏因名則嫂非卑嫂服大功其來已久令國之典不可減也司封郎中曹琛請下其議并以禮令之違者定議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左僕射劉昫等議曰令於喪服無正文而嫂服給大功假乃假寧附令而勑無年月請凡喪服皆以開元禮爲定下太常具五服制度附於令令有五服自縞始縞明宗時常坐覆獄不當貶綏州司馬復爲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盧文紀作相以其迂儒鄙之改國子祭酒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

述曰自李琪已下諸人皆事僞梁爲顯官者乃入新朝居相位全不知恥當時風節埽地盡矣琪雖能文章輝映朝野然大質已虧毛羽安足重哉

續唐書卷四十三終

續唐書卷四十四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諸臣傳第十

豆盧革同州人父瓚舒州刺史豆盧爲世名族唐末兵亂革避地中山王處直辟於幕下有奏記之譽因牡丹會賦詩諷處直以桑柘爲意言甚古雅漸加器仰轉節度判官莊宗在魏議求輔相盧質以名家子舉之召爲行臺左丞相同光初拜平章事及登廊廟事多錯亂除拜官吏每失其序常爲省郎蕭希甫駁正革頗患之時初滅梁革乃薦韋說爲相以其能知前朝事故引以佐己而說亦無學術徒以流品自高是時朝廷紀綱未立議者以爲宜革以漸而崇韜疾惡太甚果於必行革說心知其未可而不能有所諫言二人各以其子爲拾遺父子同省爲人所刺遂改他官革請說子濤爲宏文館學士說請革子昇爲集賢院學士交致阿私識者醜之革自作相不以朝政爲務惟事修煉長生之術常服丹砂嘔血數日幾死莊宗崩革爲山陵使及升祔歸不出私第專俟旄鎮數日無耗親故促令入朝安重誨詬之於朝曰山陵使名銜尚在不俟改命遽履新朝意謂武人可欺邪諫官希旨上疏詆革縱田客殺人說坐與鄰人爭井遂俱罷革貶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

所在馳驛發遣宰相任圜鄭珏三上章請毋行後命不報革復坐請俸私自入說賣官與選人責授革陵州說合州皆長流天成二年詔陵合二州刺史監賜自盡革子昇說子濤皆官至尚書郎坐其父廢

盧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蘊歷仕通顯天復末程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避亂燕趙衣道士服游諸侯間豆盧革依王處直盧汝弼來太原二人皆名族知舊因共薦之爲河東節度判官莊宗嘗召程草文書程辭不能其後職胡柳掌書記王誠歿於陣莊宗還軍太原置酒謂張承業曰吾以卮酒辟一書記於坐因舉卮屬巡官馮道程位在道上以嘗辭不能故不用而遷程支使程大恨曰用人不以門閥而先田舍兒邪莊宗登極議擇相而盧汝弼蘇循已死次盧質當拜而質不樂任事乃言豆盧革與程皆名族當相乃以程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朝廷新造百度未備程革拜命之日卽乘肩輿騶道喧沸莊宗聞其聲詢左右則曰宰相檐子入門莊宗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程奉皇太后冊自魏至太原上下山險所至州縣驅役丁夫官吏迎拜程坐肩輿自若少忤其意必加笞辱人有假驢夫於程者程帖興唐府給之府吏啓無例程怒笞吏背少尹任團莊宗姊壻也詣程訴其不可程戴華陽巾

衣鶴氅據几決事視團罵曰爾何蟲豸恃婦家力耶宰相取給州縣何事不可團不言而退馳告莊宗莊宗怒謂郭崇韜曰朕誤相此癡物敢辱予九卿趣令自盡崇韜亦欲殺之賴盧質力解乃罷爲右庶子莊宗入洛程於路墜馬中風卒贈禮部尚書

任圜京兆三原人父茂宏爲西河令有子五人圖回圜團冏皆有風采武皇愛之以宗女妻圜歷代憲二郡刺史李嗣昭與兵晉陽與圜游處甚洽及鎮澤潞請爲觀察支使解褐賜朱紱梁兵築夾城圍潞州嗣昭危甚問圜去就圜勸其堅守以待不可有二心已而莊宗破梁夾城聞圜爲晝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奉使往來辨釋得以相安圜之力也從戰胡柳擊敗梁兵有功莊宗勞之曰儒士亦破體邪仁者之勇何其壯也常山之役嗣昭爲帥歿於軍圜代總其事號令如一後復以上黨之師攻常山城中萬人突出大將孫文進死之大軍危迫圜麾騎進攻多所殺獲嘗以禍福諭其城中鎮人信之使乞降及城潰誅元惡之外官吏咸保其家屬焉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兼眞定尹北京副留守知留守事明年郭崇韜兼領成德改行軍司馬仍知府事同光三年歸朝守工部尚書崇韜伐蜀奏令從征蜀平署圜黔南節度使懇

辭不受魏王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魏王遣圜將三千騎會董璋孟知祥等兵擊敗延孝於漢州而魏王先至渭南遇害圜悉將其軍以東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兼判三司是時新誅孔謙圜選辟才俊抑絶僥倖公私給足天下便之是秋豆盧革韋説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而推崔協重誨亦然他日明宗問誰可相重誨卽以協對圜前爭曰重誨未諳人物爲人所賣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陛下愼勿誤加採擢相此不知書人明宗曰宰相重位卿等再審然吾識易州刺史韋肅乃名家子肅或未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議未決重誨等休於殿廊孔循不揖拂衣去且罵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言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而讒夫忌能巧沮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蜣蜋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終以循言爲信未幾協與馮道皆拜相協在位人多嗤之圜與重誨交惡自此始圜與重誨會於私第出妓善歌重誨欲之圜不許二人嫌隙益深先是使臣食劵皆出戶部重誨請自內出圜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辨於御前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宮人問與重誨論事者誰明宗曰宰相也宮人曰前在長

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悅而使臣給劵終自內出圜益憤阻遽求罷職乃除太子少保致仕退居磁州朱守殷叛重誨誣圜連謀遣人矯旨賜自盡圜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明宗知而不問閔帝卽位贈太傅

趙鳳幽州人少以儒學知名燕帥劉守光時悉黥燕人以爲兵鳳懼髡爲僧依帥弟守奇自匿守奇奔梁梁用爲博州刺史表鳳爲判官守奇卒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莊宗取鄆州聞鳳名得之喜以爲扈鑾學士及卽位拜鳳中書舍人改禮部員外郎莊宗及劉皇后幸張全義第酒酣命后拜全義爲父命鳳作牋上全義定往來儀注鳳上書極諫不納天成初置端明殿學士鳳與馮道俱任其職時宰相任圜爲安重誨所傾賜圜自盡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豈肯謀逆而公殺之何以示天下重誨慙不能荅是冬權知貢舉明年春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所賜已數千緡聞碎乃止天成四年拜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長興中重誨得罪羣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鳳在鎭所得俸祿悉以分將校賓客末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病

足居於家疾篤自筮投蓍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哉淸泰二年三月卒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少沉靜好學能鼓琴弱冠通諸經尤精左傳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掌書記及卽位拜工部侍郎租庸使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甚有能政莊宗幸鄴定州王都來朝乃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於東都爲卽位壇於鞠場於是憲言卽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汜水魏繁陽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未成莊宗怒命毀壇以爲場憲退而歎曰此不祥之兆也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

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樞密承旨段徊曰宰相在天子而前事有非是尚可改作一方之任非其人則爲患不細憲才誠可用不如任以一方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不發其書而上之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向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宜懷二心以倖變第可與之俱死爾憲從事張昭遠敎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聞變出奔忻州既而有司糾其委城之罪賜死於晉陽幼子凝隨亦見殺

蕭希甫宋州人爲人有機辨多矯激少舉進士爲梁開封尹袁象先掌書記象先爲青州節度使以希甫爲巡官希甫不樂乃棄其母妻變姓名亡之鎭州自稱青州掌書記謁趙王王鎔鎔使爲參軍尤不樂居歲餘又亡之易州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將建國於魏置百官求天下隱士幽州李紹宏薦希甫爲魏州推官同光初詔定內宴儀問希甫樞密使得坐否希甫以爲不可張居翰聞之怒謂希甫曰

老夫歷事三朝天子見內宴數百子本田舍兒安知宮禁事希甫不能對由是宦官用事者皆切齒宰相豆盧革等附居翰共排斥之以爲駕部郎中希甫失志尤怏怏莊宗滅梁遣希甫宣慰青齊希甫始知其母已死妻袁氏改嫁希甫乃發哀服喪居於魏州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曰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時皆傳以爲笑明宗卽位召爲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爲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妻女占人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數而匭函一出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

十八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初明宗欲以希甫爲諫議大夫豆盧革韋說嘗沮之其後革說爲安重誨所惡希甫希旨誣奏革縱田客殺人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勘惟破斧而已革說卒皆貶死明宗賜希甫粟帛拜左散騎常侍希甫性褊而躁進嘗遣人夜叩宮門上變言河堰牙官李筠告本軍謀反詰旦追問無狀斬筠軍士詣重誨求希甫啖之是時朝廷將有事於南郊羣臣習儀於殿宰相馮道候班於月華門外希甫與兩省班先入道等坐廊下不起旣出召堂頭直省朝堂驅使官責問宰相樞密見兩省官何得不起因大訴罵託疾還第未幾坐告李筠事貶嵐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

劉贊魏州人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玭每食肉而別置蔬食飯贊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食肉當勤學問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爲羅紹威判官去爲租庸使趙巖巡官莊宗入洛租庸使孔謙表贊爲鹽鐵判官天成中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守官以法權豪不能干以私未幾改祕書監兼秦王傅贊泣曰禍將至矣時秦王參佐皆新進小人動多輕脫阿意順從惟贊從容諷諫必獻嘉言秦王嘗令賓客賦詩於坐贊以師傅恥與羣

小爲伍勉强操筆終有不悅之色秦王惡之戒典客贊至勿通贊亦不往月一至府而已退則杜門絶交而秦王果敗或言贊止於奪官而已乃服麻衣備驢乘在門矣聞其言曰豈有天子之嗣一旦舉室塗地而賓佐僅奪官者乎倘得免死幸也俄而臺史示赦長流嵐州卽時赴貶所清泰二年詔歸田里行至石會關而卒年六十餘

何瓚閩人唐末舉進士及第爲人明敏通吏事外若疏簡而內頗周密莊宗初辟爲判官每出征留張承業守太原承業卒瓚代知留守事及莊宗登極拜瓚諫議大夫瓚慮莊宗事不成求留守北京瓚與明宗有舊天成初召還見於內殿勞問久之授西川節度副使時孟知祥已有二志以趙季良爲心腹聞瓚代之卽奏季良遂改行軍司馬瓚恥於自辭不得已而往明宗賜予甚厚初知祥在北軍而瓚留守太原知祥以軍禮事瓚瓚繩之以法知祥意不樂及瓚爲司馬知祥勉待以禮知祥反罷瓚司馬置之私第瓚飲恨而卒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初名言昭宗賜名全義梁改爲宗奭莊宗定河南復名全義祖璉父誠世業農全義少役於縣爲縣令所辱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依諸葛爽於河陽爽死事其子

仲芳仲芳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於梁後二人有隙全義襲取河陽罕之求援於武皇武皇遣兵助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於梁梁遣兵擊敗罕之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由是德梁出己盡心竭力躬載酒食勞民畎畆之閒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民賴其利朱全忠刼昭宗東遷繕理府庫皆全義助之全忠兵敗蓚縣道病還洛遇暑避全義家旬日迫淫其妻女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全忠全義戒之以謂恩不可忘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全忠者全忠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有口辨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耳守河南三十

年開荒劚土捃拾財賦助創業今衰朽已無能而疑之何也全忠笑曰我無惡意嫗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及莊宗滅梁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撫慰久之以其年老令人掖而升殿宴賜盡歡命皇子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時所名復其故名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固先是天祐十五年朱友貞自汴趨洛將祀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祀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二月郊禋禮畢改封全義爲齊王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初莊宗欲掘朱全忠墓剖棺戮尸全義謂

梁雖讐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洛陽監軍常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全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常在巢賊中以爲譏己因大怒奏笞殺監軍者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百姓苦之同光四年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時明宗已爲羣小閒謀端居私第以全義言乃遣明宗討之及聞變以憂懼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忠肅

述曰革程胄本舊族名著新朝論其生平革較程爲勝乃見嫉權臣無所逃命是可憫已圜有濟世之才鳳能直言極諫憲及希甫守正不阿贊瓚亦明通有識可以謂之良臣至若全義乃無恥之徒而實錄敘以爲名臣舊史稱以爲良王何哉

續唐書卷四十五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一

王思同幽州人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爲銀胡簶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攻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年十六武皇命爲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爲人勇敢善騎射好學喜爲詩與人唱和自稱薊門劒客魏王繼岌待之若子時内養呂知柔用事思同頗不平呂爲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之曰料伊直擬沖霄漢賴有青天壓著頭所爲詩皆類此性慷慨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立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劒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驛鄰帥言姦臣乘先帝疾病謀害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藩方陳己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弦技謁思同欲因其懽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向背所得潞王書檄雖已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所使郝詡等送京師閔帝嘉其忠授鳳翔行營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城中兵弱而守甚堅外兵傷夷者衆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入西門先降思同未之知猶督戰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棄仗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奔潼關潞王引兵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以獻潞王責之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潞王媿其言乃殺之

姚洪本梁之小校嘗事董璋後歸莊宗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書輒投厠中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備禦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洪曰爾爲健兒我遇汝甚厚奈何相負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七郎奴埽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鎮師何苦反邪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

生璋怒令軍士十人刲其肉然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父審素有勇事武皇爲廳直軍使敬達少以騎射著名莊宗召令繼父職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尚書長興中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不敢南牧邊人賴之石敬瑭反詔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契

丹入敬達大敗尋爲所圍末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甚遠而圍兵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氊帳用毛索掛鈴爲警縱犬往來敬達營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之者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將楊光遠勸敬達降敬瑭敬達不可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曷殺我而降光遠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

康思立晉陽人少善騎射事武皇爲爪牙署河東親騎軍使莊宗嗣位從攻夾城戰柏鄉累以功遷突騎指揮使天成中歷應嵐二州刺史宿州團練使昭武軍節度使徙鎮保義皆有善政潞王反於鳳翔閔帝遣王思同等討之思立有捧聖羽林屯兵千五百人乃以羽林千人屬思同思同至鳳翔軍叛降思立聞之欲盡誅羽林家屬未及而潞王兵已至思立乃以捧聖兵城守潞王前鋒至城下呼曰西兵七萬已奉新帝爾五百人其能拒邪徒陷陝人於死耳捧聖兵皆解甲思立亦出迎末帝即位以思立初無降意頗不悅徙安遠又徙安國以年老罷爲右神武統軍石敬瑭反太原末帝以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及

駕幸懷州遣思立將從駕騎兵出團柏谷救張敬達未至而敬達死楊光遠降思立因憤激以疾卒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補突騎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從明宗討趙在禮至魏而軍變義誠前陳莊宗過失勸明宗南嚮明宗即位遷捧聖都指揮使領汾州刺史從破朱守殷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三城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大臣皆懼禍及思自脫獨義誠心結之遣其子事秦王府明宗病秦王謀以兵入宮朱宏昭馮贇等皆謂不可義誠獨持兩端及秦王既誅明

宗晏駕閔帝卽位加檢校太尉判六軍諸衛事未幾鳳翔兵起西軍不利義誠懼乃請行葢欲盡率駕下諸軍送降於潞以求免也會與朱洪實謀事不協洪實因厲聲言義誠包藏之志閔帝曖昧不能明辨而誅洪實及義誠率軍至新安諸軍爭先趨陝解甲迎降義誠以部下數十人見潞王請罪潞王雖罪其姦回未欲行法清泰元年斬於興教門外夷其族

朱宏昭太原人祖玫父叔宗皆爲本府牙將宏昭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爲文思使與安重誨有隙故常使於外董璋爲東川節度使乃以宏昭爲副使西川孟知祥殺其監軍李嚴宏昭懼求還京師璋不許遂相猜忌宏昭益開懷待之璋頗重其爲人後璋有軍事遣宏昭入朝宏昭乃免還左侍衛大將軍內客省使宣徽內院使鳳翔節度使朝廷命石敬瑭帥師伐蜀久未成功安重誨自請西行至鳳翔宏昭迎謁甚恭延至府署使其妻妾侍飲重誨酒酣具言所以讒間之端宏昭卽奏重誨怨望又陰遣人馳告敬瑭使拒重誨會敬瑭以糧餉不繼燒營返軍重誨亦以被讒召還過鳳翔宏昭閉門不納及重誨得罪宏昭入朝授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久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明宗已病而秦王從榮禍起大臣皆欲引避樞密

使范延光趙延壽日夕更見涕泣求去明宗怒而不許延壽使其妻興平公主入言於中延光亦因孟漢瓊王淑妃進說故皆得免未幾延壽出鎭汴州召宏昭於襄陽代爲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延光出鎭常山以三司使馮贇與宏昭對掌樞密與康義誠孟漢瓊同謀以殺秦王閔帝卽位宏昭以爲由己得立故於庶事高下在心及赦後覃恩宏昭首自平章事超加中書令素猜忌潞王遂以釁隙致禍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手詔召宏昭計事宏昭謂其客穆延暉曰上召我急將罪我也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歸毋令及禍中使繼至宏昭拔劒大哭欲自裁家人力止之使促之急宏昭曰窮至此邪乃自投於井以死安從進聞之亦殺贇於家并殺其妻子

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初爲騎將明宗卽位拜澄州刺史從王宴球破王都於定州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安重誨矯詔遣河中指揮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潞王以彥稠爲招討使明宗疑彥溫有所說戒彥稠得彥溫毋殺將訊之彥稠希重誨旨殺彥溫以滅口明宗大怒然不之罪也長興中爲靜難軍節度使黨項阿埋屈悉保等族抄掠方渠邀殺回鶻使者明宗遣彥稠與康福會兵擊之阿埋等亡竄山谷明宗以謂黨項知懼可加約束而綏撫

之使者未至彥稠等自牛兒族入白魚谷盡誅其族獲其大首領連香等遣人上捷明宗諭使者曰吾討党項非有所利也凡軍中所獲悉與士卒分之毋以進奉爲名重斂軍士已而彥稠以党項所掠回鶻進奉玉兩團及遺秦王金裝胡䩮等求獻明宗曰吾已語彥稠矣不可失信因悉賜之彥稠又逐鹽州諸戎取其所掠男女千餘潞王反彥稠爲招討副使王思同兵潰彥稠與思同俱東走爲軍士所擒以獻時末帝已至華州命拘於獄已而殺之

宋令詢不知何許人閔帝在藩時補爲客將樂善知書動皆出禮長興中閔帝連典大藩遷爲都押衙參輔閫政甚

有時譽故深委之及閔帝嗣位朱馮用事不欲帝舊臣在於左右乃出爲磁州刺史閔帝蒙塵於衛令詢日令人奔問及聞帝遇害大慟半日自經而死

李仁矩不知其家世少事明宗爲客將明宗卽位以爲客省使左衛大將軍明宗祀天南郊東西川當進助禮錢使仁矩趣之仁矩恃恩驕恣見藩臣不以禮東川董璋置酒以召之仁矩在傳舍與娼妓酣飲日中不赴爲璋所詬自是深銜之仁矩素見信於安重誨自璋有異志思有以制之乃分東川之閬州爲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戍之璋以書告其子光業曰朝廷割我支郡分建節旄又以兵戍之是將殺我也若復遣一騎入戍斜谷吾必反矣與汝從此而決光業私以書示樞密使李虔徽使白重誨重誨不省仁矩至鎭伺璋動靜必以聞璋益疑懼遂決反重誨又遣荀咸乂將兵益戍光業亟言不可重誨不聽咸乂未至而璋已反攻閬州仁矩召將校問策皆曰璋有二心久矣常有利啖吾兵兵未可用而賊鋒方銳宜堅壁以挫之旬日大軍必至賊當自退仁矩曰蜀儒安能當我精銳之師卽驅之出戰兵未交而潰仁矩被擒并其家屬皆見殺

毛璋滄州人梁將戴思遠帥滄州璋爲小校莊宗下魏博

思遠棄州遁璋據城歸降以爲貝州刺史璋有膽略從征河上屢有戰功梁平授華州節度使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蜀平璋功居多明年蕭牆禍起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川貨妓樂爲璋所得明宗卽位錄平蜀功授邠州節度使璋歷藩鎭又得蜀貨旣富而驕嘗服赭袍縱酒令蜀妓爲王衍宮中之戲明宗聞而惡之召爲金吾上將軍東川董璋上書言毛璋子廷贇持書往西川慮有陰事明宗遣人追還廷贇并璋下御史獄廷贇款稱實璋假子有叔在蜀欲往省之亦無私書詔停任令歸私第初廷贇之蜀與其客趙延祚俱及召下

獄多捃璋陰事欲言之璋許重賂以塞其口旣出責賂不與乃詣臺自言并璋復下獄鞫之無狀中丞呂夢奇以璋前蒙昭雪今延祚以責賂之故復加羅織故稍宥璋及款狀上聞有告夢奇受璋賂所以獄不盡情乃移軍巡獄璋具伏許賂延祚而未與又云曾借馬與夢奇而無行賂事璋坐長流儒州賜死於路

述曰思同洪敬達皆死節之臣足爲後唐生色若思立義誠一則憤疾而死一則依違見殺二康之賢否自見也宏昭彥稠均以死報國死獲其所猶未及令詢之伉慨激烈此一死也洵堪與日月爭光哉仁矩雖被擒不失爲義士

毛璋積惡以滅其身死猶晚矣

續唐書卷四十五終

續唐書卷四十六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諸臣傳第十二

孔謙魏州人爲魏州孔目莊宗旣下魏博以謙爲度支使謙爲人勤敏而傾巧善事人上下皆悅之自少爲吏工書算諳錢穀事莊宗拒梁於河上大小百餘戰謙調發供饋未嘗缺乏所以成大功者謙力居多而民亦不勝其苦矣莊宗初建大號謙自謂當爲租庸使而郭崇韜用魏博觀察判官張憲爲使以謙爲副謙已怏怏莊宗滅梁謙從入汴謂崇韜曰鄴東都也宜得重人鎭之非張憲不可崇韜

以爲然因以憲留守東都而以豆盧革判租庸謙益失望乃陰求革過失而革嘗以手書假租庸錢十萬謙因以書示崇韜而微泄其事使革聞之革懼遂求假職以讓崇韜亦辭避莊宗問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長於金穀而物議未當居大任不若復用張憲乃趣召憲憲爲人明敏人頗忌之謙因乘間謂革曰租庸錢穀悉在目前委一小吏可辦鄴都天下之重不可輕以任人革以語崇韜遂不召憲以與唐尹王正言爲租庸使謙益憤憤因求解職莊宗怒其避事欲寘之法賴伶官景進救解之乃止已而正言病風不任事景進數以爲言乃罷正言以謙爲租庸使賜豐

財贍國功臣謙無他能直以聚斂爲事朝廷方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謙悉違詔督理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事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觀察使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謂法今唐運中興願還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又請減百官俸錢省罷節度觀察判官推官等員數以至障塞天下山谷徑路禁止行人以收商旅征算遣大程官放猪羊柴炭占庇人戶更置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廨錢由是天下皆怨苦之明宗立下詔暴謙罪斬於洛陽市籍沒其家遂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爲三司

張延朗汴州開封人事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延朗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鎮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明宗卽位爲莊宅使宣徽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長興元年拜三司使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窘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偽梁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戶部度支鹽鐵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

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之下延朗號爲有心計以三司爲己任而天下錢穀亦無所建明明宗嘗出游幸召延朗共食延朗不至附使者報曰三司事忙無暇聞者笑之歷泰寧雄武軍節度使末帝以爲吏部尚書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石敬瑭有異志三司財貨在太原者延朗悉調取之敬瑭深以爲恨晉陽兵起末帝議親征然又采浮論不能果決延朗與劉延朗等勸帝必行延朗籍諸道民爲丁及括其馬丁馬未至晉兵入京師延朗被殺

劉延朗宋州虞城人末帝鎮河中時爲鄆城馬步軍都虞候及鎮鳳翔署爲孔目官末帝將圖起義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允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而延朗爲孔目官計公私粟帛以贍其急及西師納降末帝赴洛皆無所闕焉由是甚賞之淸泰初除宣徽北院使俄以劉延皓守鄴改副樞密使累官至檢校太傅時房暠爲樞密使暠本信鬼神巫祝之說至是但高枕閒眠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由是得志凡藩侯牧郡自外入者必先賂

延朗後議進貢賂厚者先居內地賂薄者晚出邊藩故諸將屢有怨訕末帝不能禁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貫於此不知爲何人所得尋爲追兵捕而殺之

張承業字繼元同州人本姓康幼閹內常侍張泰養爲子光啓中主部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賊平改酒坊使昭宗將幸太原先遣承業道意因除爲河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其後崔允誅宦官凡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武皇僞戮罪人以應詔匿承業於解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

武皇病篤屬承業曰以吾兒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爲晉王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莊宗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之而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成莊宗大業者承業之功居多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王在晉陽者承業一切繩之以法權貴皆斂手莊宗自魏歲時歸省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語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邪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爲王基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劒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主顧命誓雪國家之讐今日爲國家惜庫物而死不愧先主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罵寶曰黨朱溫逆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効忠而反諂諛邪奮拳踣之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忤於七哥且得罪太后願七哥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翌日

太后與莊宗俱至承業第慰勞之是時盧質嗜酒傲忽嘗呼諸王爲豚犬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賢納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可平矣天祐十八年莊宗已受諸道勸進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爲唐晉之讐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

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勑使先主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仍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貞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庭令張從玫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紿奏殺之匿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梁攻滄州仁恭遣居翰從武皇攻梁潞州以壘其兵武皇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

軍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梁宦官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行及秦川時關中已亂莊宗慮衍爲變遣人馳詔殺之詔書已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詔云誅王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卽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晏駕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宮乞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居翰性和而靜諳悉舊事在潞州累年每課人育蔬種樹敦本惠農有仁者之風焉

述曰謙與二延朗俱聚斂之臣而俱不得其死積錢者究何補於生邪承業以宦官而不忘唐室終身以敕使監軍自居觀其對莊宗之言堂堂正正克篤忠貞卒以死繼之雖古之藎臣何以加此居翰於詔書改一字存性命以千人仁者舉筆其利溥哉舊史及新修史記敘承業官爵多略今從其神道碑加詳焉

續唐書卷四十六終

續唐書卷四十七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臣傳第十三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初封江王改魏王徐氏諸子知證最長年及元宗之世尤見優禮內宴輒用家人禮捧觴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三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吳時官太子中舍累遷刺史節度使代兄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受禪封饒王進封梁王鎮潤州兼中書令知諤美姿容好奇玩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

之徼外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游蒜山除地爲場聯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年三十五平時常語人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敵世二日年三十五其死乎至是果如其言烈祖悲悼廢朝七日復詔不視朝七日斂以袞冕及尚方秘器謚曰懷所著文賦歌詩十卷號閤中集十子皆貴顯徐遊知誨子初名景游後避元宗名去景字知誨遇元宗有恩故元宗待游及游兄汝南郡公遼尤親厚出入宮省與宮室營繕事游雖家世崇貴然頗尚文學居恒與文士輩時相過從元宗創清暉殿於北苑命游與張洎爲學士入直其中後主嗣位喜爲文章游以能文見昵封文安郡公遇宴飲則流連酬咏更相唱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律時出新聲及故唐遺曲游閒從旁稱美有狎客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游具以所聞對或游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據古稱制荅之君臣相矜至國政廢弛不悟也游性多巧思欹器之制久不傳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後以疾卒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媚於擯相辭令時方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過人恩顧日洽

義祖歿於金陵知詢語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僕射謂烈祖也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茗紙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茗帖示之知詢語塞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牙時因宋齊邱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馬步都虞侯蔡宏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令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間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讓皇矣宗諫曰若主上西巡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日聞非便也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密議齊邱漸忌之一日烈祖臨鏡見白髭太息曰

功業成而吾老矣柰何宗適侍側悟其旨乃請城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邱齊邱心忌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邱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馬仁裕徐玠固爭事乃已但黜宗爲池州刺史玠又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俄而烈祖受禪宗蹴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邱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飲道舊他將相不得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淳謹自守居家節儉倖賜皆積不用故齊邱黨卒不能害久之罷爲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游烈祖幕府宗及仁裕皆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鎭文貞仕宦偃蹇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亡恙宗曰馬相公已鎭廬州文貞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文貞俛首曰下官飲量局命公素知也聞者愕然而宗不之罪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揩襆頭脚以表殊禮復出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未幾周師起馮延魯代爲留守廣陵陷自髠而逃仍被執於周僅免死時人皆以宗有厚德故有厚福無何病卒年七十餘宋齊邱撫其棺哭曰君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繼室生二女皆爲後主后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鍠死事吳爲江南馬步軍使以稱安仁義功爲潤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鎭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誠事吳最久至烈祖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勸進初無大勳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沈厚始終如一自洪州入覲百官班謁於都門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第四子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州常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徙江州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以女妻建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娶於徐氏爲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交皆寒畯士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鎭金陵用爲副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射監修國使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視他相最久烈祖懲吳之亡由權在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柰有命也建

勳遽召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刻奏建勳擅造制書歸怨於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廣德公主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國事吾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免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勳勞又聯姻戚尊遇之與宋齊邱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皆欣然望治建勳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勳請官出金帛贖俘掠還其家見

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亭榭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遽有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生平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疾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國亡時公卿塋域鮮不發者惟建勳不知葬所獲免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曰李相淸淡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徐玠字藴圭彭城人事郡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職師出江右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時烈祖輔政以玠治郡貪猥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爲副使遂見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乘間言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異姓宜以嫡子知詢代之事垂行而義祖殂知詢繼立玠本詭譎多智善揣摩非能爲徐氏計也至是察知詢必敗反持其長短自結於烈祖烈祖亦遂愛之盡忘前事鎮金陵以爲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忌等參代吳秘計遂以佐命拜右丞相出爲宣州節度使徙洪州兼中書令復召爲司徒右丞相然徒崇以名位不復預政老而益貪鄙所至人患苦之好神仙之說常以賤價市丹沙下者治丹人以爲笑保大

元年五月卒年七十六贈高平郡王

馬仁裕字德寬徐州人故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祖爲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即日渡江定亂以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大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謂興國公主禪代後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廉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年六十三謚曰匡初烈祖左右親信者惟周宗仁裕兩人任

過略等宗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耆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子文義以蔭授千牛備身建州之役將吏爭入府庫取金帛文義獨收民籍歸慕遷贊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賻贈一無所受人謂文義之廉能化其妻如此

述曰義祖六子當昇元開國惟知證知諤在耳知諤有子頗尚文學其世祿受封與李氏諸王等齊亦宜矣周李徐馬一惟玠差鄙然皆中興佐命定國元勳而自安恬退克享天年覩彼知進而不知退抑且攬權納賄殃及其身豈不相去霄壤哉

續唐書卷四十七終

續唐書卷四十八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臣傳第十四

宋齊邱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爲洪州鍾傳副使卒於官遂家洪州齊邱好學工文尤喜縱橫短長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邱因騎將姚克贍往謁暇日陪燕游託鳳皇臺詩見志烈祖奇其才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變常參秘畫因說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撤之獨與齊邱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火爐以鐵箸畫

灰爲字隨滅去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邱資性躁褊或議不合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惡之乃以爲殿直軍判官凡十年義祖殂始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兵部侍郎居中用事行且爲相齊邱自以資望尚淺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入九華山連徵不至時元宗已爲大將軍烈祖以吳主命令往敦迫之乃起除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輔政委齊邱左右之齊邱益樹朋黨潛自封植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代謝之勢烈祖慮羣下不協陽爲退抑以待嗣君齊邱亦盛贊其說會都押牙周宗揣微旨請急至

都以禪代事告齊邱齊邱疾其先己也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因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言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邱由是見疏忌留爲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俄而齊建國猶以勳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等持禪詔至百官詣金陵勸進齊邱獨稱疾臥家不署表烈祖心銜之及即位徐玠爲侍中李建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邱但遷司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句忽抗聲曰臣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常夜宴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邱不悅因出齊邱諷止勸進書烈祖卻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邱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宰相寧得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邱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耳孤豈忘舊臣者命元宗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寖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遣使來齊邱陰謀間契丹使與晉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北潛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邱親吏夏昌圖盜官錢數百萬特判貸其死

烈祖怒切責所司坐昌圖斬齊邱慚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朝謁烈祖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召與宴飲齊邱酒酣乃言曰陛下中興實臣之力柰何忘之烈祖作色曰太保始以游客干朕今爲三公足矣齊邱曰臣爲游客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明日烈祖手詔曰朕之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洪州改所居爰親坊爲錦衣坊大啓第宅窮極奢麗民不堪命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而齊邱之客陳覺魏岑等深相附結內主齊邱共爲造飛語傾宗時人謂之五鬼宗泣訴元宗而覺岑更相攻於是出齊邱爲鎮海軍節度使齊邱怏怏復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國人大駭齊邱自九華山上疏極論不可會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邱先帝舊勳不宜久棄山澤元宗乃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衞國公賜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宏義入朝覺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齊邱上表待罪道不

問覺亦不死齊邱方且怒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周侵淮北起齊邱爲太師領劒南東川節度使進封楚國公齊邱固讓仍爲太傅建議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能測虛實不敢輕進逮春水生轉餉道阻彼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師乞盟庶可無大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棄所得淮南地北歸議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邱乃謂擊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邱之黨蹤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羣臣所容若齊邱專柄可無患乘閒言天位宜禪大弟而以國事一委宋公元宗意謀出齊邱大銜之會鍾謨使周還屢陳齊邱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大於無君罪莫深於賣國於是賜覺徵古死而放齊邱於青陽敕鎖其第穴牆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年七十三謚醜繆無子久之元宗燕居齊邱爲厲叱之不退遂還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齊邱爲文語發天然而學問不廣自謂古今獨絕書札不甚工亦自矜炫性好術數凡挾象緯之術居門下者率數十輩同官多布

私黨國家有善政同黨輒言宋公爲之或有不合者則曰不用宋公言也其縱恣狂誖如此有文集六卷增補玉管照神經十卷又化書六卷本譚峭所作齊邱竊而有之

刁彥能字德明上蔡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能少孤事母以孝聞初事節度使王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泣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舍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而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劒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以書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能警敏料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常與烈祖飲酒而伏劍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掐烈祖烈祖悟亟起去又常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授彥能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烈祖乃還以不及告及知訓死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遷至天威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被害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

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又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鎭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間與李建勳相贈苔建勳因燕見言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衎字元賓後主時用蔭爲秘書郎集賢校理直淸暉殿閱中外章奏

游簡言字敏仲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鎭金陵以爲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禮部侍郎貞介不附權要元宗雅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二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常爲鄂州杜洪掌書記洪與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元宗怒唐挾私忿誣讒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錢唐仁澤不屈吳越王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慴莫敢往元宗乃命簡言簡言獨不辭請其子遜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留都監國命簡言爲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禍意卽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託必固違咈雖直亦不得申議者譏其太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謚曰宣靖

王會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爲親兵王常臨戰升高冢望敵會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弢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祖諱乃賜今名昪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張居詠仕吳爲門下侍郎昪元元年烈祖以居詠爲中書侍郎與張延翰李建勳皆同平章事未幾表請烈祖復姓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居詠淳靜寡言爲人長厚於朝廷無所表見元宗立罷爲鎭海軍節度使未幾卒賜號順天翊運功臣特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淸河郡開國公謚曰懿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末仕陝州司馬從父愼思權徐州留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

以存宗祀愼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爲左街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豪强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疏遠遭時被知得盡己才感慨自奮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不附權勢吏畏之如神明不敢爲奸元宗輔政常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具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析周詳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徧治績卓然人望歸焉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翰時年才五十餘而衆論猶以柄用晚屬疾亟寖復不能治事烈祖重其品以爲國器方一意任之雖聞其有疾不許其去遣使勞問再三賜良藥旁午於道惜延翰竟不起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述曰齊邱本學申韓之術以天資刻薄之人乃又專權樹黨挾智要君宜其旋起旋廢終至餓死或言周師欲取江南故齊邱以反間使其言失實前人已駁之矣若彥能之高見卓識箇言之儒雅安詳會之勇敢有爲居詠之小心謹愼延翰之內直外方皆無忝厥職全始全終洵一時之賢良哉

續唐書卷四十八終

續唐書卷四十九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諸臣傳第十五

王崇文字光福合肥人父縮事吳爲百勝軍節度使崇文以門第選尚烈祖妹廣德公主爲人厚重儒雅博綜經史出爲歙吉二州刺史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爲怯素號難治崇文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爲衰息遷百勝軍節度使建州初平移鎮永安所在安輯民忘其亂福州之役雖爲大將然罪在陳覺元宗置崇文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鎮鄂州治亦如初崇文自開國來三

十年間出更藩任內典禁兵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蕭散時人重之臨武昌日方閱騎士於鞠場傍古屋數十間崩壞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立上疏歷陳朝政或諫曰公名位既崇且屬勳舊盡言賈怨在古人不免況嗣君新立嫌間易生謂宜少默崇文不爲止後主亦賜詔褒之加中書令未拜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見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紿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至彥儔伏劍盡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伏其罪矣請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又斬之乃委罪於六人自領州事大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妻子於郵舍奉父母南奔烈祖輔吳爲都押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以報最入拜天威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謹恪烈祖嘉之嘗升堂拜其父及受禪擢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待之盡禮如在朝時人士稱之居數年卒於鎮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

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具以聞詔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宏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接偏裨莫肯用命故未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卒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遽斂兵先退宏義乘之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師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

其作亂召爲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無復忌憚戶部員外郎范沖敏疾魏岑李德明鍾謨用事詠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握兵柄敢干國政謀進退朝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岑見沖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岑竟死建封本武人不識文義族子有著動植疏者其載鴿事誤寫鴿爲人日烏建封據爲故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之聞者無不竊笑

柴克宏汝陽人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蔭爲郎將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湮圮不治吏

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功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弈縱酒自若也元宗自以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獨克宏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會淮南交兵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乃請効死行陳元宗嘉之授右衛將軍還與袁州刺史陸孟俊同救常州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羸卒數千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尤可

用柰何所給若此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較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奏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克宏母自表子可爲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元宗卒遣行克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馳使趣其歸克宏按劒曰吾計日破敵爾何爲者必錢氏姦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狥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獲甚衆自保大來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之謚曰威烈

何敬洙廣陵人軀貌短陋而趫捷有力幼遇亂吳楚州刺史李簡得之給事左右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死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者顧曰誰敢破此敬洙時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爲不敢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翌日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卽命擒之至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鳥逐簡而噪避之輒隨至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治毀硯事有董紹顏者善相術簡使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

獨指敬洙曰此奇相也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游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有訴事者輒引入親自剖析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逵領所部入江南境逵奉周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逵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封芮國公致仕給全俸列門戟四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父仁規世典濠州仁規苛虐崇俊繼之盡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馬以自奉元宗升濠

州爲定遠軍因拜崇俊節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爲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元宗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革心循法度未幾病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威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事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宴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南未知公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第四子彥貞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服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黷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概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其膏腴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朝廷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其爲一面長城在位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入爲神武統軍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

援壽州次來遠鎭兵車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子生長富貴不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闒將無籌略見周師退以爲怯追之惟恐不速戰士未及朝食卽督以進遇周將李重進掠正陽東彥貞置陳橫布拒馬聯貫以鐵繩維之刻木爲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陳前號揵馬牌又以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知其怯一鼓而戰彥貞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焉淮南喪地千里其敗實自此始彥貞雖死王事議者不與也交泰元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不錄其孤

邊鎬昇州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明敏稱保大初循州張遇賢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宗遣洪州營屯都虞侯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爲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密有謀鎬引與定計刋木開道襲白雲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洪州營屯諸軍都虞侯保大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等州諸指揮都虞侯從文徽行然衆才數千戰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姚鳳來援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騎繞出建兵之後與敬洙鎬夾擊大敗破之遂取劒州降王延政鎬又取鐔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文武將吏於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未幾而孫朗之亂作朗故奉節軍校也初成師朗來歸以其所部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料輒刻削之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囷下得免官

屬請斬紹顏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顏夜率所部焚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牙兵與鬬亟令吹角以亂之朗等以爲將旦斬關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逵周行逢來攻長沙時部下多稱言忠順鎬不爲備及言兵已抜益陽遂夜遁竟喪楚地遂削官流饒州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入犯齊王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執周主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割淮南請盟乃歸鎬元宗置而不用後卒於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吳奉國節度使以疑忌誘誅之匡業時尚幼稍長嗜酒使氣烈祖輔吳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侯昇元中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朝授神衞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所貸四郊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略匡業對曰運數之興天地將助大事將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貌陋而善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述曰崇文氣度雍容彥儔宅心仁厚建封粗鄙而輕舉克宏豪俠而功高敬洙强毅而果敢崇俊恣肆而寡謀彥貞貪陋而致敗鎬輕躁而喪地諸臣之忠佞自見也匡業言雖獲戾心亦無他與世之阿諛逢迎者異矣

續唐書卷四十九終

續唐書卷五十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臣傳第十六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岐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弈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事茂貞死子從儼襲位承制補寶雞令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鎭汴爲左右所譖遂南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隨至金陵改觀察推官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奬遇遂直中書省參掌制詔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繁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爲後代法烈祖納其言元宗在藩邸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而以不附宋齊邱故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邱罷召爲戶部郞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合外結馮延己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

以自重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夢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惟署牘尾無所可否延己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得少瘥召爲衞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才逾月齊邱黨與俱敗元宗歎曰夢錫平生欲去齊邱恨不使見之贈右僕射諡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邱輩姦邪不可用元宗曲爲辨解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荅而心善之及割地降號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大朝者夢錫笑曰汝輩常言致君堯舜何故今自爲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往往喑嗚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既沒皆以正人許之雖仇讐不敢訾也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從家廣陵父可求爲吳相續年十餘歲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貴而性恭恪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卽位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時宋齊邱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爲屈翰林學士常夢錫數言齊

邱姦黨元宗謂夢錫曰吾觀大臣中惟嚴續中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卿宜助之夢錫退諭旨於續續善遇之而不盡用其言卒爲黨人所排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江文蔚揚言於朝曰嚴續國之勳戚位爲大臣今以不附憸邪橫遭斥逐餘可知矣於是羣黨迫公論召還復拜中書侍郎兼三司使已又出爲奉化軍節度使數年仍入知尚書省遂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割地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立改司空同平章事續自以肺腑盡忠不貳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譏之是時以軍與百官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因求罷拜鎭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翌日卒年五十七諡曰懿續以少貴倦學見輕同列遂力敎子弟砥勵儒業子若孫舉進士者累累不絕晚歲尤屈身下士壽春劉奐性方言直續薦爲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唐金吾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性豪舉尚氣少讀書於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逵靈居海上博

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游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除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巍峩喑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復敢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與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於柱礎碎之坐皆失色景遂不

以為忤待之益厚遷刑部郎中判大理寺周師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戰師徒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威陵齊晉孫權以草創之國勢過曹劉今若上下并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聞而異之召使宿直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朝野側目易一日退朝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為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為吳越聞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即位遷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殿學士判御史臺宋武德至寶歷君臣問對及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之注太元未成卒年六十一

張義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游畋聲色說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諍使諸侯不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貪墨陵犯傷風敗棄仁義者猶未革

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節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於淪亡今臣誠不忍忘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大加稱賞制曰孤始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綱辭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盡忠焉後以誤餌丹丸病卒

蕭儼廬陵人甫十歲以童子擢第及長授秘書省正字烈

祖初歷大理寺除刑部郎中以平允稱昇元格盜物直三緡者處極刑時豪民甲曝衣篋庭中俄失去衾服直數十千疑鄰民乙竊之白邑令誣服爲盜詰其贓則云鬻市中蓋不勝楚掠也已將行刑呼冤長吏具以聞烈祖命儼覆案之儼受命卒不得其要領因齋沐禱於神翌日忽雷雨自西北起至甲家震死一牛剖腹得所失衾服固牛所噉猶未盡潰也遂赦乙而儼聲大著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詔即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爲賤至是

馮延己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爲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初出庫金贖民就不歸必今寶運中興人仰德澤柰何欲使鬻子女資豪家役使乎大臣以臣言爲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延魯奏會大臣方以豪侈相尚利於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諸弟羣下持不可乃以齊王景遂爲諸道兵馬元帥燕王景達副之宣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天下爲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己失之己得之謂之反正非己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宜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爲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欲傳位景遂下詔命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邱賈崇皆以爲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於宮中作百尺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爲舒州判官孫晟爲節度使遣州兵給儼實防衛之儼謂晟曰僕以言

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不重於僕乎反見防何也晟慚即撤去俄召還爲大理卿後主嗣位數與孌倖弈棋儼入見作色投局於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效魏徵邪儼曰臣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弈及國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五

述曰夢錫才學優長續性廖嚴正言論侃侃不附私黨中主業已深知而屢加貶黜使不得大展勳猷何邪二張與儼皆直言骨鯁之臣足爲朝廷生色矣

續唐書卷五十終

續唐書卷五十一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臣傳第十七

江文蔚字君章博學工屬文長興中舉進士爲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爲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時國家禮儀草創文蔚譔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遂爲一代紀綱元宗嗣位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命爲工部員外郎判大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儼共加討論稱爲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己當國

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己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自私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己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羣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冰言者恟恟再降御札方釋羣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罔思職分傍有奏論御史奏彈尙爲越職況非御史孰

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尙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復常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羣小疑懼與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於盧氏義兼親故受其寄託痛其侵陵訴於君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凶邀利迭爲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亡穀帛甲戈委而資寇取弱鄰邦貽譏海內同列之中有敢

議論則馮魏毀之於中正彝持之於外搆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己善柔其色才業無聞憑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聰斂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遂其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帥狐疑陛下方以孝理天下而延己毋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與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雨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己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

己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嘩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征討之柄在岑折簡發藏取與在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於內殿亭觀之侈逾於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西苑會燕捨爵策勳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與延己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受賞無感厲之心將校爭功諠動京邑奸謀詭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

入城使窮寇堅心大軍失勢軍法逗留畏懦者斬律云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掩覆者皆斬昨赦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非己出岑與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鄰邦我爲强國柰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爲凶狡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雩宗廟之羞宜臨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鄰北有霸强之國市里訛言遐邇危懼陛下宜軫慮殷憂誅鉏虺蜮延己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老母以待左降元宗果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邱救解復皆不死延己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己制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爲之紙貴逾年召還昇元建國以來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貢舉略用唐故事放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舉取士孰與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唐應順中及第大

銜其言執政者又皆不由科第進相與排沮貢舉遂復罷保大十年卒年五十二謚曰簡

李貽業廣陵人故唐平章事蔚從曾孫父藏唐末第進士奔吳爲起居郎卒於官因家廣陵貽業昇元中爲翰林學士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元敬皇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制貽業奮然曰此必姦人詐爲者大行皇帝嘗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今何忽有此言若果宣行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皇后亦不許於是臨朝之議遂寢元宗立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於卿見之獎慰有加焉保大中進兵部尚書卒謚曰

簡初戴爲人簡率貽業又甚於父平居頹然不言是非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壺尊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傾之矣其疏豁類此

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薄游湖湘時邊鎬下湖南遂取桂州廣策其必敗詣闕上書曰臣近游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遇逢聖代加之任使措置乖剌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至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堂幕府空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蓋無愧骨鯁臣云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及開國宋齊邱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邱喜人諛己而匡舜特率眞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常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邱且舉匡舜奏上竟不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舍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邱每相語曰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怪也久之齊邱出鎭洪州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諫元宗怒坐以沮國計動人心流撫州然亦卒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等五人多久滯名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皮牓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歸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後主十二年卒年七十五諡曰貞

張泌事元宗爲句容縣尉後主嗣位國事日非泌憤之上書數千言略云我大唐之有天下也造功自高祖重熙於太宗聖子神孫歷載三百丕祚中否烈祖紹興大勳未集肆我大行嗣之德則休明降年不永襲唐祚者非陛下而誰臣惟國家今日之急務一曰舉簡大以行君道二曰略繁小以責臣職三曰明賞罰以勸善懲惡四曰愼名器以杜作威擅權五曰詢言行以擇忠良六曰均賦役以恤黎庶七曰納諫諍以容正直八曰究毁譽以遠讒佞九曰節用以行克儉十曰克己以固舊好亦在審先代之治亂考

前載之褒貶纖芥之惡必去豪釐之善必爲審取與之機濟寬猛之政進經學之士退掊克之吏察邇言以廣視聽好下問以開閉塞斥無用之物罷不急之務此而不治臣不信矣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人君者必懼天之明威遵古之令典作事謀始居安思危也臣觀今日下民期陛下之致治如百穀之仰膏雨願陛下勉强行之臣死罪死罪謹言後主覽書大悅優詔慰荅然亦未竟用其言遂至於亡

述曰文蔚抗疏回以直言不諱足以大快人心宜乎傳寫彈文一時紙貴也貽業力沮監國匡舜極諫親征俱切中要害無愧名臣泌之指陳十事筆罄千言幾於痛哭流涕卽漢賈生之治安策何以異是其如後主之不用何哉

續唐書卷五十一終

續唐書卷五十二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全校

諸臣傳第十八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仕明宗至安州節度使石敬瑭起晉陽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少常事契丹娶契丹女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尙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乃遣將祖全恩以兵二千陳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居無何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象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曰此之謂笪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長可七尺皆爲異事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明宗爲厮養以戰積功至龍武節度使罷歸入晉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素戇直不耐煩劇中門使胡漢榮貪戾用事失軍民心石敬瑭徵漢榮還京師金全將護不遣敬瑭疑金全有異志乃以馬全節代之召金全還將有處分金全懼遣從事張緯奉表歸附烈祖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迎金全陳於城外俟金全出殿之金全行之泌州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等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乃還晉將安審輝追及於馬黃谷處恭死於陳承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

州節度使李守貞以河中叛漢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巡檢使出師沭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邪勢必不相及徒爲國生事耳於是乃止營糴兵淮上與諸將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莫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衞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於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明宗爲陳州刺史入晉爲密州刺史契丹入中原暉與棣州刺史王建俱南奔元宗遣使具舟楫迎之將至念本亂卒懼不爲人所容欲赴秦淮河求死舟人急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衞軍都虞侯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爲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主親帥師盡銳攻

壽州而分兵襲清流暉陳山下周兵出山後邀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逾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周主曰吾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臥不俟命而臥神色自若曰暉自卒伍起兵佐明宗後率衆投江南位兼將相大小數十戰未嘗敗而今日見擒者乃南北勇怯不敵耳周主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爲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池饒二州刺史以吏事稱入爲神衞統軍都指揮使時諸老將多死亡繼勳年尚少且無戰功徒以家世遂拜大將軍資產優

贍名園甲第冠於金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宋師薄城繼勳保惜富貴無効死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軍敗績則幸災見於詞色偏裨有募死士夜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由是軍情忿恚百姓切齒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又內結傳詔使一切閉塞及後主登城見宋師旌旗壘柵徧四郊始大駭失色誘繼勳入宮責其流言不用命狀遂以屬吏方出宮門軍士雲集臠割之頃刻而盡

孟堅始事閩王延政爲建州裨將驍勇多智略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降焉文徽卽以兵付之出奇鏖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軍中吳越援兵自海道至沮洳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於破敵欲斂兵誘而殲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使得平地必致死力豈復可勝延魯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宏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時有長劍都指揮使孫謙金陵人隨伐閩援兵不至亦戰死延魯雖貶而其黨方盛故死事多不錄哀哉

陳誨字巨訓建安人始生數月卽能馳走父異之因名之阿鐵及長矯捷有勇力時人呼爲陳鐵事閩王延政爲將

保大初元宗遣將攻建州傳其城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於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不可勝數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鎭建州誨爲建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與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江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於江中誨素善水投入江鑿吳越樓船沈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於江面吳越兵驚潰乃大敗之擒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僞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產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閩人寡信未可遽進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料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之文徽入果被執誨全軍還劍州獻馬先進於金陵釋鄭彥華用爲將福州兩交兵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獨有功號名將遂遷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鎭常破福州兵於南臺江軍聲大振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周師入

淮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誨在鎮十餘年多薦舉儒學甄升將校時議多之後主二年六月誨引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其第視問慰勞是年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子弟悉至顯官當世無不榮之德誠少好學才兼文武有詩名周師南侵元宗遣潘承祐詣泉建募驍勇承祐奏言陳誨子德誠有才略可用因命德誠引卒數千赴壽春時諸將戰多不利惟德誠出入堅敵未嘗少挫鋒銳班師日特旌其軍曰百勝以榮之擢和州刺史有政績後與叔父謙繼領建州節旄世稱其有父風云

林仁肇建陽人剛毅多力身長六尺餘姿貌偉岸文身爲虎事閩爲裨將軍中謂之林虎兒與陳鐵齊名閩亡未有所遇會周師攻淮南元宗遣使至建州募勇士潘承祐薦之拔爲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寨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肇仁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却永德鼓譟乘之遂敗仁肇獨乘一馬爲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歸及割地元宗以爲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仁肇密言於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荆湖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淮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粟復取淮甸勢如轉丸兵起日請以臣舉兵外叛爲名事成國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以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懼而不從時皇甫繼勳朱令贇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宋回擿使言仁肇密通於宋已爲築大第并縣其畫像以待其至後主聞之不知其行間也使人持酖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酖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爲陳喬所器重至是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傷悼者累日

述曰文進金全及暉以北人歸南宣猷奏績而文進折簡下士金全料敵全師暉舍生取義皆以忠藎報國可謂完人矣堅誨仁肇皆閩之故將先後來歸効功軍旅或以疆場効命或以忠義善終或以反間致死而全歸則一也暉子不肖誠爲可惜豈若誨子披堅陷隊克振家聲哉

續唐書卷五十二終

續唐書卷五十三

海昌陳鱣譔

諸臣傳第十九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濬事吳爲翰林學士烈祖代吳進兵部尚書喬幼敏悟文辭清麗事親以孝聞濬歿收恤族黨均財給之親疏靡間以蔭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甚器重之遷屯田員外郎中書舍人保大末淮南兵興元宗憂懣不知所爲陳覺李徵古請以宋齊邱攝政元宗乃召喬草詔如覺徵古所請喬請對排宮門入見泣曰陛下既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邱尺地一民俱非陛下有陛

下縱脫屣萬乘獨不念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也及齊邱黨與皆斥喬與齊邱素善獨得不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時譽歸之宋遣使徵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懼見伐喬曰陛下不得已當以臣爲解後主由是連年不朝皆喬爲之主也及兵圍金陵宋遣

進奉使江國公從鎰授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俟之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乃開門延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常語後主勢雖迫蹙臣節故不隳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爲降欵命喬與清原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欵歸府投承霤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亡之國降亦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臣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去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縛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

尸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發瘞如所見咸以爲喬魄不泯云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爲將守光殺之父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爲散騎常侍佑生而氣宇孤峻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輩陳喬韓熙載交薦於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以招賢佑預其閒及嗣位遷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議納后禮援據精博稱旨遷知制誥召草勸南漢書文不加點後主咨賞遷中書舍人每以潘卿稱之而不名佑喜老莊家言常作文一篇以擬莊周後主十二年更官名爲內史舍人初與張洎親

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衰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時朝廷日衰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爲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僞使家國惛惛如日將莫古有桀紂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尙爲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終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臣爲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佑素與李平善意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爲諸臣所排乃先收平屬吏并使收佑佑聞命自殺年三十六徙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國中人人傳誦爲泣下

廖居素將樂人歷仕烈祖元宗爲人堅正不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於篋曰吾之死不忍

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伍員屈原盱江李覯爲之傳

孫晟高密人初名鳳又名忌篤學善文辭尤工詩少舉進士如洛陽時進士類修邊幅尙名檢晟豪舉跌宕不蹈繩墨遂棄去渡河客趙魏間莊宗建號以豆盧革爲相革雅知晟辟爲判官遷著作佐郎天成中復爲朱守殷判官守殷伏誅晟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疑其狀偉異睨之晟不顧坐淮安岸捫敝衣齧蝨追者乃舍之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晟佯喑不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悉聞其所禱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四方豪傑多至晟口吃造次不能道寒暄坐定辨論風生上下今古聽者忘倦烈祖酷愛之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秘計每入見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二卒來殺晟不得遂刺死都押牙李建崇而逸晟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遷左僕射與馮延巳並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晟爲司空使周奉表請得內附晟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晟若辭是負先帝

也旣行中夜歎息語其副禮部尙書王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終不忍負永陵一坏土耳已而周人以樓車載晟於壽州城下使招劉仁贍仁贍望見晟戎服拜城上晟遥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周主詰之晟曰晟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於是遣崇質歸而留晟會暑雨班師晟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朝會使班東省官後每召見必飮以醇酒問江南事晟但言寡君實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反金陵聞之以爲有間可乘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上其書多斥瀆反間之言由是發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晟正色請死無撓

辭又問江南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飮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請自盡晟神色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而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報遂自盡從者二百人皆誅死於東廂國事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爲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吳主女貴於其國仁贍其季子也性輕財重義略通儒術好兵書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爲龍衞軍都虞侯拜武昌軍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未幾湖湘戍兵潰歸楚地復失上書者多謂周人有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作人言元宗聞而惡之命斷其首時値亢旱長淮可涉民流入周境遮殺之不能禁由是增修邊備以壽州最爲要害徙仁贍爲淸淮軍節度使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名曰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爲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力爭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猝至州人大恐仁贍神氣閒暇部分守禦有若平常羣情乃安是時率兵拒周帥李穀者爲神武統軍劉彥貞穀戰敗退守正陽浮橋彥貞意其怯麾兵而進仁贍以爲敵狃我也獨按兵城守而勸彥貞勿速戰彥貞不聽果敗

死仁贍乃用周饒計破城南大寨斬獲無算周主至壽州則圍之數匝徵丁夫數十萬備攻擊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進攻塡塹陷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鼓角聲震牆壁皆動援兵屢敗仁贍意氣彌壯覘周主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善射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周主命移胡牀進前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投弓於地曰天果不佑唐邪吾有死於此耳周主使人來言曰知公忠義但士民何罪又親臨城招之皆不從會暑雨周主乃還楊泰滁和舒蘄諸州皆復固守周兵戍守渦口定遠亦皆襲破之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解元宗遣齊王景達

以兵數萬來援列寨紫金山下仁贍出師殺周兵數百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兵力頗屈仁贍屢請乘機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其少子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周延搆哭於中門又求救於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斬之由是士卒皆感泣誓以死守保大十五年周主復親征耀兵城北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副使孫羽遂詐爲仁贍書以降周主命舁仁贍至帳前撫勞嘉歎拜爲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贍不受命而卒年五十八薛氏亦不食五日而卒時晝晦雨沙如霧州人皆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徇者數十人元宗聞而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忠肅加封衛王

述曰喬以拒命投繯佑以抗疏自盡居素以憂危沈井晟以使臣守節寧死不撓仁贍堅守危城効忠殞命皆合聖賢所謂成仁取義雖死而凜凜然有生氣也仁贍既爲忠臣其妻亦爲烈女足以愧當時人臣之稽首馬前甘事二姓者矣

續唐書卷五十三終

續唐書卷五十四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仝校

諸臣傳第二十

張彥卿不知其鄉里或以其名爲彥能保大末爲楚州防禦使周師南侵其鋒甚銳旬日間連破海泰二州及靜海軍元宗下令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民渡江周主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下發州民濬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江聲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鑿城爲窟室實薪而焚之城皆摧陷彥卿猶列陳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鬭日暮轉至州廨長短兵皆盡彥卿取繩牀搏戰與兵馬都監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死傷亦甚衆周主怒盡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嘉彥卿忠詔贈侍中天長縣時升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文贇亦固守聞楚州陷乃降

張雄或云姓李淮南人周侵淮南民自相結爲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兵而雄所將最有功元宗命爲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二州刺史後主嗣位進爲統軍使仍守二州宋師入江南金陵危急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爾輩不從吾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雄乃糾兵東下

以救之至溧陽猝遇宋師遂與宋將田欽祚戰失利與其子力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於他陳父子八人無生存者國人哀之

胡則不知其家世保大末爲軍校後主立進爲諸軍使未幾官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迫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彦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欵則獨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眞僞不可辨刺史不忠欲汚吾州爾輩能從我死忠義乎衆皆曰善乃率同列宋明德等大譟入攻彦賓彦賓懼逃匿檐霤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不聽則常從劉仁贍爲壽州裨將累年盡得其城守方略於是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計宋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帶江負山樓櫓高險不可破屢遣使招降則誓死不從圍城及三年翰軍死傷者無算詔書切責督戰會則疾革不能起一日則怒饔人鱠魚不精欲殺之其妻遽止之曰士卒守城多年暴骨滿地柰何以一食殺士卒邪乃舍之是夜饔人縋城走投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饔人引宋師攻之城遂陷衆猶巷鬭雪涕奮擊不少退翰軍猶多死則僵臥牀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

何怪也即舁置木驢上將磔之俄死腰斬其屍以徇并殺宋德明而墮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宋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既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法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屍投江流及并坎皆滿因奏霽擅殺罪宋徙霽知饒州民間貲貨鉅萬翰悉取之凡發大艦十餘艘悉載金帛置廬山鐵羅漢象於上號曰押綱羅漢初宋祖以則盡忠所事聞江州垂破遣使持詔諭盡赦拒命之人勿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數日比至已無噍類矣當翰攻城莫能破有善覘地形者言於翰曰城形爲上水黿攻其腹脇則破矣至是陷從西南果城之脇云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絶人晉漢間常爲盜被獲州郡繫械入獄將至遂賂守吏曰吾不死則爲健卒君等皆吾州鄉之人吾與別可飲數甌以爲永訣時守者皆醉因夜亡歸會賊帥成師朗等掠淮北衆至千餘人令堅遂往與官軍戰殺傷無數衆皆勇之乃歸附金陵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破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侯後主時遷吉州刺史吉州安福人劉茂忠者爲袁州刺史茂忠本名徹或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人臣所得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揃洗乃

詐亡命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筱有謀且據嚴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潰州里慶之呼爲小劉僕射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牙歷袁州刺史金陵既破令堅與茂忠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死報國前一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鬬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逾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科斂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袁人德之茂忠微時常有所持鋸將欲鬬戰必宿而鳴即至殺戮乃與潭帥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胸脇殆百餘輩因敗其膊時遇陰霾即加痛楚至入宋後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周宏祚舒州宿松人父本仕吳爲德勝軍節度使宏祚其少子也烈祖受吳禪徐玠周宗輩率諸臣勸進本時已老又重念楊氏恩不復與事宏祚爲門戶計代署名上表保大時累官舒州刺史周師大舉南侵陷舒州是時泰蘄光諸州文武相繼奔降宏祚獨慷慨不屈赴水死時人比之嵇紹死晉焉

李延鄒鄱陽人元宗時官濠州錄事參軍會周師大舉南侵攻城甚急團練使郭廷謂謀送欵令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孝不爲具草廷謂愧其言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詬曰大丈夫死耳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之悼惜良久召見其子命以官

鍾蒨字德林隨兄懷建家豫章屬辭敦行緯有時譽起家藩府從事與徐鉉徐鍇兄弟游累登臺郎遷集賢殿學士保大九年爲東都少尹交泰時齊王景達都督撫州朝廷慎選僚佐除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後主時官勤政殿學士宋師入金陵蒨朝服坐於家兵及門舉族死之蒨工詩有賦山別知己與新鴻諸篇盛稱於世

咼彥不知其家世或云女媧氏之後去女爲姓也後主時官池州刺已而入爲將軍金陵陷百官多送欵迎降彥獨與馬承信承俊率壯士數百巷戰力屈而死

廖澄順昌人少負異才僞梁開元二年舉進士迍邅不順烈祖時南奔累官至大理寺評事宋曹彬圍金陵急校書郎林特勸澄同降澄歎曰吾久仕唐君臣之義何可廢也乃豫以身後事勸蒼頭歸報城陷從容更衣仰藥而死

朱令贇廬州舒城人大將軍匡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趫捷善射軍中號爲朱深眼積功遷至鎮南軍節度使宋師圍金陵後主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

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破敵退絕僟餉柰何乃檄南部留守劉克貞赴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及發而後主危急飛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權都虞侯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筏長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宋石浮梁會江水涸舟棧艱阻而宋師密樹長木於州渚間若帆檣狀令贇疑有伏不卽進比至虎蹲州合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宋師舟小聚攻之先是令贇創巨舟實葭葦沃之以膏名曰火油機至是以火油縱燒宋人不能支會北風反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投火死糧米戈甲

皆焚無孑遺煙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

李元清濠州人周師侵淮南元清父聚鄉里義士襞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兵潰徙金陵元清趫捷善走能及奔馬常步入汴洛刺事後主嗣位以吉州永新與湖南聯境命元清爲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坐衙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敵人動息元清常預知之治境累年邊障寧晏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以變直折閱爲苦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貫爲定制又常隨宜科率民甚便之歲總諸科物十餘萬數轉運入金陵國用賴以少濟南都失守以故官起入汴元清心誓不復仕二姓因僞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及頸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趙仁澤仕元宗爲常州團練使周人南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執歸之杭州見吳越國主不拜責之曰我烈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今王見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廟乎吳越王怒以刀抉其口至耳其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丹陳利害甚辯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珠貝茶藥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怒其無信誓死報國事數面

誚契丹主契丹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於其地

述曰彥卿以孤城拒敵舍命不渝可與劉仁贍爭烈乃昭業等爲其副守并力同死尤難能也雄之父子喪元則之全家殉難令堅之誓死守節皆可謂忠臣獨怪夫劉茂忠與令堅相約同死而不保其終耳宏祚延鄴蕭彥令贇皆能以一死報國元清亦不懷二心事君仁澤不懾服於强藩處常不辱命於絕域皆所謂奮不顧身可感也已

續唐書卷五十四終

續唐書卷五十五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全校

諸臣傳第二十一

韓熙載字叔言濰州北海人少隱嵩山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南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拘名檢初補校書郎出為滁和常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不次擢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秘書郎使事元宗於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疏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笑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譔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盡無所回隱宋齊邱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與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主北遷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其在今時乎若契丹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置軍法齊邱為之請止削官爵遷外郡熙載奏請無赦又數言齊邱黨與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齊邱誣以酒狂貶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郎中史館修譔除中書舍人周據中原用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不可耳郭氏奸雄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邪言雖切而朝廷闇於機會竟搆兵不已周人果以藉口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於親王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長於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齎金幣求之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至數十縱其出與客雜居物議閧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汙避入相爾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後主喜留為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多所裨益後主手敕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否潘佑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二日諡文靖命葬梅嶺岡謝安墓側著格言及後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為吳江都少尹遂家廣陵鍇

生四歲而孤母方教其兄鉉就學未暇及鍇鍇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鍇恥之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鍇文示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祖宴駕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室時殷崇義挾嫌誣奏鍇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餘召還授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祕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爲虞部員外郎後主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兼兵吏部選

事與兄鉉俱近侍號二徐初鍇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鍇乃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人然伯仲竝居清要亦物忌太甚不若稍遲之鍇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鍇作鍇大喜乃起謝曰丞相之言故鍇意也歸以告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乎鍇凡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爲之序士以爲榮鍇酷嗜讀書隆寒烈暑未嘗少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知者以訪鍇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既久處集賢書卷不去手非莫不出少精小學故所讐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曰吾惟寓宿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鍇力居多後主常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鍇在集賢吾何憂哉宋李穆來使見鍇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夜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曰多難當先才鍇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鍇憂憤鬱鬱成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矣十四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曰文著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說文韻譜十卷歷代年譜一卷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又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

高越字沖遠幽州人少舉進士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鎮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次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祕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黜爲蘄州司士參軍就遷軍士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從廣陵令還判吏部銓事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温麗元宗以爲稱職

眷待與二徐等不徙官者累年後主始遷御史中丞勤政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以疾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葬賫世嘆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别駕遠少孤爲人夷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得遠以爲祕書省正字保大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譔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戍府書檄歷禮部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譔起居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陳濬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譔烈祖實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譔元宗實錄二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稿及他所著書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於其家無復存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蒯鼇宣城人善屬文江南承唐末文體纖麗之弊士卒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爲本得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爲人士所容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厲風操尚信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硯而還猶以素行爲有司所擯至後主末仕歸宋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郭昭慶廬陵人父鵬保大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坐宋齊邱黨免官卒昭慶博學善著作常擬九經著唐春秋三十卷元宗時獻所著治書五十篇爲左右所沮俾就進士舉昭慶不平上書言補綴雕蟲臣自少恥而不爲因得召對授揚子尉辭不受歸里邑令修謁通問昭慶不與之見令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擬軍時後主嗣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大抵指述池州采石諸要害之處及東海隅可恢拓之略擢著作郎時方奉事於宋凡歲慶賀貢方物牋表及朝廷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爲之昭慶與徐鉉鍇兄弟不相能鍇前通謁而不署名銜昭慶怒詬而擲之會客將李師義本與昭慶爲鄰而與鍇故姻婭也師義召昭慶飲置鴆於酒毒之明日昭慶晨起造朝暴卒昭慶治書內有禁絕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於世惟唐春秋爲鉉鍇所匿不得見

伍喬廬江人性嗜學以淮人無出己右者遂渡江居廬山

國學苦節自勵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嘆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署讀易二字忽不見喬大歎異輒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越數年山中浮屠夢仰覩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應舉進士及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升堂置酒時有宋貞觀者首就座張洎續至主司覽其文而賞之揖貞觀南坐引洎坐於西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爲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而以喬居賓席無覆考牓出喬果第一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於衡鑑焉元宗大愛喬文命勒石以爲永式仕至考功員外郎卒有集一卷行世

魯崇範廬陵人家故貧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九經子史廣貯一室甲乙丹黃皆手自校定會烈祖初建學校典籍殘缺下詔旁求於郡縣吉州刺史賈皓就取崇範本進之以私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世治藏於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酬價爲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授太子洗馬崇範復守廉儉惟以月俸自給凡四時錫賚及非次優與悉頒之親舊之貧者元宗卽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於官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少隱居南嶽時登祝融峯頂偶思成韻語一時名流屈服元宗聞其名數往聘之初不赴詔後江南賊起凝曰與其抱道而死孰若就義以存吾宗遂出爲彭澤令慕陶處士爲人已而笑曰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吾寧久爲人役卽解印歸衡山久之復起爲連州刺史與張居詠輩爲詩友未幾復辭歸隱衡山有詩集七卷一云凝卽匡圖弟楚亡遷金陵累官水部員外郎建昌縣令江州團練副使未知孰是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廬絳蒯鼇諸葛濤飲博不逞患苦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法升堂講論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生徒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入宋補衡山主簿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

述曰熙載文章爾雅氣度春容雖略於小節終無愧爲名臣鍇博雅宏通精深小學與兄鉉競爽而晚節克全賢於其兄遠矣越與兄子遠聯鑣克勤史職惜乎焚草無存翹精理爲文自安恬退昭慶講求經濟出言有章乃鉉等匿其著作是誠何心喬嗜學而振奇崇範汲古而守廉凝工詩而知足弼持正以興教之數人者皆可謂士林之模範哉

續唐書卷五十五終

續唐書卷五十六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佝　仝校

諸臣傳第二十二

姚景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瞑有二赤蛇蟠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由是奇之引爲親信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居數年烈祖重其爲人使典親兵歷制置使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爲江淮重鎮供億甚厚而主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罷去常俸不給澣衣敝冠漠然古風初吏請家諱景大署於牘尾曰諱贓吏於是屬僚拱手皆勵廉隅貪墨者稍知斂迹諸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未幾卒於鎮江淮人莫不惜之

陳起蘄州人性剛鯁尤惡邪說昇元中以進士起家爲黃梅令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百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貲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乃按戶籍取佑爲里正不服嫚言曰吾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沃以豕血佑迄不能神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

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幷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汪煥歙州人開國時第進士至元宗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信之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十餘都城建塔創寺幾滿廣出金錢募民爲僧所供養逾萬人悉取於縣官不計耗竭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徒一流最後煥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爲佛奴屈膝爲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散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得諫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而其言卒不用

周彬永川人杜門讀書不事生產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致豐羡而獨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邪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彬往依之禪代後制度草創會有事於南郊彬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衞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優渥俄告歸以其所得金玉繒幣列庭中顧其妻曰伯叔田畝竟孰愈彬素爲鄉里所輕至是有言及者彬曰昔魯人俚孔子爲東家某況庸人乎置不問久之歷大理司直出宰本縣累遷尙書郎卒於官

胡元龜世爲廬陵人居永新少有俊才常謁本邑令見其風貌瓌傑因障間繪戲珠龍屬元龜詠之時邑令多所受賂元龜題句曰翻身騰白浪探爪攫元珠蓋諷之也令爲設飲食盡歡而罷會有發其意者令大怒追捕之元龜亡入金陵館吏曹徐某家爲其子作催妝詩立就而徐有同舍郎雅自用欲以詞賦窘元龜元龜裂箋據案爲回文體嘲之郎一辭莫措謝去由是知名未幾徐薦於宋齊邱射策入官授文房院副使居數年以省親歸天威都虞侯張巒征桂林班師與元龜有舊訪其第登堂拜母盤桓信宿其爲巒所重如此俄授臨川令頗著政績是時齊王景達出鎮撫州而元龜朔望起居有慢色又常廷辱王府公矦元宗將代之已而坐娶訟者婦免官徙廣陵久之會赦求敘理不報遂撰怨詞三十篇元宗聞而惡之賜鴆卒時年才四十

康仁傑泉州人少祝髮爲僧喜儒學頗自勵陳德誠爲池州刺史仁傑適遊江淮以詩投之德誠勉令就仕薦於朝仁傑乃易儒服至金陵會朝貴宴飲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一座大驚後主聞其名召見徧問風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詳言陳洪進據漳泉本末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主簿仁傑素性清儉力矯浮華門無私謁已而出吉州括量屯田視肥磽以爲高下人多允服仁傑雖一行作吏而吟哦終日曾不少息晚年彌苦其志常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寄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人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

陳保極永春人登天成三年進士仕南唐爲大理評事充武義軍節度掌書記尚書左司員外郎其誥詞含華葆光吐蛇握鳳與弟元亮同官於朝俱以才學名後主稱爲二英

張惟彬西昌令翊之弟也幼以通誦一經中童子科有能文之名及長授蘄州黃梅尉未幾改武昌崇陽主簿俱著循績復入遷除廬陵令既代未行而金陵陷惟彬憂時感疾而卒

鍾離瑾合肥人保大中爲縣令與鄰邑許令締姻瑾女將出嫁適置一媵婢偶使執箕帚治地至堂皇之窪處忽泫然淚下瑾見之詰其故婢曰幼時妾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妾戲歲久矣而窪處未改也瑾驚問曰而父何人婢曰妾前父兩政縣令也身死家破妾遂落民間更賣爲婢瑾遽呼牙儈及老吏質之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瑾急以書抵許曰吾買婢而得前令之女吾特憐之義不可久辱當以吾女貲裝先求壻以歸此女更俟閱歲別辦

裝以遣吾女可乎許令荅書曰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必自專高義願以前令女配吾子然後君别求良家以嫁君女何如於是前令女遂歸許氏

許規高陽人祖儒義不食粱粟自雍州襁負東走隱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稠生規規好道家言爲人慷慨尙義常羈旅宣歙間聞旁舍生呻吟聲就訊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今我且死願以骸骨屬因指槖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經紀其喪事畢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死者有父母自内出驚問狀感規之義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誠長

者云規子逖事後主爲監察御史

述曰古之稱循吏者莫貴乎廉若景之儉以養廉可以化民成俗矣起懲治妖言煥牴排佛法彬疏陳得失元龜才傲王矦仁傑居官清白保極惟彬弟兄濟美瑾之嫁媿先女規之仗義還金皆古道照人千秋勝事故連類而及之云

續唐書卷五十六終

續唐書卷五十七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惝　仝校

諸臣傳第二十三

史虛白字畏名北海人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韓熙載南渡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邱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邱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弈棋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紙口占筆不停輟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客驚服因說齊邱以五可十不然之論多引湯武伊呂事齊邱謝曰子道大吾不能了此引見烈祖烈祖曰江南地如覆甌子何以敎

我虛白爲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喜其言而不能用擢爲校書郎署州從事虛白恥其初言之失謝病去南游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瓢以從往來廬山絶意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譔薦虛白可用元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知國家大計賜宴便殿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隱者也賜田百頃放還山及淮甸不寧元宗割江北地行成虛白爲割江賦以諷曰舟車有限沿汀島以俱閒魚鳥無知尙浮游而不止已而遷都南昌次蠡澤虛白鶴

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曰處士居山亦常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厚頒粟帛別爲御醞數尊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不可屈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愧歎卒年六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留一榼吾死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祭享無益死者吾亦不歆子皆從之著有釣磯立設一卷言江南事頗詳又文集一卷宋仁宗時追號冲靖先生

沈彬字子文洪州高安人唐末應進士不第浪迹衡湘隱雲陽山好神仙喜賦詩句法精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與元宗遊俄乞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南遷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無拜厚賜粟帛以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先歲營別業於鍾山有古柏爲雷擊成四片彬曰此天所以賜吾也亟命工治爲櫬其子不敢違又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槨一所舉棺就

之廣袤中度彬有過金陵送客都門二詩盛稱於世次子庭瑞有道術人呼爲沈道者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跣行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後不知所終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學詩於陳貺精思不倦或至浹日不盥長於五字律詩自號五言金城得賈島遺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人或以洞薦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云石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因棄去洞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洞作詩署於道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士得何人國變後洞過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作怨懟語未幾卒有遺集行世同時夏寶松亦隱廬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寶松有宿江城詩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好學不能自給每爲諸生曲講得錢即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微哂而已自後游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常宿於酒家醉甚誤坐爐炭翼日尻痛疑爲所笞撻訊之乃知其故又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毋撓余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

載惟空山一夕卒同時高元寂者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講說而脫略跌宕無日不醉號爲酒禿後主召講華嚴梵行一品賚金帛甚厚元寂卽日盡付酒家日夜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一日醉死石子岡

顏詡平原人魯郡公眞卿之後唐末徙居永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善詞翰修飾禮度多循先業晚年一門八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餞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爲之冠帶盡

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蘚叢遠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常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闊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鼇史館孫伯純各爲詩文以述其幽隱詡閫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書韋昭博弈論署於屋壁使之自愧家人亦未見其喜慍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陳陶字嵩伯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至金陵將見烈祖自度與宋齊邱不合乃隱洪州西山常曰世豈無麟鳳國家自遺之耳陶博物通天文保大末有星孛于參芒指東南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已而果失淮南元宗遷南都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言以其素嗜鮓使人僞爲賣鮓至門陶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灣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既至南都殿前得殘獸一足無有知其故者遣使問陶曰是夜乃貪狼星直日故耳元宗歎曰眞鴻儒也將召見會元宗晏駕遂絕意仕進偕其妻采藥西山日餌之二子小字祖黎或問其優劣答曰味雖不同皆可於口已而變姓名去不知所終宋開寶中南昌市有老翁丫髻被褐與老嫗賣藥得

錢則沽酒市鮓相飲啗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婦云

陳況閩人性夷淡孤貧力學隱於廬山幾四十年慶弔人事都未暫往衣食乏絕不以動心有季父時賴其資給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學者多師事之元宗聞其名以幣帛往徵況入見幞巾絛帶布素鹿裘進止閒雅有度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三十事卿其領之況獻景陽宮懷古詩元宗稱善詔授江州士曹掾固辭乃賜粟

帛遺還山卒年七十五

陳曙蜀人常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寓居蘄州山中鄉人有會集或祭神曙不待召而至醉飽乃辭去於是人多設虛坐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居不設窗戶雨雪滿室亦自若有乘其出往闚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改烈祖聞而召之使者未至忽歎曰吾老矣何益於國而枉見召後元宗復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終不肯起保大中常至夜獨焚香於庭仰天拜祝退而慟哭未幾淮上興兵人以爲預知也後徙居鄂渚邑人罕有見者及卒數日方棺斂而徧體發

汗焉

陳袞江州德安人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也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别爲一席畜犬百餘共以一器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羣犬皆不食築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鄰化其德獄訟爲之衰息有彭李者世爲其傭父久喪明常聞袞子弟言舜至孝舐瞽瞍目復明李歸效之不數日父目開朗其感人有如此昇元初州以聞元宗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倘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述曰昔范蔚宗作後漢書有逸民傳虛白諸人其殆古逸民之流歟彼葢有慨於國之將亡而絶人逃世其意何嘗忘天下哉陳袞爲京之後馬陸二書及徐鉉集皆作陳褒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推之京繼從子褒爲後褒仕鹽官令生灌灌生伯宣伯黨伯宣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然則褒固京子京爲元和中人褒令鹽官當在穆宗敬宗時非南唐也宋史孝義傳陳兢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叔明五世孫兼生京無子以從子褒爲嗣褒至鹽官令褒生灌灌生伯宣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僖宗時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崇子袞江州司戶云云然則是袞非褒矣崇既爲京之後不應取遠祖之名以名其

子或因褒袞二字形近而致誤歟

續唐書卷五十七終

續唐書卷五十八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視恂仝校

諸臣傳第二十四

查文徽字光慎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之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鄰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信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邱亦稱薦之除知誥鎮浙西以文徽爲判官或獻玉杯知誥喜醼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酒至文徽偶墮地碎

一座皆驚而文徽自若烈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改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遷樞密副使閩王延羲與其兄延政相攻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羲爲其下所殺推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里巷少常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道以迎師行至蓋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漳泉汀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對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濟師出其後擊之建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建州雖下然諸將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永安軍留後由是文徽益自用保大八年吳越僞遣諜來告福州亂文徽喜遣劒州刺史陳誨副之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久之文徽以步騎至吳越知威武軍吳程陽令數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誨以爲未可速進文徽曰疑則生變傳令竟入其城

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杭州將士死者萬人元宗遣使歸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王遣還將發爲舉酒置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北降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初元宗詔齊王總庶政惟文徽與魏岑得言事舉朝駭愕而文徽以附宋齊邱晏然當之不辭也其恣肆如此子五人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頵事烈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常爲歙州鹽鐵院判官刺史滑言病篤或言已

死人情詢詢延巳年十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文雅稱白衣見烈祖授秘書郎元宗以吳王爲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因覺以附宋齊邱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於是無居己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巳負其才藝狎侮朝士常詣孫晟曰君有何所解而爲丞郎晟憤然荅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不及君詼諧歌酒百不及君諂佞奸詐累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於王邸者欲君以道規益非遣君爲狗馬聲色之友也僕固無所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巳慙不能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巳小人不可使在王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巳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四年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鎭起復冠軍大將軍召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度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延巳素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謂己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悉委以政凡事奏可

而已延巳初以文藝進實無他長紀綱頹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屬邊帥無所可否愈欲以大言嚇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兵以爲齷齪無遠略常曰安陸之敗喪兵數千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上暴師數萬於外宴樂擊毬未嘗少止此英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勢張甚元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巳與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幾乎晟卽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二傷威損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內帑乃遣使於長沙調兵賦由是重失民心言遂取長沙盡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藉藉延巳力求去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盡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相位猶爲太子少傅數月復相會疾改太子太傅交泰三年五月卒年五十八謚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論者謂有元和氣格尤喜爲樂府詞元宗常因曲宴內殿從容謂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耶時喪敗不支苟安歲月而君臣相謔乃如此

馮延魯字叔文一名謐延巳異母弟也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延巳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言合指遽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爲躐進嘗內宴出寶器貯龍腦數斤賜羣臣延魯曰臣請效陳平均分之比偏賜猶餘其半輒曰勑賜學士馮延魯拜舞懷之元宗爲歡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欲乘勝遂取福州樞密使陳覺將自爲功請銜命宣慰召李宏義入朝既見宏義不敢發遽還至劒州矯詔起邊兵命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魯爲南面監軍使與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郛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海淖不可行方布竹簀登岸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延魯曰宏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平地盡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曰援兵已陷死地將盡力與我戰勝負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譟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延魯軍延魯敗走堅戰死諸軍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實戎器數十萬國帑爲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死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

齊邱以常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止流竄延魯流舒州遇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爲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鍇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蹙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周主釋之給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專對詳明留大梁累年放還爲戶部尚書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叛宋祖親平之元宗遣延魯如宋宋祖將秉兵鋒南渡延魯多方遊說宋祖感悟遣延魯歸遂寢南渡之議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奉使之功常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飮固不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如宋宋祖授以旄節留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行禮宋祖憐之遣醫護視放還金陵卒於家子五人僎侃儀价伉延魯內躁競而喜言高退事常早朝集漏院歎曰元宗賜賀監鏡湖三百里非所敢望今但賜後湖數曲亦遂素志徐鉉笑答曰上於近臣豈惜一元武湖恨無知章耳延魯默然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輔吳作禮賢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弈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士政事之暇與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輔政用宋齊邱薦

命覺爲之佐謂曰吾早莫與賢士相接今老矣尙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覺有兄居鄉里時海陵升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御史王仲連亦劾之烈祖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念上章自訴烈祖卽命覺馳往鞫之仁規惶恐伏罪詔賜死覺之竊弄威權始此烈祖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覺心懼稱疾家居累月追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不納遷光政院副使大僕少卿覺與李徵古皆齊邱客齊邱告歸九華逾年不召覺及徵古諷齊王景達言於元宗齊邱乃得復起益以心腹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乘勝取福州齊邱獨薦覺爲宣諭使俾召李宏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至宏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功矯詔召宏義自稱權知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大敗衆潰而歸死傷無算朝論謂覺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邱上疏待罪且援覺等甚力馮延已復助之於是貶蘄州逾年復起任事乃與徵古爲死黨相倡和如出一口淮南兵興元宗度不可支遣鍾謨李德明孫晟王崇質使周請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罷兵周主不許

乃遣德明崇質先還德明至金陵盛稱北兵之強請必割淮南地元宗不悅覺與李徵古素惡晟及德明乃摘語崇質使異其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急知見排益肆言北師必克元宗怒斬德明於都市覺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不復議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方與徵古齊邱爲耐久計會司天言天文變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中書舍人陳喬固諫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駐迎鑾鎭元宗遣覺奉表至鎭見周戰艦列江津且南渡大懼請使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周許之覺頓首謝退還其屬劉承遇南還以告畫江稱藩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初覺等以德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以兵部尙書致仕鍾謨自周還屢言覺等罪不可容覺常傳周人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周主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其

可殺乎謨歸具奏元宗大怒齊邱既敗覺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削徵古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諂諛學揣摩尤爲宋齊邱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欲定中原復舊都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自天下爲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己延魯更相倡和爲拓境事常侍燕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臣獨乞任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爲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恃懦專恣如一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

貸岑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并誅岑於是貶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力請出兵赴救元宗從之卽以爲沿淮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彌甚鍾謨李德明亦用事其趨與岑異而誤國則均戶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請盡逐之元宗寘冲敏建封於死岑益無忌憚壽州節度使劉彥貞以厚賂結爲奧援岑所得滋多肆言彥貞御兵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爲誕欺類此一日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述曰宋齊邱之黨文徵等爲最惡當時所謂五鬼者也攬權納賄排斥正人以至兵連禍結國隨以亡夫以祖宗創業之難而竟喪於五鬼之手可哀也哉

續唐書卷五十八終

續唐書卷五十九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祁恂　仝校

諸臣傳第二十五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保大中與李德明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而天姿皆浮躁反覆險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軍帥王建封既以詆謨德明等見殺謨益縱肆旁若無人元宗稱其有詞辨以謨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周師南侵淮右危急元宗遣謨及德明奉表至軍前并進服物請息兵周主不許復請割濠壽等六州以求成又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江北郡縣周始許之德明還白朝議以爲賣國元宗怒斬德明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周不得歸孫晟之死謨亦在召中已而貶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周主召謨至汴授衞尉卿遣授指於元宗往復數四謨既矜肆以爲周主聽其言江左可藉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禮貌皆厚以爲禮部侍郎謨極言宋齊邱陳覺李徵古亂政之罪三人緣是皆敗又請雪德明冤贈官賜謚復以謨知尚書省事而三省之事靡不預聞時文獻太子總參庶政謨薦其客閻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必由之人多切齒俄而周主殂謨自揆無所恃忽忽若失元宗遇之

寖薄左都虞候張巒者謨素所善也每至謨所屏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常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給事中唐鎬與謨有隙廉得謨與巒交構狀因密言謨往來南北挾周人以脅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心殆不可測謨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太子薨後主以嫡弟當立而謨常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善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度且或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意已素決以此忤旨遂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衞軍十人即日督趣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交泰三年正月遣使即所在賜死謨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卿昔與孫晟同使而卿獨得官卒又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

李平本姓楊名訥少爲嵩山道士與汝陰布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遊蒲客於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陵元宗出師數萬爲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敗兩人無所復命且元宗遇之厚因留事元宗而訥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宋皆以爲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爲將固辭遷衞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周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爲刺史宋元叛元宗

以平本與元同至慮其不自安召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拜建州節度使召爲衞尉卿初潘佑好老莊平爲道士時習神仙修養之說而動多怪妄常言仙人神鬼佑因與交好平又言佑父處常今已爲仙官而已與佑亦名在仙籍家置靜室人莫能窺後主時佑既獲用平亦上書請復井田法豪民有買民戶田者勒令還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課民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爲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力詆一時公卿獨薦平可大用請以判司會府羣議益不平會佑以直諫得罪因坐與

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獄縊死獄中明年宥其家廩給之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袞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稍通大旨喜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弈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爲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命江湖間至新淦客於士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家言日夜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盡費其橐中金比至家毋及兄弟咸鄙誚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榷貨挾賣於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鼇號廬山三害朱弼爲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拆檐桷爲薪以自濟守倉吏召歸更躍倉檐白氣樓入倉中盜米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縱橫喬聳然異之用爲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於海門屢獲舟艦以善戰聞常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讎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爲北兵羽翼以攻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

然則北師且見討柰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勢不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及宋師南侵絳爲凌波都虞侯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陳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使劉澄謀因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爲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可人乃走保

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降募驍勇敢死千餘人由宣州長驅而南循海聚兵謀南據閩中以圖興復過歙州怒刺史龔愼儀閉城堅拒殺之而行宋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卒降至汴州授冀州團練使遇愼儀兄子贇善大夫穎於朝詬絳曰是殺我季父者執至殿陛訴冤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才略可用願宥其死宋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命斬於西市絳既出呼延贇當視行事絳曰萬乘帝王斬一僞署節度使可無禮辱乎贇使馳奏遂賜而斬之臨刑大呼曰陛下獨不記以鐵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降而復叛歸弒其主劉繼恩者故深惡之以爲比初絳未遇時遘熱病彌日且死夜夢白衣女子被眞珠衣持蔗漿一器勸之飲且歌詞以侑又謂之曰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盡飲寤而憶其玉京人去之闋惟不測固子坡之說至是適有婦人耿玉眞者以淫亂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卽固子坡云

龔愼儀仕後主爲給事中後主十年宋祖欲討南漢未決屬後主諭其奉正朔後主乃命潘佑譔書遺愼儀持書使南漢漢得書大怒囚愼儀逾年不遣後主以聞宋祖遂決意興師討之南漢平乃得歸江南之敗也愼儀爲歙州刺

史會昭武軍留後盧絳聞國破謀起義提兵自宣州入福州道經歙愼儀閉城拒守絳大怒曰愼儀吾故人何爲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愼儀朝服而出爲雄所殺

劉承勳不知其家世以善心計事烈祖爲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撫有江淮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比他國爲最富烈祖勵以節儉一金寸物不妄費其積如山太子常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祖署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不克盡句校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算保大後貢奉日繁愈得以爲姦利又善於逢迎每以寶貨遺賂權要畜妓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盈數百緡敎以藝又費數百緡而服飾珠犀金翠之屬稱是筵宴歌舞窮極奢豪故雖江南朱門甲第如李德誠皇甫繼勳輩最號富侈未能過也宋平荆湖詔沿江具舟漕其米入汴京承勳欲自結於宋爲異時地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鑾千柁相銜宋祖覺其意而惡之金陵失守承勳歸宋首自陳漕米事宋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弗敘用久客無資袒裸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述曰鍾謨以輕躁而作奸李平執左道以亂政殺之固宜盧絳欲起義而卒降龔愼儀知起義而拒守厥罪惟均若

劉承勳者怙侈背君靦顏受辱狗彘不食其肉矣

續唐書卷五十九終

續唐書卷六十

海昌陳鱣譔

諸國臣傳第二十六

李彦琦本姓楊鳳翔李茂貞委以心腹之任易姓李氏齒于諸子後昭宗西幸朱全忠迎駕攻逼岐下者累年及昭宗東還長圍方解大軍之後府庫空竭彦琦請使甘州以通回鶻往復二載美玉名馬相繼而至所獲萬計茂貞賴之

李繼徽本姓楊幼事李茂貞養以爲子冒姓李名之曰繼徽表爲靜難軍節度使後朱全忠攻岐未下乃移兵攻邠州繼徽迎降全忠使復姓楊命名崇本遷其家於河中以爲質繼徽妻有美色全忠用兵往來河中常姦之繼徽妻頗愧恥間遣人諭繼徽曰丈夫不能庇其伉儷我已爲朱公婦矣無面視君有刀繩而已繼徽涕泣憤怒其後全忠兵解岐圍繼徽妻得歸繼徽乃復背全忠歸茂貞茂貞西連蜀兵會繼徽攻雍華關西大震全忠以兵西至河中遣其子友裕擊之友裕至永壽而卒全忠兵乃旋繼徽屯美原全忠復遣劉知俊康懷英等繫之繼徽大敗自此不復東天祐八年爲其子彦魯所弑繼徽養子李保衡殺彦魯以降梁

胡敬璋爲李茂貞將自王行瑜敗後郡邑皆爲茂貞所據以敬璋爲節度使命高萬興爲敬璋騎將萬興河西人與其弟萬金俱有武幹効用軍中每立戰功時李繼徽爲邠州節度使朱全忠既弒昭宗茂貞繼徽與西川王建之師會于岐陽以圖興復天祐五年冬敬璋卒繼徽以其愛將劉萬子爲鄜延帥萬子以兇暴而失士心又繼徽爲梁人所攻天祐六年二月萬子葬敬璋將佐皆集于葬所萬興萬金因會縱兵攻萬子殺之歸葬于梁

袁襲廬江人事吳爲廬州刺史襲仗策從軍料事多中畢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楊行密行軍司

馬徵兵入援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而求兵于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行密遂帥廬州兵赴之會師鐸殺高駢行密入據楊州而孫儒之亂復熾行密閉空城不無内怯襲曰吾以新集之衆收孤城而諸將多高氏舊臣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正諸將持彼此因强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鎭使高霸駢之舊將此必不爲吾用者因勸行密以軍令召霸霸卽率所部兵來行密欲遣其屯天長以拒儒襲曰霸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判今處之天長是自絕其歸路也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復吾有哉公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伏甲誅霸得其兵數千襲又言廣陵饑敝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莫如避之行密但遣延陵宗蔡儔將兵分屯而身留楊州不發明年儒果攻楊州克其外郭行密倉皇走將奔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廪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向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兵强食足勢未可圖趙鍠新得宣州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使自采石濟師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渡江會之取鍠必矣行密大

悅乃引諸將攻鍠會孫瑞張雄先爲鍠所敗鍠將蘇塘漆朗統兵二萬屯曷山襲曰公領兵急趨曷山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實怯因其怠而乘之可破也行密用其言塘等大敗遂禽鍠入宣州已而朱全忠因與鍠有舊遣使來求鍠行密謀于襲襲曰不如斬首遺之以杜後患鍠由是被殺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吾好寬而襲每勸吾以殺此其所以不壽與

高勗舒城人行密起淮南辟掌書記時軍興事繁用度不足行密欲以茶鹽易民布帛勗諫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盡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

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以其言爲然悉從之田頵聞之曰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正最之謂也

李神福洺州人穎上黨軍籍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神福隨州將戍淮海因投行密爲親校從至廬州會羣盜攻舒州張甚神福請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頃之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陣狀賊懼皆解去積功至都指揮使大順中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至溧水行密使神福拒之神福陽退示弱儒軍以爲實怯不設備神福夜襲之俘斬千計已而攻和滁降康暀走安景思神福功爲多景福初儒兵復盛引攻宣州行密欲退保銅官劉威以爲儒塲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以老其師可坐禽也未幾蔡儔作亂神福討之有功遷舒州刺史已復戰臨安執浙將顧全武其計臨安也難猝拔慮錢鏐截其歸路乃遣人衛錢氏先壠以媚之復多張旗鼓爲虛寨以疑之卒受和而還轉昇州刺史俄充鄂岳行營招討使以繫杜洪兵次鄂州望城中積荻纍纍顧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建峯漫應之時洪方求救于梁神福遣部將秦皐至灄口舉炬于樹杪洪以爲梁兵已至焚荻以應之其機略多類此久之荊南成汭及馬殷雷彥威之兵疊至救洪神福乘舟覘之知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明日逆擊于君山大破之因風縱火汭赴水死衆軍皆引去洪雖未滅而諸鎮氣奪兵聲大振會田頵叛於宣州行密召神福討之神福恐洪邀其前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頵之令神福妻子故在金陵頵襲破昇州執其妻子以招神福曰公見機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從吳王起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蔑馬足與言子斬其使以自絶頵遣將王壇汪建將水師逆戰執神福子承鼎示之神福叱左右射子已而陽敗引舟泝流而上壇建追之神福復順流繫其下時壇建樓船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望炬輙攻壇建軍滅火自匿神福軍乘風揚火焚其艦大敗之頵聞敗自將水軍來戰神福遣使請發步兵斷其歸路行密别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卽命神福爲寧國軍節度使神福以江西未平固辭不拜明年復充招討使將兵攻鄂州未下會疾發還廣陵尋卒

張訓廣陵人祖昇官清流令遂家焉訓勇悍有膽略時人謂之大口張行密據合肥訓往見甚歡授親兵遷黃頭都虞候舒州盜吳迥等知名揚州之役潛入城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明年擊殺甘露鎭使陳可言遂取常

州復屯安吉斷孫儒糧道有功授常州刺史乾寧初註軍漣水備北師時梁將龐師古屯清河口訓率舟師與戰斬師古梁軍遂亂遷淮海都遊奕使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訓以其心叵測與戲下王綰等將兵直入其壘漢賓張樂大晏飲酣訓忽拔劍叱曰吾衆已布欲歸即歸無詒後悔漢賓釋兵聽命轉尚書左僕射拔山都指揮使天復初昭宗遣李儼封行密爲吳王得承制封拜訓以功擢司徒未幾王茂章破密州以訓爲密州刺史會茂章爲梁兵所追解去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不可乃封府庫植旌旗于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後頃之梁將王壇來攻遥

望見旗幟不敢逼居數日乃敢入遂不復追訓竟全軍而還行密薨訓謝病再徙黃州刺史卒贈太傅清河郡公孫原泌

陶雅合肥人與行密同邑故用爲將討定舒州盜吳廻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爲許勍所襲奔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制置使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景福初田頵攻歙州久不下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即命雅刺歙州歙人納之雅盡禮故見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潯陽公天祐末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雅懼與劉威偕詣廣陵布腹心溫蔚藉良厚俾還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松子孫遂家焉本少孤貧有勇力常獨格虎殺之初爲趙鍠將行密破鍠獲本即隸帳下爲牙將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犯矢石身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言笑自若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六年行密已取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寇洪州屯象牙潭楚人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行密謀可將者判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强起

本本曰姑蘇之役非彼果强徒以將帥權輕下皆專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副貳乃可許之得精兵七千晨夜兼行行密初命其解高安圍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亟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遁吉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始定本之初至也即揮兵進劉威欲留晏犒不許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本曰賊衆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宜乘其鋒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行密奇其能遂用爲信州刺史居數年閩楚吳越將兵二萬來攻信州信州兵不滿

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之數匝本命啓開張虛幕于門內召僚佐登城作樂晏飲飛矢雨集略不爲動吳越疑有伏兵解圍去其臨陳決策多類此莊宗入洛行密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崇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少子宏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

將傳禪乃殺監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宏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奈何不使我一見宏祚拒閉中門令外執濛告之濛遂誅死本愧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或謂公春秋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繫芒屩事吳主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既卒大常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宜講求優典禮官引前朝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命郎用其禮謚恭烈葬給鹵簿子鄴祚

嚴可求同州人父實仕唐爲江淮水陸轉運判官因家于江都可求少通敏有心計以徐溫客爲行密幕僚遇事多所籌畫行密疑朱延壽欲殺之溫用可求謀教行密假爲目疾以紿延壽事成溫遷右牙指揮使而可求亦以獻策得與謀議行密彌留之際溫與可求入問疾獨目送可求凝注者久之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長子渥今忍死待之可求同溫遽詣隱隱未出而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遺之渥乃得嗣立及張顥共溫弒渥約中分其地以臣梁渥歿而顥欲背約自立厲聲問諸將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者三問莫應可求陰爲溫地前密啟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變色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廬州劉威歙州陶

雅宣州李簡常州李遇皆先王故等行也公雖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漸以歲時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可求急趣出書一教內褎中麾同列往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出教宣之乃行密母史太夫人教也大略言先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辭旨激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見溫曰公舍牙兵而就藩郡禍將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遷徐公潤州人皆言欲奪其兵權而殺之信乎顥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行矣奈何可求曰易耳是時行軍副使李承嗣

預軍府之政可求詣承嗣曰顥凶惡如此今出右牙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明日邀顥與承嗣過溫陽嗔目責之曰古人不忘一飯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新立多事時乃欲求自安于外邪溫亦陽謝曰公等見啎不願去也由是不行顥知爲可求所賣夜遣盜刺之可求度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粗能辨字見其辭氣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之遂掠其貲財以去頃之溫合鍾泰章斬顥於牙堂溫得除顥而專國政可求之力也事平授揚州司馬已而溫鎭潤州留子知訓與可求居廣陵秉政宿衛將馬謙李球作亂知訓出走可

求曰公棄衆自去衆將何依乃閤戶而寢鼾息聞於外府中以安及朱瑾之變溫遣使殺米志誠可求恐其拒命也以計擒斬之而溫以瑾故欲大行殺戮可求具陳知訓致禍之由溫怒得稍解未幾改營田副使武義元年隆演即吳國王位遷門下侍郎順義中拜尙書右僕射已而兼同平章事先是唐與梁戰來徵兵溫欲持兩端發兵循海助其勝者可求固爭不可至是唐以滅梁來告溫尤之曰公前沮吾計今將若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不出數年必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以待足矣于是遣司農卿盧蘋報使可求密條數事授之蘋如洛陽凡所

問者悉依所授以對大厭莊宗心而歸無何莊宗遇害可求之言遂驗溫益重焉俄進左僕射卒子續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辨初事田頵爲宣州長史行密殺頵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勵精爲理事無留滯天祐中徐溫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時稱嚴駱初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其精覈久之授鹽鐵判官隆演即位遷中書侍郎後數年卒

汪台符歙州人少好學博貫經籍爲文不逐浮末有王霸才天復初爲陶雅幕客已而見天下苦兵戰遂居鄉里執

耒力田齊王鎭金陵台符自草間疋書陳民間九患及利害十餘條書上爲宋齊邱所沮謂雖有其言必無其行齊王猶豫未之信齊邱始字超回台符詒書誚之曰閣足下齊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齊邱慚而更其字曰子嵩由是大怒台符密使人誘其乘舟痛飲至石頭蚵蚾磯下沉殺之台符常請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一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糜米太和末使民入米請鹽即其法也昇元中限民物畜高下爲三等科其均輸以爲定制又貲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皆用台符之言云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博綜經史立行高潔太和中爲秘

書郎自言迂儒無益平生讀書欲小試理民求爲縣令久之補天長令時中書令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素志也庸何傷及至天長吏白縣署聽事有淫厲不可居夢孫曰長吏不坐堂皇非禮也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吏當治事於此鬼神有祠廟邸龍何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毋食既徹爲諸生講禮釋經義凡至疑處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同異夢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

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千人而服衰者百許

述曰岐地小而世短然亦有輔佐之臣攷諸載籍僅得三人焉吳本強大所以運籌帷幄決勝疆場者若龔之算無遺策屢奏膚功惟其猛以濟寬倘所謂亂國用重典邪勗之務農給用民說無疆仁聲之入人深矣神福臨敵必勝公爾忘私訓之用兵有法雅之撫民以寬皆有功於社稷本位顯功高禮賢下士晚乃抱徐廣流涕之心殊可悲已可求知祥嚴駱齊名同心協力勳業爛然台符之直言極諫膽氣甚豪惜乎不克全其身也夢孫持正黜邪克敦內行風度端嚴庶幾東漢郭泰一流人乎

續唐書卷六十終

續唐書卷六十一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視惆全校

諸國臣傳第二十七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少從黃巢巢敗受降從朱全忠攻蔡州全忠墜馬從周扶起復騎自與敵步鬭被傷徧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遂得與全忠俱去全忠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於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消尋佐宗珍收兵淄青過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全忠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修以降梁全忠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全忠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全忠於內黃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全忠攻朱瑾於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全忠遣侯言救魏言築壘於洹水全忠怒其不出戰遣從周代之從周擊敗晉兵晉王自將擊從周從周佯大敗而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

兖州走朱瑾全忠表從周兖州留後以兖鄆兵攻淮南爲淮兵所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衞全忠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全忠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從周會全忠兵救魏從周以五百騎出戰破其八柵仁恭兵走追至於臨清擁之御河溺死甚衆全忠以之爲宣義行軍司馬遣其攻劉守文於滄州以蔣暉監其軍守文求救於其父仁恭仁恭救之暉語諸將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耳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迎仁恭於乾寧戰於老鴉隄仁恭大敗獲其將馬慎交等百餘人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於青山遂從全忠攻鎭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全忠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兖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全忠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卒招降鄩以功授檢校太傅從周染疾全忠命康懷英代之授左金吾衞上將軍以疾拜右衞上將軍居於偃師亳邑鄉之別墅友貞時拜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觀

察虎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守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陳留郡王食其俸於家卒贈太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第乃之梁有汴州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遂往依焉久之發無由薦引翔計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朱全忠素不知書翔所作皆淺近語全忠愛之謂發曰聞公有鄉人可與俱來翔見全忠全忠問曰子學春秋所記何事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全忠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全忠與蔡人戰汴郊翔時爲謀畫多中昭宗自岐還長安御延喜樓召翔與李振登樓勞問授翔太府卿初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全忠入內殿將有所託全忠辭以疾昭宗曰可使敬翔來全忠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全忠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爲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全忠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全忠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可信不軌之事翔謀居多全忠篡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從全忠用兵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友珪弒全

忠以翔素爲謀臣懼其圖己不欲與內職乃以李振代爲崇政使授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翔稱疾未嘗省事友貞卽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王彥章敗於中都友貞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不來友貞遽呼翔曰居常忽卿今急矣卿其教我翔曰臣受國恩將三紀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敢有所隱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大勢已迫欲爲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遂相向慟哭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俱入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國門乎乃縊而死初史官李琪等修實錄三十卷敘述非工事多漏略翔乃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錄與實錄偕行

霍存洛州曲周人少從黃巢巢敗歸梁存素驍勇善騎射從攻王夏寨擊殷鐵林並以善戰稱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取博昌皆預立戰功蔡賊張晊在汴北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連破四寨從討盧瑭張晊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梁軍圍濮有賊升睥樓大詬存射之矢一發而尸隕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

又佐鹿師古敗時溥以是累遷官梁得曹州以存爲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諸將或勸全忠縱瑾入鄆全忠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逆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後全忠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他日語又如此贈存太保子彥威

符道昭蔡州人爲秦宗權將宗權敗乃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全忠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李周彝以鄜州降全忠用以爲左司馬遂授道昭右司馬羅紹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强未敢發求梁爲助全忠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全忠悉破之後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唐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父行仙宣武軍大將捍少爲牙職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全忠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全忠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意鎔乃聽命又移師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還全忠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

事昭宗召見問梁軍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兵全忠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於淮北以渡歸師授宋州刺史全忠篡位遷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軍都虞候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於李茂貞見殺全忠哀之贈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祖瑄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全忠鎮汴以彥卿爲通贊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全忠遣彥卿之魏密謀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鍾工騎射好書史善伺主意動皆如旨全忠每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其見愛如此賜以所乘名馬一丈烏全忠圍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乘烏馬馳突陣前全忠目之曰眞神將也初全忠謀遷都洛陽昭宗不許後昭宗奔鳳翔全忠以兵圍之昭宗旣出全忠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朱溫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全忠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全忠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

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全忠篡位授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仗使一日過天津橋老民梁現不避道前騶捽現投橋死爲御史所彈全忠不得已責授左衛中郎將復授襄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友貞即位徙鎭威勝卒年五十七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祖秀父慶宗俱不仕彥章少爲軍卒隸全忠帳下自開封府尹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友貞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針地走數十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鎭

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首攻彥章於館舍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之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後數年其家被害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友貞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彥章雖爲招討使而謀不見用莊宗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見友貞泣曰先主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棄忽臣言臣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友貞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友貞問克捷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飲酒方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取德勝舟兵舉鎖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常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

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於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不克時段凝已有異志與巖漢傑交通彥章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每曰俟我立功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疑叶力傾之及楊劉之敗疑乃上書言彥章使酒玩忽致敗巖等從中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其不恭勒還第唐攻兖州友貞使彥章守捉東路時精兵皆屬凝惟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戰敗退

保中都又敗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槍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躓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將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此邑素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所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皇帝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非死不足報主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雖生何面目見天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諭之彥章病創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彥章常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忠義出天性也

張源德太原人少事武皇無所稱從李罕之以潞州叛降於梁罕之遣源德見朱全忠全忠以爲金吾衞將軍歷蔡州刺史後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友貞分魏相等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於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莊宗當是時源德爲鄩守貝州莊宗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莊宗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大兵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而走黎陽大兵攻破洺州而衞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是時莊宗兵已先下全燕而鎮定皆附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地之地皆歸附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莊宗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被圍已久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於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大兵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遂圍而盡殺之

劉鄩密州安邱人少事青州王敬武爲小校敬武卒子師

範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使鄩攻破之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兖鄆以葛從周爲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使人負油鬻城中窺其虛實得知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從從周家屬而待之甚厚及師範兵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全忠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以量小全忠曰取兖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押衙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全忠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全忠乃以長安爲永平軍拜鄩節

度使友貞嗣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友貞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太原莊宗入魏鄩以精兵設伏於河中侯至而圍之數匝殺獲甚衆復潛師由黃澤襲太原慮爲其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往來城上晉兵見之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於莘縣久之友貞以書責鄩宜思良畫鄩報以未可擊宜待之友貞屢遣使督戰鄩召諸將謀曰主上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揣未可輕動諸將以爲何如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坐軍門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鄩自莘引軍襲魏州與莊宗戰於故元城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尋授義成軍節度使河朔失守降爲亳州團練使敗張萬寧於兗州遷泰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朱友謙叛陷同州以鄩爲河東招討使行次陝州鄩爲書招友謙友謙未報留以待之伊皓段凝素惡鄩乃譖鄩與友謙親家故逗留已而鄩兵敗乃罷鄩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

卒歸梁全忠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忠遣存節赴之破其軍罕之遁從全忠攻魏大破魏軍遷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渒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遷亳宿二州刺史朱瑾召吳兵攻徐宿存節夜率兵直趨彭門吳兵震恐而退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全忠篡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澤州被圍存節入城助守遇其穴地道以攻存節亦穴地應之戰於隧中乃解圍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除鄜州留後劉知俊以同州叛奔鳳翔乃遷匡國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附太原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存節禱而擇地鑿八十餘井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友貞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破之加太尉存節病消渴屬河北用兵未嘗言病及病革召歸翼日而卒臨終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贈太師

述曰從周以剛毅之才事奸雄之主能於馬上立功名而卒於牖下保首領可謂難矣翔本鄙夫而佐霸業不軌之事實預其謀及至國亡乃殞命以明節彼將惡死而美終

以晚蓋者邪存之善射道昭捍之力戰皆勇冠三軍而彥卿迫請遷都抑何悖逆至此彥章擐甲執兵見危致命源德羅雀掘鼠効死孤城皆死得其所哉他如鄴之剖悉機宜存備之不忘忠孝亦一時之良也

續唐書卷六十一終

續唐書卷六十二

海昌陳鱣譔　武林袁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國臣傳第二十八

馮涓字信之婺州東陽人唐吏部尚書宿之孫也大中四年宏辭科進士有聲是歲暹羅國築高樓遣使齎金寶奏請譔記時以爲榮補京兆府參軍會宰相杜審權有江西之拜制未下密召涓語以延辟之命戒勿泄涓漏其言於友人鄭賨賨捧刺遽謁審權審權鄙涓淺薄不復與選臨發之日涓候別灞橋審權略不展分惟長揖道勉旃而已由是隱商山數年昭宗時官祠部郎中擢眉州刺史時田陳拒朝命不令之任涓於成都墨池灌園自給著懷秦賦及蜀馱引以見志王建分藩西川表涓節度判官天復中兩川賦重人多囁嚅不敢發涓因獻生日頌先述功德繼言生民重征之苦建愧謝曰加君忠諫功業何憂賚金帛加等時諸將多勸建乘岐王茂貞之衰攻取鳳翔涓曰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并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不能敵也鳳翔蜀之藩籬不若與和親爲便建善其言竟與茂貞連和朱全忠篡唐將吏皆詣建勸進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宜正皇帝位以號令西土涓獨獻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與爲惡建卒自立爲帝而見涓

之辭嚴義正亦無以難也涓由是杜門不出是後建屢興兵涓上疏略云今日士德云哀朱梁逞虐彘都洛邑盡是荆榛江南山東各有割據欲以一方之強舉萬全之策恐憂不在於秦雍而在於肘腋之下也歷官至御史大夫卒所著有南冠集龍吟集三卷長樂集十卷子犨玉

韋莊字端己杜陵人唐臣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時中書舍人莊疎曠不拘小節幼工詩文應舉時黃巢犯闕作秦婦吟人稱爲秦婦吟秀才乾寧中登進士第爲判官晉秩左補闕王建爲西川節度副使昭宗命莊與李洵宣諭兩川遂留蜀同馮涓並掌書記文不加點而語多稱情尋擢起居舍人天復間建遣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談言微中頗得全忠心隨使押牙王殷報聘昭宗遇弒全忠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蜀士與元節度使王宗綰馳驛上白建頗內懷與復莊以兵者大事不可倉卒而行乃爲建答宗綰書曰吾家主上恩有年矣衣襟之上宸翰如新墨詔之中淚痕猶在犬馬尚能報主而況人之臣乎自去年三月東還連貢二十表而絕無一使之報天地阻隔叫呼何及聞上至轂水臣僚及宮僚下餘人皆爲汴州所害至洛果遭弒逆自聞此詔五內糜潰方枕戈待旦思爲主上報讎今使來不知以何宣告且令宗綰以此意諭之卿乃惶

懼而返明年建立行臺於蜀承制封拜以莊爲安撫使大幾全忠篡唐改元莊與諸將佐詣建勸進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也於是帥吏民哭三日擁建即皇帝位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凡開國制度號令禮樂刑政皆由莊所定頃之全忠復通好於建推建爲兄莊得書笑曰此神堯驕李密之意也其機敏多類此累官至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卒謚文靖有集二十卷箋表一卷蜀程記一卷峽程記一卷又浣花集五卷乃莊弟靄所編又常取唐人麗句勒成又元集

周庠故龍州司倉也建爲利州刺史庠以客從時楊守亮鎮山南西道屢召建建懼不往謀於庠庠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修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一戰擒也建從其言乃逐茂實而據之守亮不能制已而建與陳敬瑄相攻以成都尚强退無所掠欲罷兵庠以爲不可且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足據以爲根本建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得報可無何僖宗命韋昭度討敬瑄三年不能克朝議以息兵便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柰何棄之庠遂勸建請昭度還朝獨取成都而有之則

兩川不足平由是昭度東還而建得奄有兩川庠之謀爲多累官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衍踐阼內給事王廷紹等用事庠切諫不聽俄進司徒同平章事領武平軍節度使病卒子仁矩爲駙馬都尉

周德權許州人有女兒配建從建至西川以戰功遷眉州刺史乾寧中建與顧彥暉奪東川凡五十餘戰不決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罷於矢石百姓困於征輸東川羣盜多據州縣爲外應彥暉懦而無謀欲爲偷安之計啗以厚利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反爲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遂孤而敗久之改眉州刺史梁既篡位德權上疏曰按讖文李祐西王逢吉昌土德代興丹莫當李祐者唐亡也西王者王氏興於西方也逢吉昌者逢字如殿下之名也土德坤維也兌與亦西方也丹莫當者丹朱也言朱梁不敢與殿下抗也願稽合天命仰膺寶籙使天地有主神人有依建大悅曰成我者叔舅也及建即位累遷太保中書令卒贈太師

張道古一名睍字子美臨淄人少有文辭慕朱雲梅福之節乾符時居王鐸幕府景福中舉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疏言五危二亂七事

謫施州司戶參軍未幾以左補闕徵陳田之亂西南路塞復懼爲建所憾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韋莊習其名薦爲節度判官道古又上建詩敘五危二亂事爲同僚所疾遣茂州安置及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死之日當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左補闕張道古墓入朝果不爲時所容復貶茂州後卒於灌州鄭雲叟在華聞其死作詩弔之道古深於彖象著易題數卷行於世

陳翔博州人建鎭西川辟翔掌書記已而出爲新井令朱全忠既篡唐建欲自立爲皇帝翔反覆以順逆禍福譬之不聽遂棄官隱閬州之西水終焉

鄧元明梓州人以富雄於鄉光啓中建自閬來圍成都軍食不繼元明時時開帑廩給之前後以數百萬計建欲官之元明辭曰不願也願公安輯一方不然兩川皆魚肉矣建欣然納之官其子宏忠州刺史

趙季良字德彰濟陰人初事莊宗爲魏州司錄魏州稅多逋負莊宗時爲晉王過督之季良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非殿下有矣莊宗大加欽重累遷鹽鐵判官太僕卿明宗天成元年齎官誥拜孟知

祥爲侍中卽以三川制置使督蜀犒軍餘錢送京師且制置兩川征賦是時知祥鎭西川頗不奉詔會與季良有舊遂留之不遣因請爲西川節度副使事無大小悉以參決久之明宗詔徙季良果州團練使知祥得制書匿之表留季良不可得復遣使至京師論請明宗不得已曲從之自是季良傾身事知祥矣季良通敏善謀董璋時遣人求昏自結知祥心恨之未許季良以爲宜合從以拒唐便長與時進奏官言明宗欲大發兵討兩川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并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憂矣未幾唐將石敬瑭因遂閬已破燒營北歸軍前馳驛報知祥知祥故藏其書謂季良曰北軍漸近柰何季良扣指曰不過緜州必遁問其故曰我逸彼勞縣軍千里糧盡能無走乎知祥大笑出書示之由是甚服其智無何知祥疑璋有異圖遣季良探之季良歸言璋作兩川之患實甚已而璋果與知祥交惡與兵破白楊林聲勢極盛知祥有憂色季良言璋不守巢穴徑來野戰用兵精銳盡在前鋒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又璋素負威名故西川慄懼公自出禦之則人心自定後悉如季良言而璋遂敗以季良領武泰軍留後頃之知祥以墨制署爲節度使是時明宗卽下制以季良爲武泰軍節度使知祥卽位拜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知祥病篤召季良與李仁罕王處回等同受顧命及知祥薨秘未發喪處回夜過季良涕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强侯握兵專俟時變當速立嗣君豈可徒相泣邪遂與處回立昶而後發喪以擁戴功加司徒進太保與毋昭裔張業分判三司兼戶部事卒謚文肅子元振

趙廷隱開封人初事梁爲裨將王彥章敗擒廷隱與張漢傑李知節等俱爲莊宗所執已而隨知祥入西川廷隱奉勇有智略諸將士無及者積功至檢校司空守漢州刺史充左廂馬步軍都指揮使未幾與大兵戰於劍門時天寒士卒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刦敵則妻子爲虜矣衆心乃奮俄唐將石敬瑭引步兵來擊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以待及矛矟相交乃揚旗鼓譟卒敗之又副李仁罕攻遂州先登會唐將李彥琦棄利州走還廷隱爲昭武軍留後廷隱因馳使白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爲患乘其至劍州勞軍而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未已也久之廷隱以昭武讓李肇遂還成都董璋入寇命爲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兵三萬拒之璋遣詐書誣廷隱及趙季良等與璋相通知祥以示廷隱廷隱投諸地曰不過爲間欲令殺副使與廷隱耳未幾將兵攻梓州璋爲部將所

殺廷隱取其首以獻知祥旣據有兩川復於閬州置保寧軍以廷隱爲留後旋以墨制權節度使充左匡聖步軍都指揮使知祥疾革同季良等受遺詔輔政昶卽位加兼侍中爲六軍副使晉太傅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旣而李仁罕張業相繼以罪死廷隱遂致仕後官至太師中書令封宋王廣政十一年冬十二月以疾卒諡忠武子崇韜

趙崇溥不知其鄉里世系廣政中爲威武軍都監時周將王景等連營圍鳳州而韓通復分兵城固鎭以絕西川援兵未幾城陷節度使王環旣被執而崇溥及將士五千盡爲周兵所虜崇溥堅不肯降餓數日而死

高彥儔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從知祥入蜀歷軍校爲昭武軍監押昶嗣位遷邛州刺史改爲步軍使會漢兵入大散關陷安都砦彥儔以所部先進漢人燒砦毀閣遁去彥儔盡銳追之復其砦而還未幾領趙州刺史遷奉鑾肅衛都指揮副使加匡聖馬軍都指揮使眞拜武定節度使周將王景向訓攻鳳州昶令彥儔出兵解圍未至聞敗軍於唐倉因潰歸判官趙玭閉關不納以城歸周彥儔遁歸昶不之罪以爲右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改功德使已而出授寧江軍都巡檢制置招討使加宣徽北院事昭武軍節度使及宋師至夔州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遠來宜堅壁待之爲上策守謙不從其言獨領部下兵出戰宋將劉光義曹彬頓兵白帝廟西遣騎將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豬頭舖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勝登城光義率軍繼至彥儔出拒戰宋師已乘城而入彥儔惶駭失次計無所出判官羅濟勸令單騎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人偷生舉族何負我今日止有死耳卽解符印授濟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死

毋昭裔河中龍門人博學有才名知祥鎭西川辟掌書記

唐客省使李嚴來監知祥軍昭裔請止嚴無內不聽知祥卒誅嚴然亦奇昭裔才思大用之及卽位擢爲御史中丞昶嗣位之次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已又改門下侍郎踰年分判鹽鐵久之以次進僕射時漢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反密送款昶遣安思謙應之昭裔上疏曰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廷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爲鑒戒昶不用其言竟無功後數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昭裔性嗜藏書酷好古文精經術常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官蜀土自唐末以來學校廢絕昭裔出私財營學

官立黌舍且請刻鏤版印九經由是文學復盛又命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版行之著有爾雅音略三卷

述曰涓莊皆命世之才而躬遭喪亂其在蜀也一則議以蜀王稱制一則請以帝位抗梁所見不同而涓爲深遠矣庠與德權著勤勞之績道古翔元明有高蹈之風洵西蜀之良哉李良廷隱運籌決勝厥功甚鉅崇溥彥儔死守不屈忠義昭然若昭裔之校刊經籍文敎聿興其賢於世修降表之李家何可以道里計哉

續唐書卷六十二終

續唐書卷六十三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佃 仝校

諸國臣傳第二十九

趙光裔字煥業京兆奉天人僑居洛陽父隱唐尙書左僕射光裔少力學修行與兄光逢弟光胤皆第進士乾寧中光逢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光裔累遷司勳郎中宏文館學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制命時論榮之後俱仕梁會朱全忠敕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命光裔以舊職充官誥使隱遂留之不遣辟置幕府已奏爲節度副使及隱子龔僭位改元進兵部尙書改門下侍郎與楊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居數年楚勢益張光裔言於龔曰自馬后之喪未嘗通使于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紓有使臣才可以將命龔從其言楚亦隨遣使報聘光裔爲相二十餘年府庫完實政事清明輯睦四隣邊境無恐當時號稱賢相又兄光逢相梁弟光胤相唐及子損相繼爲相一家四相當世莫不歆羨初光裔自以中朝甲族恥事霸國常怏怏思歸龔乃習爲光裔手書間道至洛陽召其二子損益并其家屬皆至光裔驚喜出於不意故尤爲之盡心焉

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先世自唐祭酒潤生回爲遂寧太

守回生勉由蜀逾嶺因家焉勉生垂垂生彰彰生洞潛幼好經史開爽有政略天復閒爲邕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隱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時爲隱畫策取湖南容管頗爲楚人所懼由是顯名龑繼立洞潛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當廣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選爲刺史俾宣政教則民受其福從之時鎭南將黎求殺其帥自立無何求暴死牙將李彥圖代知留後事洞潛力請興師取韶州刺史廖爽遂戰敗奔楚已而馬殷又來爭嶺南西道龑復用洞潛等謀累戰俱捷遂盡有五管諸地以功表洞潛節度副使御史中丞居二年梁使韋戩來和楚漢之難洞潛力勸龑聯姻楚國以靖邊隅龑僭位擢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洞潛以梁使趙光裔故宰相光逢之弟遜使位居己上龑嘉其意從焉洞潛遂乘閒陳吉凶禮法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國家制度粗有次序龑作水獄以毒罪人洞潛極諫不聽又命子宏度募宿衞兵千人中多市井無賴子弟洞潛諫曰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治軍旅已過矣況昵羣小乎龑曰小兒輩敎以戎事乃過煩公慮一日衞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洞潛見之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爲乃謝病歸久之不召卒

陳拙字用拙連州人以字行少習禮樂工詩歌天祐元年擢進士第授著作郎心惡朱全忠所爲假使節南歸加隱清海節度同平章事隱留用之未幾全忠篡位改元開平用拙力勸仍奉天祐年號隱多其義而不能用遂掌書記攝觀察判官比隱病革用拙譔表請龑權知留後龑既立益信任之奉使吳越錢鏐與語嘉其專對賚以金帛甚厚用拙遜謝歸以獻龑龑自立爲皇帝擢用拙吏部郎中知制誥久之卒有詩集八卷傳世尤精音律著大唐正聲琴籍十卷中載琴家論操名及古來善琴者又以古調鈌徵音補新徵音譜若干卷

王定保南昌人光化三年舉進士第南遊湖湘不爲馬氏所禮已而爲唐容管巡官遭亂不得還隱招禮之辟爲幕屬及龑欲稱帝憚定保不從先遣定保出使荊南及即位而定保回知其心未善也預使倪曙迎勞之且告以建國事定保曰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龑笑曰吾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也後定保官寧遠軍節度使又代趙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逾年卒定保善文辭龑常作南宮極土木之盛定保獻南宮七奇賦以美之一時稱爲絕倫所著唐摭言十五卷所載進士應舉登科事甚詳定保妻吳氏侍郎融女也定保既無北歸意吳遂緇服終身誓不改適

周傑精於歷算開成中登進士爲宏文館校書郎權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常以大衍歷數有差因敷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以究天地之數時天下方亂傑以天文占云惟嶺南可以避地乃遣弟鼎求爲封州錄事參軍天復中傑攜家來南隱晉其名招至幕府待之上賓數問天道災變傑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術事人時或稱疾不起隱亦未之罪也及龑卽位强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命占國祚享年幾何傑以周易筮之遇比之復斷曰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龑大喜賞賚有加逮鋹錦降適得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

避害繆稱十爲百也後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子茂元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負大志棲隱靜福山罕與俗接爲學以該通擅長尤工詩賦遇佳山水留題殆徧自謂所學未廣乃擔囊遊洞庭諸名勝結交天下士意豁如也常著三書類陰符鬼谷之言名曰三要已而登進士第歸自京師適嶺南與中土隔絕遂家居不復入汴龑既嗣位頗加親任損獻十策乞居幕府自劾中多指切權貴衆皆疾之踰年授永州團練判官累進尚書左僕射龑取湖南諸州其策皆自損出也未幾龑建南勳殿雕沉香爲龍柱務極工考少不如意輒誅工匠前後十餘人損極諫致忤龑意會宰相缺羣臣多推損龑謂左右曰我厭不喜此老狂無何嬰足疾退居永州北滄塘湖上詩酒自娛竟疾卒損嘗與都官員外郎鄭谷僧齊己定近體詩諸格爲湖海騷人所宗有桂香集若干卷射法一卷

簡文會南海人時改南海爲咸寧常康二縣遂爲咸寧人幼穎異工詩性耿直龑初開進士科擢第一人及第累官尚書右丞晟嗣位性暴酷文會切諫之晟大怒謫禎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所居里有簡狀元井

鍾允章番禺人博學瞻文辭爲人侃直不畏强禦以進士及第累遷中書舍人凡誥敕碑記多命允章屬草後使楚

求昏馬希廣未許晟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是時楚地兵起湖南大亂允章具言楚可取狀晟於是毅然發兵所向克捷允章一言力也已而承命輔導鋹及鋹嗣位擢尚書左丞參知政事允章素疾宦官請誅亂法者數人鋹不能從後爲內侍許彥眞等誣允章謀反遂族誅

姚彥章汝南人少沉勇有智略累官湖南聽直軍將節度使劉建鋒死軍中推張佶爲帥佶以馬傷左髀遣彥章迎馬殷於邵州殷猶豫未行彥章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舍公誰屬時不可失願公勿疑殷乃意決竟詣長沙及事定彥章請取衡

永道連彬五州殷從之刻期而湖南平授彥章澧州刺史署靜江行軍司馬遷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會劉巖寇容州彥章不能守徙州民及府庫奔長沙又攻吳鄂州無功踰年辰溆蠻作亂彥章指授方略悉削平之天成中殷建國文武進秩拜彥章左丞相

徐仲雅字東野長沙人有儁才工詩文爲昭順觀察判官殷子希範開天策府以僚佐拓跋恒等十八人爲學士仲雅年十八與其列焉楚人以爲榮時楚侈汰成風因語及公府制度奢僭過度引典故以規之希範善之而不能用及希範弟希廣之變仲雅閉門不出唐邊鎬入潭州益屏跡荒遯不免凍餒周行逢爲武安節度使浮慕其名署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以幕吏辱我辭以疾行逢固迫脅之面受文牒仍不往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誕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强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部內太保滿天司空徧地孰敢不懼蓋譏其署官冗濫也未幾行逢大宴僚吏席間呼音多誤仲雅性滑稽戲曰不於五月五日剪舌致使乖錯如此行逢大怒復放之邵州以仲雅故名望未敢加誅仲雅結廬山寺偶觀羣僧剗椶樹咏以寓志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剗意氣

自衡天其負氣不屈皆此類也

廖匡圖字贊禹虔州虔化人父爽事鎭南軍留後盧延昌爲將延昌表爲韶州刺史殷時爲廣南所攻舉族來奔部曲隨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衆將拒不納或諫曰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强霸之兆何拒爲殷遂禮接之表爽爲永州刺史匡圖故年少善文辭授江南觀察判官希範時選爲天策府學士與徐仲雅等同十八人之列居數年卒於官有高致集二卷弟匡齊以功署决勝指揮使會溪州蠻作亂匡齊戰死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温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無以爲念希範以母爲賢厚恤其家匡圖子偃一名仁勇少倜儻喜奇節通左氏春秋班氏漢書事殷父子自秘書郎爲裨將戍衡山縣會殷子希萼爲弟希崇所執希崇遣彭師暠囚希萼於衡山使甘心焉師暠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與護視希萼甚謹未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召希萼歸長沙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與師暠奉希萼爲衡山王請命于金陵元宗遣將邊鎬帥水兵趣長沙希萼遂入朝于金陵偃暠俱隨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於逆豎

非偃盡忠豈能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歎獎之授偃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昺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道州以備南溪會朗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諡曰簡師昺不見用卒於金陵保大時豐城令劉處己常移書史館明偃大節云

劉昭禹字休明桂陽人爲湖南縣令事殷父子歷官容管節度推官天策府學士終嚴州刺史有詩二百篇爲集一卷行世昭禹少師林寬爲詩刻苦不憚改易平居論詩曰五言如四十賢人不亂著一字屠沽輩也又云挼句如獲玉匣精求必得其寶昭禹詩既甚稱于時且好折節下賢一日見石文德詩於坐中駭服曰君文苑之雄也力薦於希範同隸天策府其虛懷多此類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寢陋短小好學博覽文史經目不忘常讀范氏後漢書摘其瑕舋數百條辨駁之識者謂史通不是過也素不善草隸律詩一日得晉帖數紙及閻殷璠詩選極力摹仿久之迴出流輩遨遊湘漢間累獻詩希範以其貌寢不加禮用是頗窮悴値端午宴集文德賦艾虎長篇學士劉昭禹見之大爲稱許秦國夫人之喪天策學士各譔輓詩以進文德亦獻十餘章希範得詩大驚曰文

德負此才吾但以貌寢忽之乃不如南宫小兒却能知人邪品爲輓歌第一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名其鄉曰儒林他日會晏長春堂出玉杯賞賦詩者李宏臯詩先成得之文德繼進加美焉賚以玉蟾滴諸學士疾其能尋中讒出爲融州刺史時營建征討無虛日徵諸州楩楠皮鎧動至千萬計文德上書切諫幾觸希範怒賴昭禹力救獲免無何卒文德性剛介不苟合晩年尤喜著述譔大唐新纂十三卷事多可采云

朱遵度青州人家多藏書周覽略徧時稱爲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子攜書雜商賈奔楚希範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于遵度國人號爲書厨後徙金陵高尙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若干卷

述曰光裔安境輯隣洞潛設科立學當時號稱賢相拙與定保皆心不忘唐傑恥以星術事人損能以極諫忤意文會亦以諫謫允章更以讒誅彥章智略過人仲雅才大遇蹇昭禹文德均工唫咏遵度獨好藏書諸人際遇雖有幸不幸要皆一時之儁也若廖匡圖一家忠義尤所難能豈謂偏霸無人哉

續唐書卷六十三終

續唐書卷六十四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

羅隱字昭諫新城人祖知微福唐縣令父修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少英敏善屬文而貌寢陋乾符初舉進士凡十上不第遂更名隱能詩與族人虬鄴齊名時謂之三羅初寓池州梅根浦刺史竇潏營野居之因自號江東生尋爲宰相鄭畋李蔚所知會天旱詔大京兆作法祈雨隱上疏切諫詞涉規諷竟不用已而從事湖南歷淮潤諸鎮復多不合時招討使宋威征賊不時進隱詣軍門上書大略責其優游不剪寇威甚病其言久之歸杭州謁錢鏐懼其不納以所爲夏口詩標卷首鏐覽詩大笑加殊遇詒以書曰仲宣遠託婁荊州都緣亂世夫子樂爲魯司寇祇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矣鏐初授鎮海軍節度使合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方切于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要求邪乃請更之有云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之曰必羅隱辭也又爲賀昭宗改名表云左則姬昌之半字右爲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極精梁旣篡唐欲以虛爵縻強藩進鏐吳越兩國且以諫議大夫召隱隱不行請

舉兵討梁曰王唐臣義當稱戈北向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羞乎鏐始以隱不遇于唐有觖望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而心竊義之相待甚殷時西湖日納魚數斤號使宅魚會召題磻谿垂釣圖隱借詩寓意遂蠲其征初鏐城西府命賓僚巡覽顧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備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不若內向爲佳及武勇都之變援兵多自外攻內人皆以爲先見累官錢唐縣令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除著作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發運使天寶三年卒年七十七著有讒書五卷淮海寓言七卷靈璧子兩同書十篇吳越掌記集三卷江南甲乙集十卷江東後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

顧全武餘姚人從鏐爲親校與杜稜阮結等常侍左右久之授武勇都知兵馬使董昌作亂昌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全武將兵往救破烏墩光福二寨有功還守西陵以遏淮南安仁義之師已而敗昌將湯舊於石城復攻餘杭擒昌將徐章又降袁邠圍越州昌嬰城自守遂去帝號會蘇州陷成及爲淮南所虜鏐徵全武趣西陵使備淮南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復姑蘇爲便而是時昌有兄子眞者驍勇善戰全武攻之踰

年不能下眞與其裨將刺羽有隙羽譖殺眞昌兵乃敗全武執昌殺之是役也先登陷陣設伏補虜圍城降敵全武之功居多於是復由海道至嘉興破淮南十八營虜其將魏約頊之拔松江破無錫連取常熟華亭逐海寇王騰又攻蘇州走臺濛敗周本所向無敵遂克蘇州陷崑山降其將秦裴裴之守崑山也全武帥萬人圍之裴屢出戰使弱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却至是勢迫降鏐命設千人饌爲餉裴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軍弱如此何敢久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非心降也全武力勸鏐宥之人皆稱其長厚天復元年有傳鏐爲盜所

殺吳遣李仁福帥師取杭州全武列八寨以待而神福與全武相持久縱杭俘使出入臥內佯爲諸將曰杭兵尙强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不意其詐也薄暮神福故令羸兵先行而使都將呂師造復兵于青山下神福親殿其後全武素輕神福引兵追之伏發爲其所擒鏐聞之泣曰喪我良將踰年吳以秦裴故遣全武來易由是全武得歸而武勇都之變作初徐綰叛鏐使全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無慮所慮者吳耳綰急必召吳兵至患不細矣楊公大丈夫今以難告必見閔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不濟擇諸公子可與俱行者鏐曰吾常欲傳璙婚楊氏乃使偕往

廣陵綰果召田頵于宣州全武等至廣陵吳以女妻傳璙趣徵頵頵怏怏而還是時微全武力爲聯姻杭越幾殆未幾陳詢判睦州吳遣陶雅助兵全武時爲指揮使復與王球共禦雅失居利數年卒

杜稜字騰雲新城人父仲明乾符間盜賊充斥兩浙時遭寇掠杭州練諸縣鄉兵討之稜時爲東安都將更號武安營與董昌徐及淩文舉等稱杭州八都推昌爲長而以鏐副之鏐功業日盛僖宗以爲杭州刺史稜謂諸子曰成大事者必此人也遂頃心事之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鏐命稜等討之取常州卽奏除稜常州制置使

稜屬其兵于諸子皆以武藝稱焉龍紀元年宣州將田頵李友來攻穿地道甲兵從土中夜入稜寢室執稜于臥榻而去已而縱歸大順二年鏐以淮南數侵邊境令稜築東安城自固稜相險易度資用越十月而訖事昭宗以鏐領鎭海軍節度使卽以稜充副使乾寧二年鏐奉命討董昌乞師淮南淮南將田頵安仁義率衆攻東安稜憑城自守會乏水穿井不得泉稜默禱于神泉卽湧出是時矢石交迸稜隨機拒之殺敵無算敵兵百端攻之不下由是紫谿保城建寧靖江四鎭皆聚保東安民懷其恩因目其井曰杜公井明年董昌伏誅改威勝軍曰鎭東拜鏐鎭海鎭東

節度使進稜兩浙諸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又明年安仁義來攻婺州鏐遣稜將兵救之仁義移兵攻睦州竟不克稜累官潤州刺史卒子建思建孚建徵悉以功名顯

建徵字延光稜之季子强勇不與諸兄類累從稜征伐所至輒立功軍中謂之虎子乾寧中從討董昌被箭中左肩猶力戰無少退稜遷常州制置使建徵代爲武安都將會稜爲淮南擄及歸見建徵軍中嚴整無改其制稱甚之稜將殁散家財與衆子惟授劍于建徵曰此吾歷諸任所秉者獨汝能傳之耳徐綰許再思之亂建徵力拒賊爲氣奪鏐由衣錦城歸建徵及馬綽等分屯諸門或有勸鏐渡江保越者建徵按劍叱之曰事苟不濟同死于此豈可東渡售命于賊乎乃止天復三年睦州刺史陳珣叛珣與建徵兒女姻也鏐頗疑其有他志命馬綽伺其意建徵曰詢負恩自詒覆敗既爲姻婭自當見疑然累書敦諭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已而詢親吏來奔得建徵抵詢書皆責以大義無逆辭宿疑頓釋天寶十六年建吳越國如天子制以建徵爲左丞相每朝會必目送之曰今日忝竊一方杜丞相力也建徵歷事四王累官國子祭酒浮源昭化諸軍節度使丞相兼中書令封鄖國公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師謚威烈

成及字宏濟錢唐人祖克評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篤厚爲鄉里所重乾符中代聞人宇隷八都之一從鏐討平劉漢宏有功俄鏐拜團練使隨以及爲副使同事征戰密謀多出于及鏐以女妻及子仁璘情好無閒北關鎮將劉孟安有貳心卽席奮劍犯鏐及舉繩牀蔽之得免偏將盛造旋執孟安誅死以功奏遷散騎常侍復爲靜江鎮將光啟中奉命征薛朗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浙帥且遺美女千諸將及取而斬之餘悉不納隨克常州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充本州防禦使龍紀二年代阮結爲潤州制置使累遷檢校司空乾寧三年改蘇州刺史時淮南兵圍蘇州常熟鎮使陸郛巡檢郭用與其黨趙郁以城應揚行密郁手刃其母妻子而盟城陷及衙卒被擄行密聞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大加欣賞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乎願以一身易百口之命引佩刀欲自殺行密執其手止之館于府舍明年淮南將士魏約等爲浙所獲行密計留及無益遣及歸以易約爲辭鏐許之除及鎮海軍節度副使奏授司徒加太傅武勇都之變鏐自衣錦軍回不得入及假建鏐旗鼓高牙大蓋擁節先驅與徐綰等戰而鏐得微服進城部署重卒大亂略平及功居多先是軍中

以治溝洫過勞有怨言及亟請罷役不聽已而亂驟作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加斬決或及王雖盛怒輒爲之霽顏焉累官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贈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

鮑君福字慶臣餘姚人唐太子少保防之裔也少覊貧爲人沉默純厚有膽略餘姚有井面廣丈餘每恣臥其上無懼色初隸劉漢宏部爲牙將曹娥埭之役來歸鏐使領一軍號向明都君福常側兜牟臂弓注束矢馬上輪雙劒加飛出入陣中望之若流電人皆呼曰鮑閙積功爲衢州應援指揮使屬刺史陳璋叛淮南人入其境留君福爲郡職

君福不納鏐慮其遇害密通帛書令姑受命以援旦夕死終堅拒不從伺守者李元嗣醉遂馳歸尋授衢州刺史吳將周本守信州屢侵信安境君福時時率數騎迫之本乃遁去鏐子傳球攻信州從斬吳將李師造擒偏將馮敏等功爲諸軍之冠君福在衢州凡十二年後遷湖州累職鎭海軍節度副使浙西行營司馬奏授登州刺史保大保順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兼侍中卒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壯君福有賜田在錢塘今所謂鮑家田是也子修讓治軍嚴整有法累官上直指揮使遷衢州刺史後爲戍將護李孺贇于福州孺贇叛修讓隨殺之傳首杭州從吳程攻常州以應周師遷知福州彰武軍事復改上直諸軍都鈐轄同參丞相府事卒

曹圭歙州人父信知嘉興監事由歙徙杭爲臨平鎭將入都建時信因保嘉興東界遂家臨平焉圭少負膽氣事鏐爲嘉興都將淮南兵圍嘉興圭與族人師魯環城固守淮人望氣者曰此雖孤城中有貴人未可圖也時戎馬充斥圭日與師魯登城樓張樂豪飲矢石交下處之晏如未幾圍解圭以功超遷蘇州制置使淮南兵復攻蘇州會正月望夜圭及師魯等盛陳燒燈之席凡賊俘纍繫者悉縱觀之以示從容已而圍亦解久之以浙西營田副使檢校太

傳卒于蘇州師魯形短而多智鏐常稱曰今晏嬰也人因號爲曹晏嬰居鎭而卒圭之子仲達本名宏達後避錢氏諱更名仲達生於臨平稍長有膂力爲鎭東軍押牙圭在蘇州日常乞婚于睦州陳詢至是遣仲達親迎卜之曰陳非耦也當聘他族致榮顯及過錢唐鏐奇其貌遂以妹儷焉授臺處二州刺史元瓘立命仲達權知政事及建國拜丞相宏佐卽位復攝行軍府事仲達性仁厚好施食不兼味元瓘雅重之每呼丞相而不名卒年六十二謚安成

高彦海鹽人初與同縣沈夏受鏐意密謀誅都將徐及以其首歸每從鏐戰有功擢海昌鎭將會湖州刺史李繼徽

棄郡奔淮南彥隨鏐親巡其地由是雅屬意彥題詩嬰蘭堂壁云須將一片地付與有心人及去語彥曰吾以此州授汝矣宜善撫之奏遷湖州制置使旋升本州刺史遙領費州加檢校司空渤海公彥性淳厚居湖十一年政尚寬簡民甚便之天祐三年冬與道場山僧如訥訣別而卒如訥曰能容拳手過膝彥敬禮之彥子渭澧渭初從彥干湖州鏐巡衣城城會有徐許之亂焚坊郭郭將及內城彥留變即遣渭赴難渭遂率所部徑趨靈隱山伏發遇害後淮南檻送徐綰歸鏐命剖心祭渭

屠瓌智字寶光其先河東人晉將軍擊之後祖某避地澉

浦之青山遂爲海鹽人母顧夢抱璧有光而生故名瓌智姿貌偉傑夙有勇力更善屬文累舉不第鏐初起鄉兵逐黃巢瓌智仗劍相從數以籌畫進得參幕府董昌僭號瓌智首勸討之昌誅以功授指揮使乾寧四年同顧全武等自海道救嘉興生擒賊將楊勝顛金等二十餘人計功遙領常州刺史再遷越州指揮使光化元年衢州刺史陳岌叛瓌智又同全武等討平之調守湖州天復二年徐綰許再思作亂刺史高彥遣其子渭與瓌智入援渭曰今日不利彥曰赴急難何以吉辰爲瓌智排案起曰違主不忠畏縮無勇死忠死勇丈夫分也偕渭直抵靈隱山賊勢甚張合圍數匝二人自朝至暮轉戰數里身創百處時或奮刀一呼手搏賊魁數人即上馬刃之矢盡援絕同爲伏兵所害瓌智時年五十有二鏐閔其忠命以衣冠招魂歸葬贈武康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子龍驤澉水鎮遏使昱節度使晟湖州判官

吳公約字處仁餘杭人黃巢之亂杭州既建八都已又析爲十三都公約其一也素以智勇爲縣豪會朱直起兵應募西討以功署西街鎮遏使未幾從董昌禦黃巢加御史中丞奏置都領改峽石爲訓兵所摧鋒破銳日有聲稱鏐破越州公約驍勇先登兵罷拜千牛衛將軍劉浩平錄功

擢散騎常侍已而徐約陷蘇州委公約專征授北面諸軍行營招討使既克蘇州竟讓軍功以本都歸鏐鏐嘉其忠授義和鎮遏使兼本軍水陸都遊奕使淮人侵擾公約扞禦疆域屢挫敵鋒遷工部尚書乾寧四年卒於峽石私第公約澹於嗜欲所得軍實率分賚戲下爲將數十年家無長物出則督勵將士入則訓誨子弟一時稱賢將焉子重裕

許俊鹽官人年十八從鏐以驍勇稱屢積戰功官至節度使都押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

皮光業字文通襄陽人父日休有盛名爲蘇州軍事判官

因家焉光業生于姑蘇十歲能文及長以所業謁鏐與沈崧林鼎同辟幕府累署浙西節度推官鏐欲通誠于梁而難其人且中隔淮南繞道爲苦于是以光業爲才使自建汀逾虔郴越潭岳荆南入貢朱友貞大喜加鏐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置官屬特賜光業進士及第賜秘書郎授右補闕再供奉未幾淮南來求好鏐以光業報聘及還贈錢三百萬復禀其出且曰可以市易光業曰我使介也豈賈豎也委置而去淮人亟載隨之尋兼兩浙觀察使及建國拜丞相凡敎令儀注多所考定光業美容儀善談論見者以爲神仙中人性嗜茗常作詩以茗爲苦口師浙人多傳其癖卒年六十七謚貞敬所譔皮氏見聞錄十三卷子璨官元帥府判官著有鹿門家鈔世以文顯

述曰隱以困苦名場幸逢霸主其勸與師誅無道梁詞嚴義正肝膽照人與司空圖出處雖不同而不忘唐室則一也全武驍勇多智稜果決善謀及有守有爲如虎如羆圭能發能收彥允文允武瓌智死忠死勇公約克儉克勤俊光業全名全節而稜等有子承恩世濟其美嗚呼盛哉

續唐書卷六十四終

續唐書卷六十五

海昌陳鱣譔

諸國臣傳第三十一

韓偓字致堯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第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常與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論爲功臣每疾宦人横暴欲去之偓晝策稱旨昭宗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偓因薦座主御史大夫趙崇時稱能讓李彥弼倨甚因譖偓漏禁省語昭宗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柰何不欲我見韓學士邪昭宗勵精政事偓處分機密率與意合欲相之屢讓不受朱全忠忌之搆譖貶濮州司馬昭宗執偓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再貶榮經尉徙鄧州司馬昭宗被弑昭宣帝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挈族南依王審知居南安自號玉山樵人天祐三年復有前命偓又辭爲詩曰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漁艇且餔糟已而全忠篡位復召亦堅辭不往同光元年卒於南安龍興寺所著有金鑾密記五卷內庭集一卷香奩集一卷自貶後以甲子歷歷自記所在其詩皆手寫成帙歿之日家無餘財惟燒殘龍鳳燭一器金縷紅巾百餘條而已蓋爲學士時所得也子寅亮終於閩

陳嶠字延封莆田人父齊生九子嶠其長也弱冠能文與

高陽許龜圖江夏黃彦修居莆田北嚴精舍未幾復居北平山讀書光啓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攝京兆府參軍審知兄弟入閩辟爲大從事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已又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三年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記奏牘凡三百篇嶠爲人謹信居家純孝事繼母盡禮父死廬墓三年鄉人稱之

黃滔字文江泉州莆田人乾寧二年崔凝知貢舉得及第進士張貽憲等二十五人昭宗覆試於武德殿黜落者甚衆而滔被留光化中除四門博士天復元年受審知辟以監察御史裹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旋使錢唐與羅隱相

得甚歡當時强藩多僭位稱帝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爲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中州名士避地來閩若韓偓李洵數十輩悉主於滔滔文贍蔚典則詩清淳丰潤有貞元長慶風所譔集十五卷泉山秀句集三十卷時金石誌銘及國中大著作多爲滔屬草

徐夤字昭夢莆田人乾寧中進士第試止戈爲武賦一燭已就有破山加點擬成無人之句禮部侍郎李擇覽而奇之釋褐授秘書省正字常游大梁以賦謁朱全忠誤觸其諱全忠變色夤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倉夫望英風而

膽落全忠得賦大喜遺縑五百匹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武皇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審知辟爲掌書記莊宗滅梁閩使賀登極莊宗遽問使曰徐夤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夤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歸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夤爾今但不用可矣卽日戒閽者不得引接夤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跛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釣磯處慨然長往竟卒於長壽別墅有探龍集五卷釣磯集八卷又賦五卷夤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其賦家家以金書屛其重如此

翁承贊字文堯福唐人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體貌甚偉且詼諧工詩名動公卿乾寧三年舉進士擢宏詞科授京兆府參軍累官右拾遺戶部員外郎天祐元年受詔冊封審知爲瑯琊王賜金紫以行易其居處名號曰文秀亭光賢閣晝錦堂黃滔爲詩榮之已仕梁爲諫議大夫復爲閩王冊禮副使滔復贈以詩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承贊既依審知相待殊厚遂以爲相勸建四門學以敎閩士之秀者自號狎鷗翁卒有詩一卷子鑑畝希愈

鄭良士原名昌士字君夢仙遊人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

二年獻詩五百篇授國子四門學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天祐十二年應審知辟命轉左散騎常侍沈厚寡言審知稱其長者有白巖集十卷中壘集若干卷子八人元弼元恭元素元龜元禮元振元瑜元忠俱能文篤學時號鄭家八虎元弼事王昶爲禮部員外郎清泰三年元弼貢方物於晉所遺執政書辭旨不遜略曰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致東海之風帆多阻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石敬瑭大怒以元弼屬吏獄具引見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敬瑭奇之賚帛遣歸未幾昶遇害羲立授元弼諫議大夫羲常因事欲杖御史中丞劉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型百僚不宜加箠楚羲正色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敢強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可矣羲喜釋贊不答居無何元弼遷禮部尚書判三司朱文進弒君自立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爲文進所殺

章仔鈞浦城人父修福州軍事判官仔鈞深沉有大度年踰四十晦迹不仕乾寧時審知代司空鎮閩奏表修貢仔鈞以審知尙知有唐乃詣軍門上謁投戰攻守三策先是

獻策時仔鈞登嶺上下天其夕地湧神漿既至審知果大喜館爲上賓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奏授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使選步騎五千命屯戍浦城西巖山會南唐將盧某假道過山下忽鼓譟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乞援師于建安及兵退二校失期不至將斬之妻練氏止之曰時危未靖公奈何殺壯士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曰法固不可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悟置不問或云二校者邊鎬與王建封也仔鈞累加光祿大夫持節高州諸軍事卒練氏名膺生而內髮深沉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膺言釋二校是時膺使諸子諭二校曰宜亟去無受戮于市且以金跳脫遺其行二校望拜且泣仰天誓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膺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爲行軍招討使一爲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貽膺授以白旗曰吾且殲此城矣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犯矣膺却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爲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鬼爲人竟不復屠城膺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孫六十

八人皆躋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燧仕南唐至檢校司空建州刺史尤爲早達時以爲活人之報

留從效泉州永春人父璋蚤死幼孤事母兄以孝弟聞略知書好兵法朱文進之僭立也從效時爲泉州散指揮使與其黨王忠順董思安及所親蘇光誨相與圖議復興一日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死有餘媿衆以爲然頃之從效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家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指令吾屬討僞刺史黃紹頗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於是募勇敢士得副兵馬使陳洪進等五十二人夜持白梃踰城而入擒紹頗斬之泉州有繼勳者審知從孫也即持印詣之請主軍府從效等三人自署平賊統軍使洪進等皆爲指揮使是時元宗遣將討王氏之亂圍福州會吳越發兵援文進於是唐將但克汀建而歸福州遂爲吳所有從效乘機竊其地乃以兵刼繼勳送江南自領漳泉二州留後元宗即以泉州爲清源軍授從效節度使漳泉等州觀察使閩中五州之分自此始也累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進封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爲務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

復衣布自言素貧賤不可忘本也民甚愛之延政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如故資給甚厚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唐淮甸失守從效因吳越奉表於周周以割地故不納元宗遷都南昌從效大懼以爲見討乃遣子紹基貢唐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於宋宋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而從效發疽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兄子紹基紹鎡爲嗣

梁震邛州依政人初名靄會郎中劉象隨僖宗入蜀震以所業詩詣象象曰君才思明誨定成大器若不更名將慮小阻緣名雨下從謁以雨謁人未得輒見請易震字震從辰辰者龍也龍遇雨變化必矣因改名震未幾登進士第流寓京師天祐四年歸蜀道過金陵高季興喜其才識留之不遣欲奏爲判官震自以唐臣恥爲強藩屬吏即亡去又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興心重之俾與司空薰王保義同爲賓客而震獨不受辟署稱前進士季興亦呼爲先輩莊宗滅梁薰等咸從臾季興朝京師震堅沮以爲不可曰唐有并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覲乎且曾爲梁將安知不以讎敵相遇行當爲虜耳季興不從而束身入朝卒斬關始得出歸謂震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及唐師滅蜀季興方食落箸歎曰老夫過

也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未必不爲我福已而莊宗果罹鄴都之禍由是益加親信明宗時遣房知温致討季興伺其兵少欲開城盡殲之震諫曰朝廷禮樂征伐所出兵雖少而勢甚大加四方諸侯各以吞噬爲志若不幸得戰勝則中朝徵兵四方其誰不欲仗順而取我土地邪莫若致書主帥且以牛酒爲獻然後上表自劾庶幾可保會季興寢疾不起子從誨繼立尤委任震以兄禮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一日從誨語震曰吾念念生平奉養已過今欲捐一切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是吾願也震知其克勝厥任因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幸不墜先業我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監利從誨爲之築室於土洲上震披鶴氅逍遥若仙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輒跨黃牛至聽事以爲常從誨亦時過其家斗酒相勞歡敘平生四時賜予甚厚遂以壽卒所著文集一卷行世

孫光憲字孟文富春人家世業農至光憲讀書好學仕唐爲陵州判官有聲天成初避地江陵季興奄有荆土招致四方之士用梁震薦入掌書記季興方大治戰艦欲與楚角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交惡於楚一旦他國乘吾弊良足憂也乃止及從誨立梁震乞休悉以政事委光憲從誨居恒羨馬氏豪靡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光憲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汰取快一時亡無日矣又何足慕從誨悟曰公言是也悔謝久之光憲事南平三世皆處幕中累官荆南節度副使檢校秘書少監試御史中丞繼冲時宋使慕容延釗等平湖南假道於荆約以兵過城外親校李景威勸以嚴兵備之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中國自周已有混一之志況宋受命未易當也因敎其去斥堠封府庫悉獻三州地宋嘉其功授光憲黃州刺史在郡卒光憲素以文學自負處荆南不得志常慕史氏之作頗恨居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每謂知交曰寧知獲麟之筆反爲倚馬之用性嗜經籍聚書凡數千卷或自鈔寫孜孜校讎老而不廢自號葆光子著有北夢瑣言二十卷又譔續通歷紀事蚕書荆臺集橘齋集玩筆傭集巽湖編玩若干卷

李景威長陽人仕保融爲水手都指揮使繼冲代保勗節鎮景威時爲帳下親校會湖南張文表之亂周保權求救於宋宋命慕容延釗等往討復詔江陵發水軍赴潭州繼冲遣景威將兵三千人以待未幾宋師假道荆南聲言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尚權詐城外之約其可信乎以臣觀之

直欲乘釁伐我耳方今精卒數萬訓練甚備莫若嚴兵整旅以禦之臣雖不才願盡力以赴少監孫光憲固謂不可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絶吭而死

述曰閩中建國賢士多歸偓以唐之文學侍從爲逆臣媢疾舉族南依而恬退自高不染濁穢垂死猶不忘舊君蓋陶潛之流亞也嶠滔翁承贊良士仔鈞皆閩産或以嫻雅垂名或以獻策知遇大有造於閩邦至練氏智釋二校功保全城尤爲女中豪傑矣從劝削平患難再造邦家其功業抑何烈哉南平起家寒微頗能尊崇賢士震之謀略光憲之文章景威之忠義誰謂偏隅無良佐邪

續唐書卷六十五終

續唐書卷六十六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二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長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喪桑同音有勸其不必舉進士者維翰持鐵硯示之曰硯穿則改從他仕因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卒以進士及第石敬瑭辟爲河陽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敬瑭有異謀以問將佐皆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因使維翰爲書求援於契丹德光已許諾俄而趙德鈞以重賂啖契丹求助敬瑭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陳利害甚辯其約乃定敬瑭篡位以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爲相州節度使徙鎭泰寧吐渾白承福爲契丹所迫附鎭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絶好用吐渾以攻之敬瑭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敬瑭召翰使者至臥內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illegible]）敬瑭詣鄴都敬瑭在鄴維翰往見徙鎭晉昌重貴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敗盟維翰

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重貴曰制契丹以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湖南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爲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悉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初李瀚爲翰林學士好飲多過敬瑭以爲浮薄遂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爲樞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爲之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譖之重貴欲驟出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爲不可卒以玉爲樞密使既而以爲相維翰益見疏重貴過飲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其母后請爲重睿置

師傅重貴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重貴重貴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契丹陷都城遣張彥澤遺母后書云可使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即坐以俟命時重貴已受契丹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累請與契丹和慮其窮究則顯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彥澤圖之彥澤復利維翰家財乃稱重貴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侍中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年四十九即以帛加頸告契丹以維翰自縊契丹曰我本無心殺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契丹至闕使人檢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歸其家而資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父建善射常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朱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僅以身免明宗時延廣從朱守殷爲汴州軍校守殷以汴州反石敬瑭爲六軍副使誅其從反者延廣當誅敬瑭奇其才陰縱

之使亡後錄爲客將敬瑭篡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徙領寧江軍節度使歷鎭義成保義復召爲侍衛馬步軍都虞侯徙鎭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重貴嗣位延廣有力頗伐其功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不肯但致書稱孫契丹怒遣使讓晉延廣令使者喬瑩告契丹曰先帝北朝所立今上中國自册可以爲孫無臣之理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由是契丹怒日尋干戈契丹陷甘陵延廣從重貴北征爲御營使相拒澶魏之間先鋒石公霸遇敵於戚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

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幸而獲免契丹常使人宣言曰景延廣何不速戰是時諸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猶堅壁不敢出自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羣臣皆不得與故契丹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爲言契丹去重貴還京乃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由是鬱鬱不得志但縱長夜飲大治第宅置妓樂惟意所爲重貴後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契丹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鎭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契丹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

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見契丹於封邱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見鎖丕乃得釋契丹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之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年五十六

劉昫字曜遠涿州歸義人風儀秀美文學優長與兄暄弟皥皆以好學知名燕薊之間後爲定州王處直觀察推官處直爲其子都所囚暄亦爲怨家所殺昫乃避之滄州莊宗即位拜昫太常博士尋擢翰林學士明宗時累遷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昫詣中興殿門謝是日大祠不坐乃入謝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時以爲榮末帝入立遷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初末帝入問三司使王玫帑廩之數幾何玫言數百萬及責以賞軍而無十一帝怒罷玫命昫兼判三司昫性察而嫉三司蠹敝尤甚乃句計文簿覈其虛實殘租積負悉蠲除之往時吏幸積年之負蓋而不發因以把持州縣求賂及昫一切蠲除民間歡然而吏皆沮

怨晉時張從賓反於洛陽殺敬瑭子重乂乃以昫爲東都留守判鹽鐵未幾拜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三司監修唐書二百二十卷契丹入寇昫以目疾罷爲太保卒年六十

崔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父涿刑部郎中梲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文辭舉進士甲科爲開封尹王瓚從事梲性至孝其父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梲事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勸進藥父終不服藥而卒服除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入晉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貢舉

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梲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維翰不能詰命權知貢舉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梲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語本簡謂梲曰孔英來矣梲不諭其意疑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遂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敬瑭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東朝位禮及樂章自唐季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梲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敬瑭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禮畢大悅賚梲金帛羣臣左右觀者皆咨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工賈避役者又無良工教習發聲悲離如虞殯之音舞者皆不應節聞之悲憤其年敬瑭卒梲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其後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末幾契丹滅晉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部鼓吹都人觀者爲之流涕焉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初事梁爲小校天祐三年補同州左崇勇馬軍指揮使入典衞兵歷拱宸都指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史歷趙隨等八州刺史入晉爲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至於榆林過祁州斌以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擊卽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兵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賊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之曰侍中父子無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不效汝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剄而卒家屬皆爲敵所擄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初事唐爲寧衞指揮使入晉爲奉國都虞侯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能下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遂破之從杜重威戰陽城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重威軍橋南契丹軍其北以相拒時契丹率精騎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之必濟矣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一擊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二心猶豫不肯走彥筠亦退走清曰我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敬瑭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爲其所擄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卽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之敬瑭僭位以雲州入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凡七月敬瑭義巒所爲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乃召巒爲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重貴嗣位與契

丹絕盟河北諸軍皆警以謂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餉乃積芻粟數十萬以王令温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温牙將邵珂素驕狠難制令温奪其職珂閒居無聊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儲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温以事入朝心頗疑珂乃質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七日契丹不能下乃遣巒馳驛代令温守貝州巒善撫士卒遇天寒裂帷幄衣之士卒皆感珂因求見願自効巒推心信之契丹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被圍三日四面急攻巒從城上投薪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巒守東門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令温家屬爲契丹所擄令温瀛州河間人也

尹玉羽京兆長安人天復中隨計京師甚有文稱會有苴杖之喪累歲羸疾冬不釋菅屨期不變倚廬制闋隱居杜門無仕宦之意梁劉鄩辟爲保大軍節度判官歷雍汴滑兖從事開成時石刻九經一百六十卷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於野及鄩守長安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至尚書舊省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退歸秦中以林泉詩酒自樂號曰自然先生宰臣張延朗手書召之高臥不從曰庶孽代宗不可仕也及敬瑭入洛以所

著自然經五卷獻之且告以老即日璽書褒美須其器幣授少府監致仕月給俸錢衣服未幾卒有武庫集五十卷行世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明宗廟諱以字行少好學敏於文辭見天下亂攜妻子俱隱其妻不從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其還家輒投之以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雲叟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引之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雲叟徒步千里視之聞者益高其行其後聞華山有五粒松脂入地千歲化藥卻病因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爲三高士雲叟種田隱之賣藥道殷釣魚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雲叟驗其信然不之求也天成中召拜左拾遺不起敬瑭聞其名徵爲諫議大夫亦固辭號爲消搖先生卒年七十四

趙瑩字元暉華州華陰人風儀美秀性復温和爲康延孝從事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爲騎將留瑩監修金天神祠明宗即位以敬瑭爲陝西兩使留後瑩謁之即奏署管記自是從鎮常以瑩從敬瑭將起兵太原以問諸將吏將吏或贊成之瑩獨懼形於色勸敬瑭毋反敬瑭雖不用其言心甚愛之敬瑭僭位拜瑩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遷中書令

出爲晉昌軍節度使開封尹時重貴童昏馮玉李彥韜用事與桑維翰爭權乃共譖去之以瑩柔而易制故復引爲相契丹滅晉瑩從重貴北徙瑩事兀欲爲太子太保瑩子易則易從當其從而北也與易從俱後瑩病將卒告於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其喪南歸

述曰維翰盡心輔國雖曰元勳而蓄意和戎乃屬下簽延廣任掌大權有功社稷而心輕大敵卒致亂亡皆不得其死也固宜昫有史才克全令譽稅長掌故得受殊恩皆晉之良也斌與清鑾忠貞貫日玉羽雲叟高尚可風若瑩者屈身絕域隕命殊方獨惜其死之不早耳

續唐書卷六十六終

續唐書卷六十七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三

王周魏州人少以勇力從軍事莊宗明宗爲裨校以載功拜刺史入晉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國之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乃見契丹授武勝軍節度使劉知遠入立移鎮武寧加同平章事卒於鎮贈中書令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少略知書通吏事爲興唐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於太原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歷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出累年石敬瑭僭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敬瑭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

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閒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出視民田見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農具爲範爲民更鑄從襄州又從青州皆有善政契丹破晉蕭翰在都復用爲三司使已而翰召李從益守京師聞知遠起義於太原從益召高行周拒之而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氏與羣臣謀迎知遠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議未決審交進曰我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乃止不設備遣人西迎知遠知遠至罷審交不用承祐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卒年七十

四贈太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知遠鎮河東逢吉父悅爲從事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於知遠即召見喜其精神爽秀乃以爲節度判官知遠性剛嚴賓佐稀得請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書閤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納之懷中伺其色平以進之多以爲可故甚愛之然逢吉貪詐無行喜殺戮知遠常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報曰獄靜矣知遠建號拜逢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制度草創凡大事皆出逢吉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任其意見故漢政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然知遠方倚信二人莫敢有告者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知遠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時天下多盜逢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悋以爲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時有鄆州

捕賊使張令柔盡殺平陰縣民十七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供膳鄙而不食乃命家廚進羞備極甘珍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爲喪服武氏未期除其諸子爲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言於朝廷杖殺之逢吉常從知遠征鄴數使酒辱郭威於軍中威恨之其後承祐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威與楊邠樞密母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以楊邠兼平章事事悉關決逢吉禹珪由是備位而已後逢吉加拜司空柴榮鎮鄴不落樞密使

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宏肇爭於是卒從宏肇議宏肇怨逢吉異己適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宏肇怒甚逢吉謀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人問其故逢吉曰苟舍此而去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時承祐少年小人在側宏肇等威制人主承祐與李業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卒殺宏肇卽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榮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閤謂天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暝已見李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吉事也榮至北郊官軍敗於劉子陂逢吉宿七里郊與同舍酣飲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承祐走趙村自殺於民舍榮既入都梟其首卽崧被刑處

史宏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爲人蹻勇走及奔馬梁調民七戶出一兵宏肇在籍中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知遠典禁兵用爲軍校後知遠鎮太原使將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及知遠建號以破王暉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知遠遣宏肇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等皆迎宏肇自歸宏肇入河陽知遠從後至遂入京師宏肇爲將嚴毅寡言麾下常少忤意立撾殺之軍中爲之股慄以故知遠起義之初宏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遠疾革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付託承祐時河中李守貞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流言朋興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吏有白者宏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宏肇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家畜僕隸者皆姑息而廝養往往脅制其主因緣爲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易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

人宏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宏肇不喜賓客常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郭威平李守貞推功羣臣拜宏肇中書令自關西罷兵承祐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游無度而外戚頗行干託宏肇與楊邠稍裁抑之有外戚求補軍職輒斬之承祐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錦袍往謝宏肇宏肇怒曰健兒爲國征行者未有偏賜爾曹何功當此悉取所賜還官威出鎮魏帝議帶樞密以行逢吉邠以爲不可宏肇恨之一日會飲竇貞固第宏肇厲聲舉爵屬威曰昨廷論何異同今與公飲此逢吉與邠亦舉爵曰此國家事何必介意遂俱飲酬宏肇曰安朝

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椎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椎子軍賦何從集乎毛椎子蓋言筆也宏肇默然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宏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屢教之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以爲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宏肇起索劍欲追之邠泣曰若殺宰相置君何地宏肇馳馬去邠送至第而還由是將相如水火承祐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時李業等用事不喜執政承祐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謂宏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承祐頗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旦不寐乃與業等密謀禁中會宏肇與邠章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自內出擒宏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

楊邠魏州冠氏人少以吏給事司府孔謙領度支補爲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料糧院使事知遠爲右都押衙及知遠建號拜樞密使承祐即位宰臣李濤上疏請出邠與郭威樞密使邠等泣訴母后遂罷濤相加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邠雖長於吏事不知大體以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以故秉大政而務苛細凡前資官不得居外而天下行旅皆給過所然後得行旬日之間人情大擾邠度不可行而止嘗與王章論事承祐前承祐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也邠遽曰陛下但禁聲有臣在聞者爲之戰慄承祐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承祐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宏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獻於承祐居家謝絕賓客晚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功乃課吏傳寫未幾及於禍

王章魏州南樂人同光初爲州孔目官清泰末事張令昭令昭敗章婦翁白文珂託副招討李周匿章褚中以槖駝

負之洛陽藏周第事定乃出爲河陽糧料使知遠典禁兵補爲都孔目官從至太原知遠建號拜三司使檢校太尉承祐即位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國用空乏而關西三叛作郭威用兵西方章供饋軍旅未嘗乏絕然征利剝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爲鼠雀耗乃增每石輸二斗爲省耗緡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減其出者以七十七爲陌州縣民訴田者必全州縣覆之以括其隱田天下由此重困尤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算子未知顚倒何益於國邪百官俸廩皆取供軍之餘不堪者命有司高估其價估定又增謂之擡估意不滿復增之

民有犯鹽礬酒麴者皆抵死吏緣爲奸民不堪命已而與史宏肇等同見殺

李驤眞定人爲河東幕僚慷慨善談兵知遠以母弟旻爲太原尹擢驤少尹以佐之無何承祐遇害侍中郭威遣馮道等迎湘陰公贇於徐州時人皆知威非實意旻必獨喜以爲吾兒爲帝夫何患驤陰說旻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并必不爲劉氏立後不如疾引兵踰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旻大罵曰驤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才而爲愚人

畫計死誠宜矣然吾妻病不可獨存願與俱死卽并戮其妻已而威果自立爲皇帝弑湘陰公於宋州旻大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至於此爲驤立祠太原

趙華滎陽人承祐時爲河東觀察判官旻卽位擢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已又加僕射旻子鈞立李筠奉表稱臣乞師於鈞鈞自將出國柏谷羣臣餞之汾水上華曰李筠舉事輕易陛下空國興師臣實憂之不聽已而監軍盧贊宰相衛融率先後不還鈞謂華曰不聽公言幾至於敗然失融贊二人殊以爲恨耳由是益重儒者

李光美河南人旻自立於太原署光美客省使光美常爲直省素諳前後典故至是庶事草創朝廷制度儀注一出於光美之手綱舉目張頗得大體時人比於晉王彪之唐裴冕云

述曰自中原多故黎首受殃求其嘉惠閭閻者無幾矣惟周之善政審交之惠民或庶幾焉逢吉虺蜴爲心宏肇豺狼成性邠章刻薄爲能以此輔政欲保其國家其能久乎驤華光美尙知禮義廉恥爲漢之後勁可也

續唐書卷六十七終

續唐書卷六十八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諸國臣傳第三十四

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其人恃勇使酒常乘醉拔劒將殺仁誨左右皆奔走仁誨端立無懼容紹光擲劒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度必富貴非吾及也仁誨後棄紹光去還里事母以孝聞劉知遠鎮河東郭威居帳下時往過仁誨與語甚懽每有疑事相質所對不阿威益奇之及威爲樞密使卽召用之累官至內客省使從討李守貞多所參決威建號以仁誨爲大內都檢點恩州

團練使樞密副使累遷宣徽北院使出爲鎮寧軍節度使柴榮卽位拜樞密使榮攻河東仁誨留守東都未幾疾卒榮親臨其喪仁誨謙謹好禮不自矜伐爲士大夫所稱贈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諡忠正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後邠恃權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而東歸未幾邠與王章史宏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獨免榮鎭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榮徙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及榮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榮覽之愈重其器識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尋拜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時榮銳意征伐已撓羣議敗劉旻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朴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急於用兵朴言用兵之策以江淮可先取榮引與計議事無不合榮征淮南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及再征淮南以朴留守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多所規爲朴有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厤算無不通曉奉詔校定大厤削去流俗不經之說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厤又詔其攷正雅樂以謂十二

律管難得其眞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朴奉命行視汴口築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榮親臨其喪大慟贈侍中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高第擢校書郎直史館遷監察御史爲文以辭多自喜常次歷代有國廢興治亂之迹爲運原賦甚詳又因游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榮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進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載已病不能謝居百餘日乃力疾入直榮憐之賜告還第初載以文知名

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久而不用朴以問穀曰非不知其才然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宰相以進賢爲職何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歲餘病卒年三十六

高行周字尙質嬀州人父思繼兄弟三人皆以雄武稱劉仁恭守幽州以思繼兄弟分掌燕兵其後盡爲武皇所誅仁恭以思繼兄子行珪爲牙將行周時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後守光叛武州被圍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縋行周馳入見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行珪乃降行周隸明宗

帳下初爲裨將從明宗襲鄆州遇雨乘其不意夜馳入城遂克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鎭武軍節度使歷鎭彰武昭義入晉爲西京留守從鎭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鎭歸德契丹滅晉留蕭翰守汴又棄去召許王從益入汴而劉知遠起太原從益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歎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知遠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鎭天平封臨清王入周封齊王卒年六十八贈尙書令追封秦王謚武懿子懷德

史彥超雲州人性驍獷有膽氣威起魏時彥超爲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威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於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威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榮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前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於陣榮痛惜良久贈太師優恤其家焉

韓通并州太原人弱冠以勇力應募補騎軍隊長劉知遠起太原置通帳下尋從至東京累遷軍校知遠典衛兵以

通爲牙隊副指揮從討杜重威加檢校國子祭酒知遠開國加檢校左僕射承祐卽位遷奉國指揮使時郭威爲樞密使統兵伐河中知通謹厚命之自隨先登身被六創以功遷本鎭都虞侯威鎭大名奏通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校及入汴通有力焉授奉國左第六軍都校領雷州刺史及威開國以通爲虎捷右廂都校遷左廂充孟州巡檢繼領永睦二州防禦使威征兗州以通爲在京右廂都巡檢時河溢灌河陰城命通率廣銳卒千二百人浚汴口又部築河陰城刱營壁未幾拜保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并州劉旻南侵命通副河中王彥超出晉州道擊敗於高平以通爲

太原北面行營部署爲地道攻其城俄班師移鎭曹州檢校太保柴榮卽位以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亙數百里隄堨非峻不能阨契丹乃宊命通與王彥超浚治之未就契丹至通出兵迎擊退之遂城李晏口爲靜安軍四旬而完又城束鹿及鼓城并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悉收瘞爲萬人冢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閒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麾下與戰日莫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又城百八橋鎭及武強縣皆旬日畢歸朝會攻秦鳳以通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侯入大散關圍鳳州分兵城固鎭以

斷蜀餉道未幾拔鳳州以功授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榮征淮南命通爲京城都巡檢榮以都城狹小役畿甸民築新城又廣舊城街道命將分督四面通總領其役功未就榮詔淮上留通爲在京內外都巡檢權點檢侍衛司是役也期以三年纔半歲而就後追敘秦鳳功改領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傅又改侍衛馬步軍都虞侯榮詣壽春爲京城內外都巡檢淮南平爲歸德軍節度使詔通按行河北河隄因發徐宿宋單等州民浚汴渠數百里榮將北征命通與高懷德張鐸先赴滄州卽領兵入契丹境乾寧軍之南俄爲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侯又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蒲壕坊三十六遂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爲霸州役濱棣民數千城之命通董其役師還以爲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宗訓卽位移鎭鄆州宋祖奉詔北征至陳橋爲諸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皆死

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九世祖逢堯爲唐監察御史其後不顯父矩性嗜酒略小節獨好禮文士每傾資以交之故凝得與之游凝自幼聰敏形神秀發舉進士滑帥賀瓌辟爲從事瓌與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走凝獨隨之反顧見

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瓌遂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義士後必富貴爾其謹事焉因妻之以女天成中拜凝殿中侍御史累遷主客員外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知貢舉時進士多浮薄喜爲喧嘩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撤棘開門而士皆肅然所取皆一時之秀稱爲得人晉初拜端明殿學士兼判度支擢翰林學士承旨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敬瑭將如鄴都而襄州安從進反迹已見凝曰車駕離闕安從進或反柰何敬瑭曰卿意如

何凝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請爲宣勅十餘通密付開封尹有急則命將擊之敬瑭從之及聞唐鄧奏報開封尹如所勅遣將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出於不意遂敗走重貴即位加右僕射歲餘罷平章事遷左僕射入漢拜太子太傅封魯國公入周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有集百卷自篆於版摹印行世人多非之然性樂善好稱道後進之士亦可取焉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始就學遂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於蜀仁裕因事蜀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莊宗平蜀復以仁裕爲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思同留守西京

以爲判官末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末帝置仁裕於軍中自起事至入立馳驛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爲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入晉罷職爲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太子少保入周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曉音律晉初定雅樂宴羣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必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升龍門外聲聞於內人以爲神喜作詩少常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篆籒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詩萬首爲西江集百卷

賈緯鎮州獲鹿人少舉進士不第州辟參軍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唐自武宗以後無實錄因采次傳聞爲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賞之入晉爲太常博士數求爲史職改屯田員外郎起居郎史館修譔與修唐書丁內艱服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譔漢時與修晉漢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翰林學士徐台符以謂不可數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鋌晉初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厤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

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柰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於朝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未幾卒於青州有草堂集三十卷並所譔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行於世

楊凝式字景度華陰人父陟仕唐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全忠篡位陟當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大人爲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而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宜辭免之時全忠往往陰探羣議及禍甚衆陟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後爲張全義留守

巡官僞相趙光允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同光初授比部郎中知制誥尋以心疾罷去改給事中史館修譔天成初拜中書舍人復以心疾不朝而罷長興中歷右常侍戶工二部侍郎以舊疾免改秘書監淸泰初遷兵部侍郎扈從末帝於覃懷以心疾諠譁末帝優容之詔遣歸洛後歷仕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致仕卒於洛陽年八十二贈太子太傅凝式工詩善筆札洛川寺觀多題紀時號楊風子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爲巡官以其文學薦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能自刻苦爲儉約夾河之役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束芻與僕廝同器飲食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不能却置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職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亂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奉詔赴闕豈可自留遂趨至京師明宗卽位拜道端明殿學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戒明宗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有獻玉杯其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愛之以示道道曰此有形之寶耳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言嘉納之時以諸經舛謬與同列李愚委學官田敏等取西京所刊石經彫版流布天下明宗崩相閔帝復相末帝出領同州旋拜司空又事晉爲首相敬瑭封道魯國公重貴卽位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同州節度使移鎭南陽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契丹責其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又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契丹喜以道爲太傅契丹北歸從至常山漢建號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拜太師兼中書令道能矯行以取稱譽事四姓十君以舊德自處當世無賢愚皆仰之爲元老契丹常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衣冠不至傷夷者賴一言之力也方周師之入立劉贇爲漢嗣遣道往迎於徐州贇未至而周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伐漢簒道

雖阻其謀而緩之而漢終爲道所賣也道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敘一篇以爲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及劉旻攻周上黨周將擊之道切諫不聽果敗旻於高平鄙道不從行以爲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文懿追封瀛王

述曰仁誨重厚謙恭朴明敏通達藏淹雅風流行周智能雄武其得擁旌僭爵奕世顯榮也固宜彥超以捍寇而殁陣通以抗節而捐身忠貞貫日而舊新二史俱不爲通立傳豈非缺事歟仁裕及緯能文而行不逮惟凝式辭畫佯狂有足取焉若道者阿附卑庸廉恥喪盡又何論其他乎

續唐書卷六十八終

續唐書卷六十九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恂　仝校

外國傳第三十五

契丹古匈奴之種其風土人物世代君長載前史詳矣乾甯中其部長遙輦次立時劉仁恭鎮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降則燒其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甚謹諸部以遙輦不任事選於其衆以耶律阿保機代之是時仁恭子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契丹閒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自稱國主天祐四年大寇雲中武皇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中東城置酒酒酣約爲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既歸而背約遣使聘梁又奉表稱臣以求封册梁復遣使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晉然後封册爲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衞京師武皇聞之大恨會疾革臨終以一箭屬莊宗必滅契丹然終梁之世未嘗封册天祐十三年契丹攻蔚州莊宗赴援於代其衆方退十四年新州大將盧文進殺新州團練使李存矩於祁溝關返攻新武周德威以衆擊之文進奔於契丹引其衆陷新州德威被圍莊宗遣明宗與李存審閻寶救之遂解其圍十八年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時定州

王處直合謀遣威塞軍使王郁引契丹爲援契丹入攻圍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間處直廢而郁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郁告急於莊宗莊宗親御鐵騎五千至新城北遇契丹前鋒萬騎莊宗自桑林馳出人馬精甲光明照日諸部愕然退却莊宗分二廣以乘之諸部散走沙河冰薄其馬多陷乃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人馬饑寒多死契丹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布秸在地雖去不亂歎曰彼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無所得而還然自此有窺伺意患女眞渤海等在其後欲擊渤海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同光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契丹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愼州見之契丹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入謁問之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因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爲衆所推己副人望契丹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湖南天子卽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兵五萬往助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天子旣殂當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得其可違其子突欲在側曰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爲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匹夫之事祇如天王初領國事豈强取之邪契丹卽慰之曰理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所以敗也我自聞此禍卽舉家斷酒解放鷹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家樂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所爲類吾兒亦安能持久又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效漢而怯弱也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鎭之間共爲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契丹攻渤海取扶餘一城以爲東丹國立其長子突欲爲東丹王已而阿保機病死其妻率衆護其喪歸西樓坤亦從行得報而還其妻立次子德光爲渠帥以總國事尋遣使告哀明宗爲之輟朝阿保機葬木葉山諡曰大聖皇帝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銘明宗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彥德報聘定州王都反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禿餒擊晏球於曲陽爲晏球所敗德光又遣惕隱益騎七千晏球又敗之於唐河幽州趙德鈞以生兵接於要路生擒惕隱等首領五千餘人獻闕下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由是契丹大挫數年不敢窺邊初阿保機死長子東丹王突欲當立其母述律遣其幼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爲嗣然述律尤愛

德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述律意共立德光突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唐明宗賜其姓爲東丹更名曰慕華以其來自遼東乃以瑞州爲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順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友通穆葛曰穆順義撒羅曰羅賓德易密曰易師仁葢禮曰葢來賓以爲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赫邈姓名曰狄懷惠揑列曰列曰列知恩前刺曰原知感福郎曰服懷造竭失訖曰訖懷宥其餘爲契丹直者皆賜姓名二年更賜突欲姓李更名贊華三年以贊華爲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失其名將而述律尤念突欲數遣使聘中國求歸諸人唐輒斬其使不報此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皆斗絶有狹路僅通車旁地可耕唐時置東西狹石等戍以扼契丹自幽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歲苦寇鈔自破赫邈等又置三河縣於鹽溝之東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鎭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淸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

契丹德光白其母曰吾常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之契丹出鴈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爲爾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宜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爲父子問曰大兵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知大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瑭曰吾三千里赴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瑭爲皇帝自解衣冠被之册曰咨爾子晉王予視爾猶子爾視予猶父已而楊光遠殺敬達降晉敬瑭自太原入洛德光乃北執延壽以歸行至潞州鎖德鈞父子踰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契丹當明宗時已陷營平二州及已立晉又得鴈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敬瑭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德光約敬塘不稱臣更表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敬瑭奉之甚謹南唐烈祖與昇元二年德光及其弟東丹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鬻以其價市羅紈茶藥烈祖從之於是翰林院進二丹入貢

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於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於晉不可及境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自去秋已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二月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間道先回用附答報鎔等已遣伴送使同回止俟便風卽合引道而鎔亦以蠟封帛書云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

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主遣使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同行大事兀欲卽世母妻併命又遼東水潦壞道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兀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如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論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釂自旦至晡始罷自是數

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骰號子歸闕奏骰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陰遣人刺殺之霸子乾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丹信爲霸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淸風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獲久乃知周將荆罕儒知契丹使至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劒客田英得之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柴榮兵出淮南所暴罪狀非一然首以通契丹爲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

每以兄事南唐蓋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以自驕其實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爲助也

述曰契丹之强實自石敬瑭割地稱臣稱子而始及至南唐頗能禮儀相交其意氣固有足多者焉

續唐書卷六十九終

續唐書卷七十

海昌陳鱣譔

（武林姜安　長水祝旬）全校

外國傳第三十六

奚本匈奴別種當唐之季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八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薈二曰啜米三曰粤質四曰奴皆五曰黑訖支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趫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上下如飛契丹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服屬之奚人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常采北山麝香仁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穄秋熟則來穫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爨以平底瓦鼎煮穄爲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去諸卒子埽剌立莊宗破劉守光賜埽剌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拽剌立同光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姊爲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石敬瑭割幽州鴈門以北入於契丹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埽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

吐渾本號吐谷渾居青海上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跋赫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爲陰山府都督從討龐勛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爲武皇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爲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爲都督賜其姓名爲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

達靼靺鞨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爲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自唐李以名見中國有毎相溫於越相溫從朱邪赤心討龐勛其後武皇爲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達靼旋從武皇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間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入寇明宗詔達靼入契丹界以張軍勢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達靼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

黨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德宗時黨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爲東山部落居夏州者爲平夏部落有大姓而無君長不相統一散處邠寧鄜延之間自同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黨項馬最多明宗招懷遠人

不論馬之駑壯皆售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倍費每至京師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袂歌呼道其風土以爲樂去又厚以賜賚歲祀百萬計大臣患之數以爲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黨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閒有犯邊爲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使者道其部落輒邀刼之明宗遣康福藥彥稠等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褒勒彊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所刼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黨項之患稍息

突厥名號見於唐著矣唐季爲諸夷所侵部族微散自天祐以來常入朝貢同光三年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阿熟來昇元五年遣使者薛同海等入貢於晉凡四至其後不復來

吐蕃名號見於唐著矣天祐閒吐蕃已微弱回鶻黨項諸羌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沙涼瓜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爲回鶻牙而涼沙瓜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長興四年涼州留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朝爲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衰天下亂涼州以東爲突厥黨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勳代文謙爲留後吐蕃卒立世次史皆失紀獨瓜沙二州常來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來莊宗拜義金爲歸義節度使瓜州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以附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常御端明殿見其使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氊帽亂髮如蓬

明宗及左右皆大笑

回鶻見於唐著矣唐常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爲舅天復閒有居甘州西州者常見中國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爲舅中國荅以詔書亦呼爲甥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續持節册仁美爲懷德可汗仁美卒其弟狄銀立遣都督安千想來同光四年狄銀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册仁裕爲順化可汗

高麗本扶餘其國地君世見於唐當唐之晚年其王姓高名躬乂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

朴巖來朝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遣使者來朝明宗乃拜建乎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高麗大族也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有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丹緋綠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之俸祿賦以田租尙冠禮如古制淸泰三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耽浮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原府入吳越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推戴卽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卽禪瑤圖舜念歷數在躬遂傳玉璽遠夙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粗申燕賀之儀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細仗見其使自言代主朝覲拜舞甚恭宴於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柳勳律來貢方物保大初元宗遣使徐彌往聘高麗後主時以章僚充如京使奉使高麗具得其國山川事跡譔海外使程廣記三卷

新羅弁韓之遺種其國地君世見於唐其大族曰金氏朴氏自高祖時封金眞爲樂浪郡王其後世常爲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長興四年權知國

事金溥遣使來朝朴英溥世次史皆失紀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蓋肅愼氏之地其衆分爲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兀兒遣使者來其後常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三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來兀兒胡獨鹿蓋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次史皆失紀長興三年胡獨鹿卒子桃李花立常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藹乃以龜年爲使虎爲副藹爲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爲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時巂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衞大將軍李卑晚遣大鬼主傳能阿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以大渡河南山前邛州六姓都鬼主淮安郡王勿定標莎爲定遠將軍次年遣左金吾衞將軍馬昭遠爲入蠻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爲生而無城郭聚落所有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爲契其首領姓謝其名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寇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沙五百兩蠟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披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常一至其首領號昆明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若土附牂牁以來

述曰諸國中以高麗爲聲明文物之邦觀其所上書牋詞致遜順藻采繽紛雖中華才士手筆何以加此

續唐書卷七十終

自題續唐書後

唐祚延年六十餘舊名五代儘刪除河東自可共和比江左還應季漢如不羨子京添半臂漫敎無黨注斯書快哉此日翻成案多少清流怨氣舒

嘉慶十九年秋七月己丑朔紫微外史陳鱣作

跋

海昌陳仲魚先生爲余前輩自庚戌至丁巳數年間嘗寓居杭之宗陽宮西距余家不半里故時相過從時則有續唐書之作以余文宣閣多藏舊本經史因日就檢閱或借歸寓手自摘鈔遂示余以十志餘尚未就迨庚申以後余客遊齊豫且往來三吳八閩與先生相睽違者幾二十載而先生已騎箕去矣歲己卯赴嶺外主南海西湖講院得晤先生之外孫祝子虔詢其遺書數種知是編早撰成七十卷而子虔行篋攜有副本索閱之始見全書其刪繁就簡筆削謹嚴殆兼子長孟堅之長非范氏後漢書所可比數越明年子虔屬余校勘並督梓焉迺副本多脫誤緣與子虔往復札商訂正一千七百餘字增添四百餘字計糜金錢二十萬三易寒暑遂成完帙是子虔之不惜重貲表彰舊德其爲功甚鉅也至是書向無凡例然其自序特詳後之論史者按其目而讀其序則可知其命意之善而義例之尤精審矣工既竣爲識數語于簡末旹

道光乙酉臘月既望後學姜安拜跋